

《太平广记》

套装全四册

包罗万象 弥纶三教
拿得起放不下的宋代《故事会》



 中华书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太平广记》

套装全四册

包罗万象 弥纶三教
拿得起放不下的宋代《故事会》



 中华书局



总目录

太平广记（第一册）

太平广记（第二册）

太平广记（第三册）

太平广记（第四册）

〔宋〕李昉等
編

太平廣記

一

中華書局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 编

一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北京：中华书局，2020.3

ISBN 978-7-101-14316-4

I.太... II.李... III.笔记小说-小说集-中国-北宋 IV.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8611号

书 名 太平广记（全四册）

编 者 〔宋〕李昉 等

责任编辑 熊瑞敏 张敏 肖帅帅

周梓翔 张舫方 赵一然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年3月北京第1版

202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2 字数265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316-4

定 价 278.00元

出版说明

《太平广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言小说总集，全书五百卷，系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人奉诏取各种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等编纂而成，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书”。

李昉（925-996），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后汉乾祐年间进士及第，后周显德年间官至翰林学士。入宋，加中书舍人。太祖开宝年间，历任翰林学士、判吏部铨。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太平兴国八年（983），擢参知政事，拜平章事，端拱元年（988）罢相。淳化二年（991）复相，淳化四年（993）复罢相。次年以特进、司空致仕。至道二年（996）去世，谥文正。《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称其“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有文集五十卷，今已佚。李昉先后主持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

据《宋会要》，《太平广记》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修成，历时不到一年半。据书前《太平广记表》，除李昉外，参与编修此书的还有吕文仲、吴淑、陈鄂、赵邻几、董淳、王克贞、张洎、宋白、徐铉、汤悦、李穆、扈蒙等十二人。据郭伯恭《宋四大书考》研究，编修诸人中，吕文仲、吴淑二人出力较多（吕文仲本传见《宋史》卷二百九十六，吴淑本传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太平广记》是按照小说题材的性质分类编纂的，全书共分为九

十二个大类，部分类别下再分细目，凡一百五十余细目。各类别卷数不一，少者一卷，多者数十卷。其中卷数较多的依次为神仙五十五卷、鬼四十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定数十六卷、女仙十五卷、畜兽十三卷、异僧十二卷、再生十二卷、草木十二卷、征应十一卷、妖怪九卷、狐九卷、水族九卷、杂传记（收唐人单篇传奇）九卷、诙谐八卷、龙八卷、虎八卷、杂录八卷等，由此大略可见《太平广记》内容多为神仙鬼怪之故事。《太平广记》各篇后一般都注明出处（今本也有少量失注出处者），征引的书籍非常广泛。据书前《引用书目》统计有三百四十三种，然据民国间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所云，《引用书目》中有而书中实无者十五种，《引用书目》中无而书中实有者一百四十七种，合计约四百七十五种。不过，正如陈尚君《宋元笔记述要》所说，由于《太平广记》中存在不少同书异名者（如《异闻集》，又叫《异闻记》《异闻录》），也存在同名异书者（如《后汉书》有多种，《志怪》亦有多种），且不同版本标注的出处也不一样，故引书种数实难作出精确统计。

《太平广记》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言小说，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小说家之渊海也”，如唐传奇名篇《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长恨歌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等均收录其中，宋以后的戏曲小说创作也往往受其影响，如后世名剧《西厢记》《长生殿》即取材于前述的《莺莺传》《长恨歌传》，故历来受到古代小说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重视。由于《太平广记》所征引的古书多已亡佚，其所据又均为宋以前的古本，故在文献辑佚、校勘、辨伪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太平广记》在研究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文化思想方面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据研究，《太平广记》成书以后，流布不广，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据抄本重刻以后，才开始广为流传。此后较重要的版本尚有明隆庆万历间活字本、明万历间许自昌刻本（简称“许本”）、明

沈与文野竹斋抄本（简称“明抄本”）、清陈鱣用宋本校过的许自昌刻本（简称“陈校本”）、清乾隆黄晟刻本（简称“黄本”）、清四库全书本等。

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绍楹点校本《太平广记》。该本以谈恺刻本为底本，校以陈校本及明抄本，并参校许本、黄本，一直以来是学界的通行本。不过，由于该本是繁体竖排，且只简单点断，对普通读者而言，阅读起来仍有一定难度。故此次出版，我们以汪绍楹点校本为底本，改为简体横排，原书正文排以宋体大字，原书小注及出处排以仿宋小字，缺字部分用“□”表示，并加以新式标点，还据文意对篇幅较长的篇章做了分段处理。作为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读本，为避免繁琐，除保留底本补注原缺出处及说明阙文的校语外，本书删掉了底本的绝大部分校语。底本据他本他书校改者，一般从其所改；底本据他本他书校出异文者，酌情吸收校改；底本缺漏或确认底本有误者，间亦吸收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张国风《太平广记会校》、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等书的校勘成果予以补正。限于体例，参考学界前辈校勘成果之处，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异体字一般改为规范字，部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中的异体字，则酌情予以保留；书中部分涉及字形解析的地方，酌情括注了繁体字，以便理解。

我们致力于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文字准确、阅读方便的《太平广记》读本，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难免存在失误，敬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不断修订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9年12月

太平广记表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赧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板。

按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诏镂板颁行。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于是《御览》盛传，而《广记》之传鲜矣。《崇文总目》不及《广记》，夹漈郑樵乃谓《太平御览》别出《广记》，专记异事。樵自谓博雅，不知于《实录》《会要》诸书曾考订否。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于博奕云尔。近得《太平广记》观之，传写已久，亥豕鲁鱼，甚至不能以句，因与二三知己秦次山、强绮媵、唐石东互相校讎。寒暑再更，字义稍定。尚有阙文阙卷，以俟海内藏书之家，慨然嘉惠，补成全书。庶几博物洽闻之士，得少裨益焉。嘉靖丙寅正月上元日都察院右都御

史致仕十山谈恺书。

太平广记引用书目

《史记》 《汉书》 范曄《后汉书》 《魏书》 《吴书》

《魏志》 《蜀志》 《蜀记》 《吴志》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齐纪》 《唐书》 《唐史》 《晋史》 《后魏书》

《唐历》 《国语》 《史系》 《南史》 《北史》 《史集》

《晋阳秋》 《晋春秋》 《齐春秋》 《三国典略》 《唐统纪》

《唐年补录》 《年号历》 《华阳国志》 《赵书》 《野史》

《越绝书》 《朝野僉载》 《明皇杂录》 《开天传信记》

《大唐新语》 《国史补》 《逸史》 《阙史》 《南楚新闻》

《妖乱志》 《中朝故事》 《会稽录》 《谭宾录》

《王氏闻见集》 《玉堂闲话》 《耳目记》 《北梦琐言》

《唐会要》 《汉武故事》 《唐年小录》 《御史台记》

《翰林故事》 《三辅决录》 《柳氏史》 《潭氏史》

《大业拾遗》 《国史异纂》 《国朝杂记》 《大唐奇事》

《大唐杂记》 《西京杂记》 《前秦录》 《转载》 《三齐要略》

《论衡》 《长沙传》 《皇览》 《建康实录》 《益都耆旧传》

《王子年耆旧传》 《闽川名士传》 《简文谈疏》 《补录记传》

《魏文典论》 《宋明帝自序》 《梁四公记》 《汝南先贤传》

《会稽先贤传》 《孝子传》 《孝德传》 《东方朔传》

《尚书故实》 《说文》 《书断》 《法书要录》 《图书会粹》

《书评》 谢赫《画品》 《名画记》 《画断》 王僧虔《名书录》

羊欣《笔阵图》 《八朝画录》 《韵对》 《列女传》 《妒记》

《杜兰香别传》 《邺侯外传》 《太公金匱》 《颜氏家训》

《古文琐语》 《说题辞》 《文枢竟要》 《神异经》 《宣验记》

《应验记》 《冥祥记》 《冥报拾遗》 《阴德传》 《感应传》

《列异传》 《甄异传》 《述异记》 《异苑》 《志怪》

《齐谐记》 《续齐谐记》 《搜神记》 《续搜神记》 《灵鬼志》

《幽明录》 《洞冥记》 《旌异记》 《冥报记》 《报应录》

《报冤记》 《穷神秘苑》 《还魂记》 《离魂记》 《地狱苦记》

《灵怪集》 《集异记》 《纂异记》 《独异志》 《博异志》

《玄怪录》 《续玄怪录》 《宣室志》 《潇湘录》 《纪闻》

《辨正论》 《广异记》 《通幽记》 《祥异集验》 《原化记》

《洽闻记》 《摭异记》 《奇事记》 《闻奇录》 《祥异记》

《续异记》 《卓异记》 《妖怪录》 《稽神录》 《八朝穷怪录》

《甘泽谣》 《录异诚》 《神鬼传》 《虬髯客传》

《王子年拾遗记》 《惊听录》 《杜阳杂编》 《异闻记》

《前定录》 《定命录》 《警诫录》 《续定命录》 《感定录》

《广古今五行记》 谢蟠《杂说》 张璠《汉记》 《两京新记》

《十道记》 《成都记》 《南雍州记》 《九江记》

盛宏之《荆州记》 《渚宫故事》 《三秦记》 《三吴记》

《南齐记》 《三齐记》 《燉煌新录》 《陈留风俗传》

《湘中记》 《河东记》 《寻阳记》 《襄沔记》 《十洲记》

《山河别记》 《林邑记》 《桂林风土记》 《周地图记》

《河洛记》 《南越志》 《三峡记》 《扶南记》 《南康记》

《河洛记》 《汉沔记》 《建安记》 《新津县图经》

《渝州图经》 《陇州图经》 《建州图经》 《歙州图经》

《黎州图经》 《通望县图经》 《朗州图经》 《陵州图经》

《交州记》 《武昌记》 《豫章古今记》 《洞林记》 《梁京寺
记》

《塔寺记》 《顾渚山记》 《广人物志》 《山海经》 《水经》

《异物志》 《洞天集》 《投荒杂录》 《南海异事》

《海陆碎事》 《外荒记》 《江表异同录》 《玉歆始兴记》

《庄子》 《墨子》 《淮南子》 《管子》 《抱朴子》 《贾子》

《说苑》 《金楼子》 《符子》 《玉泉子》 《神仙传》

《续神仙传》 《列仙传》 《集仙传》 《洞仙传》 《墉城集仙录》

《仙传拾遗》 《神仙感遇传》 《武陵十仙传》 《十二真君传》

《真诰》 《列仙谭录》 《传仙录》 《汉武内传》 《玄门灵妙记》

《原仙记》 《三宝感通记》 《玉匣记》 《道家杂记》

《郭氏玄中记》 扬雄《琴清英》 曹植《恶鸟论》 《艺文类聚》

《太原事迹》 《太原故事》 《真陵十七史》 《本事诗》

《杼情诗》 《白居易集》 《顾云文集》 《郑谷诗集》

元稹《长庆集序》 韩愈《欧阳詹哀辞序》 郑处诲撰《刘琢碑》

《李琪集序》 《皮日休集》 《贾逵碑》 《续江氏传》

《吴兴掌故事》 《崔龟从自叙》 《中兴间气集》 《羯鼓录》

《中兴书》 《蔡邕别传》 《郑德璘传》 《曹景宗传》

《罗昭威传》 《贺若弼传》 《赵延寿传》 司空图《段章传》

《樊英列传》 《女仙传》 《张氏传》 《崔少玄本传》

《高僧传》 《洛阳伽蓝记》 《法苑珠林》 《三教珠英》

《金刚经》 《观音经》 《灵保集》 《风俗通》 《博物志》

崔豹《古今注》 《语林》 《笑林》 《笑苑》 《世说》

《世说新语》 《郭颂世语》 《笑言》 《启颜录》 《说林》

《剧谈录》 《云溪友议》 《幽闲鼓吹》 《三水小牋》

《卢氏杂说》 《桂苑丛谈》 《会昌解颐录》 《松窗录》

《集话录》 《嘉话录》 《戎幕闲谈》 《因话录》 《芝田录》

《乾闥子》 《酉阳杂俎》 《谈薮》 《摭言》 《玉溪编事》

《野人闲话》 《辨疑志》 《妖乱志》 《穷愁志》 《殷芸小说》

《刘氏小说》 《梦书》 《梦集》 《梦系》 《梦记》 《梦苑》

- 卷第一 神仙一

- 老子
- 木公
- 广成子
- 黄安
- 孟岐

- 卷第二 神仙二

- 周穆王
- 燕昭王
- 彭祖
- 魏伯阳

- 卷第三 神仙三

- 汉武帝

- 卷第四 神仙四

- 王子乔
- 凤纲
- 琴高
- 鬼谷先生
- 萧史
- 徐福
- 王母使者
- 月支使者
- 卫叔卿
- 张楷
- 阳翁伯

- 卷第五 神仙五

- 王次仲
- 墨子
- 刘政
- 孙博
- 天门子
- 玉子
- 茅濛
- 沈羲
- 陈安世

- 卷第六 神仙六

- 张子房
- 东方朔
- 王乔
- 周隐遥
- 刘商

- 卷第七 神仙七

- 白石先生
- 皇初平
- 王远
- 伯山甫
- 马鸣生
- 李八百
- 李阿

- 卷第八 神仙八

- 刘安
- 阴长生
- 张道陵

• 卷第九 神仙九

- 李少君
- 孔元方
- 王烈
- 焦先
- 孙登
- 吕文敬
- 沈建

• 卷第十 神仙十

- 河上公
- 刘根
- 李仲甫
- 李意期
- 王兴
- 赵瞿
- 王遥

•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 泰山老父
- 巫炎
- 刘凭
- 栾巴
- 左慈
- 大茅君

-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 壺公
- 蓟子训
- 董奉
- 李常在

-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 茅君
- 孔安国
- 尹轨
- 介象
- 苏仙公
- 成仙公
- 郭璞
- 尹思

-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 刘子南
- 郭文
- 嵩山叟
- 许真君
- 吴真君
- 万宝常
- 李筌

-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 道士王纂
- 真白先生

- 桓闾
- 兰公
- 阮基

•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 杜子春
- 张老

•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 裴谡
- 卢李二生
- 薛肇

•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 柳归舜
- 元藏幾
- 文广通
- 杨伯丑
- 刘法师

•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 马周
- 李林甫
- 郭子仪
- 韩滉

•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 阴隐客

- 谭宜
- 王可交
- 杨通幽

•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 孙思邈
- 司马承祯
- 尹君

•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 罗公远
- 仆仆先生
- 蓝采和

•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 王远知
- 益州老父
- 崔生
- 冯俊
- 吕生
- 张李二公

•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 许宣平
- 刘清真
- 张殖
- 萧静之
- 朱孺子

-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 采药民
- 元柳二公

-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 叶法善
- 邢和璞

-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 唐若山
- 司命君
- 玄真子
- 刘白云

-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 郗鉴
- 僧契虚

-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 九天使者
- 十仙子
- 二十七仙
- 姚泓
- 李卫公

-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 张果
- 翟乾祐

○ 凡八兄

•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 李遐周

○ 许老翁

○ 李珣

○ 章全素

•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 王贾

○ 颜真卿

•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 韦弇

○ 申元之

○ 马自然

○ 张巨君

•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 裴氏子

○ 崔炜

•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 成真人

○ 柏叶仙人

○ 齐映

○ 王四郎

○ 韦丹

○ 冯大亮

•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 徐佐卿

○ 拓跋太郎

○ 魏方进弟

○ 李清

•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 韦仙翁

○ 杨越公弟

○ 阳平谪仙

○ 卖药翁

○ 严士则

•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 李泌

•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 刘晏

○ 崔希真

○ 韦老师

○ 麻阳村人

○ 慈心仙人

•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 巴邛人

○ 章仇兼琼

- 石巨
- 李山人
- 陶尹二君
- 许碯
- 杨云外
- 杜惊
- 南岳真君

•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 薛尊师
- 王老
- 黑叟
- 刘无名

•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 贺知章
- 萧颖士
- 李仙人
- 何讽
- 黄尊师
- 裴老
- 李虞
- 夏侯隐者
- 权同休

•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 尹真人
- 卢山人
- 薛玄真

○ 于涛

•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 田先生

○ 穆将符

○ 房建

○ 萧洞玄

•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 贾耽

○ 丁约

○ 瞿道士

○ 王卿

○ 衡山隐者

○ 梅真君

•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 白幽求

○ 王太虚

○ 王子芝

○ 刘商

•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 唐宪宗皇帝

○ 李球

○ 宋玄白

○ 许栖岩

○ 韦善俊

-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 李吉甫
- 李绅
- 白居易
- 轩辕先生
- 李元
- 韦卿材

-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 潘尊师
- 李贺
- 张及甫
- 郑册
- 陈惠虚
- 温京兆

-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 嵩岳嫁女
- 裴航

-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 侯道华
- 宜君王老
- 陈师
- 陈金

-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 陈复休

- 殷天祥
- 閻丘子
- 张卓

•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 麒麟客
- 王法进
- 维杨十友
- 金可记
- 杨真伯

•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 韩愈外甥
- 刘瞻
- 卢钧
- 薛逢
- 费冠卿
- 沈彬

•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 寒山子
- 轩辕弥明
- 蔡少霞
- 郑居中
- 伊用昌

•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 西王母
- 上元夫人

☐ 云华夫人

☐ 玄天二女

•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 太真夫人

☐ 萼绿华

•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 魏夫人

•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 明星玉女

☐ 昌容

☐ 园客妻

☐ 太玄女

☐ 西河少女

☐ 梁玉清

☐ 江妃

☐ 毛女

☐ 秦宫人

☐ 钩翼夫人

☐ 南阳公主

☐ 程伟妻

☐ 梁母

☐ 董永妻

☐ 酒母

☐ 女几

• 卷第六十 女仙五

- 麻姑
- 玄俗妻
- 阳都女
- 孙夫人
- 樊夫人
- 东陵圣母
- 郝姑
- 张玉兰

•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 王妙想
- 成公智琼
- 庞女
- 褒女
- 李真多
- 班孟
- 天台二女

•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 鲁妙典
- 谌母
- 盱母
- 杜兰香
- 白水素女
- 蔡女仙
- 蓬球
- 紫云观女道士
- 秦时妇人
- 何二娘

-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 玉女
- 边洞玄
- 崔书生
- 骊山姥
- 黄观福

-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 杨正见
- 董上仙
- 张连翘
- 张镐妻
- 太阴夫人

-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 姚氏三子
- 赵旭
- 虞卿女子
- 萧氏乳母

-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 谢自然
- 卢眉娘

-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 崔少玄
- 妙女
- 吴清妻

-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 郭翰
- 杨敬真
- 封陟

-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 玉蕊院女仙
- 马士良
- 张云容
- 韦蒙妻
- 慈恩塔院女仙

-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 许飞琼
- 裴玄静
- 戚玄符
- 徐仙姑
- 缙仙姑
- 王氏女
- 薛玄同
- 戚逍遥
- 茶姥
- 张建章
- 周宝

-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 赵高
- 董仲君

- 葛玄
- 窦玄德

-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 张山人
- 王旻
- 陆生
- 辅神通
- 孙甌生
- 叶静能
- 袁隐居
- 骡鞭客
- 许君
- 杜巫

-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 周贤者
- 王常
- 叶虚中
- 郑君
- 程逸人
- 李处士
- 骆玄素
- 赵操
- 崔玄亮

-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 俞叟
- 陈季卿

- 陈生
- 张定
- 石旻
- 唐武宗朝术士

•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 杨居士
- 张士平
- 冯渐
- 潘老人
- 王先生
- 周生
- 韩志和
- 张辞
- 崔言

•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 子韦
- 赵廓
- 樊英
- 杨由
- 介象
- 郭璞
- 庾诜
- 张子信
- 管辂
- 筹禅师
- 李淳风
- 袁天纲

- 安祿山術士
- 桑道茂
- 乡校叟
- 相骨人
- 田良逸 蒋含弘

•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 杜生
- 泓师
- 罗思远
- 张景藏
- 叶法善
- 钱知微
- 葫芦生

•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 李秀才
- 王山人
- 王琼
- 王固
- 符契元
- 白皎
- 贾耽
- 茅安道
- 骆山人
- 石旻

•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 慈恩僧

- 朱悦
- 王生
- 贾笼
- 轩辕集
- 杜可筠
- 许建宗
- 向隐
- 赵尊师
- 权师

• 卷第八十 方士五

- 周隐克
- 张士政
- 陈休复
- 费鸡师
- 岳麓僧
- 强绅
- 彭钉筋
- 崔无^教
- 蜀士
- 陈岷
- 郑山古
- 马处谦
- 赵圣人
- 黄万户
- 何奎
- 孙雄
- 李汉雄

•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 韩稚
- 幸灵
- 赵逸
- 梁四公

•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 陆法和
- 王梵志
- 王守一
- 李子牟
- 吕翁
- 管子文
- 袁嘉祚
- 郑相如

•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 续生
- 张佐
- 陆鸿渐
- 贾耽
- 治针道士
- 贞元末布衣
- 柳城
- 苏州义师
- 吴堪

•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 苗晋卿
- 义宁坊狂人

- 张俨
- 奚乐山
- 王居士
- 俞叟
- 衡岳道人
- 李业
- 石旻
- 管涔山隐者
- 宋师儒
- 会昌狂士
- 唐庆
- 卢钧

•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 赵知微
- 击竹子
- 张濬
- 金州道人
- 李生
- 徐明府
- 华阴店姬
- 李客
- 蜀城卖药人
- 刘处士
- 张武
- 茅山道士
- 逆旅客
- 教坊乐人子
- 蒋舜卿

•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 黄万祐
- 任三郎
- 黄齐
- 王处回
- 天自在
- 掩耳道士
- 抱龙道士
- 何昭翰
- 卢延贵
- 杜鲁宾
- 建州狂僧
- 刘申
- 卢婴
- 赵燕奴

•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 释摩腾
- 竺法兰
- 康僧会
- 支遁

•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 佛图澄

•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 释道安
- 鸠摩罗什

- 法朗
- 李恒沙门

- 卷第九十 异僧四

- 杯渡
- 释宝志

-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 永那跋摩
- 法度
- 通公
- 阿专师
- 阿秃师
- 稠禅师
- 释知苑
- 法喜
- 法琳
- 徐敬业
- 骆宾王

-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 玄奘
- 万回
- 一行
- 无畏
- 明达师
- 惠照

-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 宣律师

•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 华严和尚

○ 唐休璟门僧

○ 仪光禅师

○ 玄览

○ 法将

•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 洪昉禅师

○ 相卫间僧

○ 道林

○ 净满

○ 法通

•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 僧伽大师

○ 回向寺狂僧

○ 懒残

○ 韦皋

○ 释道钦

○ 辛七师

○ 嘉州僧

○ 金刚仙

○ 鸚鵡和尚

•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 秀禅师

- 义福
- 神鼎
- 广陵大师
- 和和
- 空如禅师
- 僧些
- 阿足师
- 鉴师
- 从谏

•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 李德裕
- 齐州僧
- 抱玉师
- 束草师
- 惠宽
- 素和尚
- 怀信
- 佛陀萨
- 兴元上座
- 赵蕃
- 怀濬
- 智者禅师
- 法本

•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 僧惠祥
- 阿育王像
- 王淮之

- 惠凝
- 灵隐寺
- 侯庆
- 大业客僧
- 蛤像
- 光明寺
- 十光佛
- 李大安
- 韦知十
- 刘公信妻

• 卷第一百 释证二

- 长乐村圣僧
- 屈突仲任
- 婺州金刚
- 菩提寺猪
- 李思元
- 僧齐之
- 张无是
- 张应
- 道严

•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 邢曹进
- 韦氏子
- 僵僧
- 鸡卵
- 许文度
- 玄法寺

- 商居士
- 黄山瑞像
- 马子云
- 云花寺观音
- 李舟
- 惠原
- 延州妇人
- 镇州铁塔
- 渭滨钓者

•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 卢景裕
- 赵文若
- 赵文昌
- 新繁县书生
- 蒯武安
- 睦彦通
- 杜之亮
- 慕容文策
- 柳俭
- 萧瑀
- 赵文信
- 刘弼
- 袁志通
- 韦克勤
- 沈嘉会
- 陆怀素

•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 司马乔卿
- 孙寿
- 李观
- 豆卢夫人
- 尼修行
- 陈文达
- 高纸
- 白仁哲
- 窦德玄
- 宋义伦
- 李冈
- 王陲
- 王令望
- 陈惠妻
- 何滢
- 张玄素
- 李丘一

•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 于昶
- 裴宣礼
- 吴思玄
- 银山老人
- 崔文简
- 姚待
- 吕文展
- 长安县系囚
- 李虚
- 卢氏

- 陈利宾
- 王宏
- 田氏

•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 李惟燕
- 孙明
- 三刀师
- 宋参军
- 刘鸿渐
- 张嘉猷
- 魏恂
- 杜思讷
- 龙兴寺主
- 陈哲
- 丰州烽子
- 张镒
- 崔宁

•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 太原孝廉
- 李廷光
- 陆康成
- 薛严
- 任自信
- 段文昌
- 刘逸淮
- 孙咸
- 僧智灯

- 王氏
- 左营伍伯
- 宋衍
- 陈昭

•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 王忠幹
- 王偈
- 李元一
- 鱼万盈
- 于李回
- 强伯达
- 僧惟恭
- 王沔
- 董进朝
- 康仲戚
- 吴可久
- 开行立
- 僧法正
- 沙弥道荫
- 何老
- 勾龙义
- 赵安

•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 何軫
- 王殷
- 王翰
- 甯勉

- 倪勤
- 高涉
- 张政
- 李琚
- 巴南宰
- 元初
- 兖州军将
- 杨复恭弟
- 蔡州行者
- 贩海客

-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 沙门静生
- 释昙邃
- 释慧庆
- 费氏
- 赵泰
- 释慧进
- 沙门法尚
- 释弘明
- 释志湛
- 五侯寺僧
- 释智聪
- 昙韵禅师
- 李山龙
- 苏长
- 尼法信
- 李氏
- 彻师

- 悟真寺僧
- 释道俗
- 史阿誓
- 石壁寺僧

•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 奚傳
- 周瑄
- 竺法义
- 王珉妻
- 竺长舒
- 潘道秀
- 栾荀
- 张崇
- 释开达
- 竺法纯
- 释道泰
- 郭宣
- 吕竦
- 徐荣
- 刘度
- 南宫子敖
- 徐义
- 毕览
- 释法智
- 孙道德
- 张兴
- 昙无竭
- 车母

- 释昙颖
- 邢怀明
- 王球

•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 竺惠庆
- 卞悦之
- 张畅
- 王玄谟
- 释道冏
- 伏万寿
- 彭子乔
- 释慧和
- 齐建安王
- 毛德祖
- 李儒俊
- 沈甲
- 张达
- 孙敬德
- 高荀
- 史隼
- 东山沙弥
- 徐善才
- 杜智楷
- 张氏
- 许俨
- 僧道宪
- 成珪
- 王琦

•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崇经像

- 史世光
- 董吉
- 宋吏国
- 张元
- 释智兴
- 董雄
- 孟知俭
- 崔善冲
- 唐晏
- 张御史
- 李昕
- 牛腾
- 李元平
- 长沙人
- 乾符僧

•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 张应
- 释道安
- 周闵
- 王懿
- 谢敷
- 僧法洪
- 刘式之
- 刘龄
- 陈安居
- 马处伯

•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 费崇先
- 魏世子
- 何昙远
- 陈秀远
- 葛济之
- 董青建
- 齐竟陵王
- 张逸
- 释僧护
- 僧澄空
- 释慧侃
- 释道积
- 释法诚

•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 张法义
- 王弘之
- 崔义起妻
- 襄阳老姥
- 普贤社
- 李洽
- 王乙
- 钳耳含光
- 席豫
- 裴休
- 牙将子

•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 谢晦
- 尼智通
- 王袭之
- 周宗
- 沈僧复
- 僧道志
- 唐文伯
- 崔平业
- 王镇恶
- 郭祖深
- 卫元宗
- 姜胜生
- 傅奕
- 并州人
- 薛孤训
- 嵩州县令
- 丁零
- 唐武宗
- 王义逸
- 赘肉
- 西明寺
- 明相寺
- 僧义孚
- 开照寺盗
- 僧绍明
- 潼江军

•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 孙叔敖

- 崔敬嗣
- 裴度
- 刘轲
- 刘弘敬
- 萧仿
- 孙泰
- 李质
- 范明府
- 程彦宾

•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 汉武帝
- 东方朔
- 毛宝
- 孔愉
- 宗叔林
- 桓邈
- 刘枢
- 蔡喜夫
- 刘沼
- 刘之亨
- 严泰
- 程灵铄
- 韦丹
- 熊慎
- 王行思
- 陈弘泰

•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 杜伯
- 公孙圣
- 燕臣庄子仪
- 游敦
- 王宏
- 宋皇后
- 徐光
- 王陵
- 夏侯玄
- 金玄
- 经旷
- 万默
- 鞠俭
- 太乐伎
- 邓琬
- 孔基
- 昙摩忏
- 支法存
- 张超
- 袁粲幼子
- 庾宏奴
- 魏辉儁
- 真子融

•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 梁武帝
- 张裨
- 羊道生
- 释僧越

- 江陵士大夫
- 徐铁臼
- 萧续
- 乐盖卿
- 康季孙
- 张绚
- 杨思达
- 弘氏
- 朱贞
- 北齐文宣帝
- 梁武帝
- 韦戴
- 隋庶人勇
- 京兆狱卒
- 邛人

•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 杜通达
- 邢文宗
- 长孙无忌
- 娄师德
- 王瑱
- 江融
- 李昭德
- 弓嗣业
- 周兴
- 鱼思嘏
- 索元礼
- 张楚金

- 崔日知
- 苏颋
- 李之
- 唐王皇后
- 杨慎矜
- 师夜光
- 崔尉子

•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 陈义郎
- 达奚珣
- 华阳李尉
- 段秀实
- 马奉忠
- 郗卒
- 乐生
- 宋申锡
- 蜀营典

•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 胡激
- 秦匡谋
- 韦判官
- 杨收
- 宋柔
- 王表
- 乾宁宰相

•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 王简易
- 樊光
- 李彦光
- 侯温
- 沈申
- 法曹吏
- 刘存
- 袁州录事
- 刘璠
- 吴景
- 高安村小儿
- 陈勋
- 鍾遵
- 韦处士
- 张进
- 郝溥
- 裴垣
- 苏铎
- 赵安

•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 榼头师
- 唐绍
- 李生
- 卢叔伦女
- 崔无隐

•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 程普

- 羊聃
- 刘毅
- 张和思
- 梁元帝
- 窦轨
- 武攸宁
- 崔进思
- 祁万寿
- 郭霸
- 曹惟思
- 邢琇
- 万国俊
- 王瑶
- 陈岷
- 萧怀武
- 李龟祯
- 陈洁

•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 苏娥
- 涪令妻
- 诸葛元崇
- 吕庆祖
- 元徽
- 李义琰
- 岐州寺主
- 馆陶主簿
- 僧昙畅
- 午桥民

☐ 卢叔敏

☐ 郑生

•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 公孙绰

☐ 王安国

☐ 尼妙寂

☐ 李文敏

☐ 樊宗谅

☐ 荥阳氏

•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 王济婢

☐ 王范妾

☐ 宋宫人

☐ 金荆

☐ 杜疑妾

☐ 后周女子

☐ 张公瑾妾

☐ 范略婢

☐ 胡亮妾

☐ 梁仁裕婢

☐ 张景先婢

☐ 李训妾

☐ 花严

☐ 晋阳人妾

• 卷第一百三十 报应二十九婢妾

☐ 窦凝妾

- 严武盗妾
- 绿翘
- 马全节婢
- 鲁思鄆女
- 鄂州小将
- 金卮

•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 田仓
- 临海人
- 陈甲
- 麻姑
- 谢盛
- 李婴
- 许宪
- 益州人
- 章安人
- 元稚宗
- 王昙略
- 广州人
- 东兴人
- 陈莽
- 沛国人
- 齐朝请
- 伍寺之
- 苏巷
- 阮倪
- 邵文立
- 梁元帝

- 望蔡令
- 僧昙欢
- 释僧群
- 竺法惠
- 冀州小儿

•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 王将军
- 姜略
- 贺悦
- 李寿
- 方山开
- 王遵
- 李知礼
- 陆孝政
- 果毅
- 刘摩儿
- 店妇
- 屠人
- 刘知元
- 季全闻
- 当涂民
- 张纵

•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 朱化
- 李詹
- 王公直
- 黄敏

- 陈君稜
- 王洞微
- 孙季贞
- 崔道纪
- 何泽
- 岳州人
- 徐可范
- 建业妇人
- 广陵男子
- 何马子
- 章邵
- 韩立善
- 僧修准
- 宇文氏
- 李贞
- 僧秀荣
- 毋乾昭
- 李绍

•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畜生

- 竹永通
- 宜城民
- 韦庆植
- 赵太
- 李信
- 谢氏
- 王珍
- 王会师
- 解奉先

- 董安珩
- 刘自然
- 李明府
- 刘钥匙
- 上公
- 施汴
- 公乘通
- 僧审言

卷第一 神仙一

老子 木公 广成子 黄安 孟岐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姓。”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颡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

葛稚川云：“洪以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入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是以伏羲以来，至于三代，显名道术，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说。其实论之，老子盖得道之尤精者，非异类也。

“按史记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为将军，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孙瑕，仕于汉。瑕子解，为胶西王太傅，

家于齐。则老子本神灵耳，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代学者从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长生之可学也。何者？若谓老子是得道者，则人必勉力竞慕；若谓是神灵异类，则非可学也。或云：老子欲西度关，关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从之问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亦不然也。今按《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尔者，按《九宫》及《三五经》及《元辰经》云：‘人生各有厄会，到其时，若易名字，以随元气之变，则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余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会非一，是以名稍多耳。

“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其他若俗说，多虚妄。洪按《西升中胎》及《复命苞》及《珠韬玉机》《金篇内经》，皆云：‘老子黄白色，美眉，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额有三五达理，日角月悬；鼻纯骨双柱，耳有三漏门；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时为守藏史，至武王时为柱下史。时俗见其久寿，故号之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远见者，禀气与常人不同，应为道主，故能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治鬼养性，绝谷变化，厌胜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书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记者也，自有目录。其不在此数者，皆后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

孔子尝往问礼，先使子贡观焉。子贡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师名丘，相从三年，而后可教焉。”孔子既见老子，老子告曰：“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

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之曰：“何书？”曰：“《易》也，圣人亦读之。”老子曰：“圣人读之可也，汝曷为读之？其要何说？”孔子曰：“要在仁义。”老子曰：“蚊虻啮肤，通夕不得眠。今仁义惨然而汨人心，乱莫大焉。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若击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乱人之性也。”

老子问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献人，则人莫不献之其君；使道而可进人，则人莫不进之其亲矣；使道可告人，则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传人，则人莫不传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无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诵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甚矣，人之难说也。”老子曰：“夫六艺，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陈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陈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岂异哉？”孔子归，三日不谈。子贡怪而问之。孔子曰：“吾见人之用意如飞鸟者，吾饰意以为弓弩射之，未尝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饰意以为走狗而逐之，未尝不衔而顿之也；人之用意如渊鱼者，吾饰意以为钩缁而投之，未尝不钓而制之也。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

阳子见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獠之捷，所以致射也。”阳子曰：“敢问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自己不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者也。”

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

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国，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赁于老子，约日雇百钱，计欠甲七百二十万钱。甲见老子出关游行，速索偿不可得，乃倩人作辞，诣关令，以言老子。而为作辞者，亦不知甲已随老子二百余年矣，唯计甲所应得直之多，许以女嫁甲。甲见女美，尤喜，遂通辞于尹喜。得辞大惊，乃见老子。老子问甲曰：“汝久应死，吾昔赁汝，为官卑家贫，无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与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语汝到安息国，固当以黄金计直还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张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于地，丹书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复使甲生，乃为甲叩头请命，乞为老子出钱还之。老子复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钱二百万与甲，遗之而去。并执弟子之礼，具以长生之事授喜。喜又请教诫，老子语之五千言，喜退而书之，名曰《道德经》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

汉窦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不得不读，读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谧然，而窦氏三世保其荣宠。太子太傅疏广父子，深达其意，知功成身退之义，同日弃官而归，散金布惠，保其清贵。及诸隐士，其遵老子之术者，皆外损荣华，内养生寿，无有颠沛于险世。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故庄周之徒，莫不以老子为宗也。出《神仙传》。

木公

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故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

昔汉初，小儿于道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不识，唯张子房知之。乃再拜之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盖言世人登仙，皆揖金母而拜木公焉。”或云，居东极大荒中，有山焉，以青玉为室，深广数里。僚荐真仙时往谒，九灵金母一岁再游其宫，共校定男女真仙阶品功行以升降之，总其行籍，而上奏元始，中开玉晨，以禀命于老君也。天地劫历，阴阳代谢，由运兴废，阳九百六，举善黜恶，靡不由之。或与一玉女，更投壶焉。每投一投十二百泉。设有入不出者，天为^嚙嚙；泉而脱悟不接者，天为之嗤。儒者记而详焉。

所谓“王”者，乃尊为贵上之称，非其氏族也。世人以“王父”“王母”为姓，斯亦误矣。出《仙传拾遗》。

广成子

广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以语至道？”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后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广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出《神仙传》。

黄安

黄安，代郡人也。为代郡卒，云卑猥不获，处人间执鞭。推荆读

书，画地以记数，一夕地成池。时人谓安舌耕。年可八十余，强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龟，广长三尺，时人问此龟有几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网罟，得此龟以授吾，其龟背已平矣。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年则一出头，我生，此虫已五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万岁矣。出《洞冥记》。

孟岐

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岐常宝执，每以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锐欲折。恒饵桂叶，闻汉武帝好仙，披草莱而来，武帝厚待之。后不知所之。出《洞冥记》。

卷第二 神仙二

周穆王 燕昭王 彭祖 魏伯阳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满，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还，穆王乃立，时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岁。

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车辙马迹，遍于天下，以仿黄帝焉。乃乘八骏之马奔戎，使造父为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导车涉弱水，鱼鳖鼃鼃以为梁。遂登于春山，又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至于雷首、太行，遂入于宗周。时尹喜既通流沙，草栖于终南之阴，王追其旧迹，招隐士尹辄、杜冲，居于草栖之所，因号楼观。从诣焉。祭父自郑圃来谒，谏王以徐偃之乱。王乃返国，宗社复安。

王造昆仑时，饮蜂山石髓，食玉树之实，又登群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飞灵冲天之道。而示迹托形者，盖所以示民有终耳。况其饮琬琰之膏，进甜雪之味，素莲黑枣，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长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宫，相与升云而去。出《仙传拾遗》。

燕昭王

燕昭王者，哱王之子也。及即位，好神仙之道。仙人甘需臣事之，为王述昆台登真之事，去嗜欲，撤声色，无思无为，可以致道。王行之既久，谷将子乘虚而集，告于王曰：“西王母将降，观尔之所修，示尔以灵玄之要。”

后一年，王母果至。与王游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然绿桂膏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集王之宫。得圆丘砂珠，结而为佩。王登捱日之台，得神鸟所衔洞光之珠，以消烦暑。

自是王母三降于燕宫，而昭王徇于攻取，不能遵甘需澄静之旨，王母亦不复至。甘需白：“王母所设之馔，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后期万祀，王既尝之，自当得道矣。但在虚疑纯白，保其遐龄耳。”甘需亦升天而去。

三十三年，王无疾而殂，形骨柔爽，香气盈庭。子惠王立矣。出《仙传拾遗》。

彭祖

彭祖者，姓篋诃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唯以养生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疾闲居，不与政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沉重，终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诡惑变化鬼怪之事。窃然无为，少周游，时还独行，人莫知其所诣，伺候竟不见也。有车马而常不乘，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持资

粮，还家则衣食与人无异。常闭气内息，从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体中或瘦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心存其体面九窍，五脏四肢，至于毛发，皆令具至。觉其气云行体中，故于鼻口中达十指末，寻即体和。王自往问讯，不告。致遗珍玩，前后数万金，而皆受之，以恤贫贱，无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养性之方，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五六十岁。奉事之于掖庭，为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辘辘，往问道于彭祖。既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当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其次当爱养精神，服药草，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纵服药，无益也。能养阴阳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问也。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遇犬戎之乱，流离西域，百有余年。加以少枯，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数遭忧患，和气折伤。冷热肌肤不泽，荣卫焦枯，恐不度世。所闻浅薄，不足宣传。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传言千岁，色如童子，步行日过五百里，能终岁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问也。”

采女曰：“敢问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化为鸟兽，游浮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余之愚心，未愿此已。入道当食甘旨，服轻丽，通阴阳，处官秩耳。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长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倍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

“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宜，常至百二十岁。不及此

者，伤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加之可至四百八十岁。尽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美色淑资，幽闲娱乐，不致思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悦视听，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

“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五音使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苟能节宣其宜适，抑扬其通塞者，不以减年，得其益也。凡此之类，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也。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气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也？

“夫远思强记伤人，忧喜悲哀伤人，喜乐过差，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阴阳不顺伤人。有所伤者数种，而独戒于房中，岂不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余吐纳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学者，以正其身。

“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为道，不负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见约要之书，谓之轻浅，而不尽服诵，观夫《太清北神中经》之属，以此自疲，至死无益，不亦悲哉？

“又人苦多事，少能弃世独往。山居穴处者，以道教之，终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吾先师初著《九都》《节解》《指教》《韬形》《隐守》《无为》《开明》《四极》《九灵》诸经，万三千首，为以示始涉门庭者。”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之有验。

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后七十余年，闻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王不常行彭祖之术，得寿三百岁，气力丁壮，如五十时。得郑女妖淫，王失道而殂。俗间言传彭祖之道杀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

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数百岁犹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出《神仙传》。

魏伯阳

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后与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怀未尽，乃试之曰：“丹虽成，然先宜与犬试之，若犬飞，然后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与犬食，犬即死。伯阳谓诸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耻复还，死之与生，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顾视相谓曰：“作丹以求长生，服之即死，当奈此何？”独一弟子曰：“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余二弟子相谓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长生者，今服之即死，焉用此为？不服此药，自可更得数十岁在世间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二

子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乃始懊恨。

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是《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矣。出《神仙传》。

卷第三 神仙三

汉武帝

汉武帝

汉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髯从云中下，直入崇芳阁，景帝觉而坐阁下。果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宫内嫔御，望阁上有丹霞翯蔚而起。霞灭，见赤龙盘回栋间。景帝召占者姚翁以问之。翁曰：“吉祥也。此阁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阁，欲以顺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旬余，景帝梦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梦赤气化为赤龙，占者以为吉，可名之吉。”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知其心藏洞彻，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闻而愕然，加敬而训之。他日复抱之几前，试问：“儿悦习何书？为朕言之。”乃诵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及龙图龟策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令改名彻。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祷祈名山大川五岳，以求神仙。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宫。帝斋七日，祠讫乃还。至四月戊辰，帝闲居承华殿，东方朔、董仲君在侧。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帝愕然问之，女对曰：“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向为王母所使，从昆仑山来。”语帝曰：“闻子轻四海之禄，寻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屡祷山岳，勤哉有似可教者也。从今日清斋，不闲人

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暂来也。”帝下席跪诺。言讫，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问东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兰宫玉女，常传使命，往来扶桑，出入灵州，交关常阳，传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烛仙人，近又召还，使领命禄，真灵官也。”帝于是登延灵之台，盛斋存道，其四方之事权，委于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设坐大殿。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醴，宫监香果，为天宫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阶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径趋宫庭，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半食顷，王母至也。县投殿前，有似鸟集。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耀庭宇。

既至，从官不复知所在，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长丈余，同执彩旄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挟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

王母上殿东向坐，著黄金褰襜，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可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跪拜问寒暄毕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

王母自设天厨，真妙非常：丰珍上果，芳华百味；紫芝萋萋，芬芳填櫨；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须臾，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于坐上酒觞数遍，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法婴歌玄灵之曲。歌毕，王母曰：“夫欲修身，当营其气，《太仙真经》所谓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离死厄。行益易者，谓常思‘灵宝’也。‘灵’者神也；‘宝’者精也。子但爱精握固，闭气吞液，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神化为液，液化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为之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形易则变化，变化则成道，成道则为仙人。吐纳六气，口中甘香。欲食灵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从心所适。气者水也，无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说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书录之以相付。子善录而修焉。”

于是王母言语既毕，啸命灵官，使驾龙严车欲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问云：“王九光之母敬谢。比不相见，四千余年矣。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漏，五脏不淳，关胄彭亨，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乱，玄白失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间，实为臭浊，然时复可游望，以写细念。庸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

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须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住，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

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统领十万玉女名篆者也。”

俄而夫人至，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精耀，灵眸绝朗，服青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至腰，戴九云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佩，垂凤文林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

夫人设厨，厨亦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嗜欲之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祠灵神，祷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藏之内，虽获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魄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失；酷则使丧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干，是故内战而外绝。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锯，割命之斧斤矣，虽复志好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尔。若从今已，舍尔五性，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冤，惠务济贫，赈务施劳，念务存孤，惜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闭诸淫，养汝神，放诸奢，从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膻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按而行之，当有异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螭蛄之窟，霄虚之灵，而诣狐鸟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验其敬勤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阓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

矣。”帝下席跪谢曰：“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彻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愿赐上元。”夫人使帝还坐。

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破灭，蹈火履水，固于一志，必无忧也；若其志道，则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当赐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阊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后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与之则彻不得复停。当今匈奴未弥，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当问笃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长生，可不勸勉耶？”帝跪曰：“彻书之金简，以身模之焉。”

帝又见王母巾笈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心也。”帝下地叩头，固请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河海之长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五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舍灵仙，尊蓬丘以馆真人，安水神于极阴之源，栖太帝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炁，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因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逶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实之

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访仙泽，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祸及也。”

上元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妙韞，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真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策、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沌东蒙之文、右庚素收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咸仪、丑辰未戌地真素诀、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朝地神，摄总万精，驱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也。”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会遇。圣母今当赐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彻，应须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告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灵阳之润，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

帝启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宝文，灵宫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特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眇邈，必须清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以致灵之途矣。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吾以三元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助于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造朱火丹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以告彻篇目十二事毕，必当匠而成之，缘何令人主稽首请乞，叩头流血耶？”上元夫人

曰：“阿环不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得此耳。”

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其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泄而不传，是炫天道，此禁岂轻于传耶？别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之《五岳真形》太宝，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应下授于刘彻耶？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神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以晒之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弗传。夫人且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诚有验求仙之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气淫暴，服精不纯，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适可度于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长生难，闻道难也；非闻道难，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隐之耶？”夫人谢曰：“谨受命矣。但环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飞之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于昭生之符矣。环受书以来，并贤大女即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甲中元，凡十二事，与环所授者同。青真是环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将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炫泄天道，阿环主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愍于勤志，亦已授之，可谓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

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纪离容，径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五色玉笈，凤文之蕴，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

元君检校群龙猛兽之数，事毕授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乃复下降于臭浊中也，不审起居比来何如？’侍女纪离容至云：‘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曰：‘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旅而族有功，忘赏劳而刑士卒；纵横白骨，烦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嚣言互闻，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见敕，不敢违耳。”王母叹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过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年。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冤魂穷鬼，有被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

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蕴，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寂，清虚朗明。登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诚。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纪，授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黄道君之师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故仙宫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扶广。权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在师居，从尔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度，以示帝焉。

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

封以华琳之函，韁以兰茧之帛，约以紫罗之素，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歿；轻者钟祸于父母，诣玄都而考罚；慢则暴终而堕恶道，弃疾于后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旦，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马龙虎，导从音乐如初，而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极望西南，良久乃绝。

帝既见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后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图，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数自斋洁朝拜，烧香洒扫，然后乃执省焉。

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畅，高韵自许，为神真见降，必当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兴起台馆，劳弊万民，坑降杀服，远征夷狄，路盈怒叹，流血膏城，每事不从。

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烧柏梁台，《真形图》《灵飞经》录十二事《灵光经》，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并函并失。王母当知武帝既不从训，故火灾耳。其后东方朔一旦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

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宫。丁卯，帝崩，入殡未央宫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动，而有声闻宫外，如此数遍，又有芳香异常。陵毕，坟垠间大雾，门柱坏，雾经一月许日。帝冢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献，帝甚爱之，故入梓宫中。其后四年，有人于扶风市中买得此二物。帝时左右侍人，有识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认以告。有司诘之，买者乃商人也，从关外来，宿鄠市。其日，见一人于北车巷中，卖此二物，青布三十匹，钱九万，即售交度，实不知卖箱杖主姓名，事实如此。有司以闻，商人放还，诏以二物付太庙。

又帝崩时，遗诏以杂经三十余卷，常读玩之，使随身敛。到元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友，入上党抱犊山采药，于岩室中得此经，盛以金箱，卷后题东观臣姓名，记月日，武帝时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经箱奏进。帝问武帝时左右侍臣，有典书中郎冉登，见经及箱，流涕对曰：“此孝武皇帝殓时物也，臣当时以著梓宫中，不知何缘得出？”宣帝大怆然惊愕，以经付孝武帝庙中。按《九都龙真经》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过太阴中炼尸骸，度地户，然后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敛经杖，乃忽显出，货于市中，经见山室，自非神变幽妙，孰能如此者乎？”出《汉武内传》。

卷第四 神仙四

王子乔 凤纲 琴高 鬼谷先生 萧史

徐福 王母使者 月支使者 卫叔卿 张楷

阳翁伯

王子乔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出《列仙传》。

凤纲

凤纲者，渔阳人也。常采百草花，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药内口中，皆立活。纲常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出《神仙传》。

琴高

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之曰：“皆洁

斋，候于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出《列仙传》。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苏秦、张仪，从之学纵横之术。二子欲驰骛诸侯之国，以智诈相倾夺，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传。先生痛其道废绝，数对苏、张涕泣，然终不能寤。苏、张学成别去，先生与一只履，化为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闻，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光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琼田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不丛生，一株可活千人耳。”出《仙传拾遗》。

萧史

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而琼姿炜烁，风神超迈，真天人也。混迹于世，时莫能知之。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旦，弄玉乘风，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凤女祠，时闻箫声。今洪州西山绝顶，有萧史石仙坛石室，及岩屋真像存焉。莫知年代。出《神仙传拾遗》。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

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王母使者

汉武帝天汉三年，帝巡东海，祠恒山，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以为西国虽远，而贡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兕，弩弦断，使者时随

驾，因上言，请以胶一分，以口濡其胶，以续弩弦。帝惊曰：“此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对牵引之，终日不脱，胜未续时也。胶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黄白，盖神马之类。裘入水终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悟，厚赂使者而遣去。集弦胶出自凤儂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绕之。上多凤儂，数万为群。煮凤喙及儂角，合煎作胶，名之“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终不脱也。出《仙传拾遗》。

月支使者

汉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乏，以付外库。又献猛兽一头，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其毛黄色。国使将以呈帝，帝见使者抱之以入，其气秃悴，尤怪其所贡之非。问使者曰：“此小物，何谓猛兽？”使者对曰：“夫威加于百禽者，不必计其大小。是以神儂为巨象之王，凤凰为大鹏之宗，亦不在巨细也。臣国此去三十万里，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云干吕，连月不散者。中国将有好道之君矣。我国王将仰中土而慕道风，薄金玉而厚灵物。故搜奇蕴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乘肥车而济弱水，策驥足以度飞沙。契阔途径，艰苦蹊路，于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残之死疾，猛兽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实济众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岂图陛下，乃不知贵乎！是臣国占风之谬也。今日仰鉴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视则贪恣，口多言则犯难，身多动则注贼，心多节则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敕猛兽发声，试听之。使者乃指兽，令发一声，兽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雳之响。又作，两目如礧礧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时颠蹶，掩耳振动，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兽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见兽，皆相聚屈迹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逊，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

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气经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录余香。一旦函检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于聚窟洲人鸟山，山上多树，与枫树相似，而香闻数里，名为返魂树。亦能自作声，如群牛吼，闻之者心振神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粿状，令可丸，名为惊精香，或名振灵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种六名。斯实灵物也。出《仙传拾遗》。

卫叔卿

卫叔卿者，中山人也。服云母得仙。汉仪凤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闲居殿上，忽有一人乘云车，驾白鹿，从天而下，来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许，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惊问曰：“为谁？”答曰：“吾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本意谒帝，谓帝好道，见之必加优礼。而帝今云是朕臣也，于是大失望，默然不应。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见。但见其子名度世，即将还见。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仙道，尝服药导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余年。云当入太华山也。”帝即遣使者与度世共之华山，求寻其父。

到山下欲上，辄火，不能上也。积数十日，度世谓使者曰：“岂不欲令吾与他人俱往乎？”乃斋戒独上。未到其岭，于绝岩之下，望见其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紫云郁郁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载拜。叔卿曰：“汝来何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语，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叔卿曰：“前为太上所遣，欲诫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国祚可延。而强梁自贵，不识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语，是以去耳。今当与中黄太乙共定天元，吾终不复往耳。”度

世曰：“不审向与父并坐是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火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耳。今世向大乱，天下无聊，后数百年间，土灭金亡。汝归，当取吾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书，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云而行。道成，来就吾于此。勿得为汉臣也，亦不复为语帝也。”

度世于是拜辞而去，下山见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头于度世，求乞道术。先是度世与之共行，见伯情行温实，乃以语之。梁伯但不见柱下之神方耳。后掘得玉函，封以飞仙之香，取而饵服。乃五色云母，遂合药服之，与梁伯俱仙去。留其方与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出《神仙传》。

张楷

张楷字公超，有道术，居华山谷中，能为五里雾。有玉诀金匱之学，坐在立亡之道。人学其术者，填门如市，故云雾市。今华山有张超谷焉。出《仙传拾遗》。

阳翁伯

阳翁伯者，卢龙人也，事亲以孝。葬父母于无终山，山高八十里，其上无水。翁伯庐于墓侧，昼夜号恸，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侧。因引水就官道，以济行人。尝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翁伯种之，当生美玉。果生白璧，长二尺者数双。一日，忽有青童乘虚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谒群仙，曰：“此种玉阳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于亲，神真所感，昔以玉种与之，汝果能种之。汝当夫妇俱仙，今此宫即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将巡省于此，开礼玉十班，汝可致之。”言讫，使仙童与俱还。翁伯以礼玉十班，以授仙童。北平

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氏谓媒者曰：“得白璧一双可矣。”翁伯以白璧五双，遂婿徐氏。数年，云龙下迎，夫妇俱升天。今谓其所居为玉田坊。翁伯仙去后，子孙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纪其事。出《仙传拾遗》。

卷第五 神仙五

王次仲 墨子 刘政 孙博 天门子

玉子 茅濛 沈羲 陈安世

王次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札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悻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出《仙传拾遗》。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见公输般而说之曰：“子为云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

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般曰：“吾不可以已，言于王矣。”墨子见王曰：“于今有人，舍其文轩，邻有一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云梦之麋鹿，江汉之鱼龟，为天下富，宋无雉兔鲋鱼，犹梁肉与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无数丈之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闻大王更议攻宋，有与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输般已为云梯，谓必取宋。”于是见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幘为械，公输般乃设攻城之机。九变而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城械尽，而墨子之守有余也。公输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之意，不过杀臣，谓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乃止，不复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叹曰：“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于是数闻左右山间，有诵书声者，墨子卧后，又有人来，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见一人，乃起问之曰：“君岂非山岳之灵气乎，将度世之神仙乎？愿且少留，诲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来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愿得长生，与天地相毕耳。”于是神人授以素书，朱英丸方，道灵教戒，五行变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聪明，得此便成，不复须师。”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验，乃撰集其要，以为《五行记》。乃得地仙，隐居以避战国。至汉武帝时，遣使者杨违，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视其颜色，常如五十许人。周游五岳，不止一处。出《神仙传》。

刘政

刘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以为世之荣贵，乃须臾耳，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趋之路，求养生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复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易置其处，人不知觉。又能种五果，立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饭膳俱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砂扬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壶器，便欲颓坏；复指之，即还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能嘘水兴云，奋手起雾，聚土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鱼鳖蛟龙鼉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直上连天，又能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去不知所在。出《神仙传》。

孙博

孙博者，河东人也。有清才，能属文，著书百余篇，诵经数十万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军中者，捕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谛伺捉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奴果走出，乃得之。博乃复以一青丸子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如故不损。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从己蹈之，俱不沾灼，又与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又山间石壁，地上盘石，博入其中，渐见背及两耳，良久都没。又能吞刀剑数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如故。后入林虑山，服神丹而仙去。出《神仙传》。

天门子

天门子者，姓王名纲，尤明补养之道。故其经曰：“阳生立于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金之精。天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煎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阳，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燥，志节疏略。至于游宴，言和气柔，辞语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也。出《神仙传》。

玉子

玉子者，姓韦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但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乃师长桑子，具受众术。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发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木瓦石为六畜龙虎立成，能分形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亦不变。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数十日乃起。每与子弟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成大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丈，见飞鸟过，指之即堕。临渊投符，召鱼鳖之属，悉来上岸。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着两肘之间，嘘之，水上立有赤光，辉辉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内饮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

传》。

茅濛

茅濛，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也。濛性慈悯，好行阴德，廉静博学。逆睹周室将衰，不求进于诸侯。常叹人生若电流，出处宜及其时。于是师北郭鬼谷先生，受长生之术，神丹之方。后入华山，静斋绝尘，修道合药，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因改腊为“嘉平”。出《洞仙传》。

沈羲

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不知服食药物。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还，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寿命不长，年寿将尽。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介、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识。遂载羲升天。升天之时，道间锄耘人皆共见，不知何等。斯须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食苗。或有识是羲车牛，以语羲家。弟子恐是邪鬼，将羲藏山谷间，乃分布于百里之内，求之不得。

四百余年，忽还乡里，推求得数世孙，名怀喜。怀喜告曰：“闻

先人说，家有先人仙去，久不归也。”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东向而坐。左右敕羲不得谢，但默坐而已。宫殿郁郁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状。侍者数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生，龙虎成群，游戏其间，闻琅琅如铜铁之声，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书着之。老君身形略长一丈，披发文衣，身体有光耀。须臾，数玉女持金按玉杯，来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寿万岁。”乃告言：饮服毕，拜而勿谢。服药后，赐枣二枚，大如鸡子，脯五寸，遗羲曰：“暂还人间，治百姓疾病。如欲上来，书此符，悬之竿杪，吾当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赐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得其符验也。出《神仙传》。

陈安世

陈安世，京兆人也，为权叔本家佣赁。稟性慈仁，行见禽兽，常下道避之，不欲惊之，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而叔本不觉其仙人也，久而意转怠。叔本在内，方作美食，而二仙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妇引还而止曰：“饿书生辈，复欲来饱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诚实，乃谓：“叔本勤苦有年，今适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几成而败。”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无由知之。”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期处，到日西，不见一人，乃起欲去，曰：“书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侧，呼曰：“安世汝来何晚也？”答曰：“早来，但不见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边耳。”频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可教，乃以药二丸与安世，诫之曰：“汝归，勿复饮食，别止于一处。”安世承诫，二人常来往其处。叔本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辄不见。叔本

曰：“向闻多人语声，今不见一人，何也？”答曰：“我独语耳。”叔本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则莫能使我长生。先闻道者，即为师矣。”乃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之，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术授叔本，叔本后亦仙去矣。出《神仙传》。

卷第六 神仙六

张子房 东方朔 王乔 周隐遥 刘商

张子房

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来此，当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后至，未可传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无倦怠。老叟喜，以书授之曰：“读此当为帝王师。若复求吾，乃谷城山下黄石也。”子房读其书，能应机权变，佐汉祖定天下。后人谓其书为《黄石公书》。修之于身，能炼气绝力，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

汉初，遇四五小儿路上群戏，一儿曰：“着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阴阳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万灵，育养群品。木公为男仙之主，金母为女仙之宗。长生飞化之士，升天之初，先觐金母，后谒木公，然后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

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出《仙传拾遗》。

东方朔

东方朔，小名曼倩。父张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岁，颜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时汉景帝三年也。邻母拾朔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岁，天下秘识，一览暗诵于口，恒指挥天上空中独语。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母见之大惊曰：“汝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过虞泉湔浣，朝发中还，何言经年乎？”母又问曰：“汝悉经何国？”朔曰：“儿湔衣竟，暂息冥都崇台，一寤眠，王公啖儿以丹粟霞浆，儿食之既多，饱闷几死，乃饮玄天黄露半合。即醒，还遇一苍虎息于路，初儿骑虎而还，打捶过痛，虎啮儿脚伤。”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布挂树，布化为龙，因名其地为“布龙泽”。

朔以元封中，游鸿濛之泽，忽遇母采桑于白海之滨。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语朔曰：“昔为我妻，托形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气，已九十余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见幽隐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来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长，仕汉武帝为太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术，与朔狎昵。一日谓朔曰：“朕欲使爱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药？”曰：“东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鱼。”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鸟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鸟目，不许下，畏其食此草也。鸟兽食此，即美闷不能动。”问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儿时掘井，陷落井下，数十年无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与臣一只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国人皆织珠玉为簟，要臣入云茀之幕，设玄珉雕枕，刻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曰‘镂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荐蝼蛄之珍褥，以百蝼蛄之毫织为褥，此

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举手拭之，恐水湿席，定视乃光也。”其后武帝寝于灵光殿，召朔于青绮窗绋纨幕下，问朔曰：“汉年运火德统，以何精何瑞为祥？”朔对曰：“臣常游昊然之墟，在长安之东，过扶桑七万里，有云山。山顶有井，云从井中出。若土德则黄云，火德则赤云，金德则白云，水德则黑云。”帝深信之。

太初二年，朔从西那邪国还，得声风木十枝，以献帝。长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桓”是来。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珠如玉声，因以为名。帝以枝遍赐群臣，年百岁者颁赐。此人有疾，枝则有汗，将死者枝则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尧时年已三千岁，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赐朔，朔曰：“臣见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翹汗折而已？语曰：‘年末年，枝忽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也。”帝以为然。

又天汉二年，帝升苍龙馆，思仙术，召诸方士，言远国遐乡之事。唯朔下席操笔疏曰：“臣游北极，至镜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龙衔火，以照山四极。亦有园囿池苑，皆植异草木。有明茎草，如金灯，折为烛，照见鬼物形。仙人甯封，尝以此草然于夜，朝见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剖此草为苏，以涂明云之观，夜坐此观，即不加烛，亦名‘照魅草’。采以籍足，则入水不沉。”朔又尝东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何兽，曰：“王母乘云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于芝田，东王公怒，弃此马于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坛，因骑而反，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门犹未掩。臣于马上睡，不觉还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名‘步景驹’。”朔曰：“自驭之如弩马蹇驴耳。”朔曰：“臣有吉云草千顷，种于九景山东，二千年一花，明年应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马，马立不饥。”朔曰：“臣至东极，过吉云之泽。”帝曰：“何为吉云？”曰：“其

国常以云气占凶吉，若有喜庆之事，则满室云起，五色照人。着于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云五露可得否？”曰：“臣负吉云草以备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白青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遍赐群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见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应时星没，时人莫之测也。朔又善啸，每曼声长啸，辄尘落漫飞。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其余事迹，多散在别卷，此不备载。出《洞冥记》及《朔别传》。

王乔

王乔，河东人也，汉显宗时为叶令，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诣京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临至，必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时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县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忽下玉棺于庭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饵，卧棺中，盖便立复。宿昔乃葬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为立庙，号“叶君祠”，祷无不应，远近尊崇。帝诏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示变化之迹于世耳。”出《仙传拾遗》。

周隐遥

周隐遥，洞庭山道士，自云甬里先生之孙。山上有其祖甬里庙甬

里村。言其数世得道，尝居焦山中，学太阴炼形之道，死于崖窟中。嘱其弟子曰：“检视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后，若再生，当以衣裳衣我。”弟子视之，初则臭秽虫坏，唯五脏不变，依言闭护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备汤沐，以新衣衣之。发鬣而黑，髭粗而直，若兽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复生。如此三度，已四十年余，近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征至东都，颁赐丰厚，恩礼隆异。而恳乞归山，寻还本郡。真观中，召至长安，于内殿安置，问修习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利唯一身。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速于人臣。区区所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恳求归山，寻亦遂其所适。出《仙传拾遗》。

刘商

刘商者，中山靖王之后。举孝廉，历官合淝令，而笃好无为清简之道，方术服炼之门，五金八石，所难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炼施效者，必资其药石，给其炉鼎，助使成之，未尝有所覬觐也。因泛舟苕霅间，遂卜居武康上强山下。有樵童药叟，虽常草木之药，诣门而售者，亦答以善价。一旦，樵夫鬻樵，有术一把，商亦厚价致之。其庭庑之下，篱落之间，草木诸药，已堆积矣。忽闲步杖策，逍遥田亩蹊隧之傍，聊自怡适，闻藁林间，有人相与言曰：“中山刘商，今日已赐真术矣，盖阴功笃好之所感乎。”窥林中，杳无人迹。奔归取术，修而服之。月余，齿发益盛，貌如婴童；举步轻速，可及驰马；登涉云岩，无复困惫。又月余，坐知四方之事，验若符契，乃入上强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异，尽礼接之。累月复一至，因谓酒家曰：“我中山刘商也，夙攻水墨，愿留一图，以酬见待之厚。”使备缁素，而约以再来。一日果至酒家，援毫运思，顷刻而千山万水，非世工之所及。将去，谓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为九海总司，居列真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远别，不复来

矣。”如是十许日，天色晴霁，香风瑞云，弥布山谷，樵者见空中骑乘，飞举南去。出《仙传拾遗》。

卷第七 神仙七

白石先生 皇初平 王远 伯山甫 马鸣生

李八百 李阿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岁余矣。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其所据行者，正以交接之道为主，而金液之药为上也。初以居贫，不能得药，乃养羊牧猪，十数年间，约衣节用，置货万金，乃大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故号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饮酒，亦食谷食。日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四十许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读《幽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曰：“何不服升天之药？”答曰：“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达者也。出《神仙传》。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道士，初起召问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余年，莫知死生所在，愿道君为占之。”道

士曰：“金华山中有一牧羊儿，姓皇，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闻之，即随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见悲喜。语毕，问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东耳。”初起往视之，不见，但见白石而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见之。”初平与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仙道如此，吾可学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弃妻子留住，就初平学。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其后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出《神仙传》。

王远

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远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扇板四百余字，皆说方来之事。帝恶之，使削去。外字适去，内字复见，墨皆彻板里，削之愈分明。

远无子孙，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同郡太尉陈耽，为远营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学道也。远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获。远忽语陈耽曰：“吾期运当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远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叹息曰：“先生舍我，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尸，衣冠不解，如蛇蛻耳。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

初远欲东入括苍山，过吴，住胥门蔡经家。蔡经者，小民耳，而骨相当仙。远知之，故住其家。遂语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欲取汝以补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去，当为尸解，如从狗窦中过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经而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冷水灌之。举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销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视其被内，唯有皮，头足具如蝉蛻也。去十余年，忽还家，容色少壮，鬓发鬢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其日可多作饮食，以供从官。”至其日，经家乃借瓮器，作饮食百余斛，罗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来。未至，先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比近皆惊，莫知所在。及至经舍，举家皆见远。冠远游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短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腊封其口，鼓吹皆乘龙，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衢。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独见远坐耳。

须臾，引见经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久不到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须臾信还，不见其使，但闻信语曰：“麻姑载拜。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拜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食顷即到。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亦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半于远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上作髻，余发散垂至腰。衣有文采，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等，时经弟妇新产数日，姑见知之，曰：“噫，且立勿前，即求

少许米来。”得米掷之堕地，谓以米祛其秽也。视其米皆成丹砂，远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复作如此狡狴变化也。”远谓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搅之，以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远遣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乞酤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麻姑手爪似鸟，经见之，心中念曰：“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远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谓其爪可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莫见有人持鞭者。远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经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尝罢县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远使引前与语。此人便欲从驱使，比于蔡经。远曰：“君且向日而立。”远从后观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终未可教以仙道，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司。”临去，以一符并一传，著以小箱中，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寿，自出百岁向上。可以禳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祸者，便带此符，以传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弟行其符，不复验矣。

远去后，经家所作饮食，数百斛皆尽，亦不见有人饮食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是何神人，复居何处？”经曰：“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括苍等山，山上皆有宫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相反覆者十数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告王君。王君出，城尽将百官从行，唯乘一黄麟，将十数侍人。每行常见山林在下，去地常数百丈，所到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其后数十年，经复暂归家，远有书与陈尉，其书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因此乃

知之。陈尉家于今世世存录王君手书，并符传于小箱中。出《神仙传》。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精思服食，时时归乡里省亲，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数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言无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药与之。女时年已八十，转还少，色如桃花。汉武遣使者行河东，忽见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俯首跪受杖。使者怪问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药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问女及子年几，答曰：“妾已二百三十岁，儿八十矣。”后入华山去。出《神仙传》。

马鸣生

马鸣生者，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当时暂死，忽遇神人以药救之，便活。鸣生无以报之，遂弃职随神。初但欲治金疮方耳，后知有长生之道，乃久随之，为负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南至庐江，周游天下，勤苦历年，及受《太阳神丹经》三卷归。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不过三年，辄易其处，时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仆坐车马，并与俗人皆同。如此展转，经历九州，五百余年，人多识之，悉怪其不老。后乃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李八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人计其年八百岁，因

以为号。或隐山林，或出市廛。知汉中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作客佣赁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驱使用意，异于他客，公昉爱异之。八百乃伪病困，当欲死，公昉即为迎医合药，费数十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脓血臭恶，不可忍近。公昉为之流涕曰：“卿为吾家使者，勤苦历年，常得笃疾，吾取医欲令卿愈，无所吝惜。而犹不愈，当如卿何！”八百曰：“吾疮不愈，须人舐之当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为舐之，即当愈耳。”公昉即舐。复言无益，欲公昉妇舐之最佳。又复令妇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疮乃欲差，当得三十斛美酒，浴身当愈。”公昉即为具酒，着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试。子真可教也，今当授子度世之诀。”乃使公昉夫妻，并舐疮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作药，药成，服之仙去。出《神仙传》。

李阿

李阿者，蜀人，传世见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复散赐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所止。或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容貌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微叹者，则有深忧。如此候之，未尝不审也。有古强者，疑阿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强后复欲随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坏。强忧刀败。至旦随出，阿问强曰：“汝愁刀败也？”强言实恐父怪怒。阿则取刀，左手击地，刀复如故。强随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其车下，辄脚皆折。阿即死，强怖，守视之。须臾阿起，以手抚脚，而复如常。强年十八，见阿年五十许，强年八十余，而阿犹然不异。后语人被昆

仑山召，当去，遂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卷第八 神仙八

刘安 阴长生 张道陵

刘安

汉淮南王刘安者，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黄白之事，名为《鸿宝》。《万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乃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

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阖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贵、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骥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采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

矣。”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

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縻^{羁縻}事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山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刀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曾被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

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主，当废万机，而竟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虫，况于人乎？”安乃止。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

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出《神仙传》。

阴长生

阴长生者，新野人也，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鸣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别与之高谈，论当世之事，治农田之业，如此十余年，长生不懈。同时共事鸣生者十二人，皆悉归去，唯长生执礼弥肃。鸣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鸣生别去。长生乃归，合之丹成，服半剂，不尽，即

升天。乃大作黄金十数万斤，以布惠天下贫乏，不问识与不识者。周行天下，与妻子相随，一门皆寿而不老。在民间三百余年，后于平都山东，白日升天而去。著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尽论，但汉兴以来，得仙者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二十人尸解，余并白日升天。”《抱朴子》曰：“洪闻谄书有之曰：‘子不夜行，则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间不有学道得仙者？”

阴君已服神药，未尽升天，然方以类聚，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集。寻索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人数量耳。而俗民谓为不然，以己所不闻，则谓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间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采，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况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阴君自叙云：“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

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牒之简，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著诗三篇，以示将来。其一曰：“惟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艾重纡，余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龙驾浮，青要承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傲戏仙都。顾愍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奔驰索死，不肯暂休。”其二章曰：“余之圣师，体道之真，升降变化，乔、松为邻。唯余同学，十有二人，寒苦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没幽壤，何

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其三章曰：“惟余束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浊。避世自匿，三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褰饰，遂受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货财千亿，使役鬼神，玉女侍侧。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阴君处民间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升天而去。出《神仙传》。

张道陵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骞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罪，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

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昇者，从东方来。生平未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

陵乃七度试昇，皆过，乃受昇《丹经》。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第四，令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吝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蹉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曰：“赵

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知其志也。出《神仙传》。

卷第九 神仙九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孙登

吕文敬 沈建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齐人也。汉武帝招募方士。少君于安期先生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能办药，谓弟子曰：“老将至矣，而财不足，虽躬耕力作，不足以致办。今天子好道，欲往见之，求为合药，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黄金，金成服之升仙。臣常游海上，见安期先生，食枣大如瓜。”天子甚尊敬之，赐遗无数。少君尝与武安侯饮食，座中有一老人，年九十余，少君问其名，乃言曾与老人祖父游夜，见小儿从其祖父，吾故识之。时一座尽惊。又少君见武帝有故铜器，因识之曰：“齐桓公常陈此器于寝座。”帝按言观其刻字，果齐之故器也，因知少君是数百岁人矣。视之如五十许人，面色肌肤，甚有光泽，口齿如童子。王公贵人，闻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遗金钱山积。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谓帝曰：“陛下不能绝骄奢，遣声色，杀伐不止，喜怒不胜，万里有不归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少药方与帝，少君便称疾。是夜，帝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持节云中来，言太乙请少君。帝遂觉，即使人问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梦少君舍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视之，并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不死，故化去耳。”及敛，忽失尸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蝉蛻也。帝犹增叹，恨求少君不勤也。

初少君与朝议郎董仲躬相亲爱。仲躬宿有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其方，用戊巳之草，后土脂，黄精根，兽沉肪，先莠之根，百卉花酿，亥月上旬，合煎铜器中，使童子沐浴洁净，调其汤火，使合成鸡子，三枚为程。服尽一剂，身体便轻；服三剂，齿落更生；五剂，年寿长而不复倾。仲躬为人刚直，博学五经，然不达道术，笑世人服药学道，频上书谏武帝，以为人生则命，衰老有常，非道术所能延。意虽见其有异，将为天性，非术所致，得药竟不服，又不问其方。少君去后数月，仲躬病甚。常闻武帝说前梦，恨惜少君，仲躬忆少君所留药，试服之。未半，乃身体轻壮，其病顿愈；服尽，气力如年少时，乃信有长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问其方，竟不能悉晓。仲躬唯得发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余乃死。嘱其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药，初不信，事后得力，无能解之，怀恨于黄泉矣。汝可行求人间方术之事，解其方意，长服此药，必度世也。”

时有文成将军，亦得少君术。事武帝，帝后遣使诛之，文成谓使者曰：“为吾谢帝，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帝好自爱，后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还，具言之。帝令发其棺视之，无所见，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窃其尸而藏之，乃收捕，检问其迹，帝乃大悔诛文成。后复征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别设一座祀文成，帝亲执礼焉。原缺出处，查出《神仙传》。

孔元方

孔元方，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实等药，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许人。郗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弃五经当世之人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有七十余岁。道家或请元方会同饮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饮，人莫能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余财，颇种五谷。时失火，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

方都不救，唯箕踞篱下视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又凿水边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或一月两月，乃复还，家人亦不得往来。窟前有一柏树，生道后棘草间，委曲隐蔽。弟子有急，欲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寻窟室得见。曰：“人皆来，不能见我，汝得见，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无其人，不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无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顿接二人。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道’，皆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岳。后五十余年，暂还乡里，时人尚有识之者。出《神仙传》。

王烈

王烈者，字长休，邯郸人也。常服黄精及铅，年三百三十八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少时本太学书生，学无不览，常以人谈论五经百家之言，无不该博。中散大夫谯国嵇叔夜，甚敬爱之，数数就学，共入山游戏采药。后烈独之太行山中，忽闻山东崩圯，殷殷如雷声。烈不知何等，往视之，乃见山破石裂数百丈，两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经阔尺许，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试丸之，须臾成石，如投热蜡之状，随手坚凝。气如粳米饭，嚼之亦然。烈合数丸如桃大，用携少许归，乃与叔夜曰：“吾得异物。”叔夜甚喜，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琤琤如铜声。叔夜即与烈往视之，断山以复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室中白石架，架上有素书两卷。烈取读，莫识其文字，不敢取去，却着架上。暗书得数十字形体，以示康，康尽识其字。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道径，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经》云，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烈前得者必是也。

河东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晋永宁年中，出洛下，游诸处，与人共戏斗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发矢，九破的。一年复去，又张子道者，年九十余，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岁时见，颜色与今无异，吾今老矣，烈犹有少容。”后莫知所之。出《神仙传》。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人也，年一百七十岁。常食白石，以分与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负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亦不与人语。负薪来，如不见人，便私置于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褥衬坐，其身垢污，浊如泥潦。或数日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卖薪以买故衣着之，冬夏单衣。太守董经，因往视之，又不肯语。经益以为贤。彼遭野火烧其庵，人往视之，见先危坐庵下不动，火过庵烬，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求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状。人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余岁，后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出《神仙传》。

孙登

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又雅容非常，历世见之，颜色如故。市中乞得钱物，转乞贫下，更无余资，亦不见食。时杨骏为太傅，使传迎之，问讯不答。骏遗以一布袍，亦受

之。出门，就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于骏门下，又复斫碎之。时人谓为狂，后乃知骏当诛斩，故为其象也。骏录之，不人去，登乃卒死。骏给棺，埋之于振桥。后数日，有人见登在董马坡，因寄书与洛下故人。嵇叔夜有迈世之志，曾诣登，登不与语。叔夜乃扣难之，而登弹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优而识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弹琴，于是登弹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叹息绝思也。出《神仙传》。

吕文敬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采药。忽见三人在谷中，问恭曰：“子好长生乎，乃勤苦艰险如是耶？”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药，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成新学者。公既与我同姓，又字得吾半支，此是公命当应常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耳。若见采收，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视乡里。”恭即拜辞，三人语恭曰：“公来二日，人间已二百年矣。”恭归家，但见空宅，子孙无复一人也。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辅者，问吕恭家人皆何所在。辅曰：“君从何来，乃问此久远人也。吾昔闻先人说云，昔有吕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采药，遂不复还，以为虎狼所食，已二百余年矣。恭有数世子孙吕习者，居在城东十数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辅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习闻之惊喜，跳出拜曰：“仙人来归，悲喜不能自胜。”公因以神方授习而去。习已年八十，服之即还少壮，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世不复老死。出《神仙传》。

沈建

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吏。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无轻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数百家。建尝欲远行，寄一婢三奴、驴一头、羊十口，各与药一丸。语主人曰：“但累屋，不烦饮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资，当若之何？”建去后，主人饮奴婢，奴婢闻食气，皆逆吐不用；以草饲驴羊，驴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触，主人大惊愕。百余日，奴婢体貌光泽，胜食之时，驴羊皆肥如饲。建去三年乃还，各以药一丸与奴婢驴羊，乃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出《神仙传》。

卷第十 神仙十

河上公 刘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兴

赵瞿 王遥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汉文帝时，公结草为庵于河之滨。帝读老子经，颇好之，敕诸王及大臣皆诵之。有所不解数事，时人莫能道之。闻时皆称河上公解老子经义旨，乃使贡所不决之事以问。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帝即幸其庵，躬问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抚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去地数丈，俯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车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小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直以暗昧，多所不了，唯愿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书二卷与帝曰：“熟研之，此经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经以来，一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毕，失其所在。须臾，云雾晦冥，天地混合。帝甚贵之。论者以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尽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汉文心未至信，故示神变。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耶。出《神仙传》。

刘根

刘根者，字君安，京兆长安人也。少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学道，入嵩高山石室，嵒嶭峻绝之上，直下五千余丈。冬夏不衣，身毛长一二尺，其颜色如十四五岁人，深目，多须鬣，皆黄，长三四寸。每与坐，或时忽然变著高冠玄衣，人不觉换之时。衡府君自说，先祖与根同岁者，至王莽时，频使使者请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掾王珍问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赵公，往山达敬，根唯言谢府君，更无他言。

后颍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过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复遣珍往求根，请消除疫气之术。珍叩头述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岁宫气上，掘地深三尺，以沙着其中，及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气寻绝，每用有效。后太守张府君，以根为妖，遣吏召根，拟戮之。一府共谏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诸吏达根，欲令根去，根不听。府君使至，请根。根曰：“张府君欲吾何为耶？间当至耳。若不去，恐诸君招咎，谓卿等不敢来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时宾客满座，府君使五十余人，持刀杖绳索而立，根颜色不忤。府君烈声问根曰：“若有何道术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捉鬼至厅前，不尔，当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见耳。”借笔砚及奏案，铙铙然作铜铁之声，闻于外。又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须臾，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入来，又坏壁复如故。根敕下车上鬼，其赤衣便乃发车上披。见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绳反缚囚之，悬头厅前。府君熟视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惊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责府君曰：“我生之时，汝官未达，不得汝禄养。我死，汝何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间？”府君下阶叩头，向根伏罪受死，请求放赦先人。根敕五百兵将囚出，散遣之。车出去南壁开，后车过，壁复如故。既失车所在，根亦隐去。府君惆怅恍惚，状若发狂，妻登时死，良久乃苏。云：“见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

犯神仙尊官，使我见收，今当来杀汝。”其后一月，府君夫妇男皆卒。

府掾王珍，数得见。数承颜色欢然时，伏地叩头，请问根学仙时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无所不到。后如华阴山，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旄之节，皆年十五六。余载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陈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师。颇习方书，按而为之，多不验，岂根命相不应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梦想之愿，愿见哀怜，赐其要诀。’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抆，重请。神人曰：‘坐，吾将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见吾耳。汝今髓不满，血不暖，气少脑减，筋息肉沮，故服药行气，不得其力。必欲长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药耳。夫仙道有升天蹶云者，有游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尸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气导引并神药者，亦不能仙也。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有云母、雄黄之属，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次乃草木诸药，能治百病，补虚驻颜，断谷益气，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不足久赖也。’余顿首曰：‘今日蒙教，乃天也。’神人曰：‘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见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过，司命夺人算，使人不寿。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则神散，无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则得歆飨，故欲人死也。梦与恶人斗争，此乃尸与神相战也。’余乃从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

珍又每见根书符了，有所呼召，似人来取。或数闻推问，有人答对，及闻鞭撻之声，而悉不见其形，及地上时时有血，莫测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气存神，坐三纲六纪，谢过上名之法。根后入鸡头山

仙去。出《神仙传》。

李仲甫

李仲甫者，丰邑中益里人也。少学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诀隐形，年百余岁，转少。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语，饮食如常，但不可见。有书生姓张，从学隐形术，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费用数十万，以供酒食，殊无所得。张患之，乃怀匕首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其声所在，腾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床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辈愚人，道学未得，而欲杀之。我宁得杀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顽愚，不足间耳。”使人取一犬来，置书生前曰：“视我能杀犬否？”犬适至，头已堕地，腹已破。乃叱书生曰：“我能使卿如犬行矣。”书生下地叩头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识人，居相去五百余里，常以张罗自业。一旦张罗，得一鸟，视之乃仲甫也，语毕别去。是日，仲甫已复至家。在民间三百余年，后入西岳山去，不复还也。出《神仙传》。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传世见之，汉文帝时人也。无妻息。人欲远行速至者，意期以符与之，并丹书两腋下，则千里皆不尽日而还。或说四方国土，宫观市鄽，人未曾见，闻说者意不解。意期则为撮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须臾消灭。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许复还。于是乞食得物，即度与贫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饮少酒，食脯及枣栗。刘玄德欲伐吴，报关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问其伐吴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纸，画作兵马器仗十数万，乃一一裂坏之，曰：“咄。”又画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径还

去。备不悦，果为吴军所败，十余万众，才数百人得还，甲器军资略尽。玄德忿怒，遂卒于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略不对答。蜀人有忧患，往问之，凶吉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若欢悦则善，惨戚则恶。后入琅琊山中，不复见出也。出《神仙传》。

王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居壶谷中，乃凡民也。不知书，无学道意。汉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思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疑之神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二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赵瞿

赵瞿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当及生弃之，若死于家，则世世子孙相蛀耳。”家人为作一年粮，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从外以木寨之。瞿悲伤自恨，昼夜啼泣。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三入，问瞿何人。瞿度深山穷林之中，非人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乞，叩头求哀。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问瞿：“必欲愈病，当服药，能否？”瞿曰：“无状多罪，婴此恶疾，已见疏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活，犹所甚愿，况服药岂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赐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瞿服

之未尽，病愈，身体强健，乃归家，家人谓是鬼。具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如飞鸟。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更不疲极。年百七十，夜卧，忽见屋间光有如镜者，以问左右，云不见。后一日，一室内尽明，能夜书文。再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长大，至如人，不复在面上，出在前侧，常闻琴瑟之声，欣然欢乐。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入山不知所之。出《神仙传》。

王遥

王遥者，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能治病，病无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帕，敷坐于地，不饮不食，须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招呼之，皆见其形，入在狱中，或狐狸鼯蛇之类，乃斩而燔烧之，病者即愈。遥有竹筐，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数十年，未尝见遥开之。一夜，大雨晦暝，遥使钱以九节杖担此筐，将钱出，冒雨而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所行道非所曾经，又常有两炬火导前。约行三十里许，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所担筐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二人，并坐鼓之。良久，遥辞去，收三簧，皆纳筐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出送，语遥曰：“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曰：“我如是当来也。”遥还家百日，天复雨，遥夜忽大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布巾，已五十余年未尝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问曰：“欲舍我去乎？”遥曰：“暂行耳。”妻曰：“当将钱去不？”遥曰：“独去耳。”妻即泣涕曰：“为且复少留。”遥曰：“如是还耳。”因自担筐而去之，遂不复还。后三十余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中，颜色更少，盖地仙也。出《神仙传》。按目录，此下应尚有《陈永伯》一篇，今佚。

卷第十一 神仙十一

泰山老父 巫炎 刘凭 栾巴 左慈

大茅君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翁锄于道傍，头上白光高数尺，怪而问之。老人状如五十许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肤光华，不与俗同。帝问有何道术。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遇有道者，教臣绝谷，但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岁矣。”帝受其方，赐玉帛。老父后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出《神仙传》。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汉驸马都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紫气高丈余。帝召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对曰：“臣年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诏东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道之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年六十五时，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干舌苦，渗涕出。百节四肢疼痛，又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七十三年，今有

子二十六人。身体虽勇，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无所忧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对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宫中之利，臣子之所难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颇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长于先帝也。出《神仙传》。

刘凭

刘凭者，沛人也，有军功，封寿光金乡侯。学道于稷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尤长于禁气。尝到长安，诸贾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乞得侍从，求见祐护。凭曰：“可耳。”又有百余人随凭行，并有杂货，约直万金。乃于山中逢贼数百人，拔刃张弓，四合围之。凭语贼曰：“汝辈作人，当念温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禄，当勤身苦体。夫何有觊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贼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殍乌鸢之法。汝等弓箭，当何所用。”于是贼射诸客，箭皆反着其身。须臾之间，大风折木，飞沙扬尘。凭大呼曰：“小物辈敢尔，天兵从头刺杀先造意者。”凭言绝，而众兵一时顿地，反手背上，不能复动，张口短气欲死。其中首帅三人，即鼻中出血，头裂而死。余者或能语曰：“乞放余生，改恶为善。”于是诸客或斫杀者，凭禁止之，乃责之曰：“本拟尽杀汝，犹复不忍。今赦汝，犹敢为贼乎？”皆乞命曰：“便当易行，不敢复耳。”凭乃敕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

尝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凭乃敕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庙，庙间有树，树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鸟不敢巢其枝。凭乃敕之，盛夏树便枯死，有大蛇长七八丈，悬其间而死，后不复为患。凭有姑子，与人争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党，而敌家多亲助，为之言者四五十人。凭反覆良久，

忽然大怒曰：“汝辈敢尔。”应声有雷电霹雳，赤光照耀满屋。于是敌人之党，一时顿地，无所复知。太守甚怖，为之跪谢曰：“愿君侯少宽威灵，当为理断，终不使差失。”日移数丈，诸人乃能起。汉孝武帝闻之，诏征而试之，曰：“殿下有怪，辄有数十人，绛衣，披发持烛，相随走马，可效否？”凭曰：“此小鬼耳。”至夜，帝伪令人作之。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口无气。帝大惊曰：“非此鬼也，朕以相试耳。”乃解之。后入太白山中，数十年复归乡里，颜色更少。出《神仙传》。

栾巴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

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西南向嚬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饮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尔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出《神仙传》。

左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兼通星气，见汉祚将衰，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乱，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记。魏曹公闻而召之，闭一石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曹公自谓生民无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杀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尔？”对曰：“欲见杀，故求去耳。”公曰：“无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为设酒，曰：“今当远旷，乞分杯饮酒。”公曰：“善。”是时天寒，温酒尚热，慈拔道簪以挠酒，须臾，道簪都尽，如人磨墨。初，公闻慈求分杯饮酒，谓当使公先饮，以与慈耳，而拔道簪以画，杯酒中断，其间相去数寸。即饮半，半与公。公不善之，未即为饮，慈乞尽自饮之。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摇动，似飞鸟俯仰之状，若欲落而不落，举坐莫不视杯，良久乃坠，既而已失慈矣。寻问之，还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杀慈，试其能免死否。乃敕收慈，慈走入群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数本羊，果余一口，乃知是慈化为羊也。追者语主人意，欲得见先生，暂还无怯也。俄而

有大羊前跪而曰：“为审尔否？”吏相谓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于是群羊咸向吏言曰：“为审尔否？”由是吏亦不复知慈所在，乃止。后有知慈处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示其神化耳。于是受执入狱。狱吏欲拷掠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忽失慈所在，乃闭市门而索。或不识慈者，问其状，言眇一目，著青葛巾青单衣，见此人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目，著葛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见便杀。后有人见知，便斩以献公，公大喜，及至视之，乃一束茅，验其尸，亦亡处所。

后有人从荆州来，见慈。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徐徐去，因又诣表云：“有薄礼，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又有宾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惊，无复害慈之意。数日，乃委表去，入东吴。有徐堕者，有道术，居丹徒，慈过之。堕门下宾客，车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杪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叩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见吴主孙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杀之。慈在马前，着木履，挂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着鞭策马，操兵逐之，终不能及。讨逆知其有术，乃止。后慈以意告葛仙公，言当入霍山，合九转丹，遂乃仙去。出《神仙传》。

大茅君

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汉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及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盈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大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与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正一止玄、王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咽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讖，使盈食芝佩玺，服衣玉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司命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在左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

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讖，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魏华存夫人请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之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群拂霄上，虎旆揖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拟贞干，玉英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降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毕，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公、太极仙伯、清灵王君，乃

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真人茅升申于华易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出《集仙传》。

卷第十二 神仙十二

壶公 蓟子训 董奉 李常在

壶公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共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

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

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绳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回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具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责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

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绕树而死。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出《神仙传》。

蓟子训

荀子训者，齐人也。少尝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除驸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时，唯行信让，与人从事。如此三百余年，颜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随之，不见其所常服药物也。性好清澹，常闲居读《易》，小小作文，皆有意义。见比屋抱婴儿，训求抱之，失手堕地，儿即死。邻家素尊敬子训，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后二十余日，子训往问之曰：“复思儿否？”邻曰：“小儿相命，应不合成人，死已积日，不能复思也。”子训因出外，抱儿还其家。其家谓是死，不敢受。子训曰：“但取之无苦，故是汝本儿也。”儿识其母，见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犹疑不信。子训既去，夫妇共往视所埋儿，棺中唯有一泥儿，长六七寸。此儿遂得长成。

诸老人须发毕白者，子训但与之对坐共语，宿昔之间，明旦皆黑矣。京师贵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无缘致之。有年少与子训邻居，为太学生。诸贵人作计，共呼太学生谓之曰：“子勤苦读书，欲规富贵，但召得子训来，使汝可不劳而得矣。”生许诺。便归事子训，洒扫供侍左右数百日。子训知意，谓生曰：“卿非学道，焉能如此？”生尚讳之，子训曰：“汝何不以实对，妄为虚饰，吾已具知卿意。诸贵人欲见我，我岂以一行之劳，而使卿不获荣位乎？汝可还京，吾某日当往。”生甚喜，辞至京，与贵人具说。某日子训当到，至期未发，生父母来诣子训。子训曰：“汝恐吾忘，使汝儿失信不仕邪？吾今食后即发。”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训问曰：“谁欲见我？”生曰：“欲见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当自来也。”子训曰：“吾千里不倦，岂惜寸步乎？欲见者，语之令各绝宾客，吾明日当各诣宅。”生如言告诸贵人，各自绝客洒扫，至时子训果来。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训。诸朝士各谓子训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问子训何时到宅，二十三人所见皆同时，所服饰颜貌无异，唯所言语，随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师大惊异，其神变如此。诸贵人并欲诣子训，子训谓生曰：“诸贵人谓我重瞳八采，故欲见我。今见我矣，我亦无所能论道，吾去矣。”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而来。

生具言适去矣，东陌上乘骡者是也。各走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许，终不能及，遂各罢还。

子训至陈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时当去。”陈公问远近行乎，曰：“不复更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乃死，尸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状如屈铁，尸作五香之芳气，达于巷陌，其气甚异。乃殓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噏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顿伏良久，视其棺盖，乃分裂飞于空中，棺中无人，但遗一只履而已。须臾，闻陌上有人马箫鼓之声，径东而去，乃不复见。子训去后，陌上数十里，芳香百余日不歇也。出《神仙传》。

董奉

董奉者，字君异，候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不知其道，罢官去。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得经候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言：“君得道邪？吾昔见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夔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内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举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忽如梦，见有十数乌衣人来，收夔上车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中。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夔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塞之，不复见外光。忽闻户外人言云：‘太乙遣使来召杜夔。’又闻除其户土，良久引出。见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人持节，呼夔上车。将还至门而觉，夔遂活。”因起谢曰：“甚蒙大恩，何以报效？”乃为奉起楼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枣，饮少酒，夔一日三度设之。奉每来饮食，或如飞鸟，腾空来坐，食了飞去，人每不觉。如是一年余，辞夔去。夔涕泣留之不住，夔问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夔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奉死，夔以其棺殓埋之。七日

后，有人从容昌来，奉见嘱云：“为谢燮，好自爱理。”燮闻之，乃启殡发棺视之，唯存一帛。一面画作人形，一面丹书作符。

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痼疾，垂死，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病者云：“初闻一物来舐身，痛不可忍，无处不匝。量此舌广一尺许，气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当愈，勿当风。”十数日，病者身赤无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后忽大旱，县令丁士彦议曰：“闻董君有道，当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奉，陈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视屋曰：“贫道屋皆见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当为立架好屋。”明日，士彦自将人吏百余辈，运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拟数里取水。奉曰：“不须尔，暮当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悦。

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后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啗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县令有女，为精邪所魅，医疗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鼈，长数丈，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侍者斩之，女病即愈。奉遂纳女为妻，久无儿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一女养之，年十余岁，奉一日竦身入云中去。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还逐之。奉在人间三百余年乃去，颜状如三十时人也。出《神仙传》。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术，百姓累世奉事。计其年，已四五百岁而不老，常如五十许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时从其弟子曾家孔家，各请一小儿，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儿，遣归置其家所卧之处。径还，勿与家人语。二子承教，以杖归家。家人了不见儿去，后乃各见死在床上，二家哀泣，殓埋之。百余日，弟子从郫县逢常在，将此二儿俱行，二儿与弟子泣语良久，各附书到。二家发棺视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后三十余年，居地肺山，更娶妇。常在先妇儿乃往寻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谓后妻曰：“吾儿欲来见寻，吾当去，可将金饼与之。”及至，求父所在，妇以金与之。儿曰：“父舍我去数十年，日夜思恋，闻父在此，故自远来覲省，不求财也。”乃止。三十日父不还，儿乃欺其母曰：“父不还，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间。常在还语妇曰：“此儿诈言如是，当还。汝语之，汝长不复须我，我在法不复与汝相见。”乃去。少顷儿果来，母语之如此。儿自知不复见其父，乃泣涕而去。后七十余年，常在忽去。弟子见在虎寿山下居，复娶妻。有父子，世世见之如故，故号之曰“常在”。出《神仙传》。

卷第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国 尹轨 介象 苏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学道于齐，二十年道成归家。父母见之大怒曰：“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长跪谢曰：“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日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适欲举杖，杖即摧成数十段，皆飞，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虑如此，邂逅中伤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父使为之有验。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虽不作二千石，亦当有神灵之职，某月某日当之官。”宾客皆曰：“愿奉送。”茅君曰：“顾肯送，诚君甚厚意。但当空来，不须有所损费，吾当有以供待之。”

至期，宾客并至，大作宴会，皆青缣帐幄，下铺重白毡，奇饌异果，芬芳罗列，妓女音乐，金石俱奏，声震天地，闻于数里。随从千余人，莫不醉饱。及迎官来，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结营数里。茅君与父母亲族辞别，乃登羽盖车而去。麾幡蓊郁，骖虬驾虎，飞禽翔兽，跃覆其上，流云彩霞，霏霏绕其左

右。去家十余里，忽然不见。远近为之立庙奉事之。茅君在帐中，与人言语，其出入，或发人马，或化为白鹤。人有病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一一掷出还之，归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当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为候。出《神仙传》。

孔安国

孔安国者，鲁人也。常行气服铅丹，年三百岁，色如童子。隐潜山，弟子随之数百人，每断谷入室，一年半复出，益少。其不入室，则饮食如常，与世人无异。安国为人沉重，尤宝惜道要，不肯轻传。其奉事者五六年，审其为人志性，乃传之。有陈伯者，安乐人也。求事安国，安国以为弟子。留三年，知其执信。乃谓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寻求道术，无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适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滨渔父，渔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隐，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饵之法，以得度世。则大伍、司诚、子期、姜伯、涂山，皆千岁之后更少壮。吾受道以来，服药三百余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视其肌体气力甚健，须发不白，口齿完坚。子往与相见事之。”陈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张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许人，一县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数人，皆四百岁，后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术故也。出《神仙传》。

尹轨

尹轨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学五经，尤明天文星气，河洛讖纬，无不精微。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华，日三合，计年数百岁。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数枚，中皆有药，言可辟兵疫。常与人一丸，令佩之。会世大乱，乡里多罹其难，唯此家

免厄。又大疫时，或得粒许大涂门，则一家不病。弟子黄理，居陆浑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断木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绝迹，到五里辄还。有怪鸟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为书一符，着鸟所鸣处。至夕，鸟伏死符下。或有人遭丧，当葬而贫，汲汲无以办。公度过省之，孝子遂说其孤苦，公度为之怆然，令求一片铅。公度入荆山，架小屋，于炉火中销铅，以所带药如米大，投铅中搅之，乃成好银。与之，告曰：“吾念汝贫困，不能营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负官钱百万，身见收缚。公度于富人借数千钱与之，令致锡，得百两。复销之，以药方寸匕投之，成金，还官。后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传》。

介象

介象者，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一家之言，能属文，后学道入东山。善度世禁气之术，能于茅上燃火煮鸡而不焦；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鸡犬三日不鸣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有《五丹经》，周旋天下寻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惫极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额，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试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绿甚好，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谷深不能前，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颜色非常，被服五彩，盖神仙也。象乞长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处，乃可。汝未应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还，见女子在前处，语象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

象归，断谷三年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还丹经》一首投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象常住弟子骆廷雅舍，帷下屏床中，有数生论《左传》义，不平。象傍闻之不能忍，乃忿然为决。书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

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吴王征至武昌，甚尊敬之，称为“介君”。诏令立宅，供帐皆是绮绣，遗黄金千镒。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出入闺闼，莫有见者。如此幻法，种种变化，不可胜数。后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时死，晡时已至建业，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即发棺视之，唯一符耳。帝思之，与立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鹤来集座上，迟回复去。后弟子见在盖竹山中，颜色转少。出《神仙传》。

苏仙公

苏仙公者，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先生早丧所怙，乡中以仁孝闻。宅在郡城东北，出入往来，不避燥湿。至于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先生牧之，牛则徘徊侧近，不驱自归。余小儿牧牛，牛则四散，跨冈越岭。诸儿问曰：“尔何术也？”先生曰：“非汝辈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与母共食，母曰：“食无鲋，他日可往市买也。”先生于是以箸插饭中，携钱而去，斯须即以鲋至。母食去毕，母曰：“何处买来？”对曰：“便县市也。”母曰：“便县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径峻，往来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买鲋之时，见舅在市，与我语云，明日来此。请待舅至，以验虚实。”母遂宽之。明晓，舅果到。云昨见先生便县市买鲋。母即惊骇，方知其神异。

先生曾持一竹杖，时人谓曰：“苏生竹杖，固是龙也。”数岁之后，先生洒扫门庭，修饰墙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侣当降。”俄顷之间，乃见天西北隅，紫云氤氲，有数十白鹤，飞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苏氏之门，皆化为少年，仪形端美，如十八九岁人，怡然轻举。先生敛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当仙，被召有期，仪卫已至，当违色养，即便拜辞。”母子歔歔。母曰：“汝去之后，使

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兼封一柜留之，有所阙乏，可以扣柜言之，所须当至，慎勿开也。”言毕即出门，踟蹰顾望，耸身入云，紫云捧足，群鹤翱翔，遂升云汉而去。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母疗之，皆以水及橘叶，无不愈者。有所阙乏，即扣柜，所须即至。三年之后，母心疑，因即开之，见双白鹤飞去。自后扣之，无复有应。

母年百余岁，一旦无疾而终。乡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礼。葬后，忽见州东北牛脾山，紫云盖上，有号哭之声，咸知苏君之神也。郡守乡人，皆就山吊慰，但闻哭声，不见其形。郡守乡人，苦请相见，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当露见，诚恐惊怪。”固请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细毛，异常人也。因请郡守乡人曰：“远劳见慰，途径险阻，可从直路而还，不须回顾。”言毕，即见桥亘岭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辄回顾，遂失桥所，堕落江滨，乃见一赤龙于脚下，宛转而去。先生哭处，有桂竹两枝，无风自扫，其地恒净。三年之后，无复哭声，因见白马常在岭上，遂改牛脾山为白马岭。自后有白鹤来止郡城东北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礼于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传》。

又一说云：苏耽者，桂阳人也。少以至孝著称，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湖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返。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耽，因书还家，家人大惊。耽后白母，耽受命应仙，方违远供养，以两盘留家中。若须食，扣小盘；欲得钱帛，扣大盘，是所须皆立至。乡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检盘无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饮之无恙。”果如所言，阖门元吉。母年百余岁终，闻山上有人哭声，服除乃止。百姓为

之立祠。出《洞神传》。

成仙公

成仙公者，讳武丁，桂阳临武乌里人也。后汉时年十三，身長七尺。为县小吏，有异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谓之痴。少有经学，不授于师，但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于野树下，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见二人罩白伞，相从而行。先生遂呼之设食。食讫便去，曾不顾谢。先生乃随之行数里，二人顾见先生，语曰：“子有何求而随不止？”先生曰：“仆少出陋贱，闻君有济生之术，是以侍从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书，果有武丁姓名，于是与药二丸，令服之。二人语先生曰：“君当得地仙。”遂令还家。明照万物，兽声鸟鸣，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后，县使送饷府君。府君周听，有知人之鉴，见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对曰：“姓成名武丁，县司小吏。”府君异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为文学主簿。

尝与众共坐，闻群雀鸣而笑之。众问其故，答曰：“市东车翻覆米，群雀相呼往食。”遣视之，信然也。时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应引寒小之人，以乱职位。府君曰：“此非卿辈知也。”经旬日，乃与先生居阁直。至年初元会之日，三百余人，令先生行酒。酒巡遍讫，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嚯之，众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问其故。先生曰：“临武县火，以此救之。”众客皆笑。明日司仪上事，称武丁不敬，即遣使往临武县验之。县人张济上书，称：“元日庆集饮酒，晡时火忽延烧厅事，从西北起，时天气清澄，南风极烈。见阵云自西北直耸而上，径止县，大雨，火即灭，雨中皆有酒气。”众疑异之，乃知先生盖非凡人也。后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两小儿。

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殒，府君自临殡之。经两日，犹未成服，先生友人从临武来，于武昌冈上，逢先生乘白骡西行。友人问曰：“日将暮，何所之也？”答曰：“暂往迷溪，斯须却返。我去，向来忘大刀在户侧，履在鸡栖上，可过语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闻哭声，大惊曰：“吾向来于武昌冈逢先生共语，云暂至迷溪，斯须当返，令过语家人，收刀并履，何得尔乎？”其家人云：“刀履并入棺中，那应在外？”即以此事往启府君。府君遂令发棺视之，不复见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长七尺许。方知先生托形仙去。时人谓先生乘骡于武昌冈，乃改为骡冈，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传》。

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周识博闻，有出世之道鉴，天文地理，龟书龙图，爻象讖纬，安墓卜宅，莫不穷微。善测人鬼之情状。李弘、范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

晋中兴，王导受其成旨，以建国社稷。璞尽规矩制度，仰范太微星辰，俯则河洛黄图，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镇南州，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惊曰：“吾今同议定大计，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见日月星辰之精灵，五岳四海之神祇，皆为道从翌卫，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将军。”敦使闻，谓是小奚戏马。检定非也，遣三十骑追，不及。敦曰：“吾昨夜梦在石头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无所成。”敦怒谓璞曰：“卿命尽几何？”璞曰：“下官命尽今日。”敦诛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见璞家载棺器及送终之具，已在坑侧，两松树间上有鹊巢，璞逆报家书所言也。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吾命应在汝手中，

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衔涕行法。殡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非但一人。敦不信，开棺无尸。璞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注《山海经》《夏小正》《尔雅》《方言》，著《游仙诗》《江赋》《卜繇》《客傲》《洞林云》。《晋书》有传。出《神仙传》。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龙，安定人也。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带剑。”思目视之曰：“将有乱卒至。”儿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带甲仗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耳。”后果如其言。出《神仙传》。

卷第十四 神仙十四

刘子南 郭文 嵩山叟 许真君 吴真君

万宝常 李笙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虺蛇蜂蛰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羖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

永平十二年，于武威邑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堕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牛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传》。

郭文

郭文字文举，洛阳人也，《晋书》有传。隐余杭天柱山，或居大

壁岩。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迹潜形，世所不知。有虎张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举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衔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驯扰于左右，亦可抚而牵之。文举出山，虎必随焉，虽在城市众人之中，虎俯首随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书策致其背上，亦负而行。文尝采木实竹叶，以货盐米，置于筐中，虎负而随之。晋帝闻之，征诣阙下，问曰：“先生驯虎有术邪？”对曰：“自然耳。人无害兽之心，兽无伤人之意，何必术为？抚我则后，虎犹民也；虐我则仇，民犹虎也。理民与驯虎，亦何异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归隐鰲亭山，得道而去。后人于其卧床席下，得翦叶，书金雄诗金雌记，其言皆当时讖词。其蜕如蛇也。出《神仙拾遗》。

嵩山叟

嵩山叟，晋时人也。世说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浅，百姓每岁游观其上，叟尝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投食于穴。堕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许日，忽旷然见明，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仙对棋，局下有数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与之饮。饮毕，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愿停。棋者教云：“从此西行数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异，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当得出。若饥，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龙，然见叟辄避其路，于是随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饥。半年许，乃出蜀青城山，因得归洛下。问张举，举曰：“此仙馆丈夫，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寻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记》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道，西北通昆仑。《茅君传》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宝室之天，周回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遗》。

许真君

许真君名逊，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肃，世慕至道。东晋尚书郎迈，散骑常侍护军长史穆，皆真君之族子也。真君弱冠，师大洞君吴猛，传《三清法要》。乡举孝廉，拜蜀旌阳令，寻以晋室焚乱，弃官东归。因与吴君同游江左，会王敦作乱。真君乃假为符竹，求谒于敦，盖将欲止敦之暴，以存晋室也。一日，真君与郭璞同候于敦，敦蓄怒以见之，谓真君曰：“孤昨得一梦，拟请先生圆之，可乎？”真君曰：“请大将军具述。”敦曰：“孤梦将一木，上破其天，孤禅帝位，果十全乎？”许君曰：“此梦固非得吉。”敦曰：“请问其说。”真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动，晋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纯曰：“无成。”又问其寿，璞曰：“明公若起事，祸将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又问曰：“卿寿几何？”璞曰：“余寿尽今日。”敦怒，令武士执璞出，将赴刑焉。是时，二真君方与敦饮酒，许君掷杯梁上，飞绕梁间。敦等举目看杯，许君坐中隐身。于是南出晋关，抵庐江口，因召船师，载往钟陵。是时，船师曰：“我虽有此船，且无人力乘驾，无由载君。”真君曰：“汝但以船载我，我当自与行船。”仍谓船师曰：“汝宜入船，闭门深隐，若闻船行疾速，不得辄有潜窥。”于是腾舟离水，凌空入云。真君谈论端坐，顷刻之间，已抵庐山金阙洞之西北紫霄峰顶。真君意欲暂过洞中，龙行既低，其船拽拨林木，戛刺响骇，其声异常，舟师不免偷目潜窥。二龙知人见之，峰顶委舟而去，真君谓船师曰：“汝违吾教，惊触二龙，委弃此船万勿峰顶。吾缘贪与众真除荡妖害，暂须离此，游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隐此紫霄峰上，游览匡庐。”示之以服饵灵草之门，指之以遁迹地仙之术。由是舟师之船底，遗迹尚存。

后于豫章遇一少年，容仪修整，自称慎郎。许君与之谈话，知非人类，指顾之间，少年告去。真君谓门人曰：“适来年少，乃是蛟蜃

之精，吾念江西累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识之，潜于龙沙洲北，化为黄牛。真君以道眼遥观，谓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黄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挂膊，将以认之。汝见牛奔斗，当以剑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顷，果见黑牛奔趁黄牛而来，大王以剑挥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许君所化黑牛，趁后亦入井内。其蜃精复从此井奔走，径归潭州，却化为人。先是，蜃精化为美少年，聪明爽隼，而又富于宝货。知潭州刺史贾玉，有女端丽，欲求贵婿以匹之。蜃精乃广用财宝，赂遗贾公亲近，遂获为伉俪焉。自后与妻于衙署后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间，常求旅游江湖，归则珍宝财货，数余万计，贾使君之亲姻僮仆，莫不赖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归，且云，被盗所伤。举家叹惋之际，典客者报云，有道流姓许字敬之，求见使君。贾公遽见之。真君谓贾公曰：“闻君有贵婿，略请见之。”贾公乃命慎即出与道流相见。慎郎怖畏，托疾潜藏。真君厉声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于是蜃精复变本形，宛转堂下，寻为吏兵所杀。真君又令将其二子出，以水喂之，即化为小屋。妻贾氏，几欲变身，父母恳真君，遂与神符救疗。仍令穿其宅下丈余，已旁亘无际矣。真君谓贾玉曰：“汝家骨肉几为鱼鳖也，今须速移，不得暂停。”贾玉仓皇徙居，俄顷之间，官舍崩没，白浪腾涌。即今旧迹宛然在焉。真君以东晋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于洪州西山，举家四十二口，拔宅上升而去。唯有石函、药臼各一所，车轂一具，与真君所御锦帐，复自云中堕于故宅，乡人因于其地置游帷观焉。出《十二真君传》。

吴真君

吴真君名猛，字世云，家于豫章武宁县。七岁，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驱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及长，事南海太守鲍靖，因语至道，将游钟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奇之。猛有道术，忽一日狂风暴起，猛乃书符掷于屋上，有一青鸟

衔符而去，须臾风定。人或问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风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后人访寻，果如所述。时武宁县令干庆死，三月未殓，猛往哭之，因云：“令长固未合死，今吾当为上天讼之。”猛遂卧庆尸旁，数日俱还。时方盛暑，尸枢坏烂，其魂恶，不欲复入，猛强排之，乃复重苏。庆弟晋著作郎宝，感其兄及睹亡父殉妾复生，因撰《搜神记》，备行于世。猛后于西平乘白鹿宝车，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传》。

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生而聪颖，妙达钟律，遍工八音。常于野中遇十许人，车服鲜丽，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宝常趋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将传八音于季末之世，救将坏之乐。然正始之声，子未备知也，使钧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教以历代之乐，理乱之音，靡不周述，宝常毕记之。良久，群仙凌空而去。宝常还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间之乐，无不精究。尝与人同食之际，言及声律，时无乐器，宝常以食器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作丝竹，大为时人所赏。历周洎隋，落拓不仕。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定乐成，奏之，文帝召宝常，问其可否。常曰：“此亡国之音，哀怨浮散，非正雅之声。”极言其不可。诏令宝常创造乐器，而其声率下，不与旧同。又云：“世有周礼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宝常创之，人皆哂笑。于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众咸嗟异。由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然其声雅澹，不合于俗，人皆不好，卒寝而不行。宝常听太常之乐，泣谓人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当时海内晏安，天下全盛，人闻其言，大为不尔。及大业之末，卒验其事。是时郑译、何妥、卢贲、苏道、萧吉、王令言皆能于雅乐，安马驹、曾妙达、王长通、敦金乐

等能作新声，皆心服宝常，言其天假矣。宝常无子，尝谓其友曰：“吾不堪，病则孤矣。”因病，妻窃其财物而逃，几至饿殍。忽一夕，先所遇神仙来降其家曰：“汝舍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尘爱，沦没于兹，限将毕矣。须记得云亭宫之会乎？”宝常懵然，良久乃悟。他日，谓邻人曰：“吾偶自仙宫谪于人世，即将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仙传拾遗》。

李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朱漆轴，緘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髻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载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术，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为玄；鉴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职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时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

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还，已失老母，但留麦饭数升于石上而已。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十卷；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真白先生 桓闾 兰公 阮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瘡，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昼，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旒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跪伏于地。

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剖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

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夭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义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出《神仙感遇传》。

真白先生

真白先生陶君，讳弘景，字通明，吴荆州牧濬七世孙，丹阳人也。母初娠，梦青龙出怀，并二天人降，手执香炉。觉语左右，言当孕男子，非凡人，多恐无后。及生，标异，幼而聪识，长而博达，因读《神仙传》，有乘云驭龙之志。年十七，与江歆、褚炫、刘俊，为宋朝“昇明四友”。仕齐，历诸王侍读。年二十余，稍服食，后就兴世观主孙先生咨禀经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转奉朝请，乃拜表解职。答诏优叹，赐与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咸云：宋齐已来，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杨许真书。遂登岩告静，自称“华阳隐居”，书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帝时，议欲迎往蒋山，恳辞得止。然敕命饷赆，恒为繁极。乃造三层楼栖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宾于下，令一小竖传度而已。潜光隐耀，内修秘密，深诚所诣。远属灵人，可谓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为性圆通谦谨，心

如明镜，遇物便了。深慕张良之为人，率性轻虚，飘飘然颇有云间兴。其所通者，皆得于心，非傍识所能及。长于诂正谬伪。地理历算，文不空发，成即为体。造浑天仪，转之，与天相会。其撰《真诰隐诀》，注《老子》等书，二百余卷。至永元三年，深藏向晦。

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讖记，定梁应运之符。又择交禅日，灵验昭著。敕使入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交游，自此后动静必报。先生既得秘旨妙诀，以为神丹可成，恒苦无药，帝给之。又手敕咨迓，先生因画二牛：一散放于水间；一著金笼，一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效曳尾龟，岂可致邪？”其时每有大事，无不已前陈奏，时人谓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献二刀，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渐悟之，后诣张天师道裕，建立玄坛三百所，皆先生之资也。梁帝《金楼子》云：“予于隐士重陶真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精博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先生尝作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谭空。不信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其时人皆谈空理，不习武事，侯景之难，亦如所言。

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岁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时年八十一，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室中香气，积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轩辕之葬衣冠，如子乔之藏剑舄，比于兹日，可得符焉。诏追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敕舍人监护。马枢《得道传》云：“受蓬莱都水监，弟子数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远知、陆逸冲、桓清远，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宝元年，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保，梁郡陵王萧纶为碑铭焉。出《神仙感遇传》。

桓闾

桓闾者，不知何许人也，事华阳陶先生，为执役之士，辛勤十余年。性常谨默沉静，奉役之外，无所营为。一旦，有二青童白鹤，自空而下，集隐居庭中。隐居欣然临轩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隐居默然，心计门人无姓桓者，命求之，乃执役桓君耳。问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积年，亲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陶君欲师之，桓固执谦卑，不获请。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过，而淹延在世乎？愿为访之，他日相告。”于是桓君服天衣，驾白鹤，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阴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辈为药，功虽及人，而害于物命。以此一纪之后，当解形去世，署蓬莱都水监耳。”言讫乃去。陶君复以草木之药可代物命者，著《别行本草》三卷，以赎其过焉。后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传》。

兰公

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有至人兰公。家族百余口，精专孝行，感动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兰公之舍，自称孝悌王。云：“居日中为仙王，月中为明王，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且其三才肇分，始于三气，三气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圣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虚无自然，玉皇所治也。吾于上清已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至道秘旨。于是兰公获斯妙诀，颖悟真机，默辨往由，顾知前事。

因与里人共出郊野，忽睹古墓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坟，请民报官，令移冢旁之路，勿令人物践踏。”吏乃讯于兰公，此言以何验实。公曰：“第一冢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复形，是为地仙，长生久视。第二冢见有仙衣一对，道经一函，复有一人，方

如醉卧，发之良久，乃能话谈，此以太阴炼形，绵养真气耳。第三冢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当冲翬。”于时官吏与兰公对开三冢，其所明验，一一并同。兰公乃诣冢间，躬取仙衣挂体，又取金丹服之，招邀卧冢二真人，同共耸身而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陈，启问兰公，何时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数年，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济樊笼，符臻至道。”自尔，吴都十五童子，丹阳三岁灵孩，泊于兰公，并是仙之化现也。所传孝道之秘法，别有宝经一帙，金丹一合，铜符铁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许真君焉。出《十二真君传》。

阮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树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静，皆紺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沉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竦，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

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

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氤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十六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张老

杜子春

杜子春者，盖周隋间人。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闲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管，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应。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

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族亲，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惊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缝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震动天地。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皆杖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摧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极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螭蝎万计，哮吼擎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两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取叉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

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春终不顾。将军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铍碓，从脚寸寸铍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镕铜铁杖、碓捣碓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树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劝家。生而多病，针灸药医，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齐，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

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见其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错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发，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出《续玄怪录》。

张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访良婿。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媼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媼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媼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媼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媼何无别之甚耶？”媼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令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媼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焉。

张老既取韦氏，园业不废，负耒耨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怍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君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酒酣，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曙，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其男义方访

之。到天坛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家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莫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华，目所未睹，异香氤氲，遍满崖谷。忽闻珠佩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此。”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而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娱？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叙寒暄，问尊长而已，意甚卤莽。有顷进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状。

食讫，馆韦于内厅。明日方曙，张老与韦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庭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十数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闻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及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

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亦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帋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乃信真神仙也。

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后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前，忽见张家昆仑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出《续玄怪录》。

卷第十七 神仙十七

裴谡 卢李二生 薛肇

裴谡

裴谡、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练，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谡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茆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凯乘云驾鹤，游戏蓬壶。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建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舞凤，与仙官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形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子盍归乎？无空死深山。”谡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谡留之不得。

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卫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肸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舟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试视之，乃谡也，遂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

疑狱，今谳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宦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谏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吾与山中之友，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翛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谏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笼，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裴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谏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异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窥。

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坐。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箏，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而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股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

之，以呈其曲。其歌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亮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曙，裴召前黄头曰：“送赵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再难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复往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郡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

复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及京奏事毕，将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征，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蝼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出《续玄怪录》。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道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迹江湖。”诀别而去。后李生知橘子园，人吏隐欺，欠折官钱数万贯，羈縻不得东归，贫甚。偶过扬州阿使桥，逢一人，草屨布衫，视之乃卢生。生昔号二舅，李生与语，哀其褴褛。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畏？公不作好，弃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负，且被囚拘，尚有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处不远，明日即将奉迎。”至旦，果有一仆者，驰骏足来

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马疾如风，过城南数十里，路侧朱门斜开，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婢数十人，与桥下仪状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异木，若在云霄。又累呈药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与公求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色极艳，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钱多少？”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才晓，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波斯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遂得无事。

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婚，颇类卢二舅北亭子所睹者。复解箜篌，果有朱书字，视之，“天际”之诗两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戏书此。昨梦见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讶，却寻二舅之居，唯见荒草，不复睹亭台也。出《逸史》。

薛肇

薛肇，不知何许人也，与进士崔宇，于庐山读书。同志四人，二人业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寻已擢第。唯肇独以修道为务，不知师匠何人。数年之间，已得神仙之道。

庐山下有患风劳者，积年医药不效，尸居候时而已。肇过其门，憩树阴下，因语及疾者，肇欲视之。既见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谓疾者所亲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当有应。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医，所费巨

万，尚未致愈，疾者柴立，仅存余喘，岂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试服之，疾者已起，泊午能饮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壮。又服半粒，即神气迈逸，肌肤如玉，髭发青鬣，状可二十岁许人。月余，肇复来曰：“子有骨箬，值吾此药，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

崔宇既及第，寻授东畿尉，赴任，过三乡驿，忽逢薛肇。下马叙旧，见肇颜貌风尘，颇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扬扬矜负。会话久之，日已晡矣，薛谓崔曰：“贫居不远，难于相逢，过所居宵话，可乎？”崔许之。随薛而行，仆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径，甚荒梗，行一二里间，田畴花木，皆异凡境。良久已及，高楼大门，殿阁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惊异之。薛先入，有数十人拥接升殿。然后召崔升阶，与坐款话。久之，谓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话旧可尔。”促令召乐开筵。顷刻，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客，唯崔薛二人。女乐四十余辈，拜坐奏乐。选女妓十辈同饮。有一箬篋妓，最为姝颖，崔与并坐。崔见箬篋上有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崔默记之。席散，薛问崔坐中所悦，以箬篋者对。薛曰：“他日与君，今且未可。”及明，与崔送别，遗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惨别而去。

崔至官月余，求婚得柳氏。常疑曾识而不记其处。暇日，命取箬篋理曲，崔见十字书在焉，问其故，云：“某时患热疾，梦中见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陈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内解音声处女尽追。’可四十余人，因随去。与薛及客崔少府同饮一夕，觉来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风貌，与君无异。”各话其事，大为惊骇，方知薛已得道尔。出《仙传拾遗》。

卷第十八 神仙十八

柳归舜 元藏幾 文广通 杨伯丑 刘法师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蕊深红，异香成烟，著物霏霏。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处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

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教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鸚鵡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出《续玄怪录》。

元藏幾

处士元藏幾，自言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任奉信郎。大业九年，为过海使判官。无何，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免，而藏幾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

从来，则瞽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沧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更产分蒂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二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话中国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露之醕。洲上有久视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数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员外寻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辉灿烂，与真无异，但不能拒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强木造船，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缒之，终不没。

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其年号，即贞元也。访其乡里，榛芜也；追其子孙，疏属也。有隋大业元年至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鸟，大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衔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州也。

藏幾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十数年间，遍游江表，人莫之知。而赵归真常与藏幾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求得其实，归真以藏幾之异备奏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征。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人见藏幾泛小舟于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出《杜阳编》。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溯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踪，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十数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暑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勤，自言相见末期。文通自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凿不可为攻焉。出《神仙感遇传》。

杨伯丑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好读《易》，隐于华山。隋开皇初，文帝搜访逸隐，闻其有道，征至京师。见公卿不为礼，人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帝赐衣，着至朝堂，舍之而去。常被发佯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亦开肆卖卜，卦无不中。有人失马，诣伯丑卜之，伯丑方为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曰：“可于西市东壁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鲙。”如其言，诣所指店中，果有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何妥尝与论《易》，闻妥之言，笑曰：“何用郑

玄、王弼之言乎？”于是别理辨答，思理玄妙，大异先儒之旨。论者谓其有玄机，因问其所学，曰：“太华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与大道玄同，理穷众妙，岂可与世儒常谈，而测神仙之旨乎？”数年复归华山上，后世世有人见之。出《仙传拾遗》。

刘法师

唐贞观中，华阴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面黧瘦，来居末坐，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住，亦当无闷。”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扳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峻绝，虽猿猱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径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对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刘法师也，与余久故，故请此来。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纳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顿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喂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师却顾，唯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睹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法师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

马周 李林甫 郭子仪 韩滉

马周

马周者，华山素灵宫仙官也。唐氏将受命，太上敕之下佐于国。而沉缅于酒，汨没风尘间二十年，栖旅困馁，所向拘碍，几为磕仆。闻袁天纲自蜀入秦，善于相术，因诣之，以决休咎。天纲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惊，问以禳制之术，天纲曰：“可自此东直而行，当有老叟骑牛者。不得迫而与语，但随其行，此灾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门，果有老叟，骑牛出城，默随其后。缭绕村径，登一大山。周随至山顶，叟顾见之，下牛，坐于树下，与语曰：“太上命汝辅佐圣孙，创业拯世，何为昏沉于酒，自掇困饿，五神已散，正气凋沦，旦夕将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晓。叟曰：“汝本素灵宫仙官，今太华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宫阙，经历宫门数重，至大殿之前，羽卫森肃，若帝王所居。趋至帘前，有宣言责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堕废所委，使还其旧署，自责省愆。

叟与所使数人，送于东庑之外别院中。室宇宏丽，视其门，则姓名存焉。启钥而入，炉火鼎器，床榻茵席，宛如近所栖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长大奇伟，立于前曰：“我皆先生五脏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荡，浊辱于身，我等久归此矣。但闭目，将复于神室也。”周瞑目顷之，忽觉心智明悟，并忆前事，二十余年，若旬日之间耳。复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谢过，再禀其

命。来诣长安，明日复谒天纲。天纲惊曰：“子何所遇邪？已有瘳矣。六十日当一日九迁，百日位至丞相，勉自爱也！”如是，贞观中，敕文武官各贡理国之策，周之所贡，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遗、监察御史、里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书令数年。一旦群仙降其室曰：“佐国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征命，无复留也。”翌日无疾而终。谥曰忠公。其所著功业，匡赞国政，扬历品秩，国史有传，此不备书。出《神仙拾遗》。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毬，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士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

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

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捶。”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大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恚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今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搔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

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挈，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窒责，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

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癯鳞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瞑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间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出《逸史》。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银州数十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辘轳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烜赫。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传》。

韩滉

唐宰相韩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

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碇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迥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若违此戒，必致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顾视。舟行如飞，顷之，复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繫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二十 神仙二十

阴隐客 谭宜 王可交 杨通幽

阴隐客

唐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百姓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傍行。俄转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山，正立而视，则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须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途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愧赐从容，乞乘便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盥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

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于门人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阇姑射。然方得仙宫职位，主篆主印，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寻旧路，又令饮白泉数掬。临至山顶求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人间已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为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贞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唯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矣。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

谭宜

谭宜者，陵州民叔皮子也，开元末年生。生而有异，堕地能言。数岁之中，身逾六尺，髭鬓风骨，不与常儿同。不饮不食，行及奔马。二十余岁，忽失所在，远近异之，以为神人也。至是父母思念，乡里追立庙以祀之。大历元年丙午，忽然到家，即霞冠羽衣，真仙流也。白父母曰：“儿为仙官，不当久有人世。虽父母忆念，又不宜作此祠庙，恐物所凭，妄作威福，以害于人，请为毁之。庙基之下，昔藏黄金甚多，撤庙之后，凿地取金，可以分济贫民，散遣乡里矣。”言讫，腾空而去。如其言，毁庙掘地，皆得金焉。所掘之处，灵泉涌出，澄澈异常，积雨不加，至旱不减。郡邑祷祝，必有灵应，

因名“谭子池”，亦谓之“天池”。进士周郭籀，为诗以记其事曰：“澄水一百步，世名谭子池。余诘陵阳叟，此池当因谁？父老谓余说，本郡谭叔皮。开元末年中，生子字阿宜。坠地便能语，九岁多须眉。不饮亦不食，未尝言渴饥。十五能行走，快马不能追。二十入山林，一去无还期。父母忆念深，乡闾为立祠。大历元年春，此儿忽来归。头冠簪凤凰，身着霓裳衣。普遍拯疲俗，丁宁告亲知。余为神仙官，下界不可祈。恐为妖魅假，不如早平夷。此有黄金藏，镇在兹庙基。发掘散生聚，可以救贫羸。金出继灵泉，湛若清琉璃。泓澄表符瑞，水旱无竭时。言讫辞冲虚，杳霭上玄微。凡情留不得，攀望众号悲。寻稟神仙诫，彻庙刷开窥。果获无穷宝，均融沾困危。巨源出岭顶，喷涌世间稀。异境流千古，终年福四维。”出《仙传拾遗》。

王可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以耕钓自业，居于松江南赵屯村。年三十余，莫知有真道。常取大鱼，自喜以槌击杀，煮之，捣蒜韭以食，常谓乐无以及。一旦棹渔舟，方击楫高歌入江，行数里间，忽见一彩画花舫，漾于中流。有道士七人，皆年少，玉冠霞帔，服色各异，侍从十余人，总角云鬟。又四人黄衣，乘舫。一人呼可交以姓名，方惊异，不觉渔舟已近舫侧。一道士令总角引可交上舫，见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盘酒器果子，皆莹彻有光，可交莫识。又有女妓十余人，悉持乐器。可交远立于筵末，遍拜。七人共视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仙，生于凡贱，眉间已灸破矣。”一人曰：“与酒吃。”侍者泻酒，而樽中酒再三泻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是灵物，必得入口，当换其骨。泻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又曰：“与栗吃。”俄一人于筵上取二栗，付侍者与可交，令便吃。视之，其栗青赤，光如枣，长二寸许，啮之有皮，非人间之栗，肉脆而甘如饴，久之食方尽。一人曰：“王可交已见之矣，可令去。”命一黄衣送上岸。于船边觅所乘渔舟不见，黄衣曰：“不必渔舟，但合眼自到。”于是合眼，若风水林

木浩浩之声。令开眼，已到，失黄衣所在，但见峰峦重叠，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及望见有门楼，人出入。俄顷采樵者并僧十余人到，问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对。又问何日离家，可交曰：“今日早离家。”又问今日是何日，对是三月三日。樵者与僧惊：“今日是九月九，去三月三日已半年余。”可交问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问此去华亭多少地，僧曰：“水陆千余里。”可交自讶不已。乃为僧邀归寺，设食，可交但言饱，不喜闻食气，唯饮水耳。众僧审问，极异之，乃以状白唐兴县，以达台州，以闻。越州廉使王汾素奉道，召之见，极以为非常之事，神仙变化不可测也。可交身長七尺余，仪貌殊异，言语清爽。汾叹曰：“此诚真仙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饰以道服。而遣人至苏州，以诘其实。具言三月三日，可交乘渔舟入江不归，家人寻得渔舫，谓堕江死，漉之无迹，妻子以招魂葬讫。王汾具以表闻，诏甚称异。

后可交却归乡里，备话历历，及与乡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船之处依然。可交食栗后，已绝谷，动静若有神助。不复耕钓，乃挈妻子往四明山。二十余年，复出明州卖药，使人沽酒，得钱但施于人。时言药则壶公所授，酒则余杭阿母。相传药极去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药酒，世间不及。道俗多图其形像，有患疟及邪魅者，图于其侧即愈。后三十余年，却入四明山，不复出，今人时有见之者。出《续神仙传》。

杨通幽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撒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厉，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

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怪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之，上潸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千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

暇日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西城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门而往，何所碍。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焚，入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方之大，应念倏忽，何所拘滞乎。所以然者，形与道合。道无不在，毫芒之细，万物之众，道皆居之。”上善其对。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真俱去。出《仙传拾遗》。

卷第二十一 神仙二十一

孙思邈 司马承祯 尹君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阳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

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閎、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

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挺、徽、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箴》《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来往参请宗旨。

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

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闾谓陶贞曰：“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鬓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峨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对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俛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执牋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誊写其字，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

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

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铍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字子微。博学能文，攻篆迥为一体，号曰金剪刀书。隐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累征之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屡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老子》经云：‘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且心目所见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留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乃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睿宗深赏异，留之欲加宠位。固辞。无何告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世。时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天台。”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仕途之捷径耳。”藏用有惭色。

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祯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祯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初玄宗登封太岳回，问承祯：“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国之望者为之；然山林之神也，亦有仙官主之。”于

是诏五岳于山顶列置仙官庙，自承祜始也。又蜀女真谢自然泛海，将诣蓬莱求师，船为风飘，到一山，见道人指言：“天台山司马承祜，名在丹台，身居赤城，此真良师也。”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无以到。自然乃回求承祜受度。后白日上升而去。承祜居山，修行勤苦，年一百余岁，童颜轻健，若三十许人。有弟子七十余，一旦告弟子曰：“吾自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常有真灵降驾。今为东海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去人间。”俄顷气绝，若蝉蜕然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尔。原未注出处，查出《大唐新语》。

尹君

唐故尚书李公诩，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世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菹醢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麋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菹醢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菹醢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

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出《宣室志》。

卷第二十二 神仙二十二

罗公远 仆仆先生 蓝采和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

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

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此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

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欬欬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即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

已而使叶设法策。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

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

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炫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鐐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

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碣中。又易碣，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

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山，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延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葷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诚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_△退，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罢而去，仍以蜀当归为寄，遂失所在。

仙玉还京师，以事及所寄之缄奏焉。玄宗览书，惘然不怿。仙玉出，公远已至，因即引谒。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对曰：“陛下尝去臣头，固改之耳。罗（羅）字去头，维字也；公字去头，_△字也；远（遠）字去头，_退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怠。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跳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村，县尉严正诲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

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

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蓝采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铤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问，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靴唱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苍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以长绳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及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至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于濠梁间酒楼，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出《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三 神仙二十三

王远知 益州老父 崔生 冯俊 吕生

张李二公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对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出《谈宾录》。

益州老父

唐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

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竟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辅也。外张九窍，则外臣也。故心有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不可正之哉！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乱求，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先无病。心先无病，则内辅之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矣。况药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如以佐之药用之以使，使之药用之以佐，小不当其用，必自乱也，又何能攻人之病哉！此又象国家治人也。老夫用药，常以此为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悉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川，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罪已满矣，今却归岛上。”俄化一白鹤飞去。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永寻不见。出《潇湘录》。

崔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收放无仆使。驴走，趁不及。约行二十余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驴复走入。崔生畏惧兼困，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草树岩壑，悉非人间所有。金城绛阙，披甲者数百，见生呵问。答曰：“尘俗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长丈余，鬓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延生上殿，与语甚喜。留宿，酒饌备极珍丰。明日谓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驴走益远，予之奉邀。某惟一女，愿事君子。此亦冥数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谢，顾左右，令将青合来，取药两丸，与生服讫。觉腑脏清莹，逡巡摩搔，皮若蝉蛻，视镜，如婴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盖，仙乐步虚，与妻相见。真人空际，皆以崔郎为戏。每朔望，仙伯

乘鹤，上朝蕊宫，云：“某阶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真之列。”必与崔生别，翩翩于云汉之内。

岁余，嬉游佚乐无所比，因问曰：“某血属要与一诀，非有恋著也，请略暂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谴罪极大。”与符一道，云：“恐遭祸患，此可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即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便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曰：“昼日贼无计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寝殿户外，后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记先翁临行之符，遽发，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启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卫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伯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记吾言，几至颠蹶。”崔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以杖画成涧，深阔各数丈。令召崔生妻至，掷一领巾过，作五色彩桥，遣生登，随步即灭。既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出《逸史》。

冯俊

唐贞元初，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常遇一道士，于市买药，置一囊，重百余斤，募能独负者，当倍酬其直。俊乃请行，至六合，约酬一千文，至彼取资。俊乃归告其妻而后从之。道士云：“从我行，不必直至六合，今欲从水路往彼，得舟且随我舟行，亦不减汝直。”俊从之。遂入小舟，与俊并道士共载。出江口数里，道士曰：“无风，上水不可至，吾施小术。”令二人皆伏舟中。道士独在船上，引帆持楫。二人在舟中，闻风浪声，度其船如在

空中，惧不敢动。数食顷，遂令开船。召出，至一处，平湖渺然，前对山岭重叠。舟人久之方悟，乃是南湖庐山下星子湾也。道士上岸，令俊负药。船人即付船价，舟人敬惧不受。道士曰：“知汝是浔阳人，要当时至，以此便相假，岂为辞耶。”舟人遂拜受之而去，实江州人也。遂引俊负药，于乱石间行五六里，将至山下，有一大石方数丈，道士以小石扣之数十下，大石分为二，有一童出于石间，喜曰：“尊师归也。”道士遂引俊入石穴，初甚峻；下十丈余，旁行渐宽平；入数十步，其中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数十，弈棋戏笑。见道士皆曰：“何晚也？”敕俊舍药，命左右速遣来人归。前道士命左右曰：“担人甚饥，与之饭食。”遂于瓷甌盛胡麻饭与之食，又与一碗浆，甘滑如乳，不知何物也。道士遂送俊出，谓曰：“劳汝远来，少有遗汝。”授与钱一千文，令系腰下。“至家解观之，自当有异耳。”又问家有几口，云：“妻儿五口。”授以丹药可百余粒，曰：“日食一粒，可百日不食。”俊辞曰：“此归路远，何由可知？”道士曰：“与汝图之。”遂引行乱石间，见一石卧如虎状，令俊骑上，以物蒙石头，俊执其末，如执辔焉。诫令闭目，候足著地即开。俊如言骑石，道士以鞭鞭石，遂觉此石举在空中而飞。时已向晚，如炊久，觉足蹶地，开目，已在广陵郭门矣。人家方始举烛，比至舍，妻儿犹惊其速。遂解腰下，皆金钱也。

自此不复为人佣工，广置田园，为富民焉。里人皆疑为盗也。后他处有盗发，里人意俊同之，遂繫以诣府。时节使杜公亚，重药术，好奇说。闻俊言，遂命取其金丹。丹至亚手，如坠地焉而失之，兼言郭外所乘之石犹在，遂舍之。亚由是精意于道，颇好烧炼，竟无所成。俊后寿终，子孙至富焉。出《原仙记》。

吕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间，

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刷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饌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飧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出《逸史》。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作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覩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箏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箏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箏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

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擒，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抬箏。临别，以林擒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出《广异记》。

卷第二十四 神仙二十四

许宣平 刘清真 张 殖 萧静之 朱孺子

许宣平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尔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云：“隐居三十载，石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明朝饮碧泉。樵人歌垅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诗吟之，嗟叹曰：“此仙诗也。”乃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踟躇。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常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姬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言“常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顷之而尽。宣平遣姬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其后姬却食，日渐童颜，轻健愈常。中和年已后，兵荒相继，居人不安，明奴徙家避难，姬入山不归。今人采樵，或有见其姬，身衣藤叶，行疾如飞。

逐之，升林木而去。出《续仙传》。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喂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兢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

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

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出《广异记》。

张殖

张殖，彭州导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驱役之术授之。大历中，西川节度使崔宁，尝有密切之事差人走马入奏。发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见所奏表净本犹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计人马之力，不可复追，忧惶不已，莫知其计。知殖术，召而语之。殖曰：“此易耳，不足忧也。”乃炷香一炉，以所写净表置香烟上，忽然飞去。食顷，得所封表草坠于殖前。及使回问之，并不觉。进表之时，封题印署如故。崔公深异之，礼敬殊常。问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师姜玄辨，至德中，于九龙观舍力焚香数岁，因拾得残缺经四五纸，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咒术备足，乃选深山幽谷无人迹处，依法作坛持咒，昼夜精勤。本经云，一十四日，玄辨为九日而应。忽有黑风暴雨，惊骇于人，视之雨下，而坛场不湿。又有雷电霹雳，亦不为惊惧。良久，见奇形异状鬼神绕之，亦不为畏。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瞰噪而下，亦不惊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剑立，向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术数为请。六丁兵仗，一时隐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征求，无不立应，以术授殖。谓曰：‘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若得术而不得道，亦如欲适万里而足不行也。术者虽万端隐见，未除死策。固当栖心妙域，注念丹华，立功以助其外，炼魄以存其内，内外齐一，然后可适道，可以长存也。峨眉山中，神仙万余人，自皇人统领，置官府，分曹属，以度于人。吾与汝观道之纤芥，未造其玄微。龙蛇之交，与汝入洞府，朝真师，庶可以讲长生之旨也。’师玄辨隐去二十余岁。此年龙蛇之交，当随师登峨眉，入洞天，不久往矣。”是年大历十二年丁巳，殖

与玄辨隐去，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邺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诊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国人也。幼而事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一日，就溪濯蔬，忽见岸侧有二小花犬相趁。孺子异之，乃寻逐入枸杞丛下。归语玄真，讶之。遂与孺子俱往伺之，复见二犬戏跃，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挈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告玄真来共取，始食之。俄倾而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到今俗呼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出《续神仙传》。

卷第二十五 神仙二十五

采药民 元柳二公

采药民

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尝采药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薯药，剮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此人剮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余。此人堕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舸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可数日，此民觉身渐轻。问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其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谒。”遂将此人往。其民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此人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皆金玉为饰。其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此人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礼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宝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顷，此牛吐一赤珠，大逾径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须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而空去。

主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剑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具以实对，而民贪顾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既悦此侍卫之美乎。”民俯伏请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须有功用，不可轻致。”敕左右，以玉盘盛仙果，其果绀赤，绝大如拳，状若世之林檎而芳香无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所得之数，即侍女之数也。”自度尽拱可得十余。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领往彼处。敕令三女充侍，别给一屋居之。令诸道侣，导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处，诸道流传授真经，服药用气，洗涤尘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术。

后数朝谒，每见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无荣落寒暑之变。度如人间，可一岁余。民自谓仙道已成，忽中夜而叹。左右问，曰：“吾今虽得道，本偶来此耳。来时妻产一女，才经数日，家贫，不知复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离世已久，妻子等已当亡，岂可复寻。盖为尘念未祛，至此误想。”民曰：“今可一岁矣，妻亦当无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诸邻，诸邻共嗟叹之，复白玉皇，玉皇命遣归。诸仙等于水上作歌乐饮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与之别，各遗以黄金一铤，曰：“恐至人世，归求无得，以此为费耳。”中女曰：“君至彼，倘无所见，思归，吾有药在金铤中，取而吞之，可以归矣。”小女谓曰：“恐君为尘念侵，不复有仙，金中有药，恐有固耳。吾知君家已无处寻，唯舍东一捣练石尚在，吾已将药置石下。如金中无，但取此服可矣。”言讫，见一群鸿鹄，天际飞过。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鹄群，鹄亦不相惊扰，与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挥手相送，可百来人。

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乃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遂鬻其金为资粮，经岁乃至蜀。时开元末年，问其家，无人知者。有

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时所生女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相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唯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将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虽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去处，乃云：“是第五洞八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驮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黄者三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吞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却入山，不知所之，盖去归洞天矣。出《原仙记》。

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李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州。二公共结行李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舫舟于合浦岸。夜有村人飡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吏齐往看焉。夜将午，俄颶风歛起，断缆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适。冒长鲸之鬣，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蛟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摆簸数四，几欲倾沉，然后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闷而陟焉，见天王尊像，莹然于岭所，有金炉香烬，而别无一物。二公周览之次，忽睹海面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察听，牙森剑戟，目闪电光，良久而没。逡巡，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绣绮错杂，耀夺人眼。又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

俄有双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炉，自莲叶而来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之，前告叩头，辞理哀酸，求返人世。双鬟不答。二公请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实白

之。女曰：“少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但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公并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可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可无碍矣。”尊师语双鬟曰：“余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红流腻艳，神澄沆漑，气肃沧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昔时有刘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

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笙簧箫笛。旁列鸾凤之歌舞，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于钧天，即人世罕闻见矣。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笈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与安期生阔千年，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遂促侍女进饌，玉器光洁。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饌。尊师曰：“二子虽未合饌，然为求人间之食而饌之。”夫人曰：“然。”即别进饌，乃人间味也。尊师食毕，怀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顾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乃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贐。子但宿分自有师，吾不当为子师耳。”二子拜。尊师遂去。

俄海上有武夫，长数丈，衣金甲，仗剑而进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命侍女紫衣凤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桥可馭二子。”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花。二子于花间潜窥，见千龙万蛇，遽相交绕为桥之柱。又见昔海上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上。二子因诘使者，使者曰：“此兽为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遂襟带间解

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隐隐若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闻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者隐之，吾颇为恨。望二君子为持此合子至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倘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自当有报效耳。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鸳鸯应之，事无不从矣。”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耳。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告别。

桥之尽所，即昔日合浦之维舟处，回视已无桥矣。二子询之，时已一十二年。欢、爱二州亲属，已殒谢矣。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馁而扣壶，遂有鸳鸯语曰：“若欲饮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盘饌丰备，二子食之。而数日不思他味。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谢世已三昼。家人辈悲喜不胜，曰：“人云郎君亡没大海，服阕已九秋矣。”二子厌人世，体以清虚，睹妻子丧，不甚悲感，遂相与直抵回雁峰，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树揭屋，霹雳一声而庙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药，曰还魂膏，而报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能涂顶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室，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而曾无影响，闷却归。因大雪，见大叟负樵而鬻，二子哀其衰迈，饮之以酒。睹樵担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师，以玉壶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二子因随诣祝融峰，自此而得道，不重见耳。出《续仙传》。

卷第二十六 神仙二十六

叶法善 邢和璞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阳叶邑，今居处州松阳县。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母刘，因昼寐，梦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岁，溺于江中，三年不还。父母问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颌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洁白，不茹葷辛。常独处幽室，或游林泽，或访云泉。自仙府归还，已有役使之术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门近山，巨石当路，每环回为径以避之。师投符起石，须臾飞去，路乃平坦。众共惊异。常游括苍白马山，石室内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师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于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功满，当复旧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讫而去。自是诛荡精怪，扫馘凶祲，所在经行，以救人为志。

叔祖靖能，颇有神术，高宗时，入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武后监国，南迁而终。初高宗征师至京，拜上卿，不就，请度为道士，出入禁内。乃欲告成中岳，扈从者多疾，凡咒，病皆愈。二京受道箓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余人。所得金帛，并修宫观，恤孤贫，无爱惜。久之，辞归松阳，经过之地，救人无数。蜀川张尉之妻，死而再生，复为夫妇。师识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张死矣。”师投符而化为黑气焉。相国姚崇已终之女，钟念弥深，投符起之。钱塘江

常有巨蜃，时为人害，沦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斩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传。于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历。师年十五，中毒殆死，见青童曰：“天台苗君，飞印相救。”于是获苏。又师青城山赵元阳，受遁甲。与嵩阳韦善俊传八史，东入蒙山，神人授书。诣嵩山，神仙授剑。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谓已溺死，七日复出，衣履不濡，云：“暂与河伯游蓬莱。”则天征至神都，请于诸名岳投奠龙璧。中宗复位，武三思尚秉国权。师以频察祲祥，保护中宗相王及玄宗，为三思所忌，窜于南海。广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师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于龙兴新观。远近礼敬，舍施丰多，尽修观宇焉。岁余，入洪州西山，养神修道。

景龙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苍三神人又降，传太上之命：“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圣帝，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言讫而去。时二帝未立，而庙号年号，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诏征入京。迨后平韦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继统，师于上京，佐佑圣主。凡吉凶动静，必预奏闻。会吐蕃遣使进宝函封，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他人知机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请陛下勿开，宜令蕃使自开。”玄宗从之。及令蕃使自开，函中弩发，中蕃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越国公景龙观主。祖重，精于术数，明于考召，有功于江湖间，谥有道先生，自有传。父慧明，赠歙州刺史。师请以松阳宅为观，赐号淳和，御制碑书额，以荣乡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云鹤数百，行列北来，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云五色，覆其所居。是岁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于上都景龙观。弟子既齐物、尹愔，睹真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诏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纷，有青烟直上烛天，竟日方灭。师请归葬故乡。敕度其侄润州司马仲容为道士，与中使监护，葬于松阳。诏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给所须。发引日，敕官缟衣祖送于国门之外。

开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阳宫以观灯。尚方匠毛顺心，结构彩楼三十余间，金翠珠玉，间厕其内。楼高百五十尺，微风所触，锵然成韵。以灯为龙、凤、螭、豹腾踞之状，似非人力。玄宗见大悦，促召师观于楼下，人莫知之。师曰：“灯影之盛，固无比矣；然西凉府今夕之灯，亦亚于此。”玄宗曰：“师顷尝游乎？”曰：“适自彼来，便蒙急召。”玄宗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于是令玄宗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误有所视，必有非常惊骇。”如其言，闭目距跃，已在霄汉。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观矣。”既睹影灯，连亘数十里，车马骈阗，士女纷委。玄宗称其盛者久之，乃请回。复闭目腾空而上，顷之已在楼下，而歌舞之曲未终。玄宗于凉州，以鍤铁如意质酒，翌日命中使，托以他事，使于凉州，因求如意以还，验之非谬。又尝因八月望夜，师与玄宗游月宫，聆月中天乐。问其曲名，曰：“《紫云曲》。”玄宗素晓音律，默记其声，归传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宫还，过潞州城上，俯视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昼。师因请玄宗以玉笛奏曲。时玉笛在寝殿中，师命人取，顷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钱于城中而还。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玄宗累与近臣试师道术，不可殚尽，而所验显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礼敬。其余追岳神，致风雨，烹龙肉，祛妖伪，灵效之事，具在本传，此不备录。

又燕国公张说，尝诣观谒，师命酒。说曰：“既无他客。”师曰：“此有翺处士者，久隐山林，性谨而讷，颇耽于酒，钟石可也。”说请召之，斯须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带数围，使坐于下，拜揖之礼，颇亦鲁朴。酒至，杯盃皆尽，而神色不动。燕公将去。师忽奋剑叱翺生曰：“曾无高谈广论，唯沉湎于酒，亦何用哉！”因斩之，乃巨槁而已。尝谓门人曰：“百六十年后，当有术过我者，来居卯酉山矣。”初，师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东，数年。忽于五月一日，有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也。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龙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其任，无过

者超证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有婆罗门逞其幻法，住于海峰，昼夜禁咒，积三十年矣。其法将成，海水如云，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将竭矣。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幻僧所取。五日午时，乞赐丹符垂救。”至期，师敕丹符，飞往救之，海水复旧。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龙辇宝货珍奇以来报。师拒曰：“林野之中，栖神之所，不以珠玑宝货为用。”一无所受，因谓龙曰：“此厓石之上，去水且远，但致一清泉，即为惠也。”是夕，闻风雨之声，及明，绕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经冬不竭。至今谓之天师渠。

又一说云，显庆中，法善奉命修黄箓斋于天台山，道由广陵，明晨将济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舫舟而候，时方春暮，浦溆晴暖，忽有黄白二叟相谓曰：“乘间可以围棋为适乎。”即向空召冥儿。俄有舁童擎波而出，衣无沾湿。一叟曰：“挈棋局与席偕来。”须臾，舁童如命，设席沙上。对坐约曰：“赌胜者食明日北来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无以味美见侵也。”旷望逡巡，徐步凌波，远远而没。舟人知其将害法善也，惶惑不宁。及旦，则有内官驰马前至，督备舟楫。舟人则以昨日之所见具列焉。内官惊骇不悦。法善寻续而来，内官复以舟人之辞以启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无挂意。”时法善符术神验，贤愚共知，然内官泊舟人从行之辈，忧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缆，发岸咫尺，而暴风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顾失色。法善徐谓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鹈首。”既投而波流静谧，有顷既济。法善顾舟人曰：“尔可广召宗侣，沿流十里之间，或芦洲茭渚，有巨鳞在焉，尔可取之，当大获其资矣。”舟人承教，不数里，果有白鱼长百尺许，周三十余围，僵暴沙上。就而视，脑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斲割载归，左近村闾，食鱼累月。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

邢和璞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术，常携竹算数计，算长六寸。人有请者，到则布算为卦，纵横布列，动用算数百，布之满床。布数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长短及官禄，如神。先生貌清羸，服气，时饵少药。人亦不详所生。唐开元二十年至都，朝贵候之，其门如市。能增人算寿，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尝至白马坂下，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亡人置于床，引其衾，解衣同寝。令闭户，眠熟。良久起，具汤，而友人犹死。和璞长叹曰：“大人与我约而妄，何也？”复令闭户。又寝。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视之，其子已苏矣。母问之，其子曰：“被箠在牢禁系，拷讯正苦，忽闻外曰：‘王唤其人。’官不肯，曰：‘讯未毕，不使去。’少顷，又惊走至者曰：‘邢仙人自来唤其人。’官吏出迎，再拜恐惧。遂令从仙人归，故生。”又有纳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请和璞活之。和璞墨书一符，使置妾卧处。俄而言曰：“墨符无益。”又朱书一符，复命置于床。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之。”又书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为一胡神领从者数百人拘去，闭宫门，作乐酣饮。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应。顷又曰：‘罗大王使召歌者。’方骇。仍曰：‘且留少时。’须臾，数百骑驰入宫中，大呼曰：‘天帝诏，何敢辄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仍放歌人还。于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后不知所适。出《纪闻》。

卷第二十七 神仙二十七

唐若山 司命君 玄真子 刘白云

唐若山

唐若山，鲁郡人也。唐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开元中，出为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若山尝好长生之道。弟若水，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尝征入内殿，寻恳求归山。诏许之。若山素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虽术用无取者，皆礼而接之。家财殆尽，俸禄所入，未尝有余。金石所费，不知纪极。晚岁尤笃志焉。润之府库官钱，亦以市药。宾佐骨肉，每加切谏，若山俱不听纳。

一日，有老叟，形容羸瘠，状貌枯槁，诣款谒。自言有长生之道，见者皆笑其衰迈。若山见之，尽礼加敬，留止月余。所论皆非丹石之要。若山博采方诀，歌诵图记，无不研究。问叟所长，皆蔑如也。复好肥鲜美酒，珍饌品膳。虽瘦削老叟，而所食敌三四人。若山敬奉承事，曾无倦色。一夕，从容谓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给常若不足。贵为方伯，力尚多阙；一旦居闲，何以为贍？况帑藏钱帛，颇有侵用。诚为君忧之。”若山惊曰：“某理此且久，将有交代，亦常为忧，而计无所出。若缘此受谴，固所甘心；但虑一家有冻馁之苦耳。”叟曰：“无多虑也。”促命酒，连举数杯。若山饮酒素少，是日亦挹三四爵，殊不觉醉，心甚异之。是夜月甚明朗，徐步庭下，良久谓若山曰：“可命一仆，运铛釜铁器辈数事于药室间，使仆布席垒炉。”曰：“鼎铛之属为二聚，炽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视。”叟于

腰间解小瓢，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阖扉而出。谓若山曰：“子有道骨，法当度世，加以笃尚正直，性无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游观人间，以度有心之士。悯子勤志，故来相度耳。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遗子孙，旁济贫乏；一以支纳帑藏，无贻后忧。便可命棹游江，为去世之计。翌日相待于中流也。”言讫，失其所在。若山凌晨开阅，所化之物，烂然照屋。复扃闭之，即与宾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将游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雾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独见老叟，棹渔舟，直抵舫侧，揖若山入渔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风波稍定，昏雾开霁。已失若山矣。

郡中几案间，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张留侯去师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去，与臣不同。臣运属休明，累叨荣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规，栖心玄关，偶得丹诀。黄金可作，信淮王之昔言；白日可廷，察真经之妙用。既得之矣，余复何求。是用挥手红尘，腾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闕，不胜犬马恋主之至。”唐玄宗省表异之，遽命优恤其家。促召唐若水，与内臣赍诏，于江表海滨寻访，杳无音尘矣。

其后二十年，有若山旧吏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市中见若山鬻鱼于肆，混同常人。睨其吏而延之入陋巷中，萦回数百步，乃及华第。止吏与食，哀其久贫，命市铁二十挺，明日复与相遇，已化金矣，尽以遗之。吏姓刘，今刘子孙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又相国李绅，字公垂，常习业于华山，山斋粮尽，徒步出谷，求粮于远方。迨暮方还，忽暴雨至，避于巨岩之下，雨之所沾若浼焉。既及岩下，见一道士，舫舟于石上，一村童拥楫而立，与之揖。道士笑曰：“公垂在此耶！”言语若深交，而素未相识。因问绅曰：“颇知唐若山乎？”对曰：“常览国史，见若山得道之事，每景仰焉。”道士曰：“余即若山

也。将游蓬莱，偶值江雾，维舟于此，与公垂曩昔之分，得暂相遇。讵忘之耶？”乃携绅登舟。江雾已霁，山峰如昼，月光皎然。其舟凌空泛泛而行，俄顷已达蓬岛。金楼玉堂，森列天表。神仙数人，皆旧友也。将留连之。中有一人曰：“公垂方欲佐国理务，数毕乃还耳。”绅亦务经济之志，未欲栖止。众仙复命若山送归华山。后果入相，连秉旌钺。去世之后，亦将复登仙品矣。出《仙传拾遗》。

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于民间。幼小之时，与唐元瓌同学。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烛，持《高上消灾经》《老君枕中经》，累有祥异，奇香瑞云，生于庭宇。母因梦天人满空，皆长丈余，麾旆旌盖，荫其居宅。有黄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即张目开口，若笑之容。幼而颖悟，诵习诗书，元瓌所不及。十五六岁，忽不知所之，盖游天下寻师访道矣。不知师何人，得神仙之诀。宝应二年，元瓌为御史，充河南道采访使，至郑州郊外，忽与君相见。君衣服蓝缕，容貌憔悴。元瓌深悯之，与语叙旧，问其所学，曰：“相别之后，但修真而已。”邀元瓌过其家，留骑从于旅次相候。君与元瓌同往，引入市侧，门巷低小，从者一两人。才入，外门便闭，从者不得入。第二门稍宽广。又入一门，屋宇甚大。揖元瓌于门下，先入为席，良久出迎。元瓌见其容状伟烁，可年二十许，云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辈，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测。相引升堂，所设饌食珍美，器皿瑰异，虽王者宴赐，亦所不及。彻饌命酒，君与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独坐。”即召一人，坐于元瓌之侧。元瓌视之，乃其妻也。奏乐酣饮，既醉各散，终不及相问言情。迟明告别，君赠元瓌金尺玉鞭。出门行数里，因使人访其处，无复踪迹矣。及还京，问其妻：“曾有异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来，称司命君召，某便随去。既至司命宫中，见与君同饮。”所见历然皆同，不谬。

后十年，元瓌奉使江岭，又于江西泊舟，见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连饮饌，但音乐侍卫，稍多于前，皆非旧人矣。及散，赠元瓌一饮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别，不复再见。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复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诣东都所居，谓元瓌曰：“宅中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赠饮器与商。起敬而后跪接之，捧而顿首曰：“此天帝流华宝爵耳。致于日中，则白气连天；承以玉盘，则红光照室。”即与元瓌就日试之，白气如云，郁勃径上，与天相接。日夜更试之，此不谬也。此宝太上西北库中镇中华二十四宝也，顷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宝，亦不久留于人间，即当飞去。得此宝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瓌以玉盘承之，夜视红光满室。出《仙传拾遗》。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擢进士第。善书，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出《续仙传》。

刘白云

刘白云者，扬州江都人也。家富好义，有财帛，多以济人，亦不知有阴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称为乐子长，家寓海陵。曰：“子有仙箓天骨，而流浪尘土中，何也？”因出袖中两卷书与之。白云捧书，开视篇目。方欲致谢，子长叹曰：“子先得变化，而后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教之。良久，失子长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风雨，变化万物。乃于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数千人，于其中结紫云帐幄，天人侍卫，连月不散。节度使于顼疑其妖幻，使兵马使李西华引兵攻之。帐幄侍卫渐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窦处约曰：“此幻术也，移之即散。”乃取尸秽焚于其下，果然兵卫散去。白云乘马与从者四十余人，走于汉水之上，蹙波起尘，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谓追者曰：“我刘白云也。”后于江西湖南，人多见之，弥更少年洁白。时湖南刺史王逊好道，白云时来郡中。忽一日别去，谓逊曰：“将往洪州，即于钟陵相见。”一揖而行。初不晓其旨。辰发灵川，午时已在湘潭。人多识者，验其所行，顷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逊果除洪州。到任后，白云亦来相访，复于江都值乐真人。曰：“尔周游人间，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经，太上所敕，令授于尔，可选名岳福地炼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云天矣。”乾符中，犹在长安市卖药，人有识之者，但不可亲炙，无由师匠耳。出《仙传拾遗》。

卷第二十八 神仙二十八

郝鉴 僧契虚

郝鉴

荥阳郑曙，著作郎郑虔之弟也。博学多能，好奇任侠。尝因会客，言及人间奇事。曙曰：“诸公颇读《晋书》乎？见太尉郝鉴事迹否？《晋书》虽言其人死，今则存。”坐客惊曰：“愿闻其说。”曙曰：“某所善武威段敷，为定襄令。敷有子曰契，少好清虚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请于父曰：‘愿寻名山，访异人求道。’敷许之，赐钱十万，从其志。段子天宝五载，行过魏郡，舍于逆旅，逆旅有客焉，自驾一驴，市药数十斤，皆养生辟谷之物也。而其药有难求未备者，日日于市邸谒胡商觅之。契视此客，七十余矣，雪眉霜须，而貌如桃花，亦不食谷。契知是道者，大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药食醇醪，荐之。客甚惊，谓契曰：‘吾山叟，市药来此，不愿世人知，子何得觉吾而致此耶？’契曰：‘某虽幼龄，性好虚静，见翁所为，必是道者，故愿欢会。’客悦为饮。至夕，因同宿。数日事毕将去，谓契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于行唐县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契又为祖钱，叩头诚祈，愿至山中，咨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观子志坚，可与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须忍饥寒，故学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当须启白。子熟计之。’契又固请。叟知其有志，乃谓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当赴行唐，可于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庄，庄内孤姥，甚是奇人，汝当谒之。因言行意，坐以须我。’契再拜受约。

“至期而往，果得此孤庄。老姥出问之，挈具以告姥。姥抚背言曰：‘小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纳其囊装于柜中，坐挈于堂前阁内。姥家甚富，给挈所须甚厚。居二十日而孟先生至，顾挈言曰：‘本谓率语耳，宁期果来。然吾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数日当返。’如言却到，又谓挈曰：‘吾更启白耆宿，当与君俱往，数日复来。’令姥尽收掌挈资装，而使挈持随身衣衾往。挈于是从先生入。

“初行三十里，大艰险，犹能践履；又三十里，即手扞藤蔓，足履嵌岩，魂竦汗出，而仅能至。其所居也，则东向南向，尽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诸陵岭。西面悬下，层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颇种植。其中有瓦屋六间，前后数架。在其北，诸先生居之。东厢有厨灶，飞泉檐间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户内，西二间为一室，闭其门。东西间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庑下，有数架书，三二千卷。谷千石，药物至多，醇酒常有数石。挈既谒诸先生。先生告曰：‘夫居山异于人间，亦大辛苦，须忍饥馁，食药饵。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挈曰：‘能。’于是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谒老先生。’于是启西室，室中有石堂。堂北开，直下临眺川谷。而老先生据绳床，北面而斋心焉。挈敬谒拜老先生，先生良久开目，谓孟叟曰：‘是尔所言者耶？此儿佳矣。便与汝充弟子。’于是辞出，又闭户。其庭前临西涧，有松树十株，皆长数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则于石中镌局，诸先生休暇，常对棋而饮酒焉。挈为侍者，睹先生棋，皆不工也，因教其形势。诸先生曰：‘汝亦晓棋，可坐。’因与诸叟对，叟皆不敌。于是老生命开户出，植杖临崖而立。西望移时，因顾谓叟可对棋，孟期思曰：‘诸人皆不敌此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挈。‘与尔对之。’既而先生棋少劣于挈。又微笑谓挈曰：‘欲习何艺乎？’挈幼年，不识求方术，而但言愿且受《周易》。老先生诏孟叟受之。老先生又归室，闭其门。挈习《易》逾年而日晓。占候布卦，言事若神。挈在山四年，前后见老先生出户，不过五六度。但于室内端坐绳床，正心禅观，动则三百二百日不出。老先生

常不多开目，貌有童颜，体至肥充，都不复食。每出禅时，或饮少药汁，亦不识其药名。后老先生忽云：‘吾与南岳诸葛仙家为期，今到矣，须去。’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请还家省觐，即却还。孟先生怒曰：‘归即归矣，何却还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让孟叟曰：‘知此人不终，何与来也？’于是使归。归后一岁，又却寻诸先生，至则室屋如故，门户封闭，遂无一人。下山问孤庄老姥。姥曰：‘诸先生不来，尚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山间，常问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晋书·郗鉴传》令读之，谓曰：‘欲识老先生，即郗太尉也。’出《记闻》。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遨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择子，音奉，即荷竹囊而贩也。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愿游稚川，当有择子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

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择子而馈焉。仅数月，遇择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择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择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择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于是择子与契虚

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择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迢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登。择子曰：“仙都且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余里。择子引契虚蹑石径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择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囊，自山顶而绝。

择子命契虚瞑目坐囊中，仅半日。择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见有城邑宫阙，玕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择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择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择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择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择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膩黯黑，洞莹心目。择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择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者。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择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然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择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择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契虚因问择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

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吸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

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征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叹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出《宣室志》。

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

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卫公

九天使者

唐开元中，玄宗梦神仙羽卫，千乘万骑，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车而下，谒帝曰：“我九天采访，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即遣中使，诣山西北，果有基迹宛然。信宿有巨木数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运。堂殿廊宇，随类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采，拟作宫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运来，以供所用。庙西长廊，柱础架虚，在巨涧之上。其下汨流奔响，泓窅不测，久历年岁，曾无危垫。初作庙时，材木并至，一夕巨万，皆有水痕。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常有五色神光，照烛庙所，常如昼日。挥斤运工，略无余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毕工之际，中使梦神人曰：“赭堊丹绿，庙北地中，寻之自得，勿须远求。”于是访之，采以充用，略无所阙。既而建昌渡有灵官五百余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诣使者庙。今图像存焉。初玄宗梦神人日，因召天台道士司马承祯，以访其事。承祯奏曰：“今名山岳渎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虑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真，监莅川岳，有五岳真君焉。又青城丈人为五岳之长，潜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庐山九天使者执三天之符，弹劾万神，皆为五岳上司，盍各置庙，以斋食为飧。”玄宗从之。是岁五岳三山，各置庙焉。出《录异记》。

十仙子

唐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俯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出《神仙感遇传》。

二十七仙

唐开元中，玄宗皇帝昼景宴居，昏然思寐，梦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与陛下镇护国界，不令戎虏侵边。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县，有“罗底”字处访之，竟不能得。他夕又梦云：“有音乐处是也。”再诏访焉。于宁州东南五里，有地名罗川，川上有县，县以川名。有罗州山，相传有洞穴，而翳荟不通。樵牧者闻音乐之声，诏使寻之，久而不见。忽有白兔出于林中，径入崖下。寻所入而得嵌窦焉，石室宽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进。乃于内殿设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谒。命夹纈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于其处置通圣观，改县为真宁以旌之。赐宝香及炉，炉今犹在。乡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来，庞眉皓发，异于他叟。或出或处，乡俗咸敬之。于山下卖酒，常有异人来饮。或药童樵父，来往其家。一旦众异人谓底老曰：“加其酝，更一饮，不复来矣。”如其言，加酿

以待焉。酿熟，群仙果至，饮酣，居下者一人，与坐云：“我请刻众仙之形，以留于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顷之间，备得众仙真容，置于洞中，依饮时列坐。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安讫而散去。底老亦不复知所之，时人咸谓仙举也。底老者，疑其氏宿耳。后著作郎东门诘，为赞序以纪之。出《神仙感遇传》。

姚泓

唐太宗年，有禅师行道精高，居于南岳。忽一日，见一物人行而来，直至僧前，绿毛覆体。禅师惧，谓为梟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乃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尔至是复几载？”僧曰：“从晋至今，向四百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宁自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史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陟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如指诸掌，更有史氏阙而不书

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出《逸史》。

李卫公

苏州常熟县元阳观单尊师，法名以清。大历中，常往嘉兴。入船中，闻香气颇甚，疑有异人，遍目舟中客，皆贾贩之徒，唯船头一人，颜色颇殊，旨趣恬静。单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头，就与言也。既并席之后，香气亦甚。单君因从容问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风，眉发皆落，自恶不已，遂私逃于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数日山路转深，都无人迹，忽遇一老人问曰：‘子何人也？远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视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随吾行。’因随老人行，入山十余里，至一涧，过水十余步，豁然广阔，有草堂数间。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于此堂中待一月日，后吾自来看汝。’因遗丸药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黄精、百合、茯苓、薯蓣、枣栗、苏蜜之类，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药后，亦不饥渴，但觉身轻。如是凡经两月日，老人方至。见其人笑曰：‘尔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于水照之。’鬓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药，不但祛疾，可长生人间矣。且修行道术，与汝二十年后为期。’因令却归人间。临别，某拜辞曰：‘不审仙圣复何姓名，愿垂告示。’老人曰：‘子不闻唐初卫公李靖否！即吾身是也。’乃辞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圣旨，年限将及，再入山寻师耳。”单君因记其事，为人说之。出《原仙记》。

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

张果 翟乾祐 凡八兄

张果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累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

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顾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

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

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有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远、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常不析其苛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瘳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常闻谨斟饮之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之。”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谨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贴，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

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饌，果见之

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愈奇之。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谪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喷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空棺而已。出《明皇杂录》《宣室志》《续神仙传》。

翟乾祐

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長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常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因入夔州市，谓人曰：“今夜有八人过此，宜善待之。”是夕火烧百余家。晓之者云：“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群虎随之。曾于江上，与十许人玩月。或问曰：“月中竟何所有？”乾祐笑曰：“可随我手看之。”乃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良久乃隐。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

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贍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各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

唐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先是，蜀有道士佯狂，俗号为“灰袋”，即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裙，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此恐不能相活。”道者但云：“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炉，流汗袒寝，僧始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设道斋，斋散，忽起就枕，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仙传拾遗》。

凡八兄

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之中何品位也。隋太子勇之孙，名德祖，仕唐为尚辇奉御。性颇好道，以金丹延生为务，炉鼎所费，家无余财，宫散俸薄，往往阙于饘粥。稍有百金，即输于炭药之直矣。凡八兄忽诣其家，谈玄虚，论方术。以为金丹之制，不足为劳，黄白变化，咳唾可致，德祖愈加尊敬。而凡之刚躁喧杂，嗜酒贪饕，殊不可耐；昼出夜还，不畏街禁；肥鲜醇酎，非时即须。德祖了谙其性，委曲预备，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数月。一日，令德祖取鼎釜铉鑿辈陈于药房中，凡自击碎之，垒铁加炭，烈火以煅焉。投散药十七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灯壁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谓德祖曰：“我太极仙人

也，以子栖心至道，抗节不回，故来相教耳。明月良夜，能远游乎？”德祖诺。遂相与出门，及反顾，扃钥如旧。徐行若三二十里，路颇平，憩一山顶，德祖觉倦。八兄曰：“此去长安千里矣，当甚劳乎！”德祖惊其且远，亦以行倦为对。八兄长笑一声，逡巡，有白兽至焉，命德祖乘之，其行迅疾，渐觉弥远。因问长安里数。八兄曰：“此八万里矣。”德祖悄然。忽念未别家小，白兽屹然不行。八兄笑曰：“果有尘俗之念，去世未得如术。”遽命白兽送德祖诣云宫，谒解空法师。俄顷已至。法师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饲之。德祖捧接，但见毒螫之物，不可取食；又以玉液饮之，复闻其臭，亦不可饮。法师令白兽送德祖还其家。凡八兄不复见矣。至其家，灯烛宛然，夜未央矣。明晨视其所化，黄白灿然。虽资货有余，而八兄仙仪，杳不可睹。一日，忽见凡八兄之仆，携筐筥而过其门，问凡君所止。“在仙府矣，使我暂至人寰。若见奉御，亦令同来可也。”自是德祖随凡君仙仆而去，不复还矣。出《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一 神仙三十一

李遐周 许老翁 李珣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出《明皇杂录》。

许老翁

许老翁者，不知何许人也。隐于峨嵋山，不知年代。唐天宝中，益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绝代。时节度使章仇兼琼，新得吐番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岁不复命。李在官舍，重门未启，忽有裴兵曹诣门，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无裴家亲。”门不令启，裴因言李小名，兼说其中外氏族。李方令开门致拜，因欲餐。裴人质甚雅，因问柳郎去几时。答云：“已三载矣！”裴云：“三载义绝。古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与子，业因合为伉俪，愿无拒此。”而竟为裴丈所

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闻李姿美，欲窥觐之。乃令夫人特设筵会，屈府县之妻，罔不毕集。唯李以夫婿在远辞焉。章仇妻以须必见，乃云：“但来，无苦推辞。”李惧责遂行。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裴顾衣而叹曰：“世间之服，华丽止此耳。”回谓小仆：“可归開箱，取第三衣来。”李云：“不与第一而与第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须臾衣至，异香满室。裴再视，笑谓小仆曰：“衣服当须尔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许老翁知耳。”乃登车诣节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阶致礼。李既服天衣，貌更殊异，观者爱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饰绝代。”章仇径来入院，戒众勿起。见李服色，叹息数四，乃借帔观之，则知非人间物。试之水火，亦不焚污。因留诘之。李具陈本末，使人至裴居处，则不见矣。兼琼乃易其衣而进，并奏许老翁之事，敕令以计须求许老。章仇意疑仙者往来，必在药肆。因令药师候其出处，居四日得之。

初有小童诣肆市药，药师意是其徒，乃以恶药与之。小童往而复来，且囑云：“大人怒药不佳，欲见捶撻。”因问大人为谁，童子云：“许老翁也。”药师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劲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随童诣山，且申敕令。山峰巉绝，众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须臾老翁出石壁上，问何故领尔许人来，童具白其事。老翁问童曷不来，童曷不来，童遂冉冉蹑虚而上。诸吏叩头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许行，谓诸吏曰：“君但返府，我随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见之，再拜俯伏。翁无敬色，因问娶李者是谁，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库之官，俗情未尽耳。”章仇求老翁诣帝。许云：“往亦不难。”乃与奏事者克期至长安。先期而至，有诏引见。玄宗致礼甚恭。既坐，问云：“库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间一国主矣。”又问：“衣竟何如？”许云：“设席施衣于清静之所，当有人来取。”上敕人如其言。初不见人，但有旋风卷衣入云，顾盼之间，亦失许翁所在矣。出《仙传拾遗》。

又一说云：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所投止，因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纳之意。计无所出，因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陈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克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妻曰：“兼琼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骡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绢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覩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视。坐者皆摄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兼琼大骇，具状奏闻。玄宗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玄宗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唯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卖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之，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儿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到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玄宗即召问之。时张果犹在玄宗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今为鬻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玄宗命放还，后不知所在。出《玄怪录》。

李珣

李珣，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杂自业。而珣性端谨，异于

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余者，与余。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推，终莫断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为无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耶！”后父母歿，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

适李珏出相，节制淮南。珏以新节度使同姓名，极用自惊，乃改名宽。李珏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见景色正春，烟花烂熳，翔鸾舞鹤，彩云瑞霞，楼阁连延。珏独步其下，见石壁光莹，填金书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长二尺余。珏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为喜。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问：“此何所也？”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惊，复问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阳部民也。”珏及晓，历记前事，益自惊叹，问于道士，无有知者。复思试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同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珏，遂闻于珏。乃以车舆迎之，置于静室，斋沐拜谒，谓为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参礼。李情景恬憺，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余，乃问曰：“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珏曾梦入洞府，见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珏复虔拜，因问宽所修何术。宽辞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余以对。珏再三审问，咨嗟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复曰：“乃知世之动静食息，莫不有报。苟积德，虽在贫贱，神明护祐，名书仙籍，以警尘俗。”又问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对。珏师其胎息，亦不食。宽年百余岁，轻健异常。忽告子孙曰：“吾寄世多年，虽自养气，亦无益汝辈。”一夕而卒。三日棺裂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

蛻，已尸解矣。出《续仙传》。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悴，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征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簣蔽其尸，将命棺而瘞于野。及彻其簣，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硯，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出《宣室志》。

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王贾 颜真卿

王贾

婺州参军王贾，本太原人，移家覃怀，而先人之塋，在于临汝。贾少而聪颖，未尝有过，沉静少言。年十四，忽谓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当恐，且有大丧。”居二日，宅中火，延烧堂室，祖母年老震惊，自投于床而卒。兄以贾言闻诸父，诸父讯贾。贾曰：“卜筮而知。”后又白诸父曰：“太行南，泌河湾澳内，有两龙居之。欲识真龙，请同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言骇物，当笞之。”贾跪曰：“实有。”故请观之。诸父怒曰：“小子好诡。”与同行。贾请具雨衣。于是至泌河浦深处。贾入水，以鞭画之，水为之分。下有大石，二龙盘绕之，一白一黑，各长数丈，见人冲天。诸父大惊，良久瞻视。贾曰：“既见矣，将复还。”因以鞭挥之，水合如旧。则云雾昼昏，雷电且至。贾曰：“诸父驶去。”因驰，未里余，飞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

贾年十七，诣京举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后选授婺州参军，还过东都。贾母之表妹，死已经年，常于灵帐发言，处置家事。儿女僮妾，不敢为非。每索饮食衣服，有不应求，即加笞骂。亲戚咸怪之。贾曰：“此必妖异。”因造姨宅，唁姨诸子。先是姨谓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来，必莫令进，此小子大罪过人。”贾既至门，不得进。贾令召老苍头谓曰：“宅内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语汝主，令引我入，当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潜言于诸郎。

诸郎亦悟，邀贾入。贾拜吊已，因向灵言曰：“闻姨亡来大有神，言语如旧，今故谒姨，何不与贾言也？”不应。贾又邀之曰：“今故来谒，姨若不言，终不去矣，当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帐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别后，生死遂隔。汝不忘吾，犹能相访，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语，皆姨平生声也。诸子闻之号泣。姨令具馔，坐贾于前，命酒相对，殷勤不已。醉后，贾因请曰：“姨既神异，何不令贾见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见？”贾曰：“姨不能全出，请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贾见之。如不相示，亦终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见左手，于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诸子又号泣。贾因前执其手，姨惊呼诸子曰：“外甥无礼，何不举手。”诸子未进，贾遂引其手，扑之于地，尚犹哀叫，扑之数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见，体裸无毛。命火焚之，灵语遂绝。

贾至婺州，以事到东阳。令有女，病魅数年，医不能愈。令邀贾到宅，置茗馔而不敢有言。贾知之，谓令曰：“闻君有女病魅，当为去之。”因为桃符，令置所卧床前。女见符泣而骂，须臾眠熟。有大狸腰斩，死于床下，疾乃止。时杜暹为婺州参军，与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浙江潮。谓暹曰：“大禹真圣者，当理水时，所有金柜玉符，以镇川渚。若此杭州城不镇压，寻当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贾曰：“此石下是，相与观焉。”因令暹闭目，执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闭目，已至水底。其空处如堂，有大石柜，高丈余，鏐之。贾手开其鏐，去其盖，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柜中。又有金柜，可高三尺，金鏐锁之。贾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见。”暹观之既已，又接其手，令腾出。暹距跃则至岸矣。既与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禄，当自保爱。”因示其拜官历任，及于年寿，周细语之。暹后迁拜，一如其说。

既而至吴郡停船，而女子夭死，生五年矣。母抚之哀恻，而贾不哭。暹重贾，各见妻子，如一家。于是对其妻谓暹曰：“吾第三天人

也，有罪，谪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满矣，后日当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吉州别驾李乙妻也，缘时岁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权以妻吾。吾今期尽，妻即当过李氏。李氏三品禄数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为妄哭？”妻久知其夫灵异，因辍哭请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见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请送至洛，得遂栖息。行路之人，犹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遗弃耶？”贾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纳亡女其中，置之船下。又嘱暹以身后事曰：“吾卒后，为素棺，漆其缝，将至先茔，与女子皆祔于墓。殓后即发，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别驾，当留其侄，听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计入京，与崔氏伯相见，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别驾以侄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请其少留。终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时召暹，相对言谈。顷而卧，遂卒。暹哭之恸，为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殓之。行及宋州，崔别驾果留其侄。暹至临汝，乃厚葬贾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婿其妻，崔别驾以妻之。暹后作相，历中外，皆如其语。出《纪闻》。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宫，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于僧舍堞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

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廩。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

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憺，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憺，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奏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构，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复拜昇州浙西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硤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

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貽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

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譏朝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覲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文忠公。

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殃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吮血，以给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瘞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棹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

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覲，复至前处，但满

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

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韦弇 申元之 马自然 张巨君

韦弇

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弇喜，遂与俱。果南十里，得郑氏亭焉。端室巍巍，横然四峙，山门花辟，曲径烟矗。眙而望之，不暇他视，真尘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回廊环构，饰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见仙子十数，左右侍卫，华裾靓妆，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与弇语，弇遍拜且诘之。美人曰：“闻吾子西游蜀都，历访佳景，春煦将尽，花卉芳妍，愿聊奉一醉，无以延款为疑也。”既坐，即张乐饮酒。其陈设肴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尝；金石丝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闻。弇乘间问曰：“某自上国历二京，至于帝宅尊严，侯家繁盛，莫不见之。今之所睹，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美人曰：“余非人间人，此盖玉清仙府也。适欲奉召，假以郑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云》，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乐授于吾子，而贡于圣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长安中。区区于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门不可见。又非知音者，若将贡新曲，固不可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当寓梦而授于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愿以三宝为赠。子其售之，可毕世之富也。”饮毕，命侍者出一杯，谓之碧瑶杯，光莹洞彻。又出一枕，谓之红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红，而光彩莹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于玉。俱

授于弇。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遂挈宝入长安。

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胡商诣弇，以访其宝。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宝，千万年人无见者，信天下之奇货矣。”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十余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既晨兴，即以玉笛吹而习之，传于乐府。此乃符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出《神仙感遇传》。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许人也。游历名山，博采方术，有修真度世之志。开元中，征至，止开元观，恩渥愈厚。时又有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吴筠、尹愔、何思达、史崇、尹崇、祕希言，佐佑玄风，翼戴圣主。清净无为之教，昭灼万宇。虽汉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游温泉，幸东洛，元之常扈从焉。时善谭玄虚之旨，或留连论道，动移晷刻。惟贵妃与赵云容宫嫔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赵云容侍茶药。元之愍其恭恪，乘间乞药，少希延生。元之曰：“我无所惜，但尔不久处世耳。”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于宝窟也。惟天师哀之。”元之念其志切，与绛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坏。可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魂不荡散，魄不溃坏，百年后还得复生。此太阴炼形之道，即为地仙。复百年，迁居洞天矣。”云容从幸东都，病于兰昌宫，贵妃怜之，因以此事白于贵妃。及卒后，宦者徐玄造如其所请而瘞之。元和末百年矣，容果再生。元之尚来往人间，自号田先生。识者云：“元之魏时人，已数百岁矣。”出《仙传拾遗》。

马自然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人也。世为县小吏，而湘独好经史，攻文学，治道术，遍游天下。后归江南，而尝醉于湖州，坠雪溪，经日方出，衣不沾湿，坐于水上而言曰：“适为项羽相召饮酒，欲大醉，方返。”溪滨观者如堵。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令随溪水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会唐宰相马植谪官，量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延礼甚异之。植问曰：“幸与道兄同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风。”湘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无征同姓。”亦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饮食次，植请见小术。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臾引蔓，生花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钱不知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收取，顷之复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帖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墙穴屋，昼夜扰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能尽杀，汝宜便相率离此。”大鼠乃回，群鼠皆前，若叩搥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后城内更绝鼠。

后南游越州，经洞岩禅院。僧三百方斋，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见湘单侨箕踞而食，略无揖者。但资以饭，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斋未毕，乃出门，又促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此有三人。外面极喜，请于主人，愿见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礼拜哀鸣云：“禅僧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谴责，三百僧到今下床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来。固乞舍之。”湘唯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后无以轻慢为

意。回去入门，坐僧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遂言：“求菜见阻，诚无讼理；况在道门，讵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耳。”于是延叟授纸笔。湘画一白鹭，以水噉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獠子，走赶捉白鹭，共践其菜，一时碎尽止。其主见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遂来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戏耳。”于是呼鹭及犬，皆飞走投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又南游霍桐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尔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跃身梁上，以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谢，移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安宿。及旦，主人留连，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数里，寻求已在路傍。

自霍桐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余年，即化为石。”自后松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会阳发自广州节度，责授婺州，发性尚奇异，乃徙两截就郡斋，两截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径三尺余，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无药，但以竹拄杖打痛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脚驼曲，拄杖而来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者，推让不受；固与之，复散与贫人。所游行处，或宫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曰：“太乙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谩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复归故乡省兄。适兄出，嫂侄喜叔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归来要明此地，我唯爱东园耳。”嫂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相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讶不食，但饮酒而已。待兄

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其故。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恻，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耳。”乃棺敛。其夕棺輶然有声，一家惊异，乃窆窆于园中。时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续仙传》。

张巨君

张巨君者，不知何许人也。时有许季山，得病不愈，清斋祭泰山请命，昼夜祈诉。忽有神人来问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来问汝，可以实对。”季山曰：“仆是东南平舆许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灵山，请决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张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祸祟所从。”季山因再拜请曰：“幸神仙迂降，愿垂告示。”巨君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变。巨君曰：“汝是无状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愿为发之。”巨君曰：“汝曾将客行，为父报仇，于道杀客，纳空井中，大石盖其上。此人诉天府，以此病谪汝者。”季山曰：“实有此罪。”巨君曰：“何尔耶？”季山曰：“父昔为人所持，耻蒙此以终身。时与客报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难欺，汝自勤修。吾还山请命。”季山渐愈。巨君传季山筮，季山遂善于《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出《洞仙传》。

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裴氏子 崔炜

裴氏子

唐开元中，长安裴氏子，于延平门外庄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义闻，虽贫好施惠。常有一老父过之求浆，衣服颜色稍异。裴子待之甚谨，问其所事，云：“以卖药为业。”问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来憩宿于裴舍，积数年而无倦色。一日谓裴曰：“观君兄弟至孝，而常能恭己不倦于客，君实长者，积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为君致少财物，以备数年之储。”裴敬谢之。老父遂命求炭数斤，坎地为炉，炽火。少顷，命取小砖瓦如手指大者数枚，烧之，少顷皆赤，怀中取少药投之，乃生紫烟，食顷变为金矣，约重百两，以授裴子，谓裴曰：“此价倍于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尽，当复来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问其居，曰：“后当相示焉，诀别而去。”裴氏乃货其金而积粮。明年遇水旱，独免其灾。后三年，老父复至，又烧金以遗之。裴氏兄弟一人愿从学。老父遂将西去，数里至大白山西岩下，一大盘石，左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须臾开，乃一洞天。有黄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觉暗黑，渐即明朗，乃见城郭人物，内有宫阙堂殿，如世之寺观焉。道士玉童仙女无数，相迎入，盛歌乐。诸道士或琴棋讽诵言论。老父引裴氏礼谒，谓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饭、麟脯、仙酒。裴告归，相与诀别。老父复送出洞，遗以金宝遣之。谓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归。后二十年，天下当乱。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时，可还来此，吾当迎接。”裴子拜别。比

至安史乱，裴氏全家而去，隐于洞中数年。居处仙境，咸受道术，乱定复出。兄弟数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贱，亦蒙寿考焉。出《原化记》。

崔炜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殫尽，多栖止佛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炜因窥之，见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瓮，当垆者殴之。计其直仅一缙耳，炜怜之，脱衣为偿其所直。嫗不谢而去。异日又来告炜曰：“谢子为脱吾难。吾善灸赘疣，今有越井冈艾少许奉子，每遇疣赘，只一炷耳，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见。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而如其说。僧感之甚，谓炜曰：“贫道无以奉酬，但转经以资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镪巨万，亦有斯疾，君子能疗之，当有厚报。请为书导之。”炜曰：“然。”任翁一闻喜跃，礼请甚谨。炜因出艾，一灸而愈。任翁告炜曰：“谢君子痊我所苦，无以厚酬，有钱十万奉子。幸从容，无草草而去。”炜因留彼。

炜善丝竹之妙，闻主人堂前弹琴声，诘家童。对曰：“主人之爱女也。”因请其琴而弹之，女潜听而有意焉。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飧之。时已逼矣，求人不获。任翁俄负心，召其子计之曰：“门下客既不来，无血属，可以为飧。吾闻大恩尚不报，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将半，拟杀炜，已潜扃炜所处之室，而炜莫觉。女密知之，潜持刀于窗隙间，告炜曰：“吾家事鬼，今夜当杀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窗遁去；不然者，少顷死矣。此刃亦望持去，无相累也。”炜恐悸汗流，挥刃携艾，断窗棂跃出，拔键而走。任翁俄觉，率家僮十余辈，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几及之。炜因迷

道，失足坠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踪而返。炜虽坠井，为槁叶所藉而无伤。及晓视之，乃一巨穴，深百余丈，无计可出。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盘屈，可长数丈。前有石臼，岩上有物滴下，如饴蜜，注臼中，蛇就饮之。炜察蛇有异，乃叩首祝之曰：“龙王，某不幸，坠于此，愿王悯之，幸不相害。”因饮其余，亦不饥渴。细视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炜感蛇之见悯，欲为灸之，奈无从得火。既久，有遥火飘入于穴。炜乃燃艾，启蛇而灸之，是赘应手坠地。蛇之饮食久妨碍，及去，颇以为便，遂吐径寸珠酬炜。炜不受而启蛇曰：“龙王能施云雨，阴阳莫测，神变由心，行藏在己，必能有道，拯援沉沦，愧赐挈维，得还人世，则死生感激，铭在肌肤，但得一归，不愿怀宝。”蛇遂咽珠，蜿蜒将有所适。炜遂载拜，跨蛇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数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烛两壁。时见绘画古丈夫，咸有冠带。最后触一石门，门有金兽啮环，洞然明朗。蛇低首不进，而卸下炜，炜将谓已达人世矣。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帟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蓊郁。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鳧鹭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敌，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试弹之，四壁户牖咸启，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须臾，有四女，皆古环髻，曳霓裳之衣。谓炜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宫耶？”炜乃舍琴再拜。女亦酬拜。炜曰：“既是皇帝玄宫，皇帝何在？”曰：“暂赴祝融宴尔。”遂命炜就榻鼓琴。炜乃弹《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为《胡笳》？吾不晓也。”炜曰：“汉蔡文姬，即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归，感胡中故事，因抚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韵。”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传觴。炜乃叩首，求归之意颇切。女曰：“崔子既

来，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驻。羊城使者少顷当来，可以随往。”谓崔子曰：“皇帝已许田夫人奉箕帚，便可相见。”崔子莫测端倪，不敢应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诏，不敢见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谓炜曰：“田夫人淑德美丽，世无俦匹。愿君子善奉之，亦宿业耳。夫人即齐王女也。”崔子曰：“齐王何人也？”女曰：“王讳横，昔汉初亡齐而居海岛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炜因举首，上见一穴，隐隐然睹人间天汉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须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俨然，执大笔，兼封一青竹筒，上有篆字，进于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读之曰：“广州刺史徐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女酌醴饮使者曰：“崔子欲归番禺，愿为挈往。”使者唱喏，回谓炜曰：“他日须与使者易服缙宇，以相酬劳。”炜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与郎君国宝阳燧珠，将往至彼，当有胡人具十万缗而易之。”遂命侍女开玉函，取珠授炜。炜载拜捧受，谓四女曰：“炜不曾朝谒皇帝，又非亲族，何遽赐遗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皇帝愧之，亦有诗继和。赉珠之意，已露诗中，不假仆说，郎君岂不晓耶？”炜曰：“不识皇帝何诗？”女命侍女书题于羊城使者笔管上云：“千岁荒台隳路隅，一烦太守重椒涂。感君拂拭意何极，报尔美妇与明珠。”炜曰：“皇帝原何姓字？”女曰：“已后当自知耳。”女谓炜曰：“中元日，须具美酒丰饌于广州蒲涧寺静室，吾辈当送田夫人往。”炜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鲍姑艾，可留少许。”炜但留艾，即不知鲍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与羊所在。望星汉，时已五更矣。

俄闻蒲涧寺钟声，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见饷，遂归广州。崔子先有舍税居，至日往舍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谓崔炜曰：“子何所适，而三秋不返？”炜不实告。开其户，尘榻俨然，颇怀凄怆。问刺史，则徐绅果死而赵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潜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

斯宝。”盖赵佗以珠为殉故也。崔子乃具实告，方知皇帝是赵佗，佗亦曾称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万缗易之。崔子诘胡人曰：“何以辨之？”曰：“我大食国宝阳燧珠也。昔汉初，赵佗使异人梯山航海，盗归番禺，今仅千载矣。我国有能玄象者，言来岁国宝当归。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资，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获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鉴一室。胡人遽泛舶归大食去。

炜得金，遂具家产，然访羊城使者，竟无影响。后有事于城隍庙，忽见神像有类使者，又睹神笔上有细字，乃侍女所题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绩，及广其宇。是知羊城即广州城。庙有五羊焉，又征任翁之室，则村老云：“南越尉任嚣之墓耳。”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踏践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乃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绅因登此台，感崔侍御诗，故重粉饰台殿，所以焕赫耳。”后将及中元日，遂丰洁香饌甘醴，留蒲涧寺僧室。夜将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仪艳逸，言旨雅澹。四女与崔生进觞谐谑，将晓告去。崔子遂再拜讫，致书达于越王，卑辞厚礼，敬荷而已。遂与夫人归室。炜诘夫人曰：“既是齐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国破家亡，遭越王所虏为嫔御。王崩，因以为殉。乃不知今是几时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忆故事，辄一潸然。”炜问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瓠越王摇所献，其二闽越王无诸所进，俱为殉者。”又问曰：“昔四女云鲍姑何人也。”曰：“鲍靓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炜方叹骇昔日之姬耳。又曰：“呼蛇为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故号之玉京子。”炜因在穴饮龙余沫，肌肤少嫩，筋力轻健。后居南海十余载，遂散金破产，栖心道门，乃挈室往罗浮，访鲍姑。后竟不知所适。出《传奇》。

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成真人 柏叶仙人 齐映 王四郎 韦丹

冯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开元末，有中使自岭外回，谒金天庙，奠祝既毕，戏问巫曰：“大王在否？”对曰：“不在。”中使讶其所答，乃诘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关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于关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负布囊，自关外来。问之姓成，延于传舍，问以所习，皆不对。以驿骑载之到京，馆于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异之，召入内殿，馆于蓬莱院，诏问道术及所修之事，皆拱默不能对，沉真朴略而已。半岁余，恳求归山。既无所访问，亦听其所适，自内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见者咸笑焉。所司扫洒其居，改张帷幕，见壁上题曰：“蜀路南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闻，上默然良久，颇亦追思之。其后禄山起燕，圣驾幸蜀，皆如其讖。出《仙传拾遗》。

柏叶仙人

柏叶仙人田鸾，家居长安。世有冠冕，至鸾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末至三十而夭。鸾年二十五，母忧甚，鸾亦自惧。常闻道者

有长生术，遂入华山，求问真侣，心愿恳至。至山下数十里，见黄冠自山而出，鸾遂礼谒，祈问隐诀。黄冠举头指柏树示之曰：“此即长生药也，何必深远，但问志何如尔。”鸾遂披寻仙方。云：“侧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长生。”乃取柏叶曝干，为末服之，稍节荤味，心志专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觉时时烦热，而服终不辍。至二年余，病热，头目如裂，举身生疮。其母泣曰：“本为延年，今返为药所杀。”而鸾意终不舍，尚服之。至七八年，热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闻柏叶气，诸疮溃烂，黄水遍身如胶。母亦意其死，忽自云：“体今小可，须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温水于室，数人舁卧斛中，自病来十余日不寝，忽若思寝，乃令左右掩户勿惊，遂于斛中寝。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诸疮，皆已扫去，光彩明白，眉须绀绿，顿觉耳目鲜明。自云：“初寝，梦黄冠数人，持旌节导引，谒上清，遍礼古来列仙，皆相谓曰：‘柏叶仙人来此？’遂授以仙术，勒其名于玉牌金字，藏于上清。谓曰：‘且止于人世修行，后有位次，当相召也。’复引而归。”鸾自此绝谷，并不思饮食，隐于嵩阳。至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岁矣，常有少容。忽告门人，无疾而终，颜色不改，盖尸解也。临终异香满室，空中闻音乐声，乃造青都，赴仙约耳。出《原化记》。

齐映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傍徨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之门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跃上白驴如飞。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良久，老人复出。侍婢十余，皆有所执。至中堂坐，华洁侈盛。良久，因铺设于楼，酒饌丰异。逡巡，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

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匹，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自后数往，皆有恤赒。至春果及第。同年见其车服修整，乘醉诘之，不觉尽言。偕二十余人，期约俱诣就谒。老人闻之甚悔。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各奉一缣，独召公入，责之曰：“尔何乃轻泄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谢负罪，出门去。旬日复来，宅已货讫，不知所诣。出《逸史》。

王四郎

洛阳尉王琚，有孽侄小名四郎。孩提之岁，其母他适，因随去。自后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复录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道出东都，方过天津桥。四郎忽于马前跪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识。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选，费用固多，少物奉献，以助其费。”即于怀中出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琚异之，即谓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将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觐。”琚又曰：“尔今停泊在何处？”对曰：“中桥逆旅席氏之家。”时方小雨，会琚不赍雨衣，遽去曰：“吾即至尔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获祇候。”琚径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于衣服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舆先行，云往剑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时物翔贵，财用颇乏。因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者一访之。”果有张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捧而叩颡曰：“何从得此？所要几缗？”吉儿即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儿，即依请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来。”吉儿以钱归。琚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耳，逾则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后留心访问，冀

一会遇。终不复见之。出《集异记》。

韦丹

韦丹大夫及第后，历任西台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国有道者，与丹交游岁久，忽一日谓丹曰：“子好道心坚，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尽知其事，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经数日，问之，皆云无黑老。召一衙吏问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处？”其吏曰：“此城郭内并无。去此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此州人见其黑瘦，众皆呼为黑老。”韦公曰：“可为某邀取来。”吏人至瓜园中唤之，黑老终不肯来，乃驱迫之至驿。韦公已具公服，在门首祇候。韦公一见，便再拜。黑老曰：“某佣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来，愿得生回。”又复怖畏惊恐，欲走出门，为吏人等遮拦不放。自辰及酉，韦公礼貌益恭，黑老惊惶转甚。略请上厅，终不能得。至二更来，方上阶，不肯正坐。韦公再拜谘请，叩问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鼻息如雷。韦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极，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来，以手抚韦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爱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须向人间富贵。待合得时，吾当来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来此，当为汝尽话。”言讫，倏已不见。韦公却归。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时死矣。韦公惆怅，埋之而去。自后寂绝，二十年不知信息。韦公官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谓阖人曰：“尔报公，可道黑老来也。”公闻之，倒屣相迎。公明日无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出《会昌解颐录》。

冯大亮

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即取皮挛缀如牛形，斫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为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宾客。有樵叟三五人，诣其家饮酒，常不言钱，礼而接之，虽数益敬。忽一人曰：“我辈八人，明日具来，共谋一醉，无以人多为讶。”至时，樵叟八人偕至，客于袖中出栴木一枝，才五六寸，栽于庭中，便饮酒尽欢而去。曰：“劳置美酒，无以为报。此树径尺，则家财百万。此时可贡助天子，垂名国史。十年后，会于岷岭巨人宫，当授以飞仙之道。”言讫而去。旬日而树已凌空，高十余丈，大已径尺。其家金玉自至，宝货自积，殷富弥甚。虽王孙、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贡钱三十万贯，以资国用。出《仙传拾遗》。

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进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重阳日猎于沙苑。时云间有孤鹤徊翔，玄宗亲御弧矢中之。其鹤即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翼，西南而逝。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懃者莫得而居之。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有自称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岁率三四至焉。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彩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后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仍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乱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其箭，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具以实对。即视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从田之箭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乃沙苑翻飞，当日而集于斯欵。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后蜀人亦无复有遇佐卿者。出《广德神异录》。

拓跋大郎

天宝中，有扶风令者，家本权贵，恃势轻物，宾客寒素者无因趋谒。由是谤议盈路。时主簿李、尉裴者，好宾客。裴颇好道，亦常隐

于名山，又好施与，时亦补令之阙。常因暇日，会宴邑中，客皆通贵，裴尉疾不赴。宾客方集，忽有一客，广颡，长七尺余，策杖携帽，神色高古，谓谒者曰：“拓拔大郎要见府君。”谒者曰：“长官方食，不可通谒。请俟罢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辄尔拒客，吾将自入。”谒者惧，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升阶。令意不悦，而客亦不平。既而宴会，率不谦让。及终宴，皆不乐。客不揖去，令亦长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时李主簿疑为异人。李归，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乐，为此客耳。观其状，恐是侠者，惧且为害。吾当召而谢之。”遂与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让而至。时已向夜，李见甚敬。裴尉见之，忽趋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复起问裴。裴色兢惧甚，谓李曰：“此果异人，是峨嵋山人，道术至高者。曾师事数年，中路舍之而逃。今惧不可见。”李子因先为裴请，裴即衣公服趋入，鞠躬载拜而谢罪。客顾之良久，李又为言，方命坐。言议皆不相及。裴益敬肃，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过。李为辞谢再三，仍宿于李厅。李夙夜省问，已失所在，而门户扃闭如故，益以奇之。比旦，吏人奔走报云：“令忽中恶，气将绝而心微暖。”诸寮相与省之，至食时而苏。令乃召李主簿入见，叩头谢之曰：“赖君免死耳。”李问故。云：“昨晚客，盖是神人。吾昨被录去，见拓拔据胡床坐，责吾之不接宾客。遂命折桑条鞭之，杖虽小而痛甚。吾无辞谢之，约鞭至数百。乃云：‘赖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敕左右送归，方得苏耳。”举示杖痕犹在也。命驾往县北寻之，行三十里，果见大桑林，下有人马迹甚多，地有折桑条十余茎，血犹在地焉。令自是知惧，而拓拔从此不知所之。盖神仙也。出《原化记》。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怜悯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

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瘞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炆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出《逸史》。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氓。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余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絨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尔辈又营续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此为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

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簟，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冥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竹簟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

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饌。迟明，大会于山椒。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扪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俛而入，乃弃簟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

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

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其时才申未。城隍阡陌，彷彿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白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阊闾：“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缢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快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出《集异记》。

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韦仙翁 杨越公弟 阳平谪仙 卖药翁 严士则

韦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历中，因昼寝，常梦一人谓曰：“西岳太华山中，有皇帝坛，何不遣人求访，封而拜之，当获大福。”即日诏遣监察御史韦君，驰驿诣山寻访。至山下，州县陈设一店，具饭店中，所有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谓店主曰：“韦侍御一餐即过，吾老病不能远去，但于房中坐，得否？”店主从之。少顷韦君到店，良久，忽闻房中嗽声。韦问有何人在此，遣人视之。乃曰：“有一老父。”韦君访老父何姓。答曰：“姓韦。”韦君曰：“相与宗盟，合有继叙。”邀与同席。老父因访韦公祖父官讳，又访高祖为谁。韦君曰：“曾祖讳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叹曰：“吾即尔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尔即吾之小子曾孙也。岂知于此与尔相遇。”韦君涕泣载拜。老父止之，谓曰：“尔祖母见在。尔有二祖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与渠辈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襖，襖内有茯苓粉片，欲货此市买。”问韦君：“尔今何之？”韦君曰：“奉敕于此山中求真坛。州县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审翁能知此处否？”老父曰：“莲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坛，仿佛余址。此当是也，但不定耳。”遂与韦君同宿。老父绝粮不食，但饮少酒及人参茯苓汤。

明日，韦君将入山。老父曰：“吾与尔同去。”韦君乃以乘马让之。老父曰：“尔自骑，吾当杖策先去。”韦君乘马奔驰，竟不能及，

常在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险阻，马不能进。韦君遂下，随老父入谷。行不里许，到室，见三姬。老父曰：“此乃尔之祖母及尔之二祖姑也。”韦君悲涕载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余，俱垂发，皆以木叶为衣。相见甚喜，谓曰：“年代迁变，一朝遂见玄孙。”欣慰久之，遂与老父上山访坛，登攀峻峻。韦君始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飞，回顾韦君而笑。直至中峰西南隅，果有一坛，韦君洒扫拜谒，立标记而回。却到老父石室，辞出谷。韦君曰：“到京奏报毕，当请假却来请觐。”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韦君遂下山，返到阙庭，具以事奏。代宗叹异，乃遣韦君赍手诏入山，令刺史以礼邀致。韦君到山中求觅，遂失旧路，数日寻访不获。访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来，三二年则见此老父一到城郭，颜状只如旧，不知其所居。”韦君望山恸哭而返。代宗怅恨，具以事迹宣付史馆。出《异闻集》。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耆耄，因与酒食。问姓氏，曰：“姓杨。”又诘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杨公乃越侄孙，复重问，曰：“为君所迫，我乃尽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闻姓氏，再拜复坐。曰：“吾亦知汝过此，故来相看。祖母与姑数人悉在，汝欲见否？吾先报去。”少顷复至。明旦，与杨君入山，约里余，有大涧，阔数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谓杨君曰：“当止此。吾与汝唤阿婆去。”逡巡间，老母及女与六七人，绕岩而至。杨君望拜，隔水与语，皆嗟叹，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杨君乃拜，回数十步却望，犹有挥袖者。明日复来，深水高峰，并不见矣。出《逸史》。

阳平谪仙

阳平谪仙，不言姓氏。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妻，孝义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滥，市井路隔，盐酪既阙，守珪甚忧之。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十数步，置钱于树下，以杖叩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需，但令叩树取之，无不得者。其术夫亦能之。因与邻妇十数人，于崩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妇饮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守珪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珪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对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辅佐，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为善恶。人世生死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蟠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中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也。”旬日之间，忽失其夫妇。出《仙传拾遗》。

卖药翁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见之，逮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或戏问之：“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人莫晓其意，益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方买药者多，斗擞葫芦

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极大光明，安于掌中，谓人曰：“百余年人间卖药，过却亿兆之人，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今之自吃却。”药才入口，足下五色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出《续仙传》。

严士则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衣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路，徘徊岩嶂之间。数日，所赍粮糗既尽，四望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因窥篱隙内，见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士则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问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至今日。”士则具陈奔驰陟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饮饌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饥。念君远来相过，自起于栋梁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菉豆之形。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自觉丰饱。复曰：“汝得至此，当由宿分。自兹三十年间，无复饥渴。俗虑尘情，将澹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与罗浮相近。倘能脱去尘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且恐迷失道路。曰：“勿忧，去此三二里，与采薪者相值，可随之而去。此至国门不远。”既出，果有人采薪路侧。因问隐者姓名，竟返山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依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之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周岁，即解印归罗浮。及韦宙相公出镇江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

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时萧相公观风浙右，于桂楼开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无所食矣。出《剧谈录》。

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异僧伽洒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唯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泌幼而聪敏，书一览必能诵，六七岁学属文。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坐，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外，年九岁，潜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坐，词辨锋起，谭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说与刘晏，偕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咏方圆动静。泌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字。”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啖之，遂送忠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小，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由是张说邀至其宅，命其子均、

垧，相与若师友，情义甚狎。张九龄、贺知章、张庭珪、韦虚心，一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当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韭，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后二年，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

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就于东都肄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山谷神之要。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丁父忧，绝食柴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谈经。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交，为杨国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诗，谤议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郡安置。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

肃宗分道巡狩，泌尝窃赋诗，有匡复意。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圆、房琯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缘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极，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以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期，当在何时？可促偿之。”泌遽起谢恩。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威，当如郡名，必保定矣。”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毯上食，以泌多绝粒，肃宗每自为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恃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争此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

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钟粟，唯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栖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匡救，动合玄机，社稷之镇也。”

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颁锡，中使旁午于道，别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已而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载伏诛，追复京师，又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朗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充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西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郾国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说正之风。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今有司上农书，献种稂之种，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问讯。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旷达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臣所挤，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德宗闻之，尤加怆异。曰：“先生自言，当匡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瓚禅师游，著《明心论》。明瓚释徒谓之**懒残**，泌尝读书衡岳寺，异其所为，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泌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至将去矣。候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出芋以飧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自屏风中，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珊然有声，时人谓之矊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挥手动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顶。乃念言大事未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终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见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于是遂寤。后二岁，为玄宗所召。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自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竟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故，须南行，旬月当还。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化为我子功相续。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

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泌去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殿延喜阁。由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引至城门，奏以龙輶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似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凄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弛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輶行疾如风，都人观

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宁王倓，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譖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悟倓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摘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之。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于黔州。建宁之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宗社，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镜，岂可暂离朕耶？”时玄宗有诰，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诰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诏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黄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浹句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晓夕求访，殆遍洛下。时泌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桥，遇京尹避道。所乘骡忽惊辄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其厅。庭芝既出，降阶载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征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

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耶？宁王以庭芝妹为妃，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闻。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庭芝录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黄君，盖指朕耶？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兴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理道。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骐驎，傅说霖雨，何可以及兹！”其军谋相业，载如国史，事迹终始，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出《邺侯外传》。

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刘晏 崔希真 韦老师 麻阳村人 慈心仙人

刘晏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精思不倦，而无所遇。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后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至？”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告邮吏曰：“侧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乃曰：“园近远，行去得否？”曰：“即馆后。”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疑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县令都不喻，当时发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兹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精备，乃葬于路隅。

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乃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其墓，空存衣服而已。

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纆。家人妻子，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阖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九，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其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愈，数月有诏至，乃卒。出《逸史》。

崔希真

大历初，钟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绘事，好修养之术。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门，见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门下。崔异之，请入。既去蓑笠，见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问曰：“家有大麦面，聊以充饭，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麦受四时

气，谷之善者也。能沃以鼓汁，则弥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间又献松花酒。老父曰：“花涩无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于怀中取一丸药，色黄而坚。老人以石碎之，置于酒中，则顿甘美矣。复以数丸遗希真，希真请问，老父笑而不答。崔入宅，于窗窥之，见老父于帟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涂，瞬息而罢。崔少顷具饌献，受而不辞。崔后入内，出已去矣。遂践雪寻迹，数里至江，入芦洲中，见一大船，船中数人，状貌皆奇，而樵客在侧。甚人顾笑曰：“葛三乃见逼于伊人。”回谓崔曰：“尊道严师之礼，不必然也。”崔拜而谢之。归视幄中，得图焉。有三人二树一白鹿一药笈，其二人盖方外之状，手执玄芝采药者，一仙；树似柏皆断；笈为风雨所败。枯槁之状，根相连属，皆非常意所及。后将图并丸药，诣茅山，问李涵光天师。天师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画也。”李君又曰：“写神人形状于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寿过松柏也。其药乃千岁松胶也。”出《原化记》。

韦老师

嵩山道士韦老师者，性沉默少语，不知以何术得仙。常养一犬，多毛黄色，每以自随。或独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斋余而食，人不能知也。唐开元末岁，牵犬至岳寺求食，僧徒争竞怒，问何故复来。老师云：“求食以与犬耳。”僧发怒慢骂，令奴盛残食，与乞食老道士食，老师悉以与犬。僧之壮勇者，又慢骂，欲驱之。犬视僧色怒，老师抚其首。久之，众僧稍引去。老师乃出，于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云遍满溪谷。僧骇视之，云悉飞集池上。顷刻之间，其犬长数丈，成一大龙。老师亦自洗濯，服绛衣，骑龙坐定，五色云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僧寺作礼忏悔，已无及矣。出《惊听录》。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棹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玳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猓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谓贼曰：“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猓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八人获存。浙东押衙谢

詮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出《广异记》。

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巴邛人 章仇兼琼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许碯 杨云外 杜惊 南岳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与决赌。赌讫，叟曰：“君输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躋虚龙缟袜八纲，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噉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已来如此，似在隋唐之间，但不知指的年号耳。”出《玄怪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酒胜

其党，又不急于利，賒贷甚众。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谈谐笑谑，酣畅而去。其话言爱说孙思邈。又云：“此小儿有何所会。”或报章仇公。乃遣亲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书令传语：‘某苦心修学，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赐许否？’”四人不顾，酣乐如旧。逡巡，问酒家曰：“适饮酒几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讫，不离席上，已不见矣。使者具报章仇公，公遂专令探伺。自后月余不至。一日又来，章仇公遂潜驾往诣，从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跃出戟拜。公自称姓名，相顾徐起，唯柴烬四枚，在于坐前，不复见矣。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自后更令寻访，绝无踪迹。出《逸史》。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榻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榻，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出《广异记》。

李山人

李中丞汶，在朝日，好术士。时李山人寓居门馆，汶敬之。汶有子数人，其长曰元允，先与襄阳韦氏结婚，乃自京之襄阳，远就嘉会。发后，山人白汶曰：“贤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时不交人事，以图静处。”汶许之。山人别居，良久出曰：“贤郎厄已过，然所乘马死，从者毙其一。身少见血，余无大损。”汶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侦候。使回得信云：“中道过大桥，桥坏，马死奴毙。身为横木决破颐颌间，少许出血，寻即平复。”公叹异之。后忽辞云：“某久此为客，将有没化之期。”但益怅然。汶曰：“何忽若是？”曰：“运数且尔，亦当委顺。”汶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汶固留之，月余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须去矣。”乃晨起，与汶诀别。其后诸相识人家，皆云：“同日见李山人来告别。”初别时曰：“某有少事，欲言之于第三郎君。”问何事。乃云：“十五年后，于昆明池边，见人家小儿颊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后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虚二老人，相契为友。多游嵩华二峰，采松脂茯苓为业。二人因携酿酝，陟芙蓉峰，寻异境，憩于大松林下，因倾壶饮，闻松稍有二人抚掌笑声。二公起而问曰：“莫非神仙乎？岂不能下降而饮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仆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宫女子。闻君酒馨，颇思一醉。但形体改易，毛发怪异，恐子悸栗，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当返穴易衣而至，幸无遽舍我去。”二公曰：“敬闻命矣。”遂久伺之。

忽松下见一丈夫，古服俨雅；一女子，鬟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谒，忻然还坐。顷之，陶君启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既获拜侍，愿怯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术，求不死药，因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将之海

岛。余为童子，乃在其选，但见鲸涛蹙雪，蜃阁排空，石桥之柱欹危，蓬岫之烟杳渺，恐葬鱼腹，犹贪雀生。于难厄之中，遂出奇计，因脱斯祸。归而易姓业儒，不数年中，又遭始皇煨烬典坟，坑杀儒士，搢绅泣血，簪绂悲号。余当此时，复是其数。时于危惧之中，又出奇计，乃脱斯苦。又改姓氏为板筑夫，又遭秦皇歆信妖妄，遂筑长城，西起临洮，东之海曲。陇雁悲昼，塞云咽空。乡关之思魂飘，砂碛之劳力竭。堕趾伤骨，陷雪触冰。余为役夫，复在其数。遂于辛勤之中，又出奇计，得脱斯难。又改姓氏而业工，乃属秦皇帝崩，穿凿骊山，大修茔域，玉墀金砌，珠树琼枝，绮殿锦宫，云楼霞阁。工人匠石，尽闭幽隧。念为工匠，复在数中，又出奇谋，得脱斯苦。凡四设权奇之计，俱脱大祸。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实，乃得延龄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宫人，同为殉者。余乃同与脱骊山之祸，共匿于此。不知于今经几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继正统者九代千余年。兴亡之事，不可历数。”二公遂俱稽颡曰：“余二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谐遇。金丹大药，可得闻乎？朽骨腐肌，实翼麻荫。”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绝其世虑，因食木实，乃得凌虚。岁久日深，毛发绀绿，不觉生之与死，俗之与仙。鸟兽为邻，猿狖同乐。飞腾自在，云气相随。亡形得形，无性无情。不知金丹大药，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实之法，可得闻乎？”曰：“余初饵柏子，后食松脂，遍体疮痍，肠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肤莹滑，毛发泽润。未经数年，凌虚若有梯，步险如履地。飘飘然顺风而翔，皓皓然随云而升。渐混合虚无，潜孚造化。彼之与我，视无二物。凝神而神爽，养气而气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带。天地尚能覆载，云气尚能郁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结。即余之体，莫能败坏矣。”二公拜曰：“敬闻命矣。”

饮将尽，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壶而吟曰：“饵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尘寰。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毛女继和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远翠微。箫管秦楼应寂寂，彩云空

惹薜萝衣。”古丈夫曰：“吾与子邂逅相遇，那无恋恋耶？吾有万岁松脂，千秋柏子少许，汝可各分饵之，亦应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当去矣！善自道养，无令漏泄伐性，使神气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别，但觉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见所衣之衣，因风化为花片蝶翅，而扬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莲花峰上，颜脸微红，毛发尽绿，言语而芳馨满口，履步而尘埃去身。云台观道士，往往遇之，亦时细话得道之来由尔。出《传奇》。

许碯

许碯，自称高阳人也。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眉山经两京，复自襄汴，来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石厓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碯自峨眉山寻偃月子到此。”睹笔踪者，莫不叹其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芦江间，常醉吟曰：“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拍手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或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升云飞去。出《续神仙传》。

杨云外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褻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梦琐言》。

杜悰

杜邠公悰，为小儿时，常至昭应观，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悰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独一殿巍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视其像，颇类向所见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谕。”既而夜梦真君曰：“纸钱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须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十一 神仙四十一

薛尊师 王老 黑叟 刘无名

薛尊师

薛尊师者，家世荣显。则天末，兄弟数人，皆至二千石。身为阳翟令。而数年间，兄弟沦丧都尽，遂精心归道，弃官入山，妻儿悉弃。召同志者，唯有邑小胥唐臣，愿从之。杖策负囊，往嵩山口。忽遇一人，自山而出。自云求道之人，姓陈。云知近有仙境。薛遂求问其路，陈曰：“吾有小事诣都，约三日而回，回当奉导。君且于此相待。”薛与唐子止于路口。陈至期而至。陈曰：“但止于此，吾当入山求之。知所诣，即来相报。”期以五日，既而过期，十日不至。薛曰：“陈生岂相给乎？吾当自往。”遂缘磴入谷三四十里。忽于路侧见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陈山人也。唐子谓尊师曰：“本入山为求长生，今反为虎狼之餐。陈山人尚如此，我独何人？不如归人世以终天年耳。”尊师曰：“吾闻嵩岳本灵仙之地，岂为此害？盖陈山人所以激吾志也。汝归，吾当终至。必也不幸而死，终无恨焉。”言讫直往，唐亦决意从之。夜即宿于石岩之下，昼则缘磴而行。

数日，忽见一岩下，长松数百株，中有道士六人，如修药之状。薛遂顶礼求诸，道士曰：“吾虽至此，自服药耳。亦无术可以授君。”俄睹一禅室中，有一老僧。又礼拜求问，僧亦无言。忽于僧床下见藤蔓缘壁出户，僧指蔓视。薛遂寻蔓出户，具蔓傍岩壁不绝，经两日犹未尽，忽至流泉。石室中有道士数人，围棋饮酒，其陈山人亦在。笑谓薛曰：“何忽而至？子之志可教也。”遂指授道要。亦见俗人

于此伐薪采药不绝。问其所，云：“终南山紫阁峰下，去长安城七十里。”尊师道成后入京，居于昊天观，玄风益振。时唐玄宗皇帝奉道，数召入内礼谒。开元末，时已百余岁，忽告门人曰：“天帝召我为八威观主。”无病而坐亡，颜色不变。遂于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户。每至夜，辄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术。后以俗人礼谒烦杂，遂敕塞其塔户。唐君后亦为国师焉。出《原化记》。

王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生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菜，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顷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讫，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列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仕官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出《广异记》。

黑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

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刷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刷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出《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刘无名

刘无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后，居于蜀焉。生而聪悟。八九岁，道士过其家，见而叹曰：“此儿若学道，当长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乐名利。弱冠，阅道经，学咽气朝拜，存真内修之术。常以庚申日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黄精、白术，志希延生。或见古方，言草木之药，但愈疾微效，见火辄为灰烬，自不能固，岂有延年之力哉。乃涉历山川，访师求道。数年入雾中山，尝遇人教其服饵雄黄，三十余年。一旦有二人，赤巾朱服，径诣其室。刘问其何人也，何以及此。对曰：“我泰山直符，追摄子耳。不知子以何术，顶有黄光。至三日矣，冥期迫促，而无计近子，将恐阴符遣责，以稽延获罪，故见形相问耳。”刘曰：“余无他术，但冥心至道，不视声利，静处幽山，志希度世而已。”二使曰：“子之黄光，照灼于顶，迢高数丈，得非雄黄之功？然吾闻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子但服其石，未饵其金，但得其阳，未知其阴，将何以超生死之难，期升腾之道乎？其次广施阴功，救人济物，柔和雅静，无欲无为，至孝至忠，内修密行，功满三千，然后黑籍落名，青华定篆。制御神鬼，驱驾云龙，而上补仙官，永除地简。九祖超炼，七玄生天。如此则不为冥官所追捕耳。今子虽三尸已去，而积功未著，大限既尽，将及死期，岂可苟免也？”刘闻其语，心魂丧越，忧迫震惧，不知所为。二使徐谓之曰：“峨嵋青城，神仙之府，可以求诣真师，访寻道要。我闻铅汞朱髓，可致冲天，此非高真上仙，莫得修炼之旨。我为子求姓名同，年寿尽者，以代于子。子勉而勤修，无至中怠也。”刘致谢二使，二使乃隐。

刘如其言，入峨眉岷山，登陟峭险，探求洞穴，历年不遇。复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数里，忽觉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间，云青城真人。刘祈叩不已，具述所值鬼使追摄之由，愿示道要，以拯拔沉沦，赐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一岩室，使栖止其中，复令

斋心七日，乃示其阳垆阴鼎，柔金炼化水玉之方，伏汞炼铅朱髓之诀。谓之曰：“胡刚子、阴长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丹之经。丹分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苗。君臣相得，运火功全，七日为轻汞，二七日变紫锋，三七日五彩具，内赤外黄，状如窗尘，复运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经四时，重履长至，初则十月离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银，丸而服之，可以祛疾。三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发白反黑。三年之后，服之刀圭。游散名山，周游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剂，变化万端，坐在立亡，驾驭飞龙，白日升天。大都此药，经十六节，已为中品。便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与君臣二药，不相杂乱矣。千日功毕，名上品还丹。谨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视彼形气，功行合道，依法传之。刘授丹诀，还于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乃成。开成二年，犹驻于蜀，自述无名传，以示后人。入青城去，不知所终。出《仙传拾遗》。

卷第四十二 神仙四十二

贺知章 萧颖士 李仙人 何诩 黄尊师

裴老 李虞 夏侯隐者 权同休

贺知章

贺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对门有小板门，常见一老人乘驴出入其间。积五六年，视老人颜色衣服如故，亦不见家属。询问里巷，皆云是西市卖钱贯王老，更无他业。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谨，唯有童子为所使耳。贺则问其业，老人随意回答。因与往来，渐加礼敬，言论渐密，遂云善黄白之术。贺素信重，愿接事之。后与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乡日得此珠，保惜多时，特上老人，求说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饼来。童子以珠易得三十余胡饼，遂延贺。贺私念宝珠特以轻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岂在力争；慳惜未止，术无由成。当须深山穷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贺意颇悟，谢之而去。数日失老人所在。贺因求致仕，入道还乡。出《原化记》。

萧颖士

功曹萧颖士。常密游，于陈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见老翁，须鬓皓然，眉目尤异。至门，目萧久之，微有叹息，又似相识。萧疑其意，遂起揖问。老人曰：“观郎君状貌，有似一人，不觉怆然耳。”萧

问似何人。老人曰：“郎君一似齐鄱阳王。”王即萧八代祖。遂惊问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识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为鄱阳书佐，偏蒙宠遇。遭李明之难，遂尔逃亡，苟免患耳。因入山修道，遂得度世。适惊郎君，乃不知是王孙也。”遂相与泣。萧敬异之，问其年，乃三百二十七年矣。良久乃别。今在灊山，时出人间，后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出《广异记》。

何讽

唐建中末，书生何讽，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讽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升。”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叹伏。

出《原化记》。

黄尊师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捶击之，亦无怨色。一日，可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室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箓。”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箓。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出《逸史》。

裴老

唐大历中，有王员外好道术，虽居朝列，布衣山客，日与周旋。一旦道侣数人在厅事，王君方甚谈谐拊掌，会除溷裴老，携秽具至王君给使。因闻诸客言，窃笑之。王君仆使皆怪。少顷，裴老受僱事毕，王君将登溷，遇于户内。整衣，似有所白。因问何事，渐前曰：“员外大好道。”王惊曰：“某实留心于此。”曰：“知员外酷好，然无所遇。适厅中两客，大是凡流，但诳员外希酒食耳。”王君竦异良久。其妻呼骂曰：“身为朝官，乃与此秽汉结交，遣人逐之。”王君曰：“天真道流，不择所处。”裴老请去。王君恳邀从容，久方许诺。曰：“明日来得否？”曰：“不得，外后日来。”至期，王君洁净别室以候。妻呼曰：“安有与除厕人亲狎如此！”王君曰：“尚惧不肯顾我。”少顷至，布袍曳杖，颇有隐逸之风。王君坐语，茶酒更进。裴老清言间发，殊无荷秽之姿状。曰：“员外非真好道，乃是爱药耳。”

亦有少分。某既来，莫要炉火之验否？”王君叩头曰：“小生酷嗜，不敢便有祈请。”裴指铁盒可二斤余，曰：“员外剩取火至，以盒分两片，置于其中，复以火覆之。”须臾色赤，裴老于布袍角解一小囊，取药两丸，如麻粟，除少炭，捻散盒上，却堆火烧之。食顷，裴老曰：“成矣。”令王君仆使之壮者，以火箸持出，掷于地。逡巡，乃上上金盒矣，色如鸡冠。王君降阶再拜，磕头陈谢。裴老曰：“此金一两，敌常者三两，然员外不用留，转将布施也。”别去曰：“从此亦无复来矣。”王君拜乞曰：“末学俗士，愿沥丹恳，须至仙伯山居中，具起居礼。”裴老曰：“何用此。”乃约更三日，于兰陵坊西大菜园后相觅。王君亦复及期往，至则果见小门，扣之，黄头奴出问曰：“莫是王员外否？”遂将一胡床来，令于中门外坐。少顷引入，有小堂甚清净，裴老道服降阶。侍女童十人，皆有姿色。延上劳问，风仪质状，并与前时不同，若四十余人矣。茶酒果实甚珍异，屋室严洁，服用精华。至晚王君去，裴老送出门。旬日复来，其宅已为他人所赁，裴老不知所去也。出《逸史》。

李虞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稜游华山，穷搜岩谷。时李公未仕，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每遇幽赏，即吟咏移时。俄至一小洞，巉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极平易。二人欲穷其迹，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逡巡见有紫衣，乘小马，从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备述曰：“此处偏陋，请至某居处。”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因止宿，饮饌皆甚精丰，内有驼羊，其状如

牛。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留连累日，各遗银器数事，遣使者导之而返。曰：“此可隐逸，颇能住否？”二子色难。子华笑，执手而别，且请无漏于人。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不可见矣。杨君改名俭，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公终亦流荡，真仙灵境，非所实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后君子诫之哉。出《逸史》。

夏侯隐者

夏侯隐者，不知何许人也。大中末，游茅山天台间，常携布囊竹杖而已。饮食同常人，而独居一室，不杂于众。或露宿坛中，草间树下，人窥覩之，但见云气蓊郁，不见其身。每游三五十里，登山渡水，而闭目善睡，同行者闻其鼻鼾之声，而步不差跌，足无蹶碍，至所止即觉，时号作睡仙。后不知所终。出《神仙拾遗传》。

权同休

秀才权同休，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顾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顾者久而不去，但具汤火来。秀才且意其怠于祇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道者。良久，取粗沙数坏，掇捋已成豆矣。及汤成，与常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予贫迫若此，无以寸进，因褊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顾者微笑曰：“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扎，聚于盘上，噉之，遂成牛肉。复汲数瓶水，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五十。秀才惭谢顾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顾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不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戚戚不安。顾者乃辞曰：“秀才若

此，果妨某事也。”因谈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皆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箸及发，药力不能化。因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卢山人 薛玄真 于涛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鏤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緘鑰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箓，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大历中，有清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刚果自恃，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鑰。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于是命破其鑰。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絙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絙，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箓数十轴，以黄縑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緘鑰如旧。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悟。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愍，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

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任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卢山人

唐宝历中，荆州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访其息利之术。卢觉，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日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若信吾言，当免。子可告之。将午，当有匠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银二两余，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钱三千四百。”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告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之。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蹴其门，张重箠捍之。少顷聚人数百。张乃由后门，与妻子回避。才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哭，乃适张家，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送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槽馱^輶，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

卢意以为烦，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请之。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其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陆喜甚，妻亦搬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谢违戒。卢生

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醺而瘞焉，儿女乃愈。卢生到复州，又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诘之。卢曰：“此辈尽劫贼也。”其异如此。元卿言：“卢卿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常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出《酉阳杂俎》。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给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游云泉，得长生之道。常于五岭间栖憩，每遇人曰：“九疑五岭，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胜异。如阳朔之峰峦挺拔，博罗之洞府清虚，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栖神于衡阜，虞舜登仙于苍梧，赫胥耀迹于潜峰，黄帝飞轮于鼎湖。其余高真列仙，人臣辅相，腾翥逍遥者，无山无之。其故何哉？山幽而灵，水深而清，松竹交映，云萝杳冥，固非凡骨尘心之所爱也；况邃洞之中，别开天地，琼膏滴乳，灵草秀芝，岂尘目能窥，凡履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优游其地，信为乐哉。”真元末，郑余庆谪郴州长史，门吏有自远省余庆者，未至郴十余里，店中驻歇，与玄真相遇，状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迈，词多稽古，时语及开元、麟德间事，有如目睹。又言明年二月，余庆当复归朝，余言皆神异。问其姓氏，再三不答。恳诘之。云：“某有志林泉，久弃乡国，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门吏话于余庆。令人访寻，无复踪迹。明年二月，余庆征还，及到长安，语及异事，给事中薛伯高，流涕对曰：“某高祖，自左常侍，弃官入道，隐终南，不知所终，是矣。”出《仙传拾遗》。

于涛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琮南迁，途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是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憩，涛问叟何人也，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好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将远陟，深抱忧虑，闻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问其所能，云：“老叟无解，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之，请濡毫执笔，随语记录之也。”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词多隐密，迨若谣讖，亦叙相国牵复之事。因问薛校书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某京中宅内事，可以知否，叟俯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涛亦审其谛实，皆书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将昏暝。涛因指薛芸香姬者，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初随语书事，心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

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箸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忻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以阴功及物。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_閼器之所，托一村翁。辇其寿棺而瘞。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瘞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出《神仙感应

传》。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将符 房建 萧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华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饶州牧齐推，嫁女与进士李生，数月而孕。李生赴举长安，其孕妇将产于州之后堂，梦鬼神责其腥秽，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产为鬼所恶害，耳鼻流血而卒，殁于官道侧，以俟罢郡，迁之北归。

明年，李生下第归饶，日晚，于野中见其妻，诉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诣鄱亭村学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诣村学见先生，膝行而前，首体投地，哀告其事，愿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坚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沱，自早及夜，终不就坐。学徒既散，先生曰：“诚愚如此，吾亦何所隐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坏矣，诚为作一处置。”即从舍出百余步桑林中，夜已昏瞑，忽光明如昼，化为大府崇门，仪卫森列。先生宝冠紫帔，据案而坐，拟于王者，乃传声呼地界。俄有十余队，各拥百余骑，奔走而至，皆长丈余。谒者呼名通入曰：“庐山江滨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闻之何不申理？”对曰：“狱讼无主，未果发谪。今贼是鄱阳王吴芮，刺史宅是其所居，怒其生产腥秽，遂肆凶暴；寻又擒吴芮，牒天曹而诛戮之。勘云：‘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生曰：“屋舍已坏如何？”有一老吏曰：“昔东晋邺下，有一人误死，屋宅已坏，又合还生，与此事同。其时葛仙

君断令具魂为身，与本无异，但寿尽之日无形尔。先生许之，即只追李妻魂魄，合为一体，以神胶涂之，大王发遣却生，即便生矣。”见有七八女人，与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合之，有药如稀饧，以涂其身。

顷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间。李生夫妻感谢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与妻还家，其后年寿所生男女，皆如所言。出《仙传拾遗》。

穆将符

穆将符者，唐给事中仁裕之侄也。幼而好学，不慕声利，不规世禄，而深入玄关，纵逸自放，不知师匠何人，已得吐纳内修之道。好饮酒，高闲傲睨，人莫能测之。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时往来其家，则饮酒话道，弥日累夕。姚忽暴卒，举家惶骇，使人奔访将符。际夜方至，姚已奄然，无复喘息。将符方醉，其家人哀号告之。笑曰：“可救也，无遽忧怖。”遂解衣与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参汤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惊呼，待唤即应，灭烛而寝。悄然中夜，方命烛视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参汤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适为黄衣使者三四人，以马载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巡，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状，照其行路。”黄衣者促辔尤急，即闻传呼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顾见骑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马及黄衣者，奔进不知所之。别有朱衣一人，引而归之。自是姚生平复如初。将符遁去，不知所适。罗浮轩辕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征入关，至京，即使人访之，将符以遁去。先生曰：“穆处士隐仙者也，名位列于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为短，真和光混俗尔。”淮浙间颇显其异迹，接于闻见，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遗》。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出《宣室志》。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臻，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

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虔亭墟，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

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为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电掣，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为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

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只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暗症，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

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出《河东记》。

卷第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贾耽 丁约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隐者

梅真君

贾耽

唐相国贾耽，滑州节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选一趺捷官健，操书缄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处即行，觅张尊师送此书，任汝远近。”使者受命，挈粮而去，甚惶惑。入山约行百余里，荆棘深险，无不备历。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耸拔，见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贾相公使来。”开书大笑，遂作报书一曰：“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使者赍书而返。贾公极喜，厚赏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尝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书，果得数轴，皆道书也。遂遣十余人写，才毕，有道士突入，呼贾公姓名叫骂曰：“争敢偷书！”贾公逊谢。道士曰复持去。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乃遣使赍牒牒州，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遂令掩之。果得，以笼送，亦不知何故。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出《逸史》。

丁约

唐大历中，有韦行式为西州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耽玩道书，溺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厮役于部

下，周旋恪勤，未尝少怠，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栗，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军中，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间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褰衣带内，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心，亦复遐寿。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

将还京辇，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喧，询其由，曰：“刘悟执逆贼李师道下将校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严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已见矣。微笑遥谓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今相见，请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驿，则散紖于廊舍，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先见之明，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国啖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寔繁有徒。稽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龚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而进，亦愧领之。威曰：“明晨法场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不克行刑，两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自穴入，荷校以坐。

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雨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

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酈，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饭仆饱马，吉旦往棘围候焉。亭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颌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忽之次，丁因跃出，而广众之中，蹶足以进，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脱衣换觞，与威对饮。云：“某自此游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当奉候于昆仑石室矣。”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出《广异记》。

瞿道士

黄尊师修道于茅山，法箬绝高，灵应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恳，屡为黄师所笞。草堂东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为师所捶，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惊异，遣去草搜索，一无所见。食顷方出，持一棋子，曰：“适观棋时人留餐见遗，此秦人棋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世传仙府，学道者数百千，皆宗黄公，悉以为德业阶品，寻合上升。每至良辰，无不瞻望云鹤。明年八月望夜，天气晴肃，月光如昼，中宵云雾大起，其云五色，集于窗牖间，仙乐满庭，复有步虚之声。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备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侣。将晓，氛烟渐散，见瞿生乘五色云，自东方出在庭中，灵乐鸾鹤，弥漫空际，于云间再拜黄公曰：“尊师即当来，更务修造，亦不久矣。”复与诸徒诀别，乘风遂去，渐远不见，隐隐犹闻众乐之音。金陵父老，每传此事。出《逸史》。

王卿

唐真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节日，常有一道士过之，饮讫出郭而去。如是数年。后因道士复来，卿遂结束潜

行，寻之数里。道士顾见，大惊曰：“何来？”卿乃礼拜，愿神人许为仆使。道士固辞，卿固随之。每过涧壑，或高阔丈余，道士逾越，轻举而过。卿轻踵之，亦能渡也。行数十里，一岩高百余丈。道士腾身而起。卿不能登，遂哀求礼拜。道士自上谓曰：“汝何苦从我？自速归；不尔，坐受困蹶也。”卿曰：“前所渡险阻，皆赖尊师命；今却归无路，必死矣。愿见救护。”道士垂手岩下，令卿举手闭目，跃身翕飞，已至岩上。上则平旷烟景，不类人间。又从行十余里，至道士舍，门庭整肃，止卿于舍外草间。谓曰：“汝且止此，吾为汝送饭食，候便令汝得见天师。”卿潜草间。道士三日每送饭食，亦皆充足。

后一日，忽见天师出门，杖策，道士四五人侍从。天师形状瑰伟，眉目疏朗。道士私招卿，令于道左礼谒。天师惊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谓说，诸道士曰：“此人谨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灶。”天师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厨下，见一大灶，下燃火，上有铁筒，闭盖数重。道士令卿守灶，专看之，不得妄视，令失坠。余道士四人，或汲水采药，蒸曝造食，以供天师。夜亦令卿卧厨下守火。经六七日，都不见人来看视釜中物者。后一日，卿无何窃开窥药。忽见一白兔，从铁筒中走出，^驩然有声。道士曰：“药已失矣！”竟来窥看，惶惧失色。须臾，天师大怒曰：“何忽引俗人来，令失药。”俄召前道士责辱，欲鞭之。道士叩头，请却擒觅。道士数人，于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变成白鹤，冲天而飞。食顷，鹤已擒得白兔来，令投釜中，固济炼之。天师令速逐俗人遣归。道士遂领出曰：“卿几误我，卿心未坚，可且归去。”遂引送至高岩下，执手而别。“后二十年，于汾州市中相见耳。”卿复寻路归，数日方至郭，已经年。遂为道士。十余年后，游太原，竟不知当有所遇否。出《原化记》。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去，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箱，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广异记》。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鞍，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此访一亲知，比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银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以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唯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出《稽神录》。

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虚 王子芝 刘商

白幽求

唐真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频年下第。其年失志，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于大谢公岛，夜遭风，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定，徐行，见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台阁门宇甚壮丽。维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边，见幽求，乃眈眈而视幽求。幽求进路甚恐惧，欲求从者，失声彷徨，次于大树。枝为风相磨，如人言诵诗声。幽求谛听之，乃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幽求犹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传敕曰：“西岳真君来游。”诸龙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趋走前，见朱衣人不顾而入。幽求进退不得，左右诸龙虎时时目幽求，盘旋次。门中数十人出，龙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随之，至维舟处，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须臾没于远碧中。

幽求未知所适，舟中具馔次。忽见从西旗节队伍，仅千人；鸾鹤青鸟，飞引于路；骑龙控虎，乘龟乘鱼。有乘朱鬣马人，衣紫云日月衣，上张翠盖，如风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门，幽求又随覩之。诸龙虎等依前列位，与树木花药鸟雀等，皆应节盘回如舞。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食顷，朱衣人持一牒出，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龙虎未前。”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适，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随指，而身如乘风，下山入海底。虽入水而

不知为水，朦胧如日中行，亦有树木花卉，触之珊珊然有声。须臾至一城，宫室甚伟，门人惊顾，俯伏于路。俄而有数十人，皆龙头鳞身，执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门，已有龙虎骑从，俨然遂行，瞬息到旧所。幽求至门，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觉馁。少顷，有觅水府使者，幽求应唯而入，殿前拜，引于西廊下，接诸使下坐，饭食非人间之味。徐问诸使中：“此何处也？”对曰：“诸真君游春台也，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诸方，主人亦各随地分也。”其殿东廊下，列玉女数百人，奏乐。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东西为迎月殿，又有一宫观望日。

至申时，明月出矣。诸真君各为迎月诗。其一真君诗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真君诗曰：“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真君诗曰：“清波滔碧乌，天藏黯黩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真君诗曰：“乌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下句，其余诗并忘之矣。赋诗罢，一真君乃命夜戏。须臾，童儿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箫众乐，更唱迭和，有唱步虚歌者，数十百辈。幽求记其一焉，词曰：“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至四更，有绯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趋出，诸君命驾各辞。

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劳绩。”诸真君议曰：“便与游春台洒扫。”幽求恟惶，拜乞却归故乡。一真君曰：“卿在何处？”对曰：“在秦中。”又曰：“汝归乡何恋恋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随吾来。”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诸真君亦各下山，并自有龙虎鸾凤，朱鬣马龟鱼，幡节羽旄等。每真君有千余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自有便风，迅速如电。平明至一岛，见真君上飞而去。幽求舟为所限，乃离舟上岛，目送真君，犹见

旗节隐隐而渐没。幽求方悔恨恸哭，而迢迢上岛行，乃望有人烟，渐前就问，云是明州，又却喜归旧国。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出《博异志》。

王太虚

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岁，王屋令王琰，夙志崇道，常念《黄庭经》。每欲自为注解，而未了深玄之理，但日诵五六千遍。闻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求为王屋令，欲结庐于其中，冀时得游礼耳。罢官，乃绝粒咽气数月，稍觉神旺身轻。入洞屋，誓不复返。初行三二十里，或宽广明朗，或幽暗泥黑。扪壁俯行，经三五日，忽坦然平阔，峭崖倚空，直拔万仞。下有嵌室，可坐数百人，石床案几，俨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经一轴，未敢遂取，稽首载拜言曰：“下土贱臣，形浊气秽，辄慕长生之道，幸入洞天，仰窥灵府，是万劫良会。今睹上天遗迹，玉案玄经，不敢辄取，愿真仙鉴祐，许尘目一披篇卷，则受罔极之恩。”良久叩头，乞报应之兆。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子其忘乎？缙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简矣。吾东极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黄庭》宝经，吾之所注，使授于子。”复赠以桃，得数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飞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算。子虽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于兹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讫，不复见。琰亦不敢久住，携桃核与经而归。磨服桃核，身康无疾，颜状益少。人间因有传写东极真人所注《黄庭经》本矣。出《仙传拾遗》。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缙氏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许人，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

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居于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三榼饷之。间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潜令人蹑其后，以伺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以归。他日复来。子芝谓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饷醇醪，偿子薪价，可乎？”曰：“可。”乃饮之数盃，因谓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醖也。余适自彼来，恨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斯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颌之。因命丹笔，书一符，置于火上，烟未绝，有一小竖立于前。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与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芝仆曰：“可闭其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携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侔。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诺。”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来，堂堂美须眉，拖紫秉简，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竭。樵者烧一铁箸，以煖紫衣者，云：“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执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少顷，可造河渚庙视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

赵均郎中时在幕府，目验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悦亦寓于中条，甚熟踪迹。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且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录》。

刘商

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阴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官，何益于己。古贤皆隳官以

求道，多得度世。幸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东游。入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方卖药，聚众极多。所卖药，人言颇有灵效。众中见商，目之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劝。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惊异，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闪然不见，商益讶之。商翌日又于城街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劝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其吟，暮乃别去。后商累寻之，不复见也。乃开囊视，重纸裹一葫芦子，得九粒药，如麻粟，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醒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游之时，爱罨画溪之景，遂于胡父渚葺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我刘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为地仙矣。出《续仙传》。

卷第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宪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许栖岩 韦善俊

唐宪宗皇帝

唐宪宗好神仙不死之术。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国回，云：“于海中泊山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楼台殿阁，金户银关。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如其异，遂请谒。公子曰：“汝何所从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当汝旋去，愿为传语。”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匣。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印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至京师，即具以事上进。宪宗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乃览金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鑲，置于帐内。其后往往见五色光，可长丈余。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宪宗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兆乎？”

时又有处士伊祁玄解，缙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三尺高，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辔，惟以青毡籍其背。常游历青兗间。若与人款曲，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帝知其异人，遂令密诏入宫内，馆于九华之室，设紫茱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茱席类茱叶，光软香静，夏凉冬温。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也。乌弋山离国，已见班固《西京传》也。帝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帝因问之曰：“先生

春秋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帝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穗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茺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子，一子而生万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荫一亩。其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内，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乃莫见。而玄解请帝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焉。

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毛发。时玄解方座于帝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也，一虎玉也。”惊而问曰：“何谓龙玉虎玉也？”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于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兽慑服。”帝异其言，遂令尝之。各如所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帝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帝，未许之。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丝绘华丽，间以珠玉。帝元日与玄解观之，帝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朕无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侧，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帝追思叹恨，近成羸疹。因号其山为藏真岛。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宝历二年，与其友刘生游五台山。山有风穴，游人稍或喧呼，及投物击触，即大风震发，揭屋拔木，必为物害。故登山之时，互相戒敕不敢触。球至穴口，戏投巨石于穴中。良久，石

声方绝，果有奔风迅发，有一木如柱，随风飞出。球性轩悍，无所顾忌，遂力扳其木，却坠入穴中。球为木所载，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见一人形如狮子而人语，引球入洞中斋内，见二道士弈棋。道士见球喜，问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无以为对。二仙责引者曰：“吾至道之要，当授有骨相之士，习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遗令饮，谓之曰：“汝虽凡流，得睹吾洞府，践吾真境，将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习道，不可语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复来也。饮此神浆，亦延年寿矣。”

球饮水拜谢讫，引者将球至向来洞侧，示以别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宝以镇峰顶。亦如茅山洞，镇以安息金墉城之宝。春山杂玉，环水香琼，以固上真之宅。此山东峰有离岳火球，西峰有丽农瑶室，南峰有洞光珠树，北峰有玉润琼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环光之壁。每积阴将散，久暑将雨，即众宝交光，照灼岩岭。春晓秋旦，则九色之气属天，光辉烁乎云表。太帝命韩司少卿、东方君与紫府先生，统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镇于此，故谓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门，一径西通昆仑，一径出此岩之下，一向来风穴，是洞之端门也。皆有龙蛇守之。先生有敕曰：‘有巨石投于洞门，中吾柱者，是世间将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即使我引进。我亦久远学道，当证仙品，而积功之外，口业不除，以宿功所荫，得守此洞穴之口。后三百年，亦当超升矣。以口业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适门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诚不知子戏投石耳。然数百年来，投石者少，亦未尝中柱。神仙之宫，不易一至，子亦将有所得于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岩之径，可使子得速还人间。”因衣带解药三丸，贯一槁枝之末，谓球曰：“路侧如见异物，以药指之不为害；此药食之，可以无病。”

球持此药，行于洞中黑处，药有光如火。数有巨蛇，张口向球，

以药指之，伏不敢动。因出洞门，门外古树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壤土朽树，久方得出，已在寺门之外矣。先是，刘生既失球，子方执诬刘生，疑害其父，欲讼于官。寺有大斋，未得便去。既见球还，众皆忻喜，具话所见之异。因以三丸药，与刘及子各饵一丸。乾符中，进士司徒铁与球相别三十年，别时球年六十，须已垂白，于河东见球，年九十余，容状如三十许人。话所遇之事，云：“服药至今，老而复壮，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岁许，锐志修道。与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传拾遗》。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身長七尺余，眉目如画，端美肥白，且秀丽，人见皆爱之。有道术，多游名山，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复游括苍仙都。辟谷服气，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韭一盆，手撮肉吃毕，即饮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气，味有加异，有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人间得蒜食者颇多，而毕身无病，寿皆八九十。玄白到处，住则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则舍之。人皆以为有老彭补脑还元之术。

又游越州，适大旱，方暴尅禳龙以祈雨，涉旬，亢阳愈甚。玄白见之，以为凡所降雨，须俟天命，非上奏无以致之。遂于所止玄真观，焚香上祝。经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极神异之。复南游到抚州，又逢天旱祈祷，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请之。遽作术飞钉城隍神双目。刺史韦德邻，怪其贮妇女复钉城神，此类狂也，将加责辱。健步辈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动，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谓德邻曰：“使君干忤刘根，欲见诛罚祖祢耶？”德邻方惧祈谢。须臾致雨，礼而遣之。其灵术屡施，不可备录。后之南城县，白日上升而去。出《续神仙传》。

许栖岩

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时南康韦皋太尉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真君。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庄子》云：‘息之以踵。’《黄庭》云：‘但思以却寿无穷。’”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乃邀入别室。

有道士，云是颖阳尊师，为真君布算，言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是夕，岩与颖阳从太乙君登东海西龙山石桥之上，以赴群真之会。座内仙客有东黄君，见栖岩喜曰：“许长史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以所乘马送之。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既别，逡巡已达虢县，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时，二玉女托买虢县田婆针。乃市之，杖系马鞍上，解鞍放之，化龙

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复入太白山去。出《传奇》。

韦善俊

韦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访道周游，遍寻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静栖林野，或醉卧道途。常携一犬，号之曰乌龙。所至之处，必分己食以饲之。犬复病疥，毛尽秃落，无不嫌恶之。其兄为僧，久居嵩寺，最为长老。善俊将欲升天，忽谓人曰：“我有少债未偿耳。”遂入山见兄。众僧以师长之弟，多年忽归，弥加敬奉。每升堂斋食，即牵犬于其侧，分食与之。众既恶之，白于长老。长老怒，召而责之，笞击十数，遣出寺。善俊礼谢曰：“某宿债已还，此去不复来矣。”更乞一浴，然后乃去。许之。及浴移时，牵犬而去。犬已长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为龙，长数十丈，善俊乘龙升天，擎其殿角，踪迹犹在。出《仙传拾遗》。

卷第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绅 白居易 轩辕先生 李元

韦卿材

李吉甫

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宴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坐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坐，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瓿，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李公喜，既与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王坐见，必坐笑以语，若旧相识。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问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从容曰：“判官有仙骨，学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无言。良久曰：“此是尘俗态束缚耳，若住人世，官职无不得者。”王公请以兄事之。又曰：“本师为在白鹿，与判官亦当家。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意复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师不敢言。”索笔书鹤字。王生从此不知所诣，王公果富贵。出《逸史》。

李绅

故淮海节度使李绅，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赛神者来邀，适有头眩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绅入止深室，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徐起窥帘，乃见一老叟，眉须皓然，坐东床上，青童一人，执香炉，拱立于后。绅讶之，心知其异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识我乎？”曰：“小子未尝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闻吾名乎？”曰：“尝于仙籍见之。”老父曰：“吾处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将往焉。及此，遇华山龙斗，散雨满空。吾服药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绅乎？”对曰：“某姓李，不名绅。”叟曰：“子合名绅字公垂，在籍矣。能随我一游罗浮乎？”绅曰：“平生之愿也。”老父喜。

有顷，风雨霁，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简，若笏形，纵拽之，长丈余，横拽之，阔数尺，缘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绅居其中，青童坐其后。叟戒绅曰：“速闭目，慎勿偷视。”绅则闭目，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开视可也。”已在一山前，楼殿参差，蔼若天外，箫管之声，寥亮云中。端雅士十余人，喜迎叟，指绅曰：“何人也？”叟曰：“李绅耳。”群士曰：“异哉！公垂果能来。人世凡浊，苦海非浅，自非名系仙录，何路得来？”叟令绅遍拜之。群士曰：“子能我从乎？”绅曰：“绅未立家，不获辞。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未言间，群士已知：“子念归，不当入此居也。子虽仙录有名，而俗尘尚重，此生犹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静，来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绅复遍拜叟归。辞讫，遂合目。有一物若驴状，近身乘之。又觉走于风涛之上。顷之，闷甚思见。其才开目，以堕地而失所乘者。仰视星汉，近五更矣，似在华山北。徐行数里，逢旅舍，乃罗浮店也。去所止二十余里，缓步而归。明日，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相逢大喜，问所往。诈云：“夜独居，偶为妖狐所惑，随造其居，将曙，悟而归耳。”自是改名绅，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之重。出《续玄怪录》。

白乐天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奇花，白鹤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维舟上岸，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寺观，通一道入。道士须眉悉白，侍卫数十。坐大殿上，与语曰：“汝中国人，兹地有缘方得一到，此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裊裊，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笼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然白公脱屣烟埃，投弃轩冕，与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出《逸史》。

轩辕先生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尺。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有毒龙猛虎护卫。或民家具斋饭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体而至。若与人饮，即袖出一壶，才容三二升，纵宾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人命饮，则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药之香，辄无减耗。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而见十数，仪貌无所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无不应手而愈。

唐宣宗召入内廷，遇之甚厚。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辍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足难哉！”又问先生道孰愈于张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上遣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尝之。而集方休于所舍，忽谓其中贵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贵皆不谕其言。于时宣宗召令速至，而才及玉阶，谓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座于御榻前。宣宗命宫中人传汤茶。

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朱唇，年始二八，须臾变成老姬，鸡皮鲐背，鬓发如丝，于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宫人之过，遂令谢先生，而貌复故。宣宗因话京师无豆寇荔枝花。俄顷二花皆连叶，各近百数，鲜明芳洁，如才折下，更尝赐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于此。”宣宗曰：“朕无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俄而彻盘，即柑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宣宗食之，叹其甘美无匹，更问曰：“朕得几年作天子？”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初辞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出《杜阳篇》。

李元

李元谏议，尝隐于嵩山茅舍。冬寒，当户炽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问李公曰：“颇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时阉人，避祸得道。”乃去帽，须髯伟甚，曰：“此皆山中所长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数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门径去。李公牵衣愧谢，不可暂止，明日寻访，悉无其迹。出《逸史》。

韦卿材

卢元公奉道。暇日与宾友话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韦卿材，大和中，选授江淮县宰，赴任出京日，亲朋相送，离灞浐时，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觉道路渐异，非常日经过之处。既望其中，有灯烛荧煌之状，林木葱蒨，似非人间。顷之，有谒于马前者，如州县候吏，问韦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顷，复有一人至，谓前谒者曰：“既至矣，则须速报上公。”韦问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对，却走而去。逡巡，遽声连呼曰：“上公屈。”韦下马，趋走入门。则峻宇雕墙，重廊复阁，侍卫严肃，拟于王侯。见一人年可四十岁，平上帻，衣素服，遥谓韦曰：“上阶。”韦拜而上。命坐，慰劳久之，亦无肴酒汤果之设。徐谓韦曰：“某因世乱，百家相纠，窜避于此，众推为长，强谓之上公。尔来数百年，亦无号令约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尘俗之幸也。不可久留，当宜速去。”命取绢十匹赠之。韦出门上马，却寻旧路，回望亦无所见矣。半夜胧月，信足而行，至明，则已在官路，逆旅暂歇。询之于人，且无能知者。取绢视之，光白可鉴。韦遂裹却入京，诣亲友，具述其事，因以绢分遗亲爱。韦云：“约其处，乃在骊山蓝田之间，盖地仙也。”出《尚书故实》。

卷第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师 李贺 张及甫 郑册 陈惠虚

温京兆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迥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迥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迥：“何以污群龙室？”迥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迥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迥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迥出水上，迥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出《广异记》。

李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

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张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属县，有张及甫、陈幼霞同居为学。一夜俱梦至一处，见道士数人，令及甫等书碑，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作篆文，稍异于常。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躡空仰途，绮错轮囷。”后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至晓，二人共言，悉同。出《逸史》。

郑册

温州刺史郑册，好黄老之术，常密为之。因疾，自见女仙三百余人。云：“迎公。”乃命设饌，焚香礼拜。又邀兄冉，同于空中礼拜。少顷，命烛五炬引。兄冉与左右人皆无所见。明日天明，又阳官来催曰：“员外禄运见终，今请速登驾。”又命酒果祭之，云：“员外受职，六月朔视事，至午时当奉迎。”先是，公与天台道士金柔为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时，造省公。公说前事。即与柔共入净堂中礼拜。又云：“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开封，以右手点笔空押

之，自书六字。谓使者曰：“以有前约，的不逾时。”便言时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闭却四门。又催家人阿鹿下饭。先令作蒸饼，犹热。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只，云：“六押衙来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辞让之状。公跪拜再三，便低头不起。家人走报兄冉及室人。少时而逝，形体柔软，颜色不改。按《真诰》云，其有阴德及好道信仙者，此例品格盖多。睹郑公潜化之迹，虚无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记》。

陈惠虚

陈惠虚者，江东人也。为僧，居天台国清寺。曾与同侣游山，越过石桥。水峻苔滑，悬流万仞，下不见底。众皆股栗不行，惠虚独超然而过。径上石壁，至夕不回，群侣皆舍去。

惠虚至石壁外，微有小径，稍稍平阔。遂及宫阙，花卉万丛，不可目识。台阁连云十里许。见其门题额曰“会真府”，左门额曰“金庭宫”，右额曰“桐柏”，三门相向鼎峙，皆有金楼玉窗，高百丈。入其右内之西，又一高楼，黄门，题曰“右弼宫”，周顾数千间，屈曲相通。瑶阶玉陛，流渠激水，处处华丽。殆欲忘归，而了无人迹。又入一院，见青童五六人，相顾笑语而去。再三问之，应曰：“汝问张老。”须臾回顾，见一叟挟杖持花而来。讶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虚曰：“常闻过石桥即有罗汉寺，人世时闻钟声。故来寻访，干僧幸会，得至此境。不知罗汉何在？”张老曰：“此真仙之福庭，天帝之下府，号曰金庭不死之乡，养真之灵境，周回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柏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万人，为小都会之所。太上一降此宫，校定天下学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罗汉之所也。王君者，周灵王之子，瑶丘先生之弟子，位为上真矣。”惠虚曰：“神仙可学之否？”张老曰：“积功累德，肉身升天，在于立志坚久耳。汝得见此福庭，亦是有可学之望也。”又问

曰：“学仙以何门而入？”张老曰：“内以保神炼气，外以服饵丹华，变化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适游东海，骑卫若还，恐有咨责。”因引之使出门，行十余步，已在国清矣。

惠虚自此慕道，好丹石，虽衣弊履穿，不以为陋。闻有炉火方术之士，不远而诣之。丹石所费，固亦多矣。晚居终南山捧日寺。年渐衰老，其心愈切，寝疾月余，羸惫且甚。一旦暴雨后，有老叟负药囊入寺，大呼曰：“卖大还丹！”绕廊数回。众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虚之门，谓老叟曰：“此叟颇好还丹，售之可也。”老叟欣然诣之。惠虚曰：“还丹知是灵药，一剂几钱？”叟曰：“随力可致耳。”惠虚曰：“老病，沉困床枕余月。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邻僧代斋。得赚钱少许，可致药否？”叟取其钱，而留药数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虚便吞之。老叟乃去。众僧相率来问。言已买得还丹，吞服之矣。顷间，久疾都愈，遥止众僧曰：“勿前，觉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两事耳。”跳身起床，势若飞跃，众惊叹之。有新衣与之者，取而着焉。忽飞殿上，从容久之，挥手相别，冉冉升天而去。时大中十二年戊寅岁。是年归桐柏观，与道流话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柏宫中，卖药老叟，将是张老耳。”言讫隐去。出《仙传拾遗》。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黠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驱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摔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覘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入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

入，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

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愆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鸩而死。出《三水小牋》。

卷第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倘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

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和月阙。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醖，虽上清醒醐，计不如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醖熟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赍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入，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傍。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

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坐，不宜坐触耳。”

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箏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坐者谁？”曰：“西王母。”

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贻覆餗，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纾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嫡，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构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魑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蝼蚁犹固其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饥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

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氓，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矣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

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绋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丘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

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脩脩。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

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匹，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

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霏及璆、韶。璆、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珮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

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倘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

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捐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异记》。

裴航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友人崔相国。

值相国赠钱二十万，远挈归于京，因佣巨舟，载于湘汉。

同载有樊夫人，乃国色也。言词问接，帷帐昵洽。航虽亲切，无计道达而会面焉。因赂侍妾袅烟，而求达诗一章曰：“同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云。”诗往，久而无答。航数诘袅烟，烟曰：“娘子见诗若不闻，如何？”航无计，因在道求名酝珍果而献之。夫人乃使袅烟召航相识。及褰帷，而玉莹光寒，花明丽景，云低鬟鬓，月淡修眉，举止烟霞外人，肯与尘俗为偶。航再拜揖，睥睨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将欲弃官而幽栖岩谷，召某一诀耳，深哀草创，虑不及期，岂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与郎君同舟共济，无以谐谑为意耳。”航曰：“不敢。”饮讫而归。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后使袅烟持诗一章曰：“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趣。后更不复见，但使袅烟达寒暄而已。

遂低囊汉，与使婢挈妆奁，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竟无踪兆，遂饰妆归辇下。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姬缉麻苳。航揖之求浆，姬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郎君要饮。”航讶之，忆樊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深不自会。俄于苇箔之下，出双玉手捧瓷，航接饮之，真玉液也，但觉异香氤郁，透于户外。因还瓯，遽揭箔。睹一女子，露裊琼英，春融雪彩，脸欺腻玉，鬓若浓云。娇而掩面蔽身，虽红兰之隐幽谷，不足比其芳丽也。航惊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姬曰：“某仆马甚饥，愿憩于此，当厚答谢，幸无见阻。”姬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饭仆秣马。良久谓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擢世，所以踌躇而不能适，愿纳厚礼而娶之，可乎？”姬曰：“渠已许嫁一人，但时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孙，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当得后天而老。君约取此女

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而至，更无他许人。”姬曰：“然。”航恨恨而去。

及至京国，殊不以举事为意，但于坊曲闹市喧衢，而高声访其玉杵臼，曾无影响。或遇朋友，若不相识，众言为狂人。数月余日，或遇一货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药铺卞老书，云有玉杵臼货之，郎君恳求如此，此君吾当为书导达。”航愧荷珍重，果获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泻囊，兼货仆货马，方及其数。

遂步骤独挈而抵蓝桥。昔日姬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吾捣药百日，方议姻好。”姬于襟带间解药，航即捣之，昼为而夜息，夜则姬收药臼于内室。航又闻捣药声，因窥之，有玉兔持杵臼，而雪光辉室，可鉴毫芒，于是航之意愈坚。如此日足，姬持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帐帟。”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车马仆隶，迎航而往。别见一大第连云，珠扉晃日，内有帐幄屏帟，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贵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悲泣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孙，业当出世，不足深愧老姬也！”及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后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讫，女曰：“裴郎不相识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忆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乎？”航深惊怛，恳恫陈谢。后问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姬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琼楼殊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性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

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叙语永日，使达书于亲爱。卢颢稽顙

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今之人，心愈实，何由得道之理。”卢子懵然，而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虚实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术，还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异日言之。”卢子知不可请，但终宴而去。后人莫有遇者。出《传奇》。

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科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首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

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出《宣室志》。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间日与王老言谈杯酌，甚相欢狎。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加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余。及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存焉。出《续仙传》。

陈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比不复见矣。出《稽神录》。

陈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有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服之。至尽，城平，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阎丘子 张卓

陈复休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居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为设酒食，以求学其术，勤勤不已。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止，无得其术者。后入市，众复奉之不已。复休与出郊外，坐大树下，语道未竟，忽然暴卒，须臾臭败。众皆惊走，莫敢回视。自此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说，怒而系于狱中，欲加其罪。桎梏甚严，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弃之郊外，旋亦还家，复在市中。说时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

河东柳公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拥旄三州，皆威望严重，而深加礼敬，书币相属，复休亦无所受。唯鹤氅布裘，受而贮之，亦未尝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锄授仿，使之剷地，不二三寸，金玉树货，随剷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书至褒城所居延召，复休同日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

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诘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又有药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转，任人指呼，变化隐显。其类极多，不可备载。

中和五年，大驾还京，复休亦至阙下。田晋公军容，问至京国几年安宁，曰：“二十。”果自问后二十日，再幸陈仓。后于道中寄诗与田晋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及驾至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验矣。自是卫驾诣都，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以来屯驻。

复休之术，素为人所传。俄为人钉其手于柱上，寻有人救而拔之，竟亦无患。岁余，卒于家，葬于江南山下。数月，好事者掘其墓，无复所有。见复休在长安。驾驻华州，复休亦至兴德府矣。出《仙传拾遗》。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笏，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

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疠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又尝醉于城市间，周宝旧于长安识之。寻为泾原节度，延之礼重，慕其道术房中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酝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常试之，悉有验。

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也。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漫。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锁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折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纵。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耶？”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阆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漫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

后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与宾趋而迎奉之。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咸敬事之。

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

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成为政，刑杀无

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构之以祸，尽赤其族。宝八十三，筋力尤壮，女妓百数，尽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殂。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崖，谓坠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莫知所之。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阇苑矣。出《续仙传》。

阎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阎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阎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阎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阎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阎丘子病死。

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

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

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

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出《宣室志》。

张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觐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饌讫，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

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

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

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山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客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夔，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夔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游可乎？”夔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夔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欲回避，夔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夔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曰：“夔相随，请不须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何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

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食毕，且命茂实坐。簋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帟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欢极。

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簋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簋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簋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簋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车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

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时，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也。出《续玄怪录》。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

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篆》，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斋戒护持。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时三川饥俭，斛斗翔贵，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饥。忽三青童降于其庭，谓法进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敕我迎汝受事于上京也。”不觉腾空。径达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徐谓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运四时之气，地稟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绩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御寒，徒施甚劳，曾无爱惜者，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渎所奏，以世人厌擲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罚责，以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务先救物。虽天地神明责之，愚民不知其过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归于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宝爱农桑，此亦汝之阴功也。”命侍女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付之，使传行于世。曰：“令世人相率于幽山高静之所，致斋悔谢，一年再为之，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衍矣。龙虎之年，复当召汝。”即今清斋天公告谢之法是也。法进以天宝十二年壬辰，遂复升天。出《仙传拾遗》。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

忽有一老叟，衣服淬弊，气貌羸弱，似贫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预十人末，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众曰：“余力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

不以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

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蓐蔭，布以菅席，相邀环坐。

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撤油帕，气燿燿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堕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意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郎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见。出《神仙感遇传》。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阻拒，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

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漫，果有五云喉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伏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静，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珩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笈，女郎书札数行，恍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出《博异志》。

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躋 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韩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

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阆茸，衣服褴褛，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勸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含有金含棱红间晕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叨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

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

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扶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

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出《仙传拾遗》。

刘瞻

刘瞻，音潜。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贫好道，尝有道士经其家，见瞻异之，乃问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饶俗气，业应未净，遽可强学邪？”道士曰：“能相师乎？”瞻曰：“何敢。”于是师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栖求道，无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随道士入罗浮山。

初，瞻与瞻俱读书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荣达。瞻尝谓瞻曰：“鄙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竟不及于鄙也。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后，当验矣。”瞻曰：“神仙遐远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嘉贞，可以继踵矣。”

自后瞻愈精思于道，乃隐于罗浮。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及升辅相，颇著燮调之称。俄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忽有丫角布衣少年，冲暴雨而来，衣履不湿。云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诘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入见之。瞻颜貌可二十来，瞻以皤然衰老，方为逐臣，悲喜不胜，瞻复勉之曰：“与余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叹，谓瞻曰：“可复修之否？”瞻曰：“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茅家阿兄，已升天仙，讵能救尔？今唯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遂南适，歿于贬所矣。出《续仙传》。

卢钧

唐相国卢公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

忽一人衣饰弊故，逾垣而入，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深，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鲜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与之约曰：“此后五日，疾当愈矣，康愈倍常。后二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

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也，以君为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

而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自此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土，当有月华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扬历清切，便蕃贵盛。

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旦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寡阴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忘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耳！”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

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传》。

薛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馐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飧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有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上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别开三五所，请以奉薛公为信。及赍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漉面，堆盐积鼓，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

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为石矣。出《神仙感遇传》。

费冠卿

费冠卿，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公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以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褊率，不拘于时。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书末，贵其因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如初。

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盼。费悚立俟命，久而无报，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国书授閤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劈而弃之。费愈惧，排闥而入，趋拜于前，刘忽闵然顾之，揖坐与语。日暮矣，刘促令排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宾之所，有阁子中。”既而闭门，鑰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见刘令自执慧帚，扫除堂之内。庭庑陞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

将及一更，忽有异香之气，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饌奇果，香闻阁下。费闻之，已觉气清神爽。须臾，奏乐饮酒，命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人间之曲。仙人忽问刘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某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自长安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酒一杯，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半杯，即以阶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呜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当相见也。”

既去，刘即诣阁中，见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引而饮之，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亦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传》。

沈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朝修服饵为事。尝游郁木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际，见女仙数十，冉冉而下，径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

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圻，制作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

卒。

后豫章有渔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入一石门，焕然、明朗，行数百步，见一白髯翁，谛视之，颇类于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出《稽神录》。

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

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德也；功不在大，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鞬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常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自衡山游太白，还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

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而题其首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剖中事煎烹。”次传与喜。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干藓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讥喜。二子相顾惭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缨。”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曰：“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讫，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穿，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二子。

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炆，无计离瓶罍。谩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撻。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即使读之。毕，谓二子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

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岂独文乎哉？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

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问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久不返，觅之已不见矣。”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问此何人也。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出《仙传拾遗》。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浙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境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绝，尤谐凤尚。

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幘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修敬谒。玉人谓曰：“愍子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幘人引至东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幘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

俄有二童，自北而来，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绢文书，一赍笔

硯，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珉盤础，鏤檀棟臬。碧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駉虞巡徼，昌明捧闥。珠樹規連，玉泉矩泄。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詣，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洁。飲玉成漿，饌琤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兢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云》，九成《絳雪》。易迂徒語，童初詎說。”方更周視，遂為鹿幘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

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謁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異記》。

鄭居中

鄭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術。常遇張山人者，多同游處，人但呼為小張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漢間，除中書舍人，不就。開成二年春，往東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與僧登歷，無所不到，數月淹止。日晚至一處，林泉秀洁，愛甚忘返。會院僧不在，張燭爇火將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筆，似欲為詩者。操筆之次，燈滅火盡。一僮在側，聞鄭公仆地之聲。喉中氣粗，有光如鷄子，繞頸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紙上有四字云：“香火愿畢。”畢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獵人時見之，衣服如游涉之狀。當應是張生潛出言其終竟之日，鄭公舍家以避耳，若此豈非達命者歟？出《逸史》。

伊用昌

熊皦補闕說：頃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妻甚少，有

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殴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桵。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

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屨。缘地土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镫，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

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斤，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斗。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衔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蹑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觔，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

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痛疔，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嚙其痛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出《玉堂闲话》。

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

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参荫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神州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

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

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策》，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晏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

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

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泊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

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

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事具《周穆王传》。

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出《集仙录》。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已来得道，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所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已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中。

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乃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宮，以宴茅君焉。时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伟，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受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贞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琼之函，披云珠之笈，出《玉佩金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出《汉武内传》。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

禹尝诣之崇嶽之巔，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狴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关，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

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发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阴阳，城廓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养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众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

穷达之期，此皆稟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往，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眄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人奉卫，山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砂而无云轩，陟厄涂而无所攀，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断馘千邪，检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也。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沦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珪，以为紫庭真人。

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赋》以寓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彗。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录》。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瑤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

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歔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紫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缠绵，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穞，穞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穞。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为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

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汉，或在伊洛之滨，遍行天下，乍近乍远也。出《王子年拾遗》。

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罗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纠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过临淄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殆死。夫人见愍，问之，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腑，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伤外，此将死之厄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扣头求哀，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弩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亦可随去否？”君贤乃易姓名，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

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学授金创方，既见神仙来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戏调亲接之，明生心坚静固，无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骖、驾虎豹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

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穀果香酒奇浆，不可名目。或呼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有一弦而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聚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殆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衣领，带玉佩，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龙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紫罗帐。帐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不敢发视其文，唯供洒扫，守岩室而已。

如此五年，愈加勤肃。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固非汝所得闻，纵或闻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随稍久，其术必传。”

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驳^驎，着朱衣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般革囊，视之年可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可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拜揖甚敬，自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枣，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识运厄之纪，别当谘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愿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

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九地之孳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运所钟，圣人不能襮。今大厄犹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俱已经见，所以相问，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焦。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命亦疲于按对。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入气蒸于山泽，流沙坐于原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洪倒流。今水毋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布遐迩，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既得道之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盼山陂，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凑州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经意乎？当今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也？”

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稊未灵，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肠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膈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夫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汉成丈人，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要当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玄丘，观九垓之磅礴，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香酒，不觉高卑而咏，同当开尊笈灵篆，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弃径而追烦，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时，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

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窥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王；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入；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彼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器沾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谕，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

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知灵药之妙，品殊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盼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之功，无代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盬，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君能勤正一于太清，役恒华而命四渎，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钟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损舟楫而济溟海矣。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远鉴，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襍。明期运所钟，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涂，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尔尽，君将勸之。”安期长跪曰：“今日受教，辄奉修焉。”

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得复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

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勸。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负笈入女几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而升天。出《神仙传》。

萼绿华

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权字道学，即晋简文黄门郎羊欣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谓权曰：“慎无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则彼此获罪。”因曰：“修道之士，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行俗务，我学恬淡；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故我行之已九百岁矣。”授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今在湘东山中。出《真诰》。

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

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勛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旸淞山中，尔谨密之。”

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

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

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

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及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璫，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文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如。

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

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飏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篆之诀。众真各禀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

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旂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

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饧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

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喻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埃，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籥。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酤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甯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

“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

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栖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晒，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

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近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敕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

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出《集仙录》。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蘽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传》。

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焉。出《女仙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颢，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生。况闻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王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其所在。门户棧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拆，更指之，即复如故。将弟子行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褥帟帐，廩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出《女仙传》。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效。见其外甥女年少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

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笄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华山而去。出《女仙传》。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江妃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懼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攀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出《列仙传》。

毛女

毛女，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此。至西汉时，已百七十余年矣。出《列仙传》。

秦宫人

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欲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围而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当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时，一百许岁。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稍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净。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殓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出《列仙传》。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嚣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龟俛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乘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巅，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出《集仙录》。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录》。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诸贫寒。常有少年住经日，举动异常，临去曰：“我东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牛车，车自行。见一童呼为徐道士前，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并十二三许，齐着黄衣，绛裹头上髻，容服端整，世所无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曰：“我平

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岗峻巖津驿有限，日程三千，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到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忧危。”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逝，极目乃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见也。出《集仙录》。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记》。

酒母

酒母，阙下酒妇。遇师呼于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异人来，持二茅狗，一与于老，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传》。

女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

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传》。

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麻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

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

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

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醪，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

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蛻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出《神仙传》。

玄俗妻

河间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药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尝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尝见父母说，玄

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洁净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时有见者。出《女仙传》。

阳都女

阳都女，阳都市酒家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邳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之，已数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连叶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俟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枣焉。出《墉城集仙录》。

孙夫人

孙夫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应。时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大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余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汉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还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

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字公期，世号嗣师，

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影而去。

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奉，礼谒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静，号曰解秽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传》。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

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媼，不云姓字，但称湘媼。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华屋数间而奉媼。媼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媼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

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媼瞪视，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爱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遥欣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媼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喻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媼，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媼白乡人曰：“某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道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媼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媼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媼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嚙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

媼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鼉，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岛，攘剑步罡，嚙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感号泣礼谢。

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媼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媼与逍遥一时返真。出《女仙传》。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诣，杜恚之愈甚，讼之官，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着履一双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飞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复病也。出《女仙传》。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洹洹泄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沿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吏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图经》。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

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臛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暝，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競之时也。出《传仙录》。

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傍。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

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未应，而己中怠，

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愍。

“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稟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稟，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

“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愍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

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

“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螭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鸷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

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集仙录》。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驾轺辎^辎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

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缁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

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緋、五端纈，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

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

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土，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庞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瑤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策，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逢字。出《集仙录》。

褒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沔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沔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沔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犹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

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

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入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入屋上瓦，瓦飞入人家间。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纸着前，嚼墨喷之，皆成文字，竟纸，各有意义。服酒丹，年四百岁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传》。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啖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

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谿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流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即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

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

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出《集仙录》。

谶母

婴母者，姓谶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

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谶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育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修闲丘阜，饵顺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前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籍骇虚，竦身御节，入景浮空，龙车虎旗，游遍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

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玄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

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谌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钟陵祠号为谌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墉城集仙录》。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

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篆，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摘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后随仙^輶，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輶。君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缮，盖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井焉。出《集仙

录》。

杜兰香

杜兰香者，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迥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珮挥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渔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墉城集仙录》。

白水素女

谢端，晋安侯官人也。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乡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是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端便往谢邻人。邻人皆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为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不止。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以自取妇，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方以鸡初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造瓮所视螺，但见壳。仍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人惶惑，欲还瓮中，不

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同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端。端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记》。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眠。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为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出《仙传拾遗》。

蓬球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至北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共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迎恚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惧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间舍皆为墟矣。出《酉阳杂俎》。

紫云观女道士

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適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即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適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敕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出《纪闻》。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出《广异记》。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

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出《广异记》。

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玉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飘，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即痊，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

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毁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觐，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于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拏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既在采去，则呼吁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媼，赭瘵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

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同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余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歿。出《集异记》。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出《广异记》。

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遯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

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青衣曰：“事亦必定。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便当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言。

明日，女车骑复至，女乘一马，崔生亦乘一马从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遗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词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奏，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生亦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门。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远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

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请以百万市之，遂往。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纳之不得久远，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出《玄怪录》。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

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

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常典耶？昔虽有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

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慳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

言讫，谓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命筌于谷中取水。既满，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筌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传》。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前水中极有异物。”女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因以为然，随往看之。水果来汹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

静，便以木像置路上，号泣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念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书。此去不复来矣。今来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雅尤甚，十丧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道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冠福为黄冠佛也。出《集仙传》。

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而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聘同郡王生。王亦巨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正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

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贍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

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

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天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邳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出《集仙录》。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处。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出《集仙录》。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

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堕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胁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出《广异记》。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房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是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出《神仙感遇传》。

太阴夫人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姬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辘辘降空，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

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剗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

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馔。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

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

幢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出《逸史》。

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駑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赆楚及汝！汝其勉焉。”

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墍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甚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

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裾，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裾数人，衣裾皆绮紈，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裾皆甘言慰安之，又

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

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帟，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

翌日，有輶辇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爽，悉将相之具矣。

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帟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

凭焉。”苦问其故，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

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传》。

赵旭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葺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觐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其神，复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旭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

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

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

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以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飘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裁，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

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又为旭致天乐，有仙妓飞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锵。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吾以卿宿世当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与世殊途，君若泄之，吾不得

来也。”旭言誓重叠。

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奴惊不伏，胡人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验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

旭大历初犹在淮泗，或有人于益州见之，短小美容范，多在市肆商货，故时人莫得辨也。《仙枢》五篇，篇后有旭纪事，词甚详悉。出《通幽记》。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知所之。出《逸史》。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乱，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将往南山，盛于被中，弃于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遇难者数人，见而怜之，相与将归土龕下，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数日，益康强。岁余能言，不复食余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有少异儿，或三或五，引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亦渐出绿毛，近尺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或以名花杂药献之。后十年，贼平，本父母来山中，将求其余骨葬之，见其所养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见。顷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飞空而去。父母回及家，忆之不已。及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遣所养姥招之，遂自空际而下。父母走前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在此甚乐，不愿归也。”父母以所持果饲之。逡巡，异儿等十数至，息于檐树，呼曰：“同游去，天宫正作乐。”乃出，将奋身，复堕于地。诸儿齐声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归，嫁为人妻，生子二人，又属饥俭，乃为乳母。出《逸史》。

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饮水。

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箓》。六年四月，刺史韩侑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锁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侑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侑^擢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箓》。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

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

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何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上升之后，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持枪钺，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

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举尾翬翬。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

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

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饵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

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脔令食；食三脔，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

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身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

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埂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静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夭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

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干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

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李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诏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出《集仙录》。

卢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岭表。后汉卢景裕、

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眉娘幼而惠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持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无三两，煎灵香膏传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而又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彻其盖，惟见之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出《杜阳杂编》。

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人，衣绀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珥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

岁余，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来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语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鹭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

至闽中，日独居静室。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绀衣，作古鬢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陲守其言

诚，亦常隐讳。洎陲罢府，恭又解印组，得家于洛阳。陲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

后二年，谓陲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喻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异之，私讯于陲，陲讳之。

经月余，遂命陲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遗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情，毕于此矣。”陲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蚁虱，黷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之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陲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椁视之，留衣而蜕。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

后陲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示之，竟不能会。至景申年

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意。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传》。

妙女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条、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惟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

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愧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又曰：“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

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

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胁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怀念，其声清亮，悉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静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

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今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凤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语，时时俯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游看去，使与善伦友言笑。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归。”甚凄怆。苦言：“久在

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语。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着，及泻药。”如言与之，逐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

其有繁细，不能具录。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出《通幽记》。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罄，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鹤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

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

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杨敬真 封陟

郭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绀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蹑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迴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帟，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绀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鸯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

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矐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

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

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谦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又曰：“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出《灵怪集》。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

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言，当于静室宁之，君宜与儿女暂居异室。”夫许之。杨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地床上，若蝉蛻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室。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数人来曰：“昨夜方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邕，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异香从东来，复下王氏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走告县令李邕，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妇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

邕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报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人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阙。青衣引白鹤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前引，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翛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诗曰：‘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诗

曰：‘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诗曰：‘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亦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锵，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前引东去。倏然间已到蓬莱，其宫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间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

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乘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

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唐宪宗召见，舍于内殿。试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食时啖果实，或饮酒二三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出《续玄怪录》。

封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

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像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闋。烟锁笏簪之翠节，露滋踟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俄有辘辘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凑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蕖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鸯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嚙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唯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一诗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陟览之若无闻。云辘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

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剋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不双飞，俱能对峙，自矜孤寝，转憎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颦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

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为证，叔子为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傥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於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輶辂^輶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霏。然陟意不易。

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迫，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讷，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锁曰：“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出《传奇》。

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婉婉，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非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飞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蕣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稹诗云：“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凤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剧谈录》。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蕊旋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扞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睹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惫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瓿，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寢。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于炭谷湫捕鱼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出《逸史》。

张云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贳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

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三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赠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

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

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阃，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

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櫳，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申师名元也。出《传奇》。

韦蒙妻

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自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洁净，熟《诗》《礼》二经，事舅姑以孝闻。蒙为尚书郎，早夭。许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忽无疾而卒。许甚怜之，不忍远葬，殓于堂侧。居数月，闻女于殡宫中语。许与侍婢总笄，发棺视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状云：“忽见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红幡来庭中，呼某名曰：‘韦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升天。可半日到天上，见宫阙崇丽，天人皆锦绣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宝玉之形，风动，有声如乐曲，铿锵和雅。既到宫中，见韩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及人。近已擢为地

下主者，即迁地仙之品。汝母心于至道，合陟仙阶，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阙。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归。母便可斋沐，太乙使者即当至矣。”许常持《妙真经》，往往感致异香。及殊常光色，众共异之，已十余年矣。及小真归后三日，果有仙乐之声下其庭中。许与小真、总笄一时升天，有龙虎兵骑三十余人，导从而去。乃长庆元年辛丑岁也。出《仙传拾遗》。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出《河东记》。

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瀟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裴玄静

裴玄静，缙氏县令升之女，鄆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

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傥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绡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蹶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捶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墉城集仙录》。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齐仆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师。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耳。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名山胜境，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十辈微词所嘲，姑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词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彻其烛。僧喜，以为得志。迟明，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噤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敬若神明矣，无敢戏侮者。咸通初，谓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曰：“我先君仕北齐，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墉城集仙录》。

缙仙姑

缙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游者须结队执兵而入，姑隐其间，曾无怖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鸬鹚，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缙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僧来毁魏夫人仙坛，乃一大石，方可丈余，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僧既出门，即摧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走。及明，有远村至者云：“十僧中有九僧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往。人未尝会其语。郑畋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师事于姑。姑谓畋曰：“此后

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隐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墉城集仙录》。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湫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

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湫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墉城集仙录》。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妻也，自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称疾独处，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秋初，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飘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校文籍，命诸真大仙，于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

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澄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飏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常复毁笑。

及黄巢犯关，冯与玄同寓晋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渚口，欲抵别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状。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愕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犹在春中，但去，无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测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饵紫灵所赐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称疾而卒，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庭宇。形质柔缓，状若生人，额中有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寸。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尔雷电，棺盖飞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异香群鹤，浹旬不休。时僖宗在蜀，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其事，诏付史官。出《墉城集仙录》。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资。逍遥十余岁，好道清淡，不为儿戏。父母亦好道，常行阴德。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余，适同邑蒯浔。舅姑酷，责之以蚕农怠情。而逍遥旦夕以斋洁修行为事，殊不以生计在心，蒯浔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返于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终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小室修道，以资舅姑。蒯浔及舅姑俱疑，乃弃之于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

氏及邻里悉以为妖。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及晓，见逍遥独坐，亦不惊。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声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雾鸾鹤，复有仙乐香辇，彩仗罗列，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蒯浚驰报道遥父母，到犹见之。郭邑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出《续仙传》。

茶姥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元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出《墉城集仙录》。

张建章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曾赉府帅命往渤海，遇风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也。勿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波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及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出《北梦琐言》。

周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槨将腐。发

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时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具车輦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輦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出《稽神录》。

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龚玄德

赵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長十丈，鬢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閤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遗记》。

董仲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

不死之药，乃至闾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得见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

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

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

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河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

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

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饭也。玄手拍床，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使之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为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许。

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入至此道士前

曰：“天帝诏问公之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

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

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

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

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

言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拆也。出《神仙传》。

窦玄德

窦玄德，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啖附载者，如是数日，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彼闻道士王知远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拯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救。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当奉报灭否。”

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诸官皆来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遣迎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使者来报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

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公又重使令其请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

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门灵妙记》。

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旻 陆生 辅神通 孙甌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骠鞭客 许君 杜巫

张山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围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诸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

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

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却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忤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出《原化记》。

王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心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变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菰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世世见之，而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在京多年。

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旻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

抚好杀生命，以折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出《纪闻》。

陆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蒲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

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蛊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

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未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要谒请盈街，宅门

重遂，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

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锢项。领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领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噉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见矣。出《原化记》。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

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出《广异记》。

孙甌生

唐天宝中，有孙甌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甌生善辘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出《明皇杂录》。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咤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东记》。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骡鞭客

茅山黄尊师，法篆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闼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驮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则所获无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骡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稽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许君

仙人许君，君世之时，尝因修观，动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

古碑，文字刳缺，不可复识，因划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闻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磨没，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讶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出《录异记》。

杜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拏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周贤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覡，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令转灾为祥也？”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

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

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

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

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左足下，竟如初言。出《记闻》。

王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

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术于我，以救世人饥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

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纯阴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

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彼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奇事记》。

叶虚中

唐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皆黜落，甚惋惜。乃斋宿于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上，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年，琼果得暴疾终。出《独异志》。

郑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瘞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篆。”因解所佩篆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覡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文邪？”生曰：“不然，独不

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贍，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瞑，百刻不糝。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死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縲继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笈易铅槧，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炮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笈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出《唐阙史》。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

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瘞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赵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缗，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

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繫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出《集异记》。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于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灰埋锅，鞴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则神仙之术，不可厚诬，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唐年补录》。

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俞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贖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

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远

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贲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倮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倮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

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出《宣室志》。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

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

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

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

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出《慕异记》。

陈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

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刷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会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爇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撚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张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

定谨讷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术，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与父母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

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迺迤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剥剔五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

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出《仙传拾遗》。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童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

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蹻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

赵归真探赜玄机，以制铅汞，见之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骖鸾驭鹤，可刻期而往。常云飞炼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山收采，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顽石矿，无从得。归真乃斋醮数朝，以御札致于岩穴。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宝物，盖为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日当从请。”语罢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十丈，银液坌然而涌，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

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篆，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得不建先朝之术，比美崇俨乎！”元长起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此类也。王琼妙于祝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封

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芬秾艳，月余方谢。

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谭录》。

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杨居士

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宴会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于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间，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

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

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出《宣室志》。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锒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胜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传》。

冯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

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风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门求宿。寺人以关门讫，更不可开，乃指寺外空室二间，请自止宿。亦无床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后，僧人因起，忽见寺门外大明，怪而视之，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列馐饌，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从。讶其所以，又不敢开门省问，俱众伺之。至五更后，老人睡起，自盥洗讫，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收讫，以葫芦子内怀中，空屋如故。寺僧骇异，开门相与谒问，老人辞谢而已。僧固留之住，问其姓名，云姓潘氏，从南岳北游太原。其后时有见者。出《原化记》。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

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绀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

乃一老嫗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慧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出《宣室志》。

一说：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出《酉阳杂俎》。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簪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

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出《宣室志》。

韩志和

韩志和者，本倭国人也，中国为飞龙卫士。善雕木为鸾鹤鸟鹄之形，置机捩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龙床为御榻，足一履之，则鳞鬣爪角皆动，夭矫如生。又于唐宪皇前，出蝇虎子五六十头，分立队，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词时，殷殷有声，曲毕则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焉。帝大悦，赐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宫门，尽施散他人。后忽失之。出《仙传拾遗》。

张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咸异之。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蛱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监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较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

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噉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后来。”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出《桂苑丛谈》。

崔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七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卷第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韦 赵廓 樊英 杨由 介象

郭璞 庾诜 张子信 管辂 筹禅师

李淳风 袁天纲 安禄山术士 桑道茂

乡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 蒋含弘

子韦

子韦，宋景公之史。当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许以上大夫位，处于层楼延阁之上，以望气象，设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则有渠餐之鳧，煎以桂醴；丛庭之鸚，承以蜜渠；淇漳之醴，脯以青茄；九江之珠璣，爨以兰苏；华清夏结，鹿以纤縞。华清，井水之澄华也。饔人视时而扣钟，伺食而击磬。悬四时之衣，春夏以金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烧异香于坛台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关而进曰：“闻君爱阴阳五行玄象经纬之秘，请见。”景公延之崇堂。语则及未来之兆，次及已往之事，万不失一。夜则观星望气，昼则执算披图，不服宝衣，不甘奇食。景公谢曰：“今宋国丧乱，微君何以辅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乱将及矣，修德以乘仁，则天应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赐姓曰子氏，名之曰韦也。录曰：“宋子韦世司天部，妙观星律。抑亦梓慎、裨灶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礼以上列，服以绝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虽复三清天厨之旨，华蕤龙袞之服，斯固为陋矣。春秋生以赐姓，亦缘事显族，乃号为司星氏。”至国之

末，著阴阳之书，其事出班固《艺文志》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赵廓

武昌赵廓，齐人也。学道于吴永石公，三年，廓求归，公曰：“子道未备，安可归哉？”乃遣之。及齐行极，方止息，同息吏以为法犯者，将收之。廓走百余步，变为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见而又逐之，复变为白虎，急奔，见聚粪，入其中，变为鼠。吏悟曰：“此人能变，斯必是也。”遂取鼠缚之，则廓形复焉，遂以付狱。法应弃市，永石公闻之，叹曰：“吾之咎也。”乃往见齐王曰：“吾闻大国有囚，能变形者。”王乃召廓，勒兵围之。廓按前化为鼠，公从坐翻然为老鸱，攫鼠而去，遂飞入云中。出《列仙传》。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太中，见帝。因向西南嚬之，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言火灾，正符其日。又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大为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奏蜀山崩。出《英别传》。

杨由

后汉杨由，善占候，郡文学掾。曾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趋去。后主人舍忽有斗相杀者。或问：“何以先

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鸛斗，此斗兵之象也。”其言多类此。出《后汉书》。

介象

吴介象，字元则。与吴王论脍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鲙鱼为上。请于殿前作方坎，汲水满之。”象垂纶於坎中，食顷，得鲙鱼，作脍。出《建康实录》。

郭璞

晋陈述字嗣祖，有美名，为大将军掾，甚见爱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将军作乱，如其言。出《世说新语》。

庾诜

齐新野庾诜，少孤，以读书自业，玄象算数，皆所妙绝。武献公萧颖胄疾笃，谓诜曰：“推其历数，当无辜否？”答曰：“镇星在襄阳，荆州自少福，明府归终于乱代，齐名伊霍，足贵子孙，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尧舜。恨不见清廓天下，息马华山也。”歔歔而终。果如其言。颖胄，赤斧之子。出《谈薮》。

张子信

齐琅琊王俨杀和士开也，武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忽有

鹊鸣，斗于庭而堕焉。子信曰：“鹊声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间，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风至，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劝令勿出。因称马坠折腰，遂免于难。出《三国典略》。

管辂

魏管辂曾至郭恩家，忽有飞鸢来止梁上，鸣甚悲切。辂云：“当有客从东来相探候，携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节酒慎燔。既而射鸡作食，箭发从篱间，误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出《魏志》。

筹禅师

隋炀帝宴秘书少监诸葛颖于观文殿，帝分御杯以赐颖。乃曰：“朕昔有筹禅师，为之合诸药，总纳一竹筒内，取以帽簪插筒药中，七日乃拔取。以对宾客饮酒，杯至，取簪以画酒，中断。饮一边尽，一边尚满，以劝宾客，观者皆以为大圣稀有之事。”出《大业拾遗》。

李淳风

唐太史李淳风，校新历，太阳合朔，当蚀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食，卿将何以自处？”曰：“如有不蚀，臣请死之。”及期，帝候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之。”对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则蚀。”如言而蚀，不差毫发。太史与张率同侍帝，更有暴风自南至。李以为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又尝奏曰：“北斗七星当化为人，

明日至西市饮酒，宜令候取。”太宗从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碗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使者登楼，宣敕曰：“今请师等至宫。”胡僧相顾而笑曰：“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因谓曰：“待穷此酒，与子偕行。”饮毕下楼，使者先下，回顾已失胡僧。因奏闻，太宗异焉。初僧饮酒，未入其直，及收具，于座下得钱二千。出《国史异纂》及《纪闻》。

袁天纲

唐则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纲能相。士彧令相妻杨氏，天纲曰：“夫人当生贵子。”乃尽召其子相之。谓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不利其夫。”则天时在怀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纲举目一视，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若是女，当为天下主。”出《感定录》。

安禄山术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术人，谓术士曰：“我对天子亦无恐惧，唯见李相则神机悚战。”即李林甫。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人，皆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吾安得见之？”禄山因表请宴宰相，令术士于帘下窥之。惊曰：“吾初见报相公来，有双鬟二青衣，捧香炉先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当是仙官暂谪居人间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

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世。”后如其言。长子石，出入将相，子孙二世及第。至次子福，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诸孙皆朱紫。

建中元年，道茂请城奉天为王者居。列象龟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严郢发众数千，与六军士杂往城之。时属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迁都彼，乃验。朱泚之乱，德宗幸奉天，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造攻城云梯，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瑊、李晟奏曰：“贼锋既盛，云梯甚壮，若纵近城，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莫能举。二公酹酒祝词曰：“贼泚包藏祸心，窃弄凶德，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垒。某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焚，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风猛，烟埃涨天，梯烬贼奔。德宗御城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匡扶社稷，终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节制，忠崇荣显。

初，晟于左贲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赍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設醑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贲绢，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

司徒杜佑曾为杨炎判官，故卢杞见忌，欲出之，杜见道茂曰：“年内出官，则福寿无疆。既而自某官，九十余日出为某官。”官

名遗忘，福寿果然。出《剧谈录》。

乡校叟

唐宰相窦易直，初名秘，家贫，就乡校授业。而叟有道术，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风雪暴至。学徒归不得，宿于漏屋下。寒争附火，惟窦寝于侧。夜分，叟自扶窦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蹇驴至开远，人稠路隘。城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忽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后莫忘闺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达。出《因话录》。

相骨人

唐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出《嘉语录》。

田良逸 蒋含弘

唐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君。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

侍郎吕渭、杨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雨

不获，或请邀致。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车，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观，建黄篆坛场。法具已陈列而天阴晦，弟子请祈晴，田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坛，天即开霁。

常有村姥，持碧绡襦以奉，对众便服之，坐者窃笑，不以介意。杨常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即坐阶砌着袜，傍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

时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候田，遗银器，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曰：“报汝阿郎，勿深忧也。”未几量移杭州长史。

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记人官位姓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谒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

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师。常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早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因以告媪。曰：“止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

蒋君混元之器，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后居九真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于山口见一巨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踏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自此绝不复留。

意。

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于田君即邻入室。平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蜕去，蒋次之，平亦逝。

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出《因话录》。

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师 罗思远 张景藏 叶法善

钱知微 胡芦生

杜生

唐先天中，许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验如神。有亡奴者，造杜问之，生曰：“汝但寻驿路归，道逢驿使有好鞭者，叩头乞之，彼若不与，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驿使，以杜生语告乞鞭。其使异之曰：“鞭吾不惜，然无以挝马，汝可道左折一枝见代，予与汝鞭。”遂往折之，乃见亡奴伏于树下，擒之。问其故，奴曰：“适循道走，遥见郎，故潜于斯。”复有亡奴者见杜生，生曰：“归取五百钱，于官道候之，见进鹞子使过，求买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鹞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异之，以副鹞子与焉。将至手，鹞忽飞集于灌莽，乃往取，奴果伏在其下，遂执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兹不缕述。出《纪闻》。

泓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天官。有僧泓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

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朗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请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痍，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

燕公子均、垧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垧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垧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罗思远

唐罗思远多秘异术，最善隐形。明皇乐隐形之法，就思远勤求而学之。思远虽传授，不尽其要。帝每与思远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则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宫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赐赉，或惧以死，而求之，终不尽传。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襖，置于油榨下，压杀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远于路。

乘驴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也。”出《开天传记》。

张景藏

中书令河东公裴光庭，开元中居相位。张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数日，贬台州刺史。出《尚书故实》。

叶法善

唐玄宗于正月望夜，上阳宫大陈影灯，设庭燎，自禁门望殿门，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洞照宫室，荧煌如昼。时尚方都匠毛顺心多巧思，结构缛采，为灯楼二十间，高百五十尺，悬以珠玉金银，每微风一至，锵然成韵，仍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有道士叶法善在圣真观，上促命召来。既至，潜引法善观于楼下，人莫知者。法善谓上曰：“影灯之盛，天下固无与比，惟凉州信为亚匹。”上曰：“师顷尝游乎？”法善曰：“适自彼来，便蒙召。”上异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闭目，约曰：“必不得妄视，若有所视，必当惊骇。”上依其言，闭目距跃，身在霄汉，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观览。”既视，灯烛连亘十数里，车马骈阗，士女纷杂，上称其善。久之，法善曰：“观览毕，可回矣。”复闭目，与法善腾虚而上，俄顷还故处，而楼下歌吹犹未终。法善至西凉州，将铁如意质酒肆。异日，上命中官托以他事使凉州，因求如意以还。法善又尝引上游于月宫，因聆其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曲，而归传之，遂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业丙子，终于开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

宁州有人，卧疾连年，求法善飞符以制之。令于居宅井南七步掘

约五尺许，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岁年永悲，羽翼殆归。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飞。”疾者遂愈。案孔恠《会稽记》云：“葛玄得仙后，几遂化为三足兽。”至今上虞人往往于山中见此案几，盖欲飞腾之兆也。《金陵六朝记》曰：“吴帝赤乌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于方山上得道，白日升天。”至今有煮药铛，山有洗药池，见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升天。至今祠坛见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为火仙，吴大帝积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阅素书一卷。

法善尽传符策，尤能厌鬼神。先是高宗曾检校诸术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余人，曾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士女往观之，俄有数十人自投火中，人大惊，师曰：“皆鬼魅，吾法摄之也。”卒谥越国公。出《广德神异录》。

钱知微

唐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居天津桥卖卜，云：“一卦帛十匹。”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请为韵语曰：“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给之。其精如此。出《酉阳杂俎》。

胡芦生

唐刘闢初登第，诣卜者胡芦生筮卦以质官禄。生双瞽，卦成，谓闢曰：“自此二十年，禄在西南，然不得善终。”闢留束素与之。释褐，从韦皋于西川，至御史大夫军司马。既二十年，韦病，命闢入

奏，请益东川，如开元初之制。诏未允，闾乃微服单骑复诣胡芦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谓闾曰：“吾二十年前，尝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随》。今复前卦，得非曩贤乎？”闾闻之，即依阿唯诺。生曰：“若审其人，祸将至矣。”闾甚不信，乃归蜀。果叛，宪宗皇帝擒戮之。

宰相李蕃尝漂寓东洛，妻即庶子崔谦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亦不甚尽礼。时胡芦生在中桥，李患足疮，欲挈家居扬州，甚闷，与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饮酒，诣者必携一壶。李与崔各携酒，费钱三锲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团，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而已，曰：“须臾当有贵人来。”顾小童曰：“扫地。”方毕，李生至级下，芦生笑迎，执手而入曰：“郎君贵人也，何问？”李公曰：“某且老矣，复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如此贵人也？”曰：“更远亦可，公在两纱笼中，岂畏此厄？”李公询纱笼之由，终不复言。遂往扬州，居参佐桥，而李公闲谈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员外，素相善。时李疾不出，高已来谒。至晚，又报高至，李甚怪。及见云：“朝来看公归，到家困甚就寝，梦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客，亡已十数年矣。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须臾急返，某送员外去。’遂即引至城门。某谓曰：‘汝安得在此？’曰：‘为阴吏，蒙差当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曰：‘住参佐桥。知员外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云：‘饥甚，员外能赐少酒饭钱银否，此城不敢入，请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惊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特奉报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谢之，心异纱笼之说。

后数年，张建封镇徐州，奏李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诸判官有得为宰相否。及至曰：“并无。”张尤不快，曰：“某妙择宾僚，岂无一人至相座

者？”因更问曰：“莫有判官未入院否？”报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判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不及。”张大喜，因问纱笼事，曰：“宰相冥司必潜以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不得也。”方悟芦生及高公所说，李公竟为相。

荥阳郑子，少贫窶，有才学不遇，时年近四十，将献书策求禄仕。郑遂造之，请占后事。谓郑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禄皆达。”郑既欲干禄求婚，皆被摈斥，以卜者谬己，即告云：“吾将死矣，请审之。”胡芦生曰：“岂欺诳言哉，必无致疑也。”郑自度无因而致，请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驴出永通门，信驴而行，不用将从者随，二十里内，的见其验。”郑依言，明日，信驴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驴。驴忽惊走，南去至疾，郑逐一里余，驴入一庄中，顷闻庄内叫呼云：“驴踏破酱瓮。”牵驴索主，忽见郑求驴，其家奴仆诉讟，郑子巽谢之。良久，日向暮，闻门内语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问姓名，郑具对，因叙家族，乃郑之五从姑也，遂留宿。传语更无大子弟，姑即自出见郎君。延郑厅内，须臾，列灯火，备酒馔。夫人年五十余，郑拜谒，叙寒暄，兼言驴事，惭谢姑曰：“小子隔阔，都不知闻，不因今日，何由相见！”遂与款洽，询问中外，无不识者，遂问婚姻，郑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顷惨容曰：“姑事韦家，不幸，儿女幼小，偏露，一子才十余岁，一女去年事郑郎。选授江阴尉，将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无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亲，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郑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谢诺之。姑曰：“赴官须及程限，五日内须成亲，郎君行李，一切我备。”果不出七日，婚宦两全。郑厚谢芦生，携妻赴任。出《原化记》。

卷第七十八 方士三

李秀才 王山人 王琮 王固 符契元

白皎 贾耽 茅安道 骆山人 石旻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谒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亦陆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与李秀才偕至，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僧房门后有筇杖子，忽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杀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出《酉阳杂俎》。

王山人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为并州从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诣门请谒。与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数。”初未之奇。因请虚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令垂帘静伺之。生与之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之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生遽请归，竟亦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录》。

王琼

唐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而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出《酉阳杂俎》。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頔性快，见其拜伏迟钝，不甚礼之。别日游宴，复不得预。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頔礼接之，王谓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之厚，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击鼓。筒中有蝇虎子数十枚，列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复作队入筒中。曾睹之大骇，乃言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出《酉阳杂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观道士符契元，闽人也，德行法术，为时所重。长庆

初，中夏，晨告门人曰：“吾习静片时，慎无喧动。”乃扃户昼寝。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门，心欲有诣，身即辄至。离乡三十余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园圃荒芜，旧识故人，子遗殆尽。时果未熟，乃有邻里小儿，攀缘采摘，契元护惜咄叱，曾无应者，契元愈怒。傍道流止之曰：“熟与未熟，同归摘拾，何苦挂意也？”又曾居条山炼药，乃亦思一游。忽已至矣，恣意历览，遍穷岩谷。道流曰：“日色晚，可归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鸣驺，导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阳官不宜避阴官，但遵路而行。”须臾，前导数辈，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谛视之，乃仆射马总，时方为刑部尚书。素善契元，马亦无恙。与契元晤，心独异之。日已夕矣，迟明，即诣开化坊访马，而与兵部韩侍郎对奕，因留连竟日。而旁察辞气神色，曾无少异，私怪其故。有顷，闻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给事李忠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术者，中朝奉道者多归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闽人也，能于入静日，多神游诸岳。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异》。

白皎

河阳从事樊宗仁，长庆中，客游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颇为驾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举进士，力不能制，每优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诉于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峡，发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失缆，篙櫓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为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岂常有所忤哉？今无术以进，不五百里，当历石滩，险阻艰难，一江之最。计其奸心，度我船适至，则必触碎沉溺，不如先备焉。”宗仁方与仆登岸，以巨索繫舟，循岸随之而行。翌日至滩所，船果奔駭狂触，恣纵升沉，须臾瓦解。赖其有索，人虽无伤，物则荡尽。峡路深僻，上下数百里，皆无居人，宗仁即与仆辈荫于林下，粮饩什具，绝无所有，羈危辛苦，忧闷备至。虽发人告于土官，去二日不见返，饥馁逮绝。

其夜，因积薪起火，宗仁泊僮仆皆环火假寝。夜深忽寤，见山獠五人列坐，态貌殊异，皆挟利兵，瞻顾睚眦，言语凶谩。假令挥刃，则宗仁辈束手延颈矣。睹其势逼，因大语曰：“尔辈家业，应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万物俱没，涸然古岸，俟为豺狼之饵。尔辈圆首横目，曾不伤急，而乃哂然笑侮，幸人危祸，一至此哉！吾今绝粮已逾日矣，尔家近者，可遽归营饮食，以济吾之将死也。”山獠相视，遂令二人起，未晓，负米肉盐酪而至。宗仁赖以候回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峡中行此术者甚众，而遇此难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则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蛟者，法术通神，可以延之，遣召行禁。我知蛟处，试为一请。”宗仁因恳祈之，山獠一人遂行。

明日，蛟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蹑履，姿状山野，禽兽为祖。宗仁则又示以穷寓之端。蛟笑曰：“琐事耳，为君召而斩之。”因薙草剪木，规地为坛，仍列刀水，而蛟立中央。夜阑月晓，水碧山青，杉桂朦胧，溪声悄然，时闻蛟引气呼叫召王升，发声清长，激响辽绝，达曙无至者。宗仁私语仆使曰：“岂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蛟又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为风水所害耶？”宗仁暨舟子又实告。蛟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谓宗仁所使曰：“然请郎君三代名讳，方审其术耳。”仆人告之。蛟遂入深远，别建坛埴，暮夜而再召之，长呼之声，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应蛟者，咽绝，因风始闻。久乃至蛟处，则王升之魂也。蛟于是责其奸蠹，数以罪状。升求哀俯伏，稽顙流血。蛟谓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凶尤甚，实为难恕，便行诛斩，则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蛟乃叱王升曰：“全尔腰领，当百日血痢而死。”升号泣而去。蛟告辞，宗仁解衣以赠蛟，蛟笑而不受。有顷，舟船至，宗仁得进发江陵。询访王升，是其日蛟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异闻集》。

贾耽

唐宰相贾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祸，必能制除。至于阴阳象纬，无不洞晓。有村人失牛，诣桑国师卜之，卦成，国师谓曰：“尔之牛，是贾相国偷将置于巾帽笥中。尔但候朝时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所请。公诘之，具以卜者语告公。公于马上笑，为发巾笥，取式盘，据鞍运转以视之。良久，谓失牛者曰：“相公不偷尔牛，要相公知牛去处，但可于安国观三门后大槐树之梢鹊巢探取之。”村叟径诣三门上，见槐树杪果有鹊巢，都无所获，乃下树。低头见失牛在树根，系之食草，草次是盗牛者家。出《芝田录》。

茅安道

唐茅安道，庐山道士，能书符役鬼，幻化无端，从学者常数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隐形洞视之术，有顷，二子皆以归养为请。安道遣之，仍谓曰：“吾术传示，尽资尔学道之用，即不得盗情而炫其术也。苟违吾教，吾能令尔之术临事不验耳。”二子授命而去。时韩晋公滉在润州，深嫉此辈。二子径往修谒，意者脱为晋公不礼，则当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纵诞，摄衣登阶。韩大怒，即命吏卒缚之，于是二子乃行其术，而法果无验，皆被擒缚。将加诛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盖师之见误也。”韩将并绝其源，即谓曰：“尔但致尔师之姓名居处，吾或释汝之死。”二子方欲陈述，而安道已在门矣。卒报公，公大喜，谓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庞眉美髯，姿状高古。公望见，不觉离席，延之对坐。安道曰：“闻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严。今者命之短长，悬于指顾，然我请诘而愧之，然后俟公之行刑也。”公即临以兵刀，械系甚坚，召致阶下，二子叩头求哀。安道语公之左右曰：“请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术，因不与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砚水饮之，而噉二子。当时化为双黑鼠，乱

走于庭前。安道奋迅，忽变为巨鸢，每足攫一鼠，冲飞而去。晋公惊骇良久，终无奈何。出《集异记》。

骆山人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廷凑，即王武俊之支属也。廷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喜《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廷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二气交王，应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飞龙山神，廷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于中路，廷凑及入庙，神像已侧坐，因而面东。庙宇至今尚存。廷凑清俭公正，勤于朝廷，惠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出《北梦琐言》。

石旻

唐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段成式数年，不隔旬必与之相见。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尚书钱徽至湖州学院，子弟皆在，时暑月，猎者进一兔，钱命作汤。方共食，旻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塹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校迟，恨校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请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也。出《集异记》。

卷第七十九 方士四

慈恩僧 朱悦 王生 贾笏 轩辕集

杜可筠 许建宗 向隐 赵尊师 权师

慈恩僧

唐王蒙与赵憬布衣之旧，知其吏才。及赵入相，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大喜，给恤甚厚。时宪府官颇阙，德宗每难其授，而赵将授之。一日偶诣慈恩，气色僧占之曰：“观君色，殊无喜兆。他年当得一年边上御史矣。”蒙大笑而归。翌日，赵乘间奏御史府殊阙人，就中监察尤为急要，欲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中朝子弟耳，不如不置。”赵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大喜曰：“如此即是朕意，卿有人未？”遂举二人。既出，逢裴延龄，时以度支次对。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赵不之对，延龄愠而去云：“看此老兵所为得行否！”奏事毕，因问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谄州县官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知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行。蒙却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出《因话录》。

朱悦

唐鄂州十将陈士明，幼而俊健，常斗鸡为事。多畜于家，始雏，知其后之勇怯，闻其鸣必辨其毛色。时里有道者朱翁悦，得缩地术，居于鄂，筑室穿池，环布果药，手种松桂，皆成十围，而未尝游于城市。与士明近邻为佑，因与之游。而士明褻狎于翁，多失敬。翁曰：“尔孺子无赖，以吾为东家丘，吾戏试尔可否？”士明之居相去三二百步，翁以酒饮之，使其归取鸡斗。自辰而还，至酉不达家，度其所行，逾五十里，及顾视，不越百步。士明亟返，拜翁求恕，翁笑曰：“孺子更侮于我乎？”士明云：“适于中途已疲，讵敢复尔？”因垂涕，翁乃释之。后敬事翁之礼与童孙齿焉。士明至元和中，戍于巴丘，遂别朱翁。出《广德神异记》。

王生

唐韩晋公滉镇润州，以京师米贵，进一百万石，且请敕陆路观察节度使发遣。时宰相以为盐铁使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帝又难违滉请，遂下两省议。左补阙穆质曰：“盐铁使自有官使勾当进奉，不合更烦累沿路州县。为节度使乱打杀二十万人犹得，何惜差一进奉官？”坐中人密闻，滉遂令军吏李栖华就谏院诘穆公。滉云：“不曾相负，何得如此？”即到京与公廷辩。遂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

穆惧不自得，潜衣白衫，诣兴赵王生卜，与之束素，王谢曰：“劳致重币，为公夜蓍占之。”穆乃留韩年命并自留年命。明日，令妹夫裴往请卦，王谓裴曰：“此中一人，年命大盛，其间威势盛于王者，是谁？其次一命，与前相刻太甚，颇有相危害意。然前人必不见明年三月。卦今已是十一月，纵相害，事亦不成。”韩十一月入京，穆曰：“韩爪距如此，犯著即碎，如何过得数月？”又质王生，终云不畏。

韩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案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穆愈惧，乃历谒韩诸子皋、群等求解，皆莫敢为出言者。时湜命三省官集中书视事，人皆谓与廷辩，或劝穆称疾，穆怀惧不决。及众官毕至，乃曰：“前日除张严常州刺史，昨日又除常州刺史。缘张严曾犯赃，所以除替。恐公等不谕，告公等知。”诸人皆贺穆，非是廷辩。

无何，穆有事见湜，未及通。闻阁中有大声曰：“穆质争敢如此！”赞者不觉走出，以告质，质惧。明日，度支员外齐抗五更走马谓质曰：“公以左降邵州邵阳尉，公好去。”无言握手留赠，促骑而去。质又令裴问王生，生曰：“韩命禄已绝，不过后日。明日且有国故，可万全无失矣。”至日晚，内宣出，王薨辍朝，明日制书不下。后日韩入班倒，床舁出，遂卒。时朝廷中有恶韩而好穆者，遂不放穆敕下，并以邵阳书与穆。出《异闻集》。

贾笼

穆质初应举，试毕，与杨凭数人会。穆策云：“防贤甚于防奸。”杨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礼贤，岂有防贤甚于防奸？”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谒鲜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仆报云：“尊师来。”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彻食。及至，一眇道士尔。质怒弁相待之薄，且来者是眇道士，不为礼，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谓质曰：“岂非供奉官耶？”曰：“非也。”又问：“莫曾上封事进书策求名否？”质曰：“见应制，已过试。”道士曰：“面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后，当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补阙。故先奉白。”质辞去。

至十五日，方过午，闻扣门声即甚厉，遣人应问。曰：“五郎拜

左补阙。”当时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时拜耳，故有此报。后鲜于弁诣质，质怒前不为毕饌，不与见。弁复来，质见之，乃曰：“前者贾笼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谒之。”质遂与弁俱往。笼谓质曰：“后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当得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德宗尝赏质曰：“每爱卿对扬，言事多有行者。”质已贮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诰，仍私谓人曰：“人生自有，岂有不吃羊肉便得知制诰，此诚道士妖言也。”遂依前食羊。

至四月，给事赵憬忽召质云：“同寻一异人。”及到，即前眇道士也。赵致敬如弟子礼，致谢而坐。道士谓质曰：“前者勿令食羊肉，至九月得制诰，何不相取信？今否矣。”“莫更有灾否？”曰：“有厄。”质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过于不全，缘识圣上，得免死矣。”质曰：“何计可免？”曰：“今无计矣。”质又问：“若迁贬，几时得归？”曰：“少是十五年。补阙却回，贫道不见。”执手而别，遂不复言。

无何，宰相李泌奏，穆质、卢景亮于大会中，皆自言频有章奏谏。曰：“国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恶事，即言苦谏，上不纳；此足以惑众，合以大不敬论，请付京兆府决杀。”德宗曰：“景亮不知，穆质曾识，不用如此。”又进决六十，流崖州，上御笔书令与一官，遂远贬。后至十五年，宪宗方征入。贾笼即贾直言之父也。出《异闻集》。

轩辕集

唐宣宗晚岁，酷好长年术。广州监军吴德鄴离京日，病足颇甚。及罢，已三载矣，而疾已平。宣宗诘之，且言罗浮山人轩辕集医之。遂驿诏赴京，既至，馆山亭院。后放归，拜朝散大夫广州司马，坚不

受。临别，宣宗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悦，及至晏驾，春秋五十。出《感定录》。

杜可筠

唐僖宗末，广陵贫人杜可筠年四十余，好饮不食，多云绝粒。每酒肆巡座求饮，亦不见醉。人有怜与之酒，又终不多饮，三两杯即止。有乐生旗亭在街西，常许或阴雨往他所不及，即约诣此，率以为常。一旦大雪，诣乐求饮，值典事者白乐云：“既已啮损，即须据物赔前人。”乐不喜其说，杜问曰：“何故？”乐曰：“有人将衣服换酒，收藏不谨，致为鼠啮。”杜曰：“此间屋院几何？”曰：“若干。”杜曰：“弱年曾记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今有验否，请以试之，或有征，当可尽此室宇，永无鼠矣。”乐得符，依法焚之，自此遂绝鼠迹。杜属秦彦、毕师铎重围际，容貌不改，皆为绝粮故也。后孙儒渡江，乃寓毗陵。犯夜禁，为刃死，传其剑解矣。出《桂苑丛谈》。

许建宗

唐济阴郡东北六里左山龙兴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秽甚，色如血。郑还古曰：“可以同诣之。”及窥其井，曰：“某与回此水味何如？”还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甌纸笔，书符置井中，更无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后，院风雨黯黑。还古于牖中窥之，电光间，有一力夫，自以钓索于井中，如有所钓，凡电三发光，洎四电光则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后，甘美异于诸水，至今不变。还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术。”求终不获。后去太山，不知所在。出《传异记》。

向隐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脩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脩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丘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脩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

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自固，为梁将贺环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袭，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畏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

克脩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脩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出《北梦琐言》。

赵尊师

赵尊师者，本遂州人，飞符救人疾病，于乡里间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书囊席帽，故所居前后百里内，绝有妖怪鬼物为人患

者。有民阮琼女，为精怪所惑，每临夜别梳妆，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医疗，即先知姓名。琼乃奔请尊师救解，赵曰：“不劳亲去，但将吾符贴于户牖间，自有所验。”乃白绢朱书大符与之。琼贴于户，至一更，闻有巨物中击之声，如冰坠地，遂攒烛照之，乃一巨鼉，宛转在地，逡巡而死，符即不见。女乃醒然自悟，惊骇涕泣。琼遂碎鼉之首，弃于壑间，却诣尊师，备陈其事。赵慰劳之，又与小符，令女吞之，自后无恙。大符即却归于案上。出《野人闲话》。

权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伏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奏师之亲曰郭九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刷之，依其尺寸，获之，不差其一，旋遣去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子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罪出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歿，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延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出《玉堂闲话》。

卷第八十 方士五

周隐克 张士政 陈休复 费鸡师 岳麓僧

强绅 彭钉筋 崔无^教 蜀士 陈岷

郑山古 马处谦 赵圣人 黄万户 何奎

孙雄 李汉雄

周隐克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出《逸史》。

张士政

唐王潜在荊州，百姓张士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一药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于张。张曰：“前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灯蛾飞去。又画一

妇女于壁，酌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其术终不传人。出《逸史》。

陈休复

唐李当镇兴元，褒城县处士陈休复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李以其妖诞械之，而市井中又有一休复。无何，殁于狴牢，遽都腐败，所司收而瘞之。尔后宛在褒城，李惊异不敢复问。一旦爱女暴亡，妻追悼成疾，无能疗者。幕客白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李然之，因敬而延召，陈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裳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下帘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愍忆，失声而哭，亡魂倏然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李由是敬之。出《北梦琐言》。

费鸡师

唐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段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嘘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外，大言曰：“过过。”墨迹遂透著背焉。出《酉阳杂俎》。

岳麓僧

唐广南节度下元随军将锺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寿县主簿欧阳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舍，逾月不食。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锺公一

状，以明行止。锺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官，尔后疾愈。孙光宪时为郡倅，锺惠然来访，因问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与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洗沐，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锺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有验，故记之焉。出《北梦琐言》。

强绅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鹵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蹻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稳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姬止之。谓孙少年矣，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出《北梦琐言》。

彭钉筋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

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泓水，无何，为泛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出《北梦琐言》。

崔无教

伪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化，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而败，妖辈星散，而嵩独罹其祸。先是李嵩有书，召玉局仙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士崔无教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杨德辉问曰：“将欲北行，如何？”令崔书地作字，乃书“北、千”两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即乖觉。”杨坐不果去，而嵩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蜀士

伪王蜀有王氏子承协，幼承荫，有文武才，性聪明，通于音律。门下常养一术士，潜授战阵之法，人莫知之。术士缁缕弊衣，亦不受承协之资饷。承协后因蜀主讲武于星宿山下，忽于主前呈一铁枪，重三十余斤，请试之。由是介马盘枪，星飞电转，万人观之，咸服其神异。及入城，又请盘城门下铁关，五十余斤，两人舁致马上，当街驰之，亦如电闪。大赏之，擢为龙捷指挥使。其诸家兵法，三令五甲，悬之口吻。以其年幼，终不付大兵柄。奇异之术，信而有之。出《王氏见闻录》。

陈岷

后唐庄宗世子魏王继岌伐蜀，回军在道，而有邺都之变。庄宗与刘后命内臣张汉宾赍急诏，所在催魏王归阙。张汉宾乘驿，倍道急行，至兴元西县逢魏王，宣传诏旨。王以本军方讨汉州，康延孝相次继来，欲候之出山，以陈凯歌，汉宾督之。有军谋陈岷，比事梁，与汉宾熟，密问张曰：“天子改换，且是何人？”张色庄曰：“我当面奉宣诏魏王，况大军在行，谈何容易。”陈岷曰：“久忝知闻，故敢谘问。两日来有一信风，新人已即位矣，复何形迹？”张乃说：“来时间李嗣元过河，未知近事。”岷曰：“魏王且请盘桓，以观其势，未可前迈。”张以庄宗命严，不敢迁延，督令进发。魏王至渭南遇害。出《王氏见闻录》。

郑山古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傥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止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讖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出《北梦琐言》。

马处谦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

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泊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泛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出《北梦琐言》。

赵圣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沉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探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王，话其事。出《玉堂闲话》。

黄万户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谔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谔收之，归至涪

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出《北梦琐言》。

何奎

伪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聘，少钁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他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彻去，仍修斋忏，疾遂痊。竟受其钁钏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小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显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政悉此类也。出《北梦琐言》。

孙雄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号孙卯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将来升沉。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咸疑

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出《稽神录》。

卷第八十一 异人一

韩稚 幸灵 赵逸 梁四公

韩稚

汉惠帝时，天下太平，干戈偃息，远国殊乡，重译来贡。时有道士韩稚者，终之裔也，越海而来，云是东海神君之使，闻圣德洽于区宇，故悦服而来庭。时东极扶桑之外，有泥离国，亦来朝于汉。其人长四尺，两角如茧，牙出于唇，自腰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寿不可测也。帝云：“方士韩稚解绝国言，问人寿几何，经见几代之事。”答云：“五运相因，递生递死，如飞尘细雨，存殁不可论算。”问：“女娲已前可问乎？”对曰：“蛇身已上，八风均，四时序。不以威悦，搅乎精运。”又问燧人以前，答曰：“自钻火变腥以来，父老而慈，子寿而孝。牺轩以往，屑屑焉以相诛灭，浮靡器薄，淫于礼，乱于乐，世欲浇伪，淳风坠矣。”稚具以闻，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达理者难可语乎斯道矣。”稚亦以斯而退，莫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幸灵

晋幸灵者，豫章建昌人也，立性少言。与人群居，被人侵辱，而无愠色，邑里皆号为痴，父兄亦以为痴。常使守稻，有牛食稻，灵见而不驱，待牛去，乃整理其残乱者。父见而怒之，灵曰：“夫万物生天地之间，各得其意，牛方食禾，奈何驱之？”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复用理坏者何为？”灵曰：“此稻又得终其性矣。”时顺阳樊长宾为

建昌令，发百姓作官船，令人作楫一双。灵作讫而未输，俄而被人窃。窃者心痛欲死，灵曰：“尔无窃吾楫子乎？”窃者不应，须臾痛甚。灵曰：“尔不以情告我者死。”窃者急，乃首应。灵于是以水饮之，病乃愈。船成，以数十人引一艘，不动。灵助之，船乃行。从此人皆畏之，或称其神。有龚仲儒女，病积年，气息才属，灵以水喂之，应时大愈。又吕猗母黄氏，痿痹一十余年。灵去黄氏数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顷，谓猗曰：“扶夫人起。”猗曰：“得疾累年，不可卒起。”灵曰：“试扶起。”于是两人扶以立，又令去扶人，即能自行，乃留水一器令饮之。高悝家内有鬼怪言语，器物自行，大以巫祝厌之，而不能绝。灵至门，见符甚多，曰：“以邪救邪，岂得已乎？”并使焚之，其鬼怪遂绝。从尔已后，百姓奔赴如云。灵救愈者，多不敢报谢。立性至柔，见人即先拜，辄自称名。凡草木之夭伤于山林者必起埋之，器物倾覆于途路者必举正之。出《豫章记》。

赵逸

后魏崇义里有杜子休宅，地形显敞，门临御路。时有隐士赵逸者，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是晋朝太康寺也。”时人未之信，问其由，答曰：“龙骧将军王濬平吴后，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濬敬造。”时园中果菜丰蔚，林木扶疏，乃服逸言，号为圣人。子休遂捨宅为灵应寺，所得之砖，造三层浮图。

好事者问晋朝京师何如今日，逸曰：“晋朝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鄙，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

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此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尹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作文之士，惭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问曰：“太尉府前砖浮图，形制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晋义熙十二年，刘裕伐姚泓军人所作。”

汝南王闻而异之，因问何所服饵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闲养生，自然长寿。郭璞常为吾筮云：‘寿年五百岁。’今始余半。”帝给步挽车一乘，游于市里，所经之处，多说旧迹，三年已后遁去，莫知所在。出《洛阳伽蓝记》。

梁四公

梁天监中，有蜀闾、上音携，下琛去。翫杰、上万，下杰。越党、上蜀，下湍。仇臂上掌，下睹。四公谒武帝，帝见之甚悦，因命沈隐侯约作覆，将与百僚共射之。时太史适获一鼠，约匣而絨之以献。帝筮之，遇《蹇》䷦艮下，坎上。之《噬嗑》䷔震下，离上。帝占成，群臣受命献卦者八人，有命待成俱出。帝占决，置诸青蒲，申命闾公揲蓍，对曰：“圣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辩物，何取异之，请从帝命卦。”时八月庚子日巳时，闾公奏请沈约举帝卦上一蓍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蒲而退。读帝占曰：“先蹇后噬嗑是其时，内艮外坎是其象。坎为盗，其鼠也。居蹇之时，动其见嗑，其拘系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艰贞，非盗之事，上九荷校灭耳凶，是因盗获戾，必死鼠也。”群臣蹈舞呼万岁。帝自矜其中，颇有喜色。次读八臣占词，或辩于色，或推于气，或取于象，或演于爻，或依鸟兽龟

龙，阴阳飞伏，其文虽玄远，然皆无中者。末启闾公占曰：“时日王相，必生鼠矣。且阴阳晦而入文明，从静止而之震动，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为鼠，辰与艮合体，坎为盗，又为隐伏，隐伏为盗，是必生鼠也。金数于四，其鼠必四。离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则昃，况阴类乎？晋之繇曰，死如弃如，实其事也，日斂必死。”既见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闾公曰：“占辞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请剖之。”帝性不好杀，自恨不中。及至日昃，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妊三子。是日，帝移四公于五明殿西阁，示更亲近，其实囚之，唯朔望伏腊，得于义贤堂见诸学士。然有军国疑议，莫不参预焉。

大同中，盘盘国、丹丹国、扶昌国、高昌国遣使献方物，帝令有司设充庭法驾，雅乐九阏，百僚具朝服如元正之仪。帝问四公：“异国来廷，爵命高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龔公曰：“成王太平，周公辅政，越裳氏重译来贡，不闻爵命及之。《春秋》邾楚之君，爵不加子。设使其君躬聘，依《礼经》，位止子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谓龔公更详定之。俄属暴风如旋轮，曳帝裙带。帝又问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请他日议之。”帝不恚，学士群诽之。向夕，帝女坠阁而死，礼竟不行。后诘之，对曰：“旋风袭衣，爱子暴殒，更何疑焉？”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士庶皆不之识。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文字言语，与梁国略同。经三日，朝廷无祇对者，帝命杰公逐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湾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盐及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

尔。”因又问紫盐医珀，云自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毡囊煮之可验。蒲桃湾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湾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昌垒白麦面烹之将熟，洁白如新，今面如泥且烂。由是知蜜麦之伪耳。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醫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大小肠症瘕诸疾。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杰公尝与诸儒语及方域云：“东至扶桑，扶桑之蚕长七尺，围七寸，色如金，四时不死。五月八日呕黄丝，布于条枝，而不为茧。脆如^纒，烧扶桑木灰汁煮之，其丝坚韧，四丝为系，足胜一钧。蚕卵大如燕雀卵，产于扶桑下。赍卵至句丽国，蚕变小，如中国蚕耳。其王宫内有水精城，可方一里，天未晓而明如昼，城忽不见，其月便蚀。西至西海，海中有岛，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林皆宝树。中有万余家，其人皆巧，能造宝器，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盘坳深千余尺，以肉投之，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四海西北，无虑万里，有女国，以蛇为夫，男则为蛇，不噬人而穴处。女为臣妾官长，而居宫室。俗无书契，而信咒诅，直者无他，曲者立死。神道设教，人莫敢犯。南至火洲之南，炎昆山之上，其土人食蝮蟹鬣蛇以辟热毒。洲中有火木，其皮可以为布，炎丘有火鼠，其毛可以为褐，皆焚之不灼，污以火浣。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极峻造天，四时冰雪，意烛龙所居。昼无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观北极。西有酒泉，其水味如酒，饮之醉人。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如乳。三海间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鸭生骏马，大鸟生人，男死女活，鸟自衔其女，飞行哺之，衔不胜则负之，女能跬步，则为酋豪所养。女皆殊丽，美而少寿，为人姬媵，未三十而死。有兔

大如马，毛洁白，长尺余。有貂大如狼，毛纯黑，亦长尺余，服之御寒。”

朝廷闻其言，拊掌笑谑，以为诞妄，曰：“邹衍《九州》、王嘉《拾遗》之谈耳。”司徒左长史王筠难之曰：“书传所载，女国之东，蚕崖之西，狗国之南，羌夷之别种，一女为君，无夫蛇之理，与公说不同，何也？”公曰：“以今所知，女国有六，何者？北海之东，方夷之北，有女国，天女下降为其君，国中有男女，如他恒俗。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国，其女悍而男恭，女为人君，以贵男为夫，置男为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昆明东南，绝徼之外，有女国，以猿为夫，生男类父，而入山谷，昼伏夜游，生女则巢居穴处。南海东南有女国，举国惟以鬼为夫，夫致饮食禽兽以养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国，方百里，山出石髓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举国无夫，并蛇六矣。昔狗国之南有女国，当汉章帝时，其国王死，妻代知国，近百年，时称女国，后子孙还为君。若犬夫猿夫鬼夫水之国，博知者已知之矣，故略而不论。”

俄而扶桑国使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扶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余力。又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余，明彻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帝令杰公与使者论其风俗土地物产，城邑山川，并访往昔存亡。又识使者祖父伯叔兄弟，使者流涕拜首，具言情实。

间岁，南海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召，至于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缉木皮所作，一是续鼠毛所作。”以诘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何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

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黏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以示杰公，公曰：“上界之宝信矣。昔波罗尼斯国王有大福，得获二宝镜，镜光所照，大者三十里，小者十里。至玄孙福尽，天火烧宫，大镜光明，能御灾火，不至焚蕪。小镜光微，为火所害，虽光彩昧暗，尚能辟诸毒物。方圆百步，盖此镜也。时王卖得金二千余斤，遂入商人之手。后王福薄，失其大宝，收夺此镜，却入王宫。此王十世孙失道，国人将谋害之，此镜又出，当是大臣所得，其应入于商贾。其价千金，倾竭府库不足也。”因命杰公与之论镜，由是信伏。更问：“此是瑞宝，王令货卖，即应大秦波罗奈国、失罗国诸大国王大臣所取，汝辈胡客，何由得之，必是盗窃至此耳。”胡客逡巡未对，俄而其国遣使追访至梁，云其镜为盗所窃，果如其言。

后有魏使频至，亦言黑貂白兔鸭马女国，往往入京。梁朝卿士始信杰公周游六合，出入百代，言不虚说，皆为美谈。故其多闻强识，博物辩惑，虽仲尼之详大骨，子产之说臺骀，亦不是过矣。

后魏天平之岁，当大同之际，彼此俗阜时康，贤才鼎盛。其朝廷专对，称人物士流。及应对礼宾，则胥公独预之为问答，皆得先鸣。所以出使外郊，宴会宾客，使彼落其术内，动挫词锋，机不虚发，举无遗策，胥公之力也。魏兴和二年，遣崔敏、阳休之来聘。敏字长谦，清河东武城人，博学赡文，当朝第一，与太原王延业齐名，加以天文、律历、医方、药品、卜筮。既至，帝选硕学沙门十人于御对百僚与之谈论，多屈于敏，帝赐敏书五百余卷，他物倍之。四公进曰：“崔敏学问疏浅，不足上轸冲襟，命臣胥公敌之，必死。”帝从之。初，江东论学，有《十二沙门论》以条疏征核，有《中观论》以乘寄

萧然，言名理者，宗仰其术。北朝有《如实论》质定宗礼，有《回诤论》借机破义。敏总南北二业皆精，又桑门所专，唯在释氏。若儒之与道，蔽于未闻。敏兼三教而擅之，颇有德色。胥公尝于五天竺国以梵语精理《问论》《中分别论》《大无畏论》《因明论》，皆穷理尽妙。胥公貌寝形陋，而声气清畅。敏既频胜群僧，而乃傲形于物。其日，帝于净居殿命胥公与敏谈论至苦，三光四气，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风云气候，金丹玉液，药性针道，六性五蕴，阴阳历数，韬略机权，飞伏孤虚，鬼神情状。始自经史，终于老释，凡十余日。辩扬六艺百氏，与敏互为主客，立谈绝倒，观者莫不盈量忘归。然敏词气既沮于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舆疾北归，未达中路而卒。出《梁四公记》。

卷第八十二 异人二

陆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吕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郑相如

陆法和

陆法和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与沙门同，自号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测也。

侯景始降于梁，法和谓南郡朱元英曰：“贫道应共檀越击侯景，为国立效。”元英问：“击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时在清溪山，元英往问之曰：“侯景今图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劳问也。”因问：“克不？”乃曰：“亦克，亦不克。”

景遣将任约，众号五万，伐湘东王于江陵。兵将逼，法和乃出诣湘东云：“自有兵马，乞征任约。”召诸蛮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发，王遣胡僧祐，领千余人与之同行。法和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为诸神皆从行故也。至赤洲湖，与任约相对。法和乘轻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远谓将士曰：“观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即攻之。”纵火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扇以麾风。风势即反，约众皆见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溃，皆投水。约逃窜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时当得。”及期末得。人问之，法和

曰：“吾前于此洲水干时，建一刹，语檀越等，此虽为刹，实是贼漂，今何不白漂下求贼也。”如其言，果见任约在水中，抱刹柱头，才出鼻，遂擒之。约言求就师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于王有缘，决无他虑，王于后微得檀越力。”果释，用为郡守。及西军围江陵，约以兵赴救，力战焉。

法和既平任约，乃还谓湘东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无可虑。”蜀贼将至，法和乃请守巫峡待之，乃总诸军而往。先运石以填江，三日，水遂分流，横之以铁锁。萧纪果遣蜀将渡峡口，势蹙，进退不可。王琳与法和经略，一战而歼之。

山中多毒虫猛兽，法和授其禁戒，不复噬螫。所近江湖，必于岸侧结草，云此处放生，渔者皆无得。时将兵，犹禁诸军渔捕，有窃为者，中夜猛兽必来欲噬之，有弟子戏截蛇头，来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杀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见蛇头齧裤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试刀，一下而头断，来诣法和，法和曰：“有一断头牛，就卿征命殊急，若不为作功德，一月内报至。”其人不信，数日果死。其言多验。

元帝以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不称臣，其启文印名上自称居士。后乃自称司徒，帝谓仆射王褒曰：“我来未尝有意用陆为三公，而自称何也？”褒曰：“彼即以道术自命，容是先知。”帝曰：“法和功业稍重。”遂就拜为司徒。后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帝使止之，法和乃尽致其兵，谓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岂窥人主之位，但与主有香火因缘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不可改也。”于是设供养，具大馔薄饼。

及西魏举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乃还州，垔其城门，着粗白布衫布裤，邪

巾，大绳束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及闻梁灭，复取前凶服，着之受吊。梁人西入魏，果见馐饼焉。出《渚宫旧事》。

王梵志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当隋文帝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剖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德祖收养之。至七岁，能语，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语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后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诗示人，甚有义旨。出《史遗》。

王守一

唐贞观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称终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常负一大壶卖药。人有求买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无疾人授与之者，其人旬日后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阳，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后，忽于眉头上生一肉块。历使疗之，不能除去。及闻此布衣，遂躬自祷请。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犹若祭祀，后方于壶中探一丸药，嚼傅肉块，复请具樽俎。须臾间，肉块破，有小蛇一条突出在地，约长五寸，五色烂然，渐渐长及一丈已来。其布衣乃尽饮其酒，叱蛇一声，其蛇腾起，云雾昏暗。布衣忻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出《大唐奇事》。

李子牟

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风仪爽秀，才调高雅，性闲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旧俗，孟春望夕，尚列影灯。其时士

女缘江，辘轳纵观。子牟客游荆门，适逢其会，因谓朋从曰：“吾吹笛一曲，能令万众寂尔无哗。”于是同游赞成其事。子牟即登楼，临轩独奏，清声一发，百戏皆停，行人驻愁，坐者起听。曲罢良久，众声复喧。而子牟恃能，意气自若。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状貌古峭，辞韵清越。子牟泊坐客，争前致敬。叟谓子牟曰：“向者吹笛，岂非王孙乎？天格绝高，惜者乐器常常耳。”子牟则曰：“仆之此笛，乃先帝所赐也，神鬼异物，则仆不知，音乐之中，此为至宝，平生视仅过万数，方仆所有，皆莫之比，而叟以为常常，岂有说乎？”叟曰：“吾少而习焉，老犹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孙以为不然，当为一试。”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气发声，声成而笛裂。四座骇愕，莫测其人，子牟因叩颡求哀，希逢珍异。叟对曰：“吾之所贮，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赍至。子牟就视，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发调，气力殆尽，纤响无闻。子牟弥不自宁，虔恭备极。叟乃授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尚，试为一奏。”清音激越，遐韵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终，风涛喷腾，云雨昏晦，少顷开霁，则不知叟之所在矣。出《集异记》。

吕翁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弊褻，乃叹曰：“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翁曰：“观子肤极腴，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亩，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

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迁汴洲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诺罗、龙莽布攻陷爪沙，节度使王君奭新被叙投河隍战恐，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纪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其妻子曰：“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

生有五子，僔、倓、俭、位、倚。僔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

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到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

战兢，日极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沉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垣，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实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灸，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

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出《异闻集》。

管子文

李林甫为相初年，有一布衣诣谒之，阍吏谓曰：“朝廷新命相国，大僚尚未敢及门，何布衣容易谒之耶？”布衣执刺，待于路傍，高声自称曰：“业八体书生管子文，欲见相国伸一言。”林甫召之于宾馆，至夜静，月下揖之。生曰：“仆实老于书艺，亦自少游图籍之圃，尝窃见古昔兴亡，明主贤臣之事，故愿谒公，以伸一言。”林甫曰：“仆偶备位于辅弼，实非才器，已恐不胜大任，福过祸随也。君幸辱玉趾，敢授教于君，君其无惜药石之言，以惠鄙人。”生曰：“古人不容易而谈者，盖知谈之易听之难也。必能少览容易之言，而不容易而听，则涓尘皆可以裨海岳也。况圣哲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公若闻一言即欲奉而行之，临一事即恣心徇意，如此，则虽日纳献言之士，亦无益也。”林甫乃容恭意谨而言曰：“君但一言教仆，仆当书绅而永为箴诫。”生曰：“君闻美言必喜，闻恶言必怒。仆以美言誉君，则无裨君之事。以恶言讽君，必犯君之颜色。既犯君之颜色，君复怒我，即不得尽伸恶言矣。美言徇而损，恶言直而益，君

当悉察之，容我之言，勿复加怒。”林甫不觉膝席而听。

生曰：“君为相，相天子也，相天子，安宗社保国也。宗社安，万国宁，则天子无事。天子无事，则君之无事。设或天下有一人失所，即罪在天子，罪在天子，焉用君相？夫为相之道，不必独任天下事，当举文治天下之民，举武定天下之乱，则仁人抚疲瘵，用义士和斗战。自修节俭，以讽上，以化下，自守忠贞，以事主，以律人，固不暇躬勤庶政也。庶政得人即治，苟不得人，虽才如伊吕，亦不治。噫，相国慎之。”林甫听之骇然，遽起拜谢之。生又曰：“公知斯运之通塞耶？”林甫曰：“君当尽教我，我当终身不忘。”生曰：“夫治生乱，乱生治，今古不能易也。我国家自革隋乱而治，至于今日，乱将生矣。君其记之。”林甫又拜谢。

至曙，欲闻于上，縻以一爵禄，令左右潜守之。坚求退曰：“我本只欲达一言于公，今得竭愚悃，而又辱见纳，又何用阻野人之归也。”林甫坚留之不得，遂去。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寻亦入石洞，遽不见生，唯有故旧大笔一。其人携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笔置于书阁，焚香拜祝。其夕，笔忽化为一五色禽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为人正直不阿，能行大节，犯颜悟主，虽死不避。后为盐州刺史，以清白异升闻。时岑羲、萧至忠为相，授嘉祚开州刺史，嘉祚恨之，频言其屈。二相大怒，诟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怅，饮马于义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溅水，数惊嘉祚马，嘉祚忿之，骂曰：“臭卒伍，何事惊马！”其人顾嘉祚曰：“眼看使于蠕蠕国，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

解，异之。明复至朝，果为二相所召，迎谓曰：“知公迹素高，要公銜朝命充使。今以公为卫尉少卿，往蠡螭国报聘，可乎？”嘉祚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义井，复遇昨惊马人，谓嘉祚曰：“昨宰相欲令使远国，信乎？”嘉祚下马拜之，异人曰：“公无忧也，且止不行。其二相头已悬枪刃矣，焉能怒公。”言毕不知所之。间一日，二相皆诛，果如异人言矣。其蠡螭国在大秦国西数千里，自古未尝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郑相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州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原缺出处，明抄本

作出《广异记》。

卷第八十三 异人三

续生 张佐 陆鸿渐 贾耽 治针道士

贞元末布衣 柳成 苏州义师 吴堪

续生

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身長七八尺，肥黑剪发，留二三寸，不着襦裤，破衫齐膝而已。人遗财帛，转施贫穷。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以此异之。天旱，续生入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市内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群猪止息其间，续生向夕来卧。冬月飞霜着体，睡觉则汗气冲发。无何，夜中有人见北市灶火洞赤，径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灶里，首出在灶外，大于猪头，并有两耳。伺之平晓，乃是续生，拂灰而出，后不知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径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小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

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将饮，试就请曰：“单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

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

“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帟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覩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扞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帐，

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策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受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

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其夕将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复不见。出《玄怪录》。

陆鸿渐

竟陵僧有于水边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字鸿渐，名

羽。羽有文学，多意思，状一物，莫不尽其妙，茶术最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公。贞元末卒。出《国史补》。

贾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之医，家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史，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倘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

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征，今颇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即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

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复。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

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医工所谓异人者信矣。出《会昌解颐》。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讫，遂针入寸余，旧穴之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瓯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出《逸史》。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鸢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

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出《潇湘录》。

柳城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甯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眇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此艺。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叹曰：“我当出入画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给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未？”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唇若方啸，甯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冉家时，目击其事。出《酉阳杂俎》。

苏州义师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烧幡木像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具汤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其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出《酉阳杂俎》。

吴堪

常州义兴县，有鰥夫吴堪，少孤无兄弟，为县吏，性恭顺。其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积数年，忽于水滨得一白螺，遂拾归，以水养。自县归，见家中饮食已备，乃食之，如是十余日。然堪为邻母哀其寡独，故为之执爨，乃卑谢邻母。母曰：“何必辞，君近得佳丽修事，何谢老身？”堪曰：“无。”因问其母，母曰：“子每入县后，便见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颜端丽，衣服轻艳，具饌讫，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为，乃密言于母曰：“堪明日当称入县，请于母家自隙窥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诈出，乃见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门而入，其女遂归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鰥独，敕余以奉媼，幸君垂悉，无致疑阻。”堪敬而谢之。自此弥将敬洽。闾里传之，颇增骇异。

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堪为吏恭谨，不犯笞责。宰谓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虾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须纳，不应此物，罪责非轻。”堪唯而走出，度人间无此物，求不可得，颜色惨沮，归述于妻，乃曰：“吾今夕殒矣。”妻笑曰：“君忧余物，不敢闻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闻言，忧色稍解，妻曰：“辞出取之。”少顷而到。堪得以纳令，令视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终欲害之。

后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蜗斗一枚，君宜速觅此，若不至，祸在君矣。”堪承命奔归，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难也。”乃为取之，良久，牵一兽至，大如犬，状亦类之，曰：“此蜗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兽也，君速送。”堪将此兽上宰，宰见之怒曰：“吾索蜗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粪火。”宰遂索炭烧之，遣食，食讫，粪之于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为？”令除火扫粪，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粪，应手洞然，火随暴起，焚蕪墙宇，烟焰四合，弥亘城门。宰身及一家皆为煨

烬，乃失吴堪及妻。其县遂迁于西数步，今之城是也。出《原化记》。

卷第八十四 异人四

苗晋卿 义宁坊狂人 张俨 奚乐山 王居士

俞叟 衡岳道人 李业 石旻 管涔山隐者

宋师儒 会昌狂士 唐庆 卢钧

苗晋卿

苗晋卿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卫出都门，貰酒一壶，籍草而坐，酣醉而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傍。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耶？宁要知前事耶？”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然爱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出《幽闲鼓吹》。

义宁坊狂人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尝沾汗；沍寒袒露，体无肬圻。中使将

返，信夫忽扣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中一襖，纳中使靴中。仍曰：“谓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拦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遽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出《酉阳杂俎》。

张俨

元和末，盐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踵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行八百。”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出《酉阳杂俎》。

奚乐山

上都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辘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辘，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有奚乐山也，携持斧凿，诣门自售。视操度绳墨颇精，徐谓主人：“幸分别辘材，某当并力。”主人讶其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可任意施为。”乐山曰：“或欲通宵，请具灯烛。”主人谓其连夜，当倍常功，固不能多办矣，所请皆依。乐山乃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及晓，启主人曰：“并已毕矣，愿受六十缗而去也。”主人泊邻里大奇之，则视所为精妙，锱铢无失，众共惊骇。即付其钱，乐山谢辞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时严雪累日，都下

薪米翔贵。乐山遂以所得，遍散与寒乞贫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顷而尽。遂南出都城，不复得而见矣。出《集异记》。

王居士

有常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常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余口，丰俭适中。一日游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入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则成南山佛屋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五，遭病甚危，众医拱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笈，期之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驰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女则物化。其家始营哀具，居士杖策而回。乃诟骂，因拘将送于邑。居士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迹。中平一榻，藉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屏众伺之。及晓烟尽，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复以温水置于心。及夜，又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噓。又数刻，心水微滂。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噓，黎明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出《阙史》。

俞叟

江陵尹王潜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义。在江陵日，有京兆吕氏子，以饥寒远谒潜，潜不为礼。月余在逆旅，未果还。有市门监俞叟者，见吕生往来有不足色，召而问之。吕曰：“我居渭北，贫苦未达，无以奉亲。府帅王公，中表丈也。以亲旧自远而来，虽入谒，未尝一问，亦命之所致耶？”叟曰：“我亦困者，无以贖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我宇下，展宿食之敬。”吕诺之。既延入，摧檐破牖，致席于地，坐语且久，所食陶器脱粟而已。叟曰：“吾尝学道于四明山，偶晦于此。适闻王公忘旧，甚讶之。”因覆一缶于地。俄顷，乃举以视之，有一紫衣人，长五寸许。叟指之谓吕曰：“此王公也。”吕熟视，酷类焉。叟因戒曰：“吕生，尔之中表侄也，以旨甘无朝夕之给，自辇下千里而至。尔宜厚其馆谷，当金帛为赠，何恃贵忘故之如是耶？”紫衣者卑揖，若受教之状，遂不复见。及旦，叟促吕归其逆旅。潜召吕馆之，宴语累日。将戒途，助以仆马囊装甚厚。出《补录记传》。

衡岳道人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山嶮绝，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常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尸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趺拆，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欬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饘。”剗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斗余，即置于釜。承瀑水，敲火煮饭。观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餐止此，可谓薄食，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木袅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真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蓬转甚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月不复饥渴。出《酉阳杂俎》。

李业

李业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值暴风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业牵驴拴于檐下。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宾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愧谢再三，因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宾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忧怪及。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翁曰：“某家贫，无以伫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过矣。”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节钺，勉自爱也。”既数年不第，业从戎幕矣。明年，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业以党项功除振武邠泾，凡五镇旄钺。一如老翁之言。出《录异记》。

石旻

会昌中，有石旻者，蕴至术。尝游宛陵，宿雷氏林亭。时雷之家僮网获一巨鱼，以雷宴客醉卧，未及启之。值天方蒸暑，及明日，其鱼已败，将弃去。旻曰：“吾有药，可令活，何弃之有？”雷则请焉。旻遂以药一粒，投鱼口中。俄而鳞尾皆动，鲜润如故。雷大奇之，因拜请延年之饵。旻曰：“吾之药，至清至洁。尔曹嗜欲无节，脏腑之内，诸秽委集。若遽食之，若水火相攻，安能全其人乎？但神仙可学，人自多累。如笼禽槛猿，徒有翬翔腾跃之志，安可致焉！”出《补录记传》。

管涔山隐者

李德裕尝云：三遇异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记北门，有管涔山隐者，谓德裕曰：“君明年当在人君左右为文翰之职，然须值少主。”德裕闻之愕眙，洒然变色。隐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问曰：“何为而事少主？”对曰：“君与少主已有累世因缘，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绪，召入禁苑。及为中丞，有闽中隐者叩门请见，德裕下榻与语曰：“时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祸将至矣。若亟请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后十年，终当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镇吴门，经岁入觐，寻又杖钺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邳郡道士而至，才升宾阶，未及命席，谓德裕曰：“公当授西南节制，孟冬望舒前，符节至矣。”三者皆与言协，不差岁月。自宪闾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执宪者，俄亦窜逐。唯再调南服，未尝有前知之士为德裕言之。岂祸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秘，莫得预闻乎？出《穷愁志》。

宋师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镢，行数里，人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

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凜，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出《逸史》。

会昌狂士

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整屋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有工人贪赏，穷幽扞险，人迹不到，猛兽成群。遇一巨材，径将袤丈，其长百余尺，正中其选。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涧流，方及谷口，千百夫运曳，始及砥平之处。两军相贺奏闻矣。净材以俟有司选日之际，欵有一狂士，状若术人，绕材太息惋咨，唧唧声甚厉。守卫者叱责，欲縻之。其人略无所惧。俄顷，主者执之，闻于君主，中外异之。听其所说：“须当中锯解，至二尺见验矣。”解一尺八寸，但讶霏色红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听下。其人云：“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当出树杪而去，未闻长养于中。若为殿柱，十年后，必载此殿而之他国，吁可畏也。”言讫，失人所在。出《芝田录》。

唐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榷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

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出《逸史》。

卢钧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之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醺率，挠形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郎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覘之，绐而命之曰：“尔若有技，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地。次即徐图。”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为观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忻然，又曰：“会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第请选日启闻，待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为非，反覆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暨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醺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反。始去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也。出《摭言》。

卷第八十五 异人五

赵知微 击竹子 张濬 金州道人 李生

徐明府 华阴店姬 李客 蜀城卖药人 刘处士

张武 茅山道士 逆旅客 教坊乐人子 蒋舜卿

赵知微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皇岭前，讽诵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赵数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即申弟子礼，殷勤执敬，亦十五年。

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情容。常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鲈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自朔霖霖，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唯应，而窃议以为浓阴映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飞雨宛然，众方服其

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要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出《三水小牋》。

击竹子

击竹子不言姓名，亦不知何许人，年可三十余。在成都酒肆中，以手持二竹节相击，铿然鸣响，有声可听，以唱歌应和，乞丐于人，宛然词旨皆合道意。得钱多饮酒，人莫识之。如此则十余年矣。一旦，自诣东市卖生药黄氏子家，从容谓曰：“余知长者好道，复多气义，有日矣。今欲将诚素奉讫，得否？”黄氏子曰：“君有事，但得言之。”击竹子谓曰：“我乞丐之人也，在北门外七里亭桥下盘泊。今病甚，多恐不济。若终焉之后，敢望特与烧爇。今自赍钱两贯文，充买柴用。慎勿触我之心肝，是所托也。阴鹭自有相报。”因留其钱，黄氏自不取，则固留而去。

黄氏子翌日至桥下，果见击竹子卧于蒹葭之上。见黄氏子来，忻然感谢，徐曰：“余疾不起。”复与黄氏子金二斤，又曰：“昨言不用令人触我心肝则幸也，珍重且辞。”言讫而逝。黄氏子亦惘然出涕，太息者久之。遂令人易衣服，备棺敛，将出于郊野，堆积柴炭，祭而焚之。即闻异香馥郁，林鸟鸣叫。至晚，只余其心，终不燃烬，复又其大如斗。黄氏子收以归城，速语令人以杖触之，或闻炮烈，其声如雷，人马皆骇。逡巡，有人长尺余，自火焰中出，乃击竹子也。手击其竹，嘹然有声，杳杳而上。黄氏子悔过作礼，众人皆叹奇异。於戏！得非不触其心，复在人间乎？触其心，便可上宾乎？复欲于黄氏子显其蜕化乎？始知成都乃神仙所聚之处，如击竹子者，亦以多矣。大凡不可以贫贱行乞之士而轻易者焉。出《野人闲话》。

张濬

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濬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中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尔，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者勉其入蜀。时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濬得药奉亲，所疾痊愈。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出《北梦琐言》。

金州道人

金统水在金州。巢寇犯阙之年，有崔某为安康守，大驾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户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诣崔言事曰：“方今中原版荡，乘輿播迁，宗社陵夷，鞠为茂草，使君岂无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既颓，一木撑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剑戟争锋，力战原野。”崔曰：“公将如何？”客曰：“使君境内有黄巢谷金统水，知之乎？”曰：“不知，请问其州人。”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贼稟此而生，请使君差丁役，赍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数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号者。客遂令寻源而掘之，仍使断其山冈，穷其泉源。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黄腰人，既逼之，遂举身自扑，呦然而卒。穴中又获宝剑一。客又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崔遂西向进剑及黄腰，未逾剑利，闻巢贼已平，大驾复国矣。出《王氏见闻录》。

李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

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趣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方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脩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脩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轨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出《稽神录》。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人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匹，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视其绢，乃画一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出《稽神录》。

华阴店姬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期，意甚忧闷。会豫章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金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姬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

曙，店姬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快快，将行，复失其所着鞋，诘责童仆甚喧。既即路，姬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姬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君当百艰备历，然无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三年，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姬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出《稽神录》。

李客

李客者，不言其名，常披蓑戴笠，系一布囊，在城中卖杀鼠药，以一木鼠记。或有人买药，即曰：“此不惟杀鼠，兼能疗人众病。但将伴餐之，即愈。”人恶其鼠药，少有服饵者。有百姓张赞，卖书为业。父年七十余，久患风疾。一日因鼠啮其文字数卷，赞甚怒，买药将以饲鼠。赞未寝，灯下见大鼠数头出，争食之，赞言必中其毒。倏忽俄见皆有羽翼，望门飞出。赞深异之，因就李客语之。客曰：“应不是鼠，汝勿诞言。”赞更求药，言已尽矣，从此遁去。其父取鼠残食之，顿觉四体能屈伸，下床履步如旧日。出《野人闲话》。

蜀城卖药人

前蜀嘉王顷为亲王镇使，理廨署得一铁镜，下有篆书十二字，人莫能识。命工磨拭，光可鉴物，挂于台上，百里之内并见。复照见市内有一人弄刀枪卖药，遂唤问此人。云：“只卖药，元不弄刀枪。”嘉王曰：“吾有铁镜，照见尔。”卖药者遂不讳，仍请镜看。以手劈破

肚，内镜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人。其篆列之如左：“**魏晉世孤炭米散囊飲臥迅鏡**。”出《玉溪编事》。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游。刘尝卖银与市中人，欠其直。刘从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重谴也。”既夜，灭烛就寝。刘床前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复见。易后求之，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刘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钓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张武

张武者，始为庐江道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业已留师，行又益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唯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乃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令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

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炼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也。出《稽神录》。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曙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掇，伐去其树，铄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一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尝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一二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饭啖如故。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向

使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出《稽神录》。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一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叟善医，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旅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服之，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饮食如常。既归，他日复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出《稽神录》。

卷第八十六 异人六

黄万祐 任三郎 黄齐 王处回 天自在

掩耳道士 抱龙道士 何昭翰 卢延贵 杜鲁宾

建州狂僧 刘申 卢婴 赵燕奴

黄万祐

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十年一出成都卖药，言人灾祸无不神验。蜀王建迎入宫，尽礼事之。问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饵之士。但虚心养气，仁其行，鲜其过而已。”问其齿，则曰：“吾只记夜郎侯王蜀之岁，蚕丛氏都郫之年，时被请出。尔后乌兔交驰，花开木落，竟不记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为之地，何其炎炎，请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为瓦砾矣。后坚辞归山，建泣留不住，问其后事，皆不言之。既去，于所居壁间见题处曰：“莫交牵动青猪足，动即炎炎不可扑。鸩兽不欲两头黄，黄即其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详之。至乙亥年，起师东取秦凤诸州。报捷之际，宫内延火，应是珍宝帑藏并为煨烬矣。乃知太岁乙亥，是为青猪，为焚蕪之期也。后三年，岁在戊寅土而建殂。方知寅为鸩兽，干与纳音俱是土，土黄色，是以言鸩兽两头黄，此言不差毫发。出《录异记》。

任三郎

凤州宾祐王郢员外，时在相国满存幕中筹画，宾佐最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僚属咸与之相识，而独亲于王。居无何，忽谓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称疾百余日。主公致于度外，音问杳绝。任亦时来，一日谓王曰：“此地将受灾，官街大树自枯，事将逼矣。叶堕之时，事行也。速求寻医，以脱此祸。”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为不可。任曰：“但三贡启事，必有指挥。”如其言，数日内三贡启，乞于关陇已来寻医。果使人传旨相勉，遽以出院例钱匹段相遗，倍厚于常。王乃入谢，留宴，又遗彩缣锦绣之物及其家。不旬，即促行北去。满相于郊外宴饯。临歧之际，仅二百余人。五六日至吴山县僦居，又十日至凤州。人言已军变矣，满公归囊中，同院皆死于难，王独免其祸。又其年至长安开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复见任公。问其所舍，再往谒之，失其所在矣。出《录异记》。

黄齐

黄齐者，蜀之偏裨也。常好道，行阴功有岁年矣。于朝天岭遇一老人，髭发皎白，颜色^纓孺，肌肤如玉。与之语曰：“子既好道，五年之后，当有大厄，吾必相救。勉思阴德，无退前志。”其后齐下峡，舟船覆溺，至滩上，如有人相拯。得及于岸，视之，乃前所遇老人也，寻失所在。自是往往见之。忽于什邡县市中相见，召齐过其所居。出北郭外，行桤林中，可三二里，即到其家。山川林木，境趣幽胜。留止一宿，及明，相送出门，已在后城山内，去县七十余里。既归，亦话于人。出《录异记》。

王处回

王侍中处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庞眉大鼻，布

衣缁缕，山童从后，擎柱杖药囊而已，造诣王公。于竹叶上大书“道士王挑杖奉谒”。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见，因从容致酒。观其谈论，清风飒然。处回曰：“弟子有志清闲，愿于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适闲性。”道士曰：“未也。”因于山童处取剑，细点阶前土广尺余，囊中取花子二粒种子，令以盆覆于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渐渐长大，颇长五尺已来，层层有花，烂然可爱者两苗。尊师曰：“聊以寓目适性，此则仙家旌节花也。”命食不餐，唯饮数杯而退。曰：“珍重，善为保爱。”言讫而去，出门不知所之。后王公果除二节镇，方致仕。自后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种。出《野人闲话》。

天自在

利州市廛中，有一人，被发跣足，衣短布襦。与人语，多说天上事。或遇纸笔，则欣然画楼台人物，执持乐器，或云龙鸾凤之像。夜则宿神庙中。人谓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阗咽。一夕火起，火焰亘天。天自在于庙中独语曰：“此方人为恶日久，天将杀之。”遂以手探阶前石盆中水，望空浇洒。逡巡有异气自庙门出，变为大雨，尽灭其火。掌庙者往往与人说之，天自在遂潜遁去。其后居人果为大火漂荡，始信前言有征。出《野人闲话》。

掩耳道士

利州南门外，乃商贾交易之所。一旦有道士，羽衣缁缕，来于稠人中，卖葫芦子种。云：“一二年间，甚有用处。每一苗只生一颗，盘地而成。”兼以白土画样于地以示人，其模甚大。逾时竟无买者，皆云：“狂人不足可听。”道士又以两手掩耳急走，言“风水之声何太甚耶？”巷陌孩童，竞相随而笑侮之，时呼为掩耳道士。至来年秋，嘉陵江水，一夕泛涨，漂数百家。水方渺弥，众人遥见道士在水上，坐

一大瓢，出手掩耳，大叫“水声风声何太甚耶？”泛泛而去，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抱龙道士

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时有一人，鹑衣百结，颜貌憔悴，亦往庙所，众人轻之。行次江际，众人憩于树阴，贫士亦坐石上。逡巡谓人曰：“此水中有一龙睡。”众不之应。旁有一叟曰：“何得见？”贫士曰：“我则见。”众曰：“我等要见如何？”贫士曰：“亦不难。”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龙出，腥秽颇甚，深闭两目，而爪牙鳞角悉备。云雾旋合，风起水涌。众皆惊走遥礼，谓之圣人。遂却沉龙于水底，自挂鹑衣而行。谓众人曰：“诸人皆以医卜为业，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于道也。切不得见贫素之士便轻侮之。”众人惭谢而已。复同行十里，瞥然不见。出《野人闲话》。

何昭翰

伪蜀度支员外郎何昭翰，尝从知于黔南。暇日，因闲步野径，于水际见钓者，谓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则野人张涉也。余比与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谓翰曰：“子有数任官，然终于青城县令。我则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满，与君同归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辞而去。翰深志之。后累历官，及出为青城县令，有忧色。钓者亦常来往，何甚重之。一旦大军到城，劫贼四起，钓者与翰相携入山，何之骨肉尽在城内。贼众入县，言杀县令，脔而食之。贼首之子自号小将军，其日寻觅不见。细视县宰之首，即小将军之首也。贼于是自相残害，莫知县令所之。后有人入山，见何与张同行。何因寄语妻子曰：“吾本不死，却归旧

山。尔等善为生计，无相追忆也。”自此人不复见，莫知所之。出《野人闲话》。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涂阻风，泊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商贾也，顷岁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乃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已十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乎？”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须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干，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迷失路。后无有遇之者。出《稽神录》。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直，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市版木。比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桃木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移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臼一具，高可五六寸，臼有八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今失所在。杜又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

卖土者将去，留方尺之土曰：“以此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坏土裂。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龟存，至今宝于杜氏。出《稽神录》。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征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为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斫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得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时世何时当安？”答曰：“依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克平，皆如其言。出《稽神录》。

刘申

有人姓刘，在朱方，不得共语。若与之言，人必遭祸难，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忻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于是举世号为鸛鹑。脱遇诸涂，皆闲车走马，掩目奔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出，则人惊散，过于见鬼。出《异苑》。

卢婴

淮南有居客卢婴者，气质文学，俱为郡中绝，人悉以卢三郎呼

之。但甚奇蹇，若在群聚中，主人必有横祸，或小儿堕井，幼女入火。既久有验，人皆捐之。时元伯和为郡守，始至，爱其材气，特开中堂设宴，众客咸集。食毕，伯和戏问左右曰：“小儿堕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谓坐客曰：“众君不胜故也。”顷之合饮，群客相目惴惴然。是日，军吏围宅，擒伯和弃市。时节度使陈少游，甚异之，复见其才貌。谓曰：“此人一举，非摩天不尽其才。”即厚以金帛宠荐之。行至潼关，西望烟尘，有东驰者曰：“朱泚作乱，上幸奉天县矣。”出《独异志》。

赵燕奴

赵燕奴者，合州石镜人也，居大云寺地中。初其母孕，数月产一虎，弃于江中。复孕，数月产一巨鳖，又弃之。又孕，数月产一夜叉，长尺余，弃之。复孕，数月而产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自项已下，其身如断瓠。亦有肩脾，两手足各长数寸，无肘臂腕掌，于圆肉上各生六指，才寸余，爪甲亦具。其下布两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产，不忍弃之。及长，只长二尺余。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词喙辩给，颇好杀戮，以捕鱼宰豚为业。每斗船驱雉，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市肆交易，必为牙保。常发髻缁衣，民间呼为赵师。晚岁但秃头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跃，倒踣于地，形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驴远适，只使人持之，横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丰足。或击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仅六十，腰腹数围，面目如常人无异。其女右手无名指长七八寸，亦异于人。出《录异记》。

卷第八十七 异僧一

释摩腾 竺法兰 康僧会 支遁

释摩腾

释摩腾，本中天竺人也，美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狂。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罄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誉。逮汉永平中，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事傅毅奏曰：“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人未皈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夷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出《高僧传》。

竺法兰

竺法兰，中天竺人也。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之。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

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会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惜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旃檀像师第四作。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梵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征，信者甚众。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出《高僧传》。

康僧会

康僧会，其先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以至性奉孝。服毕出家，厉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辨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右，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绝明，亮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

汉末遇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之日，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己妙善方言，方欲集众本，译为汉文。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若》《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仪，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先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服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

异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察检。”权曰：“昔汉明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苟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日，权又特听。会请法侣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云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铿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却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锤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锤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嗟伏，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阇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至孙皓即位，法令苛虐，废弃淫祠，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又何由而兴？若其义教贞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金曰：“佛之威力，不同于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辞，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祠在，昱曰：“玄化既敷，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

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

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著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祝诸庙求福，命彩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遍，烧香忏悔。皓叩头于地，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折，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忻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毕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

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陀经》《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摩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俊，义旨微密，并见行于世。

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帝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蔑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谓能信，若必目睹，所不能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

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也，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尔。出《高僧传》。

支遁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晋时初至京师，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隽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喜之曰：“乃比古人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也。”时谢安、殷浩等，并一代名流，皆著尘外之狎。

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为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伏。后还吴，住支硎山寺。晚欲入剡，谢安在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水，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狂僧耳，何足言？”后遁既还剡，径游于郡，王故逐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警绝。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去，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

俄又投迹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

时或有随者，遁乃著座右铭以勸之。时论以遁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矇论》。晚过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遁淹留建业，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优诏许之。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亭。时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复欲据谢坐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

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壳破雏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

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晚年，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云：“谢安石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或云终剡，未详。郗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云宝为之作诔焉。出《高僧传》。

卷第八十八 异僧二

佛图澄

佛图澄

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幼学，诵经数百万言。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烟灰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效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身草野，以观世变。

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教，因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著见，体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悦之。凡应被诛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愿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知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坊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使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使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

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往以敕语告之，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圻如车辙。从者心疑致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既而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侮鲜卑奴。奴忿，抽刃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薛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敢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鲜卑段末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与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

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立，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毕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言苦劝。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阵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中缚一人，朱丝约其肘。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时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晋成皇帝咸和五年也。

勒登位已后，事澄益笃。时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颁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后勒以为子。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尚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观佛像而发愿。

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太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改元建武。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书曰：“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颁，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已下，悉助举舁，太子诸公，扶辇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座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

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塞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而不识乎？”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每共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

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疾。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常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止。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座，弟子法常在侧，澄忽惨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众生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白：“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说，随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验日时，正是澄咒愿时也。

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有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牧马还。至秋，齐当瘫痪。’”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牧马送还。其秋，有人谮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行斌罚。罚轻，虎乃手杀五百人。

澄諫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亲行罚乎？”虎乃止。

后晋军出淮泗，陇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因让虎曰：“王过世经为大商主，至闕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更化身，后晋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

虎常问澄：“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谁获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当在体恭心顺，显扬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当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轻刑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

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静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玩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耶？”离等后并被戮灭。

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

澄常遣弟子向西城中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

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

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屡行败绩，方信澄戒。

澄道化既行，以人多奉佛，皆营造塔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间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卿可同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者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下服礼，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尊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礼，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礼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鼃，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

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饲天马。赵兴太守藉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里某

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元和中会，奄至今日。有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销于壤，边荒不能尊。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如何斯？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学。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馥。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凌云宇，会于虚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马驿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

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征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虽不得君临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饰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嘉其节，将欲激励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遣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县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戍军追擒，并为所害。

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已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澄尝与虎共处中堂，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与？”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阁。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从西，北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愍。”遂便寓言，不复章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钁穿宣领，牵上薪积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车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斋也。

后月余日，有一妖马，耄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飧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既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怆然曰：“不闻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至寺而慰谕焉。澄谓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所能言。夫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彰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刑酷罪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以不自惩革，终无佛祐。若

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动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圻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仍窆于临漳西紫陌，即虎所创冢也。

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戮，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光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長八尺，风姿甚美，妙解深经，旁通世论。讲说之日，正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以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

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沔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

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得见尸。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见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发墓开棺视之，唯见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师葬我而去矣。”未几虎死。后慕容隽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啮其臂，意谓石虎为祟。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隽踰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撻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后苻坚征邺，隽子暉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虎之验也。田融《赵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圻。”澄既知冢必开，又尸不在

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澄，或言佛屠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出《高僧传》。

卷第八十九 异僧三

释道安 鸠摩罗什 法朗 李恒沙门

释道安

释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为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休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以暗诵。”师虽异之，而未言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敬而异之。

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遇佛图澄，因事澄为师。及石氏将乱，与弟子惠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南游，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一马桩，桩之间悬一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谓是神人，厚相赏接。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兜容百升也。”

既达襄阳，复宣佛法。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藉安高名，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时苻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苻平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

安五重寺。

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户民殷富，四方略定。唯建业一隅，未能克伏。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能不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外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俄尔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陟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之土，且东南一隅，地卑气厉，禹游而止，舜狩而殂，秦王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谓并不可，犹尚见距。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师言，则先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抗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伏，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至须城。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距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山，晋军遂北三十余里，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

安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道人，头白眉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尚所梦宾头卢也。

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窄，处之讲堂。时维那值殿，夜见此僧，从窗而出入，

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特相为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答云：“甚可以度耳。”安请问来生所生之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元年也。出《高僧传》。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善经律论，化行于西域。及东游龟兹，龟兹王为造金狮子座一处之。

时苻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坚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戎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上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将吕光、凌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临发，坚饯光于建章，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远之人故也。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尚有助敌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

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及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因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已。光还

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有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迁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年称太安。

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尔梁谦、彭晃相系而反，寻亦殄灭。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绩于合黎。俄有郭磨作乱，纂委大军轻还，为磨所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叉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

咸宁二年，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箱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为龙兴门。什奏曰：“此日潜龙出游，豕妖来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

什住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苻

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萇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萇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庙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谄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僧晷、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

什为人神情鉴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其匹。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兴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譬如臭泥中生莲华，但采莲华，勿取臭泥也。

什初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敬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

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

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方复后世，惻怆何言！自以暗昧，谬充传谭。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繁。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谭，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耳。出《高僧传》。

法朗

晋沙门康法朗学于中山。永嘉中，与一比丘西入天竺。行过流沙千有余里，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礼，见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读经，一人患痢，秽污盈房。其读经者，了不营视。朗等惻然兴念，留为煮粥，扫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并谓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视之，容色光悦，病状顿除。然屋中秽物，皆是华鬘。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试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惠，可往礼觐。”法朗等先嫌读经沙门无慈爱心，闻已，乃作礼悔过。读经者曰：“诸君诚契并至，同当入道。朗公宿学业浅，此世未得愿也。”谓朗伴云：“惠若植根深，当现世得愿。”因而留之。法朗后还山中，为大法师，道俗宗之。出《冥祥记》。

李恒沙门

晋李恒字元文，谯国人。少时，有一沙门造恒谓曰：“君福报对至，而复对来随之。君能守贫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对灭。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门，但问仕宦当何所至，了不寻究修道意也。沙门与一卷经，恒不肯取，固问荣途贵贱何如。沙门曰：“当带金紫，

极于三郡。若能于一郡止者，亦为善道。”恒曰：“且当富贵，何顾后患！”因留宿。恒夜起，见沙门身满一床，入呼家人窥视。复变为大鸟踣屋梁上，天晓而形如旧。恒送出门，忽不复见。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后为西阳、江夏、庐江太守，加龙骧将军。太兴中，预钱凤之乱，被诛。出《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 异僧四

杯渡 释宝志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为号。初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渡徐行，走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渡河，不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渡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褛，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剖冰扣冻而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图子，更无余物。尝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瓜步，至于江侧，就航人告渡，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言咏，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广陵。

遇村舍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图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之心。李见芦图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图中，有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龙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日日供养。渡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脍，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图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衲及一木杯。后李家复得二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渡云暂出，至暝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

下，敷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背生莲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共殡葬之。后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图，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败衣。

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渡食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图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止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命欣次第孰视，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赚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出，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皆存，不知渡所在。

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佛法。渡多来其家，文殊谓渡云：“弟子脱舍身没后，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渡不答。文殊喜，佛法默默，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饒者，渡手弄反覆，还投水，游活而去。又见网师，更从乞鱼。网师瞋骂不与，渡乃拾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碎败，不复见牛，渡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渡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反京师。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

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见迎奉。闻都下复有一杯渡，陈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于其家杯渡形相一种。陈设一合蜜姜及刀子陆香等伺渡，渡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见杯渡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姜为异尔。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还都，云：“杯渡已移灵鹫寺。”其家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渡不答，竟莫测其

然。

时吴部民朱灵期使高丽还，值风，舶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于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千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又见十余石人，乃共礼拜。还反行少许，闻唱道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众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壶，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住处，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谓期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目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曰：“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须从先路去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船。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见杯渡骑大航兰，以捶捶之曰：“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渡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渡大笑曰：“使我还耶。”取钵掷云中，还接之曰：“我不见此钵，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贤寺法意处，时世以此钵异物，竞往观之。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渡弟子，昔持师钵而死冶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至南州杯渡，期当骑兰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但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径门，灵人降。”字劲可识，其家杯渡遂绝迹矣。

都下杯渡往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渡，云：“已死，在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时以黄门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请渡，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

截。”甯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

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被请僧设斋。坐有僧，劝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不可备纪。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东，留一万钱物寄谐，请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康覆舟山。

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久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渡。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明日，忽见渡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

至五年三月，渡复来齐谐家。吕道惠、闻人恒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见，皆大惊，即起礼拜。渡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门上有一僧唤，渡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出《高僧传》。

释宝志

释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江东道林寺，修习禅业。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始苦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

诗，言如讖记。江东士庶皆共事之。

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既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輿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即迎入宫，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具。帝怒，遣推检其所。关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鬲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属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冬袒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衲而去。后假齐武帝神力，使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刀。武帝又常于华林园召志，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见。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继而薨。永明中，常住东宫后堂。一旦平明，从门出入，忽云：“门上血污衣。”褰衣走过。及郁林见害，车载出此，帝颈血流于门限。

齐卫尉胡谐疾，请志，志注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曰：“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树，树上有鸟，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节，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鸟，如志所画，悟而登之，鸟竟不飞。追者见鸟，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头破腹。”后有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至第，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于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

志多往来兴皇、净名两寺。及梁武即位，下诏曰：“志公迹均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

上；谈其隐沦，则道行高著。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行来，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中，长于台城，对梁武帝吃鲙，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谓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武帝深异之。如今秣陵尚有鲙残鱼也。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启白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梁武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竟，夜更大雨。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天雨大降，高下皆足。

梁武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后法云于华林讲《法华经》，至假使黑风，志忽问之有无。答云：“世谛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

有陈征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见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供事者不可胜数。然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晋安王萧纲初生日，梁武遣使问志，志合掌云：“皇子诞育幸甚，然冤家亦生。”于后推寻历数，与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

会稽临海寺有大德，常闻扬州都下有志公，语言颠狂，放纵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愿向都下，觅猎犬以逐之。”于是轻船入海，趋浦口。欲西上，忽大风所飘，意谓东南，六七日始到一岛中。望见金装浮图，干云秀出，遂寻径而往。至一寺，院宇精丽，花

卉芳菲，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并著员绯袈裟，倚仗于门树下言语。僧云：“欲向都下，为风飘荡，不知上人此处何州国？今四望环海，恐本乡不可复见。”答曰：“必欲向扬州，即时便到。今附书到钟山寺西行南头第二房，觅黄头付之。”僧因闭目坐船，风声定开眼，如言奄至西岸。入数十里，至都。径往钟山寺访问，都无有黄头者。僧具说委曲，报云：“西行南头第二房，乃风病道人志公。虽言配在此寺，在都下聚乐处，百日不一度来。房空无人也。”问答之间，不觉志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斋过日晚，未与间，便奋身恶骂。寺僧试遣沙弥绕厨侧，漫叫黄头。志公忽云：“阿谁唤我？”即逐沙弥来到僧处。谓曰：“汝许将猎狗捉我，何为空来？”僧知是非常人，顶礼忏悔，授书与之。志公看书云：“方丈道人唤我，不久亦当自还。”志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复共此僧语。众但记某月日。

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城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即启闻，梁武叹曰：“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寺，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无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诚莫测其年。有馀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

又后魏有沙门宝公者，不知何处人也，形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讖，不可得解。事过之后，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时有洛阳人赵法和，请占早晚当有爵，宝公曰：“大竹箭，不须羽。东厢屋，急手作。”时人不晓其意。经月余，法和父亡。大竹箭者，苴杖；东厢屋者，倚庐。初造十二辰歌，终其言也。此宝公与江南者，未委是一人也两人也。出《高僧传》及

《洛阳伽蓝记》。

卷第九十一 异僧五

永那跋摩 法度 通公 阿专师 阿秃师

稠禅师 释知苑 法喜 法琳 徐敬业

骆宾王

永那跋摩

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东游渡江，居于金陵祇园寺。宋文帝常谓之曰：“弟子恒愿持斋，不杀生命，以身徇物，不获其志。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门庭，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诫，将何以用其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清则不夭其命，役简则无劳其力。然后辨钟律，正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如此则持斋亦已大矣，不杀亦已众矣。安在乎缺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为弘济也。”文帝抚几嗟叹，称善者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为虚说，滞近教者拘恋章句。如法师者，真所谓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出《剧谈录》。

法度

释法度，黄龙人也。南齐初，游于金陵。高士齐郡名僧绍，隐居瑯琊之摄山，挹度清真，待以师友。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为观，住者辄死。后为寺，犹多恐惧。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经岁余，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投刺于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闲雅，羽卫亦众。致敬毕，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余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后栖托，或非真实。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庭，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一人送钱一万，并香烛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摄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矣，今后祠祭者勿得杀戮。”由是庙中荐献菜饭而已。出《歙州图经》。

通公

梁末有通公道人者，不知其姓氏。居处无常，所语狂譎，然必有应验。饮酒食肉，游行民间。侯景甚信之。扬州未陷之日，多拾无数死鱼头，积于西门门外，又拔青草荆棘栽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东门，一城尽毙。置其首于西门门外，为京观焉。市井破落，所在荒芜。通公言说得失，于景不便。景恶之，又惮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将于子悦将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谓子悦云：“若知杀，则勿害；不知则密捉之。”子悦立四人于门外，独入见。通脱衣燎火，逆谓子悦曰：“汝来杀我，我是何人，汝敢辄杀！”子悦作礼拜云：“不敢。”于是驰往报景。景礼拜谢之，卒不敢害。景后因宴召僧通，僧通取肉捏盐，以进于景。问曰：“好否？”景曰：“大咸。”僧通曰：“不咸则烂。”及景死数日，众以盐五石置腹中，送尸于建康市。百姓争屠脍羹，食之皆尽。后竟不知所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专师

侯景为定州刺史之日，有僧不知氏族，名阿专师。多在州市，闻人有会社斋供嫁娶丧葬之席，或少年放鹰走狗追随宴集之处，未尝不在其间。斗争喧嚣，亦曲助朋党。如此多年。

后正月十五日夜，触他长幼坐席，恶口聚骂。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将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觅，正见阿专师骑一破墙上坐，嘻笑谓之曰：“汝等此间何厌贱我？我舍汝去。”捕者奋杖欲掷，前人复遮约。阿专师复云：“定厌贱我，我去。”以杖击墙，口唱叱叱。所骑之墙一堵，忽然升上，可数十仞。举手谢乡里曰：“好住。”百姓见者，无不礼拜悔咎。须臾，映云而灭。可经一年，闻在长安，还如旧态。于后不知所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阿秃师

北齐初，并州阿秃师者，亦不知乡土姓名所出。尔朱未灭之前，已在晋阳，游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间，语谑必有征验。每行市里，人众围绕之，因大呼，以手指胸曰：“怜你百姓无所知，不识并州阿秃师。”人遂以此名焉。齐神武迁邺之后，以晋阳兵马之地，王业所基，常镇守并州，时来邺下，所有军国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师先于人众间泄露。末年，执置城内，遣人防守，不听辄出，若其越逸，罪及门司。当日并州时三门，各有一秃师荡出，遍执不能禁。未几，有人从北州来云：“秃师四月八日于雁门郡市舍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于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语，谓之曰：“秃师四月八日从汾桥过，东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巷坊。人皆见之，何云雁门死也？”此人复往北州，报语乡邑。众共开冢看之，唯有一只鞋耳。后还游并州，齐神武以制约不从，浪语不出，虑动民庶，遂

以妖惑戮之。沙门无发，以绳钩首。伏法之日，举州民众诣寺观之。秃师含笑，更无言语。刑后六七日，有人从河西部落来云：“道逢秃师，形状如故，但背负一绳，笼秃师头，与语不应，急走西去。”出《广古今五行记》。

稠禅师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初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踉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给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负。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耳。”神因操钵举匕，以筋视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入口，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请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因入殿中，横蹋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动骇物听。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

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入山数千里，构精庐殿堂，穷极土木。诸僧从其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勇数万骑，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道，恐山中血污伽蓝，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

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拆，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

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遭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泱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为大力长者云。出《纪闻》及《朝野佥载》。

释知苑

唐幽州沙门知苑，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室一切经藏，以备法戒。既而于幽州西山凿岩为石室，即摩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摩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镕铁固之。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笃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寐而念木瓦难办，恐繁经费，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雷震电，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木松柏数千万，为水所漂，积于道次。道俗惊骇，不知来处，于是远近叹服。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助造堂宇，顷之毕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经，已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卒。弟子继其功焉。出《冥报录》。

法喜

隋炀帝时，南海郡送一僧，名法喜，帝令宫内安置。于时内造一堂新成，师忽升堂观看，因惊走下阶，回顾云：“几压杀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压杀数十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索羊头。帝闻而恶之，以为狂言，命鐤著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师，还奏云：“法喜在市内慢行。”敕责所司，检验所禁之处，门鐤如旧。守者亦云：“师在室内。”于是开户入室，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鐤在项骨之上。以状奏闻。敕遣长史王恒验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惊动。至日暮，师还室内，或语或笑。守门者奏闻，敕所司脱鐤，放师出外，随意所适。有时一日之中，凡数十处斋供，师皆赴会，在在见之，其间亦饮酒啖肉。俄而见身有疾，常卧床，去荐席，令人于床下铺炭火，甚热。数日而命终，火炙半身，皆焦烂，葬于香山寺。至大业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见还在郡。”敕开棺视之，则无所有。出《拾遗记》。

法琳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感天人韦将军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卫护。内有南天王子张珣，常侍于律师。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天王子谓律师曰：“自以为何如人？”律师曰：“吾颇圣也。”王子曰：“师未圣，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圣人。”律师曰：“彼破戒如此，安得为圣？”王子曰：“彼菩萨地位，非师所知。然彼更来，师其善待之。”律师乃改观。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臭秽虽甚，律师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律师见即与之。后唐高祖纳道士言，将灭佛法。法琳与诸道士竞论，道士惭服。又犯高祖龙颜，固争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经护法菩萨，其琳之谓乎？出《感通记》。

徐敬业

唐则天朝，徐敬业扬州作乱，则天讨之，军败而遁。敬业竟养一人，貌类于己，而宠遇之。及敬业败，擒得所养者，斩其元以为敬业。而敬业实隐大孤山，与同伴数十人结庐不通人事。乃削发为僧，其侣亦多削发。天宝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余，与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访诸僧而居之。月余，忽集诸僧徒，忏悔杀人罪咎，僧徒异之。老僧曰：“汝颇闻有徐敬业乎？则吾身也。吾兵败，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将终，故来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证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于衡山。出《纪闻》。

骆宾王

唐考功员外郎宋之问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且为诗曰：“鹫岭郁岩峤，龙宫铄寂寥。”第一联搜奇覃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命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遇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获脱之。”出《本事诗》。

卷第九十二 异僧六

玄奘 万回 一行 无畏 明达师

惠照

玄奘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县人也。幼聪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险，虎豹不可过。奘不知为计，乃锁房门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头面疮痍，身体脓血，床上独坐，莫知来由。奘乃礼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多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初，奘将往西域，于灵岩寺见有松一树。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长；若吾归，即却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约长数丈。一年忽东回，门人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众谓此松为摩顶松。出《独异志》及《唐新语》。

万回

万回师，阆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

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

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

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阆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阆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瑰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竞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

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出《谈宾录》及《西京记》。

一行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

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

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

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閎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

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

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瞋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

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领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经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出《开天传信记》及《明皇杂录》《酉阳杂俎》。

无畏

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纲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扞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后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顾视之，乃一少年也。宣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已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然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得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明达师

明达师者，不知其所自，于阆乡县住万回故寺，往来过客，皆谒明达，以问休咎。明达不答，但见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谒明达，问曰：“欲至京谒亲，亲安否？”明达授以竹杖，至京而亲亡。又有谒达者，达取寺家马，令乘之，使南北驰骤而去。其人至京，授采访判官，乘驿无所不至。又有谒达者，达以所持杖，画地为堆阜，以杖撞筑地为坑。其人不晓，至京，背发肿，割之，血流殆死。李林甫为黄门侍郎，扈从西还，谒达，加秤于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门为湖城令，达忽请其小马，雍门不与。间一日，乘马将出，马忽庭中人立，雍门坠马死。如此颇众。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及后哥舒翰拥兵潼关，拒逆胡，关下阆乡，尽为战场矣。出《纪闻录》。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

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

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遁去，隐于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

“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

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

“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

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愿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出《宣室志》。

卷第九十三 异僧七

宣律师

宣律师

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师遂静在京师城南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忽有一人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具叙暄凉，律师问曰：“檀越何处？姓字谁耶？”答曰：“弟子姓王名璠，是大吴之兰台臣也。会师初至建业，孙主即未许之，令感希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祇，咸加灵被，于三七日，遂感舍利。吴王手执铜瓶，倾铜盘内，舍利所冲，盘即破裂。乃至火烧锤试，俱不能损。阚泽、张昱之徒，亦是天人护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通敏，答对谐允。今业在天，弘护佛法为事。弟子是南方天王韦将军下之使者。将军事务极多，拥护三洲之佛法，有斗争凌危之事，无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拥闹，不久当至，具令弟子等共师言。”不久复有人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

次又一人，云姓费氏，礼敬如前。云：“弟子迦叶佛时，生在初天，在韦将军下。诸天贪欲所醉，弟子以宿愿力，不交天欲，清静梵行，偏敬毗尼。韦将军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将军、四王、三十二将。周四天下，往还护助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余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东西天下，人少黠慧，烦恼难化。南方一洲，虽多犯罪，化令从善，心易调伏。佛临涅槃，亲受付嘱，并令守护，不使魔娆。若不

守护，如是破戒，谁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诫，不敢不行。虽见毁禁，愍而护之。见行一善，万过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气，上薰空界四十万里，诸天清静，无不厌之。但以受佛付嘱，令护佛法。尚与人同止，诸天不敢不来。韦将军三十二将之中，最存弘护。多有魔子魔女，轻弄比丘，道力微者，并为惑乱。将军栖遑奔至，应机除剪。故有事至，须往四王所时，王见皆起。为韦将军修童真行护正法故，弟子性乐戒律，如来一代所制毗尼，并在座中听受戒法。因问律中诸隐文义，无不决滞。然此东华三宝，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现，但谓其灵而敬之。顾访失由，莫知投诣。遂因此缘，随而谘请。且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观，不可以语也。”

宣师又以《感通记》问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宝石佛者，何代时像，从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叶佛时，有人于西洱河造之，拟多宝佛全身相也，在西洱河鹫山寺。有成都人往彼兴易，请像将还，至今多宝寺处，为海神蹋船所没。初取像人见海神于岸上游，谓是山鬼，遂即杀之。因尔神瞋覆没，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宝旧在鹫头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过，大小不算，三千余里，方达西洱河。河大阔，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经像尚存，而无僧住。经同此文，时闻钟声。百姓殷实，每年二时，供养古塔。塔如戒坛，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数极多。彼土诸人，但言神冢每发光明，人以蔬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嵩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晋时，有僧于此地，见土坟，随出随除，怪不可平。后见拆开，深怪其尔。乃深掘丈余，获像及人骨在船。其髑骨肘胫，悉皆粗大数倍，过于今人。即迦叶佛时，阎浮人寿二万岁时人也。今时劫减，命促人小，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时，牵曳难得。弟子化为老人，指捩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蜀人但知其灵从地而出，亦不测其根源。见其花趺有多宝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宝寺。”

又问：“多宝字是其隶书，出于亡秦之代。如何迦叶佛时，已有神州书耶？”答曰：“亡秦李斯隶书，此乃近代远承。隶书之兴，兴于古佛之世。见今南洲四面千有余洲，庄严閭浮，一方百有余国，文字言音，同今唐国。但以海路辽远，动数十万里，重译莫传，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师不闻乎？梁顾野王，太学之大博也，周访字源，出没不定，故《玉篇》序云：‘有开春申君墓得其铭文，皆是隶字。’检春申是六国同时，隶文则非吞并之日也。此国篆隶诸书，尚有茫昧，宁知迦叶佛时之事？决非其耳目之所闻见也。”

又问：“今西京城西高四土台，俗谚云是苍颉造书台。如何云隶书字古时已有？”答曰：“苍颉于此台上，增土造台，观鸟迹者，非无其事。且苍颉之传，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黄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鸟迹之书时变，一途今所绝有。无益之言，不劳述也。”

又有天人，姓陆名玄畅，来谒律师云：“弟子是周穆王时，生在初天，本是迦叶佛时天，为通化故，周时暂现。所问高四土台者，其本迦叶佛于此第三会，说法度人。至穆王时，文殊、目连来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谓‘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台是迦叶佛说法处。’因造三会道场。至秦穆公时，扶风获一石佛，穆公不识，弃马坊中，秽污此像。护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梦游上帝，极被责疏。觉问侍臣由余，便答云：‘臣闻周穆王时，有化人来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终南山造中天台，高千余尺，基址见在。又于苍颉台造神庙，名三会道场。公今所患，殆非佛为之耶？’公闻大怖，语由余曰：‘吾近获一石人，衣冠非今所制，弃之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闻，往视之，对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净处，像遂放光。公又怖，谓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诸善神等，擎弃远处。公又大怖，以问由余。答曰：‘臣闻佛清净，不进酒肉，爱重物命。如护一子，所有供养，烧香而已，所可祭祀，饼果之属。’公大悦。欲造佛像，绝于工人。又问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侧，应有

工匠。’遂于高四台南村内，得一老人，娃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会道场见人造之，臣今年老，无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场内为诸匠执作，请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铜像。相好圆备，公悦，大赏赉之。彼人得财，并造功德，于土台上造重阁，高三百尺。时人号之高四台，或曰高四楼。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称也。”

又问：“目连舍利弗，佛在已终，如何重见？”答曰：“同名六人，此目连非大目连也。至宇文周时，文殊师利化为梵僧，来游此土，云欲礼拜迦叶佛说法处，并往文殊所住之处，名清凉山。遍问道俗，无有知者。时有智猛法师，年始十八，反问梵僧：‘何因知有二圣余迹？’答曰：‘在秦都城南二十里，有苍颉造书台，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处也。’又问‘沙河’‘青山’是何语，答曰：‘渭水终南山也。’此僧便从渭水直南而步，遂得高四台，便云此是古佛说法处也。于时智猛法师随往礼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长大，具为太常韦卿说之，请其台处，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会寺。至隋大业，废入大寺。因被废毁，配入菩提。今京城东市西平康坊南门东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会寺佛。释迦如来得度大迦叶后，十二年中，来至此台，其下见有迦叶佛舍利。周穆王游大夏，佛告彼土见有古塔，可返礼事。王问何方，佛答在鄯京之东南也。西天竺国具有别传云，岁长年，是师子国僧，年九十九夏，是三果阿那含人，闻斯胜迹，躬至礼拜。又奏请欲往北岱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皇帝闻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唯长年一人，少小已来，精诚苦行，不乘杂畜。即到岱州清凉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台佛堂，即是文殊庙堂。从下至上，可行三十余里，山石劲利，入肉到骨，无血乳出。至于七日，五体投地，布面在土，不起不食。七日满已，忽起，踊跃指挥，四方上下空界，具见文殊师利菩萨圣僧罗汉。从者道俗数

十人，有见不见。复有一蟒蛇，身长数里，从北而来，直上长年，长年见喜。衔师脚过，变为僧形。诸人惧怕，皆悉四散，唯长年一人，心不惊动。种种灵应，不可具述。”

律师又问天人曰：“自昔相传，文殊在清凉山，领五百仙人说法。经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娑婆则大千总号，如何偏在此方？”答曰：“文殊是诸佛之元帅，随缘利见，应变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不劳评泊，但知仰信。多在清凉山五台之中，今属北岱州西，见有五台县清凉府。皇唐已来，有僧名解脱，在岩窟亡来三十余年，身肉不坏，似如入灭尽定。复有一尼，亦入定不动。各经多年，圣迹迦蓝。菩萨圣僧，仙人仙花，屡屡人见。具在别篇，岂得不信？”

又问：“今五台中台之东南三十里，见有大孚灵鹫寺，两堂隔涧犹存。南有花园，可二顷许，四时发彩，色类不同，四周树围，人移花栽。别处种植，皆悉不生。唯在园内，方得久荣，人究年月，莫知来由，或云汉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传，互说不同，如何为实？”答曰：“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时，已有佛法，此山灵异，文殊所居，周穆于中造寺供养。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汉明之初，摩腾法师是阿罗汉天眼，亦见有塔，请帝立寺。其山形像似灵鹫山，名曰大孚。孚者，信也，帝深信佛法，立寺劝人。元魏孝文，北台不远，常来礼谒，见人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验。岂唯五台独验？今终南、太白、太华、五岳名山，皆有圣人为住持佛法，令法久住。有人设供，感讎征应。事在别篇，不烦此术也。”

又问：“今凉州西番音盘。和县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叶佛时，有利宾菩萨，见此山人，不信业报，以杀害为事，于时住处有数万家，无重佛法者。菩萨救之，为立迦蓝，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后，菩萨神力能令如真佛不异。游步说法，教化诸人。虽蒙此

道，犹故不信。于时菩萨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于聚落，欲下压之。菩萨扬威劝化，诸人便欬回心，敬信于佛。所有杀具，变成莲花，随处街巷，华如种植。瑞像方摄神力，菩萨又劝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八十里，弥山亘谷，处处僧坊佛殿。营造经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时出家者，有二万人，在七寺住。经三百年，彼诸人等，现业力大，昔所造恶，当世轻受，不入地狱。前所害者，在恶趣中，又发恶愿。彼害我者，及未成圣，我当害之；若不加害，恶业便尽，我无以报。共吐大火，焚烧寺舍，及彼聚落，一时焚荡。纵盗得活，又以大水漂溺杀之，无一得存。时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远在空中；寺破已后，下内石室，安置供养。年月既久，石生室灭，至刘萨诃师礼山，逆示像出。其萨诃者，前身元是利宾菩萨。身首别处，更在别篇也。”

又问：“江表龙光瑞像，人传罗什将来，有言扶南所得，如何为定？”答曰：“此非罗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昔佛灭后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罗汉优婆质那，以神力加工匠，后三百年中，凿大石山，安置佛窟，从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余尺。请弥勒菩萨指挥，作檀室处之。《玄奘师传》云：‘百余尺’；《圣迹记》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时，罗汉将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头旃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铜像。凡夫今见，止在下重，上四重闭。石窟映彻，见人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罗汉，生已母亡。复生扶南国，念母重恩，从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养。母终，生扬州，出家，住新兴寺，获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获此像来都，亦是罗汉神力。母今见在，时往罗浮天台西方诸处。昔法盛昙无竭者，再往西方。有传五卷，略述此缘。何忽云罗什法师背负而来耶？”宣律师因问：“什师一代所翻之经，人多偏乐，受持转盛，何耶？”答曰：“其人聪明，善解大乘，已下诸人同时翻译者并俊。又一代之宝也，绝后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译，以悟达为先，得佛遗寄之意也。”

又问：“俗中常论被秦姚兴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筹度，何须评论？什师德行在三贤，所在通化，那繁补阙，随机而作。故《大论》一部，十分略九。自余经论，例此可知。冥祥感应，历代弥新，深会圣旨，罕逢难遇，又蒙文殊指受，令其删定，特异恒伦。岂以别室见讥，顿亡玄致者也？”

又问：“邠州显际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处，是周穆王造寺处也。佛去世后，育王第四女，又造像塔，于此供养。于时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叶佛时，亦于此立寺，是彼沙弥显际造也。仍将本名，以显寺额。”

又问：“金玉华宫南檀台山上，有砖塔，面别四十步，下层极壮，四面石龕，傍有碎砖，又有三十余窑砖，古老莫知何代，然每闻钟声。”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灵山。至育王时，敕山神于此造塔。西晋末乱，五胡控权。刘曜京都长安，数梦此山佛见，在砖塔中坐，语曜曰：‘汝少饮酒，莫耽色欲，黜去邪佞，进用忠良。’曜不能从，后于洛阳，酒醉落马，为石勒所擒。初，曜因梦所悟，令人寻山访之，遂见此像，坐小砖塔，与梦符同。便毁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级，并造寺宇。极存壮丽，寺名法灯，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赵后，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于今塔后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采取芝草，供养圣僧，皆获延龄。寺今现在，凡人不见。所闻钟声，即是寺钟也。其塔本基，虽因刘曜，仍是穆王立寺之处也，又是迦叶如来之古寺也。至贞观年，于玉华北慈乌川山上，常见群鹿来集其所，逐去还来。有人异之，于鹿集处，掘深一丈，获一石像，长一丈许，见今供养。”

又问：“荆州前大明寺旃檀像者，云是优填王所造，依传从彼摸来，将至梁朝。今京师复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本像。梁高

既崩，像来荆渚。至元帝承圣三年，周平梁后，收薄国宝，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师藏隐房内，多以财物赠遗使人，像遂得停。至隋开皇九年，文帝遣使人柳顾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镇荆楚。顾是乡人，从之。令别刻檀，将往恭旨。当时访匠，得一婆罗门僧，名真达，为造。即今西京大兴善寺像是也，亦甚灵异。本像在荆州，僧以漆布幔之。相好不及真者。大明本是古佛住处，灵像不肯北迁故也。近有长沙义法师，天人冥赞，遂悟开发，别除漆布，真容重显，大动信心。披觐灵仪，令檀所作，本无补接，光趺殊异，象牙雕刻，卒非人工所成。兴善像身，一一乖本。”

又问：“涪州相思寺侧，多有古迹，篆铭勒之，不识其缘。此事云何？”答曰：“此迦叶佛时，有山神姓罗，名子明，蜀人也。旧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发诸恶愿：令我死后，作大恶鬼，啖破戒人。因愿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属，所主土地，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二千余里。年啖万人已上。此神本僧为迦叶佛兄，后为弟子，彼佛怜愍，故来教化。种种神变，然使调伏，与受五戒，随识宿命，因不啖人。恐后心变，故佛留迹。育王于上起塔，在山顶。神便藏于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现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见付嘱仪中。”

又问：“南海循州北山兴宁县界灵龕寺，多有灵迹，何也？”答曰：“此乃文殊圣者弟子，为此山神，多造恶业。文殊愍之，便来教化。遂识宿命，请为留迹，我常礼事，得离诸恶。文殊为现，今者是也。于贞观三年，山神命终，生兜率天。别有一鬼，来居此地，即旧神亲家也。大造诸恶，生天旧神怜之，下请文殊，为现小迹。以化后神，又从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迹现，莫匪有由焉。见付嘱仪。”

又问：“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来久近耶？”答曰：“此窟迦叶佛、释迦佛二时备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叶佛像也。”

又问：“渭南终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涧者。”答曰：“此事同于前。南山库谷天藏，是迦叶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现有十三缘觉，在谷内住。”

又问：“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报二身，则非凡见，并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该三千，百亿释迦，随人所感，前后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鲁庄，俱在大千之中。前后咸传一化，感见随机，前后何定。若据法报，常自湛然，不足叹也。”

又问：“汉地所见诸瑞像，多传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争幽冥，难得其实，此事云何？”答曰：“此实不疑，为育王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丑，乃图佛形相，还如自身，成已发愿。佛之相好，挺异于人如何同我之形仪也。以此苦邀，弥经年月，后感佛现，忽异本形。父具问之，述其所愿。今北山玉华、荆州长沙、杨都高悝及京城崇敬寺像，并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书其光趺，依梵本书。汉人读者，罕识其文。育王因将此像，令诸鬼神，随缘所感，流传开悟。今睹像面，莫非女形。其崇敬寺地，本是战场。西晋将末，有五胡大起，兵戈相杀，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犹得。所杀无辜，残害酷滥，故诸神鬼，携以镇之。令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灭法，神亦徙之。隋祖载隆，佛还重起。”

又问：“幽冥所感，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来，或经七日多日，如生不异？”答曰：“人禀七识，各有神。心识为主，主虽前去，余神守护，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二十五神，戒破五神去，余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卫比丘。若毁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余者恒随。”

律师又问天人曰：“其蜀地简州三学山寺，空灯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萨寺，迦叶佛正法时初立，有欢喜王菩萨造之。寺名法灯。自彼至今，常明室表。有小菩萨三百人，断粒遐龄，常住此山。此灯又是山神李特，续后供养，故至正月，处处燃灯，以供佛寺云尔。”出《法苑珠林》。

卷第九十四 异僧八

华严和尚 唐休璟门僧 仪光禅师 玄览 法将

华严和尚

华严和尚学于神秀。禅宗谓之北祖，常在洛都天宫寺，弟子三百余人。每日堂食，和尚严整，瓶钵必须齐集。有弟子，夏腊道业，高出流辈，而性颇褊躁。时因卧疾，不随众赴会。一沙弥瓶钵未足，来诣此僧，顶礼云：“欲上堂，无钵如何？暂借，明日当自置之。”僧不与曰：“吾钵已受持数十年，借汝必恐损之。”沙弥恳告曰：“上堂食顷而归，岂便毁损？”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爱钵如命，必若有损，同杀我也。”沙弥得钵，捧持兢惧。食毕将归，僧已催之。沙弥持钵下堂，不意砖破蹴倒，遂碎之。少顷，僧又催之。既惧，遂至僧所，作礼承过，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杀我也。”怒骂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

尔后经时，和尚于嵩山岳寺与弟子百余人，方讲《华严经》，沙弥亦在听会。忽闻寺外山谷，若风雨声。和尚遂招此沙弥，令于己背后立。须臾，见一大蛇，长八九丈，大四五围，直入寺来，怒目张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动。蛇渐至讲堂，升阶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锡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坐，遂俯首闭目。和尚诫之，以锡杖扣其首曰：“既明所业，今当回向三宝。”令诸僧为之齐声念佛，与受三归五戒，此蛇宛转而出。时亡僧弟子已有登会者，和尚召谓曰：“此蛇汝之师也。修行累年，合证果之位，为临终之时，惜一钵破，怒此沙弥，遂作一蟒蛇。适此来者，欲杀此沙弥。更若杀

之，当堕大地狱，无出期也。赖吾止之，与受禁戒，今当舍此身矣，汝往寻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过，草木开靡，如车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间，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归白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聪慧，年十八当亡。即却为男，然后出家修道。裴郎中即我门徒，汝可入城，为吾省问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艰难，汝可救之。”

时裴宽为兵部郎中，即和尚门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遥指裴家，遇裴请假在宅，遂令报云：“华严和尚传语。”郎中出见，神色甚忧。僧问其故，云妻欲产，已六七日，灯烛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遂令于堂门之外，净设床席。僧入焚香击磬，呼和尚者三，其夫人安然而产一女。后果年十八岁而卒。出《原化记》。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愿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赞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

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沉滞，牧守大郡，由担

石之儲，获二千石之祿。自涸轍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

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彻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

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出《宣室记》。

仪光禅师

长安青龙寺仪光禅师，本唐室之族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诛其族无遗。惟禅师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后数岁，天后闻琅琊王有子在人间，购之愈急。乳母将至岐州界中，鬻女工以自给。时禅师年已八岁矣，聪慧出类，状貌不凡。乳母恐以貌取而败，大忧之。乃求钱为造衣服，又置钱二百于腰下，于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而谓曰：“吾养汝已八年矣，亡命无所不至。今汝已长，而天后之敕访不止，恐事泄之后，汝与吾俱死。今汝聪颖过人，可以自立，吾亦从此逝矣。”乳母因与流涕而诀，禅师亦号恸不自胜，方知其所出。

乳母既去，师莫知其所之。乃行至逆旅，与诸儿戏。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处，方息于逆旅，见禅师与诸儿戏，状貌异于人，因怜之。召而谓曰：“郎家何在，而独行在此耶？”师伪答曰：“庄临于此，有时而戏。”夫人食之，又赐钱五百。师虽幼而有识，恐人取其钱，乃尽解衣，置之于腰下。时日已晚，乃寻小径，将投村野。遇一老僧独行，而呼师曰：“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何所适？”禅师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汝欲之乎？”师曰：“是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阴下，令礼十方诸佛已，因削其发。又解衣装，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称其体，因教其披著之法。禅师既披法服，执持收掩，有如旧僧焉。老僧喜曰：“此习性使之然。”其僧将行，因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

云，我使尔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已亡矣。方知是圣像也。师如言趣寺，寺主骇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禅师已洞晓经律，定于禅寂。

遇唐室中兴，求琅琊王后，师方谓寺僧言之，寺僧大骇。因出诣岐州李使君，师从父也，见之悲喜。因舍之于家，欲以状闻，师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与禅师侔，见禅师悦之，愿致款曲，师不许。月余，会使君夫人出，女盛服多将使者来逼之。师固拒万端，终不肯。师绐曰：“身不洁净，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沐浴。师候女出，因之嚙门。女还排户，不果入。自牖窥之，师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以有此根，故为欲逼，今既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根，弃于地，而师亦气绝。户既闭，不可开，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户，师已复苏。命良医至，以火烧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师于燃地，傅以膏，数月疾愈。

使君奏禅师是琅琊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赏赐优给，复以为王。禅师曰：“父母非命，鄙身残毁，今还俗为王，不愿也。”中宗降敕，令禅师广领徒众，寻山置兰若，恣听之。禅师性好终南山，因居于兴法寺。又于诸谷口，造禅庵兰若凡数处，或入山数十里。从者僧俗常数千人，迎候瞻侍，甚于卿相。

禅师既证道果，常先言将来事，是以人益归之。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无疾而终。先告弟子以修身护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头指北方，足指南方，以手承头，右胁在下，遂亡。遗命葬于少陵原之南面，凿原为室而封之。柩将发，异香芬馥，状貌一如生焉。车出城门，忽有白鹤数百，鸣舞于空中，五色彩云，徘徊覆车，而行数十里。所封之处，遂建天宝寺，弟子辈留而守之。出《纪闻》。

玄览

唐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岵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也，悉加至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蝼，坏墙熏鼠，览未常责之。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之。或有怪之，乃题诗于竹上曰：“欲知吾道廓，不与物情违。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一夕，有一梵僧排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常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曰：“吾将归矣。”遂遽浴讫，隐几而化。出《酉阳杂俎》。

法将

长安有讲《涅槃经》僧曰法将，聪明多识，声名籍甚。所在日讲，僧徒归之如市。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径持酒馐，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推让。客僧因坐户下，以手擘豚裹而餐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常不能解处，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出《纪闻》。

卷第九十五 异僧九

洪昉禅师 相卫间僧 道林 净满 法通

洪昉禅师

陕州洪昉，本京兆人。幼而出家，遂证道果。志在禅寂，而亦以讲经为事，门人常数百。一日，昉夜初独坐，有四人来前曰：“鬼王今为小女疾止造斋，请师临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阎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从之。四人乘马，人持绳床一足，遂北行。可数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门。四人请昉闭目，未食顷，人曰：“开之。”已到王庭矣。其宫阙室屋，崇峻非常，侍卫严饰，颇侔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阶迎礼。王曰：“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斋，是以请师临顾。斋毕，自令侍送无虑。”于是请入宫中。其斋场严饰华丽，僧且万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间事。昉仰视空中，不见白日，如人间重阴状。须臾，王夫人后宫数百人，皆出礼谒。王女年十四五，貌独病色，昉为赞礼愿毕。见诸人持千余牙盘食到，以次布于僧前。坐昉于大床，别置名馔，馔甚香洁。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师若常住此，当餐鬼食；不敢留师，请不食。”昉惧而止。斋毕，余食犹数百盘。昉见侍卫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请王赐之余食。王曰：“促持去，赐之。”诸官拜谢，相顾喜笑，口开达于两耳。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师曰：“鬼绢纸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人绢奉师。”因为受八关斋戒。戒毕，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开目，已到所居，天犹未曙。门人但为入禅，不觉所适。昉忽开目，命火照床前，五百绢在焉。弟子问之，乃言其故。

昉既禅行素高，声价日盛，顷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动。未几晨坐，有一天人，其质殊丽，拜谒请曰：“南天王提头赖吒，请师至天供养。”昉许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执衣，举而腾空，斯须已到。南天王领侍从，曲躬礼拜曰：“师道行高远，诸天愿睹师讲诵，是以辄请师。”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场崇丽，殆非人间，过百千倍。天人皆长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树木，皆是七宝，尽有光彩，夺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质犹人也，见天王之后，身自长大，与天人等。设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毕，王因请入宫，更设供具，谈话款至，其侍卫天官兼鬼神甚众。后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议事，请师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师欲游观，所在听之，但莫使到后园。”再三言而去。

去后，昉念曰：“后园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无人之际，窃至后园。其园甚大，泉流池沼，树林花药，处处皆有，非人间所见。渐渐深入，遥闻大声呻叫，不可忍听。遂到其旁，见大铜柱，径数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达。或有银铛锁其项，或穿其胸骨者，至有数万头，皆夜叉也。锯牙钩爪，身倍于天人。见禅师至，叩头言曰：“我以食人故，为天王所锁。今乞免我。我若得脱，但人间求他食，必不敢食人为害。”为饥渴所逼，发此言时，口中火出。问其锁早晚，或云毗婆师尸佛出世时，动则数千万年。亦有三五辈老者，志诚恳。僧许解其缚而遽还。

斯须王至，先问：“师颇游后园乎？”左右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适到后园，见锁众生数万，彼何过乎？”王曰：“师果游后园。然小慈是大慈之贼，师不须问。”昉又固问，王曰：“此诸恶鬼，常害于人，唯食人肉。非诸天防护，世人已为此鬼食尽。此皆大恶鬼，不可以礼待，故锁之。”昉曰：“适见三五辈老者，发言颇诚，言但于人间求他食。请免之。若此曹不食人，余者亦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请。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来。俄而

解至，叩头言曰：“蒙恩释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扰人。”王曰：“以禅师故，放汝到人间。若更食人，此度重来，当令若死。”皆曰：“不敢。”于是释去。未久，忽见王庭前有神至，自称山岳川渎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而言曰：“不知何处，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间，杀人食甚众。不可制，故白之。”王谓昉曰：“弟子言何如？适语师，小慈是大慈之贼。此等恶鬼，言宁可保！”王语诸神曰：“促擒之。”俄而诸神执夜叉到。王怒：“何违所请？”命斩其手足，以铁钁贯脑，曳去而钁之。昉乃请还，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犹如少顷。

昉于陕城中，选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崇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则为释提柏国所请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头负五色毯而言曰：“帝释天王，请师讲《大涅槃经》。”昉默然还座，夜叉遂挈绳床，置于左膊曰：“请师合目。”因举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请师开目。”视之，已到善法堂。禅师既到天堂，天光眩目，开不能得。天帝曰：“师念弥勒佛。”昉遽念之，于是目开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视天形，不见其际。天帝又曰：“禅师又念弥勒佛，身形当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长，遂与天等。天帝与诸天礼敬言曰：“弟子闻师善讲《大涅槃经》，为日久矣。今诸天钦仰，敬设道场，故请大师讲经听受。”昉曰：“此事诚不为劳，然病坊之中，病者数百，待昉为命。常行乞以给之，今若流连讲经，人间动涉年月，恐病人饿死。今也固辞。”天帝曰：“道场已成，斯愿已久，固请大师勿为辞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数倍于释，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帝恍然曰：“本欲留师讲经，今梵天有敕不许。然师已至，岂不能暂开经卷，少讲经旨，令天人信受。”昉许之。于是置食，食器皆七宝，饮食香美，精妙倍常。禅师食已，身诸毛孔，皆出异光，毛孔之中，尽能观见诸物，方悟天身腾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善法堂中，诸天数百千万，兼四天王，各领徒众，同会听法。阶下左

右，则有龙王夜叉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听。昉因开《涅槃经》首，讲一纸余。言辞典畅，备宣宗旨。天帝大称赞功德。开经毕，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失昉，已二十七日矣。

按佛经，善法堂在欢喜园，天帝都会，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宝所作，四壁皆白银。阶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带。其果木皆与树行相直，宝树花果，亦皆奇异。所有物类，皆非世人所识。昉略言其梗概，阶下宝树，行必相直，每相表里，必有一泉。夤缘枝间，自叶流下，水如乳色，味佳于乳，下注树根，洒入渠中。诸天人饮树本中泉，其溜下者，众鸟同饮。以黄金为地，地生软草，其软如绵。天人足履之，没至足，举后其地自平。其鸟数百千，色名无定相。入七宝林，即同其树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时，七宝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时，宝衣亦至。无日月光，一天人身光，逾于日月。须至远处，飞空而行，如念即到。昉既睹其异，备言其见，乃请画图为屏风，凡二十四扇，观者惊骇。昉初到寺，毛孔之中，尽能见物。既而弟子进食，食讫，毛孔皆闭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

昉即尽出天中之相，人以为妖。时则天在位，为人告之。则天命取其屏，兼征昉。昉既至，则天问之而不罪也，留昉宫中。则天手自造食，大申供养。留数月，则天谓昉曰：“禅师遂无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贫道唯愿陛下无多杀戮，大损果报。其言唯此。”则天信受之，因赐墨敕：“昉所行之处，修造功德，无得遏止。”昉年过下寿，如入禅定，遂卒于陕中焉。出《纪闻》。

相卫间僧

相卫间有僧，自少博习经论，善讲说。每有讲筵，自谓超绝，然而听者稀少，财利寡薄。如此积年，其僧不愤。遂将经论，遍历名

山，以访知者。后至衡岳寺，憩泊月余，常于寺闲斋独坐，寻绎经论。又自咎曰：“所晓义理，无乃乖于圣意乎？”沉思之次，忽举头见一老僧，杖锡而入曰：“师习读何经论？穷究何义理？”僧疑是异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傥遇知者，分别此事，即钳口结舌，不复开演耳。”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僧无缘耳。”僧曰：“若然者，岂终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因问师今有几许资粮，僧曰：“自徂南县，历行万里，粮食所费，皆以竭矣。今惟大衣七条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可卖之，以所得直皆作糜饼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约数千人食。遂相与携至平野之中，散掇，梵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弟子。我当教之，得至菩提。”言讫，鸟雀乱下啄食，地上蝼蚁，复不知数。老僧谓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用讲说也。”言讫而此僧如言，后二十年，却归河北开讲。听徒动千万人，皆年二十已下，老壮者十无一二。出《原化记》。

道林

唐调露年中，桂州人薛甲常供一僧。法号道林，道德甚高，瞻敬尤切。如是供给，十有余年。忽一旦辞去，云：“贫道在此挠湊多年，更无所酬。今有旧经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开展。”经岁余，开^鑰，见有金数千两。后卖一半，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至今，像仪见存。薛甲今见有孙禹宾，在桂林效职。出《桂林风土记》。

净满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

楼，而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案，便行诛戮。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死不恨矣！”则天意乃解。怀古后副阁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力倦而寝。梦一僧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人以为忠恕之报。出《大唐新语》。

法通

长安懿德禅院者，唐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饰焉。禅院内有巨石，重五百斤。隋末，鄠县沙门法通自南庄致于此寺。法通自少出家，初极羸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寝树下，忽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法通云：“忽梦有人遗三驮筋，使我啖之，适啖一驮筋，遽觉，便壮健。”试举巨石，不以为困。有寺僧行戡，本称有力。通于是遂乃窃其所服之袈裟，举堂柱而压之。行戡见而惊异，尽力莫能取。通徐举柱而取，众大骇之。通力兼百人，时咸服之，以为神助焉。出《西京记》。

卷第九十六 异僧十

僧伽大师 回向寺狂僧 懒残 韦皋 释道钦

辛七师 嘉州僧 金刚仙 鸱鸢和尚

僧伽大师

僧伽大师，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龙朔初来游北土，隶名于楚州龙兴寺。后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施标，将建伽蓝。于其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龙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师，入内道场，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而其顶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穴中出，烟气满房，非常芬馥。及晓，香还入顶穴中，又以絮塞之。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于内殿语师曰：“京畿无雨，已是数月，愿师慈悲，解朕忧迫。”师乃将瓶水泛洒，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诏赐所修寺额，以“临淮寺”为名。师请以“普照王”字为名，盖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庙讳，乃改为普光王寺，仍御笔亲书其额以赐焉。

至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中宗即令于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养。俄而大风歔起，臭气遍满于长安。中宗问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恐是欲归彼处，故现此变也。”中宗默然心许，其臭顿息。顷刻之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起塔供养，即今塔是也。后中宗问万回师曰：“僧伽大师何人耶？”万回曰：“是观音化身也。如《法华经·普门

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见之而为说法。’此即是也。”先是，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师迁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平生化现事迹甚多，具在本传。此聊记其始终矣。出《本传》及《纪闻录》。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一狂僧，本无住著，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礪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出《逸史》。

懒残

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

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栏。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雷震。山路既开，众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捶，为尔尽驱除。”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挺，皆蹶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懒残既去之后，虎豹亦绝踪迹。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出《甘泽谣》。

韦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忽自升阶，谓婴儿

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出《宣室志》。

释道钦

释道钦住陞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常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

又《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至百岁诵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自得。出《酉阳杂俎》。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

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出《宣室志》。

嘉州僧

利州广福禅院，则故戎帅张处钊所创。因请长老灵贵主掌，以安僧众，经数年矣。灵贵好烧炼，忽一日，取众僧小便以大镬炼而成霜，秽恶之气，充满衢路。堂有一僧，元自嘉州来，似不得意，咄咄焉。灵贵觉之，遂请收买众僧食米，冀其少在院内。不旬日，其僧尽将簿历钱物，就方丈纳之，云：“缘有小事，暂出近地。”遂欲辞去。其夜，于堂内本位跏趺，奄然而逝。众僧皆讶其无疾，告行常仪。堂内有僧迁化，即例破柴五十束，必普请众僧，人擎一枝，送至郊外，垒而为棚。焚烧讫，即归院集众，以其所有衣钵，尽归众用，以为常例。其日，坐亡僧于柴棚之上。维那十念讫，将欲下火。其僧忽然惊起，谓维那曰：“有米钱二贯文，在监行者处。”又合掌谓众僧曰：“来去是常。谢诸人远来相送。”瞑目敛手，端然不动。右胁火燃，即成灰烬。众咸惊骇。是知圆明真往，死而不亡，或来或去，得火自在者，信有之矣。出《野人闲话》。

金刚仙

唐开成中，有僧金刚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远峡山寺。能梵音，弹舌摇锡而咒物，物无不应。善囚拘鬼魅，束缚蛟螭，动锡杖一声，召雷立震。

是日峡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剖而为舟。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尺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

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双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后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焮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石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朴讶之，返峡山寺，语金刚仙。仙乃祈朴验穴，振环杖而咒之，蛛即出于僧前，俨若神听。及引锡触之，蛛乃殒于穴侧。及夜，金刚仙梦见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复能织耳。”礼金刚仙曰：“愿为福田之衣。”语毕遂亡。僧及觉，布已在侧，其精妙奇巧，非世茧丝之所能制也。僧乃制而为衣，尘垢不触。

后数年，僧往番禺，泛舶归天竺。乃于峡山金鑠潭畔，摇锡大呼而咒水。俄而水辟见底矣。以澡瓶张之，有一泥鳅鱼，可长三寸许，跃入瓶中。语众僧曰：“此龙矣。吾将至海门，以药煮为膏，涂足，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转关榼，诣寺家人傅经曰：“知金刚仙好酒。此榼一边美酝，一边毒醪，其榼即晋帝曾用鸩牛将军者也。今有黄金百两奉公，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无何取吾子，欲为膏，恨伊之深，痛贯骨髓，但无计而奈何。”傅经喜，受金与酒，得转关之法，诣金刚仙。仙持杯向口次，忽有数岁小儿跃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僧大骇，诘傅经，傅经遂不敢隐。僧乃问小儿曰：“尔何人而相救耶？”小儿曰：“吾昔日之蛛也。今已离其恶业，而托生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灵于常人，知师有难，故飞魂奉救。”言讫而没。众僧怜之，共礼金刚仙，求舍其龙子，僧不得已而纵之。后仙果泛舶归天竺矣。出《传奇》。

鸱鸢和尚

邓州有老僧日食鸱鸢，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饌之际，

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僧盥漱，双鸠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鸠二脚亦生。僧后不食此味，都验。众加敬之，号曰南阳鸚鵡和尚也。出《云溪友议》。

卷第九十七 异僧十一

秀禅师 义福 神鼎 广陵大师 和和

空如禅师 僧些 阿足师 鉴师 从谏

秀禅师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太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蕪，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瘞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出《西京记》。

义福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已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

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出《明皇杂录》。

神鼎

唐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斗。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著，得细锦罗绮亦著。于利真师座前听，问真师曰：“万物定否？”真曰：“定。”鼎曰：“阇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真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真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出《朝野僉载》。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常以纈裘，盛暑不脱，由是蚤虻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大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驀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

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天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如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齷齪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出《宣室志》。

和和

唐代国公主适荥阳郑万钧，数年无子。时有僧和和者，如狂如愚，众号为圣，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营殿阁。和和常至公主家，万钧请曰：“吾无嗣，愿得一子，惟师降恩，可得乎？”师曰：“遗我三千匹绢，主当诞两男。”钧如言施之。和和取绢付寺，云修功德。乃谓钧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又曰：“公主腹小，能并娠二男乎？吾当使同年而前后耳。”公主遂娠，年初岁终，各诞一子。长曰潜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识焉。出《纪闻录》。

空如禅师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熬之，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

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嫖者。出《朝野僉载》。

僧些

唐贞元初，荆州有狂僧些其名者，善歌《河满子》。常遇伍伯乘醉，于途中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伍伯从前隐慝也。伍伯惊而自悔。出《酉阳杂俎》。

阿足师

阿足师者，莫知其所来，形质痴浊，神情不慧，时有所言，靡不先觉。居虽无定，多寓闾乡。憧憧往来，争路礼谒。山岳檀施，曾不顾瞻。人或忧或疾，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

时陕州有富室张臻者，财积巨万，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孥手足，复懵语言，惟嗜饮食，口如溪壑。父母钟爱，尽力事之，迎医求药，不远千里。十数年后，家业殆尽。或有谓曰：“阿足贤圣，见世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愈。”臻与其妻，来抵闾乡，叩头拉泪，求其拯济。阿足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十年。愍汝勤虔，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令赍致其男，亦赴道场。时众谓神通，而观者如堵。跂竦之际，阿足则指壮力者三四人，扶拽其人，投之河流。臻洎举会之人，莫测其为。阿足顾谓臻曰：“为汝除灾矣。”久之，其子忽于下流十数步外，立于水面，戟手于其父母曰：“与汝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挥。傥或不然，未有毕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痴。须臾沉水，不知所适。出《集异记》。

鉴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出《宣室志》。

从谏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缙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

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爱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

事。忽一日，颓云𩇑雨，霆击石傍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跌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网又如此。

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阬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啖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出《三水小牍》。

卷第九十八 异僧十二

李德裕 齐州僧 抱玉师 束草师 惠宽

素和尚 怀信 佛陀萨 兴元上座 赵蕃

怀 智者禅师 法本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丞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鹭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即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

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出《宣室志》。

齐州僧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一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论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曰：“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愿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出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诀往，乃依僧解衣，载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饱矣。论解衣，将尽力包之。僧曰：“此域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常听长老说：‘昔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颗而返。僧切戒论不言。论至州，使召僧，僧已逝矣。出《酉阳杂俎》。

抱玉师

抱玉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撤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出《宣室志》。

束草师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西

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骨之臭。众方知为异人，遂塑灰为僧于佛殿上，世号为“束草师”。出《酉阳杂俎》。

惠宽

绵州净慧寺僧惠宽，先时年六岁，随父设黄篆斋。众礼石天尊像，惠宽时在，不肯礼，曰：“礼则石像遂倒，不胜致也。”既礼而天尊像果倒，腰已折矣。后出家在寺。寺近池，人多捕鱼为业。惠宽与受戒，且曰：“尔辈不当以此为给，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旧。”因指其池畔，尽生菌蕈。鱼人采之，省力得利。后人呼为“和尚蕈”也。出《成都记》。

素和尚

长安兴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数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鞣脂，不可浣。昭国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桐，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常有狼子听经。斋时，有乌鹊就案取食。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诗云：“三万华经三十春，半生不蹢院门尘。”当时以为佳句也。出《酉阳杂俎》。

怀信

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明州。梦中如泛海，见塔东渡海。时见门僧怀信居

塔三层，凭阑与隐之言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访怀信。信曰：“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记。数夕后，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出《独异志》。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童^騃。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纛，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瘞其尸。”果端坐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瘞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出《宣室志》。

兴元上座

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陀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出《云溪友议》。

赵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宮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蕃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

千五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出《宣室志》。

怀濬

秣归郡草圣僧怀濬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

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縶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葫芦，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褱，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殫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之茶毗之。出《北梦琐言》。

智者禅师

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院内有池，恒赎生以放之。有一鼉，长三尺，恒食其鱼。禅师患之，取鼉送向禹王庙前池中。至夜还来。禅师咒之曰：“汝勿食我鱼，即从汝在此。”鼉于是出外放粪，皆是青泥。禅师每至池上，唤鼉即出，于师前伏地。经数十年，渐长七八尺。禅师亡后，鼉亦不复见。出《朝野僉载》。

法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洎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远？”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丛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出《玉堂闲话》。

卷第九十九 释证一

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灵隐寺

侯庆 大业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金陵长干寺僧惠祥与法向连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遥唤向暂来。向往视祥，祥仰眠，交手胸上。云：“可解我手足绳。”向曰：“并无绳也。”惠祥因得转动，云：“适有人众缚我手足，鞭捶交下，问何故啮虱，又语祥云：‘若更不止，当入于两山间磕之。’”祥自后戒于啮虱焉。出《三教珠英》。

阿育王像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巍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诚祈启，即时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槩刺之，作铜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以来，最为灵应也。出《渚宫遗事》。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惠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常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

以讲经为意。出《洛阳记》。

灵隐寺

高齐初，沙门宝公者，嵩山高栖士也。且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禺中，忽闻钟声。寻向而进，岩岫重阻，登陟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灵隐寺。门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踞或卧，回眸眄宝。宝怖将返，须臾，见胡僧外来。宝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之。良久，宝见人渐次入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见床榻高座俨然，宝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闻东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乞，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居义。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锋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宝本事鉴为和尚，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因整衣而起，白诸僧曰：“鉴是宝和尚。”诸僧直视宝。顷之，已失灵隐寺所在矣。宝但独坐于柞木之上，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及出山，以问于尚统法师。法师曰：“此寺石赵时佛图澄法师所造者，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焉。”出侯君素《旌异记》。

侯庆

宋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尺余。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与他用之。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充金色。”马氏

寤觉而心不安。至晓，丑多得病而亡。庆年五十余，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于行路。丑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邻，邻里之内，咸闻香气。道俗长幼，皆来观瞩焉。出《法苑珠林》。

大业客僧

隋大业中，有客僧行至泰山庙求寄宿。庙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庙庑下可宿，然而来此寄宿者辄死。”僧曰：“无苦也。”不得已从之，为设床于庑下。僧至夜，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佩声。须臾神出，为僧礼拜。僧曰：“闻此宿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愿见护之。”神曰：“遇死者将至，闻弟子声，因自惧死，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僧因延坐谈说，如食顷时，因问神曰：“闻世人传说云：‘泰山治鬼，宁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者乎？”僧曰：“有两同学僧先死，愿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罪重，不可唤来，师就见可也。”僧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所，见狱火光焰甚盛。神将僧入一院，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形变不复可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师不欲历观，愍然求出。

俄而至庙，又与神坐，因问：“欲救同学，有得理耶？”神曰：“可，能有为写《法华经》者，便应得脱。”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僧不死，怪异之。僧因为说，仍即时为写《法华经》一部。经既成，庄严毕，又将经就庙宿。其夜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以脱免，令出生在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可安经，愿师还为彼送向在寺中。”言语久之，将晓，辞诀而去。出《冥报记》。

蛤像

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安置几上。乙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出《酉阳杂俎》。

一说，唐文宗皇帝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中有劈之不裂者。文宗疑其异，即焚香祝之。俄顷之间，其蛤自开，中有二人，形貌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文宗遂置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礼。至会昌中，毁佛像，遂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光明寺

洛阳宜寿里有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地，得金像一躯，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萨，趺上铭云：“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咸云，此是荀勖故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即时殒倒。众僧闻像叫声，遂擒之。出《洛阳伽蓝记》。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標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圯，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

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出《宣室志》。

李大安

唐陇西李大安，工部尚书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总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数人从兄归，至谷州鹿桥，宿于逆旅。其奴有谋杀大安者，候大安眠熟，夜已过半，奴以小剑刺大安项，洞之，刃著于床。奴因不拔而逃。大安惊觉，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纸笔作书。”书毕，县官亦至，因为拔刃，洗疮加药，大安遂绝。忽如梦者，见一物长尺余。阔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许，从户入。来至床前，其中有语曰：“急还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缘何负汝耶？”闻户外有言曰：“错也。”此物即还从户出。大安仍见庭前有池水，清浅可爱，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须臾渐大，俄化为僧，披袈裟甚新净，语大安曰：“被伤耶，我今为汝痛将去，汝当平复。还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颈疮而去。大安视其形状，见僧有红缯补袈裟，可方寸许，甚分明。

既而大安觉，遂苏，而疮亦不复痛，能起坐食。数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亲故来视，大安为说被伤由状及见像之事。有一婢在旁闻说，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请匠工为造一佛，初成，以彩画其衣，有一点朱污像之背上。当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状如郎君所说。大安因与妻及家人共起观相，乃同所见无异，其背点朱，宛然补处。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出《冥报记》。

韦知十

唐右金吾卫曹京兆韦知十于永徽中煮一羊脚，半日犹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于常，不知何意如此？”知十更命重煮，还复如故。乃命割之，其中遂得一铜像，长径寸焉，光明照灼，相好成就。其家自此放生，不敢食酒肉。出《冥报记》。

刘公信妻

唐龙朔三年，长安城内通轨坊三卫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陈因患暴死。见人将入地狱，备见诸苦，不可具述。末后见一地狱，石门牢固，有两大鬼，形容伟壮，守门左右，怒目瞋陈曰：“汝是何人到此？”见石门忽开，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门相见。母语女言：“汝还努力为吾写经。”女云：“娘欲写何经？”母曰：“为吾写《法华经》。”言讫，石门便闭。

陈还得苏，具向夫说。即凭妹夫赵师子欲写《法华经》。其师子旧解写经，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经》未装潢者转向赵师子处质钱，且云经主姓范，师子许。乃与妇兄云：“今既待经，在家幸有此一部《法华》，兄赎取此经可否？”陈夫从之，装潢既讫，授与其妻，在家为母供养。后梦见母从女索经，云：“吾先遣汝为吾写一部《法华》，何因迄今不得？”女报母言：“已为娘赎得一部《法华》，见装潢了，在家供养。”母语女言：“止为此经，吾转受苦，冥道中狱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疮，狱官语云：‘汝何因取他范家经将为己经？汝有何福？大是罪过。’”女见母说如此，更为母别写《法华》。其经未了，女梦中复见母来催经，即见一僧，手捉一卷《法华》，语母云：“汝女已为汝写经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须急急。”后写经成，母来报女：“因汝为吾写经，今已得出冥途，好处受生。得汝恩力，故来报汝。汝当好住，善为妇礼，信心为本。”言讫，悲泪共别。后问前赎《法华经》主，果是姓范。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 释证二

长乐村圣僧 屈突仲任 婺州金刚 菩提寺猪 李思元

僧齐之 张无是 张应 道严

长乐村圣僧

开元二十二年，京城东长乐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给僧食。忽于途中得一僧座具，既无所归，至家则宝之。后因设斋以为圣僧座。斋毕众散，忽有一僧扣门请餐。主人曰：“师何由知弟子造斋而来此也？”僧曰：“适到浣水，见一老师坐水滨，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请我过斋，施钱半于众僧，污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礼谒，老僧不止。因问之曰：‘老阇梨何处斋来？何为自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来。”主人大惊，延僧进户。先是圣僧座，座上有羹汁翻污处。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贫，卒办此斋，施钱少，故众僧皆三十，佛与圣僧各半之。不意圣僧亲临，而又污其座具。愚戆盲冥，心既差别，又不谨慎于进退，皆是吾之过也。”出《纪闻》。

屈突仲任

同官令虞咸颇知名。开元二十三年春往温县，道左有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写一切经。其人年且六十，色黄而羸瘠，而书经已数百卷。人有访者，必丐焉。或问其所从，亦有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将、季将兄弟也。父亦典郡，庄在

温，唯有仲任一子，怜念其少，恣其所为。性不好书，唯以樗蒲弋猎为事。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唯庄内一堂岿然。仆妾皆尽，家贫无计。乃于堂内掘地埋数瓮，贮牛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贺咄，亦力敌十夫。每昏后，与僮行盗牛马，盗处必五十里外。遇牛即执其两角，翻负于背，遇马驴皆绳蓄其颈，亦翻负之。至家投于地，皆死。乃皮剥之，皮骨纳之堂后大坑，或焚之，肉则贮于地瓮。昼日，令僮于城市货之，易米而食。如此者又十余年。以其盗处远，故无人疑者。仲任性好杀，所居弓箭罗网叉弹满屋焉，杀害飞走，不可胜数，目之所见，无得全者。乃至得刺猬，赤以泥裹而烧之，且熟，除去其泥，而猬皮与刺，皆随泥而脱矣，则取肉而食之。其所残酷，皆此类也。

“后莫贺咄病死，月余，仲任暴卒，而心下暖。其乳母老矣，犹在，守之未瘞。而仲任复苏，言曰：初见捕去，与奴对事，至一大院，厅事十余间，有判官六人，每人据二间。仲任所对最西头，判官不在，立仲任于堂下。有顷判官至，乃其姑夫郢州司马张安也。见仲任惊，而引之登阶。谓曰：‘郎在世为恶无比，其所杀害千万头，今忽此来，何方相拔？’仲任大惧，叩头哀祈。判官曰：‘待与诸判官议之。’乃谓诸判官曰：‘仆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跣跣。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啖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

“乃鑱仲任于厅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杀生类到。判官庭中，地可百亩。仲任所杀生命，填塞皆满。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雉兔，乃至刺猬飞鸟，凡数万头。皆曰：‘召我何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类皆咆哮大怒，腾振蹴踏之而言曰：‘巨盗盍还吾债！’方忿怒时，诸猪羊身长大，与马牛比，牛马亦大倍于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晓谕。畜闻得人身，皆喜，形复如故。于是尽驱入诸畜，乃出仲任。有狱卒二人，手执皮袋兼秘木至，则纳仲任于袋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于袋诸孔中流出洒地。卒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厅前。须臾，血深至阶，可有三尺。然后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扃锁之。乃召诸畜等，皆怒曰：‘逆贼杀我身，今饮汝血。’于是兼飞鸟等，尽食其血。血既尽，皆共舐之，庭中土见乃止。当饮血时，畜生盛怒，身皆长大数倍，仍骂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已得债，今放屈突仲任归，令为汝追福，令汝为人身也。’诸畜皆喜，各复本形而去。判官然后令袋内出仲任，身则如故。判官谓曰：‘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仲任苏，乃坚行其志焉。”出《纪闻》。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污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出《广异记》。

菩提寺猪

唐开元十八年，京菩提寺有长生猪，体柔肥硕，在寺十余年。其

岁猪死，僧焚之，火既烬，灰中得舍利百余粒。出《纪闻》。

李思元

唐天宝五载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卒后心暖，家不敢殓。积二十一日，夜中而才苏。即言曰：“有人相送来，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万贯钱与送来人。”思元父为署令，其家颇富，因命具饌，且凿纸为钱。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薄饌单蔬，不足以辱大德。”须臾若食毕，因令焚五千张纸钱于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恩释放，但怀厚惠。”又令焚五千张纸钱毕，然后僵卧。

至天晓，渐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处，官不在，有两吏存焉，一曰冯江静，一曰李海朝。与思元同召者三人，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俄官至，谓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内办之。”官因领思元等至王所。城门数重，防卫甚备，见王居有高楼十间，当王所居三间高大，尽垂帘。思元至，未进，见有一人，金章紫授，形状甚贵，令投刺谒王。王召见，思元随而进至楼下，王命却帘，召贵人登楼。贵人自阶陞方登，王见起，延至帘下。贵人拜，王答拜，谓贵人曰：“今既来此，即须置对，不审在生有何善事？”贵人曰：“无。”王曰：“在生数十年，既无善事，又不忠孝，今当奈何？”因囑蹙曰：“可取所司处分。”贵人辞下，未数级，忽有大黑风到帘前，直吹贵人将去。遥见贵人在黑风中，吹其身忽长数丈，而状隳坏，或大或小，渐渐远去，便失所在。王见伫立，谓阶下人曰：“此是业风，吹此人入地狱矣。”官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捻筹定之。”因帘下投三匹绢下，令三人开之。二人开绢，皆有当使字，唯思元绢开无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

思元出殿门，门西墙有门东向，门外众僧数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萨要见。”思元入院，院内地皆于清池，院内堂阁皆七宝，堂内有僧，衣金缕袈裟，坐宝床。思元之礼谒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萨也。”思元乃跪。诸僧皆为赞叹声，思元闻之泣下。菩萨告众曰：“汝见此人下泪乎？此人去亦不久，闻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谓曰：“汝见此间事，到人间一一话之，当令世人闻之，改心修善。汝此生无杂行，常正念，可复来此。”因令诸僧送归。思元初苏，具三十人食，别具二人肉食，皆有赠益，由此也。

思元活七日，又设大斋毕，思元又死。至晓苏云：“向又为菩萨所召，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报应事，何不言之？’将杖之，思元哀请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洁净长斋，而其家尽不过中食。而思元每人集处，必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纪闻》。

僧齐之

胜业寺僧齐之好交游贵人，颇晓医术，而行多杂。天宝五载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苏。因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长座横列等身像七躯。自此绝交游，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见录至鬼王庭，见一段肉，臭烂在地。王因问曰：“汝出家人，何因杀人？”齐之不知所对。王曰：“汝何故杖杀寺家婢？”齐之方悟。

先是寺中小僧何马师与寺中青衣通，青衣后有异志，马师怨之，因构青衣于寺主。其青衣，不臧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对众，且捶杀之。齐之谏寺主曰：“出家之人，护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违，而况集众杀乎？”马师赞寺主。寺主大怒，不纳齐之，遂捶朴交至，死于堂下。故齐之悟王之问，乃言

曰：“杀人者寺主，得罪者马师，今何为见问？”王前臭肉，忽有声曰：“齐之杀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为人，则所杀青衣。与齐之辩对数反，乃言曰：“当死时，楚痛闷乱，但闻旁有劝杀之声，疑是齐之，所以诉之。”王曰：“追寺主。”阶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马师。”吏曰：“马师命未尽。”王曰：“且收青衣，放齐之。”初齐之入，见王座有一僧一马。及门，僧亦出，齐之礼谒。僧曰：“吾地藏菩萨也。汝缘福少，命且尽，所以独追。今可坚持僧戒，舍汝俗事，住闲静寺，造等身像七躯。如不能得钱，彩画亦得。”齐之既苏，遂乃从其言焉。出《纪闻》。

张无是

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跣。夜半，忽有数十骑至桥，驻马言：“使乙至布政坊，将马一乘往取十余人。”其二人，一则无是妻，一则同曲富叟王翁。无是闻之大惊。俄而取者至云：“诸人尽得，唯无是妻诵《金刚经》，善神护之，故不得。”因喝所得人名，皆应曰：“唯。”无是亦识王翁，应声答曰：“毕。”俄而鼓动。无是归家，见其妻犹诵经坐待。无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诵经不眠相待。”天晓，闻南邻哭声，无是问之，则王翁死矣。无是大惧，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惧。因移出宅，谒名僧，发誓愿长斋，日则诵经四十九遍。由是得免。出《纪闻》。

张应

历阳张应本是魔家，娶佛家女为妇。妻病困，为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为佛事。”应便往精舍中见竺昙铠，铠曰：“佛普济众生，但当一心受持耳。昙铠明当往其家。”其夜，应梦见一人，

长一丈四五尺，于南面趋走入门，曰：“此家乃尔不净。”梦中见铠，随此人后而白曰：“此处如欲发意，未可以一二责之。”应眠觉，遂把火作高座。铠明日食时往应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寻瘥。咸康二年，应病甚，遣人呼铠，连不在。应死得苏，说时有数人，以铁钩钩将北下一板岸，岸下见镬汤、刀山、剑树、楚毒之具。应忘罢铠字，但唤“和尚救我”，语钩将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应忘其字，但唤佛而已。俄转近镬汤，有一人长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应去，人怖散走。长人将应归曰：“汝命尽，不得复生。与汝三日中，期诵三偈。取和尚字还，当令汝生。”遂推应著门内，便活。后三日复死。出《神鬼传》。

道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无得栗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出《宣室志》。

卷第一百一 释证三

邢曹进 韦氏子 僵僧 鸡卵 许文度

玄法寺 商居士 黄山瑞像 马子云 云花寺观音

李舟 惠原 延州妇人 镇州铁塔 渭滨钓者

邢曹进

唐故赠工部尚书邢曹进，至德已来，河朔之健将也。守职魏郡，因为田承嗣所縻。曾因讨叛，飞矢中肩，左右与之拔箭，而镞留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铁钳，遣有力者拔而出之，其镞坚然不可动。曹进痛楚，计无所施。妻孥辈但为广修佛事，用希慈荫。不数日，则以索缚身于床，复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进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昼寝，梦一胡僧立于庭中，曹进则以所苦诉之。胡僧久而谓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当自愈矣。”及寤，言于医工。医工曰：“米汁即泔，岂宜渍疮哉！”遂令广询于人，莫有谕者。明日，忽有胡僧诣门乞食，因遽召入。而曹进中堂遥见，乃昨之所梦者也，即延之附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当知其神验也。”曹进遂悟，飴为米汁。况所见复肖梦中，则取之，如法以点，应手清凉，顿减酸疼。其夜，其疮稍痒，即令如前镊之。钳才及脰，镞已突然而出。后傅药，不旬日而瘥矣。吁！西方圣人，恩祐显灼，乃若此之明征乎？出《集异记》。

韦氏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

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祐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其子从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纆焉。歔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妇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给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覲，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及。惟有罄家回向，冥资撰福，可救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宫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乌。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鹄，鹄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猿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乌之说，岂敢深讶！然乌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验乎！多谢世人，勉植

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

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出《续玄怪录》。

僵僧

唐元和十三年，郑滑节度使司空薛公平、陈许节度使李公光颜并准诏各就统所部兵自卫入讨东平，抵濮阳南七里，驻军焉。居人尽散，而村内有窳堵波者，中有僵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物触之，登时尘散。众争集视，填咽累日。有许卒郝义曰：“焉有此事？”因以刀刺其心，如柁上壤。义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声而绝。李公遂令標莈其事，瘞于其下。明日，陈卒毛清曰：“岂有此乎？昨者郝义因偶会耳。”即以刀环筑去二齿。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颐大叫，一声而绝。李公又令標莈其事，瘞于其下。自是无敢犯者。而军人祈福乞灵，香火大集，往环三四里，人稠不得入焉。军人以钱帛衣装檀施，环一二里而满焉。司空薛公因令军卒之战伤疮重者，许其落籍居。不旬日，则又从军东入，而所聚之财，为盗贼挈去，则无怪矣。至今刀疮齿缺，分明犹在。出《集异记》。

鸡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

安中缙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缙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出《宣室志》。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栗，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

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出《宣室志》。

玄法寺

长安安邑坊玄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合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出《酉阳杂俎》。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塏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鏤骨也，夫鏤骨连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鏤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荤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烬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鏤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竞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鏤骨瘞于塔中。出《宣室志》。

黄山瑞像

鲁郡任城野黄山瑞像，盖生于石，状如胚混焉。昔有采相者，山

中见像，因往祈祷，如愿必得，由是远近观者数千人。知盗官恐有奸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辇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门楼下。于是邑人于寺建大斋，凡会数千人。斋毕众散，日方午，忽然大风，黑云覆寺，云中火起，电击门楼，飞雨河注。邑人惊曰：“门楼灾矣。”先是僧造门楼，高百余尺，未施丹雘，而楼势东倾，以大木撑之。及雨止，楼已正矣。盖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出《纪闻》。

马子云

泾县尉马子云，为人数奇，以孝廉三任为泾县尉，皆数月丁忧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纲赴京。途由淮水，遇风船溺，凡沉官米万斛，由是大被拘系。子云在系，乃专心念佛，凡经五年。后遇赦得出，因逃于南陵山寺中，常一食斋。天宝十年，卒于泾县。先谓人曰：“吾为人坎轲，遂精持内教。今西方业成，当往生安乐世界尔。”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异香满户，子云喜曰：“化佛来矣，且迎吾行。”言讫而歿。出《纪闻》。

云花寺观音

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岩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出《酉阳杂俎》。

李舟

唐虔州刺史李舟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

人入。”识者以为知言。出《国史补》。

惠原

沙门惠原，本姓春氏，义阳人也，少以弓弩为业。至武陵山，射一孕鹿。将死能言曰：“吾先身只杀汝，汝今遂并杀害我母子，既是缘对，应为汝死。”复向言曰：“吾寻当成佛也。汝可行善，生生代代，勿复结冤。”惠原即悟前缘，遂落发于鹿死之处，而置迦蓝，名耆闍窟山寺。王融别传，言惠死后十年，有人于武当山下见之。出《朗州图经》。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瘞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瘞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镮**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镮**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出《续玄怪录》。

镇州铁塔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镠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谋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

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出《北梦琐言》。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碛，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迤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二 报应一金刚经

卢景裕 赵文若 赵文昌 新繁县书生 蒯武安

睦彦通 杜之亮 慕容文策 柳俭 萧瑀

赵文信 刘弼 袁志通 韦克勤 沈嘉会

陆怀素

卢景裕

后魏卢景裕字仲儒，节闵初，为国子博士，信释氏，注《周易》《论语》。从兄神礼，据乡人反叛，逼其同力以应西魏，系晋阳狱。至心念《金刚经》，枷锁自脱。齐神武作相，特见原宥。出《报应记》。

赵文若

隋赵文若，开皇初病亡。经七日，家人初欲敛，忽缩一脚，遂停。既苏云：被一人来追，即随行，入一宫城。见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云：“唯持《金刚经》。”王曰：“此最第一。卿算虽尽，以持经之故，更为申延。”又曰：“诸罪中，杀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饱，如何？”即遣使领文若至受苦之处。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墙下，有穴，才容身。从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阔，见一城极高峻，烟

火接天，黑气溢地。又闻楚痛哀叫之声不忍听，乃掩蔽耳目，叩头求出。仍觉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回见王曰：“卿既啖肉，不可空回。”即索长钉五枚，钉头及手足疼楚。从此专持经，更不食肉。后因公事至驿，忽梦一青衣女子求哀。试问驿吏曰：“有何物食？”报云：“见备一羊，甚肥嫩。”诘之，云：“青犢也。”文若曰：“我不吃肉。”遂赎放之。出《报应记》。

赵文昌

隋开皇十一年，太府寺丞赵文昌忽暴卒，唯心上微暖，家人不敢敛。后复活，说云：吾初死，有人引至阎罗王所，王问曰：“汝一生已来，作何福业？”昌答云：“家贫，无力可营功德，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经》。”王闻语，合掌低首，赞言：“善哉！汝既持《般若》，功德甚大。”王即使人引文昌，向经藏内取《金刚般若经》。文昌向西行五六里，见数十间屋，甚华丽，其中经典遍满，金轴宝帙，庄饰精好。文昌合掌闭目，信手抽取一卷开看，乃是《金刚般若》。文昌捧至王所，令一人执卷在西，文昌东立，面经读诵，一字不遗。王大欢喜，即放昌还家。令引文昌从南门出，至门首，见周武帝在门侧房内，著三重钳襪，唤昌云：“汝是我国人，暂来至此，要与汝语。”文昌即拜之，帝曰：“汝识我否？”文昌答云：“臣昔宿卫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旧臣，今还家，为吾向隋皇帝说：吾诸罪并欲辩了，唯灭佛法罪重，未可得免。望与吾营少功德，冀兹福祐，得离地狱。”昌受辞而行。及出南门，见一大粪坑中，有人头发上出。昌问之，引人答云：“此是秦将白起，寄禁于此，罪尤未了。”昌至家得活，遂以其事上奏。帝令天下出口钱为周武帝转《金刚般若经》，设大供三日，仍录事状，入于隋史。出《法苑珠林》。

新繁县书生

益州新繁县西四十里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苟氏，善王书而不显迹，人莫能知之。尝于村东空中四面书《金刚般若经》，数日便了，云：“此经拟诸天读诵。”人初不之觉也。后值雷雨，牧牛小儿于书经处立，而不沾湿，其地干燥，可有丈余，及暗，村人怪之。尔后每雨，小儿常集其中，衣服不湿。唐武德中，有异僧语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刚般若经》，诸天于上设宝盖覆之，不可轻犯。”自尔于四周设栏楯，以阻人畜履践。每至斋日，村人四远就设佛供。常闻天乐，声震寥泬，繁会盈耳。出《三宝感通记》。

蒯武安

隋蒯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虫。会嵩山南为暴甚，往射之。渐至深山，忽有异物如野人，手开大虫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涧下。及起，已为大虫矣。惶怖震骇，莫知所为，忽闻钟声，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见一僧念《金刚经》，即闭目俯伏。其僧以手摩头，忽爆作巨声，头已破矣，武安乃从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抚其背，随手而开，既出，全身衣服尽在，有少大虫毛，盖先灸疮之所粘也。从此遂出家，专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睦彦通

睦彦通隋人，精持《金刚经》，日课十遍。李密盗起，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杀之，以应义旗。彦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贼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涧，迫急跃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盘石上，都无伤处。空中有言曰：“汝为念经所致，因得还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气，累日不灭。后位至方伯，九十余终。出《报应记》。

杜之亮

隋杜之亮，仁寿中为汉王谅府参军。后谅于并州举兵反，败，亮与僚属皆系狱。亮惶惧，日夜涕泣。忽夜梦一僧曰：“汝但念诵《金刚经》，即此厄可度。”至晓，即取经，专诚习念。及主者并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无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罚，俄而会赦得免。显庆中，卒于黄州刺史。出《报应记》。

慕容文策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刚经》，不吃酒肉。大业七年暴卒，三日复活，云：初见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门，顾极严峻。入行四五里，见有宫殿羽卫，王当殿坐，僧道四夷，不可胜数。使者入见，文策最在后，一一问在生作善作恶，东西令立。乃唱策名，问曰：“作何善？”对曰：“小来持《金刚经》。”王闻，合掌叹曰：“功德甚大，且放还。”忽见二僧，执火引策。即捉袈裟角问之，僧云：“缘公持经，故来相卫，可随烛行。”遂出城门，僧曰：“汝知地狱处否？”指一大城门曰：“此是也。”策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领至道，有一横垣塞路，僧以锡扣之，即开，云：“可从此去。”遂活。出《报应记》。

柳俭

唐邢州司马柳俭，隋大业十年任岐州岐阳宫监。义宁元年，坐诬枉系大理寺。俭至心诵《金刚般若经》，有两纸未通，不觉眠睡。梦一婆罗门僧报云：“檀越宜诵经令遍，即应得出。”俭忽寤，勤诵不懈。经二日，忽有敕唤，就朝堂放免。又俭别时，夜诵经至三更，忽闻有异香，散漫满宅，至晓不绝，盖感应所致也。俭至终，计诵经得五千余遍。出《法苑珠林》。

萧瑀

萧瑀，梁武帝玄孙，梁王岿之子。梁灭入隋，仕至中书令，封宋国公。女炀帝皇后，笃信佛法，常持《金刚经》。议伐高丽，不合旨，上大怒。与贺若弼、高颎同禁，欲置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刚经》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脱。守者失色，复为著。至殿前，独宥瑀，二人即重罚。因著《般若经灵验》一十八条，乃造宝塔贮经，檀香为之，高三尺。感一输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中，获舍利百粒。贞观十一年，见普贤菩萨，冉冉向西而去。出《报应记》。

赵文信

唐遂州人赵文信，贞观元年暴死，三日后还苏。自说云：初死时，被人遮拥驱逐，同伴十人，相随至阎罗王所。其中有一僧，王先问云：“师在世修何功德？”师答云：“道徒自生以来，唯诵《金刚般若经》。”王闻此语，忽即惊起，合掌赞言：“善哉善哉！师审诵《般若》，当得升天，何因错来至此？”言未讫，忽有天衣来下，引师上天去。王复唤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报言：“臣一生以来，不读佛经，唯好庾信文章集。”王言：“庾信是大罪人，见此受苦，汝见庾信，颇识否？”答云：“虽读渠文章，然不识其人。”王即令引出庾信，乃见是龟身，王又令引去，少时复作人来，语云：“我为生时好作文章，妄引佛经，杂揉俗书，又诽谤佛法，谓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报龟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猎，及闻所说，共相鉴戒，永断杀业，各发诚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绝。出《法苑珠林》。

刘弼

唐刘弼，贞观元年任江南县尉。忽一日，有乌于房前树上鸣。土人云：“是乌所止为不祥。”弼闻之恐惧，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为

胜。夜梦一僧，偏赞《金刚般若经》，令诵百遍。及寤，依命即诵至百遍。忽有大风，从东北来，拔此树，隔舍遥掷巷外，其拔处土坎，纵广一丈五尺。察暴风来处，小枝纤叶，并随风回靡，风止还起如故。乃知经力不可思议。出《法苑珠林》。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刚经》。年二十，被驱为军士，败走岩岭，经日不得食。而觉二童子，持满盂饭来与之。志通拜，忽然不见。既食讫，累日不饥。后得还乡，贞观八年病死，两日即苏，曰：“被人领见王，王问在生善业，答云：‘常持《金刚经》。’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报应记》。

韦克勤

唐韦克勤少持《金刚经》，为中郎将，从军伐辽，没高丽。贞观中，太宗征辽，克勤少持《金刚经》，望见官军，乃夜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经，俄见炬火前导，克勤随火而去，遂达汉军。出《报应记》。

沈嘉会

唐沈嘉会，贞观中任校书郎，以事配兰州。思归甚切，每旦夕，常东向拜太山，愿得生还，积二百余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见二童子，仪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愧公朝夕拜礼，故遣奉迎。嘉会云：“太山三千余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闭目，勿忧道远。”即依其言，瞬息之间便到。宫殿宏丽，童子引入谒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对坐谈笑，无所不知，谓嘉会曰：“人之为恶，若不为

人诛，死后必为鬼得而治，无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刚经》一遍，即万罪皆灭，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过，天曹黜之。某姓刘。”嘉会亦不敢问其他也。尝与嘉会双陆，兼设酒肴。嘉会起，于小厅东见姑臧令慕容仁轨执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处分。”嘉会坐启府君，便令召仁轨入，谓曰：“公县下有妇人阿赵，被县尉无状拷杀，阿赵来诉，遂误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儿送归。嘉会亦辞，复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觉其精神昏昧，既还如旧。嘉会话仁轨于众，长史赵持满令人验之，无不同。自此常持《金刚经》，遇赦得归。出《报应记》。

陆怀素

唐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惟《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独存。函及标轴亦尽，惟经字竟如故。闻者莫不惊叹。怀素即高阳许仁则妻之兄也，仁则当时目睹，常与人言之。出《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 报应二金刚经

司马乔卿 孙寿 李观 豆卢夫人 尼修行

陈文达 高纸 白仁哲 窦德玄 宋义伦

李冈 王陀 王令望 陈惠妻 何滢

张玄素 李丘一

司马乔卿

唐大理司直河内司马乔卿，天性纯谨，有志行。永徽中，为扬州司户曹。丁母忧，居丧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未几，于庐侧生芝草二茎，九日长尺有八寸，绿茎朱盖，日沥汁一升食之，味甘如蜜，取而复生。乔卿同寮数人并目睹其事。出《法苑珠林》。

孙寿

唐显庆中，平州人孙寿于海滨游猎，遇野火，草木荡尽。唯有一丛茂草，独不焚，疑草中有伏兽。遂烛之以火，竟不爇。寿甚怪之，入草中窥视，乃获一函《金刚般若经》，其傍又有一死僧，颜色不变。火不延燎，盖由此也。始知经像非凡所测，孙寿亲自说之。出《法苑珠林》。

李观

唐陇西李观，显庆中寓止荥阳。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心经》《随愿往生经》各一卷。自后院中恒有异香，非常馥烈，邻侧亦常闻之，无不称叹。中山郎徐令过郑州，见彼亲友，具陈其事。出《法苑珠林》。

豆卢夫人

唐陈国襄公夫人豆卢氏，芮公宽之姊也。夫人信罪福，常诵《金刚般若经》，未尽卷一纸许，忽头痛，至夜逾甚。夫人自念，傥死遂不得终经，欲起诵之。令婢然烛，而火悉已灭，婢空还，夫人深益叹恨。忽见厨中有烛炬，渐升堂陛，直入卧内，去地三尺许，而无人执，光明若昼。夫人惊喜，取经诵之。有顷，家人钻燧得火，烛光即灭。自此日诵五遍，以为常法。后芮公将死，夫人往视，公谓夫人曰：“吾姊以诵经之福，当寿百岁，生好处也。”夫人年至八十，无疾而终。出《法苑珠林》。

尼修行

唐龙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僮伍五娘，死后，修行为五娘立灵座。经月余日，其姊及弟于夜中，忽闻灵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惧，后乃问之，答曰：“我生时于寺中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后，看床上大有脓血。又语弟曰：“姊患不能缝衣，汝太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置布于灵床上，经宿即成。又语其姊曰：“儿小时染患，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

肉中见有折刀七枚，愿姊慈愍，为作功德救助之。姊煎迫，卒难济办，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姊未报间，乃曰：“儿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以来，见在床上。”其姊试往观之，乃所敛之服也，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一卷了，即报云：“已出一刀。”凡写七卷了，乃云：“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业助，即往托生。”与姊及弟，哭别而去。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出《冥报记》。

陈文达

唐陈文达，梓州郪县人。常持《金刚经》，愿与亡父母念八万四千卷，多有祥瑞。为人转经，患难皆免。铜山县人陈约曾为冥司所追，见地下筑台，问之，云：“此是般若台，待陈文达。”其为冥司所敬如此。出《法苑珠林》。

高纸

高纸，隋仆射颍之孙也。唐龙朔二年，出长安顺义门，忽逢二人乘马，曰：“王唤。”纸不肯从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马避之，又被驱拥。纸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内，至寺门，鬼遮不令入。纸乃殴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马，曰：“此汉大凶粗。”身遂在地，因便昏绝。寺僧即令舁入兄院，明旦乃苏，云：初随二使见王，王曰：“汝未合来，汝曾毁谤佛法，旦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无所伤。王问本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刚经》。”王称善，即令放还。因与客语。言次忽闷倒，如吞物状，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三度。人问之。曰：“少年盗食寺家果子，冥司罚令吞铁丸。”后仕为翊卫，专以念经为事。出《报应记》。

白仁哲

唐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过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出《报应记》。

窦德玄

窦德玄，麟德中为卿，奉使扬州。渡淮，船已离岸数十步，见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襖坐于地。德玄曰：“日将暮，更无船渡。”即令载之。中流觉其有饥色，又与饭，乃济。及德玄上马去，其人即随行，已数里。德玄怪之，乃问曰：“今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今往扬州，追窦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惊惧，下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请计，鬼曰：“甚愧公容载，复又赐食，且放，公急念《金刚经》一千遍，当来相报。”至月余，经数足，其鬼果来，云：“经已足，保无他虑，然亦终须相随见王。”德玄于是就枕而绝，一宿乃苏。云：初随使者入一宫城，使者曰：“公且住，我当先白王。”使者乃入。于屏障后，闻王遥语曰：“你与他作计，漏泄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吃杖了也。”德玄再三愧谢，遂引入。见一著紫衣人，下阶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来，请公还。”出堕坑中，于是得活。其使者续至，云：“饥未食，及乞钱财。”并与之，问其将来官爵，曰：“熟记取，从此改殿中监，次大司宪，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讫辞去，曰：“更不复得来矣。”后皆如其言。出《报应记》。

宋义伦

唐宋义伦，麟德中为虢王府典签。暴卒，三日方苏，云：被追见王，王曰：“君曾杀狗兔鸽，今被论，君算合尽，然适见君师主云：‘君持《金刚经》，不惟灭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吃酒肉，持念尊经否？”义伦拜谢曰：“能。”又见殿内床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义伦即拜礼，僧曰：“吾是汝师，故相救，可依王语。”义伦曰：“诺。”王令随使者往看地狱。初入一处，见大镬行列，其下燃火，镬中煮人，痛苦之声，莫不酸恻。更入一处，铁床甚阔，人卧其上，烧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顾有三人，枯黑伫立，颇似妇人，向义伦叩头云：“不得食吃，已数百年。”伦答曰：“我亦自无，何可与汝！”更入一狱，向使者云：“时热，恐家人见斂。”遂去。西南行数十步，后呼云：“无文书，恐门司不放出。”遂得朱书三行，字并不识。门司果问，看了放出，乃苏。出《报应记》。

李冈

唐兵部尚书李冈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复苏，云：见一人引见大将军，蒙令坐。索案看，云：“错追公。”有顷，狱卒擎一盘来，中置铁丸数枚。复舁一铛放庭中，铛下自然火出，铛中铜汁涌沸。煮铁丸，赤如火，狱卒进盘。将军以让冈，冈惧云饱。将军吞之，既入口，举身洞然；又饮铜汁，身遂火起。俯仰之际，吞并尽，良久复如故。冈乃前问之，答云：“地下更无他馔，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餐，须臾即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与写佛经十部，转《金刚经》千卷，公亦不来，吾又离此。”冈既复生，一依所约，深加敬异。出《报应记》。

王陲

唐王陲为鹰扬府果毅，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

遍。后染瘴疾，见群鬼来，阤即急念经。鬼闻便退，遥曰：“王令追汝，且止诵经。”阤即为歇，鬼悉向前，阤乃昏迷欲绝。须臾又见一鬼来云：“念经人，王令权放六月。”既寤，遂一心持诵，昼夜不息。六月虽过，鬼亦不来，夜闻空中有声呼曰：“汝以持经功德，当寿九十矣。”竟如其言。出《报应记》。

王令望

唐王令望少持《金刚经》。还邛州临溪，路极险阻，忽遇猛兽，振怖非常。急念真经，猛兽熟视，曳尾而去，流涎满地。曾任安州判司，过扬子江，夜风暴起，租船数百艘，相接尽没，唯令望船独全。后终亳州谯令。出《报应记》。

陈惠妻

唐陈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许。敬诮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后归于惠。惠为陵州仁寿尉，敬阴恚之。卒后，王梦敬，旋觉有娠，经十七月不产。王氏忧惧，乃发心持《金刚经》，昼夜不歇。敬永绝交，鬼胎亦销，从此日持七遍。出《报应记》。

何漂

唐何漂，天授初任怀州武德令，常持《金刚经》。至河阳，水涨桥倒，日已夕，人争上船，岸远未达，欲没。漂惧，且急念经，须臾近岸，遇悬芦，攀缘得出。余溺死八十余人。出《报应记》。

张玄素

唐张玄素，洛阳人，少持《金刚经》。天授初，任黄梅宰，家有厄难，应念而消。年七十遘疾，忽有花盖垂空。遂沐浴，与家人诀别，奄然而卒。出《报应记》。

李丘一

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万岁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旦暴死，见两人来追，一人自云姓段。时同被追者百余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缚。丘一被镲前驱，行可十余里，见大槐树数十，下有马槽，段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间罪福，于此歇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门，段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头。”遂被领见。王曰：“汝安忍无亲，好杀他命，以为己乐。”须臾，即见所杀禽兽皆为人语云：“乞早处分。”焦策进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唯曾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领向经藏，令验。至一宝殿，众经充满，丘一试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经。既回见王，知造有实，乃召所杀生类，令恳陈谢，许造功德。丘一依王命，愿写《金刚经》一百卷，众欢喜尽散。王曰：“放去。”焦策领出城门，云：“尽力如此，岂不相报。”丘一许钱三百千，不受，云：“与造经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惟闻哭声，已三日矣，惊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写经二十卷了，焦策来谢，致辞而去。寻百卷亦毕。扬州刺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讨使。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四 报应三金刚经

于昶 裴宣礼 吴思玄 银山老人 崔文简

姚待 吕文展 长安县系囚 李虚 卢氏

陈利宾 王宏 田氏

于昶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录事参军。每至一更后，即喘息流汗，二更后愈。妻柳氏将召医工，昶密曰：“自无他苦，但昼决曹务，夜判冥司，事力不任耳。”每知有灾咎，即阴为之备，都不形言，凡六年。后丁母艰，持《金刚经》，更不复为冥吏，因极言此功德力，令子孙讽转。后为庆州司马，年八十四，将终，忽闻异香，非代所有，谓左右曰：“有圣人迎我往西方。”言讫而没。出《报应记》。

裴宣礼

唐裴宣礼，天后朝为地官侍郎，常持《金刚经》。坐事被系，宣礼忧迫，唯至心念经，枷锁一旦自脱。推官亲访之，遂得雪免。御史任植同禁，亦念经获免。出《报应记》。

吴思玄

唐吴思玄，天后朝为太学博士。信释氏，持《金刚经》日两遍，多有灵应。后稍怠，日夜一遍。□□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细儿言事如神，星下祈祷。思玄往就见，细儿惊曰：“公有何术，鬼见皆走？”思玄私负，知是经力，倍加精励，日念五遍。兄疾，医无效，思玄至心念经，三日而愈。思玄曾于渭桥见一老人，年八十余，著粗纁服，问之，曰：“为所生母服。”思玄怪之，答曰：“母年四十三时，有异僧教云：‘汝欲长寿否？但念《金刚经》。’母即发心，日念两遍，终一百七。姨及邻母诵之，并过百岁，今遵母业，已九十矣。”出《报应记》。

银山老人

饶州银山，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火发，万室皆尽，唯一家居中，火独不及。时本州杨体幾自问老人，老人对曰：“家事佛持《金刚经》。”出《报应记》。

崔文简

唐崔文简，先天中任坊州司马。属吐蕃奄至州城，同被驱掠，鑠械甚严。至心念经，三日，鑠忽自开。虏疑有奸，捶撻，具以实对。问曰：“汝有何术？”答云：“念《金刚经》。”复令鑠之，念未终又解。众皆叹异，遂送出境。出《报应记》。

姚待

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忽有鹿驯戏，见人不惊，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者引去，见一城门上有额，遂令入见王。王呼何得食肉，待

云：“虽则食肉，比元持经。”王称善，曰：“既能持经，何不断肉？”遂得生，为母写经。有屠儿李回奴请一卷，焚香供养。回奴死后，有人见于冥间，枷锁自脱，亦生善道。出《报应记》。

吕文展

唐吕文展，开元三年任阆中县丞，雅好佛经，尤专心持诵《金刚经》，至三万余遍，灵应奇异。年既衰暮，三牙并落，念经恳请，牙生如旧。在阆中时，属亢旱，刺史刘浚令祈雨，仅得一遍，遂获沛然。又若霖潦，别驾使祈晴，应时便霁。前后证验非一，不能遍举。出《报应记》。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出《广异记》。

李虚

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虚为人，好杀愎戾，行必违道，当时非惜佛宇也，但以忿限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

岁余，虚病，数日死。时正暑月，隔宿即敛。明日将殓，母与子绕棺哭之。夜久哭止，闻棺中若指爪戛棺声。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须增甚，妻子惊走。母独不去，命开棺。左右曰：“暑月恐坏。”母怒，促开之，而虚生矣。身颇疮烂，于是浴而将养之，月余平复。

虚曰：初为两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见阶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经年矣。见虚拜问曰：“长官何得来？”虚曰：“适被录而至。”吏曰：“长官平生，唯以杀害为心，不知罪福，今当受报，将若之何！”虚闻惧，请救之。吏曰：“去岁拆佛堂，长官界内独全，此功德弥大。长官虽死，亦不合此间追摄。少间王问，更勿多言，但以此对。”虚方忆之，顷王坐。主者引虚见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恶簿来。”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随文案。王命启牒唱罪，阶吏读曰：“专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虚曰：“去岁有敕拆佛堂，毁佛像，虚界内独存之，此功德可折罪否？”王惊曰：“审有此否？”吏曰：“无。”新息吏进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检之。”王曰：“促检。”殿前垣南有楼数间，吏登楼检之，未至。有二僧来至殿前，王问师何所有，一答曰：“常诵《金刚经》。”一曰：“常读《金刚经》。”王起合掌曰：“请法师登阶。”王座之后，有二高座，右金左银，王请诵者坐金座，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将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王谓阶下人曰：“见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检善簿至，唯一纸，因读曰：“去岁敕拆佛堂，新息一县独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毕，罪簿轴中火出，焚烧之尽。王曰：“放李明府归。”仍敕两吏送出城南门，见夹道并高楼大屋，男女杂坐，乐饮笙歌。虚好丝竹，见而悦之。两吏谓曰：“急过此无顾，顾当有损。”虚见饮处，意不能忍行，伫立观之。店中人呼曰：“来。”吏曰：“此非善处，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虚未悟，至饮处，人皆起，就坐，奏丝竹。酒至，虚酬酢毕，将饮之，乃一杯粪汁也，臭秽特甚。虚不肯饮，即有牛头狱卒，

出于床下，以叉刺之，洞胸，虚遽连饮数杯，乃出。吏引虚南，入荒田小径中，遥见一灯炯然，灯旁有大坑，昏黑不见底，二吏推堕之，遂苏。

李虚素性凶顽，不知罪福，而被酒违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犹身得生天，火焚罪簿，获福若此，非为善之报乎！与夫日夜精勤，孜孜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离生死，未之有也。出《纪闻》。

卢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到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座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出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褰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

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出《广异记》。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窠上，水拥阨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窠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出《广异记》。

王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出《广异记》。

田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征命。顷之，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

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五 报应四金刚经

李惟燕 孙明 三刀师 宋参军 刘鸿渐

张嘉猷 魏恂 杜思讷 龙兴寺主 陈哲

丰州烽子 张谡 崔宁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舡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舡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橹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橹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出《广异记》。

孙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荫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论明念诵勤恳，请延二十载，乃知修道不可思议，所延二十载，以偿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投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出《广异记》。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剑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剑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着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出《广异记》。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

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及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谓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论。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出《广异记》。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径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

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出《广异记》。

张嘉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慰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寤云。出《广异记》。

魏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将挞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覆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出《广异记》。

杜思讷

唐潞州铜^提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覩神光。出《广异记》。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搥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出《广异记》。

陈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出《广异记》。

丰州烽子

唐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王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王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

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裹疮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出《酉阳杂俎》。

张镒

唐丞相张镒，父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屹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暗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出《酉阳杂俎》。

崔宁

唐崔宁，大历初镇西蜀。时会杨林反，健儿张国英与战，射中腹，镞没不出。医曰：“一夕必死。”家人将备葬具，与同伍泣别。国英常持《金刚经》。至夜，梦胡僧与一丸药。至旦，泻箭镞出，疮便合瘥。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六 报应五金刚经

太原孝廉 李廷光 陆康成 薛严 任自信

段文昌 刘逸淮 孙咸 僧智灯 王氏

左营伍伯 宋衍 陈昭

太原孝廉

唐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极强服。推吏疑其冤，未具狱。其人唯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绝。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止其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旧嫌之故诬之也。出《酉阳杂俎》。

李廷光

唐李廷光者，为德州司马，敬佛，不茹荤血。常持《金刚经》，每念经时，即有圆光在前。用心苦至，则光渐大；少怀懈惰，则光渐小暗。因此砥励，转加精进。出《报应记》。

陆康成

唐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公退，忽见亡故吏抱案

数百纸请押，问曰：“公已去世，何得来？”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视之，但有人姓名，略无他事。吏曰：“皆来年兵刃死者。”问曰：“得无我乎？有则检示。”吏曰：“有。”因大骇曰：“君既旧吏，得无情耶！”曰：“故我来启明公耳，唯《金刚经》可托。”即允之，乃遂读《金刚经》，日数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为御史，康成叱泚曰：“贼臣敢干国土！”泚震怒，命数百骑环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刚经》，矢无伤者。泚曰：“儒以忠信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隐于终南山，竟不复仕。出《报应记》。

薛严

唐薛严，忠州司马，蔬食长斋，日念《金刚经》三十遍。至七十二将终，见幢盖音乐来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俨之姑也，属纊次，见严随幢盖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顾，一家皆闻有异香之气。出《报应记》。

任自信

任自信，嘉州人，唐贞元十五年，曾往湖南，常持《金刚经》，洁白无点。于洞庭湖中，有异物如云冒舟上，俄顷而散，舟中遂失自信，不知所在。久之，乃凌波而出。云至龙宫，谒龙王，四五人命升殿念《金刚经》，与珠宝数十事。二僧相送出宫，一僧凭附少信，至衡岳观音台绍真师付之，云是汝和尚送来，令转《金刚经》。至南岳访僧，果见，云和尚灭度已五六年矣。出《报应记》。

段文昌

唐贞元十七年，段文昌自薪入蜀，应南康王韦皋辟命。泊韦之暮

年，为贼闾逸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卒，贼闾知留后，文昌旧与闾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闾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文昌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志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道左右，乃经所著迹也。后闾逆节渐露，诏以袁滋为节度使。文昌从弟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文昌知其谋于一时。文昌念经夜久，不觉困寐，门户悉闭。忽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音尤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门扃，已开辟矣。文昌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征应孔著。出《酉阳杂俎》。

刘逸淮

唐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召俱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叩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不敢哭，访兵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见谒，韩方浹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出《因话录》。

孙咸

唐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言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敕咸被追对。初咸不省，僧固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语云，若弟子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考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入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王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煽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视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回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出《酉阳杂俎》。

僧智灯

唐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无有饮药者。出《酉阳杂俎》。

王氏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唐贞元中，忽暴病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异

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尝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僧曙中尝见从贵说云。出《酉阳杂俎》。

左营伍伯

唐南康王韦皋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跽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驰𦨇。寝其上。此人唯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出《酉阳杂俎》。

宋衍

宋衍，江淮人，应明经举。元和初，至河阴县，因疾病废业，为盐铁院书手。月钱两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年余，有为米纲过三门者，因不识字，请衍同去，通管簿书，月给钱八千文。衍谓妻曰：“今数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极为利也。”妻杨氏甚贤，劝不令往，曰：“三门舟路，颇为险恶，身或惊危，利亦何救？”衍不纳，遂去。

至其所，果遇暴风所击，彼群船尽没。唯衍入水，扞得粟藁一束，渐漂近岸，浮藁以出，乃活，余数十人皆不救。因抱藁以谢曰：“吾之微命，尔所赐也，誓存没不相舍。”遂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及明旦，于屋南曝衣，解其藁以晒，于藁中得一竹筒。开之，乃《金

刚经》也。寻以讯姥，且不知其详，姥曰：“是汝妻自汝来后，蓬头礼念，写经诚切，故能救汝。”衍感泣请归，姥指东南一径曰：“但寻此去，校二百里，可以后日到家也。”与米二升，拜谢遂发，果二日达河阴，见妻愧谢。杨媛惊问曰：“何以知之？”尽述根本。杨氏怪之，衍乃出经，杨媛涕泣，拜礼顶戴。衍曰：“用何以为记？”曰：“写时，执笔者误罗（羅）汉字，空维上无四，遂诣护国寺禅和尚处请添。和尚年老眼昏，笔点过浓，字皆昏黑。但十日来，不知其所在。”验之，果如其说。衍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乃谓杨媛曰：“河滨之姥，不可忘也。”遣使封茶及绢与之。使至，其居及人皆不见。诘于牧竖，曰：“比水涨无涯际，何有人鬻茶？”复云：“路亦并无，乃神化也。”

数岁，相国郑公綰为东都留守，乃召衍及杨媛往，问其本末。并令将经来，与其男武职，食月给五千。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所尊奉。故岳州刺史丞相弘农公因睹其事，遂叙之，名曰“杨媛征验”。出《报应记》。

陈昭

唐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病，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闢与窦悬对事，要召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迟，答曰：“只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

可十里余，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闢败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刘闢判杀。闢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事实。”未及

对，隔壁闻窆悬呼：“陈昭何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窆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见在汉州某私房架上。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阍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窆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答，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假也。”

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检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曾设若干斋，画佛像。”赵云：“此来生福耳。”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读《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如言。有顷，见黄襖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之，即表兄所借本也，襖有烧处尚在。又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录，按检出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釗），是金旁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到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半日矣。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七 报应六金刚经

王忠幹 王偁 李元一 鱼万盈 于李回

强伯达 僧惟恭 王沔 董进朝 康仲戚

吴可久 开行立 僧法正 沙弥道荫 何老

勾龙义 赵安

王忠幹

唐大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李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伤十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幹，博野县人，长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缺。其日，忠幹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櫺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幹尸。忠幹即死，如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哭。忽闻人语声，忠幹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才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扞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惊惧，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知其身死水濠岸里，即是梦中所过河也。出《酉阳杂俎》。

王偁

王偁家于晋州，性顽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医药，唯祷鬼神，数年无报。忽有一异僧请饭，谓曰：“吾师之文，有《金刚经》，能排众苦，报应神速，居士能受之乎？”偁辞愚，又无目，固不可记。僧劝写之，偁从其言，得七卷，请僧诵之。数日，梦前僧持刀决其目，乃惊寤。觉有所见，久而遍明，数月如旧。偁终身转经不替。出《报应记》。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饶州司马。有女居别院，中宵忽见神人，惊悸而卒，颜色不改。其夫严讷自秦来，至苍湖，恍惚见其妻行水上而至。讷惊问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讷骇异之。曰：“近此雁浦村，有严夫子，教众学，彼有奇术，公往恳请哀救，某庶得复生矣。”讷后果见严夫子，拜谒泣诉，尽启根本。严初甚怒：“郎君风疾，何乃见凌！”讷又拜悲泣，久乃方许，曰：“杀夫人者，王将军也。葬在此堂内西北柱下，可为写《金刚经》，令僧转读，于其所祠焉，小娘子必当还也。”讷拜谢，疾往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写经，速令读之。七遍，女乃开目，久之能言，愧谢其夫曰：“兹堂某柱下，有王将军枯骨，抱一短剑，为改葬之，剑请使留，以报公德。”发之果验，遂改瘞，留其剑。元一因写经数百卷，以施冥冥。出《报应记》。

鱼万盈

鱼万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见者皆惊怖。万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击杀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脏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后苏，云：初见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余里，见一人独行，其光绕身，四照数尺，口念经。随走就其光，问姓字，云：“我姓赵名某，常念《金刚经》者，汝但莫离我。”使者不敢进，渐失所在。久之，至其家，万盈拜谢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刚经》，念得遂还。及再生，持本重念，更无遗缺，所疾亦失。因断酒肉，不复杀害，日念经五十遍。出《报应记》。

于李回

于李回举进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将归。有僧劝曰：“郎君欲速及第，何不读《金刚经》？”遂日念数十遍。至王桥宿，因步月，有一美女与言，遂被诱去。十余里至一村舍，戏笑甚喧，引入升堂，见五六人皆女郎。李回虑是精怪，乃阴念经，忽有异光自口出，群女震惊奔走。但闻腥秽之气，盖狐狸所宅，榛棘满目，李回茫然，不知所适。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导李回前行，口中有光，复照路，逡巡达本所。后至数万遍。出《报应记》。

强伯达

唐强伯达，元和九年，家于房州，世传恶疾，子孙少小，便患风癞之病，二百年矣。伯达才冠便患，囑于父兄：“疾必不起，虑貽后患，请送山中。”父兄裹粮送之岩下，泣涕而去。绝食无几，忽有僧过，伤之曰：“汝可念《金刚经》内一四句偈，或脱斯苦。”伯达既念，数日不绝。方昼，有虎来，伯达惧甚，但瞑目至诚念偈。虎乃遍舐其疮，唯觉凉冷，如傅上药，了无他苦，良久自看，其疮悉已干

合。明旦，僧复至，伯达具说。僧即于山边，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疮，但归家，煎此以浴。”乃呜咽拜谢。僧抚背而别。及到家，父母大惊异，因启本末。浴讫，身体鲜白，都无疮疾。从此相传之疾遂止，念偈终身。出《报应记》。

僧惟恭

唐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遇病且死，同寺有僧灵岍。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岍：“惟恭上人何在？”灵岍即语其处所，疑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国，亦以其迹勉灵岍也。”灵岍感悟，折节缁门。出《酉阳杂俎》。

王沔

唐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岑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沔滩，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著岸不死。视手中物，乃《金刚经》也。沔滩至于下牢镇三百余里。出《酉阳杂俎》。

董进朝

董进朝，唐元和中入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蒙惠，如何杀之？须枉

命相待。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年同姓，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闻对门哭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母。后出家，法名慧通，住兴元寺。出《报应记》。

康仲戚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其母唯一子，日久忆念。有僧乞食，母具语之。僧曰：“但持《金刚经》，儿疾回矣。”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礼。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月余，儿果还，以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母问之，仲戚曰：“海中遇风，舟破坠水，忽有雷震，投此木于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与，敢不尊敬！”母惊曰：“必吾藏经之柱。”即破柱得经，母子常同诵念。出《报应记》。

吴可久

吴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岁余，妻暴亡。经三载，见梦其夫曰：“某坐邪见为蛇，在皇子陂浮图下，明旦当死，愿为请僧，就彼转《金刚经》，冀免他苦。”梦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惊觉，面肿痛不可忍。妻复梦于夫之兄曰：“园中取龙舌草，捣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寻愈。诘旦，兄弟同往，请僧转《金刚经》。俄有大蛇从塔中出，举首遍视，经终而毙。可久归佛，常持此经。出《报应记》。

开行立

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拜礼。忽驼货出同州，遇十余贼，行立弃货而逃。不五十斤，贼举之，竟不能动。相视惊异，追行立，问之。对曰：“中有《金刚经》，恐是神力。”贼发囊，果有经焉，却与百余千。请其去，誓不作贼，受持终身。出《报应记》。

僧法正

唐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登绣座，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考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曰：“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惟面不冷。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出《酉阳杂俎》。

沙弥道荫

唐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长庆初，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坐，默念《金刚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中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出《酉阳杂俎》。

何老

何老，鄂州人，常为商，专诵《金刚经》。唐长庆中，因佣人负货，夜憩于山路，忽困寐，为佣者刲其首，投于涧中。取货而趋市，方鬻，见何老来，惶骇甚。何曰：“我得诵经之力，誓不言于人。”遂

相与为僧。出《报应记》。

勾龙义

勾龙义，间州隰人。唐长庆中，于鄆县佣力自给。常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见写《金刚经》，龙义无故毁弃而止绝之。归即喑哑，医不能愈，顽嚚无识，亦竟不悔。仅五六年，忽闻邻人有念是经者，惕然自责曰：“我前谤真经，得此哑病。今若悔谢，终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后每闻念经，即倚壁专心而听之，月余，疑如念得。数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礼之。僧问何事，遂指口中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语。因与念经，正如邻人之声。久而访僧，都不复见。壁画须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写经，画须菩提像，终身礼拜。出《报应记》。

赵安

赵安，成都人。唐大和四年，常持《金刚经》，日十遍。会蛮寇退归，安于道中见军器，辄收置于家，为仇者所告。吏捕至门，涕泣礼经而去。为狱吏所掠，遂自诬服，罪将科断。到节帅厅，枷杻自解。乃诘之，安曰：“某不为盗，皆得之巷陌，每读《金刚经》，恐是其力。”节帅叱之不信。及过次，忽于安名下书一“放”字，后即云余并准法，竟不知何意也。及还，洗浴礼经，开匣视之，其经揉裂折轴，若壮夫之拉也。妻曰：“某忽闻匣中有声，如有斫扑。”乃安被考讯之时，无差失也。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八 报应七金刚经

何轸 王殷 王翰 甯勉 倪勤

高涉 张政 李琚 巴南宰 元初

兖州军将 杨复恭弟 蔡州行者 贩海客

何轸

何轸以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唐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授入关，沐浴更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塔葬，在荊州北部。出《酉阳杂俎》。

王殷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唐大和四年，郭钊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纈，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蕃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声，立抱王殷之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出《酉阳杂俎》。

王翰

唐大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畜，枉烧杀之。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筓篲，杀狗二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注死籍，尤可以免，为作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出《酉阳杂俎》。

甯勉

甯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甯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师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蹶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遗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虜以讯焉。虜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裼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栗，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

使。出《宣室志》。

倪勤

倪勤，梓州人，唐大和五年，以武略称，因典涪州兴教仓，素持《金刚经》。仓有厅事面江，甚为胜概，乃设佛像，而读经其中。六月九日，江水大涨，惟不至此厅下，勤读诵益励。洎水退，周视数里，室屋尽溺，唯此厅略不沾渍，仓亦无伤。人皆礼敬。出《报应记》。

高涉

唐大和七年冬，给事中李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高涉因宿使院。冬冬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朱绿，当按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责，意甚苦毒。”涉遽云：“尔时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啗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入环中，剝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说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否？”涉辞己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亦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拓处数日青肿。出《酉阳杂俎》。

张政

张政，邛州人。唐开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初见四人来捉，行半日，至大江，甚阔，度深三尺许，细看尽是脓血。便小声念《金刚经》，使者色变。入城，见胡僧长八尺余，骂使者曰：“何不依帖，乱捉平人？”尽皆惊拜。及领见王，僧与对坐，曰：“张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领来。”王曰：“待略勘问。”僧色怒，王判放去。见使者四人，皆著大枷。僧自领政出城，不见所渡之水。僧曰：“吾是汝所宗和尚，汝识我否？我是须菩提。”乃知是持经之力，再三拜礼。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击，不觉失声，乃活。死已三日，唯心上暖。出《报应记》。

李琚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际，见一人自称“行病鬼王”。骂琚云：“抵犯我多，未领汝去。明日复共三女人同来，速设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闻呵叱啾唧，不睹人也。却四度来，至二十一日辞去。琚亦拜送，却回，便觉身轻。于佛堂作礼，将吃粥，却行次，忽被风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见江海无涯，人畜随琚立岸边，不知所向。良久，有黄衫人问曰：“公是何人？随我来。”才四五步，已见江山甚远。又问：“作何善事？若无，适已于水上作猪羊等也，细说恐王问。”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余家于净众寺造西方功德一堵，为大圣慈寺写《大藏经》，已得五百余卷，兼庆赞了。”使者引去。约五十里，见一大城，入门数里，见殿上僧长六七尺，语王云：“此人志心造善，无有欺谄。”王诘黄衫人：“如何处得文帖，追平人来？”答云：“山下见领来，无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见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记分明，石壁造广利方在后。使者领去，又入一院，令坐，向

琚说：“缘汉州刺史韦某亡，欲令某作刺史。”琚都不谕。六七日已来放归，凡过十二处，皆云王院，悉有侍卫，总云与写一卷《金刚经》。遂到家，使人临别执手，亦曰：“乞一卷《金刚经》。”便觉头痛，至一塔下，闻人云：“我是道安和尚，作病卓头两下，愿得尔道心坚固。”遂醒，见观音菩萨现头边立笑，自此顿寤。妻儿环哭云：“没已七日，唯心上暖。”写经与所许者，自诵不怠。出《报应记》。

巴南宰

巴南宰韦氏，常念《金刚经》。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山岭。行人相驻叫噪，见是赤狸大虫三子母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是持经之力也。出《述异记》。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贩薪于市。年七十，常持《金刚经》。晚归江北，中流风浪大起，同涉者俱没，唯初浮于水上，即漂南岸。群舟泊者，悉是大商，见初背上光高数尺，意其贵人。既得活，争以衣服遗之，及更召以与饭，语渐熟，乃知村叟。因诘光所自，云：“某读《金刚经》五十年矣，在背者经也。”前后厄难，无不获免，知是经之力也。出《报应记》。

兖州军将

乾符中，兖州节度使崔尚书，法令严峻。尝有一军将衙参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门处斩。其军将就戮后，颜色不变，众咸惧之。是夜

三更归家，妻子惊骇，谓是鬼物。军将曰：“初遭决斩时，一如醉睡，无诸痛苦。中夜，觉身倒街中，因尔还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谢，崔惊曰：“尔有何幻术能致？”军将云：“素无幻术，自少读《金刚经》，日三遍，昨日诵经，所以过期。”崔问：“记得斩时否？”云：“初领到戟门外，便如沉醉，都不记斩时。”崔又问：“所读经何在？”云：“在家**鐏**函子内。”及取到，**鐏**如故。毁**鐏**，见经已为两断。崔大惊自悔，慰安军将，仍赐衣一袭，命写《金刚经》一百卷供养。今兖州延寿寺门外，盖军将衙门就法并斩断经之像，至今尚存。出《报应记》。

杨复恭弟

唐内臣姓杨，忘其名，复恭之弟也。陷秦宗权、鹿晏洪、刘臣容贼内，二十余年，但读《金刚经》。虽在城中，未尝废。会宗权男为襄阳节度使，杨为监军使，杨因人心危惧，遂诱麾下将赵德言攻杀宗权男，发表举德言为节度使。由是军府稍定，民复旧业矣。杨于课诵之功，益加精励。尝就牙门外柳树下，焚香课诵之次，欻有金字《金刚经》一卷，自空中飞下，杨拜捧而立，震撼心目：“得非信受精虔，获此善报也！”故陷于贼党二十年间，终能梟巨盗，立殊勋，克保福禄者，盖佛之冥祐也。出《报应记》。

蔡州行者

唐宋汶牧黄州日，秦宗权阻命作乱，将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刚经》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权差为细作，令入黄州探事。行者至黄州，未逾旬，为人告败。宋汶大怒，令于军门集众决杀。忽报有加官使到，将校等上言，方闻喜庆，不欲遽行杀戮，由是但令禁锢。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报使入境，复且停止。使已

发，引出就刑。值大将入衙，见之，遽白于宋曰：“黄州士马精强，城垒严峻，何惧奸贼窥觊？细作本非恶党，受制于人，将军曲贷性命，足示宽恕。”汶然之，命髡发负钳，缘化财物，造开元新寺。寺宇将就之一夜，梦八金刚告曰：“负钳僧苦行如此，締构既终，盍释其钳，以旌善类？”汶觉大异之，遂令释钳，待以殊礼。自后一州悉呼为“金刚和尚”。出《报应记》。

贩海客

唐有一富商，恒诵《金刚经》，每以经卷自随。尝贾贩外国，夕宿于海岛，众商利其财，共杀之。盛以大笼，加巨石，并经沉于海。平明，众商船发。而夜来所治之岛，乃是僧院，其院僧每夕，则闻人念《金刚经》声，深在海底。僧大异之，因命善泅者沉于水访之，见一老人在笼中读经，乃牵挽而上。僧问其故，云：“被杀，沉于海，不知是笼中，忽觉身处宫殿，常有人送饮食，安乐自在也。”众僧闻之，悉普加赞叹，盖《金刚经》之灵验。遂投僧削发，出家于岛院。出《报应记》。

卷第一百九 报应八法华经

沙门静生 释昙邃 释慧庆 费氏 赵泰

释慧进 沙门法尚 释弘明 释志湛 五侯寺僧

释智聪 昙韵禅师 李山龙 苏长 尼法信

李氏 彻师 悟真寺僧 释道俗 史阿誓

石壁寺僧

沙门静生

西晋蜀郡沙门静生，出家以苦行致称，为蜀三贤寺主，诵《法华经》。每诵经时，常感虎来蹲前听，诵讫乃去。又恒见左右有四人为侍。年虽衰老，而精勤弥励，遂终其业云。出《法苑珠林》。

释昙邃

晋有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法华经》，又释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常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请，乃赴之。而犹是睡中，觉己身已在白马岛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

之气，于是道俗共传神异。至夏竟，神送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咒愿毕，于是遂绝。出《法苑珠林》。

释慧庆

宋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经》《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诵，常闻空中有弹指赞叹之声。曾于大雷遇风涛，船将覆没，庆惟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励，弥复精勤矣。出《法苑珠林》。

费氏

宋罗玘妻费氏者，宁蜀人，父悦为宁州刺史。费少而敬信，诵《法华经》数年，勤至不倦。后得病，忽苦心痛，阖门惶惧，属纆待时。费心念：“我诵经勤苦，宜有善祐，庶不遂致死也。”既而睡卧，食顷而寤，乃梦见佛于窗中援手，以摩其心，应时都愈。一堂男女婢仆，悉睹金光，亦闻香气。玘从妹于时省疾床前，亦具闻见。于是大兴信悟，虔戒至终，每以此端进化子侄焉。出《述异记》。

赵泰

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公府辟不就，精进典籍，乡党称名。年三十五，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忽心痛而死，心上微暖，身体屈伸。停尸十日，气从咽喉如雷鸣，眼开，索水饮，饮讫便起。

说初死时，有二人乘黄马，从兵二人，但言捉将去。二人扶两腋

东行，不知几里，便见大城，如锡铁崔嵬。从城西门入，见官府舍，有二重黑门，数十梁瓦屋，男女当五六十。主吏著皂单衫，将泰名在第三十。须臾将入，府君西坐，断勘姓名。复将南入黑门，一人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前，问生时所行事，有何罪过；行功德，作何善行。言者各各不同。主者言：“许汝等辞。恒遣六师督录使者，常在人间，疏记人所作善恶，以相检校。人死有三恶道，杀生祷祠最重。奉佛持五戒十善，慈心布施，生在福舍，安稳无为。”泰答：“一无所为，上不犯恶。”断问都竟，使为水官监作吏，将千余人，接沙著岸上，昼夜勤苦啼泣，悔言生时不作善，今堕在此处。后转水官都督，总知诸狱事。给马，东到地狱按行。复到泥犁地狱，男子六千人，有火树，纵广五十余步，高千丈，四边皆有剑。树上然火，其下十十五五，堕火剑上，贯其身体。云：“此人咒诅骂詈，夺人财物，假伤良善。”泰见父母及一弟，在此狱中涕泣。见二人赍文书来，敕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事佛，为有寺中悬幡盖烧香，转《法华经》咒愿，救解生时罪过。

出就福舍，已见自然衣服，往诣一门，云开光大舍，有三重黑门，皆白壁赤柱，此三人即入门。见大殿，珍宝耀日，堂前有二狮子并伏，负一金玉床，云名狮子之座。见一大人，身可长丈余，姿颜金色，项有日光，坐此床上。沙门立侍甚众，四坐名真人菩萨，见泰山府君来作礼。泰问吏何人，吏曰：“此名佛，天上天下度人之师。”便闻佛言：“今欲度此恶道中及诸地狱人皆令出。”应时云有万九千人，一时得出，地狱即空。见呼十人，当上生天，有车马迎之，升虚空而去。

复见一城，云：“纵广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云：“生来不闻道法，而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受更变报。”入北门，见数千百土屋，中央有大瓦屋，广五十余步。下有五百余吏，对录人名，作善恶事状，受是变身形之路，从其所趋去。杀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

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鹄鹜蛇身；恶舌者作鸱鸺鸺鹞，恶声，人闻皆咒令死。抵债者为驴马牛鱼鳖之属。大屋下有地房北向，一户南向，呼从北户，又出南户者，皆变身形作鸟兽。

又见一城，纵广百里，其瓦屋安居快乐，云：“生时不作恶，亦不为善，当在鬼趣千岁，得出为人。”

又见一城，广有五千余步，名为地中。罚谪者，不堪苦痛，男女五六万，皆裸形无服，饥困相扶，见泰叩头啼哭。泰按行毕还，主者问：“地狱如法否？卿无罪，故相挽为水官都督。不尔，与狱中人无异。”泰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又问：“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其过得除否？”曰：“皆除。”主者又召都录使者，问：“赵泰何故死来？”使开滕检年纪之籍，云：“有算三十年，横为恶鬼所取，今遣还家。”由是大小发意奉佛，为祖及弟，悬幡盖，诵《法华经》作福也。出《幽冥录》。

释慧进

前齐永明中，杨都高座寺释慧进者，少雄勇游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便病。乃发愿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贼来索物，进示经钱，贼惭而退。尔后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诵经既广，情愿又满，回此诵业，愿生安养。闻空中告曰：“法愿已足，必得往生。”无病而卒，八十余矣。出《冥祥记》。

沙门法尚

齐武帝时，东山人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诵满千遍，其验征矣。”乃集持《法华》者，围绕诵经，才发声，其唇舌一时鼓动。见者毛竖，以事奏闻。诏石函殓之。出《旌异记》。

释弘明

齐释弘明，会稽山阴人也。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感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每明坐禅，虎常伏于室内。出《法苑珠林》。

释志湛

后魏末，齐州释志湛者，住太山北邃谷中街草寺。省事少言，入鸟不乱，恒诵《法华》。将终时，神僧宝志谓梁武帝曰：“北方街草寺须陀圣僧，今日灭度。”湛之亡也，无恼而化，两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还葬山中。后发看之，唯舌如故。众为立塔表焉。出《法苑珠林》。

五侯寺僧

后魏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诵《法华》为常业。初死，权殓堤下，后改葬，骸骨并枯，唯舌不坏。雍州有僧诵《法华》，隐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并枯，唯舌不朽。出《法苑珠林》。

释智聪

唐润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尝住扬州安乐寺。大业之乱，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食。恒有虎绕之，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忽发言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师欲渡江至栖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时泪流，聪曰：“尔与我有缘耶？”于是挟四虎利涉，既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聪领四虎往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鸣号，以为恒式。聪至贞观中迁化，年九十九矣。出《唐高僧传》。

昙韵禅师

唐昙韵禅师，定州人。隋末丧乱，隐于离石北山。常诵《法华》，欲写其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明复如初，曾不告倦。及缮写毕，乃至装褊，一如正法。书生告去，送至门，忽失所在。禅师持诵，曾无暂废。后遭胡贼，仓卒逃避，方箱盛其经，置高岩上。经年贼败，乃寻经，于岩下获之。巾箱糜烂，应手灰灭，拨朽见经，如旧鲜好。出《法苑珠林》。

李山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殓殓，至七日而苏。

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甚广大。庭前有数千囚人，枷锁杻械，皆北面立。吏将山龙至庭，厅上大官坐高床，侍卫如王者，寻呼山龙至阶。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山龙对曰：“乡人每设斋，恒请施物助之。”王曰：“汝身作何善业？”山龙曰：“诵《法华经》，日两卷。”王曰：“大善，可升阶来。”北间有高座，王曰：“可升座诵经。”王即起立，山龙坐讫，王乃向之而坐。山龙开经曰：“《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王曰：“请法师下。”山龙复立阶下，顾庭前囚，已尽去矣。王曰：“君诵经之福，非唯自利，众因闻经，皆已获免，岂不善哉！今放君还。”谓吏曰：“可将此人历观诸狱。”

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城旁多小窗，见诸男女，从地飞入窗中，即不复出。山龙怪问之，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山龙闻之悲惧，称南无佛，请吏求出院。见有大镬，火猛汤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龙问之，二人曰：“我罪报入此镬汤，蒙贤者称南无佛，故狱中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龙又称南无佛。吏谓山龙曰：“官府数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请抄。若不尔，恐他官不知，更复追录。”山龙即谒王请抄，王书一行字付吏，曰：“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将山龙更历两曹，各厅事侍卫亦如此，吏皆请其官署，各书一行讫，付山龙。

出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吏谓山龙曰：“彼三人者，是前收录使人。一人以赤绳缚君者，一人以棒击君头者，一人以袋吸君气者，今见君还，故来求乞。”山龙惶惧谢曰：“愚不识公，请至家备物，但不知何处送之。”三人曰：“于水边古树下烧之。”山龙诺。

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

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出《冥报记》。

苏长

苏长，武德中，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风浪覆舟，溺其家六十余人。唯一妾常读《法华经》，水入船中，妾头戴经函，誓与俱溺。随波泛滥，顷之著岸。逐经函而出，开视其经，了无湿污。独存其命。出《法苑珠林》。

尼法信

唐武德时，河东有练行尼法信，常读《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龙门僧法端尝集大众讲《法华经》，以此尼经本精定，遣人请之，尼固辞不许。法端责让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开读，唯见黄纸，了无文字。更开余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惭惧，即送还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顶戴，绕佛行道，七日夜不暂休息。既而开视，文字如初。故知抄写深加洁净，比来无验，只为不勤敬也。出《冥报记》。

李氏

唐冀州封丘县，有老母姓李，年七十，无子孤老，唯有奴婢两人。家镇沽酒，添灰少量，分毫经纪。贞观年中，因病死，经两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温，及苏说云：初有两人，并著赤衣，门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随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侧院，见

一官人，衣冠大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阶下大有著枷锁人，防守如生。官府者遣问老母：“何因行滥沽酒，多取他物？拟作《法华经》，已向十年，何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经已付钱一千文与隐师。”即遣追婢，须臾婢至，即笞四十放还。遣问隐师，报云是实。乃语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经了当来，得生善处，遂尔得活。”勘校老母初死之时，婢得恶逆，久而始苏，腹皆青肿，盖是四十杖迹。隐禅师者，本是客僧，配寺顿丘，年向六七十，自从出家，即头陀乞食。常一食斋，未尝暂辍，远近大德，并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隐师梦有赤衣人来问，梦中答云：“造经是实。”老母乃屈乡闾眷属及隐禅师行道，顾诸经生，众手写经了，正当七日。还见往者二人来前，母曰：“使人已来，并皆好住。”声绝即死。隐师见存，道俗钦敬。出《冥祥记》。

彻师

唐绛州南孤山隐泉寺沙门彻禅师，曾行，遇癡人在穴中。彻师引出山中，为凿穴给食，念诵《法华经》。素不识字，加又顽鄙，句句授之，终不辞倦。诵经向半，梦有教者，后稍聪悟，已得五六卷。疮渐觉愈，一部了，须眉平复，容色如故。经云：“病之良药。”斯言验矣。出《冥报拾遗》。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

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出《宣室志》。

释道俗

唐释道俗者，不测所由，止醴泉山原，诵《法华经》为业，乃至遍数千。贞观中，因疾将终，告友人慧廓禅师曰：“此虽诵经，意望有验。吾死之后，当以十年为限，试发视之。若舌朽灭，知诵无功；若舌如初，为起一塔，庶生俗信。”言讫而终。至十一年，依言发之，身肉都尽，唯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赞叹，乃函盛舌本，起塔于甘谷岸上。出《法苑珠林》。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阴有史村。史阿誓者，诵《法华经》，职充令史，往还步涉，未尝乘骑，以依经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终本邑，香气充村，道俗惊怪，而莫测其缘。终后十年，其妻死，乃发冢合葬。见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诚转诵《法华经》之灵验也。出《法苑珠林》。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禅诵为业，精进练行。贞观末，有鸽巢其房楹上，哺养二雏。法师每有余食，恒就巢哺之。鸽雏后虽渐长，羽翼未成，因学飞，俱坠地死，僧收瘞之。经旬后，僧夜梦二小儿曰：“某等为先有小罪，遂受鸽身，比来日闻法师诵《法华》，既闻妙法，得受人身，儿等今于此寺侧十余里某村姓名家，托生为男，

十月之外，当即诞育。”僧乃依期往视之，见此家妇，果同时诞育二子。因为作满月，僧呼为“鹄儿”，并应之曰“唯”。出《冥报拾遗》。

卷第一百一十 报应九观音经

奚傳 周瑄 竺法义 王珉妻 竺长舒

潘道秀 栾荀 张崇 释开达 竺法纯

释道泰 郭宣 吕竦 徐荣 刘度

南宫子敖 徐义 毕览 释法智 孙道德

张兴 昙无竭 车母 释昙颖 邢怀明

王球

奚傳

晋奚傳者，河内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傳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遁山时在护营中，先与傳相识，闻其执厄，山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傳谓山曰：“今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傳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鑼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摧然离体，傳乃复致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

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径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林中。须臾，护觉失囚，人马络绎，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遍至。唯傅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信奉佛法，遁山后过江，为谢居士敷具说其事焉。出《真传拾遗》。

周瑁

晋周瑁，会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瑁年十六，便蔬食诵经，正月长斋竟，延僧设八关斋，及请其师竺佛密、支法阶，佛密令持小品，斋转读。三日僧赴斋，忘持小品。至中食毕，欲读经，方忆，甚惆怅。瑁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无人遣取。至人定烧香毕，本家恨不得经，密益踟躇。有顷，闻叩门者，言送小品经。瑁愕然心喜，开门，见一年少，著单衣夹，先所不识，又非时人，疑其神异，便长跪受经。要使前坐，年少不肯进，曰：“斯夜当来听经。”比出不复见，香气满宅，既而视之，乃是密经也，道俗惊喜。密经先在厨中，缄钥甚谨，还视其钥，俨然如故。于是村中十余家，咸皆奉佛。瑁遂出家，字昙疑，讽诵众经二十万言。出《冥祥记》。

竺法义

晋兴宁中，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善，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损，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脏腑，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纳之，语义曰：“汝病已除。”梦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业。故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义以太原七年亡，宋尚书令傅亮撰其事迹。亮自云：“其先君与义游，义每说其事，辄凜然增肃焉。”出《述

异记》。

王珉妻

晋琅琊王珉，其妻无子，尝祈观世音云乞儿。珉后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之。僧曰：“我死，当为君作子。”少时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语，即解西域十六国梵音，大聪明，有器度，即晋尚书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事有验。出《辨正论》。

竺长舒

晋有竺长舒者，本天竺人，专心诵《观音经》为业。后居吴中，于邑内遭火，屋宇连栋，薨檐相继，火至皆焚。长舒家正住下风，分意烧毁，一心念观世音。欲至舒家，风回火灭，合县惊异之。时有恶少年，讶其灵应，到后夜风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灭。少年嗟感，至明，乃叩头首过。舒云：“我无神力，常以诵观音为业，每有事，恒得脱免。”出《辨正论》。

潘道秀

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尝随军北征。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像，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怡然。不觉安行，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出《冥祥记》。

栾荀

晋栾荀，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富平令。先从征卢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尤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荀心知念经有感，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天军遣船迎接败者，于是遂得济。出《冥祥记》。

张崇

晋张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千有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戎所拘，谓为游寇。崇与同等五人，手足杻械置坑中，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崇虑望穷尽，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前，发誓愿云：“今欲过江东，诉辞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皆赎为编户。智生道人目所亲见其事者。出《法苑珠林》。

释开达

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陇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中十有余人，羌日夕烹菹，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噬栅木，得成小缺，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噬栅，谓必见害。栅既穿不入，心疑其异，谓是观世音力，计诸羌未及，便即穿栅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出《法苑珠林》。

竺法纯

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元兴中，起寺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与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与妇人俱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诵《观世音经》。时既入夜，行旅已绝，俄有大船流至，纯即乘度之，而此小船应时沦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出《法苑珠林》。

释道泰

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义熙中，尝梦人云：“君命当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遇笃疾，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念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胸体即轻，所患平差。出《法苑珠林》。

郭宣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夜梦一菩萨慰谕之，告以大命无忧。俄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复解，二人遂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及卢循举兵，茂于香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出《辨正论》。

吕竦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县，其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尤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余里，日向暮，大风雨，晦暝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径得归家。火常在前后，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所传说。出《法苑珠林》。

徐荣

晋有徐荣者，琅琊人也。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湫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名。须臾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舡者，踊出洄湫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有火焰赫奕，回舟趋之，径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敷尝闻荣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亦具其事，为傅亮言之，与荣所说同。出《法苑珠林》。

刘度

刘度，平原聊城人也。乡里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虜主木末时，此县常有逋逃。末大怒，欲尽灭一城，众皆凶惧，分必殄尽。度乃洁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下，绕其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末大欢喜，因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出《冥祥记》。

南宫子敖

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獬獬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出《冥祥記》。

徐義

苻秦徐義，高陸人，為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於樹。至夜，義專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并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發既解，足亦得脫，而遁百余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秉炬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邺寺，遂得免焉。出《冥祥記》。

畢覽

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出《冥祥記》。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

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丛棘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沟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过搜觅，辄无见者，遂得免。后径出家。出《冥祥记》。

孙道德

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德曰：“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张兴

宋张兴，新兴人，颇信佛法，常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元嘉初，兴尝为劫贼所引，逃避。妻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偶经囚边，妻惊呼：“閤梨何不赐救？”融曰：“贫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宜劝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虑有觉者，乃却自械。又梦向者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俱寝，安步而逸。暗行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见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获免焉。出《冥祥记》。

昙无竭

宋元嘉初，有黄龙沙门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艰险。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

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鹳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免。出《法苑珠林》。

车母

车母者，遭宋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在贼营中。其母先来奉佛，即燃七灯于佛前，夜精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忽叛还。七日七夜独行，自南走，常值天阴，不知东西。遥见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终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觉到家，见其母犹在佛前伏地，又见七灯，囚乃发悟。母子共谈，知是佛力，自后恳祷，专行慈悲。出《宣验记》。

释昙颖

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常患癣疾，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坠地，涎液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以活，即取竹刮除涎液，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取涎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在，年八十一。出《高僧传》。

邢怀明

宋邢怀明，河间人，为大将军参军。尝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见陷没，伺候间隙，俱遁南归。夜行昼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候，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将晓忽至，乃惊

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惊愕。怀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顶戴《观世音经》，诵读不废。夕亦暗诵，咸疑是经神力，遂得脱免。居于京师，忽有沙门诣怀明云：“贫道见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气，宜移避。”语毕去。怀明追而目之，出门便不见，意甚恶之。经二旬，邻人张景秀，伤父及杀妻，怀明以为血气之征，庶得无事。时与刘斌、刘敬文同在一巷，其年并以刘湛之党，被诛夷。出《法苑珠林》。

王球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为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防锁坚固。球先精进，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名《光明按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志，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一十一 报应十观音经

竺惠庆 卞悦之 张畅 王玄谟 释道冏

伏万寿 彭子乔 释慧和 齐建安王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张达 孙敬德 高荀

史隼 东山沙弥 徐善才 杜智楷 张氏

许俨 僧道宪 成珪 王琦

竺惠庆

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舫飘扬中江。风疾浪涌，唯待沦覆。惠庆正心端意，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飘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其岸，一舫全济。出《法苑珠林》。

卞悦之

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四年也。出《冥祥

记》。

张畅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鐐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曰：“释之。”出《谈薮》。

王玄谟

宋太原王玄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军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诵观世音千遍，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历位尚书金紫豫州刺史。原缺出处，明抄本作《谈薮》。

释道罔

姚秦沙门释道罔，弘始十八年，师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钟乳，与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最先济，后辈坠水而死。时火又灭，冥然昏暗。罔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固一心呼观世音，誓愿若蒙出路，供百人会，表报威神。经一宿而见小光炯然，状若萤火，倏忽之间，穴中尽明。于是见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弥深，屡睹灵异。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作镇广陵，请罔供养。其年九月，于西斋中作十日观世音斋。已得九日，夜四更尽，众僧皆眠，罔起礼拜谢，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半身

出见。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长人，著平上帻，布裤褶，手把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道罔。道罔时不肯受，壁中沙门语云：“罔公可为受香，以覆护主人。”俄而霍然，无所复见。当此之时，都不见众会诸僧，唯睹置释迦文行像而已。出《法苑珠林》。

伏万寿

伏万寿，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参军，乞假返州。四更初，涉江，长波安流，至中而风起如箭，时又夜，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倏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阳火也。”回船趋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燃火者。”于是方悟神力焉。出《法苑珠林》。

彭子乔

宋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龙。建元元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后，常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道荣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已，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出《法苑珠林》。

释慧和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义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十人作谍东，和亦预行。行至鹄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见野老衣服缕弊，和乃以貌整裤褶易其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答对谬略，因被笞掠，登时见斩。和自散走，便恒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刀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出《法苑珠林》。

齐建安王

齐建安王患疮，念观音不息，夜梦见观音，手为傅药，明旦疮愈也。出《感应传》。

毛德祖

荥阳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过。道逢虏骑所追，伏在路侧蓬蒿，半身犹露，分意受死。合家念观世音，俄然云起雨注，得免死也。出《辨正论》。

李儒俊

队主李儒俊镇虎牢，为魏虏所围，危急欲降。夜逾城出，见贼纵横并卧，儒俊乃一心念观世音，便过贼处，趋空泽。贼即随来，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贼掩至。儒俊惊恐，一心专念《观音经》，忽得马驰去，因此遂得脱。出《辨正论》。

沈甲

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一云，吴人陆晖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现，因奏获免。出《宣验记》。

张达

张达有罪系狱，分当受死。乃专念观世音，^{鐐械}自脱，因遂获免，终身斋戒。出《张氏传》。

孙敬德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千遍。执缚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三段，肤颈不伤。三易其刀，终折如故。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睹其家观音像，项有刃迹三。敕写其经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自晋、宋、梁、陈、秦、赵国，观音、地藏、弥勒、弥陀，称名念诵，得救者不可胜纪。出《冥祥记》。

高荀

荥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被收，^鐐顿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观音。”荀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诬，何由可免？”同禁劝之，因始发心，誓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

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日用心，钳鑊自解。监司惊惧，语荀云：“若佛神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刃断，奏得原免。出《宣验记》。

史隽

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出《宣验记》。

东山沙弥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忘其本名，诵通《涅槃》，自矜为业。岐州东山下村中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俱暴死，同至阎罗王所。乃处沙弥金高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高座，敬心稍惰。僧情大恨，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来至岐州，访得沙弥，具问所由。沙弥云：“每诵观音，于别所衣净衣，烧名香咒愿，然后乃诵，斯法不怠，更无他术。”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口不净，于今验矣。”出《法苑珠林》。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世音经》，逾千遍。曾往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及还家，道逢胡贼。贼所掠汉人千百，将向洪崖，次第杀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观音经》。当杀之时，了不自觉，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岸三百余尺。以手摩顶，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渐晓，

去贼已远，得官路，遂还家。琬法师尝说此事。出《法苑珠林》。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离狐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唐贞观二十一年，于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老母及美女十数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相逼斥，并云：“與智楷掷置北涧里。”遂总近前，同执捉，有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却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即愈。离狐今济阴也。出《法苑珠林》。

张氏

陈玄范妻张氏，精心奉佛，恒愿自作一金像，终身供养。有愿莫从，专心日久，忽有观世音金像，连光五尺，现高座上。众叹其精感所致。出《辩正论》。

许俨

唐龙朔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官府责取鱼多，遣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侶

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静。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出《广异记》。

成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杨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构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鑱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鑱，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何我！”觐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觐既失珪，一时溃散，觐因此亦出家焉。出《卓异记》。

王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谲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毬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有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饌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

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减。俄有铁锤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镮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镮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饌，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

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

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

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喏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膀胱，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

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一十二 报应十一 崇经像

史世光 董吉 宋吏国 张元 释智兴

董雄 孟知俭 崔善冲 唐晏 张御史

李昕 牛腾 李元平 长沙人 乾符僧

史世光

晋史世光，襄阳人。咸和八年，死于武昌，七日，沙门支法山转小品，疲而微卧，闻灵座上如有人声。史家有婢字张信，见世光在灵座，著衣具如平日，语信云：“我本应堕狱中，支和尚为我转经，昙护、昙坚迎我上第七梵天快乐处矣。护、坚并是山之沙弥已亡者也。后支法山复往，为转大品，又来在座。世光生时，以二幡供养，时在寺中，乃呼张信持幡送我。”信曰：“诺。”便绝死。

将信持幡，俱西北飞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顶，望见天门，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还。与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还，便遥见世光直入天门。信复道而还，倏忽乃活，亦不复见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光与信去时，其家有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曰：“阿爷飞上天，婆为见否？”世光后复与天人十余，俱还其家，徘徊而去。每来必见簪钗，去必露髻，信问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后乃著天冠与群天人鼓琴行歌，径上母堂，信问：“何用屡来？”曰：“我来，欲使汝辈知罪福也，亦兼娱乐阿母。”琴音清妙，不类凡声，家人悉闻之，然其声如隔壁障，不得亲

察也，唯信闻之独分明焉。

有顷去，信自送，见世光入一黑门，寻即出来，谓信曰：“舅在此日见撈拏，楚痛难胜，省视还也，舅坐犯杀罪，故受此报。可告舅母，会僧转经，当稍免脱。”舅即轻车将军。出《冥祥记》。

董吉

董吉，於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后，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测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吉颈，及渡，才至膝耳。

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悲恨，寻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俯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险，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经戒之力，欲降伏之。于山际四五亩地，手伐林木，构造小屋，安设高座，转《首楞严经》百余日，寂然无妖，民害稍止。

后有数人至，与吉言语良久。吉思惟非於潜人，穷山幽绝，何因而来，疑是鬼神，乃谓之曰：“诸君得无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闻君德行清肃，故来相观，并请一事，想必见听。吾世有此山，游居所托，君既来止，虑相犯冒，恒怀不安。今欲更作界分，当杀树为

断。”吉曰：“仆贪此寂静，读诵经典，不相干犯，方喜为此，愿见祐助。”鬼答曰：“亦复凭君，不侵克也。”言毕而去。经宿，所芟地四际之外，树皆枯死，如焚焉。出《冥祥记》。

宋吏国

宋有一国，与罗刹相近。罗刹数入境，食人无度。王与罗刹约言：“自今已后，国中人家，各专一日，当分送往，勿复枉杀。”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岁，次当充行。舍别之际，父母哀号，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鬼不得近。明日，见子尚在，欢喜同归。于兹遂绝，国人赖焉。出《幽明录》。

张元

后周张元字孝始，河北万城人也。年十六，其祖丧明三载，元惧忧泣，昼夜经行，以祈福祐。复读《药师经》云：“盲者得视之言。”遂请七僧，燃七层灯，七昼夜转读《药师经》。每日行道祝曰：“元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光，并施法界，乞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梦有一翁，以金篦疗其祖目，谓元曰：“勿忧悲也，三日后，祖目必瘥。”元于梦中喜踊，惊觉，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瘥。出《法苑珠林》。

释智兴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智兴，洛州人也。励行坚明，依首律师，诵经持律，不辍昏晓。至大业五年仲冬，次当维那鸣钟。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从炀帝南幸江都，中路身亡。初无凶告，通梦于妻曰：“吾行达彭城，不幸病死，生无善行，今堕地狱，备经五苦。赖今月初十

日，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响，声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脱解。今生乐处，思报其恩，汝可具绢十匹奉之，并陈意殷勤。”及寤说之，人无信者。寻复梦如初，后十余日，凶问与梦符同。乃以绢奉兴，合寺大德至，咸问兴曰：“何缘鸣钟，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佛法藏传云：‘鬬臙吒王受苦，由鸣钟得停。’及《增一阿含经》‘鸣钟作福’，敬遵此事，励力行之。严冬登楼，风切皮肉，露手鸣椎，掌中破裂，不以为苦。鸣钟之始，先发善愿，诸贤圣同入道场，同受法食。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速得解脱。如斯愿行，察志常奉修，故致兹通感焉。”出《异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贞观中，为大理丞。幼奉佛法，蔬食多年。因非累与同列李敬玄、王忻俱维繫。雄专念《普门品》，日三十遍，鐻忽夜解落，雄惊告忻、玄。忻视其鐻，坚全在地，而钩连不开，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烛之而甚怪，重鐻封记而去。雄但诵经不辍，至五更，又解落有声，雄复告忻、玄等。至明，守一视之，封题如故，而鐻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鐻解落，视之如雄无异，不久俱免。出《法苑珠林》。

孟知俭

唐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

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登州司仓，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出《朝野僉载》。

崔善冲

崔善冲，先初任梓州桐山丞，嵩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诸蛮叛，杀知古，善冲等二十余人奔走，拟投昆明，夜不知道，冲专念尊经。俄见炬火在前，众便随之，至晓火灭，乃达昆明。出《报应记》。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经日七遍。唐开元初，避事晋州安岳县。与人有隙，谗于使君刘肱，肱令人捉晏。夜梦一胡僧云：“急去。”惊起便走，至遂州方义县。肱使奄至，奔走无路，遂一心念经。捕者交横，并无见者，由是获免。出《报应记》。

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泊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殴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

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

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

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出《广异记》。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出《广异记》。

牛腾

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郑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常慕陶潜五柳先生之号，故自称布衣公子，即侍中中书令河东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经擢第。再选右卫骑曹参军。公子沉静寡言，少挺异操，河东侯器其贤，朝廷政事皆访之。公子清俭自守，德业过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门下。

年壮而河东侯遇害，公子谪为牂牁建安丞。将行，时中丞崔察用事，贬官皆辞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诛殛甚众。时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与河东侯不协，陷之。公子将见崔察，惧不知所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瑰伟，黄衣盛服，乃问公子：“欲过中丞，得无惧死乎？”公子惊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异人曰：“公有刀子甚善。授公以神咒，见中丞时，但俯伏掐诀，言带犀角刀子，掐手诀，乃可以诵咒。其诀，左手中指第三节横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诵咒七遍，当有所见，可以无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阗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诵之，既得，仰视异人亡矣，大异之。即见察，同过三十余人，公子名当二十。前十九人，各呼名过，素有郤，察则留处绞斩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诵咒，察久不言。仰视之，见一神人，长丈余，仪质非常，出自西阶，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当背。而诸人但见崔察低头不

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脱，比至屏回顾，见神人释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牁，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以是夷獠渐渍其化，遂大布释教于牂牁中。常摄郡长吏，置道场数处。居三年而庄州獠反，转入牂牁，郡人背杀长吏以应之，建安大豪起兵相应，乃劫公子坐于树下，将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斩守者头，乃詈曰：“县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于笼中，令力者负而走，于是兼以孥免。事解后，郡以状闻，诏书还公事，许其还归。后宰数邑，皆计日受俸，其清无以加，亦天性也。后弃官，精内教，甚有感焉。出《纪闻》。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诚之子，大历五年，客于东阳寺中。读书岁余，薄暮，见一女子，红裙绣襦，容色美丽，娥冶自若，领数青衣，来入僧院，元平悦之，而窥见青衣，问其所适及姓氏。青衣怒曰：“谁家儿郎，遽此相逼，俱为士类，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请见，不许。须臾，女自出院四顾，忽见元平，有如旧识。元平非意所望，延入，问其行李。女曰：“亦欲见君，以论宿昔之事，请君无疑嫌也。”既相悦。经七日，女曰：“我非人，顷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为门吏长直，君虽贫贱，而容色可悦。我是一小女子，独处幽房，时不自思量，与君戏调，盖因缘之故，有此私情。才过十旬，君随物故。余虽不哭，殆不胜情，便潜以朱笔涂君左股，将以为志。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发愿，各生富贵之家，相慕愿为夫妇，请君验之。”元平乃自视，实如其言。及晓将别，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可久留，后身之父，见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为县令，此时正当与君为夫妇未间，幸存思恋，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别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为夫妇。出《异物志》。

长沙人

唐长沙人姓吴，征蛮卒夫也，平生以捕猎渔钓为业。常得白龟，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痛苦号叫，斯须不可忍，眉鬓手足指皆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见而哀之，谓曰：“尔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后疮痍渐复，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发为僧，号智益，于伏波将军旧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州开元寺。通慧大德楚彤亲识智益，常语之。出《报应录》。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号，恒以课诵为事，未常暂废。因下峡，泊舟白帝城。夜深群动息，持念之际，忽觉有腥秽之气，见水面有一人，渐逼船来。僧问之，曰：“某非人也，姓许名道坤，唐初为夔牧，以贪残暴虐，歿受业报，为滄预堆龙王三千年，于今二百四十年矣。适闻师持课，大有利益，故来逊谢耳。”僧问曰：“峡路险恶，多覆溺之患，盍敕诸龙而禁戢之，可乎？”曰：“此类实烦，皆业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异之，将复问，忽失所在。出《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三 报应十二崇经像

张应 释道安 周闵 王懿 谢敷

僧法洪 刘式之 刘龄 陈安居 马处伯

张应

晋张应，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谓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事无益。”应许当事佛，昙谓期明日当往。应归，夜梦见人长丈余，从南来，入门曰：“此家何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说其梦，遂受五戒，屏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有间，寻即全愈。

咸康二年，应至马沟市盐，还泊芜湖，夜宿，梦见三人，以钩钓之，应曰：“我佛弟子。”牵终不置，曰：“奴判走多时。”应恐，谓曰：“放我，当与君一升酒。”钓人乃放之，谓应曰：“但畏后人复取汝耳。”眠竟，腹泄痢，达家大困。应曰：“昙铠阔绝已久。”病甚，遣请之，适值不在，应寻气绝，数日而苏。说有数人，以钩钓之将北去，下一坂岸，盛有镬汤刀剑楚毒之具，应悟是地狱，欲呼师名，忘昙铠字，但唤“和尚救我”，亦时唤佛。有顷，一人从西方，长丈余，执金杵欲撞，钓人皆怖散。长人引应去，谓曰：“汝命尽，不复久生，可暂还家，颂呗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当复命过，即生天矣。”应

即复苏，三日之中，持斋颂呗，遣人将疏取昙铠名。至日食毕，礼佛赞呗，与家人辞别，澡沐冠带，如睡而亡。出《法苑珠林》。

释道安

东晋恒山沙门释道安者，经石赵之乱，避地于襄阳。注《般若道行》《密迹》诸经、《析疑》《甄解》二十余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违理者，当见瑞相。”乃梦见一道人，头白眉长，语安曰：“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道，可时设食也。”后远公云：“昔和尚所梦，乃是宾头卢也。”于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则。出《法苑珠林》。

周闵

周闵，汝南人，晋护军，世奉佛法。苏峻之乱，邑人皆东西播迁。闵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复书之，又有他经数部，《大品》亦杂在其中。既当避难单行，不能得尽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部中，仓卒而去，徘徊叹惋。不觉《大品》忽自出外，闵惊喜持去，周氏遂世宝之。至今尚在。一说云，周嵩妇胡母氏有素书《大品》，其素广五寸，而《大品》一部尽在焉。又并有舍利，银罍置之，并絨于深篋中。永嘉之乱，胡母氏时避兵南奔，经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怀之，以渡江东。又尝遇火，不暇取经，及屋尽火灭，得之于灰烬之下，俨然如故。会稽王道子就嵩曾孙云求以供养，后常暂在新渚寺。刘敬叔云：“曾亲见此经，字如麻子，点画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经盖得道僧慧则所写也。”或云：尝在简靖，道尼转诵。出《冥祥记》。

王懿

晋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为车骑将军，世信佛法。父黄，为中山太守，为丁岑所害。懿与兄侍母南归，登涉饥疲，绝粮无计，唯归心三宝。忽见一童子牵青牛，见懿等各与一饭，因忽不见。时积雨大水，懿前望浩然，莫知揭厉。俄有一白狼驯绕其前，过水复返，似欲引导，如此者三。于是随狼行，水才至膝，得路归朝。后自五兵尚书为徐州刺史，尝欲设斋，宿昔洒扫，盛列香花经像。忽闻法堂有经呗声，清婉流畅，懿遽往视，见五沙门在佛座前，神仪伟异，懿心甚钦敬。沙门顾盼依然，瞻礼未竟，皆竦身飞空而去，亲宾见者，倍增信悟。出《法苑珠林》。

谢敷

谢敷字庆绪，会稽山阴人，镇军将军辄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隐于东山，笃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写《首楞严经》，尝置都下白马寺中，寺为邻火所延，什物余经，并成煨烬，而此经止烧纸头界画外而已，文字悉存，无所毁失。敷死时，友人疑其得道，及闻此经，弥加惊异。出《法苑珠林》。

僧法洪

晋世沙门僧法洪在瓦官寺。义熙十二年，时官禁镕铸，洪元发心铸丈六金像，私铸竟，犹在模，所司知觉，收洪楚械。洪念观音，每日百遍，忽梦所铸金像往狱，手摩头曰：“无虑。”其像胸前方一尺许，铜色焦沸。当洪禁日，国家牛马不肯入栏，时以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现也。出《辨正论》。

刘式之

彭城刘式之，常供养一金像，无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愆自责，至念冥通，经百日后，其像忽然自现本座，神光照室。全家惊喜，倍加倾心。出《辩正论》。

刘龄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佛法，于宅中立精舍，时设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时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为章符诳诱村里，语龄曰：“君家丧祸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将灭其门。”龄遂敬延祭酒，罢不奉法。巨云：“宜焚经像，灾乃当除耳。”遂焚精舍，炎炽移日，唯屋而已，经像幡座，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大放赤光，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有惧灵验密委去者。巨等师徒意犹不止，被发禹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故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处，如有人殴打，顿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蹙不能行。魏巨体内发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并患癰疾，邻人东安太守水立和，传于东阳，时多见者。出《法苑珠林》。

陈安居

宋陈安居，襄阳县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像盈宅。父独敬信释法，恒自斋戒。世父无子，以安居绍焉。安居虽即伯舍，而理行精至，废绝淫祀。忽得病发狂，则为歌神之曲，迷闷邪僻，如此弥岁，而执心愈固，常誓曰：“若我所执之志，偶当亏夺者，必先自齑截四体，乃就其事。”家人并见之，安居不听。

经三年，病发死，但心下微暖，家不敢殓。至七日夜，守者觉尸

足间，如有风来，飘动衣袂，苏而有声。家人初惧尸蹶，皆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仍求水浆。家人喜，问从何来，安居具说所经。初见有人若使者，侍从数十人，呼去。从者欲缚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缚也。”行可百余里，至一城府。屋宇甚整，使者将至府所，如局司之处。俄有人授纸笔，令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如言疏名成数通。有一人从内出，扬声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称有教付刺奸。狱吏两人，一云：“与大械。”一云：“此人颇有福，只可三尺械。”议论不决，乃共视文书，久之，遂与三尺械。

少顷，见一贵人，翼从数十，形貌都雅，谓安居曰：“汝那得来？”安居具陈所由。贵人曰：“汝伯有罪，但宜录治，以先殖小福，故今得击散乃敢告诉。吾与汝父幼少有旧，见汝依然，可随我共游玩也。”狱吏不肯释械，曰：“府君无教，不敢专辄。”贵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释之。贵人将安居遍至诸地狱，备见苦楚，略与经文相符。游历未竟，有传教来云：“府君唤安居。”安居惶惧，求救于贵人。贵人曰：“汝自无罪，但以实对，必无忧也。”

安居至门，见有桎梏者数百，一时俱进，安居在第三。至阶下，一人冠冕立于囚前，读罪簿。其第一措行，昔者娶妻之始，夫妇为誓，有子无子，终不相弃。而其人本是祭酒，尝亦奉道供化，徒众中得一女弟子，因而奸之，遂弃本妻，妻尝诉冤。府君曰：“汝夫妇违誓，大义不终，罪一也；师资义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淫，无以异也，付法局详刑。”次读第二女人辞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阳冠军县黄水里，家安爨器于灶口，而此妇眠婴儿于灶上，匍匐走行，粪污爨器中。此妇还见，即请谢神祇，盥洗精洁。而其舅每骂此妇，言无有天道鬼神，致此恶妇，得行污秽。司命闻知，故录送之。”府君曰：“眠灶非过，小儿无知，又且已请谢神，是无罪矣。舅骂无道，诬谤幽灵，可录之来。”须臾而至。次到安居，阶下人具读明

牒，为伯所诉。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杀害无辜，訾诳百姓，罪宜穷治，以其有小福，故未加之罪耳，今复谤诉无辜，敕催录取来。”

已而府君遣安居还：“若可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复更来。”将离府，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于是安居以次抽名既毕，而至向游贵人所。贵人亦至云：“知汝无他罪得还，甚善，力修功德，身福微，不辨生天，受报于此，辅佐府君，亦优游富贵，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还为吾致意，尊奉法戒，勿犯偏禁，可具以所见示语之也。”乃以三人力士送安居，出门数百步，传教送符与安居，谓曰：“君可持此符，经关戍次，以示之，勿辄偷过，偷过有罪谪也。若有水碍，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过矣。”安居受符而归，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矇然如眩，乃是其家庭中也。正闻家中号恸，所送三人，勒还就身，安居闻其身臭秽，曰：“吾不复能归。”此人乃强排之，仆于尸脚上。

安居既愈，欲验黄水妇人，特往冠军县寻问，果有此妇。相见依然，如有旧识，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亡。”说所闻见，与安居悉同。安居果寿九十三也。出《法苑珠林》。

马处伯

宋马处伯，巴西阆中人也。少信佛法，尝作宣汉县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梦见天际有三人，长二丈余，姿容严厉，临云下观，诸天妓乐，盈于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处山泽，其祸克消。人中斋戒，亦可获免。若过此期，当悟道也。”时俯见相识杨暹等八人，并着锁械。又见道士胡辽，半身出空，天际人皆记八人命尽年月，唯语辽曰：“若能修立功德，犹可延

长也。”暹等皆如期而亡。辽益惧，奉法山居，勤励弥至。处伯后为梁州西曹掾，州将萧思话也。萧转南蛮，复命为行参军。处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惧，求萧解职，将适衡山，萧苦不许。十三年即戊寅岁也，六月未得病，至八月危笃。其日黄昏后，忽朗然彻视，遥见西方有三人行，长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鬓，项有光，后二人姿质金耀，仪相端备，列于空中，去地数仞。处伯委悉详视，犹是前所梦者也。顷之不见，余芳移时方歇，同居小大，皆闻香气，因而流汗，病即小差。处伯所居颇卑陋，于时自觉处在殿堂，廊壁焕耀，皆是珍宝，俄即所患平复。出《冥祥记》。

卷第一百一十四 报应十三崇经像

费崇先 魏世子 何昙远 陈秀远 葛济之

董青建 齐竟陵王 张逸 释僧护 僧澄空

释慧侃 释道积 释法诚

费崇先

宋费崇先，吴兴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萨戒，寄斋于谢慧远家，二十四日，昼夜不懈。每听经，常以鹄尾香炉置膝前。初斋三夕，见一人，容服不凡，径来举炉去。崇先视膝前，炉犹在，方悟神异。自惟衣裳新濯，了无不净，唯坐侧有唾壶，既撤去壶。即复见此人还炉于前，未至席，犹见二炉，既至即合为一，然则此神人所提者，盖炉影耳。崇先又尝闻人说，福远寺有钦尼者，精勤得道，欣然愿见，未及得往，属意甚至，常斋于他家。中夜，忽见一尼，容仪端俨，著赭布袈裟，正立斋席之前，食顷而灭。崇先及见此尼，状貌被服，即前夜所睹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进，儿女尊修，唯妇迷执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苏，云：“可安施高座，并《无量寿经》。”世子即为具设经座，女虽持斋戒，未常看经，今即升座，诵声清利。下启

父言：“儿死便往无量国，见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后当化生其中。唯母独无。不胜此苦，故归启报。”语竟，复绝。母于是敬信法教。出《冥祥记》。

何昙远

何昙远，庐江人，父万寿，御史中丞。昙远奉法持菩萨戒，年十八，丁父艰。哀毁成疾，殆将灭性，号踊之外，归心净土，庶祈感应。时请僧数人，昙远向僧舍忏悔宿业，终无感征。僧舍每加奖励，不令懈怠。尔后因夜转经竟，众僧已眠，昙远忽自歌颂，僧舍惊而问之。昙远曰：“见佛身黄金色，光焰丈余，幡花翼从，充满虚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昙远素羸弱少力，此夕壮厉悦怿，便于合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园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昙远无所言而顿卧，宿信家中，闻此灵异，亦皆欣肃，不甚悲惧。昙远至五更，忽然而终，宅中芬馨数日。出《冥祥记》。

陈秀远

宋陈秀远，颍川人，尝为湘州西曹，客居临湘县。少信奉三宝，年过耳顺，笃业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宴卧未寝，叹念万品死生，流转无定，惟已将从何来，一心祈念，冀通感梦，时夕结阴，室无灯烛。有顷，见枕边如萤火者，明照流飞，俄而一室尽明，连空如昼，秀远遽兴，合掌喘息。见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桥阁，危栏彩槛，立于空中。秀远了不觉升之，坐于桥侧，见桥上士女往还，衣装不异世人。未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袄白裳，行至秀远而立。有顷，又一妇人纯衣白布，遍环髻，持香花前，语秀远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养佛故，得转身作汝。”复指青白姬曰：“此即复是我前身也。”言殚而去，后指者亦渐隐。秀远忽不觉还下之时，光亦寻灭。出《冥祥

记》。

葛济之

葛济之，句容人，稚川之后。妻同郡纪氏，体貌闲雅，有妇德。济之世事神仙，纪亦慕而心乐佛法，常存诚不替。忽一旦方织，俄觉云日开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四表，见西方有如来真形及宝盖幢幡映天，心独喜曰：“经说《无量寿》者，即应此耶？”便头面作礼，乃引济之，亦登时见半身及诸幡盖，俄而隐没。于是云日鲜华，五色烛耀，乡里备睹，移时方歇焉。出《冥祥记》。

董青建

齐董青建者，不知何许人。父字贤明，建元初，为越骑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时，梦有人语云：“尔必生男，体上当有青志，可名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宽和，家人未尝睹其愠色，见者咸异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

建元初，皇储镇樊汉，为水曹参军，二年七月十六日寝疾，自云：“不振济。”至十八日，临尽起坐，谓母曰：“罪尽福至，缘累永绝，愿母自爱，不须忧念。”因失声大哭，声尽而绝。将殡葬丧斋前，其夜灵语云：“生死道乖，勿安斋前，自当有造像道人来迎丧者。”明日，果有道人来，名昙顺，即依灵语，向昙顺说之。昙顺曰：“贫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贤子乃有此感应，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边。三日，其母将亲表十许人，墓东见建如生，云：“愿母割哀还去，建今还在寺住。”母即止哭而还，举家菜食长斋。

至闰月十一日，贤明梦见建云：“愿父暂出东斋。”贤明便香汤自浴，斋戒出东斋。至十四夜，于明中闻建唤声，惊起，见建在斋前如生时。父问：“汝住在何处？”建云：“从亡来，住在练神宫中，满百日，当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见父母兄弟哭泣伤恻，三七日礼诸佛菩萨，请四天王，故得暂还。愿父母从今已后，勿复啼哭祭祠。阿母已发愿求见建，不久当命终，即共建同生一处。父寿可得七十三，命终后，当三年受罪报，勤苦行道，可得免脱。”问曰：“汝从夜中来，那得有光明？”建曰：“今与菩萨诸天同下，此其身光耳。”又问曰：“汝天上识谁？”建曰：“见王车骑、张吴兴、外祖宋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门中生，从四十七年以来，至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发七愿，愿生人间，故历生死，从今永毕，得离七苦。建临尽时，见七处生死，所以大哭者，与七家分别也。”问云：“汝皆生谁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广州、张吴兴、王车骑、萧吴兴、梁给事、董越骑等家，唯此间生十七年，余处止三五年耳。自今已后，毒厉岁多，宜勤修功德，建见世人死，多堕三涂，生天者少。勤精进，可得免度，发愿生天，亦得相见，行脱差异，无相值期。”又问云：“汝母忧忆汝垂死，可令见汝否？”建曰：“不须相见，益怀煎苦耳，但依向言说之。诸天已去，不容久住。”惨有悲色，忽然不见。

去后竹林左右犹有香气，家人亦并闻余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概、羊希、张永、王玄谟、萧惠明、梁季文也。贤明遂以出家，名法藏。出《法苑珠林》。

齐竟陵王

齐竟陵王，崇信内典，得热病，夜中垂死。梦见金像，手灌神汤，因遂平复。出《辩正论》。

张逸

张逸为事至死，预造金像，朝夕祈命。临刑，刀折而项不伤。官问故，答曰：“唯以礼像为业。”其像项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出《感应传》。

释僧护

高齐时，有释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顾匠营造。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举之。始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造，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大牛六十头挽不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壅垒而围之，寻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大怖悔而谢焉。其像见在。出《法苑珠林》。

僧澄空

隋开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愿于晋阳汾西铸铁像，高七尺焉。鸠集金炭，经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办。于是造报遐迩，大集贤愚，然后选日而写像焉。及烟焰灭息，启炉之后，其像无成。澄空即深自咎责，稽首忏悔，复坚前约，再谋铸造。精勤艰苦，又三十年，事费复备，则又复写像焉。及启铸，其像又复无成，澄空于是呼天求哀，叩头请罪，大加贬挫，深自勤励。又二十年，功力复集，然后选日，复写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炉巔，百尺悬绝，扬声谓观

者曰：“吾少发誓愿，铸写大佛，今虚费积年，如或踵前，吾亦无面见大众也。吾今俟其启炉，欲于金液而舍命焉，一以谢慙于诸佛，一以表诚于众善。傥大像圆满，后五十年，吾当为建重阁耳。”时观者万众，号泣谏止，而澄空殊不听览。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踊跃，澄空于是挥手辞谢，投身如飞鸟而入焉。及开炉，铁像庄严端妙，毫发皆备。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阁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极广，自非殊力，无由而致。

唐开元初，李嵩为太原军节度使，出游，因仰像叹曰：“如此好相，而为风日所侵，痛哉！”即施钱百万缗，周岁之内，而重阁成就，至今北都谓之平等阁者是也。计僧死像成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佛法推之，则嵩也得非澄空之后身欤？出《集异记》。

释慧侃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曲阿人也，灵通幽显，世莫识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辄坐，劝人造像，唯作坐者。后往岭南，修禅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时，尝往扬都谒偁法师，偁异礼接之。将还山，偁请现神力。侃即从窗中出臂，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因语偁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大业元年，终于大归善寺。初侃终日，以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徒众好住。”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房中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锵然不散。出《法苑珠林》。

释道积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积，河安邑县人也。博通经教，洞明玄旨，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于普济寺创营大像百丈，功愿未

终而卒。耆艾请积继之，积受众勤请，广行缘化，槐檀十迁，而大像成就，道俗庆赖，感彻人天。初积受请之夕，梦二狮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寤叹曰：“兽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穷。冥运潜符，征效斯在。”即命工匠，图所梦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在蒲坂之阳，高爽华敞，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方下院，赫奕相临，园坱田蔬，周环俯就，佛事隆盛，咸积之功焉。出《法苑珠林》。

释法诚

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雍州万年县人，事沙门僧和为师。和亦乡族之所推奉，尝有人欲害和，夜诣门，见房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追悔。诚奉佩训勸，常诵《法华》，翘心奉行，朝夕不懈。梦感普贤，劝书大教。既悟，即入净行道。重衬工匠，令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凿山堙堑，列栋连甍，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烟虹，实奇观也。弘文馆学士张孝静者，善于书翰，诚乃请孝静写藏经，斋洁勤拳，大致感应，灵禽异兽，驯扰精庐。贞观十四年，忽谓侍者曰：“诸行无常，法缘有竭，九品往生，斯言验矣。吾今去世，汝无忧恼。”言毕，口光烛于楹，奄然而化。出《高僧传》。

卷第一百一十五 报应十四崇经像

张法义 王弘之 崔义起妻 襄阳老姥 普贤社

李洽 王乙 钳耳含光 席豫 裴休

牙将子

张法义

唐张法义，华州郑县人。年少贫野，不修礼度。贞观十一年，入华山伐树，见一僧坐岩穴中，法义就与语，晦冥不归。僧因设松柏末，以供食之，谓法义曰：“贫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见，因为说俗人多罪累，死皆恶道，志心忏悔，可以灭之。”乃令净浴，被僧衣，为忏悔，旦而别去。

十九年，法义病卒，埋于野外，贫无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苏，自推木出归家。家人惊愕，法义自说：初有两人来取，乘空行，至官府。入门，又巡巷南行十许里，左右皆有官曹，门闾相对，不可胜数。法义至一曹院，见官人遥责使者曰：“是华州张法义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义家狗恶，兼有祝师，祝师见打甚苦，袒衣而背青肿。”官曰：“稽限过多，各与杖二十。”言讫，杖亦毕，血流洒地。官曰：“将法义过录事。”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前案，簿盈一床。主典对法义前披检云：“其簿多先朱勾毕，有未勾者则录之。”曰：“贞观十一年，法义父使刈禾，法义反顾张目，私骂父，不孝，合杖八十。”始录一条，即见昔岩穴

中僧来。判官起迎，问何事，僧曰：“张法义是贫道弟子，其罪尽忏悔灭除讫，天曹案中已勾毕，今枉追来，不合死。”主典云：“经忏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张目骂父，虽蒙忏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当取案勘之，应有福利，仰判官。”令典将法义过王宫，殿宇宏壮，侍卫数十人，僧亦随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师当直来耶？”答曰：“未当次直。有弟子张法义被录来，此人宿罪，并贫道勾讫，未合死。”主典又以张目视父事过王，王曰：“张目忏悔，此不合免。然师为来请，可放七日。”法义白僧曰：“日既不多，后来恐不见师，请即往随师。”师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义固请随，僧因请王笔，书法义掌中作一字，又请王印印之，曰：“可急去还家，凭作福报，后来不见我，宜以掌印呈王，王自放汝也。”

法义乃辞出，僧令送出。至其家，内至黑，义不敢入。使者去之，遂活。觉在土中，甚轻薄，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僧修福，义掌中所印处，文不可识，然皆为疮，终莫能愈，至今尚存焉。出《法苑珠林》。

王弘之

唐王弘之，贞观中为沁州和川令。有女适博陵崔轨，于和川病卒。经数十日，其家忽于夜中闻崔语，初时倾家惊恐，其后乃以为常。云：“轨是女婿，虽不合于妻家立灵，然而苦无所依，但为置立也。”妻从其请，朝夕置食，不许置肉，唯要素食。恒劝礼佛，又具说地狱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杀生及不孝，自余之罪，盖亦小耳。”又云：“轨虽无罪，然大资福助，为轨数设斋供，并写《法华》《金刚》《观音》等经，各三两部，自兹已后，即不复来。”王家一依其言，写经设供。轨忽更来愧谢，因云：“今即取别。”举家哭而送之。轨有遗腹之子，已年四五六岁，轨云：“此子必有名官，愿善养育。”自此不复来矣。出《法苑珠林》。

崔义起妻

唐司元少常伯崔义起，妻萧氏，父文铿，少不食荤茹酒肉。萧氏以龙朔三年五月亡，其家为修初七斋。僧方食，其婢素玉忽云：“夫人来语某曰：‘生时闻佛经说地狱，今身当之，苦不可言。赖男女等与我追福，蒙放暂归。’即向诸僧忏悔，欲去又云：‘我至二十日更来，将素玉看受罪。’”即如期，素玉便昏绝，三日乃苏，云：“初随夫人到一大城中，有一别院，夫人所住，亦兼有汤镬铁床来至，夫人寻被烧煮，酷毒难说。其夫人父文铿忽乘云在空中呼曰：‘早放素玉回。’语素玉女曰：‘我女生时不受戒，故恣行贪嫉。汝归，令崔郎多造功德，为拔此厄。’又见一婆罗门僧从空中下，作梵语，教素玉念《金刚》《法华》《药师》经各一遍，令去。”既活，并不遗忘。有梵僧听之，云：“素玉所传，如同西国语，与中国异也。”出《报应记》。

襄阳老姥

唐神龙年中，襄阳将铸佛像，有一老姥至贫，营求助施，卒不能得。姥有一钱，则为女时母所赐也，宝之六十余年。及铸像时，姥持所有，因发重愿，投之炉中。及破炉出像，姥所施钱，著佛胸臆，因磨错去之。一夕，钱又如故，僧徒惊异，钱至今存焉。乃知至诚发心，必有诚应，姥心至诚，故诸佛感之，令后人生希有此事也。出《纪闻》。

普贤社

开元初，同州界有数百家，为东西普贤邑社，造普贤菩萨像，而每日设斋。东社邑家青衣，以斋日生子于其斋次，名之曰普贤。年至

十八，任为愚竖，厮役之事，盖所备尝，后因设斋之日，此竖忽推普贤身像而坐其处。邑老观者，咸用怒焉，既加诟骂，又苦鞭撻。普贤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见真普贤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于是忽变其质为普贤菩萨身，身黄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飞去，放大光明，天花采云，五色相映，于是遂灭。邑老方悟贤圣，大用惊惭。其西社为普贤邑斋者，僧徒方集，忽有妇人，怀妊垂产，云：“见欲生子。”因入菩萨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产一男子，于座之前，既初产生，甚为污秽，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诟辱。忽失妇人所在，男变为普贤菩萨，光明照烛，相好端丽。其所污秽，皆成香花，于是乘象腾空，稍稍而灭。诸父老自恨愚暗，不识普贤，刺眇其目者十余人。由是言之，菩萨变现，岂凡人能识？出《记闻》。

李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饌，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邬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入，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羨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出《广异记》。

王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舡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泊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酺。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刀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斫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出《广异记》。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

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入，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罚。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

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阁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出《广异记》。

席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撻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盘中摇动不息，豫辇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绢，为羊铸佛。半日许，豫暴卒，随吏见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出《广异记》。

裴休

唐开成元年，宰相裴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间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文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中，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闻于中朝。其子弟请迎之，彼国不允而止。出《北梦琐言》。

牙将子

唐东蜀大圣院有木像，制度瑰异，耆老相传云：顷自荆湘溯流而上，历归、峡等郡，郡人具舟揖取之，千夫牵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请，应声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构大圣院安置之。东川有牙将者，其子常暗，忽一日画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兹业病，闻大圣院神通，欲舍身出家，依止供养，冀消除罪根耳。”父许之，由是虔洁焚修，夙夜无怠。经数载，倏尔能言，抗音清辩，超于群辈。复有跛童子者，睹兹奇异，发愿于大圣院终身苦行，忏悔求福。未逾期岁，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骤无碍。事悉具本院碑，殿有东庑，见有暗僧跛童子二画像并存焉。出《报应录》。

卷第一百一十六 报应十五崇经像

谢晦 尼智通 王袭之 周宗 沈僧复

僧道志 唐文伯 崔平业 王镇恶 郭祖深

卫元宗 姜胜生 傅奕 并州人 薛孤训

嵩州县令 丁零 唐武宗 王义逸 赘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义孚 开照寺盗 僧绍明

潼江军

谢晦

宋尚书谢晦为荆州刺史，谓塔寺不宜在人间，当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门，遣队士八十，持刀斧，毁坏浮图，尊像纵横，瓦木倾坠。俄而云雾暗天，风尘勃起，晦冥即怖走，队人惊散，莫知所以。晦等夜梦，咸见沙门，飞腾空中，光明显赫。又见二人，形悉丈余，容姿甚伟，厉声嗔曰：“所行反道，寻当自知！”其后队人满身著癞疾，经时而死。余人并犯法就终，谢晦连年患瘡病，后因谋叛，合家被诛，皆非命而卒。出《辨正论》。

尼智通

宋尼智通，京师简静尼也，年貌殊少，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甫妾，生一男，年七岁，家甚贫穷，无以为衣。智通为尼时，有数卷素《无量寿》《法华》等经，悉练搗之，以衣其儿。居一年而得病，恍惚惊悸，肌体坏烂，状若火疮，有细白虫，日去升余，惨痛烦毒，昼夜号叫。常闻空中语云：“坏经为衣，得此报也。”旬余而死。出《冥祥记》。

王袭之

宋吴兴太守琅琊王袭之，有学问，爱老庄而不信佛，唯事宰杀。初为晋西省郎中，性好宾客，于内省前养一双鹅，甚爱玩之。夜忽梦鹅口衔一卷经，可十纸许，取看皆说罪福之事，明旦果见，乃是佛经。因是不敢宰杀，笃信过人。出《辨正论》。

周宗

周宗者，广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随到彦之北伐。王师失利，与同邑六人逃窜。间行于彭城北，遇一空寺，无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为相，因共窃取之，乃出村贷食。其一人羸病，等辈皆轻之，独不得分与。既而各还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继病癰而死。不得分者独获免。出《冥祥记》。

沈僧复

宋吴兴沈僧复，大明末，本土饥荒，逐食至山阳。昼入村野乞食，夜还寄寓寺舍左右。时山阳诸小形铜像甚众，僧复与其乡里数人，积渐窃取，遂囊筐数四悉满，复因将还家，共铸为钱。事既发觉，执送出都，入舡便云：“见人以火烧之。”昼夜叫呼，自称楚毒不

可忍，未及刑坐而死，举体皆拆裂，状如火烧。吴郡朱亨，亲识僧复，具见其事。出《冥祥记》。

僧道志

宋沙门僧道志者，北多宝僧也。尝为众僧令知殿塔，自窃幡盖等宝饰，所取甚众。后遂偷像眉间珠相，既而开穿垣壁，若外盗者，故僧众不能觉也。积旬余而得病，便见异人，以戈矛刺之，时来时去，辄惊叫，应声流血。初犹日中一两如此，其后病甚，刺者稍数，疮痍变遍体，呻呼不能声。同寺僧众，颇疑其有罪，欲为忏悔。始问，犹讳而不言。将尽二三日，乃具自陈列，泣涕求救曰：“吾愚悖不通，谓无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婴刀镬，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无复余物，唯衣被毡履，或足充一会。”并频请愿，具为忏悔者。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属姬人，不可复得；一以质钱，在陈昭家，令赎取。道志既死，诸僧合集，赎得相珠，并设斋忏。初工人复相珠时，展转回趣，终不安合，众僧复为礼拜烧香，乃得著焉。年余，而同学等于昏夜间，闻空中有语，详听即道志声也。自说云：“自死已来，备婴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赖蒙众僧哀怜救护，赎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时有间息，感恩无已，故暂来称谢。”言此而已，闻其语时，腥腐臭气，苦痛难过。言终久之，乃稍歇。出《冥祥记》。

唐文伯

宋唐文伯，东海赣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资都尽。村中有寺，经过人或以钱上佛，弟屡窃取。后病癰，卜者云：“崇由盗佛钱。”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儿致此！吾当试更虏夺，若复能病，可也。”前县令何欣之妇，上织成宝盖带四枚，乃盗取为腰带。不百

日，复得恶病。发疮之始，起腰带处。出《冥祥记》。

崔平业

梁人崔平业者，善弓马，为武士监军。一生以偷佛镕铜为业，卖铜以供酒肉，心无惭惧。年五十，妻子兄弟并死，业一身忽病目障，饥寒并至，饿死。出《辨正论》。

王镇恶

梁人进士王镇恶，有学问而无善心，出言多所非毁，亦为时人所嫌。轻慢佛法，见僧必侮谑。后以教学为业，时有鹿溪寺僧法满寄铜钟一口于其学内，未取之间，镇恶盗以铸钱。后与僧法满对誓，经年重病，而舌弯缩，口不得言。既知负誓，乃舍资铸钟赎罪。至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郭祖深

梁人郭祖深，上梁武一十八条事，请废郭内小寺及无业僧尼，梁武不纳。后梦见神唾之，遂病癰，虽悔不差。出《辨正论》。

卫元宗

卫元宗毁法之后，身著热风，委顿而死。出《辨正论》。

姜胜生

冀州故观城人姜胜生，唐武德末年，忽遇恶疾，遂入蒙山医疗，积年不损。后始还家，身体疮烂，手足指落。夜眠，忽梦见一白石像，可长三尺许，谓之曰：“但为我续手，令尔即差。”至旦，忽忆于武德初年，在黍地里打雀，于故村佛室中，取《维摩经》裂破，用系杖头吓雀。有人见者云：“盗裂经大罪。”胜生反更恶骂，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落，梦中所见，宛然旧像。遂往佛前，头面作礼，尽心悔过。顾匠续其像手，造经四十卷，营一精舍。一年之内，病得痊，乡人号为圣像。出《冥报记》。

傅奕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中，尝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轻僧尼，至以石像为砖瓦之用。贞观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颐并为太史令。颐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颐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颐因问曰：“先所负钱，当付谁人？”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问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日夜，少府监冯长命又梦已在一处，多见先亡人，长命问：“经文说罪福之报，未知审定有否？”答曰：“皆悉有之。”又问：“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报？”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配越州为泥犁矣。”出《地狱苦记》。

并州人

并州有人解画，曾陷北虏，突厥可汗遣画佛像。此人时偷彩色，恐被搜获，纸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数升。此人后为僧，唐贞观中，于山东住寺，渐渐患鼻。二三年，后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脓血狼藉，酸疼不已。后请僧灵顓忏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灵顓尝住慈恩

寺，说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孤训

唐贞观二十年，征龟兹。有薛孤训者，为行军仓曹。军及屠龟兹后，乃于精舍剥佛面金，旬日之间，眉毛尽落。还至伊州，乃于佛前悔过，以所得金皆为造功德。未几，眉毛复生。出《冥祥记》。

嵩州县令

唐贞观中，有人任嵩州一县令，往高昌，于寺得一真珠像。至京师，诸大寺欲与千贯钱买之，不肯，遂毁破，卖得一千三百贯。后月余患肿，寤寐之间，见一僧云：“何因毁坏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长尺余，苦痛呻吟，数日而死。德安县令薛逵备知此事。出《冥祥记》。

丁零

相州邺城中，有丈六铜立像一躯。贼丁零者，志性凶悖，无有信心，乃弯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虽加莹饰，血痕犹在。又选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铸为铜，拟充器用。乃口发大声，响烈雷震，力士亡魂丧胆，人皆仆地，迷闷宛转，怖不能起。由是贼侣惭惶，归信者众。丁零后时著疾，被诛乃死。出《宣验记》。

唐武宗

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

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目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月，帝果晏驾。帝英毅有断，勤于庶政，至如迎贵主以破羌族，复内地而歼狡穴，武功震耀，肃宪之次也。然金人之教，不可厚诬，则秦时焚书坑儒，后华山中有告祖龙之死者，事不谬矣。出《传神录》。

王义逸

唐会昌中，有王义逸者，护凤翔军。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遂大营市邸，并治其第，为岐下之甲焉。居三年，一日有小吏入告，有不便事，且泣曰：“某适方就室假寐，有紫衣人招入一朱户，则类将军之第也。见丝竹绮罗，宾客列坐满堂，独无将军。紫衣人指阶下一径曰：‘此路可见公主人。’因北趋，见荆棘满地，其路才可容人。步至低屋，排户而入，见将军卧于床上，系其手足。有人持火至，方熬其发，因出涕言曰：‘吾不幸，生好贾贩僧寺材础，以贪其利，今系于此，后三日当死。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既而焰炽，不能尽言。”义逸怒而叱之。明日，果脑发痛，三日而卒。出《传记附录》。

赘肉

释氏因果，时有报应。近岁有一男子，既贫且贱，于上吻忽生一片赘肉，如展两手许大，下覆其口，形状丑异，殆不可言。其人每饥渴，则揭赘肉以就饮啜，颇甚苦楚。或问其所因，则曰：“少年无

赖，曾在军伍，常于佛寺安下，同火共刳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间可置之，不数日婴疾，遂生此赘肉焉。”出《玉堂闲话》。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缙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锤鋏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闾阖。如是经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锤鋏，俨然坐于其间，既已干枯矣。出《玉堂闲话》。

明相寺

凤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数尊，皆饰以金焉。乱罹之后，有贫民刮金，鬻而自给，迨至时宁，金彩已尽。于是遍身生癣，痒不可忍，常须以物自刮，皮尽至肉，肉尽至骨而死焉。毁佛之咎，昭报如此。出《冥祥记》。

僧义孚

僧义孚，青社人，解琴，寓于江陵龙兴寺。行止诡譎，府主优容之，俾赍钱帛，诣西川写藏经。或有人偷窃社户所造藏经出货，义孚以廉价赎之，其羡财遂为所有。一旦发觉，卖经者毙于枯木下。此僧虽免罪，未久得疾，两唇反引，有似驴口，其热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见，苦楚备极而死。同寺有数辈，贩鬻经像，惧而舍财，修功德，以孚为鉴戒。出《冥报记》。

开照寺盗

伪蜀金堂县三学山开照寺，夜群寇入寺，劫掠缁徒罄尽。寺元有释迦藕丝袈裟，为千载之异物也，贼曹分取，与其妻拆而易之。夫妻当时，手指节节堕落，须鬓俱坠。寻事败，戮于市。出《儆戒录》。

僧绍明

伪蜀大慈寺赐紫慈昭大师绍明，主持文殊阁，常教化钱物，称供养菩萨圣像。积有星岁，所获太半入己。后染病，恒见火烧顶至足，周而复始，不胜其苦。悔过忏悔，唱施衣，竟不获免。出《儆戒录》。

潼江军

伪蜀潼江，起军攻取阆州，兵火烧劫，闾里荡尽。佛寺有一大钟在地，有一卒运大石击钟，令碎而鬻之。钟破裂流迸，正中卒胫，双折而死。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七 报应十六阴德

孙叔敖 崔敬嗣 裴度 刘轲 刘弘敬

萧仿 孙泰 李质 范明府 程彦宾

孙叔敖

楚孙叔敖为儿，出游还，忧而不食。母问其故，泣曰：“见两头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敖闻见两头蛇者死，恐后人又见，杀而埋之矣。”母曰：“无忧矣！闻有阴德，天报之福。”出《贾子》。

崔敬嗣

唐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无礼。敬嗣独申礼敬，供给丰赡，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知误。访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后官至显达，其孙即光远也。出《谭宾录》。

裴度

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工在洛中，大为搢绅所神。公特造之，问命，相工

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若不至贵，即当饿死。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为君细看。”公然之。他日出游香山寺，徘徊于廊庑间，忽见一素衣妇人，致缙褶于僧伽栏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缙褶在旧处，知其遗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妇人再至，日暮竟不至，度挈归逆旅。诘旦，复携往，寺门始辟，睹昨日妇人，疾趋而至，恸声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问之，妇人曰：“阿父无罪被系，昨贵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赂津要，不幸失去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笑而遣之。寻诣昔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惊叹曰：“此必有阴德及物，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度因以前事告之。度果位极人臣。出《摭言》。

刘轲

唐侍御刘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书，欲学轻举之道。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被僧服，故释名海纳。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庐岳东林寺，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于此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瘞于牖下，而尸骸局促。死者从真，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缙属，果然。刘解所著之衣，覆其骸骨，具棺改窆于虎溪之上。是夜梦书生来谢，将三鸡子，劝轲立食之，轲嚼一而吞其二焉。后乃精于儒学，而善属文章，因策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自为传记，吏部侍郎韩愈素知焉，曰：“待余余暇，当为一文赞焉。”愈左迁，其文不就也。出《云溪友议》。

刘弘敬

唐彭城刘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间，资财数百万，常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虽富，利人之财不及怨，施人之惠不望报。长庆初，有善相人，于寿春道逢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馆而讯焉，曰：“君财甚丰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将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寿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虽不寿，而德且厚，至于度量尤宽，且告后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犹享爵禄，而况于寿乎，勉而图之，吾三载当复此来。”言讫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为身后之计。

有女将适，抵维扬，求女奴资行，用钱八十万，得四人焉。内一人方兰荪者，有殊色，而风骨姿态，殊不类贱流，元溥诘其情，久而乃对曰：“贱妾死罪，无复敢言。”主君既深诘之，何敢潜隐？某代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吴寇跋扈，因缘姓与国同，疑为近属，身委锋刃，家仍没官，以此湮沉，无处告诉。其诸骨肉，寇平之后，悉被官军收勅为俘，不可复知矣。贱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虽新不加于首，冠虽旧不践于地。虽家族丧亡，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犹能发愤，况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冤，是为神明之诛焉。”因问其亲戚，知其外氏刘也。遂焚其券，收为甥，以家财五十万，先其女而嫁之。

长庆二年，春三月辛卯，兰荪既归，元溥梦见一人，被青衣乘简，望尘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则兰荪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报之，某闻阴德所以动天地也，今君寿限将尽，余当为君请于上帝，故奉告。”言讫乃去。后三日，元溥复梦兰荪之父立于庭，紫衣象简，侍卫甚严，前谢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请君于帝，帝许我延君寿二十五载，而富及三代，子孙无复后祸。其所残害吾家者，悉获案理之，存者祸身，没者子孙受衅，帝又悯余之冤，署以重职，获主山川

于淮海之间。”因呜咽再拜而去。诘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

后三年，果相者复至，迎而贺元溥曰：“君寿延矣！且君自眉至发而视之。”元溥侧冠露额，曰：“噫，有阴德上动于天者。自今后二十五载，庆及三代。”元溥始以兰荪之父为告，相者曰：“昔韩子阴存赵氏，太史公以韩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阴德故也。况兰荪之家无后矣，兰荪之身贱隶矣，如是而能不顾多财之与殊色，而恤其孤，岂不谓阴德之厚哉！”出《阴德传》。

萧仿

唐丞相兰陵公萧仿，清誉俭德，时所推伏。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凑，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僖宗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载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为上相，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才俊，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等焉。议者曰：高位重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钓渭之年一纪。则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出《唐阙史》。

孙泰

唐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者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磨洗，即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吴

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倚舟墅前，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姬，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姬曰：“老妇尝迨事舅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恍然久之，因给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出《摭言》。

李质

唐咸通中，吉州牙将李质，得疾将死，忽梦入冥。见主吏曰：“尝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执簿书，以取上命。久之，出谓质曰：“事毕矣。”遂命使者领送还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质潜志其事，自是疾渐平愈，后果十四年而终。出《报应录》。

范明府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颇晓术数。选授江南一县宰，自课其命云：“来年秋，禄寿俱尽。”将出京，又访于日者，日者曰：“子来年七月数尽，胡为远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资遣耳。”及之任，买得一婢子，因诘其姓氏，婢子曰：“姓张，父尝为某堰官，兵寇之乱，略卖至此。”范惊起，问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谓其妻曰：“某女不忧不嫁，悉以女妆奁，择邑客谨善者配之。”秩满归京，日者大骇曰：“子前何相诘之甚！算子禄寿俱尽，今乃无恙，非甲子差缪，即当有阴德为报耳！”范曰：“俱无之。”日者诘问不已，范以嫁女仆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寿，未可量也。”后历官数任而终。出《报应录》。

程彦宾

伪蜀罗城使程彦宾，临淄人也。攻取遂宁，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获处女三人，蔚有姿容，彦宾以别室处之。浹旬间，父母持金请赎，公还金归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谢曰：“愿公早建旌节。”彦宾笑而答曰：“吾所愿寿终时无病耳。”后年逾耳顺，果无疾而终。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一十八 报应十七异类

汉武帝 东方朔 毛宝 孔愉 宗叔林

桓邈 刘枢 蔡喜夫 刘沼 刘之亨

严泰 程灵铄 韦丹 熊慎 王行思

陈弘泰

汉武帝

昆明池，汉武帝凿之，习水战。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游戏于池，见大鱼衔索，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钩而放之，帝后得明珠。出《三秦记》。

东方朔

汉武帝宴于未央，方啖黍臠，忽闻人语云：“老臣冒死自诉。”不见其形。寻觅良久，梁上见一老翁，长八九寸，面目赭皱，须发皓白，拄杖僂步，笃老之极。帝问曰：“叟姓字何？居在何处？何所病苦，而来诉朕？”翁缘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头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帝骇愕，不知何等，乃曰：“东方朔必识之。”于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

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

幸瓠子河，闻水底有弦歌声，前梁上翁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纓佩甚鲜，皆长八九寸。有一人长尺余，凌波而出，衣不沾濡。或有挟乐器者，帝方食，为之辍膳，命列坐于食案前。帝问曰：“闻水底奏乐，为是君耶？”老翁对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息斧斤，得全其居，不胜欢喜。故私相庆乐耳。”帝曰：“可得奏乐否？”曰：“故赍乐来，安敢不奏？”其最长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愿天子兮寿万春。”歌声小大，无异于人，清彻绕越梁栋。又二人鸣管抚节，调契声谐。帝欢悦，举觞并劝曰：“不德不足当雅贐。”老翁等并起拜受爵，各饮数升不醉，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问曰：“朕暗无以识此物。”曰：“东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异见贻。”老翁顾命取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渊底，倏忽还到，得一大珠，径数寸，明耀绝世，帝甚爱玩。翁等忽然而隐，帝问朔：“紫螺壳中何物？”朔曰：“是蛟龙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孕，产之必易。”会后宫产难者，试之，殊有神效。帝以脂涂面，便悦泽。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数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叹此事，又服朔之奇识。出《幽明录》。

毛宝

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于武昌市买得一白龟，长四五寸，置瓮中养之，渐大，放江中。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所养人被甲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须臾视之，乃是先放白龟，既得至岸，回顾而去。出《幽明录》。

孔愉

孔愉尝至吴兴余不亭，见人笼龟于路，愉买而放之。至水，反顾视愉。及封此亭侯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灵德感应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出《会稽先贤传》。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龟，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膳。”其夜梦十丈夫，皂衣裤褶，扣头求哀。明夜，复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梦隼》。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梦隼》。

刘枢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刘枢，字正一，自江陵归鄂下，宿上明洲。时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来，要见正一。”枢引首望之，于岸下见二人，各长五尺余，容貌华饰皆白服，便出与语。乃语枢曰：“久欲奉谒，今会良时。”枢曰：“卿自鄂下来，有何相谓？”一人曰：“闻君儒者也，故修谒耳。”遂与同宴。夜阑，二人俱醉，于饮处便卧。枢甚异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寝，欲唤，因举被，见二鱼各长五六尺，眼虽动而甚困矣，不敢杀，乃舁致江中。是夕，枢梦二人衣白衣，各执

一珠，放柩卧前，不语而去。及晓，枕前二珠各径寸，乃是双白鱼也。出《三吴记》。

蔡喜夫

宋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也。出《异苑》。

刘沼

秣陵令中山刘沼，梁天监三年，为建康监。与门生作食次，灶里得一龟，长尺许，在灰中，了不以燔炙为弊，刘为设斋会，放之于娄湖，刘俄迁秣陵令。出《续异记》。

刘之亨

梁刘之亨仕南郡，尝梦二人姓李，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遗生鲤两头，之亨曰：“必梦中所感。”乃放之。其夕梦二人谢恩云：“当令君延一算。”出《渚宫旧事》。

严泰

陈宣帝时，扬州人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五千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有乌衣五十人，扣泰门，谓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千，可领之，缙皆濡湿。”父

母虽受钱，怪其无由。及泰归问，乃说赎龟之异。因以其居为寺，里人号曰“严法寺”。出《独异志》。

程灵铄

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蛟蜃之蜃也。常为吕湖蜃所斗。湖之近村有程灵铄者，卓越不羁，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道士，告之曰：“吾甚为吕湖蜃所厄，明日又来，君能助吾，必厚报。”灵铄遂问：“何以自别？”道人曰：“束白练者吾也。”既异之，明日与村人少年，鼓噪于湖边。须臾，波涛涌激，声若雷霆，见二牛相驰，其一甚困，而腹肚皆白。灵铄弯弓射之，正中后蜃，俄而水变为血，不知所之，其伤蜃遂归吕湖，未到而毙，后人名其死处为蜃滩。吕湖亦从此渐涨塞，今才余寻丈之广。居岁余，灵铄偶出，有一道人诣其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无以报之，今贫窶到此，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上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贵矣，寻而灵铄还。”母语之，灵铄驰求之，了无所见。遂迁葬于其所，后侯景作乱，率郡乡万余众，保据新安。遂随陈武帝平贼，累有奇功，军中谓之程虎。及陈武受梁禅，灵铄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如汉之萧张焉，后官止丹阳尹。按灵铄宅湖东二里，宅南有楮树，其大数十围，树有灵。今村人数有祈祷，其祝辞号为“千年树”。其墓在湖西北黄牢山下，故检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后也。出《歙州图经》。

韦丹

唐江西观察史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鼃，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惘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

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裤，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

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濬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竈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

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

卒。

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违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于蠕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出《河东记》。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贩鱼为业，尝载鱼宿于江浒。闻船内千百念佛声，惊而察之，乃船中诸鱼也。遂叹异而悉取放之，不复以渔为业。后鬻薪于石头，穷苦至甚。尝暮宿于江上，忽见沙中光焰高尺余，就掘之，得黄金数斤。明日，赍诣都市货之。市人云：“此所谓紫磨金也。”酬缗数十万，熊氏由此殖产巨富，子孙于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行思

伪蜀渠阳邻山，有富民王行思，尝养一马，甚爱之，刍粟喂饲，倍于他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涨，舟子先渡马，回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风起船覆，其马自岸奔入骇浪，接其主。苍茫之间，遽免沉溺。出《儆诫录》。

陈弘泰

伪蜀广都县百姓陈弘泰者，家富于财。尝有人假贷钱一万，弘泰征之甚急。人曰：“请无虑，吾先养虾蟆万余头，货之，足以奉

偿。”泰闻之恻然，已其债，仍别与钱十千，令悉放虾蟆于江中。经月余，泰因夜归，马惊不进，前有物光明，视之，乃金虾蟆也。出《儆诚录》。

卷第一百一十九 报应十八冤报

杜伯 公孙圣一作胜 燕臣庄子仪 游敦 王宏

宋皇后 徐光 王陵 夏侯玄 金玄

经旷 万默 鞠俭 太乐伎 邓琬

孔基 昙摩忏 支法存 张超 袁粲幼子

庾宏奴 魏辉雋 真子融

杜伯

杜伯名曰恒，入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鸠，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鸠诉之宣王曰：“窃与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与司空锜杀杜伯，其友左儒九谏而王不听。杜伯既死，为人见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语告，祝曰：“始杀杜伯，谁与王谋之？”王曰：“司空锜也。”祝曰：“何以不杀锜以谢之？”宣王乃杀锜，使祝以谢之。伯犹为人而至，言其无罪。司空锜又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为我谋而杀人，吾杀者又皆为人而见诉，奈何？”皇甫曰：“杀祝以谢，可也。”宣王乃杀祝以兼谢焉，又无益，皆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为罪而杀臣也？”后三年，宣王游圃田，从人满野。日中，见杜伯乘白马素车，司空锜为左，祝为右，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彤矢，射王中心，

折脊，伏于弓衣而死。出《还冤记》。

公孙圣

吴王夫差，杀其臣公孙圣而不以罪。后越伐吴，王败走，谓太宰嚭曰：“吾前杀公孙圣，投于胥山之下，今道由之。吾上畏苍天，下惭于地，吾举足而不能进，心不忍往。子试唱于前，若圣犹在，当有应声。”嚭乃登余杭之山，呼之曰：“公孙圣！”圣即从上应曰：“在。”三呼而三应。吴王大惧，仰天叹曰：“苍天乎，寡人岂可复归乎！”吴王遂死不返。出《还冤记》。

燕臣庄子仪

燕臣庄子仪，无罪而简公杀之，子仪曰：“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当使君见之。”明年，简公将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男女观之。子仪起于道左，荷朱杖击公，公死于车上。出《还冤记》。

游敦

游敦，字幼齐，汉世为羽林中郎将。先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遂诬敦杀之。敦死月余，轸病，目睛遂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于是遂死。出《还冤记》。

王宏

汉王宏，字长文，为扶风太守，与司徒王允俱为李傕等所害。宏

素与司隶校尉胡仲不相能，仲因就狱竟其事，宏临死叹曰：“胡仲小子，勿乐人之祸，祸必及汝。”仲后病，头不得举，眼若睡，见宏来，以大杖击之，数日死。出《还冤记》。

宋皇后

汉灵帝宋皇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众共譖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渤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怒，乃与大中大夫程何，共诬后执左道咒诅。灵帝信之，收后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俱被诛。诸常侍大小黄门在省署者，皆怜宋氏无罪。帝后梦见桓帝曰：“宋皇后何罪过？而听用邪嬖，使绝其命。昔渤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后及悝，皆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惧，以事问羽林左监许永：“此为何祥？其可禳乎？”永对以宋后及渤海无辜之状，并请改葬，以安冤魂，还宋家之徙，复渤海之封，以消灾咎。帝弗能用，寻亦崩焉。出《还冤记》。

徐光

徐光在吴，常行术市里间。种梨橘枣栗，立得食，而市肆卖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验，常过大将军孙綝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闻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綝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车为之倾。因顾见徐光在松柏树上，附手指挥，嗤笑之。綝问侍从，无见者。綝恶之，俄而景帝诛綝。出《还冤记》。

王陵

司马宣王功业日隆，又诛魏大将军曹爽，篡夺之迹稍彰。王陵时为扬州刺史，以魏帝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年长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董莘，以陵阴谋告宣王。宣王自将中军讨陵，卒至，陵自知势穷，乃单舸出迎。宣王遂送陵还京师，至项城，过贾逵庙侧，陵呼曰：“贾梁道，吾固尽心于魏之社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饮药酒死，三族皆诛。其年，宣帝有病，白日见逵来，并陵为祟，因呼陵字曰：“彦云缓我！”宣王身亦有打处，少时遂卒。出《还冤记》。

夏侯玄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当时才望，为司马景王所忌而杀之。玄宗族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置其旁，悉敛果肉食物以纳头，既而还自安颈而言曰：“吾得诉于上帝矣，司马子元无嗣也。”既而景王薨，遂无子。文王封次子攸为齐王，继景王后。攸薨，攸子罔嗣立，又被杀。及永嘉之乱，有巫见宣王泣云：“我国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诉冤得申故也。”出《还冤记》。

金玄

晋明帝杀力士金玄，谓持刀者曰：“我头多筋，斫之必令即断，吾将报汝。”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数疮，然后绝。后见玄绛冠朱服，赤弓彤矢，射持刀者，呼云：“金玄缓我！”少时而死。出《还冤记》。

经旷

河间国兵张粗、经旷，二人相与谐善。晋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

共升钟岭，坐于山椒。粗酒酣失性，拔刀斩旷。旷托梦于母，自说为粗所杀，尸在涧间，脱裳覆腹，寻觅之时，必难可得，当令裳飞起此处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粗知事露，将谋叛逸，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遂不得去。母遂报官，粗伏辜。出《还冤记》。

万默

晋山阴县令石密，先经为御史，枉奏杀句容令万默。密寻白日见默来，杀密死。出《还冤记》。

鞠俭

前凉张天锡元年，西域校尉张颀杀鞠俭。俭临死，具言取之。后颀后见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颀便倒地不起。左右见俭在旁，遂暴卒。出《还冤记》。

太乐伎

宋元嘉中，李龙等夜行掠劫。于时丹阳陶继之为秣陵县令，令人密寻捕，遂擒龙等，引入是太乐伎。劫发之夜，此伎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声。陶不详审，为作款引，随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宾客，并相明证。陶知枉滥，但以文书已行，不欲自为通塞，并诸劫十人，于郡门斩之。此伎声价艺态，又殊辨慧，将死之日曰：“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枉见杀害。若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因弹琵琶，歌数曲而就死。众知其枉，莫不陨泣。经月余，陶遂梦伎来至案前云：“昔枉见杀，实所不忿，诉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惊寤，俄而倒，状若风癫，良久苏醒。有时而发，发即夭矫，头乃著背，四日而

亡。亡后家便贫瘁，二儿早死，余有一孙，穷寒路次。出《还冤记》。

邓琬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邓琬，立刺史晋安王子勋为帝，作乱。初南郡太守张悦得罪，^玟归扬都，及湓口，琬赦之，以为冠军将军，共纲纪军事。袁顓既败，张悦惧诛，乃称暴疾，伏甲而召邓琬。既至，谓之曰：“卿首唱此祸，今事急矣，计将安出？”琬曰：“斩晋安王以待王师，或可以免。”悦怒曰：“卿始此祸，而欲卖罪少帝乎？”命斩于床前，并杀其子，以琬头降。至五年，悦卧疾，见琬为厉，遂死。出《还冤记》。

孔基

会稽孔基勤学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从基为师。而敞子并凶狠，趋向不轨，基屡言于敞，此儿常有忿志。敞寻丧亡，服制既除，基以宿旧，乃赍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犹怀宿怨，潜遣奴路侧杀基。奴还未至，乃见基来，张目攘袂，厉声言曰：“奸丑小竖，人面兽心。吾蒙顾存昔，敦旧平生，有何怨恶，候道见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当断汝家种。”从此之后，数日见形孔氏。无几，大儿向厕，忽便绝倒，络绎往看，已毙于地。次者寻复病疽而死，卒致兄弟无后。出《还冤记》。

昙摩忏

沮渠蒙逊时，沙门昙摩忏者，博达多识，为蒙逊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顺拜蒙逊为凉王，乃求昙摩忏，蒙逊怯而不与。昙摩忏意欲入

魏，屡从蒙逊请行，蒙逊怒杀之。既而左右当白日中，见昙摩忏以剑击蒙逊，因以疾而死。出《还冤记》。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髡髻，百种形象，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劭之比至扬都，又死焉。出《还冤记》。

张超

高平金乡张超，先与同县翟愿不和。愿以宋元嘉中，为方舆令，忽为人所杀。咸疑是超。超后除金乡县令，解职还家，入山伐材。翟兄子铜乌，执弓持矢，并赍酒礼，就山馈之。斟酌已毕，铜乌曰：“明府昔害我叔，无缘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乃死。铜乌其夜见超云：“我不杀汝叔，横见残害。今已上诉，故来相报。”引刀刺之，吐血而死。出《还冤记》。

袁粲幼子

齐高祖欲禅，宋尚书令袁粲举兵不从，被害。其幼子，乳母潜将投粲门生狄灵庆，灵庆杀之。经年，忽见儿骑狗戏如常，后复有一狗，走入灵庆家。遇灵庆，便噬杀之，其妻子并死于狗。出《古今记》。

庾宏奴

庾宏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无患者，载米饷家。未达三里，遭劫被杀。尸流泊查口村，时岸傍有文欣者，母病。医云：“须得髑髅屑服之，即差。”欣重赏募索。有邻妇杨氏见无患尸，因断头与欣。欣烧之，欲去皮肉，经三日夜不焦，眼角张转。欣虽异之，犹惜不弃，因刮耳颊骨，与母服之。即觉骨停喉中，经七日而卒。寻而杨氏得疾，通身洪肿，形如牛马，见无患头来骂云：“善恶之报，其能免乎？”杨氏以语儿，言终而卒。出《幽明录》。

魏辉雋

北齐阳翟太守张善，苛酷贪叨，恶声流布。兰台遣御史魏辉雋，就郡治之，赃贿狼籍，罪当合死。善于狱中，使人通诉，反诬辉雋为纳民财，枉见推缚。文宣帝大怒，以为法司阿曲，必须穷正，令尚书令左丞卢斐复验之。斐遂希旨，成辉雋罪状，奏报，于州斩决。辉雋遗语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见，今日之事，可复如之。当办纸百番，笔二管，墨一锭，以随吾尸，若有灵祇，必望报卢。”令史哀悼，为之殡敛，并备纸笔。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头，未旬日而死。才两月，卢斐坐讞^驳魏史，为魏收奏，文宣帝鸩杀之。出《还冤记》。

真子融

真子融，北齐世尝为并州关收租使，脏货甚，为人所纠。齐主欲以行法。意在穷治，乃付并州城局参军崔法瑗，与中书舍人蔡晖，共拷其狱。然子融罪皆在赦前，法瑗等观望上意，抑为赦后。子融临刑

之际，怨诉百端，既不得理，乃曰：“若使此等平直，是无天道。”后十五日，法瑗无病死。经一年许，蔡晖患病，肌肉烂堕都尽，苦楚日加，方死。出《还冤记》。

卷第一百二十 报应十九冤报

梁武帝 张裨 羊道生 释僧越 江陵士大夫

徐铤白 萧续 乐盖卿 康季孙 张绚

杨思达 弘氏 朱贞 北齐文宣帝

梁武帝 韦戴 隋庶人勇 京兆狱卒 邛人

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以取其位，诛杀甚众。东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后景乱梁，破建业，武帝禁而饿终，简文幽而压死，诛梁子弟，略无子遗。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出《朝野金载》。

张裨

下邳张裨者，家世冠族，末叶衰微。有孙女，殊有姿貌，邻人欲聘为妾，裨以旧门之后而不许。邻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烧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后还，亦知情状，而畏邻人之势，又贪其财而不言，嫁女与之。后经一年，邦梦见裨曰：“汝为儿子，逆天不孝，弃亲就怨，潜同凶党。”便捉邦头，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两宿，呕血而死。邦死日，邻人又见裨排门户直入，张目攘袂曰：“君恃势纵

恶，酷暴之甚，枉见杀害。我已上诉，事获申雪，却后数日，令君知之。”邻人得病，寻亦陨歿。出《还冤记》。

羊道生

梁太山羊道生，为邵陵王中兵参军。其兄海珍，任涪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临别，兄于近路设顿，祖送道生。道生见缚一人于树，就视，乃故旧部曲也。见道生涕泣哀诉云：“涪州欲赐杀，乞求救济。”道生问：“汝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便曰：“此最可忿。”即下马，以佩刀割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须臾海珍来，又嘱兄决斩。道生良久，方觉眼睛在喉内，噎不下。索酒咽之，顿尽数杯，终不能去。转觉胀塞，遂不成咽而别。在路数日死，当时莫不以为有天道焉。出《还冤记》。

释僧越

梁东徐州刺史张皋，仆射永之孙也。尝因败入北，有一土民，与皋盟誓，将送还南。土民遂即出家，法名僧越，皋供养之。及在东徐，且随至任，恃其勋旧，颇以言语忤皋。皋怒，遣两门生，夜往杀之。尔后忽梦见僧越，云：“来报怨。”少时出射，而箭栝伤指，才可见血，不以为事。后因破梨，梨汁浸渍，乃加脓烂。停十许日，膊上无故复生一疮，脓血与指相通，月余而死。出《还冤记》。

江陵士大夫

江陵陷时，有关内人梁元晖，俘获一士大夫，姓刘。此人先遭侯景丧乱，失其家口，唯余小男，始数岁，躬自担负。又值雪泥，不能前进。梁元晖监领入关，逼令弃儿。刘甚爱惜，以死为请。遂强夺

取，掷之雪中，杖捶交下，驱蹙使去。刘乃步步回顾，号叫断绝，辛苦顿毙，加以悲伤，数日而死。死后，元晖日见刘伸手索儿，因此得病。虽复悔谢，来殊不已，元晖载病到家而卒。出《还冤记》。

徐铁臼

东海徐甲，前妻许氏，生一男，名铁臼。而许氏亡，甲改娶陈氏，凶虐之甚，欲杀前妻之子。陈氏产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铁臼，非吾子也。”因名之为铁杵，欲以捣臼也。于是捶打铁臼，备诸毒苦，饥不给食，寒不加絮。甲性暗弱，又多不在舍，后妻得意行其酷暴。铁臼竟以冻饿甚，被杖死，时年十六。亡后旬余，鬼忽还家，登陈氏床曰：“我铁臼也，实无罪，横见残害，我母诉怨于天，得天曹符，来雪我冤，当令铁杵疾病，与我遭苦时同，将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声如生时，家人不见其形，皆闻其语，恒在屋梁上住。陈氏跪谢，频为设奠，鬼云：“不须如此，饿我令死，岂是一餐所能酬谢？”陈氏夜中窃语道之，鬼应声云：“何故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便闻锯声，屑亦随落，拉然有声响，如栋实崩。举家走出，炳烛照之，亦无异。又骂铁杵曰：“杀我，安坐宅上为快耶？当烧汝屋。”即见火然，烟烂火盛，内外狼籍，俄而自灭，茅茨俨然，不见亏损。日日骂詈，时复讴歌，歌云：“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子，严霜落早已。”声甚伤凄，似是自悼不得成长也。于是铁杵六岁，鬼至，病体痛腹大，上气妨食。鬼屡打之，打处青廕，月余而死，鬼便寂然。出《还冤记》。

萧续

梁庐陵王萧续，为荆州刺史。时有武宁太守张延康，甚便弓马，颇为人伏。代下将还，王要伏事，延康意贪进上，辞不肯留。王遂寻

延康为郡时罪，^鑕系在狱，发使启申，意望朝廷委州行决。梁主素识延康，兼疑王启不实，乃敕送都。王既怀恨，又惧延康申雪，翻复获罪，乃未宣敕，使狱卒说延康曰：“如闻王欲见杀，君何不拔身还都自理？若能去，当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游军设伏，刺延康于城下，乃表叛狱格战而死。又有枝江令吴某，将还扬州，被王要结，亦不肯住。遂使人于道击杀之，举家数十口，并从沉溺。后数年得疾，王日夜常见张吴二人，王但曰：“宽我宽我。”少时而薨。出《还冤记》。

乐盖卿

庐陵王在荆州时，尝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盖卿，亦充一使。公府舍人韦破虏，发遣诫敕，失王本意。及盖卿还，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诳盖云：“自为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于市，盖卿号叫，无由自陈，唯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后少日，破虏在槽上看牛，忽见盖卿挈头而入，持一碗蒜齏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得病，未几卒。出《还冤记》。

康季孙

康季孙性好杀，滋味渔猎故恒事。奴婢愆罪，亦或死之。常病笃，梦人谓曰：“若能断杀，此病当差，不尔必死。”即于梦中，誓不复杀。惊悟战悸，汗流浹体，病亦渐瘳。后数年，三门生窃其两妾以叛，追获之，即并毆杀。其夕，复梦见前人来曰：“何故负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杀，今改亦无济理。”迨明呕血，数日而卒。出《还冤记》。

张绚

梁武昌太守张绁，尝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绁便躬捶之，杖下臂折，无复活状，绁遂推江中。须臾，见此人从水而出，对绁抚手曰：“罪不当死，官枉见杀，今来相报。”即跳入绁口，因得病，少日而殁。出《还冤记》。

杨思达

梁杨思达为西阳郡守，值侯景乱，时复旱歉，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出《还冤记》。

弘氏

梁武帝欲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采访。先有曲阿人姓弘，家甚富厚，乃共亲族，多赍财货，往湘州治生。经年营得一筏，可长千步，材木壮丽，世所稀有。还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绳墨。弘氏所卖衣裳缯彩，犹有残余，诬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结正处死，没入其财充寺用，奏遂施行。弘氏临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黄纸笔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书少卿姓名数十吞之。经月，少卿端坐，便见弘来，初犹避捍，后乃款服，但言乞恩，呕血而死。凡诸狱官及主书舍人，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殁殁，未及一年，零落皆尽。其寺营构始讫，天火烧之，略无纤芥，所埋柱木，亦入地成灰。出《还冤记》。

朱贞

梁秣陵令朱贞，以罪下狱，廷尉虞献者覆其事，结正入重。贞遣

相知谓献曰：“我罪当死，不敢祈恩，但犹冀主上万一弘宥我。明日既是国家忌日，乞得过此奏闻，可乎？”献答曰：“此于理无爽，何谓不然，谨闻命矣，而朱事先明日奏来。”献便遇客共饮，颇醉，遂忘抽文书。旦日，家人合束，内衣箱中，献复不记。比至帝前，顿束香案上，次第披之，方见此事。势不可隐，便尔上闻，武帝以为合死，付外详决。贞闻之，大恨曰：“虞小子，欺罔将死之人，鬼若无知，固同灰土；倘有识，誓必报之。”贞于市始当命绝，而献已见其来。自尔之后，时时恒见，献甚恶之。又梦乘车在山下行，贞于山上推石压之。居月余，献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诣谢张门下。其妇平常，于宅暴卒，献狼狈而还，入室哭妇。举头见贞在梁上，献曰：“朱秣陵在此，我妇岂得不死！”于时屋无故忽崩，献及男女婢使十余人，一时并命。虞鸢是其宗室，助丧事，见献如是，走下堂避之，仅乃得免。出《还冤记》。

北齐文宣帝

北齐文宣高洋既死，太子嗣位，年号乾明。文宣母弟常山王演，在并州，权势甚重。因文宣山陵，留为录尚书事。王遂怒，潜生异计。上省之日，内外官僚，皆来奔集，即收缚乾明腹心，尚书令杨遵彦等五人，皆为事状，奏斩之。寻废乾明而自立，是为孝昭帝。后在并州，望气者奏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高归彦，劝杀乾明，遂录向并州，尽杀之。其年，孝昭数见文宣作诸妖怪，就其索儿，备为厌襁，终不能遣而死。出《还冤记》。

梁武帝

陈霸先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晋安王为主，而辅戴之。会稽虞涉本梁武世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于时梦见梁武帝谓涉曰：“卿是我旧左

右，可语陈公，篡杀于公不利。”事甚分明，涉即未见篡杀形迹，不敢言之。数日，复梦如此，并语涉曰：“卿若不传意，卿亦不佳。”涉虽嗟惋，决无言理。少时之间，太史启云：“殿有急兵。”霸先曰：“急兵正是我耳。”仓卒遣乱兵害少主而自立。尔后涉便得病，又梦梁武曰：“卿不为我语，致令祸及，卿与陈主，寻当知也。”涉方封启报梦之由。陈主为人，甚信鬼物，闻此大惊，遣舆迎涉，面相询访，乃尤涉曰：“卿那不道奇事？”六七日涉死，寻有韦戴之事。出《还冤记》。

韦戴

陈武帝霸先既害梁大司空王僧辩，次讨诸将。义兴太守韦戴，黄门郎放之第四子也，为王公固守。陈主频遣攻围，不克。后重征之，诱说戴曰：“王公亲党，皆已殄灭，此一孤城，何所希冀？过尔相拒耶？若能见降，不失富贵。”戴曰：“士感知己，本为王公抗御大军，致成仇敌。今亦承明公尽定江左，穷城自守，必无路活。但锋刃屡交，杀伤过甚，军人忿怨，恐不见全。老母在堂，弥惧祸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耳。必有誓约，不敢久劳神武。”乃遣刑白马为盟，戴遂开门，陈主亦宽信还扬都。后陈主即位，遣戴从征，以小迟晚，因宿憾斩之，寻于大殿视事，便见戴来，惊走入内。移坐光严殿，戴又逐入，顾访左右，皆无所见，因此得病死。出《还冤记》。

隋庶人勇

隋炀帝元德太子寝疾，帝遣见鬼人崔善影看崇。善影幼来无目，而言见庶人勇，瞋目攘袂，大呼云：“我不放你！”善影具述勇状貌，如旧相识。出《法苑珠林》。

京兆狱卒

隋炀帝大业中，京兆狱卒失其名，酷暴诸囚，囚不堪其苦，而狱卒以为戏乐。后生一子，颐下肩上，有若肉枷，无颈，数岁不能行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人

唐武德中，邛人姓韦，与一妇人言，誓期不相负。累年宠衰，妇人怨恨，韦惧其反己，自缢杀之。后数日，韦遍身痒，因发癰疮而死。出《法苑珠林》。

卷第一百二十一 报应二十冤报

杜通达 邢文宗 长孙无忌 娄师德 王瑱

江融 李昭德 弓嗣业 周兴 鱼思嘏

索元礼 张楚金 崔日知 苏颋 李之

唐王皇后 杨慎矜 师夜光 崔尉子

杜通达

唐齐州高苑人杜通达，贞观年中，县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达见僧经箱，谓意其中是丝绢，乃与妻共计，击僧杀之。僧未死，闻诵咒三两句，遂有一蝇飞入其鼻，久闷不出。通达眼鼻遽[□]，眉发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丧。未几之间，便遇恶疾，不经一年而死。临终之际，蝇遂飞出，还入妻鼻，其妻得病，岁余复卒。出《法苑珠林》。

邢文宗

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禀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发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劫杀。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少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挥刀拟僧。僧叩头曰：“乞存性命，誓愿终身不言。”文宗杀之，弃之

草间。经二十余日，行还，过僧死处，时当暑月，疑皆烂坏，试往视之，俨若生日。文宗因以马下策筑僧之口，口出一蝇，飞鸣清彻，直入宗鼻，久闷不出，因得大病，岁余而死。出《冥报拾遗》。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出《朝野僉载》。

娄师德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唐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纵七捷，优制褒美，授左骁骑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抚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似有所争者，曰：“我当寿八十，今迫我何也？”复自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得不慎之欤！出《大唐新语》。

王琰

唐冀州刺史王琰，性酷烈。时有敕使至州，琰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琰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琰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琰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出《朝野僉载》。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出《朝野僉载》。

李昭德

唐凤阁侍郎李昭德，威权在己。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后，公坐徒，私坐流，经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财，奏与三品，后万荣据营州反，货求事败，频经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赃断绞。出《朝野僉载》。

弓嗣业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出《朝野僉载》。

周兴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鞠兴，兴不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

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
《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出《朝野僉载》。

鱼思嘏

唐鱼思嘏有沉思，极巧。上欲造匱，召工匠，无人作得者。嘏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匱言嘏，云：“徐敬业在扬州反，嘏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为法自毙，乃至于此。出《朝野僉载》。

索元礼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出《朝野僉载》。

张楚金

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奏叛逆人持敕免死，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并入律。后楚金被罗织反，持敕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斩，妻子配没。识者曰：“为法自毙，所谓交报也。”出《朝野僉载》。

崔日知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出《朝野僉载》。

苏颋

唐尚书苏颋，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覡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颋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颋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颋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出《广异记》。

李之

唐王悦为唐昌令，杀录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长子作灵语曰：“王悦不道，枉杀予，予必报。”其声甚厉。经数日，悦昼坐厅事，忽拳殴其腰，闻者殷然，惊顾无人。既暮，击处微肿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击王悦，正中要害处，即当杀之。”悦疾甚，则至蜀郡谒医，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数人饌，仍言曰：“吾与客三人至蜀郡，录王悦，食毕当行。”明日而悦死。悦肿溃处。正当右肾，即李之所为也。出《纪闻》。

唐王皇后

唐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谋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肤受日闻。及太子之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对曰：“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太子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久之。李林甫等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

庶。太子既冤，武氏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声叫笑，召覲巫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祝而酹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人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识者知有神通焉。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监察御史王抆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而颜色不变，犹有暖气，惧不敢殓。凡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与冥吏语，冥吏悦之，立于房内。”吏出，抆试开其案牘，乃杨慎矜于帝所讼李林甫、王锬也，已断王锬族灭矣，于是不敢开，置于旧处而谒王。王庭前东西廊下皆垂帘，坐抆帘下，慎矜兄弟入，见王称冤。王曰：“已族王锬，即当到矣。”须臾，锬至。兼其子弟数人，皆械系面缚，七窍流血，王令送讯所。于是与慎矜同出，乃引抆即苏。月余，有邢縡之事，王锬死之。出《纪闻》。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快快。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臣，可翘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彗子门，幸无忘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贶我，得遂西上，傥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

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彩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蓊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悻。惠达悟其旨，因告去。

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蓊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珪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出《宣室志》。

崔尉子

唐天宝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荥阳。母卢氏，干于治生，家颇富。有子策名京都，受吉州大和县尉，其母恋故产，不之官。为子娶太原王氏女，与财数十万，奴婢数人。赴任，乃谋赁舟而去，仆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孙，云空舟欲返，佣价极廉，傥与商量，亦恐稳便。”遂择发日，崔与王氏及婢仆列拜堂下，泣别而登舟。不数程，晚临野岸，舟人素窥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为拯溺之势。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恟，孙以刃示之，皆惶惧，无复喘息。是夜，抑纳王氏。王方娠，遂以财物居于江夏，后王氏生男，舟人养为己子，极爱焉。其母亦窃诲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亲老在郑州，讶久不得消息。积望数年，天下离乱，人多飘流，崔母分与子永隔矣。

尔后二十年，孙氏因崔财致产极厚，养子年十八九，学艺已成，遂遣入京赴举。此子西上，途过郑州，去州约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见人。随火而行，二十余里，至庄门，扣开以寄宿。主人容之，舍于厅中，乃崔庄也。其家人窃窥，报其母曰：“门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语行步，辄无少异，又白其母。母欲自审之，遂召入升堂，与之语话，一如其子，问乃孙氏矣。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远来，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违长者之意，遂诺之。明日，母见此子告去，遂发声恸哭，谓此子曰：“郎君勿惊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顷因赴官，遂绝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见郎君状貌，酷似吾子，不觉悲恸耳。郎君西去，回日必须相过，老身心孤，见郎君如己儿也。亦有奉赠，努力早回。”

此子至春，应举不捷，却归至郑州，还过母庄。母见欣然，遂留停歇数日，临行赠赀粮，兼与衣一副曰：“此是吾亡子衣服，去日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便以奉赠。”号哭而别。“他时过此，亦须相访。”此子却归，亦不为父母言之。后忽著老母所遗衣衫，下襟有火烧孔。其母惊问：“何处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与子言其事：“此衣是吾与汝父所制，初熨之时，误遗火所薰。汝父临发之日，阿婆留此以为念。比为汝幼小，恐申理不了，岂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闻言恸哭，诣府论冤，推问果伏。诛孙氏，而妻以不早自陈，断合从坐，其子哀请而免。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二十二 报应二十一冤报

陈义郎 达奚珣 华阳李尉 段秀实 马奉忠

郢卒 乐生 宋申锡 蜀营典

陈义郎

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启姑曰：“新妇七八年温清晨昏，今将随夫之官，远违左右，不胜咽恋。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误伤血痕，不能浣去，大家见之，即不忘息妇。”其姑亦哭。

彝爽固请茂方同行。其子义郎，才二岁，茂方见之，甚于骨肉。及去仪陇五百余里，磴石临险，巴江浩渺，攀萝游览，茂方忽生异志，命仆夫等先行，为吾邮亭具馔。二人徐步，自牵马行，忽于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锤击彝爽，碎颞，挤之于浚湍之中，佯号哭云：“某内逼，北回，见马惊践长官殂矣，今将何之？”一夜会丧，爽妻及仆御致酒感恻，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无知者，吾便权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归北。”即与发哀，仆御等皆悬厚利，妻不知本末，乃从其计。

到任，安帖其仆。一年已后，谓郭曰：“吾志已成，誓无相

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满，移官，家于遂州长江，又一选，授遂州曹掾。居无何，已十七年，子长十九岁矣，茂方谓必无人知，教子经业，既而欲成，遂州秩满，挈其子应举。是年东都举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茂方意令觐故园之存没。涂次三乡，有鬻饭媪留食，再三瞻瞩。食讫，将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怜子似吾孙姿状。”因启衣筐，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遗，泣而送之。其子秘于囊，亦不知其由，与父之本末。

明年下第，归长江，其母忽见血迹衫子，惊问其故，子具以三乡媪所对。及问年状，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于静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虑汝之幼，吾妇人，谋有不臧，则汝亡父之冤，无复雪矣，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襦还，乃天意乎？”其子密砺霜刃，候茂方寝，乃断吭，仍挈其首诣官。连帅义之，免罪，即侍母东归。其姑尚存，且叙契阔，取衫子验之，歔歔对泣，郭氏养姑三年而终。出《乾闥子》。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两都，崔器为三司使，性刻乐祸，阴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贼官据合处死。李岷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含弘之义。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协从罔理。况河北残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识大体，累日方从岷奏，陈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吕諲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肿，月余渐亟。瞋目即见达奚珣，但口称：“叩头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良久答曰：“达奚尹诉冤，我求之如此。”经三月，不止而死。同《谭宾录》。

华阳李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戾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以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觐觑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

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此。然自此以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

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援。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篆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严谨之道。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

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出《逸史》。

段秀实

唐朱泚败，奔泾州，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既败走，收残兵士，才余一二百人。忽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田父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泚怒，欲杀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连称“乞命”，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被韩旻泉斩。出《广德神异录》。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脰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脰，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赏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饌纸钱万贯于资圣

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腮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出《博异志》。

郢卒

唐元和末，王师讨平郢。汴卒有食郢土之肉者，数岁暴疾，梦其所食卒曰：“我无宿憾，既已杀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诉于上帝矣，当还我肉，我亦食之，征债足矣。”汴卒惊觉流汗。及晓，疼楚宛转，视其身唯皮与骨，如人腊，一夕毙矣。出《逸史》。

乐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招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宴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

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直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直，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

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贿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式方意，乐

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亡，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此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式方颇甚怜悯，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

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沐浴巾栉，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毬场内，厚致酒饌。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乐曾摄都虞候，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无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

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终。制者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毬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喑不语，异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出《逸史》。

宋申锡

唐丞相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效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浐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吒，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出《逸史》。

蜀营典

唐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不至，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髡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典。及大和中，南蛮入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崃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棘节杖击其胫，随击筋胀拥肿。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时，忽见所

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甚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二十三 报应二十二冤报

胡激 秦匡谋 韦判官 杨收 宋柔

王表 乾宁宰相

胡激

唐胡激者，前岭南节度使诞之子也。宰相贾餗知举，登进士第。大和中，甘露之变，北军方捕餗，有禁军牙校，利激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激所。”因遣士卒理其家，既不获餗，擒激以诣士良，士良命戮于辕门外，尽没其财。时激弟湘，在河东郡。忽一日，家僮见一人无头，著绿衣，上皆流血，甚异之。及凶问至，询其由，则激死之日也。后士良死，亦破其家，盖其报也。出《补录记传》。

秦匡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悰，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悰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悰怒，遣紖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悰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以悰处置。

敕既降，惊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谓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惊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

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惊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敛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给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惊恃权贵，枉刑戮，获兹报焉。出《南楚新闻》。

韦判官

唐博陵崔应任扶沟令，亭午独坐，有老人请见应。应问之，老人对曰：“某通于灵祇也。今者冥司韦判官来拜谒，幸望厚礼以待之。请备香案，屏去侍从，当为延入。”应依命，老人即出迎之。

及庭，隐隐然不见其形，自通名衔，称思穆，叙拜俟候。应亦答拜，揖让再三，乃言曰：“某冥司要职也，侧闻长官宏才令器，冠于当时，辄将心事，且愿相托，故俟亭午务隙拜谒，幸无惊异。”应曰：“某闻神明不昧，今乃不虚，孱劣幽薄，触事蒙鄙，何幸明灵俯降，但揣微贱，力不副心。苟可施于区区，敢不从命，幸示指南，愿效勤劳。”冥使曰：“某谢去人世数载，得居冥职。自弃掷妻孥，家事零替。爱子文卿，少遭悯凶，鄙野无文，职居郑滑院，近经十载，交替院务之日，不明簿书，欠折数万贯匹，实非己用。欲冒严明，俯为

存底。”应俯然曰：“噫！某扶沟令也，焉知郑滑院？”使者曰：“不然，以阁下材器禄位，岂一院哉！自今已后，历官清显，雄居方镇，位极人臣。然数月后，当与郑滑院交职，愧不负今日之言，某于冥司，当竭微分，仰护荣贵，非止一身，抑亦庆及后嗣。”应曰：“某虽鄙陋，敢不惟命是听。”冥使感泣，于是叙别而去。

应闻淮南杜相惊方求政理，偶具书启，兼录为县课绩。驰使扬州，意者以思穆之言，且于验试其事。时相国都督维扬，兼判盐铁，奏应知郑滑院事。及交割帐籍钱帛，欠折数万贯匹，收录家资填偿外，尚欠三四万无所出。初应在扶沟，受思穆寄托，事实丁宁。比及郑滑，遂违前约，且曰：“欠折数广，何由辨明？文卿虽云赃非己用，积年不申论，须抵严刑，以惩慢易。穷达既定，鬼何能移？若弃法徇神，是谄而求福。”乃拘縶文卿而白于使。文卿自度必死，乃预怀毒于衣带之间，比及囚縶，数欲服之，辄失其药，搜求不获。

及文卿以死论，是日，思穆见于文卿前而告曰：“呜呼，无信之人，陷汝家族，吾为汝上告于帝，帝许我夺崔应之录，吾之族亦灭矣。”文卿匍匐拜哭，忽失其父，乃得所怀之药，仰而死焉。于是应与巡官李擅、滑州朱程、戎曹贾均就非所将刑之。文卿既已死，应方悔悟，乃礼葬文卿，身衣缟素而躬送之。应后加殿中，时有人自邯郸将美人曰金闰来献于应，应纳而嬖之。崔君始惑于声色，为政之心怠矣。

后二年，加侍御史，知杨子院，与妻卢氏及金闰偕行。寻除浙西院，应自至职，金闰宠爱日盛，中门之外，置别馆焉，华丽逾于正寝。视事之罢，经日不履内，前后历任宝货，悉置金闰之所。无何，复有人献吴姝，艳于金闰，应纳之，宠嬖愈甚，每歌舞得意，乃夺金闰宝货而赐新姝。因是金闰忿逆，与亲弟陈行宗置毒药于酒中，夜以献应。饮之，俄顷而卒，潜迁应于大厅。诘旦，家人乃觉，莫知事

实，卢氏慈善，不能穷究。金闺乃持宝货，尽室而去。诸姬分散，崔氏门馆日微。

后陇西李君知浙西院，闻金闺艳丽，求而纳之。李君与金闺白昼开筵，应乃见形于庭，叱金闺曰：“汝已鸩我，又纳于李君，后不得意，复欲祸李君耶？”金闺惧而辞归。后李君方欲捕金闺，案理旧事，雪崔生之冤，金闺忽而逃去，不知所在。出《阴德传》。

杨收

唐丞相杨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宾司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尚书。”愚惊骇，以收近有后命，安得来此，乃延接之。杨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郑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长揖而灭。愚令于北郊具酒饌素钱以祭之。杨犹子有典寿阳者，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锡，其先为潮州牧，曾事郑愚，熟详其事。出《北梦琐言》。

宋柔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

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

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贄，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贄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忤。

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

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恇恍，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部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响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到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痞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墉也。思礼觉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嚣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贲其罪，使招其散

卒焉。出《三水小牋》。

王表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贍，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贱微，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

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贱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白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骑，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鞠不止？毙此微命，实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出《三水小牋》。

乾宁宰相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

何意？”茂贞等诒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鲁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乃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其名，终身退让。今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而被害焉，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民望，拜相麻出，刘崇鲁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讷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讪崇鲁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铤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铤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祸。其子洸，有高才，亦同日害之。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铤，亦冤报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二十四 报应二十三冤报

王简易 樊光 李彦光 侯温 沈申

法曹吏 刘存 袁州录事 刘璠 吴景

高安村小儿 陈勋 鍾遵 韦处士 张进

郝溥 裴垣 苏铎 赵安

王简易

唐洪州司马王简易者，常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块大，随气上下，攻击脏腑，伏枕余月。一夕，其块逆上筑心，沉然长往，数刻方寤，谓所亲曰：“初梦见一鬼使，自称丁郢，手执符牒云：‘奉城隍神命，来追王简易。’某即随使者行，可十余里，方到城隍庙。门前人相谓曰：‘王君在世，颇闻修善，未合身亡，何得遽至此耶？’寻得见城隍神，告之曰：‘某未合殂落，且乞放归。’城隍神命左右将簿书来，检毕，谓简易曰：‘犹合得五年活，且放去。’”至五年，腹内物又上筑心，逡巡复醒云：“适到冥司，被小奴所讼，辞气不可解。”其妻问：“小奴何人也？”简易曰：“某旧使僮仆，年在妙龄，偶因约束，遂致毙。今腹中块物，乃小奴为祟也。适见前任吉州牧钟初，荷大铁枷，着黄布衫，手足械系。冥司勘非理杀人事，款问甚急。”妻遂诘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简易曰：“世间即有贵贱，冥司一般也。”妻又问：“阴间何罪最重？”简易曰：“莫若杀人。”言讫而卒。出《报应录》。

樊光

交趾郡廂虞候樊光者，在廨宇视事，亭午间，风雷忽作，光及男并所养一黄犬并震死。其妻于霆击之际，欵见一道士，撮置其身于别所，遂得免。人问其故，妻云：“尝有二百姓相论讼，同系牢狱，无理者纳赂于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伏。所送饮食，光悉夺与男并犬食之，其囚饥饿将死间，于狱内被发诉天，不数日，光等有此报。”出《报应录》。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专其生杀，虐酷黷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而蓄憾，以他事构而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醉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浹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捶，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以为戒。出《玉堂闲话》。

侯温

梁朝与河北相持之时，有偏将侯温者，军中号为骁勇。贺瓌为统率，专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后瓌寝疾，弥留之际，左右只闻公呼侯九者数日，颇有祈请之词，深自克责。有侍者见一丈夫自壁间出，曳瓌于地，侍者惊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汉窦婴、灌夫为武安侯田蚡所构而死，及蚡疾，巫者视鬼，见窦、灌夹而笞之，蚡竟卒，事

相类耳。出《玉堂闲话》。

沈申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汭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出《北梦琐言》。

法曹吏

庐陵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旬月竟死。出《稽神录》。

刘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譖，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杨都，存遂缢之于狱。既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已获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邺，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邺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

往矣，得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出《稽神录》。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后宣赦。罢归至新喻，邑客冯氏，具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匿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歿，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也。明日方饮，暴卒。出《稽神录》。

刘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为我白诸儿，多置纸笔于棺中，吾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尽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刘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黧面，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所亲说之，其人抚膺叹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矣。出《稽神录》。

吴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丁酉岁，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军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

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走上佛殿，大呼曰：“还尔命。”于是颠仆而死。出《稽神录》。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尔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径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出《稽神录》。

陈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仇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出《稽神录》。

锺遵

江南大理评事锺遵，南平王傅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我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锺评事，锺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出《稽神录》。

韦处士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沉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出《北梦琐言》。

张进

伪蜀给事中王允光性严刻，吏民有犯，无贷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张进，因与宅内小奴子诵火井县令蒋贻恭《咏王给事绝句》云：“厥父元非道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与个皮褙著，擎得天王左脚无。”奴子记得两句，时念诵之。允光问：“谁人教汝？”对云：“杖直官张进。”允光大怒，寻奏进受罪人钱物，遂置极法。后允

光病寒热，但见张进执火炬烧四体，高声唱“索命”。允光连叱不去，痛楚备极，数日而终。出《儆诫录》。

郝溥

伪蜀华阳县吏郝溥日追欠税户，街判司勾礼遣婢子阿宜赴县，且嘱溥云：“不用留禁，残税请延期输纳。”郝溥不允，决阿宜五下，仍纳税了放出。明年，县司分擘百姓张琼家物业，郝溥取钱二万。张琼具状论诉，街司追勘，勾礼见溥，大笑曰：“你今日来也，莫望活，千万一死。”令司吏汝勋构成罪，遂杀之。不数日，汝勋见郝溥来索命，翌日暴卒。勾礼晨兴，忽见郝溥升堂，罗拽殴击，因患背疮而死。出《儆诫录》。

裴垣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羸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沉滯濑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出《北梦琐言》。

苏铎

伪蜀王宗信，镇凤州。有角觝人苏铎者，委之巡警，尝与宗信左右孙延膺不协。宗信因暇日登楼，望见苏铎，锦袍束带，似远行人之状，宗信讶之。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苏铎虽受公蓄养，其如苞藏祸心，久欲逃去。”宗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断舌脔肉，然后斩之。及延膺作逆，其被法之状，一如铎焉。出《儆诫录》。

赵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贫民赵安，注子觜入脑而死。安有男，景章厚与金帛，随隐其事，人莫知之。后景章脑上忽生疮，可深三四分，见骨，脓血不绝。或时睹赵安，疮透喉，遂死。出《儆诫录》。

卷第一百二十五 报应二十四冤报

榼头师 唐绍 李生 卢叔伦女 崔无隐

榼头师

梁有榼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榼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咨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所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蟠。帝时为蟠，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出《朝野僉载》。

唐绍

唐绍幼而通悟，知生前事，历历备记，而未尝言于人，虽妻子亦不知之也。后为给事中，同里对门，有一郎中李邈者，绍休沐日，多召邈与之言笑，情好甚笃。或时为具饌，中堂偶食，中郎亦不知其所谓。其妻诘绍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邈非类，君亟与之狎，窃为君不取。”绍默然，久之曰：“非子所知，吾与李邈情好逾厚。”

唐开元初，骊山讲武，绍时摄礼部尚书，玄宗援桴击鼓，时未三合，兵部尚书郭元振遽令诏奏毕。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张说跪奏于马前，称元振于社稷有保获大功，合赦殊死。遂释，尤恨而斩

绍。先是一日，绍谓妻子曰：“吾善李邕，须死而言，今时至矣。”遂为略言之：“吾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讲武，吾其不免。吾前世为某氏女，即笄，适灞陵王氏子为妻，姑待吾甚严。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馔。比毕，吾_闷怠亦甚，姑又令吾缝罗裙，迟明，服以待客。吾临灯运针，虑功之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冲扉入房，触灯，灯僵，油仆裙上，吾且惧且恨，因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阖。犬周章却伏床下，吾复照烛，将理裙污，而狼籍殆遍。吾惧姑深责，且恨犬之触灯，遂举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颈，而剪一股亦折，吾复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毙。诘朝持裙白姑，姑方责骂，而吾夫适自外至。询其故，遂于床下引毙犬，陈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毙犬，乃今之李邕也。吾明日之死，盖缘报也，行戮者必是李邕乎？报应盖理之常，尔无骇焉。”

及翌日讲武，坐误就戮，果李邕执刀。初一刀不殊而刀折，易刀再举，乃绝焉。死生之报，固犹影响，至于刀折杀亦不异，谅明神不欺矣。《唐书》说明皇寻悔恨杀绍，以李邕行戮太疾，终身不更录用。出《异杂篇》。

李生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

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到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

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士真时为武俊节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

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大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少年，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缁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

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戇，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

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出《宣室志》。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僧随所指往，果有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姬，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异，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出《逸史》。

崔无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

面。乃讯其来由，僧良久嗟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贾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缙纆且尽，而衣衾似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师之汉南，以省兄。

师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宿也。”某因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师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师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覘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襖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师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襖领奔者而往。师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师之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趁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师存焉，执师以闻于县。县尹明辩，师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师之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师具告。父曰：“吾善易，试

为子推之。”师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之父，汉南之兄已无也。”言毕，师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

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出《博异记》。

卷第一百二十六 报应二十五

程普 羊聃 刘毅 张和思 梁元帝

窦轨 武攸宁 崔进思 祁万寿 郭霸

曹惟思 邢琇 万国俊 王瑶 陈岷

萧怀武 李龟祯 陈洁

程普

程普，字嘉谋，吴孙权将也，领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尝杀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热，百余日便死。原缺出处，今见《三国志·吴志·普传》裴注引《吴书》。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晋庐江太守，为人刚克粗暴。恃国姻亲，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戮。征西大将军庾亮槛送，具以状闻。右司马奏聃杀郡将吏及民简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谪一百余人，应弃市，依八议请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议之有？下狱所赐命。”聃兄子贲，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诏不许。琅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为请。于是司徒王导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感动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

于是诏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发言摧鯁，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毙，朕亦何颜自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恩。”于是除名为民。少时，聃病疾，恒见简良等曰：“枉岂可受，今来相取，自由黄泉。”经宿死。出《还冤记》。

刘毅

宋高祖平桓玄后，以刘毅为抚军荆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儿庆为沙弥，并杀四道人。后梦见此僧来云：“君何以枉杀贫道？贫道已白于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弥羸瘦。当毅发扬都时，多有争竞，欺凌宰辅，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败后，夜单骑突投牧牛寺僧，僧曰：“抚军昔枉杀我师，我道人，自无报仇之理，然何宜来此！主师屡有灵验，云天帝当收抚军于寺杀之。”毅便叹吒出寺，因上大树，自缢而死。出《还冤记》。

张和思

北齐张和思，断狱囚，无问善恶贵贱，必被枷锁杻械，困苦备极。囚徒见者，破胆丧魂，号生罗刹。其妻前后孕男女四人，临产即闷绝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鑠，手脚并有肉杻束缚，连绊堕地。后和思为县令，坐法杖死。

梁元帝

后周文帝宇文泰，初为魏丞相。值梁朝丧乱，梁孝元帝为湘东王，时在荆州，遣使通和，礼好甚至，与泰断金立盟，结为兄弟。后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犹人臣，颇行凌侮。又求索无厌，乃不惬意，

遂遣兵袭江汉，虏系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万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纳茹茹主郁久闾阿那瓌女为后，亲爱殊笃。害梁主之明年，瓌为齐国所败，因率余众数千奔魏。而突厥旧与茹茹怨仇，即遣饷泰马三千匹，求诛瓌等。泰许诺，伏突厥兵马，与瓌宴会，醉便缚之，即日灭郁久闾姓五百余人。茹茹临死，仰天而诉。明年冬，泰猎于陇右，得病，见孝元及瓌为祟。泰发怒肆骂，命索酒食与之，两月泰卒。

窦轨

唐洛州都督鄴国公窦轨，太穆皇后三从兄，性刚严好杀。为益州行台仆射，多杀将士，又害行台尚书韦云起，贞观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饷我瓜来。左右报之：“冬月无瓜。”轨曰：“一盘好瓜，何谓无耶？”即而惊视曰：“非瓜，并是人头。”轨曰：“从我偿命。”又曰：“扶我起见韦尚书。”言毕而薨。

武攸宁

唐建昌王武攸宁，任置勾任，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崔进思

唐虔州参军崔进思，侍郎中孙尚容之力，充纲入都，送五千贯，每贯取三百文裹头，百姓怨叹，号天哭地。至瓜步江，遭风船没，无有子遗。家资田园，货卖并尽，解官落职，求活无处。此所谓聚敛之

怨。

祁万寿

唐乾封县录事祁万寿，性好杀人。县官每决罚人，皆从索钱，时未得与间，即取粗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胜数，囚徒见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称心，即就狱打之，困苦至垂死。其妻生子，或著肉枷，或有肉杻，或无口鼻，或无手足，生而皆死。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杀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经月患重，台官问疾，见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数百鬼，遍体流血，攘袂缺齿，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绯衣人曰：‘早合去，何因许时？’”答曰：“比缘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刀子自刺乳下，搅之，曰：“大快。”家人走问之，曰：“御史孙容师刺我。”其子经御史顾琮讼容师，琮以荒乱言不理。其夜而卒，容师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终，皆不知其所以。司勋郎中张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问：“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身死，百姓皆欢，三庆也。”天后笑曰：“霸见憎如此耶！”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参军曹惟思，当章仇兼琼之时，为西山运粮使，甚见委任。惟思白事于兼琼，琼与语毕，令还运。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琼，请留数日。兼琼大怒，叱之令出，集众斩之。其妻闻之，乘车携两子与之诀，惟思已辮发束缚，兼琼出监斩之。惟思二男叩头

乞命，来抱马足，马为不行，兼琼为之下泣云：“业已斩矣。”犹未释。郡有禅僧，道行至高，兼琼母师之。禅僧乃见兼琼曰：“曹法曹命且尽，请不须杀，免之。”兼琼乃赦惟思。

明日，使惟思行卢府长史事，赐绯鱼袋，专知西山转运使，仍许与其妻行。惟思至泸州，因疾，梦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负心杀人甚多，无分毫善事，今冤家债主将至，为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两子为僧，家中钱物衣服，尽用施寺，仍合家素餐，堂前设道场，请名僧，昼夜诵经礼忏，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当死矣。”惟思曰：“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酱食之，即能餐矣。”既觉，具言其妻，妻赞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场转经，且食羊肝，即饭矣，如是月余。

晨坐，其亡母亡姊皆来视之，惟思大惊，趋走迎候。有一鬼子，手执绛幡前引，升自西阶，植绛幡焉。其亡姊不言，但于幡前下舞，傲傲不辍。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杀人无数，今冤家欲来，吾不忍见汝受苦辛，故来视汝。”惟思命设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毕，与姊皆去。

惟思疾转甚，于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场中，昼日眠觉。有二青衣童子，其长等傣僇也，一坐其头，一坐其足。惟思问之，童子不与语。而童子貌甚闲暇，口有四牙，出于唇外。明日食时，惟思见所杀人，或披头溃肠，断截手足，或斩首流血，盛怒来诟惟思曰：“逆贼与我同事，急反杀我灭口，我今诉于帝，故来取汝。”言毕升阶，而二童子推之，不得进，但谩骂曰：“终须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余，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惧，与妻子别。于是死者大至，众见惟思如被曳状。坠于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备升为泽州相州判司，常养贼徒数十人，令其所在为盗而馆之。及事发，则杀之以灭口，前后杀百余

人，故祸及也。

邢琇

唐邢琇之使新罗也，还归，泊于炭山。遇贾客百余人，载数船物，皆珍翠沉香象犀之属，直数千万。琇因其无备，尽杀之，投于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惧人知也，则表进之，敕还赐琇，琇恣用之。后子绾与王锬谋反，邢氏遂亡，亦其报也。

万国俊

唐侍御史万国俊，令史出身，残忍为怀，楚毒是务。奏六道使，诛斩流人，杀害无数。后从台出，至天津桥南，有鬼满路，遮截马足，不得前进。口云：“叩头缓我。”连声忍痛，俄而据鞍，舌长数尺，遍身青肿。舆至宅，夜半而卒。

王瑶

会昌中，有王瑶者，自云：远祖本青州人，事平卢节使。时主公姓李，不记其名，常患背疽，众医莫能愈。瑶祖请以牲币祷于岱宗，遂感现形，留连顾问，瑶祖因叩头泣血，愿垂矜悯。岳神言曰：“尔之主师，位居方伯，职在养民，而虐害生灵，广为不道，淫刑滥罚，致冤魂上诉。所患背疮，盖鞭笞之验，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无能宥之。”瑶祖因拜乞一见主公，泊归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瑶祖具以泰山所睹之事，白于主公夫人，云：“何以为验？”瑶祖曰：“某当在冥府之中，亦虑归之不信，请谒主公，备窥繆绁。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圆寸余，以授某曰：‘尔归，将此示吾家。’具衣袂见在。”夫人得之，遂验临终服之衣，果有裁裂之处，疮血犹在，知其言不谬矣。出

《耳目记》。

陈岷

闽王审知初入晋安，开府多事，经费不给。孔目吏陈岷献计，请以富人补和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岷由是宠，迁为支计官。数年，有二吏执文书诣岷里中，问陈支计家所在。人问其故，对曰：“渠献计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众，凡破家者祖考，皆诉于水西大王，王使来追尔。”岷方有势，人惧不敢言。翌日，岷自府驰归，急召家人，设斋置祭，意色惶惶。是日，里中复见二吏入岷家，遂暴卒。初审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于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云。

萧怀武

伪蜀有寻事团，亦曰中团，小院使萧怀武主之，盖军巡之职也。怀武自所团捕捉贼盗多年，官位甚隆，积金巨万，第宅亚于王侯，声色妓乐，为一时之冠。所管中团百余人，每人各养私名十余辈，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马医酒保，乞丐佣作，及贩卖童儿辈，并是其狗。民间有偶语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勋贵家，当庖看厩，御车执乐者，皆是其狗。公私动静，无不立达于怀武，是以人怀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怀武杀人不知其数，蜀破之初，有与己不相协，及积金藏镪之夫，日夜捕逐入院，尽杀之。冤枉之声，闻于街巷。后郭崇韬入蜀，人有告怀武欲谋变者，一家百余口，无少长戮于市。出《王氏见闻》。

李龟祯

乾德中，伪蜀御史李龟祜久居宪职。尝一日出至三井桥，忽睹十余入，摧头及被发者，叫屈称冤，渐来相逼。龟祜畏惧，回马径归，说与妻子。仍诫其子曰：“尔等成长筮仕，慎勿为刑狱官，以吾清慎畏惧，犹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陈洁

伪蜀御史陈洁，性惨毒，谳刑定狱，尝以深刻为务。十年内，断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见蟪蛄悬丝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衔中指，拂落阶下，化为厉鬼，云来索命。惊讶不已，指渐成疮，痛苦十日而死。

卷第一百二十七 报应二十六

苏娥 涪令妻 诸葛元崇 吕庆祖 元徽

李义琰 岐州寺主 馆陶主簿 僧昙畅 午桥民

卢叔敏 郑生

苏娥

汉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夫亦久亡。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已暮，行人既绝，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刀持戟，来至车傍，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何载？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之曰：‘何劳问之。’寿因捉臂欲污妾，不从，寿即以刀刺胁，妾立死，又杀致富。寿掘楼下，埋妾并婢，取财物去，杀牛烧车，杠及牛骨，投亭东空井中。妾死痛酷，无所告诉，故来告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汝尸骸，以何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寿，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同，收寿父母兄弟皆系狱。敞表寿杀人，于常律不至族诛。但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诉，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助阴诛，上报听之。出《还冤记》。

涪令妻

汉王恽，字少琳，为郿县令。之郿亭，亭素有鬼。恽宿楼上，夜有女子，称欲诉冤，无衣自进。恽以衣与之，进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过此亭宿。亭长杀妾大小十口，埋在楼下，取衣裳财物，亭长今为县门下游徼。”恽曰：“当为汝报之，无复妄杀良善也。”鬼投衣而去。恽且召游徼问，即服，收同时十余人，并杀之。掘取诸丧，归其家葬之，亭永清宁。原缺出处，今见《还冤记》。

诸葛元崇

琅琊诸葛覆，宋永嘉年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扬都，唯将长子元崇赴职。覆于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丧欲还。覆门生何法僧贪其资，与伴共推元崇堕水而死，因分其财。元崇母陈氏梦元崇还，具叙父亡及身被杀委曲，尸骸流漂，怨酷无双。奉迷累载，一旦长辞，衔悲茹恨，如何可说，歔歔不能自胜。又云：“行速疲极，因卧窗下床上，以头枕窗，明日视儿眠处，足知非虚矣。”陈氏悲怛惊起，把火照儿眠处，沾湿犹如人形。于是举家号泣，便如发闻。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为长史，道立即陈氏从姑儿也。具疏梦，托二徐验之。徐道立遇诸葛丧船，验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语。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杀之，差人送丧还扬都。出《还冤记》。

吕庆祖

宋永康人吕庆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视墅舍。庆祖自往案行，忽为人所杀。族弟无期，先贷举庆祖钱，咸谓为害。无期便赍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谓是我，魂而有灵，使知其

主。”既还，至三更，见庆祖来云：“近履行，见奴教子哇啼不理，许当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将帽塞口，因得啗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颈，曳著后门。初见杀时，从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执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钉其头著壁。”言卒而遂灭。无期具以告其父母，潜视奴所住壁，果有一把发，以竹钉之。又看其指，并见伤破，录奴诘验，承伏。又问：“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头如被系，欲逃不得。”诸同见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出《还冤记》。

元徽

后魏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顼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舍宅为宣中寺，尔朱兆擒庄帝，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购徽，乃斩徽首送兆。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于是悬祖仁首于高树，以大石坠其足，鞭捶之，问得金及马。而祖仁死，时以为祸报。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义琰

唐陇西李义琰，贞观年中，为华州县尉。此县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诣县陈情。义琰案之，不能得决，夜中执烛，委细穷问。至夜，义琰据案俯首，不觉死人即至，犹带被伤之状，云：“某乙打杀，置于某所井中，公可早验，不然，恐被移向他处，不可寻觅。”义琰即亲往，果如所陈，而仇家始具款伏。当闻见者，莫不惊叹。出《法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贞观十三年，岐州城内有寺主，共都维那为隙，遂杀都维那，解为十二段，置于厕中。寺僧不见都维那久，遂告别驾杨安共来验检，都无踪迹。别驾欲出，诸僧送别驾，见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鲜血。别驾勘问，云：“当杀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鲜血，是诸佛菩萨所为。”竟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馆陶主簿

唐冀州馆陶县主簿姓周，忘其名字。显庆中，奉使于临渝关牙市。当去之时，佐使等二人从往，周将钱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压而杀之。所有钱帛，咸盗将去，唯有随身衣服充敛。至岁暮，妻梦，具说被杀之状，兼言所盗财物藏之处。妻乃依此诉官。官司案辨，具得实状，钱帛并获，二人皆坐处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尝亲见明庭观道士刘仁宽说之。出《法苑珠林》。

僧昙畅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稜法师处听讲。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子，刺杀畅，其奴下马入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披持弓箭，乘马趁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午桥民

唐卫州司马杜某尝为洛阳尉，知捕寇。时洛阳城南午桥，有人家

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厅事，忽有一人为门者所执，狼狈至前。问其故，门者曰：“此人适来，若大惊恐状，再驰入县门，复驰出，故执之。”其人曰：“某即杀午桥人家之贼也，故来归命。尝为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财物数百千，恐事泄，则杀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不疑。将财至城，舍于道德里，与其伴欲出外，辄坎轲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大者如瓠，小者如杯，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熬其心肺，痛热发狂。因为诸火遮绕，驱之令入县门，及入则不见火，心中火亦尽。于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备言之。”由是命尽取其党及财物，于府杀之。出《纪闻》。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缙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缙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幞，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伴，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已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数十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

时缙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

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

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绶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匹耳。自此以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出《逸史》。

郑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超捷闻，家于巩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其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傍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栗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窸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

俄见一丈夫，身長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巩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

下以避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

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其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出《宣室志》。

卷第一百二十八 报应二十七

公孙绰 王安国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谅

荥阳氏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殁。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傥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垄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出《逸史》。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穡，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逾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摯之无子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间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

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娘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

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贳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缠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出《集异记》。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贾也。父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诣上元县，舟楫之所交处，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

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彩隽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愆，而神告如此，当为子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车（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门，门而东，非兰（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或释惑，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

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北隅有名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俄又闻其从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见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群佣苦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逾敬念，视士寂，即目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鑰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出，虑其擒一而惊逸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

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仇，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于君子，與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游巴南，與進士沈田會于蓬州。田因話奇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逐纂于此焉。出《續幽怪錄》。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于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庄中，遂投庄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姬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与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頃歲制時，為燈炷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出《聞奇錄》。

樊宗諒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邑氓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發，列訴于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愿明公

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氓，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旁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锄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歟！时大和中也。出《宣室志》。

荥阳氏

唐盈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姬，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姬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

顷有缙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钟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瘞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殛。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囹圄，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黷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氓。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旌，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榭，难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莹阼，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

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纓，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遂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褰裳者悼惶而去。

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瘞焉。

卷第一百二十九 报应二十八婢妾

王济婢 王范妾 宋宫人 金荆 杜疑妾

后周女子 张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张景先婢 李训妾 花严 晋阳人妾

王济婢

晋王济侍者，常于闺中就婢取济衣物，婢遂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从我，我当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济即令杀之，此人具陈说，济不信，故牵将去。顾谓济曰：“枉不可受，要当讼府君于天。”济乃病，忽见此人语之曰：“前具告实，既不见理，便应去。”济数日而死。出《还冤记》。

王范妾

晋富阳县令王范妾桃英，殊有姿色，遂与阁下同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范当出行不还，帐内督孙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觇视，见桃英与同被而卧，元弼扣户叱之。桃英即起，揽裙理鬓，蹑履还内。元弼又见华期带佩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辩察，遂杀元弼。有陈超者，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径曳将去，入荒泽中。雷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

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今相遇。”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之。贾景伯、孙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录。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杨都诣范，未敢谢之，便见鬼从外来，径入范帐。至夜，范始眠，忽然大魇，连呼不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苏，十数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长干寺，易姓名为何规。后五年二月三日，临水酒酣，超云：“今当不复畏此鬼也。”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许，数日而死。出《冥报志》。

宋宫人

宋少帝子业常使妇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从，命斩之。其夜，梦有一女子骂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于宫中求得似梦见者，斩之。其夕，复梦所戮者曰：“汝枉杀我，我已诉上帝，集群巫与六宫捕鬼。”帝寻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金荆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出《朝野僉载》。

杜疑妾

梁襄阳杜疑新纳一妾，年貌兼美，宠爱特甚。妾得其父书，倚帘读之。疑外还，而妾自以新来，羞以此事闻疑，因嚼吞之。疑谓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书。妾气未断，而书已出，疑看讫，叹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伤天下和气，其能久乎？”其夜见妾诉冤，疑旬日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后周女子

后周宣帝在东宫时，武帝训督甚严，恒使宦者成慎监察之，若有纤毫罪失而不奏，慎当死。于是慎常陈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余。及即位，顾见髀上杖瘢，问及慎所在。慎于时已出为郡，遂敕追之，至便赐死。慎奋厉曰：“此是汝父为，成慎何罪？悖逆之余，滥以见及，鬼若有知，终不相放。”于时宫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转共言笑，分置监官，记录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劾，谓有所思，奏使敕拷讯之。初击其头，帝便头痛，更击之，亦然。遂大发怒曰：“此冤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复腰痛。其夜出南宫，病渐重，明旦还，腰痛不得乘马。御车而归，所杀女子之处，有黑晕如人形，时谓是血，随刷之，旋复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旧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间如故。因此七八日，举身疮烂而崩，及初下尸，诸局脚床，牢不可脱，唯此女子所引之床，独是直脚，遂以供用，盖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仅二十许日焉。出《还冤记》。

张公瑾妾

唐魏郡马嘉运，以贞观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门，忽见两人各捉马一匹，先在门外树下立，嘉运问是何人，答云：“东海公迎马生耳。”嘉运素有学识，知名州里，每台使及四方贵客多请见之。及是弗复怪也。谓使者曰：“吾无马。”使者进马，嘉运即于树下上马而

去，其身倒卧于树下也。

俄至一官曹，将入大门，有男女数十人，门外如讼者。有一妇人，先与嘉运相识，是同郡张公瑾妾，姓元氏，手执一纸文书，迎谓嘉运曰：“马生尚相识否？昔张总管交某数相见，总管无状，非理杀我，我诉天曹，于今三年，为王天主救护公瑾。故常见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将至。疑我独见枉害，马生那亦来耶？”嘉运先知元氏被杀，及见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门，门者曰：“公眠未可谒，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台郎中霍璋也，见嘉运延坐，曰：“此府记室官阙，东海公闻君才学，欲屈为此官耳。”嘉运曰：“贫守妻子，不愿为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陈无学，君当有相识，可举令作。”俄有人来云：“公眠已起。”引嘉运入，见一人在厅事坐，肥短黑色，呼嘉运前，谓曰：“闻君才学，欲屈为记室耳，能为之乎？”嘉运拜谢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颇以经业教授后生，不足以当记室之任耳。”公曰：“识霍璋否？”答曰：“识之。”因使召璋，问以嘉运才术，璋曰：“平生知其经学，不见作文章。”公曰：“谁有文章者？”嘉运曰：“有陈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马生归。”即命追子良，嘉运辞去，璋与之别。嘉运问曰：“向见张公瑾妾，所言天主者为谁？”璋曰：“公瑾乡人王五戒者，死为天主，常救公瑾，故得到今，今已不免矣。”言毕而别，遣使者送嘉运至一小涩道，指令由此路归。其年七月，绵州人姓陈子良暴死，经宿而苏，自言见东海公，用为记室，辞不识文字。别有是人陈子良卒，公瑾亦亡。

至贞观中，车驾在九成宫，闻之，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就问其事，文本录以奏云尔。嘉运后为国子博士，卒官。出《冥报记》。

范略婢

唐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婢，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出《朝野僉载》。

胡亮妾

唐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僚，得一首领妾，幸之。将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钉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发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无及焉。出《朝野僉载》。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制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瘰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出《朝野僉载》。

张景先婢

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一婢，其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给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

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训妾

唐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榜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出《朝野僉载》。

花严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定，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姬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辍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唯弘称叩头死罪，如授枷棒之声，夜半而卒。出《朝野僉载》。

晋阳人妾

唐牛肃舅之尉晋阳也，县有人杀其妾，将死言曰：“吾无罪，为汝所杀，必报。”后数年，杀妾者夜半起，至母寝门呼，其母问故，其人曰：“适梦为虎所啗，伤至甚，遂死。觉而心悸，甚惊恶，故启之。”母曰：“人言梦死者反生，梦想颠倒故也，汝何忧？然汝夜来未饭牛，亟饭之。”其人曰：“唯。”暗中见物，似牛之脱也。前执之，乃虎矣。遂为所噬，其人号叫竟死。虎既杀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处其床，若寝者。其家伺其寝，则闭鑰其门而白于府。季休光为留守，则使取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攒矛以刺之，乃死。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出《纪闻》。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二十九婢妾

窦凝妾 严武盗妾 绿翘 马全节婢 鲁思鄆女

鄂州小将 金卮

窦凝妾

唐开元二十五年，晋州刺史柳涣外孙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风窦凝者，将聘焉，行媒备礼。而凝旧妾有孕，崔氏约遣妾后成礼。凝许之，遂与妾俱之宋州，扬舲下至车道口宿，妾是夕产二女，凝因其困羸毙之，实沙于腹，与女俱沉之。既而还汴，给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择日结亲。后一十五年，崔氏产男女数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长。

永泰二年四月，无何，几上有书一函。开见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发，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长女可嫁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前开封尉李驂，并良偶也。”凝不信，谓其妻曰：“此狐狸之变，不足征也。”更旬日，又于室内见一书：“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颠倒之甚也。”凝尚犹豫，明日，庭中复得一书，词言哀切，曰：“祸起旦夕。”凝方仓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虽秘之，而实心惮妾事。

五月十六日午时，人皆休息，忽闻扣门甚急。凝心动，出候之，乃是所杀妾，盛妆饰，前拜凝曰：“别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内隐匿，其鬼随踵至庭，见崔氏。崔氏惊问之，乃敛容自叙曰：“某是窦

十五郎妾。凝欲娶娘子时，杀妾于车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无负凝，而凝枉杀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于此。妾以贱品，十余年，诉诸岳渎，怨气上达，闻于帝庭。上帝降鉴，许妾复仇，今来取凝，不干娘子，无惧也。”崔氏悲惶请谢：“愿以功德赎罪，可乎？”鬼厉色曰：“凝以命还命足矣，何功德而当命也？譬杀娘子，岂以功德可计乎！”词不为屈，乃骂凝曰：“天网不漏，何用狐伏鼠窜！”便升堂擒得凝，而啮咬掐揆，宛转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辄至，则啖嚼支体，其鬼或奇形异貌，变态非常，举家危惧，而计无从出，并搏二女，不堪其苦。

于时有僧昙亮，颇善持咒。凝请之，置坛内阁，须臾鬼至，不敢升阶。僧让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刚，坐见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何掩义隐贼。且凝非理杀妾，妾岂干人乎？上命照临，许妾仇凝，金刚岂私杀负冤者耶！”言讫登阶，擒凝如初。崔氏令僧潜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为人作媒，得无忤乎！”僧惭而去。后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曰：“吾长缚汝足，岂能远耶！”数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发狂，自食支体，入水火，啖粪秽，肌肤焦烂，数年方死。崔氏于东京出家，众共知之。出《通幽记》。

严武盗妾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

杀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

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之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

乃令洒扫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堂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门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扫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嗽。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缙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出《逸史》。

绿翹

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情自郁争同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

一女僮曰绿翘，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来，知练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私。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入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练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练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练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荐枕之欢，反以沉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毙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冥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瘞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

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洩于后庭。当瘞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街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覘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入。街卒复呼数卒，携锒具，突入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出《三水小牒》。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鲁思鄆女

内臣鲁思鄆女，生十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鄆自问其故，答云：“己杨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县录事某以事至杨子，因聘己为侧室，君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己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鄆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出《稽神录》。

鄂州小将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

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备述艰苦。某亦恍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覘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

金卮

蜀青石镇陈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杀婢金卮，潜于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经年，迁居夹江，因夏潦飘坏旧居渠岸，见死婢容质不变。镇将具状报州，追勘款伏。其婢尸一夕坏烂，遂置丁氏于法。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一 报应三十杀生

田仓 临海人 陈甲 麻姑 谢盛

李婴 许宪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昙略 广州人 东兴人 陈莽 沛国人

齐朝请 伍寺之 苏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昙欢 释僧群 竺法惠

冀州小儿

田仓

后汉溪夷田彊，遣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鰲为臠，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刘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死焉。出《酉阳杂俎》。

临海人

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夜中，有人长一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当战，君可见助，当有相报。”射人曰：“自可

助君耳，何用谢为？”答曰：“明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唯见二大蛇，长十余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盘绕，白鳞势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黄鳞者即死。日将暮，复见昨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以去，慎勿复来，来必有祸。”射人曰：“善。”遂停猎。数年后，忽忘前言，更往猎。复见白带人告曰：“我语君不能见用，仇子已甚，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出《续搜神记》。

陈甲

吴郡海盐县北乡亭里，有士人陈甲，本下邳人。晋元帝时，寓居华亭，猎于东野大藪。欸见大蛇长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黄五色，卧冈下，士人即射杀之，不敢说。三年后，与乡人共猎，至故见蛇处，语同行云：“昔在此杀大蛇。”其夜梦见一人，乌衣黑帻，来至其家，问曰：“我昔昏醉，汝无状杀我。吾昔醉，不识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来就死。”其人即惊觉，明旦腹痛而卒。出《搜神记》。

麻姑

晋孝武大元八年，富阳民麻姑者，好啖脍。华本者，好啖鳖臠。二人相善。麻姑见一鳖，大如釜盖，头尾犹是大蛇，系之。经一月，尽变鳖，便取作臠，报华本食之，非常味美。麻姑不肯食，华本强令食之。麻姑遂啖一脔，便大恶心，吐逆委顿，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开口向本，本见有一蛇头，开口吐舌。本惊而走，姑仅免。本后于宅得一蛇，大二围，长五六尺，打杀作脍，唤麻姑。麻姑得食甚美，苦求此鱼。本因醉，唤家人捧蛇皮肉来。麻姑见之，呕血而

死。出《齐谐记》。

谢盛

晋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船回避。又从其后，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至兴宁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旅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宿便死。出《幽冥录》。

李婴

东晋义熙中，鄱阳李婴、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尝射大麋，解其四足，悬著树间，以脏为炙。方欲共食，遥见山下有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敛取麋头骼皮骨，并火上杂肉，悉内囊中，径负入山。婴兄弟须臾俱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宪

晋义熙中，余杭县有仇王庙。高阳许宪为县令，宪男于庙侧放火猎，便秘祠前。忽有三白獐从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复以火围之，风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从，遂烧死。而宪以事免官。出《广古今五行记》。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见一龟，大如车

轮，四足各蹶一小龟而行，又有百余黄龟从其后，三人叩头，请示出路。龟乃伸颈，若有意焉。因共随逐，即得出路。一人无故取小龟，割以为臠，食之。须臾暴死，唯不啖者无恙。出《异苑》。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县人，尝屠虎。至海口，见一蟹，匡大如筮，脚长三尺，取食甚美。其夜，梦一少姬语云：“汝啖我肉，我食汝心。”明日，其人为虎所食。出《广古今五行记》。

元稚宗

宋元稚宗者，河东人也。元嘉十六年，随钟离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远村，郡吏盖苟、边定随焉。行至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复寤。民以为死，舁出门外，方营殡具，经夕能言。说初有一百许人，缚稚宗去，数十里至一佛图，僧众供养，不异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猎，今应受报。”便取稚宗，皮剥脔截，具如治诸牲畜之法。复纳于澡水，钩口出之，剖破解切，若为脍状。又镬煮炉炙，初悉糜烂，随以还复，痛恼苦毒，至三乃止。问：“欲活否？”稚宗便叩头请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门曰：“唯三足矣。”见有蚁类数头，道人曰：“此虽微物，亦不可杀，无复论巨此者也，鱼肉自此可戒耳。斋会之日，悉著新衣，无新可浣也。”稚宗因问：“我行旅有三，而独婴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无犯。唯尔愚蒙，不识缘报，故以相戒。”因尔便苏，数日能起，由是遂断渔猎云。出《祥异记》。

王昙略

宋谯国城父人王昙略，常以牛作脯为业。欲杀一牛，牛见刀，辄跳踯欲走去。昙略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经少时，其人眼无故血流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宋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出《搜神记》。

东兴人

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自后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若哀乞，直是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踰而死。此人破肠视之，皆断裂矣。未半年，其人家疫，一时死尽灭门。出《搜神后记》。

陈莽

临川陈莽，少以射猎为业。与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树，可三十围，莽息其下。忽有白气，去地十丈许，莽因射之，若有所中，洒血布地。闻空中语云：“正中大王。”俄见一大蛇挂树，身有箭。顷刻，有群蛇辘轳向莽，莽虽驱击，而来者数多，盘绕莽身，咂咂有声，须臾散去。视莽，唯见一聚白骨。出《广古今五行记》。

沛国人

沛国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将弱冠，皆有声无言。忽有一人从门过，因问曰：“此是何声？”答曰：“是仆之子，皆不能言。”客曰：“君可内省，何以致此？”主人异其言，思忖良久，乃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积日如此。试以指内巢中，燕雏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蒿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实悔之。”客曰：“是也。”言讫，其三子之言语，忽然周稳，盖能知过之故也。出《续搜神记》。

齐朝请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啖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见大牛来，举体如被刀刺，叫呼而终。又江陵高伟，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啗之而死。出《颜氏家训》。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见社树上有猴怀孕，便登树摆杀之。梦一人称神，责以杀猴之罪，当令重谪。寺之乃化为大虫，入山，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苏巷

新野苏巷，常与妇佃于野舍。每至田时，辄有一物来，其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巷异而饷之。经数载，产业加焉。妇后密打杀，即得能食之病，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也。出《异苑》。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见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归，为炙食之。其后倪生一子，无舌，人以为牛之报也。出《述异记》。

邵文立

梁小庄严寺，在建业定阴里，本是晋零陵王庙地。天监六年，度禅师起造。时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为业，尝欲杀一鹿。鹿跪而流泪，以为不祥。鹿怀一麀，寻当产育，就庖哀切，同被割割。因斯患疾，眉须皆落，身疮并坏。后乃深起悔责，求道度禅师，发大誓愿，罄舍家资，回买此地，为立伽蓝。出《梁京寺记》。

梁元帝

梁元帝讳绎，母阮脩容，曾失一珠。元帝时绝幼，吞之，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眼以厌之。信宿之间，珠便出，帝寻一目致眇，盖鱼之报也。出《韵对》。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时，有人为望蔡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牛酒作礼，县令以牛击杀，屏除像设，铺陈床座，于堂上接宾客。未杀之顷，牛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饮啖醉饱，便卧于檐下，及醒，即觉体痒，爬搔隐疹，因尔成癞，十许年死。出《颜氏家训》。

僧昙欢

后周武帝时，敷州义阳寺僧昙欢有羊数百口，恒遣沙弥及奴放于山谷。后沙弥云：“频有人来驱逐此羊。”欢乃多将手力，自往伺之。后见此人，立于东岸树下，遥谓欢曰：“汝之畜养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劳护惜。”欢骤马绕谷就之，而觅不见。少时灭法教，资财并送官府，公私牵挽，并皆分散。欢还俗，贫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释僧群

释僧群，清贫守节，蔬食持经。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是群仙所宅，群因绝粒。其庵舍与石盂隔一小涧，常以木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见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群将举锡拨之，恐有转伤，因此回归，遂绝水数日而终。临终，谓左右曰：“我少时，曾折一鸭翅，验此以为报也。”出《高僧传》。

竺法惠

竺法惠，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谓弟子法昭曰：“汝过去时，折一鸭脚，其殃即至。”俄而昭为人所掷物折脚，遂永疾废焉。出《高僧传》。

冀州小儿

隋开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儿，年十三，常盗邻卵，烧煨食之。

翌日侵旦，有人叩门，呼此儿声。父令儿出应之，见一人云：“官唤汝。”儿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须也。”因引儿去。村南旧是桑田，耕讫未下种，此小儿忽见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门楼，丹素甚严，此儿怪曰：“何时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门，令小儿前入。小儿入阊，城门忽闭，不见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热灰碎火，深才没踝。小儿忽呼叫，走趋南门，垂至即闭。又走趋东西，亦皆如是，未到则开，既至便阖。时村人出田采桑，男女甚众，皆见儿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驰走，皆相谓曰：“此儿狂耶？旦来如此，游戏不息。”至于食时，采者皆归，儿父问曰：“见吾儿否？”桑人答曰：“父儿在村南走戏，唤不肯来。”父出村外，遥见儿走，大呼其名，一声便住，城灰忽然不见。父儿倒，号泣言之。视其足，半胫已上，血肉焦干，膝已下，红烂如炙。抱归养疗，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为枯骨。邻里闻之，看其走处，足迹通利，了无灰火，良因实业，触处见狱。有道惠法师，本冀州人，与小儿邻邑，亲见其事。出《冥报记》。

卷第一百三十二 报应三十一杀生

王将军 姜略 贺悦 李寿 方山开

王遵 李知礼 陆孝政 果毅 刘摩儿

店妇 屠人 刘知元 季全闻 当涂民

张纵

王将军

骁骑将军王某者，代郡人。隋开皇末年，出镇蒲州，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后生一女，端美，见者皆爱怜之，父母犹钟爱。既还乡里，女年七岁，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邻里戏藏匿之，访问不见。诸兄驰马远寻，去家三十余里，得于荒野中，冥然已无所识，口中唯作兔鸣，足上得荆棘盈掬。经月余，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为畋猎杀害之报也。后合家持斋，不复食肉。大理寺丞蔡宣明，曾为代府法曹，亲说之。出《冥报记》。

姜略

隋鹰扬郎将天水姜略，少好畋猎，善放鹰犬。后遇病，见群鸟千数，皆无头，围绕略床，叫鸣曰：“急还我头来！”略辄头痛气绝。久而后苏，因请众僧，急为诸鸟追福，许之皆去，既而得愈。终身绝酒

肉，不杀生命。姜略尝自说其事。出《冥报记》。

贺悦

唐武德中，隰州大宁人贺悦，为邻人牛犯其稼，乃以绳勒牛舌断。后生三子，并皆喑哑，不能言。出《法苑珠林》。

李寿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贞观初，罢职归京第。性好畋猎，常笼鹰数联，杀邻狗喂鹰。既而公疾，见五犬来责命，公谓之曰：“杀汝者奴通达之过，非我罪也。”犬曰：“通达岂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盗汝食，自于门首过，而枉杀我等，要当相报，终不休也。”公谢罪，请为追福，四犬许之。一白犬不许，曰：“既无罪杀我，我未死间，汝又生割我肉，齧齧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见一人，为之请于犬曰：“杀彼于汝无益，放令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许之。有顷公苏，遂患偏风，肢体不遂，于是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出《冥报记》。

方山开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开，少善弓矢，尤好游猎，以之为业，所杀无数。贞观十一年死，经一宿苏，云：初死之时，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余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开，登梯而进，上欲至顶。忽有一大白鹰，铁为觜爪，飞来，攫山开左颊而去。又有一黑鹰，亦铁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顶，引至厅事，见一官人，被服绯衣，首冠黑帻，谓山开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对曰：“立身已来，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观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险

峻。二人扣城北门数下，门遂开，见其城中赫然，总是猛火。门侧有数毒蛇，皆长十余丈，头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开恐惧，不知所出，唯知叩头念佛而已。门即自开，乃还见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谏曰：“山开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旧道而下，复有鹰欲攫之，赖此二人援护得免。及下山，见一大坑，极秽恶，忽被二人推入，须臾即苏。面及右膊之上，爪迹宛然，终身不灭。遂舍妻子，以宅为佛院，恒以诵经为业。出《法苑珠林》。

王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时疾甚。宅有鹊巢，旦夕翔鸣，忿其喧噪，兄弟共恶之。及病瘥，因张鹊，断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齿之疾，家渐贫，以至行乞。出《宣验志》。

李知礼

唐陇西李知礼，少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有时捕鱼，不可胜数。

贞观十九年，病数日即死。乃见一鬼，并牵马一匹，大于俗间所乘之马，谓知礼曰：“阎罗王追公。”乃令知礼乘马，须臾之间，忽至王前。王约束云：“遣汝讨贼，必不得败，败即杀汝。”有同侣二十四人，向东北望，贼不见边际，天地尽昏，埃下如雨。知礼等败，知礼语同行曰：“王教严重，宁向前死，不可败归。”知礼回马，射三箭以后，诸贼已稍退却。箭五发，贼遂败散。事毕谒王，王责知礼曰：“敌虽退，何为初战之时即败？”即便以麻辫发，并缚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镇而磨之。前后四人，体并溃烂。次到知礼，厉声叫

曰：“向者贼退，并知礼之力，还被王杀，无以励后。”王遂释放不管束。

凡经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墙院。见飞禽走兽，可满三四亩，总来索命，渐相逼近。曾射杀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啮其面，次及身体，无不被伤。复见三大鬼，各长丈余，其剥知礼皮肉，须臾总尽，唯面目白骨，并五脏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兽，其肉剥而复生，生而复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胜纪。事毕，大鬼及禽兽等，忽然总失。知礼回顾，不见一物，遂逾墙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复有一鬼逐及知礼，乃以铁笼罩之。有无数鱼竞来啖食。食毕，鬼遂倒回，鱼亦不见。其家旧供养一僧，其僧先死，来与知礼去笼，语知礼曰：“檀越大饥。”授以白物三丸，如枣，令知礼啖之，应时而饱，乃云：“檀越宜还家。”僧亦别去。

知礼所居宅北，见一大坑，其中有诸枪稍攒植，不可得过。见其兄女并婢妾箱，箱内有钱绢，及别置一器饮食，在坑东北。知礼心中，谓此婢及侄女游戏，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见一鬼，挺剑直进。知礼惶惧，委身投坑，即得苏也。自从初死，至于重生，凡经六日。后问家中，乃是侄女持纸钱绢及饭馔为奠礼，当时所视，乃是铜钱丝绢也。出《冥报记》。

陆孝政

唐雍州陆孝政，贞观中为右卫隰川府左果毅。孝政为性躁急，多为残害。府内先有蜜蜂一窠，分飞聚于宅南树上，孝政遣人移就别窠。蜂未去之间，孝政大怒，遂以汤就树沃死，殆无子遗。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厅昼寝，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红肿塞口，数日而死。出《法苑珠林》。

果毅

唐贞观、永徽间，盩厔鄠县界有果毅。每客来，恒买豚设饌，卫士家生十豚，总买尽。其最后买者，煮尚未熟，果毅对客坐，遂闻妇人哭声。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厅，又闻哭声，看妻还不哭，如此数回。后更向家，即闻哭声在门外；若门外，即闻哭声在家中。其客大惊，不安席，似闻哭声云：“男女生十个，总被果毅吃尽。”其客数遍听之，了了闻此，客恻之即去。果毅惊，因此得病，数旬而终。长安共传此事焉。出《法苑珠林》。

刘摩儿

唐汾州孝义县泉村人刘摩儿，显庆四年八月，遇病而终。男师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险诋。比邻有祁陇威，因采樵，被车碾死，经数日而苏。乃见摩儿男师保，在镬汤中，须臾之间，皮肉俱尽，无复人形，唯见白骨。如此良久，还复本形。陇威问其故，对曰：“我为射猎，故受此罪。”又谓保曰：“卿父何在？”对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见。卿既即还，请白家中，为修斋福。”言讫，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见馆宇崇峻，执杖者二十余人。一官人问曰：“汝比有何福业？”对曰：“陇威去年正月，在独村看诵一切经，脱衫一领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无量功德，何须来此？”遂索簿勘，及见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虚。侧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寿。’”乃遣人送还，当时苏活。出《法苑珠林》。

店妇

唐显庆中，长安城西路侧有店家新妇诞一小男。月满日，亲族庆

会，欲杀羊，羊数向屠人跪拜。屠人报家内，家内大小不以为征，遂即杀之，将肉就釜煮。余人贪料理葱蒜饼食，令产妇抱儿看煮肉。抱儿火前，釜忽然自破，汤冲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见闻之者，多断杀生焉。出《法苑珠林》。

屠人

唐总章、咸亨中，京师有屠人，积代相传为业。因病遂死，乃被众羊悬之，一如杀羊法。两羊捉手，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颈，出血数斗，乃死。少顷还苏。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见绕颈有鲜血，惊共看之，颈有被刺处，还似刺羊，一边刀孔小，一边刀孔大。数年疮始合。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知元

唐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枉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出《朝野僉载》。

季全闻

唐则天初，京兆人季全闻家富于财，性好杀戮。猪羊驴犊，皆烹宰于前。常养鹰鹞数十联，春夏采鱼鳖，秋冬猎狐兔。常与诸子取鸟雀，以刀齐刈其头。即放飞，看其飞得近远，远者为胜，近者为负，

以此戏乐。在家极严残，婢妾及奴客，有少事，或悬开其心，或剜去其眼。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眊，有皮垂下，至于鼻。从额已后，又有一片皮，垂至于项，有似人着帽焉。后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鹰吻。又生一子，从项至腰有缝，拨看，见其心肺五脏，生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鹰犬弋猎，性又残忍酷毒。其妻生男，项上有肉枷，或如鸟兽鱼鳖形，或无眼鼻者数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当涂民

吴俗，取鲜鱼皆生之，欲食则投之沸汤，偃转移时乃死。天宝八载，当涂有业人取鲮鱼。是春得三头鲮，其子去鲮皮，断其头，燃火将羹之。其鲮则化为蛇，赤文斑斓，长数尺，行趋门外。其子走反顾，余二鲮亦已半为蛇，须臾化毕，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一家七人，皆相继死，十余日且尽。当涂令王休悋，以其无人也，命葬之。出《纪闻》。

张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寸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

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出《广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三 报应三十二杀生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黄敏 陈君稜

王洞微 孙季贞 崔道纪 何泽 岳州人

徐可范 建业妇人 广陵男子 何马子 章邵

韩立善 僧修准 宇文氏 李贞 僧秀荣

毋乾昭 李绍

朱化

洛阳人朱化者，以贩羊为业。唐贞元初，西行抵邠宁，回易其羊。有一人见化谓曰：“君市羊求利，当求丰贍，君见羊之小者，以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小而易，及货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则利厚也，羊少则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尔知有小羊，我当尽易之。”其人数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杂为群，回归洛阳。行至关下，一夕所易之小羊，尽化为鬼而走。化大骇，莫测其由。明年复往邠宁，见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将执之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尔以小羊回易，我驱至关下，尽化为鬼，得非汝用妖术乎！”其人曰：“尔贩卖群羊，以求厚利，杀害性命，不知纪极，罪已弥天矣。自终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当

与群羊执尔而戮之。”言讫而灭，化大惊惧，寻死于邠宁焉。出《奇事》。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擢进士第。平生广求滋味，每食鳖，辄絀其足，暴于烈日。鳖既渴，即饮以酒而烹之，鳖方醉，已熟矣。复取驴繫于庭中，围之以火，驴渴即饮灰水，荡其肠胃，然后取酒，调以诸辛味，复饮之，驴未绝而为火所逼烁，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顷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复苏曰：“某见詹，为地下责其过害物命，詹对以某所为，某即以詹命不可违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传。’故得以回。”无何，慎思复卒。慎思亦登进士第，时为小谏。出《玉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铤。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竭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锄坎地，卷蚕数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肉及饼饵贮囊，无他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纲纪鞠之。其款示：某瘞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领，就村检埋蚕之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

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事，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出《三水小牋》。

黄敏

江西都校黄敏者，因御寇坠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龟，傅之，月余乃愈。而龟头尚活，龟腹间与髀肉相连而生，敏遂恶之，他日割去。欲下刃，痛楚与己肉无异，不能而止。龟目所视，亦同己所见也。出《闻奇录》。

陈君稜

曹宋二州西界有大鹤陂，陂左村人陈君稜，少小捕鱼为业。后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盖之，痛即止。后为村人盗网去，数日间，不胜痛而死。德州刺史邓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出《奇闻录》。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泊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病热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痍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

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孙季贞

唐孙季贞，陈州人，少好捕网飞走，尤爱啖鸡卵，每每欲食，辄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邻有张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径往孙氏家，称季贞，听其言，实季贞，其形故张生也。张氏之族，即诣官以诉。孙云：“先是吾不当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为冤债所诉，以食鸡卵过甚，被驱入于空城中，比入则户阖矣。第见满城火灰，既为烧烁，不知所为。东顾，方见城户双启，即奔从之，至则复阖矣。西顾，从之复然。南顾北顾，从之亦然。其苦楚备尝之矣。一旦，王谓季贞曰：‘尔寿未尽，然死且三年矣，何以复还？’主者曰：‘邻有张某，死才三日，可借此以托其神魂。’王然之，今我实季贞也。”官不能断。郡牧刘尚书廙，亲呼问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无知者以为验。”季贞曰：“某未死前，尝藏佛经两卷于屋瓦，人实无知者。”命探之，存焉，断归孙氏。出《玉泉子》。

崔道纪

唐前进士崔道纪，及第后，游江淮间。遇酒醉甚，卧于客馆中。其仆使井中汲水，有一鱼随桶而上，仆者得之，以告道纪。道纪喜曰：“鱼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有黄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连呼道纪，使人执捉，宣敕曰：“崔道纪，下土小民，敢杀龙子，官合至宰相，寿命至七十，并宜除。”言讫，升天而去。是夜道纪暴卒，时年三十五。出《录异记》。

何泽

唐何泽者，容州人也，尝摄广州四会县令。性豪横，唯以饮啖为事，尤嗜鹅鸭。乡胥里正，恒令供纳，常豢养鹅鸭千百头，日加烹杀。泽只有一子，爱怜特甚。尝一日烹双鸡，爨汤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镬中。一家惊骇，就出之，则与双鸡俱溃烂矣。出《报应录》。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人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剖其肉，载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后归家，忽遍身患疮，楚痛号叫。邻里不忍闻，须得大盆贮水，举体投水中，渐变作龟形。逾年，肉烂腐坠而死。出《报应记》。

徐可范

唐内侍徐可范，性好畋猎，杀害甚众。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铍。又性嗜饕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馐。前后烹宰，不纪其数。后扈从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见群兽鸟雀啄食其肉，痛苦万状。又须于床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乃以罟网盖覆，方暂得睡。以日继夜，常须如此，命将尽，惟一束黑骨而已。出《报应记》。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栗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常与娣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其姒一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

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出《搜神记》。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尝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并以饲马，马齿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己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出《稽神录》。

何马子

遂州人何马子好食蜂儿，坐罪，令众于市。忽有大蜂数个，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驱而复来，抵暮方绝，如此经旬乃死。出《儆戒录》。

章邵

章邵者，恒为商贾，巨有财帛，而终不舍路歧，贪猥诛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为邵之所获。邵便打杀，弃之林中，其鹿母遥见悲号，其声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谋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树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间，且寝于树阴中，邵乃不晓是子，但见衣襟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襟而前行。及天渐晓，见其衣襟，乃知杀者是己子也。嗟乎！章邵凶率如此，报应亦宜然。出《野人闲话》。

韩立善

蜀金雁桥，有韩立善者，作钓钩，积有年矣。因食鱼，鳃喉成疮，颌脱而死。出《儆戒录》。

僧修准

蜀郡大慈寺律师修准，虽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多蚊子缘栏槛。准怒，伐去竹，尽取蚊子，弃灰火中。准后忽患癬，疮遍头面。医者云蚊漏疮，不可医，后竟卒。出《儆戒录》。

宇文氏

宇文氏，伪蜀之富家也。孀居国之东门，尝闻寝室上有人行，命仆隶升屋视之，获得野狸三头并狸母，宇文氏杀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期岁，宇文氏适护戎王承丕。丕杀判官郭延钧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狱定罪，赦男女，斩宇文氏。吁！得非杀狸母之所报也！出《儆戒录》。

李贞

蜀锦浦坊民李贞家，养狗名黑儿。贞因醉，持斧击杀之。李贞临老，与邻舍恶少白昌祚争竞。昌祚承醉，以斧击贞死焉。时昌祚年十九岁，与杀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儿。冤报显然，不差丝发。出《儆戒录》。

僧秀荣

蜀郡金华寺法师秀荣，院内多松柏，生毛虫，色黄，长三二寸。

莫知纪极，秀荣使人扫除埋瘞，或弃于柴积内，僧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晒干，虫死者无数。经月余，秀荣暴卒。金华寺有僧入冥，见秀荣荷铁枷，坐空地烈日中，有万万虫啮噬。僧还魂，备说与仁秀，仁秀大骇，遂患背疮，数日而卒。出《儆戒录》。

毋乾昭

蜀人毋乾昭有庄在射洪县，因往庄收刈，有鹿遭射逐之，惊忙走投乾昭。昭闭于空房中，说与邻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岂宜轻舍？”乃杀之，沽酒炙鹿，共僧饮啖。僧食一块，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呕血，至夕而死。出《儆戒录》。

李绍

蜀民李绍好食犬，前后杀犬数百千头。尝得一黑犬，绍怜之，蓄养颇厚。绍因醉夜归，犬迎门号吠，绍怒，取斧击犬。有儿子自内走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骇，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绍后得病，作狗嗥而死。出《儆戒录》。

卷第一百三十四 报应三十三宿业 畜生

竹永通 宜城民 韦庆植 赵太 李信

谢氏 王珍 王会师 解奉先 童安珩

刘自然 李明府 刘钥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审言

竹永通

隋并州孟县竹永通，曾贷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还。索之，云：“还讫。”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实未还，当与寺家作牛。”此人死后，寺家生一黄犍，足有白文，后渐分明，乃是竹永通字。乡人渐知，观者日数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赎牛，别立一屋，事之如生。仍为造像写经，月余遂死。出《异录》。

宜城民

隋大业八年，宜州城东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并皆勤事生业。其第二弟名迁，交游恶友，不事生活。母尝取钱，欲令市买，且置床上。母向舍后，迁从外来，入堂不见人，便偷

钱去。母还，觅钱不得，遂勘合家良贱，并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后年迁亡，其家猪生一豨子，八月社至，卖与远村社家，遂托梦于妇曰：“我是汝夫，为盗取婆钱，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作猪来偿债，将卖与社家，缚我欲杀。汝是我妇，何忍不语男女赎我！”妇初梦，忽寤，仍未信之。复眠，其梦如初，因起报姑。姑曰：“吾梦亦如之。”迟明，令兄赍钱诣社官，收赎之，后二年方死。长安弘法寺静琳师，是迁之邻里，亲见其猪，尝话其事焉。出《法苑珠林》。

韦庆植

唐贞观中，魏王府长史韦庆植有女先亡，韦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客，备食，家人买得羊，未杀。夜，庆植妻梦见亡女，着青练裙白衫，头发上有一双玉钗，是平生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旦当见杀，青羊白头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自往观，果有青羊，项膊皆白，头侧有两条白，相当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止家人勿杀，待庆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许杀青羊。”植怒，即令杀之。宰夫悬羊欲杀，宾客数人已至，乃见悬一女子，容貌端正，诉客曰：“是韦长史女，乞救命。”客等惊愕，止宰夫。宰夫惧植怒，但见羊鸣，遂杀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问之，客具以言。庆植悲痛发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出《法苑珠林》。

赵太

唐长安市里风俗，每岁至元日已后，递饮食相邀，号为传坐。东市笔生赵太，次当设之。有客先到，向后，见其碓上有童女，年十三

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系颈，属于碓柱，泣泪谓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时，盗父母钱，欲买脂粉，未及而死。其钱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盗之，坐此得罪，今当偿父母命。”言毕，化为青羊白头。客惊告主人，主人问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于厨壁取得钱，似久安处。于是送羊僧寺，合门不复食肉。出《法苑珠林》。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县之太平里人也，身为隆政府卫士。至显庆年冬，随例往朔州赴审，乘赤草马一匹，并将草驹。是时岁晚凝阴，风雪严厚，行十数里，马遂不进。信以程期逼促，挝之数十下，马遂作人语，语信曰：“我是汝母，为生平避汝父，将石余米与女，故获此报，此驹即是汝妹也。以力偿债向了，汝复何苦敦逼如是！”信闻之，惊愕流涕，不能自胜。乃拜谢之，躬弛鞍辔，谓曰：“若是信母，当自行归家。”马遂前行，信负鞍辔，随之至家。信兄弟等见之，悲哀相对，别为厂枋养饲，有同事母，屈僧营斋，合门莫不精进。乡闾道俗，咸叹异之。时工部侍郎孙无隐，岐州司法张金庭为丁艰在家，闻而奇之，故就信家顾访，见马犹在，问其由委，并如所传。出《冥报拾遗》。

谢氏

唐雍州万年县阎村，即灞渭之间也，有妇女谢，适周县元氏，有女适回龙村人来阿照。谢氏永徽末亡，龙朔元年八月，托梦于来氏女曰：“我生时酤酒，小作升，乃取价太多，量酒复少，今坐此罪，子北山下人家为牛。近被卖与法界寺夏侯师，今将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

阿照村，女乃问尼，尼报云：“有夏侯师是实。”女即就寺访之，云：“近于北山下买得一牛，见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请，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余人，必陆梁抵触。见其女至，乃舐其遍体，又流泪焉。女即是就夏侯师赎之，乃随其女去。今现在阿照家养饲，女常为阿娘承奉不阙。京师王侯妃媵，多令召视，竞施财物。出《冥报记》。

王珍

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匹，同作人私费十匹，王珍不知。此人死，后王家有礼事，买羊未杀间，其羊频跪无数，珍已怪之。夜系于柱，珍将寝，有人扣房门甚急，看之无所见。珍复卧，又闻之，起看还无所见，怪之。遂开门卧，未睡，见一人云：“昔日与公同作功德，偷十匹绢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将杀之，叩头乞命。”再三恳苦。言讫，出房门，即变作羊。王珍妹于别所，见此人叩头，一如珍所见，遂放羊作长生，珍及妹家即断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运，船上无菜，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餐空饭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会师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会师者，母亡，服制已毕，其家乃产一青黄牝狗。会师妻为其盗食，乃以杖击之数下，狗遂作人语曰：“我是汝姑，新妇杖我大错。我为严酷家人过甚，遂得此报。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会闻而涕泣，抱以归家，而复还去，凡经四五。会师见其意正，乃于市北己店大墙后，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观者极众，投饼与者，不可胜数。此犬恒不离此舍，过斋时即不食。经一二岁，莫知所之。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壁，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卒后，王家牯牛产一犍犊，有白毛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焉。出《国史纂异》。

童安玕

唐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玕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窳，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借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玕后遂丰富。及珙征所借钱，安玕拒讳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玕背惠忘义，借钱不还，僥神理难诬，愿安玕死后作牛，以偿某。”词甚恳苦，安玕亦给言曰：“某若实负郭珙钱，愿死作一白牛，以偿珙债。”未逾月，安玕死。死后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犊，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玕”，历历然。远迩闻之，观者云集。珙遣人告报安玕妻，玕妻子并亲属等往视之，大以为耻，厚纳金帛，请收赎之。郭珙愤其欺负，终不允许，以牛母并犊，别栏喂饲。安玕家率童仆，持白梃劫取。珙多置人守御，竟不能获。出《报应录》。

刘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校。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歿于金

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出《儆戒录》。

李明府

唐前火井县令李明府，经过本县，馆于押司录事私第。主人将设酒馔，欲剖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李明府梦一素衣妇人将二子拜明府乞命，词甚哀切，李不测其由，云：“某不曾杀人。”妇人哀祈不已。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称“某命在须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谕其意，但惊怛不已。再寝，又梦前妇人曰：“长官终不能相救，某已死讫，然亦偿债了。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仆方妊，身怀二子，时某嫉妒，因笞杀之，给夫云：‘女仆盗金钗并盒子，拷讯致毙。’今获此报，然已还其冤债。其金钗并盒子，在堂西拱料内。为某告于主人，请不食其肉，为作功德。”李惊起，召主人诘曰：“君剖一白羊耶？有双羔否？”曰：“是。”具话夜来之梦，更叹异。及寻拱料内，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为作功德追荐焉。出《报应录》。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篋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

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捶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出《玉堂闲话》。

上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书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牯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都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出《玉堂闲话》。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退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出《稽神录》。

公乘通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匿，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

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皆知之。出《北梦琐言》。

僧审言

云顶山慈云寺，四方归辏，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审言，性贪鄙，欺隐本寺施财，饮酒食肉，畜养妻子，无所不为。僧众稍孤洁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笃，自言见空中绳悬一石臼，有鼠啮之，绳断，正中其心，大叫气绝。久而复苏，如此数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犊，腹下分明有“审言”二字。出《儆戒录》。

〔宋〕李昉等
編

太平廣記

二

中華書局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 编

二

中华书局

•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 帝尧
- 周武王
- 越王
- 临洮长人
- 汉高祖
- 陆贾
- 汉元后
- 后汉章帝
- 吴大帝
- 魏明帝
- 晋司马氏
- 白燕
- 晋武帝
- 晋惠帝
- 晋元帝
- 蜀李雄
- 宋高祖
- 宋孝武帝
- 宋明帝
- 齐太祖
- 北齐神武
- 后周太祖
- 陈高祖
- 隋文帝
- 隋炀帝
- 唐高祖
- 唐太宗

- 唐齐王元吉
- 唐中宗
- 唐相王
- 潞州别驾
- 金蜗牛

•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 唐玄宗
- 叱金像
- 天宝符
- 蜀当归
- 万里桥
- 唐肃宗
- 唐武宗
- 唐宣宗
- 迎光王
- 唐懿宗
- 唐僖宗
- 李郃
- 后唐太祖
- 后唐明宗
- 潞王
- 晋高祖
- 伪蜀主舅

•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 吕望
- 仲尼
- 文翁

- 董仲舒
- 何比干
- 五鹿充宗
- 王溥
- 应枢
- 袁安
- 陈仲举
- 张承
- 张氏
- 司马休之
- 杜慈
- 武士贲
- 张文成
- 上官昭容
- 崔行功
- 李正己
- 李揆
- 贾隐林
- 张子良
- 郑纲

•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 裴度
- 段文昌
- 李逢吉
- 牛僧孺
- 王智兴
- 牛师
- 杜中立

- 李蟪
- 马植
- 高骈
- 孔温裕
- 孙偓
- 李全忠
- 侯弘实
- 戴思远
- 张钱
- 齐州民
- 朱庆源

•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 池阳小人
- 背明鸟
- 王琬
- 张聘
- 张林
- 东瀛公
- 长广人
- 黄丘村
- 韩僧真
- 洛阳金像
- 梁武帝
- 惠炤师
- 周靖帝
- 苏氏
- 突厥首领
- 陈后主

- 渭南人
- 猫鬼
- 长星
- 大乌
- 虾蟆
- 幽州人
- 默啜
- 张易之
- 孙俭
- 太白昼见

•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六

- 大星
- 火灾
- 水灾
- 僧一行
- 汪凤
- 僧普满
- 秦城芭蕉
- 睿陵僧
- 兴圣观
- 骆驼杖

•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七人臣咎征

- 孔子
- 萧士义
- 王导
- 谢安
- 庾亮

- 王仲文
- 诸葛侃
- 刘波
- 郑微
- 周超
- 谢南康
- 傅亮
- 王徽之
- 刘兴道
- 郭仲产
- 沈庆之

•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 刘德愿
- 李镇
- 柳元景
- 向玄季
- 滕景直
- 王晏
- 留宠
- 尔朱世隆
- 刘敏
- 李广
- 王氏
- 张雕虎
- 强练
- 李密
- 张鷟
- 唐望之

•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 徐庆
- 周仁轨
- 徐敬业
- 杜景佺
- 黑齿常之
- 顾琮
- 路敬淳
- 张易之
- 郑蜀宾
- 刘希夷
- 崔玄𣎵
- 宋善威
- 李处鉴
- 魏先冲
- 吕崇粹
- 源乾曜
- 毋旻
- 杨慎矜
- 王儼
- 崔曙
- 元载
- 彭偃
- 刘沔
- 韩滉
- 严震
- 李德裕
- 李师道
- 韦温

•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 吕群
- 朱克融
- 王涯
- 温造
- 李宗闵
- 柳公济
- 王涯
- 王潜
- 韩约
- 王氏
- 王哲
- 杜牧
- 卢献卿
- 卢骈
- 封望卿
- 崔彦曾
- 崔雍
- 庞从

•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征

- 李钧
- 高骈
- 钜鹿守
- 陕师
- 严遵美
- 成汭
- 刘知俊
- 田颀

- 桑维翰
- 锺傳
- 顿金
- 湖南马氏
- 王慎辞
- 安守范

•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 宝志
- 史溥
- 耿询
- 尉迟敬德
- 魏徵
- 娄师德
- 王显
- 张宝藏
- 授判冥人官
- 王无^寻
- 宇文融
- 路潜
- 甘子布
- 李迥秀
- 狄仁杰
- 崔元综
- 苏味道
- 卢崇道
- 刘仁轨
- 任之选

•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 田预
- 王峻
- 高智周
- 王儼
- 裴旻
- 张文瓘
- 袁嘉祚
- 齐瀚
- 张守珪
- 裴有敞
- 王超
- 张齐丘
- 冯七言
- 桓臣范
- 张嘉贞
- 僧金师

•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 韦氏
- 张嘉福
- 宋恽
- 房琯
- 孙生
- 张嘉贞
- 杜暹
- 郑虔
- 崔圆

•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 鞠思明
- 马游秦
- 萧华
- 一行
- 术士
- 杜鹏举
- 李栖筠
- 杜思温
- 柳及
- 韦泛

• 卷第一百五十 定数五

- 玄宗
- 乔琳
- 张去逸
- 李泌
- 刘邈之
- 张仁祎
- 裴谓
- 李揆
- 道昭

•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 李稜
- 豆卢署
- 孟君
- 卢常师
- 韩滉
- 李颀

☐ 崔造

☐ 薛邕

•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 郑德璘

☐ 赵璟 卢迈

☐ 赵璟

☐ 包谊

☐ 薛少殷

☐ 袁孝叔

•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 李公

☐ 李宗回

☐ 崔朴

☐ 李藩

☐ 韦执谊

☐ 袁滋

☐ 裴度

☐ 张轅

☐ 赵昌时

•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 李顾言

☐ 元和二相

☐ 李源

☐ 郑权

☐ 樊阳源

☐ 吴少诚

- 陈彦博
- 陆宾虞
- 王璠
- 崔玄亮
- 韦贯之

•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 卫次公
- 李固言
- 杨收
- 郑朗
- 段文昌
- 崔从
- 郭八郎
- 张宣
- 韩皋

•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 庞严
- 张正矩
- 刘遵古
- 舒元舆
- 李德裕
- 李言
- 王沐
- 舒元谦
- 杜惊外生
- 石雄
- 贾岛

☐ 崔洁

•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 李景让

☐ 李敏求

☐ 李君

☐ 马举

☐ 郑延济

☐ 李生

•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 成汭

☐ 杨蔚

☐ 欧阳澥

☐ 伊璠

☐ 顾彦朗

☐ 李甲

☐ 房知温

☐ 窦梦徵

☐ 许生

☐ 杨鼎夫

☐ 牛希济

☐ 阴君文字

☐ 贫妇

☐ 支馘

•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 定婚店

☐ 崔元综

- 卢承业女
- 琴台子
- 武殷
- 卢生
- 郑还古

•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 秀师言记
- 李行脩
- 灌园婴女
- 朱显
- 侯继图

•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 张宽
- 汉武帝
- 醴泉
- 淮南子
- 扬雄
- 刘向
- 袁安
- 樊英
- 五石精
- 律吕
- 陈业
- 陈寔
- 三州人
- 魏任城王
- 吕虔

- 管宁
- 河间男子
- 宜阳女子
- 张应
- 南郡掾
- 蒲坂精舍
- 吴兴经堂
- 南徐士人
- 徐祖
- 刘京
- 何敬叔
- 萧子懋
- 萧叡明
- 解叔谦
- 宗元卿
- 匡昕
- 曾康祖

•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 崔恕
- 何瑚
- 陈遗
- 王虚之
- 河南妇人
- 岑文本
- 郑鲜
- 张楚金
- 罗道惊
- 陵空观

- 皇甫氏
- 田仁会
- 徐州军士
- 唐宣宗
- 李彦佐
- 胡生
- 刘行者
- 王法朗
- 郗法遵
- 王晖
- 李梦旗
- 孟熙

•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 历阳媼
- 孙权
- 高颀
- 神尧
- 唐高祖
- 太行山
- 桑条歌
- 突厥盐
- 封中岳
- 杨柳谣
- 黄獐歌
- 苾挈儿
- 安乐寺
- 乌鹊窠
- 鲤鱼儿

- 挽天枢
- 黄犊子
- 骆宾王
- 天后
- 阎知微
- 长孙无忌
- 魏王
- 武媚娘
- 孝和
- 魏叔麟
- 武三思
- 孙佺
- 张易之
- 饮酒令
- 白马寺
- 李蒙
- 李进周
- 志公词
- 李怀光
- 王铎
- 木成文
- 草重生
- 唐国闰
- 竹_猓

•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 名贤
- 讽谏

•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嗇附

☐ 廉俭

☐ 吝嗇

•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 鲍子都

☐ 杨素

☐ 郭元振

☐ 狄仁杰

☐ 敬昭道

☐ 吴保安

•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 裴冕

☐ 李宜得

☐ 穆宁

☐ 赵骅

☐ 曹文洽

☐ 阳城

☐ 王义

☐ 裴度

☐ 廖有方

•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 熊执易

☐ 李约

☐ 郑还古

☐ 江陵士子

☐ 郑畋

☐ 章孝子

- 发冢盗
- 郑雍
- 杨晟
- 王殷

•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 陈寔
- 黄叔度
- 郭泰
- 马融
- 蔡邕
- 顾邵
- 诸葛瑾兄弟
- 庞士元
- 武陟
- 裴颀
- 匈奴使
- 桓温
- 谢鲲
- 唐太宗
- 李勣
- 薛收
- 王珪
- 王师旦
- 杨素
- 王义方
- 选将
- 英公
- 刘奇

- 张鷟自号浮休子
- 李峤
- 郑杲
- 卢从愿
- 裴宽
- 韦诜
- 裴谈

•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 姚元崇
- 卢齐卿
- 薛季昶
- 元怀景
- 张九龄
- 王丘
- 杨穆弟兄
- 李丹
- 郑綮
- 苗夫人
- 杜鸿渐
- 杜佑
- 梁肃
- 吕温
- 顾和
- 刘禹锡
- 韩愈
- 顾况
- 于邵
- 李德裕

- 韦岫
- 知人僧
- 蔡荆
- 亚子

•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 李子荅
- 袁安
- 严遵
- 李崇
- 魏先生
- 李义琛
- 蒋恒
- 王璿
- 李杰
- 裴子云
- 郭正一
- 张楚金
- 董行成
- 张鸢
- 张松寿
- 苏无名
- 赵涓
- 袁滋

•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 韩滉
- 颜真卿
- 李景略

- 李夷简
- 孟简
- 李德裕
- 裴休
- 崔碣
- 赵和
- 刘崇龟
- 杀妻者
- 许宗裔
- 刘方遇

•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 东方朔
- 匡衡
- 边文礼
- 荀慈明
- 曹植
- 诸葛恪
- 车浚
- 诸葛靓
- 蔡洪
- 范百年
- 张融
- 庾杲之
- 王俭
- 周顒
- 王融
- 李膺
- 商铨

- 萧琛
- 朱淹
- 崔光
- 陈元康
- 李谐
- 卢恺
- 卢思道
- 王元景

-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辩二幼敏附

- 俊辩
- 幼敏

-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 贾逵
- 李百药
- 王勃
- 元嘉
- 毛俊男
- 苏颐
- 刘晏
- 林杰
- 高定
- 李德裕
- 白居易
- 崔铉
- 李琪
- 刘神童
- 路德延

○ 韦庄

•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 乐广

○ 刘仁轨

○ 娄师德

○ 李勣

○ 李日知

○ 卢承庆

○ 裴冕

○ 郭子仪

○ 宋则

•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 陆象先

○ 元载

○ 董晋

○ 裴度

○ 于頔

○ 武元衡

○ 李绅

○ 卢携

○ 归崇敬

○ 夏侯孜

○ 陈敬瑄

○ 葛周

•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 总叙进士科

- 进士归礼部
- 府解
- 诸州解
- 试杂文
- 内出题
- 放杂文榜
- 放榜
- 五老榜
- 谢恩
- 期集
- 过堂
- 题名
- 关试
- 宴集

•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 杜正玄
- 李义琛
- 陈子昂
- 王维
- 杨暄
- 萧颖士
- 乔彝
- 许孟容
- 张正甫
- 阎济美
- 潘炎
- 令狐峘
- 熊执易

•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 常袞
- 宋济
- 牛锡庶
- 崔元翰
- 湛贲
- 尹极
- 李程
- 蔡南史
- 牛僧孺
- 杨虞卿
- 苗缵
- 费冠卿
- 李固言
- 殷尧藩
- 施肩吾
- 张正甫
- 冯陶
- 张环
- 杨三喜

•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 李逢吉
- 章孝标
- 刘轲
- 崔群
- 李翱女
- 贺拔碁
- 李宗闵

- 庾承宣
- 张祐
- 卢求
- 杜牧
- 刘蕡
- 薛保逊
- 贾岛
- 毕诚
- 裴德融
- 裴思谦
- 李肱
- 苏景胤 张元夫

•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 崔蠡
- 卢肇
- 丁稜
- 顾非熊
- 李德裕
- 张洎
- 宣宗
- 卢渥
- 刘蛻
- 苗台符 张读
- 许道敏
- 崔殷梦
- 颜标
- 温庭筠
- 卢象

- 翁彦枢
- 刘虚白
- 封定卿
- 冯藻
- 赵琮

•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 刘邺
- 叶京
- 李蔼
- 房珣
- 汪遵
- 刘允章
- 王凝
- 卢尚卿
- 李尧
- 高湜
- 公乘亿
- 孙龙光
- 王璘
- 蒋凝
- 吴融
- 卢光启
- 王彦昌
- 杜昇
- 郑昌图被嘲附
- 程贺
- 陈峤
- 秦韬玉

- 陆宸
- 张曙
- 崔昭矩
- 贾泳

•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 昭宗
- 韦甄
- 刘纂
- 锺傅
- 卢文焕
- 赵光逢
- 卢延让
- 韦贻范
- 杨玄同
- 封舜卿
- 高辇
- 氏族

•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 蔡廓
- 谢庄
- 刘林甫
- 张说
- 温彦博
- 戴胄
- 唐皎
- 杨师道
- 高季辅

- 薛元超
- 杨思玄
- 张仁祎
- 裴行俭
- 三人优劣
- 刘奇
- 狄仁杰
- 郑杲
- 薛季昶
- 邓渇
- 李至远
- 张文成
- 郑愔 崔湜
- 糊名

•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 斜封官
- 卢从愿
- 韦抗
- 张仁愿
- 杜暹
- 魏知古
- 卢齐卿
- 王丘
- 崔琳
- 裴光庭
- 薛据
- 李林甫
- 张说

- 张奭
- 杨国忠
- 陆贽
- 郑余庆
- 裴遵庆
- 李绹
- 李建
- 崔安潜

-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 宰相
- 上事
- 苏瓌
- 两省
- 独孤及
- 参酌院
- 阳城
- 吕温
- 韦绚
- 李程
- 杂说
- 御史
- 同州御史
- 崔蘧
- 严武
- 押班
- 台门
- 历五院
- 韩皋

- 杂说
- 使职
- 尚书省
- 崔日知
- 度支
- 柳闳
- 省桥
- 秘书省
- 鱼袋
- 莎厅

•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幸

- 张易之
- 王准
- 王毛仲
- 李林甫
- 卢绚
- 李辅国
- 韦渠牟
- 鱼朝恩
- 元载
- 路岩
- 高湘
- 卢隐

•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 关羽
- 简文
- 李密

- 刘文静
- 李金才
- 李靖
- 郭齐宗
- 唐休璟
- 李尽忠
- 封常清
- 李光弼

•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譎智附

- 马燧
- 严振
- 温造
- 高骈
- 南蛮
- 张濬
- 刘鄩
- 张勳
- 王建
- 杂譎智

•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 留丘□
- 朱遵
- 赵云
- 吕蒙
- 魏任城王
- 桓石虔
- 杨大眼

- 麦铁杖
- 彭乐
- 高开道
- 杜伏威
- 尉迟敬德
- 柴绍弟
- 秦叔宝
- 薛仁贵
- 公孙武达
- 程知节
- 薛万
- 李楷固
- 王君^皀
- 宋令文
- 彭博通
- 李宏
- 辛承嗣

•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 来瑱
- 哥舒翰
- 马璘
- 白孝德
- 李正己
- 李嗣业
- 马勋
- 汪节
- 彭先觉
- 王侁优

- 鍾傳
- 墨君和
- 周歸祐
- 王宰

•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俠一

- 李亨
- 虬髯客
- 彭閼 高瓚
- 嘉興繩技
- 車中女子

•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俠二

- 昆侖奴
- 侯彝
- 僧俠
- 崔慎思
- 聶隱娘

•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 紅線
- 胡証
- 馮燕
- 京西店老人
- 蘭陵老人
- 盧生
- 義俠

•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俠四

- 田膨郎
- 宣慈寺门子
- 李龟寿
- 潘将军
- 贾人妻
- 荆十三娘
- 许寂
- 丁秀才

•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 东方朔
- 刘向
- 胡综
- 张华
- 束皙
- 沈约
- 虞世南
- 傅奕
- 郝处俊
- 孟诜
- 唐文宗
- 贾耽
- 段成式
- 江陵书生

•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 司马相如
- 谢朓
- 沈约

- 庾信
- 王勃
- 卢照邻
- 崔融
- 张说
- 崔曙
- 王维
- 李翰
- 顾况
- 卢渥
- 唐德宗
- 戎昱
- 李端
- 韩翃
- 杨凭
- 符载
- 王建
- 裴度
- 白居易
- 元和沙门

•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 杜牧
- 天峽游人
- 谭铎
- 周匡物
- 王播
- 朱庆余
- 唐宣宗

- 温庭筠
- 李商隐
- 刘瑒
- 郑畋
- 司空图
- 高蟾

• 卷第二百 文章三

- 李蔚
- 卢渥
- 韩定辞
- 姚岩杰
- 狄归昌
- 杜荀鹤
- 武臣有文

•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 才名
- 好尚

• 卷第二百二 儒行 怜才 高逸

- 儒行
- 怜才
- 高逸

• 卷第二百三 乐一

- 乐
- 琴
- 瑟

- 卷第二百四 乐二

- ☐ 乐
- ☐ 歌
- ☐ 笛
- ☐ 觱篥

- 卷第二百五 乐三

- ☐ 羯鼓
- ☐ 铜鼓
- ☐ 琵琶
- ☐ 五弦
- ☐ 箜篌

- 卷第二百六 书一

- ☐ 古文
- ☐ 大篆
- ☐ 籀文
- ☐ 小篆
- ☐ 八分
- ☐ 隶书
- ☐ 章草
- ☐ 行书
- ☐ 飞白
- ☐ 草书
- ☐ 汲冢书
- ☐ 李斯
- ☐ 萧何
- ☐ 蔡邕

- 崔瑗
- 张芝
- 张昶
- 刘德升
- 师宜官
- 梁鹄
- 左伯
- 胡昭
- 锺繇
- 锺会
- 韦诞

• 卷第二百七 书二

- 王羲之
- 王献之
- 王脩
- 荀勗
- 谢安
- 王廙
- 戴安道 康昕
- 韦昶
- 萧思话
- 王僧虔
- 王融
- 萧子云
- 萧特
- 僧智永
- 僧智果

• 卷第二百八 书三

- 唐太宗
- 购《兰亭序》
- 汉王元昌
- 欧阳询
- 欧阳通
- 虞世南
- 褚遂良
- 薛稷
- 高正臣
- 王绍宗
- 郑广文
- 李阳冰
- 张旭
- 僧怀素

• 卷第二百九 书四

- 杂编

• 卷第二百一十 画一

- 烈裔
- 敬君
- 毛延寿
- 赵岐
- 刘褒
- 张衡
- 徐邈
- 曹不兴
- 卫协
- 王献之

- 顾恺之
- 顾光宝
- 王廙
- 王濛
- 戴逵
- 宗炳
- 黄花寺壁

• 卷第二百一十一 画二

- 宗测
- 袁蒨
- 梁元帝
- 陶弘景
- 张僧繇
- 高孝珩
- 杨子华
- 刘杀鬼
- 郑法士
- 阎立德
- 阎立本
- 薛稷
- 尉迟乙僧
- 王维
- 李思训
- 韩幹

• 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 吴道玄
- 冯绍正

- 张藻
- 陈闳
- 韦无忝
- 卢稜伽
- 毕宏
- 净域寺
- 资圣寺
- 老君庙
- 金桥图
- 崔圆壁

• 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 保寿寺
- 先天菩萨
- 王宰
- 杨炎
- 顾况
- 周昉
- 范长寿
- 程修己
- 边鸾
- 张萱
- 王墨
- 李仲和
- 刘商
- 厉归真
- 圣画
- 廉广
- 范山人

○ 韦叔文

• 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 贯休

○ 楚安

○ 应天三绝

○ 八仙图

○ 黄筌

○ 杂编

• 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 郑玄

○ 真玄兔

○ 曹元理

○ 赵达

○ 贞观秘记

○ 一行

○ 邢和璞

○ 满师

○ 马处谦

○ 袁弘御

• 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 管辂

○ 淳于智

○ 柳林祖

○ 隗炤

○ 郭璞

○ 蔡铁

- 吴中察声者
- 王子贞
- 张璟藏
- 凑州筮者
- 蔡微远
- 车三
- 李老
- 开元中二道士
- 蒋直

• 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 沈七
- 颖阴日者
- 王栖岩
- 路生
- 邹生
- 五明道士
- 黄贺
- 邓州卜者

• 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 华佗
- 张仲景
- 吴太医
- 句骊客
- 范光祿
- 徐文伯
- 徐嗣伯
- 腹痂病

- 李子豫
- 徐之才
- 甄权
- 孙思邈
- 许裔宗
- 秦鸣鹤
- 卢元钦
- 周允元
- 杨玄亮
- 赵玄景
- 张文仲
- 郝公景
- 崔务

• 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 周广
- 白岑
- 张万福
- 王彦伯
- 李祐妇
- 元颢
- 梁革
- 梁新 赵鄂
- 高骈
- 田令孜
- 于遘
- 颜燧

•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 申光逊
- 孙光宪
- 渔人妻
- 陈寨
- 陶俊
- 张易
- 广陵木工
- 飞蛊
- 菌毒
- 田承肇
- 蛇毒
- 冶葛鸩
- 杂说药
- 异疾

•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 袁天纲
- 张罔藏
- 张柬之
- 陆景融
- 程行谿
- 魏元忠

•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 裴光庭
- 安禄山
- 孙思邈
- 孙生
- 衡相

- 马禄师
- 李含章
- 尚衡
- 柳芳
- 陈昭
- 卢齐卿
- 梁十二
- 冯七
- 马生

•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 桑道茂
- 韦夏卿
- 骆山人
- 李生
- 王锷
- 窦易直
- 李潼
- 贾餗
- 娄千宝
- 丁重
- 夏侯生
- 薛少尹
- 周玄豹
- 程逊

•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 王正君相妇人
- 黄霸

- 卖馓媪
- 苏氏女
- 武后
- 李淳风
- 杨贵妃
- 姜皎僧善相
- 常袞
- 刘禹锡
- 郑朗
- 令狐绹门僧
- 僧处弘
- 范氏尼
- 任之良
- 殷九霞
- 相手板庾道敏
- 李参军
- 龙复本

•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 因祇国
- 葛由
- 鲁般
- 弓人
- 燕巧人
- 云明台
- 淫渊浦
- 新丰
- 张衡
- 王肃

- 凌云台
- 陈思王
- 吴夫人
- 区纯
- 水芝欹器
- 兰陵王
- 僧灵昭
- 七宝镜台

•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 水饰图经
- 观文殿
- 刘交
- 张崇
- 十二辰车
- 铜樽
- 殷文亮
- 杨务廉
- 王琚
- 薛昝惑
- 马待封

•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

- 伎巧
- 绝艺

•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 奕棋
- 弹棋

○ 藏钩

○ 杂戏

•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 周穆王

○ 周灵王

○ 王子乔

○ 方丈山

○ 昆吾山

○ 汉太上皇

○ 汉武帝

○ 轻玉磬

○ 李夫人

○ 吉光裘

○ 西毒国

○ 桂宫

○ 西胡渠王

○ 汉宣帝

○ 刘表

•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 苏威

○ 王度

•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 张华

○ 晋惠帝

○ 许逊

○ 陶贞白

- 张祖宅
- 唐仪
- 唐中宗
- 宋青春
- 武胜之
- 李守泰
- 陈仲躬
- 曹王皋
- 渔人

•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 符戟
- 破山剑
- 扬州贡
- 郑云逵
- 张存
- 百合花
- 浙右渔人
- 元祯
- 李德裕
- 甘露僧
- 令狐绀
- 周邨
- 真阳观
- 陴湖渔者
- 文谷

•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 千日酒

- 擒奸酒
- 若下酒
- 昆仑觥
- 碧筒酒
- 九酝酒
- 消肠酒
- 青田酒
- 黏雨酒
- 酒名
- 南方酒
- 李景让
- 夏侯孜
- 孙会宗
- 陆宸
- 酒量
- 嗜酒

•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 吴饌
- 御厨
- 五侯鯖
- 刘孝仪
- 鮓议
- 鮓表
- 热洛河
- 名食
- 败障泥
- 尚食令
- 大饼

☐ 能食

☐ 菲食

•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 宗世林

☐ 祢衡

☐ 荀巨伯

☐ 管宁

☐ 竹林七贤

☐ 嵇康

☐ 山涛

☐ 王安期

☐ 王敦

☐ 孙伯翳

☐ 湘东王绎

☐ 唐霍王元轨

☐ 王方翼

☐ 吴少微

☐ 张说

☐ 柳芳

☐ 杜佑

☐ 李舟

☐ 白居易

☐ 许棠

☐ 陆龟蒙

☐ 颜荛

•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 吴王夫差

- 汉武帝
- 丁媛
- 淋池
- 霍光妻
- 韩嫣
- 袁广汉
- 霄游宫
- 沙棠舟
- 赵飞燕
- 郭况
- 后汉灵帝
- 石崇
- 王敦
- 魏高阳王雍
- 元琛
- 隋炀帝
- 则天后
- 许敬宗
- 张易之
- 宗楚客
- 安乐公主
- 杨慎交
- 唐睿宗
- 玄宗
- 虢国夫人

•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 韦陟
- 芸辉堂

- 裴冕
- 于岷
- 王涯
- 李德裕
- 杨收
- 同昌公主
- 李璋
- 李使君

•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 刘龙子
- 郭纯
- 王燧
- 唐同泰
- 胡延庆
- 朱前疑
- 宁王
- 安禄山
- 白铁余
- 李庆远
- 刘玄佐
- 张祜
- 大安寺
- 王使君
- 刘崇龟
- 李延召
- 成都丐者
- 薛氏子
- 秦中子

○ 李全皋

○ 文处子

•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 安禄山

○ 成敬奇

○ 陈少游

○ 裴延龄

○ 薛盈珍

○ 画雕

○ 冯道明

○ 杜宣猷

○ 李德裕

○ 韩全海

○ 苏循

○ 苏楷

○ 乐朋龟

○ 孔谦

•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 赵元楷

○ 阎知微

○ 郑愔

○ 薛稷

○ 李峤

○ 李义府

○ 侯思止

○ 卢藏用

○ 赵履温

- 张炭
- 吉頊
- 宗楚客
- 崔融
- 崔湜
- 用番将
- 张说
- 程伯献
- 杨国忠
- 太真妃
- 李林甫

-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 王承休

-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 谬误
 - 遗忘

-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贪附

- 治生
 - 贪

-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 时苗
 - 王思
 - 李凝道
 - 尧君卿
 - 萧颖士

- 裴枢
- 崔珣
- 韩皋
- 杜佑
- 皇甫湜
- 段文昌
- 李德裕
- 李藩
- 卢罕
- 王珣
- 高季昌

•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 晏婴
- 东方朔
- 边韶
- 袁次阳
- 伊籍
- 张裔
- 张裕
- 薛综
- 诸葛恪
- 费祎
- 王戎妻
- 邓艾
- 安陵人
- 杨修
- 孙子荆
- 蔡洪

○ 陆机

•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 蔡謨

○ 诸葛恢

○ 周顗

○ 韩博

○ 习凿齿

○ 孙盛

○ 祖纳

○ 郝隆

○ 罗友

○ 张融

○ 何承天

○ 王绚

○ 何勔

○ 谢灵运

○ 刘绘

○ 徐孝嗣

○ 沈文季

○ 沈昭略

○ 胡谐之

○ 梁武

○ 柳信言

○ 徐摛

○ 徐陵

○ 李谐

○ 周舍

○ 王琳

•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 穆子客
- 僧重公
- 孙绍
- 魏市人
- 魏彦渊
- 陆义
- 王元景
- 李庶
- 邢子才
- 卢询祖
- 北海王晞
- 李驹駘
- 卢思道
- 石动筩
- 徐之才
- 萧彪

•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 侯白
- 卢嘉言
- 陆操
- 薛道衡
- 刘焯
- 山东人
- 吃人
- 赵小儿
- 长孙无忌
- 任瓌

☐ 李勣

☐ 李荣

•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 令狐德棻

☐ 崔行功

☐ 边仁表

☐ 辛郁

☐ 尹君

☐ 裴玄本

☐ 长孙玄同

☐ 王福峙

☐ 许敬宗

☐ 高崔嵬

☐ 元晋

☐ 赵谦光

☐ 沈佺期

☐ 崔日用

☐ 裴谈

☐ 李镇恶

☐ 卢虞

☐ 松寿

☐ 封抱一

☐ 尹神童

•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 狄仁杰

☐ 苏味道

☐ 侍御史

- 李安期
- 邓玄挺
- 元福庆
- 尚书郎
- 御史里行
- 姚崇
- 黄幡绰
- 杨国忠
- 刘朝霞
- 姚贞操
- 裴谔
- 张文成
- 窦晓
- 杜延业
- 路励行
- 萧诚
- 德宗
- 刘玄佐
- 顾况
- 裴佖
- 赵宗儒
- 爇牛头
- 韩皋
- 裴度
- 姚岷

•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 周愿
- 刘禹锡

- 袁德师
- 李程
- 杨虞卿
- 沈亚之
- 张祜
- 交广客
- 章孝标
- 王智兴
- 卢发
- 裴休
- 冯衮
- 邻夫
- 关图
- 杨玄翼
- 裴庆余
- 赵崇
- 郑光业

•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 李曜
- 王铎
- 薛昭纬罗九皋附
- 孔纬
- 宇文翰
- 千字文语乞社
- 山东佐史
- 罗隐
- 卢延让
- 俳优人

- 王舍城
- 顾夔
- 不调子
- 司马都
- 吴尧卿
- 李任为赋

•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 程季明
- 诸葛恪
- 张湛
- 贺循
- 陆士龙
- 繁钦
- 刘道真
- 祖士言
- 高爽
- 徐之才
- 司马消难
- 马王
- 酒肆
- 卢思道
- 李悝
- 薛道衡
- 解嘲
- 辛亶
- 牛弘
- 侯白

•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 赵神德
- 贾嘉隐
- 欧阳询
- 高士廉
- 裴略
- 刘行敏
- 窦昉
- 狄仁杰
- 杨茂直
- 左右台御史
- 杜文范
- 御史里行
- 张元一
- 吉顼
- 朱随侯
- 李详

•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 张鷟
- 石抱忠
- 郑愔
- 宋务先
- 傅岩
- 侯味虚
- 贾言忠
- 司马承祯
- 李敬玄
- 格辅元
- 祝钦明

- 姜师度
- 姜晦
- 魏光乘
- 邵景
- 黄幡绰
- 贺知章
- 王维
- 甘洽
- 乔琳
- 契苾~~纛~~秃
- 宋济
- 安陵佐史
- 崔护

•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 卢迈
- 柳宗元
- 陆畅
- 平曾
- 僧灵彻
- 苏芸
- 李寰
- 王璠
- 韦蟾
- 封抱一
- 崔涯
- 李宣古
- 杜牧
- 陆岩梦

- 李远
- 李德裕
- 薛昭纬罗九皋附
- 崔慎由
- 郑薰
- 唐五经
- 青龙寺客
- 罗隐

•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 崔澹
- 皮日休
- 薛能
- 周
- 任穀
- 王徽
- 山东人
- 张登
- 朱泽
- 徐彦若
- 冯涓
- 张濬伶人
- 封舜卿
- 姚洎
- 李台瑕
- 织锦人
- 李主簿
- 陈癩子
- 患目鼻人

○ 伧人

○ 田媪

卷第一百三十五 征应一帝王休征

帝尧 周武王 越王 临洮长人 汉高祖

陆贾 汉元后 后汉章帝 吴大帝 魏明帝

晋司马氏 白燕 晋武帝 晋惠帝 晋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齐太祖

北齐神武 后周太祖 陈高祖 隋文帝 隋炀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齐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别驾 金蜗牛

帝尧

秦始皇时，宛渠国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国去轩辕之丘十万里，臣国先圣，见冀州有黑风，应出圣人，果庆都生尧。”出《王子年拾遗记》。

周武王

纣之昏乱，欲杀诸侯，使飞廉、恶来诛戮贤良，取其宝器，埋于琼台之下。使飞廉等于所近之国，侯服之内，使烽燧相续。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神人愤怒。时有朱鸟衔火，如星之照耀，以乱烽燧之光，纣乃回惑，使诸国灭其烽燧。及武王伐纣，樵夫牧竖，探高鸟之巢，得赤玉玺。文曰：“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纪殷之世历已尽，而姬之圣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乃元元之类，嗟殷亡之晚，恨周来之迟。出《拾遗录》。

越王

越王入吴国，有丹鸟夹王飞。故句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瑞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临洮长人

秦始皇时，长人十二见于临洮，皆夷服，于是铸铜为十二枚以写之。盖汉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说》。

汉高祖

荥阳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为双鸪所救。”故俗语云：“汉祖避时难，隐身厄井间。双鸪集其上，谁知下有人。”汉朝每正旦，辄放双鸪，起于此。出《小说》。

陆贾

樊将军咍问于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陆贾应之曰：“有。夫目眴得酒食，灯火花得钱财，午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征，大亦宜然。故曰：‘目眴则咒之，灯火花则拜之，午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宝信也，天以宝为信，应人之德，故曰瑞应。天命无信，不可以力取也。”出《小说》。

汉元后

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其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后地。”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及为皇后，常置之玺笥中，谓为天玺也。出《西京杂记》。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永宁五年，条支国来献异鸟，名鵀鵒。其高七尺，解人言语，国太平则群翔鸣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大帝

吴孙权猎于武昌樊山下，见一老母，问权何获，曰：“只获一豹。”曰：“何不竖其尾？”忽然不见。权称尊号，立庙于山下。出《武昌记》。

魏明帝

魏明帝时，泰山下出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柏树，其文色彪

发，如人雕镂，自上及下皆合而中开，广五尺。父老云：“当秦末，二石相去百余步，芜没无有蹊径。及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形。”土王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征。又沛国有戊己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己坛，黄星炳夜，又起毕昴台祭之，言魏之分野。岁时皆修祀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司马氏

水星之精，坠于张掖郡柳谷中，化为黑石，广一丈余，高三尺。后汉之末，渐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龙年，忽如雷震，闻声百余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马仙人及玉钋玉玦文字之像。后司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出《录异记》。

白燕

魏禅晋之岁，北阙下有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笼盛，置于宫中，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以晋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以为瑞应。师旷事晋，古今之议相符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武帝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忽生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条冉弱似金簪。有羌人姚覆，字世芬，在厩中养马，解阴阳之术，云：“此草应金德之瑞。”帝以草赐张华，华作《金簪赋》云：“玩九茎于汉庭，美三珠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比名类而相乱。”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高堂隆尝刻邺宫柱云：“后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及晋惠帝幸邺，年历当矣。出《异苑》。

晋元帝

晋中宗为丞相时，有鸡雏者而雀飞集其背，驱而复来，如此再三。占者云：“鸡者酉，酉者金，夫雀变而来赴之，即王践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时，三雀共登一雄鸡背，三入安东厅。”占者以为当进三爵为天子。出《洞林记》。

蜀李雄

蜀长老言：“宕渠故赛国，今有赛城、卢城。”秦始皇时，有人长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后五百年外，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焉。出《华阳国志》。

宋高祖

晋安帝时，冀州桑门释法珍告其弟子普严曰：“嵩山神告我，江东有刘将军，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并镇金一饼与之，刘氏卜代之数也。”严告同学法义。以安帝义熙十三年，于嵩庙石坛下，得宝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出《广古今五行记》。

宋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两石高丈余，如人，雕刻精奇，形备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时八月，孝武始诞后宫。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闻记》。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东王，居侍中卫尉府。孝武皇帝为予置萧惠开宅邸，经营方始，凿池，获赤玉一枚，色如练朱，半圆半方，重五斤，光润如莹。世祖崩，少帝继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恶闻直言，醉为非法。予骤谏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惊怖奔走，西邸遂空。于是百姓悉入邸，适意取物，纤毫毕尽。至夜，少帝醉醒，意颇解释。明日，左右文武方还，予于是不喜居于西邸。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阳门外，始成，予别觅一宅换之，少帝许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旧邸今湘宫寺。《河洛讖》曰：‘灵曜豫见东南隅。’予二邸皆处宫城之东南，且在巽地，盖天应也。”出《宋明帝自序》。

齐太祖

齐太祖在淮阴，理城堑，掘得古锡九枚，下有篆书，荀伯玉诸人皆不能识。时纪僧贞独言曰：“何须辨此久远之物。锡而有九，九锡之征也。”帝喜而赏之。出《谈薮》。

北齐神武

北齐神武，少曾与刘贵、贾智为奔走之友。贵曾得一白鹰，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迴泽。有一茅屋，兔将奔入，犬噬之，鹰兔俱死。神武怒，以鸣镝射犬，犬毙。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触大家？”因出瓮中酒，烹羊以饭客。自云有知，遍扪诸人，言并当贵，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饮竟而出。还更访问之，则本无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诸人益加敬异。出《三国典略》。

后周太祖

后周太祖时，有李顺兴者，世传汉筑长安城之日，已为北面军王，或隐或见，愚圣莫测。魏自永熙之后，权雄分据。齐神武兴军数十万，次沙苑，太祖地狭兵少，惧不当敌，计尽力穷。须臾兴来，太祖请其策谋。更无余语，直云：“黄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过出筋斗，黄狗夹尾走。”语讫便去。于时东军旗帜服色尚黄，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战，大破神武于沙苑。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高祖

陈高祖武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史溥，梦朱衣人，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出《谈薮》。

隋文帝

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柁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柁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

出《西京记》。

隋炀帝

隋末望气者云：“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炀帝置离宫，数游汾阳以厌之。后唐高祖起义兵汾阳，遂有天下。出《感定录》。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见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难，无物为验。”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献石似龟者，可为验。”既至朝门，果有邵州献石似龟，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万日。”出《录异记》。

唐太宗

太宗诞之三日也，有书生诣高祖曰：“公是贵人，有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贵因此儿，二十必能安民矣。”出《感定录》。

唐齐王元吉

唐齐王元吉于晋阳宫获青石，若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元吉遣使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见者咸异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浸而经宿磨之，其字愈明。于是内外毕贺。高祖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孤陋寡薄，宁堪预此。宜以少牢祀石龟而酹送之。”出《广德神异记》。

唐中宗

唐中宗为天后所废于房陵，仰天而叹，心祝之。因抛一石于空中曰：“我后帝，此石不落。”其石遂为树枝冒挂，至今犹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镜，进之。帝照面，其镜中影人语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复居帝位。出《独异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鹏举，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韦后方盛，而鹏举暴卒。在冥司，鞠讯未毕，至王殿前，忽闻官曰：“王今当立相王为皇帝。”王起至阶下，见人身皆长二丈，共扶辇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辇中，鬼王见之迎拜，相王下辇答拜，如是礼成而出。鹏举既苏言之，时相王作相矣。后岁余，韦皇后将危李氏，相王子临淄王兴兵灭之，而尊相王为皇帝。乃召鹏举，迁其官。出《记闻》。

潞州别驾

唐玄宗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州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既而诛韦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礼起官至五品。出《国史纂异》。

金蜗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蜗牛成天子字，在寝室之壁。上心惧之，以泥涂去。数日复如旧，如是者三。及即位，铸金银蜗牛数百枚，于功德

前供养之。又有琢玉为之，后人时有得之者。出《录异记》。

卷第一百三十六 征应二帝王休征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宝符 蜀当归 万里桥

唐肃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邕 后唐太祖 后唐明宗 潞王

晋高祖 伪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必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方妊，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以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见太子宫，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药喜，尽去左右，独构火于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寤。舂爨之际，有神人长丈余，马具饰，身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无余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构火，又投一剂，煮于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见，复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则明日说又至，告之。说降阶肃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讲，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与为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垕，若亲戚昆弟云。出《柳氏史》。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镕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帝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出《宣室志》。

天宝符

唐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识者解之云：“桑（𣎵）者四十八，所以示圣人御历之数也。”及帝幸蜀之来岁，正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歌之曰：“得宝耶，弘农耶；弘农耶，得宝耶！”得宝之年，遂改元为天宝。出《开天传信记》。

蜀当归

僧一行将卒，遗物一封，令弟子进于帝。帝发视之，乃蜀当归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出《开天传信记》。

万里桥

玄宗幸东都，偶然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是桥何名？”节度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出《松窗录》。

唐肃宗

肃宗在东都，为李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疾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庭院宇不洒扫，乐器屏帟，尘埃积其间，左右使令，无有女妓。上为动容，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乎？”上在禁中，尝呼力士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家子女颇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去，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子女。人间器器，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顷之，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计曰：“上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乃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中，有神人长丈余，介金甲而操剑，顾谓妾曰：‘帝命吾与汝为子。’自左胁剑决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肃宗检之于烛下，则若有缝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代宗之载生三日也，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弱，皇孙龙体未舒，负姬惶惑，乃以宫中诸王子同日诞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儿非吾儿也。”负姬叩头具服。上睨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远过其父。”上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比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乎？”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炆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出《真陵十七史》。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冰。”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出《真陵十七史》。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荫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沉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于卧内。上疾稍退，妃具以状告，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

忘。”更尝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揆晕。及上自郢王即位，揆晕之言应矣。宣宗制《泰边陲曲》，撰其词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号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毁，同土人之礼。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出《杜阳杂编》。

唐僖宗

唐丞相陇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状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将祈礼者，睚眦顾视，如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变乱，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众，不迹其来。释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坠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出《唐史》。

李郃

唐李郃为贺州刺史，与妓人叶茂莲江行。因撰《骰子选》，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殊不知应本朝年祚。正体书叶（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出《感定录》。

后唐太祖

后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噪，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时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善骑射。曾于新城北，酒酺于毗沙门天

王塑像，请与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所居帐内，时有火聚，或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龙虎子。出《北梦琐言》。

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媼方妊，帝至，不时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声闻于外。媼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媼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言。出《北梦琐言》。

潞王

清泰之在岐阳也，有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云有使者拘录，引出，冥间见阴君曰：“汝无他过，今放汝还。与吾言于潞王曰：‘来年三月，当帝天下。’可速返，达吾之旨。”言讫引出，使者送归。及苏，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闻于王。月余，又暴卒入冥，复见阴君。阴君怒而责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达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导吾言，仍请王画吾形及地藏菩萨像。”何惶恐而退。见其庭院廊庑之下，簿书杂乱，吏胥交横。何问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将变，升降去留，将来之官爵也。”及再活，托以词讼见王。及见之，且曰：“某有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问之，备述所见，王未之信。何曰：“某年逾八十，死在旦夕，岂敢虚妄也。”王默遣之。来春，果下诏攻岐阳，唯何叟独喜，知其必验。至期，何叟之言，毫发无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为天兴县令。固知冥数前定，人力其能遏之乎？出《王氏见闻录》。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其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出《玉堂闲话》。

伪蜀主舅

伪蜀主之舅，累世富盛，于兴义门造宅。宅内有二十余院，皆雕墙峻宇，高台深池，奇花异卉，丛桂小山，山川珍物，无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红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远，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柜。自秦州至成都，三千余里，历九折、七盘、望云、九井、大小漫天，隘狭悬险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请少主临幸。少主叹其基构华丽，侔于宫室，遂戏命笔，于柱上大书一“孟”字，时俗谓孟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据其第。忽睹楹间有绛纱笼，迫而视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无易此居。”孟之有蜀，盖先兆也。出《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三十七 征应三人臣休征

吕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应枢 袁安 陈仲举

张承 张氏 司马休之 杜慈 武士贲

张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贾隐林 张子良 郑细

吕望

吕望钓于渭滨，获鲤鱼。剖腹得书曰：吕望封于齐。出《说苑》。

仲尼

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鲁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乐，空中有言曰：“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老者，盖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继衰周为素王。”徵在以绣绂系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汤之后，水德而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沮商斲于大泽，得麟，示夫子，系绂尚存。夫子见之，抱而

解纆，涕下沾襟。出《王子年拾遗记》。

文翁

汉文翁当起田，斫柴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载土著柴中。比晓塘成，稻常收。尝欲断一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当著此处。”因掷之，正斫所欲，后果为蜀郡守。出《小说》。

董仲舒

汉董仲舒常梦蛟龙入怀中，乃作《春秋繁露》。出《小说》。

何比干

汉何比干梦有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子。未已，门首有老姥，年可八十余，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延入，礼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尧至晋有阴功，今天赐君策。”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孙能佩者富贵。”言讫出门，不复见。出《幽明录》。

五鹿充宗

汉五鹿充宗受学于弘成子。成子少时，尝有人过己，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后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为名学也。出《西京杂记》。

王溥

后汉永初三年，国用不足，令民吏入钱者得为官。琅琊王溥，其先吉，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时，家贫无赀，不得仕。乃挟竹简，摇笔洛阳市佣书。为人美形貌，又多文词，僦其书者，丈夫赐其衣冠，妇人遗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廩，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而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溥以亿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壘）字，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也。出《拾遗录》。

应枢

后汉汝南应枢生四子，见神光照社。枢见光，以问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孙其兴乎！”乃探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瑒，七世通显。出《孝子传》。

袁安

汉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工，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此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焉。出《幽明录》。

陈仲举

陈仲举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家夜产，仲举不知。夜三

更，有扣门者，久许，闻应云：“门里有贵人，不可前，宜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儿，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仲举闻此，默志之。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往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而死矣。”仲举后果大贵。出《幽明录》。

张承

孙氏怀张承时，乘轻舸于江浦，忽见白蛇长三丈，腾入舟中。咒曰：“若为吉祥，勿毒噬我。”萦而将还，置于房中，一宿不复见，母嗟惜之。邻中相谓曰：“昨者张家有白鹄，耸翮入云。”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鹄是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阖闾葬其妹，殉以美人宝剑珍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云覆其溪谷，美女游于冢上，白鹄翔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昔时之精灵。今出于世，当使子孙位极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为白鹄。”后承生昭，位辅吴将军，年九十，蛇鹄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氏

晋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鹄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咒曰：“鹄，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飞入我怀。”鹄飞入怀，乃化为一铜钩。从尔资产巨万。出《法苑编珠》。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安帝族子，遇难出奔。所乘骖，常于床前养之，忽

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即试鞫之，则不动。休之还坐，马又惊。因骑马，即骤出，行十里余，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驰，仅得归晋。出《广古今五行记》。

杜慈

秦苻生寿光年，每宴集，后入者皆斩之。尚书郎杜慈奔驰疲倦，假寝省中，梦一人乘黑驴曰：“宁留而同死，将去而独生。”慈闻惊觉，取马遁走，乃免。余皆斩。出《广古今五行记》。

武士護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及高祖起义兵，以铠胄从入关，故乡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构厦之秋。”及士護贵达，文宝依之，位终刺史。出《太原事迹》。

张文成

唐率更令张文成，杲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国史异纂》。

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蜘蛛大如栗，当寝门悬丝上。经数日，大赦，加阶，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啮腰带欲断，寻选授博野尉。出《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出《嘉话录》。

崔行功

唐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鸽，衔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加大夫也。出《国史异纂》。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叠石像佛，默祈冥助。时近腊月，心慕同侪，叹咤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鸟子噪，即是富贵时至。”即惊觉，复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鸟数十，大如雀，时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呼，逐出希逸，坏鏐。取怀玉，权知留后。出《酉阳杂俎》。

李揆

唐代宗将临轩送上计郡守，百僚外办，御辇俯及殿之横门。帝忽驻辇，召北省官谓曰：“我常记先朝每钱计吏，皆有德音，以申诫

励，今独无有，可乎？”宰相匆遽不暇奏对，帝曰：“且罢朝撰词，以俟异日。”中书舍人李揆越班伏奏曰：“陛下送计吏，敕下已久，远近咸知，今忽临朝改移，或恐四方乍闻，妄生疑惑。今止须制词，臣请立操翰，伏乞陛下稍驻銮辂。”帝俞之，遂命纸笔，即令御前起草。随遣书工写录，顷刻而毕。及宣诏，每遇要处，帝必目揆于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时方盛暑，揆夜寝于堂之前轩，而空其中堂，为昼日避暑之所。于一夜，忽有巨狐鸣噪于庭，仍人立跳跃，目光迸射，久之，逾垣而去。揆甚恶之，是夜未艾，忽闻中堂动荡喧豗，若有异物，即令执烛开门以视。人辈惊骇返走，皆曰：“有物甚异。”揆即就窥，乃有虾蟆，大如三斗釜，两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损害，阶前素有渍瓜果大铜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门，亦无他变。将晓，揆入朝，其日拜相。及归，亲族列贺，因话诸怪，即遣启户，揭盆视之，已失其物矣。出《异苑》。

贾隐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岂敢令朕止于林木间？”姜公辅曰：“不然，但地亦应。”乃奉天尉贾隐林谒帝于行在，帝观隐林气色雄杰，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语。隐林即天宝末贾修之犹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帝甚异之。隐林奏曰：“臣昨梦日堕于地，臣以头戴日上天。”帝曰：“朕此来也，乃已前定。”遂拜隐林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出《神异录》。

张子良

唐永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是月九日，节度使李锜，诏召不赴阙，欲乱。令子良

领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围城，李锜就擒，子良拜金吾将军，寻拜方镇。出《祥异集验》。

郑纲

唐丞相郑纲宅，在昭国坊南门，忽有物来投瓦砾，五六夜不绝。及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久之，复迁昭国。郑公归心释门，宴处常在禅室，及归昭国，入方丈，蟪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出《祥异集验》。

卷第一百三十八 征应四人臣休征

裴度 段文昌 李逢吉 牛僧孺 王智兴

牛师 杜中立 李蟠 马植 高骈

孔温裕 孙偓 李全忠 侯弘实 戴思远

张箴 齐州民 朱庆源

裴度

唐中书令晋公裴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倚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平定。”忽睹度，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度曰：“见我龙钟相戏耳！”其秋，果领乡荐，明年及第。洎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宗问宰臣，度奏曰：“贼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弘，盖虑凋伤一境。不闻归心效顺，乃欲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进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度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许滑三帅，先于鄆城县屯军。度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大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出征淮西，请韩愈自中书舍人为掌书记。及贼平朝觐，乐和李仆射方为华

州刺史，戎服囊鞬，迎于道左。愈有诗云：“荆山行尽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嫌迎候远，相公亲破蔡州回。”出《剧谈录》。

段文昌

唐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拓荆楚间。常半酣，鞞屐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门枕流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屐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成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摄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县。县去灵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既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为皋奉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方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耳。”是时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后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礼部郎中。出《录异记》。

李逢吉

唐丞相凉公李逢吉，始从事振武日，振武有金城佛寺，寺有僧，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负壁而坐，忽见一人，介甲持矛，由寺门而入。俄闻报李判官来，僧具以告，自是逢吉与僧善。每造其室，即见其人先逢吉而至，率以为常矣。故逢吉出入将相，二十余年，竟善终于家。出《补录记传》。

牛僧孺

唐河南府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

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丞相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备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鸛鹍双立，前后邑人以此为验。”僧孺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曰：“既有滩，何惜一双鸛鹍。”宴未终，俄有鸛鹍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出《剧谈录》。

王智兴

唐王智兴始微时，尝为徐州门子。有道士寓居门侧，智兴每旦起持帚，因屏秽于道，必扫其道士之门，道士深感之。后智兴母终，辞焉。道士谓智兴曰：“吾善审墓地，若议葬，当为子卜之。”智兴他日引道士出视地，道士以智兴所执竹策，表一处，道士曰：“必窆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及智兴再往理穴，其竹策有枝叶丛生，心甚异之，遂葬焉。智兴又曾自郡赍事赴上都，宿鄠城逆旅，遇店妇将产。见二人入智兴所寝之舍，惊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后五岁，当以金疮死。”智兴志之。及期，复过店，问妇所生子，云：“近因斧伤，已卒矣。”出《唐年补录纪传》。

牛师

唐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奇章公牛僧孺以旧相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方知将相之任，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镇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由刑部尚书除观察使。明年冬，僧孺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僧孺始也。出《因话录》。

杜中立

唐杜皋，字中立，少年时，贍于财产，他无所采取。其与游徒，利于酒炙，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坐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瑒之出镇，旗竿道折，乃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瑒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杀之可以应其祸！出《玉泉子》。

李蟪

唐司空李蟪，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蟪曰：“虱者蟪也。”遂改名蟪。明年果登第。出《南楚新闻》。

马植

唐丞相马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凰池上凤凰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矣。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出《本事诗》。

高骈

唐燕公高骈微时，为朱叔明司马，总兵巡按。见双雕，谓众

曰：“我若贵，矢当叠双。”乃伺其上下，果一矢贯二雕。众大惊异，因号为落雕公。出《感定录》。

孔温裕

唐河南尹孔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出《因话录》。

孙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出《玉堂闲话》。

李全忠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告于别驾张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茅也，合生陂泽间，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侑，挈家赴阙，至沧州

景城，为卢彦盛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以饮博为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酹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出《北梦琐言》。

侯弘实

侯弘实，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四，常寐于檐下，天将大雨，有虹自河饮水，俄贯于弘实之口。其母见，不敢惊焉。良久，虹自天没于弘实之口，不复出焉。及觉，母问有梦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之默喜，知其必贵矣。后数月，忽有蜀僧诣门求食。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有后福，合得儿子力。”侯母呼弘实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蛭龙也。但离故乡井，近江海客宦，方有显荣。”又曰：“此子性识惨毒，必有生灵之患。傥敬信三宝，即得善终。”言讫而去。弘实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收蜀。蜀平之后，无何，与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等作叛。及延孝诛灭，弘实得赦，寻为眉州刺史，节度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官业崇高。敬奉三宝，信心无怠。然于临戎理务，持法御下，伤于严酷，是知蜀僧所云不谬矣。出《鉴戒录》。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还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

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出《玉堂闲话》。

张钱

密牧张钱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鷃，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堕钱，将富之祥也。出《玉堂闲话》。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匱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乏矣。出《玉堂闲话》。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选，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汲水以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选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出《稽神录》。

卷第一百三十九 征应五邦国咎征

池阳小人 背明鸟 王琬 张聘 张林

东瀛公 长广人 黄丘村 韩僧真 洛阳金像

梁武帝 惠炤师 周靖帝 苏氏 突厥首领

陈后主 渭南人 猫鬼 长星 大乌

虾蟆 幽州人 默啜 张易之 孙俭

太白昼见

池阳小人

王莽建国三年，池阳有小人，长一尺余，或乘马，或步行，操持万物，小人皆自相称。三日乃止，莽甚恶之。自后兵盗日盛，而竟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背明鸟

黄龙元年，吴始都武昌。时越嶲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状，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其声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时人以为吉瑞。是岁迁都建业，殊方多贡珍奇。吴人语讹，呼为

背亡鸟。国中以为大妖，不及百年，当有丧乱背叛流亡之事，散逸奔逃，墟无烟火，果如斯言。后此鸟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琬

晋武帝太康七年，郊坛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坛侧，觉见人前则去。骑督王琬，以骏马追之。狗徐行，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复还。郊丘非狗所守，后遂大乱。又武帝时，幽州有狗，鼻行地三百余步。帝不思和峤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乱。出《郭颁世语》。

张聘

晋惠帝太安中，江夏张聘所乘牛言曰：“天下乱，乘我。”聘惧而还。犬又言曰：“归何早？”寻牛人立而行。聘□□□□曰：“天下将乱，非止一家。”其年张昌作乱，先略江夏，众推为帅。于是五州残乱，聘方族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林

晋怀帝永嘉中，嘉兴张林有狗名阿永。时天下饥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前得食，故健，今饿不复行耶？”狗忽语云：“我道天下人饥死！”狗语不已，闻者怖走。时天下荒乱，帝没于胡。出《广古今五行记》。

东瀛公

晋东瀛公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时大雪，当其门前方十数步，独液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齿皆缺。腾以为马者国姓，称吉祥马。或谓马无齿则不食。未几，晋大乱。出《异苑》。

长广人

宋文帝元嘉末，长广人病瘥，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饭辄觉身长。如此数日，头遂出屋。段究为刺史，度之为三丈，复还渐缩如旧，经日而亡。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丘村

宋江陵黄丘村，有羊生羔，两头一颈，在上者鸣，在下者不鸣。俄而刘毅、司马休之相继作乱，人多兵死。出《渚宫旧事》。

韩僧真

后魏肃宗熙平二年，并州祁县人韩僧真女，从母右肋而出。胡太后令付掖庭养之。太后临朝，为元义、刘腾幽于永巷，后竟被尔朱荣沉于河。魏室因兹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洛阳金像

后魏普泰元年，洛阳金像生毛眉鬓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焉。出《洛阳伽蓝记》。

梁武帝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鱼皆骧首，见于水上，若顾望焉，帝入宫方没。此下人将举兵睥睨乘輿之象。寻有侯景之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惠炤师

齐末惠炤师者，不知从何许而来。骑一竹枝为马，振策驰驿，盘臂回转。或时厉声云：“某处追兵甚急，何不差遣？”遂放杖驰走，不遑宁息。或晨往南殿，暮至北城。如其所言，果有烽檄之急。每遥见黑云飞鸟群豕，但是黑之物，必低身恭敬。忽自称云，伏喽罗语。国人见者，莫不怪笑，京内咸识。不知名字者，呼为伏喻调马。齐未动之前，惠炤走杖马，来到殿西骑省，密告诸贵唐邕等：“急救东方，吴儿大欲入。”晓夕孜孜，守阙不去。数日，吴明彻自广陵北侵淮楚。国家遣兵将救，始集兵马。惠炤已去城四十里，于白壁南待军，指麾号令。大将至，谓齐安王高敬德曰：“努力，好慎浆水！”后吴人纵水淹渍，齐军多有伤没。在京百官朝集，惠炤亦骑杖执策，立于武成之后。敕付天平寺，常令三人守之，勿听浪语。炤狂言如旧，不可止约。后于天平寺宿，与一大德僧共密语，天地开辟，上古无为，下至君臣父子、道德仁义、老经佛法，优劣多少。凡所顾涉幽隐之事，无所不论。迨至天晓将去，谓曰：“慎莫漏我此语！若泄，打杀汝。”去后，此僧语一二老宿名德者云：“伏喻乃是大圣人，非寻常，不可轻忽。闻其所说，诸佛得道者，咸经亲事，序述犹如指掌。见语勿道，恐诸不知，怀骄慢心，将来获罪，所以相告。”午后，惠炤密将拳石手巾裹来，语此僧云：“戒你莫说，乃不能忍。”以巾打之，一下死。寺家执以奉闻，恕而不问。

齐将破之时，北宫东北角割十步为弘善寺，惠炤曾到寺宿。其夜蹇墙往太子宫院，盗入宫人房里，被捉。炤曰：“不久人人皆入，何为独自约我？”又以状奏，诏复舍之。时宫校贵人内外戚妃媵出家者，朔望参谒，车马衣服，侍从绮丽。惠炤寻逐车后，眼语挑弄，云：“罢道之日，与我作妇。”官者驱逐，且语且前。贵人等以炤狂悖，为后主所容，但笑而不责。每逢见僧众，则恶骂嗔打，手执砖瓦，不避头面，云：“无用之时除剪！”僧徒值者亦必避之。于后失经五六日，忽复自来，则厕上而眠。或把杖坐睡，云：“官府甚多，军马遍满，昼夜供承，不可周悉，图籍不得不造。”及周兵入晋阳，炤到太后寺浮图前，合掌落泪云：“法轮倾！”即伏地不起。武帝平东夏，不收图籍，府库典诰，州县户口，洛京故实，并为军人毁灭。至今大比民贯，创始营造。炤所说造籍，悉符验焉。而炤竟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靖帝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荥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光直属天，自东方而来，有白龙长十许丈，西北向，舐掌而鸣。西北有黑龙，亦乘云而至。风雷相击，乍合乍离，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复有大鲤鱼三，从小鱼无数，乘空而斗。雷雨又甚，大风发屋，至暝乃止，鱼不复见。明日，有两黑蛇，大者长丈五，小者半之，并伤腰颈，死于窦前。黑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鱼三而斗者，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三方起兵乱之异。出《广古今五行记》。

苏氏

周靖帝大象中，阳武苏氏，家临河。闻园中有犬声，往视之，见

三兽，状如水牛，一黄一赤一黑者。斗久之，黑者死，黄赤者俱入于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灭亡之象。后数岁，周遂灭。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尚黄。出《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首领

隋开皇初，突厥阿波未叛之前，有首领数十骑，逐一兔至山。山上有鹿，临崖告人云：“你等无事触他南方圣人之国，不久当灭。”俄而国内大乱。出《广古今五行记》。

陈后主

陈后主时，秣陵有泉，深不可测，产鱼鳖甚众。恒有声如牛，邑人惧之，不敢犯。无何，忽见牛头于岸下，里民牵而出之。于是争捕，其鱼乃尽。江东旧以牛头山为天关，今牛头已获，盖示国将灭而关毁也。后年，隋平陈。出《广古今五行记》。

渭南人

隋时，渭南有人寄宿他家。夜中闻二豕对话，其一曰：“岁将尽，阿耶明杀我供岁，何处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妇家。”因相随而去。天将晓，主人觅豕不得。宿客言状，主人如其言得豕。其后蜀王秀得罪，将杀，乐平公主救之得全。后数岁而帝崩，天下大乱，秀竟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猫鬼

隋大业之季，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出《朝野佥载》。

长星

唐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吐蕃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出《朝野佥载》。

大乌

唐调露之后，有乌大如鸠，色如乌雀，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鵂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则无差。出《朝野佥载》。

虾蟆

唐高宗尝患头风，召名医于四方，终不能疗。宫人有自陈世业医术，请修药饵者，帝许之。初穿地置药炉，忽有一虾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奏之。帝颇惊异，遽命放于苑池。宫人别穿地，得虾蟆如初。帝深以为不祥，命杀之。其夕，宫人暴卒。后武后竟革命。出《潇湘录》。

幽州人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出《朝野僉载》。

默啜

唐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云：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蛎螯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鹊巢下近地。其年大水。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

唐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逆贼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出《朝野僉载》。

孙俭

唐幽州都督孙俭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俭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出《朝野僉载》。

太白昼见

唐延和秋七月，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月，太白又昼见，改元先天。至二年七月，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出《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六

大星 火灾 水灾 僧一行 汪凤

僧普满 秦城芭蕉 睿陵僧 兴圣观 骆驼杖

大星

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落，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吐蕃入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颀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出《朝野僉载》。

火灾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燄燄，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挹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焚人家，遂免笞罚。出《朝野僉载》。

水灾

唐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湫池缺门，营于谷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唯行纲夜橈蒲不睡，接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僧一行

唐开元十五年，一行禅师临寂灭，遗表云：他时慎勿以宗子为相，蕃臣为将。后李林甫擅权于内，安禄山弄兵于外，东都为贼所陷。天宝中，乐人及闾巷好唱《胡渭州》，以回纥为破。后逆胡兵马，竟被回纥击破。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时两京小儿，多将钱摊地，于穴中更争胜负，名曰投胡。后士庶果投身于胡庭。两京童谣曰：“不怕上兰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及克复，诸旧僚朝士，系于三司狱，鞠问罪状，家产罄尽，骨肉分散，申雪无路，即其兆也。出《广德神异录》。

汪凤

唐苏州吴县氓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泊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凋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漂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

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实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鍤，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缪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绋縿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如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出《集异记》。

僧普满

唐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待之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诗后，人莫能知。及贼泚称兵，众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泾水者，自泾州兵乱也。双珠者，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贞元，岁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贼已平，故云：“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出《广德神异录》。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迤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人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出《玉堂闲话》。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屨，不接人事。尝燔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厘。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者。出《玉堂闲话》。

兴圣观

蜀城旧有兴圣观，废为军营，庭宇堙毁，已数十年。军中生子者，奕世擢甲矣，殊不知此为观基。甲申岁，为蜀少主生日，僚属将率俸金营斋。忽下令，遣将营斋之费，亟修兴圣观。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观成。丹雘未晞，兴圣统师而入蜀。嗟乎，国之兴替，运数前定，其可以苟延哉！出《王氏见闻录》。

骆驼杖

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近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杖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识者以为不祥。明年，北军至，骆驼塞剑栈而来，般辇珍宝，填满城邑，至是方验。出《王氏见闻录》。

卷第一百四十一 征应七人臣咎征

孔子 萧士义 王导 谢安 庾亮

王仲文 诸葛侃 刘波 郑微 周超

谢南康 傅亮 王徽之 刘兴道 郭仲产

沈庆之

孔子

孔子谓子夏曰：“得麟之月，天当有血书鲁端门。”孔圣没，周室亡。子夏往观，逢一郎云：“门有血，飞为赤鸟，化而为书云。”出《续题辞》。

萧士义

后汉黄门郎萧士义，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数日前，家中常所养狗，来向其妇前而语曰：“汝极无相禄，汝家寻当破败，当奈此何？”其妇默然，亦不骇。狗少时自去。及士义还内，妇仍学说狗语。未毕，收捕便至。出《续异记》。

王导

晋丞相王导梦人欲以百万钱买长豫。导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矣。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百亿。大不欢，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长豫名悦，导之次子也。出《世说新书》。

谢安

东晋谢安于后府接宾。妇刘氏，见狗衔安头来。久之，乃失所在。是月安薨。出《异苑》。

庾亮

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旒。”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鸦；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旌车。”后连征不入，寻薨，还都葬之。出《世说新书》。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主簿，居缑氏县。夜归，道经大泽中，顾车后有一白狗，甚可爱，便欲呼取。忽变为人，形长五六尺，状似方相，或前或却，如欲上车。仲文大怖，走至舍，捉火来视，便失所在。月余日，仲文将奴共在路，忽复见，与奴并顿伏，俱死。出《幽明录》。

诸葛侃

诸葛侃，晋孝武大和中于内寝妇高平张氏窗外闻有如鸡雏声，甚畏。惊而视之，见有龟蛇之象，似今画玄武之形。侃位登九棘，而竟

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波

刘波字道则，晋孝武太元年，移居京口。昼寝，闻屏风外悒咤声。开屏风，见一狗蹲地而语，语毕自去。波，隗孙也，后为前将军，败见杀。出《异苑》。

郑微

晋时信安郑微，少见一老公，以囊与微，云：“此是命，慎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后密开看，是一挺炭。意甚秘之，虽家人不知也。后遭卢龙寇乱，恒保录之。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笃，语弟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于是遂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超

宋初，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氏在家，遥见屋里有光，人头在地，血流甚多。大惊怪，即便失去。后超被法。出刘义庆《幽明录》。

谢南康

宋永初三年，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曰：“汝看我背后人。”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

耳！”于是婢与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狗曰：“正已复来。”良久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出《续搜神记》。

傅亮

宋永初中，北地傅亮为护军。兄子珍，住府西，夜忽见北窗外树有物，面广三尺，眼横竖，状若方相。珍遽遽，以被自蒙。久乃自灭。后亮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徽之

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终不入。投地怒，顾视向炙，已变为徽之头，又睹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殒。出《异苑》。

刘兴道

零陵太守广陵刘兴道，罢郡住斋中，安床在西壁下。忽见东壁边有一眼，斯须之间，便有四。渐渐见多，遂至满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见床前有头发，从土中稍稍繁多，见一头而出，乃是方相头，奄忽自灭。刘忧怖，沉疾不起。出《续异记》。

郭仲产

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宅有枇杷树。元嘉末，起斋屋，以竹为柄。竹遂渐生枝叶，条长数尺，扶疏翡翠，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

祥。俄而同义宣之谋，被诛焉。出《渚宫故事》。

沈庆之

宋太尉沈庆之求致仕，上不许。庆之曰：“张良名贤，汉高犹许其退。臣有何用，为圣朝所须？”乃启颡流涕。帝有诏，授开府，便诣廷尉待罪。庆之目不识字，手不知书，而聪悟过人。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衰朽筋骨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庆之尝岁旦梦人饷绢两匹，曰：“此绢足度！”觉而叹曰：“两匹八十尺，足度无盈余，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为原和所诛。出《谈薮》。

卷第一百四十二 征应八人臣咎征

刘德愿 李镇 柳元景 向玄季 滕景直

王晏 留宠 尔朱世隆 刘敏 李广

王氏 张雕虎 强练 李密 张鸢

唐望之

刘德愿

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住内屋，闭户未合，辄有人头进门扉，窥看户内。是丈夫，露髻团面。内人惊告，把火寻觅，了不见人。刘明年被诛。出《异苑》。

李镇

庐山自南行十余里有鸡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于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日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忽如此，吾其终乎！”因与知故诀别，后月余遂卒。出《幽明录》。

柳元景

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元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元景乘车行还。使人于中庭洗车，卸轭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出《神鬼传》。

向玄季

宋河南向玄季为南郡太守。其妻煮练，忽烂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阁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义宣作逆，玄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于逆，父子并伏法。出《渚宫故事》。

滕景直

宋滕景直家在广州。元徽中，使婢炊，釜中有声如雷。婢惊白，景直及家人走视，釜声更壮。釜上花数十，渐长如莲花而大，赤色，俄顷萎绝。旬日，景直病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晏

齐王晏字休默，位势隆极，而骄盈怨望，伏诛焉。其将及祸也，见屋桷悉是大蛇，就视之则灭焉。晏恶之，乃令以纸裹桷，犹纸内动摇，簌簌有声。出《广古今五行记》。

留宠

东阳留宠字道弘，居于湖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升，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后宠为折冲将军，受命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𦔻，亦变为虫。其火逾猛，其虫逾壮。宠遂北征，军败于坛

丘，为徐龙所杀。出《法苑珠林》。

尔朱世隆

后魏仆射尔朱世隆，昼寝。妻奚氏，忽见有一人，携世隆头出。奚氏遽往视之，隆寝如故。及隆觉，谓妻曰：“向梦见有人，断我头将去。”数日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敏

梁侯景乱。支江人刘敏于江中接得一豫章木，大数十围。敏求以施入寺。陆法和曰：“此木正可与君家自用。”敏不悟此语。后十余日，敏妇亡，即解用此木为棺。法和曰：“犹未了。”更一月，敏弟亡，用此木仅足。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广

北齐文宣天保年，御史李广勤学博物，拜侍御史。夜梦见一人，出于其身中，谓广曰：“君用心过苦，非精神所堪，今辞君去。”因而惚恍，数日便遇疾，积年而终。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氏

北齐后主武平初，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为婚，载羊酒，欲就亲家宴会。行不过三里，日没渐暗，见东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来著车轮。牛即不动，见者并怖。其妻遂下车，向而再拜，张裙引之，便入裙下。升车还家，照看乃真金，遂盛于库柜。

每至良晨，恒以香火祈恩。后四方异货，毕集其家，田蚕每年百倍。至春，其庭生一桑树，枝叶异于众木。数年之间，遍满一院。奇禽异鸟，莫不栖集。其家大富，将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终。后凌朝有白鸟似鹭，飞至桑树侧，吐血久之，堕地而死。日午后，西北大旋风，涨天而来，绕旋此树，竦上其枝柯，如扫帚形。不经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继，家资略尽。及开柜取金，唯见萤火蚰蜒腐草之余耳。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雕虎

北齐末，监吏待诏张雕虎，未死一日前，骑马在路，有人望，不见其头。俄而见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强练

后周武帝时，有强练者，岐山人，佯狂，号曰强练。冢宰晋国公宇文护未败之日，强练执一瓠，到其门前，扑破之，云：“瓠破，怜你子苦。”护被杀，护之诸子皆楚毒而卒。时皋公侯龙思兄弟被冢宰宠遇，熏灼当时。强练度其门，思妻姬等遣婢呼入，为设饮食，察其言语。练谓思等云：“与我作婢。”众姬大笑。练又云：“作婢会不免。他人将去，安能胜我？”未几冢宰诛，思兄弟亦同被戮。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密

隋李密既会众，屯洛口，设坛，大张旌旗，告天即公位。其夜，狐狸鸣于坛侧。翌日，临行事，大风四起，飞沙拔木，旗竿有折者。其后果败。出《感定录》。

张鹭

唐永徽年中，张鹭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人堕井死。”鹭有奴名永进，淘井土崩，压死。又鹭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没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出《朝野僉载》。

唐望之

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选科五品，进止未出。闻有一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云：“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人，故暗相托，能设一顿鲙否？”司户欣然，即处置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此僧云：“既蒜尽，去也。”即起。司户留之，云：“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者，留不得。”司户无疾，至夜暴亡。蒜者算也，年尽，所以异僧告之。

卷第一百四十三 征应九人臣咎征

徐庆 周仁轨 徐敬业 杜景佺 黑齿常之

顾琮 路敬淳 张易之 郑蜀宾 刘希夷

崔玄^晦 宋善威 李处鉴 鞠先冲 吕崇粹

源乾曜 毋旻 杨慎矜 王儼 崔曙

元载 彭偃 刘沔 韩滉 严震

李德裕 李师道 韦温

徐庆

唐高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己化为羊，为典所杀。觉后悸惧流汗。至晓，此典诣庆，庆问夜来有所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愿，为官所使制不自由。”庆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则天时，庆累加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后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此丞押狱，庆便流涕谓之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杀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仁轨

唐周仁轨，京兆万年人也，孝和皇后韦氏母党，累迁金吾大将军，除并州长史，性残酷好杀。在州，忽于堂阶下见一人臂，如新断来，血流沥沥。仁轨令人送去州二十余里外。数日令看，其臂尚在。时盛暑毒，肉色无变，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轨以韦氏党伏诛。介士抽刀斫之，仁轨举臂，承刃所中，其臂堕地，与比见者无异。又驰骑往于先送处看之，至彼一无所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敬业

唐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出《朝野僉载》。

杜景佺

唐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祁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出《朝野僉载》。

黑齿常之

唐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恶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出《朝野僉载》。

顾琮

唐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日而薨。出《朝野僉载》。

路敬淳

唐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碾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将坏，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鲇鱼尺余，尚活。至数年，敬淳坐罪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易之

唐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易之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削，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出《朝野僉载》。

郑蜀宾

唐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出《大唐新语》。

刘希夷

唐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讖，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出《大唐新语》。

崔玄玮

唐崔玄玮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晕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玮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出《朝野僉载》。

宋善威

唐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靴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入。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申年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处鉴

唐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

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庆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出《朝野僉载》。

鞠先冲

唐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鞠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出《朝野僉载》。

吕崇粹

唐开元中，谏议大夫吕崇粹，东平人，美秀魁梧，薄有词彩。宅在京永崇坊。于家忽见数个小儿脚胫，自膝下自踝已上，流血淋漓，如新截来。旬日，粹遇疾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源乾曜

唐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罢，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毋旻

唐右补阙毋旻，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目录以进。玄宗称善，赐绢一百匹。性不饮茶，著《代饮茶序》。其略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

力，貽患则不谓荼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云？”后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尝梦著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出《大唐新语》。

杨慎矜

唐杨慎矜，隋室之后。其父崇礼，太府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内，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惧，问史敬忠。忠有术，谓慎矜，可以禳之免祸。乃于慎矜后园大陈法事。罢朝归，则裸袒桎梏，坐于丛棘。如是者数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祸。”慎矜愧之，遗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门，贵妃妹也。姨方登楼，临大道。姨与敬忠相识，使人谓曰：“何得从车乎？”敬忠未答。使人去帘观之，姨于是固留。邀敬忠坐楼，乃曰：“后车美人，请以见遗。”因驾其车以入，敬忠不敢拒。姨明日入宫，以侍婢从。帝见而异之，问其所来。明珠曰：“杨慎矜家人也，近赠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辄遗其婢？”明珠乃具言厌胜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为相。以吉温阴害，有憾于慎矜，遂构成其事，下温案之。温求得敬忠于汝州，诬慎矜以自谓亡隋遗裔，潜谋大逆，将复宗祖之业，于是赐自尽，皆不全其族。出《明皇杂录》。

王儼

唐太子仆通事舍人王儼，肃宗克复后降官。为人所告，系御史台。儼未系之前年九月，儼与嬖姬夜坐堂下，有流星大如盂，光明照耀，坠于井中，在井久犹光明。使人求之，无所得。儼惧出宅，竟徙播州。儼殊不意，行至凤州，疽背裂死。出《纪闻》。

崔曙

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出《本事诗》。

元载

唐元载为相时，正昼有书生诣焉。既见，拜语曰：“闻公高义好士。”辄献诗一篇，以寄其意。词曰：“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载亦不晓其意。既出门而没。后岁余，载被法家破矣。出《通幽录》。

彭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出《宣室志》。

刘沔

唐贞元中，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每捉生蹋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存此烛在，即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后不复见烛，乃舆疾归京卒。出《酉阳杂俎》。

韩滉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出《戎幕闲谈》。

严震

唐司空严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初为太原从事。睹公牒中文水县解牒称：武士龔文水县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十一处，皆镌去之。其碑大高于华岳者，非人力攀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出《戎幕闲谈》。

李师道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出《宣室志》。

韦温

唐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渡浣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言：‘彼坟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免乎！”累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卷第一百四十四 征应十人臣咎征

吕群 朱克融 王涯 温造 李宗闵

柳公济 王涯 王潜 韩约 王氏

王哲 杜牧 卢献卿 卢骈 封望卿

崔彦曾 崔雍 庞从

吕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径，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獸）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撻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

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乃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出《河东记》。

朱克融

唐宝历二年春，范阳节度使朱克融猎鹿。鹿胆中得珠，如弹丸，黑色，初软后硬，如石光明。或问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请以意推之。鹿胆得珠，克融以为己瑞。鹿者禄也，鹿死是禄尽也。珠初软后硬，是珠变也。禄尽珠变，必有变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融言辞轻发。是年五月，果帐下军乱，而全家被杀。出《祥验集》。

王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出《宣室志》。

温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钩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出《宣室志》。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出《宣室志》。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征。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

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出《宣室志》。

王涯

唐永宁王相涯三怪。浙米作人苏闰，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征。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叵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沥，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出《酉阳杂俎》。

王潜

唐大和，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僵卧塞途。是岁而潜卒，此近马祸也。出《因话录》。

韩约

韩约，唐大和中为安南都护。时土产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耆旧相传，其膏不可赍往，犯者则为祸耳。约不之信，及受代还阙，贮之以归。时为执金吾，果首罹甘露之祸，乃贪利冒货之所致也。出《补录记传》。

王氏

唐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栽。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出《酉阳杂俎》。

王哲

唐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于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月哲卒。出《酉阳杂俎》。

杜牧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诗留别云：“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其后二十余年，连典四郡。后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怜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出《感定录》。

卢献卿

范阳卢献卿，唐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连年不中第，荡游衡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云：“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邻。扶疏绕屋树，寂寞独归人。”献卿旬日而歿。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皆符所梦者。出《本事诗》。

卢骈

唐卢驊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僧院，词气凄惨，如蓄甚忧，其呼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其人，辄话其异。出《唐阙史》。

封望卿

唐封望卿，仆射敖之子。杜邠公惊镇岐下，自省中请为判官。其所常居室壁，有笔洒墨迹者。望卿一日，忽以指爪尽掐去之，其色如丧。洎侍儿或问其故，望卿默不应。无何病甚，谓侍儿曰：“记吾前日以指爪掐墨迹否？吾其时恶之，不能语汝，每点乃一鬼字。”数日而卒。出《玉泉子》。

崔彦曾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涨之。平时环岸皆台树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壩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之别业也。唐咸通中，庞勋作乱。彦曾为贼执，湖水赤如凝血者三日，未几而凶问至。昔河间王之征辅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至忽化为血，合座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出《三水小牋》。

崔雍

崔雍起居，誉望清美，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常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者。唐咸通戊子岁，授

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磨郡。右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持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戮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虚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迹，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出《唐阙史》。

庞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山，树栅，立七埭为泲，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泲，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惊，尤多怪异，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锁之。不数日，凶问至。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五 征应十一人臣咎 征

李钧 高骈 钜鹿守 陕师 严遵美

成汭 刘知俊 田頔 桑维翰 锺傅

顿金 湖南马氏 王慎辞 安守范

李钧

唐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寡，抗疏闻奏。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郭。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入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眙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枝干皆摺拉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遂为猛虎军所杀矣。出《三水小牋》。

高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橙画

像，皆啗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千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达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菴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菴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讖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出《妖乱志》。

钜鹿守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出《三水小牋》。

陕师

唐乾宁末，分陕有蛇鼠斗于南门之内，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陕师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向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出《三水小牋》。

严遵美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阍官中仁人也。尝言北司为供奉官，胯衫给事，无秉简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之

厅。堂状后帖黄，指挥公事，乃杨复泰，夺宰相权也。遵美尝发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汉中，寻徙于剑南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李玄为季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官忠佞好恶，盖巷伯之流也，未必俱为邪僻。良由南班轻忌大过，以致怨怒，盖邦国不幸也。先是路岩自成都移镇渚宫，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芦荻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出《北梦琐言》。

成汭

荆州成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帅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颇有灵验。舫舟而谒之，且以胜负为祷。汭兆皆不吉。汭惑之，孔目官杨师厚曰：“公业已行，安可疑阻？”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覆军之败。身死家亡，非偶然也。出《北梦琐言》。

刘知俊

梁彭城王刘知俊镇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囊。召宾幕将校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留源曰：“此是冤气所结也，古来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充据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远祖记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为此物。经百千年，凝结不散。源闻酒能忘忧，请奠以醇醪，或可消释耳。然此物之出，亦非吉征也。”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复瘞之。寻有扳城背主奔秦之事，乃验之矣。出《鉴戒录》。

田颢

宣州节度田颢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唯甲兵存焉。颢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出《稽神录》。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懣不已，虽齐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之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出《玉堂闲话》。

锺傅

南平王锺傅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地。岁余，御史中丞薛绍纬贬官至豫章，傅取此地第以居之，遂卒于此。出《稽神录》。

顿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襖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襦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出《稽神录》。

湖南马氏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简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睚眦，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出《北梦琐言》。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常与亲友游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出《稽神录》。

安守范

伪蜀彭州刺史安思谦，男守范，尝与宾客游天台禅院，作联句诗。守范云：“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戎军推官杨鼎夫云：“忘机同一祖，出语离三乘。”前怀远军巡官周述云：“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云：“片时松柏下，联续百千灯。”因纪于僧壁而去。翌日，有贫子乞食见之，朗言曰：“人道有初无尾，此则有尾无初。却后五年，首颌俱碎，泊不如尾句者。”抚掌大笑。院僧驱逐之，贫子走且告曰：“此后主人，不远千里，即欲到来。”众以为狂，莫测其由。后数年，守范伏法，鼎夫暴亡，此首颌俱碎之义。周与李，累授官资，此不如尾句之义也。院主僧寻亦卒。相承住持者，来自兴元，则主不远千里也。贫子之说，一无谬焉。出《野人闲话》。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定数一

宝志 史溥 耿询 尉迟敬德 魏徵

娄师德 王显 张宝藏 授判冥人官 王无^寻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迥秀 狄仁杰

崔元综 苏味道 卢崇道 刘仁轨 任之选

宝志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出《朝野僉载》。

史溥

陈霸先未贵时，有直阁史史溥，梦有人朱衣执玉简，自天而降。简上金字书曰：“陈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后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独异志》。

耿询

隋大业中，耿询造浑仪成，进之。帝召太史令袁克、少府监何稠

等检验。三辰度数，昼夜运转，毫厘不差。帝甚嘉之，赐物一百段，欲用为太史令。询闻之，笑曰：“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论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终。”后宇文化及篡逆，询为太史令。询知化及不识，谋欲归唐，事觉被害，时年六十五。观询之艺能数术，盖亦张衡、郭璞之流。出《大业拾遗记》。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

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

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人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出《朝野僉载》。

娄师德

唐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唯取钱多，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败。”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出《朝野僉载》。

王显

唐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挈褙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因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出《朝野僉载》。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史。常因下直，归栢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

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时宝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茱萸方。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徵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茱萸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徵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正六十日矣。出《独异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判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出《朝野僉载》。

王无寻

唐王无寻，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寻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寻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寻不之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寻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而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庸车三日，并与之。寻坐三日，属灞桥破，唯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

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载》。

宇文融

刘禹锡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相？永徽中，卢齐卿卒亡，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为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罢。出《嘉话录》。

路潜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慕容连辉事，于新开推鞠，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西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梟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满，一无损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出《朝野僉载》。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輦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乡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出《朝野僉载》。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出《定命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出《定命录》。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馁死。”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曹以旧相奏

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具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敕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出《定命录》。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道今得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出《定命录》。

卢崇道

唐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恋，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克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纠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出《朝野僉载》。

刘仁轨

唐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

與，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几為流矢所中。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后說為中書令，之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余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載》。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定数二

田预 王峻 高智周 王儼 裴佑先

张文瓘 袁嘉祚 齐瀚 张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张齐丘 冯七言事 桓臣范 张嘉贞

僧金师

田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出《定命录》。

王峻

王峻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峻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

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剩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出《定命录》。

高智周

高智周，义兴人也。少与安陆郝处俊、广陵来济、富阳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仲览宣城人，而家于广陵，破产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尝夜卧，因各言其志。处俊先曰：“愿秉衡轴一日足矣。”智周、来济愿亦当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丈夫枢轴或不可冀，愿且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素重四人，尝引相工视之，皆言贵及人臣，顾视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官州郡。来济已领吏部，处约以瀛州书佐。因选引时，随铨而注。济见约，遽命笔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之言，亦一时之美也。智周尝出家为沙门，乡里惜其才学，勉以进士充赋，擢第，授越王府参军，累迁费县令，与佐官均分俸钱，迁秘书郎，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拜银青光禄大夫。智周聪慧，举朝无比，日诵数万言，能背碑覆局。淡泊于冠冕，每辞职辄迁，赠越州都督，谥曰定。出《御史台记》。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诚慎？昔天后诛戮皇宗，宗子系大理当死。宗子叹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锯？”夜中，以衣领自缢死。晓而苏，遂言笑饮食，不异在家。数日被戮，神色不变。初苏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尔合戮死，何为自来？速还受刑！’宗子问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杀人，今偿对乃毕报。”宗子既知，故受害无难色。出《纪

闻》。

裴佖先

工部尚书裴佖先，年十七，为太仆寺丞。伯父相国炎遇害，佖先废为民，迁岭外。佖先素刚，痛伯父无罪，乃于朝廷封事请见，面陈得失。天后大怒，召见，盛气以待之，谓佖先曰：“汝伯父反，干国之宪，自贻伊戚，尔欲何言？”佖先对曰：“臣今请为陛下计，安敢诉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妇。先帝弃世，陛下临朝，为妇道者，理当委任大臣，保其宗社。东宫年长，复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几，遽自封崇私室，立诸武为王，诛斥李宗，自称皇帝。海内愤惋，苍生失望。臣伯父至忠于李氏，反诬其罪，戮及子孙。陛下为计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复立李家社稷，迎太子东宫。陛下高枕，诸武获全。如不纳臣言，天下一动，大事去矣。产、禄之诫，可不惧哉？臣今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发此言！”命牵出。佖先犹反顾曰：“陛下采臣言实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于朝堂，杖佖先至百，长隶灊州。佖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佖先死，数至九十八而苏，更二笞而毕。佖先疮甚，卧驴舆中，至流所，卒不死。

在南中数岁，娶流人卢氏，生男愿。卢氏卒，佖先携愿，潜归乡。岁余事发，又杖一百，徙北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佖先贤相之侄，往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其可汗礼佖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赠佖先黄金马牛羊甚众。佖先因而致门下食客，常数千人。自北庭至东京，累道致客，以取东京息耗。朝廷动静，数日佖先必知之。

时补阙李秦授寓直中书，封事曰：“陛下自登极，诛斥李氏及诸

大臣，其家人亲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数万人。如一旦同心招集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刘。’夫刘者流也。陛下不杀此辈，臣恐为祸深焉。”天后纳之，夜中召入，谓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启予心。”即拜考功员外郎，仍知制诰，敕赐朱绂，女妓十人，金帛称是。与谋发敕使十人于十道，安慰流者。其实赐墨敕与牧守，有流放者杀之。敕既下，佺先知之。会宾客计议，皆劝佺先入胡。佺先从之。日晚，舍于城外，因装。时有铁骑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佺先善待之。及行，使将马装橐驼八十头，尽金帛，宾客家僮从之者三百余人。甲兵备，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足马二，佺先与妻乘之。装毕遽发，料天晓人觉之，已入虏境矣。即而迷失道，迟明，唯进一舍，乃驰。

既明，侯者言佺先走，都护令八百骑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骑追焉，诫追者曰：“舍佺先与妻，同行者尽杀之，货财为赏。”追者及佺先于塞，佺先勒兵与战，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将战死，杀追骑八百人，而佺先败。缚佺先及妻于橐驼，将至都护所。既至，械系阱中，具以状闻。待报而使者至，召流人数百，皆害之。佺先以未报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抚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晓吾意，擅加杀害，深为酷暴。”其辄杀流人使，并所在锁项，将至害流人处斩之，以快亡魂。诸流人未死，或他事系者，兼家口放还。由是佺先得免，乃归乡里。

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赠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后，佺先乃出焉，授詹事丞。岁中四迁，遂至秦州都督，再节制桂广。一任幽州帅，四为执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声绩，号曰唐臣，后为工部尚书、东京留守，薨，寿八十六。出《纪闻》。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出《定命录》。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出《定命录》。

齐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县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云：“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录》。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脑发疮，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州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卒。后果赐凉府都督。出《定命录》。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禳之。”而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出《朝野僉载》。

王超

王超者，尝为汜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为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谓汜水令严迥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出《定命录》。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妊，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出《定命录》。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斗，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

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出《定命录》。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言。其时有东京缙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缙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出《定命录》。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焉。老人乃粘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

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出《定命录》。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琯云：“太守裴宽当改。”琯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琯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录》。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定数三

韦氏 张嘉福 宋恽 房琯 孙生

张嘉贞 杜暹 郑虔 崔圆

韦氏

唐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縑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载》。

张嘉福

唐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陟驿，有敕所至处斩之。寻有敕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载》。

宋恽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恽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恽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归侍，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恽。”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恽官，是速微命。”后因国

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录》。

房琯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歿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歿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歿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槨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出《明皇杂录》。

孙生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赉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出《明皇杂录》。

张嘉贞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谁。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

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出《明皇杂录》。

杜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入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襍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出《广异记》。

郑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礼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存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言狎。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

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卒。”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改衢州信安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虔问相如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求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有章疏上。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温州司户而卒。出《前定录》。

崔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杖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

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如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违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蹶蹶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

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胁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入，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颔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出《逸史》。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定数四

麴思明 马游秦 萧华 一行 术士

杜鹏举 李栖筠 杜思温 柳及 韦泛

麴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妄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

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

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问之，无不克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会昌解颐》。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之？”游秦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志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而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志之书，则如其言尔。出《前定录》。

萧华

萧华虽陷贼中，李泌尝荐之。后泌归山，肃宗终相之。唯举薛胜掌纶诰，终不行。或问于泌，泌云：“胜官卑，难于发端。”乃置其《拔河赋》于案，冀肃宗览之，遂更荐。肃宗至，果读之，不称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齿对金钱荧煌乎？”他日复荐，终不

得。信命也。出《感定录》。

一行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出《传载》。

术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橘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教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得糕糜，卿且唯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腹疾大作，诸物绝口，唯吃橘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出《逸史》。

杜鹏举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于柱上。“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视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字，当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出《集话录》。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藜塞径，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华烜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颢。出《逸史》。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荀家第。中夜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也。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绝。然慎勿为

武职，当有大祸，非襁所免。志之志之。”言讫，遂不见。

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尝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闢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录》。

柳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搢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甌甌。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

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甌甌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滿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曹权禄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乃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至

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甃甃已闻呼父名也，辄给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爷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羨。”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入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歔歔而去。

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殖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出《前定录》。

韦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入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杨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

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杨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五

玄宗 乔琳 张去逸 李泌 刘邈之

张仁祚 裴諝 李揆 道昭

玄宗

唐德宗降诞三日，玄宗视之。肃宗、代宗以次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德宗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仿佛似我。”德宗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三崩。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后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峒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授命，享国年深，岂是徒然！出《嘉话录》。

乔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佣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客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先生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欢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

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其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遂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

琳后擢进士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朱泚构逆，琳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出《前定录》。

张去逸

肃宗张皇后祖母窦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早薨，窦有鞠养之恩。景云中，封邓国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宠，颇极豪华。

一日，弟兄同猎渭曲。忽有巨蛇长二丈，腾赶草上，迅捷如飞。去逸因踪辔弯弧，一发而中，则命从骑挂之而行。俄顷雾起于渭上，咫尺昏晦，骤雨惊电，无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弃马，径依佛庙。烈火震霆，随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际，则闻空中曰：“勿惊仆射！”霆火遽散，俄而复臻。又闻空中曰：“勿惊司空！”霆火登止。俄复蓊集，又闻空中曰：“勿惊太尉！”既而阴翳廓然，终无所损。然死蛇从马，则已失矣。去逸自负坐须富贵。不数年，染疾而卒，官至太仆卿。

天宝中，其女选东宫，充良媛。及肃宗收复两京，良媛颇有辅佐之力，至德二载，册为淑妃。乾元元年，诏中书令崔圆持节册为皇

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后三赠官，皆如空中之告耳。出《纪闻》。

李泌

天宝十四载，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驴归别墅。从者未至，路旁有车门，而驴径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将乘驴马群出之次。泌因相问，遂并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见妻子出罗拜。泌莫测之，疑是妖魅。问姓窦，潜令仆者问邻人，知实姓窦。泌问其由，答曰：“窦廷芬。”且请宿。续言之，势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惧。

廷芬乃言曰：“中桥有筮者胡芦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当有赤族之祸，须觅黄中君方免。问如何觅黄中君？曰，问鬼谷子。又问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觅之。不见，必籍死无疑；若见，但举家悉出哀祈，则必免矣。适全家方出访觅，而卒遇公，乃天济其举族命也。”供待备至。明日请去，且言归颍阳庄。廷芬坚留之，使人往颍阳，为致所切，取季父报而还。如此住十余日，方得归。自此献遗不绝。

及禄山乱，肃宗收西京，将还秦，收陕府，获刺史窦廷芬。肃宗令诛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贼，固囚诛戮。泌因具其事，且请使人问之，令其手疏验之。肃宗乃遣使。使回，具如泌说。肃宗大惊，遽命赦之。因问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芦生已卒。肃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录》。

刘邈之

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郡陆康，自江南同官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

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坐。时康以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饌。

既食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后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为谁，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

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膋。至暮，胀腹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即拜景为长史，领郡务。而颖果常与不叶，及此因事陷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秘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出《前定录》。

张仁祎

唐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祎延坐问

曰：“明公看祔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祔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祔卒。出《朝野僉载》。

裴谔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谔出为庐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谔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谔方与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谔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谔，谔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

谔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

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敢发问。谔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君此去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十二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

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顾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

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出《前定录》。

李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縑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章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

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緘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緘，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冰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都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

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

是臣从子陈留尉揆所为。”

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遗限，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乃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出《前定录》。

道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

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

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妇求为婢者，因得疾，服姬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一 定数六

李稜 豆卢署 孟君 卢常师 韩滉

李颀 崔造 薛邕

李稜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贞元二年擢第。有别业在江宁，其家居焉。是岁浑太师城镇蒲津，请稜为管记从事。稜乃曰：“公所欲稜者，然奈某不闲检束。夙好蓝田山水，据使衙合得畿尉。虽考秩浅，如公勋望崇重，特为某奏请，必谐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亲，以及寸禄，即某之愿毕矣。”浑遂表荐之，德宗令中书商量，当从浑之奏。稜闻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诣焉，问所求成败。茂曰：“公求何官？”稜具以本末言之。

对曰：“从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则不得。”稜未甚信。经月余，稜诣执政，谓曰：“足下资历浅，未合入畿尉。如何凭浑之功高，求侥幸耳？”遂检吏部格上。时帝方留意万机，所奏遂寝。稜归江南，果丁家艰。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臂疾，殆将一纪。元和元年冬，始入选，吏曹果注得蓝田县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说于交友。出《续定命录》。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武瞻。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式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署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

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更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指隙地，遂构一亭，因名之曰“征梦亭”矣。出《前定录》。

孟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疟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

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羸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缗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卦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

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讎。事故颇多，公有

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出《逸史》。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淡薄，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迹。”家人亦怪其欲远行而不备舟楫。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韩滉

韩晋公滉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而至，公怒将撻。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乃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怒之而系其吏。

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说云。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于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出《前定录》。

李颀

贞元中，有举人李颀，方就举，声价极振。忽梦一人紫衣云：“当礼部侍郎顾少连下及第。”寤觉，省中朝并无姓顾者。及顷，有人通刺，称进士顾少连谒。颀惊而见之，具述当为门生。顾曰：“某才到场中，必无此事。”来年，颀果落第。自此不入试，罢归。

至贞元九年，顾少连自户部侍郎权知贡举，颀犹未第，因潜往造焉。临放榜，时相特嘱一人，颀又落，但泣而已。来年秋，少连拜礼部侍郎，颀乃登第。出《感定录》。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余亡姓字。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倅。时德宗在兴元，以曹王有功且亲，奏无不允。

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得过无？”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时。”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其日，即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赵生谓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搥五下，可乎？”山人晒曰：“且某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崔乃问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即远近，曰：“只隔一两政官，不致三矣。”

又某日私忌，同僚诸公皆知其说。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政？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

崔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与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惊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忧闷，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出《嘉话录》。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答云：“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时耳。”薛讶忿之，默然不悦。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今披褐，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张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

后姜为京兆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军人心。姜乃上疏请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在姜后。薛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出《嘉话录》。

卷第一百五十二 定数七

郑德璘 赵璟 卢迈 赵璟 包谊

薛少殷 袁孝叔

郑德璘

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璘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

德璘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鲢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橰。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时，东西而去。德璘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

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而艳，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钩。德璘因窥见之，甚悦。遂以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

得。

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璘谓女所制，凝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璘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歿于洞庭耳。”德璘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

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祇，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璘异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

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璘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璘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物。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璘喜骤。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沙。

后三年，德璘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璘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

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璘使僮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璘。”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

德璘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璘红笺诗也。德璘疑诗，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璘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传》。

赵璟 卢迈

赵璟、卢迈二相国皆吉州人，旅众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旷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

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务事，而诏璟归阙。

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泌相之从弟。璟因访别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人。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仍密问元素年命。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或为判官。泌因判奏璟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于位。出《嘉话录》。

赵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之边有柳树，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所以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之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家，见一小儿，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数日，赵薨。出《嘉话录》。

包谊

唐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词。初与计偕，至京师，赴试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搪突中书舍人刘太真。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价询之，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致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忤色。

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

而自悔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我为浅丈夫也。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时宰以泚近为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唯记谊。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出《摭言》。

薛少殷

河东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卒于长安崇义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门。既入，见官府，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馁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日某方欲上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

及出门之西院，阍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恳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泣，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许之。少殷曰：“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得之，次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得知。”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际，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

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官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求为从事，欲厌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丁母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僮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赫怒，时少殷主贼曹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护。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惨其事，因问，具以告之。数日而卒。出《前定录》。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授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九灵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

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后一旦来而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当与子别。”于怀中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

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孝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未曾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

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谬。后秩满，归闾乡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因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盘镜中。出《前定录》。

卷第一百五十三 定数八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韦执谊

袁滋 裴度 张轅 赵昌时

李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坐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庖人：“但留我两朶。”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訝。

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饌，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饌，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与公各饮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

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盞酒来，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饭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瑄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嗟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入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

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幹，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

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憊。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候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此闻于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选毡舁，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于已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

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吏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轡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

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

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出《续定命录》。

李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及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违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

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此，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处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请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食，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

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快，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

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出《逸史》。

韦执谊

韦执谊自相座贬太子宾客，又贬崖州司马。执谊前为职方员外，所司呈诸州图。每至岭南州图，必速令将去，未尝省之。及为相，北壁有图。经数日，试往阅焉，乃崖州图矣。意甚恶之。至是，果贬崖州。二年死于海上。出《感定录》。

袁滋

复州清溪山，焕丽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复郢间居止。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幽小，渐奇险，阻绝无踪。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宇于山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两日即一来，不知居处。与其虽熟，即不肯细言。”袁公曰：“求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见也。”袁公辞归。

后携酒再往，经数宿，五人果来。或鹿巾纱帽，杖藜草履，遥相与通寒温，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睹甚喜。曰：“何处得此物？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先生。”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志诚可赏，且是道流。稍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公谦恭甚，乃时与笑语，

目袁生曰：“座。”袁公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注视袁公，谓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前过洞，上山头，扞萝跳跃，翩翻如鸟飞去，逡巡不见。袁公果拜相，为西川节度使。出《逸史》。

裴度

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自进士及第，博学宏词制策三科，官途二十余载。从事浙右，为河南掾。至宪宗朝，声闻隆赫，历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东平帅李师道包藏不轨，畏朝廷忠臣，有贼杀宰辅意。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

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前一日，广陵师献公新样者一枚，公玩而服之。将朝，烛下既栉，乃取其盖张焉。导马出坊之东门。贼奄至，唱杀甚厉。贼遂挥刀中帽，坠马。贼为公已丧元矣，掠地求其坠颇急。驂乘王义遽回鞚，以身蔽公。贼知公全，再以刀击义，断臂且死。度赖帽子顶厚，经刀处，微伤如线数寸，旬余如平常。及升台袞，讨淮西，立大勋，出入六朝，登庸授钺。门馆僚吏，云布四方。其始终遐永也如此。出《续定命录》。

张轅

吴郡张轅，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锜在浙西，兼榷管。轅与之有旧，将往谒，具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诰至，云：“张轅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轅梦中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轅觉，甚恶

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轸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轸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

既至所职，及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轸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录》。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出《博异志》。

卷第一百五十四 定数九

李顾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郑权 樊阳源

吴少诚 陈彦博 陆宾虞 王璠 崔玄亮

韦贯之

李顾言

唐监察御史李顾言，贞元末，应进士举，甚有名称。岁暮，自京西客游回，诣南省，访知己郎官。适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尽出。顾言竦轡而东，见省东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乌纱蒙首北去，徐吟诗曰：“放榜只应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迟。”又稍朗吟，若令顾言闻。顾言策马逼之，于省北有惊尘起，遂失其人所在。

明年，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驾，果三月下旬放进士榜。顾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续定命录》。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长安忽有童谣云：“打麦，麦打，三

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为打麦刈麦时也，麦打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谓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盗杀元衡，批其颅骨而去。元衡初从蜀归，荧惑犯上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录》。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仆。暮春之际，荫树独处。有一少年，挟弹而至。源爱其风秀，与之驯狎。问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显扬。讯其所居，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为福建观察使，源修觐礼，武生亦云，有事东去，同舟共载。行及宋之谷熟桥，携手登岸。武曰：“与子诀矣。”源惊讯之，即曰：“某非世人也。为国掌阴兵百有余年，凝结此形。今夕，托质于张氏为男子。十五得明经，后终邑令。”又云：“子之禄亦薄。年登八十，朝廷当以谏议大夫征。后二年当卒矣。我后七年，复与君相见。”言讫，抵村户，执手分袂。既而张氏举家惊喜，新妇诞一男。

源累载放迹闽南，及还，省前事，复诣村户。见一童儿形貌类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识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后宪宗读国史，感叹李愷、卢奕之事，有荐源名，遂以谏议大夫征，不起。明年，源卒于惠林寺。张终于宣州广德县令。出《独异志》。

郑权

初有日者，梦沧州衙门署榜，皆作权字。以告程执恭，遂奏请改名。未几，朝命郑权代之。时人深异其事。出《广德神异录》。

樊阳源

唐山南节判、殿中侍御史樊阳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诸公携乐，于岐郊漆方亭饯饮。从事中有监察陈庶、独孤乾礼皆在幕中六七年，各叹淹滞。阳源乃曰：“人之出处，无非命也。某初名源阳，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与取事。某时闲居洛下。约八月间，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县令，使人招某骤到密县。某不得已遂出去。”

永通门宿。夜梦见一高冢，上一著麻衣人，似欲乡饮之礼。顾视左右，又有四人。冢上其人，乃以手招阳源，阳源不乐去。次一人从阳源前而上，又一人蹑后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阳源意忽亦愿去，遂继陟之。比及五人，见冢上袖一文书，是河南府送举解，第六人有樊阳源。时无樊源阳矣。及觉，甚异之。

不日到密县，便患痢疾。联绵一月，困惫甚。稍间，径归洛中，谓表兄曰：“两府取解，旧例先须申。某或恐西府不得，兄当与首送密宰矣。”曰：“不可处。”但令密县海送，固不在托。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还往，乃劝不如东府取解。已与西府所期违矣。阳源心初未决。忽见密县解申府，阳源作第六人，不得源阳。处士石洪曰：“阳源实胜源阳。”遂话梦于洪，洪曰：“此梦固往冢者丘也，岂非登冢为丘徒哉！于此大振，亦未可知。况县申名第，一如梦中，未必不为祥也。”是岁许孟容为川守，又谗阳源：“密县第六人，某已处分试官更升三两路。”比府榜出，阳源依县申第六人。孟容怒，责试官，阳源具以梦告。明年，权侍郎下及第。出《续定命录》。

吴少诚

吴少诚，贫贱时为官健，逃去，至上蔡，冻馁，求丐于侪辈。上

蔡县猎师数人，于中山得鹿。本法获巨兽者，先取其腑脏祭山神，祭毕，猎人方欲聚食。忽闻空中有言曰：“待吴尚书。”众人惊骇，遂止。良久欲食，又闻曰：“尚书即到，何不且住。”逡巡，又一人是脚力，携小襖过，见猎者，揖而坐。问之姓吴，众皆惊。食毕，猎人起贺曰：“公即当贵，幸记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诚曰：“某辈军健儿，苟免擒获，效一卒之用则足矣，安有富贵之事？”大笑执别而去。后数年为节度使，兼工部尚书。使人求猎者，皆厚以钱帛赍之。出《续定命录》。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大学广文生。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若行大礼然。庭中帟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牋，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送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榜，有一紫衣，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有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既悟独喜，不以告人。

及与楚同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曰：“君之能岂后于我。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大学诸生曰：“诚如说，事未可知。”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出《前定录》。

陆宾虞

陆宾虞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虞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验。至宝历二年春，宾虞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虞曰：“若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则殊等与及第必矣。”宾虞乃书于晋昌里之牖，日省之。

数月后，因于靖恭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双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虞素嗜鱼，便令作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惟瑛，且给之曰：“将游蒲关，故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虞深信之，因取荐京兆府，果得殊等。

明年入省试毕，又访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当在十五人之外。状元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侏者，时议当及第。监司所送之名未登科。宾虞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虞言于从弟符，符与石贺书壁。后月余放榜，状头李郃，宾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谓宾虞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宾虞后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出《前定录》。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梦为河南尹，平旦视事，有二客来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仑邦如何处置？”曰：“已决二十，递出界讫。”觉，乃书于告牒之后别纸上。

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阳令与分司郎官皆故人，从容宴语。郎官谓令曰：“仑邦如何处置？”令曰：“已决二十，递出界。”璠闻之，遽起还内，良久不出。二客甚讶曰：“吾等向者对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顷之，璠持告牒所记，出示二客。徐征其人，乃郎官家奴，窃财而遁，擒获送县，县为断之如此。出《续定命录》。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监察御史段文昌，与崔植同前入台。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长。每以二监察后至，不由科名，接待间多所脱略。段与崔深衔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龙飞，命二公入相。段自翰林中书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书。时玄亮罢密州刺史，谒宰相。二相相顾，掏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时门下侍郎萧俛亦在长安，因问二相。二相具以事对。萧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汉闲三五年可矣。”

不数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阙。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书大怒，责吏房主事阳述云：“威权在君，更须致宰相。必是此贼纳贿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钱，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谢罪云：“文书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书拟名进黄。”及检勘，翻省述忘，实是自书。植欲改拟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与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续定命录》。

韦贯之

武元衡与韦贯之同年及第。武拜门下侍郎，韦罢长安尉，赴选，元衡以为万年丞。过堂日，元衡谢曰：“某与先辈同年及第，元衡遭

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續定命錄》。

卷第一百五十五 定数十

卫次公 李固言 杨收 郑朗 段文昌

崔从 郭八郎 张宣 韩皋

卫次公

唐吏部侍郎卫次公，早负耿介清直之誉。宪宗皇帝将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学士王涯草麻，内两句褒美云：“鸡树之徒老风烟，凤池之空淹岁月。”诘旦，将宣麻。案出，忽有飘风坠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辍，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终于淮南节度。出《续定命录》。

李固言

相国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愿以季女为托。”明年，果状头及第。诗赋有人镜芙蓉之目。

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饌，不食。唯饮酒数杯，便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赠金皂襦帽，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

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耶？”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访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说，是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怙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寻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于家，其灵歇矣。出《酉阳杂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时，过洛。有胡卢先生者，知神灵间事，曾诣而问命。先生曰：“纱笼中人，勿复相问。”及在长安，寓归德里。人言圣寿寺中有僧，善术数。乃往诣之，僧又谓曰：“子纱笼中人。”是岁元和七年，许孟容以兵部侍郎知举。固言访中表间人在场屋之近事者，问以求知游谒之所。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声称，必取甲科。因给之曰：“吾子须首谒主文，仍要求见。”

固言不知其误之，则以所业径谒孟容。孟容见其著述甚丽，乃密令从者延之，谓曰：“举人不合相见，必有嫉才者。”使诘之，固言遂以实对。孟容许第固言于榜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谒圣寿寺，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吾常于阴府往来，有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纱笼于庑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将相，皆验焉。出《蒲录记传》。

又

元和初，进士李固言就举。忽梦去看榜，见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自是顾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许孟容下状

头登第。出《感定录》。

杨收

唐国相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维直，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已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杙、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照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璘、鑑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行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

收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罹南荒之殛。出《北梦琐言》。

郑朗

长庆中，青龙寺僧善知人之术。知名之士，靡不造焉。进士郑朗特谒，了不与语。及放榜，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内索重试，朗果落。后却谒青龙僧，怡然相接，礼过前时。朗诘之，僧曰：“前时以朗君无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极人臣。”其后果历台铉。出《感定录》。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鐸，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

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士之名。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

公自府游，闻清僧之异，径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征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泊到鹄鸣，先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

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征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祚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师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勤。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旬邑南来庆有余。”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仆射。郑余庆代其位。出《定命录》。

崔从

宝历二年，崔从镇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镇申浙右试竞渡船十

艘，其三船平没于金山下，一百五十人俱溺死。从见申纸叹愤。时军司马皇甫曙入启事，与从同异之。座有宋生归儒者语曰：“彼之祸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数相类，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宴，陈于广场，百戏俱呈。俄暴风雨，庭前戏者并马数百匹，系在庑下。迅雷一震，马皆惊奔，大庑数十间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压死。公令较其数，与浙右无一人差焉。出《独异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郑复礼始应进士举，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昼闭关以寐，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复礼方蹇蹶愤惋，乃择日斋沐候焉。道颇温容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不能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类异，不可言也。”郑拜请其期，道曰：“唯君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郑愕视不可喻，则又拜请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阙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郑虽大疑其说，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敬谢而退。

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名姓于主文者，郑以且非再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二年，新昌杨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郑奇叹且久，因纪于小书之抄。私自谓曰：“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韩宪应举。大和二年，颇有籍甚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大和九年举，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二年，高锴再司文

柄，右辖私异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于小书之末。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时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颢应举，时誉转洽。至改元会昌之二年，礼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说无差焉。出《野史》。

张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真介，梦中不与女子见。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阴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应有定。”遂受之。

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将引家往。又梦前时女子，面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宰邑，妾之邑也。”宣曰：“某前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之居。今之所止，非旧地。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臨）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录》。

韩皋

昌黎韩皋，故晋公滉之支孙。博通经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调选，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绝高，又非驰逐而致，为后辈所讪。时太常丞冯荒除岳州刺史，因说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礼，于时与皋同官。其年前进士时元佐，任协律郎。三人同约上丁日释奠武成王庙行事。荒住常乐，皋任亲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动，拉二官同之太平兴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适马上与二贤作一善梦，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请记之。”荒固书之，纪于篋中。

宪宗六年，荒判入等，授兴平县尉。皋实无心望于科第，此后二十七八年，皋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临发岳阳，召皋，特说当时之事，并取篋中所记以示之，曰：“诸公何足为讪，命使之然。”皋亦云：“未尝暂忘，则仆与公，何前后相悬如此？”皋其年授大理正。出《续定命录》。

卷第一百五十六 定数十一

庞严 张正矩 刘遵古 舒元舆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谦 杜惊外生 石雄

贾岛 崔洁

庞严

唐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入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何求不可。”曰：“何日当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愿得使下相待。时廉使元稹素与严善，必就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复书云：“请俟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发。其后为京兆尹而卒。出《前定录》。

张正矩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

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蕃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蕃，面以咸允托之，凯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蕃来，更不要通。”

正蕃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齑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蕃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蕃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出《续命定录》。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雨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

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

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出《宣室志》。

舒元舆

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奉。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启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录》。

李德裕

李德裕自润州，年五十四除扬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缙绅荣之。出《感定录》。

德裕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尝闻一僧，善知人祸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当南行万里。”德裕甚不乐。明日，复召之，僧且曰：“虑言之未审，请结坛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师言以何为验？”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发之，果得焉。然启无所睹。德裕重之，且问：“南行还乎？”曰：“公食羊万口，有五百未满足，必当还矣。”德裕叹曰：“师实至人，我于元和中，为北都从事，尝梦行至晋山，尽目皆羊。有牧者数十，谓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尝志此梦，不泄于人。今知冥数，固不诬矣。”

后旬余，灵武帅送米暨馈羊五百。大惊，召僧告其事，且欲还之。僧曰：“羊至此，是已为相国有矣，还之无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贬降，至崖州掾，竟终于贬所，时年六十三。出《补录记传》。

李言

有进士李岳（嶽），连举不第。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不可名“狱”，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录》。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而至京师，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一尉耳。而涯见沐潦倒，无雁序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拟许以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就诛，仇士良收捕家人，时沐方在涯私第，谓其王氏之党，遂不免于腰领。出《杜阳杂编》。

舒元谦

舒元谦，元舆之族。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礼遇颇至。十年，元舆处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校书郎。及持相印，许为曹郎命之。

无何，忽以非过怒谦，至朔旦伏谒，顿不能见。由是日加谴责，为僮仆轻易。谦既不自安，遂置书于门下，辞往江表，而元舆亦不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惆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涕泗涟如。及昭应，闻元舆之祸，方始释然。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不问亲疏，并皆诛戮之。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定分焉。出《杜阳杂编》。

杜惊外生

杜惊与李德裕同在中书。他日，德裕谓惊曰：“公家有异人，何不遣一相访？”惊曰：“无。”德裕曰：“试思之。”曰：“但有外生，自远来求官尔。”德裕曰：“此是也。”及归，遣谒德裕。德裕问之，对曰：“太尉位极人臣，何须问也。凡人细微尚有定分，况功勋爵禄乎？且明日午时，有白兽自南逾屋而来，有小童卅角衣紫，年七岁，执竹竿，长五尺九节，驱兽，兽复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试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逾屋而来，有卅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复南去。乃召问之，曰：“年七岁。”数其所执竹，长五尺而九节。童乃宅外元从之子也。略无毫发差谬。事无大小，皆前定矣。出《闻奇录》。

石雄

石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帅王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皆谓其灵。弘约乃虔启于神。神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秘密，不得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

寻以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李德裕为宰相，而亟用雄。雄奋武力，夺得天井关。后共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

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已酬河阳节度使，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德裕谪潮州，有客复陈石雄神祇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一郁矣。出《云溪友议》。

又

会昌四年，刘稹败。当从谏时，有一人称：“石雄七千人至。”从谏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录》。

贾岛

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求联句不可得，因搪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

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慢，上诤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特授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终。出《摭言》。

崔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飧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

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

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飧，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

两人既飧，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鲙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出《逸史》。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定数十二

李景让 李敏求 李君 马举 郑延济

李生

李景让

唐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者三两人姓名，捻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阙，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命。故李孝公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出《卢氏杂记》。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

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

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

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

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

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

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涂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出《河东记》。

又一说：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徇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

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

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帖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

妻子家人，围绕啼泣，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出《逸史》。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在店，李君与语，围炉饮啜甚洽。同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

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住，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

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嘸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辇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

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秋簪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见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

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出《逸史》。

马举

淮南节度使马举讨庞勋，为诸道行营都虞候。遇大阵，有将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贼，使二骑斩之，骑回云：“大郎君也。”举曰：“但斩其慢将，岂顾吾子。”再遣斩之，传首阵上，不移时而败贼。后大军

小衄，举落马，坠桥下而死。夜深复苏，见百余人至，云：“马仆射在此。”一人云：“仆射左胁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换之。”又曰：“无以换之。”又令取柳木换，遂换之。须臾便晓，所损乃痊，并无所苦。及镇扬州，检校左仆射。出《闻奇录》。

郑延济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秉饔飧，餐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李生

契贞先生李义范，住北邙山玄元观。咸通末，已数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门内，必改服歇辔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许人，年貌可五十余，与先生叙宗从之礼，揖诣其所居。有学童十数辈，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贫窳，日不暇给。自此先生往来，多止其学中，异常款狎。

忽一夕，诣邙山，与先生为别。拥炉夜话，问其将何适也，生曰：“某此别辞世矣，非远适也。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毕，不可久住。后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于此山之下，所阙者顾送终之人。比少一千钱，托道兄贷之，故此相嘱，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过日用三五升，过此必有减福折算，切宜慎之。”问其身后生计，生曰：“妻聘执丧役夫姓王，某男后当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间，且寄食观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并阴鹭品定。”言讫，及晓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

入洛城。

且五日矣，初霁，李生之妻与数辈诣先生，云：“李生谢世，今早葬于山下，欠一千钱，云尝托先生助之，故来取耳。仍将男寄先生院。”后江南僧行成果至，宿于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承有约，当教以事业，度之为僧。”二岁余，行成复至，已为僧矣。诵《法华经》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经授之，经年不能记一纸。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录异记》。

卷第一百五十八 定数十三

成汭 杨蔚 欧阳解 伊璠 顾彦朗

李甲 房知温 窦梦徵 许生 杨鼎夫

牛希济 阴君文字 贫妇 支戡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杜洪中令乞师于梁王。梁与荆方睦，乃讽成中令汭帅兵援之。汭欲往亲征，乃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宇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余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其意。幕寮俯仰，不措一辞。唯孔目吏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民、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前定矣。出《北梦琐言》。

杨蔚

唐杨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颍川辄便他适。乃谓诸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遂披揖。杨公曰：“向风久矣，幸获祇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颍川呼

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杨不悻，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迨后秩满无恙，不谕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殁于是邦。即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玘，为愚话之。出《北梦琐言》。

欧阳解

欧阳解者，四门之孙也。薄善词赋，出入场中，近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解则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解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意甚怜之。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解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解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解答书，呈于公。公览之抚然，因曰：“十年不见，灼然不错。”出《摭言》。

伊璠

黄巢污践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各为好事传记。轩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患祸之来，其可苟免？出《唐阙史》。

顾彦朗

东川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惟为戎倖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寮

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职居元寮，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樽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

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狽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出《北梦琐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岁饥馑，徙家邢台西南山谷中。樵采鬻薪，以给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风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寝于庙宇之间，松柏之下。须臾有呵殿之音，自远而至。见旌旗闪闪，车马阗阗，或擐甲冑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列坐于堂上者十数辈，方且命酒进食。

欢语良久，其东榻之长，即大明山神也，体貌魁梧，气岸高迈。其西榻之首，即黄泽之神也，其状疏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余即不知其名。坐谈论，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禀命玉皇，受符金阙。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数百里间，幸为人主，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

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岁有丰登之报，民无扎瘵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泠之域，泱泱之区，西聚大巔，东渐巨浸，连陂凑泽，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虽雷电之作由己也，风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驰骤，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诏命，不敢有为也；非其时会，不敢沿溯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鱼鳖蕃焉，咸鹵磊块而滋殖，萑蒲蓊郁而发生。上天降鉴，亦幸无横沴尔。”又一曰：“岑峯之地，岳嵒之都，分块圪之一隅，总飞驰之众类。熊黑虎豹，乌鹄雕鹗。动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职耳，何假乎备言。”座上僉曰：“唯唯。”

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白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颦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

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梦中所遇。既归，具以始末书而志之。言于邻里之贤者，自后三十余载，庄皇与梁朝对垒河岸，战阵相寻。及晋宋，戎虜乱华，干戈不息，被其涂炭者，何啻乎六十万焉。今详李生所说，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刘氏耳目记》。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裊为盗于袞郛之境，昼则匿于古

冢。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出《玉堂闲话》。

窦梦徵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徵，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出《玉堂闲话》。

许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

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

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

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傍。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逾其阕，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

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厘矣。出《玉堂闲话》。

杨鼎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

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出《北梦琐言》。

牛希济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出《北梦琐言》。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围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围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

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褫缕而卒。阴官画九围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出《玉堂闲话》。

贫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出《玉堂闲话》。

支戡

江左有支戡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戡，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嘴，使画盘粉以卜。戡见家人为之，即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戡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唯记其友人郑元枢云：“贫贱无官，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戡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出《稽神录》。

卷第一百五十九 定数十四婚姻

定婚店 崔元综 卢承业女 琴台子 武殷

卢生 郑还古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不成。贞观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为议者，来旦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

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覘之，不识其字。固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字书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得见。”固曰：“然则何书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主人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则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尝愿早娶，以广后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妇之足，及其坐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家姬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之来，卖菜于是。能随我行，当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姬，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肆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求婚，终不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狱，以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钿，虽沐浴闲处，未尝暂去。岁余，固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间，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阴鹭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出《续幽怪录》。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

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出《定命录》。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卒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出《定命录》。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钟念。生六十日，鄙则谢去。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实仁愍之。”因悲恸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满，因家洛京。

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遇自询问，则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出《续玄怪录》。

武殷

武殷者，邺郡人也。尝欲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迫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

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特造焉。生极喜，与之竟夕。因为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

既二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氏之母聚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有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乃惊问。久之言曰：“某尝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叹，知复何言。”言讫，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名绍，遂改为子元也。

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历位清显。每求娶，

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出《前定录》。

卢生

弘农令之女既笄，适卢生。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者曰：“所言卢郎，非长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无须也。”夫人惊曰：“吾之女今夕适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适人，又何以云非卢郎乎？”曰：“不知其由，则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卢纳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

及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佩约花，卢生忽惊而奔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返。主人素负气，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下罕敌。指之曰：“此女岂惊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为兽形也。”众人莫不愤叹。主人曰：“此女已奉见，宾客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郑某官某，为卢之宾，在坐起拜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任于京，逢卢问其事。卢曰：“两眼赤，且大如朱盏，牙长数寸，出口之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相善，骤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出《续玄怪录》。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饌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出《逸史》。

卷第一百六十 定数十五婚姻

秀师言记 李行脩 灌园婴女 朱显 侯继图

秀师言记

唐崔晤、李仁钧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长于李。在建中末，偕来京师调集。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得供奉禁中。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师泛叙寒温而已，更不开一语。别揖李于门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李曰：“唯唯。”后李特赴宿约。饌且丰洁，礼甚谨敬。及夜半，师曰：“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甚称意。从此后更六年，摄本府纠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监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儿，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处。上元佳境，尽在其间。死后乞九郎作率堵坡梵语浮图。于此，为小师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谬，违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谓李曰：“为余寄谢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飘寓江徼。崔之孤，终得九郎殊力，九郎终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诘旦归旅舍，见崔，唯说秀师云，某说终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曰：“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二人相顾大笑。

后李补南昌令，到官有能称，罢摄本府纠曹。有驿递流人至州，坐泄宫内密事者。迟明宣诏书，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视监刑官，果李纠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请，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请告，捐俸赁扁舟，择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县。买瓦棺寺松林中地，垒浮图以葬之。

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晔落拓者，好远游。惟小妻殷氏独在，殷氏号太乘，又号九天仙也。殷学秦箏于常守坚，尽传其妙。护食孤女，甚有恩意。会南昌军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坚之弟子，故殷得见之。谓军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年已及笄，供奉与他取家状。到府日，求秦晋之匹可乎？”军伶依其请。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门，曾无影响。后因谒盐铁李侍御，即李仁钧也。出家状于怀袖中，铺张几案上。李悯然曰：“余有妻丧，已大期矣。侍余饥饱寒燠者，顽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来于心。矧崔之孤女，实余之表侄女也。余视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视余犹兄焉。征曩秀师之言，信如符契。纳为继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异闻录》。

李行脩

故谏议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贞懿贤淑，行脩敬之如宾。王氏有幼妹，尝挈以自随。行脩亦深所鞠爱，如己之同气。元和中，有名公与淮南节度李公鄴论亲，诸族人在洛下。时行脩罢宣州从事，寓居东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请行脩为宾。是夜礼竟，行脩昏然而寐。梦己之再娶，其妇即王氏之幼妹。行脩惊觉，甚恶之，遽命驾而归。入门，见王氏晨兴，拥膝而泣。行脩家有旧使苍头，性颇凶横，往往忤王氏意。其时行脩意王氏为苍头所忤，乃骂曰：“还是此老奴。”欲杖之，寻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于厨中自说，五更作梦，梦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之梦，尤恶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梦，安足信？”无何，王氏果以疾终。

时仲舒出牧吴兴，及凶问至，王公悲恻且极。遂有书疏，意托行脩续亲。行脩伤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请。有秘书卫随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鉴，言事屡中。忽谓行脩曰：“侍御何怀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见夫人，奚不问稠桑王老？”

后二三年，王公屡讽行脩，托以小女，行脩坚不纳。及行脩除东台御史，是岁，汴人李介逐其帅，诏征徐泗兵讨之。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脩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间，有老人自东而过。店之南北，争牵衣请驻。行脩讯其由，店人曰：“王老善算命书，为乡里所敬。”行脩忽悟卫秘书之言，密令召之，遂说所怀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见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屣屣，由一径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数仞，坡侧隐隐若见丛林。老人止于路隅，谓行脩曰：“十一郎但于林下呼妙子，必有人应。应即答云：‘传语九娘子，今夜暂将妙子同看亡妻。’”

行脩如王老教，呼于林间。果有人应，仍以老人语传入。有顷，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随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讫，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观之，迅疾如马。须臾，与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与女子并驰，依依如抵。西南行约数十里，忽到一处。城阙壮丽，前经一大宫，宫有门。仍云：“但循西廊直北，从南第二院，则贤夫人所居。内有所睹，必趋而过，慎勿怪。”行脩心记之。循西廊，见朱里缙幕下灯明，其内有横眸寸余数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趋至北廊。及院，果见行脩十数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赍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续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尝与行脩备治疾皂荚子汤。自王氏之亡也，此汤少得。至是青衣持汤，令行脩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见。行脩方欲申离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与君幽显异途，深不愿如此，贻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纳小妹鞠养，即于某之道尽矣。所要相见，奉托如此。”言讫，已闻门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声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责：“措大不别头脑，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

有顷，却至旧所，老人枕块而寐。闻行脩至，遽起云：“岂不如

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困惫甚，因问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荧荧，枥马啖刍如故，仆夫等昏惫熟寐。老人因辞而去。行脩心愤然一呕，所饮皂荚子汤出焉。时王公亡，移镇江西矣。从是行脩续王氏之婚，后官至谏议大夫。出《续定命录》。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问，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快，然未甚信也。

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囟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己女，恩爱备至。

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第，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

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出《玉堂闲话》。

朱显

射洪簿朱显，顷欲婚郫县令杜集女。甄定后，值前蜀选入宫中。后咸康归命，显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孙，亦宫中旧人。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回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王氏孙乃长叹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称。自宫中出后，无所托，遂得王氏收某。”朱显悲喜，夫妻情义转重也。出《玉溪编事》。

侯继图

侯继图尚书本儒素之家，手不释卷，口不停吟。秋风四起，方倚槛于大慈寺楼。忽有木叶飘然而坠，上有诗曰：“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负心人，尽解相思死。”后贮巾篋，凡五六年。旋与任氏为婚，尝念此诗。任氏曰：“此是书叶诗。时在左绵书，争得至此？”侯以今书辨验，与叶上无异也。出《玉溪编事》。

卷第一百六十一 感应一

张宽 汉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扬雄

刘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吕

陈业 陈寔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吕虔

管宁 河间男子 宜阳女子 张应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吴兴经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刘京

何敬叔 萧子懋 萧叡明 解叔谦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张宽

张宽字叔文，汉时为侍中，从祀于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出《汉武故事》。

汉武帝

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卧。有一书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见客星将掩帝座，甚逼。书生大惊惧，连呼咄咄，不觉声高。仍又见一男子，操刀将入户。闻书生声急，谓为己故，遂缩走，客星应时而退。如此者数过，帝闻其声，异而问之，书生具说所见。帝乃悟曰：“必此人媚也，将欲肆凶恶于朕。”仍召集期门羽林，语主人曰：“朕天子也。”于是擒奴，问而款服，乃诛之。帝叹曰：“斯盖天启书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赐书生焉。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醴泉

太山之东有醴泉，其形如井，本体是石也。欲取饮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则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污慢，则泉缩焉。盖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曰：“东风至而酒泛溢。”许慎云：“东风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诱云：“酒泛为米面曲之泛者，风至而沸动。”李淳风又按：“今酒初熟，瓮上澄清时，恒随日转。在旦则清者在东畔，午时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随日所在。又春夏间，于地荫下停春酒者，瓮上蚁泛，皆逐风而移。虽居深密，非风所至，而感召动也。”出《感应经》。

扬雄

扬雄读书，有人语云：“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玄》，梦吐白凤皇集上，顷之而灭。出《西京杂记》。

刘向

汉刘向，于成哀之际，校书于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藜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烂然火明，因以照向。说开辟已前事，乃授《洪范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闻金卯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之焉。”乃出怀中竹榜，有天文地图之事。子歆，从向授此术。出《王子年拾遗记》。

袁安

袁安为阴平长，有惠化。县先有雹渊，冬夏未尝消释。岁中辄出，飞布十数里，大为民害。安乃推诚洁斋，引愆贬己。至诚感神，雹遂为之沉沦，伏而不起，乃无苦雨凄风焉。出《小说》。

樊英

汉樊英善图纬，洞达幽微。永泰中，见天子，因西向南唾。诏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火。”后蜀郡上言火灾，如英所道，云：“时有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大害。”英尝忽被发拔刀，斫击舍中。妻怪问其故，英曰：“郗生遇贼。”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时远行。后还说，于道中逢贼，赖一被发老人来相救，故得免。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鸣，非圣朝灾也。”寻上蜀山崩事。出《英列传》。

五石精

《论衡》曰：“阳燧取火，方诸取水，二物皆当以形势得。阳燧若偃月，方诸若圜杯。若二器如板状，安能得水火也。铸阳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时，炼五色石为之，形如圆镜，向日即得火。方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时，炼五色石为之，状如圜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润。”《淮南子》云：“阳燧见日，燠而为火。方诸见月，津而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阳燧圆以仰日，得火；方诸圜而向月，得水。”又云：“阳燧之取火于日，方诸之取露于月，天地之间，玄微忽恍，巧历所不能推其数。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相感动然之也。”出《感应经》。

律吕

《物理论》云：“十二律吕候气，先于平地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扬子所谓九闭之巾也。外室南户，以布为幔；次室北户；内室南户，并以布为幔。皆上圆下方，闭密无风。人居其中，三日观之，十二律各以木为桡，每律各内庖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内葭莩灰实其端，若气至，吹灰去管首，小动为和，大动为臣强。”李淳风云：“自古言乐声律吕者，皆本于十二管，以气应灰飞为验。”后魏末，孙僧化造《六甲一周历》，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时律气应。”推校前后五六事，皆不与算历家术数相符。此外诸书，无言候气得应验者。以理推寻，恐无实录。后魏信都芳，白云：“造风扇候二十四气，每一气至，其扇辄举。斯又验矣。”出《感应经》。

陈业

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时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辨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

血，以洒骨上，应时歆血，余皆流去。出《会稽先贤传》。

陈寔

颍川陈寔有子元方，次曰仲方，并以名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睦，海内慕其风。四府并命，无所屈就。兄弟尝过同郡荀爽，夜会饮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贤传》。

三州人

晋三州人，约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于大泽中，欲成，父曰：“不如河边。”乃徙焉。又几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负土填河，三旬不立。有书生过，为缚两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曰：“何尝见江河填耶？吾观汝行耳。”明回至河边，河中土为高丈余，袤广十余里，因居其上。出《孝子传》。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汉东平王礼葬。及丧出，闻空中数百人泣声。送者言，昔乱军杀伤者皆无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地下，精灵以之怀感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吕虔

魏长沙郡久雨。太守吕虔令户曹掾斋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梦见白头翁曰：“汝来迟，明日当霁。”果然。出《长沙传》。

管宁

管宁死辽东三十七年，归柩而阻海风。同行数十船俱没，惟宁船望见火光，投之得岛屿。及上岸，无火亦无人。玄晏先生以为积善之感。出《独异志》。

河间男子

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别适人，无几而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始欲哭之，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可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于是相讼，郡县不能决。谏于廷尉，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出《法苑珠林》。

宜阳女子

晋永嘉之乱，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所杀。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间，贼至走还，正见墙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宁有神否？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女娥潭。出《幽冥录》。

张应

晋历阳郡张应，先奉魔，娶佛家女为妇。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病，因为魔事，家财略尽，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为我作佛事。”应即往精舍中，见竺昙镜。镜曰：“普济众生，但君当一心受持耳。昙镜期明，当向其家。”应夕梦一人，长五六尺，趋步入门曰：“此家寂寂，乃尔不净。”见镜随此人后，白曰：“此家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眠觉，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镜食时往，高座之属，具足已成，应具向说梦，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辩正论》。

南郡掾

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昼得小眠，如举头，见门中有数十小儿，皆五彩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于门走入。有两小儿在前，径至帘前。忽便还走，语后众小人云：“住居中总是道人。”遂不复来前。自此后病渐渐得差。出《灵鬼志》。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东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俨然，及白衣家经像，皆不损坠。百姓惊异，倍共发心。出《辩正论》。

吴兴经堂

宋元嘉中，吴兴郡内尝失火，烧数百家荡尽。惟有经堂草舍，俨然不烧。时以为神。出《宣验记》。

南徐士人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出《系蒙》。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侍甚勤。是夜，梦一神人告云：“汝叔应合死也。”祖扣头祈请哀悯，二神人云：“念汝如此，为汝活。”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刘京

临江郡民刘京，孝行乡里推敬。时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负其母号泣，忽有大龟至其前，举家七口，俱上龟背。然行十许里，及一高岸，龟遂失之。出《九江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衲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惜，苦求庶可得。如梦求之，果获。出《梦

隼》。

萧子懋

齐晋安王萧子懋，字云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岁，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胜缘，遂获冥祐，愿华竟斋如故。”七日斋毕，色更鲜红。看视罍中，稍有根须。淑媛病寻瘥，当世称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萧叡明

齐松滋令兰陵萧叡明，母患积年，叡明昼夜祈祷。时寒冻，叡明下泪，凝结如箸。额上扣血，成水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见。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谈薮》。

解叔谦

齐雁门解叔谦，征为朝请，不赴。母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顙祈福。闻空中云：“得丁公藤为酒便差。”访医及《本草》，无识者。乃崎岖求访，至宜都境，遥见山中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怆然，以藤与之，并示其渍酒之法。叔谦受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疾便愈。出《谈薮》。

宗元卿

齐南阳宗元卿有至行，早孤，为母所养。母病，元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以此为常则。乡里宗敬，率号宗曾子。出《谈薮》。

匡昕

齐庐陵匡昕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亡已经数日，昕奔还号叫，母便苏。孝感致也。出《谈薮》。

曾康祖

齐扶风曾康祖，母患乳痛，诸医不能疗。康祖乃跪，以两手捧乳，大悲泣。母痛即瘥。出《谈薮》。

卷第一百六十二 感应二

崔恕 何瑚 陈遗 王虚之 河南妇人

岑文本 郑鲜 张楚金 罗道惊 陵空观

皇甫氏 田仁会 徐州军士 唐宣宗 李彦佐

胡生 刘行者 王法朗 郝法遵 王晖

李梦旗 孟熙

崔恕

谯郡有功曹润，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于人。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润上，众渴甚，来公有思水之色。恕独见一青鸟，于润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注。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惟来公与恕供饮而已。议者以为德感所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出《酉阳杂俎》。

何瑚

梁何瑚字重宝，为北征谘议。博问强学，幼有令名。性淳深，事亲恭谨。母病求医，不乘车马。忽感圣僧，体质殊异，手执香炉，来

求斋食，而至无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余日，母病有瘳，僧便辞去，留素书《般若经》一卷。因执手曰：“贫道是二十七贤圣，不近相人。感檀越至心，故来看。病者已瘳，贫道宜还。”言讫前行，忽不见，而炉烟香气，一句方歇。精诚所感，朝野叹嗟。因舍别宅为目爱寺也。出《辩正论》。

陈遗

吴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焦饭。遗在役，恒带囊，每煮食，漉其焦以献母。孙恩作乱，遗随例奔逃。母忆遗，昼夜哭泣，遂失明。遗脱难还家，入门见母，再拜号泣，母目忽然开朗。出《孝子传》。

王虚之

王虚之，庐陵西昌人。年十三，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口。后得重病，忽有一人来诣，谓之曰：“君病寻瘳。”俄而不见。又所住屋室，夜有异光，庭中橘树，隆冬三实。病果寻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传》。

河南妇人

隋大业中，河南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盲，妇以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其一盂，留示儿。儿见之号泣，将录妇送县。俄而雷雨暴作，失妇所在。寻见妇自空堕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变为白狗，言语如恒。自云：“不孝于姑，为天神所罚。”夫乃斥去之。后乞食于道，不知所在。出《冥报记》。

岑文本

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巨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后于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独后去，谓文本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其灾，终逢太平，致富贵也。”言讫，趋出外不见。既而文本就斋，于自食碗中得舍利二枚。后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郑鲜

唐郑鲜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无以可延。梦见沙门问之：“须延命耶？可大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可以延龄得福。”鲜因奉法，遂获长年。出《宣验记》。

张楚金

唐则天朝，刑部尚书张楚金为酷吏周兴构陷。将刑，乃仰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孝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数行，市人皆为歔歔。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释罪。宣示讫，天地开朗，庆云纷纭。时议言其忠正所致也。出《御史台记》。

罗道惊

唐司竹园罗道惊上书忤旨，配流。时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异壤。”道惊曰：“吾若生还，当取同归。”遂瘞之而

去。及还，为大水漂荡，失其所在。道惊哭告之，请示其灵。俄而水际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请一沸。”又然，遂得之，志铭可验，负之还乡。出《广德神异录》。

陵空观

唐景龙四年，洛州陵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乃改为圣真观。出《朝野僉载》。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出《广异记》。

田仁会

唐田仁会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出《广德神异录》。

徐州军士

唐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其妹婿于家中设饌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坐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

出，径没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出《因话录》。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师尝淫雨涉月，将害粢盛。分命祷告，百无一应。宣宗一日在内殿，顾左右曰：“昔汤以六事自责，以身代牺牲。虽甚旱，卒不为灾。我今万姓主，远惭汤德，而灾若是，兆人谓我何？”乃执炉，降阶践泥，焚香仰视，若自责者。久之，御服沾湿，感动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阴开，比秋而大有年。出《真陵十七史》。

李彦佐

李彦佐在沧景。唐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进舟，冰触舟，舟覆诏失。彦佐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谬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祷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彦佐乃令具爵酒，及祝传语诘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望，祀未尝匮，而河伯泊鳞介之长，当卫天子诏，何反溺之乎？或不获，予将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彦佐精诚已达，乃沉钩索而出。封角如旧，惟篆印微湿耳。彦佐所至，令严务简，推诚于物，著声于官。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刻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钩而沉诏获，得非诚之至乎？出《阙史》。

胡生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效藪。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

胡生者，家贫，少为洗镜镀钉之业。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御寇之垄，似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

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茗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说数篇，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著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苍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出《云溪友议》。

刘行者

唐庐陵闾阖中，有一刘行者，以钉铰为业。性至孝，母亲患眼二十余年，行者恳苦救疗。一日，忽有衲僧，携净水铜瓶子，觅行者磨洗，出百金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亲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药疗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与医。”磨洗毕，便出门，而行者随问之，僧云：“但归去，已与医了。”言讫，失僧所在。行者奔还家，见母亲忽自床坠地，双目豁开。阖家惊喜，方知向者僧是罗汉。遂画其形影供养，至今存焉。出《报应录》。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为恨。因发愿读《道德经》，梦老君与剪其舌。觉而言词轻利，精诵五千言，

颇有征验。出《录异记》。

郝法遵

唐道士郝法遵居庐山简寂观，道行精确。独力检校，已历数年，全无徒弟。忽梦玄中法师谓之曰：“汝无人力，甚见勤劳。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觉，话于众。出山过民王家，有孩子，年才一晬。见法遵，抱其足不肯舍。遵去，昼夜啼号不息。遵复至则欣然。后数年，父母即舍为童子。又一小儿姓刘，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异，因灸眼尾，其光遂绝。已四五岁，亦舍在观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梦授之语矣。出《录异记》。

王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焦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鍤，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命汲泉水数十罍，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疏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出《玉堂闲话》。

李梦旗

伪蜀拔山军卒李梦旗经敌擒归岐阳，老母悲泣，因瞽双目。梦旗在岐阳，虔祈切至，愿见慈母，三载方还。梦旗刺股血点母眼，即时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出《徽诚录》。

孟熙

蜀孟熙，贩果实养父母，承颜顺旨，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惮苦辛。父常云：“我虽贫，养得一曾参。”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苫于地，寝处其上，三年不食盐酪，远近叹服。因见鼠掘地，得黄金数千两，自此巨富焉。出《儆诫录》。

卷第一百六十三 讖应

历阳媪 孙权 高颀 神尧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条歌 突厥盐 封中岳 杨柳谣

黄獐歌 苾挈儿 安乐寺 乌鹊窠 鲤鱼儿

挽天枢 黄犊子 骆宾王 天后 阎知微

长孙无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孙佺 张易之 饮酒令 白马寺

李蒙 李进周 志公词 李怀光 王铎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国闰 竹𪔐

历阳媪

历阳县有一媪，常为善。忽有少年过门求食，媪待之甚恭。临去谓媪曰：“时往县门，见门阊有血，可登山避难。”自是媪日往之，门吏问其状，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戏以鸡血，涂门阊。明日，媪见有血，乃携鸡笼走上山。其夕，县陷为湖，今和州历阳湖是也。出《独异记》。

孙权

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建安中，孙权经住此城，自标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铭石云：“汉六年，颍阴侯开此井。卜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度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见铭欣悦，以为己瑞。人咸异之。出张僧鉴《浔阳记》。

高颀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颀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颀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根株盘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载》。

神尧

隋炀帝与神尧高祖俱是独孤外家，然则神尧与炀帝常悔吝。每朝谒退，炀帝背有词然。后因赐宴，炀帝于众，因戏神尧。神尧高颜面皱，帝目为阿婆面，神尧忿恚不乐。泊归就第，快怅不已。见文皇已下，告文皇皆无言。次告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显毁云阿婆面，据是子孙不免饥冻矣。”窦后欣跃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贺。”神尧不喻，谓是解免之词。后曰：“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尧涣然冰释。喜悦，与秦齐诸王私相贺焉。出《芝田录》。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坛，隋大业十三年，高祖令齐王元吉留守。辛丑，获青石，若龙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渊万吉”。齐王献之，文字映澈，宛若龟形。帝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数日，其字愈明。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赐以万吉。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龟人。”因立受瑞坛。出《太原事迹杂记》。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声曰：“唐国兴，理万年。”出《太原事迹杂记》。

桑条歌

唐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葦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出《朝野僉载》。

突厥盐

唐龙朔已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出《朝野僉载》。

封中岳

唐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蕃入寇

又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云：“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遽疫，不愈，回至宫而崩。出《朝野僉载》。

杨柳谣

唐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驮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黄獐歌

周如意年已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翊，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子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出《朝野僉载》。

苾挈儿

周垂拱已来，京都唱《苾挈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挈。出《朝野僉载》。

安乐寺

唐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县。”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

上，改为悖逆庶人。出《朝野僉载》。

乌鹊窠

唐神龙已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啮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鲤鱼儿

唐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载》。

挽天枢

唐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验。出《朝野僉载》。

黄犊子

唐景龙中谣云：“黄柏犊子挽纆断，两脚踏地鞋襜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挽纆断者，韦欲作乱，鞋襜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出《朝野僉载》。

骆宾王

唐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载》。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殄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出《谈宾录》。

阎知微

唐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先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仍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矣。出《朝野僉载》。

长孙无忌

唐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

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出《朝野僉载》。

魏王

唐魏王为巾子，向前跽，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跽。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称为陆颂跽。未一年而陆颂殒。出《朝野僉载》。

武媚娘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氏强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五十余人，几迁鼎矣。出《朝野僉载》。

孝和

唐咸亨已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出《朝野僉载》。

魏叔麟

唐魏仆射子名叔麟。识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杀之。出《朝野僉载》。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识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出《朝野僉载》。

孙佺

唐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殄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湿饭为殄。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出《朝野僉载》。

饮酒令

唐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盞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盞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出《朝野僉载》。

白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

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载》。

李蒙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谗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之乃逾垣奔走，群众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出《独异志》。

李进周

天宝中，李进周颇有道术，多在禁署。徙居宫观，于所居院内，题诗不啻千言，皆预纪上皇幸蜀，禄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后方豁然。略举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如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阿环，山下鬼嵬字也。出《抒情诗》。

志公词

刘禹锡曰：“逆胡之将乱中原，梁朝志公大师已赠词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出《刘公嘉话录》。

李怀光

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实鼎下营。问其地，名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出《国史补》。

王铎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铎观之，问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惟木当为福耳。”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惟斗帝王之宫宿，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他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讖，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记》，乃斯事也。安知钟于殽山之朱乎？出《北梦琐言》。

木成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关，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朱书隶文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贡珍宝者。其司天少监徐鸿，谓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出《稽神录》。

草重生

初董昌未败前，狂人于越中旗亭客舍，多题诗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白兔，夏满镜湖平。”初人不晓其词，及昌败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国公杨素所筑也；诸侯者，猴乃钱镠，申生属也；白兔昌，卯生属也；夏满，六月也；镜湖者，越中也。出《会稽录》。

唐国闰

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仕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出《北梦琐言》。

竹獠

竹獠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闾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忽有童谣曰：“獠獠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杨在蜀江头。”智者不能议之。

庚午岁，大梁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数年间，蜀人又谣曰：“黑牛无系绊，棕绳一时断。”伪蜀先主闻之，惧曰：“黑牛者，刘之小字；棕绳者，吾子孙之名也。盖前辈连宗字，后辈连承字为名，棕绳与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为子孙之患乎？”于是害刘公以厌之。明年，岁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刘公在目前。蜀人惧之，遂粉刘之骨，扬入于蜀江。先主寻崩。议者方知_猱者刘也，黑牛者刘之小字，戊寅岁扬骨入于蜀江之应。出《王氏见闻》。

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贤讽谏附

名贤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郑玄 蔡邕

崔仁师 张文瓘 虞世南 马周 员半千

严安之 萧颖士 萧嵩 于休烈 李廌

郑絪 独孤郁 赵逢

讽谏

晏子 优旃 东方朔 简雍 斛斯丰乐

高季辅 李景伯 苏颋 黄幡绰 李绛

名贤

郭林宗

郭林宗来游京师，当还乡里，送车千许乘，李膺亦在焉。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出《商芸小说》。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宾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陈仲弓来，辄乘^舉出门迎之。出膺《家录》。

李元礼謏謏如劲松下风。膺居阳城时，门生在门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门下共争之，不得堕地。陈仲弓初令大儿元方来见，膺与言语讫，遣厨中食。元方喜，以为合意，当复得见焉。出《商芸小说》。

膺同县聂季宝，小家子，不敢见膺。杜周甫知季宝，不能定名，以语膺。呼见，坐置砌下牛衣上。一与言，即决曰：“此人当作国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说》。

膺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陈仲举为乐安，视事，其余皆病，七十县并弃官而去。其威风如此。出《商芸小说》。

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出李膺《家录》。

徐孺子

陈仲举雅重徐孺子。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诣之。主簿曰：“群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间，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出《商芸小说》。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若令月无物，极当明邪？”徐曰：“不尔，譬如人眼中有童子，无此如何不暗？”出《世说》。

郑玄

郑玄在徐州，孔文举时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请恳恻，使人继踵。又教曰：“郑公久游南夏，今艰难稍平，倘有归来之思，无寓人于室。毁伤其藩垣林木，必缮治墙宇以俟还。”及归，融告僚属，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及去，绍饯之城东，必欲玄醉。会者三百人，皆使离席行觞。自旦及暮，计玄可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出《商芸小说》。

蔡邕

张衡死月，蔡邕母始怀孕，此二人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初司徒王允，数与邕会议，允词常屈，由是衔邕。及允诛董卓，并收邕，众人争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谓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定十志。今子杀之，海内失望矣。”允曰：“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遂杀之。出《商芸小说》。

东国宗敬邕，不言名，咸称蔡君。兖州陈留，并图画蔡邕形像而颂之曰：“文同三闾，孝齐参、骞。”出《邕别传》。

崔仁师

唐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奏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对唱，一无所误。出《神异录》。

张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出《谈宾录》。

虞世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称世南，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闻世南薨，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世南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抄》。今此堂犹存，而书盛行于代。出《国朝杂记》。

马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余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出《谈宾录》。

员半千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王义方善。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遂改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举人，问天阵地阵人阵如何。半千曰：“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人阵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则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烦卿。”撰《明堂新礼》上之。又撰《封禅坛碑》十二首。迁正谏大夫，兼控鹤供奉。半千以古无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请罢之。由是忤旨。出《广德神异录》。

严安之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高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欲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也。”上从之。安之至，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人，约曰：“逾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无一人敢犯者。出《开天传信记》。

萧颖士

萧颖士，文章学术，俱冠词林，负盛名而湮沉不遇。常有新罗使至，云：“东夷士庶，愿请萧夫子为国师。”事虽不行，其声名远播如此。出《翰林盛事》。

萧嵩

萧嵩为相，引韩休同列。及在相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不保，又安得

自遂。”因殒涕。上为之动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归私第，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终始，贵全大义，亦国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黄柑，上以素罗帕包其二以赐之。出《柳氏史》。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悫，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出《谈宾录》。

李廌

尚书左丞李廌，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廌。延至寢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廌。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出《国史补》。

郑纲

顺宗风矐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纲于小殿，令草立储宫德音。纲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呈上。顺宗深然之，乃定。出《国史补》。

独孤郁

独孤郁，权相之子婿也。历掌内外纶诰，有美名。宪宗叹

曰：“我女婿不如德與女婿。”出《国史补》。

赵逢

太傅致仕赵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字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缙绅仰之。出《北梦琐言》。

讽谏

晏子

齐景公时，有一人犯众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诛。”晏子遂左手提犯者头，右手执刀，仰问曰：“自古圣主明君，支解人从何而始？”公遽曰：“舍之，寡人过也。”出《独异志》。

优旃

秦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贼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虽百姓愁费，然大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漆之，极易，难为荫室。”二世笑之而止。出《启颜录》。

优旃侍始皇立于殿上。秦法重，非有诏不得辄移足。时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于庭中。优旃欲救之，戏曰：“被楯郎，汝虽长，雨中立；我虽短，殿上幸无湿。”始皇闻之，乃令徙立于庑下。出《独异志》。

东方朔

汉武帝欲杀乳母，母告急于东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之时恩耶？”帝怆然，遂赦之。出《独异志》。

简雍

蜀简雍，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周旋，为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造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媼具，与欲酿何殊？”先主大笑，而原舍酿者罪。出《启颜录》。

斛斯丰乐

北齐高祖尝宴群臣，酒酣，各令歌乐。武卫斛斯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上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出《谈薮》。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出《谈宾录》。

李景伯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已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出《国史异纂》。

苏頲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頲初入相，每以忠说励己，因前进曰：“诗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为陛下，深以为志。”出《松窗录》。

黄幡绰

唐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出《因语录》。

李绹

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有恩泽，欲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砻石讫，请宣索文。时李绹为翰林学士，奏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无立碑纪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命拆屋废石。承璀奏：“碑屋用功极多，难便毁拆。”欲坚其请。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纳谏如此。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六十五 廉俭吝嗇附

廉俭

陆绩 齐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长孙道生 唐玄宗 肃宗 卢怀慎 李勉

杜黄裳 阳城 郑余庆 郑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琬 仲庭预

吝嗇

汉世老人 沈峻 李崇 南阳人 夏侯处信

柳庆 夏侯彪 郑仁凯 邓祐 韦庄

王叟 王鐸 裴璩 归登

廉俭

陆绩

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巨石重之。人号“郁林石”。出《传载》。

齐明帝

齐明帝尝饮食，捉竹箸，谓卫尉应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箸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恶，往诘流言。象箸蒙殃，先哲垂诫。今睿情冲素，还风反古。太平之迹，唯竹箸而已。”出《谈薮》。

甄彬

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苧，于荆州长沙西库质钱。后赎苧，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归，恐古今未之有也。”辄以金之半仰酬，往复十余，坚然不受。因咏曰：“五月披羊裘负薪，岂拾遗者也？”彬后为郢令，将行，辞太祖。时同列五人，上诫以廉慎。至于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诫也。”出《谈薮》。

高允

后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韬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经史。神䴥中，与范阳卢玄、赵郡李灵、博陵崔鉴等，以贤俊之胄，同被诏征，拜中书侍郎领著作，与崔浩同撰书。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见原宥。性清俭，虽累居显贵，而志同贫贱。高宗幸其宅，唯草屋数间，布被缁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之清贫，岂有此乎？”赐之粟帛。出《谈薮》。

崔光

后魏自太和迁都之后，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庑间，不可校数。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章武王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时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问曰：“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匹，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出《洛阳伽蓝记》。

长孙道生

司空上党王长孙道生，代人，性忠谨俭素。虽为三公，而居处卑陋。出镇之后，子颇加修葺。及还叹曰：“吾为宰相，无以报国，负乘是惧。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宅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坐华美乎？”乃令毁之。时人比之晏婴焉。出《谈薮》。

唐玄宗

肃宗为太子时，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手，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怪。肃宗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出《柳氏史》。

肃宗

韩择木奏贺肃宗节俭，妓乐无绮绣之饰，饮食无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此三浣矣。”出《谭氏史》。

卢怀慎

唐卢怀慎，清慎贞素，不营资产。器用屋室，皆极俭陋。既贵，妻孥尚不免饥寒。而于故人亲戚，散施甚厚。为黄门侍郎，在东都掌

选事，奉身之具，才一布囊耳。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璟、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于弊簟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茎而已。此外翛然无办。因持二人手谓曰：“二公当出入为藩辅，圣上求理甚切，然享国岁久，近者稍倦于勤，当有小人乘此而进。君其志之。”不数日而终。疾既笃，因手疏荐宋璟、卢从愿、李杰、李朝隐。上览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无留储，唯苍头白鬻，以给丧事。上因校猎于城南，望墟落间，环堵卑陋，其家若有所营，因驰使问焉。还白：“怀慎大祥，方设斋会。”上因为罢猎。悯其贫匮，即以缣帛赠之。出《明皇杂录》。

又云：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儿女号哭。曰：“公命未尽，我得知之。”公清俭而洁廉，蹇进而谦退。四方赂遗，毫发不留。与张说同时为相，今纳货山积，其人尚在。而奢俭之报，岂虚也哉！及宵分，公复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启陈。怀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出《独异志》。

李勉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李勉少年贫苦，与一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勉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勉，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勉许为办事，余金乃密置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勉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而累路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勉请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书谭录》。

杜黄裳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近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白师古。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出《幽闲鼓吹》。

阳城

阳道州城，未尝有蓄积，唯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阳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苕者，候其出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出《传载》。

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出《传载》。

郑余庆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数人会食，众皆惊。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异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出《卢氏杂说》。

郑澣

郑澣以俭素自居。尹河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未尝干谒。拜揖甚野，束带亦古。澣子之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澣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

得承乏一尉，乃锦游乡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郑孙将去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饼，郑孙去其皮而后食之，澣大嗟怒。谓曰：“皮之与中，何以异也？仆尝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反朴，敦厚风俗。是犹怜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艰于稼穡，奈何器浮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者。郑孙错愕失据，器而奉之。澣尽食之，遂揖归宾阁，赠五缣而遣之。出《阙史》。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着纱縠绫罗巾。其后驸马韦处仁见，巾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夏侯孜为左拾遗，尝着绿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以桂布为对，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问宰臣：“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久之，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效之，此布为之贵也。出《芝田录》。

裴坦

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收女适裴坦长子，资装丰厚，什器多用金银。而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其妻及儿女宴饮，台上用楪盛果实，坦欣然，既视其器内，有以犀为饰者，坦盛怒，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梦琐言》。

温璉

幽州从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学著称，与瀛王冯道幼相善。曾经兵乱，有卖漆灯檠于市者，璉以为铁也，遂数钱买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烛，因拂拭，乃知银也。大小观之，靡不欣喜。唯璉惘然曰：“非义之物，安可宝之。”遂访其卖主而还之。彼曰：“某自不识珍奇，鬻于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强买也，不敢复收。”璉固还之，乃拜受而去。别卖四五万，将其半以谢之。璉终不纳，遂施于僧寺，用饰佛像，冀祝璉之寿也。当时远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后官至尚书侍郎卒。出《刘氏耳目记》。

仲庭预

旧蜀嘉王召一经业孝廉仲庭预，令教授诸子。庭预虽通坟典，常厄饥寒。至门下，亦未甚礼。时方凝寒，正以旧火炉送学院。庭预方独坐太息，以箸拨灰。俄灰中得一双金火箸，遽求谒见王。王曰：“贫穷之士见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预曰：“见为制衣。”庭预白曰：“非斯意。”嘉王素乐神仙，多采方术，恐其别有所长，勉强而见。庭预遽出金火箸，陈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还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风。”赠钱十万，衣一袭，米麦三十石。竟以宾介相遇，礼待甚厚，荐授荣州录事参军。出《玉溪编事》。

吝嗇

汉世老人

汉世有人，年老无子，家富，性俭嗇。恶衣蔬食，侵晨而起，侵

夜而息，营理产业，聚敛无厌，而不敢自用。或人从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闭目以授乞者。寻复嘱云：“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老人俄死，田宅没官，货财充于内帑矣。出《笑林》。

沈峻

吴沈峻，字叔山，有名誉而性俭吝。张温使蜀，与峻别。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无隐。又尝经太湖岸上，使从者取盐水。已而恨多，敕令还减之。寻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说曰，姚彪与张温俱至武昌，遇吴兴沈珩。守风粮尽，遣人从彪贷盐一百斛。彪性峻直，得书不答，方与温谈论。良久，呼左右：“倒百斛盐著江中。”谓温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沈珩弟峻，有名誉而性俭吝。出《笑林》。

李崇

后魏高阳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陈留侯李崇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亦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闻者大笑。出《洛阳伽蓝记》。

南阳人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日，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瓶酒，数膋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

财，逐兄杀之。出《颜氏家训》。

夏侯处信

唐夏侯处信为荊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出《朝野僉载》。

柳庆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出《朝野僉载》。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历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膾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出《朝野僉载》。

郑仁凯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鸢啄木鸟。窠，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出《朝野僉载》。

邓祐

安南都护邓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出《朝野金载》。

韦庄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唯慳吝耳。出《朝野金载》。

王叟

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唯夫与妻，更无儿女。积粟近至万斛，而夫妻俭啬颇甚，常食陈物，才以充肠，不求丰厚。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餐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叟疑其作贼，问：“汝有几财而衣食过丰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余。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归谓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谓达理。吾今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将以遗谁？”遂发仓库，广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数日，夫妻俱梦为人所录，枷锁禁系，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军粮。”觉后数年，夫妻并卒。官军围安庆绪于相州，尽发其廩，以供军焉。出《原化记》。

王锬

王锬累任大镇，财货成积。有旧客，谕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复见锬。锬曰：“前所见戒，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请问其名，锬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出《国史补》。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闲屋贮之，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出《北梦琐言》。

归登

归登尚书，性甚吝嗇。常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日，登妻误于封处割食，登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窥之，乃巨龟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六十六 气义一

鲍子都 杨素 郭元振 狄仁杰 敬昭道

吴保安

鲍子都

魏鲍子都，暮行于野，见一书生，卒心痛。子都下马，为摩其心。有顷，书生卒。子都视其囊中，有素书一卷，金十饼。乃卖一饼，具葬书生，其余枕之头下，置素书于腹傍。后数年，子都于道上，有乘驄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为盗，固问儿尸所在。子都具言，于是相随往。开墓，取儿尸归，见金九饼在头下，素书在腹傍，举家感子都之德义。由是声名大振。出《独异志》。

杨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德言为太子舍人，方属时乱，恐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

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

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乃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出《本事诗》。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学，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举粮，忽有缙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迁窆，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薛赵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粮绝，竟不成举。出《摭言》。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出《谈宾录》。

敬昭道

敬昭道为大理评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诬误四百余人。将隶司农事，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据赦文而免之。时宰切责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文云见禁囚徒，反者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难，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诬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

又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年驿，梦此十人祈哀，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吏对如所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肴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歔。乃移牒近县，备槽棹，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仰。出《大唐新语》。

吴保安

吴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义尉。其乡人郭仲翔，即元振从侄也。仲翔有才学，元振将成其名宦。会南蛮作乱，以李蒙为姚州都督，帅师讨焉。蒙临行，辞元振。元振乃见仲翔，谓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将行，如破贼立功，某在政事，当接引之，俾其縻薄俸也。”蒙诺之。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

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幸共乡里，籍甚风猷。虽旷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国相犹子，幕府硕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将军秉文兼武，受命专征，亲统大兵，将平小寇。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学，长而专经。才乏兼人，官从一尉。僻在剑外，地迩蛮陬。乡国数千，关河阻隔。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选曹之格限。更思微禄，岂有望焉？将归老丘园，转死沟壑。侧闻吾子，急人之忧，不遗乡曲之情，忽垂特达之眷。使保安得执鞭弭，以奉周旋。录及细微，薄沾功效。承兹凯入，得预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铭镂之日。非敢望也，愿为图之。唯照其款诚，而宽其造次，专策驽蹇，以望招携。”

仲翔得书，深感之。即言于李将军，召为管记。未至而蛮贼转逼，李将军至姚州，与战破之。乘胜深入，蛮覆而败之。李身死军没，仲翔为虏。蛮夷利汉财物，其没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赎之，

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适值军没，迟留未返。而仲翔于蛮中，间关致书于保安曰：“永固无恙。顷辱书未报，值大军已发。深入贼庭，果逢挠败。李公战没，吾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顾身世已矣，念乡国杳然。才谢锺仪，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见为奴。海畔牧羊，有类于苏武；宫中射雁，宁期于李陵。吾自陷蛮夷，备尝艰苦。肌肤毁剔，血泪满池。生人至艰，吾身尽受。以中华世族，为绝域穷囚。日居月诸，暑退寒袭。思老亲于旧国，望松楸于先茔。忽忽发狂，膈臆流恸，不知涕之无从。行路见吾，犹为伤愍。吾与永固，虽未披款，而乡里先达，风味相亲。想睹光仪，不离梦寐。昨蒙枉问，承间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则请为管记。大军去远，足下来迟。乃足下自后于戎行，非仆遗于乡曲也。足下门传余庆，天祚积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并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参幕府，则绝域之人，与仆何异？吾今在厄，力屈计穷。而蛮俗没留，许亲族往赎。以吾国相之侄，不同众人，仍苦相邀，求绢千匹。此信通闻，仍索百缣。愿足下早附白书，报吾伯父。宜以时至，得赎吾还。使亡魂复归，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请不辞劳。若吾伯父已去庙堂，难可谘启，即愿足下，亲脱石父，解夷吾之骖，往赎华元，类宋人之事。济物之道，古人犹难。以足下道义素高，名节特著，故有斯请，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见哀矜，猥同流俗，则仆生为俘囚之竖，死则蛮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吴君，无落吾事。”

保安得书，甚伤之。时元振已卒，保安乃为报，许赎仲翔。仍倾其家，得绢二百匹往。因住嵩州，十年不归。经营财物，前后得绢七百匹，数犹未至。保安素贫窶，妻子犹在遂州。贫赎仲翔，遂与家绝。每于人有所得，虽尺布升粟，皆渐而积之。后妻子饥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驾一驴，自往泸南，求保安所在。于途中粮尽，犹去姚州数百。其妻计无所出，因哭于路左，哀感行人。时姚州都督杨安居乘驿赴郡，见保安妻哭，异而访之。妻曰：“妾夫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以友人没蕃，丐而往赎，因住姚州。弃妾母子，十年不通音

问。妾今贫苦，往寻保安。粮乏路长，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谓曰：“吾前至驿，当候夫人，济其所乏。”既至驿，安居赐保安妻钱数千，给乘令进。

安居驰至郡，先求保安见之，执其手升堂。谓保安曰：“吾常读古人书，见古人行事，不谓今日亲睹于公。何分义情深，妻子意浅，捐弃家室，求赎友朋，而至是乎？吾见公妻来，思公道义，乃心勤伫，愿见颜色。吾今初到，无物助公。且于库中假官绢四百匹，济公此用。待友人到后，吾方徐为填还。”保安喜，取其绢，令蛮中通信者持往。

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状憔悴，殆非人也。方与保安相识，语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书，则为仲翔洗沐，赐衣装，引与同坐，宴乐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宠之。于是令仲翔摄治下尉。仲翔久于蛮中，且知其款曲，则使人于蛮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辞安居归北，且以蛮口赠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岂待报耶？钦吴生分义，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亲在此，且充甘膳之资。”仲翔谢曰：“鄙身得还，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赐也。翔虽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蛮口，故为公求来。公今见辞，翔以死请。”安居难违，乃见其小女曰：“公既频繁有言，不敢违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钟爱。今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辞其九人。而保安亦为安居厚遇，大获资粮而去。

仲翔到家，辞亲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录事参军，则迎亲到官。两岁，又以优授代州户曹参军，秩满内忧。葬毕，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赖吴公见赎，故能拜职养亲。今亲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义尉选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访之。保安秩满，不能归，与其妻皆卒于彼，权窆寺内。仲翔闻之，哭甚哀。因制纁麻，环经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绝声。至彭

山，设祭酹毕，乃出其骨，每节皆墨记之，墨记骨节，书其次第，恐葬敛时有失之也。盛于练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记贮于竹笼。而徒跣亲负之，徒行数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爱之如弟。于是尽以家财二十万，厚葬保安。仍刻石颂美。仲翔亲庐其侧，行服三年。既而为岚州长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为娶妻，恩养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宝十二年，诣阙，让朱绂及官于保安之子以报。时人甚高之。

初，仲翔之没也，赐蛮首为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经岁，仲翔思北，因逃归。追而得之，转卖于南洞。洞主严恶，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弃而走，又被逐得，更卖南洞中。其洞号菩萨蛮，仲翔居中经岁，困厄复走，蛮又追而得之，复卖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难禁止邪？”乃取两板，各长数尺，令仲翔立于板，以钉自足背钉之，钉达于木。每役使，常带二木行。夜则纳地槛中，亲自锁闭。仲翔二足，经数年疮方愈。木锁地槛，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忧。保安之使人往赎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转为取之，故仲翔得归焉。出《纪闻》。

卷第一百六十七 气义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宁 赵骅 曹文治

阳城 王义 裴度 廖有方

裴冕

裴冕为王锜判官。锜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锜宾佐数人，不敢窥锜门。冕独收锜尸，亲自护丧，瘞于近郊。出《谈宾录》。

李宜得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涂，趋而避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请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留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出《朝野僉载》。

穆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

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出《谈宾录》。

赵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贍给，而求其亲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出《谈宾录》。

曹文治

曹文治，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南仲，诬谗颇甚。文治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治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晡，驿吏开门，见血伤满地，傍得文治二缄：一状告盈珍，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疑。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谈宾录》。

阳城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居陕州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莞簟布衾，熙熙怡怡，同于一室。后遇岁荒，屏迹不与同里往来，惧于求也。或采桑榆之皮，屑以为粥。讲论诗书，未尝暂辍。有

苍头曰都儿，与主协心，盖管宁之比也。里人敬以哀，馈食稍丰，则闭户不纳，散于饿禽。后里人窃令于中户致糠核十数杯，乃就地食焉。他日，山东诸侯闻其高义，发使寄五百缣。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标于屋隅，未尝启缄。

无何，有节士郑倝者，迫于营举，投人不应，因途经其门，往谒之。倝戚容瘵貌，城留食旬时，问倝所之，及其瘠瘵之端。倝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诸侯近贖物，无所用，辄助足下人子终身之道。”倝固让。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让焉？”倝对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愿终志后，为奴仆偿之。”遂去。

倝东洛莒事罢，杖归城，以副前约。城曰：“子奚如是？苟无他系，同志为学可也，何必云役己以相依？”倝泣涕曰：“若然者，微躯何幸。”倝于记览苦不长，月余，城令讽《毛诗》，虽不辍寻读，及与之讨论，如水投石也。倝大惭。城曰：“子之学，与吾弟相昵不能舍，有以致是耶？今所止阜北，有高显茅斋，子可自玩习也。”倝甚喜，遽迁之。复经月余，城访之，与论《国风》，倝虽加功，竟不能往复一辞。

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倝缢于梁下。供饷童窥之，惊以告城。城恸哭若裂支体，乃命都儿将酒奠之，及作文亲致祭，自咎不敏：“我虽不杀倝，倝因我而死。”自脱衣，令仆夫负之。都儿行櫜楚十五，仍服纈麻，厚瘞之。由是为缙绅之所推重。后居谏议大夫时，极谏裴延龄不合为国相，其言至恳，《唐史》书之。及出守江华都，日炊米两斛，鱼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桺杓，有类中衢樽也。出《乾闥子》。

王义

王义，即裴度之隶人也。度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为人所刺，义挥刀而死。度由是获免，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二三焉。出《国史补》。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攘剽殆尽，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子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逦假贷，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纠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纠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寇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裤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纠复悔之，此或中令之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

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赭衣吏诣店，颇匆遽，称令公召。纠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纠矣。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出《玉堂闲话》。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岁，下第游蜀。至宝鸡西，适公馆。忽闻呻吟

之声，潜听而微愒也。乃于间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遇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殓之，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凄断。复为铭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恻，不知何处是家乡。”

后廖君自西蜀回，取东川路，至灵龕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馐。掇熊虎之珍，极宾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悲啼，赠赆缁锦一驮，其价值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绶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复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

乡老以义事申州，州将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逢吉知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帖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远矣。出《云溪友议》。

卷第一百六十八 气义三

熊执易 李约 郑还古 江陵士子 郑畋

章孝子 发冢盗 郑雍 杨晟 王殷

熊执易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店有一士，吁嗟数次。执易潜问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出《摭言》。

李约

李约为兵部员外，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谔同官。并韦征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独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与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

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遗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约数万，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约自以夜光嗔之，人莫知也。后，死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出《尚书故实》。

郑还古

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家甚富，妓乐极多。郑往来宴饮，与诸妓笑语既熟，因调谑之。妓以告柳，怜郑文学，又贫，亦不之怪。郑将入京求官，柳开筵饯之。酒酣，与妓一章曰：“冶艳出神仙，歌声胜管弦。眼看白苎曲，欲上碧云天。未拟生裴秀，如何乞郑玄。莫教金谷水，横过坠楼前。”

柳见诗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将去固不易支持。专待见荣命，便发遣入京，充贺礼。”及郑入京，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柳见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驿，郑已亡殁。旅衬寻到府界，柳闻之悲叹不已，遂放妓他适。出《卢氏杂说》。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贫，求尺题于交广间，游索去万，计支持五年粮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归，任尔改适。”士子去后，五年未归。姬遂为前刺史所纳，在高丽坡底。及明年，其夫归，已失姬之所在。寻访知处，遂为诗，求媒标寄之。诗云：“阴云漠漠下阳台，惹着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泪，一心如结不曾开。纤萝自合依芳树，覆水宁思返旧杯。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刺史见诗，遂给一百千及资装，便遣还士子。出《卢氏杂说》。

郑畋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餼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末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造二塋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出《北梦琐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启出游，殁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象。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有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出《北梦琐言》。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

不至。款古既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脏，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脏，验之无差。

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捶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脏，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出《玉堂闲话》。

郑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甲科。封尚书榜下。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出《玉堂闲话》。

杨晟

杨晟，始事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悯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泊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愚有好合之请。晟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申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垒，救兵不至，凡千日，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

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赏而行戮，为其设祭而葬之。出《北梦琐言》。

王殷

王殷，梁开封尹瓚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吏泄被擒，剖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不嗟尚。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六十九 知人一

陈寔 黄叔度 郭泰 马融 蔡邕

顾邵 诸葛瑾兄弟 庞士元 武陟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谢鲲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师旦 杨素 王义方

选将 英公 刘奇 张鷟 李峤

郑杲 卢从愿 裴宽 韦洗 裴谈

陈寔

陈寔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栋梁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龙泉。”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出《世说》。

黄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

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顷之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矣。”出《世说》。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渊停。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为覆盖。蔡伯喈告卢子幹、马日碑曰：“吾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唯为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出《世说》。

马融

郑玄在马融门下。融尝不分割裂书七事，而玄思其五，别令卢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谓子贡：‘回也闻一知十，吾与汝弗如也。’今我与子，可谓是矣。”出《世说》。

蔡邕

蔡邕评陈蕃、李膺先后，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易。仲举三君之下，谢沈《汉记》曰：三君者，一时之所重，窦武、刘淑、陈蕃。元礼八俊之上。”薛莹《汉书》曰：李膺、王畅、荀爽、朱寓、魏明、刘佑、杜楷、赵典为八俊。出《世说》。

顾邵

顾邵尝独谓庞士元曰：“闻子知人，吾与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沉机，吾不如子；论霸王之余策，览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长。邵亦能为之乎？”出《世说》。

诸葛瑾兄弟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事一国。时以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出《世说》。

庞士元

庞士元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琮而为之目曰：“陆子所谓弩马有逸足之用，顾子所谓弩牛可以负重致远。”或问：“如目陆为胜邪？”曰：“弩马虽精速，能致一人耳。弩牛一日行百里，所致岂一人哉！”吴人无以难。全子好声名，似汝南樊子昭。出《世说》。

武陟

司马文王问武陟曰：“陈泰何如其父司空？”陟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不如也；明练简至，立功立事，过之。”出《世说》。

裴颀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颀、乐广友善，遣见之。颀性弘放，爱乔之有风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无检局，乐言为得。然并为后之双隼。出《世说》。

匈奴使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珪代当之，自捉刀立床头。事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乃英雄也。”王闻之，驰杀此使。出《商芸小说》。

桓温

晋殷浩既废，桓温语诸人曰：“少时与之共骑竹马，我弃去已，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出《世说新书》。

谢鲲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出《世说新书》。

唐太宗

贞观五年，上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则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论朕得失。”无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足以自改。”因曰：“无忌善于筹算，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兵机政术，或恐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

道性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更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长，持论恒据经远，自不负于理。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焉。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出《唐会要》。

李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阳仓，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见于众人之中，即加礼敬。平武牢获郑州长史戴胄，释放推荐之。当时以为有知人之鉴。出《唐会要》。

又贞观元年，勣为并州都督。时侍中张文瓘为参军事。勣尝叹曰：“张稚珪后来管萧，吾不如也。”待以殊礼。时有二僚，亦被礼接。勣将入朝，一人赠以佩刀，一人赠以玉带，文瓘独无所及，因送行二十余里。勣曰：“谚云，千里相送，归于一别。稚珪何行之远也？可以还矣。”文瓘曰：“均承尊奖，彼皆受赐而返，鄙独见遗，以此於悒。”勣曰：“吾子无苦，老夫有说。某迟疑少决，故赠之以刀，戒令果断也；某放达小拘，故赠之以带，戒令检约也。吾子宏才特达，无施不可，焉用赠为？”因极推引。后文瓘累迁至侍中。出《广人物志》。

薛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出

《谭宾录》。

王珪

贞观六年，上宴侍臣。谓王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与诸子孰贤。”珪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剡繁理剧，众務必举，臣不如戴胄；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能，谓之确论。出《唐会要》。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出《谭宾录》。

杨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出《定命录》。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余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出《谭宾录》。

选将

李勣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祿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出《谭宾录》。

英公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见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家者，必此儿也。”出《国史异纂》。

刘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锺为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出《谭宾录》。

张鹭自号浮休子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练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

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闲文笔，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

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

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辩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

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袞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

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羆；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同弩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

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

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贿。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

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蹶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跼鸱梠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

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赅赅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颈，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

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鸱馘栖于苇苕，魑魍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后果谋反伏诛。出《朝野僉载》。

李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

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轹轳，不得觅身名。’”

胡至三十，忽遇孙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出《定命录》。

郑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出《谭宾录》。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谭宾录》。

裴宽

尚书裴宽罢郡西归，溯流停午，因维舟暂驻。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弊，因命与语，大奇之，遂为知心，曰：“以君才识，必自富贵，何贫也？”举一船钱帛奴婢贖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也。出《幽闲鼓吹》。

韦诜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族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籍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瘞。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童瘞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君子。”裴拜谢而去。

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瘞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旧制，八品已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噓，呼为鹤鹤。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出《明皇杂录》。

裴谈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

也。出《广人物志》。

卷第一百七十 知人二

姚元崇 卢齐卿 薛季昶 元怀景 张九龄

王丘 杨穆弟兄 李丹 郑綮 苗夫人

杜鸿渐 杜佑 梁肃 吕温 顾和

刘禹锡 韩愈 顾况 于邵 李德裕

韦岫 知人僧 蔡荆 亚子

姚元崇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后，以吾尝同僚，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砬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

姚既歿，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

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出《明皇杂录》。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出《谭宾录》。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及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出《定命录》。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出《定命录》。

张九龄

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自范阳入奏。张九龄谓同列曰：“乱幽州者，是胡也。”其后从张守珪失利，九龄判曰：“穰苴出军，必诛庄

贾。孙武行令，犹戮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请斩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龄执谏请诛之。玄宗曰：“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也？”后至蜀，追恨不从九龄言，命使酹于墓。出《感定录》。

王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泠然，不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於特卿、卢恺等十数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谭宾录》。

杨穆弟兄

贞元中，杨氏、穆氏弟兄，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云：“杨氏弟兄，宾客皆同；穆氏弟兄，宾客皆殊。”以此优劣，穆氏弟兄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仁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出《国史补》。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萧复处士寄家楚州白田。闻丹之义，来谒之。且无佣保，棹小舟，唯领一牝岁女僮。时方寒，衣复单弊，女僮尤甚。坐于客次，女僮门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处士。”复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话平素。复忽悟足礼之阙，矍然。乃启丹曰：“某为饥冻所迫，高堂慈母处分，令入关投亲知。无奴仆，有一小女僮。便令将随参谒。朝至此，僮驩恐惧公衙，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疏脱，唯惶悚而已。”

丹曰：“靴与履，皆一时之礼。古者解袜登席，即徒跣以为礼。靴，胡服也，始自赵武灵王，又有何典据？此不足介君子怀，但请述所求意。”遂留从容，复顾旨趋。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领重事。”于是遣使于白田，馈遗复母甚厚。又饯复以匹马束帛，复后竟为相。出《乾闥子》。

郑纲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许岁，在郑纲左右主笔砚。十八九，纲为御史，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瞰山水。时雨霁，岩峦奇秀，泉石甚佳。纲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却返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纲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左右曰：“但向来刘景在后行二三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

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院，寝饩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辞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乃生瞻，及第作相。出《芝田录》。

苗夫人

张延赏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晋卿之女也。夫人有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以比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唯苗氏待之常厚，其于众，多视之，悒悒而不能制遏也。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

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告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延赏喜其往也，赉以七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策而已。延赏莫之测也。

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独居其上。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以代延赏。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翱，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驾，因以为名。有人特报延赏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延赏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巫觋姬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常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谈，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

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延赏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乎！贤哉乎！韦公侍奉外姑，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门，不敢忽于贫贱之婿。所以郭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谁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出《云溪友议》。

杜鸿渐

丞相杜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贞、卢新州杞、陆相贽、张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出《嘉话录》。

杜佑

太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出《嘉话录》。

梁肃

唐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绹、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游梁补阙肃之门。居二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旦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等既去，复止绹、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言。出《摭言》。

吕温

初，李绅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温。温谓员外郎齐照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出《云溪友议》。

顾和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慧。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厌。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俱与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之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

忘情故泣。”出《世说新书》。

刘禹锡

刘禹锡曰：季龙挟弹弹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轘，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异器定矣。”出《嘉话录》。

韩愈

李贺以歌诗谒吏部韩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时送客出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插带，急命邀之。出《云溪友议》。

顾况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出《幽闲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

当。出《谭宾录》。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国器重之，于是缙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沉阴，涉旬霖沥。贺跋任员外府罢，求官未遂，将欲出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对之。贺跋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览书曰：“丈夫处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者，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得家畜饮饌，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门不接，纵使便居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跋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客，联骑而至，阍者具陈与贺跋从容，无不惋惜而去。

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祇接。既负吹嘘之意，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叹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可以激劝浇薄。”不旬日，贺跋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方，再居廊庙。蹈义怀仁，始终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

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于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于牒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

射，驰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殴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

白公凯旋，与同列宰辅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鏖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文武皆神算，恢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弳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有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出《剧谈录》。

韦岫

唐丞相卢携，大中初，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慧”。盖舌短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尚书岫加敬，谓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岫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出《北梦琐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韦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太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恒器重之。出《摭言》。

蔡荆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有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院宅市买。荆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荆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增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立收复功，除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使相。出《北梦琐言》。

亚子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覲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鸛鹑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一 精察一

李子荂 袁安 严遵 李崇 魏先生

李义琛 蒋恒 王璲 李杰 裴子云

郭正一 张楚金 董行成 张鸞 张松寿

苏无名 赵涓 袁滋

李子荂

汉李子荂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楸为人，象囚人形，凿地为陷，以芦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动；囚冤侵夺，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出《论衡》。

袁安

汉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平相牵引，拘系者千余人。毒楚横暴，囚皆自诬。历三年而狱不决，坐掠幽而死者百余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决狱事，人人具录辞状，本非首谋，为王所引，应时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雨滂霈，岁大丰稔。出《汝南先贤传》。

严遵

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傍女子哭而声不衰。问之，亡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锥贯顶。考问，以淫杀夫。出《益都耆旧传》。

李崇

北齐顿丘李崇，陈留公诞之子。高祖时，为兖州刺史。兖州比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捶鼓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时，除扬州刺史。崇明察审，奸邪惮之，号曰“卧虎”。出《谈薮》。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林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致清商署焉。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

及隋末兵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来往。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主，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

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宠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岁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废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于时者，此帝王规模也。凡为将帅者，幕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民之罪。乃雕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宴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轲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动以机铃，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者，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哙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于吕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千金之赐，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惠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祲祲除，太阳升而层冰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

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必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质于时，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口，连营百万，与王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司农之官。后复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盖文真之宗亲也。出《甘泽谣》。

李义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贡金数百，至岐州遇盗。前后发使案问，无获贼者。太宗召诸御史目之，特命李义琛前曰：“卿神清俊

拔，暂劳卿推逐，必当获贼。”琛受命，施以密计，数日尽获贼矣。太宗喜，特加七阶，锡金二十两。出《御史台记》。

蒋恒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至，总追店人十五已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王璲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谗，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奉敕推诘峻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数宿，不知姓名，勒项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璲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璲先令一人伏案褥下听之，令一人报云：“长使唤。”璲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璲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载》。

李杰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觐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讯承伏，与寡妇私通，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出《国史异纂》。

裴子云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犍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犍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子云令送敬付狱禁，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犍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还敬。”一县服其精察。出《朝野金载》。

郭正一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余十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

笼头至街。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出《朝野僉载》。

张楚金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僉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出《朝野僉载》。

董行成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之，叱曰：“个贼住！”即下驴来，遂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缰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寻踪至，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张鷟

张鷟为河阳县尉日，有构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赍仓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唯留一字，

问：“是汝书，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又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告县。鸢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金。鸢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鸢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能。原缺出处，今见《朝野僉载》。

张松寿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绪。见一老婆于树下卖食。至，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出《朝野僉载》。

苏无名

天后时，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合，所直黄金千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

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相与请之至县。游徼白尉：“得盗物者来矣。”无名遽进至阶，尉迎问故。无名曰：“吾湖州别驾也，入计在兹。”尉呼吏卒：“何诬辱别驾？”无名笑曰：“君无怒吏卒，抑有由也。无名历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无名前，无得过者。此辈应先闻，故将来，庶解围耳。”尉

喜，请其方。无名曰：“与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长史大悦。降阶执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赐吾命，请遂其由。”无名曰：“请与君求见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召之，谓曰：“卿得贼乎？”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十日耳。”天后许之。

无名戒吏卒：“缓则相闻。”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衣缁经，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往视之，问伺者：“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冢开，割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

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亦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贼既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毕，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伤也。向若陛下迫切府县，此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赐金帛，加秩二等。出《纪闻》。

赵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鞠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

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出《谭宾录》。

袁滋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编氓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汉书》武帝诏云：东岳见金，文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趾马蹄金，以叶瑞征。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多效之。里民送于县署，公牒将置府庭。宰邑者喜获兹宝，欲自以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僉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鞠其案。于是获金里社，咸共证。宰邑者为众所挤，拥沮莫能自由。既而诘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令拘繫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具司备狱，以案上闻。汧公览之亦怒。

俄而因有宴，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谈谑。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杨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脰筐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国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亲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公曰：“闻彼之罪，何不乐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请相公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

因俾移狱于府中案问。乃令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存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舁至县境。计其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

疑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

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为宰相。愚常闻金宝藏于土中，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德废观，殿悉皆颓毁。咸通中，毕诚相国，别令营造，建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银。辇材者与工匠三四十人，当昼，惧为官中所取，遂辇材木盖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为银甍。所说与此正同。原脱出处，明抄本作“出献”二字，按见《剧谈录》卷上。

卷第一百七十二 精察二

韩滉 颜真卿 李景略 李夷简 孟简

李德裕 裴休 崔碣 赵和 刘崇龟

杀妻者 许宗裔 刘方遇

韩滉

韩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悦。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或对在某桥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因问，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憚，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也。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死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惧，知其奸也。’”出《酉阳杂俎》。

颜真卿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立辩之。天久旱，及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出《传载》。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出《谭宾录》。

李夷简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之。”果朱泚使于朱滔者。出《国史补》。

孟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憊。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蛊。”及问所从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蛊，前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

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愤怒颇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鞞履柱杖，领徒而出。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之于地，以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

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猝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

及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赍枷锁追。包君才到，妻尚未殁，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

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凄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鞠。寻其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

具狱过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臂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诘，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

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出《逸史》。

李德裕

李德裕出镇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诉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隐用却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众词皆指以新得替引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然未穷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费之，以无理可伸，甘之死地。

一旦引宪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实以闻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已来，空放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众以某孤立，不杂治辈流，欲乘此挤排之。”流涕不胜其冤。公乃悯而恻之曰：“此固非难也。”俯仰之间曰：“吾得之矣。”

乃立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指挥门下，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令摸前后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数辈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获清雪。出《桂苑丛谈》。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邑宰于曲阜者。土人垦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素古丑，将蠹土壤者，既洗涤之后，磨砭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辩。兖州有书生姓鲁，能八体书字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虽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

及鞏致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言古矣，宝之犹钟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友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华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贡举，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弟

子，出器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质。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丘明之书，具载小白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会第八盟。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丘之役，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而悟，命击碎，然后举爵尽饮而罢。出《唐阙史》。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惩奸剪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裔之属。妻常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四裔，竟无究其迹者。或曰：“已戕于盗，帑其货矣。”

洛城有杨乾夫者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财，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鸟已晚，幸择良晨，清旭更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衷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夕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危之，次则役媒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籍所有，雄据厚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乐渠之北。

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

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而返，瘠瘁疥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其所。展转饥寒，循路哀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杖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堪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生贿赂已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辨奸，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丝未绝，洛尹改更，则衔血赍冤于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箴言。且曰：“以狱讼旧政者，汉律在焉。则又裂臙，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流血，两目枯焉。

时博陵公伊人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轡观风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掩乾夫一家，兼素鞠胥，同梏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家之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鞠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瘞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冷，衣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拟诸。”出《唐阙史》。

赵和

咸通初，有天水赵和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犹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时有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

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

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缙之籍。明日，赍余镒至，遂为西邻不认。且以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宰邑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理，东邻不胜其愤。

远聆江阴之善听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安敢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

乃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壖，曰：“有啸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处居，名姓形状，具以西邻指之，请梏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刀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自恃无迹，未甚知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朗叫泪随曰：“稼穡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证词甚具，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所置蓄者，汝宜籍舍之产以辩之。”

囚意稍解。遂详开所贮者，且不虞东邻之越讼也。乃言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等纳到者；□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谓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谓讳东邻所赎八百千？”遂引诉邻，令其偶证。于是惭惧失色，祈死厅前。赵令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出《唐阙史》。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颌之微哂而已。

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子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

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圜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

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出《玉堂闲话》。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

款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

使君许其谏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

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出《玉堂闲话》。

许宗裔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仗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縲囚纷诉，且言丝钩紈乃是家物，与被

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家缲丝车，又各赍□紈卷时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出《北梦琐言》。

刘方遇

镇州士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发长，为继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举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即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

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在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惧事发，令内弟弥缝。

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并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唯从敏初削官停任，中宫祈哀，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辩一

东方朔 匡衡 边文礼 荀慈明 曹植

诸葛恪 车浚 诸葛靓 蔡洪 范百年

张融 庾杲之 王俭 周顒 王融

李膺 商铨 萧琛 朱淹 崔光

陈元康 李谐 卢恺 卢思道 王元景

东方朔

汉武帝见画伯夷、叔齐形像，问东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齐，天下廉士，何谓愚邪？”朔对曰：“臣闻贤者居世，与之推移，不凝滞于物。彼何不升其堂、饮其浆，泛泛如水中之凫，与彼徂游。天子穀下，可以隐居，何自苦于首阳？”上喟然而叹。

又汉武帝游上林，见一好树，问东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阴使人落其树。后数岁，复问朔，朔曰：“名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与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为儿，长为老；且昔为善哉，今为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说》。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与，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之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此，闻之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出《西京杂记》。

边文礼

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尧聘许由，面无忤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出《世说》。

荀慈明

荀慈明与汝南袁少朗相见，问颍川士，慈明先及诸兄。少朗叹之曰：“但可私亲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难，依据何经？”少朗曰：“方问国士，始及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何？先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中国而外诸夏，且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当以是勃德乎？”出《世说》。

曹植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凶土头，崴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慰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说》。

诸葛恪

孙权暂巡狩武昌，语群臣曰：“在后好共辅导太子，太子有益，诸君厚赏；如其无益，必有重责。”张昭、薛综并未能对。诸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达，比青盖来旋，太子圣睿之姿，必闻一知十，岂为诸臣虚当受赏。”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臣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出《刘氏小说》。

车浚

陆逊闻车浚令名，请与相见。谓曰：“早钦风采，何乃龙蟠凤峙，不肯降顾邪？”答曰：“诚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纳，同尼父之善

诱。然蜥蜴不能假重云以升举，鸚雀不能从激风以飞扬，是以无因尔。”时坐上宾客，多是吴人，皆相顾谓曰：“武陵蛮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吴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发文身之俗。今乃上挺圣主，下生贤佐，亦何常之有？”逊叹曰：“国其昌也，乃有斯人。”出《刘氏小说》。

诸葛靚

诸葛靚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卿字仲思，为何所思？”对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出《世说新语》。

蔡洪

晋蔡洪赴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出于西羌，贤圣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又问洪：“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乂；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穡，以义礼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绉帛，坐谦虚为席荐，张议意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循道德为墙宅者矣。”出《刘氏小说》。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谒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之曰：“卿州复有此水否？”百年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居在廉让之间。”上称善。后除梁州刺史。出《谈薮》。

张融

吴郡张融字思光，长史畅之子，郎中纬之孙。融神明俊出，机辩如流，尝谒太祖于太极西堂，弥时之方登。上笑曰：“卿至何迟？”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融为中书郎，尝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融善草隶，太祖尝语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出《谈薮》。

庾杲之

齐武帝尝谓群臣曰：“我后当何谥？”莫有对者。王俭因目庾杲之对，杲之曰：“陛下寿比南山，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度量。”时人称其辩答。出《谈薮》。

王俭

齐王俭字仲宝，金紫僧绰之子，侍中昙首之孙。少孤，幼有珪璋器，四五岁，与凡童有异。常为五言诗曰：“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己愧前哲，敛衽归山丘。”故论者以宰相许之。后为吏部尚书，有客姓谭诣俭求官。俭曰：“齐桓灭谭，那得有汝。”答曰：“谭子奔莒，所以有仆。”俭赏之。帝常幸乐游宴，群臣奉乐。帝曰：“好音乐，孰与朕同？”对曰：“沐浴皇风，并沾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

味。”帝称善。俭尝集才学之士，累物而丽之，谓之丽事，丽事自此始也。诸客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色花簪白团扇。宪坐簪执扇，意气自得。秣陵令王擢后至，操笔便成，事既焕美，词复华丽，擢乃命左右抽簪掣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负之而趋。”出《谈薮》。

周顒

汝南周顒隐居钟山，长斋蔬食。王俭谓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啖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历中书侍郎。出《谈薮》。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问弁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彼所献，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知。且将信誓有时而爽，而驹驹牧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虚为之名，当是不习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周天下，若骐驎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蹶。”弁曰：“卿何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国既名其优劣，聊以相访，若于千里必至，圣主将驾之鼓车。”弁不能答。出《谈薮》。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辩。武帝谓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时李膺？”答曰：“臣以为胜。昔时李膺，仕桓灵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主。”众皆悦服。出《谈薮》。

商铨

东郡商铨名子为外臣，外臣仕为廷尉评，铨入谢恩。武帝问：“卿名子外臣，何为令其入仕？”铨答曰：“外臣生于齐季，故人思匿迹，今幸遭圣代，草泽无复遗人。”上大悦。出《谈薮》。

萧琛

武帝尝以枣掷兰陵萧琛，琛仍取栗掷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战栗于陛下。”琛尝于御座，饮酒于北使员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卿劝。”众皆失色，恐无以酬。琛徐曰：“《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状受酒。琛历尚书左丞。出《谈薮》。

朱淹

后魏太皇太后冯氏崩，齐使散骑常侍裴昭明来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问之，昭明曰：“不听朝服行礼，义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对，谓之曰：“吉凶不同，礼有成数，玄冠不吊，童孺共知。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千载之后，犹共称之。卿远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义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异哉？”昭明曰：“齐帝昔崩，李彪通吊。于时初不素服，齐朝不以为报，那见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远之慕，乃逾月即吉，李彪行吊之时，齐之君臣，皆以鸣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既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独以素服间厕衣冠之中哉？来责虽高，未敢闻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于有虞，谅暗已来，百官听于冢宰，卿岂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摇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礼，亦知得失所归。”淹曰：“若如来谈，卿以虞舜高宗

非邪？”明对曰：“非孝无亲，请裁吊服，今为魏朝所逼，必获罪于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将命抗中，应有高赏；若无君子，但令有光国之誉，虽复非理得罪，亦复何嫌，南史董狐自当直笔。”高祖赏之，转著作郎。

齐又使员外郎何宪、主客邢宗庆来朝，遣淹接对。宗庆谓淹曰：“南北连和既久，而比弃信绝好，为利而动，岂是大国善邻之义？”淹曰：“夫为王者，不拘小节。中原有菽，工采者获多，岂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齐先王历事宋朝，荷恩积世，岂应便尔篡夺？”庆等相顾失色。何宪知淹昔从南入北，谓淹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鲁肃？”淹曰：“我舍危就顺，欲追踪陈韩，何于禁之有？”宪不能答。出《谈薮》。

崔光

后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悦、怿，崔光名子励、勗、勉。高祖谓光曰：“我儿名傍皆有心，卿儿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上大嗟悦。出《谈薮》。

陈元康

北齐河阳陈元康，刀笔吏也，善暗书。尝雪夜，太祖命作军书，顷尔数十纸，笔不暇冻。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信任焉。故时人谓之语曰：“三崔两张，不如一陈元康。”三崔：暹、季舒、昂也。两张：德微、纂也。出《谈薮》。

李谐

北齐顿丘李谐，彭城王疑之孙，吏部尚书平之子。少俊爽，有才辩。为黄门侍郎，除名，作《述身赋》。其略曰：“独浩然而任己，同虚舟而不系。既未识其所以来，岂知其所以逝。于是得丧同遣，忘怀自深。遇物栖息，触地山林。虽类西浮之迹，何异东都之心？”

除散骑常侍，为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迎接。胥问曰：“今犹可暖，北间当少寒于此。”谐答曰：“地居阴阳之正，寒暑适时，不知多少。”胥曰：“所访邻下，岂是侧景之地？”谐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远，可得统而言之。”胥曰：“洛阳既称盛美，何事迁邳？”谐曰：“不常厥邑，于兹五迁。王者无外，所在关河，复何怪？”胥曰：“殷人毁厄，故迁相圯耿，贵朝何为而迁？”谐曰：“圣人藏往知来，相时而动，何必候于隆替。”胥曰：“金陵王气，肇于先代，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邦，故宜在此。”谐曰：“帝王符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胥默而无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毕，江浦赋诗曰：“帝献二仪合，黄华千里清。边笳城上响，寒月浦中明。”出《谈薮》。

卢恺

礼部尚书范阳卢恺兼吏部选，达野客师为兰州总管，客师辞曰：“客师何罪，遣与突厥隔墙？”恺曰：“突厥何处得有墙？”客师曰：“肉为酪，冰为浆，穹庐为帐毡为墙。”恺，中书监子刚之子也。出《谈薮》。

卢思道

武阳太守卢思道，常晓醉，于省门，见从侄赉。赉曰：“阿父何处饮来？凌晨嵬峨。”思道曰：“长安酒，二百价，不嵬峨，何嵬

峨？”贲，燕郡公景仁之子，中书侍郎景裕之犹子，位历太常卿。出《谈薮》。

王元景

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谈薮》。

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幼敏附

俊辯

阳玠 薛道衡 薛收 张后裔 崔仁师

卢庄道 许敬宗 胡楚宾 裴琰之 苏頲

王勣 李白 柳芳 王藻 韩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温庭筠

柳公权 权德舆 东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陈元方 孙策 鍾毓 孙齐由 陆琇

王绡 萧遥欣 房氏子 张琇 浑瑊

俊辯

阳玠

隋京兆杜公瞻，卫尉卿犹子也。尝邀阳玠过宅，酒酣，因而嘲谑。公瞻谓：“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殿内将军陇西牛子充，寮友推其机辩，尝谓玠曰：“君阳有玠，恐不任尉。”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见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复啖芥菹？”对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断牛肉？”有太仓令张策者，在云龙门与玠议理屈，谓玠曰：“卿本无德量，忽共叔宝同名。”玠抗声曰：“尔既非英雄，敢与伯符连讳。”太子洗马兰陵萧詧爽俊有才辩，尝谓玠曰：“流共工于幽州，易北恐非乐土。”玠曰：“放驩兜于崇山，江南岂是胜地。”录尚书晋昌王唐邕闻诸省官曰：“卿等宜道本州宝物。”定州人以绫绮为宝，沧州人以鱼盐为宝。及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为宝？”答曰：“刺史严明，文武奉法，此幽州之宝也。”邕有愧色。出《谈薮》。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努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恍然不能对。出《谈薮》。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出《谭宾录》。

张后裔

张后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裔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

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葬献陵。出《谭宾录》。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陛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刑部以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出《谭宾录》。

卢庄道

卢庄道，范阳人也，天下称为名家。聪慧敏悟，冠于今古。父彦与高士廉有旧。庄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引令坐。会有上书者，庄道窃窥览，谓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怪谓曰：“后生勿妄言。”为轻薄之行，请诵之，果通。复请倒诵，又通。士廉称叹久之。乃跪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傍窥而记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读之，一览而倒诵。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闻。

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年十六授河池尉，满二岁，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曰：“此是朕聪明小儿邪？”特授长安尉。太宗将省囚徒，庄道年才二十，县令以幼年，惧不举，将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时系囚四百余人，俱预书状。庄道但闲暇，不之省也。令丞等忧惧，屡以为言，庄道从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对御评其罪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叹。即日拜监察御史。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出《谭宾录》。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户，年才弱冠，但以行乐为事，略不为案牍。刺史谯国公李崇义怪之而问户佐，佐曰：“司户达官儿郎，恐不闲书判。”既数日，崇义谓琰之曰：“同州事物固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诸窃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

他日，崇义召之，厉色形言，将奏免之。琰之出，谓其佐曰：“文案几何？”对曰：“遽者二百余。”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点笔。左右勉唯而已。琰之不之听，语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华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墙，惊叹之声不已也。案达于崇义，崇义初曰：“司户解判邪？”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词彩弥精。”崇义悚怍，召琰之，降

阶谢曰：“公之词翰若此，何忍藏锋，成鄙夫之过。”是日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寻擢授雄州司户。出《御史台记》。

苏頲

苏頲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励严至，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瓌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授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瓌署官告，頲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

頲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頲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瓌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瓌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出《明皇杂录》。

王勣

王勣，绛州人，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出阁，同日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官在列，方知阙礼。勣召小吏五人，各执管，口授分写，一时俱毕。出《摭言》。

李白

开元中，李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出《摭言》。

柳芳

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时，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耳，此君所念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写。出《尚书故实》。

王藻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齐名第十四。每偕往还通家，称十四郎。或问，曰：“藻、素也。”出《转载》。

韩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出《转载》。

李程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暮、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年不知暮。”出《转载》。

李吉甫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尹三

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以为善对。出《国史补》。

王生

或问罗浮王生曰：“为政难易？”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否？”曰：“直则同。”出《国史补》。

辛丘度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纁、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丘、杜当入。”出《传载》。

温庭筠

会昌毁寺时，分遣御史检天下所废寺，及收录金银佛像。有苏监察者不记名，巡检两街诸寺，见银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归。人谓之“苏扛佛”。或问温庭筠：“将何对好？”遽曰：“无以过密陀僧也。”出《尚书故实》。

柳公权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尝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也。”目御前蜀笺数十幅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分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锡锦彩二百匹，令宫人上前拜谢之。出《摭言》。

权德舆

权丞相德輿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出《嘉话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槛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束束枣（棗）也，叱叱四十九也。”出《东方朔传》。

又

东方朔常与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愿问朔一事，朔得，臣愿榜百；朔穷，臣当赐帛。”曰：“客来东方，歌讴且行。不从门入，逾我垣墙。游戏中庭，上入殿堂。击之拍拍，死者攘攘。格斗而死，主人被创。是何物也？”朔曰：“长喙细身，昼匿夜行，嗜肉恶烟，常所拍扞，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辞穷，当复脱褱。出《东方朔传》。

李彪

后魏孝文皇帝尝殿会群臣酒酣欢极，帝因举卮属群臣及亲王等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姬瓮注圯，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思解此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出《伽蓝记》。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绚，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观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双勾两日全。”诸宾幕顾之，驻足良久，莫之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水字；二人相连，天字；不欠一边，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无（無）字；两日除双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洗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称叹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出《桂苑丛记》。

幼敏

陈元方

汉末，陈太丘寔与友人期行，过期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其子元方，年七岁，在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时，过申不来，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遂入门不顾。出《世说新语》。

孙策

吴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刘豫州备到，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出《语林》。

鍾毓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于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昼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出《小說》。

孫齊由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答曰：“齊莊。”公曰：“欲齊何邪？”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小兒答對。出《世說新語》。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此逾于父矣。”為相州刺史，遷太仆。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斗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為嫡。出《談薈》。

王綯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風貌，善玄言。與謝莊、張暢、何偃，俱有盛名。于是景文本名踐，與明帝名同，故稱字。長子綯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戏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戏？便

可道‘草翁之风则舅’。”《论语》曰“草上之风则偃”，偃尚之子也。绚卒于秘书丞。出《谈薮》。

萧遥欣

南齐曲江公萧遥欣少有神采干局。为童子时，有一小儿左右弹飞鸟，未尝不应弦而下。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云中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复捉弹。尔时年十一。士庶多竞此戏，遥欣一说，旬月播之，远近闻者，不复为之。出《谈薮》。

房氏子

唐韦陟有疾，房尚书琯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袜而登阶，侍婢皆笑之。举朝以为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出《国史补》。

张琇

张童子者名琇，审素之子也。开元二十二年，琇杀殿中侍御史杨万顷于阙下，复父仇也。初审素受赇事发，诏万顷按之。万顷按审素过入，故坐诛，家属徙边。琇会赦得还，时未冠，乃追复前怨，与其弟琇手刃万顷于都城。闻者骇之。帝嘉其孝，将释之。有司以专杀抗论，琇坐死。时人哀之，葬于邙山，为疑冢焉，盖惧杨宗之所发也。故虞部员外郎顾云诔之曰：“冒法复仇，信难逃于刑典；忘身徇孝，诚有契于《礼经》。且从古以来，谁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欤？”出《顾云文集》。

浑瑊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冬。朔方节度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出《国史补》。

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贾逵 李百药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苏颐 刘晏 林杰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铉 李琪 刘神童 路德延

韦庄

贾逵

汉贾逵五岁，神明过人。其姊韩瑶之妇，瑶无嗣，而妇亦以贞明见称。闻邻里诸生读书，日抱逵隔篱而听，逵静听无言，姊以为喜。年十岁，乃暗诵六经。姊谓逵曰：“吾家穷困，不曾有学者入门。汝安知天下有三坟五典，而诵无遗句邪？”逵曰：“忆姊昔抱逵往篱下，听邻家读书，今万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为牒，或题于扉屏，且诵且记。期年，经史遍通。门徒来学，不远万里，或襁负子孙，舍于门侧，皆口受经文。赠献者积廩盈仓。或云：“贾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为舌耕。”出《王子年拾遗记》。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义，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刘琅邪之稻。”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

称鄱人籍稻，注云：‘鄱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羲仲又为中书。出《谭宾录》。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岁能属文。清才浚发，构思无滞。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会府帅宴于滕王阁。时帅府有婿善为文章，帅欲夸之宾友，乃宿构《滕王阁序》，俟宾合而出之，为若即席而就者。既会，帅果授笺诸客，诸客辞。次至勃，勃辄受。帅既拂其意，怒其不让，乃使人伺其下笔。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帅曰：“此亦老生常谈耳。”次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帅沉吟移晷。又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帅曰：“斯不朽矣。”出《摭言》。

元嘉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出《朝野僉载》。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出《朝野僉

载》。

苏颋

苏瓌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保杂作。一日，有客诣瓌，候厅事，颋拥彗趋庭，遗堕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久而瓌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瓌备言其事，客惊贺之，请瓌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亲之。适有人献瓌兔，悬于廊庑之下。瓌乃召颋咏之，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弹，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瓌大惊奇，骤加顾礼。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出《开天传信记》。

刘晏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中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出《明皇杂录》。

林杰

林杰字智周，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

举童子。时父肃为闽府大将，性乐善，尤好聚书，又妙于手谭，当时名公多与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门。廉使崔侍郎千亟与迁职，乡人荣之。杰五岁，父因携之门脚，至王仙君霸坛，戏问童子能是乎？杰遂口占云：“羽客已归云路去，丹炉草木尽凋残。不知千载归何日，空使时人扫旧坛。”父初不谓眇岁之作，遽臻于此。群亲益所惊异，递相传讽，乡里喧然。自此日课所为，未几盈轴。

明年，遂献唐中丞扶。唐既伸幅窥吟，耸耳皆叹，命子弟延入学院。时会七夕，堂前乞巧，因试其乞巧诗。杰援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唐惊曰：“真神童也。”以是乡人群来求看，填塞门巷。杰又精于琴棋及草隶书，俱自天然，不假师受。唐因与宾从棋，或全局输者。令罩之勿触，取童子来，继终其事。杰必指踪出奇，往往返胜。曲尽玄妙，时谓神助。后复业词赋，颇振声问。有仙客入壶中赋云：“仙客以变化随形，逍遥放情。处于外则一壶斯在，入其中则万象俱成。飞阁重楼，不是人间之壮。奇花异木，无非物外之名。”

至九岁，谒卢大夫贞、黎常侍殖，无不嘉奖。寻就宾见日，在宴筵。李侍御远、赵支使容深所知仰，不舍斯须。《和赵支使咏荔枝》诗尤佳，云：“金盘摘下排朱果，红壳开时饮玉浆。”刘副史立作奇童传，刘制使重为序，以贻之。

至年十七，方结束琴书，将决西迈。无何七月中，一旦天气澄爽，书堂前忽有异香氛氲，奇音响亮。家人出户观，见双鹤嘹唳，盘空而下，雪翎朱顶，徘徊庭际。杰欣然舍笔，跃下庭前，抱得一只。其父惊讶，恐非嘉兆，令促放，逡巡溯空而去。亲邻闻兹，咸来贺肃曰：“家藏书栢比，乃类筵鱣之表祥也。”及夕，杰偶得疾，数日而终。则知杰乃神仙谪下人世，魂灵已蜕于鹤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闽川土传》。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八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出《国史补》。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陟大痴耳。”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出《北梦琐言》。

白居易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识之无二字，乳媪试之，能百指而不误。间日复试之，亦然。既能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掌贡闱，居易求试，一举擢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习《性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为时楷式，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会宪宗新即位，始用为翰林学士。出元稹《长庆集序》。

崔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咏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

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唯九土获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记李鹭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出《南楚新闻》。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广明中佐王铎滑州幕。琪生而敏异，十岁通六籍，遂博览文史，如寤宿习。十三，词赋诗颂，大为时贤亲赏。府帅王铎闻而异之，然每见所作，亦有疑志。

铎尝留其父敬及幕府帅饮，密遣人以汉祖三杰赋题试之，俟毕持去。赋尾云：“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铎骇曰：“此儿大器也。”将欲发其文价，乃以赋示坐客，一席称奖。

他日总角谒铎，铎顾曰：“适蜀中诏到，用夏州拓跋思恭为京北

收复都统，可作一诗否？”即秉笔立制云：“飞骑经巴栈，鸿恩及夏台。将从天上去，人自日边来。此处金门远，何时玉辇回。早平关右贼，莫待诏书催。”铎益奇之，因执琪手曰：“此真凤毛也。”时年十四岁。

明年丁母忧，因流寓青齐间。然糠照薪，俾夜作昼，览书数千卷，间为诗赋。唐僖宗再幸梁洋，窃赋云：“哀痛不下诏，登封谁上书。”至昭宗庙，联中科第。又忽忽不乐，恨未得转四体，为训诂之语。及梁祖受禅，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学士。出《李琪集序》。

刘神童

刘神童者，昭宗朝以乡荐擢第，时年六岁矣。帝召于便殿复试之，神童朗讽经书，初无微误，帝大称，因掇御盘果实赐之。左右侍臣俱有羡色。故都官郑谷赠之诗曰：“习读在前生，僧谭足可明。还家虽解苦，登第未知荣。时果曾沾赐，春关不任情。灯前犹恶卧，寤语诵书声。”出《郑谷诗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犹子也，数岁能为诗。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曰：“一种灵苗异，天然体性虚。叶如斜界纸，心似倒抽书。”诗成，翌日传于都。会儋州坐事诛，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举擢第，大有诗价。又为《感旧诗》曰：“初骑竹马咏芭蕉，尝忝名卿诵满朝。五字便容过绛帐，一枝寻许折丹霄。岂知流落萍蓬远，不觉推迁岁月遥。国境永宁身未立，至今颜巷守箪瓢。”

天祐中，授左拾遗。会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领镇，辟掌书记。友谦初颇礼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骄慢，动多忤物。友谦稍解体，德延乃作《孩儿诗》五十韵以刺友谦。友谦闻而大怒，有以掇祸，乃因醉沉之黄河。诗实佳作也，尔后虽继有和者，皆去德延远矣。

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雏金旋系，獬子采丝牵。拥鹅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鹤裹，袖学拓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匣擎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姁，憎药巧迁延。弄帐鸾绡映，藏衾凤结缠。指敲迎使鼓，箬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箏推雁柱偏。棋图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棊枰，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效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歌处处传。匡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径，争毬出晚田。柳旁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舞蝶，隈树捉鸣蝉。平岛跨跷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履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径蛄，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笙歌下远川。垒材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挑峻塔砖。忽升邻舍树，逾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减狂颠。”

韦庄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邽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事，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下邽》诗曰：“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诗曰：“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弟兄。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雏手脚轻。今日相逢俱老大，忧家忧国尽公卿。”

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乐广 刘仁轨 娄师德 李勣 李日知

卢承庆 裴冕 郭子仪 宋则

乐广

晋乐令广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义，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处朝望，加有婚亲，小人谗于长沙。尝问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意。出《世说新语》。

刘仁轨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皆多刘而鄙戴。时有一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顾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左右以戴仆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后，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所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出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筐，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出《国史异纂》。

娄师德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责之曰：“汝何为两种待客？”驿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

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曰：“犯国法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椀羹饼与之曰：“噉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

后为纳言、平章事。父检校屯田，行有日矣，谿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丁，远覘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疑，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

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谿，意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浼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出《朝野僉载》。

李昭德为内史，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可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乃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后，虽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人唾汝者，发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恶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宠禄。出《国史异纂》。

李勣

唐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蹙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

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耨，收刈打颺讫，碓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黑，有客裂饼缘者，黑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黑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黑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今轻薄少年裂饼缘，割瓜侵瓢，以为达官儿郎，通人之所不为也。”出《朝野僉载》。

李日知

唐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行杖罚，其事克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责之。出《朝野僉载》。

卢承庆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失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可中上。”出《国史异纂》。

裴冕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出《谭宾录》。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衷甲请从者三百人。

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思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出《谭宾录》。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党。及公入奏，对扬之日，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黜辱，宜当其辜。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

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焦列启谏，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史》说：辛云景曾为公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乃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虜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

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虏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及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

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宗庙庭。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暧，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恭，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

田承嗣方跋扈，狠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出《谭宾录》。

宋则

宋则家奴执弩弦断，误杀其子，则不之罪。出《独异志》。

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陆象先 元载 董晋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绅 卢携 归崇敬 夏侯孜

陈敬瑄 葛周

陆象先

唐陆充公象先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欲贾其事，鞭背见血，曰：“卑吏犯公，请去。”充公从容谓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出《国史补》。

元载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坐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载、王缙。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出《国史补》。

董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

色曰：“岂不是竇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

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谦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瑄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候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至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

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快快。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牘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

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啗食之。长源轻言无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之节度晋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弛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恨。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出《谭宾录》。

裴度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生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出《因话录》。

又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于胥吏辈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伏其弘量，临事不挠。出《玉泉子》。

于頔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郑傲倪自若，似无郡使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蹇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两，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费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

又有匡庐符戴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尺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如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县。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纵。其婢端丽，饶音伎之能，汉南之最姝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给钱四十万，宠盼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

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于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甚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帟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

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遂多以缗帛赠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谈。历观相国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娥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出《云溪友议》。

武元衡

武黄门之西川，大宴。从事杨嗣复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饮，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动。沐讫，徐起更衣，终不令散宴。出《乾闥子》。

李绅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隙，事具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戚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沉沦之祸，鄙实悯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涕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

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随去。出《本事诗》。

又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鬓^髻~~鬓~~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出《本事诗》。

卢携

故相卢携为监察日，御史中丞归仁绍初上日，传语携曰：“昔自浙东推事回，鞞袋中何得有绫四十匹，请出台。”后携官除洛阳县令，寻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征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阳入相一百日。数日，问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云：“相公大拜请假。”携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也。出《闻奇录》。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出《谭宾录》。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与孜同在举场。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来往事礼札十数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掣之以谒孜，孜即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出《玉泉子》。

陈敬瑄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盥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出《北梦琐言》。

葛周

梁葛侍中周镇兗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婿。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俯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

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

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纓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七十八 贡举一

总叙进士科 进士归礼部 府解 诸州解 试杂文

内出题 放杂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谢恩

期集 过堂 题名 关试 宴集

总叙进士科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恒不减八九百。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算，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算，赚得英雄尽白头。”李肇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切，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之为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常有知闻近过关试。议以一篇记之曰：短行轴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

大会在关试后，亦谓闻喜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离会可也。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鼾鼾；匿名造榜，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者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三二，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关、元修有焉。出《国史补》。

进士归礼部

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员外郎李昂性不容物，乃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检，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遂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人，数权之过。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词或有不典雅，与众详之若何？”皆曰：“唯。”权出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昂意在此，吾落必矣，又何籍焉。”乃阴求昂瑕。

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拱而前，谓昂曰：“礼尚往来，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以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老耄，厌倦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谓权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势位，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伏多士，乃命吏部侍郎专知焉。出《摭言》。

府解

京兆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爵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诤，车服多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真实之士不复齿矣。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出《摭言》。

诸州解

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镇三峰，时及秋赋。榜云：“特置五场试。”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常年以清要诗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弘正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饌，侈靡于往时。

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弘正自谓独步。楚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弘正已试两场，马植下解状。植将家子，从事辈皆窃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割莫得之。”楚大伏其精当，遂夺弘正解头。后弘正自丞郎使判盐铁，俄而为植所据。弘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鹺务，又中老拳。”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铍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铍暴卒，时父皋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斗之前，未销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皆斯于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词敕头，京兆解头。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二。

试杂文

垂拱元年，吴道古等二十七人及第。榜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惟止一人。意欲广收，通滞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恩立奏，议加试帖经与杂文，文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二年，方行三场试。故恒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出《摭言》。

内出题

开成中，高谐知举。内出《霓裳羽衣曲赋》《太学创置石经诗》。进士试诗赋，自此始也。出《卢氏杂说》。

放杂文榜

常袞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他日登庸，心无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放杂文过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出《传载故实》。

放榜

贞观初，放榜日，太宗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粘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袞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又云，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御考试，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版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例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墻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墻垣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出《摭言》。

又

郑薰知举，放榜日，唯舍人毕诚到宅谢恩。至萧仿放榜日，并无朱紫及门。时论诮之。出《卢氏杂说》。

五老榜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贫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授校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松，舒州人，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词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人。皆以诗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出《摭言》。

谢恩

放榜后，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门人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司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大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登，即状元与主司对座。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座。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部不恒，即有于都省至谢，公卿来看者，或不坐而即回马也。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矣。出《摭言》。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未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更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双东只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贯文。其叙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骞抽三五，便出此钱。铺底钱。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贯文。出《摭言》。

过堂

敕下后，新及第进士过堂。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于时主司亦命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至中书，宰相横行，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而有一吏，抗声屈主司。及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然后状元已下叙立阶上。状元出行行，致词云：“今月某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皆在相公陶镕之下，不任感惧。”状元在左右，即云梦瞿。言揖退位。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讫。堂吏云：“典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栏入。舍人公服鞞鞋，迎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然于阶前补席褥，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答拜。又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出《摭言》。

题名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他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出《摭言》。

关试

吏部员外于南省试判两节，试后授春关，谓之关试。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原缺出处，今见《摭言》卷三。

宴集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有，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唯尚书省亭子存焉。进士开宴，常寄其间。既撤饌，则移乐泛舟，都为恒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东榻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为大京兆尹，杨知至将携家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曰：“已为四十子之鸠居。”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

开成五年，李景让中榜。于时上在谅暗，乃放新人游宴，率常雅饮。诗人赵嘏以诗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迴飘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杨嗣复具庆下，继放两榜。时於陵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於陵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

翊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唯刑部侍郎杨汝士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鸳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时疏传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醕醺。”汝士其日大醉，归来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出《摭言》。

卷第一百七十九 贡举二

杜正玄 李义琛 陈子昂 王维 杨暄

萧颖士 乔彝 许孟容 张正甫 阎济美

潘炎 令狐绹 熊执易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出《谭宾录》。

李义琛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年三人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邠城。国初草创未定，家业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复先赠以稻粮。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亲厚。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上德司门郎中。出《摭言》。

陈子昂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千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候。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余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羞。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异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记室，后拜拾遗。归觐，为段简所害。出《独异志》。

王维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门者，为其地，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言于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新声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至吾。”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

岐王乃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坐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则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

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钦瞩。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当为子力致焉。”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师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宝末，禄山初陷西京，维及郑虔、张通等，皆处贼庭。洎克复，俱囚于宣杨里杨国忠旧宅。崔圆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无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后由此事，皆从宽典；至于贬黜，亦获善地。今崇义里窦丞相易直私第，即圆旧宅也，画尚在焉。维累为给事中，禄山授以伪官。及贼平，凡缙为北都副留守，请以己官爵赎之，由是免死。累为尚书右丞。于蓝田置别业，留心释典焉。出《集异记》。

杨暄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即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出《明皇杂

录》。

萧颖士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尚书名丘。”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出《明皇杂录》。

乔彝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扣门，试官令引入，则已曛醉。视题曰《幽兰赋》，彝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遂改《渥洼马赋》，曰：“此可矣。”奋笔斯须而成。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兆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可也。”出《幽闲鼓吹》。

许孟容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与孟容同。出《摭言》。

张正甫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部。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绛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秀才，请只送一人。诸人之资，悉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绛弟为同舍郎，绛感泽殊常之恩，不十年登庸。泽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绛，绛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及绛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出《嘉话录》。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第二举，坐王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徽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炉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沉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

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缗，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

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闹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太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

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状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间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出《乾驥子》。

潘炎

侍郎潘炎，进士榜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冀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出《嘉话录》。

令狐绹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绹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从，势拟顷覆。绹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绹无良，放榜日窜逐，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绹量移本州别驾，敦始使陈谢恩之礼。出《摭言》。

熊执易

熊执易通于《易》义。建中四年，侍郎李纾试《易简知险阻论》。执易端座剖析，倾动场中，一举而捷。出《国史补》。

卷第一百八十 贡举三

常袞 宋济 牛锡庶 崔元翰 湛贲

尹极 李程 蔡南史 牛僧孺 杨虞卿

苗缵 费冠卿 李固言 殷尧藩 施肩吾

张正甫 冯陶 张环 杨三喜

常袞

唐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欧阳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出韩愈《欧阳詹哀词序文》。

宋济

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时宋济在僧院过夏。上忽入济院，方在窗下，挟鼻葛巾抄书。上曰：“茶请一碗。”济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请自泼之。”上又问曰：“作何事业？”兼问姓行。济云：“姓宋第五，应进士举。”又曰：“所业何？”曰：“作诗。”又曰：“闻今上好作诗，何如？”宋济云：“圣意不测……”语未竟，忽从

辇递到，曰：“官家、官家。”济惶惧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后礼部放榜，上命内臣看有济名。使回奏无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出《卢氏小说》。

或有客讥宋济曰：“白袍子何纷纷？”济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出《国史补》。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出《逸史》。

崔元翰

崔元翰为杨炎所引，欲拜补阙，恳曰：“愿举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程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主司曰：“若出白云起封中题，敖请退。”主司为其所中，卒愕然换之。是岁，二崔俱捷。出《国史补》。

湛贲

彭伋、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伋妻又湛姨也。伋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伋居席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甚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伋常侮之，其时伋方跨驴，纵游于郊郭。忽有家僮驰报：“湛郎及第。”伋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贲及第，彭伋落驴。”出《摭言》。

尹极

贞元七年，杜黄裳知举。闻尹极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极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某他不能尽知，敢以为请。”极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有崔元略，孤进有沐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极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藻赋成，忽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叙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又谢恩。黄裳谓藻曰：“叙珠来去，如有神助。”出《闽川名士传》。

李程

李程贞元中试《日五色赋》，先榜落矣。初出试，杨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门，询之所试。程探靴鞞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册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新赋试，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此，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叹赏不已。於陵曰：“当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即非状元不可

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而对，不差一字。主文因面致谢，谋之於陵，于是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云出榜重收。

程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词，复赋此题，颇虑浩愈于己，专驰一介取原本。既至，将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曰：“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出《摭言》。

蔡南史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乃止。出《国史补》。

牛僧孺

牛僧孺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沪间，先以所业谒韩愈、皇甫湜。时首造愈，值愈他适，留卷而已。无何，愈访湜，时僧孺亦及门。二贤览刺忻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伎小丑呈于宗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何等？”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沉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翌日，辇毂名士咸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过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出《摭言》。

杨虞卿

杨虞卿及第后，举宏词，为校书，来淮南就李鄠婚姻。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虞卿未相识。闻之，倒囊以济。出《摭言》。

苗缵

苗粲子缵应举，而粲以中风语涩，而心绪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出《嘉话录》。

费冠卿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池阳九华山。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禄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丘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飙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陈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冠卿竟不应征命。出《摭言》。

李固言

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性质厚，未熟造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谑戏。以固言不闲人事，俾信趋揖之仪。候其罄折，密于头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固言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为右常侍，于时朝中薄此官，号曰貂

脚，颇不能为后进延誉。固言始以所业求见，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许常侍。固言果诣之，孟容谢曰：“某官绪闲冷，不足发君子声彩。虽然，亦藏之于心。”又睹头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知礼闱，乃以固言为状头。出《摭言》。

殷尧藩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阳汉公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出《摭言》。

施肩吾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七言诗一百韵，大行于世。出《摭言》。

张正甫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度衔命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言一举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解头。”裴有惭色。出《摭言》。

冯陶

冯宿之三子陶、韬、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出《传载故实》。

张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出《谭宾录》。

杨三喜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载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出《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一 贡举四

李逢吉 章孝标 刘轲 崔群 李翱女

贺拔碁 李宗闵 庾承宣 张祐 卢求

杜牧 刘蕡 薛保逊 贾岛 毕诚

裴德融 裴思谦 李肱 苏景胤 张元夫

李逢吉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语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李德裕颇为寒进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出《摭言》。

章孝标

章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承宣得时，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典礼曹，孝标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出《云溪友议》。

刘轲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果园。后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出《摭言》。

崔群

崔群元和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邪？”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出《独异志》。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进士卢储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四。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白于卢，选以为婿，卢谦让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随计，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后卢止官舍，迎内子，有庭花开，乃题曰：“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诗》。

贺拔碁

王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碁还往。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约，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碁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碁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碁，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尽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碁矣。”出《摭言》。

李宗闵

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班。出《因话录》。

庾承宣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授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赐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出《摭言》。

张祐

张祐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楚所知。楚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几甚苦，搜索颇深。流辈所推，风格罕及。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祐至京师，方属元稹在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词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失意而归。祐以诗自悼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不更疑。”出《摭言》。

卢求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言事甚异。翱后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妹婿，由是颇以为嫌。因访于道人，言曰：“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酒尽，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词云：“裴头黄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复。已有所贮，彼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为状元，黄驾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领襄阳，其人又至，翱愈敬异之。谓翱曰：“鄙人再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之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皆为将相。出《摭言》。

杜牧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郡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及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大学生数十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览。”于是缮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请曰：“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却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

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问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牧虽屠狗，不能易也。”崔郾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紫微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出《摭言》。

刘蕡

大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以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邵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出《摭言》。

刘蕡，杨嗣复之门生也。既直言忤，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出《玉泉子》。

薛保逊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为閤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出《摭言》。

贾岛

贾岛不善呈试，每试，自叠一幅。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出《摭言》。

毕诚

毕诚及第年，与一二人同行，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出《摭言》。

裴德融

裴德融讳皋，值高锴知举，入试。主司曰：“伊讳皋，某棋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时卢简求为右丞。裴与除郎官一人同参，到宅，右丞先屈前一人入。从容多时，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祇候右丞，裴员外在门外多时。”卢遽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遑失错，骑前人马出门去。出《卢氏杂说》。

裴思谦

高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春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从之。出《摭言》。

李肱

开成元年秋，高锴复司贡籍。上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李肱，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李肱云：“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递参差，霞衣统摇曳。宴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蓬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览之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出《云溪友议》。

苏景胤 张元夫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弟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相公常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安潜侍中。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沉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谩走。”出《摭言》。

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出《卢氏杂说》。

开成、会昌中，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多轻侮人。故裴泌应举，行《美人赋》以讥之。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已

甲；又有四字，言深耀轩庭也；又有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内臣交游，若刘晔、任息、姜垕、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状元。时谓之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颢、窦紃、萧嶸，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文宗曾言进士之盛。时宰相对曰：“举场中自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无奈何。”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二 贡举五

崔蠡 卢肇 丁稜 顾非熊 李德裕

张𠩺 宣宗 卢渥 刘蛻 苗台符

张读 许道敏 崔殷梦 颜标 温庭筠

卢象 翁彦枢 刘虚白 封定卿 冯藻

赵琮

崔蠡

唐崔蠡知制诰日，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清苦俭嗇，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朝贤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门士人有谒请于蠡者，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远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约，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以辱孙侄之行，又且费用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而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

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右丞，知礼部贡举。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谓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

一第则可矣，首冠未为得。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出《芝田录》。

卢肇

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稜、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出《玉泉子》。

丁稜

卢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体小陋。迨引见，即俯而致词。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有人戏之曰：“闻君善箏，可得闻乎？”稜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稜等登稜等登，非箏声邪？”出《玉泉子》。

顾非熊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凌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垂三十年，屈声聒人耳。会昌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

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出《摭言》。

李德裕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子。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出《玉泉子》。

张湊

张湊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湊等八人。赵胃南贻湊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出《摭言》。

宣宗

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出《卢氏杂说》。

卢渥

唐陕州廉使卢渥，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乃自称进士卢渥。帝请诗卷，袖之，乘骡而去。他日对宰臣，语及卢渥，令主司擢第。渥不自

安，恐僭冒之辱。宰相问渥与主上有何阶缘，渥乃具陈因由，时亦不以为忝，盖事业亦得之矣。渥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然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章，不果也。出《北梦琐言》。

刘蛻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铉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出《摭言》。

苗台符 张读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又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常列题于西明寺东廊，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礼部侍郎。出《摭言》。

许道敏

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相大称其卓苦艺学，宜在公选。主文受命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砺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宾。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佩高谭，极欢而罢。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异，主文不敢第于甲乙。自此晦昧壅坎，不复振举。继丁家故，乖二十载。至大中六年崔玘知举，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读一举成事，年

十有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槟导张希复之子，牛夫人所生也。出《唐阙史》。

崔殷梦

崔殷梦，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壤。壤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饰身世以为美，他不可以等将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壤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壤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崔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壤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出《玉泉子》。

颜标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标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曰：“标寒进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温庭筠

温庭筠灯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出《摭言》。

卢象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象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

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雕幃载妓，微服弹鞞，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掩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出《摭言》。

翁彦枢

翁彦枢，苏州人，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里，出入故相国裴公垣门下。以其年耄优惜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佛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垣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其拟议名氏，迨与夺进退，僧悉熟之矣。归寺而彦枢访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

即复往裴氏之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邪？郎君知举邪？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划革前弊，孤贫得路。令之与夺，率由郎君。侍郎宁偶人邪？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贫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毕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僧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徒要及第耳。”勋等曰：“即列在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僧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出《玉泉子》。

刘虚白

刘虚白与裴垣早同砚席，垣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

前献一绝句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侍至公。”孟棨年长于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注。棨出入场籍三十年。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出《摭言》。

封定卿

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卿、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瑄、郑嵎四君子，蒙其眄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瑄、嵎、都、雍。”出《北梦琐言》。

冯藻

唐冯藻，常侍宿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某曾‘入静’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宦。历卿监峡牧，终于骑省。出《北梦琐言》。

赵琮

赵琮妻父为钟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

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与同席，竞以簪服而庆遗焉。出《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三 贡举六

刘邺 叶京 李蔼 房珣 汪遵

刘允章 王凝 卢尚卿 李尧 高湜

公乘亿 孙龙光 王璘 蒋凝 吴融

卢光启 王彦昌 杜昇 郑昌图被嘲附

程贺 陈峤 秦韬玉 陆扈 张曙

崔昭矩 贾泳

刘邺

刘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赐及第。韦保义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赐及第，擢入内庭。出《摭言》。

叶京

叶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常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遂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沉弃。终于太学博士。出《摭言》。

李蔼

李蔼应举功勤，敏妙绝伦，人谓之束翅鹞子。咸通二年及第。出《卢氏杂说》。

房珣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试之际，仰泥土落，击翻砚瓦，污试纸。珣以中表重地，祇荐珣一人，主事不获已，须应之。珣既临曙，更请印副试。主司不诺，遂罢。出《摭言》。

汪遵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绝句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果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出《摭言》。

刘允章

刘允章题目《天下为家赋》，给事中杜裔休进疏论。事虽不行，时以为当。崔澹《至仁伐不仁赋》，亦颇招时议。薛耽《盛德日新赋》，韵脚云：“循乃无已。”刘子震通状，请改为“修”字，当时改正。出《卢氏杂说》。

王凝

王凝清族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或虑梦中见其先祖。曾牧绛州，于时司空图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齐。王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浮薄者号之为司徒空。王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切忝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图声彩益振。出《北梦琐言》。

卢尚卿

咸通十一年，以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戎卒，连年飞挽，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年。是岁，进士卢尚卿自远至关，闻诏而回。乃赋《东归》诗曰：“九重丹诏下尘埃，深璲文闱罢选才。桂树放教遮月长，杏园终待隔年开。自从玉帐论兵后，不许金门谏猎来。今日霸陵桥上过，关人应笑腊前回。”出《年号记》。

李尧

李尧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僦油幕以张去声。之。尧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迨之一里余，参御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往来无有沾湿者。而金壁照耀，别有嘉致。尧时为丞相韦保衡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恒资之金帛，不可胜纪。出《摭言》。

高湜

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有赋三百首，人多书于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时人谓之许洞庭。最者有聂夷中，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田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卖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出《摭言》。

公乘亿

公乘亿，魏人也，以词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粗纁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内子与之相持而泣。路人叹异之。后旬日，亿登第矣。出《摭言》。

孙龙光

孙龙光，崔殷梦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出《摭言》。

王璘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词学寓贍，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持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几砚。璘衿绁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十字数刻而成。又《鸟散余花落》诗三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飙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停午，已积七千余言。崔公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但请召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时路岩方当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出《摭言》。

蒋凝

乾符中，蒋凝应宏词。为赋止及四韵，遂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谓，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德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为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出《摭言》。

吴融

吴融字子华，广明、中和间久负屈声。虽未擢第，同人率多执贄谒之，如先达。有王图者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吏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他。”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融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出《摭言》。

卢光启

卢光启先人伏法，光启兄弟修饰赴举，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著《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濬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皆法于光启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濬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耶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笔也。”出《北梦琐言》。

王彦昌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敕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兆尹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勤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岁，出拜京兆尹，加左常侍、大理卿。为寺胥所累，南迁。出《摭言》。

杜昇

杜昇父宣猷终宛陵。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昇为军卒。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寻入内庭，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出《摭言》。

昇自拾遗赐绯，却应举及第。又拾遗，时号著绯进士。出《卢氏杂说》。

郑昌图被嘲附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洎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应进士举无？”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署其榜，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榜，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卩’，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卩’，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榜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出《玉堂闲话》。

又咸通中，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谁势可热手，亦皆骑驴。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秋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伟甚，故有此句。出《摭言》。

程贺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充厅仆，其弟在州曹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因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称进士，依崔之门，更不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縗服三年，人皆美之。出《北梦琐言》。

陈峤

陈峤谒安陆郑诚，三年，方一相面。从容诚谓峤曰：“识闕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诚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文似西汉。”出《摭言》。

秦韬玉

秦韬玉出入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致书谢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出《摭言》。

陆宸

陆宸举进士，属僖宗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宸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宸以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宸致意，榜帖皆宸自定。其年六月，状头及第。后在翰林署，时苦热，同列戏之曰：“今日好造榜矣。”然宸名冠一时，兄弟三人，时谓三陆，希声及威也。出《北梦琐言》。

张曙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

待崔家郎君拜相，当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陪骥尾，五更风小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绿杨芳草为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郎君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裴贄下及第，果于崔下过堂。出《摭言》。

崔昭矩

崔昭矩，大顺中裴贄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偶，丞相鲁公损之子。偶及第。翌日，损登庸。偶过堂别见，归点亲迎拜席曰：“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出《摭言》。

贾泳

贾泳父修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尝佐武臣倅晋州，时昭宗幸蜀。三榜裴相贄，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裴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僛僛而退，裴贄颇衔之。后裴三主文柄，泳两举为裴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老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出《摭言》。

卷第一百八十四 贡举七

昭宗 韦甄 刘纂 锺傅 卢文焕

赵光逢 卢延让 韦贻范 杨玄同 封舜卿

高辇

氏族

李氏 王氏 七姓 李积 崔湜

类例 李峤 张说 杨氏 李益

庄恪太子妃 白敏中 汝州衣冠 黄生

昭宗

昭宗皇帝颇为孤进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问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间屈人颇多。孤寒中，唯程晏、黄韬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蠡律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阊者也。出《摭言》。

韦甄

韦甄及第，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未免挠怀。俄聆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扣一板门甚急。良久，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出《摭言》。

刘纂

刘纂者，商州刘蛻之子也，亦善为文。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士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之，其人即枢密使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盛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前人医者之言，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莫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竟无以自雪。出《摭言》。

锺傅

唐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饥殍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节帅锺傅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尝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后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王。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余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者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岁常不下数辈。

卢文焕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府开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自皆解带从容。焕命

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出《摭言》。

赵光逢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二年，复征拜上相。出《摭言》。

卢延让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能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融向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既览，大奇之。且曰：“此无他贵，语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为府主成纳。时故相张公职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困循，竟未相面。值融赴急征，寻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之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出《摭言》。

韦贻范

罗隐、顾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绹。顾虽鲑贾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乖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风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于尾株之前也。罗既频不得意，颇怨望，竟为贵游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

曰：“某与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出《北梦琐言》。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榜，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出《玉堂闲话》。

封舜卿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识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出《北梦琐言》。

高辇

礼部贡院，凡有榜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

高辇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辇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榜，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履于卧榻

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徵，一箭而中。及将放榜，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榜，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徵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毗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已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圆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榜，即第十三人也。出《玉堂闲话》。

氏族

李氏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出《朝野僉载》。

王氏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钁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出《国史补》。

七姓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

二李等七姓，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出《国史异纂》。

李积

李积，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积。出《国史补》。

崔湜

崔仁师之孙崔湜、涤等昆仲数人，并有文翰，列官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第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出《摭言》。

类例

世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有非士族及假冒者，多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其名氏。出《国史补》。

李峤

初，李峤与李迥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王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之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出《国史补》。

张说

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亲者，乃为甲门四姓。郑氏不离荥阳，又岗头卢、泽底李、土门崔，皆为鼎甲。出《国史补》。

杨氏

杨氏，自杨震号关西孔子，葬于潼关亭，至今七百余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国史补》。

李益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甚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出《因话录》。

庄恪太子妃

文宗为庄恪选妃，朝臣家子女者悉被进名，士庶为之不安。帝知之，召宰臣曰：“朕欲为太子婚娶，本求汝郑门衣冠子女为新妇，闻在外朝臣，皆不愿共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家罗诃去，因遂罢其选。出《卢氏杂说》。

白敏中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

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侯白尔。”敏中为之止焉。敏中始婚也，已朱紫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又妻出，辄导之以马。妻既憾其言，每出，必命撤其马，曰：“吾接脚夫人，安用马也。”出《玉泉子》。

汝州衣冠

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出《卢氏杂说》。

黄生

有黄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诘之，亦赏其直实也。出《尚书故实》。

卷第一百八十五 铨选一

蔡廓 谢庄 刘林甫 张说 温彦博

戴胄 唐皎 杨师道 高季辅 薛元超

杨思玄 张仁祚 裴行俭 三人优劣 刘奇

狄仁杰 郑杲 薛季昶 邓渇 李至远

张文成 郑愔 崔湜 糊名

蔡廓

宋废帝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录尚书徐羨之谓中书令傅亮曰：“黄门已下，悉委蔡，吾徒不复历怀。自此已上，故宜共参同异。”廓闻之曰：“我不能为徐羨之署纸尾也。”遂辞不拜。出《建康实录》。

谢庄

宋谢庄字希逸，侍中微之子，黄门思之孙。美仪容，善谈论，工书属文，好言玄理。少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生美玉，岂虚也哉？”庄代颜峻为吏部尚书。峻容貌严毅，常有不可犯之色。庄风姿温美，人有喧诉，常欢笑答之。故时人语曰：“颜吏部瞋

而与人官，谢吏部笑不与人官。”庄迁中书令侍中，谥曰宪。庄家世无年五十者。庄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拙、滹，并知名。出《谈薮》。

刘林甫

唐武德初，因隋旧制，以十一月起选，至春即停。至贞观二年，刘林甫为吏部侍郎，以选限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时听选，随到注拟。当时以为便。出《唐会要》。

张说

武德七年，高祖谓吏部侍郎张说曰：“今年选人之内，岂无才用者，卿可简试将来，欲磨之好爵。”于是说以张行成、张知运等数人应命。时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温彦博

贞观元年，温彦博为吏部郎中，知选，意在沙汰，多所摈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出《唐会要》。

戴胄

贞观四年，杜如晦临终，请委选举于民部尚书戴胄，遂以兼检校吏部尚书。及在铨衡，颇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物议以是刺之。出《唐会要》。

唐皎

唐贞观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入入铨，问何方稳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与吴。复有云：亲老，先住江南，即唱之陇右。论者莫测其意。有一信都人希河朔，因给云：愿得江淮，即注与河北一尉。由是大被选人给言欺之。出《唐会要》。

杨师道

贞观十七年，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贵公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练，所署多非其才。深抑势贵及亲党，将以避嫌。时论讥之。出《唐会要》。

高季辅

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知选。凡所铨综，时称允惬。至十八年于东都独知选事，上赐金镜一面，以表清鉴。出《唐会要》。

薛元超

永徽元年，中书舍人薛元超好汲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真等十余人。时论称美。出《唐会要》。

杨思玄

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

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时中书令许敬宗曰：“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对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败何待！”出《唐会要》。

张仁祎

唐总章二年十一月，吏部侍郎李敬玄委事于员外张仁祎。有识略干能，始造姓历，改修状抹铨替等程式。敬玄用仁祎之法，铨总式序。仁祎感国士见委，竟以心劳，呕血而死。出《唐会要》。

裴行俭

咸亨二年，有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咸为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调选，遂为行俭深礼异。仍谓曰：“有晚生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识此辈。”其后果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将有程务挺、张虔勖、崔智誉、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出《唐会要》。

三人优劣

长寿二年，裴子余为鄆县尉。同列李朝隐、程行谌皆以文法著称，子余独以词学知名。或问雍州长史陈崇业，三人优劣孰先。崇业曰：“譬之春兰秋菊，俱不可废。”

刘奇

证圣元年，刘奇为吏部侍郎，注张文长、司马隼为监察御史。二人因申屠场以谢之，奇正色曰：“举贤本自无私，二君何为见谢？”出《唐会要》。

狄仁杰

圣历初，狄仁杰为纳言，颇以藻鉴自任，因举桓彦范、敬晖、崔玄晖、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人，后皆有大勋。复举姚元崇等数十人悉为公相。圣历中，则天令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独荐其子光嗣，由是拜地官员外，莅事有声。则天谓之曰：“祁奚内举，果得人也。”出《唐会要》。

郑杲

圣历二年，吏部侍郎郑杲，注韩思复为太常博士，元稀声京兆士曹。尝谓人曰：“今年掌选，得韩、元二子，则吏部不负朝廷矣。”出《唐会要》。

薛季昶

长安三年，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问录事参军卢齐卿，齐卿举长安县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县尉李义、崔湜，咸阳县丞倪若冰，盩厔县尉田崇璧，新丰县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邓渇

弘道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铨综人毕，放长榜，遂出得留人名。于是衢路喧哗，大为冬集人授引指摘，贬为太子中允，遂以中书舍人邓玄挺替焉。又无藻鉴之目，及患消渴，选人因号邓渴。出《唐会要》。

李至远

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远权知侍郎事。时有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并被放。乃密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刁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添成文字。至远一览便觉曰：“今年铨覆万人，总识姓名，安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者。”省内以为神明。出《唐会要》。

张文成

唐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祇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籍。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鞦韆，营田当屯，无尺寸功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出《朝野僉载》。

郑愔 崔湜

唐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籍。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

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铨。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若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出《朝野僉载》。

糊名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武后时，投匭者或不陈事，而有嘲谑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出《国史异纂》。

卷第一百八十六 铨选二

斜封官 卢从愿 韦抗 张仁愿 杜暹

魏知古 卢齐卿 王丘 崔琳 裴光庭

薛据 李林甫 张说 张奭 杨国忠

陆贽 郑余庆 裴遵庆 李绛 李建

崔安潜

斜封官

唐景龙年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黷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出《朝野僉载》。

卢从愿

景云元年，卢从愿为侍郎，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摘发其事。典选六年，颇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谓戴，李谓朝隐。出《唐会要》。

韦抗

景云二年，御史中丞韦抗加京畿按察使。举奉天县尉梁昇卿、新丰尉王倕、金城县尉王水、华原县尉王焘为判官。其后皆著名位。出《唐会要》。

张仁愿

景云二年，朔方总管张仁愿奏用监察御史张敬忠、何奕，长安县尉寇泚，鄠县尉王易从，始平县主簿刘体微分判军事；义乌县尉晁良贞为随军。后皆至大官。出《唐会要》。

杜暹

景云二年，卢从愿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调集，补郑县尉。后暹为户部尚书，从愿自益州长史入朝。暹立在卢上，谓之曰：“选人定何如？”卢曰：“亦由仆之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足也。”出《唐会要》。

魏知古

先天元年，侍中魏知古尝表荐洹水县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参军齐瀚、右内率府骑曹柳泽。及为吏部尚书，又擢密县尉宋遥，左补阙袁晖、封希颜，伊阙县尉陈希烈。其后咸居清要。出《唐会要》。

卢齐卿

开元元年，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时张守珪为果毅，特礼接之。谓曰：“十年内当节度。”果如其言也。出《唐会要》。

王丘

开元八年七月，王丘为吏部侍郎，擢山阴尉孙逖、桃林尉张镜微、湖城丞张晋明、进士王泠然、李昂等。不数年，登礼闱，掌纶诰焉。出《唐会要》。

崔琳

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琳铨日，收选残人卢怡、裴敦复、於号卿等十数人。无何，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出《唐会要》。

裴光庭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院，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

光庭以为侮己，不悦。时有门下主事阎鳞之为光庭腹心，专主吏部过官。每鳞之裁定，光庭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鳞之口，光庭手。”出《唐会要》。

薛据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录事。诸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进士欲夺，则某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出《摭言》。

李林甫

自开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责之。于是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属宁王，且放冬集。”出《国史补》。

张说

中书舍人张均知考，父左相张说知京官考，特注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子，义不务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常功，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出《玄宗实录》。

张奭

苗晋卿典选，御史中丞张倚男奭参选，晋卿以倚子思悦附之。考等第凡六十四人，奭在其首。苏考蕴者为蓟令，乃以选事告禄山。禄

山奏之，玄宗乃集登科人于花萼楼前重试，升第者十无一二。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白。上大怒，贬倚。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乃以托人，天下为戏谈。”晋卿贬安康。出《卢氏杂说》。

杨国忠

天宝十载十一月，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无少长各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病丑陋者，皆指名以笑，虽士大夫亦遭□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于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于坐隅。给事中行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希烈等腹诽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语事。乃谓帘中杨氏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乃大噓。选人郑怱附会其旨，与二十余人率钱于勤政楼设斋，兼为国忠立碑于尚书省南。所注吏部三铨选人，专务鞅掌，不能躬亲，皆委典及令史孔目官为之。国忠但押一字，犹不可遍。出《唐续会要》。

陆贽

贞元八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始复令吏部每年集选人。旧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后遂三数年一置选。选人并至，文书多，不可寻勘，真伪纷杂，吏因得大为奸巧。选人一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阙者，或累岁无人。贽命吏部分内外官员为三分，计阙集人，岁以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称之。出《唐会要》。

郑余庆

刘禹锡曰：“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入其铨。”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湖州一尉，唱唯而出。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过官又称第一，其有后于鲁也。”又云：“陈諷、张复元各注畿县，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了，引张才入门，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出《嘉话录》。

裴遵庆

裴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东市两街。时人以为盛事。出《国史补》。

李绹

长庆初，吏部尚书李绹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速毕。出《国史补》。

李建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稍尉望县；既罢乃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来奔捷。下曹得其循举，上位得其更历。”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出《国史补》。

崔安潜

崔安潜东洛掌选。时选人中不能显其名姓，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超资县令。后有人白，崔公方悔。出《卢氏杂说》。

卷第一百八十七 职官

宰相 上事 苏瓌 两省 独孤及

参酌院 阳城 吕温 韦绚 李程

杂说 御史 同州御史 崔蘧 严武

押班 台门 历五院 韩皋 杂说

使职 尚书省 崔日知 度支 柳闾

省桥 秘书省 鱼袋 莎厅

宰相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问疾，百僚就第。有司设幕次，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五六百炬，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皆扑灭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处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下，小异同曰黄帖，宰相呼为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出《国史补》。

上事

凡中书门下，并于西省上，以便礼仪。五品以上，宰相送上，乃并卿参。出《国史补》。

苏瓌

景龙三年，苏瓌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瓌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出《谭宾录》。

两省

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履脚。又云：“不由三字，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挹额裹头。”其制诰之本，出自王言，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明主也，一见决矣。”近者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褒贬之言，哲王所慎。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以斗筭下才，罪不容责。同为一士之行，固出君上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盖天子无戏言，言之苟失，则取尤天下。出《卢氏杂说》。

独孤及

独孤及求知制诰，试见元载。元知其所欲，迎谓曰：“制诰阿谁堪？”及心知不我与而与他也，乃荐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及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力也。出《嘉话录》。

参酌院

长庆初，穆宗以刑法为重。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之，百司呼为参酌院。出《国史补》。

阳城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镠居阆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转远转高，转近转卑。出《国史补》。

吕温

通事舍人宣诏，旧命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摘声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出《嘉话录》。

韦绚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者，期在旦暮。对别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颔之。李珣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

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出《嘉话录》。

李程

李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砖日影为入候。程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出《传载》。

杂说

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郎、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出《国史补》。

御史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分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唯刑部郎中得终之。出《国史补》。

同州御史

王某云：“往岁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门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

人以通宪胥，许以百缗为赠。明日未明，御史已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出《国史补》。

崔蘧

崔蘧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又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立奏。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之。自是巡囚不至禁军。出《国史补》。

严武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乘。元和中，元稹为监察，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有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为定制。出《国史补》。

押班

凡大朝会，监察押班不足，则使下侍御史，因朝奏者摄之。出《国史补》。

台门

御史台门北开，盖取肃杀就阴之义，故京台门北开矣。按《邺郡故事》云：御史台在宫城西南，其门北开。史故城御史台亦北开。龙朔中，置桂坊，为东朝宪府，门亦北开。然都御史台门南开。当时创造者不经，反于故事，同诸司，盖以权宜邪？出《御史台记》。

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出《谭宾录》。

历五院

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历跋五院者共三人焉：李尚隐、张延赏、温造也。出《尚书故实》。

韩皋

韩皋为御史中丞，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当与卿从容，或无遗事。”亲友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无失于慎密乎？”韩曰：“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刚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贵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臣僚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求恩宠，欲尽其身。奈何以此为望哉！”出《传载》。

杂说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纠举。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出《国史补》。

使职

开元已前，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

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于是有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苑、闲廐、左右巡、分察、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会盟、册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覆、选补、礼会、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出《国史补》。

尚书省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礼部，不博前行驾库。出《国史补》。

崔日知

崔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人谓之崔公望省楼。出《国史异纂》。

度支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疏押案而已。贞元已后，始为使额。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岭南，不下河北。

旬月后，本州闻奏，约遂出官。出《国史补》。

柳闳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闳知甲库，始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焚之。出《国史补》。

省桥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南望南宫也。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祠部呼为水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出《因话录》。

秘书省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左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出《两京记》。

鱼袋

朝仪鱼袋之饰，唯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出《国史异纂》。

莎厅

京兆府判司，特云西法士。此两厅事多。东土曹厅，时号为念珠厅，盖判案一百八道；西土曹厅为莎厅，厅前有莎，周回可十五步。京兆府，时云不立两县令，不坐两少尹。两县引马到府门，传门而报。两尹入厅，大尹亦到厅，不得候两尹坐后出，不得候两尹立后出。其京兆府县之重，亦表大尹之尊。京兆府掾曹，时人云倚团省郎。河中府司录厅亦有绿莎。昔好事者相承常溉灌。天祐已后，为不好事者除之。出《闻奇录》。

卷第一百八十八 权幸

张易之 王准 王毛仲 李林甫 卢绚

李辅国 韦渠牟 鱼朝恩 元载 路岩

高湘 卢隐

张易之

张易之、昌宗，时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者。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两丝，能得几时络？”昌仪见之，遽命笔续其下曰：“一日即足。”未几祸及。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存。出《国史异纂》。

王准

王珣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簪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匕，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

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出《明皇杂录》。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勳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襦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唯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

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已下视之，不觉股栗。出《明皇杂录》。

卢绚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按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之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于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出《明皇杂录》。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其扈从部曲，不过老弱三二十人。及中逵，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

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出《戎幕闲谈》。

韦渠牟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师老失授。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纲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纲定也，卿勿更言。”纲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出《嘉话录》。

鱼朝恩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帝恶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帝以朝恩故，遂特赐绿。未浹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因叙立于殿前，恐其后至，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徽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帝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居众寮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言其绯而便求紫。帝犹未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即谢于殿前。帝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男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逐于岭表。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出《杜阳杂编》。

元载

元载在中书，有丈人自宣州货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人材不任职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折视之，更无一词，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入，馆之上舍，留连积月。及辞去，奉绢一千匹。出《幽闲鼓吹》。

又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岁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既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今曲调《梁州》是也。出《幽闲鼓吹》。

路岩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道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省郎权知京兆府事，李蟪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钱。”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守。”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歧路者，率多仇隙。附丽音离。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谄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淮南与崔铉作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位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皆如所言。出《玉泉子》。

高湘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柳州。及咸通，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既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寡，形于言色。不累日，十人制下，湜未知之也。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也。”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嗔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当家。”出《玉泉子》。

卢隐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咸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外郎。右丞崔沆不听隐省上，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其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辄一时有声。”出《玉泉子》。

卷第一百八十九 将帅一

关羽 简文 李密 刘文静 李金才

李靖 郭齐宗 唐休璟 李尽忠 封常清

李光弼

关羽

蜀将关羽善抚士卒而轻士大夫，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二将俱不得其中，亦不得其死。出《独异志》。

简文

晋简文道光武云：“汉世祖雄豪之中，最有俊令之体，贤达之风。高祖则倜傥疏达，魏武则猜忌狭吝。”出《简文谈疏》。

李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余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箴，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

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于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故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

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蹙。至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于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出《谭宾录》。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禁所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出《谭宾录》。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崇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大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出《谭宾录》。

李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麴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己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延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藩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出《谭宾录》。

郭齐宗

高宗问：“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员半千越次对曰：“臣睹载籍，此事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编伍弥缝也。”郭齐宗对曰：“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阵也；兵在足食足兵，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使三者去一，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拜左卫胄曹也。出《卢氏杂说》。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出《谭宾录》。

李尽忠

唐天后中，契丹李尽忠、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霁等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给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留。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麻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被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缚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出《朝野僉载》。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颡，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僚。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眇、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僚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眇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

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詮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詮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僭，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后充安西节度使。

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槊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修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

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蓬蔕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出《谭宾录》。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顓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阻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谓谁？”曰：“雍顓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

光弼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繫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

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路，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悉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

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

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杨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郛，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关。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叶，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

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出《谭宾录》。

卷第一百九十 将帅二杂谲智附

马燧 严振 温造 高骈 南蛮

张濬 刘_郢 张勳 王建

杂谲智

魏太祖 村妇

马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庭，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

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能纳蕃师伪疑，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

结赞所给，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正。出《谭宾录》。

严振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旗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谲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振具囊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振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振合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振，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振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振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出《乾闥子》。

温造

宪宗之代，戎羯乱华。四方征师，以静边患。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关下。将起，帅人作叛，逐其帅，又惧朝廷讨伐，因团集拒命者岁余。宪宗深以为患，择帅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请行。宪宗问其兵储所费，温曰：“不请寸兵尺刃而行。”

至其界，梁人觐其所来，止一儒生，皆相贺曰：“朝廷必不问其罪，复何患乎？”温但宣诏敕安存，至则一无所问。然梁帅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仗，温亦不诫之。他日，毬场中设乐，三军下士，并任执带弓剑赴之，遂令于长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临阶南北两行，悬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面前索上，挂其弓剑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捩其索，则弓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阖户而斩之。五千余人，更无噍类。其间有百姓随亲情及替

人有赴设来者甚多，并玉石一概矣。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于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出《王氏见闻》。

高骈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书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悉交趾之败，望风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至，遽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骈窥之，画地图版筑焉。虑畚鍤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楼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薈栗，不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南蛮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凌，无以抗拒。高骈自东平移镇成都，蛮犹扰蜀城。骈先选骁锐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迨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风影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猿啼时枕上听。”词甚清美。出《北梦琐言》。

张濬

张相濬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

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濬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濬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濬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敕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致纨绔之类。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藩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阙，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长水庄上。出《玉堂闲话》。

刘鄩

后唐晋王之入魏博也，梁将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觐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多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乃缚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者曰：“军已去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计谋如是。出《北梦琐言》。

张勳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强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

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勣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女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勣胸上打人，堆叠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出《北梦琐言》。

王建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觐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未参间，潜稟于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甚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蛋凭凌，若无亭障，抑此之由也。

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繫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出《北梦琐言》。

杂譎智

魏太祖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魏武又尝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心必动，便戮汝。汝但勿言，当后相报。”侍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矣。又袁绍年少时，曾夜遣人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帝揆其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果高。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后乃佯冻，所幸小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出《小说》。

村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诸州，各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而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饌，恣其饮啖。其家尝收莢蓂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瘞之。其马使人逐官路，捶而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一 骁勇一

甌丘□ 朱遵 赵云 吕蒙 魏任城王

桓石虔 杨大眼 麦铁杖 彭乐 高开道

杜伏威 尉迟敬德 柴绍弟 秦叔宝 薛仁贵

公孙武达 程知节 薛万 李楷固 王君奭

宋令文 彭博通 李宏 辛承嗣

甌丘□

周世，东海之上，有勇士甌丘□以勇闻于天下。过神泉，令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丘□曰：“以丘□之言饮之。”其马果死。丘□乃去衣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而往见之，丘□出送有丧者。要离往见丘□于墓所曰：“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子至今弗报，何也？”叱之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人曰：“甌丘□天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于众人之中，必来杀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丘□至夜半果来，拔剑柱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于众人之中，死罪一也；暮无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而后杀也。子来不谒，一不肖也；拔剑不刺，二不肖也；刃先词后，三不肖也。子能杀

我者，是毒药之死耳。”丘□收剑而去曰：“嘻，天下所不若者，唯此子耳。”出《独异志》。

朱遵

汉朱遵仕郡功曹。公孙述僭号，遵拥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车绊马而战死。光武追赠辅汉将军，吴汉表为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绊马讫，以手摸头，始知失首。于是士人感而义之，乃为置祠，号为健儿庙。后改勇士祠。出《新津县图经》。

赵云

蜀赵云，字子龙，身長八尺，姿容雄伟。居刘备前锋，为曹公所围，乃大开门，偃旗鼓。曹公引去，疑有伏兵。云于后射之，公军大骇，死者甚多。备明日自来，视昨日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出《赵云别传》。

吕蒙

吴吕蒙随姊夫邓当击贼，时年十六，呵叱而前，当不能禁。归言于母曰：“贫贱难可居，设有功，富贵可致。”又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果成大名。出《独异志》。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武帝子也。少而刚毅，学阴阳纬候之术，诵《六韬》《洪范》之书数千言。武帝谋伐吴，问章，取其利师之决。王善

左右射，好击剑，百步中于悬发。乐闻国献彪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檻。骁勇之徒，莫敢轻视。章曳虎尾以绕臂，虎弭无声矣。莫不伏其神勇。时南越献白象子，在帝前，手顿其鼻，象伏不动。文帝铸万钧钟置崇华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动，章乃负之而趋。四方闻其神勇，皆寝兵自固。帝曰：“以王权武吞并吴蜀，如鸱衔腐鼠耳。”章薨，如汉东平王葬礼。及丧出，空中闻数百人泣声。送丧者皆言，昔乱军伤杀者皆无椁，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欢于九土，精灵知其怀感。故人美王之德。国史撰《任城旧事》二卷。至东晋初，藏于秘阁。出《拾遗录》。

桓石虔

晋桓石虔有才干，趯捷绝伦，随父豁在荆州。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一箭，猛虎踞跃，石虔亦跳，高于猛兽，复拔一箭而归。时人有患疾者，谓曰：“桓石虔来。”以怖之，病者多愈。出《独异志》。

杨大眼

后魏杨大眼，武都氏难当之孙。少有胆气，跳走如飞。高祖南伐，李冲典选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为尚书出一技。”便以绳长三丈，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为军主，稍迁辅国将军。王肃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见，乃不异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奋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当代推其骁果，以为张关不过也。出《谈薮》。

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人无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到虔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出《岭表录异》。

彭乐

北齐将彭乐勇猛无双。时神武率乐等十余万人，于沙苑与宇文护战。时乐饮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内之不尽，截去之，复入战。护兵遂败，相枕籍死者三万余人。出《独异志》。

高开道

隋末，高开道被箭，镞入骨，命一医工拔之，不得。开道问之，云：“畏王痛。”开道斩之。更命一医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当刺下疮际，用小棒打入骨一寸，以钳拔之。开道饮啖自若，赐医工绢三百匹。后为其将张金树所杀。出《独异志》。

杜伏威

隋大业末，杜伏威与陈稜战于齐州，裨将射中伏威额。怒

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由是奋入，获所射者，乃令拔箭，然后斩首。稜乃大败。出《独异志》。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者。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出《谭宾录》。

柴绍弟

唐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鞞，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镫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内房，以手捻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著吉莫靴走上砖城，且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蹈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枕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出《朝野僉载》。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

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出《谭宾录》。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蹕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囊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出《谭宾录》。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出《谭宾录》。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出《谭宾录》。

薛万

唐契苾何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杀贼骑，救何力于群贼之中，与之俱出。何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出《谭宾录》。

李楷固

唐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縶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縶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縶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稍，状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将，愤恚而卒也。出《朝野僉载》。

王君奭

唐王君奭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奭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奭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落为酋长。君奭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奭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奭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奭以复怨，会吐蕃间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骑往肃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奭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奭。出《谭宾录》。

宋令文

唐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圈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褐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髻，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

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恐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驩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挫，大破之。出《朝野僉载》。

彭博通

唐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長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纲，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皆纵横破裂。曾游瓜步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出《朝野僉载》。

李宏

唐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猎，遇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旁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而毙。宏及奴一无所伤。出《朝野僉载》。

辛承嗣

唐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解马解绊，著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后与将军元帅奖驰骋，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所围。谓绍业曰：“将军相随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所伤。

裴旻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所围。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出《朝野僉载》。

卷第一百九十二 骁勇二

来瑱 哥舒翰 马璘 白孝德 李正己

李嗣业 马勋 汪节 彭先觉 王侁优

锺傅 墨君和 周归祐 王宰

来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诏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出《谭宾录》。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出《谭宾录》。

马璘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磷领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磷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出《谭宾录》。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慢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跋便僻，可万全。”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

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褻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出《谭宾录》。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力。宝应中，军众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候，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即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出《谭宾录》。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阢，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出《谭宾录》。

马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振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振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逐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誓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振杖

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出《谭宾录》。

汪节

太微村在绩溪县西北五里。村有汪节者，其母避疟于村西福田寺金刚下，因假寐，感而生节。节有神力，入长安，行到东渭桥，桥边有石狮子，其重千斤。节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掷之。”众不信之。节遂提狮子投之丈余，众人大骇。后数十人不能动之，遂以赂请节，节又提而致之故地。寻而荐入禁军，补神策军将。尝对御，俯身负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龟兹乐人一部，奏曲终而下，无厌重之色。德宗甚宠惜，累有赏赐。虽拔山拽牛之力，不能过也。出《歙州图经》。

彭先觉

唐彭先觉叔祖博通膂力绝伦。尝于长安与壮士魏弘哲、宋令文、冯师本角力。博通坚卧，命三人夺其枕。三人力极，床脚尽折，而枕不动。观者逾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尝与家君同饮，会暝，独持两床降阶，就月于庭。酒俎之类，略无倾泄矣。出《御史台记》。

王俳優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出《北梦琐言》。

鍾傳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游湖湘，又客于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倜傥，以勇毅聞于鄉里。不事農業，恒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仆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仆夫見而股栗，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胆氣彌粗。即以仆人所持白梃，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擎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仆夫但号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后，江南扰乱，群盜四集，傳以斗虎之名，為眾所服，推為酋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抚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出《耳目記》。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為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携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為子，他日必大得力。”既生之，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即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昆侖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即呼為墨昆侖，因以皂衣賜之。

是時常山縣邑屢為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

骑，径与晋师战于元氏。晋师败绩。赵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酺酒，大犒于藁城，犒金二十万以谢之。燕王归国，比及境上，为其弟匡俦所拒。赵人以其有德于我，遂营东圃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国，又见赵主之方幼，乃图之。遂从下矣上伏甲，俟赵王旦至，即使擒之。赵王请曰：“某承先代基构，主此山河，每被邻寇侵渔，困于守备。赖大王武略，累挫戎锋，获保宗祧，实资恩力。顾惟幼懦，夙有卑诚，望不忽忽，可伸交让。愿与大王同归衙署，即军府必不拒违。”燕王以为然，遂与赵王并辔而进。

俄有大风并黑云起于城上，俄而大雨，雷电震击。至东角门内，有勇夫袒臂旁来，拳殴燕之介士。即挟负赵主，逾垣而走，遂得归公府。王问其姓名，君和恐其难记，但言曰：“砚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军士，既见主免难，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东圃，赵人围而杀之。明日，赵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礼敛，仍使告于燕主。匡俦忿其兄之见杀，即举全师伐赵之东鄙。将释其愤气，而致《十疑之书》。赵王遣记室张泽以事实答之，其略曰：“营中将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计会？”词多不载。

赵主既免燕主之难，召墨生以千金赏之，兼赐上第一区，良田万亩，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禄大夫。终赵王之世，四十年间，享其富贵。当时闾里，有生子或颜貌黑丑者，多云：“无陋，安知他日不及墨昆仑耶？”出《刘氏耳目记》。

周归祐

燕之旧将周归祐，薊门更变之际，以剑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

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出《北梦琐言》。

王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髯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逾其闕。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髯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闥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荧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杓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杓据釜，略无所损。旬月后，铁髯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癞者，费终身耻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三 豪侠一

李亭 虬髯客 彭閼 高瓚 嘉兴绳技

车中女子

李亭

汉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狡兽，或以鹰鹞逐雉兔，皆为嘉名。狗则有修豪、鼈睫、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黄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孤飞之号。出《西京杂记》。

虬髯客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傲，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益甚。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来谒，献奇策，素亦踞见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

当靖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靖既去，而拂妓临轩，指吏问曰：“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吏具以对，妓颌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扣门而声低者，靖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靖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

也。”靖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靖惊。答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靖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足无停履。既数日，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

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忽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甚。”靖出市买胡饼，客抽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炉前食之，甚速。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固不言。兄之问，则无隐矣。”具言其由。曰：“然则何之？”曰：“将避地太原耳。”客曰：“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曰：“有酒乎？”靖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斗。酒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靖曰：“不敢。”于是开华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心也，衔之十年，今始获，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亦知太原之异人乎？”曰：“尝见一人，愚谓之真人，其余将相而已。”“其人何姓？”曰：“同姓。”曰：“年几？”曰：“近二十。”“今何为？”曰：“州将之爱子也。”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否？”曰：“靖之友刘文

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兄欲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时到太原？”靖计之：“某日当到。”曰：“达之明日方曙，我于汾阳桥待耳。”讫，乘驴而其行若飞，回顾已远。靖与张氏且惊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但速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思见郎君。”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论匡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焉。既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居坐末，见之心死。饮数巡，起招靖曰：“真天子也。”靖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见之，十八九定矣，亦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下有此驴及一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也。”

公到，即见二乘，揽衣登楼，即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坐，环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毕，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如期登楼，道士虬髯已先坐矣。共谒文静。时方奕棋，揖起而语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奕，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俄而文皇来，长揖而坐，神清气朗，满坐风生，顾盼睚眦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奕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图，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略议从容，无令前却。”言毕，吁嗟而去。

靖亦策马遄征，俄即到京，与张氏同往，乃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一娘子李郎久矣。”延入重门，门益壮丽，奴婢

三十余人罗列于前。奴二十人引靖入东厅，非人间之物。巾妆梳栊毕，请更衣，衣又珍奇。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者，纱帽褐裘，有龙虎之姿。相见欢然，催其妻出拜，盖天人也。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坐，牢饌毕，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似从天降，非人间之曲度。食毕行酒，而家人自西堂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顾谓左右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乘马，一奴乘马从后，数步不见。

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奏曰：“有海贼以千艘，积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靖知虬髯成功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乃螳螂之拒走轮耳。或曰，卫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传也。出《虬髯传》。

彭閼 高瓚

唐贞观中，恒州有彭閼、高瓚，二人斗豪。于时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顶，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閼于是乎帖然心伏。出《朝野僉载》。

嘉兴绳技

唐开元年中，数敕赐州县大酺。嘉兴县以百戏，与监司竞胜精技。监官属意尤切，所由直狱者语于狱中云：“党若有诸戏劣于县司，我辈必当厚责。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即获财利，叹无能耳。”乃各相问，至于弄瓦缘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狱中有一囚笑谓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拘系，不得略呈其事。”吏惊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绳技。”吏曰：“必然，吾当为尔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主召问罪轻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缙未纳，余无别事。”官曰：“绳技人常也，又何足异乎？”囚曰：“某所为者，与人稍殊。”官又问曰：“如何？”囚曰：“众人绳技，各系两头，然后于其上立周旋。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五十尺，不用系著，抛向空中，腾踞翻复，则无所不为。”官大惊悦，且令收录。

明日，吏领至戏场。诸戏既作，次唤此人，令效绳技。遂捧一团绳，计百余尺，置诸地，将一头，手掷于空中，劲如笔。初抛三二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牵之，众大惊异。后乃抛高二十余丈，仰空不见端绪。此人随绳手寻，身足离地，抛绳虚空，其势如鸟，旁飞远扬，望空而去。脱身行狴，在此日焉。出《原化记》。

车中女子

唐开元中，吴郡人入京应明经举。至京，因闲步坊曲。忽逢二少年着大麻布衫，揖此人而过，色甚卑敬，然非旧识，举人谓误识也。后数日，又逢之，二人曰：“公到此境，未为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实慰我心。”揖举人便行，虽甚疑怪，然强随之。

抵数坊，于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相与直入，舍宇甚整

肃。二人携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与客据绳床坐定。于席前，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礼颇谨。数出门，若伫贵客。至午后，方云来矣。闻一车直门来，数少年随后，直至堂前，乃一钿车。卷帘，见一女子从车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二人罗拜，此女亦不答；此人亦拜之，女乃答。遂揖客入。女乃升床，当局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余后生皆衣服轻新，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陈以品味，饌至精洁。饮酒数巡，至女子，执杯顾问客：“闻二君奉谈，今喜展见。承有妙技，可得观乎？”此人卑逊辞让云：“自幼至长，唯习儒经，弦管歌声，辄未曾学。”女曰：“所习非此事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为学堂中，著靴于壁上行得数步。自余戏剧，则未曾为之。”女曰：“所请只然，请客为之。”遂于壁上行得数步。女曰：“亦大难事。”乃回顾坐中诸后生，各令呈技，俱起设拜。有于壁上行者，亦有手撮椽子行者，轻捷之戏，各呈数般，状如飞鸟。此人拱手惊惧，不知所措。少顷女子起，辞出。举人惊叹，恍恍然不乐。

经数日，途中复见二人曰：“欲假盛驷，可乎？”举人曰：“唯。”至明日，闻宫苑中失物，掩捕失贼，唯收得马，是将驮物者。验问马主，遂收此人。入内侍省勘问，驱入小门。吏自后推之，倒落深坑数丈，仰望屋顶七八丈，唯见一孔，才开尺余。自旦入至食时，见一绳缒一器食下。此人饥急，取食之。食毕，绳又引去。深夜，此人忿甚，悲惋何诉。仰望，忽见一物如鸟飞下，觉至身边，乃人也。以手抚生，谓曰：“计甚惊怕，然某在无虑也。”听其声，则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绢重系此人胸膊讫，绢一头系女人身。女人耸身腾上，飞出宫城，去门数十里乃下。云：“君且便归江淮，求仕之计，望俟他日。”此人大喜，徒步潜窜，乞食寄宿，得达吴地。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四 豪侠二

昆仑奴 侯彝 僧侠 崔慎思 聂隐娘

昆仑奴

唐大历中，有崔生者，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生是时为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一品命妓轴帘，召生入室。生拜传父命，一品忻然爱慕，命坐与语。时三妓人艳皆绝代，居前，以金瓿贮含桃而擎之，沃以甘酪而进。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擎一瓿与生食。生少年赧妓辈，终不食。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辞而去。一品曰：“郎君闲暇，必须一相访，无间老夫也。”命红绡送出院。时生回顾，妓立三指，又反三掌者，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记取。”余更无言。生归，达一品意。

返学院，神迷意夺，语减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诗曰：“误到蓬山顶上游，明珰玉女动星眸。朱扉半掩深宫月，应照璫芝雪艳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生曰：“汝辈何知，而问我襟怀间事。”磨勒曰：“但言，当为郎君释解，远近必能成之。”生骇其言异，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隐语，勒曰：“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返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耶。”生大喜不自胜，谓磨勒曰：“何计而能导达我郁结？”磨勒笑曰：“后夜乃十五夜，请深青绢两

匹，为郎君制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门，非常人不得辄入，入必噬杀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即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携炼椎而往。食顷而回曰：“犬已毙讫，固无障塞耳。”

是夜三更，与生衣青衣，遂负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内，止第三门。绣户不扃，金缸微明，惟闻妓长叹而坐，若有所俟。翠环初坠，红脸才舒，玉恨无妍，珠愁转莹。但吟诗曰：“深洞莺啼恨阮郎，偷来花下解珠珰。碧云飘断音书绝，空倚玉箫愁凤凰。”侍卫皆寝，邻近阒然，生遂缓褰帘而入。良久，验是生。姬跃下榻，执生手曰：“知郎君颖悟，必能默识，所以手语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谋，负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帘外耳。”遂召入，以金瓯酌酒而饮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脸虽铅华，心颇郁结。纵玉箸举饌，金炉泛香，云屏而每进绮罗，绣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愿，如在桎梏。贤爪牙既有神术，何妨为脱狴牢。所愿既申，虽死不悔。请为仆隶，愿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语。磨勒曰：“娘子既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请先为姬负其囊囊妆奁，如此三复焉。然后曰：“恐迟明。”遂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一品家之守御，无有警者，遂归学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觉。又见犬已毙，一品大骇曰：“我家门垣，从来邃密，扃锁甚严，势似飞腾，寂无形迹，此必侠士而挈之。无更声闻，徒为患祸耳。”

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一品异之，召崔生而诘之事。惧而不敢隐，遂细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过，但郎君驱使逾年，即不能问是非，某须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严持兵仗围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飞出高垣，警若翺翎，疾同鹰

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然崔家大惊愕。后一品悔惧，每夕，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如此周岁方止。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出《传奇》。

侯彝

唐大历中，有万年尉侯彝者好尚心义，尝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在。御史曰：“贼在汝左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御史又曰：“在左膝盖下。”又击之翻示。御史乃以熬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燄^燂，左右皆不忍视。彝怒呼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见曰：“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此？”彝对曰：“贼臣实藏之。已然诺于人，终死不可得。”遂贬之为端州高要尉。出《独异志》。

僧侠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轡，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扞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

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

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割刀子十余，以齏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齏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

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鑱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蹊，捷若猱獾。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匹，垂泣而别。出《唐语林》。

崔慎思

博陵崔慎思，唐贞元中应进士举。京中无第宅，常赁人隙院居止。而主人别在一院，都无丈夫，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纳为妻。妇人曰：“我非仕人，与君不敌，不可为他时恨也。”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后产一子。

数月矣，时夜，崔寝，及闭户垂帷，而已半夜，忽失其妇。崔惊之，意其有奸，颇发忿怒。遂起，堂前彷徨而行。时月胧明，忽见其妇自屋而下，以白练缠身，其右手持匕首，左手携一人头。言其父昔枉为郡守所杀，入城求报，已数年矣，未得。今既克矣，不可久留，请从此辞。遂更结束其身，以灰囊盛人首携之。谓崔曰：“某幸得为君妾二年，而已有一子。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养育孩子。”言讫而别，遂逾墙越舍而去，慎思惊叹未已。少顷却至，曰：“适去，忘哺孩子少乳。”遂入室。良久而出曰：“喂儿已毕，便永去矣。”慎思久之，怪不闻婴儿啼。视之，已为其所杀矣。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出《原化记》。

聂隐娘

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取。”尼欸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

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割，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

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

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

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引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夫，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顾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问。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

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

信了，后夜必使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之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蟣蠊，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

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缙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出《传奇》。

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侠三

红线 胡证 冯燕 京西店老人 兰陵老人

卢生 义侠

红线

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乃俾掌其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声，颇甚悲切，其击者必有事也。”嵩素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

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以滏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三镇交为姻娅，使使日浹往来。而田承嗣常患肺气，遇热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命。”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其恤养。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

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际，唯红线从焉。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诚贱品，亦能解主忧者。”嵩闻其语异，乃曰：“我知汝是异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暂放某一

到魏城，观其形势，觐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乃入闺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见。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劳曰：“事谐否？”红线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二刻即达魏城，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儿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徒步于庭，传叫风生。乃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縠，枕前露一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然则扬威玉帐，坦其心豁于生前。熟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烟微，炉香烬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罗。或头触屏风，鼾而殚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归。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忿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聊副于依归。所以当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过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

嵩乃发使入魏，遗田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捶挝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时，惊惶绝倒。遂留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赆。明日，专遣使赉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杂珍异等，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亲姻。彼当捧毂后车，来在麾鞭前马，所置纪纲

外宅儿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个月内，河北河南信使交至。

忽一日，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安往？又方赖于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茺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其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凡俚。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甚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即违天，理当尽弭。昨往魏邦，以是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谋安，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以千金为居山之所。”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友，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竟，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出《甘泽谣》。

胡证

唐尚书胡证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晋公裴度同年。常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自谓灯台。证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殆至并座。证举蹄将击之，众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今赦汝破命。”叱之令出。出《摭言》。

冯燕

唐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燕少以意气任侠，专为击毬斗鸡戏。魏市有争财殴者，燕闻之，搏杀不平。遂沉匿田间，官捕急，遂亡滑。益与滑军中少年鸡毬相得。时相国贾耽镇滑，知燕材，留属军中。他日出行里中，见户旁妇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将张婴，从其类饮。燕因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踏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堕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视，断其颈，遂巾而去。

明旦婴起，见妻杀死，愕然，欲出自白。婴邻以为真婴杀，留缚之。趣告妻党，皆来曰：“常嫉殴吾女，乃诬以过失，今复贼杀之矣，安得他事。即他杀而得独存耶？”共持婴百余笞，遂不能言。官收系杀人罪，莫有辨者，强伏其辜。司法官与小吏持朴者数十人，将婴就市，看者团围千余人。有一人排看者来，呼曰：“且无令不辜死者，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吏执自言人，乃燕也。与燕俱见耽，尽以状对。耽乃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者皆免。出沈亚之《冯燕传》。

京西店老人

唐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有老人方工作，谓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焉。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鞬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

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尽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也，拜而且谢。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后院，指鞍馱，言却领取，聊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承事，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一二焉。出《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

唐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击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入小门，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衣坏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阙，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曰：“谁引尹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言约理辨。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技，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鬣，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掣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栗。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尹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授，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出《酉阳杂俎》。

卢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居名山。自言

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意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羨，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论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迹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日，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将死于此。”因怀中探鸟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曰：“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出《酉阳杂俎》。

义侠

顷有仕人为畿尉，常任贼曹。有一贼系械，狱未具。此官独坐厅上，忽告曰：“某非贼，颇非常辈。公若脱我之罪，奉报有日。”此公视状貌不群，词采挺拔。意已许之，佯为不诺。夜后，密呼狱吏放之，仍令狱吏逃窜。既明，狱中失囚，狱吏又走，府司谴罚而已。

后官满，数年客游，亦甚羁旅。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令通姓字。此宰惊惧，遂出迎拜，即所放者也。因留厅中，与对榻而寝。欢洽旬余，其宰不入宅。忽一日归宅，此客遂如厕。厕与令宅，唯隔一墙。客于厕室，闻宰妻问曰：“公有何客，经于十日不入？”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乃至今日，未知何报？”妻曰：“公岂不闻，大恩不报，何不看时机为？”令不语，久之乃曰：“君言是矣。”此客闻已，归告奴仆，乘马便走，衣服悉弃于厅中。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县界，止宿村店。仆从但怪奔走，不

知何故。此人歇定，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此人怕惧愧谢，此客持剑出门如飞。二更已至，呼曰：“贼首至。”命火观之，乃令头也。剑客辞诀，不知所之。出《原化记》。

卷第一百九十六 豪侠四

田膨郎 宣慈寺门子 李龟寿 潘将军 贾人妻

荆十三娘 许寂 丁秀才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德宗朝于阆国所贡，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卫清密，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盗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卫，自兹无用矣。”内宫惶栗谢罪，请以浹旬求捕。大悬金帛购之，略无寻究之迹。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里，靡不搜捕。

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屈。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起不见，何见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南军去左广，往复三十余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急，意以盗窃疑之。

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蹊捷如

此。我闻世有侠士，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报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闲，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彭郎也。市廛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

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腾践，跬步间人不相睹。彭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毬杖击之，欻然已折左足。仰而窥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唯惧于尔。既此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右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彭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营内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人，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彭郎，已告敬弘归蜀。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出《剧谈录》。

宣慈寺门子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徒也。唐乾符二年，韦昭范登宏词科，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及宴席帘幕器皿之类，假于计司，严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宴于曲江亭子。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进士同日有宴，都人观者甚众。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傍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槌棊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能听。诸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堕。于是连加毆击，又夺所执槌，槌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然而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复操槌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槌。既而奔马而反，左右从而俱入门，门亦随闭而已。坐内甚忻愧，然不测其来，又

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缙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阿谁有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然，当为擒矣。”后旬朔，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出《摭言》。

李龟寿

唐晋公白敏中，宣宗朝再入相。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帛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鹄从。既启扉，而花鹄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鹄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惧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鬢，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鹄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出《三水小牋》。

潘将军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众为潘鹄碑也。本家襄汉

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濡。有僧乞食，留止累日，尽心檀施。僧归去，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遂辍均陶郑。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于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某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

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纓缕，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舅甥。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或设馔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于内中将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

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汤火。”超曰：“潘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见寻觅，厚备赠彩酬赠。”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送还，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

超如期而往，顷刻至矣。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走，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欬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送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缯帛，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冯緘给事

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超具述其语。将军所说，与超符同。出《剧谈录》。

贾人妻

唐余干县尉王立调选，佣居大宁里。文书有误，为主司驳放。资财荡尽，仆马丧失，穷悴颇甚，每丐食于佛祠。徒行晚归，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谓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里，资用稍备，傥能从居乎？”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即曰：“仆之厄塞，阂于沟渎，如此勤勤，所不敢望焉，子又何以营生？”对曰：“妾素贾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公授官之期尚未，出游之资且无，脱不见鄙，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立遂就焉。

阅其家，丰俭得所。至于扃锁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饌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立悯其勤劳，因令佣买仆隶。妇托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强也。周岁，产一子，唯日中再归为乳耳。凡与立居二载，忽一日夜归，意态遑遑，谓立曰：“妾有冤仇，痛缠肌骨，为日深矣。伺便复仇，今乃得志。便须离京，公其努力。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婴儿不能将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讫，收泪而别。

立不可留止，则视其所携皮囊，乃人首耳。立甚惊愕，其人笑曰：“无多疑虑，事不相索。”遂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立开门出送，则已不及矣。方徘徊于庭，遽闻却至。立迎门接俟，则曰：“更乳婴儿，以豁离恨。”就抚子。俄而复去，挥手而已。立回灯褰帐，

小儿身首已离矣。立惶骇，达旦不寐。则以财帛买仆乘，游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无所闻。其年立得官，即货鬻所居归任。尔后终莫知其音问也。出《集异记》。

荆十三娘

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舍支山禅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已。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旦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复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出《北梦琐言》。

许寂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按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

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乃鹿卢蹻，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泐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出《北梦琐言》。

丁秀才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羞。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奋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东方朔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

《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出《尚书故实》。

刘向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窫窬，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出《山海经》。

胡综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出《综别传》。

张华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出《小说》。

又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众虽素伏华博闻，然意未知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鲋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鲋过美，故以饷陆。”出《世说》。

又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铄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出《小说》。

又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蛇蜕之皮。出《小说》。

又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出

《小说》。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鳧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异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曾见此穴。”夫自过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粃米香，啖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旷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郭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进道。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捋又取，后捋令啖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出《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出《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傥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

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中，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其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小说》。

束皙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出《续齐谐记》。

沈约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人忌前，不让必恐羞死。”时又策锦被事。出《卢氏杂说》。

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

如合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罍孟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右杂事》。出《史系》。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出《国史异纂》。

又太宗常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此行秘书也。”

傅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处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絨膝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国史异纂》。

郝处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出《朝野僉载》。

孟诜

唐孟诜，平昌人也，父曜明经擢第，拜学官。诜少敏悟，博闻多奇，举世无与比。进士擢第，解褐长乐尉，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烧之，果然。祎之以闻。则天以其近臣，不当旁稽异术，左授台州司马，累迁同州刺史。每历官，多烦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议之。出《御史台记》。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珣、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珣曰：“臣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藾萧。”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栗金跳脱，是臂饰。出《卢氏杂说》。

贾耽

唐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出《卢氏杂说》。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緘鐃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出《南楚新闻》。

又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出《玉堂闲话》。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

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司马相如

汉司马相如赋诗，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之赋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为《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卿，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西京杂记》。

谢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出《谈薮》。

沈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出《谈薮》。

庾信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载》。

王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藁”。出《谈薮》。

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

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载》。

崔融

唐国子司业崔融作武后册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二百年来无此文。出《国史纂异》。

张说

唐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艺之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出《大唐新语》。

崔曙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咸异之。出《明皇杂录》。

王维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出《国史补》。

李翰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出《国史补》。

顾况

唐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本事诗》。

卢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攀来。叶上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筐。”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云溪友议》。

唐德宗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贡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出《杜阳杂编》。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出《国史补》。

戎昱

唐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

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者矣。出《云溪友议》。

李端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出《国史补》。

韩翃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底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

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腊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出《本事诗》。

杨凭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出《转载》。

符载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习业。杨衡擢第，宋济先死，无成。唯载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韦皋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河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刘闢时为金吾仓曹参军，始依皋焉。载与撰真赞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觐，麟阁之中。”及皋卒，闢总留务，载亦在幕中。及闢败，载亦免祸。出《北梦琐言》。

王建

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

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议》。

裴度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出《因话录》。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

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出《云溪友议》。

元和沙门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之处。张籍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出《摭言》。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峽游人 譚铎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瑒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从富春来，未知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幙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

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母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

矣。

先是李林宗、杜牧，与白犇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李尝谓白为嚙嚙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獬子也，其锋不可当。”

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媒语，鼓扇浮器。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出《云溪友议》。

天峽游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邓先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泊死，自京归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悉为丘陇，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不言姓字，但云天峽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云溪友议》。

谭铎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唐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竟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铎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云溪友议》。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出《闽川名士传》。

王播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出《摭言》。

朱庆余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

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于四海内矣。出《云溪友议》。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玘等三人应博士宏词，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藩等问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对曰：“赋忌偏枯庸杂，论失褒贬是非，诗则缘题落韵，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有常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云：‘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钱起虽重用字，他诗似不及起。虽谢朓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篇，无以比也。”其宏词诗重用字者登科。起诗便付《史选》。出《云溪友议》。

又

宣宗因重阳，赐宴群臣，有御制诗。其略曰：“款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诗最出。”其两联云：“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蹈舞拜谢，群寮耸视，魏有德色，极欢而罢。出《抒情诗》。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绅薄之。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对。他皆此类也。

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

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坊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也。

鹵国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林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鹵公闻之，遗绢千匹。吴兴沈徽云：“温曾于江淮为亲表檟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岁举场，多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之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于帘前请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梦琐言》。

李商隐

唐李商隐字义山，为彭阳公令狐楚从事。彭阳之子绚，继有韦平之拜，似疏商隐，未尝展分。重阳日，商隐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刘瑒

唐刘瑒字子全，幼苦学，能属文，才藻优赡。大中初，为翰林学士。是时新复河湟，边上戎事稍繁。会院中诸学士或多请告，瑒独当制。一日近草诏百函，笔不停缀，词理精当。夜艾，帝复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瑒濡毫抒思，顷刻而告就。迟明召对，帝大嘉赏，因而面赐金紫之服。瑒以文学受知，不数年，卒至大用。

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卿士献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祐，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严，出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词不多载。出郑处诲所撰《刘瑒碑》。

郑畋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迨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

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出《阙史》。

司空图

唐晋国公裴度讨淮西，题名于华岳庙之阙门。后司空图题诗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摭言》。

高蟾

唐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能谓人曰：“傥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独策名也。前辈李贺歌篇，逸才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杜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不相远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李蔚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浹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篙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嶠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倚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出《抒情诗》。

卢渥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架肩击毂，盛于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出《唐阙史》。

韩定辞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或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巉嵒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或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

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

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嵯嵯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出《北梦琐言》。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去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田子莫嫌弹铗恨，甯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

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狄归昌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归昌诗也，出《抒情诗》。

杜荀鹤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篱篱。”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鏤鏤，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出《北梦琐言》。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天监初，征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便操笔而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于是进爵为公。出《曹景宗传》。

高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教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

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余篇甚多，此不复载。出《谈薮》。

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颍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出《贺若弼传》。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宽之子也。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

归。大业中，佐杨玄感起兵。及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礼之，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乃诣睢阳，舍于村中，变姓名称刘知远，聚徒教授。经数月，不得志。乃为五言诗曰：“金风扬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泣下数行。义宁元年，密僭据洛口，会群盗百万，筑坛称魏公。建元二年，密自巩洛，鼓行伐隋，兵败归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记》。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之骁将也，以讨刘闢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诗多中的，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孙也。出《北梦琐言》。

王智兴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名士。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宾朋赋诗，顷之达于王。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铃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时

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驻留数旬，临岐赠绢千匹。出《剧谈录》。

高骈

唐高骈幼好为诗，雅有奇藻，属情赋咏，横绝常流，时秉笔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集遇乱多亡，今其存者盛传于时。其自赋《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出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寄僧筇竹杖》诗云：“坚轻筇竹杖，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谢蟠《杂说》。

罗昭威

梁邳王罗昭威世为武人，有胆决，喜尚文学，雅好儒生。于厅所之侧，别立学舍，招延四方游士，置于其间，待以恩礼。每旦视事之暇，则与诸儒讲论经义。聚书万余卷，于学舍之侧，建置书楼，纵儒士随意观览，己亦孜孜讽诵。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又僻于七言诗，每歌酒宴会，池亭游览，靡不赋咏，题之屋壁。江南有罗隐者，为两浙钱镠幕客，有文学。昭

威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隐悉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昭威。昭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曰罗江东。今邺中人士，有讽诵者。尝自为《大厅记》，亦微有可观。出《罗昭威传》。

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德钧之子也，仕唐为枢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虏，耶律德光用为伪丞相，综国事。晋少主失政，延寿道戎王为乱。凡数年之间，盗有中夏，实延寿赞成之力也。延寿将家子，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亦甚有雅致。尝在虏庭赋诗曰：“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出《赵延寿传》。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悛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才名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若神仙。出《国史异纂》。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出《国史异纂》。

苏颋

苏颋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准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出《谭宾录》。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初顺之。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

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巨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出《谭宾录》。

李华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

梁公岷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白云：“已访萧功曹矣。”颖，功曹士也。出《摭言》。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堕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傥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傥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

许之。

尝有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更忆贺监知章诗曰：“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诗》。

好尚

房瑄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瑄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瑄以宾客辞为县令，乃划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

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出《传记》。

韩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书遗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

又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浮图。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为风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中，不能复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连衣为绳，久之取下。经宿而苏。出《国史补》。

李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爱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词调，皆高绝一时。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精越。又养一猿名“生公”，常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夕，不俟外宾，醉而后已。约曾佐李庶人谪浙西幕。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谪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约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浣鹿培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性又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火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出《因话录》。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恢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俦。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羨黄金垒，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台。唯羨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

《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出《传载》。

独孤及

常州独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出《传载》。

杜兼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出《传载》。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征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见未闻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馐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馐头也。杜幽公惊每早食馐饭干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其远乎！出《北梦琐言》。

潘彦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载》。

宋之逊

洛阳县丞宋之慈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慈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蟠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独，楚王嗜芹苳，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粘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餐焉。宋明帝嗜蜜渍蚰蜢，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其怪欤？天与其癖也。出《朝野僉载》。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出《乾馱子》。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

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佣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

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啖之，神色自得，合坐惊异。出《乾馱子》。

卷第二百二 儒行 怜才 高逸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瓛

孔拯

儒行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踴履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学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固以疾辞。出《谈薮》。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犹子。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岁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出《谈薮》。

萧德言

唐萧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出《谭宾录》。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

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乃荐擢第。出《谭宾录》。

怜才

沈约

梁瑯邪王筠幼而清隶，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昔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确书史，流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谈薮》。

唐高宗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出《谭宾录》。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

至宰相。异日，上独与高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对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莫不感悦。出《国史补》。

张建封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座中皆笑。后乃得免。出《国史补》。

李实

李实为司农卿，促责官租。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常秉笔者方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荐之。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之明日，自处士拜拾遗。祐有文章，善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国史补》。

韩愈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

《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轡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时著《辨讳》一篇。不幸未壮室而终。出《摭言》。

又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后官高，不复为也。出《国史补》。

杨敬之

杨敬之爱才公正。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书故实》。

卢肇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诗》。

令狐绹

宣皇坐朝，次对官趋至前，必待气息平匀，上然后问事。令狐绀进李远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闲鼓吹》。

崔铉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甚高而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铉以常礼待之。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贽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半臂也。”出《北梦琐言》。

高逸

孔稚珪

齐会稽孔稚珪，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朓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谈薮》。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公灵之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

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出《谈薮》。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睹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稟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出《谈薮》。

田游岩

唐田游岩初以儒学累征不起，侍其母隐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岳，因访其居，游岩出拜。诏命中书侍郎薛元超入问其母，御题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征拜弘文学士。出《翰林盛事》。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屨，置之于路。见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

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至，降阶与语。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异，蜀人以为美谈。出《大唐新语》。

卢鸿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罄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给米百石，绢百匹，送还隐居之处。出《大唐新语》。

元结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溃，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结天宝中师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之山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瞢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出《国史补》。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出《谭宾录》。

顾况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出《尚书故实》。

陈琚

陈琚，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轮车，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璉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闲话》。

孔拯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饌亦甚丰洁，公侯家不若也。拯惭谢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语人曰：“斯大隐者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 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沘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玗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颀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乐

舜白玉琯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出《风俗通》。

师延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其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终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乎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祇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已年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世代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师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图画以象其形，立祠不绝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旷

师旷者，或云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筭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于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至战国分争，其书灭绝矣。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

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遗记》。

师涓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麟》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飙》《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公沉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其歌曲湮灭，世代辽远，唯纪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楚怀王

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遗记》。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于翟泉获玉磬十四。悬之于庭，有二素衣神人来击之，其声妙绝。出《洽闻记》。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出《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个，阙其一，宜如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而得。出《国史异纂》。

又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制为《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又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出《国史异纂》。

卫道弼 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偕为太乐，合享北郊。御史怒绍夔，欲以乐不和为罪。杂叩钟磬声，使夔闻，召之无误者，由是反叹伏。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夔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饌，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讫，出怀中错，铍磬

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声与钟律合，击彼此应。”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国史异纂》。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谭宾录》。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于摄生，开元十二年，年百岁而卒。出《国史异纂》。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驸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业反，天后潜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辇，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阙。后享宗庙郊天，挂簠簋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独异志》。

宋沆

宋沆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沆考钟律得之。出《国史补》。

沆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沆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沆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沽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镛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及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徵在金奏者与。出《羯鼓录》。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征。出《玉堂闲话》。

李师诲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从谏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县宰。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此石流转至安邑李甫宅中。出《尚书故实》。

琴

珣璠乐

秦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珣璠之乐”。出《西京杂记》。

刘道强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鳧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出《西京杂记》。

赵后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出《西京杂记》。

马融

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每气出蜻蛉相和。出《商芸小说》。

杨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出《尚书故实》。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出《尚书故实》。

又

勉又取漆筒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张弘靖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汎声、祝声。出《国史补》。

董庭兰

响泉、韵磬，本落樊泽司徒家，后在珠崖宅，又在张彦远宅，今不知流落何处。弹琴近代称贺若夷、甘党。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能况祝二家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为萧氏九弄。出《卢氏杂说》。

蔡邕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会已酣焉，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声者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汉书》。

于颀

于司空颀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箏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韵。”出《国史补》。

韩皋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稽生之为是也。”其当晋魏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楚王彪。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戚惨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出《卢氏杂说》。

王中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避地北游者多矣。时有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自蒲坂历于并。并帅郑从说，以相国镇汾晋。傲谒之，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威新立，方抚士卒，务在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

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韵古，感动神。曲终，敬傲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坐客弥加悚敬，非寻常之品调。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从客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他处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自由德顺以来，待诏金门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韵，殆似神工，又见王生之说，即知古之《广陵散》，或传于世矣。遂成四韵，载于诗集。今山甫集中，只标李处士，盖写录之误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诏为王中散也。

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镒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夔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珣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岁时供给，莫不丰厚。王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甚承礼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优游啸咏而已。冬月亦葛巾单衣，体无绵纩，日醺酣于市，人咸怪异之。闻昭宗返正，辞归帝

里，后不知所终。

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也。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

张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为此也。道古名眈，博学、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咏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出《耳目记》。

瑟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出《传记》。

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之。出《卢氏杂说》。

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阺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 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袞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蕃 许云封

吕乡筠

觱篥

乐

大酺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蒹》。《于蒹》，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戚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出《明皇杂录》。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篋簾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载送太常寺。至今藏于太乐署正声库者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天宝乐章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传载录》。

韦皋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出《卢氏杂说》。

于頔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亦各有为也。頔又令女妓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出《国史补》。

文宗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淑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

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淑子》。出《卢氏杂说》。

沈阿翘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冷，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怵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出《杜阳杂编》。

懿宗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出《卢氏杂说》。

王令言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子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宁王献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终，诸王拜贺，蹈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开天传信记》。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洎将掺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献曰：“今日必有谤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继鹰犬，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闲话》。

歌

秦青 韩娥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匱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旅人辱

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扑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遗声也。”出《博物志》。

戚夫人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出《西京杂记》。

李龟年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也。出《明皇杂录》。

又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出《松窗录》。

李袞

李袞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满座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啞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出《国史补》。

韩会

韩会善歌，绝妙。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出《国史补》。

米嘉荣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

起于李可久。懿宗朝恩泽曲子，《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卢氏杂说》。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名曰“昭华之管”。出《西京杂记》。

唐玄宗

玄宗尝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殆非人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清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玉笛，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上试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开天传信记》。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传

记》。

李暮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同舟人吹，寥亮逸发。俄有客于岸，呼舟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礴，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记，疑其蛟龙也。暮尝秋夜吹笛于瓜洲，楫载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入贾客，有怨叹悲泣之声。出《国史补》。

又

暮，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

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瞠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

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蹙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暮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暮外孙也。

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暮外生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

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

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为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末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驩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出《甘泽谣》。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

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

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人、蓬莱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缠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瀣，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薺栗。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

鬻策

李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末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洎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寡胜游之地，且风亭月观，既以荒凉，花圃钓台，未愜深旨。一旦，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创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号曰“赏心”。栽培花木，蓄养远方奇禽异畜，毕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

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轴。公益喜之。次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鬻篥中，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目曰“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字也。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乎！公孙弘之东阁，刘屈氂后为马厩，亦何异哉！出《桂苑丛谭》。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沘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羯鼓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状腰鼓而小。答腊者，即羯鼓也。鸡娄鼓之上。躁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又宜高楼玩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须至干紧，绝湿气而复柔膩。干取发越响，膩取战裊健举。卷用刚铁，铁当精炼，卷当至匀。若不刚，即应絛高下，搥捩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敝病矣。出《羯鼓录》。

玄宗

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帟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其妙绝入神如

此。出《羯鼓录》。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鞞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出《酉阳杂俎》。

又

汝阳王璿，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璿尝戴研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夸曰：“花奴，璿小名。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瞞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度。花奴但秀迈人，悉无此状，固无猜也。而又举止闲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于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瞞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瞞赢处多，太哥亦不用撝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又

黄幡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

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偶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金鸡。”上大笑而止。并出《羯鼓录》。

宋璟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一鼓也。且礲用石末花瓮，固是腰鼓。掌不朋去声。肯声，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璟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其急。”玄宗与璟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令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出《羯鼓录》。

李龟年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枚。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出《传记》。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刚

匀之状，宾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样，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于样心，以油注卷满，而油不浸漏，相盖契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卷，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家。”众方深伏。原缺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录》。

李琬

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录》。

杜鸿渐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为三副元帅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献鸿渐。鸿得之，示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惊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曰：“今日出艰危猜迫，外即不辱命于朝廷，内即免中祸于微

质。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所得杖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嗽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圣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踟躅不已，某不谓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射韩皋善，亦不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出《羯鼓录》。

铜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鼙。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张直方

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并出《岭表录异》。

郑续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藹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是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蚩蚩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出《岭表录异》。

琵琶

罗黑黑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出《朝野僉载》。

裴洛儿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搯琵琶是也。出《国史异纂》。

杨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皆杪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出《谭宾录》。

段师

古琵琶弦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出《酉阳杂俎》。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琶声多，瑟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瑟，自上而下谓之琵琶。出《传记》。

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之乱，得国工康昆仑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进入内。出《国史补》。

宋沆

宋开府孙沆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二卷，德宗览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之。”沆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奏进，乐工多言沆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瞶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迫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沆顾笑，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令主者潜伺察之。既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

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沅懼罹祸，辞病而退。出《羯鼓录》。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出《酉阳杂俎》。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啁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忘，不复成曲。出《朝野僉载》。

关别驾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手不采桑乎？”关俯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殁。复有琵琶石濂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沅，连水边作名。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濂以胡琴在坐非知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濂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

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叹讶之。出《北梦琐言》。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鞞》《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徵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出《北梦琐言》。

五弦

赵辟

赵辟弹五弦，人或问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

为五弦也。”出《国史补》。

箜篌

徐月华

魏高杨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有田僧起能吹笛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起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鹄

左伯 胡昭 锺繇 锺会 韦诞

古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出《书断》。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出《书断》。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出《书断》。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出《书断》。

八分

按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飞去。出《书断》。

隶书

按隶书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出《书断》。

章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出《书断》。

行书

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锺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出《书断》。

飞白

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垸帚，遂创意焉。”出《书断》。

草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出《书断》。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详。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已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

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醺。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为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峰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知为冠盖，不易施乎。出《书评》，并出《书断》。

萧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蔡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

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

蔡邕书，骨气风透，精爽入神。出袁昂《书评》，并出《书断》。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骊。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炼，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书断》。

张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出《书断》。

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张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出《书断》。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世以造行书擅名。即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书断》。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出《书断》。

宜官书，如雕翮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梁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出《书断》。

左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亦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出《书断》。

胡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锺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锺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出《书断》。

锺繇

魏锺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

繇尤善书于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人于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书

断》。

锺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实亦多奇。出袁昂《书评》。

锺会

锺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铢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锺夫人取宝剑。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像，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恟。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出《书断》。

韦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拏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颍川锺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邲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李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书断》。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钉榜，未题署。以笼成诞，辘轳长

纆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脩 荀爽 谢安

王虞 戴安道 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大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

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

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出《书断》。

又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羲之罢会稽，住戴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比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妇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

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

羲之性好鹅，山阴县**礪**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书老子《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

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饌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榱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和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

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出《书断》。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晦暖斐亶，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

作书与所亲云：“子敬飞白大有，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周，自叹北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欣斋，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没于江。出《法书要录》。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六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岁。始王导爱好锺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藏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出《书断》。

荀與

荀與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

《尚书故实》。

谢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法书要录》万石作弟万字安石。并工书。出《书断》。

王廙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图史异纂》。

戴安道 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嗟叹以为奇绝矣。昕字君明，外国入，官临沂令。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书断》。

韦昶

晋韦昶字文休，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极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

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使刘瓛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知是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余。文休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出《书断》。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具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连冈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出《书断》。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

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讪侮，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王融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诮。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焉，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至张氏宾护，东都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

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出《国史补》。

萧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逐过其父。”出《谈薮》。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斋升堂，员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覲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出《书断》。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纂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千。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出《法书要录》。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肌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

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

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

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

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

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³驳瑕指额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第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愬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乎，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

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

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

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尝书《兰亭会序》。隋末，广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右军《兰亭》书，二曰神龟，以铜为之，龟腹受一升，以水贮之，龟则动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铁为文，光明洞彻，色如水晶。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僧曰：“第一宝亡矣，其余何爱？”乃以如意击石，折而弃之；又投龟一足伤，自是不能行矣。出《纪闻》。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出《书断》。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书断》。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

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异纂》。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出《朝野僉载》。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际，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草行入妙。出《书断》。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出《书断》。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出《书断》。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是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常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羨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异。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且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补》。

张旭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

书，挥笔大叫。以头搥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篋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出《国史补》。

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虞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杂编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

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邯鄲淳已下

陈留邯鄲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名在鹄后。毛弘，鹄弟子。秘书八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符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去，极似张伯英。瑗子湜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书。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晖、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书，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徵，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锺书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闻者也。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人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魏觐，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觐子瓘为晋太保，采芝法，以觐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燉煌索靖，张芝姊子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荥阳陈畅，晋秘书令

史，善八分。出《名书录》。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脱误。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亦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王虞

王虞，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道，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侔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桓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饅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怪。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徵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出《谭宾录》。

《兰亭》真迹

太宗酷学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

□□□□□□□□□□□□□□□□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出《谭宾录》。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焯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敕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褱。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有《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褱织成字。出《谭宾录》。

八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书故实》。

李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朝官亲熟。自京寓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草书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锺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出《酉阳杂俎》。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说》。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

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卷第二百一十 画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廙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嚙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唯恐飞去。出《王子年拾遗记》。

敬君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睹其美，赐金百万，遂纳其妻。出刘向《说苑》。

毛延寿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而占对举止，各尽闲雅。帝悔之，而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出《西京杂记》。

赵岐

后汉赵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后汉书》。

刘褒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张华《博物志》。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出郭氏《异物志》。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鲙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鲙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所作者自可庶几。”出《齐谐记》。

曹不兴

谢赫云：“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出《尚书故实》。

卫协

晋卫协。《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鸿之《上林苑图》，协踪最妙。又《七佛图》，人不敢点眼睛。”恺之论画云：“《七佛》与《烈女》，皆协之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云：“元和，宗人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韩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有气韵，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勖上。”出《名画记》。

王献之

晋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妙于画。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驳特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出《名画记》。

顾恺之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工丹青，傅写形势，莫不妙绝。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画苍苍，古来未有。”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其后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

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怜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郎，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嵇康赠以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子宜置岩壑中。”长康又尝于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画毕，光辉月余。

《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讲论画书，竟夕忘疲。”出《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锺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家。郭侍郎承嘏闾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其以图对。后进入内。出《尚书故实》。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于卧前，谓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疗矣，君知否？”光宝不知溉患，谓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闻，安至伏室。”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出《八朝画录》。

王虞

晋王廙字世将，琅琊临川人。善属词，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廙画。出《名画记》。

王濛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廙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远。尝往驴肆家画轳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谈，为时所重。出《名画记》。

戴逵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铨县人。幼年已聪明好学，善琴攻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之，语逵云：“神犹太俗，卿未尽耳。”逵曰：“唯务允当，免卿此语。”出《名画记》。

又

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出《世说杂书》。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出《名画记》。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元兆所止，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画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灵之怪，有在陆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状，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无差。”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闻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安见大行？”兆怒，向空中语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请致之。我为暂责，请速臻致之。”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二双牙八赤眉往要，不去闻东方。”左右咸闻有风雨之声，乃至。兆大笑曰：“汝无形相，画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谓其女曰：“汝自辨其状形。”兆令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鞞。其家人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尔本虚空，而画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而父载归邺。

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曰：“汝此来见画叹称，必有异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为神所扰。今元先生称是此寺画作妖。”乃指画处所洗之神，僧大惊

曰：“汝亦异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出林登《博物志》。

卷第二百一十一 画二

宗测 袁蒨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幹

宗测

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鳧，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出《南齐记》。

袁蒨

齐袁蒨，陈郡人。时南康郡守刘缙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病病，医所不疗。袁蒨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像，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媼奶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谢赫《画品》。

梁元帝

梁元帝常画圣僧，武帝亲为作赞。任荆州刺史时，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具《梁书》。又画《职贡图》，并序外国贡献之事。序具本集。又《游春苑》，《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鹤鹤》《陂池芙蓉》《醺鼎图》，并有题印传于代。出《名画记》。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众艺，善书画。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鞵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画记》。

张僧繇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

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刘长卿为记述之。其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载。出《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鸬鹚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鸬鹚等不复敢来。出《朝野僉载》。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壁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鸬鹚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为周师所虏，授开府，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画记》。

杨子华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于壁。夜听，闻啼啁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出《名画记》。

刘杀鬼

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赀巨万。任梁州刺史，名见《北齐书》。出《名画记》。

郑法士

隋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簾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光明寺改为大云寺，在长安怀远里也。出《名画记》。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譎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阎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

人间。昔南北两朝名手，不足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责》《卤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俗传慈恩画功臣，杂手成色，不见其踪。其人物鞍马、冠冕车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师郑法士，实亦过之。后有王知慎、师范，甚有笔力。阎画神品。”出《唐画断》。

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济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又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出《大唐新语》。

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出《国史异纂》。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

买褚得薛不落节。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出《唐画断》。

尉迟乙僧

唐尉迟乙僧，土火罗国胡人也。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巧妙，荐之阙下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有见其画踪。”乙僧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凹埵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唐画断》。

王维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图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图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出《国史补》。

李思训

唐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绝妙。鸟兽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画断》。

韩幹

唐韩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九方之识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周穆王八骏图》；国朝阎立本画马，似模展郑。多见筋骨，皆擅一时之名，未有希代之妙。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累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驾御历险，若舆辇之安，驰骤应心，中韶讐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幹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骀袅之形，出于天上。韩故居神品。陈兼写真，居妙品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西院佛像，宝圣寺北院二十四圣等，皆其踪也。画马高会菩萨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画断》。

又幹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幹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幹收而用之。出《独异志》。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一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稜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吴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两都寺观，图画墙壁四十余间，变像即同，人相诡状，无一同者。其见在为人所睹之妙者。上都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西面降魔盘龙等。又小殿前门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皆妙绝当时。朱景玄云：“有旧家人尹老年八十余，尝云：‘见吴生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成。当时坊市老幼，日数百人，竞候观之。缚阑，施钱帛与之齐。及下笔之时，望者如堵。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喧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沽，鱼肉不售。”又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若造化，故杜员外甫诗云“妙绝动宫墙”也。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

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此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伏。其画人物佛象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张怀瓘云：“吴生画，张僧繇后身，斯言当矣。”出唐《画断》。

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出《独异志》。

又道子访僧请茶。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出《卢氏杂说》。

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跌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出《卢氏杂谈》。

冯绍正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条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出《明皇杂录》。

张藻

唐张藻衣冠文学，时之名流。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图障在人间最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题记。精巧之迹也。松石山水，并居神品。出《画断》。

又后土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土人云：“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画记》。

陈闳

唐陈闳，会稽人。以能写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荐之，玄宗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按鹰等，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唯龙头凤姿，日角月宇之状。而笔力遒润，风彩英逸，合符应瑞。天假其能也。国朝阎令公

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天尊殿内画上仙图及当时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踪也。又曾为故吏部侍郎徐画本行经幡二口。有女能织成，妙绝无并。唯写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韦无忝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其名。时称韦画四足，无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时猎，一箭中两野猪，诏于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英妙之极也。夫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扰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善则垂头。若展一笔以辨其性情，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韦公能之。《异兽图》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观无画处。其画兽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卢稜伽

唐卢稜伽，吴道玄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稜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出《名画记》。

毕宏

唐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之。改京兆少尹为右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出《名画记》。

净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野叉部落，鬼首蟠蛇，汗烟可惧。东廊树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庙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鸢势若脱壁。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出《酉阳杂俎》。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今。寺西廊北隅，扬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载赞。东廊北《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蹠。圣僧中龙树商船和循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上茱萸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睹之忽忽毛发寒。棱伽效之力所瘳，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幹变态如激湍。惜哉壁画势未殫，后人新画何漫汗。出《酉阳杂俎》。

老君庙

东郡北邙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杜工部诗

云：“配极玄都闕，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袂，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剧谈录》。

金桥图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驻留焉。及卓驾过金桥，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千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旆经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橐驼，猫猴猪豕，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出《开天传信记》。

崔圆壁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出《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一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保寿寺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授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釜，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换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力士，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出《酉阳杂俎》。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檀，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

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尝于奥室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后素。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画样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阳杂俎》。

王宰

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元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甫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著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上上品。出《画断》。

杨炎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气标王韩，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恳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杨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睹之。其迹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顾况

唐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出《尚书故实》。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晁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晁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

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幹写真，众皆称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总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匹。

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

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范长寿

唐范长寿善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月令屏风，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马畜类，屈曲远近，牧放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趣。梁张僧繇之次也。僧彦惊《续画品》云：“博赡繁多，未见其能也。其画并妙品上。”又时号何长寿齐名，次之。出《画断》。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学。时周昉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焉，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宝历中，修己应明经举，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土采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审，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帝赐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睹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学士，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艺进身。承恩称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并入妙上品。出《画断》。

边鸾

唐边鸾，京兆人。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观其下笔轻利，善用色。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门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钿

遗妍。若运清声，宛应繁节。后以困穷，于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极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画断》。

张萱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摭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许人，名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澹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出《画断》。

李仲和

唐李仲和，渐之子。渐尝任忻州刺史，善画番人马。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相国令狐绹，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障，是尤得意者。会宪宗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出《名画记》。

刘商

唐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攻山水树石。初师张藻，以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惆怅赋诗云：“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出《名画记》。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厉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紵，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复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鹄，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出《玉堂闲话》。

圣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圻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其殿。且为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

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出《宣室志》。

廉广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山遇风雨，止于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广唯唯。乃曰：“我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之。广拜谢讫，此人忽不见。尔后颇有验，但秘其事，不敢轻画。后因至中都县，李令者性好画，又知其事，命广至。饮酒从容问之，广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广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李及赵既见此异，不敢留，遂皆毁所画鬼兵。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灵，传得画法，每不敢下笔。其如往往为妖，幸察之。”其宰不听。谓广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广勉而画之。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致滂沱之雨，连日不止，令忧漂坏邑居。复疑广有妖术，乃收广下狱，穷诘之。广称无妖术。以雨犹未止，令怒甚。广于狱内号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人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远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寻复见神，谓广曰：“君言泄于人间，固有难厄也。本与君一小笔，欲为君致福，君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下邳画龙，竟为泥壁。出《大唐奇事》。

范山人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拓以致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阳杂俎》。

韦叔文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日，偶画二马札绢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恍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己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已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出《闻奇录》。

卷第二百一十四 画五

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

杂编

贯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

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揩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崖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

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野人闲话》。

楚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踪。或谓之“墨宝”也。出《野人闲话》。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阊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

歌行今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古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彩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

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掣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鸟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颌髑髅干子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沉沉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野人闲话》。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欢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书，爱点画之宏壮。顾谓“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

百、长寿、葛永璜。出《野人闲话》。

黄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鞢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母指掏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缣绢素，画一钟馗，以母指掏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母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段银器，旌其别识。出《野人闲话》。

杂编

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素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廊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鸡一只，遍而观之，势若飞动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尚书谈录》，今见出《剧谈录》。

国朝李嗣真评画云：“顾画屈居第二。”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此图尝在韩吏部家。张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出《尚书故实》。

僧道芬，会稽人。荥阳人郑町，处士梁洽，处士项容。青州处士吴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雅淡，梁洽

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自云：“初梦有神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雨气象。又有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松石虽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后以头髻抵于绢素。王默早年受笔法于台州郑虔。贞元末，于润州歿。举枢若空，时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后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乃项生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也。出《名画记》。

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铺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出《卢氏杂说》。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铤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高雅博古，善琴阮。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散马七匹，东壁有张旭草真踪数行。旭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是马周旧宅。出《卢氏杂说》。

荥阳外郎赞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市马画。赞责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鬬裁縹，斑斲皮轴。赞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七万购献牢盆者，得漕渠横梁梗帖倅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以卑价市之。为妓人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赞

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之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径送。后永绝其耗。出《唐阙史》。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一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郑玄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蹰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出《异苑》。

又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时十许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传》。

真玄兔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自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常下一筭。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楨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杂记》。

曹元理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著十余转曰：“东困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门。后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困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脔，元理复筭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穀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滔，项滔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杂记》。

赵达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常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止。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出《洽闻记》。

贞观秘记

唐贞观中秘记云：“唐三世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访之。淳风奏言：“臣据玄象，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满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子孙殆尽。”太宗曰：“疑似者杀之，何如？”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无辜。且据占已长成，在陛下宫内为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恐伤陛下子孙不多。今若杀之为仇，更生少壮，必加严毒，为害转甚。”遂止。出《感定录》。

一行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郾公公瑾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大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一行乃撰《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之，诏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袞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量日影，皆数年方定。安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朗、袞、太原等州，并差互不同。用句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语》。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颖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睹。段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刷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刷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耒，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赭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帟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病愈。

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瞥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

少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飧，休材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罢归，至阆州，舍于紫极宫。适顾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断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房叹

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鲙而终。出《酉阳杂俎》。

满师

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师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尝问之，师云：“公某月当改官，似是中书门下，甚近玉阶。”璿自谓黄门侍郎未可得也，给舍又已过矣。后果改为金吾将军，常侍玉阶。满公又云：“王珙一家尽成白骨。”有所克皆验。

马处谦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出《北梦琐言》。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目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

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鐏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一十六 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炤 郭璞

蔡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直

管辂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辂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辂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辂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辂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辂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辂筮之。辂曰：“高岳岩

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出《异苑》。

淳于智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出《独异志》。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痿，积年不差，渐困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径前，唼唼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病者自差。出《洞林》。

隗炤

晋隗炤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之。使者惘然，沉吟不悟。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国史补遗》。

郭璞

扬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杀灵蛇，非己之咎先人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灭。出《搜神记》。

蔡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白色之鼠背明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缪言：“亦国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手。”后齐诸王大臣赐死，多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兰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出《三国典略》。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其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载》。

张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出《朝野僉载》。

凑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庭称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凑州刺史。初任凑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终，服紫衫而终。出《御史台记》。

蔡微远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讫，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阙，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门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载》。

车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翔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出《定命录》。

李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关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

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赃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记》。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张鹞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死。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庭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出《朝野僉载》。

蒋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着绿，判官张璘着碧，来推。遇赦而止。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一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颖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出《定命录》。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出《定命录》。

颖阴日者

陈澍为颖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挞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颖阴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颖阴太守，赐緋，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

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托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敕。便令手刃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王栖霞

王栖霞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藩其宇。时人比董奉。栖霞笑曰：“吾独利其花核，祛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霞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霞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霞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路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之字，各有一口。又补阙王晃，七月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月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云：“必出当

为‘仓’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托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托公，其意可知也。”

邹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躋，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謩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出《云溪友议》。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

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

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庭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入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常山王卒。子镠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凑至镠，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初，庭凑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勋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镠为赵王也。出《耳目记》。

黄贺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赵王镠方在幼冲，而燕军寇北鄙。王方选将拒之。有勇士陈立、刘幹投刺于军门。愿以五百人尝

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大振捷音。燕人骇而奔退。立卒于锋刃之下。幹即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阉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闻之曰：“不必身死为君，未若全身为国。”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幹曾诣贺卜。卦成而谓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今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

行军司马路晏，曾夜适厕，有盗伏焉。晏忽心动，取烛照之。盗即告言：“请无惊惧。其禀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割刃。”即匿剑而去。晏由是昼夜警惕，以备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贺曰：“惕号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征辞，人有害公之意。然难已过矣。但守其中正，请释忧心。”晏亦终无患也。又赞皇县尉张师曾卧病经年。日觉危殆，良医不复进药。请贺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也。”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入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筮之。贺即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寢息，不有梦乎？必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鸟堕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乐天委命而已。”张竟不起，时年七十一也。

又有段诩者，任藁城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而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縶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边鄙恶少，牵而还之。贺所占卜，皆此类也。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其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

邓州卜者

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视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时吉焉。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一十八 医一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骰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痼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务

华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瘀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愆，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痼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

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出《志怪》。

张仲景

何颢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颢。颢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賒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叹颢之知人。出《小说》。

吴太医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魄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魄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出《酉阳杂俎》。

句骊客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出《酉阳杂俎》。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

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葫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凄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当作人，按孔穴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痼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出《谈薮》。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姬，患滞瘀，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以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医疗既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魎。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出《南史》。

腹瘕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即豁然除愈。出《续搜神记》。

李子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

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徐之才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踵痛，诸医莫能识之。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出《太原故事》。

甄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谭宾录》。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人之风，竟自沉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貌华原人，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沉疾困惫，乃作《蒺藜树赋》，以伤其稟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

尝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

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穡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懼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

人事毕矣。”

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出《谭宾录》。

许裔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谭宾录》。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缙宝以遗之。出《谭宾录》。

卢元钦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出《朝野僉载》。

又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罍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罍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僉载》。

周允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覘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僉载》。

杨玄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出《朝野僉载》。

赵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召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出《朝野佥载》。

张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佥载》。

郝公景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佥载》。

崔务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出《朝野佥载》。

卷第二百一十九 医二

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颢 梁革 梁新 赵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邁 颜燧

周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惧其声不能清。且常食豚蹄羹，遂饱。而当筵歌数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

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

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白岑

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高适胁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写以传布。出《国史补》。

张万福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万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后登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阳杂俎》。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出《酉阳杂俎》。

又彦伯自言：“医道将行。”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

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补》。

李祐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三年，送款归国。裴度破吴元济，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产一子。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出《独异志》。

元颢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元颢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给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请退谋早餐。”他妙多斯类也。出《北梦琐言》。

梁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紼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敖，敖飞牍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敖，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续异录》。

梁新 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

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饌。”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擦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齧不及，擦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简质消梨，马上旋齧。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烦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又省郎张廷之有疾，诣赵鄂。才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所说并同，皆言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坚虐一杯，诉之不及，其夕乃卒。时论为之二妙。出《闻奇录》。

高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

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出《玉堂闲话》。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访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偿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话》。

于邁

近朝中书舍人于邁，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邁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邁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邁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

人。”唯饮数觞而别。出《玉堂闲话》。

颜燧

京城及诸州郡闾閻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噎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铃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钳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啮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虺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蛊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泊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出《玉堂闲话》。

孙光宪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出《北梦琐言》。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鳊鰿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陈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稽神录》。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僦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张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憊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噉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出《稽神录》。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

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飞蛊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出《朝野僉载》。

菌毒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两月。全远者，或二年三年。无得活者。惟有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有以菌药涂马鞭头马控上，拂著手即毒，拭著口即死。出《朝野僉载》。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姬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姬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扪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剷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姬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并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穗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出

《玉堂闲话》。

蛇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原缺出处，今见《玉堂闲话》。

冶葛鸩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载》。

杂说药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啄茅茆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礬石可以害鼠。张鷟^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载》。

异疾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恒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出《广五行记》。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出《朝野僉载》。

刘录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摔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出《酉阳杂俎》。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

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出《广异记》。

崔融

唐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出《朝野僉载》。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姬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箎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獠，跳跃踴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獠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舰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馐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螭蛭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

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赏酒欲饮，黄冠因噤喉高歌，又为丝篥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出《续玄怪录》。

李生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痛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痛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痛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魏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日，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出《集异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病。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出《三水小牋》。

王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细如麻^纒，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成人面。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出《酉阳杂俎》。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脸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出《闻奇录》。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獬犬所齧，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罔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谔

魏元忠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玘，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

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

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隗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绮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

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为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饌，与亲故

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

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饌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绡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材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廩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仍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济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出《定命录》。

张罔藏

张罔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浚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罔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葦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葦拨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

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罔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罔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凜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罔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谮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

卢嘉场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场同诣张罔藏，其时嘉场年尚韶齿，张入见罔藏。立嘉场于中门外。张谓罔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罔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罔藏相送出门。忽见嘉场，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已上。”后嘉场历十郡守，寿至八十。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罔藏，罔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罔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

高敬言为雍州法曹，罔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

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同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同藏。同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出《定命录》。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众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既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出《定命录》。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出《定命录》。

程行谏

程行谏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

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及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谏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录》。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誓，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已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入。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肮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七 马生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出《定命录》。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襁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

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出《定命录》。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出《定命录》。

孙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此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睹，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赍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彩帛赠恤其家。出《广德神异录》。

衡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

盛，主恩绸缪，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庶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尤声誉未达。二公有轘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末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出《定命录》。

又

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出《定命录》。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萧璿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已上要官，位终卿监。萧主簿中年湮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璿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萧璿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璿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于街中忽逢璿。使人问是萧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

判还其家。萧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出《定命录》。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出《定命录》。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亦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著紫。衡自又云：“当作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柳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

属之，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姊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录》。

陈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出《定命录》。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遣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蹴踏，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

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谗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史，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闷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蒲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出《定命录》。

冯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

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马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锴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姜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迥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俘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传载》。

韦夏卿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出《传载》。

骆山人

王庭凑始生于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当生之后，常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宿檐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异之。及长骍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居戎职，颇得士心。以长庆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阳，回及沁水。酒困，寝于道。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有从者载英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归，遇田弘正之难。中夜，有军士叩门，伪呼官称。庭凑股栗欲逃，载英曰：“骆山人之言时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凑意乃安。及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起宇，今尚存焉。寻以德播为上宾，载英列为首校。访骆山人，久而方获。待以函丈之礼，乃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报畴昔也。出《唐年补录》。

李生

杜惊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惊待之厚。惊任西川节度使，马瑱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瑱，谓惊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惊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惊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惊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瑱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瑱至阙方知，感惊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惊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惊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惊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榜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瑱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

回上意，事遂寢。出《前定录》。

王鐔

王鐔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毬，驰骋既酣。鐔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鐔终为将相。出《独异志》。

窦易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旧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出《因话录》。

李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出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出《转载》。

贾餗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以餗宗党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赡，由是益所延纳。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惜哉，是执政之时，朝廷微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颌之，以至动容。及太和末，餗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矣。出《杜阳编》。

娄千宝

浙东李褒闻婺女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发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厅。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穀，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

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后窦少卿罢郡，再之府

庭，是重醉也。罗郎中没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物故，是无他拜。卢纁巡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穀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范郎中止于九江。二公皆自南宫出为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来年，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李二生所说焉。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千宝：“己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当此之时，或阴人所譖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去，其失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终于郢州。锺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睹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议》。

丁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惊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饌，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戚，复作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浹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

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剧谈录》。

夏侯生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崇龟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终。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出《北梦琐言》。

薛少尹

荆南节度判司空董，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常访之。一日，薛亚谓董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絜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泝。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敬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矣。出《北梦琐言》。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

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横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程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沉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解。同事而异应也。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妾媼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袞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绀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王正君相妇人

汉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未取又薨。后又与正君父稚君善者过相正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出《论衡》。

黄霸

黄霸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为封侯者夫人。”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

也，即娶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出《论衡》。

卖媼媼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媼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媼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媼之初卖媼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娶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乃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媼亦为妇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定命录》。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啖

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录》。

武后

武士彠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夫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出《谭宾录》。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灭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出《定命录》。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说。出《定命录》。

姜皎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常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彩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出《传载》。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出《幽闲鼓吹》。

郑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所卜。出《摭言》。

令狐绹门僧

令狐赵公绹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既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僧处弘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鲑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后建在蜀。弘拥门徒入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江西锺傅微时亦以贩鲑为事，遇上蓝和尚教其作贼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于军府大事，此僧皆得参之也。出《北梦琐言》。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出《戎幕闲谈》。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帖，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出《定命录》。

殷九霞

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勋，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攷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粹。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傥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

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出《剧谈录》。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出《酉阳杂俎》。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筭，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筭”。盐铁院官陆遵以筭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有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逸史》。

龙复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筭，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翹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真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筭。复本执萧公筭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筭。”次至宋补阙者曰：“长官筭。”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栗。未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

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
出《剧谈录》。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祇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因祇国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功一人。善工巧，体貌轻洁。披纁罗绣縠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飘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又献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佩珠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罗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皆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拾遗录》。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道，不复还。故里

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鲁般

鲁般，鲁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登兽圈之台，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出《淮南子》。

燕巧人

燕王征巧术人，请以棘之端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而霁日出，视之宴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矣。”燕王恩养，不能观也。出《艺文类聚》。

云明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酈水燃沙，赀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榼龙杉，寒河星柘，岷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干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出《拾遗录》。

淫渊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谓之“淫泉”。时有鳧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瀨。罗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酈山之坟，行野者见金鳧向南面，飞至淫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献太守张善。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即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渚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鳧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鯨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冢间，精灵之伟也。皆生理巧匠于冢里。又列灯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理匠者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怨碑”。《史记》略而不录矣。出《拾遗录》。

新丰

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

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望涂，亦竞识其家。匠人朝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怜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出《西京杂记》。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出《后汉书》。

王肃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出《酉阳杂俎》。

凌云台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出《世说》。

陈思王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杓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鹤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旋之，鹤则指之。

吴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区纯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出《晋阳秋》。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鳧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警满盈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三国典略》。

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盏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载》。

僧灵昭

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未几，灵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须臾吐血而终。

七宝镜台

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启，妇人各出户前。出《皇览》。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沅惑

马待封

水饰图经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

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太鲈鱼衔篆图出翠妣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巨人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荐而履之；王坐灵沼，于物鱼跃；太子发度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鼃龟为梁；涂脩国献昭王青凤丹鹄，

饮于浴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碭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瞒浴谿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璜，又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郑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

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箏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勺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

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袞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袞相知。于

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袞之巧性，今古罕俦。出《大业拾遗记》。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棖，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輿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輿前行。去户一丈，脚踏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輿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出《大业拾遗记》。

刘交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还扑杀。出《朝野佥载》。

张崇

唐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出《朝野佥载》。

十二辰车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出《朝野僉载》。

铜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鸪，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鸪之声。出《朝野僉载》。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载》。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省日盈数千矣。出《朝野僉载》。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绁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出《朝野僉载》。

薛沅惑

薛沅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出《朝野僉载》。

马待封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巾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阖，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待封既造卤簿，又为后帝造妆台，如是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欹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罍。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

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赐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扑满、欹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大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峦殊妙。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

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盏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诚盈满，孔子观之以诫焉。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纪闻》。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岵寺僧

伎巧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出《谭宾录》。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合丘禹藁山，“合丘禹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褓，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灿烂，逾于向时。上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出《杜阳编》。

韩志和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悲鸣，与真无异。以关捩置于腹内，发之则凌空奋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儿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称臣愚昧，而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以娱陛下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

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器。而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

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娼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出《杜阳编》。

绝艺

督君谟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镞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具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徼角之弧，朔逢之箛，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棘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出《酉阳杂俎》。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怪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土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歛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异记》。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得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之。”寺主从焉。游僧每食讫，辄取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楮其间。未旬日，阁柱悉正。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出《国史补》。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出《酉阳杂俎》。

僧灵鉴

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常自为弹丸。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

下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淀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渴汁半合，九味和捣三千杵，齐丸之，阴干。郑汇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汇甚重之。寅常与灵鉴较角放弹。寅指一树节，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寅自一发而中之，弹丸反射而不破。灵鉴控弦，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出《酉阳杂俎》。

张芬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碓。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常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阳杂俎》。

河北将军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毬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出《酉阳杂俎》。

西蜀客

又张芬在韦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出《酉阳杂俎》。

陟岵寺僧

荆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奕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

奕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与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出《谈薮》。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姥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失向来之室閤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出《集异记》。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出。出《酉阳杂俎》。

韦延祐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

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出《嘉话录》。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饌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出《杜阳编》。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好蹀鞠，群臣以蹀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履，服以朝觐。出《小说》。

魏文帝

弹棋，魏宫内用装棋戏也。文帝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

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角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出《世说》。

又文帝尝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妙工有二焉，合卿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绕之，十八筹成都。出《世说》。

藏钩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殷敬顺敬训曰：“弋与扞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出《酉阳杂俎》。

桓玄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廨。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即来，坐定。语顾云：“君可取钩。”顾答云：“赏百匹布，顾即取得钩。”桓朋遂胜。出《渚宫故事》。

高映

旧说，藏弋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弋。段

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出《酉阳杂俎》。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弧，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弧，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辩其相当授。疑其见给，竟不及画。出《酉阳杂俎》。

杂戏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羿棋，于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出《西京杂记》。

小戏中，于耍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为之“蹙戎”。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梟为二；擲为三。二六者杂彩也。贵彩得

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出《国史补》。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轻妙。夏中用者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出《嘉话录》。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天后尝梦双六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六、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监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芑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出《国史补》。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磬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记》。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闻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子乔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有一剑悬在圻中。欲取而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峦稚。东有龙场千里，玉瑶为林。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坚凝如漆，而有紫光，可为宝器。出《王子年拾遗记》。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画水，开而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则蟾兔为之侧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虫，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蛰，以之泛海，则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止。八名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者。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山泽中，穷谷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

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削玉铸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工砥锷，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以投于炉中。俄而火焰冲天，日为之昏暗。及乎剑成，杀三牲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及剑成，工人规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改曰“灵金内府”。出《王子年拾遗记》。

又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皆用七彩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板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出《酉阳杂俎》。

汉武帝

孙氏《应瑞图》云：“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定

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出《小说》。

轻玉簪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簪。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出《洞冥记》。

李夫人

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绾头。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为之贵焉。夫以象牙为篴，赐李夫人。出《小说》。

吉光裘

汉武帝时，西成献吉光裘。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不道之时服此裘，以视朝焉。出《十洲记》。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鞞。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出《西京杂记》。

桂宫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西京杂记》。

西胡渠王

汉武帝冢里，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后有人扶风郿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出《异苑》。

汉宣帝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絨以戚里织成。一曰斜纹织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刘表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论》。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威 王度

苏威

隋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日月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月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中有声如雷，寻之乃镜声，无何而子夔死。后又有声而威败。其后不知所在。出《传记》。

王度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邳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愜，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絷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絷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絷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

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

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晴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乃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

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汭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薨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

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

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

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赍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托，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

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

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矢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栖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

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间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蛟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

“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

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鼉鼉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咒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勣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勣因过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处，勣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勣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炫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勣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勣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县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灿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

“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

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哮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出《异闻集》。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人

张华

晋张华，生挺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摭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伦。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翦无据，以见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为名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出《异苑》。

许逊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一有“万仞师”出焉。出《朝野金载》。

陶贞白

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出《尚书故实》。

又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出《芝田录》。

张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吏张祖宅以闻。出《朝野金载》。

唐仪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饰。出

《朝野僉载》。

唐中宗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出《朝野僉载》。

宋青春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出《酉阳杂俎》。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出《广异记》。

李守泰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为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伸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

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道士叶法善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似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或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出《异闻录》。

陈仲躬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

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装饰铅粉，悉时制耳。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匠，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但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若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

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

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出《博异志》。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羯鼓棬，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宾府观者咸讶议曰：“岂足尚耶？”对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钢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枰，自选其极平正者。令置棬于枰心，以油注棬中，棬满而油无涓滴渗漏。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棬，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士人：“宜偿几何？”士人曰：“不过三万。”及遗金帛器皿，其直果称是焉。出《羯鼓录》。

渔人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

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出《原化记》。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岳 荀諷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以上五条原缺 周邠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谷

符载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蓄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舰，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钩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出《芝田录》。

破山剑

近世有土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土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土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

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出《广异记》。

扬州贡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所铸也。或言无百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出《国史补》。

郑云逵

唐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铍星钁，有时而吼。常庄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窅然而下，紫衣朱帟，被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君居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便良久，疾斫之，不中。荆坠黑气著地，数日方散。出《酉阳杂俎》。

张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稍大如臂，遂尽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出《酉阳杂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镜。至第七者，光不蚀，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出《酉阳杂俎》。

浙右渔人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出《松窗录》。

元祯

唐丞相元祯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薨，镜亦亡去。出《三水小牋》。

李德裕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尝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桑木请谒焉，阖者不能拒之。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

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歿。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殁矣。子随使而至。玩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出《录异记》。

甘露僧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曰，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实卫公之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出《桂苑丛谈》。

令狐绹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筒，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蒲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脱佚甚多，“返报”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史》条之下半，中脱《裴岳》等四条。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染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

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出《芝田录》。

周邨

唐周邨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邨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邨与泽于外以俟之。悄然经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拏之复入，剑与奴自此并失。邨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日，有人谓邨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可祭而谢之。”邨乃祭谢而去。出《原化记》。

真阳观

新浙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锺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搯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夕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

出《玉堂闲话》。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薊萑苇，迨芰荷之类，赖以资之。唐天祐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文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尝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桃核杯。”文方欲问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也。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视之。杯阔尺余，纹彩灿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纤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山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觥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黏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扈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堕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罌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出《伽蓝记》。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荊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出《十道记》。

昆仑觞

魏贾璜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出《酉阳杂俎》。

碧筒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愬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出《酉阳杂俎》。

九酝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出《世说》。

消肠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青田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黏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佩。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喫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黏雨台”，使以洒尘。出《拾遗录》。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出《国史补》。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即揭瓶趋虚，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箸，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罍，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杂录》。

李景让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公景让起引此爵，蒋曰：“此宜其然。”出《卢氏杂说》。

夏侯孜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

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光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来，命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出《卢氏杂说》。

孙会宗

唐孙会宗仆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澆，咄咄而出。不相识。顷即席，说于主人。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止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陆宸

陆相宸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出《北梦琐言》。

酒量

山涛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出《晋书》。

周顗

周顗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偶有旧对北来，顗遇之，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视，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晋书》。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巡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纠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恚。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忧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出《乾闥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毬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诘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出《摭言》。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邈私饮沉醉。从事赵达问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异苑》。

刘伶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酌酒御肉，块然复醉。出《晋书》。

酒臭

义宁初，一县丞衣纓之冑。年少时，甚有丰采。涉猎书史，兼有文性。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耳。出《五行记》。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吴饌 御厨 五侯鯖 刘孝仪 鮓议

鮓表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容 陆机 羊曼

吴饌

吴郡献海鮓干鲙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数盘。并状奏作干鲙法。帝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于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为异？今日之鲙，乃是真海鱼所作，来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虞世基对曰：“术人之鱼既幻，其鲙固亦不真。”出数盘以赐达官。作干鲙之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于海取得鮓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而紫色，无细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鲙。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随晒，三四日，须极干，以新白瓷瓶，未

经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取啖之时，开出干鲐，以布裹，大瓮盛水渍之，三刻久出，带布沥却水，则嫩然。散置盘上，如新鲐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箸拨令调匀进之。海鱼体性不腥，然鲐鱼肉软而白色，经干又和以青叶，暂然极可啖。又献海虾子三十挺。挺长一尺，阔一寸，厚一寸许，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虾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篮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虾子在虾腹下，赤如覆盆子，则随水从篮目中下。通计虾一石，可得子五升，从盆内漉出。缝布作小袋子，如径寸半竹大，长二尺。以虾子满之，急击头，随袋多少，以末盐封之，周厚数寸。经一日夜出晒，夜则平板压之，明旦又出晒。夜以前压十日干，则拆破袋，出虾子挺。色如赤琉璃，光彻而肥美，盐于鲐鱼数倍。

又献鲩鱼含肚千头，极精好。作之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鲩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停二日，待鱼腹胀起，方从口抽出肠，去腮留目。满腹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干，即纳干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彻，有如黄油，肉则如糗。又如沙棋之苏者，微咸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献，而肉强不及。此法出自随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济会稽人，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谢讽也。出《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献松江鲈鱼干鲐六瓶，瓶容一斗。作鲐法，一同鲩鱼。然作鲈鱼鲐，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干鲐，浸渍讫，布裹沥水令尽，散置盘内。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鲐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齏玉鲐”，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鲐，亦鲜洁可观。吴郡又献蜜蟹三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吴郡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出《大业拾遗记》。

御厨

御厨进饌，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焗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焗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殄忽”。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出《卢氏杂说》。

五侯鲭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饌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饌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出《语林》。

或云，护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为之鲭也。出《世说》。

又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出《西京杂记》。

刘孝仪

梁刘孝仪食鲭鲐曰：“五侯九伯，今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邳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

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恨。”孝仪曰：“实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騫曰：“郑亦称益州鹿^倭尾，但未是尾耳。”出《酉阳杂俎》。

鮓议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鮓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锺^杭议曰：“璜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惻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出《酉阳杂俎》。

鮓表

后梁韦林，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鮓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鮓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熬将军、油蒸校尉、臃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战载兢。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貽^鰐岩五甘反。之诮。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临，曲蒙钧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欂。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齏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无任屏营之诚，谨诣铜铛门，奉表致谢以闻。’”诏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苻，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致谢。”出《酉阳杂俎》。

热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出《卢氏杂说》。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饅饅，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鲩鳢鱼臄，连蒸獐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出《酉阳杂俎》。

败障泥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盪，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阳杂俎》。

尚食令

冯给事入中书祇候宰相，见一老官人衣绯，在中书门立，候通报。时夏谯公为相，留坐论事多时。及出，日势已晚，其官人犹尚在。乃遣人问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见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见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给事偶未去。官人见宰相了，出谢云：“若非给事恩遇，某无因得见相公。某是尚食局造餠子手，不知给事宅在何处？”曰：“在亲仁坊。”曰：“欲说薄艺，但不知给事何日在宅？”曰：“来日当奉候。然欲相访，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烂面少许。”给事素精于饮饌，归宅便令排比。仍垂帘，家口同观之。至日初出，果秉简而入。坐饮茶一瓯，便起出厅。脱衫靴带，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裤，花襜褕肚，锦臂鞵。遂四面看台盘，有不平处，以一

楔填之，后其平正。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馊子馊。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馊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出《卢氏杂说》。

大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擗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擗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出《北梦琐言》。

能食

范汪

晋范汪能啖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出《晋书》。

宋明帝

宋明帝讳彧，能食蜜渍鲙鲙，一食数升。啖猪肉炙，常至二百膻。出《宋书》。

苻坚三将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菴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录》。

菲食

茅容

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己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出《陈留耆旧传》。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曰：“卿江东无敌此。”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出《世说》。

羊曼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馔。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馔，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晋书》。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宗世林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既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出《世说》。

祢衡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出《本传》。

荀巨伯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今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出《殷芸小说》。

管宁

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黄金一片。管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华捉而掷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管读书如故，华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说》。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出《世说》。

嵇康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鳳），凡鸟（鳥）也。”出《语林》。

山涛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涛与二人异于常交，问之。涛曰：“当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出《世说》。

王安期

晋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旨音。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出《世说》。

王敦

庾亮见王敦问曰：“闻君有四友，何者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我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劣。”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知足。”乃止。出《世说》。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尝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

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谈薮》。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群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出《谈薮》。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谨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出《谭宾录》。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亲。许敬宗既陷无忌，惧持满为己患，乃诬其同反。追至京拷讯。叹曰：“身可杀，辞不可辱。”吏为代占而结奏，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者。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焉。高宗义之而不问。出《大唐新语》。

吴少微

吴少微，东海人也。少负文华，与富嘉谟友善。少微进士及第，累授晋阳太原尉，拜御史。时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曰：“维三

月癸丑，河南富嘉谟卒，于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之投枕而起，泪沾乎衽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徐元二舍人、兵部张郎中说，未尝值我不叹于朝。夫情悼之，赋诗以宠亡也。其词曰：“吾友适不死，於戏社稷臣。直禄非造利，常怀大庇人。乃无承明籍，遭此敦^牂春。药砺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兴干河岳，真词毒鬼神。可悲不可朽，东甯没荒榛。圣主贤为宝，吁兹大国贫。”词人莫不叹美。既而病亟，长叹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职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终。出《御史台记》。

张说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謫，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杂录》。

柳芳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出《国史补》。

杜佑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威也。出《嘉话录》。

李舟

陇西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谄，几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为苍生之望，不为不幸；为足下之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难。仆知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望增叹。仆所病沉痾，方率子弟力农，与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其于得丧，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岂当不察之耶？唯强饭自爱，珍重珍重。”出《摭言》。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北梦琐言》。

许棠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

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如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恤其家矣。出《摭言》。

陆龟蒙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搏为卢江、吴兴二郡倅，丞相李蔚、卢携景重之。罗隐《寄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于家。与皮日休为诗友。出《北梦琐言》。

颜荛

颜给事荛谪官，歿于湖外。未间，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扈二君，于荛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后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变。不知后日见予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又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钟。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铺玉槛，宫之栏楯，皆珠玉饰之。出《述异记》。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鞮，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焉。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

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铃镊，饰以流苏，走如钟磬，动若飞幡。后得二师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黑皮为之，熊毛有绿光，皆长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孙□□□□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出《西京杂记》。

丁媛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凛焉。出《西京杂记》。

淋池

汉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杂菱，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辞》谓折菱荷以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浮水上，实沉泥里，泥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时命水戏，游宴永日。工人进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朴，况乎此槽，岂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为舟，木兰为桹。刻飞鸾翔鹤，饰其船首。随风轻漾，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菱荷。凉风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帝大悦，起游商台于池

上。及乎末岁，谏者多。遂省游荡奢侈，堙毁台池，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址无遗，池亦平焉。出《拾遗录》。

霍光妻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蹀，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琲，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出《西京杂记》。

韩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竞拾取焉。出《西京杂记》。

袁广汉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杂记》。

霄游宫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绡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佩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绡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暱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旁。国之穷老，皆呼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戢。故刘向、谷永窃言指谏，于是焚霄游、飞行之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直，如转丸焉。出《拾遗录》。

沙棠舟

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鹢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桡枻。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命饮飞之士，乃以金锁缆云舟，使饮飞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以风飘飘，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时复预缨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怩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出《拾遗录》。

赵飞燕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佳晨，贵姊懋膺洪册，上贡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至：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

鸳鸯褥、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瓠、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茅叶席、金浦圆瑯、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卮、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出《西京杂记》。

郭况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冶之声盛也。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间。光彩射目，昼视如星，夜望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富难匹。”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为一时所知也。出《拾遗录》。

后汉灵帝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帛，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蔯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

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阍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扫除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

晋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甥也，尝以一珊瑚树与恺，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举铁如意击碎之，应手丸裂。恺甚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比者甚众。恺怅然自失。出《世说》。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上厕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盆贮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饮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说新书》。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嘒；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

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风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出《伽蓝记》。

元琛

后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簫，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姬，吹簫而乞。诸羌闻亡，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簫。”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瓠擎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玕，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

应得抗衡，何为羨叹，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间，列刹相望。祇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出《伽蓝记》。

隋炀帝

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轻车之比。此实天心，非关人事也。”出《朝野僉载》。

又唐贞观初，天下义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灿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設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纪闻》。

则天后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铁为鸞鷟，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出《大唐新语》。

许敬宗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出《独异记》。

张易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簾，驩貂之褥，蛭蝨之毡，汾晋之龙须、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

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氏之败被诛。出《朝野僉载》。

安乐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钗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出《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咽。奉敕，辄到者，官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出《朝野僉载》。

又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出《朝野僉载》。

杨慎交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筑毬场。出《国史异纂》。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载》。

玄宗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橈，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

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出《明皇杂录》。

虢国夫人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污镬。授二百万赏其值，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出《明皇杂录》。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颀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韦陟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质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

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尤尚奢侈。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搢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饌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朵体”。常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十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特

才，常为持权者所忌。出《酉阳杂俎》。

芸辉堂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其余服玩奢僭，率皆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阳花，亦类于白蘋，其花红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庐军卒，人故得其实。载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能近；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焮焮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出《杜阳编》。

又

载之妻王氏字韞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韞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韞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笔之费。”王氏父母未知或知，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

元遂游秦，为诗别韞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韞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韞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韞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儿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识量，节概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

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骊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持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时。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

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从之。天下赍货求官职者，无不恃载雄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出《杜阳编》。

裴冕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载》。

于頔

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干红紫绣袄子锦鞍鞞。此郡因而空耗。出《传载》。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并如金。出《独异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为杂以珠

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粗。出《独异志》。

杨收

咸通中，崔安潜以清德峻望，为镇时风，宰相杨收师重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甚喜，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祇候。先是崔公亲情间人，亦与杨通旧。欲求事，请公言之，终难启口。将赴杨之召，谓亲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尔但与侧近祇候，此际必言之。倘或要见，尔便须即来。”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崔公不乐。饮馔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香一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牒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宴罢返归，竟不说得亲情求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又见杨门人说，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出《卢氏杂说》。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搗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圆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

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鸂鶒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鸂鶒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黼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黼忿怒。如意玉类枕头，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称得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钗亦不知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语诸门人。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

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金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中贵人共请视之，益叹异焉。

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醅。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

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健如红丝，高一尺，以箸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饌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挾纁。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则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毗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其验，公主薨。

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反庭祭日，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帐幕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卤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映，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啖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及灵輶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

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

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噤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来，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出《杜阳编》。

李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出《杜阳编》。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在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啮蘖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说岂谬哉？”既而

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肴馔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馔，先烧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乃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视，无复词对。出《剧谈录》。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出《朝野僉载》。

郭纯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出《朝野僉载》。

王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饮惯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其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僉载》。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出《国史补》。

胡延庆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出《国史补》。

朱前疑

则天好祲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

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出《唐国史》。

宁王

宁王尝猎于鄆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嗥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鄆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膈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嗢。出《酉阳杂俎》。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出《开天传信记》。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谄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

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掘，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争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掘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出《朝野僉载》。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狡诈轻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囑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啖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齏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出《朝野僉载》。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出《国史补》。

张祜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收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张讷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酬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嗇。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出《桂苑丛谈》。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裹，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綾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出《玉堂闲话》。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使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蹶蹶而出。出《南楚新闻》。

刘崇龟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菜^{饘粥}。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实对：“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之贫乏者，俟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出《北梦琐言》。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舆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避其锋铓。宗俦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闲话》。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成都市酈。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窦，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出《朝野僉载》。

薛氏子

有薛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尝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

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辈，悉具畚鍤，候择日发土，则可以目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须，曰：“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色彩纆素甚多，泊几案炉香衲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须以中金者。”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篋寓太微宫，欲以暂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絨繻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鍤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覘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彩纆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徽纆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出《唐国史》。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大利，然吾已请于阴鹭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纆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纆以归，急理家事，当为审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

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唯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轅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乃邻宇之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则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时李常侍丛为万年令，讼牒数年尚在。出《缺史》。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罢淮海监临日，寓止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炉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礼之，自此与之善。一日语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火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甚喜其说，顾囊有金带一条，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周火之日后，日躬自看验。居数日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日数既满，斋沐而后开视，黄金烂然，的不虚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旦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久待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绝无踪迹。出《桂苑丛谈》。

文处子

有处子姓文，不记其名，居汉中。常游两蜀侯伯之门，以烧炼为业。但留意于炉火者，咸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积货甚多。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财罄空。复为识者所诮，追而耻之，以至自

经。又有蜀中大将，屯兵汉中者，亦为所惑。华阳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静。遂求主者，赁以烧药。因火发焚其第，延及一坊，扫地而静。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东趋斜谷，以脱其身。出门便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随之，不离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树，以带自缚于乔柯之上。其虎绕树咆哮。及晓，官司捕逐者及树下，虎乃徐去。遂就树擒之，斩于烧药之所。出《王氏见闻》。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出《谭宾录》。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尝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枚，一一持出，请崇手执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强从之。敬奇既去，崇恶其谄媚。谓其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接遇。出《大唐新语》。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货，交结权右，寻除管桂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余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之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睹颜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幕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庐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出《谭宾录》。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物，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

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建欠、负、耗、剩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坚执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敷。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楸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经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羨甚多。况陛下御善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楸。”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颌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出《谭宾录》。

薛盈珍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时监军薛盈珍估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谗构颇甚。南仲裨将曹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流血满地。旁得文洽二缄，一缄告盈珍罪；一缄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动。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谭宾录》。

画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出《谭宾录》。

冯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愧赧，方有狐首之思。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昧平生，何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出《云溪友议》。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进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薮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李德裕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祇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作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出《幽闲鼓吹》。

韩全海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为城社，视崔胤皆裂。时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谄谀。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海引禁军，陈兵仗，逼帝幸凤翔。他日崔胤与梁祖协谋，以诛阉官。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常谓所亲曰：“灭吾族者，必缙儿也。”缙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

闻胤所为，谓宾佐曰：“助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梦琐言》。

苏循

唐末，尚书苏循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薄之。出《唐书》。

苏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谲，滋不悦，大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坐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仕。”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出《北梦琐言》。

乐朋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泊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泊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尉白诸官

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薄。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待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之可也。出《北梦琐言》。

孔谦

后唐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军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景，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证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瓚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瓚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畜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陵寝，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发

吉顼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侯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羸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出《谭宾录》。

阎知微

唐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之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之，元珍谏：“大国和亲使，杀之不祥。”乃得释。后与知微争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载》。

郑愔

唐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诛。出《朝野僉载》。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胁肩屏气，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异鸱鸢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坏。后之君子，可不鉴哉！出《朝野僉载》。

李峤

唐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戴，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弦。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镕炼，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乃赋诗以咏曰：“天门街东倒天枢，火

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先有谣云：“一条丝线挽天枢。”言其不久也，故休诗及之。庶士莫不讽诵。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出《大唐新语》。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嶲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出《谭宾录》。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譎，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出《谭宾录》。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迁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

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自炫，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车服鲜丽。赅赅诡佞，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出《谭宾录》。

赵履温

唐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鸷虎，贪如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诋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骨肉俱尽。出《朝野僉载》。

张岌

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幘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糞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载》。

吉頊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頊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诺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頊笼马

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出《朝野僉载》。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缙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洸，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又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诛，复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闈，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

艳妇于春宫。”出《朝野僉载》。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惩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谭宾录》。

张说

唐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载》。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出《谭宾录》。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姐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国入谋于贵妃。妃衔土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出《谭宾录》。

太真妃

太真妃尝因妒忌，有语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辘车载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为申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泫然。遽命力士召之归。出《贵妃传》。

李林甫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病足，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不复东矣。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出《国史补》。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谤，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饗人厮养，无不赂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阙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邳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矣。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甃屋，以板幕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后主以优笑狎昵见宠。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韩昭为刎颈之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原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且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僊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浹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

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谏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黻。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谏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录，正位当天，爱闻逆耳之忠言，每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

许昌发迹，阊苑起身，历艰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寢寢风霜，申武力而拘诸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雄崇。地及雍凉，界连南北。德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河渐广。人物秀丽，土地繁华。当四海辐裂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经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毋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

“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微雨则吹摧阁道，稍泥则沮滑山程。岂可鸣銮，那堪叱驭。又复敌京咫尺，塞邑荒凉。民杂蕃戎，地多岚瘴。别无华风异景，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虏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望旗于峻岭，日日隄防。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摧残，所在馆驿隘少，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为难。纵若就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触处凌迟。以此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教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稼。所以銮舆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关进发兵士。此时直至天水，未审如何制宜。自当初打破梁原城池，掳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

躬去与不去？若去则相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即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寻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

“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今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跋涉山川，驱驰人马。秦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嫔彩将沉。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却还京辇，不悦军民，但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在日，未尝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前整辔，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皇之鸾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甚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南游之弊？宽仁大度，笃孝深慈。知稼穡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忍教致却宗言将道断，使烝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何虑以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琼池环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清虚之境，列歌舞于阊苑之中。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赏游，足观奇趣。何必须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躯，有何裨益。

“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廷无烽火之危，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武功，经天纬地。孝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扰。聪明博达，识量变通。深负智谋，独怀英杰。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复把山河之险。但不远听深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及疮痍。令表里以宽舒，使子孙以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立济众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祐，四海归仁。众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贞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蕘之说。爱惜社

稷，医疗军民。似周武谔谔而昌，知辛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廷争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

“陛下莫见居人稠叠，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处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乞陛下广布腹心，特令闻见。且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如舜，岂后主之相匹？岂子仁之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征，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臣愿陛下且住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愿，举国之深愿。

“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藉官荣，不沽名誉。情非讪上，理直忧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边。”后主竟不从之。韩昭谓禹卿曰：“我取汝表章，候秦州回日，下狱逐节勘之。勿悔！”

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犹谓臣下设计，要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冷烟，幽径上寒天。下瞰峨嵋岭，

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彩杖拂寒烟，鸣驺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谿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税人场，惧有鸷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亦咆哮恐惧，棰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鸷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涧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余骸矣。

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嚙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览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诗，各有旨也。朕亦于马上构思，三十余里，终不就。”于是命各官从臣。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亦进诗。至剑门，少主乃题曰：“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叠树层层。”后侍臣继，成都尹韩昭和曰：“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棱。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锁百层。”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特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之，今亡其本。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岐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

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锁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飘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

洎至利州，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碛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况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退不堪，何能相杀。”实无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狈而归。于栈阁悬险溪岩壑之中，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于是树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州使李周辂、欧阳冕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曰：“其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偿此万人之命。”遂尽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者，盖承休、韩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闻见录》。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誥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睟

张藏用

谬误

益州长吏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才，知名当代。出《大唐新语》。

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颖士发县日晚，县寮饮饯移时，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所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渐恹而已。出《辨疑志》。

郗昂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而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苍惶如此，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项，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犯三人。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出《国史补》。

张长史

唐临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问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

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恕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出《纪闻》。

萧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闥子》。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邕。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邕曰：“清都不知李邕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出《嘉话录》。

何儒亮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侄。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云：“既是同房，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饌毕，徐出。及细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出《国史补》。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出《国史补》。

又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也。出《国史补》。

苑油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油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油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油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遽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油至中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油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油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油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油。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出《乾闥子》。

李文彬

唐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泉。时有京兆府司篆贺兰洎卒，文彬因谒紫微。紫微问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适过府门，闻纥干洎卒。”泉曰：“莫错否？”文彬曰：“不错。”泉曰：“君大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出《奇闻录》。

苏拯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出《北梦琐言》。

窦少卿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谬矣。”于是更有识窦者经过，甚痛惜。有至亲者报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谬。其家于是举哀成服，造斋相次，迎其旅榇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潜逆之，窃窥于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谓其魂魄归来。窦细话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错误也。出《王氏见闻》。

遗忘

张利涉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

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恠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恠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恠大怒，乃呼州官捶，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慥惑矣。出《朝野僉载》。

阎玄一

唐三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悞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出《朝野僉载》。

郭务静

唐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出《朝野僉载》。

张守信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阳尉张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则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于瑶，将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闻也，郡县未知之。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母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窃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纪闻》。

李睨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有吏才，蜀之采访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谓益府户曹李睨曰：“逢年家无内主，溘落难堪。儿女长成，理须婚娶。弟既相狎，幸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与妹，纵再醮者，亦可论之，幸留意焉。”睨曰：“诺。”复又访之于睨。睨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闻于蜀城。曾适元氏，其夫寻卒。资装亦厚，从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许之，令睨报李札。札自造逢年谢。明日，请至宅。其夜，逢年喜，寝未曙而兴。严饰毕，顾步阶除而独言曰：“李札之妹，门地若斯。虽曾适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贵，何幸如之。”言再三，忽惊难曰：“李睨过矣，又误于人。今所论亲，为复何姓，怪哉！”因策马到府庭。李睨进曰：“兄今日过札妹乎？”逢年不应，睨曰：“事变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为复何姓？”睨惊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见过乎？已为地矣。”睨曰：“吾大误耳，但知求好婿，都不思其姓氏。”札大惊，惋恨之。出《纪闻》。

张藏用

唐青州临朐丞张藏用，性既鲁钝，又弱于神。尝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适会邻县令，使人送书，遗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读书毕，便令剥送书者。笞之至十，送书人谢杖。请曰：“某为明府送书，纵书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误，谢曰：“适怒匠人，不意误笞君耳。”命里正取饮一器，以饮送书人，而别更视事。忽见里正，指酒问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饮之。”里正拜而饮之。藏用遂入户，送书者竟不得酒，扶杖而归。出《纪闻》。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贪附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义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佖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钊

治生

裴明礼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浹浹，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

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何明远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出《朝野僉载》。

罗会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载》。

奚义

扶风奚义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官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义亲识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竟取之，唯义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义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义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密贮之。

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锤，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义夜则潜寄褒义寺法

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锺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莢于其中。寻遇夏雨，习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又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歛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匹，四尺而裁之，顾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纲**。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

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纲**，以新麻鞋一**纲**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又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

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又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米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

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羹家店”。

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义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义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义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布柜坊，鏰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曰，亮语义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义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铐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义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

又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又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大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下瞰焉，晟欲并之为击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义，欲买之，义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义：“不要某微力乎？”义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义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义之所惠。义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义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义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义又获钱数万。

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

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又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又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斫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又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

后又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又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出《乾闥子》。

贪

滕蒋二王

唐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赃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载》。

窦知范

唐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有一里正死，范令门内一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罪过，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结钱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有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伤头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僉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出《朝野僉载》。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载》。

段崇简

唐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家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讠，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匹。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崔玄信

唐安南部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绦。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镣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免。出《朝野僉载》。

严昇期

唐洛州司仓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载》。

张昌仪

唐张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载》。

李邕

唐江夏李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

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出《纪闻》。

裴佖

唐裴佖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照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馐为饭。佖姑曰：“前何踞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揖佖曰：“憩学中。”佖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绁千匹。出《国史补》。

元载

唐元载破家，藉财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书故实》。

张延赏

唐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复见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出《幽闲鼓吹》。

卢昂

唐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乘

之。御史中丞孟简按鞠累月，乃得以进。召市人估之，或云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国史补》。

崔咸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悬车之年，与表表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值无厚善者，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日阒寂，家人辈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出《幽闲鼓吹》。

崔远

唐崔远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总四掩也。”遂复起。出《幽闲鼓吹》。

江淮贾人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涌价。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又以悬于市。杨子留后余粲，杖杀之。出《国史补》。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出《稽神录》。

安重霸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赡。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铤。获免。出《北梦琐言》。

张虔钊

张虔钊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乃发廩赈之。事上闻，甚嘉赏。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时人笑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四 徧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时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出《独异志》。

王思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出《魏略》。

李凝道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徧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

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载》。

尧君卿

唐贞观中，冀州武强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出《朝野僉载》。

萧颖士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急躁忿戾，举无其比。常使一僮仆杜亮，每一决责，以待调养平复，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出《朝野僉载》。

裴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开河漕，以贍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曰：“几姊有处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媿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知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

送衣服书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语，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出《乾馔子》。

崔珙

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公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厚善者，使候问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何限，岂可以珙弟兄作假对耶？”荆尤不喻，亲族咸忧栗不安。甥族中有颖悟者，采取文集，许之。乃掌制曰，贬崔球为抚州郡丞云：“因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成疾。出《芝田录》。

韩皋

唐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恐，问曰：“仆何故转？”渭不告。皋劫之曰：“与君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改相，渭执之。夺其靴笏。啍啍久之，乃止。出《国史补》。

杜佑

唐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文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

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头。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出《嘉话录》。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偏直。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东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淹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行迹，庖突不烟。裴度时保厘洛宅，以美词厚币，辟为留守府从事。湜简率少礼，度亦优容之。先是度讨淮西日，恩赐巨万，贮于集贤私第。度信浮图教，念其杀戮者众，恐貽其殃。因舍讨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然何门不可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栗。度婉词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澹，字复怪僻。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属列校，咸振腕愤悻，思啖其肉。度闻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

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辇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绦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卞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仆暨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于砧几，烂于杵臼，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录诗

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则啮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阙史》。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大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出《因话录》。

李德裕

刘禹锡唐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因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但恐回吾精绝之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类。出《北梦琐言》。

李潘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托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

卢罕

唐李讷除浙东，路由淮楚，时卢罕为郡守。讷既到，适值远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忻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亟命驾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王珙

唐给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珙为帅，颇凶暴。然祝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列妓乐。敛容白祝曰：“某虽鄙人，叨忝旄钺，今日多幸，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厕子侄之列。”祝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廷多故，舍而不问。时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死。出《北梦琐言》。

高季昌

董掌奏记府主褊急。诣梁园劝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使我乃梁

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饮，迎面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十匹以安之。董虽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段乃谬恩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洪 陆机

晏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启颜录》。

东方朔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

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卞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颜闾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羿善射。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复问：“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辨知闾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对曰：“臣观其函齿牙，树颊胷，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胫尻，遗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退澹词，皆此类也。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窆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窆藪。”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号。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警警，尻益高。”舍人悲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窆也。声警警者，乌哺馼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龋，老柏涂，伊优亚，狌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龋者齿不正也，老

者人所敬也。柏者□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穷也。狢𤝵呀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边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出《本传》。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无语对。出《三国志》。

张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出《启颜录》。

张裕

□□□□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疑出《启颜录》。

薛综

吴薛综见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獨），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

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出《启颜录》。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晁，误呼其父字。晁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子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出《启颜录》。

费祎

孙权尝飧蜀使费祎，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出《启颜录》。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出《启颜录》。

邓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说》，文同。

安陵人

晋锺毓兄弟警悟过人，每嘲谑，未尝困蹶。尝语会，闻有女善调谑，往观之。于是盛饰共载，行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觉，车后门生云：“向已被嘲。”锺愕然。门生曰：“中央高，两头低也，盖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杨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启颜录》。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出《世说新语》。

蔡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

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出《启颜录》。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謨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习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勔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谐 周舍

王琳

蔡謨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往。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尘尾，以柄助打牛。蔡謨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惭。出《晋史》。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出《启颜录》。

周顒

晋庾亮造周顒。顒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秽滓日去。”出《南史》。

韩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固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尔，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出《启颜录》。

习凿齿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出《晋春秋》。

孙盛

晋孙盛与殷浩谈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莫作强口马，我当捩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劳卿颈。”出《南史》。

祖纳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佳名，知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说》。

郝隆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清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出《世说》。

罗友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路见鬼椰榆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何不见人送汝上郡？’友始终惭，回以还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出《渚宫旧事》。

张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

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谢宝积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出《谈薮》。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当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出《谈薮》。

王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启颜录》。

何勗

宋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笈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出《因话录》。

谢灵运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之。出《南史》。

刘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郢类所居，名稊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稊，而居稊里。”答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叹其辩答。出《谈薮》。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问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出《谈薮》。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鳖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士。”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出《谈薮》。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瑯琊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出《谈薮》。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傒，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豫州刺史。出《谈薮》。

梁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叠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匕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瞞故事曰：“暝苏姑枯卢。”吴均沉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出《谈薮》。

柳信言

梁安城王萧欽博学，善属文。天保之朝，为一代文宗，专掌词令沉博。历侍中仆射尚书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欽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伏，而莫与抗。及闻欽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脚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宾皆舞抃，以为笑乐。出《渚宫旧事》。

徐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犹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出《谈薮》。

徐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海徐陵春，和者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出《谈薮》。

李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郊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余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渡，尽在江外。”出《谈薮》。

周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舍。舍曰：“昼则揆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宴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舍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舍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师何以捉铦石香炉？”答

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不为不执铦？”出《谈薏》。

王琳

后梁王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博学，有才藻，好臧否人物，众畏其口，常拟孔稚珪。又为《鲋表》，以托刺当时。其词曰：“臣鲋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糝蒸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凭临鼎鑊，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白鲟女儿，岂期心于珠翠。江陵丙河萦结，呼曰“鲋河”。臣美愧夏鱣，味惭冬鲤。常恐鲈腹之讥，惧貽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钧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橈。轻瓢才动，则枢槩如云；浓汁暂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菰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缙绅，波渠后又。穿蒲入符，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时恶之，或以讥诮闻，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传于江表。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义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驹~~ 卢思道 石动筩 徐之才

萧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谈薮》。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蒞酢膝乎！”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粗疏。”重公曰：“贫道短发是沙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膝谐！”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天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中，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出《谈薮》。

孙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曰，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出《启颜录》。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

魏彦渊

北齐崔昂尝宴筵招朝彦。酒酣后，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钜鹿魏彦渊追之。彦渊左手执中参军周子渊，渊以□□知名，右手执御史郑守信，来谘昂曰：“彦渊后周入郑，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角鸮。又崔儵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儵’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即好。”彦渊，司农卿李昌之子。出《谭薮》。

陆义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义，黄门郎印之子。印字云驹，而义患风，多所遗忘。尝与人言：“马曰云驹。”有刘某者常带神符，渡漳水致失。义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义名马作云驹。”出《谭薮》。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出《启颜录》。

李庶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出《酉阳杂俎》。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聳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语，聳亦何嫌。”出《谭薮》。

卢询祖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粗而带急。恕曰：“卢郎腰粗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出《北史》。

北海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府祭酒卢思道饌饮晋湖，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焉。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烂熟耳。”出《谭薮》。

李驹除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驹除曰：“赤也何如？”驹除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驹除时接客。出《谭薮》。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参军清河崔儵握槊，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儵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

道曰：“昨作羌姬诗，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插脑门’。”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骞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骞曰：“卿既姓卢，是卢令之裔。”出《谭薮》。

石动筊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鶡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筊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筊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筊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筊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筊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

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筊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筊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筊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

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蜜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昨夜梦随陛下，落一厕中出来。□□□□舐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

高□□斋会，大德法师开讲。道俗有疑滞者，即论难议。援引大义，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在雅正。动筭最后论议，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义，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千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筭云：“法师今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师即问云：“檀越读经，佛骑何物？”答曰：“骑牛。”法师曰：“何以知？”“经云，世尊甚奇特，非骑牛。”座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法义。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遂无以对。□尝作内道场，时有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升高坐讲，还令立旧义，当呼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端，无能得者。动筭即讲难此僧必令结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阔立，问僧：“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筭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能无一无二。”僧答云：“若其二是直，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动筭□□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者，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师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问天无二日，上无二王。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临广德，无幽不烛，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云无是？今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默然以无应，高祖抚掌大笑。

高祖又常集儒生会讲，酬难非一。动筭后来谓众士曰：“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动筭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密，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得有天姓。”动筭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姓也！’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动筭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筭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著

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第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复之。出《启颜录》。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辨。父雄，祖成伯，并善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徵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即为汝师，复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孝徵，仆射瑩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出《谭薮》。

萧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何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护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云。帝度其行□□□□之云。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出《三国典略》。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瓌

李勣 李荣

侯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

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

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

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揞音其朝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揞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雨，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

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腐。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深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得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谜？”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

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

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

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谕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恹恹者。”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恹恹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出《启颜录》。

卢嘉言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蒲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出《启颜录》。

陆操

隋七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出

《谭薮》。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出《谭薮》。

刘焯

隋河间郡刘焯之、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出《启颜录》。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翁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鹄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𩚑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鹄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𩚑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出《启颜录》。

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目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军将。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蛇咬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蛇咬？”素笑而遣之。出《启颜录》。

赵小儿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

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长孙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头连背煖，褰裳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出《国朝杂记》。

任瓌

唐管国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瓌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瓌。瓌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鸩盘茶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出《御史台记》。

李勣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鬻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勣在后，谓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

大。”出《启颜录》。

李荣

唐有僧法轨，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论议。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峙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虞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出《启颜录》。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桐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对曰：“是栟桐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出《启颜录》。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弘又报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出《启颜录》。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年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太宗悦，命直中书。出《御史台记》。

尹君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眺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

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蛊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蛊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蛊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取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羹粥。时肴饌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羹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糞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出《启颜录》。

王福峙

唐王福峙名行温恭，累授齐泽二州，世以才学称。子勔、剧、勃，俱以文笔著天下。福峙与韩琬父有旧。福峙及婚崔氏，生子勃。尝致书韩父曰：“勔、剧、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恶。”韩复书

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时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出《御史台记》。

许敬宗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馀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朝杂记》。

高崔嵬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出《朝野僉载》。

元晋

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维叔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有宋州司马曹元本，父名乞伯。时汲县丞元晋，好谈，多警策。或问元晋：“元本，怀舜从叔。”元晋应声答曰：“虽则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问之，晋曰：“元本乞伯子，怀舜继叔儿，以此知矣。”出《御史台记》。

赵谦光

唐诸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出《谭宾录》。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而未还朱衣。因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词起舞，由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袋赐之。出《本事诗》。

崔日用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宴会，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谄，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啗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亦以金鱼赐之。出《本事诗》。

裴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桺桺，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

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出《本事诗》。

李镇恶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郪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出《转载》。

卢虞

唐殿中内供奉卢虞持法细密，虽亲故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虞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虞与李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虞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出《御史台记》。

松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启颜录》。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赐也，何敢望问。”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耳。”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諝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垓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佖 赵宗儒 爇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岷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姓，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载》。

苏味道

唐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诩。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

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出《本事诗》。

侍御史

唐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号横劈房。凡迁此房者，必先盛饌台中，而后居焉。先无窗，后人置之。神龙中，侍中杨再思兼大夫，诸相毕送视事。中书令魏元忠尝任监察，台中故事素谙。遽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诸相问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迁耶？”曰：“无别迁。”元忠曰：“当为开窗出气，故不迁耳。”左右欢笑殆不禁。且御史纠察郡司，纲纪庶务，实为众官所忌。置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者，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诙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出《御史台记》。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机警。尝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亦应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第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以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谓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

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出《朝野僉载》。

邓玄挺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僧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蹋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蹋，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元福庆

唐元福庆，河南人，拜右台监察。与韦虚名、任正名颇事轩昂。殿中监察朱评之咏曰：“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正名闻之，乃自改为俊且强。出《御史台记》。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贞观已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

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趺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出《两京新记》。

御史里行

唐开元中置里行，无员数。或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以未为正官。台中咏之曰：“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台记》。

姚崇

唐姚崇为紫微令，例给舍置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旧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宜当。”诸司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语》。

黄幡绰

唐玄宗好击毬，内厰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自日日沙堤

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玄宗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卧水，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杨国忠

唐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且欲大噓以娱之。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叙，短小者通道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出《嘉话录》。

刘朝霞

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略其赋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开，神仙之福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缕珂兮金钁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招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恹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宫卫佐而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姚贞操

唐姚贞操云：“自余以评事入台，侯承训继入。此后相继不绝，故知拔茅连茹也。”韩琬以为不然，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迄今为雅例，岂评事之望，起于贞操耶？须议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故评事之望，起于时君好法也，非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台记》。

裴谔

唐裴宽子谔复为河南尹。谔素好诙谐，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谔判云：“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妇人同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谔大笑，判其状曰：“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谔。”遂纳其猫儿。争者亦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张文成

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为诙谐诗赋，行于代。时大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出《御史台记》。

窦晓

唐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

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诲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出《启颜录》。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萧诚

唐萧诚初拜员外，于朝列，安闲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萧子从容省达。”韩琬应声答曰：“萧任司录，早已免杖，岂止今日方省挞耶？”闻者欢笑。出《御史台记》。

德宗

唐马燧之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继也。”出《国史补》。

刘玄佐

唐刘玄佐，滑城匡城人。尝出师经本县，欲申桑梓礼于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将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置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人启诉于刘者，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览之而笑，各改着他职。出《因话录》。

顾况

唐白居易初举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曰：“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出《摭言》。

裴佖

唐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佖为谏议，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佖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人皆大笑。后除舍人。出《因话录》。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毬子，上为启齿。”出《国史补》。

爇牛头

有士人，平生好吃爇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首阿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阿旁云：“只这头子，大堪爇。”阿旁笑而放回。出《转载》。

韩皋

唐仆射韩皋镇夏口，常病小疮，令医付膏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膏实是硬。”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裴度

唐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卢氏杂说》。

姚岷

唐姚岷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岷初释服后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

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岷知之乎，岷初犹俯首^嘖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祜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周愿

唐周愿，尝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轡。路见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巽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河西盐铁留事，将至。李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宴。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饌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遍问旧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货却。李责曰：“未官家贫，产业从货，何至书籍古画店彼除？”惆怅久之。复问一曰：“有一本虞永兴手书《尚书》，此又在否？”某人惭惧，不敢言货，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违厄。”都忘先拒其诙谐是，遂问曰：“《尚书》何违？”愿曰：“已遭《尧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李之颜大开，自更不

舍。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

又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旬日布于长安。出《国史补》。

刘禹锡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有一话，曾有老姬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姬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姬，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阗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阙焉。姬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姬乃被村胥诃捕。姬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姬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

袁德师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嘉话录》。

李程

唐刘禹锡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其客胡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饮，石收头子，纠者罚之。石曰：‘何罚之有？’程曰：‘汝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用也。”出《嘉话录》。

杨虞卿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郾相女，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意。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为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耶？”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本事诗》。

沈亚之

唐沈亚之常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摭言》。

张祜

唐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祜未识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俯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祜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舵。”出《摭言》。

交广客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赧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遂敛送耳。出《卢氏杂说》。

卢肇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邪？”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未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鳖负蝂，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

鳌载之。岂非首冠邪？”一座闻之大笑。出《摭言》。

章孝标

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南卓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惭甚。出《卢氏杂说》。

王智兴

唐王智兴带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戚间有以选事求智兴论荐，固不允。遂请致一函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知侍中也有用处。”出《卢氏杂说》。

卢发

唐中书令白敏中镇荆南，杜蕴廉问长沙，请从事卢发致聘焉。发

酒酣傲睨。公少不悛，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发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出《摭言》。

裴休

曲江池本秦时豳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出《松窗杂录》。

冯衮

唐冯衮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更因饮酣，戏酒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眄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敛衽而谢。因吟曰：“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

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抒情诗》。

邻夫

有睹邻人夫妇相谐和者，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曰：“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妻亦候夫归，告之曰：“每见邻人夫妇，极甚多情。适来夫见妇吹火，作诗咏之。君岂不能学也？”夫曰：“彼诗道何语？”乃诵之。夫曰：“君当吹火，为别制之。”妻亦效吹，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鸪盘茶。”出《笑言》。

关图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蛻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关图、常邺，皆荆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图即戎校之子，及第归乡，都押衙辈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瓿，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邺妹，才思妇也，有《祭昌文》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杨玄翼

唐咸通中，杨玄翼怒举子车服太盛，欲令骑驴。时有诗曰：“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卢氏杂说》。

裴庆余

唐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误以篙竹溅水，湿妓人衣。蔚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蔚览之极欢谑，命宴者传之。出《摭言》。

赵崇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以宗人无掌文柄者，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司礼闱。是年秋，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人星迸。迨复京都，裴贄连知三举，渥有羞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出《北梦琐言》。

郑光业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光业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昆季或从容，用资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皆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咨仗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出《摭言》。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夔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洊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玼珠掌内看。”出《抒情诗》。

王铎

唐中书令王铎位望彰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于是弃关，随

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

唐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出《北梦琐言》。

孔纬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召俯阶，索其笛，指笛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梦琐言》。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出《北梦琐言》。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穡，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爰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

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沥。某乙即稽顙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出《启颜录》。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出《启颜录》。

罗隐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出《抒情诗》。

卢延让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

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出《北梦琐言》。

俳优人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谊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缙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褰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僥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出《唐阙史》。

又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披褐，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时中官韩全诲深结茂贞，崔相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劫迁入洛之始。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辇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贼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

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扬之日，而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優穆刀绦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时人语曰：“故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恭之不逮。”况未丧乱，天下阻兵，虽负荷奇才，不能为计。而朱朴一儒生，恃区区之辩，欲其整乱，祇取辱焉。宜其涓缕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为识者之所嗤也。出《北梦琐言》。

又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趯应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怪，如无可奈何。趯又自好博弈。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趯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趯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碓耳。趯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趯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以趯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碓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衙挪揄之。出《玉堂闲话》。

王舍城

据。”秀士被买而玩之，殊不知觉，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闲话》。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于青丘，尝以钱二万，托戎帅王师范下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胡腮，凶顽发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啗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望千寻之玉璫，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出《玉堂闲话》。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搢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榷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敛衽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桀知两使句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啖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殓之，未及就圻，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出《妖乱志》。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癰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垄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揜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腩甸骷髏，宛是熟铜之罐。”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嘸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出《启颜录》。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北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

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启颜录》。

张湛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世说》。

贺循

晋太傅贺循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请孙皓，然后得释。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世说》。

陆士龙

晋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手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骖骖，乃是山鹿野麋，兽微而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而已。出《世说》。

繁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蠹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出《启颜录》。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姬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姬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出《启颜录》。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锺雅相嘲，锺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锺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锺遂屈。出《启颜录》。

高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萇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萇为县，萇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或问其故，曰：“刘萇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搴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搴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搴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出《谈薮》。

徐之才

北齐徐之才封西阳王，时王□与之才嘲戏，之才即嘲王□姓曰：“王之为字：有言则诳（誑），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馬），施尾角而成羊。”□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安亡为虐，在丘为虐，生男成虜，配马成驴。”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出《启颜录》。

司马消难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消难，齐司空子如之子。”出《谈薮》。

马王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出《启颜录》。

酒肆

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次

一人云：“酒，头似阿滥觞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觞头？”答曰：“非鹑头。”又一人云：“酒，向他篱得头，四脚距地也独宿。”诸人云：“此有何义？”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饮醋来。”众欢大笑。出《启颜录》。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苫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虽拜，乃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深以为耻。乃访朝官：“谁可对使？”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又隋令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机。思道既渡江，过一寺，诸僧与思道设，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饮食而已。于是索蜜浸益智，劝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故，何劳以此劝人？”僧即违敕，失机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对。出《启颜录》。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徵、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诤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出《启颜录》。

薛道衡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出《启颜录》。

解嘲

隋末，刘黑闥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尝闲暇，访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须臾，水恶鸟飞过，命嘲之。即云：“水恶鸟，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大悦。又令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因大笑，赐绢五十匹。拜毕，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戟门，倒卧不起。黑闥令问：“何意倒地？”答云：“为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绵，置右膊将去，令明日再来。及还村，路逢一知识，问云：“在何处得此绵绢？”具说其事。乃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之由。大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

日定得绵绢。”及晓即诣门，言：“极善解嘲。”黑闼大喜，令引之。适尾一猕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猕猴，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已怪，犹未之责。又一鸱飞度，复令嘲之。又云：“老鸱，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于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问之，又云：“偏檐。”复令割一耳。还家，妇迎问绵绢何，答云：“绵绢，割两耳，只有面。”出《启颜录》。

辛亶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愆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廷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出《朝野僉载》。

牛弘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鞦。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出《朝野僉载》。

侯白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著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值。”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出《启颜录》。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頊 朱随侯

李详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云：“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对，愧谢遣之。出《启颜录》。

贾嘉隐

唐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长孙无忌、徐世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长孙复问之：“吾所倚何树？”曰：“槐树。”长孙曰：“汝不复矫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

取其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李勣，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出《国史纂异》。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启颜录》。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载》。

裴略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

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即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出《启颜录》。

窦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祀，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窦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擲，音国。墙虚屡被权。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匱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日纶言降，方知愚计□。音口怀反。”出《启颜录》。

狄仁杰

唐狄仁杰倜傥不羁，尝授司农员外郎，每判事，多为正充卿同异。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员外郎有同侧室，正员卿位擅嫡妻。此

难曲事女君，终是不蒙颜色。”正员颇亦惭悚。时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王豆卢俱善长行，既拜，谓时宰曰：“某无材行，滥有此授。”狄谓曰：“公二人并能长行，何谓无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适已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台记》。

杨茂直

唐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与薛兼金戏谓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祈左右侦其事意，复共诳之，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台记》。

左右台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贐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出《御史台记》。

杜文范

唐杜文范，襄阳人也。自长安尉应举，擢第，拜监察御史，选殿中，授刑部员外，以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时与高上智俱任殿中，为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所排蹙，与上智迁员外。既五旬，由古、之顺方入省。文范众中谓之曰：“张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问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骑土牛，趁及殿中？”举众欢笑。出《御史台记》。

御史里行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羞惭而止。出《国朝杂记》。

张元一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狄仁杰著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擢之为中书谷束。元一目为臬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鹜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伏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

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荆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总抛却，骑猪正南掾。”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摹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摹摹。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帋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枢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膊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儒子视望阳，目为“呬醋汉”。汜水令苏徵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出《朝野佥载》。

吉頊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项目为逆流虾蟆。出《朝野佥载》。

朱随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

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鸢目随侯臞乱土泉。出《朝野僉载》。

李详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书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祛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缙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张鷟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事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右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鷟号为“饱乳犊子”。出《朝野僉载》。

石抱忠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铨，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斯言果征。复与许子儒同知选，刘奇独以公清称。抱忠、师范、子儒颇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时人又为之语曰：“硕学师刘子，儒生用典言。”抱忠后与奇同弃市。选人或为摈抑者，复为语曰：“今年柿子并遭霜，为语石榴须早摘。”抱忠在始平，尝为谐诗曰：“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约桥头逢长史，棣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骤，数个参军鹅鸭行。”出《御史台记》。

郑愔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郑，改姓郑，时人号为郑郑。出《朝野僉载》。

宋务先

唐有监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权要，多为人所谗，不之觉也。每篇辄为宋务先书以光台，月俸几尽，其妻谓曰：“公经生，素非文笔，所称篇咏，不为外人所传。此必台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后虽吟咏不辍，不复出光台钱矣。或问之，以妻言对。诸御史退相谓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台记》。

傅岩

唐傅岩，魏州人，本名佛庆。尝在左台，监察中溜，而中溜小

祠，无牺牲之礼。比回，怅望曰：“初一为大祠，乃全疏薄。”殿中梁载言咏之曰：“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僦动出安徽。卫司无帘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出《御史台记》。

侯味虚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干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僉载》。

贾言忠

唐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出《御史台记》。

司马承祯

唐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景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出《大唐新语》。

李敬玄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出《朝野僉载》。

格辅元

唐格辅元拜监察，迁殿中。充使，次龙门遇盗，行装都尽，袒被而坐。监察御史杜易简，戏咏之曰：“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掣被异新婚。谁言驄马使，翻作蛰熊蹲。”出《御史台记》。

祝钦明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专硕肥腴，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载》。

姜师度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洿，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口。开元六年，水泛滥，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

专行矫讦。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出《朝野佥载》。

姜晦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前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朝野佥载》。

魏光乘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趁蛇鹳鹑。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麒麟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菴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鬓，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日，云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谄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熏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仲嗣为热鳖上猢猻。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出《朝野佥载》。

邵景

唐邵景，安阳人。擢第授汾阴尉，累转歙州司仓，迁至右台监察考功员外。时神武皇帝即位，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锰俱升殿行事，职掌殊别。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锰无命。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於庭。锰独帘中窃窥而咏

曰：“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去声。立，自惭身品世间毛。”举朝欢咏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铿忽风眩而倒。铿肥而短，景咏之曰：“飘风忽起团圞旋，倒地还如着脚趂。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台记》。

黄幡绰

唐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颔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出《开天传信记》。

贺知章

唐秘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出《开天传信记》。

王维

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出《卢氏杂说》。

甘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出《启颜录》。

乔琳

唐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廩，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为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谓火迫鄮侯尔。”出《大唐新语》。

契瓘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瓘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旁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瓘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出《启颜录》。

宋济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

出《卢氏杂说》。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自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启颜录》。

崔护

唐刘禹锡云：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食之日，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话录》。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由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卢迈

唐宰相卢迈不食盐醋，同列问曰：“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又何堪矣？”出《国史补》。

柳宗元

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著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

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出《嘉话录》。

陆畅

唐陆畅，云阳公出降都尉刘氏，朝士举为宾相。内人以陆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喜。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外，别赐宫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赏之。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歆入汉宫。”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陆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云溪友议》。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讳忌。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礼遇稍薄。乃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闻之，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薛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殊礼待之。后游蜀，谒少师李固言。时幕客皆名士，曾每与诸客评论，言笑弥日，侍于李侧，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云：“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罕作文章，发于专经也。李览赋，命推出。不逾旬，贡《候姪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魴魩何？”李览赋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

焉。”然爱其文彩。投贄者无出于曾，虽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关赋》，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出《云溪友议》。

僧灵彻

唐江西帅韦丹，与东林僧灵彻，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彻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为七咏。此七咏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门而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青，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酬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云溪友议》。

苏芸

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窶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李寰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

幞头饒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出《因话录》。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书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以为语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止敕也。出《因话录》。

韦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见李场给事题名，走笔书其侧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栢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启颜录》。

崔涯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

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纆梯纆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骠鞞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祐、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出《云溪友议》。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纠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云溪友议》。

杜牧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纠，肥硕而词讷，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褌。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神。”出《云溪友议》。

陆岩梦

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

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出《云溪友议》。

李远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作。非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出《北梦琐言》。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怅，流水斜倾出武关。”出《卢氏杂说》。

薛昭纬

唐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澧州司马。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莒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莒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莒，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荂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诚、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由之诮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出《北梦琐言》。

郑薰

唐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首科。既而问及庙院。标曰：“标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大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出《摭言》。

唐五经

唐咸通中，荊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出《北梦琐言》。

青龙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事僧，属其匆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龕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龕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時）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迹矣。客究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丛谭》。

罗隐

唐裴筠婚萧邁女，问名未几，便擢进士第。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顒 任穀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濬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癩子 患目鼻人 伧人

田媪

崔澹

唐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皮既心有所嫌，而动形于言，因作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钻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时仁绍亦有诸子侑、係，与日休同在场中，随即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时人以为日休虽轻俳，而仁绍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薛能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宾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出《抒情诗》。

周顒

唐处士周顒洪儒奥学，偶不中第，旅浙西。与从事欢饮，而昧于令章，筵中皆戏之。有宾从赠诗曰：“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鹘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抒情诗》。

任穀

唐任穀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袞。出《幽闲鼓吹》。

王徽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刃，左冲右淬，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

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牋》。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出《启颜录》。

张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出《乾闥子》。

朱泽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苕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见浣沙人。”俄见一女子，振璚瑯，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之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出《云溪友议》。

徐彦若

唐乾宁中，荆南成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每事聘辩。初以澧、朗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宰相徐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汭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火草贼尔，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瞻，听之亹亹，成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公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出《北梦琐言》。

冯涓

冯涓，旧唐名士，雄才奥学。登进士第，履历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跸焉。至汉中，诏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于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知王氏有异图，辄不相许。或赠纒帛，必锁柜中，题云“贼物”，蜀主虽知，怜其文艺，每强容之。时或不可，数揖出院。欲挝杀之，略无惧色。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主许之。曰：“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并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

遭凌虐。及伪蜀开国，终不肯居宰辅。出《王氏见闻录》。

张濬伶人

唐宰相张濬，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讦遂去。阖席愕然，相眙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出《南楚新闻》。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毗睚，关路不通，遂溯汉江而上，路出全州，土人全宗朝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罍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讦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

言“两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见闻》。

姚洎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出《摭言》。

李台瑕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出《北梦琐言》。

织锦人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绫绡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彩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出《卢氏杂说》。

李主簿

唐方干姿态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也，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干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干嗜鲊。只见半臂著襴，未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陈癩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巨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癩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癩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捶。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沾，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赍五缗。客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沔子，减者减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悻。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颍^颖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帟中，左右侍立，执轻^筓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癩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出《玉堂闲话》。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鼯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鼯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启颜录》。

伧人

有人患腰曲伧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启颜录》。

田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氏女。张因节日盛饌，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唤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痂，眼下皮急，极沾眊，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眊。”合家大笑。出《启颜录》。

〔宋〕李昉等
編

太平廣記

三

中華書局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 编

三

中华书局

•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 魏人钻火
- 齐俊士
- 元魏臣
- 并州士族
- 高敖曹
- 梁权贵
- 柳骞之
- 阮嵩
- 郝象贤
- 朱前疑
- 张由古
- 侯思正
- 王及善
- 逯仁杰
- 袁琰
- 台中语
- 沈子荣
- 武懿宗
- 张衡
- 李良弼
- 来子珣
- 阎知微
- 崔湜
- 权龙襄

•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 苏味道

- 李师旦
- 霍献可
- 袁守一
- 崔泰之
- 陆余庆
- 孙彦高
- 出使御史
- 韩琬
- 赵仁奖
- 姜师度
- 成敬奇
- 石惠泰
- 冯光震
- 李谨度
- 三稷
- 阳滔
- 常定宗
- 张玄靖

•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 公羊传
- 李文礼
- 殷安
- 姓房人
- 元宗逵
- 独孤守忠
- 王熊
- 鞠崇裕
- 梁士会

- 张怀庆
- 康𡵚
- 征君
- 李佐
- 元载 常袞
- 崔旰
- 黎幹
- 崔叔清
- 常愿
- 刘士荣
- 袁德师
- 蒋乂
- 崔损

•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 张茂昭
- 王播
- 李秀才
- 姓严人
- 王初昆弟
- 李据
- 教坊人
- 南海祭文宣王
- 太常寺
- 柳氏婢
- 韩昶
- 王智兴
- 韦氏子
- 令狐綯

- 郑光
- 郑畋 卢携
- 郑綮
- 郑准
- 张氏子
- 刘义方
- 郑群玉
- 梅权衡
- 李云翰

•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 崔育
- 宇文翊
- 韩简
- 胡令
- 杨铮
- 谢柴书
- 郡牧
- 张咸光
- 长须僧
- 道流
- 三妄人
- 周韦二子
- 不识镜
- 啮鼻
- 助丧礼
- 外学归
- 行吊
- 痴婿

- 鲁人执竿
- 齐人学瑟
- 市马
- 昭应书生

•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 刘诚之
- 宗玄成
- 孟神爽
- 飞骑席人
- 韩令珪
- 李宏
- 长孙昕
- 张易之兄弟
- 权怀恩
- 宋之逊
- 张幹等
- 彭先觉
- 张德
- 士子吞舍利
- 刘子振
- 荆州鬻割者

•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 南荒人娶妇
- 赵高
- 韦少卿
- 葛清
- 三王子

- 乐从训
- 张从晦
- 李仁矩
- 李罕之
- 韩伸
- 李令
- 孟弘微
- 僧鸾
- 路德延
- 萧希甫

•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 刘祥
- 刘孝绰
- 许敬宗
- 盈川令
- 崔湜
- 杜审言
- 杜甫
- 陈通方
- 李贺
- 李群玉
- 冯涓
- 温庭筠
- 陈璠叟
- 薛能
- 高逢休
- 汲师
- 崔骈

- 西川人
- 河中幕客
- 崔昭符
- 温定

•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 姚岩杰
- 朝士使朔方
- 薛保逊
- 薛昭纬
- 剧燕
- 韦薛轻高氏
- 胡翺
- 轻薄士流
- 张翱
- 卢程
- 崔秘
- 王先主遭轻薄
- 蒋贻恭

•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 麻秋
- 宋幼帝
- 高洋
- 南阳王
- 朱粲
- 陈承亲
- 薛震
- 陈元光

- 独孤庄
- 索元礼
- 罗织人
- 元楷
- 武承嗣
- 张易之兄弟
- 郝象贤
- 周兴
- 侯思止
- 来俊臣

•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 吉頊
- 成王千里
- 张亶
- 王旭
- 京师三豹
- 张孝嵩
- 王弘义
- 谢祐
- 河内王懿宗
- 酷吏
- 杨务廉
- 李全交

•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 胡元礼
- 诬刘如璿恶党
- 宋昱 韦儼

- 萧颖士
- 李希烈
- 卢杞
- 襄样节度
- 史牟
- 李绅
- 胡濬
- 韦公幹
- 陈延美
- 赵思綰
- 安道进

•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 洗氏
- 卫敬瑜妻
- 周迪妻
- 邹待徵妻
- 窦烈女
- 郑神佐女
- 卢夫人
- 符凤妻
- 吕荣
- 封景文
- 高彦昭女
- 李诞女
- 义成妻
- 魏知古妻
- 侯四娘
- 郑路女

○ 邹仆妻

○ 歌者妇

•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 贤妇

○ 才妇

•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 美妇人

○ 妒妇

•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 周皓

○ 李秀兰

○ 杜牧

○ 刘禹锡

○ 李逢吉

○ 洛中举人

○ 蔡京

○ 武昌妓

○ 韦保衡

○ 曹生

○ 罗虬

○ 徐月英

•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 买粉儿

○ 崔护

○ 武延嗣

- 开元制衣女
- 韦皋
- 欧阳詹
- 薛宜僚
- 戎昱

•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 韦桃符
- 李敬
- 武公幹
- 吴行鲁
- 李鹄
- 捧砚
- 捧剑
- 归秦
- 段章
- 上清
- 李錡婢
- 李福女奴
- 却要

•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 周昭王
- 吴夫差
- 汉武帝
- 司马相如
- 阴贵人
- 张奂
- 郑玄

- 范迈
- 许攸
- 薛夏
- 蒋济
- 周宣
- 王戎
- 邹湛
- 陈桃
- 吕蒙
- 王穆
- 张天锡
- 张骏
- 索充 宋桶
- 苻坚
- 后赵宣咸
- 张甲
- 张茂
- 晋明帝
- 冯孝将
- 徐精
- 商仲堪
- 商灵均
- 桓豁
- 司马恬
- 贾弼
- 王奉先
- 宗叔林
- 沙门法称
- 刘穆之
- 徐羨之

- 沈庆之
- 明褒
- 刘诞
- 袁愍孙
- 刘沙门
- 诸仲务
- 孙氏
- 桓誓
- 张寻
- 徐祖
- 桓邈
- 周氏婢
- 何敬叔

•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 閻英
- 宋琼
- 宋颖妻
- 卢元明
- 元渊
- 许超
- 北齐李广
- 萧铿
- 徐孝嗣
- 梁江淹
- 代宗
- 徐善
- 梦休征上

•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 梦休征下

•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 梦咎征

•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

○ 鬼神上

•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 鬼神下

○ 梦游上

•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 梦游下

•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

○ 巫

○ 厌咒

•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 客隐游

○ 天毒国道人

○ 骞霄国画工

○ 营陵人

○ 扶娄国人

○ 徐登

○ 周眡奴

○ 赵侯

- 天竺胡人
- 鞠道龙
- 阳羨书生
- 侯子光

-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 宋子贤
- 胡僧
- 祖珍俭
- 叶道士
- 河南妖主
- 梁州妖主
- 明崇俨
- 刘靖妻
- 鼎师
- 李慈德
- 叶法善
- 罗公远
- 北山道者
- 东明观道士
- 东岩寺僧
- 荆术士
- 梵僧难陀
- 太白老僧

-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 张和
- 胡媚儿
- 中部民

- 板桥三娘子
- 关司法
- 长乐里人
- 陈武振
- 海中妇人
- 画工

•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 侯元
- 功德山
- 襄阳老叟
- 青城道士
- 蜀都妇人

•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 蔡诞
- 须曼卿
- 马太守
- 邺城人
- 纥干狐尾
- 李恒
- 惠范
- 史崇玄
- 岭南淫祀
- 贺玄景
- 瀛州妇人
- 薛怀义
- 胡僧宝严
- 胡超僧

- 调猫儿鹦鹉
- 骆宾王
- 冯七姨
- 姜抚先生

•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 李泌
- 纸衣师
- 明思远
- 周士龙
- 李长源
- 双圣灯
- 路神通
- 五福楼
- 鱼目为舍利
- 目老叟为小儿
- 于世尊
- 捉佛光事
- 大轮咒
- 陈仆射
- 解元龟
- 蔡畋
- 张守一

•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 吕用之
- 诸葛殷
- 董昌

•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 龙门山
- 太公望
- 四海神
- 延娟
- 齐桓公
- 晋文公
- 郑繆公
- 晋平公
- 齐景公
- 妒女庙
- 伍子胥
- 屈原
- 李冰
- 土羊神
- 梅姑
- 秦始皇
- 观亭江神
- 宛若
- 竹王
- 刘向
- 何比干

•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 栾侯
- 阳起
- 欧明
- 李高
- 黄原

- 贾逵
- 李宪
- 张璞
- 洛子渊
- 陈虞
- 黄翻
- 阳雍
- 钱祐
- 徐郎
- 丁氏妇
- 阿紫

•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 度朔君
- 蒋子文
- 葛祚
- 虞道施
- 顾邵
- 陈氏女
- 王表
- 石人神
- 圣姑
- 陈敏
- 费长房
- 胡母班
- 张诚之

•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 王祐

- 温峤
- 戴文谿
- 黄石公
- 袁双
- 商康
- 贾充
- 王文度
- 徐长
- 陈绪
- 白道猷
- 高雅之
- 罗根生
- 沈纵
- 戴氏女
- 孙盛
- 湛满
- 竺昙遂
- 武曾
- 晋孝武帝
- 蔺启之
- 王猛
- 封驱之

•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 王僧虔
- 陈慳
- 宫亭庙
- 安世高
- 曲阿神

- 谢朓
- 李滔
- 树伯道
- 侯褚
- 卢循
- 陈臣
- 张舒
- 萧惠明
- 柳积
- 赵文昭
- 河伯
- 邵敬伯
- 吴兴人
- 刘子卿

•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 太室神
- 黄苗
- 龚双
- 萧总
- 萧岳
- 尔朱兆
- 蒋帝神
- 临汝侯猷
- 阴子春
- 苏岭庙
- 卢元明
- 董慎
- 李靖

-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 丹丘子
- 瀚海神
- 薛延陀
- 睦仁菑
- 兖州人

-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 柳智感
- 李播
- 狄仁杰
- 王万彻
- 太学郑生
- 赵州参军妻

-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 韦安道

- 卷第三百 神十

- 杜鹏举
- 河东县尉妻
- 三卫
- 李湜
- 叶净能
- 王昌龄
- 张嘉祐

-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 汝阴人
- 崔敏殼
- 张安
- 仇嘉福
- 食羊人
- 王峻

-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 皇甫恂
- 卫庭训
- 韦秀庄
- 华岳神女
- 王侗

-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 韩光祚
- 宣州司户
- 郑仁钧
- 季广琛
- 刘可大
- 奴苍壁
- 南纘
- 王常

-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 开业寺
- 女娲神
- 王籍
- 畅璀

- 乔龟年
- 张光晟
- 淮南军卒
- 元载 张谓
- 颍阳里正

•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 王法智
- 李佐时
- 韦皋
- 窦参
- 李伯禽
- 萧复弟
- 李纳
- 崔汾
- 辛秘

•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 陈袁生
- 冉遂
- 魏耽
- 卢佩

•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 沈聿
- 党国清
- 太原小吏
- 村人陈翁
- 乐坤

- 永清县庙
- 崔泽
- 韩愈
- 李逢吉
- 樊宗训
- 裴度
- 张仲殷
- 凌华

•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 李回
- 李序
- 蔡荣
- 刘元迴
- 郑翦
- 柳澥
- 马总
- 崔龟从

•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 蒋琛
- 张遵言

•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 张无颇
- 王锜
- 马朝
- 郗元位
- 夏阳赵尉

- 卢嗣宗
- 三史王生
- 张生

•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 萧旷
- 史遂
- 田布
- 进士崔生
- 张偃
- 裴氏子
- 韦驺

•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 楚州人
- 陷河神
- 蹇宗儒
- 滑能
- 柳晦
- 刘山甫
- 尔朱氏
- 李仲吕
- 新昌坊民
- 裴氏女
- 夏侯祯
- 徐焕
- 罗弘信
- 李峤

•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 杨钊
- 张璟
- 崔从事
- 王审知
- 张怀武
- 李玫
- 赵瑜
- 关承湍妻
- 李冰祠
- 郑君雄
- 锺离王祠
- 盘古祠
- 狄仁杰祠
- 葛氏妇
- 马希声
- 庞式

• 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 清泰主
- 仆射陂
- 李泳子
- 譙义俊
- 刘峭
- 袁州父老
- 朱廷禹
- 僧德林
- 司马正彝
- 刘宣

- 黄鲁
- 张铤
- 郭厚
- 浔阳县吏
- 朱元吉
- 沽酒王氏
- 鲍回
- 刘嶠
- 崔练师

•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 梨山庙
- 吴延瑫
- 淫祠

•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 韩重
- 公孙达
- 鲜于冀
- 卢充
- 谈生
- 陈蕃
- 刘照
- 张汉直
- 范丹
- 费季
- 周式
- 陈阿登

•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 吴祥
- 周翁仲
- 田畴
- 文颖
- 王樊
- 秦巨伯
- 宗岱
- 郑奇
- 鍾繇
- 夏侯玄
- 嵇康
- 倪彦思
- 沈季
- 糜竺
- 王弼
- 陈仙
- 胡熙
- 鲁肃

•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 陆机
- 赵伯伦
- 朱彦
- 桓回
- 周子长
- 荀泽
- 桓轺
- 朱子之

- 杨羨
- 王肇宗
- 张禹
- 邵公
- 吴士季
- 周子文
- 王恭伯
- 李经
- 谢邈之
- 彭虎子
- 司马恬
- 阮德如
- 陈庆孙
- 甄冲

•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 张子长
- 桓道愍
- 周临贺
- 胡茂回
- 阮瞻
- 临湘令
- 顾氏
- 江州录事
- 陈素
- 胡章
- 苏韶
- 夏侯恺
- 刘他

- 王戎
- 王仲文

•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 蔡謨
- 姚元起
- 閻勣
- 孙稚
- 索邈
- 冯述
- 任怀仁
- 王明
- 王彪之
- 王凝之
- 姚牛
- 桓恭
- 阮瑜之
- 刘澄
- 刘道锡
- 赵吉
- 司马隆

•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 郭翻
- 王瑗之
- 牵腾
- 新鬼
- 刘青松
- 庾亮

- 司马义
- 李元明
- 张闾
- 庾绍之
- 韦氏
- 胡馥之
- 贾雍
- 宋定伯
- 吕光

•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 陶侃
- 谢尚
- 襄阳军人
- 吕顺
- 桓恭
- 庾崇
- 曹公船
- 王志都
- 唐邦
- 王矩
- 周义
- 袁乞
- 王恒之
- 刘遁
- 王思规
- 华逸
- 张君林
- 蛮兵

- 陈皋
- 袁无忌
- 新蔡王昭平
- 远学诸生

•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 张隆
- 吉岩石
- 富阳人
- 给使
- 甄法崇
- 谢晦
- 谢灵运
- 梁清
- 徐道饶
- 东莱陈氏
- 谢道欣
- 沈寂之
- 王胡
- 陶继之
- 朱泰
- 戴承伯
- 章授
- 施续门生
- 张道虚

•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 秦树
- 竺惠炽

- 郭铨
- 贺思令
- 山都
- 区敬之
- 刘隽
- 檀道济
- 石秀之
- 夏侯祖观
- 张承吉
- 梁清
- 崔茂伯
- 巢氏
- 胡庇之
- 索颐

•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 王聘之
- 孟襄
- 司马文宣
- 虞德 严猛
- 郭庆之
- 薄绍之
- 索万兴
- 郭秀之
- 庾季随
- 申翼之
- 王怀之
- 柳叔伦
- 刘廓

- 王瑶
- 王文明
- 夏侯文规

•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 袁炳
- 费庆伯
- 刘朗之
- 长孙绍祖
- 刘导
- 刘氏
- 崔罗什
- 沈警

•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 崔子武
- 马道猷
- 顾总
- 邢鸾
- 萧摩侯
- 道人法力
- 萧思遇
- 任胄
- 董寿之
- 樊孝谦
- 李文府
- 史万岁
- 房玄龄
- 魏徵

○ 唐俭

•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 慕容垂

○ 李勣女

○ 解襌人

○ 漕店人

○ 张琮

○ 刘门奴

○ 阎庚

○ 明崇俨

○ 王怀智

○ 沙门英禅师

○ 陈导

○ 王志

○ 巴峡人

○ 陆余庆

•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 夏文荣

○ 张希望

○ 郑从简

○ 房颖叔

○ 刘讽

○ 相州刺史

○ 王湛

○ 狄仁杰

○ 李嵩

○ 张守珪

○ 杨珣

•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 张果女

○ 华妃

○ 郭知运

○ 王光本

○ 幽州衙将

○ 韦氏女

○ 崔尚

○ 河湄人

○ 中官

○ 王鉴

○ 李令问

○ 僧韬光

○ 僧仪光

○ 尼员智

○ 杨元英

•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 薛矜

○ 朱七娘

○ 李光远

○ 李霸

○ 洛阳鬼兵

○ 道德里书生

○ 安宜坊书生

○ 裴盛

○ 杨溥

☐ 薛直

☐ 刘洪

•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 唐晅

☐ 萧正人

☐ 韦镒

☐ 赵夏日

☐ 茹子颜

☐ 刘子贡

☐ 刘平

☐ 萧颖士

•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 黎阳客

☐ 李迥秀

☐ 琅邪人

☐ 崔咸

☐ 季攸

☐ 武德县田叟

☐ 裴徽

☐ 李陶

☐ 长洲陆氏女

☐ 刁缅

☐ 王无有

☐ 王昇

☐ 高生

•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 杨准
- 王乙
- 韦栗
- 河间刘别驾
- 王玄之
- 郑德懋
- 朱敖
- 裴虬
- 赵佐
- 岐州佐史

•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 浚仪王氏
- 章仇兼琼
- 李林甫
- 陈希烈
- 杨国忠
- 李叔霁
- 新繁县令
- 姚萧品
- 梁守威

•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 常夷
- 张守一
- 郑望
- 宇文覷
- 李莹
- 裴臧

○ 李氏

•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 韦璜

○ 薛万石

○ 范俶

○ 李澣

○ 张勅

○ 牛爽

○ 李咸

○ 李昼

○ 元载

○ 萧审

•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 卢仲海

○ 王垂

○ 武丘寺

○ 李佐公

○ 窦裕

○ 商顺

○ 李载

○ 高励

○ 萧遇

○ 朱自劝

•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 罗元则

○ 李元平

- 刘参
- 阎敬立
- 崔书生
- 李则
- 陆凭
- 浔阳李生

•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 韩弇
- 卢顼
- 李章武

•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 李俊
- 李赤
- 韦浦
- 郑驯
- 魏朋
- 道政坊宅
- 郑琼罗

•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 独孤穆
- 华州参军
- 赵叔牙
- 周济川

•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 陆乔

- 庐江冯媼
- 窦玉
- 李和子
- 李儋伯

•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 王裔老
- 张弘让
- 寇鄘
- 呼延冀
- 安凤
- 成叔弁
- 襄阳选人
- 祖价

•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 郭承嘏
- 张庾
- 刘方玄
- 光宅坊民
- 淮西军将
- 郭翥
- 裴通远
- 郑绍
- 孟氏

•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 利俗坊民
- 太原部将

- 成公遼
- 送书使者
- 臧夏
- 踏歌鬼
- 卢燕
- 李湘
- 马震
- 刘惟清
- 董观
- 钱方义

•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 吴任生
- 邬涛
- 曾季衡
- 赵合
- 韦安之
- 李佐文
- 胡灏

•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 辛神邕
- 唐燕士
- 郭郢
- 李全质
- 沈恭礼
- 牛生
- 韦齐休

-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 房陟
- 王超
- 段何
- 韦鲍生妓
- 梁璟
- 崔御史
- 曹唐

-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 许生
- 颜濬
- 郝惟谅
- 浮梁张令
- 欧阳敏
- 奉天县民

-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 邢群
- 李重
- 王坤
- 苏太玄
- 房千里
- 韦氏子
- 李浔
- 段成式
- 鬼葬
- 董汉勋

•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 牟颖
- 游氏子
- 李云
- 郑总
- 王绍
- 王鲔
- 李戴仁
- 刘璟
- 李矩
- 陶福
- 巴川崔令
- 冯生

•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 皇甫枚
- 陈璠
- 豫章中官
- 邵元休
- 何四郎
- 青州客
- 周元枢
- 朱延寿
- 秦进忠
- 望江李令
- 张飞庙祝
- 僧彦脩
- 建康乐人
- 黄延让

- 张瑗
- 婺源军人妻
- 陈德遇
- 广陵吏人

•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 杨城
- 袁继谦
- 邠州士人
- 王商
- 谢彦璋
- 崇圣寺
- 任彦思
- 张仁宝
- 杨蕴中
- 王延镐
- 僧惠进
- 田达诚
- 徐彦成
- 郑郊
- 李茵
- 柳鹏举
- 周洁

•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 杨副使
- 僧珉楚
- 陈守规
- 广陵贾人

- 浦城人
- 刘道士
- 清源都将
- 王谏妻
- 林昌业
- 潘袭
- 胡澄
- 王攀
- 郑守澄
- 刘鹭

•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 哥舒翰
- 章仇兼琼
- 杨慎矜
- 江南吴生
- 朱岷女
- 杜万
- 韦自东
- 马燧

•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 东洛张生
- 薛淙
- 丘濡
- 陈越石
- 张融
- 蕴都师

•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 庞阿
- 马势妇
- 无名夫妇
- 王宙
- 郑齐婴
- 柳少游
- 苏莱
- 郑生
- 韦隐
- 齐推女
- 郑氏女
- 裴珙
- 舒州军吏

•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 武都女
- 东方朔
- 双头鸡
- 张遗
- 翟宣
- 臧仲英
- 顿丘人
- 王基
- 应璩
- 公孙渊
- 诸葛恪
- 零陵太守女
- 荥阳廖氏

- 陶璜
- 赵王伦
- 张骅
- 怀瑶
- 裴楷
- 卫瓘
- 贾谧
- 刘峤
- 王敦
- 王献
- 刘宠
- 桓温府参军
- 郭氏

•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 庾翼
- 庾瑾
- 商仲堪
- 寿颁
- 李势
- 郗恢
- 庾亮
- 乞佛炽盘
- 姚绍
- 桓振
- 贾弼之
- 江陵赵姥
- 诸葛长民
- 盐官张氏

- 王愉
- 朱宗之
- 虞定国
- 丁謩
- 富阳王氏
- 乐遐
- 刘斌
- 王徵
- 张仲舒
- 萧思话
- 傅氏女
- 郭仲产
- 刘顺
- 王谭
- 周登之
- 黄寻
- 荆州人
- 田骚
- 邓差
- 司马申
- 段晖

•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 崔季舒
- 安阳黄氏
- 齐后主
- 王惠照
- 独孤陀
- 杨素

- 滕景贞
- 元邃
- 刘志言
- 素娥
- 张易之
- 李承嘉
- 泰州人
- 梁载言
- 范季辅
- 洛阳妇人
- 裴休贞
- 牛成
- 张翰
- 南郑县尉
- 李泮
- 元自虚

•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 长孙绎
- 韦虚心
- 裴镜微
- 李虞
- 武德县妇人
- 怀州民
- 武德县民
- 张司马
- 李適之
- 李林甫
- 杨慎矜

- 姜皎
- 晁良贞
- 李氏
- 张周封
- 王丰
- 房集
- 张寅
- 燕凤祥
- 王生
- 梁仲朋

•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 韦滂
- 柳氏
- 王愬
- 李哲
- 卢瑗
- 庐江民
- 扬州塔
- 高邮寺
- 刘积中

•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 江淮士人
- 李鹄
- 僧智圆
- 南孝廉
- 谢翱
- 僧法长

- 河北村正
- 僧弘济
- 金友章
- 于凝

•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 王申子
- 韩饮
- 许敬 张闲
- 太原小儿
- 李师古
- 孟不疑
- 戴警
- 杜惊
- 郑纲
- 河北军将
- 宫山僧

•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 杜元颖
- 朱道士
- 郑生
- 赵士宗
- 曹朗
- 籽儿
- 李约
- 张缜
- 马举
- 韦琛

- 张谋孙
- 李黄
- 宋洵
- 张氏子
- 僧十朋
- 宜春人
- 朱从本
- 周本
- 王宗信
- 薛老峰
- 欧阳璨

-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 妖怪
- 人妖

-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 杂器用

-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 杂器用

-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 杂器用

-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 杂器用
- 凶器上

-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 凶器下

-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 火

- 土

-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 鳖灵

- 玉梁观

- 湘穴

- 耒阳水

- 孙坚得葬地

- 聂友

- 八阵图

- 海畔石龟

- 钓台石

- 汾州女子

- 波斯王女

- 程颜

- 文水县坠石

- 玄宗圣容

- 渝州莲花

- 玉马

- 华山道侣

- 郑仁本弟

- 楚州僧

- 胡氏子

- 王蜀先主
- 庐山渔者
- 桂从义
- 金精山木鹤
- 卖饼王老
- 桃林禾
- 王延政
- 洪州樵人

-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 史姁
- 范明友奴
- 陈焦
- 崔涵
- 柳苕
- 刘凯
- 石函中人
- 杜锡家婢此已下妇人再生。
- 汉宫人
- 李俄
- 河间女子
- 徐玄方女
- 蔡支妻
- 陈朗婢
- 于宝家奴
- 韦讽女奴
- 邺中妇人
- 李仲通婢
- 崔生妻

○ 东莱人女

•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 郑会

○ 王穆

○ 邵进

○ 李太尉军士

○ 五原将校

○ 范令卿缢死复再生

○ 汤氏子

○ 士人甲易形再生

○ 李简

○ 竹季贞

○ 陆彦

•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 赵泰

○ 袁廓

○ 曹宗之

○ 孙回璞

○ 李强友

○ 韦广济

○ 郗惠连

•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 刘宪

○ 张汶

○ 隰州佐史

○ 邓俨

- 贝禧
- 干庆已下遇仙官再生。
- 陈良
- 杨大夫
- 李主簿妻

•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 刘薛
- 李清
- 郑师辩
- 法庆
- 开元选人
- 崔明达
- 王抡
- 费子玉
- 梅先

•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 王琚
- 魏靖
- 杨再思
- 金坛王丞
- 韩朝宗
- 韦延之
- 张质
- 郑洁

•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 赵文若

- 孔恪
- 霍有邻
- 皇甫恂
- 裴龄
- 六合县丞
- 薛涛
- 赵裴
- 邓成
- 张瑶

•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 支法衡
- 程道惠
- 僧善道
- 李旦
- 梁甲
- 任义方
- 齐士望
- 杨师操
- 裴则子
- 河南府史
- 周颂
- 卢弁

•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 索卢贞
- 琅邪人
- 胡勒
- 颜畿

- 馮杭廣
- 曲阿人
- 賀瑀
- 食牛人
- 丘友
- 庾申
- 李除
- 張導
- 石長和
- 古元之

•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 周子恭
- 李及
- 阿六
- 崔君
- 劉漑
- 朱同
- 郗澄
- 王勛
- 蘇履霜
- 景生
- 許琛

•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 崔紹
- 辛察
- 僧彥先
- 陳龜范

-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 贾偶
- 章泛
- 谢弘敞妻
- 梁氏
- 朱氏
- 李强名妻
- 荆州女子
- 周哲滞妻
- 刘长史女
- 卢顷表姨
- 刘氏子妻
- 延陵村人妻
- 赵某妻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魏人钻火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出《笑林》。

齐俊士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读书，与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知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出《颜氏家训》。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误。及见颍项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翱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商讨，方知误焉。出《颜氏家训》。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轻蔑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称赞，必击牛酺酒延之。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出《颜氏家训》。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启颜录》。

梁权贵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绎，方知如此。出《颜氏家训》。

柳謩之

隋内史舍人河东柳謩之，奏事好错。尝有周家公主，表请出家。謩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仆射庆则问之曰：“奏事若为错。”謩之复错答曰：“周家公主，欲得还俗。”謩之历位光禄卿。

阮嵩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出《朝野僉载》。

郝象贤

唐郝象贤，侍中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诒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饌，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出《朝野僉载》。

朱前疑

周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

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出《朝野僉载》。

张由古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盖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觉。累迁司计员外，以罪放于庭州。时中书令许敬宗综理诏狱，帖召之。由古喜，至则为所责，惧而手战，笏坠于地，口不能言。初为殿中正班，以尚书郎有错立者，谓引驾曰：“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可鼻冲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语》。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曰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曾杖杀琅琊王冲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贼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此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无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

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正惊起，悚怍曰：“思正死罪，实不解，幸蒙中丞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葵。俱居。不得吃，苦鼓反。谓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糯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时来俊臣弃故妻，奏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正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诸相问之，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娶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事遂寝。竟为李昭德榜杀之。出《御史台记》。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鸬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追逐，无时暂舍。时人号“驱驴宰相”。出《朝野僉载》。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出《朝野僉载》。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载》。

台中语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惊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载》。

沈子荣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迹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碓，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碓，乃是蓝田，今问之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出《朝野僉载》。

武懿宗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

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矣。”上乃释之。出《朝野僉载》。

张衡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载》。

李良弼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羹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具入。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三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出《朝野僉载》。

来子珣

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台记》。

阎知微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弩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出《朝野僉载》。

崔湜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囑求，脏污狼籍。父挹，为司乐，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之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朝野僉载》。

权龙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蝗。”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后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螭

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今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稷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苏味道

唐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夔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模棱宰相也。出《卢氏杂记》。

李师旦

唐李师旦，新丰人也，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厉而谓曰：“公为官，奈何不守法，而违犯若是？”将罪之，师旦请更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挝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遽为？”味道曰：“此反白为黑汉，不能绳之。”出《御史台记》。

霍献可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献可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涕泪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台记》。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鳧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之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袁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载》。

崔泰之

唐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朝野僉载》。

陆余庆

唐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载》。

孙彦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匮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载》。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绝滋味。至驿，或窃脯腊置于食，伪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后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举措也。尝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觉侍者见之。对曰：“干肉驿家颇有，请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烂煮肉，以汁作羹，御史伪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责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闲应答，但谢曰罗漏，言以罗滤之漏也。神龙中，韩琬与路元贻、郑元父充判官，至莱州，亲睹此事，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时任中丞，谓琬之曰：“元忠任监察，至驿，干肉鸡子并食之，未亏于宪司之重，盖盗之深失国士体。”魏公之言当矣，但不食不窃，岂不美欤。出《御史台记》。

韩琬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经，辄集于学徒中。或攬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尝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生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

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张生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生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何道。”当时长安，以有案，动曰为实。故知耽玩经史者，宜详时事。不然，何古人号为愚儒、朴儒、腐儒、竖儒耶？亦可贻诫子弟。出《御史台记》。

赵仁奖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贖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访寻台中旧列，妄事欢洽。御史倪若水谓杨茂直曰：“此庸汉，妄为翫茸。”乃奏之，中书令姚崇曰：“此是《黄獐》汉耶。”授当州悉当尉，驰驿发遣。仁奖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宋务先题之曰：“赵奖出王戎幕下，入朱博台中。舍彼负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驄马，坐客唯听《黄獐》。”时崔宣一使于都，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妻一娘。”宣一以书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礼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奖赠诗曰：“令乘驄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讶之，或以为假手。仁奖初拜监察，谢朝贵，但云：“有幸把公马足。”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台记》。

姜师度

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把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载》。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诣阙自陈，请日试文章三十道。则天乃命王勃试之，授校书郎，累拜监察大理正，与紫微令姚崇连亲。崇尝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泪。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手执之而后释。祝云：“愿令公速愈也。”崇勉从之。既出，崇鄙其谄媚，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礼也。出《御史台记》。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参军石惠泰，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之，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出《朝野僉载》。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出《谭宾

录》。

李谨度

唐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寮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出《朝野僉载》。

三稭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稭；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稭；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稭。号为京师三稭。出《朝野僉载》。

阳滔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捡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出《朝野僉载》。

常定宗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出《朝野僉载》。

张玄靖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出使，问台中事意，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出《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達

独孤守忠 王熊 鞠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𩇑 征君 李佐 元载 常袞

崔旰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公羊传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太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出《笑林》。

李文礼

唐李文礼，顿丘人也，好学有文华，累迁至扬州司马，而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

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出《御史台记》。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徵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嚙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出《启颜录》。

元宗逵

唐元宗逵为果州司马，有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殓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一经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门说之，一州以为口实。出《大唐新语》。

独孤守忠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出《朝野僉载》。

王熊

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略几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癫獼。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载》。

鞠崇裕

唐冀州参军鞠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出《朝野僉载》。

梁士会

唐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乌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乌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乌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出《朝野僉载》。

张怀庆

唐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谓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语》。

康𡵚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𡵚。”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𡵚，以为上之于君，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𡵚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𡵚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尝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𡵚宅也。出《明皇杂录》。

征君

唐肃宗之代，急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武，衣草衣，蹑芒屨，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至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佯俛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

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惧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乌复进浑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玉堂闲话》。

李佐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薹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薹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薹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出《独异志》。

元载 常袞

唐代宗以庶务毕委宰相，而元载专政，益乱国典。非良金重宝，赳赳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袞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尊，失于分别，故升陟多失。或同列进拟稍繁，别谓之沓伯。是时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众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考，岂裨皇化耶？”出《杜阳杂编》。

崔旰

唐顺宗在东宫，韦渠荐崔旰。拜谕德，为侍书。旰触事面墙，对

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官僚，自合知也。”出《嘉话录》。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龙所。幹与巫覡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出《卢氏杂说》。

崔叔清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出《国史补》。

常愿

唐刘禹锡云：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榷，危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斡邓。”邓把将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斡邓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话录》。

刘士荣

唐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

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鏐者，锡之客也。时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鏐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出《嘉话录》。

袁德师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何乃相轻。”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晒。出《嘉话录》。

蒋乂

唐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传卷，故为物议所嗤。出《国史补》。

崔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出《谭宾录》。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 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叔衡 李云翰

张茂昭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𦠔，争堪吃。”出《卢氏杂说》。

王播

唐淮南节度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倖，以图内授。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等数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贿迁，其徒实繁，自外官至内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守

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岂时之重利耶？而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谕。出《卢氏杂说》。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笺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耳，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繒。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事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蕲间悉话为笑端。出《大唐新语》。

姓严人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

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勤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而犹自谓不误，从容而退。出《因话录》。

王初昆弟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堂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出《独异志》。

李据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浥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祇承人竟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出《卢氏杂说》。

教坊人

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属教坊，作西方师子左脚来三十年。”出《卢氏杂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出《岭南异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圆丘，至时不到者，判云：“太常大寺，实自伽蓝。圆丘小僧，不合无礼。”出《传载》。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倏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倏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韩昶

唐韩昶，名父之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

王智兴

唐王智兴为汴师，有举人投谒。便□诗卷智兴○○○○○子谓鹤膝也遂善待之。兼○○○○○○○○书举子明年落第，智兴极怒。○○应□官○○○○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举○○○○○汴州一日致宴。忽□秀才○○○○○○○○饮□冬必更奉荐○○○○○○○○明□见诸判官曰智兴咬○○○○○○○○○○○○○○○○○○○○

韦氏子

[illegible]

令狐绹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无间然。舍人刘蛻者，每讦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令狐綯，而不言其失。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又以子弟纳贿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刘托以腹心，都不疑虑，因为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赂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焉。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人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郑光

唐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判官是何人？”光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大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候对，多以“开始”为号。时裴思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皆谓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时，遇国忌行香，便为判官及屈诸客就寺宴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臃脐。”他人皆寻思不得。至薛还令，云：“脚杏。”满座大笑。出《卢氏杂说》。

郑畋 卢携

唐宰相郑畋、卢携亲表，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协，更相诟詈，乃至以砚相掷，时人谓宰相斗击。以此俱出官。出《北梦琐言》。

郑綮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时王纲已紊，四方多故，才既无取，言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出《北梦琐言》。

郑准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汭。常欲自比陈、阮，集其所作为十卷，号《刘表军书》。而辞体不雅，至如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贺襄州赵洪嗣袭书云：“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显言其庶贱也。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出《北梦琐言》。

张氏子

唐张昺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蚀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感之，乃书神仙字，碎剪置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竟月不食，言词粗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岁久方卒，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闢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出《北梦琐言》。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韵脚以“审之厚薄”。义方赋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无不以为欢笑。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秀才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缙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

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出《乾闥子》。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椳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拂其上也。”众大笑。出《乾闥子》。

李云翰

周咸通中，举人李云翰行《口脂赋》，又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又李罕《披云雾见青天》诗：“颜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责面遣。举子中有每年撰无名子，前有举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齐夔凌纂要》，又李云翰作《吴王□□李谒天帝记》，无名子。萧相知举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余首，裕遂罢举。是年，卢庸连旁文宣王庙前哭半日。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翊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媚 鲁人执竿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崔育

唐□□前进士崔育以中原乱离，客于边上，亦□□□□□闻辄事轻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带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捩角。村□□□□□城郭士女随观，谓之精怪。每谒州郡骑□□□□□哈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则投刺。其名衔□□□□□耽酒嗜肉，怜葱爱蒜。不得已而□□□□□悬宰视之如土木。藩帅郡侯奈之不可。□□□□□州民啖其肉，族其家，盖轻薄之所致也。

宇文翊

唐进士宇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癸年四十余，方谋继室，兄回为谏议，能为人致登第。遂

娉女与璠，为言于回矣，果有所获。相公韦公说即有中表甚鄙之。因滑台杜志名，时有丧遭火，几焚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因而延燎。”杜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用以讥之。出《北梦琐言》。

韩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出《北梦琐言》。

胡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谭？”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安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冶炉家，置一铁^鑊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销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撞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撞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撞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出《玉堂闲话》。

杨铮

蜀秀才杨铮，铮音竹觥反，自言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是以字奔郑。行恶思，或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修卷轴，投谒王侯门，到者无不逢迎。雄藩火幕，争驰车马迎之。铮每行，仆马甚盛，平头骑从骡，携书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虑其谤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聪明，有文武才。四方负艺之士，罔不集其门。召铮至，饬东阁，尽礼待之。时令贡恶诗，以为欢笑。诸客请召，有不得次者，以为快快。茂权一日忽屏从谓之曰：“秀才客子，当州必欲咨留，相伴至罢镇同归，可乎？如可，则当奉为卜娶，所居奉留。”铮欣然从之。权令媒氏与问名某氏之属。至于成迎，筵宴为备焉。仍邀诸从事赴会，铮亲见女容质异常端丽。及成礼，遽遭殴辱，左右婢仆，皆是扶同共相毁骂，不胜其苦。乃是茂权诈饬无须少年数辈，皆浓装艳服以给之。然后茂权自赴会大笑。此后复就茂权，屡自乞一邑。初有难色，宾从其谘，方许之。遂命给藁署。及期治行李，择良日辞谢。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门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执一牒，当街趋拽下马，夺去中带，云：“有府断，摄官送狱，荷校灭耳！”茂权遂诈作计，赠遗二夫，令脱逃而遁。潜藏旬日，方召出之。军州大以为笑。出《王氏见闻》。

谢柴书

唐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回书谢云：“蒙惠也愚若干。”出《卢氏杂说》。

郡牧

唐有膏粱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仪无阙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嶙峋蹶蹶，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语，慰劳感谢，皆莫

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嘖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瞢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味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巧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箸，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飧则夺其匕箸，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介绍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尝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笠。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出《玉堂闲话》。

长须僧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谁何。不剃发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践而礼其足。凡所经由，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螺钹迎焉。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大恚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获

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滥。诟置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鄣。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蜀人谓师曰：“一事南无，折却长须。”出《王氏见闻》。

道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緄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醴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出《玉堂闲话》。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候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罄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阖，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

禁。”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出《北梦琐言》。

周韦二子

周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钝，率由婢姬。仕伪蜀王氏，以事旧优容之，因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门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为王氏驸马都尉，性识庸鄙。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导爵里于闾阖酒肆，有哀之者，日获三二百钱，即与其徒饮啖而已。咸嗟叹之。出《北梦琐言》。

不识镜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亦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出《笑林》。

啮鼻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出《笑林》。

助丧礼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赍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鼓。”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出《笑林》。

外学归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出《笑林》。

行吊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置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出《笑林》。

痴婿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遗一袜。又睹林中鸪鸣云：“鸪鸪鸪鸪。”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云：“鸪鸪鸪鸪。”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出《笑林》。

鲁人执竿

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齐人学瑟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市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狙侏所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侏既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楹棊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侏，别赠二十。出《玉堂闲话》。

昭应书生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书人，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出《因话录》。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诫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幹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割者

刘诫之

唐天授年，彭城刘诫之，粗险不调，高言庠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键，妄说袄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使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诫之及卢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遂腰斩诫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出《朝野僉载》。

宗玄成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

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墅，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令项上著钁，后却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出《朝野僉载》。

孟神爽

孟神爽，扬州人，稟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颌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密事并虚，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野僉载》。

飞骑席人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出《朝野僉载》。

韩令珪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勣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勣便降阶悯然，令珪蹙眉蹙刺，相慰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勣：“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载》。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吓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出《朝野僉载》。

长孙昕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瓜挝，于街中行。御史大夫李杰在坊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奉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媼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馱将来。”媼投匍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出《朝野僉载》。

权怀恩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员外？”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怩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参军虽卑微，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载》。

宋之逊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师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师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齧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出《朝野僉载》。

张幹等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割，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者。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

宁坊力者张幹，割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割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割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鹊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割七十一处，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膊上割瓠芦，上割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出《酉阳杂俎》。

彭先觉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羝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緬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缝新裤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緬，不须，其肉乞緬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出《朝野僉载》。

张德

周长寿中，断屠极切。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日，命诸遗补。杜肃私囊一馐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在朝前，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又谓曰：“然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预。卿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集。”出肃状以示之，肃流汗浹背。举朝唾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顷年有僧，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刘子振

刘子振，蒲人。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轹同道，诋訐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立谈者。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卷。”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荆州鬻割者

荆州贞元中，市中有鬻割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蜍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仲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南荒人娶妇

南荒之人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谓缚妇女婿，非有父母丧，不复归其家。出《投荒杂录》。

赵高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题径三寸，叱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但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钱。出《酉阳杂俎》。

韦少卿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割青。其叔父尝

令解衣视之，胸上割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也。”出《酉阳杂俎》。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割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割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纈窠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纈，纈窠胜绝细。凡割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出《酉阳杂俎》。

三王子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割，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割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出《酉阳杂俎》。

乐从训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旧，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囊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

所杀。出《北梦琐言》。

张从晦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酣酒，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狎，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斩从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斩于寿春市。出《北梦琐言》。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授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以疾辞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蹴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诲之所致也。出《北梦琐言》。

李罕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及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于汴州，亦荆南成汭

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梦琐言》。

韩伸

有韩伸者，渠州人也。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王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先灼一龟。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云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诸方纵人牵之不去。即取人钱货，如征赤债。或经年忘其家而不归，多于花柳之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耻顿，驱趁而同归。如是往往有之。又尝游谒于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挈饮妓而致幽会。夜坐洽乐之际，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潜至，匿于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觉，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于饭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挞一顿，不胜其苦，□后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决之，骂曰：“这老汉，□落魄不归也！”无何，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头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时辈呼韩为“池水清”。出《王氏见闻》。

李令

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有归评事，任江陵鹺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曰：“某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愍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糒粮，归亦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鹺院，情况款密，是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悔恨而不能自明，与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云溪友议》。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侵入墙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摈弃，幸矣哉。出《北梦琐言》。

僧鸾

僧鸾有逸才而无拘检，早岁称乡衿，谒薛能于嘉州。能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俱出家，自于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玭甚爱其才，租庸张濬，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柳鄙之不接。又谒张，张也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鋋江西判官，后为西班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出《北梦琐言》。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寮，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梦琐

言》。

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辩，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臣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斥。又以毁訾宰相，责授岚州司马焉。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缺七卷云，其三卷余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据何本补入。后印本将此卷抽去，另采他书补入十二条，故文末不注出处。并于卷首附增识语，以示区别。今将初印本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璠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以下俱缺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刘祥

刘祥，东莞莒人也。宋世，解褐为征西行参军。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谘议参军。撰《宋

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兄整，官广州卒，祥就整妻求还资。撰连珠，多肆讥讪。事闻，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吻，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励，日望俊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喧议朝廷，不避尊师，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讦，若能改革，当令卿还。”后至广州，终日纵酒，病卒。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东莞刘祥，恃才傲物，尝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辈，已为令仆矣。”复作连珠讥讽朝廷，寻被诛。出《谈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每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与到洽友善，同侍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为藉用诗，奉诏作者数十人，孝绰尤工。即日敕起为谘议，后迁黄门侍郎。坐受赇为饷者所讼，左迁。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由此多忤。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葬其粪置其

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出《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闻其名，召补学士。文德皇后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共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礼部尚书。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间，复拜礼部尚书。帝将立昭仪，大臣切谏。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滕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及卒，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黠货。请谥为‘缪’。”

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以神童举，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以为然。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事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授盈川令。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楮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铺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出《朝野僉载》，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湜

崔湜，仁师之子。弟澄、液，兄蒞，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湜执政时，年三十六，尝暮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赋诗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后附韦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悛。萧至忠诛，流岭外赐死。

崔湜之为中书令，张嘉真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为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必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后病甚，宋之问等候之，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

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褻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重，重中创而死，并亦为左右所杀。出《宾谭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杜甫

杜甫，审言之孙。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天宝间，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数上赋颂，因寓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世故事，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会严武节度剑南，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诗歌，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武少解矣。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通方

陈通方登正元进士第，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抚播背曰：“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穷，及第同赠官也。播恨之。后通方丁家难，辛苦万状。播捷三科，为正郎，判盐铁。方穷悴求助，不甚给之。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以诗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播不得已，荐为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真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及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艰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盐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踧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植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出《闽川名士传》，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贺

李贺，唐诸王孙也。年七岁，元和中，以歌诗著名。韩退之、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因连骑造门请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题曰《高轩过》。二公大

惊，以所乘马联镳而还。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未几制策登科，为礼部郎官，乃议贺父名晋，不合举进士，时辈从而排之，贺竟不第。

按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且请曰：“某尽记贺篇咏，然黦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诂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常思报之。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堰中矣。”公大恚，叱出之。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日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撼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剧谈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李群玉

李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题《黄陵庙》诗有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自以为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浔阳，具述其事于段成式。群玉亡后，成式哭之诗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常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戏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轻脱而济之不厚矣。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资，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北梦琐言》。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研席，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綯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侠，愈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狹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开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出随州方城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厕，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词？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争为词送，唯记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醪醕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磻叟

陈磻叟者，父名帖，当有词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帖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悻。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官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经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数十节，侵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讪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犀虎，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

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知礪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礪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礪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凌。全家溯汉，至贾塹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薛能

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放诞如此。后军乱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谢诗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矐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高逢休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充塞搢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期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感，因潜起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

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汲师

汲师，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监察御史。时大夫李乾祐为万年令，师按县狱，乾祐差池而出晚，师怒，不顾而出。衔之。乾祐寻巡察。韦务静与师乡里，充乾祐判官。会制书拜乾祐中丞，乾祐顾谓务静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乐令。性躁率，时直长李冲寂，即高宗从弟也，微有犯。师将弹而谓之，呼冲寂为弟。冲寂谓之曰：“冲寂主上从弟，公姓汲，于皇家何亲，而见呼为弟？”师惭而止。尝监享太庙，责署官，将弹之。署官彻晓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厕，共讪之，乃止。出《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骈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外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可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并，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

署，终鸿胪卿。出《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西川人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河中幕客

相国刘瞻父景，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奏，因题商山驿厕泉石，郑大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贄见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平有艺，虽登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求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军容刘玄翼游寺，见瞻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窶，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山人，朝无强授，谓僧曰：“其虽闲弃，必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府尹祖之，前之轻薄幕客呼瞻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瞻对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问，且欲戏之。日休僮仆遽

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时人传之以为口实。日休尝游江汉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一席为之惧，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一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饗飫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未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崑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出《三水小牋》，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温定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曩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鹤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出《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翔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丕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之为人，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删去二字，岩杰不从。标怒，时已刊石，命碎其碑。岩杰以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甯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布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奉迎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迺至郡斋，礼若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惭甚。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遂饮酒一罇，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朝士使朔方

索百戏俱呈。使臣观之如不见。意其不足为欢笑。别非胡腾使臣仰视拓拔。又斜盼胡腾。遂敛衽恭位视有若惭之貌。逡巡舞罢，趋而前谢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戏娱乐，更不令烦贤郎歌舞。再三辞谢。盖见拓拔中有与胡腾鼻相类，乃呼作贤郎。以此轻薄之。出《玉堂闲话》。

薛保逊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保逊，操尚略同。季父薛监来省，卢氏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滌门闥。薛监知而甚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论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镇，魏谟相登庸，方有征拜，而殁于郡。愚曾睹薛文数幅，其一云：“伐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语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子生民，为此辈笞撻？”又《观优》云：“绯胡推宰，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率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近亲，径至澧州慰省。还至邮亭，回望而哭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出《北梦琐言》。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

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尔后不弄笏唱《浣沙溪》词，某幸甚也。”时人谓之至言。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在蜀，尝夏日纳凉于毬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条。侍中遥见促召，逼视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使于梁国，谕以传禅。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轡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其标韵词辨，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以鹞子为赠。薛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鞵袋中。”闻者笑之。出《北梦琐言》。

剧燕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时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祇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之。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韦薛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南留后时，宰相韦说、郑珣，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馔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

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贍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跼荆楚。明年，保最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髀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寞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梦琐言》。

胡翊

有胡翊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时大驾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为巨屏。其飞书走檄，交聘诸夏，莫不伏其笔舌也。时大帅年幼，生杀之柄，断在贰军张筠。其宣辞假荆州任。在张同，张同为察巡。翊常少其帅，蔑视同辈不为礼。帅因藉其才，不甚加责，但令谕之而已。其轻薄自如也。常因公宴，别被酒呼张筠曰：“张十六。”张十六者，筠第行也。数以语言诋筠，因帅故但衔之。他日往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从者，曰：“胡大夫翊。”至厅，已脱衫矣。同闻翊来，欲厚之，因命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见，忽报曰：“大夫已去矣。”同复步至厅，但见双椅间遗不洁而去，卒不留一辞。同亦笑而衔之。张无能加害。时帅请翊聘于大梁，翊门下客陈评事者从行。筠密赂陈，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虚诞，或以所见密闻梁王，皆为陈疏记之。洎归，帅知其狂率，亦优容之。陈于是受教，构成其恶，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帅。帅方被酒，闻之大怒，遂尽室拥出，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帅醒知之，大

惊，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时曰：“杀汝者副使，非我为之。”后草军书不称旨，则泣而思之。此过亦非在筠，盖翊自掇尔。王仁裕尝过平戎谷，有诗吊之曰：“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王氏见闻》。

轻薄士流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逐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击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禀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笼子令摘树果。其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张翱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又云：“只此两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竟鞭背而卒。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出《北梦琐

言》。

卢程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梦琐言》。

崔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熏灼，腥秽难可堪。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诮。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也。盖潘常中流矢于面，骨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出《玉堂闲话》。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寮，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从，髡发行婁，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以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

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鄴城，轻薄幕寮，皆害之。出《北梦琐言》。

蒋贻恭

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横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何为作散子将脚也。”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被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搢绅中恶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麻秋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出《朝野僉载》。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钐、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出《谈薮》。

高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于是大诛诸元，死者千余，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鱼，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出《谈薮》。

南阳王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所螫，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极喜。出《朝野佥载》。

朱粲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殄于此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陈承亲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承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有免者。出《朝野佥载》。

薛震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齑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出《朝野僉载》。

陈元光

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

独孤庄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铄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胷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出《朝野僉载》。

索元礼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髻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猕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缢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出《朝野僉载》。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出《谈薮》。

元楷

唐羽林将军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岭南。所谓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出《朝野僉载》。

武承嗣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焉。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出《朝野僉载》。

张易之兄弟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爇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驴于小室内，爇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

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齑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出《朝野僉载》。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出《谈宾录》。

周兴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出《朝野僉载》。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唯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出《朝野僉载》。

来俊臣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譎无赖，反覆险谲，残忍荒虐，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

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千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匭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俛俛，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

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入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减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

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续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续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续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

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勗，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牧院。虔勗等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斫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

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受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阙，割耳髡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邁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

俊臣先逼取太原王庆诜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

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閭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纠谪，当谓微效款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著床，不尔，朝不谋夕矣！”出《御史台记》。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拔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遣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赐绯。頊理綦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出《朝野僉载》。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

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啗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啗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载》。

张亶

唐朔方总管张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胜楚痛，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字者宣讫，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载》。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风声目色，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缢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出《朝野僉载》。

京师三豹

唐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鬣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狠虐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搯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皇晒翅、猕猴钻火、

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传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塹，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迫者皆相谓曰：“牵羊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朋友长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亡，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出《朝野僉载》。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军。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元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斯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县畏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治葛也。”弘义尝于乡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斯须苗尽矣。内史李昭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出《御史台记》。

谢祐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出《朝野僉载》。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贼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襄公段瓚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瓚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瓚先射。三发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射，箭如猬毛，仍气殫殫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剖取心掷地，仍赳赳跳数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载》。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俊臣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酬，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遂因密告。则天以为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狱，无不会意，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侯思止等，以告事为罗织。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

之。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啖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则天尤赏之。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

及禁狄仁杰，仁杰置书于绵衣中，请狱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讼于则天。则天令验之，果冤。问仁杰何以自诬，对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髡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弃市，人竞啖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

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合革命，拜给事中，又为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及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转，号为“四时仕宦”。请则天置六道使，死后竟从其言。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思止，上必问侯大不识字，但云：“獬豸岂识字，只能触邪。”果问而对，则天大悦，授左台侍御史。又教，上若问要宅，得赐没官者，但云：“臣恶其名，不愿居止。”上又悦。尝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语吓元忠。元忠不挠，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恶驴而坠，为镫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斩之。元忠曰：“汝为御史，须识礼数。若要元忠头，便将去，何必以锯截将。”思止惊悚，与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献

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则天知，亦大笑。

时俊臣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又辱乎？”竟为昭德榜杀。万国俊按岭南，流人三百余人，拥于水次，一时杀之。来子珣除右台监察，时朝士有不著靴带而朝者，必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后赐武氏家臣，多按制狱，常衣锦半臂。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除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尝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其佞，大恶之。尝推芳州刺史索思微，微不胜其捶拷而死。后屡见思微，遂设斋转经。俄见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来取汝。”霸恐惧，遂自刳腹而卒。时洛桥初成，人便之。则天问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桥成，幸郭霸死。”出《神异经》。

杨务廉

唐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余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妻子。其牵船夫，皆令系二钁于胸背，落栈著石，百无一存。道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出《朝野僉载》。

李全交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

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出《朝野僉载》。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 韦儼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湊以下俱缺文 韦公幹 陈延美 赵思綰 安道进

胡元礼

唐胡元礼，定城人也。进士擢第，累授洛阳尉。则天朝，右台员外监察，寻即真，加朝请大夫。丁忧免，起复，寻检校秋官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性残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狱，务从宽。元礼屡折之，日知终不易。尝出一死囚，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命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命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状申，日知果直。时人忌元礼之苛刻，尝于宣仁门外，为冤家罗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台中罚元礼五千，以其辱台也。出《御史台记》。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尉，为侍御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令，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

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璿诉曰：“年老，因遇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乍可因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襄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秋官侍郎。辞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于代。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出《御史台记》。

宋昱 韦儼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儼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出《谭宾录》。

萧颖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一捶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出《摭言》。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輜重，以实壕堑，谓之湿梢。出《转载》。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出《谭宾录》。

襄样节度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帅，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史牟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国史补》。

李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

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评事李元将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时，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郑圃，与绅同年之旧，特来谒。才及旅次，家仆与市人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毕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秕裂随流者不必报来。”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子，谒绅，晤对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尚书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盖谓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绅短而能诗。辛氏即丘度子也，谓李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挾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李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宿将有过请罚，绅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检撻楚。出《云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胡淞

潘之南七十里至办州为陵水郡。办之守曰胡淞，故淮西吴少诚之卒。鸱张荒陬，多法河朔叛将所为。且好蹴鞠，南方马瘠小，不善驰骋，淞每召将吏鞠，且患马之不习，便更命夷民十余辈肩舆，淞擎挥杖，肩者且走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淞即以策叩其背，亟纪力反。鞭亟走，用为笑乐。嘻！淞一叛卒耳，彼虽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岂使可封者受毒痛于可诛者乎？淞之不道，弹人割孕，斯近之矣。岂

命吏者以远人为刍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后一岁，濶以罪闻，诏流于九直。自办五十里至罗州为招义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洁白如雪。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韦公幹

崖州东南四十里至琼山郡，太守统兵五百人，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郡租赋，一供于招讨使。四郡之隶于琼，琼隶广海中。五州岁赋，廉使不得有一缗，悉以给琼。军用军食，仍仰给于海北诸郡。每广州易帅，仍赐钱五十万以犒饩。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幹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幹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幹推镳，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幹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辱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呿^ㄊ，皆奇木也。公幹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幹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ㄊ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书曰：“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幹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陈延美

卷首目录有陈延美一条，谈氏初印本并缺。

赵思绾

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猘獠？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河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剗钟切玉，孰敢当吾锋铓。”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铗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镞径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荻中，夜则望星斗而寢。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辙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的，鞭背卒。出

《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此卷宋板原缺，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后印本撤出。附增识语云云，今将初印本此卷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徵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以下俱缺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压服诸越。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娉为妻。每与夫宝，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遣刺史李迁仕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赉绣幃油络驷马安车，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仆卒，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

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杖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出《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卫敬瑜妻

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南雍州记》。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于桁矣，迪裹余体归葬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邹待徵妻

邹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从待徵官江阴，袁晁乱，待徵解印窜匿，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徵曰：“我义不辱。”即死于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曰：“昔岁群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徵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爱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鳧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首赋以美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烈女传》。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尝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

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因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请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殓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烈子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出《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歿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俶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励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雎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谗曰：“吾病革，君

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按《妒妇记》，亦有夫人，何贤于微时而妒于荣显邪？予于是而有感。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僉载》。

符凤妻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僉载》。

吕荣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

固拒。贼诱悦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从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守濮阳。建中二年，挹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在所，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诔。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授颍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广德神异录》。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紫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

先作数石米糍蜜^抄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法，其歌谣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殡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事见常璩《国志》。出《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书魏知古，性雅正，善属文，年七十，卒于位。妻苏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晗衾讫，举声一恸而绝，与尚书同日合丧。时奇其节，以为前代未之有。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出《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郑路女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罗

列岸上，而恣贼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则美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具小舟，载之而去。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仇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其言且顺，顾已无可者，即自鼓其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碭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陂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娈。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叡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韞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贤妇

徐才人

徐氏名惠，坚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为才人，特迁为充容。军旅未宁，上疏谏修宫室，词甚典美，上然之。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大事神异运》。

卢氏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携雉兔而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出《松窗杂录》。

董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出《朝野僉载》。

高叡妻

赵州刺史高叡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下，开门纳贼。叡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昇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不降即死。”叡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屈，乃杀之。出《朝野僉载》。

崔敬女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项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项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项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出《朝野僉载》。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车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出《朝野僉载》。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第二女，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颜调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致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誓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出《朝野僉载》。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

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出《朝野僉载》。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是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话录》。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缗。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缗，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侔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闲鼓吹》。

刘皇后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愤恨，欲回军攻之，刘皇后时随军行，谓太祖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师。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太祖危惧，与德威议出保云州。刘皇后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刘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蕃？”遂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堵。刘后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岐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五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妒，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之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出《玉堂闲话》。

贺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凛馁切骨。妇佣织以资之，所得佣直，尽归其姑，己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

怨，可谓贤孝矣。出《玉堂闲话》。

才妇

谢道韞

王凝之妻谢道韞。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韞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出《独异志》。

杨容华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朝野僉载》。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出《景龙文馆记》。

张氏

燕文贞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谓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搢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传载》。

杜羔妻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张睽妻

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叠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匹，以彰才美。出《抒情诗》。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嵯贾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托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

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篋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竟相传写。出《南楚新闻》。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甚有才思。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道士。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是纵怀，乃倡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牛肃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已精熟矣，问不答。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与文人论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

今采其文《魍魎问影赋》，著干篇。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魎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魎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躋道家之秘

言，探释部之幽旨；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蠲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魑魅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魑魅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

初应贞梦裂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出《记闻》。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婚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妇道如初。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云溪友议》。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颖牧，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云溪友议》。

孙氏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缸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谢人送酒》诗曰：“诗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瓌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褊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美妇人

夷光

越谋灭吴，畜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鳝；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夫差目之，若双鸾之在轻雾，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

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折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出《王子年拾遗记》。

丽娟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纓拂，恐伤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庭中树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帐，恐垢污体也。常以衣带系娟被，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裾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出《洞冥记》。

赵飞燕

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殊宠后宫。出《西京杂记》。

薛灵芸

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绩，以麻藁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閨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便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歔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金为轮，丹画其轂。轳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

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

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而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上七字，是妖辞也。时为铜柱，以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致台，而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也，土上出金，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入宫乘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功，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针神”。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亮姬朝姝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躅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出《王子年拾遗记》。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妒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出《王子年拾遗记》。

石崇婢翾风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砾，聚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处者。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

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紫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像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佩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

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

及翽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谐润之言，即退翽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羨？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出《王子年拾遗记》。

浙东舞女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风。修眉黦首，兰气融冶。冬不纡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榘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辘轳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于庭际。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故也。由是宫中女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杜阳杂编》。

妒妇

车武子妻

俗说，车武子妻大妒。呼其妇兄宿，取一绉裙衣，挂屏风上。其妇拔刀径上床，发被，乃其兄也，惭而退。出《要录》。

段氏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出《酉阳杂俎》。

王导妻

王导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妍少者，必加诮责。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有数男。曹氏知，大惊恚，乃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讨寻。王公遽命驾，患迟，乃亲以麈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驰，乃得先至。司徒蔡谟闻，乃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知否？”王自叙谋志，蔡曰：“不闻余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麈尾耳。”导大惭。出《妒记》。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硕妻无子，取妾。妻妒无已，硕谓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硕妻患创委顿。硕曰：“妻将死如何？”香曰：“此创所以治妒，创已亦当瘥。”数日之间，创损而妻无妒心，遂生数男。出《杜兰香别传》。

任瓌妻

唐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

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官赉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之；若妒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出《朝野僉载》。

又房玄龄夫人至妒。太宗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出《国史异纂》。

杨弘武妻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不隐，笑而遣之。出《国史异纂》。

房孺复妻

房孺复妻崔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见。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吾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鑠^{liáo}朽，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妆焉。出《酉阳杂俎》。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倅，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

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黏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抒情集》。

张褐妻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教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张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褐已死，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众泣，取入宅，齿诸兄之列，名仁龟。有文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梦琐言》。

吴宗文

王蜀吴宗文，以勋勋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数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惬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数辈，遂据腹而卒。出《王氏见闻》。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幕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圻，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

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出《王氏见闻》。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出《玉堂闲话》。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衡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周皓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局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勿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诘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其力，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颌骨，大伤流血，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由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铤，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

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出《酉阳杂俎》。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闲话》。

又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亦女中之诗豪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寞，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中兴闲气集》。

杜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隼，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

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

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貽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箴，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扬落花风。”

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

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舫岸，于丛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要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

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笺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颢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牧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俯首移晷曰：“其词也直，强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出《唐阙史》。

刘禹锡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夫禹锡以郎吏州牧而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云溪友议》。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忤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懣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蘼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壁尚留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洛中举人

举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与乐妓茂英者相识。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客游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纠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赆行，复开筵送别。因暗留绝句与纠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妒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出《卢氏杂说》。

蔡京

邕南朝度使蔡京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京同年，连以酒乐相邀。座有琼枝者，郑之所爱，而席之最妍。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邕南之所为，多如此类，为德义者见鄙，终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云溪友议》。

武昌妓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赠数十笺，纳之，翌日共载而发。出《抒情诗》。

韦保衡

韦保衡尝访同人，方坐，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衡尚公主为相，李蟠镇岐下，钜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初保衡既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史李甲属意也。时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之知，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犴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

衢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出《玉泉子》。

曹生

卢常侍铤，牧泸州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只恐多言议短长。”出卢瓌《抒情集》。

罗虬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常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缢彩。孝恭以副车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出《摭言》。

徐月英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买粉儿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殓敛，发篋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出《幽明录》。

崔护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

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睖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

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出《本事诗》。

武延嗣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窈娘得诗悲咽，结三章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本事诗》。

开元制衣女

开元中，颁边军纁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出《本事诗》。

韦皋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而恭事之礼，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祇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

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濞，俾篙工促行。韦昏瞑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往从侍之，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殒焉。

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

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韦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焚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且留宾幕。

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问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

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夔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出《云溪友议》。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屣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

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文，又见其诗，一恸而卒。

故孟简赋诗哭之，序曰：闽越之英，惟欧阳生。以能文擢第，爱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己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韵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狗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蛊惑。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天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髻为贶。”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歿。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时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有《庐江小吏》，更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

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髻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

根。柔情托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屣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艰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沉迷，沉迷丧其真。出《闽川名士传》。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汭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柩，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出《抒情集》。

戎昱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

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本事诗》。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却要

韦桃符

隋开皇中，京兆韦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袞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牯牛，宰而献之，因问袞乞姓。袞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袞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犍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深代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载》。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佣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耳？纵其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更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赧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

诺。至镇，用敬知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出《摭言》。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幹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监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醖绢赠行，皆有继和。出《摭言》。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川、山南二镇节度使。初，行鲁之在东川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行鲁欲延辟之。历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剃面，而趋事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鸩杀之。出《北梦琐言》。

李鹄

卢钩子肃，贞简有父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阙途

二十年，縉紳靡不徧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鵠者造之，愿佣力。鵠善营利，暇日往往反资于肅，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肅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鵠征租。鵠皆如期而至，来往十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鵠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鵠即辞去。出《摭言》。

捧砚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驺人高璠而生。一岁时，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啗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牋》。

捧剑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且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云溪友议》。

归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歌著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并命焉，时咸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段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僦为馭者，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赙给，章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偕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上清

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之将至矣。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于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

宫婢。圣居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贄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纒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日辄赠可矣。”纒粗者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贲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

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征。”流窦于驩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

上清果隶名掖庭且久，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洒埽。乃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监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郴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日，妾在郴州，亲见州县希陆贄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伏乞下验之。”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贄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贄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

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

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得恣行媒孽，乘间攻之。贽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

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出《异闻集》。

李锜婢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自裂衣襟，书己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是进。”及锜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锜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钰，锜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

按李锜宗属，亟居重位，颇以尊豪自奉，声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皇帝，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锜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

中书舍人杜牧为诗以谚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

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鬓即山铸，后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鬓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眈眈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窈窕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得皇子，壮发绿丝丝。画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黑，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出《国史补》并《本事诗》。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

女奴献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是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所指，即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缝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曰：“夫人沐发。”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业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无不大笑。出《玉泉子》。

却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缸，而却要遇大郎于樱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诃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牋》。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

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羨之 沈庆之 明_懷之

刘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昼而假寐。忽白云蓊郁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而苦请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悟，而汗湿于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彻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药，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緘以金绳。以之涂足，则飞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吴夫差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汉武帝

汉武帝梦大鱼，求去口中钩。明日游昆明池，见一鱼衔钩，帝取钩放之。三日，池滨得明珠一双。出《三秦记》。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出《西京杂记》。

阴贵人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燉煌献异瓜种，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食之不饥。”出《王子年拾遗记》。

张奂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

郑玄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出《异苑》。

范迈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生席色昭晰。后因生儿，名曰范迈，为林邑王。出《林邑记》。

许攸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适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录》。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有人遗一篋衣，云：“夫人必生贤明之子，为帝王所宗。”母记其梦之时。及生夏，年及弱冠，才术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弥日不息，辞华旨畅，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言不谈，则子游、子贡之侔，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以符先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遗记》。

蒋济

魏蒋济为领军也，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今得乐处。”言讫，母遂惊寤。以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母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于此。愿重启之，何惜一试验也？”遂

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之曰：“昨又梦如此，虽知梦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其梦。济乃涕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若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济泣曰：“虽哀儿之不幸，见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出《列异传》。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有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既毕，则为所辄，当堕车伤折。车辄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王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榅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榅，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出《异苑》。

邹湛

邹湛梦一人拜，自称甄仲舒，求葬。湛觉，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复梦其人来拜谢。出《晋书》。

陈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粗裘，付《易》六爻，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足以。’岂臣受命，应当知也。”出《梦隼》。

吕蒙

吕蒙入吴，王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起惊，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政空诵其文耳。”众坐皆知蒙呖诵文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穆

洛阳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长史郭瑀谏，不从。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觉叹曰：“‘屋’字，尸至也。龙飞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后果验。出《前凉录》。

张天锡

张天锡在凉州，梦一绿色犬，甚长，从南来，欲昨天锡，床上避之，乃堕地。后苻坚遣苟苌者，绿地锦袍，从南来，攻入门，大破之。出李产《集异传》。

张骏

凉文王张骏，梦一人鬓眉皓白，自称子俞，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祈连令矣。出《燉煌录》。

索充 宋桶

索充梦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索统占曰：“虏（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虏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

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统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子也；两杖著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刘彦明《燉煌录》。

苻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也。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出《梦书》。

后赵宣咸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曰：“非心虑所达也。”通梦之言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为赵郡守。”于是即擢拜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而登列卿也。出《赵书》。

张甲

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及。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出《幽明录》。

张茂

会稽张茂，尝梦大象，以问万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灭之。出《异苑》。

晋明帝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出孔约《志怪》。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策，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出《幽明录》。

徐精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矣。出《幽明录》。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酒。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出《梦隽》。

商灵均

商灵均，义熙中，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后除衡阳守，辞不得免，果卒官。出《梦苑》。

桓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出《甄异记》。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邓艾庙，毁已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出《异苑》。

贾弼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瘡黝，大鼻，眊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面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出《幽明录》。

王奉先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远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其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某梦郎君来。”出《幽明录》。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臠。”其夜，梦十丈夫，皂布衣裤褶，扣头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搜神记》。

沙门法称

宋沙门法称，临终曰：“有嵩山人告我，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饼金为信。”宋祖闻之，命僧惠义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梦有一长须翁指示。及觉，分明忆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记》。

刘穆之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曰：“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徐羨之

徐羨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已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羨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出《幽明录》。

沈庆之

沈庆之元嘉中始梦牵鹵部入厕中，虽忻清道，而甚恶之。或为之解曰：“君必贵，然未也。鹵部者，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也。君富贵不在今主矣。”后果中焉。出《拾遗录》。

明襲之

元嘉九年，征北参军明襲之有一从者，夜眠大廐，襲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

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出《幽明录》。

刘诞

竟陵刘诞，在广陵，左右直眠，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稍旄。”则觉已失发矣，如此数十人。出《续异记》。

袁愍孙

袁愍孙，世祖出为海陵守，梦日堕身上，寻而追还，与机密。出《拾遗记》。

刘沙门

刘沙门居彭城，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墙宇破坏。其妻泣拥稚子曰：“汝爷若在，岂至于此！”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异记》。

诸仲务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上有墨点。出《搜神记》。

孙氏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后孙氏果遭母丧。出《集异记》。

桓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语玄龙云：“吾昨夜忽梦见君，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恶，就玄龙索麝香丸。玄龙闻，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龙卒。出《续搜神记》。

张寻

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节相似，都为一门。以问竺法度，云：“当暴贵，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异记》。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作甚勤。是夜，梦二人来云：“汝叔应合死也。”祖叩头祈请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为活之。”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幽明录》。

周氏婢

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之曰：“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髑髅，眼中草生，遂与拔之。后于路傍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良。”觉，如梦求之，果得。出《冥祥记》。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阎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阎英

后魏阎英为肥城令，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村人以车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归。后至散骑常侍。出《梦隼》。

宋琼

后魏宋琼母病，冬月思瓜。琼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出《梦隽》。

宋颖妻

后魏宋颖妻邓氏，亡十五年。忽梦亡妻向颖拜曰：“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流涕而去。数日崇卒。出《梦隽》。

卢元明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缑山。时元明梦友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梦记》。

元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著袞衣倚槐树，问占者杨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为朱荣所杀，赠司徒。出《酉阳杂俎》。

许超

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杨元稹，元稹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出《酉阳杂俎》。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出《独异志》。

萧铿

齐宜都王铿年七岁，出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铿遇害。时弘景隐山中，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今命过，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觉，即使人至都参访，果与梦符。弘景因此著《梦记》。出《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出《谈薮》。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蹶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出《南史》。

代宗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辄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以其梦话于左右。出《杜阳杂编》。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克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杨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廷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之。”旦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且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出《稽神录》。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

唐高祖

唐太宗为秦王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眎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蛊，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广德神异录》。

戴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

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案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案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彻檐宇。案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案掾所谓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京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顾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广异记》。

天后

唐则天后梦一鸛，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鸛者，陛下姓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

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出《朝野僉载》。

薛季昶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僉载》。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广异记》。

又

玄宗梦入井，有一兵士，著绯褙，背负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着绯褙，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出《定命录》。

魏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岗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载》。

李瞿昙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纯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慢之官矣。出《定命录》。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

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及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痼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张鹭

张鹭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鸞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鹭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著绯乘驴。睡中自怪：“我衣绿裳，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出《朝野僉载》。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擎为

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出《朝野金载》。

潘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

樊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铨更无阙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忧阙，不授。异，尚书崔翹之子。遂别求换一阙，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耶，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尉。出《定命录》。

吕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即觉，

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適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譚，以为欢笑。適月余罢职，修第于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入，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適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

张镒 楚寔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梦休征下

张镒

张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甚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信。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公惊寤，思中外无其人，寻译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

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集异记》。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写药。饮毕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寔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

杨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窦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甚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出《因话录》。

王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懣，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郑式瞻厚待之，谓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

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著。后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转载》。

韦词

元和六年，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秋七月，微雨，词于公署，因昼寝。忽梦一人投刺，视之了然。见题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间，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状头。”是时元和初，有李顾言及第，意甚讶其事。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复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一如梦中，但“故”为“固”耳，即今西帅李公也。词_洵梦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众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果擢为榜首。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后，景甚著，时望籍甚，有拜大宪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出为泽州刺史，寻又物故。固言心疑其梦。长庆初，穆宗有事于圆丘，时固言居左拾遗。旧例：谏官从驾行礼者，太常各颁礼衣一袭。固言所服，因褰衣观其下，乃见书云：“左补阙宋景衣。”固言自说于班行。出《续定命录》。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报赛。”生即拜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我梦

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与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覆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出《逸史》。

杜牧

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出《尚书故实》。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既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鹭之显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

杨敬之

杨敬之生江西观察使戴。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出《唐阙史》。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

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出《宣室志》。

国子监明经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梦倚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省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

薛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店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疔，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疔勃疔，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店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疔。”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广异记》。

郑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靽，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出《宣室志》。

宋言

宋言，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本名岳（嶽），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之，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獄）”，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也。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议》。

曹确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出《北梦琐言》。

刘仁恭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焉。出《北梦琐言》。

唐僖宗

僖宗自晋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画，皆出人意。出《补录记传》。

刘檀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倖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敕下，杜丁忧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奏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征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闲话》。

辛夤逊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逊，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利，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夤逊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轻健，年逾从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心力不

倦。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出《野人闲话》。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任。出《稽神录》。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痾，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

王玠

伪吴鄂帅王玠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

玃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玃。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玃无伤。因叹曰：“流星正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谢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出《稽神录》。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录》。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出《稽神录》。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朐云 李叔霁 李愬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董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鹭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梦咎征

萧吉

大业中，有人尝梦凤鸟集手上，深以为善征，往诣萧吉占之。吉曰：“此极不祥之梦。”梦者恨之，而以为妄言。后十余日，梦者母死。遣所亲往问吉所以，吉云：“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出《大业拾遗记》。

侯君集

唐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呻吟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

崔湜

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贲敕令湜自尽。出《朝野僉载》。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出《谈宾录》。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载》。

召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殒，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罪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乾贞。乾贞介冑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乾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出《广异记》。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合。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

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出《广异记》。

李愬

凉武公愬，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郢，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信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幽怪录》。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末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俗尘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上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

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閤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

李伯怜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涇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颍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出《酉阳杂俎》。

张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因无釜也。”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

于堇

有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以问补阙于堇，堇言：“松，丘垄间所植，‘枣（棗）’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后二人俱卒。出《酉阳杂俎》。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圻，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只。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

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出《广异记》。

柳宗元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囑，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翃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出《酉阳杂俎》。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寤，忽梦一人，自言当家，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王恠

进士王恠，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驂卒止之屏外，见

若胥縻数十，王恠在其中。陆欲就之，恠面若愧色。陆强牵之语，恠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恠住扬州，其子住太平。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书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出《酉阳杂俎》。

柳凌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缗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出《酉阳杂俎》。

崔暇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

苏检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止于县楼上。醉后，梦其妻取笔砚，篋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围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

得其诗，视篋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及鄂岳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瘞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瘞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瘞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

韦检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涕泪潸然，常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蒙蒙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后更梦姬，曰：“即遂相见。”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鳧也变灰。”后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诗》。

朱少卿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征也。出《王氏见闻》。

覃鹭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鹭，梦与友人胡钺同在一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子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亦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钺话之，钺曰：“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髻髻，如今满颌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上，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出《野人闲话》。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邺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琰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勗见召上桥，授以笔砚，令光宪指搦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囊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鞞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

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陆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客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广异记》。

王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狭隘，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至日平明，且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出《稽神录》。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云：“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录》。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

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鬼神上

炀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出《大业拾遗》。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

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出《广异记》。

杨昭成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殡于山中。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之广汉。晓发，其妻奚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可相为访，令收己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六七里。坠坑而死，殡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记》。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谗词赋，或诋诮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

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托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褌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褌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出《广异记》。

王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纁币迎之。

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覲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

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诤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

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鸣而卒，诸亦荡游他处。

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门东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闥子》。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县衙，府甚严。使人立于门屏外，遂去，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贵人，紫衣据案，左右绿裳执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镣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及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镣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曰：“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复出，谓百姓曰：“误追君来，可速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出《原化记》。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一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出《广异记》。

张洸

张洸，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洸即具簪笏迎之。谓洸曰：“有诏召君，可偕去。”洸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洸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迤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

既至门，中使命洸下马。洸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洸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洸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洸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洸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

梦，不敢语于人。

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袞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出《宣室志》。

麻安石

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刘公逸、寿州杨公淮并加散骑常侍。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幘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梦书，言见戴冠幘神与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出《祥异集验》。

阎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迤发。四弦拢撚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嘈嘈奔淅淅，浪蹙波翻倒溟渟。小弦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嗚。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屹屹。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泊草扎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王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出《纂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鬼神下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臾取三十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竟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

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土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出《广异记》。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屐，壮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挨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矣，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牒。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寤，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因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出《宣室记》。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属袁氏，张沆尝借居之。出《玉堂闲话》。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幕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樽罍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饊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颌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闲话》。

周蔼

湘湖有大校周蔼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贻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来归，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出《北梦琐言》。

郑起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而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出《北梦琐言》。

朱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数。出《稽神录》。

韦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道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

郑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己曰：“可与屋东握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出《稽神录》。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

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甚有容

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卢子遽即拜谢。

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议。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

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

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

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郾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帟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

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矚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陞间，扞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

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梦游下

元稹

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骆皂，百夕无一梦也。出

《酉阳杂俎》。

邢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于襟袖得其辞，惊视，复省所梦，事在贞元中，后凤为余言如是。”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

明日，客复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珣、吴兴姚合，泊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

及寤，能记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异闻录》。

沈亚之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术伐河西。晋秦郊也。亚之帅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

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

其日有黄衣人中贵，疾骑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鬘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自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貺寿。内史廖曾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

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鬣髻莎，杂英

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

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

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髀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髀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

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

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出《异闻集》。

张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

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扞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

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拏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拏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

刘道济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尝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若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楼，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亦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出《北梦琐言》。

郑昌图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出《闻奇录》。

韩确

越州有卢册者，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尝凭吏求鱼。韩方寐，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被取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奴仆。有顷，置砧斫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成二年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

巫

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覲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巫

师舒礼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呗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

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问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记》。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使使者设祷，因访克捷之期。秦氏乃称神教曰：“天授英辅，神魔所拟。有征无战，蕞尔小虏，不足制也。到来年二月五日，当克。”如期而三齐定焉。出《述异记》。

杨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来俊臣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鹭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禱；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愚崇奸，构虚成实。埽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

也。”出《朝野僉载》。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阆乡东，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采樵者所苦。闻大驾至，故来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国朝杂记》。

阿来

唐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禱，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迷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逆韦之辈为之也。出《朝野僉载》。

雍文智

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号酆王。葬毕，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当作官人，甚大艰苦，宜与赏，著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恻，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出《朝野僉载》。

彭君卿

唐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出《朝野僉载》。

何婆

唐浮休子张鹭，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入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来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出《朝野僉载》。

来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鹭，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绦，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出《朝野僉载》。

曾勤

唐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使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遛，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出《定命录》。

阿马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囊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壮丽，镌琢精巧，无比伦。出《开天传信记》。

白行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饠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魍魉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饠，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旬而卒。出《灵异记》。

许至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

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

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舫，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

明日早，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令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

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莫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

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

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出《灵异记》。

韦觐

唐太仆卿韦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醺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高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疏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乱志》。

厌咒

厌盗法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廩，鼠不食稻；以塞埒，百鼠种绝。”出《酉阳杂俎》。

雍益坚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阳杂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满十万遍，彩随呼而成。出《酉阳杂俎》。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眡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龙

阳羨书生 侯子光

客隐游

魏安釐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出《异苑》。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欬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

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出《王子年拾遗记》。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营陵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往。当出户时，奄忽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出《搜神记》。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炫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代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出《拾遗录》。

徐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晒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晒次禁枯柳为生梯。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晒师事之。后登身故，晒东入长安。百姓未知晒。乃升茅屋，据鼎而爨。主人惊怪，晒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晒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经》。

周眡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出，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复之，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祥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余，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

此法。”出《冥祥记》。

赵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即掩鼻不脱，仍稽顙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出《异苑》。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鞠道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金为刀，以绦绾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

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出《西京杂记》。

阳羨书生

东晋阳羨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奩子，奩子中具诸饌馐，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

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

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障，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

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

二尺余。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至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飧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续齐谐记》。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依鄯爱赤眉家。颇见其妖怪，事微有验。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绥、竺龙、谨谏、谢乐等，众聚数千于杜阳山，称大皇帝，改元龙兴，立官属。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子光颈无血，十余日面色如生。出《录异记》。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胡僧

唐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

出《国朝杂记》。

祖珍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出《朝野僉载》。

叶道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出《朝野僉载》。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载》。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出《朝野僉载》。

刘靖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缙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载》。

鼎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

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出《朝野僉载》。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阍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出《朝野僉载》。

叶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出《朝野僉载》。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

襍在门外。不觉须臾，在远公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载》。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出《纪闻》。

东明观道士

唐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

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载如蜀郡，郡有吕谊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简曰：“若然，可逮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骇矣！久之无所见。

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裤，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许，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

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出《通幽记》。

荆术士

唐大历中，有荆士从南来，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盃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驛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饮水再三，嚙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惟金粟纶巾鹞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出《酉阳杂俎》。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褊裆巾帽，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谓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

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踪。”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出《宣室志》。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张和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

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扪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通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

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缙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缈神仙。其舞杯闪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

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

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

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锤，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阳杂俎》。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技术乞丐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

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出《河东记》。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时，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頞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暱，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出《独异志》。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

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嚙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芥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础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

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芥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

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的，

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关司法

郢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

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

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钁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郢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

家，亦无患耳。出《灵怪集》。

长乐里人

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襦，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轹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

陈武振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没入，公幹之室亦竭矣。出《投荒杂录》。

海中妇人

海中妇人善厌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出《投荒杂录》。

画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

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诺。”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出《闻奇录》。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侯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窶，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砉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歉？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鸯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

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蠢，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者。”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

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

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

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

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繫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钺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

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出《三水小牋》。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昼，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

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噬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即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亦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于诸军营，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洎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酋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出《王氏见闻》。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飞尔。”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自飞。出《潇湘记》。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饌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蹑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粱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赍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词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出《王氏见闻》。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舰，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闲话》。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邳城人 纻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蔡诞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之属，谓道尽于此矣。其家患之，己亦惭悔。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老君尝与吾。后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须曼卿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

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出《抱朴子》。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跛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其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间，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中，和士开讽百官奏胡太后临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头发。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空墙。时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独行。荷一大黄襖，襖内有锦被。忽逢一姬，年可五十余，面作白妆，漫糊可畏，以皂巾抹头。四顾无人，便走逐婢子，脱却皂巾，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纒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襖反走。”此姬得襖，趋走入东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马来，借问何为。云：“狐夺我被襖，始入东坊。”人驰马往，执得之，盖是人也。数百人看之，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经略财货，殴击垂死，行路劝放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纻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纆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惭惶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出《辨疑志》。

惠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赳赳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出《朝野僉载》。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怀河内县缑鞞人也。后度为道士，矫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授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师中士女相贺。出《朝野僉载》。

岭南淫祀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载》。

贺玄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颺。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茛苢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出《朝野僉载》。

瀛州妇人

唐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出《朝野僉

载》。

薛怀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纈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欬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欬电霹雳，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出《朝野佥载》。

胡僧宝严

唐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读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佥载》。

胡超僧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

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出《朝野僉载》。

调猫儿鹦鹉

则天时，调猫儿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出《朝野僉载》。

骆宾王

唐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欬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讖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鵝）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僉载》。

冯七姨

唐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

虢王砮七姨头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无效矣。出《朝野僉载》。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诞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出《辩疑志》。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旼 张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阖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出《国史补》。

纸衣师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缁絮布^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出《辩疑志》。

明思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箓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出《辩疑志》。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出《辩疑志》。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事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进火飞焰，先著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子遗。其余图箒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礼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西南近台，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辩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簪鞞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割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当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出《酉阳杂俎》。

五福楼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闢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出《国史补》。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

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梦琐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闾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观。”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辇蹇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出《玉堂闲话》。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纁，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出《北梦琐言》。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

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梦琐言》。

大轮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閭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出《北梦琐言》。

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迨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勗、罗元杲以打毬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颖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阉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诛灭，非不幸也。”出《北梦琐言》。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此，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堪笑也。”赐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梦琐言》。

蔡旼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旼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涂半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贫，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杀之。出《北梦琐言》。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筐，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僭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骁卫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诳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一，事未受而败。乃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讽及知柔俱繫于军侯狱，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

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讽，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出《妖乱志》。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赙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縗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

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

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纘、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

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

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间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出《妖乱志》。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终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

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谓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候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撻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

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扞，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啖，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

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

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焄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至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驸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于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祓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

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礪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

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止其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

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扁鵲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

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

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姬，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

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谋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齏粉若。”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

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竟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

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

尔，广陵几为洪涛。駢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

后駢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駢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駢良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駢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

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駢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駢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

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駢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

駢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駢。”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榘，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鞚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駢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出《妖乱志》。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缗，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得兔子上金床讖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袞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时人闻，皆大笑之。出《会稽录》。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繆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妒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龙门山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禹因与之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禹问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授简披图，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出《拾遗录》。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骤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颙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出《太公金匮》。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瓠贡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娱。俱辩丽词巧，能歌笑，步尘无迹，日中无影。及王游江汉，与二女俱溺。故江汉之间，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后十年，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楔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之，以沉于水中。或结五色彩以包之，或以金铁系其上，乃蛟龙不侵。故祠所号招祗之祠。出《拾遗录》。

齐桓公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曰：“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出《庄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人形悉具，右祛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从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晋文公

晋文公出，有大蛇如拱，当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梦天使杀蛇，谓曰：“蛇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之，蛇则臭矣。出《博物志》。

郑繆公

郑繆公昼日处庙，有神人面鸟身，素服，面状方正，繆公大惧。神曰：“无惧，帝厚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使若国昌。”公问神名，曰：“予为勾芒也。”出《墨子》。

晋平公

晋平公至涂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

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浚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琐语》。

齐景公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见二人怒。公恐，谓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汤与伊尹为言其状，汤皙容，多髭须，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穀毁，公恐，乃散军不伐宋。出《物异志》。

妒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渫水深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载》。

伍子胥

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鱖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原缺出处。黄本作《钱唐志》。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出《续齐谐记》。

李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湍湍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出《成都记》。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始皇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遂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出《陇州图经》。

梅姑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夫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波漂流，至今庙处。巫人常会殡敛，不须坟墓，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时见水雾中，暖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出《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传云：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山，今尽起立，巍巍东倾，如相随行状。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秦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出《三齐要略》。

观亭江神

秦时，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宿县民至洛，及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沦。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觉随去。便睹屋宇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出《南越志》。

宛若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

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出《汉武故事》。

竹王

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经》。

刘向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辞说繁广，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太一之

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教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弘辟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客车骑。觉而一老姬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姬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姬辞去，出送至门。跪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尧至晋有阴德，及公之身，当继公一人。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佩印绶者，当随简。”长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姬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姬如东行，及终，遗令东首。自比干已下，与张氏俱授灵瑞，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钧也。”出《三辅决录》。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栾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鲈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鲈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辄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阳起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疾疴，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出《幽明录》。

欧明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独求如愿耳。”去，果以缙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须辄得之，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于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又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出《博异录》。

李高

王莽时，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遗其书刀，遣小吏李高还取之。见刀在庙床上，有一人，著大冠绛袍，谓高曰：“勿道我，吾当祐汝！”后仕至郡守，年六十余，忽道见庙神，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须臾而死。莽闻，甚恶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原

汉时，泰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继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

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媚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辘轳车，仿佛若飞。出《法苑珠林》。

贾逵

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柏树，有人窃来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处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

李宪

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十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绣衣妇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去，唯宪里不被兵。出《搜神记》。

张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度，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出《搜神记》。

洛子渊

后魏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孝昌中，戍于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水乡。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渌波东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阳伽蓝记》。

陈虞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音凄恻。杜氏常梦鬼子母，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像焚铍而去也。”出《异苑》。

黄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坏吾棺槨，求见掩藏。’民嗤视之，皆无病而死。”出《博物志》。

阳雍

魏阳雍，河南洛阳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公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歿，葬礼毕，长慕追思，不胜心目。乃卖田宅，北徙绝水浆处，大道峻坂下为居。晨夜辇水，将给行旅，兼补履屣，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为书生，问曰：“何故不种菜以给？”答曰：“无种。”乃与之数升。公大喜，种之，其本化为白璧，余为钱。书生复曰：“何不求妇？”答曰：“年老，无肯者。”书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许。乃试求之，徐氏笑之，以为狂僻，然闻其好善，戏答媒曰：“得白璧一双，钱百万者，与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诸阳，其后也。出《孝德传》。

钱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时，至一官府，见一人凭几坐，形貌壮伟，侍从四十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祐受法毕，使人送出，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死。出《异苑》。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缙缕，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径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缁绡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酬接之礼。女怒遣之使出，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出《幽明录》。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言：“当相渡也。”丁姬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姬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姬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

谢。”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姬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记》。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躑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又善射钓。好则大僂，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屋，永失所在。出《异苑》。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吾昔临庐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

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遣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遣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胡，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

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太祖拊掌曰：“此物合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出《搜神记》。

蒋子文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授，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太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到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

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会稽鄞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手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啖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

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

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赤父死焉。

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匆急突入蒋庙。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

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行状甚壮，着铠持

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至数斗，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出《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书。

葛祚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出《幽明录》。

虞道施

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异之。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赠银铎一双而灭。出《异苑》。

顾邵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人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

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出《志怪》。

陈氏女

乌伤陈氏有女，著屐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唯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拳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犬，设祀树下也。出《异苑》。

王表

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赓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出《吴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其石状似人形。先在罗山水中，流潦不没。后有人于水边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电霹雳，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时人异之，共立为祠，每有灵验，号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记》。

圣姑

吴兴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圣姑祠庙在焉。《吴志》曰：姑姓李氏，有道术，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杀之。自死至今，向七百岁，而颜貌如生，俨然侧卧。远近祈祷者，心至则能到庙；心若不至，风回其船，无得达者。今每月一日沐浴，为除爪甲。每日妆饰之。其形质柔弱，只如寝者，盖得道欤？出《纪闻》。

陈敏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述职，闻宫亭庙神灵，枉帆过之，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枝。限既满，作杖，插竹为干，以银度之。寻征为散骑常侍，还到江口，后宫亭送杖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度银杖见与，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从流而北，其疾如飞，径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惧，取之，遣小吏到庙逊谢。小吏既发，惊风卒至，涌浪滔天，敏舟倾。唯小吏四人独在。出《神鬼传》。

费长房

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异传》。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母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母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母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母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母班曰：“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母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谓母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

至太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母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遣报。”母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母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母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

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母班惶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母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出《搜神记》。

张诚之

吴县张诚之，夜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举手招诚。诚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诚如言，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续齐谐记》。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温峤 戴文谏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昙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王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笃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千人，须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歔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土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

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不？”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著，出入辟恶灾。”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

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忽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锺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出《搜神记》。

温峤

古今相传，夜以火照水底，悉见鬼神。温峤平苏峻之难，及于湓口，乃试照焉。果见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见群小儿，两两为偶，乘轺车，驾以黄羊，睚眦可恶。温即梦见神怒曰：“当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戴文谏

沛国戴文谏居阳城山，有神降，妻焉。谏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见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枚从，有云覆之，不遂见。出《搜神记》。

黄石公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静不烹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记》。

袁双

丹阳县有袁双庙，真弟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灵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常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丘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鼯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出《异苑》。

商康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为名。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尝往开之，风雨晦暝，乃止。出《异苑》。

贾充

贾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勒，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径。勒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

之。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勗。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尔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戇，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簏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年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其后孙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鸩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晋书》。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骠，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骠：“我作何官？”骠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出《法苑珠林》。

徐长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宜有约，誓以不仕，于是授录。以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出《世说》。

陈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設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闾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出《幽明录》。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中，有外国道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炷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出《述异记》。

高雅之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廐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出《幽明录》。

罗根生

豫章有庐松村。郡人罗根生，来此村侧垦荒，种瓜果。园中有一神坛，瓜始引蔓，忽见坛上有一新板，墨书云：“此是神地，可速出

去。”根生祝曰：“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谢而去也。出《述异记》。

沈纵

余姚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五百许，前车辐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如意。出《幽明录》。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祐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记》。

孙盛

衡山白槎庙，古老相传，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祷之灵无不应。晋孙盛临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闻鼓角之声，不知所止。开皇九年废，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记》。

湛满

须江县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峰之异。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乱，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目伏车栏中间，去如疾风。俄顷，从空中堕，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觉是家园中。出《十道记》。

竺昙遂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落沙门。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许，便卒。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甚思之。”其伴慧觐，便为作呗讖，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凄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窃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歔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出《续搜神记》。

武曾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迁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中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出《幽明录》。

晋孝武帝

晋孝武帝，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帻，黄练单衣，自称华林园水

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掷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暴崩。出《幽明录》。

蔺启之

蔺启之家在南乡，有樗蒲茆庙。启之有女名僧因，忽蹶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仍陈盛筵。以金银为俎案，五色玉为杯碗。与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异记》。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出《中兴书》。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闷。晋大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矣。”出《水经》。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慳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朓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王僧虔

晋王僧虔秉政，使从事宗宝，统作长沙城。忽见一传教官语曰：“君何敢坏吾宫室？司命官相诛。”寻时宗宝乃坠马。其夜，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宾从鲜盛，语僧虔曰：“吾是长沙王吴君。此所居之处，公何意苦我？若为我速料理，当位至三公。”僧虔于是立庙，自后祈祷无不应。出《湘中记》。

陈慳

隆安中，丹徒民陈慳于江边作鱼簋，潮去，于簋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慳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簋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慳不敢归，得潮来，自逐水而去。奸者寻亦病死矣。出《洽闻记》。

宫亭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稟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出《幽明录》。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少年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世高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瘞之于佛舍。出《幽明录》。

曲阿神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径

至庙，跪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门，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径夺取劫，衔以去。出《神鬼传》。

谢奂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穀扶疏，鸟常产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栗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出《异苑》。

李滔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吏李滔，以义熙中，遭事在都。妇自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鱼跳落妇前。剖腹，还得所愿钗。夫事寻散。出《异苑》。

树伯道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出《异苑》。

侯褚

郟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祠舍，烧神坐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如去。陇遂得痿病而死。出《异苑》。

卢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虜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艚十二，艚楼十丈余。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不意神速其诛，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异记》。

陈臣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出《搜神记》。

张舒

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握青柄马鞭，云：“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

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出《异苑》。

萧惠明

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殒。出《异苑》。

柳积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声。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莢。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旦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出《独异志》。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东宫侍讲。宅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隔墙南北。尝秋夜，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音旨闲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云：“王尚书小娘子，欲来访君。”文昭问其所以，答曰：“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言讫而至，姿容绝世。文昭迷误恍惚，尽忘他志，乃揖而归。从容密室，命酒陈筵，递相歌送，然后就寝。至晓请去，女解金纓留别，文昭答琉璃盏。后数夜，文昭思之不已。偶游清溪神庙，忽见所与琉璃盏在神女之后，及顾其

神与画侍女，并是同宿者。出《八朝穷怪录》。

河伯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络绎把火，见城郭邑居。

既入城，进厅事，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进丝布单衣及袷、绢裙、纱衫裤、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礼。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出《幽明录》。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社林。南燕太上时，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齐伯。吾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

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冑。敬伯辞出，以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社林中，而衣裘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塌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鼃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阳杂俎》。

吴兴人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大火，烧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出《酉阳杂俎》。

刘子卿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少好学，笃志无倦。常慕幽闲，以为养性。恒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亦讶其大。

九旬有三日，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谓左右曰：“我居此溪五岁，人尚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诣我乎？此必有异。”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惭于此。”一女曰：“此来之意，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

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后即次我。”将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忧。”出户不知踪迹。

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欢，今留与汝。汝勿贪多误，少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卿曰：“我姊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说于郎，郎必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契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数年会寝。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

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穷怪录》。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后魏太武时，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长数尺。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疟于此庙，见太武来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许移都洛阳，当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谓左右曰：“虜性苛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迁都洛阳，唯得四十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黄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官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面，披锦袍。梁下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

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鑱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鑱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出《述异记》。

龚双

襄阳汉水西村有庙名土地主，府君极有灵验。齐永元末，龚双任冯翊郡守。不信鬼神，过见此庙，因领人烧之。忽旋风绞火，有二物挺出，变成双青鸟，入龚双两目。两目应时疼痛，举体壮热。至明便卒。出《汉沔记》。

萧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瓌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讷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钤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己者交，自建业归江陵。

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勿异之，又常知此有

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曰：“人间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

他日，持玉环至建邺，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八朝穷怪录》。

萧岳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以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五六女相迎笑，一

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出《八朝穷怪录》。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出《北史》。

蒋帝神

梁旱甚，诏于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载荻焚庙，并其神影。尔日开朗，将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诚信遂深。自践祚比未曾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时魏将杨大眼来寇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暴涨六七尺，遂大克魏军，神之力也。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出《南史》。

临汝侯猷

宗室临汝侯猷为吴兴太守，性倜傥，与楚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酬祀，尽欢极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祷必应。后为益州刺史。时江陵人齐狗儿反，众十余万，攻州城。猷兵粮已尽，人有二心，乃遥祷请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骑语父曰：“后人来，可令疾马，欲及日破

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仍请饮。田父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儿焉。及猷卒，谥曰“灵”，与神交故也。出《南史》。

阴子春

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临海神庙坐。栋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破坏所居，今既无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醪，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经月余，魏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山庙，门有二石鹿夹之，故谓之鹿门山。习氏记云：“习郁常为侍中，从光武幸黎丘。郁与光武俱梦见苏岭山神，因使立祠。”郭重产记云：“双石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蚌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帻，黄布裤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出《襄阳记》。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车，送至河滨。忽闻水有香气异

常，顾见水神涌出波中，牛乃惊奔，曳车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与同载，投下获免。出《北史》。

董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知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印甚分明。后署曰“倨”。慎谓事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兖州郭，因致囊于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未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便令写出，抉去目泥，赐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予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隼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

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当为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寔前

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觉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

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匱》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乞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

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欬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字也。出《玄怪录》。

李靖

卫公李靖，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官位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出庙门百许步，闻后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之不见人。后竟至端揆。出《国史记》。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菑 兖州人

丹丘子

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钦迟之，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之所命，其在君乎，愿君自爱。”神尧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积德入门，又负至贵之相，若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在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累心。傥或俯就，公若不相持于中原，当为其佐。”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鄆、杜间。”

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心骇神耸。至则伏谒于苫宇之下，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膺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仆夙叶冥征，谓钟未运。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銜智力于权诈。苟修德不竞，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涂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躐巢许之遐踪。仆所谓鹬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先生笑而颌之。帝复进曰：“以天下之广，岂一心

一虑所能周哉！余视前代之理乱，在辅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汉以还，皆璚璚庸材不足数。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可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固蔑视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运，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废兴既自有数，时之善否，岂人力所为？且非吾之知也。”讫不对。帝知其不可挹也，怅望而还。

武德初，密遣太宗鄼杜访焉，则其室已墟矣。出《陆用神告录》。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万余，旗幡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借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告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今有尔小将投我，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入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火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

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潇湘录》。

薛延陀

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饌。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睦仁蒨

唐睦仁蒨者，赵郡邯郸人也。少事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蒨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蒨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蒨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蒨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蒨从之。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遣随蒨行。“有事则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

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

蒨于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饱，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既为具饌，备设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蒨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蒨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景笑而去。

数年后，仁蒨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仁蒨问常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泰山，为问消息而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蒨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阙，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蒨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蒨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于府君陈诉，则可以免。”仁蒨问：“何由见府君？”景曰：“往泰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当见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又告仁蒨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

仁菑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菑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菑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菑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菑曰：“无。”又曰：“九品已上官几人？”仁菑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菑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菑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

仁菑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勿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仁菑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仁菑一二日能起，便愈。

文本父卒，还乡里。仁菑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导，故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自语人云尔。出《冥报录》。

兖州人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泰山，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遍拜讫，至第四子旁，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赋诗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官？”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曰：“向见兄垂顾，故来仰谒。”又曰：“承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在途有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执别而去。行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决杖数十。其贼胫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

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凌空，侍卫严峻，有同王者。张既入，四郎云：“须参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经十余重门，趋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见府君绝伟，张战惧，不敢仰视。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与吾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宴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奏乐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三宿。

张至明旦，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张还，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诺云：“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常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家。与四郎涕泣而

别，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

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怪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殒。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妻忽起即坐，輶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人说之云尔。出《冥报录》。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柳智感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谓感曰：“今有一官阙，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屋，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置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按中事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

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吏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智感因谓妇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勘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

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

又兴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问小录事。曰：“名簿并封左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后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检报者。于是众咸信服。

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吏部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

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感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拒抗。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

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出《冥报录》。

李播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出《广异记》。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出《广异记》。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视宫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噉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

遂见推戴，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出《广异记》。

太学郑生

垂拱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度洛桥。下有哭声甚哀，生即下马察之。见一艳女，翳然蒙袂曰：“孤养于兄嫂，嫂恶，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逐我归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曰汜人，能诵《楚辞》《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世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萸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帟。醉融光兮眇眇潏潏，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婀娜之秾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酬游颜兮倡蔓卉，穀流情兮发随旒。”生居贫，汜人尝出轻缣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居岁余，生将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生留之不能，竟去。

后十余年，生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登岳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思吟曰：“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舫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帷帐栏笼，尽饰帷囊。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电，裾袖皆广尺。中一人起舞，含颦怨慕，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裛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舞毕，敛袖索然。须臾，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往。出《异闻集》。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

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广异记》。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画裤襦，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

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宦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辔，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戍守者，

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樽俎，九奏万舞，若钧天之乐。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

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立殿中，乃微闻环珮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袞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于左右，奏乐饮饌，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余日，所服御饮饌，皆如帝王之家。

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犢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从，如慈惠之西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余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行宫供顿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饌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

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余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

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阍奴数十辈，自外正门，传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锦步障，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纨，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阍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

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释门之师，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

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擎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呦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铍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

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篆法也，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殒之。”因致坛醮之策，使征八紘厚地，山川河渚，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阙，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阙。崇俨曰：“神祇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殒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馔，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

真又益惊惧，不知所为。其妻因谓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

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

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

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

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

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出《异闻录》。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祐

杜鹏举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徼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使

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帟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

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谛，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绋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闲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啗，行不可进。

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

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龙袞，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薰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歔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鹭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出处士萧时和作传。

又

一说，鹏举得释，复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至，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著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著镣，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果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载》。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常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出《广异记》。

三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

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

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候。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匹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匹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

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

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华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眇，迥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

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出《广异记》。

李湜

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玳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珮清冷，香风斐亶。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欢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

湜既悟，形貌流浹，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出《广异记》。

王昌龄

开元中，琅邪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识至此，皆令谒庙。”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将往。昌龄至前程，求错刀子，方知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三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出《广博异志》。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观之，见一女子。嘉祐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祐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宰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殪，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銜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傥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祐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年八九岁，家人欲有所

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殼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峻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润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

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郎下车，延入别室，帟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桂襦，珠翠璫错，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映四壁。大设珍馐，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萼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

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所闻见。又援箏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顾令彻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

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帟，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熏。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赡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广异记》。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殼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殼祈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

与官禄。”敏殷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殷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殷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殷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阍，轻侮鬼神，卒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殷到州，即敕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殷何人，敢夺吾所居！”敏殷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殷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傍，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出《广异记》。

张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亦异于众生。于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详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

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屈，命私立祠焉。出《潇湘录》。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

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鞠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帟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抉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以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室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

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人，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

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出《广异记》。

食羊人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辍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其人大惧，遂不复食。出《纪闻》。

王峻

王峻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峻卒后，信安王祚，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峻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峻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出《谭宾录》。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恂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彗，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耳，嗟叹而行。忽有黄衣吏数人，执符，言天曹追，遂驱迫至一处。门阙甚崇，似上东门，又有一门，似尚书省门。门卫极众，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须别通，且伺务隙耳。”恂拱立候之。须臾，见街中人惊鬻辟易。俄见东来数百骑，戈矛前驱。恂匿身墙门以窥。渐近，见一老姥，拥大盖，策四马，从骑甚众。恂细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恂遂趋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驻马问恂：“是何人？”都不省记。恂即称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来此？”恂以实对。姥曰：“子侄中惟尔福最隆，来当误尔。且吾近充职务，苦驱驰，汝就府相见也。”言毕遂过。逡巡，判官务隙命入。见一衣冠，昂然与之承迎，恂哀祈之。谓恂曰：“足下阳中有功德否？”恂对曰：“有之。”俯而笑曰：“此非妄语之所。”顾左右曰：“唤阍，古瓦反。割家来。”恂甚惶惧。忽闻疾报声，王有使者来，判官遽趋出，拜受命。恂窥之，见一阍人传命毕，方去。判官拜送门外，却入，谓恂：“向来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来，所司误耳。足下自见大使，便可归也。”

数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拥门，恂被命入。仰视，乃见叔母据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卫森然。旁有一僧

跌宝座，二童子侍侧，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亲族，诲恂以仁义之道，陈报应之事。乃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则其所也，须一观之。”叔母顾白僧：“愿导引此儿。”僧遂整衣，而命恂：“从我。”恂随后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风，自上属下，烟涨不见其际。中有黑城，飞焰赫然。渐近其城，其黑气即自去和尚丈余而开。至城，门即自启，其始入也。见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转其间，莫究其数，楚毒之声动地。恂震怖不安，求还。又北望一门，炽然炎火，和尚指曰：“此无间门也。”言讫欲归，忽闻火中一人呼恂。恂视之，见一僧坐铁床，头上有铁钉钉其脑，流血至地。细视之，是恂门徒僧胡辨也。惊问之，僧曰：“生平与人及公饮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阶。君今随和尚，必当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写《金光明经》一部，及于都市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诺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见。叔母曰：“努力为善，自不至是。”又曰：“儿要知官爵否？”恂曰：“愿知之。”俄有黄衣抱案来，敕于庑下发视之。见京官至多。又一节，言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归，再拜而出。出门后，问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

相与西行十余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啖，骂恂曰：“我待尔久矣！何为割我一脚？”恂实不省，且问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县县尉厅上，夸能割羊脚。其时无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毙。吾由尔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词以谢，托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纷。羊当路立，恂不得去。乃谢曰：“与尔造功德可乎？”羊曰：“速为我写《金刚经》。”许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须得同幸惠，各乞一卷。”并许之。更行里余，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寻此径。更一二里，有一卖浆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则到家矣。”遂别去。

恂独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瓮，不见人。恂窃取浆饮，

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趁，骂云：“盗饮我浆。”恂大惧却走，翁甚疾来。恂反顾，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殓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觉有变，发视之，绵绵有气。久而能言，令急写三卷《金刚经》。其夜忽闻敲门声，时有风欬欬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举家闻之。更月余，胡辨师自京来，恂异之，而不复与饮。其僧甚恨，恂于静处，略为说冥中见师如此，师辄不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顶疮，宿昔溃烂，困笃。僧曰：“恂言其神乎？”数日而卒。恂因为市中造石幢。幢工始毕，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自诣幢，环绕数日，疲困而卒。今幢见存焉。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记》。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复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

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鬼遍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忭，令亦喜，奉钱留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窘，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

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

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出《集异记》。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广异记》。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

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

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出《广异记》。

王侁

王侁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侁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侁。侁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侁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侁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侁悲愁伫

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侗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侗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侗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侗命开棺，其妻已活，谓侗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缵 王常

韩光祚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盖信内教。出《纪闻》。

宣州司户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

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仗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出《纪闻》。

崔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巳，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如堵。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绣为帆，金玉饰舟，旄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十数人，绮罗妓女凡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泝沿中流，良久而过。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祇，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出《集异记》。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表明，眉睫覆目眊眊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颌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也。

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经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

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傍，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惶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固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遂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栗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赏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

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挈我入城，投杨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须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篋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絮为短褐，与之而别。

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视

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嫗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履嫗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嫗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闲谈》。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广异记》。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

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出《广异记》。

奴苍璧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死时固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走来擒之。随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至，急唤苍璧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黄衣小儿曰：‘且立于此，候君命。’见殿上卷一珍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划~~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不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末，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璧令对见。苍璧方子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璧曰：‘当却回，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璧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出《瀟

湘录》。

南缦

唐广汉守南缦，常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其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误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我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联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青袍至厅，与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讠，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问犯何罪至此，青袍曰：“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请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亦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问妻，云病七八日，冥然无所知，神识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记阴道，见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忆也。出《玄怪录》。

王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

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顾不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耳！”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 张谓 颍阳里正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闾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槩，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鏐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闾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于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出《异室记》。

女娲神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以为狂。上令潜视举止。妇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妇人是其神也。出《酉阳杂俎》。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作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王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广异记》。

畅璀

畅璀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如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

旬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选名士，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

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恸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畅躬自扃锁。天明，持簫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一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出《戎幕闲谈》。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傍，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阙，虽不惮勤苦于佣笔，其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万。每建珍饈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尔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

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己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不然，则冻馁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出《潇湘录》。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惟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云：“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冷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久在泾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遽，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麴之阵，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出《集异记》。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

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

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

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

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出《宣室志》。

元载 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曠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殒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颍阳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驼。其人抱某上驼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作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

处，恐雨不足，因尔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至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萧复弟 李纳 崔汾 辛秘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铎，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铎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铎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颺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蹉跎。”又嘱法智弟与铎献酬数百言，乃去。出《广异记》。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已在哀制，如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竇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祇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的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饌。佐时食雉臠，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出《广异记》。

韦皋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且摅其忿。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今厌贱如此不知，欢然度日，奇哉！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于是入告张行意，延赏遗帛五十匹。夫人薄之，不敢言。时有女巫在焉，见皋入西院，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宰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所行，必有阴

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韦郎者，乃百余人。”夫人闻之大喜，遽言于延赏，延赏怒曰：“赠薄请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调乎？”韦行月余日到岐，岐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乱，驾幸奉天。陇州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云光主之。云光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丞，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飧，伏甲尽杀之，立坛盟诸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出《续玄怪录》。

窦参

窦参常为蒲圻县令，县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窦至即欲除毁，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盖以公当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惊觉，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后凡有迁命，皆先报之，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具盛饌于空室之内，围以帘幕。窦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窦为柳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窦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窦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窦依言处置讫，坐待使。不数日，王人遽至，果有后命。出《戎幕闲谈》。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杂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

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馔，久之，祇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记》。

萧复弟

萧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萧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萧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萧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萧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萧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出《逸史》。

李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斋戒而往，

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余三四人，杂色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于殿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碧衣曰：“君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犹在殿阶，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祐似欠嚏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惟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何故噬吾足？”于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也。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三人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纳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出《集异记》。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夜，乘凉于庭际。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俄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见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避之。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翹，艳色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击门惊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乃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歎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僂耳，

唯伏其前。道士顾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俄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人，捽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悔责不及。”道人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疑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绁也。遂钓出于庭，又叱辱。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悉号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状而至，似非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生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醺谢，亦无他。崔生初隔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诮之，一婢泣曰：“一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尤负此苦。”出《酉阳杂俎》。

辛秘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痂面虬衣。访辛行止，辛不对即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俱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门，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惊异，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帊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谓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乞儿之言。解帊复结，得幅纸，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圯，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坏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也。”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者。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黷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

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

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之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沉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

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魂，当沉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以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于是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缙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缙货为事哉！”袁生即给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繫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繫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繫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

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锤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锤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禋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有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

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

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

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既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出《宣室志》。

冉遂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薮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发赤面青，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何杀之耶？必杀反为害，若何？”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

及七岁，其儿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报，我今日后，时一来拜謁，待我微答母恩，即不来矣。”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

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祇，擅为恶者，我皆得以诛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以一杯酒洒空中，即兵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洒下如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

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月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战亡之后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所谋事，我尽知之，不须言也。但何以无故追赵玉耶？今在何处？”其人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或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冢内。”儿乃立命于冢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不复来矣，母善自爱。”又如风雨而去，迨后绝然不至矣。出《奇事记》。

魏耽

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罢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颜色甚美丽。夏中，俱纳凉于庭。急仰视天裂，有长人于裂处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与君为女婿。”耽不敢阻，请俟排比，再三乃许。约期后月，乃腾空而去。耽与其妻，虽甚忧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马而突

入，太无礼也。”圉人曰：“窃见使君有忧色，故请言其事。”耽曰：“尔何要知之？”圉人固请，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忧，小事耳。”言讫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复突入，佩金者见之，趋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尔，罚汝在人间，奈何又复扰人如是？”对曰：“死罪。”复拜。圉人辄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圉人于大沙锣，取饮数器，器可三斗余。饮讫，又取一铁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锣饮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惧色，乃饮之。唯言死罪，更无他词。圉人曰：“送天狱禁百日。”乃腾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适无礼者，即贼星也，今已禁之，请去他虑。”言讫而去。出《闻奇录》。

卢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长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又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

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瘳。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竞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

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

即具六礼，纳为妻。妇入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固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馔，沥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

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谿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沈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

一日昼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衣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泊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幕，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寝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惑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

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

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冢，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聿曾于同州法轮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出《集异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锷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抔涂登庙舍，尽补其漏。既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

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壮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眦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谪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出《河东记》。

太原小吏

王镒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镒薨，时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毗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纓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出《宣室记》。

乐坤

乐坤，旧名冲，累举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罢举东归，至华阴，夜祷岳庙，以卜进退之计。中夜，忽梦一青绶人，检簿书来报云：“来年有乐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坤也。”冲遂改为坤。来年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位所至。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出《云溪友议》。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县令至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无门榜牌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伸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吴书》有传。诛南山之虎，斩长桥之蛟，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廓，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鸢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光如镜，害人最多，余亦诛之。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为白虎神。幸君子访问，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于襄阳从事，乃书版置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石于庙。出《集异记》。

崔泽

王鐔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晴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且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出《宣室志》。

韩愈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苑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颌而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笏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出《宣室志》。

樊宗训

硖石县西有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游焉。宗训性疏复，不以神鬼为意，以鞭划其墙壁，抉剔其衣袂，言笑慢褻。归数

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县门大呼曰：“县令当持法，奈何放纵恶人，遣凌轹恣横？”谋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余，谋小女病，召巫者视之曰：“圣女传语长官，土地神灵，尽望长官庇护，岂有教人侵夺？前者遣阿师白于长官，又不见喻。”韦君曰：“恶人是谁？即与捕捉。”曰：“前县令樊宗训，又已发，无可奈何。以后幸长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应愈。”韦君谢之，令人焚香洒扫，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数日即愈。出《述异记》。

裴度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曰：“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见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藪。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

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用令他人知也。”

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弥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厅。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类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獼之状。其所食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箸，倏忽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只，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发无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拄，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费力也。

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驰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虽童子妇人，即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趺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出《原化记》。

凌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縲绁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凝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吏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五杯，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赍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歿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扪其脑而骨已亡，其济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迴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骈，召巫覡，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彻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赳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李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惟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枭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霏霏之声，须臾闻笳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

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史。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狱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魑魍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近数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出《博异志》。

蔡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常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给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也，十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幹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报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弁团户于三异乡，遍闻

其事。就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出《续玄怪录》。

刘元迴

刘元迴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迴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于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迴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迴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縻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迴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廩，天下莫与之侔，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祇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迴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沉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迴乃曰：“全驱而至，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因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为，仍命元迴就岳庙而易焉。元迴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

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

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迥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病。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迥辞穷，戮之于市。出《集异记》。

郑翦

穆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宫。长安县主簿郑翦主役，于御院之西序，见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黄帝过路，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遽，使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古井也。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奏之。帝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称贺，遂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于实井之上，名曰《圣瑞感应纪》。仍赐郑翦绯衣。出《唐统纪》。

柳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惶然，亦皆眈眈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

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溺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东记》。

马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阒，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祐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死，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出《集异记》。

崔龟从

崔龟从，长庆三年，以大理评事从事河中府。一夕，梦与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见室内有人当阳，仪卫甚盛。又一人侧坐，容饰略同。皆隆准眦目，搦管视状，若决事者。因疾趋及阶，拜唯而退。行及西庙，视庑下牖间，文簿堆积于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问之：“此当是阴府，某愿知禄寿几何。”吏应曰：“二人后且皆为此州刺史，无劳阅簿也。”及出门，又见同时从事，席地而搏蒲。归寤，大异之，仿佛在目。唯所与同行者，梦中问之，其姓名是常所交游，及觉，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话于同舍，皆以为吉。解曰：“君梦得君，而又见搏蒲者，蒲也。君后当如主公，节临蒲州矣。”尔后每入祠庙，辄思所梦，尝屡谒河渚。及为华州，拜西岳庙

宇神像，皆非梦中所见。

开成中，自户部侍郎，出为宣州，去前梦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实州人所严奉，每岁无贵贱，必一祠焉。其他祈祷报谢无虚日。以故廉使辄备礼祠谒。”龟从时病，至秋乃愈，因谒庙。及门恍然，屏上有画人，抱案而鞠躬，乃梦中之吏也。入庙所经历，无非昔梦，唯无同行者。归以告妻子。

明年七月，龟从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辄大剧。因自诊前梦，以为：“吏所告者，吾其终于此乎？”因心祷之。既寐，又梦晨起视事如常时。将就便室，及侧门，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传语。”闻之心悸而毛竖，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趋而入。视其状魁岸，面黝而加赤，不类人色。紫衣鞬剥，乃敬亭庙中阶下土偶人也。未及语，龟从厉声言曰：“我年得几许？”遽应曰：“得六十几。”梦中记其言，及觉，遂忘其奇载，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终欤？迟明，自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儿侄将酒牢庙中以祷。

先是疾作，医言疾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医沈中遂乘驿而至。既切脉，直言公之疾，热过而气壅，当以阳治之，药剂以甘草犀角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写垣墉之画绘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舞。始长庆感梦之时，绝不为五木之戏。及至江南，方与从事复为之。龟从后入相，罢为少保归洛。大中七年卒。出《龟从自叙》。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蒋琛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渚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迓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恻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

未顷，有龟鼉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衾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觐，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惄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螭

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

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滨，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

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辘轳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荆洪钟之剑，不刳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刳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

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優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竟，俳優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

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鸥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誓将柔羹抉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为之惨容。

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转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疑，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

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燿燿，夜接朝云宴渚宫。风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

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寥寥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砢砢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

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剖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子子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晚晚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侑。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谗余持杯以淹留。”

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鼉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渚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

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垒。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

歌终，雪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出《集异记》。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食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

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

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箭，形状瑰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踞，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栗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威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

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进，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暗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

须臾，至大乌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袂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迓。”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

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暝然无

所睹。

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出《博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筠 马朝 郗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生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赡，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合，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

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获痊

平，实所愧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玕，翠瑯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氤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篦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愧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

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不成梦，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珮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

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

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颇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

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出《传奇》。

王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憩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霏霏，乃市纸万张以焚之。乃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绹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出《河东记》。

马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郛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郛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及战，郛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斗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名姓。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讫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圆周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罍缶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东记》。

郗元位

河东衙将郗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神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栗，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瀼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瀼泉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其门曰瀼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抟埴为偶人，被绿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瀼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愿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黠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褻黠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捽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出《宣室志》。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翦强楚，而不

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

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褻黷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

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搦之。”一搦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出《纂异记》。

张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蒲关，入舜城。日将

暮，乃排闥耸辔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毙，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

初夜方寝，见绛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

帝止生之词，恍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号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

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

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

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出《纂异记》。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骆

萧旷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

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馔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尔。”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

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能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女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胎，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俱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

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

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箸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天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出《传记》。

史遂

会昌中，小黄门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亲，自言初得疾时，见一黄衣人，执文牒曰：“阴司录君二魂对事。量留一魂主身。”不觉随去。出通化门，东南入荒径，渡灞浐，陟蓝田山。山上约行数十里，忽见一骑执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毕录。尔何迟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门。直北至一宫，宫门守卫甚严。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萧屏间，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始则恭恪，中间废堕，谪官黄门，冀其省悟。今大夫复位，侍者宜迁，付所司准法。”遂领就一院，见一人，白须鬓，紫衣，左右十数列侍。拜讫仰视，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为翰林小吏，因问曰：“少傅何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忆前事耶？”俄如睡觉，神气顿如旧。诸黄门闻其疾愈，竞访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临终，谓所亲曰：“昔自蓬莱，与帝有阎浮之因。帝于阎浮为麟德之别。”言毕而逝，人莫晓也。较其日月，当捐馆之时，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补录》。

田布

唐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择罢常州，俱经维扬，谒铉。铉因暇日，与二客方奕，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使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铉甚异之，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廨。”铉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黠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铔，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怒曰：‘赃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赤其族。’翌日，铉从容言于上曰：‘铔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奉吏员。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铉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曰：“布尝负此姬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铉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梁楫李琪作传。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惟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方镇者。生映树自匿，既过，行不三二里，前之导从复回，乃徐行随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健步许侦之。

既及庙门，天犹未曙，健步约生伺之于门侧。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见，甚喜。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祇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须，情旨敦厚。

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握手话旧。颜色憔悴，衣服褴褛。生曰：“丈人久辞人间，何得至此？”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作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若得南山鬻神祇，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

侍御寻亦罢宴而归，谓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可。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鬻神似人间选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迎奉。生潜近伺之，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贺，鬻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滥，侄庄当飘坏。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缗相酬。”须臾，鬻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

生独在庙中，欬如梦觉。出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滥，漂损甚多，惟崔生庄独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匹。明年果擢第矣。出《录异记》。

张偃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嗔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候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杀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出《闻奇录》。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阆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系狱。每日供其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出《录异记》。

韦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驺亲弟驍，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里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说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

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傥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悟，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钩缁，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出《甘泽谣》。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侯祢 徐焕 罗弘信 李峤

楚州人

近楚泗之间，有人寄妻及奴婢数人于村落。客游数年，一日归至。村中长少，相率携酒访之，延入共饮，酒酣甚乐。村人唯吹笛为《乐神曲》。殆欲彻曙，忽前舞者为著神下语云：“大王欲与主人相见，合与主人论亲情。”此子大惊，呵责曰：“神道无欺，我且无儿女，与汝何亲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妆梳，少顷即来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为舞者村人，醉言无识。少顷即天明，忽闻门外马嘶鸣，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余，首出墙头。唤曰：“娘子可发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记》。

陷河神

陷河神者，嵩州嵩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刃伤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窒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乃化为一小蛇。翁

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姬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电大震，一县并陷为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恶子。

尔后姚苻游蜀，至梓潼岭上，憩于路傍。有布衣来，谓苻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苻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王氏见闻》。

蹇宗儒

黔南军校姓蹇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蹇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吾则仲尼也。愧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赉复多。数年卒官。出《南楚新闻》。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出《北梦琐言》。

柳晦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荫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觕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弃遗。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出《补录记传》。

刘山甫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白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风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壩。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兹境，故明言与君别耳。”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驭世也。”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云：“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出《南楚新闻》。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骆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出《三水小牋》。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精彩如动，祈请辄奏。有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医巫莫能疗。一日，自言欲从释氏，因肩置绘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庑。逾旬，梦有人如天王之状，持筋类纆，以食病者。复促迫之。咀嚼坚韧，力食衰丈，遽觉绵骨木强。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六钧弓于门，曰：“能引其半者，倍粮以赐，至满者又倍之。”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出《唐阙史》。

裴氏女

唐黄巢之乱，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殓。行及洛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诘之，女云：“我为浐水神之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其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笞之。兼逊谢抚慰，令人送来。而旦夕未有所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又言已有生处，悲咽告辞而去。出《北梦琐言》。

夏侯祯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女灵观。其像独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左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如太华。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咸通末，县主簿皇甫枚，因时祭，与友人夏侯祯偕行。祭毕，与祯纵观。祯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祯少年无有匹偶，今者仰覩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恹恹不寐，若为阴物所中。其仆来告，枚走视之，则目瞪口呆，不能言矣。谓曰：“得非女灵乎？”祯颌之。枚命吏祷之曰：“夏侯祯不胜盍簋之余，至有慢言，黷于神听，今疾作矣。岂降之罚耶？抑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乎？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念张硕而动云笄，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貽帙箔不修之责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奠讫，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牋》。

徐焕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湄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得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许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溪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剝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扁鐹焉。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霖霪，东道泥泞。历嵎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卒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出《三水小牋》。

罗弘信

中和年，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白须翁。巫有宗千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临淮王。出《北梦琐言》。

李峤

唐乾宁中，刘昌美为夔州刺史。属夏潦，峡涨湍险。里俗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以候之。学士李峤，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昌美以水势正恶，止之。峤忽遽而行，俄尔舟覆，一家溺死焉。唯乳姬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盐灶户陈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著窄白衫，青裤，执铁蒺藜。问峤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姬既苏，亦言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乳姬名，遂送出水。出《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钁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锺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杨钁

唐杨钁，相国收之子，少年为江西从事。秋祭大孤神，钁悦神像之容，偶以言戏之。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诣钁，呼为杨郎，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钁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神女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立恐不利于君。”钁不得已，遂诺之。希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归家理命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补阙薛泽，与钁有姻，尝言此事甚详。近者故邓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泰山庙，谓神曰：“与神作第三儿可乎？”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张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噪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鹗。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出《北梦琐言》。

崔从事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唯崔仓皇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痼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圯李宅。出《北梦琐言》。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梦琐言》。

张怀武

南平王鍾傳，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

醺罢，夜坐廊庑间。恍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常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醴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史也。顷甲辰年大饥，闻豫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率其属奔豫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构。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去其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强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为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构难矣。’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豫章，无一人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士，故以胖蜚告人乎？出《稽神录》。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玫，自言少时因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顥，专废立之权，威振中外。玫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缣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缣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顥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日而闻顥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玫复谓缣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日，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亲见之。出《稽神录》。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躬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出《稽神录》。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帟佩刀者，泊朱衣秉简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出《北梦琐言》。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涨，将坏京口江灌堰上。夜闻呼噪之声，若千百人，列炬无数，大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大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是时，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出《录异记》。

郑君雄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数千人，在水东灞内，旗帜戈甲，人物喧闹，与军行无异。不敢诘问，警备而已。未晓，密侦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侦者问之，曰：“江□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复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焉。出《录异记》。

锺离王祠

遂州东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帻，立于道左。语村人曰：“我锺离王也。旧有庙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损。今像溯流而止，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祷祈皆验。或云：初见时如道士状。出《录异记》。

盘古祠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县民杨知遇者，尝受正一明威箓。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桥编路，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原缺出处，今见《录异记》卷四。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

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醑。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出《玉堂闲话》。

葛氏妇

兖之东钞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鲁人畏敬，过于天齐。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宿，久之妇卒。出《玉堂闲话》。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

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出《北梦琐言》。

庞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肄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挈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殁于家。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一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义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铤 郭厚 浚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皦 崔练师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福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出《北梦琐言》。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帜。”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

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出《玉堂闲话》。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邨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收归，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谭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智。尝独居一室中阅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簿书，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侍立，泳款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汝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出《野人闲话》。

谯义俊

罗江县道士谯义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阳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说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见亲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极，必得免。”义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有余。出《野人闲话》。

刘峭

辛酉岁，金水主簿刘峭，因游云顶山，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峭讶之，诘于山主昭讷，昭讷曰：“余三夕连梦见王，语近辟一判官，宜设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满，还成都，遇都官员外孙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顷为安仲古挽留之际，语长幼：‘云顶山王已具书马聘礼，辟吾作判官。’言绝，俨然端坐长逝。”出《撒诚录》。

袁州父老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至，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出《稽神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覆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竟上船，问有好发髻，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乌爪也。持髻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十一岁儿，行至马当泊，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

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录》。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痼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出《稽神录》。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正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遗之。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相传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审。出《稽神录》。

刘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黄鲁

徐三海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海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既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出《稽神录》。

张铤

张铤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铤大恶之，使巫祈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秽如是邪？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鸢，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出《稽神录》。

郭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
“土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槨，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告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录》。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施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带投地。画工以为醉，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卒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给之籍，则已干没过半。进士谢岳亲见之。出《稽神录》。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板木如丘陵，复有人运诸溺者财物入库中，甚众。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出《稽神录》。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橛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曰：“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橛，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橛，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出《稽神录》。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出《稽神录》。

刘皦

汉宗正卿刘皦，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皦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梦觉，历历记之，亦

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郢州，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玉堂闲话》。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辘轳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縶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縶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而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一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鮒父庙 鲍君 张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有目无文

画琵琶 壁山神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回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人。”其夕，梦人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出《稽神录》。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媒姬，素受吴

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云：“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姬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之，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姬曰：“闻君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姬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姬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

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姬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如有合，岂老少邪？”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匹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姬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姬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有如惊，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姬曰：“蛇岂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

明日，方与姬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姬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姬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姬在此，固辞得还。”妇归，益骇异而不敢言。

又月余，复召姬去。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姬至葬，葬

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女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后赠姬，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姬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出《稽神录》。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盛夏避暑，长夜饮宴醉，迷于天晓。内官以巨烛投于殿下，帝乃惊悟。及董卓破京师，焚其馆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烛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时人以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遗记》。

鮠父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鮠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鮠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鮠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鮠臠食之，其神遂绝。出刘敬叔《异苑》。

鲍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置，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置中而

去。本主来，于置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钟鼓不绝。病或有偶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至祠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出《抱朴子》。

张助

南顿人张助者，耕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意欲持归，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风俗通》。

著饵石人

又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无复往者。出《抱朴子》。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

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之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于是卖水者大富。或言其无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绝。出《抱朴子》。

豫章树

唐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有胡超师，云，隐于白鹤山中，时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超乃积薪将焚之，犹惊惧。其树上有鹳雀巢数十，欲烧前三日，鹳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边居宅栉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烧。于时大风起，吹焰直上，旁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出《抱朴子》。

狄仁杰檄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谰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隳圯，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

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吴兴掌故集》。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缺首二行，行二十二字。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心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灵圣亦绝耳。出《原化记》。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穡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凿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

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一十六 鬼一

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直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韩重

吴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韩重，年十九。玉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阖门外。

三年重归，问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恻，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形见，谓重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歔涕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脱走，至玉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惊愕悲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录异传》。

公孙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儿等悲哀不能自胜，及慰勉之曰：“四时之运，犹有始终。人修短殊，谁不致此？”语千余言，皆合文章。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惟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投地遂绝。出《列异传》。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五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冀乃鬼见，白日导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尚小节，由垄之人，而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狠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弭幽中之讼。出《水经》。

卢充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充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襦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歔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妆严，既就东廊。

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既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

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襦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故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

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

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记》。

谈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出《列异传》。

陈蕃

陈蕃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人，不可前。”相告云：“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名阿奴，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蕃闻而不信。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征问

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栋亡没。出《幽明录》。

刘照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菱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申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儿见锁感恻，不能自胜。出《录异传》。

张汉直

陈国张汉直，至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一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买李幼牛一头，本券在书筐中。”往索，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归宁，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兄弟，椎结迎丧。去精舍数里，遇汉直与诸生相随。汉直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直，良以为鬼也。惝恍有间，汉直乃前，为父说其本末如此，得知妖物之为。出《风俗通》。

范丹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厮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遂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歿，号曰“贞节先生”。出

《搜神记》。

费季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出《搜神记》。

周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视之？”式扣头流血，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陈阿登

汉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

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一。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灵怪集》。

卷第三百一十七 鬼二

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锺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吴祥

汉诸暨县吏吴祥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彩衣甚美，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姬，相去十余步耳。”祥闻甚悦，便即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祥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姬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祥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姬也。”二人共寝至晓，鸡鸣，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祥，祥以布手巾报。行至昨所遇处，过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

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姬曰：“汝何故养此子？”姬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为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姬泣涕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鬻者妻。后适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田畴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哭之。音动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悲吟。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进而拜。畴泣不自止，因相与进鸡进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君臣之道，生则尽其义。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高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而畴醉亦醒。出《王子年拾遗记》。

文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访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何足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慰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

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过。”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王樊

《檄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冢。见樊与人樽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门，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冢者，以酒墨其唇讠。旦至，可以验而擒之。”盗既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出《独异志》。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捽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后月，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又恐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杀之。出《搜神记》。

宗岱

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出《杂语》。

郑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我不恶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享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出《风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间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绣襦裆。伤一髀，以襦裆中绵拭

血。自此便绝。出《幽明录》。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见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役，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出《异苑》。

嵇康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怅然。出《灵鬼志》。

倪彦思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

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置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设，鬼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与姬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魅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干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记》。

沈季

吴兴沈季，吴天纪二年，为豫章太守。白日，于厅上见一人，著黄巾练衣，自称汝南平与许子将，求改葬，倏然不见。季求其丧，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出《豫章记》。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货拟王侯，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死，家马厰屋侧，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所发，扣棺见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为石椁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裙衫，置于冢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问竺曰：“将非龙怪耶？”竺乃疑此异，乃问其家童，云：“时见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

也，不敢言。”竺为性多忌，信厌术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货货如丘山，不可算记，内以方诸为具。及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故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

数日，忽见有青衣童子数人来云：“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君财物不尽。自今已后，亦宜自卫。”竺乃掘沟渠，围绕其库内。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旱烁，自能烧物也。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鸛鸟之类以禳灾，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数千头，养于池渠之中，厌火也。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竺惧为身之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绮绣毡罽，积如丘山，鬻马千匹。及蜀破后，无所有，饮恨而终。出《王子年拾遗记》。

王弼

王弼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便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恶之，后遇病而卒。

陈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径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黥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既奔走后村，具说事状。

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隧。出《幽明录》。

胡熙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歎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歎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言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裏，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所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馔，祝请之，有顷而止。出《录异传》。

鲁肃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軺 朱子之 杨羨 王肇宗

张禹 邵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冲

陆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论，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逆旅姬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冢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异苑》。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犍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获流通。出

《幽明录》。

朱彦

永嘉朱彦，居永宁。披荒立舍，便闻弦管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吹杀其火。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出《异苑》。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上。出《异苑》。

周子长

周子长，居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数里，合暮还五大，未达。先是空冈，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庶子经》。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声。而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云：“将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长复为后者曰：“寺中正有秃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

逢秃时，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出《灵鬼志》。

荀泽

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嬿婉绸缪，遂有娠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我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粒，致令劬不复堪。”经少时而绝。出《异苑》。

桓軺

桓軺，太原中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軺之郡，堕濑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軺有一黑乌，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出《异苑》。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出《齐谐记》。

杨羨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羨每食，鬼

恒夺之。媿妇在机织，媿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媿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媿始悟。视妇成十余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媿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后形见，于其母刘及妻韩共语。就母索酒，举杯与之。曰：“好酒。”语妻曰：“与卿三年别耳。”及服终妻疾，曰：“同穴之义，古之所难。幸者如存，岂非至愿。”遂不服药而歿。出《述异记》。

张禹

永嘉中，黄门将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歔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作禳除。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扑地而死。未几，禹

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彩以报禹。出《志怪》。

邵公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瞑，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鹞，其余皆走。仍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鹞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出《录异传》。

吴士季

嘉兴令吴士季者，曾患疟。乘船经武昌庙过，遂遣人辞谢，乞断疟鬼焉。既而去庙二十余里，寝际，忽梦塘上有一骑追之，意甚疾速，见士季乃下。与一吏共入船后，缚一小儿将去，既而疟疾遂愈。出《录异传》。

周子文

元帝末，谯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少时猎射，常入山射猎，伴侣相失。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尺许，捉弓箭。箭镞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唤曰：“阿鼠！”子文不觉应诺。此人牵弓满，向子文，便伏，不能复动，遂不见此人。猎伴寻求子文，都不能语，輿还家，数日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恭伯

晋世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美姿容，善鼓琴。为东宫舍人，

求假休吴。到阊门邮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从一女，谓恭伯曰：“妾平生爱琴，愿共抚之。”其姿质甚丽，恭伯留之宿，向晓而别。以锦褥香囊为诀，恭伯以玉簪赠行。俄而天晓，闻邻船有吴县令刘惠基亡女，灵前失锦褥及香囊。斯须，有官吏遍搜邻船，至恭伯船，获之，恭伯惧，因述其言：“我亦赠其玉簪。”惠基令检，果于亡女头上获之。惠基乃恸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礼。其女名稚华，年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别记》。

李经

桂阳人李经，与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出《幽明录》。

谢邈之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出《录异传》。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出《稽神录》。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止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祠，然后得解。出《幽明录》。

阮德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

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顙声。出《幽明录》。

甄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议？”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覆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

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卤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輦，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夹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傍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麈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至天

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染病，遂亡。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瞻

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韶 夏侯恺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张子长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见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寢息衣皆有洿，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

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妆饰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那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自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之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出《法苑珠林》。

周临贺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诘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止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回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走出祠去。茂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茂回于是精诚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未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出《幽冥录》。

临湘令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跂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喎偏，成残废人。出《幽明录》。

顾氏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北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如雾除。顾归舍，疲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燃，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出《幽明录》。

江州录事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著，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

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数罍酒与之，俄顷失去，两罍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甘说之，大惊。出《幽明录》。

陈素

晋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忽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至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啖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且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出《幽明录》。

胡章

郾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泛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录》。

苏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俯受剃，惊觉摸

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头未竟。”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夕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

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练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轅，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也，乃笑，即唤节为书曰：“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性爱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亩地，便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其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

延韶入室，设坐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飧，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余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而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譬如断卿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卿有患不？死之去尸骸，如此也。”节曰：“厚葬以坟垅，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弟曰：“儿尚小，嫂少，门户坎轲，君顾念否？”韶曰：“我无复情耳。”节曰：“有寿命否？”韶曰：“各有。”节曰：“节等寿命，君知之否？”曰：“知语卿也。”节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刘孔

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诛灭矣。”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济南王也。卿当死，吾念护卿，故以刑论卿。”节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时自发意念生，则吾所益卿也。若此自无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无益也。”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赵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

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钥，韶为之少住。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节执手，手软弱，捉觉之，乃别。自是遂绝。出王隐《晋书》。

夏侯恺

夏侯恺，字万仁，病亡。恺家宗人儿狗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及其弟阮公将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恺长子统，向其家说：“昨梦人见缚，与力大争，尔乃得解。”语讫，阁门忽有光明如昼，见恺著平上帻单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时，声讫，便切齿作声，言：“人易我门户，诬统藏人。袒衫见缚，赖我遣人救之，得解。将数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随恺。”阮牵床离壁，恺见语阮：“何取床？”又说：“家无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恺曰：“卿与共居尔许年，而作此语也。诸鬼中当有一人达。”阮问谁，恺曰：“儿辈意，不足悦也。”呼见孙儿，云：“少者气弱，勿令近我。”又说：“大女有相，勿辄嫁之。”恺问阮：“欲见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愿见也。”恺曰：“数欲见父，而禁限未得见。”又说：“我本未应死，尚有九年。官记室缺，总召十人，不识，书不中，皆得出。我书中，遂逼留补缺。”出王隐《晋书》。

刘他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裤。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褰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覆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瓯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出《续搜神记》。

王戎

安丰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敛。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在厅事上。安丰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身，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褰之。”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趣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亦持斧而出。出《续搜神记》。

王仲文

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应归，道经水泽，见后有一白狗，仲文甚爱之。欲便取，忽变如人，长六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欲击之，或却，或欲上车。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车，佐奴共叉打，亦不禁。并力尽，不能复打，于是舍走。告人家，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便不知所在。月余日，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姚元起 閻勣 孙稚 索邈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蔡謨

蔡謨征为光禄大夫，在家，忽闻东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见一少年女，死人并离啼哭。不解所为，恐是人家忿争耳。忽闻呼魂声，便见生女，从空中去上天，意甚恶之。少时疾患，遂薨。出《灵异志》。

又

一说，謨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录》。

姚元起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高天大将军，来辄见吞，径出下部。如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出《灵鬼志》。

阎勰

吴兴武唐阎勰，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帻吏，径将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勰桡，二吏组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乃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桡船，二吏组挽。始前至嘉乐故冢，谓勰曰：“我须过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自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勰上。见高门瓦屋，欢宴盈堂。仍令勰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而见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勰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出《灵鬼志》。

孙稚

晋孙稚，字法晖，齐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

祚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见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云：“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泰山府君，见稚，说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谪，有教推问，欲鞭罚之，稚救解

得原。

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勿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谪，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逊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寄索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至韩冢，此人便去。逊二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径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径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者应。此人说：“我向载人船来，不为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曰：“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簫，长二丈许，径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要当打坏奴。”甘罗忽然失却，于是遂进。出《续搜神记》。

冯述

上党冯述，晋元熙中，为相府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焉。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径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续搜神记》。

任怀仁

晋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冢。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灭，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谓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出《幽明录》。

王明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

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睹桑梓。”命儿同观乡间。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拔脚，则忘事矣。出《幽明录》。

王彪之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肃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录》。

王凝之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谪，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出《幽明录》。

姚牛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卖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出《幽明录》。

桓恭

桓恭为桓石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陷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烝尝莫寄。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出《幽明录》。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砖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君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云：“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录》。

刘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帟，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出《幽明录》。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出《幽明录》。

赵吉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故，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出《幽明录》。

司马隆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

皆由此也。”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闾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郭翻

晋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征聘不起。亡数日，其少子忽如中恶状，不复识人，作灵语，音声如其父。多知阴世，所问皆答。而昔时庾亮欲取为上佐，不就，家问曰：“君生有令德，没为神明，今岂有官职也？”答曰：“我本无仕进之志，以庾公欲见取，不愿，放得脱。今复为羈縻，不得从初愿，故尔戚戚也。”问：“庾今何官？”答云：“为天所用，作抚军大将军。现居东海之东，统领神兵。取吾为司马，本欲取谢仁为祖之选官，以为资望未足，且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不能。”因问：“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谪之候。过此，大得叙用也。”又问：“王丞相今何职？”答曰：“王公为尚书郎，大屈事更万机。位虽不及生时，而贵势无异也。”诸人曰：“亡后还思后人否？”长翔曰：“亡已久则不复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未歇，犹自有念也。”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已成一纸，曰：“此是鬼书，人莫能识。”使人持纸，口授作书。书毕，诸人言，苏孝先多作此语久下作复授作诗二首曰：“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谓言妖

忘。”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于是绝响而去。

王瑗之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受福，甚快乐。非复畴昔也。”出《齐谐记》。

牵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云：“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近行廓外，忽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五十日被诛。出《幽明录》。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犂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犂谷与之。”又给

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录》。

刘青松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板云：“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至来日复至，曰：“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处分家事。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而没。出《幽明录》。

庾亮

庾亮镇荆州，亮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遂亡。出《甄异录》。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弦歌。义以太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命。”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态失

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异录》。

李元明

前唐李元明，尝在床上卧，时夜半，忽闻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乃出应，有二人便牵将去。入屋下，舍去，不知所在。至逾时，竟鲜所见。徐扪所坐床，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难如升天，不复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领仆从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闻，遥应之，乃凿门出之。

张闾

□城张闾，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云：“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闾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闾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而来，不自由，奈何？”闾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酹享。于是流涕，固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闾曰：“有侨人黄闾。”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闾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髹髹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闾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闾去后，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闾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出《甄异录》。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言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啗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未复求酒，协时与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之为入，语声高壮，比言论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履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记》。

韦氏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憊然，未有气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而来告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见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帻于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用之。出《幽明录》。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须伺满十月然后殓。”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出

《幽明录》。

贾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列异传》。

吕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徼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子绍代立。五日，绍庶兄篡，杀绍自立。出《述异记》。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也。”出《异苑》。

谢尚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

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录》。

襄阳军人

晋太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云：“所送者非我尸，仓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迄明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丰细检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录》。

吕顺

吕顺丧妇，更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殁。出《幽明录》。

桓恭

桓恭为桓安民参军，在丹阳，所住廨，床前有一陷穴。详见古冢，视之果有坏棺。恭每食，常先以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忽见一人在床前，云：“吾没已来七百余年，嗣息绝灭，烝尝莫及。常食见餐，感君之德，报君以宁州刺史也。”未几果迁。出《幽明录》。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耶？”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经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录》。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云，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帟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出《幽明录》。

唐邦

恒山唐邦，义熙中，闻扣门者。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出《异苑》。

王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着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悁悁，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出《幽明录》。

周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弟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验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寝息，与平生无异。出《述异记》。

袁乞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何为负言？”因以刀割阴，虽不致死，人理永废也。出《异苑》。

王恒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与北中郎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当相报语。后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过，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不复见。出《续搜神记》。

刘遁

安帝义熙中，刘遁母忧在家。常有一鬼，来住遁家。搬徙床几，倾覆器物，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阴私，仆役不敢为罪。遁令弟守屋，遁见绳系弟头，悬著屋梁，狼狈下之，因失魂，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辄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复窃之，于屋北乃闻吐声，从

此寂灭。故世传刘遁药鬼。遁后为刘毅参军，为宋高祖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思规

长沙王思规，为海盐令。忽见一吏，思规问是谁。吏云：“命召君为主簿。”因出板置床前。吏又曰：“期限长远，在十月。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时，视天上，当有所见。”思规敕家人，至期看天。闻有哭声，空中见人，垂旒罗列，状如送葬。出《甄异录》。

华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罚撻失道，又杀卒反奴，以此减算。”云：“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勸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禹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出《甄异录》。

张君林

吴县张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啖甘蔗，自称高褐。或云，此鬼为反语。高褐者葛号，丘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罍，盛水，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遂致富。尝语：“毋恶我，

日月尽自去。”后果去。出《甄异记》。

蛮兵

南平国蛮兵，义熙初，随众来姑熟，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于时郗倚为府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荆州俗语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灵鬼志》。

陈皋

平原陈皋，于义熙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眼。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于野。皋无几而死。出《灵鬼志》。

袁无忌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堕，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一楸棺，俱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出《志怪录》。

新蔡王昭平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后出。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记》。

远学诸生

有诸生远学，其父母夜作，儿忽至，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续搜神记》。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隆 吉^岩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施续门生 张道虚

张隆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忽有一鬼，云：“汝与我食，当相佑助。”后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闻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爱惜，当取为棺。”见取船至，有釜锯声。日既暝，闻呼唤举尸置船中。隆皆不见，惟闻处分。便见船渐升空，入云霄中。及灭后，复闻如有数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也，但向以恶我憎汝，故隐没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隆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出《幽明录》。

吉^岩石

吉未翰从弟名^岩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

来，揖云：“特来相迎。”岩石厚为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岩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装。”岩石曰：“君前已留怀，今复得见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岩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出《幽明录》。

富阳人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簋。旦往视，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簋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簋，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簋中，败如前。王又治簋，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倅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实入水破若蟹簋，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簋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转顿，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回顾不应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魃，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免。”出《述异记》。

给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覆，妇人至床边，取被以覆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

皆如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计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出《幽明录》。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其时南平缪士为江安令，卒于官。后一年，崇在厅，忽见一人从门而入，云：“缪士谨通。”法崇知其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罹系苦，复勤剧理墨。”又云：“卿县民某甲，负我米千余石，无券书，悍不还。今儿累穷弊，乞为严敕。”法崇曰：“卿可作词。”士云：“向不赍纸，且又不复书矣。”法崇令省事取笔，疏其语，士口授，其言历历。辞成，谢而去。法崇以事问缪家，云：“有此。”登时摄问，负米者畏怖，依实输还。出《渚宫旧事》。

谢晦

谢晦在荆州，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出《异苑》。

谢灵运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流淋落，不可忍视。又所服貂裘，血淹满筐。及为临川郡，饭中数有大虫。遂被诛。出《异苑》。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月将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瓯器自运，盛饮斟羹，罗列案上，闻哺餽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裤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出《述异记》。

徐道饶

徐道饶，以元嘉十年，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晴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犂。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如猕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户。鬼便大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出《异苑》。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师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复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中，此

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出《搜神记》。

谢道欣

会稽郡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服。郡将吉凶，先于雷门示忧喜之兆。谢氏一族，忧喜必告。谢弘道未遭母艰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后将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谢道欣遭重艰，至离塘行墓地。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须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长数十丈，色白如练。稍稍渐还赤，散成数百炬，追逐车从而行。悉见火中有鬼，甚长大，头如五石笋，其状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孙恩作乱，会稽大小，莫不翼戴。时以为欣之所见，乱之征也。禹会诸侯会稽，防风之鬼也。出《志怪录》。

沈寂之

吴兴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出《异苑》。

王胡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见还家。责胡以修谨有缺，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而不见其形。唯胡独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筭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邻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于村外。俄而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

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观毕当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

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观鬼怪。未至嵩高山，诸鬼道胡，并有饌设，其品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怀之将还，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远也。”胡又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及辞归，叔谓曰：“汝既已知善之当修，返家寻白足阿练。此人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虏所敬，虏王事为师。胡既奉此训，遂与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忽见二僧，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此。二僧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众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辞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陶继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尝枉杀乐伎。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曰：“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上丹阳耳。”言讫并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出《述异记》。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殓，忽形见，还坐尸侧，慰勉其母，众皆见之，指挥送终之具，务从俭约，谓母曰：“家比贫，泰又亡歿。永违侍养，殓殮何可广费？”出《述异记》。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买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额乃误东空地为宅。日暮，忽闻恚骂之声。起视，有人形状可怪，承伯问之，答曰：“我姓龚，本居此宅。君为何强夺？”承伯曰：“戴瑾卖地，不应见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预瑾乎？不速去，当令君知。”言讫而没，承伯性刚，不为之动。旬日，暴疾卒。出《渚宫旧事》。

章授

丹阳郡吏章授，使到吴郡，经毗陵。有一人，年三十余，黄色单衣，从授寄载笥。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授疑之，伺行后，发其笥，有文书数卷，皆是吴郡诸人名。又有针数百枚，去或将一管。后还，得升余酒，数片脯，谓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求得少酒，相与别。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从乞药，答言：“我但能行病杀人，不主药治病也。”元嘉末，有长安僧什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施续门生

吴兴施续，有门生，常秉无鬼论。忽有一单衣白袷客，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

头，便举椎打之。都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出《搜神记》。

张道虚

吴郡张道虚、张顺，知名士也，居在阊门。遭母丧中，买新宅。日暮，闻人扣门云：“君是佳人，何为危人自安也？”答云：“仆自买宅，得君棺器，为市甓作冢相移，有何负？”鬼曰：“移身著吴将军冢，吾是小人，日夜斗，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随我视之。”于是二张恍惚，便至阊门外。二张听之，但闻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语云：“当令君知。”少时兄弟俱亡。出《神鬼录》。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树 竺惠炽 郭铨 贺思令 山都

区敬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秦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出《甄异录》。

竺惠炽

沙门竺惠炽，住江陵四层佛寺，以永初二年卒。葬后，弟子七日会，举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独停。忽见惠炽，谓明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狗地狱，令知有报。”出《异苑》。

郭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以党附桓玄被杀。乃元嘉八年，忽乘舆导从，显形谓女婿刘凝之曰：“仆有谪事，可四十僧会，得免脱也。”又女梦云：“吾有谪罚，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设会不能见矜耶？”女问当何处设斋，答曰：“可归吾舍。”倏然复没。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出《冥祥记》。

贺思令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出《幽明录》。

山都

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居深树中，翻石觅蟹啖之。《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獐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

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处屋上，一时起火，合宅荡尽矣。木客，邓德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与交作市井。死皆加殓殓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鱼生肉遗宾，自作饮食，终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泛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楫，木客乃献其榜而不得见。出《南广记》。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俯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仗。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

刘隽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隽，家在丹阳。后尝遇骤雨，见门前有三小

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狴，而并不沾濡。俄见共争一匏壶子，隼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隼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隼问之，对曰：“此是吾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隼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隼曰：“阿依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出《幽明录》。

檀道济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青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出《异苑》。

石秀之

丹阳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乌布裤褶，擎一板及门，授之曰：“闻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陈：“止能造车，制杭不及高平刘儒。”忽持板而没。刘儒时为朝请，除历阳郡丞，数旬而歿。出《广古今五行记》。

夏侯祖观

元嘉中，夏侯祖观为兖州刺史，镇瑕丘，卒于官。沈僧荣代之，经年，夏侯来谒僧荣，语如平生，每论幽冥事。僧荣床上有一织成宝饰络带，夏侯曰：“岂能见与，必以为施，可命焚之。”僧荣令对烧之，烟焰未灭，已见夏侯带在腰上。僧荣明年在镇，夜设女乐，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问之，答：“本是杜青州弹箏妓采芝，杜以致夏侯兖州为宠妾，唯愿座上一妓为伴戏。”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赐鬼？”鬼曰：“汝无多言，必不相放。”入与同房别，饮酌未终，心

痛而死。死气方绝，魂神已复人形，在采芝侧。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承吉

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元嘉中，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招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出《异苑》。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扬州右尚方闲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又闻擗簾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二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室仙人，来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首人身，举面是毛。松罗惊，以箭射之，应弦而灭，并有絳污染箭。又睹一物，仿佛如人行树樛，令人刺中其髀，堕地淹没。经日，又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掇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菊，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问何以恒掷秽污。答曰：“粪污者，钱财之像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叠诵咒，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如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从众数十人，戴帻。送书粗纸，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依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叙

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次。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杀，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清先本使燉煌，曾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是而绝。原缺出处，今见《异苑》卷六。

崔茂伯

崔茂伯女，结婚裴祖儿。婚家相去五百余里，数岁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将暮，女诣裴门，拊掌求前。提金罍，受二升许。到床前而立，裴令坐，问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闻大人以我配君，不幸丧亡。大义不遂，虽同牢未显，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报君耳。”便别以金罍赠裴。女去后，裴以事启父，父欲遣信参之。裴曰：“少结崔氏姻，而今感应如此，必当自往也。”父许焉。裴至，女果丧，因相吊唁。裴具述情事，出罍示茂伯，先以此罍送女入瘞，既见罍，遂与裴俱造女墓。未至十余里，裴复见女在墓言语，傍人悉闻声，不见其形。裴怀内结，遂发病死，因以合葬。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湘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幽明录》。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胧月，户牖小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二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投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转经，竟从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黯，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吓，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狽浇沃并息。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吃𦔻，后忽语音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

数日，三更中，复外户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云：“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服事衡阳，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投掷狡狴。忿戾褻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告罪状，事彻天曹。沈今为天然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相当。”庇之因请诸僧诵经斋戒。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今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索颐

宋襄城索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盛，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以后，便为吉宅，

居无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为卷席大，高五尺许。顾父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索，杀之。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异姓无他。顾尚幼，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顾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出《法苑珠林》。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 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王骋之

瑯邪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妇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瘞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骋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出《法苑珠林》。

孟襄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为吴宁令。其妻蔡氏，在县亡。未几，忽有推窗打户，长啸歌吟，撒掷燥土。复于空中挥运刀矛，状欲加人。数数起火，或发箱篋之内，衣物焦而外不觉。因假作蔡氏言语，一如平生。襄因问曰：“卿何以短寿？”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为女时曾宰一鸡，被录到地狱三日。闻人说，铸铜像者可免，因

脱金指环一双以助之，故获解免。”时县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惧。良久，巫者云：“见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鸡，两目直竖。作亡人言是鸡形者。”时又有慧兰道人，善于咒术，即召之，令诵经咒。鬼初犹学之，有顷，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艰。弟丧数月，望旦，见其弟在灵座上，不异平日。回遑叹咤，讽求饮食。文宣试与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经言，应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坠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

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饥乞食耳，经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子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初虽恐惧，久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师转相报告，往来观者，门限迭迹。

时南林寺有僧，与灵珠寺僧舍沙门，与鬼言论，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病。所应罹灾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可得。比日稽

留，因此故也。藉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后，不甚见形。复往视者，但闻语耳。时元嘉十年也。

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出《冥报记》。

虞德 严猛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益阳，止主人夏蛮舍中。见有白纸一幅，长尺余，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嫫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伺候，须臾虎至，即共格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

又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捋，状如遮护。须臾，有二胡人前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婿得无他。出《异苑》。

郭庆之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祟。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

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牖，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出《述异记》。

薄绍之

薄绍之尝为臧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隔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勿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竟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出《述异记》。

索万兴

燉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驄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门。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西

去。兴令奴子逐至司厅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出《述异记》。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褙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见了了。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出《述异记》。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流。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忽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出《述异记》。

申翼之

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托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卿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托，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记》。

王怀之

王怀之，元嘉二十年，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姬，头戴大发，身服白襦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出《异苑》。

柳叔伦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伦，住故衡阳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见一脚迹，长二寸。伦有婢细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倾器倒水。伦拔刀唤婢，在侧闻有物行声，以刀斫之，觉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后二十日，婢病死。伦即移尸出外，明日觅尸，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廓

宋沈攸之在镇，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刘廓为荆州户曹，各相并居江陵，皆好围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数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题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顾。”廓读毕，失信所在，寝疾寻卒。出《渚宫旧事》。

王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糞秽投入食中，又于

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正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出《述异记》。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复如初。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如平生，诸儿号戚，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所使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割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首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续丧亡。出《述异记》。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饌，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驹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其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人，文规索水喂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异记》。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袁炳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着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为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诣尚书。”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炳、逊世为其游宾，故及之。往返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难，何不且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辈语，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初炳来暗夜，逊亦了不觉所以，天明得睹见。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蹑履而还暗，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暗云。出《冥祥记》。

费庆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驹，皆赤

幘，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驺答云：“非此间官也。”庆后方知非生人，遂叩头祈之，三驺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啖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妒，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驺，楚挞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异记》。

刘朗之

梁安成王在镇，以罗舍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丈夫衣冠甚伟，敛衿而立，朗之惊问，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见黜，时人谓君章有神。出《述异记》。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闲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凄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彻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合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

出《志怪录》。

刘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梁真简先生^璩三从侄。父璿，梁左卫率。导好学笃志，专勤经籍。慕晋关康曾隐京口，与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时秦淮初霁，共叹金陵，皆伤兴废。

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乃见一青衣女童，立导之前曰：“馆娃宫归路经此，闻君志道高闲，欲冀少留，愿垂顾盼。”语讫，二女已至。容质甚异，皆如仙者，衣红紫绢縠，馨香袭人，俱年二十余。导与士炯，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视而笑曰：“住尔轻言，愿从容以陈幽抱。”导揖就席谓曰：“尘浊酒不可以进。”二女笑曰：“既来叙会，敢不同觞。”衣红绢者，西施也，谓导曰：“适自广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愿思饮焉。”衣紫绢者，夷光也，谓导曰：“同官三妹，久旷深幽，与妾此行，盖谓君子。”导语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视之。西施曰：“李郎风仪，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寝。

临晓请去，尚未天明。西施谓导曰：“妾本浣沙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为越所迁，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歿后，复居故国。今吴王已薨，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贡吴王者。妾与夷光相爱，坐则同席，出则同车。今者之行，亦因缘会。”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闻京口晓钟，各执手曰：“后会无期。”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夷光拆裙珠一双，亦赠士炯。言讫，共乘宝车，去如风雨，音犹在耳，顷刻不见。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出《穷怪录》。

刘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刘，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见一物，面如狮子，两颊垂白毛，长尺许，手足如人，徐徐举一足。须臾不见，少时刘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道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阁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什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女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

什素有才藻，颇善讽咏，虽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皆若吟啸，故入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仍与论汉魏时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躬设斋，以环布施。

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十二为郡功曹，

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出《酉阳杂俎》。

沈警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也。美风调，善吟咏，为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其推重如此。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岩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

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具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覲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輶辎车，驾六马，驰空而行。

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馔。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为数弄，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而谓警曰：“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

数弄，不复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警见二女郎歌咏极欢，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

良久，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使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此时想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

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不能自胜。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遂相与出门，复驾轺辎车，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

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叙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

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从此遂绝矣。出《异闻录》。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萧摩侯

道人法力 萧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徵 唐俭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出《三国典略》。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履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傍人并不见。问魂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出《述异记》。

顾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昏戆，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顾见总曰：“刘君颇忆畴日周旋耶？”总曰：“弊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见记事音旨。”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盈涌。

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涘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逾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未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蹑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予同览镜。予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应予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予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斫刺乎？’予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

良久沉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

何国？”幹曰：“魏武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乃遗《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桢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幹为小吏。”既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勸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出《玄怪录》。

邢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辄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鸾不与之，终年而鸾卒。出《洛阳伽蓝记》。

萧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萧摩侯家人，浣一黄衫，晒之庭树，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见此衣为风所动，仿佛类人。谓是窃盗，持刀往击，就视乃是衣。自此之后，内外恐惧。更数日，忽有二十骑，尽为戎服，直造其家，扬旗举杖，往来掩袭，前后六七

处。家人惶惧，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药方，烧羖羊角，妖自绝。”即于屠肆得之，遂烧此等。后来至，掩鼻云：“此家不知烧何物，臭秽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绝。出《五行记》。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诣厕，于户中见一鬼，状如昆仑，两目尽黄，裸身无衣。法力素有臂力，便缚着堂柱，以杖鞭之，终无声。乃以铁锁缚之，观其能变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出《述异记》。

萧思遇

萧思遇，梁武帝从侄孙。父恚，为侯景所杀。思遇以父遭害，不乐仕进。常慕道，有翼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东山，性简静，爱琴书。每松风之夜，罢琴长啸，一山楼宇皆惊。常雨中坐石酣歌。忽闻扣柴门者，思遇心疑有异，令侍者遥问。乃应曰：“不须问。”但言雨中从浣溪来。及侍童开户，见一美女，二青衣女奴从之，并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礼见之，曰：“适闻夫人云，从浣溪来。雨中道远，不知所乘何车耶？”女曰：“闻先生心怀异道，以简洁为心，不用车舆，乘风而至。”思遇曰：“若浣沙来，得非西施乎？”女回顾二童而笑，复问：“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虑怀，应就寝耳。”及天晓将别，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思遇称“无物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时来？”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劳情意。”思遇亦怆然。言讫，遂乘风而去。须臾不见，唯闻香气犹在寢室。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

任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泄伏诛，其家未之知。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相召看之。少顷，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国典略》。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其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其血数斗，而寿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死闻。出《续搜神记》。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出《五行记》。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邺都石桥坊。曾夜置酒瓶于床下。半夜觉，忽闻瓶倒漏酒声，使婢看之，酒瓶不倒，盖塞如旧。须臾，复闻有物嗒水声，索火照看，屋内静无所见。灭烛下关，未睡，

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扞之，又无所得。乃拔刀四面挥之，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冲而出。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至开皇八年，见州故录事孔瓚，即须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文府惊问何为，云：“太山府君选好人，瓚以公明干，辄相荐举。”文府忧惶叩头。瓚良久云：“今更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说之，说讫，便觉不快，须臾而死。出《五行记》。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骨，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出《两京记》。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谢而去。出《续玄怪录》。

魏徵

郑国公魏徵，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徵曰：“何之？”徵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徵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徵于深阁，对炉火而坐，进以美酒嘉馔。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徵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徵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徵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

唐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傍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

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

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

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锺，碎其柩而骂之。俭遂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宠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遂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出《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襮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彩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出《灵怪集》。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尔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出《潇湘录》。

解襖人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踉上船，其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襖，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襖共看。每襖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乃捉解襖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襖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襖者，一人不许，曰：“会遭一二年受辛苦。”乃将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担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襖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襖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出《异闻录》。

漕店人

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一二年后，忽见亡弟来，容貌憔悴。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为林皋驿马，祇承困苦不堪，故来请兄代。兄大惊惧，更多与纸钱，遣努力且作。其后数月，又见弟来云，祇承不济，兄遂不免去。其兄应时而卒。出《异闻录》。

张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

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閤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槨，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广异记》。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覆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令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傍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槨，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出《广异记》。

閤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

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讠，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

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污。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已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贄，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广异记》。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方，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将合祔二亲者，輶车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决老竖取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俨在内言事，及人间厌胜至多，备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纪闻》。

王怀智

唐坊州人上柱国王怀智，显庆初卒，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太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白我母曰：‘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早偿之。怀善将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救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即赍书特送其舍。所谓家事，无不暗合。至三日，怀善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出《法苑珠林》。

沙门英禅师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具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慧兰，怪而问焉。

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以师大慈，又自有所见，从者二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已报云：‘后日晓食书来，专相候待。’”慧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茆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多为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耽愧。”临去时，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粗物去，细者深，贼取不得，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谢去。出《两京记》。

陈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庞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庞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庞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庞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我从楚回，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贐，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导自别弁后，

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慳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令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惟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慳嗇，负前约而致之也。出《集异记》。

王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繾綣，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开棺检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征，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出《法苑珠林》。

巴峡人

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径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溪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擢第。累授长城尉，拜员外监察。久视

中，迁凤阁舍人，历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卿、少府监。主睿宗轡车不精，出授沂州刺史。余庆少时，尝冬日于徐亳间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余庆缓辔蹊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驰而遽下就火。讶火焰炽而不暖，庆谓之曰：“火何冷，为我脱靴。”群鬼但俯而笑，不应。庆顾视之，群鬼悉有面衣。庆惊，策马避之，竟无患。其傍居人谓庆曰：“此处有鬼为祟，遭之者多毙。郎君竟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当富贵矣！”出《御史台记》。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曷 张守珪

杨珣

夏文荣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果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克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猥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触。”差摄御史康豈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柳字曰：“卫多不成，汉柳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晖，晖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出《朝野僉载》。

张希望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厫下，有一伏尸，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后月余，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及阶，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出《志怪》。

郑从简

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宁，令巫者视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为也。”掘地三尺，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出《朝野僉载》。

房颖叔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两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载》。

刘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绶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绶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麝花瓣，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酹酒曰：“惟愿三姨婆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纠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成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绶下坐，使说令。紫绶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口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拾得翠钗数只，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录》。

相州刺史

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毕则失之。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籍皆中截为短卷，遂不用矣，弃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将祀社，夜洁斋，卧于厅事。梦其父母尽来迎己，觉而恶之，具告其妻。因疾，数日卒。朱希玉为刺史，宅西院恒闭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马直入，二苍头亦乘导之，至阁乃下。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从而视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门为之开，入已复闭。乃索苍头及马，皆无之。走白希玉，希玉命开中院，但见四周除扫甚洁，帐幄围匝，施設粲然，华筵广座，馔饌穷极水陆，数十人食具器物，尽金银也。希玉见之大惊，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闭其门。明日更开，则如旧矣。室宇封闭，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纪闻》。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载》。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

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广异记》。

李嵩

唐兵部尚书李嵩，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嵩，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嵩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嵩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嵩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嵩贞正，故鬼神惧焉。出《广异记》。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

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出《广异记》。

杨场

开元中，洛阳令杨场，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场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场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场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具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场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场入东院亭中。令场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己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场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饅，与壶酒，出定罪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饅，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予之策尽于是矣。”

场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饅将罄，而皂裘不至，场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场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场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饌相待。”言讫不见。

明日，场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场：“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指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场如其言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场遂获免。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鉴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瘞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瘞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妆梳，无污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歔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克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原缺出处，明抄

本、陈校本俱作出《广异记》。

华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輶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

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傍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帏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出《广异记》。

幽州衙将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妻李氏，悍妒狼戾，虐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出《本事诗》。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女殊色。少孤，与兄居。邻有崔氏子，窥见悦之。厚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赠遗。女亦素知崔有风调，乃许之，期于竹间红亭之中。忽有曳履声，疑崔将至，遂前赴之。乃见一人，身長七尺，张口哆唇，目如电光，直来擒女。女奔走惊叫，家人持火视之，但见白骨委积，血流满地。兄乃诘婢得实，杀其婢而剪其竹也。出《惊听录》。

崔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尔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河湄人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祇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灵怪录》。

中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馆，脱绛裳，覆锦衣，灯下寝。忽见一童子，捧一樽酒，冲扉而入。续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谓云：“崔常侍来何迟？”俄复有一人续至，凄凄然有离别之意，盖崔常侍也。及至举酒，赋诗联句，未即崔常侍之词也。中官将起，四人相顾，哀啸而去，如风雨之声。及视其户，扃闭如旧，但见酒樽及诗在。中官异之。旦，馆吏云：“里人有会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聊句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灵怪集》。

王鉴

兖州王鉴，性刚鸷，无所惮畏，常陵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鉴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鉴所往。请寄一褌，而忽不见。乃开褌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鉴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昏，鉴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鉴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鉴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鉴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鉴怒，欲挞奴，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鉴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闻郎君呼叫，起尸来耳。”因忽颠仆，即无气矣。鉴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出《灵异集》。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饌，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罍鹄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濠，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蹋关，声如霆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挟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余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和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殓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间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魑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焉。出《纪闻》。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住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有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

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污，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

尼员智

广敬寺尼员智，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来者，其声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长八尺余，立于庐前。声不辍，遂至夜半，声甚呜咽，涕泪横流。尼等执心正念不惧，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纪闻》。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坟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午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未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骑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

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薛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妆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姬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恻久之，遂送还家焉。出《广异记》。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出《广异记》。

李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婬音胫。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斂，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今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栗。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卒以五束

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匹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匹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匹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

后日，处分悉了，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馔飧，飧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藁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

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蹰。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卷帋，忽见霸，头大如瓮，眼赤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出《广异记》。

洛阳鬼兵

开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

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竞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道德里书生

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日晚行至中桥，遇贵人部从，车马甚盛。见书生，呼与语，令从后。有贵主，年二十余，丰姿绝世，与书生语不辍。因而南去长夏门，遂至龙门，入一甲第，华堂兰室。召书生赐珍饌，因与寝。夜过半，书生觉，见所卧处，乃石窟。前有一死妇人，身王洪涨，月光照之，秽不可闻。书生乃履危攀石，仅能出焉。晓至香山寺，为僧说之，僧送还家，数日而死。出《纪闻》。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傍一冢，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送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出《广异记》。

裴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广异记》。

杨溥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咒曰：“土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寒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毡，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蛰不动，方惊骇焉。出《纪闻》。

薛直

胜州都督薛直，丞相纳之子也，好杀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县还归，去州二驿，逢友人自京来谒。直延入驿厅，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谓何？”友人曰：“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又俗所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直曰：“公大妄诞，何处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诳，愚者雷

同，智者不惑。公盖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声云：“薛直，汝大狂愚！宁知无佛！宁知无鬼！来祸于君，命终必不见妻子。当死于此，何言妄耶？”直闻之大惊，趋下再拜，谢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诲之。”空中又言曰：“汝命尽午时，当急返，得与妻孥相见。不尔，殒越于此矣！”直大恐，与友人驰赴郡，行一驿，直入厅休偃。从者皆休，忽见直去，从者百余人，皆左右从人。驿吏入户，已死矣。于是驿报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与别曰：“吾已死北驿，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诀，故此暂来。”执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复乘马出门，奄然而歿。出《记闻》。

刘洪

沛国刘洪，性刚直，父为折冲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阳，召为行军。洪随之蓟，因得给事楚玉，楚玉悦之。楚玉补屯官，洪请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辄死，屯遂荒废，洪乃请为之。楚玉以凶难之，洪曰：“妖由人兴，妖不自作。洪且不惧，公何惜焉？”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

洪将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运斧而度，木自折举，击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则干之，罪死不赦！”笞数发，匠人言说：“愿见宽恕，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杀屯官者，自是辅国将军。所居去此不远，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旧佛殿也。以其净所，故守之。吾因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与地平，吾方得去。今者来，故诉于公。公为平之，吾乃去为人矣。”洪曰：“汝言辅国不远，可即擒来。”鬼曰：“诺。”须臾，匠人言曰：“刘洪，吾辅国将军也。汝为人强直，兼有才干，吾甚重之，将任汝以职。今当辟汝，即大富贵矣。勉之。”因索纸，作诗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诗。及其下笔，书迹特妙，可方王右军。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诗曰：“乌鸟在虚飞，

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其二章曰：“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成而去。

匠人乃屯属役。数日疾甚，舁至范阳。其父谒名医薛，亦会疾。洪言语如常，而二冷密冷气侵□□□□□。洪初得鬼诗，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载棺。“名今编户籍”，盖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个树枝条朽”，故条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谓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谓五面啼。

洪死后二十日，故吏野外见洪紫衣，从二百骑，神色甚壮。告吏曰：“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大富贵矣。今将骑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养于刘氏，年与洪齿，尝与洪言曰：“吾闻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扰乱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须臾得前，又引其巾，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惊曰：“洪存日尝有言，须来在军，久绝书问。今见死乎？何与平生言协也？”母言未毕，洪即形见庭中，衣紫金章，仆从多至。母问曰：“汝何缘来？”“洪已富贵，身亦非人。福乐难言，故迎母供养。”于是车舆皆进，母则升舆，洪乃侍从，遂去。去而后母殂，其见故吏时，亦母殂之日也。出《记闻》。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晁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唐晁

唐晁者，晋昌人也。其姑适张恭，即安定张轨之后。隐居滑州卫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进士擢第。女三人，长适辛氏，次适梁氏，小女姑钟念，习以诗礼，颇有令德。开元中，父亡，哀毁过礼，晁常慕之。及终制，乃娶焉，而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晁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宿主人，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及觉，心恶之。明日，就日者问之，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晁悲恻倍常。

后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曰：“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是夕风露清虚，晁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晁惊恻，觉有异，乃祝之曰：“傥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相见叙也？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须臾，闻言曰：“儿郎张氏也，闻君悲吟相念，虽处阴冥，实所恻怆。愧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晁惊叹，流涕呜咽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然须得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隔，相见殊难。亦

虑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晁词益恳，誓无疑贰。

俄而闻唤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晁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晁之亡女也。晁又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晁趋前，泣而拜，妻答拜，晁乃执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谓晁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冥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晁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布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晁即如言。笑谓晁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新故有间乎？”晁甚忤。妻曰：“论业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语：“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又问：“佛与道孰是非？”答曰：“同源异派耳。别有太极仙品，总灵之司，出有入无之化，其道大哉。其余悉如人间所说。今不合具言，彼此为累。”晁惧，不敢复问。

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唯无浆水粥，不可致耳。”晁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撤之，粥宛然。晁悉饭其从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晁曰：“此是紫菊奶，岂不识耶？”晁方记念。别席饭。其余侍者，晁多不识，闻呼名字，乃是晁从京回日，多剪纸人奴婢，所题之名。问妻，妻曰：“皆君所与者，乃知钱财奴婢，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缕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无有人知处。”晁取果得。又曰：“岂不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晁曰：“美娘亡时襁褓，地下岂受岁乎？”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晁抚之而泣，妻曰：“莫抱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晁令下帘帷，申

繾綣，宛如平生。晁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晁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杳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

既而绸缪夜深，晁曰：“同穴不远矣。”妻曰：“曾闻合葬之礼，盖同形骸。至精神，实都不见，何烦此言也？”晁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晁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峰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晁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曰：“兰阶免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晁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

须臾，闻扣门声。翁婆使丹参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晁诀别，晁修启状以附之，整衣，闻香郁然，不与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韩寿余香，儿来，堂上见赐。”晁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晁为念。晁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飧，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儿尽得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讫，登车而去，扬袂，久之方灭。举家皆见，事见《唐晁手记》。出《通幽记》。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诫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胫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萧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举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出《记闻》。

韦镒

监察御史韦镒，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镒与守有故，请开虢州西郭道。镒主之，凡开数里，平夷丘墓数百。既而守念镒，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镒妻死。镒妻亡七日，召寺僧斋。镒神伤丧志，诸僧慰勉。斋罢，镒送僧出门，言未毕，若有所见，则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见。”则若揖让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出《记闻》。

赵夏日

宁王文学赵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学卒官。终后，每处理家事如平生，家内大小，不敢为非。常于灵帐中言，其声甚厉。第二子常见之，率常在宅。及三岁，令其子传语，遍别人，因绝去。出《记闻》。

茹子颜

吴人茹子颜，以明经为双流尉，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识之。子颜好京兆府博士，及选，请为之。既拜，常在朝贵家。及归学，车马不绝。子颜之娅张虚仪，选授梓州通泉尉。家贫，不能与其

妻行。仍有债数万，请子颜保。虚仪去后两月余，子颜夜坐，忽檐间语曰：“吾通泉尉张虚仪也，到县数日亡。今吾柩还，已发县矣。吾平生与君特善，赴任日，又债负累君。吾今亡，家又贫匮，进退相扰，深觉厚颜。”子颜问曰：“君何日当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发时日，且求食。子颜命食，于坐谈笑如故。至期，丧果至。子颜为之召债家，而归其负。鬼又旦夕来谢恩，其言甚恳，月余而绝。子颜亦不以介意。数旬，子颜亦死。出《纪闻》。

刘子贡

京兆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热卒。明日乃苏，自言被录至冥司，同过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头，加钉镣焉，命击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余者且释去。”又引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子贡问曰：“此为何处？”人曰：“此皆地狱也。缘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暂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惊骇耳目。”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见元宗于途，问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过，故留。然事已办，今将生天，不久矣。”又问：“二子先死者何在？”“长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又遇邻人季晔，晔曰：“君为传语吾儿，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则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弹杀鸟兽故，每日被牛头狱卒，烧铁弹数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数百道，纳热弹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见身存者多为鬼。子贡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记闻》。

刘平

唐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翥，得神仙补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旧朝士，皆云童幼时见，奕世奉之，不穷其寿。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令狐绀喻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言与处士刘平善。天宝中，居于齐鲁。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华阴县。值叶法善投龙西岳，平旋见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谓禄山鬼物，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走。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出《剧谈录》。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盱眙，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冢，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僵卧于石榻，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叟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绅

王无有 王昇 高生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傍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

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馔，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

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酌，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出《广异记》。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阁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颇不怿。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阁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出《广异记》。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

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槨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出《广异记》。

崔咸

博陵崔咸，少习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乃出于里内，占其失女家。须臾，有奴婢六七人，丧服行语，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死尚逸，况生乎？”咸从而问之，对曰：“郎君何用问？”固问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来三日。昨夜方敛，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问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异之。归将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时天宝元年六月。出《通幽记》。

季攸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经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宫中甚完，不知从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

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婿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望伏所请焉。”主簿惊叹，乃召胥一问。为杨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饌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冥婚礼，厚加棺敛，合葬于东郊。出《纪闻》。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日晚，将往河内府南，视女家礼事。出村，有二人随之。与叟言，谓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随。”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视之非凡，乃下驴谓之曰：“吾与汝非旧相识，在途相逢，吾观汝指顾，非吉人也。汝姑行，吾从此南出。汝若随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随。如不愿俱，请从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适会田叟邻舍子，自东来，问叟何为，叟具以告。邻舍子告二人：“老父不愿与君俱，可东去，从老父南行，君何须相绊也？”二人曰：“诺。”因东去，叟遂南。邻舍子亦西还，到家未几，闻父老家惊叫。邻舍子问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因与叟男寻之。至与二人言处，叟死沟中，而衣服甚完，无损伤。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记闻》。

裴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靚艳洸。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亦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

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顷老婢出，见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芬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器，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剑坏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出《广异记》。

李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隙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给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覩，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经殡宫过，有小婢随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赞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出《广异记》。

刁绅

宣城太守刁绅，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见外廐，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绅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绅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绅旬日迁伊州刺史，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遂贵矣。出《纪闻》。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妒。无有疾，将如厕，而难独行，欲与侍婢俱，妻不可。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无有以为役夫，不之怪也。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乌

爪。谓无有曰：“盍与子鞋。”无有惊，未及应，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遂尽之。无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仆有疾如厕，虽一婢相送，君适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咀之。妻恐，扶无有还。他日，无有至后院，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因投其傍，鞋并无伤。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而卒。出《纪闻》。

王昇

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物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黝烂，直视于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恶，及还即死。出《纪闻》。

高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闻。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岐州佐史

杨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尔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碗。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渭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续。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出《广异记》。

王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

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饌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出《广异记》。

韦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棹边案上，检失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出《广异记》。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出《广异记》。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

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殁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绣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

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棹，女颜色不变，

粉黛如故。见绣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殓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柩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出《广异记》。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

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鬘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饌，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

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

堂中置红罗绣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何在许？”曰：“今已反矣。”

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侍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涂，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宴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带甚精。

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复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朱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纊。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

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洩，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为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静，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饌。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枥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出《广异记》。

裴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苦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知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出《广异记》。

赵佐

赵佐者，天宝末补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

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出《广异记》。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萧品 梁守威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圹中，遂开圹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饌，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秬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令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像。出《广异记》。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往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

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琮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琮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处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宾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琮翌日还成都，赉马氏钱五百万，又敕彭州赉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出《广异记》。

李林甫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啖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陈希烈

陈希烈为相，家有鬼焉。或咏诗，或歌呼，声甚微细激切，而历历可听。家人问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戏游，游毕当去。”或索衣服，或求饮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骂。如此数朝，后忽谈经史，鬼甚博览。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令与鬼谈，谓履济曰：“吾因行，故于此戏，闻君特谕，今日豁然。有事当去，君好住。”因去。出《纪闻》。

杨国忠

唐天宝中，杨国忠权势薰灼，朝廷无比。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阍人拒之，妇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见杨公，尔何阻我！若不见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之宅！”阍人惧，告国忠。国忠见之，妇人谓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道？耻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奢纵不节，德义不修，而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意，贤与愚不能别。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曾不一顾。以恩付兵柄，以爱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怒，命左右欲斩之，妇人忽不见。国忠惊未已，又复立于前。国忠乃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佐辅之位，而无佐辅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国朝自此弱。几不保其宗庙，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今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宣室志》，今见《说郭》三三《潇湘录》。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姊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饌，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赍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匹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歿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恚，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贼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出《广异记》。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命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

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出《广异记》。

姚萧品

姚萧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去。至北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出《广异记》。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

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傍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令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

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

少年乃命行，诣一大林，及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年索酒饌，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唯见坏墓甚多。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觐 李莹

裴臧 李氏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冈，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恍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

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末，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

稟，幸蒙殊顾，欣感实多。”

因就坐，啖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钗、玉柄麈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大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已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宫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

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出《广异记》。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傥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傥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给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覩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骹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歔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出《广异记》。

郑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饌饮。中夜酒酣，令呼蘼蓀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鹞监》，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裤及头髻花红朱粉等。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蘼蓀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京。”以

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怆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冢。冢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蔭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出《玄怪录》。

宇文覲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覲、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阹，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覲、稷等意是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覲、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冢，冢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隅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缒，然画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

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令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鐔，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冢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椽，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椽，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侯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

葬。

覬家在岐山，久之，鶚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今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无可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覬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覬。覬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绝气者数矣。忽闻鶚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

后覬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覬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覬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鶚复至覬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鶚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覬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点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

覬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覬者，崇贲奏覬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匹。敕至，覬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鶚灵语叹息久之，谓覬：“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覬云：“今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覬遇疾卒。初，女巫见鶚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出《广异记》。

李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鑠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娣别，娣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殯在海盐，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出《广异记》。

裴臧

河东裴臧，幼好弹箏。时有弹箏师，善为新曲，臧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臧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臧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臧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箏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輿乃至云。出《广异记》。

李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幘巾，径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幘头布，掩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澣 张勅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韦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

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闻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镬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已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已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髻呼之。夫髻声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髻。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

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天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冥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祗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出《广异记》。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祥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殓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赠。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来？”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谕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出《广异记》。

范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出《广异记》。

李澣

河中少尹李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挽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澣先娶项妃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南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澣所爱。尔窦惧不出，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出《广异记》。

张勍

代宗时，河朔未宁，寇贼劫掠。张勍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

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勅，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勅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勅，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勅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

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亲迎。比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因不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勅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勂又入战，复不利，勂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勂惧，乃力止左右。勂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勂方下马再拜。又谓勂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勂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勂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出《潇湘录》。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庐州别驾。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镫研破股。岁余，疮不差。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灶神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后岁余，无异

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闼，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惧。爽尝畜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恟失据。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奥，方寢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去。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

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锬，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出《通幽录》。

李咸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

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覩，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覩之。二人俱

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余，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惻怆。

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先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出《通幽录》。

李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伯梁河。先是路傍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熬。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出《博异志》。

元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侯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出《玄怪录》。

萧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婢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襄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纘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药以护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乃大呼纘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救我。”

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令邀迎。问其名，乃称尹。逡巡至宅，门阙甚峻，车马极盛。引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

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惻怛。主人讶我不怕，又暂乞放归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决。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并行而愈。出《通幽录》。

王垂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于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暂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授，乃抚轸泛弄冷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亲合，其谈谐慧辩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髑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既而天明，妇人有故暂下，收告垂，垂大惧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簷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拾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追垂，望之稍远，乃弃于岸。并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夜藏船处闹。半夜后，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啮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出《通幽记》。

武丘寺

苏州武丘寺，山嵒崒，石林玲珑，楼雉叠起，绿云窈窕，入者忘归。大历初，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竟不下，寻之无所见。明日，峻高上见题三首，信鬼语也。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记》。

李佐公

李佐公，大历中在庐州。有书吏王庾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驹呵避，书吏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大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车轡索断。”紫衣曰：“检簿。”遂见数吏检之，曰：“合取庐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无恙。经宿患背痛，半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窦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

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其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商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浐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柴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导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出《广异记》。

李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因谓之曰：“我死，地下见先妻，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出《广异记》。

高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黏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黏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黏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甚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出《广异记》。

萧遇

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道华

者，善召鬼，乃厚币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其迷误。忽急寻求，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俱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

华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曰：“吾是尔母。”遇惊走，出户拜迎。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诚达星神，祇灵降鉴，今我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有闻于天，虽在泉壤，甚为众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达神，非惟毁形灭性，所尚由哀耳。”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性命变通之道。乃曰：“祸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临，实如影响。其有树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叙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闻过奖之言，庶万分不恨矣。”乃述迷误茔域之恨，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浸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叔母则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耳。”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记》。

朱自劝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歔，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纊。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裤，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只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阎敬立 崔书生

李则 陆凭 浚阳李生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某乙，某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即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出《广异记》。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愜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出《广异记》。

刘参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柰，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惧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救，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猬，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毛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

與，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鏃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于路。居数日，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记》。

阎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阎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鳀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轡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厨中，有三数婢供饌具，甚忙，信是无所由。

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餐，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饌，亦如法。俶处分知远，取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钱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

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輜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墩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椁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记》。

崔书生

博陵崔书生，往长安永乐里。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中，尝因清明节归渭南，行至昭应北墟垆之间，日已晚，歇马于古道左。比百余步，见一女人，靓妆华服，穿越榛莽，似失路于松柏间。崔闲步剺逼渐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屡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规之，乃二八绝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诘之曰：“日暮何无俦侣，而怵惶于墟间耶？”默不对。又令一童，将所乘马逐之，更以仆马奉送。美人回顾，意似微纳，崔乃倭而缓逐之，以观其近远耳。美人上马，一仆控之而前。才数百步，忽见女奴三数人，哆口坌息，踉跄而谓女郎曰：“何处来？数处求之不得。”拥马行十余步，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崔渐近，乃拜谢崔曰：“郎君愍小娘失路，脱骖仆以济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兴酣至此。”

取北行一二里，复到一树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顷，一青衣出，传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赖遇君子，恤以仆马。不然日暮，或值恶狼狐媚，何所不加。阖室戴佩。且憩，即当奉邀。”青衣数人更出候问，如亲戚

之密。顷之，邀崔入宅。既见，乃命食。食毕酒至，从容叙言：“某王氏外生女，丽艳精巧，人间无双，欲待君子巾栉，何如？”崔放逸者，因酒拜谢于座侧。俄命生出，实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欢洽，无不酣畅。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与崔生长行，爱崔口脂合子。玉姨输，则有玉环相酬。崔输且多，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输玉姨，崔亦赢玉指环二枚。

忽一日，一家大惊曰：“有贼至。”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荒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见童仆以锹钺发掘一墓穴，已至椁中，见铭记曰：“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怜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后令与生同葬。”棺柩俨然，开椁，中有一合，合内有玉环六七枚。崔比其赌者，略无异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数枚，乃崔生输者也。崔生问仆人：“但见郎君入柏林，寻觅不得，方寻掘此穴，果不正也。”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崔生感之，急为掩瘞仍旧矣。出《博物志》。

李则

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敛，有一朱衣人来，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尸起，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长短形状，姿貌须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识，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

陆凭

吴郡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性悦

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贞元乙丑岁三月，游永嘉，遘疾而歿。凭素与吴兴沈苕友善，苕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苕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苕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苕抚孤而恸，赙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志，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弇 卢顼 李章武

韩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栢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弇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饌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出《河东记》。

卢顼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顼家于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顼宅于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顼家贫，假食于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年可四十余，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薰我，何也？”举足踏火，火即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在傍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

金瞑然如睡，其身僵强如束。命巫人祀之，释然。如是具陈其事。居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而尖鬣卷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小金曰：“素无为之，奈何？”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童子奔归以报，家人至，小金复瞑然。又祝之，随而愈。自此不令之堰。

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而观之，即觉身不自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

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其妇人鬼倏闪于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策一枚饊饨，置户限上，祝之。于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饊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饊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饊饨，及顾船钱，则不复来。”卢生如言，遂诀别而去。方欲焚钱财之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焚毕而去，小金遂释然。

居间者，小金母先患风疾，不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扞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

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遣来，传语娘子，别久好在。杨郎，卢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来。”卢生具传，恳辞以留，受语而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见传语，切令不用也，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安养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通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冢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钁八。问：“钁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

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辔。老人谓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作客。”云：“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于某日拾得绣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头发少许，赎香以供养之，其厄则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于手掌摩指，则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

卢瑱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

主，却唤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计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于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兴可乎？”曰：“可。”老人曰：“汝于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他则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阴暗处，汝则易衣而潜去也。”小金曰：“诺。圣贤前度灸背，当时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出《通幽录》。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辨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

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甚美，因给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既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系事，告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

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聚，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舍业而出游，其子妇歿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僭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殫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托，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托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死，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

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纲席，忽有一妇人持帚出房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故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饌，呼祭。自食饮毕，安寝。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隅。旋闻室北角悉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无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

狎昵，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托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

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于裙带上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鞞鞞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瑯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天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闭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舍，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

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讽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惑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

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鞞鞞宝。工不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欂叶象。奉

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尔。”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出李景亮为作传。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卖糕者，其气熇熇。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欲糕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客甚喜，啖数片。

俄而里门开，众竟出，客独附俊马曰：“愿请问。”俊下听之，曰：“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问：“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牒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

既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来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愚于名者，若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

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赴糕客之约。迫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牒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某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后筮仕之后，追勘贬降，不绝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出《续玄怪录》。

李赤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即上厅，开篋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于篋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缙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及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浹日至闽，属寮有与

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索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出《独异志》。

韦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阆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卜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乏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偿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

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轭纵牛，斫草路左。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于墙下捻碎土少许，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茶二斤，即进于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效献芹者。”浦益怜之。次于潼关，主人有稚儿戏于门下，乃见归以手捏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

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

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于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伫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违蹶，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睹，胖飧如有物焉。出《河东记》。

郑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驯，曰驥，曰驹。驹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遂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鸽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驄。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

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驯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鸽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鸽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驄。”李曰：“仆颇有羨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径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

归。”固不肯过岳庙。

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枢昨夜归庄耳。”李輶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于京城中闹处即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出《河东记》。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笔抄诗言：“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出《玄怪录》。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于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于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炰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于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赭緋老人，目

且赤而有泪，临阶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褙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辞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蹊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珥粉黛耳。出《乾牒子》。

郑琼罗

段文昌从弟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还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杨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于杨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尚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弄翕响，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言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窸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独孤穆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北下道者，引之而去。穆遽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

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于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毕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跪讫，就坐，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谷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识之，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其姓杨，自称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

世稟忠烈，故欲奉托，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

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平生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于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笋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丹血溅黼宸，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

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

但恐使人悲感，且独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于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箫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遂寝。独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嘉耦。”穆问县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于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于东阁，伺晓拜贺。”于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

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将奉事巾栉，死且不朽。”于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承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乎？”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于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坂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曰：“迁葬之礼，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莹未迁。自我居此，于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

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维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留。”县主泣谢穆曰：“一辱佳贶，永以为好。”

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于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

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及县主言，无不明晓，穆乃深叹讶，亦私为所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葬必有阙，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之，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于村墅，县主复至，谓穆曰：“迁神之德，万古不忘。幽滞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旧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间，所不奉见者，以君见我腐秽，恐致嫌恶耳。”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于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

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出《异闻录》。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

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搵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赂轻红，竟不之受。

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

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无所明，遂讼于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慕表妹，亦不怨前横也。

经数年，轻红竟洁已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兴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怀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歿，

王生送丧，哀恸之礼至矣。轻红亦葬于崔氏坟侧。

柳生江陵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叙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生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

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入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于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之门，于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于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于其侧，崔氏匀铅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出《乾闥子》。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自称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

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于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出《祥异记》。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于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于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踴之捷若猿獾。家人闻之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于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于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鑠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乔 庐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陆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待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

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

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

乔话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出《宣室志》。

庐江冯媼

冯媼者，庐江里中嗇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逐食于舒。途经牧犊墅，暝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媼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媼，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囁，有若征索财物追逐之状。见冯媼至，叟媼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饮食，理床榻，邀媼食息焉。媼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于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梁倩女，适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为鄴丞，家累巨产。”发言不

胜呜咽，媼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

媼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日有官家礼事。”媼问其郎，即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媼去。媼言于邑人，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儼、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出《异闻录》。

窦玉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嘉其无姬仆也。

及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郡，以宾馆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室，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

何儿郎？突冲人家。”窦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窦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觐之，尽复其故。窦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丽人？不言其实，即当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入庄。问其主，其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其为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见。’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饌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巾。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以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

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篋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未间，昼别宵会尔。’玉乃入辞。崔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篋，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录》。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鹄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鹄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氏，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忽于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长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无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拏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触髅^骷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出《乾^闥子》。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鄴 呼延冀 安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七月，其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居易，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衣黄绫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皞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覆视其聚谈之所，尘埃幂然，无足迹。由是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上马急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于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树。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徵妻为饌，弘让乃去。士徵妻饌熟，就床欲进，忽见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徵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竟问莫知其由。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

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饌，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出《乾闥子》。

寇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姁。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

有日者寇鄘，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庠，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鄘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磔，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鄘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满七日，鄘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厉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鄘求七家粉水解秽。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裤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鄘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命勿回头，亦与设酒饌。自后小大更无恐惧。

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泄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闥子》。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形。冀遂与其妻于路傍访人烟。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内，设食遗衣。至深夜，亲就冀谈话。复具酒馔，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

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

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曰：“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既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遽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

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毁其冢，见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

安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于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于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

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诗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出《潇湘录》。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婚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

叔弁即令市果实，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

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出《河东记》。

襄阳选人

于邠镇襄阳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歧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长芹芽，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刘归襄阳州，因往寻访举人，惟有殡宫存焉。出《酉阳杂俎》。

祖价

进士祖价，咏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云：“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犹早。缄置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篋中。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阊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賫程试入，而书帖出，授承嘏。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款问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日，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叹久之，方知棘阊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出《尚书谈录》。

张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庾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庾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

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

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娣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庾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预。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搯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庾逐之，夺得一盏，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盏，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盏爓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庾明年，进士上第。出《续玄怪录》。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有一厅，常扃爓。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

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惟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驄，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

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

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苔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之。出《博异记》。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于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取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出《酉阳杂俎》。

淮西军将

元和末，有淮西军将，使于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臂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出《酉阳杂俎》。

郭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彻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出《宣室志》。

裴通远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于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姬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姬亦忙遽。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姬同里，可同载至里门耶？”姬荷愧，及至，则申重辞谢。将下车，遗一小锦囊。诸女共开之，中有白罗，制为逝者面衣四焉。诸女惊骇，弃于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异记》。

郑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于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

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觐，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灿烂相照，闺闼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嘉耦为谁？虽荷宠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良人，惠然辱顾。既愜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馔，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罍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罍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罍，自弹箏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于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至曙，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馔，与绍欢醉。

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于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囊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出《潇湘录》。

孟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游于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祗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

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于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拼，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

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達 送书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纆，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斂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傍。

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于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出《宣室志》。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出《宣室志》。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長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丑，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雾濛花，收泣而

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河东记》。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裤，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出《河东记》。

卢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东记》。

李湘

卢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欢州，赐死于康州。

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沧海泛扁舟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

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裯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冥？”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圆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

湘至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出《续玄怪录》。

马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

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续玄怪录》。

刘惟清

平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迨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

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于此。时日已落，忽于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语，喧然竞进。惟清乃缓辔出于其中。忽有衣纓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力争，因跃马绝道，而纓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臂力，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纓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于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

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赭蓝缕，众甚鄙之。一日，惟清出游，喈于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衣未识，因与相款。喈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迺，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喈跃入稠人

中，不可复见。后四年，李同捷反于沧景，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出《异闻录》。

董观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潞，至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鐍，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

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悲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僵，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

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

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

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人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也。

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出《宣室志》。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从者，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

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祿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后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则无苦。父门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选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令早毕功。功毕饭僧，回付郭登。

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至方义阶下，方义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之矣。见一紫袍象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消《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位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量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亲导，不可自己，适诣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盖言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递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梦寐。转经之请，天曙为期。”唯唯而去。

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及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来黥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出《续玄怪录》。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邬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灏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于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惧，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傍一家，陈筵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筵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邬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术。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

余，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于君。”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于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于涛寝室，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勿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于是遂绝。出《集异记》。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注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没，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于人。”遂与侍婢俱不见。

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篋中，得小金缕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

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传奇》。

赵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因寝于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虏，至此捽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傥能为归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粉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

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于囊中。

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猬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于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于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栗，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并工暗筑，不使有声，涂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于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栗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利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时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钟陵韦夫人，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时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

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怅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

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于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谨死万人，老幼相食。

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饵之能度世。今时有人遇之于嵩岭耳。出《传奇》。

韦安之

韦安之者，河阳人，时至阳翟，拟往少室寻师。至登封，逢一人，问欲何往，曰：“吾姓张名道，家金乡，欲往少室山读书。”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约为兄弟，安之年长，为兄。同入少室，师李潜。经一年，张道博学精通，为学流之首。一日，语安之曰：“兄事业全未，从今去五载，方成名，官亦不过县佐。”安之惊异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为以才识尚寡，给一年假于人间学。今年限已满，功业稍成，将辞君去。慎勿泄于人。”言讫，辞其师。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别。道曰：“君成名之后，有急，当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举，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潜县尉，被州遣部物，将抵河阴。至淇泽浦，为淮盗来劫。安之遂虔启于道，俄而雷雨暴至，群盗皆溺。安之为龙兴县丞卒。出《灵异录》。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汧皆立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迴室，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屨。佐文逊辞请托，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繫。”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庄，乖于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沉恨。忽而怨咽惊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

须臾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木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附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途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闾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胤之女又亡。贫穷无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瘞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縠縠。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客有见者。出《集异记》。

胡憑

安定胡湮，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餗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湮受贾餗恩，今当匿在湮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湮门，召湮出，厉声道：“贾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湮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湮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湮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湮之凶闻至。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_郭李全质 沈恭礼

牛生 韦齐休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语，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出《宣室志》。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

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出《宣室志》。

郭郛

郭郛罢栢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舂飧间，常有二物，如猿獾，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郛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郛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郛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郛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郛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之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袷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耳。出《剧谈录》。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鞠，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

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须？”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须，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须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鞠，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

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天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时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讐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讐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寸尺之阻，得达本土。以财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

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桩，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横门之人欤？

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诮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栗之转切也。出《传异记》。

沈恭礼

阆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阆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

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鬓，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羈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

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唯。

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爆然而中手，堕下

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餐等去。

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闾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葷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出《博异志》。

牛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出一卷书，牒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

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

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乃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

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帘而坐。有数人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中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出《会昌解颐录》。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斂，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

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

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感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可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讖。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羨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

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荥阳郑氏，有容色。时村中有一老姬，将诣谒禅师。未至，而中路荒野间，见一白衣妇人，于蓁棘中行，哭极哀。绕一丘阜，数十步间，若见经营之状者。姬怪而往问，及渐逼，妇人即远，姬适回，而妇人复故处。如是数四。姬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禅师处，说所见，兼述妇人形状、衣服。禅师异之，因书记屋壁。后月余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姬前见者。出《通幽录》。

王超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脉视，右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箎，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出《酉阳杂俎》。

段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栲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啸傲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壁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筐，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帏掩户，复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东记》。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搯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骏马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脰鳬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

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贴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

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纍纍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帛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川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当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冗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迄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

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额，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

韦生发篋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公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异记》。

梁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

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

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

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酒佐，命玉山召蕙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蕙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亡见矣。

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出《宣室志》。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宏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

之者，一夕则暴死。讎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

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羈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

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曹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

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皆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余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佛舍中。出《灵怪集》。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濬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许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

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

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

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瀦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

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斲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出《纂异录》。

颜濬

会昌中，进士颜濬，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濬揖之，问其姓氏，对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濬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濬颇异之，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濬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逾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

濬志其言，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环而有媚态。美人倚栏独语，悲叹久之。濬注视不易，美人亦讶之。又曰：“幼芳之言不缪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监阁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濬甚喜，蹑其踪而去，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与美人叙寒暄，言语竟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濬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清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濬然之，遂乘轩而去。

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烛迎之。遂延入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濬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贻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嬙。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贼不仁可甚，于刘禅、孔皓，岂无嫔御？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

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笑曰：“浑忘却。”濬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

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事，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蛩，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江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嫔曰：“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魄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濬亦和曰：“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俄闻叩门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珰佩而入坐。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

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濬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谕祈幽府。”呜咽而别。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清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濬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出《传奇》。

郝惟谅

荆州民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醉卧冢间。宵分始寤，将归，道左见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延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情托。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太和中，戍边不返，妾遭疫而歿。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肌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辖。虽散恍惚，如梦如醉。君能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凡数年矣。所聚十三万，葬备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瘞视之，散钱培棕，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瘞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出《西阳杂俎》。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幕，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饌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

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

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贐，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迫。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扎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狗尔一眚，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锺，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閤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闥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出《纂异记》。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扬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叟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谈及阴鹭之事，叟甚有惊忤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出，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出《潇湘录》。

奉天县民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髑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李 浚段成式鬼 葬董汉勋

邢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琯善。时琯自淮海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琯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琯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琯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间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访群之时，乃琯卒也。出《宣室志》。

李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沉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窅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顷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行己也。重心异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

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个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出《宣室志》。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絜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阖者启扉曰：“向闻扣门，今寂无睹，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阖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

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于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

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黝黑不可辨。

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睹。”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请逼，因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蚩，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更一两日当还。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过军者？”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出《桂林风土记》。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东厢有内室，仆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伟，直来其前。仆辈惊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复置于室内。后累月，徙居溪亭，复有假掾吏寄与东室。昼日，见一男子披纱裳，屣履而来，曰：“若无久驻此。”掾惊出户，俱以状白于僚吏。有老牙门将陆建宗曰：“元和中，诛李师道，其从事陆行俭流于是州，赐死于是。”掾所白之状，果省不谬。出《投荒杂录》。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帟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醺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睹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帟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映帟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颌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歎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帟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沕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悵，逾年而歿。出《唐阙史》。

李浔

咸通中，中牟尉李浔，寓居圃田别墅。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于庑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尪劣，服饰或紫或青。有矮仆，提酒两壶，历阶而上。左右妻子，悉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为君一醉。”俄以巨杯，满酌饮浔，两壶俱尽，余沥满席。谓浔曰：“何以常时惜酒也耶？”自尔百骸昏悴，如宿醒惺然，数月方愈。出《剧谈录》。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理，辞曰：“恻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嫔。自是井障流鸢，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书云嫔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出《南楚新闻》。

鬼葬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钁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出《洽闻记》。

董汉勋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赳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设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纛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出《三水小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鲊 李戴仁 刘琯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牟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傍。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身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傍，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狗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飧，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

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自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极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

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箓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风骤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箓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游氏子

许都城西之北隄，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庭中，絺绤而坐。一鼓尽，阒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听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子心谓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纡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厢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宅后卒无敢居者。出《三水小牍》。

李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于长安求纳一姬，其母未许。云曰：“予誓不婚。”乃许之。号姬曰楚宾。数年后，姬卒。卒后经岁，遂婚前南郑令沈氏女。及婚日，云及浴于净室，见楚宾执一药来，径前，谓云曰：“誓余不婚，今又与沈家作女婿。无物奉，赠君香一贴，以资浴汤。”泻药末入浴斛中，钗子搅水讫而去。云甚觉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体如绵，筋骨并散。出《闻奇录》。

郑总

进士郑总，以妾病，欲不赴举。妾曰：“不可为一妇人而废举。”固请之，总遂入京。其春下第东归，及家妾卒。既葬旬月后，夜深，偶未寝，闻室外有人行声，开户观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问其所要，但求好茶，总自烹与之。啜讫，总以小儿女也睡，欲呼与相见。妾曰：“不可，渠年小，恐惊之。”言讫辞去，才出户，不见。出《闻奇录》。

王绍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有人隔窗借笔，绍借之，于窗上题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乃知非人也。出《闻奇录》。

王鲔

凤翔少尹王鲔，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

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吉凶，舛穰间必来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

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鲋。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鲋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鲋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甚干事，以善价取之，不逾时而至。鲋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鲋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前，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鲋终不言。出《剧谈录》。

李戴仁

江河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洵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洵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洵

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出《北梦琐言》。

刘璟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拥，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璟，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至夜，韩家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踏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壩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出《北梦琐言》。

李矩

成汭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盗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考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月，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陶福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

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縶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出《北梦琐言》。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为令，尝有健卒盗寨木，令擒送镇将斩之。卒家先事壁山神，卒死，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掷火毁器。钱帛衣服，无故遗失，箱篋锁闭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千里，鬼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吏力将困。

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止于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吾自来暂驻，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龛子中居，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置天蓬于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恒与主人语。今小大诵诗赋，作音乐，一一随声唱之。所诵文字，或有谬误，必为改正。其言多劝人为善，亦令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又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有女名锦绣娘，及妻妾，食物所费亦不少。凡见善人君子，即肯与言。稍强暴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凌毁，因不语。僧去后，徐谓人曰：“此僧食狗肉，凶暴无良，不欲共语。”人之所行，善恶灾福，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

行，一一皆知。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出《录异记》。

冯生

遂宁有冯生见鬼，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知俊代之。据其旧事，冯谓绚曰：“刘公虽号元戎，前无幢节，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知俊被杀。有林泳者，闽人，常谓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袄。”冯闻之，对众谓之曰：“君为宜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许为解其冤也。出《北梦琐言》。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脩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皇甫枚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屣。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牒》。

陈璠

陈璠者，沛中之走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

浦为支辟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追，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貽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

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惨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货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人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友繫之，驰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木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牋》。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家惶恐，夜不能寐。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骤语喧噪，如先所闻。出《稽神录》。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阁子门，不扃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问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扞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凡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兴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亟为之，即被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焰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比晓，则卧于丘冢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堕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继而出之，数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见己。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至，“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群臣皆来祀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驱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师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其为师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为余言。出《稽神录》。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寄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即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寄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夫人传语司

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出《稽神录》。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出《稽神录》。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而入府，又遇乱兵，伤胃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皆毙矣。出《稽神录》。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禽而驱之。令惊大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驱，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及暮归，复为所驱，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

善为此历，盖黎丘之徒也。出《稽神录》。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出《野人闲话》。

僧彦脩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以来，恰未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梦琐言》。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出《稽神录》。

黄延让

建康吏黄延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

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床，延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出《稽神录》。

张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具酒食。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唯夫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去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诸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录》。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

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矣。”遂去。迨日，德遇晨起如厕，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城之西。出《稽神录》。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记”字，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城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杨城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城，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玉堂闲话》。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人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出《玉堂闲

话》。

邠州士人

朱梁时，有士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士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士人蹑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士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出《玉堂闲话》。

王商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覘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胄。初谓州兵潜以捕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磊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鄩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其祸。出《玉堂闲话》。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蟹，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

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呀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出《玉堂闲话》。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出《玉堂闲话》。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闻空中有乐声，极雅丽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与吾设食。”任问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与静室设之，如人食无遗。或不与食，即致破什器，虫入人耳，烈火四起。彦思恶之，移去回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闻乐声，置食无所飧，厅舍楹上血书诗曰：“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尤恶其所题，以刀划之，而字已入木，终不知何鬼也。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权殡东津寺中。其家寒食日，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

有题曰：“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長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虽形不扬，而言词甚秀，曰：“吾即薛涛也，顷幽死此室。”乃赠蕴中诗曰：“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僧惠进

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箐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摄，投民家，

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呼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雨所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唯有厅事耳。”即拜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人慎火，万一不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奉之。

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篇，皆有意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悦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众亦不谕也。

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将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亦虚其堂，以幕围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达诚辞谢。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

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明日还曰：“主人在扬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尔。”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出《稽神录》。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食，宾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旦日能辱顾乎？”徐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帅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大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复与交市。如是三往，颇获其利。间一岁，复诣之，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访其里中，竟无能知者。出《稽神录》。

郑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李茵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快怏。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出《北梦琐言》。

柳鹏举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女仆自经而死。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其仆具道其情，故留之，经时而去。出《北梦琐言》。

周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远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无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寝，悄无人声。洁亦耸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瘞之云。出《稽

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洙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鹭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扬都，明日，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出《稽神录》。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

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出《稽神录》。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杖，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居。君既坚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笔宛然。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出《稽神录》。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必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所。夜即相与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

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录》。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恻，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此有金，尔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傥杀是人，必谓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还父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出《稽神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贫，复丧其子，未有以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作两髻结，径入其家，负其尸去，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清源都将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过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趋府未归，有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二女，长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

向空四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病。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尔因遂绝。某其年亦卒。出《稽神录》。

王谏妻

王谏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谏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常来者，亦不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闻于地府，乃前生隐没阿姐钱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辞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见。出《稽神录》。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羊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功力未集，忽有双髻男子，年可三十，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砮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砮之。而林问：“无故辛苦耶？”鬼亦笑不

言。复置丰饌，饭蔬而已。凡月余，荅谷不辍。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来矣。出《稽神录》。

潘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唯一妇人膺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篋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是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录》。

胡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秘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尔。”言讫不见，澄遂为僧。出《稽神录》。

王攀

高邮县医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

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随至城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宿处寻之，但古冢耳，并无人家。出《稽神录》。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婢。旬日，有夜扣门者曰：“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着，皆卒。甲寅岁春也。出《稽神录》。

刘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龚扫，为军将孙金所掳。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龚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掳，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甥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

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鹭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鹭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成。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岷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昌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殓于堂奥，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繡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褌，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殓所，拆发，舁槨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殓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实饮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书故实》。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泊天将晓，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出《宣室志》。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为妾。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

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朱岷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岷，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缟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岷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见女也。岷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出《宣室志》。

杜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殓斂。权以苇席裹束，瘞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

复重斂。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出《广异记》。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颡，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奋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

自东扞萝蹊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类，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扞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扞户，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

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闼，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

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

济险蹊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雾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颡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

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传奇》。

马燧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歧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畏惧之色见于面，园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之中。尚未安，闻车马啼喷声，人相议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襖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矣。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襖，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

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金身锋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变，吐火喷血，跳躅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入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啼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

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乃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出《传异记》。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凉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拏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才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詈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

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墮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墮下耳。”笞击

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傍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捕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出《逸史》。

薛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子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箭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排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出《博异传》。

丘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傍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诫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女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夜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慧，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归尔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则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篆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后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出《酉阳杂俎》。

陈越石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

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出《宣室志》。

张融

渤海张融，字眉嵎。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将殓，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狽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出《宣验记》。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

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给也？”“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佻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给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闩，禁不可发。但闻猜牙啮舌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擎获，腾蹕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原缺出处，黄本、许本、明抄本俱作出《河东记》。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吏

庞阿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遂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眙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彷彿，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征，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出《幽明录》。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

日。见人人死，然后省觉，则具说，家中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蛙。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着甚，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语兄云，当活。出《搜神记》。

无名夫妇

有匹夫匹妇，忘其姓名。居一旦，妇先起，其夫寻亦出外。某谓夫尚寝，既还内，见其夫犹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来云：“即令我取镜。”妇以奴诈，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也。”乃驰告其夫，夫大愕。径入示之，遂与妇共观，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经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误，终身不愈。出《搜神记》。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恻，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

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

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出《离魂记》。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曰：“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咎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出《广异记》。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

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广异记》。

苏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怨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出《广异记》。

郑生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将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遂居之数月，姑谓郑生：“可将妇归柳家。”郑如其言，携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出《灵怪录》。

韦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欲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出《独异记》。

齐推女

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归葬于李族。遂于郡之西北十数里官道，权瘞之。

李生在京师，下第将归，闻丧而往。比至饶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终，悼恨既深，思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于旷野见一女，形状服饰，似非村妇。李即心动，驻马谛视之，乃映草树而没。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妻曰：“且无涕泣，幸可复生。俟君之来，亦已久矣。大人刚正，不信鬼神，身是妇女，不能自诉。今日相见，事机校迟。”李曰：“为之奈何？”女曰：“从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儿，此九华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来，或冀谐遂。”

李乃径访田先生，见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称曰：“下界凡贱，敢谒大仙。”时老人方与村童授经，见李惊避曰：“衰朽穷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说？”李再拜，扣头不已，老人益难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终不敢就坐，拱立于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诚恳如是，吾亦何所隐焉。”李生即顿首流涕，具云妻枉状。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诉。今屋宅已败，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盖未有计耳。然试为足下作一处置。”

乃起从北出，可行百步余，止于桑林，长啸。倏忽见一大府署，殿宇环合，仪卫森然，拟于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据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传教呼地界。须臾，十数部各拥百余骑，前后奔驰而至。其帅皆长丈余，眉目魁岸，罗列于门屏之外。整衣冠，意绪苍惶，相问今有何事。须臾，谒者通地界，庐山神、江渚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问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甚冤滥，尔等知否？”皆俯伏应曰：“然。”又问：“何故不为申理？”又皆对曰：“狱讼须有其主，此不见人诉，无以发摘。”有问：“知贼姓名否？”有一人对曰：“是西汉鄱县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至今犹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无奈何。”田先生曰：“即追来。”

俄顷，缚吴芮至。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良久，见李妻与吴芮庭辩。食顷，吴芮理屈，乃曰：“当是产后虚弱，见某惊怖自绝，非故杀。”田先生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遂令执送天曹。回谓速检李氏寿命几何，顷之，吏云：“本算更合寿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谓群官曰：“李氏寿算长，若再生，议无厌伏。公等所见何如？”有一老吏前启曰：“东晋邺下有一人横死，正与此事相当。前使葛真君，断以具魂作本身，却归生路。饮食言语，嗜欲追游，一切无异。但至寿终，不见形质耳。”田先生曰：“何谓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则散离，本无所依。今收合为一体，以续弦

胶涂之。大王当街发遣放回，则与本身同矣。”田先生善，即顾谓李妻曰：“作此处置，可乎？”李妻曰：“幸甚。”

俄见一吏，别领七八女人来，与李妻一类，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药，状似稀饧，即于李妻身涂之。李氏妻如空中坠地，初甚迷闷。天明，尽失夜来所见，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顾谓李生曰：“相为极力，且喜事成，便可领归。见其亲族，但言再生，慎无他说。吾亦从此逝矣。”李遂同归至州，一家惊疑，不为之信。久之，乃知实生人也。自尔生子数人，其亲表之中，颇有知者，云：“他无所异，但举止轻便，异于常人耳。”出《玄怪录》。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祐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歿之曰，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出《宣室志》。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蚤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

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囊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囊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囊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出《集异记》。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骞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女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出《华阳国志》。

东方朔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

之数十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出《搜神记》。

双头鸡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媿之，得种类也。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支，乃飞，而声似鸚鸡，翱翔云里。出《拾遗录》。

张遗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字叔高，居隰陵。田中有大树，十围余，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发翁长四五尺，突出趁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虑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出《法苑珠林》。

翟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也，谋举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雁数十中庭，有狗从而啮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

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记》。

臧仲英

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尘垢在焉。炊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筐中起，衣尽烧而筐簏如故。儿妇女婢使，一旦尽亡其镜，数日后，从堂下投庭中，言：“还汝镜。”女孙年四岁，亡之，求之不知处，二三日，乃于園中粪下啼。若此非一。许季山上之曰：“家当有青狗，内中御者名盖喜，与共为之，诚欲绝之。”杀此狗，遣盖喜归乡里，从之遂绝。仲英迁太尉长史鲁相。出《搜神记》。

顿丘人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人惧惊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问讯，因说向者之事变如此，今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乃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兔，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又观视之，犹复是也。魅就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事如此状。出《搜神记》。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

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轺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妖并至，二年俱兴，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也。”后卒无他，迁为安南将军。出《搜神记》。

应璩

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作急游观，饮宴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有犬，著朱帟绛衣，襄平城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出《搜神记》。

诸葛恪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

之见耳。”出《搜神记》。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阙其名。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记》。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苦。时颍川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出《灵鬼志》及《搜神记》。

陶璜

卢王将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而动，莫能名。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臠，甚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尽食之。《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出《感应经》。

赵王伦

永康初，赵王伦篡位。京师得一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问人。积日，有一小儿见之，自言曰鸛鵒。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明日视之，封闭如故，悉不见。时伦有目瘤之疾，故言鸛鵒。伦寻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骋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给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具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期而败。于是一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记》。

怀瑶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螾。怀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犹未开，形大于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

中，覆以磨砢。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福祸也。出《搜神记》。

裴楷

晋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变为拳，或化为血，或作芜菁子。未几而卒。出《五行记》。

卫瓘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出《五行记》。

贾谧

贾谧字长渊。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电，谧斋柱陷，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服，上天数百丈，久乃下。出《异苑》。

刘峤

永嘉末，有刘峤居晋陵。其兄蚤亡，嫂寡居。夜，嫂与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刘峤便持刀然火，将妇至。见四壁上如人面，张目吐舌，或虎或龙，千变万形。视其面长丈余。嫂即亡。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敦

元帝时，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仗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尸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献

王献失镜，镜在罍中，罍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曰：“此乃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出《搜神记》。

刘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日。后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人蒸炒亦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檀丘，为徐龛之所杀。出《搜神记》。

桓温府参军

穆帝末年，桓温府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伏兔，张目切齿向之。兔来转近，以刀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及伤膝流血。复以刀重斫，又还自伤。幸刀不利，不至于死。出《幽明录》。

郭氏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蹋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

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出《幽明录》。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瑾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亮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讎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徽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荊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庾翼

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头如方相，两眼大而有光，从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击之，应拳有声，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庾瑾

新野庾瑾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出《幽冥录》。

商仲堪

晋商仲堪曾从桓玄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骏驶非常，因息驾顾之，牛乃径走入江，伺之终日不出。堪心以为怪。未几玄败，堪亦被诛戮矣。出《幽冥录》。

寿颁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出《异苑》。

李势

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理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求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复有郑美人，势亦宠之，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出《独异志》。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郗，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出《幽冥录》。

庾寔

义熙中，新野庾寔妻荥阳毛氏，五月暴晒荐席，忽有三岁女在席下卧，惊怛乃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记》。

乞佛炽盘

西秦乞佛炽盘，都长安。端门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互相攻伐，国寻灭亡。出《异苑》。

姚绍

后秦姚泓义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将军绍帅众攻函谷关。厨人为绍炊饭，气蒸汗溜辄成血，腥甚。如此积日，绍心恶之，令勿复炊，乞饭于诸军。后八十日，绍病死，泓为晋将刘裕所擒，斩于建康市。出《五行记》。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出《异苑》。

贾弼之

河东贾弼之，晋义熙中，为瑯琊府参军。夜梦一人，面丑甚，多须大鼻，诣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之。明朝起，不觉，而人见悉惊走。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曰：“那得异男子。”弼自陈说良久，并遣至府检阅，方信。后能半面笑，两手各执一笔俱书，辞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杂录》。

江陵赵姥

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义熙中，屋内土忽自隆起。察为异，朝夕以酒酹土。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朝夕有声，如哭。后人掘宅，见一异物，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谓土龙。出《异苑》。

诸葛长民

安帝时，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有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令移各一处，俱遥相唤。又长民在豫州时，见屋中柱及椽相间，悉见有如蛇头。令人以刀斫之，应刃藏隐。或一月，或数十日，辄于

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脩之尝与之同宿，骇愕不达此意。长民曰：“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状。而来辄共斗，深自惧焉。”长民俄而伏诛。出《五行记》。

盐官张氏

晋末有张氏，在盐官，闲居端坐，忽闻煎食香。斯须，风吹一盘食至，酒肉肴饌毕备。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问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舆而去。后张为孙恩所害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愉

王愉字茂和。义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须臾下地，覆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贰伏诛。出《异苑》。

朱宗之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出《幽冥录》。

虞定国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尝见，悦

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宁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无以相报，若有官事，其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公曰：“仆宁当请人之父而淫人之女？君复见来，便斫之。”后果得怪。出《搜神记》。

丁谿

东阳丁谿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艰，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女郎，“患疮，闻参军能治，故来耳”。谿使前，姿形端媚。从妇数人，命仆具肴饌。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妇取琵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放琵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媼。缱绻覩良宵，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出《幽冥记》。

富阳王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渚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都出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束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闻笼中窸窣动，转头，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祐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

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谓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记》。

乐遐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妇相继病卒。出《幽冥记》。

刘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恍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不自知。后二十许日，刘被诛。出《幽冥录》。

王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锋有声，见一輶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出《幽冥记》。

张仲舒

张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

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寸，长五六寸，皆以笺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快。仲舒恶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异苑》。

萧思话

萧思话在青州，常所用铜升，覆在药厨下。忽于其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升覆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书》。

傅氏女

北地傅尚书小女，尝拆荻作鼠，以狡狴，放地，荻鼠忽能行，径入户限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云：“汝若为家怪者，当更行，不者不动。”放地，便复行如前，即掘限内觅，入地数尺，了无所见。后诸女相继丧亡。出《列异传》。

郭仲产

郭仲产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斋屋，竹以为窗棂。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成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出《述异记》。

刘顺

宋大明中，顿丘令刘顺，酒酣，蚤入妾许眠。晨起，见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作羹，亲自切血，染羹食之，弃其有余。后十许载，至元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出《述

异记》。

王谭

大明中，琅琊王谭，字思玄，为南阳太守。母丧去职，寄郡城南，设庐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鸭卵，黄色分明，从东来，入厅事上。俄顷，又二枚续至，其状如前，良久而去。自此夕夕来往，或单至双来，久停则灭，一夜或四五来，如此十许日不见。其年，谭二婢死，明年弟亡，谭患疾，至都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隐烟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如大赤马，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饮百余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后半岁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出《述异记》。

黄寻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忽风雨飞钱至其家，后巨富，钱至数万。其年被诛。出《五行记》。

荊州人

梁元帝天监元年，荊州荆人杀了，其人不僵，首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荊州大旱，与晋愍帝督

运令史淳于伯同。出《广古今五行记》。

田骚

田骚，南阳人。梁末，晚暮执弓箭，从妇家还。去舍十里，无伴畏惧。遥望前路坂头，有绯衣小儿，急逐之，及到，问曰：“汝何村小儿？”小儿曰：“家在树头。”骚谓欺己，谓之曰：“吾长者，与尔童稚共语，何为轻薄见报？”更行百许步，至坂头，道边有极大树，小儿径上树，状如猿猴。心以为异，乃张弓绕树觅，见一物如幡，长数丈高而灭。至家，困病几死。出《五行记》。

邓差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虻，乃以镰斫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顿尔珍羞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箸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司马申

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谮毁朝臣。后于尚书省昼寝，有鸟啄其口，流血及席。时论以谮毁之效，而陈渐微之征，后主竟降。出《广古今五行记》。

段暉

段暉，字长祚。有一童子辞归，从暉请马，暉戏作木马与之。童子谓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谢子厚赠。”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出魏收《后魏书》。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崔季舒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長丈余，遍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出《北史》。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贫。其家每夜使人分

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远近。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久，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忿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自此之后，渐贫，死亡都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如晋阳，在路，兵人于幕下忽唱叫，讯之，曰：“见无数人，皆骑小马如狐，争挥刀梢，故叫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惠照

武平末，广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为郡学生，刻木作一小儿，盛衣带里，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啖。”方自食。自此后迷，为魍魉著之，时饷不饲，则病发垂死。渐不向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窃取，以火焚之，休病转困。其家事急，顾工匠刻木，妙写形状，为置灵床之处。下语云：“烧毁我如此，重刻何益？”岁余，休成狂病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孤陀

隋独孤陀，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之而未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陀所为。阴令其兄

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犍车载陀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诉行猫鬼家焉。陀亦未几而卒。出《北史》。

杨素

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潜于宫省，遣人就卫尉少卿萧吉，请择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终，乃以书一卷付之。此书专是述死丧之事，素开而恶之，乃焚于前庭。素宅内造沉香堂，甚精丽。初成，闭之三日，然后择日，始开视之，四壁如新血所洒，流于地，腥气触人，素甚恶之，竟遇鸩而死。九年，素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庭中无故有血洒地，玄感惧，遂举兵反，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景贞

滕景贞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出《酉阳杂俎》。

元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见屏外有小人骑小马入来，人长二三尺，马亦相称，衣甲具装，光彩辉日，于庭内巡墙

驰走，良久方灭。此后每常欲自杀，合家守之，经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觉之，分觅，以投于井。比及出之，殆亦绝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志言

长安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尉，此癖素凶，遂于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发，梳堕地，婢俯取梳，见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数岁小儿。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惊惧走出，举家就视，了无所见。志言秩满而卒。出《五行记》。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悦阻我宴，必族其家。”

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如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

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迄更问，亦不应也。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出《甘泽谣》。

张易之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号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出《朝野佥载》。

李承嘉

唐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出《朝野佥载》。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殊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二婢未来，踌蹰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供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

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出《朝野僉载》。

梁载言

唐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范季辅

鄆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又数日，季辅亡。出《记闻》。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出《广异记》。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微时，居教业里。有客过之，休贞饮客，其弟皆预。日晚客去，休贞独卧厅事。昏后，休贞醒，绕床有声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绝。休贞视呼者，状甚可畏，绕之不止。休贞惧，跳门呼奴，奴以灯来，其弟亦至。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长五尺。休贞弟休元，素多力，击之以拳，应手有声，如击铁石，怪形即灭。其岁，休贞母殂。出《记闻》。

牛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与言。忽见其东五百步，有黑气如轳车，凡十余。其首者高二三丈，余各丈余，自北徂南，将至原穷。又自南还北，累累相从。日出后，行转急，或出或没。日渐高，皆失。杲曰：“此处常然，盖不足怪。数月前，有飞骑者，番满南归，忽见空中有物，如角馱之像。飞骑刀刺之，角馱涌出为人，身長丈余，而逐飞骑。飞骑走，且射之，中。怪遂少留，又来踵，飞骑又射之，乃止。既明，寻所射处，地皆有血，不见怪。因遇疾，还家，数日而卒。”出《纪闻》。

张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无首孩子，在傍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曰，其名曰“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出《纪闻》。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为山南采访支使，尝推覆在途，舍于山馆。忽有美妇人面出于柱中，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灭，惧不敢言也。后数年，选授桑泉尉，在京遇疾，友人问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记闻》。

李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趺鼻眊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殓殓，其色终不改。出《记闻》。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洲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为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

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蝇，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会昌解颐录》。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长孙绎

长孙绎之亲曰郑使君，使君惟二子，甚爱之。子年十五，郑方典郡，常使苍头十余人给其役。夜中，苍头皆食，子独坐，忽闻户东有物行来，履地声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床下。乃一铁小儿也，长三尺，至粗壮，朱目大口。谓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来。”子惊叫，跳入户。苍头既见，遽报使君。使君命十余人，持棒击之，如击石。徐而下阶，望门南出。至以刀斧锻，终不可伤。命举火爇之，火焚其身，则开口大叫，声如霹雳，闻者震倒。于是以火驱之，既出衙门，举足募一车辙，遂灭，其家亦无休咎。出《纪闻》。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将亡，则有大面出手床下，瞋目开口，貌如神鬼。子惧而走，大面则化为大鸟，以翅遮拥，令自投于井。家人觉，遽出之，已愚，犹能言其所见，数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纪闻》。

裴镜微

河东裴镜微，曾友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还庄，操弓矢，方驰骑，后闻有物近焉。顾而见之，状大，有类方相，口但称渴。将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顷又来近，又射之，怪复住，斯须又至。武人遽至家，门已闭，武人逾垣而入。入后，自户窥之，怪犹在。武人不敢取马，明早启门，马鞍弃在门，马则无矣。求之数里墓林中，见马被啖已尽，唯骨在焉。出《纪闻》。

李虞

全节李虞，好大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慢游。每夜，逃出自窦，从人饮酒。后至窦中，有人背其身，以尻室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出《纪闻》。

武德县妇人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妇娠，将生男。其姑忧之，为具，储糗。其家窳，有面数豆，有米一区。及产夕，其夫不在，姑与邻母同膳之。男既生，姑与邻母具食。食未至，妇若饥渴，求食不绝声。姑馈

之，尽数人之餐，犹言馁。姑又膳升面进之，妇食食无遗，而益称不足。姑怒，更为具之。姑出后，房内饼盎在焉，妇下床，亲执器，取饼食之，饼又尽。姑还见之，怒且恐，谓邻母曰：“此妇何为？”母曰：“吾自幼及长，未之见也。”姑方询怒，新妇曰：“姑无怒，食儿乃已。”因提其子食之，姑夺之不得，惊而走。俄却入户，妇已食其子尽，口血犹丹，因谓姑曰：“新妇当卧且死，亦无遗。若侧，犹可收矣。”言终，仰眠而死。出《纪闻》。

怀州民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竟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出《纪闻》。

武德县民

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鑰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是数十日不还，主人怪之，开视囊，皆人面衣也，惧而闭之。其夕，门自开，所寄囊物，并失所在。出《纪闻》。

张司马

定州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中夜与其妻露坐。闻空中有物飞来，其声戢戢然，过至堂屋，为瓦所碍。宛转屋际，遂落檐前。因

走，司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为狗音。擒得火照，则老狗也，赤而鲜毛，身甚长，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马命焚之，深忧其为怪。月余，改深州长史。出《纪闻》。

李適之

李適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適之男雪，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雪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適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啍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出《明皇杂录》。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出《明皇杂录》。

又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林甫于正寝之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华丽，削劂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踞身钩爪，长三尺余，以手戟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厩中善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败。出《开天传信记》。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像，默祈冥卫。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出《酉阳杂俎》。

姜皎

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出《酉阳杂俎》。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李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又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张周封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嘴西，尝筑墙于大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王丰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

存焉。出《酉阳杂俎》。

房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持权势。暇日，私弟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立于其前。房初谓是亲故家遣小儿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或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出《原化记》。

张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踣局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傍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遗矣。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出《广异记》。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褌，鼓唇睚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

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使者。”诸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太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广异记》。

王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扬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卧，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骨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撼撼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眅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惧。”颇有膻羯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欬飞东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

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瘰子，如生瓜大，飞翅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犄，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出《乾闥子》。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滂 柳氏 王慤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韦滂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炙，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则食之。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羹啖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出《原化记》。

柳氏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阳杂俎》。

王愬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愬，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曾有何事？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奄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愬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買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买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

初，愬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愬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

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愬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及布彩绩，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索。”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愬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与令造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乘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愬终山阳郡司马。出《乾闥子》。

李哲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麻屨迹广尺

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扑，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耸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买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墨荻君状。居旬，邻人盗哲犬，杀而食之。事发，又得一书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为盗，又一书言：“刘长卿诗曰：‘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今既得盗，如之何？”士温、士儒竟捍御之。

是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荻，烛亦灭。于暗中捍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坚渐。是一瓦，瓦背画作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中庭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捍力良久，杀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三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见二丈夫于道侧，迎问家

人曰：“闻尔家有怪异，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顾已不见。

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椽间，以压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为？”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其来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得钱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其实不取，请问诸水滨。”状言狐胶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子，乃验水滨之说也。出《通幽记》。

卢瑗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征祥，而莫测其异也。出《通幽记》。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

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慄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颌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岫。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扬州塔

谿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出《酉阳杂俎》。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马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卤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或一年半年不见。出《酉阳杂俎》。

刘积中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亦许之。

至一日，过西，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之。”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

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婢入堂中，乃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

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出《酉阳杂俎》。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醲起如瓯，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瓯上，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璽耳。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出《酉阳杂俎》。

李鹄

前秀才李鹄，覲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廐，潜身草积中，屏息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炬，索鹄于草积中，鹄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疾而卒。出《酉阳杂俎》。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教勤之术，制邪理病，

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老，稍倦。郑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湫，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谒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缪如此？”妇人言：“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瘞于饭瓮下。

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襦，乞浆于田中，且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及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复白：“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为将来资粮，余庆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撮，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愚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绝其术。出《酉阳杂俎》。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许人，能作鲙，縠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

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出《酉阳杂俎》。

谢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纈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徙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一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

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绦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撒帐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

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扶，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

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出《宣室志》。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进，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出《酉阳杂俎》。

僧弘济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僧弘济，斋戒精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出《酉阳杂俎》。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

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妾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

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浚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浚倅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蓐，覘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

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傥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至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欬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讐，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偓 许敬 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警 杜惊 郑綮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申子

贞观中，望苑驿西有民王申，手植榆于路傍，成林，构茅屋。夏月，常馈浆于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禪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语言明晤，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食，谓曰：“今日已暮，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内之后堂，呼为妹，倩裁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指细密，殆非人工。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能为我作新妇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井灶。”王申即日借衣贯酒，礼纳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户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妻惊，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妇，喜极吃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应。扣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一物，圆目凿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出《酉阳杂俎》。

韩偓

韩偓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出《酉阳杂俎》。

许敬 张闲

唐贞元中，许敬、张闲同读书于偃月山。书堂两间，人据其一，中隔有丈。许西而张东，各开户牖。初敬遽相勸励，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烛而学。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许生户而入。初意其张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侧立。及读书遍，乃回视。方见一物，长可五尺余，虎牙狼目，毛如猿獾，爪如鹰鹞，服豹皮褙，见许生顾盼，乃叉手端目，并足而立。许生恐甚，遂失声，连叫张生相救。如是数百声，张生灭烛，柱户佯寝，竟不应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炉所，乃蹲踞视。许生呼张生不已。其物又起，于床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却回而坐，附火复如初。良久，许生乃安心定气而言曰：“余姓许名敬。辞家慕学，与张闲同到此。不早谒诸山神，深为罪耳。然浮俗浅识，幸勿责之。”言已，其物奋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张生之甚也，翌日，乃撤书而归。于是张生亦相与俱罢，业竟不成。出《传信志》。

太原小儿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涵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迅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出《酉阳杂俎》。

李师古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出《酉阳杂俎》。

孟不疑

东平未用兵时，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至，仆从数十。孟欲谒之，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至。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灭。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恐惧不睡。张寻太鼾。至三更，孟才寐。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摔入东偏房，拳声如杵。顷之，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至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故，不可早发，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贐，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前去。行数里，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及明，但空鞍，失张所在。骑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唯一只履在傍。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诫夜食必须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

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尝持念。溺于游览，不复应举。”出《酉阳杂俎》。

戴簪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簪，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闻外有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簪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簪不知所为。厅际有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转阔，势如鑿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拊掌大笑，有顷，共牵簪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妇人复还，大笑，簪亦随出。簪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簪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簪至死，不肯言其状。出《酉阳杂俎》。

杜惊

杜惊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戌。有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惊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惊舍于内，供待极厚。至夜分，闻东序隙舍，汹汹如千万人声。惊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饯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出《玉堂闲话》。

郑綮

唐阳武侯郑綮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缙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

余，连筑不已。其傍有铛十余所，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踉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出《灵怪集》。

河北军将

湖城逆旅前，尝有河北军将过。行未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绦。马时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风散灭，马亦死。军将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宫山僧

宫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迥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勉励，誓不出房，二十余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啜吒甚厉。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进。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

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

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踟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般过两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缢人，就井繫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逛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矜儿 李约 张缙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杜元颖

杜元颖镇蜀年，资州方丈大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叶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涌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蛮欲围城，城西门水，有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灭。又说，李树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实。出《戎幕闲谈》。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钩鐏，附苔络

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见。出《酉阳杂俎》。

郑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出《宣室志》。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遣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收。”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雨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漂二十余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积堆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州水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出《酉阳杂俎》。

曹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

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簾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情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簾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

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皋谓朗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无惊，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祟，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

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出《乾闥子》。

矜儿

彭城刘刺史，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鄆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礼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厨在西厢。小僮矜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矜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缁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出《三水小牋》。

李约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坊，鼓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尚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夫欲至咸阳，则蹒跚不能良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得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时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侮而见登？何相惮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枢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出《三水小牋》。

张缜

处士张缜，多能善琴。其妻早亡于江陵，纳妾甚丽。未旬日，主庖小青衣于灶下得一铜人，长可一寸，色如火。须臾渐大，长丈余，

形状极异。走入缙室，取其妾食之，毛发皆尽。食讫渐小，复如旧形，入灶下而失。出《闻奇录》。

马举

马举，常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出《稽神录》。

韦琛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及寢堂，绝无人，独厨中有构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外寝，营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厨中有主庖青衣，就铛作食，仍映小儿于怀抱间。儿踊身索哺，因误坠铛中。沸油涌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转炽，盖膏水相激也。乃杂掷罍盎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火灭，儿已焦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青衣亦以此发悸而死。出《唐阙史》。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闾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常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诚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牋》。

李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于小厅。见鼠穴中有一人，长数寸，执慧，扫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长三二寸，舁一镬，添水爨薪。须臾，镬前有一夜叉，执铁杈，叉一人。披紫袍，执象笏，长三二寸，形色状貌，乃李也。黄虽惧而不敢惊之。乃咄黄脱衣，入镬中，须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见一妇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妇，寓岳州久矣。主镬者扃黄娣入镬中，须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镬者亦入，又二人舁镬入。而拥慧者又扫去其灰烬。数日如此，黄大忧，遣访其娣，亦无恙。数年方卒。黄十余年方卒。出《闻奇录》。

宋洵

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未毕，役者闻山石中有妇人语云：“宋三郎来矣！”及洵居之，因月夜，于书堂侧履步。又自闻石中云：“宋三郎来矣！”驻步听之，石门忽开。见妇人数辈，再拜笑曰：“请三郎入来。”洵欲走，为数辈所擒。入其室，石门遂闭。仆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终不能得。出《闻奇录》。

张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往文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云：“有不祥之气。”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出《北梦琐言》。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出《稽神录》。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录》。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

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頔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出《稽神录》。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觐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上，直传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出《稽神录》。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寢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爇之。宗俦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见闻》。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

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闹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出《稽神录》。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鸢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雨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诵大悲神咒，欲朗诵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昏暝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颢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镈 宗梦徵 黄仁濬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瑱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暉 元镐 无足妇人 姜逞 孟姬

黄崇嘏 白项鸦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复取之，结纓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褌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襖，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襖。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腰而回。出《玉堂闲话》。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策而归，置于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褻黷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闲话》。

彭颢

宣州盐铁院官彭颢，常病数月，恍忽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優乐工数十人，皆长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颢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懣，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颢后病愈，亦无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簰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出《稽神录》。

崔彦章

饶州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輿归州而卒。出《稽神录》。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哀于此堂。出《稽神录》。

黄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熊勋

军吏熊勛，家于建康长乐漫之东。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繒彩包一鸡卵壳也。剉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稽神录》。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姬，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褛，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姬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姬及女始脱故衣，皆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出《稽神录》。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故扃闭。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髻中。其夜，佯寝以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入置髻中，升床而寝。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乃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泠然有声。因尔遂绝。出《稽神录》。

张铺

兖州录事参军张铺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馔，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合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

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其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者，或被搏其巾帻，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出《玉堂闲话》。

宗梦徵

晋蔡州巡官宗梦徵，善医，居东京。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脉，尤觉恍惚矣。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黄仁濬

舒州司土参军黄仁濬，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状如醉人，食顷不止。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应。出《稽神录》。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其家寝堂中铁灯擎，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灯擎所，忽尔仆地，遂卒。出《稽神录》。

人妖

东郡民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无故瓮器自发，匍匐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胡頊

夏县尉胡頊，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頊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頊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頊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鑊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頊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乌程县人

吴孙休时，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颠沛而归，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赵宣母

长山赵宣母，妊身，臂上生疮，儿从疮中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马氏妇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肋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杨欢妻

宋孝武时，荆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勃，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出《广古今五行记》。

寿安男子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野僉载》。

崔广宗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梟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宜备凶具。”如其言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州僧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岁已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出《酉阳杂俎》。

田暉

秀才田暉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酉阳杂俎》。

元镐

故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令日，怒一狱子王行约者。命曳之，去巾，既无毛发，而有两角，长三四寸。镐曰：“真牛头也。”遂舍之。出《闻奇录》。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以下，如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闲话》。

娄逞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出《南史》。

孟姬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姬，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媼店。见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来，衣黄绸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姬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媼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于张警为妻。警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警，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警之貌，酷相类吾。警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警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阙。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茆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出《乾馱子》。

黄崇嘏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祇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

彩。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板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末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编事》。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闲话》。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鞠秀才 虢国夫人

杂器用

阳城县吏

魏景初中，阳城县吏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曰：“文约，何以不见？”头下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饭舂也。即聚烧之，怪遂绝。出《搜神记》。

桓玄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笼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笼茵，绳缚腹。车（車）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鼓吏列云：“槌积久，比恒失之

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败。言“车（車）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尔。出《续齐谐记》。

徐氏婢

东海徐氏婢兰，晋义熙中，忽患病，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出《异苑》。

江淮妇人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出《幽明录》。

刘玄

宋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著乌裤褶来取火，面首无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筮之。师曰：“此是家先代时物，久则为魅杀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刘因执缚，刀断数下，乃变为一枕。此乃是祖父时枕也。出《集异记》。

游先朝

广平游先朝，丧其妻。见一人著赤裤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异记》。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臆臆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赉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子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

僧太琼

唐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先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阳杂俎》。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韦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淀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出《广异记》。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妒，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出《广异记》。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出《朝野僉载》。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出《玉堂闲话》。

鞠秀才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篆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特厚。法善居玄真观，常有朝客十余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坐思酒，忽有人扣门，云，鞠秀才。法善令人谓之曰：“方有朝寮，无暇晤语，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许，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于末席，抗声谭论，援引今古。一坐不测，众耸观

之。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词辨如此，岂非妖魅为眩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麴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化为瓶盖。一坐惊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醖酖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抚其瓶曰：“麴生麴生，风味不可忘也。”出《开天传信记》。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贫僧，衣甚缁缕。卖一小猿，会人言，可以驰使。虢国夫人闻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见之，问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余年。偶群猿过，遗下此小猿，怜悯收养，才半载以来。此小猿识人意，又会人言语，随指顾，无不应人使用，实不异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资用颇乏，无计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于市。”夫人曰：“今与僧束帛，可留此猿，我当养之。”僧乃感谢，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爱怜之。后半载，杨贵妃遗夫人芝草，夫人唤小猿令看玩。小猿对夫人面前倒地，化为一小儿，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问之。小儿曰：“我本姓袁，卖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随父入山采药，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药苗啖我。忽一日，自不觉变身为猿。我父惧而弃我，所以被此僧收养，而至于夫人宅。我虽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遗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怀抱于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变人身，即不测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锦衣，侍从随后，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儿容貌甚美，贵妃曾屡顾之。复恐人见夺，因不令出，别安于小室。小儿唯嗜药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饲药食。忽一日，小儿与此侍婢，俱化为猿。夫人怪异，令人射杀之，其小儿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杂器用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彩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彩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氏婢魇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龕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出《广异记》。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闲鬼，无宜相惊。”于是窅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广异记》。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出《酉阳杂俎》。

韦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出《广异记》。

东莱客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局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

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出《宣室志》。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出《宣室志》。

岑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

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

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獠虎，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勍敌，势不可止。明公素养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祿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末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辘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王栖霞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輿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饌珍筵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

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潜备锹钺，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钺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像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闻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出《玄怪录》。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屣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羨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归豫章，路经范舍，邯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尔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

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臼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出《集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穀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者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儿，髫髻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戏弄笔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杓也，其上黏粟百余粒。出《酉阳杂俎》。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

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昵。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缸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蹑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簍，喘若鞴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代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簍也。遂搜其服玩，簍勘得一簍，簍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沔，大如瓜。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出《酉阳杂俎》。

崔穀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穀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穀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穀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穀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穀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穀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穀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出《宣室志》。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肆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割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原缺出处，按见《宣室志补遗》。

河东街吏

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朴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出《宣室志》。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出《异怪录》。

石从武

开成中，桂林裨将石从武，少善射，家染恶疾，长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见一人自外来，体有光耀。若此物至，则疾者呼吁加甚，医莫能效。从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来。俄而精物复至，从武射之，一发而中，焰光星散。命烛视之，乃家中旧使樟木灯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弃灰河中。于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风土记》。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

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割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就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

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潇湘录》。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窦不疑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

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赙人之急，要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擢之故，不近于父，迄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

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汙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汙者，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甌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甌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姚康成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入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命馆人取酒，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

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铍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稷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出《灵怪集》。

马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

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韜玉含珠之誉。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蓀草，蓀草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出《玉堂闲话》。

凶器上

梁氏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为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出《洛阳伽

蓝记》。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与轻红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素圻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蛾。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持舒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

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伺宣城严颜，则礲石拄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取轻素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

赐粉黛。”惠即令工人绘图之，使摘锦绣。轻素笑曰：“此度非论舞伎，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出《玄怪录》。

窦不疑

武德功臣孙窦不疑，为中郎将，告老归家。家在太原，宅于北郭阳曲县。不疑为人勇，有胆力，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余人无言，唯不疑请行。迨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给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给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今京中方相编竹，太原无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从此以雄勇闻。

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皆留，己独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

树，不疑折其柯，长且大，以击。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见非常，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有妇人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坠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能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丧魂矣。舁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卒。出《纪闻》。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凶器下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匍匐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圻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出《广异记》。

蔡四

颍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

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静，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圻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出《广异记》。

李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出《广异记》。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间，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出《广异记》。

卢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跣于车箱

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

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传奇》。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回。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已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庠各有差等。”遂指一鸦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意，又好学。月余

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爍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

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喷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蛻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然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痾，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歿。道士之言果验。原缺出处，明抄本与下条相连云出《博异志》。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侏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钗’，有姿首，最其所惜

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缸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二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缸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诟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缸大骂曰：“婢有过，鞭挞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枢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枢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之，不疑恟恍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歿焉。出《博异记》，又出《灵怪集》。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

卢郁 刘威

土

马希范

火

贾耽

唐相贾耽退归第，急令召上东门卒至，耽严戒之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禀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二尼悉然。卒计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旋伤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别无异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打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

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录》。

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觐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火灾欲起。”觅术士镇厌之，当镇厌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出《博异志》。

范璋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厅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连却击之，变成火，满川而灭。出《酉阳杂俎》。

胡荣

长庆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荣家，有精物，或隐或见。或作小儿，为着女人红裙，扰乱于人，或称阿姑。时复一处火发，所烧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烧河市营戍庐舍殆尽。岁中，胡云亦死。出《祥异集验》。

杨祯

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祯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铎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祯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祯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祯之姓氏，祯具告。祯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祯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祯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阍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选生及蛾，即不复强暴矣。”祯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鬲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覩良人，桑中之讖，亦不能耻。傥运

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祜拜而纳之。

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祜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祜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出《纂异记》。

卢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庠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饱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

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

既别，郁遂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出《宣室异录记》。

刘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庐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出《稽神录》。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鼈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鼈灵

鼈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瓮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蜀江陆处。后令鼈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出《蜀记》。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之无不应。乃相谓曰：“可置一观，彰表灵迹。”既构殿，阙中梁一条。邑民将选

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裂，达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条，可以尺度，严安其上，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镇，裂殿脊，化为白龙，擎烟雾而去，没观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谁之子，每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下，见两座青石，搯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唐大历初，有无瑶黄生，因猎亦见。后数数有人见之，皆隐而不闻于人。自玉梁飞去后，其处莫能居之，皆为猛兽毒蛇所逼。出《玉笥山录》。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出干宝《搜神记》。

耒阳水

耒阳县有雨濂。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记》。

孙坚得葬地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出《异苑》。

聂友

新淦聂友少时贫。尝猎，见一白鹿，射中后见箭著梓树。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宣室志》，今见《说郛》二五《小说》引作《怪志》。

八阵图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鹤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汹涌混漾，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碣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迄今不动。出《嘉话录》。

海畔石龟

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则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述异记》。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出《酉阳杂俎》。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多运石者。将船兵丁，困弊于役，嗟叹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出《大业拾遗记》。

汾州女子

隋末筑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败，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筑，城终无合理。”家人莫信，邻里哂之。此后筑城，败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后瓮盛吾，埋于筑处。”言讫而终。如其言瘞之，瘞讫，即板筑，城不复毁。出《广古今五行记》。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即坏。叹曰：“吾今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城不复坏。女遂化为海神，其海至今犹在堡下，水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出《酉阳杂俎》。

程颜

程颜税居新昌里，调选不集，贫而复病。有老嫗谓曰：“君贫病，吾能救之，复能与君致妻。”言讫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

云：“陈尚令持礼来。”颜莫测其由，开关，乃送绫绢数十束。颜问陈尚何人也，使者曰：“医也。”乃附药一丸，令带之能愈一切疾。颜带之，果疾愈。数日后，夕有大旋风入颜居，须臾风定，见担舆三乘，有一女，三青衣从之。问其故，曰：“越州扶余县赵明经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颜，适为大风飘至此。”颜无所遣，因纳之。既而以其事验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与颜姓名同。出《闻奇录》。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天大雷震，云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陀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博识。敕问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纈作。本在整屋修真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闲话》。

渝州莲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十月，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见吴均《齐春秋》。

玉马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声极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朱砂，贮以金槽。粪如绿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朱砂喂之。出《闻奇录》。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甚新，断处如膝头，初无痕迹。出《酉阳杂俎》。

郑仁本弟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扞萝越涧，境极幽邃，忽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襍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无？”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亚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子即一数。”因开襍，有斤凿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无疾耳。”乃起，与

二人指一歧径，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出《酉阳杂俎》。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寸，赤如榴花。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阳杂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厠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之。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出《录异记》。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擲

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邐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欬然而起，就潭水盥手赧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出《玉堂闲话》。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茱萸芒簟皆新，金翠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见。出《稽神录》。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锁悬于岩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

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箬为井，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亦为军士。出《稽神录》。

卖饼王老

广陵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邻伍方案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罪。出《稽神录》。

桃林禾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出《稽神录》。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尔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

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饰以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出《稽神录》。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七十五 再生一

史姁 范明友奴 陈焦 崔涵 柳苾

刘凯 石函中人 杜锡家婢 汉宫人 李俄

河间女子 徐玄方女 蔡支妻 陈朗婢 于宝家奴

韦讽女奴 邺中妇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东莱人女

史姁

汉陈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时，尝病，临死谓母曰：“我死当复生，埋我，以竹杖柱于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视，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复如故。后与邻船至下邳卖锄，不时售，云欲归，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暂得归耶？”答曰：“一宿便还。即不相信，作书取报，以为验实。”一宿便还，果得报。考城令江夏^鄆贾和姊病在乡里，欲急知消息，请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还报。出《搜神记》。

范明友奴

汉末人发范明友冢，家奴死而再活。明友是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游走民间，无止住处，竟不知所在。出《博物志》。

陈焦

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记》。

崔涵

后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义。沙门达多，发墓取砖，得一人以送。时太后与孝明帝在华林堂，以为妖异。谓黄门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不？”纥曰：“昔魏时发冢，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时复游行，或遇饮食，如梦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门下录事张隽，诣阜财里，访涵父母。果有崔畅，其妻魏。隽问畅曰：“卿有儿死不？”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隽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主上在华林园，遣我来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隽具以实闻，后遣送涵向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无殃。”涵遂舍去，游于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视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路，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槨。涵谓曰：“柏棺勿以桑木为榱。”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发鬼兵。有一鬼称是柏棺，应免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榱。’遂不免兵。”京师闻此，柏木涌贵。人疑卖棺者货涵，故发此言。出《塔寺》。

柳苕

梁承圣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苾卒，子褒葬于九江。三年，因大雨冢坏，移葬换棺。见父棺中目开，心有暖气。良久，乃谓褒曰：“我生已一岁，无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遣地神以乳饲我，故不死。今雨坏我冢，亦江神之所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穷神秘苑》。

刘凯

唐贞观二年，陈留县尉刘全素，家于宋州。父凯，曾任卫县令，卒于官，葬于郊三十余年。全素丁母忧，护丧归卫，将合葬。既至，启发，其尸俨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跃举扶。将夕能言曰：“别久佳否？”全素泣而叙事。乃曰：“勿言，吾尽知之。”速命东流水为汤。既至，沐浴易衣，饮以糜粥，神气属。乃曰：“吾在幽途，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以功业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于人。全素遂呼为季父。后半年，之蜀不还，不知所终。出《通幽记》。

石函中人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中，披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中多言此事，盖道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出《酉阳杂俎》。

杜锡家婢此已下妇人再生。

汉杜锡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后十余年，开冢祔葬，而婢尚生。问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谓当一再宿耳。”初婢埋时，年十五六。

及开冢后，资质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记》。

汉宫人

汉末，关中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中，常在左右。问汉时宫内事，说之了了，皆有次叙。郭崩，哭泣过礼，遂死。出《博物记》。

李俄

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俄儿闻母活，来迎出之。太守召俄问状，俄对曰：“误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门外，见内兄刘文伯，惊相对泣。俄曰：‘我误为所召，今复得归。既不知道，又不能独行，为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余日，已为家人所葬，那得自归也。’文伯即遣门卒与户曹相闻。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俄邻舍，令蔡仲发出。’于是文伯作书与儿，俄遂与黑同归。”太守闻之，即赦蔡仲。仍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如俄所述。文伯所寄书与子，子识其纸，是父亡时所送箱中之书矣。出《穷神秘苑》。

河间女子

晋武帝时，河间有男女相悦，许相配适。而男从军，积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愿行，父母逼之而去，寻病死。其夫戍还，问女所在，其家具说之。乃至冢，欲哭之叙哀，而不胜情。遂发冢开棺，女即苏活。因负还家，将养平复。后夫闻，乃诣官争之。郡县不能

决，以谏廷尉。奏以精诚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请还开棺者。出《搜神记》。

徐玄方女

晋时东平冯孝将，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岁余。独卧廐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出入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年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凭，乃得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有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所梦者，遂屏左右。便渐额面出，次头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戒云：“我尚虚。”借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至，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酹其丧前，去廐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始开口，能咽粥，积渐能语，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男，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出《法苑珠林》。

蔡支妻

临淄蔡支者，为县吏。曾奉书谒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见如城郭，遂入致书。见一官，仪卫甚严，具如太守。乃盛设酒馔，毕付一书。谓曰：“掾为我致此书与外孙也。”吏答曰：“明府外孙为

谁？”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孙天帝也。”吏方惊，乃知所至非人间耳。掾出门，乘马所之。有顷，忽达天帝座太微宫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书讫，帝命坐，赐酒食。仍劳问之曰：“掾家属几人？”对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经几年矣？”吏曰：“三年。”帝曰：“君欲见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户曹尚书，敕司命辍蔡支妇籍于生录中，遂命与支相随而去。乃苏归家，因发妻冢，视其形骸，果有生验，须臾起坐，语遂如旧。出《列异传》。

陈朗婢

义熙四年，琅邪人陈朗婢死，已葬。府史夏假归，行冢前，闻土中有人声，怪视之。婢曰：“我今更活，为我报家。”其日已暮，旦方开土取之，强健如常。出《五行记》。

于宝家奴

于宝字令升，父莹，为丹阳丞。有宠婢，母甚妒之。及莹亡，葬之，遂生推婢于墓。于宝兄弟尚幼，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恩情如旧，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出《五行记》。

韦讽女奴

唐韦讽家于汝颖，常虚默，不务交朋。诵习时暇，缉园林，亲稼植。小童薅草锄地，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若新梳理之状。讽异之，即掘深尺余。见妇人头，其肌肤容色，俨然如生。更加锹锸，连身背全，唯衣服随手如粉。其形气渐盛，顷能起，便前再拜。

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丽容。初有过，娘子多妒，郎不在，便生埋于园中。托以他事亡去，更无外人知。某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处，大阙广殿，赅勇甚严。拜其王，略问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某亦不敢诉娘子。须臾，引至一曹司。见文案积屋，吏人或二或五，检寻甚闹。某初一吏执案而问，检案，言某命未合死，以娘子因妒，非理强杀。其断减娘子十一年禄以与某。又经一判官按问，其事亦明。判官寻别有故，被罚去职，某案便被寝绝。九十余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来搜求幽系冥司积滞者，皆决遣，某方得处分。如某之流，亦甚多数，盖以下贱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绛服朱冠，羽骑随从。方决幽滞，令某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禄。”讽问曰：“魂既有所诣，形何不坏？”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药傅之，遂不至坏。”讽惊异之，乃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许来。其后潜道幽冥中事，无所不至，讽亦洞晓之。常曰：“修身累德，天报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数年后，失讽及婢所在，亲族于其家得遗文，纪在生之事。时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记》。

邺中妇人

窦建德常发邺中一墓，无他物。开棺，见妇人，颜色如生，姿容绝丽，可年二十余。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气息。乃收还军养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随甄皇后在邺，死葬于此。命当更生，而我无家属可以申诉，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时也。”说甄后见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宠爱之。其后建德为太宗所灭，帝将纳之。乃具以事白，且辞曰：“妾幽闭黄壤，已三百年，非窦公何以得见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饮恨而卒，帝甚伤之。出《神异录》。

李仲通婢

开元中，李仲通者，任鄱陵县令。婢死，埋于鄱陵。经三年，迁蜀郫县宰。家人扫地，见发出土中，频扫不去，因以手拔之。鄱陵婢随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问婢何以至此，乃曰：“适如睡觉。”仲通以为鬼，乃以桃汤灌洗，书符御之，婢殊不惧，喜笑如故。乃闭于别室，以饼哺之，餐啖如常。经月余出之，驱使如旧。便配与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惊听录》。

崔生妻

元和间，有崔生者，前婚萧氏，育一儿卒，后婚郑氏。萧卒十二年，托梦于子曰：“吾已得却生于阳间，为吾告汝母，能发吾丘乎？”子虽梦，不能言。后三日，又梦如此，子终不能言。郑氏有贤德，萧乃下语于老家人云：“为吾报郑夫人，速出吾，更两日，即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无生象。”即罢。来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郑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开坟，果活动矣。舁归，郑夫人以粥饮之，气通能言。其说幽途知抚育贤德之恩。又说：“初有一龟，环绕某遗骸而去。数日，又来环饶。将去复来，啮某足指。”则知前卜无生象者，龟止环饶而已；后云有生象者，是龟咬足指也。萧氏与郑氏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终。出《芝田录》。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

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大加惭愧，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七十六 再生二

郑会 王穆 邵进 李太尉军士 五原将校

范令卿 汤氏子 士人甲 李简 竹季贞

陆彦

郑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觇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奶，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奶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树皮作线，牵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牵凑毕，体渐温。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出《广异记》。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旻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

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斫穆颈，殪而陨地。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地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吴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徇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卒于官。出《广异记》。

邵进

唐大历元年，周智光为华州刺史，劫剥行侣，旋欲谋反。遣吏邵进，潜往京，伺朝廷御伐之意。进归告曰：“朝廷无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给于己，遽命斩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儿。妻即以针纫颈，俄顷复活，以药傅之，然犹惧智光，使人告光曰：“进本蒲人，今欲归葬。”光亦赍贖之。既至蒲，浹旬，其疮平愈，乃改姓他游。后三十年，崔颢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颢召见，讯其由，进曰：“明公昔为周智光从事。”因叙其本末。颢乃省悟，与缣帛，揖之而去。出《独异志》。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说，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觉胬骨称硬，咽喉强于昔时，

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所苦，扶持而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其所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被引随兵死数千计。至其东面，有大局署，见录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髭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沕钉。牵其人头身断处，如令勘合，则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因是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谓之粉黛。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马士耿皓，今已七十余，臂力犹可支数夫。会因是亲睹其异。出《定命录》。

五原将校

五原遣将校往扬子，请衣赐。校有所知，能承顾问。院官与之款曲，顾见项上有一肉环围绕，瘢痕可惧。院官与之熟，因诘其所来，具对。昔岁巡边，其众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骑掩袭，众数千，悉是骑兵。此五百短兵，全军陷殁。积尸为京观，其身首已异矣。至日入，但魂魄觉有呵喝，状若官府一点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杀却？”胥者扣头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遂许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约束：“须速活，勿误死者。”胥厉声唱喏。某头安在项上，身在三尺厚叶上卧。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渐能食。即又迷闷睡著。眼开，又见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处。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录》。

范令卿缢死复再生

隋文帝开皇二年，汴州浚仪县功曹范钦子令卿，在家与族人文志

校书，竟工拙。令卿以手反击文志，鼻血出不止，因即殒。文志父乃执令卿，以绳悬缢于屋梁，移时气绝。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复用布重绞之。死经三日，令卿却苏，文志长逝。出《五行记》。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及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出《广异记》。

士人甲易形再生

晋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

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土，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殓，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殓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

李简

唐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里村百姓李简，病病卒。瘞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遂径往南李村，入亮家。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二人着黄，赍帖见追。行数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委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有一吏曰：“李身坏，别令托生。”一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张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问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蔑盛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段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咨。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阳杂俎》。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缁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一还家，至今尚存。出《宣室志》。

陆彦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洲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枢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出《朝野僉载》。

卷第三百七十七 再生三

赵泰 袁廓 曹宗之 孙回璞 李强友

韦广济 郗惠连

赵泰

晋赵泰字文和，清河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圣典，有誉乡里。当晚乃仕，终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时，尝卒心痛，须臾而死。下尸于地，心暖不冷，屈伸随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声如雨，俄而苏活。说初死之时，梦有一人，来近心下。复有二人，乘黄马，从者二人，夹扶泰腋，径将东行。不知可几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将泰向城门入。经两重门，有瓦室，可数千间。男女大小，亦数千人。行列而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条疏姓字，云：“当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须臾，将泰与数千人男女，一时俱进。府君西向坐，阅视名簿讫，复遣泰南入里门。有人著绛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问生时何作罪，行何福善，谛汝等以实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间，疏记善恶，具有条状，不可得虚。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学而已，无所事也，亦不犯恶。”乃遣泰为水官监作吏，将二千余人，运沙裨岸，昼夜勤苦。

后转泰水官都督，知诸狱事。给泰兵马，令案行地狱。所至诸狱，楚毒各殊。或针贯其舌，流血竟体；或被头露发，裸形徒跣，相牵而行。有持大仗，从后催促。铁床铜柱，烧之洞然。驱迫此人，抱

卧其上，赴即焦烂，寻复还生。或炎炉巨镬，焚煮罪人，身首碎坠，随沸翻转。有鬼持叉，倚于其侧。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当入镬，相抱悲泣。或剑树高广，不知限极，根茎枝叶，皆剑为之。人众相讐，自登自攀，若有欣竞，而身体割截，尺寸离断。泰见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狱中涕泣。泰出狱门，见有二人，赍文书来，说狱吏，言有三人，其家为于塔寺中悬幡烧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见三人，自狱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诣一门，名开光大舍。有三重门，朱彩照发。见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随入。前有大殿，珍宝周饰，精光耀目，金玉为床。见一神人，姿容伟异，殊好非常，坐此座上。边有沙门，立倚甚众。见府君来，恭敬作礼。泰问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号名世尊，度人之师。”有顷，令恶道中人，皆出听经。时有万九千人，皆出地狱，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众生也。行虽亏殆，尚当得度，故开经法。七日之中，随本所作善恶多少，差次免脱。

泰未出之顷，已见十人，升虚而去。出此舍，复见一城，方二百余里，名为受变形城。地狱考治已毕者，当于此城，更受变报。泰入其城，见有土瓦屋数千区，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壮，栏槛采饰。有数百局吏，对校文书。云：“杀生者当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盗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鹤鹭鹰麋；两舌作鸱枭鸛鹞；捍债者为骡驴牛马。”泰案行毕，还水官处。主者语泰，卿是谁者子，以何罪过而来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举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众恶。”主者曰：“卿无罪，故相使为水官都督。不尔，与地狱中人无以异也。”泰问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乐报？”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进持戒，得乐报，无有谪罚也。”泰复问曰：“人未事法时，所行罪过，事法之后，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语毕，主者开藤筐，检年纪，尚有余算三十年在，乃遣泰还。临别，主者曰：“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时亲表内外候视泰者，五六十人，同闻

泰说。

泰自书记，以示时人。时晋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为祖父母二弟，延请僧众，大设福会。皆命子孙，改意奉法，课观精进。士人闻泰死而复生，多见罪福，互来访问。时有太中大夫武城孙丰、关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会，款曲寻问，莫不惧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记》。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陈郡人也。元徽中，为吴郡丞。病经少日，奄然如死，但余息未尽。棺衾之具并备，待毕而殓。三日而能转动视瞬。自说云，有使者称教唤，廓随去。既至，有大城池，楼堞高整，阶闱崇丽。既命廓进，主人南面，与廓温凉毕，命坐。设酒炙，果粽菹者等味，不异世中。酒数行，主人谓廓曰：“主簿不幸有阙，以君才颖，故欲相屈，当能顾怀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辞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穷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当以幽显异方，故辞耳。此间荣禄服御，乃胜君世中，甚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复固请曰：“男女藐然，并在韶胤，仆一旦供任，养视无托。父子之恋，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颡。主人曰：“君辞让乃尔，何容相逼？愿言不获，深为叹恨。”就案上取一卷文书，勾点之。既而廓谢恩辞归。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将廓行，经历寺署甚众，未得一垣门，盖囹圄也。将廓入中，叙趣一隅有诸屋宇，骈闳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见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异平生，见廓惊喜。户边有一人，身面伤疾，呼廓。廓惊问谁，羊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识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时，不信报应。虽无余罪，正坐鞭撻婢仆过苦，受此罚。亡来痛楚，殆无暂休。今特小时宽隙耳。前唤汝姊来，望以自代，竟无所益，徒为忧聚。”言毕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时亦在侧。有顷，使人复将廓去，经涉巷陌，

闾里整顿，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篱茅屋，见父凭案而坐。廓入门，父扬手遣廓曰：“汝既蒙罢，可速归去，不须迟也。”廓跪辞而归，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寝不寤，旦亡。晡时气息还通。自说所见：一人单衣帻，执手板，称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唤，宗之随去。殿前中庭，有轻云，去地数十丈，流荫徘徊。帷幌之间，有紫烟飘飘。风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阶下，今入白之。”须臾，传令谢曹君：“君事能可称，久怀钦迟，今欲相屈为府佐。君今年几，尝经卤簿官未？”宗之答：“才干素弱，仰惭圣恩。今年三十一，未尝经卤簿官。”又报曰：“君年算虽少，然先有福业，应受显要，当经卤簿官。乃辞身，可且归家，后当更议也。”寻见向使者送出门，恍惚而醒。宗之后任广州，年四十七。明年职解，遂还州病亡。出《述异记》。

孙回璞

唐殿中侍医孙回璞，济阴人也。贞观十三年，从车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徵邻家。尝夜二更，闻外有一人，呼孙侍医者。璞谓是魏徵之命。既出，见两人谓璞曰：“官唤。”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马乘之。随二人行，乃觉天地如昼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历朝堂东，又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有两人，持韩方行。语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错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还，了了不异平生行处。既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越度入户，见其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声唤妇，终不应。屋内极明光，壁角中有蜘蛛网，中二蝇，一大一小。

并见梁上所著药物，无不分明，唯不得就床。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屋中暗黑，无所见。唤妇，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视蜘蛛网，历然不殊，见马亦大汗。凤方是夜暴死。

后至十七年，璞奉敕，驿驰往齐州，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东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是孙回璞？”曰：“是。君何问为？”答：“我是鬼耳。魏太监追君为记室。”因出书示璞。璞视之，则魏徵署也。璞惊曰：“郑公不死，何为遣君送书？”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太监，令我召君。”回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谢。璞请曰：“我奉敕使未还，郑公不宜追。我还京奏事毕，然后听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闾乡。鬼辞曰：“吾今先行，度关待君。”次日度关，出西门，见鬼已在门外。复同行，到滋水。鬼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讫，相见也。君可勿食荤辛。”璞许诺。既奏事毕，访徵已薨。校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与家人诀别。而请僧行道，造像写经，可六七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颠有大宫殿。既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堕山，于是惊悟。遂至今无恙矣。出《冥祥记》。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作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宾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

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嘱王候，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致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尔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罄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出《广异记》。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已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竟亡也。出《广异记》。

郗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郗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歿，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

漳南尉。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舆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换。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

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帟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以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擐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快快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

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邳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卷第三百七十八 再生四

刘宪 张汶 隰州佐史 邓俨 贝禧

干庆 陈良 杨大夫 李主簿妻

刘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冥官闻宪至，整巾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讫，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后数日，寰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于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出《宣室志》。

张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曠黑不可辨，但闻马车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今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曠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

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役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曠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影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出《宣室志》。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铁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作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蹶于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胁，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出《广异记》。

邓俨

会昌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槃朱书，乃给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旁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可令还也。”蒋草草被领还，隕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出《酉阳杂俎》。

贝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于茭渚别业。夜

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弟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榻食案帷幕，陈设毕，满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与同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归，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钱帛车马饗饩甚丰备。

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数书厨，皆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至是昏然尽忘

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渚村中。入室，见已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干庆已下遇仙官再生。

晋有干庆者，无疾而终。时有术士吴猛，语庆之子曰：“干侯算未穷。我为试请命，未可殡敛。”尸卧静舍，唯心下稍暖。居七日，猛凌晨至，以水激之，日中许，庆苏焉。旋遂张目开口，尚未发声。阖门皆悲喜。猛又令以水含洒，乃起，吐血数声，兼能言语，三日平复。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旋对。次未至，俄见吴君北面陈释，王遂敕脱械令归。所经官府，皆见迎接吴君。而吴君与之抗礼，即不知悉何神也。出《幽明录》。

陈良

大元中，北地人陈良与沛国刘舒友善，又与同郡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校籍者曰：“可令便去。”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屋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耶。”良然之。既苏，乃诣官疏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出《幽明录》。

杨大夫

杨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岁，为冥官所摄，无疾而死。经日而苏，云，既到阴冥间，有廨署官属，与世无异。阴官以案牒示之，见名字历历然。云，年寿十八岁而已，杨亦无言请托。旁有一人，为其请乞，愿许再生，词意极切。久之而冥官许，即令却还。其人亦送杨数百步，将别，杨愧谢之：“不知即今再生之恩，何以为报？”问其所欲，其人曰：“或遗鸣砂弓，即相报也。”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俄然而觉，平复无苦。自是求访鸣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阙屋宇，焚而报之，如是者数矣。

杨颇留心炉鼎，志在丹石，能制返魂丹。有疾疫暴病死者，研丹一粒，拗开其口，灌之即活。尝救数人。有阉官夏侯，得杨丹五粒。戒云，有急即吞一丸。夏侯一旦得疾，状甚危笃，取一粒以服之。既而为冥官追去，责问之次，白云：“某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还。夏侯得丹之效，既苏，尽服四丸。岁余，又见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随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阙焉。及其门，见二道士，问其平生所履，一一对答。徐启曰：“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道士却令即回。夏侯拜谢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续年命，愿改名延，可乎？”道士许之。复活，因改名延矣。杨自审丹之灵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归京。未明，行二十余里，歇于大庄之上。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问其故，主人之子暴卒。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杨物产贍足，早解所任，纵意闲放，唯以金石为务。未尝有疾，年九十七而终。晚年，遇人携一弓，问其名。云：“鸣砂弓也。于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杨买而焚之，以报见救之者。其返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无能得其术者。出《神仙感遇传》。

李主簿妻

选人李主簿者，新婚。东过华岳，将妻入庙，谒金天王。妻拜次，气绝而倒，唯心上微暖。过归店，走马诣华阴县求医卜之人。县宰曰：“叶仙师善符术，奉诏投龙回。去此半驿，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单马奔驰五十余里，遇之。李生下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师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与先行。谓从者曰：“鞍驮速驰来。待朱钵及笔。”至店家，已闻哭声。仙师入，见事急矣，且先将笔墨及纸来。遂画符焚香，以水喂之。符化北飞去，声如旋风，良久无消息。仙师怒，又书一符，其声如雷，又无消息。少顷，鞍驮到，取朱笔等，令李左右煮少许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书一道符，喷水叱之，声如霹雳。须臾，口鼻有气，渐开眼能言。问之，某初拜时，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归院，适已三日。亲宾大集，忽闻敲门，门者走报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门外闹甚。门者数人，细语于王耳。王曰：“且发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龙飞入，正扼王喉，才能出声。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装以谢，叶师一无所取。是知灵庙女子不得入也。出《逸史》。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薛 李清 郑师辩 法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抡 费子玉 梅先

刘薛

晋太元九年，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犹暖。其家不敢殓殮，经七日而苏。言初见两吏录去，向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重地狱，随报轻重，受诸楚毒。忽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得再生，可作沙门。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西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众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牌三，下有铁函，函中复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薛乃于此处造一塔焉。出《塔寺记》。

李清

李清者，吴兴於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夕苏活。说云，初见传教，持信幡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竹^輦，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

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官师，甚被敬礼，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著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助。”清还先擧中，夜寒噤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清便随逐稽顙。僧达云：“汝当革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僧达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将受苦。先缘所追，今得归命，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拔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杖，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得外人逼突，不觉入。少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法宝，劝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记》。

郑师辩

唐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末弱冠，暴死三日而苏。自言初有数人见收，将人入官府大门。有见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复行渐瘦恶，或著枷锁，或但去巾带，偕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巾带连袂。辩忧惧，专心念佛。忽见平生相识僧来。入兵团内，兵莫之止。囚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辩求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诘问。寻于门外，僧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置净处

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掖帔至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尸欲起。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违，昼夜相及。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日乃尽，辩遂持五戒。

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已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醒唾血。使人视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又数年，娶妻，家逼食，后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身臭有大疮，溃烂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出《冥报记》。

法庆

凝观寺有僧法庆。造丈六挟纆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命未尽。”上人曰：“可给荷叶以终寿。”言讫，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枝，斋时八枝，如此终身。同流请乞，以成其像。出《两京记》。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筭未尽，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为相谕。已由不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

为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于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于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于头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径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塹修方丈室。有绯衫吏，呵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塹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入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入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讲，仍于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

既出，忽于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奖。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

处。明达窃见籍有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问明达：“得窥也。”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赐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于市致啗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于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颔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鄆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出《广异记》。

王抡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苏。初疾亟属纊之际，见二人追去，恍惚以为人间，不知其死也。须臾入大城门，见朔方节度李林甫，相见拜揖，以为平生时也。又见李邕、裴敦复数人，于一府庭，言责林甫命。抡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纸笔，与邕等辨对。俄而见其案，冥司断曰：“林甫死后破家，杨国忠代为相。”其冬，林甫死，杨国忠果代之。抡兄摄，亡已六年，时见之。摄云：“尔未当死，若得钱三千贯，即重生也。”抡家在西定远，去中城数百里。便见一山下有崎岖小道，驰归其家。斯须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钱三千贯，即再生。”其夕，举家咸闻窗牖间，窅然有物声，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梦抡已死，求钱三千贯。即取纸剪为钱财，召巫者焚之。抡得之，即与人间钱不殊矣。冥中无昼夜，长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阴雪时。有鬼王，衣紫衣，决罪福，判官数十人。其定罪以负心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抡在生时无他过，及定罪，唯举食肉罪。旁见小吏，曰：“此人

虽食肉，不故杀。”然食肉者信罪矣，杀而食之，罪又甚焉。

抡未病时，曾解衣写《金光明经》。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内。及冥中，以此业得见地藏菩萨。汝由此善，当得更生。即令取经，经即抡所封裹之经也。鬼王判官数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见恍惚，不叙故。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又见诸先亡兄弟，亦无兄弟情。兄摄近亡，和睦如生，当以日近故也。至其视事之所，见亲故有当贵及寿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归，有一吏曰：“君有禄及寿，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毕，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记》。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鞞马，无应之者。仓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引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记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

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云：“君于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已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出《广异记》。

梅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令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 再生六

王琇 魏靖 杨再思 金坛王丞 韩朝宗

韦延之 张质 郑洁

王琇

唐尚书刑部郎中宋行质，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谤之言。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书都官令吏王琇暴死，经二日而苏。言初死之时，见四人来云：“官府追汝。”琇随行，入一大门。见厅事甚壮。西间有一人坐，形容肥黑。东间有一僧坐，与官相当。皆面向北，各有床几案褥。侍童二百许人，或冠或弁，皆美容貌。阶下有吏执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缚，立东阶下。琇至庭，亦已被缚。吏执纸笔问琇曰：“贞观十八年，在长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须达籍？”答曰：“琇前任长安佐史，贞观十六年转选。至十七年，蒙授司农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琇罪也。”厅上大官，读其辞辩，顾谓东阶下老囚曰：“何因妄诉耶？”囚曰：“须达年实未至，由琇改籍，加须达年，岂敢妄耶？”琇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见在，请追验之。”官呼领琇者三人，解琇缚，将取告身。既至，大官自读之，谓老囚曰：“他改任分明，汝无理。”令送老囚出门外。门外昏暗有城，城上皆有女墙，似是恶处。大官因书案上，谓琇曰：“汝无罪，放汝去。”琇辞拜，吏引琇至东阶，拜辞。

僧印琇臂曰：“好去。”吏引琇出，东南行，度三重门，皆勘视臂印，然后出。至四门，门甚壮大，重楼朱粉，三户并开，状如城门，

守卫严切。又验印，听出门。东南行数十步，闻有人从后唤琇，琇回顾，见郎中宋行质，面色惨黑，色如湿地，露头散腰，著故绯袍，头发短垂，如胡人者，立于厅事阶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许。大书牌曰：“此是勘当过王人。”其字大方尺余，甚分明。厅上有床座几案，如官府者，而无人坐。行质见琇悲喜，云：“汝何故得来？”琇曰：“官追，勘问改籍，无事发还。”行质捉其两手，谓琇曰：“吾被官责问功德簿，吾平生无，受此困苦，加之饥渴寒苦不可说。君可努力至我家，急语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数四嘱之，琇乃辞去。行数十步，又呼琇还。未及言，厅上有官人来坐。怒琇曰：“我方勘事，如何人辄至囚处？”使卒搭其耳，推令去。

琇走，又至一门。门吏曰：“汝被搭耳，耳当聋，吾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鸣，乃验印放出。门外黑如漆，琇不知所至，以手摸西及南，皆是墙壁，唯东无障碍，而暗不可行。立待少时，见向者追琇之吏从门来，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钱一千？”琇因愧谢曰：“依命。”吏曰：“吾不用铜钱，欲得白纸钱，期十五日来取。”琇许，因问归路。吏曰：“但东行二百步，有墙穿破见明，可推倒，即至君家。”琇如言，已至所居隆政坊南门矣，于是归家。见人坐泣，入户而苏。至十五日，琇忘与钱，明日复病，困绝。见吏来怒曰：“君果无行，期与我钱，遂不与，今复将汝。”因即驱行，出金光门，令入坑。琇拜谢百余，遂即放归，又苏。琇告家人，买纸百张，作钱送之。明日，琇又病困，复见吏曰：“君幸能与我钱，而钱不好。”琇辞谢，请更作，许之，又苏。至二十日，琇令用钱，别买白纸作钱，并酒食。自于隆政坊西渠水上烧之，既而身轻体健，遂平复如故。出《冥报记》。

魏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

有叔为僧，而止盗赃。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命靖杖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殓已毕，将冥婚舅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惧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鼓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入，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出《广异记》。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令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宰相燮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于中书厅记之云。出《广异记》。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已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出《广异记》。

韩朝宗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宗遂被追至，入乌颈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义。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因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吃杖处。其宅空无

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出《朝野僉载》。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褊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于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锁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出《广异记》。

张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暮，见数人执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乘马随之出县门。县吏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人吏敢无礼耶？”人亦不顾。出数十里，至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步行百余步，入城，直北有大府门，署曰“北府”。入府，径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摔抢地。呼曰：“质本任解褐得，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言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刺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两肋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惊曰：“县失官人及马，此非耶？”竟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归县。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县既失质，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严于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出《续玄怪录》。

郑洁

郑洁，本荥阳人，寓于寿春郡，尝以假摄丞尉求食。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寄迹安丰之里。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于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聆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于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入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

郑虽贫苦，百计祇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之易辨。”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

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

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于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脏，置诸马氏腹，令托生矣。”自是追乎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出《博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一 再生七

赵文若 孔恪 霍有邻 皇甫恂 裴龄

六合县丞 薛涛 赵裴 邓成 张瑶

赵文若

隋大业中，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殓，将欲入棺，乃缩一脚。家人惧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属喜问所由，文若云，初有人引至王所，王问：“汝生存之时，作何福业？”文若答王：“受持《金刚般若经》。”王叹云：“善哉！此福第一。汝虽福善，且将示汝其受罪之处。”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墙孔，令文若入。隔壁有人引手，从孔中捉文若头引出，极大辛苦，得度墙外。见大地狱，镬汤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众多猪羊鸡鸭之属，竞来从文若债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见逼？”诸畜生云：“汝往时某处食我，头脚四肢，节节分张，人各饮啖。何讳之？”文若一心念佛，深悔诸罪，不出余言，求为修福报谢。诸畜各散，使人将文若却至王所。王付一碗钉，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钉钉文若头顶及手足，然后放回。文若得苏。其说此事，然患头痛及手足，久后修福，痛渐得差。后尔已来，精勤诵持《金刚般若》，不敢遗漏寸阴。但见道俗亲疏，并劝受持。后因使，至一驿厅上，暂时偃息。于时梦见一青衣妇女，急来乞命。文若惊寤，即唤驿长问曰：“汝为吾欲杀生不？”驿长答云：“实为公欲杀一小羊。”文若问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犢羊。”文若报云：“汝急放却，吾与价直。”赎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资感应也。出《冥祥记》。

孔恪

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何故杀牛两头。恪云：“不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因呼恪弟，死已数年矣。既至，枷械甚严。官问：“汝所言兄杀牛虚实？”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贼，使某杀牛会之，实奉兄命，非自杀也。”恪曰：“使弟杀牛会是实，然国事也，恪有何罪？”官曰：“汝杀牛会獠，以招慰为功，用求官赏，以为己利，何为国事也？”因谓恪弟曰：“汝以证兄故久留，汝兄既遣杀，汝便无罪，放任受生。”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官又问恪：“因何复杀两鸭？”恪曰：“前任县令，杀鸭供客，岂恪罪耶？”官曰：“客自有料，杀鸭供之，将求美誉，非罪而何？”又问：“何故杀鸡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鸡卵。唯忆九岁时寒食日，母与六枚，因煮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说其因耳。”官曰：“汝杀他命，当自受之。”言讫，忽有数十人来执恪，将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滥。”官闻之，呼还曰：“何枉滥？”恪曰：“生来有罪皆不遗，生来修福，皆不见记者，岂非滥耶？”官问主司：“恪有何福，何为不录？”主司对曰：“福亦皆录，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论其福。”官怒曰：“虽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倏忽鞭讫，血流溅地。既而唱恪生来所修之福，亦无遗者。官谓恪曰：“汝应先受罪，我更令汝归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遂苏。恪大集僧尼，行道忏悔，精勤苦行，自说其事。至七日，家人辞诀，俄而命终也。出《冥报记》。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会寮

长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云：“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于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狄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坐，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適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適之果拜相。出《广异记》。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而食之。适尔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已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陁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

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散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痛，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出《广异记》。

裴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已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径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谓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录，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

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

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颺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出《广异记》。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远，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迫。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

吝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出《广异记》。

薛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涛未审是何王，鞭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入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为君写经像，使皆托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入，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祐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出《广异记》。

赵裴

明经赵裴，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空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奄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杀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石，黑，高数丈。厅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辨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业负明，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入院，一人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他褻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

朱衣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导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蓝，茎叶密，无刺，其花拂拂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芭，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舟艘交换。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有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一如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项。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辞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无字。赵自视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可寻此行，勿反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

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该悉。出《酉阳杂俎》。

邓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于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踢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拔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于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玉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出《广异记》。

张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宾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阁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二 再生八

支法衡 程道惠 僧善道 李旦 梁甲

任义方 齐士望 杨师操 裴则子 河南府史

周颂 卢弁

支法衡

晋沙门支法衡，得病旬日，亡经三日而苏。说死时，有人将去。见如官曹舍者数处，不肯受之。俄见有铁轮，轮上有爪，从西转来，无持引者，而转^转如风。有一吏呼罪人当轮立，轮转来辄之，翻还。如此数，人碎烂。吏呼衡道人来当轮立。衡恐怖自责：“悔不精进，今当此轮乎？”语毕，吏谓衡曰：“道人可去。”于是仰首，见天有孔，不觉倏尔上升，以头穿中，两手搏两边，四向顾视。见七宝官船及诸天人。衡甚踊跃，不能得上，疲而复下。所将衡去人笑曰：“见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强之。有船数百，皆随衡后。衡不晓捉舵，踰沙洲上。吏司推衡，以法应斩。引衡上岸，雷鼓将斩。忽有五色二龙，推船还浮，吏乃原之，衡大恐惧。望见西北有讲堂，上有沙门甚众。闻经呗之声，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阶，始蹑一阶，见亡师法柱，踞胡床坐。见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来？”因起临阶，以手巾打衡面曰：“莫来。”衡甚欲上，复举步登阶，柱复推令下。至三乃上，见平地有一井，深三四丈，砖无隙际，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边有人谓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虽见法柱故倚望之，谓衡：“可复道还

去，狗不啮汝。”衡还水边，亦不见向来船也。衡渴，欲饮水，乃堕水中，因便得苏。于是出家，持戒菜食，尽夜精思，为至行沙门。比丘法桥，衡弟子也。出《冥祥记》。

程道惠

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来正道，莫逾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为胜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殓殓，数日得苏。说初死时，见十许人，缚录将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缚也。”乃解其缚，散驱而去。道路修平，而两边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驱诸罪人，驰走其中，身随著刺，号呻聒耳。见道惠行在平路，皆叹羨曰：“佛弟子行路，复胜人也。”道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道惠因自忆先身奉佛，已经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恶人，未达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径进厅事。见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见道惠惊曰：“君不应来。”有一人著单衣帻，持簿书，对曰：“此人伐社杀人，罪应来此。”向逢比丘，亦随道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杀人虽重，报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罚所录人。”命道惠就坐，谢曰：“小鬼谬滥，枉相录来，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正法故也。”将遣道惠还，乃使暂兼覆校将军，历观地狱。道惠欣然辞出，导从而行。行至诸城，皆是地狱，人众巨亿，悉受罪报。见有獠狗，啮人百节，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鸟，其嘴如锋，飞来甚速，入人口中，表里贯洞。其人宛转呼叫，筋骨碎落。观历既遍，乃遣道惠还。复见向所逢比丘，与道惠一铜物，形如小铃。曰：“君还至家，可弃此门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当有厄。诚慎过此，寿延九十。”

时道惠家于京师大桁南，自还，达皂荚桥，见亲表三人，驻车共语，悼道惠之亡。至门，见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见也。道惠

将入门，置向铜物门外树上，光明舒散，流飞属天，良久还小，奄尔而灭。至户，闻尸臭，惆怅恶之。时宾亲奔吊，哭道惠者多。不得徘徊，因进入尸，忽然而苏。说所逢车人及市婢，咸皆符同。道惠后为廷尉，预西堂听诵，未及就列，欷然顿闷，不识人。半日乃愈。计其时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顷之，迁为广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八十九矣。出《广异记》。

僧善道

僧善道者，在新野时，见有一人来寺中会，叉手恭敬，精进过常。善道问：“贤者何乃用心如此？”其人曰：“我曾死三日，见有十余间瓦屋，下有数吏。有一轮，如作瓮均，径广二丈余。有铁叉，叉著均上，均转如风。求死不得，一宿二日，眼眩心闷。有赤帟吏来，捉数枚简及一笔，问此是何人，均边人曰：‘佛弟子，时不精进，但持生礼行就人，无有慈心。’吏问曰：‘此人罪略当毕，遣归。’于是得去，乃活。弟子未更此一死，实喜以生礼行就人。嫁女取妇家，恒五升面二双鸡，礼士大夫。今日叉手呼佛，手适相离，已后恐堕均上。”出《神鬼传》。

李旦

宋李旦，字世则，广陵人也。以孝谨质素，著称乡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不冷，七日而苏。啥以饮粥，宿昔复常。云，有一人，将信幡来至床头。称府君教唤，旦便随去。直向北行，道甚平净。既至，城阙高丽，似今宫阙。遣传教慰劳，呼旦可前。至大厅上，见有三十人，单衣青帟，列坐森然。一人东坐，被袍隐几，左右侍卫，可有百余。视旦而语坐人云：“当示以诸狱，令世知也。”旦闻言已，举头四视，都失向处，乃是地狱中。见群罪人，受

诸苦报，呻吟号呼，不可忍视。寻有传教称：“府君放君还去，当更相迎。”因此而还。至六年正月复死，七日又活。述所见事，较略如先。或有罪人寄语报家，道生时犯罪，使为作福。稍说姓字亲识乡伍，旦依言寻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当行疾病，杀诸恶人。佛家弟子，作八关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洒，即欲弃录本法，道民谏制，故遂两事，而常劝化作八关斋。出《冥报记》。

梁甲

北齐时，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将死，谓其妻子曰：“吾平生所爱奴马，使用日久，称人意。吾死，可以为殉。不然，吾所弃也。”及死，家人囊盛土，压奴杀之，马犹未杀。奴死四日而苏，说云，初不觉去，忽至官府，留止在门。经宿，见亡主被轘，兵卫引入。见奴谓曰：“我谓死人得使奴婢，故遗言唤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关。今当白官放汝。”言毕而入。奴从屏外窥之，见官问守卫人曰：“昨日压脂多少乎？”对曰：“得八斗。”官曰：“更将去，压取一斛六斗。”主则被牵出，竟不得言。明旦又来，有喜色。谓奴曰：“今当为汝白也。”又入。官问得脂乎，对曰：“不得。”官问何以，吏曰：“此人死三日，家人为请僧设会，每闻经呗声，铁梁辄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将去。”吏白官：“请放奴。”官即令放。与主俱出门，主遣传语妻子曰：“赖汝追福，获免大苦。然犹未脱，更能造经像以相救，冀因得免。自今无设祭，既不得食，而益无罪。”言毕而别，奴遂重生，而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设会，于是倾家追福，合门练行。出《法苑珠林》。

任义方

唐括州刺史乐安任义方，武德年中，死经数日而苏。自云，被引

见阎罗王。王令人引示地狱之处，所说与佛经不殊。又云，地下昼日昏暗，如雾中行。时其家以义方心上少有温气，遂即请僧行道，义方乃于地下闻其赞叹之声。王检其案，谓吏曰：“未合即死，何因错过？”遂放令归。义方出，度三关。关吏皆睡。送人云：“但寻叹声，当即到舍。”见一坑当道，意欲跳过，遂落坑中，应时即起。论说地狱，画地成图。其所得俸禄，皆造经像，曾写《金刚般若》千余部。义方自说。出《法苑珠林》。

齐士望

魏州武强人齐士望，贞观二十一年，死经七日而苏。自云，初死之后，被引见王，即付曹司，别遣勘当。经四五日，勘簿云：“与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语士望曰：“汝生平好烧鸡子，宜受罪而归。”即命人送其出门。去曹司一二里，即见一城门，城中有鼓吹之声，士望忻然趋走而入之。入后，城门已闭，其中更无屋宇，遍地皆是热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计，烧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顾，城门并开，及走向门，其扉即掩。凡经一日，有人命门者曰：“开门，放昨日罪人出。”即命人送归。使者辞以路遥，迁延不送之。始求以钱绢，士望许诺。遂经历川涂，践履荆棘。行至一处，有如环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惧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内，不觉渐苏。寻乃造纸钱等待焉，使者依期还到，士望妻亦同见之。出《法苑珠林》。

杨师操

雍州醴泉县人杨师操，贞观中，任蓝田县尉。尉后以身老还家，躬耕为业。然立性毒恶，喜见人过。每乡人有事，无问大小，即录告官。县令裴瞿昙，用为烦碎，初不与理。师操或上表闻天，人皆不

喜。每谓人曰：“吾性虽急暴，从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日诵经论。然有人侵己，则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见著青衣人，骑白马从东来，云：“东阳大监追汝。”须臾不见。师操身忽倒，已到东阳都录处。于时府君大衙未散，师操遂私行曹司，皆有几案床席。见囚人，或著枷锁，露头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数。师操向东行，到一处，有孔极小，唯见小星流出，臭烟蓬勃。有两人手把铁棒，修理门首。师操问：“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狱，拟著持戒不全人。闻有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逢人诈言惭愧，有片言侵凌，实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为师操身死，布施斋供，曹司平章欲放归，未得进止。我在此待。”师操便叩头礼谢云：“杨师操者，弟子身是。愿作方便。”答云：“尔但志礼十方佛，勤心忏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乐处。”师操依语声发愿，遂蒙放还，经三日却活。操具述于慧靖禅师，改过忏悔。今见年七十五，每一食长斋，六时礼念。后梦前追使者云：“尔既止恶，更不来追。但勤诚修善而已。”出《冥祥记》。

裴则子

唐曹州离狐人裴则男，贞观末，年二十，死经三日而苏。自云，初死，被一人将至王所，王遣将牛耕地。诉云：“兄弟幼小，无人扶持二亲。”王即愍之，乃遣使将向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数千人头皆被斩，布列地上，此头并口云大饥。当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时有未死，见在镬汤前燃火。观望讫，还至王前，见同村人张成，亦未死。有一人诉成云：“毁破某屋。”王遣使检之，报云：“是实。”成曰：“犁地，不觉犁破其冢，非故然也。”王曰：“汝虽非故心，终为不谨。”且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顷，王曰：“汝更无事，放汝早还。”乃使人送去，遣北出逾墙，及登墙，望见己舍，遂闻哭声，乃跳下墙，忽觉起坐。既苏之后，具为乡曲言之。邑人视张成，腰上有杖迹，迹极青黑。问其毁墓，答云：“不虚。”老母寻病，

未几而死。出《冥报拾遗》。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堕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煆煆火。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诫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出《广异记》。

周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王。门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颂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

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隳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追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出《广异记》。

卢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舍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苦痛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灭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出《广异记》。

卷第三百八十三 再生九

索卢贞 琅邪人 胡勒 颜畿 馮杭广

曲阿人 贺瑀 食牛人 丘友 庾申

李除 张导 石长和 古元之

索卢贞

北府索卢贞者，本中郎荀羨之吏也，以晋太元五年六月中病亡，经一宿而苏。云，见羨之子粹，惊喜曰：“君算未尽。然官须得三将，故不得便尔相放。君若知有干捷如君者，当以相代。”卢贞即举龚颖。粹曰：“颖堪事否？”卢贞曰：“颖不复下己。”粹初令卢贞疏其名，缘书非鬼用，粹乃索笔，自书之，卢贞遂得出。忽见一曾邻居者，死已七八年矣，为太山门主。谓卢贞曰：“索都督独得归耶？”因嘱卢贞曰：“卿归，为谢我妇。我未死时，埋万五千金于宅中大床下。我乃本欲与女市钏，不意奄终，不得言于妻女也。”卢贞许之。及苏，遂使人报其妻。已卖宅移居武进矣。因往语之，仍告买宅主，令掘之，果得钱如其数焉，即遣其妻与女市钏。寻而龚颖亦亡，时辈共奇其事。出《幽明录》。

琅邪人

琅邪人，姓王，忘名，居钱塘。妻朱氏，以太元九年病亡，有三

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时有二十余人，皆乌衣，见录云。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素带，玄冠介帻。或所被著，悉珠玉相連結，非世中仪服。复将前，见一人长大，所著衣状如云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余孤儿尚小，无相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云：“汝命自应来，为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诉云：“三年不足活儿。”左右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活三十年。出《幽明录》。

胡勒

湖熟人胡勒，以隆安三年冬亡，三宿乃苏。云，为人所录，赭土封其鼻，以印印之，将至天门外。有三人从门出曰：“此人未应到，何故来？且裸身无衣，不堪驱使。”所录勒者云：“下土所送，已摄来到。当受之。”勒邻人张千载，死已经年，见在门上为亭长。勒苦诉之，千载入内，出语勒：“已语遣汝，便可去。”于是见人以杖挑其鼻土印封落地，恍惚而还。见有诸府舍门，或向东，或向南，皆白壁赤柱，警卫严峻。始到门时，遥见千载叔文怀在曹舍料理文书。文怀素强，闻勒此言，甚不信之。后百余日，果亡。勒今为县吏，自说病时，悉脱衣在被中。及魂爽去，实裸身也。出《广异记》。

颜畿

晋咸宁中，琅邪颜畿，字世都，得病，就医张瑳，死于瑳家。家人迎丧，旛每绕树不可解。乃托梦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板皆伤。渐有气，急以绵饮沥口，能咽，饮食稍多，能开目，不能言语。十余年，家人疲于供护，不复得操事。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自侍养。以后便衰劣，卒复还死也。出《搜

神记》。

馮杭廣

晉昇平末，故章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馮杭廣求為婦，不許。公后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須吾還者，便為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為杀，以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拚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眾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廣把杖大呼，入門，群鬼尽走。廣守尸，取猪杀。至夜，見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聞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喚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出《幽明录》。

曲阿人

景平元年，曲阿有一人病死，见父于天上。谓父曰：“汝算录正余八年，若此限竟死，便入罪谪中。吾比欲安处汝，职局无缺者，唯有雷公缺，当启以补其职。”即奏按入内，便得充此任。令至辽东行雨，乘露车，中有水，东西灌洒。未至，于中路复被符至辽西。事毕还，见父苦求还。云，不乐处职。父遣去，遂得苏活。出《幽明录》。

賀瑀

会稽山阴賀瑀，字彦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尚温，居三日

乃苏。云，吏将上天，见官府。府君居处甚严，使人将瑀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有印及剑，使瑀取之。及虽意所好，短不及上层，取剑以出。问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剑。”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驱策百神。今得剑，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社公拜谒道下，瑀深恶之。出《录异记》。

食牛人

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云，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此人何罪？”对曰：“此坐食疫死牛肉。”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轮，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令还。既更生，具说其事。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出《幽明录》。

丘友

乌程丘友，尝病死，经一日活。云，将去上天，入大廨舍，见一人著紫帟坐。或告友，尔祖丘孝伯也，今作主录。告人言友不应死，使人遣之，友得还去。出门，见其祖父母系一足，在门外树。后一月亡。出《录异记》。

庾申

颍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犹温，经宿未殓，忽然而寤。说初死，有两人黑衣来，收缚之，驱使前行。见一大城，门楼高峻，防卫重复。将庾入厅前，同入者甚众。厅上一贵人南向坐，侍直数百，呼为府君。府君执笔，简阅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尚未尽。”催遣之。一人阶上来，引庾出，至城门，语吏差人送之。门吏云：“须覆白，然后得去。”门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闲丽。

曰：“庾君幸得归，而留停如此，是门司求物。”庾云：“向被录轻来，无所赍持。”女脱左臂三只金钏，投庾云：“并此与之。”庾问女何姓，云：“姓张，家在茅渚，昨霍乱亡。”庾曰：“我临亡，遣赍五千金，拟市材。若更生，当送此钱相报。”女曰：“不忍见君艰厄，此我私物，不烦还家中也。”庾以钏与吏，吏受，竟不覆白，便差人送去。庾与女别，女长叹泣下。庾既恍惚苏。至茅渚寻求，果有张氏新亡少女云。出《还冤记》。

李除

襄阳李除，中时气死，其妇守尸。至夜三更，崛然起坐，抐妇臂上金钏甚遽，妇因助脱。既手执之，还死，妇伺察之。至晓，心中更暖，渐渐得苏。既活云，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乃许吏金钏，吏令还，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见吏取钏去，不知犹在妇衣内。妇不敢复著，依事咒埋。出《续搜神记》。

张导

齐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张导字进贤。少读书，老诂术。每食不过二味，衣服不修装。既得疾，谓妻朱氏曰：“我死后，棺足周身。敛我服，但取今著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护欲奉遗旨。朱氏曰：“汝父虽遗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别制四时服而敛焉。敛后一月日，家人忽闻棺中呼乾护之声，人皆一时惊惧。及至殡棺，见导开目，乃扶出于旧寝。翌日，坐责妻曰：“我平生素俭，奈何违言，易我故服？”谓子曰：“复敛我故服。”乾护乃取故衣敛之。敛后又曰：“但安棺中，后三日看之。若俨然，即葬；如目开，必重生矣。”后三日，乾护等启棺，见眼开，人皆惊喜，扶出遂生。谓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著德，放再生二十年。”导后位至建德令而

卒。出《穷神秘苑》。

石长和

赵石长和者，赵国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余卒。家贫，未及殓，经四日而苏。说初死时，东南行，见二人治道，在长和前五十步。长和行有迟疾，二人亦随缓速，常五十步。而道之两边，棘刺森然，如鹰爪。见人甚众，群足棘中，身体伤裂，地皆流血。见长和独行平道，俱叹息曰：“佛子独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楼可数千间，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状大，著皂袍四缝，临窗而坐。长和拜之，阁上人曰：“石君来耶，一别二千余年。”长和便若忆得此别时也。相识中有冯翊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积岁。阁上人曰：“君识孟丞不？”长和答曰：“识。”阁上人曰：“孟丞生时不能精进，今恒为我司扫除之役。孟妻精进，居处甚乐。”举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开窗，见长和，厚相慰问，遍访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还时，可更见过，当因附书也。”俄见孟丞执帚提箕，自阁西来，亦问家消息。阁上人曰：“闻鱼龙超精进，为信耳。何所修行？”长和曰：“不食鱼肉，酒不经口。恒转尊经，救诸疾痛。”阁上人曰：“所传不妄也。”语久之，阁上人问都篆主者：“审案石君篆，勿谬滥也。”主者按篆，余三十年。阁上人曰：“君欲归不？”长和对：“愿归。”乃敕主者，以车骑两吏送之。长和拜辞，上车而归。前所行道，更有传馆吏民饮食储峙之具。倏忽至家，恶其尸，不欲附之，于尸头立。见其亡妹于后推之，踣尸面上，因得苏。法道人山，时未出家，闻长和所说，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时人也。出《冥祥记》。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

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当昏醉，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蜩帔，仪貌甚俊。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

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箬筱，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晰。山顶皆平整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莠稂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纆，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经纬。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鸦鵙鸛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菟狡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暗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食，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

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

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出《玄怪录》。

卷第三百八十四 再生十

周子恭 李及 阿六 崔君 刘溉

朱同 郗澄 王勋 苏履霜 景生

许琛

周子恭

唐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不？”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仪时为判官，无恙。出《朝野僉载》。

李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错追己，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挾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

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出《广异记》。

阿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忻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推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出《广异记》。

崔君

故崔宁镇蜀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事具《灵仙篇》也。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聩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倘公宽之，庶获自新耳。”諲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己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諲

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廪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𨔵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即于隙间潜视之。见𨔵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俯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𨔵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𨔵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元相国弟三，名载也。”崔曰：“乃布衣之旧耳。”𨔵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书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出《宣室志》。

刘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腴栗。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挈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阱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

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已而又泣，龔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龔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出《宣室志》。

朱同

朱同者，年十五时，其父为瘿陶令。暇日出门，忽见素所识里正二人云：“判官令追。”仓卒随去。出瘿陶城，行可五十里，见十余人临河饮酒。二里正并入厅坐，立同于后。同大忿怒，骂云：“何物里正，敢作如此事？”里正云：“郎君已死，何故犹作生时气色？”同悲泪久之。俄而坐者散去，同复随行。行至一城，城门尚闭，不得入。里正又与十余辈共食，虽命同坐，而不得食。须臾城开，内判官出。里正拜谒道左，以状引同过判官，判官问里正引同入城。立衙门，尚盘桓，未有所适。忽闻传语云：“主簿退食。”寻有一青衫人，从门中出，曳履徐行，从者数四。其人见同识之，因问：“朱家郎君，何得至此？”同初不识，无以叙展。主簿云：“曾与贤尊连官，情好甚笃。”遂领同至判官，与极言相救。久之，判官云：“此儿算亦未尽，当相为放去。”乃令向前二里正送还。同拜辞欲出，主簿又唤，书其臂作主簿名，以印印之。诫云：“若被拘留，当以示之。”同既出城，忽见其祖父奴，下马再拜云：“翁知郎君得还，故令将马送至宅。”同便上马，可行五十里，至一店。奴及里正，请同下马，从店中过。店中悉是大镬煮人，人熟，乃将出几上，裁割卖之。如是数十按，交关者甚众。其人见同，各欲烹煮。同以臂印示之，得免。前出店门，复见里正奴马等。行五十里，又至店。累度二店，店中皆持叉竿弓矢，欲来杀同，以臂印示之，得全。久之，方至瘿陶城外。里正令同下马，云：“远路疲极，不复更能入城，兼求还书与主簿，云，送至宅讫。”同依其言，与书毕，各拜辞去。同还，独行入城，未得至宅，从孔子庙堂前过，因入廨歇。见堂前西树下，有人自缢，心并不惧。

力。出《史传》。明抄本此处空一行，应有缺文。

郇澄

郇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

其徒因驱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廩小胡，头冠毡帽，著麋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

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将千余人，西山打猎。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出《广异记》。

王勋

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蛊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饌，于神前鼓舞，久之方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琵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已于车中，适繯绁，被望舒弹琵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出《广异记》。

苏履霜

太原节度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目明远，遽进，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为侍中之部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素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

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入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云：“舍利何词？”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候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出《玄怪录》。

景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使张或然。”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属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北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终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正拜。后果如其言。出《玄怪录》。

许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径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

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榜，曰：鸦鸣国。二人即领琛入此门。门内气黯惨，如人间黄昏已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曹署牙门极伟，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

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终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出《河东记下》。

卷第三百八十五 再生十一

崔绍 辛察 僧彦先 陈龟范

崔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暕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羡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繇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戣，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戣，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戣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戣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絜三猫于筐篚，加之以石，复以绳固筐口，投之于江。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饘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

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殁。将殁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

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讟，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衢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摇铎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马^輶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画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

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入。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

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襦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礲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礲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诚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喑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见。”

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贍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

是金榜银榜，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榜。将相以下，悉列银榜。更有长铁榜，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榜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旦暮严，打警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象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狱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

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

盛，道引骑从，阗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还拜讫，大王便回。

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立，泣拜诸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殪，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出《玄怪录》。

辛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喂水灸灼，一家仓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晒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教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

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得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遂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之覆。

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既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缙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臧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言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出《河东记》。

僧彦先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愿，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僶俛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褻，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出《北梦琐言》。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禄无阙。”又问：“寿几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六 再生十二

贾偶 章泛 谢弘敞妻 梁氏 朱氏

李强名妻 荆州女子 周哲滞妻 刘长史女 卢瑱表姨

刘氏子妻 延陵村人妻 赵某妻

贾偶

汉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司命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少女子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昨被召而来，今得却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冯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以再宿，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文合欲验其事，遂至弋阳，修刺谒令，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初大惊叹，竟以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记》。

章泛

临海乐安章泛年二十余，死经日，未殡而苏。云，被录天曹，天

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时，有少女子同被录送，立住门外。女子见泛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脱金钏三只及臂上杂宝托泛与主者，求见救济。泛即为请之，并进钏物。良久出，语泛已论，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于是俱去。脚痛疲顿，殊不堪行，会日亦暮，止道侧小屈。状如客舍，而不见主人。泛共宿嫵接，更相问。女曰：“我姓徐。家吴县乌门，临渚为居，门前倒枣树即是也。”明晨各去，遂并活。泛先为护军府吏，依假出都，经吴，乃对乌门，依此寻索。得徐氏舍，与主人叙阔，问：“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泛因说昔日魂相见之由。秋英先说之，所言因符，主人乃悟。惟羞不及寝嫵之事，而其邻人或知，以语徐氏。徐氏试令侍婢数人递出示泛，泛曰：“非也。”乃令秋英见之，则如旧识。徐氏谓天意，遂以妻泛，生子名曰天赐。出《异苑》。

谢弘敞妻

唐吴王文学陈郡谢弘敞，妻高阳许氏。武德初，遇患死，经四日而苏。说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狱，未见官府，即闻唤。虽不识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语音。许问云：“语声似是沈丈，何因无头？”南人呼姑姨夫，皆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头，置于膊上，而诫许曰：“汝且在此，勿向西院。待吾为汝造请，即应得出。”许遂住。吉光经再宿始来，语许云：“汝今此来，王欲令汝作女伎。倘引见，不须道解弦管。如不为所悉，可引吾为证也。”少间，有吏抱案引入，王果问：“解弦管不？”许云：“不解，沈吉光具知。”王问吉光，答曰：“不解。”王曰：“宜早放还，不须留也。”于时吉光欲发遣，即共执案人筹度。许不解其语。执案人曰：“娘子功德虽强，然为先有少罪，随便受却，身业俱净，岂不怪哉！”更东引入一院，其门极小。见有人受罪，许甚惊惧。乃求于主者曰：“平生修福，何罪而至斯耶？”答曰：“娘子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须受此罪，方可得去。”遂以铜汁灌口，非常苦毒，比苏时，口内皆烂。吉光即云：“可于此人处

受一本经，记取将归，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余。”许生时素未诵经，苏后，遂诵得一卷。询访人间，所未曾有，今见受持不阙，吉光其时尚存。后二年，方始遇害。凡诸亲属，有欲死者，三年前并于地下预见。许之从父弟仁则说之。出《冥杂记》。

梁氏

咸阳有妇人姓梁，贞观年中，死经七日而苏。自云，被收至一大院，见厅上有官人，据案执笔，翼侍甚盛。令勘问：“此妇人合死不？”有吏人赍一案云：“与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误追。”官人敕左右，即放还。吏白官人云：“不知梁有何罪，请即受罪而归。”官人即令勘按。云：“梁生平唯有两舌恶骂之罪，更无别罪。”即令一人拔舌，一人执斧斫之，日常数四。凡经七日，始送令归。初似落深崖，少时如睡觉。家人视其舌上，犹大烂肿。从此以后，永断酒肉，至今犹存。出《冥报拾遗》。

朱氏

唐郑州武阳县妇女姓朱，其夫先负外县人绢，夫死之后，遂无人还。贞观末，因病死，经再宿而苏。自云，被人执至一所，见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史。汝夫生时，负我家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归，宜急具物，至某县某村，送还我母。如其不送，追捉更切。兼为白我娘，努力为造像修福。”朱即告某乙乡间，得绢送还其母。具言其男貌状，有同平生。其母亦对之流涕，歔歔久之。出《法苑珠林》。

李强名妻

陇西李强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开元二十二年，强名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广州器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塹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恻，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大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塹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余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狔。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人也，及乎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色，倩盼多姿。袷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时广州都督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人，而少言，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睹。”既而别驾长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异于畴日。既强名使于桂府，七旬乃还。其妻去后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至数日，妻复言病。病则甚，间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凭焉。出《记闻》。

荆州女子

开元二十三年，荆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见冥途善恶，国家休咎。鬼王令其传语于人主，荆州以闻，朝廷骇异，思见之。敕给驿骑，令至洛。行至南阳，遂暗不能言，更无所识。至都，以其妄也，遽归。出《记闻》。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出《广异记》。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

许诺。

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帷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遂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出《广异记》。

卢瑱表姨

洺州刺史卢瑱表姨常畜一獬豸，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存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瘞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出《玄怪录》。

刘氏子妻

刘氏子者，少任侠，有胆气，常客游楚州淮阴县，交游多市井恶少。邻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许。后数岁，因饥，遂从戎。数年后，役罢，再游楚乡。与旧友相遇，甚欢，常恣游骋。昼事弋猎，夕会狭邪。因出郭十余里，见一坏墓，棺柩暴露。归而合饮酒。时将夏夜，暴雨初止，众人戏曰：“谁能以物送至坏冢棺上者？”刘秉酒恃气曰：“我能之。”众曰：“若审能之，明日，众置一筵，以赏其事。”乃取一砖，同会人列名于上，令生持去，余人饮而待之。生独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蹲踞棺上，谛视之，乃一死妇人也。生舍砖于棺，背负此尸而归。众方欢语，忽闻生推门，如负重之声。门开，直入灯前，置尸于地，卓然而立，面施粉黛，髻发半披。一座绝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拥尸至床同寝。众人惊惧。至四更，忽觉口鼻微微有气。诊视之，即已苏矣。问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与之洗面濯手，整钗髻，疾已平复。乃闻邻里相谓云：“王氏女将嫁暴卒，未殓，昨夜因雷，遂失其尸。”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众咸叹其冥契，亦伏生之不惧也。出《原化记》。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士谢又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又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推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漉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因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赵某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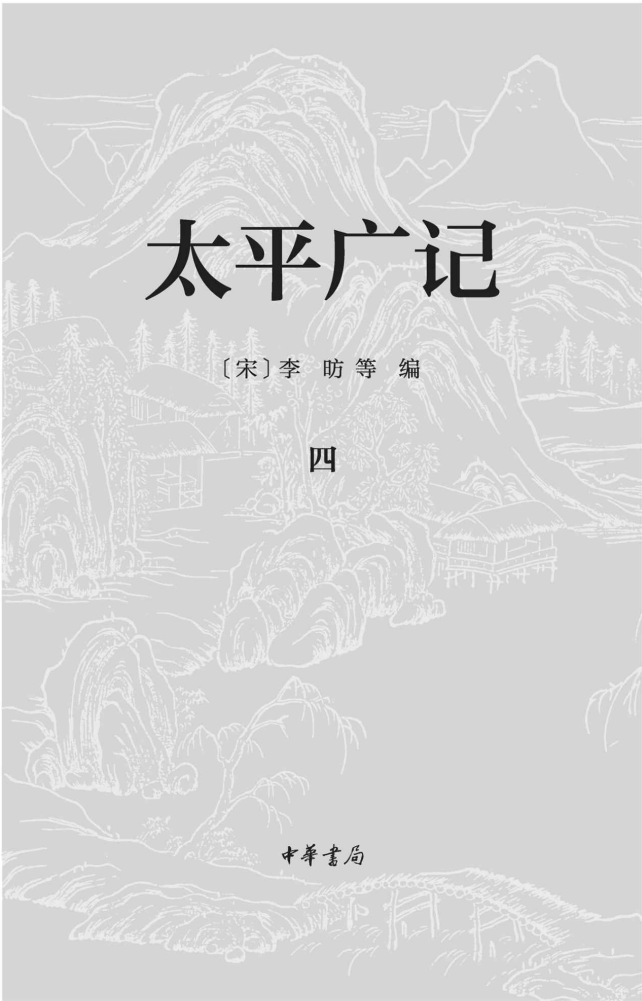
丁亥岁，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大殓，忽大叫而活。云为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事及领囚禁者甚众。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也？”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方修桥，无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暴卒，不复苏矣。出《稽神录》。

〔宋〕李昉等
編

太平廣記

四

中華書局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 编

四

中华书局

-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 羊祜
- 王练
- 向靖女
- 崔彦武
- 岐王范
- 太华公主
- 马家儿
- 采娘
- 刘三复
- 圆观

-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 顾非熊
- 齐君房
- 刘立
- 张克勤
- 孙缅家奴
- 文澹
- 王鄂
- 僧道杰
- 袁滋
- 崔四八
- 马思道

-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 聪明花树
- 相思木

- 广川王
- 袁安
- 丁姬
- 浑子
- 王粲
- 孙钟
- 吴纲
- 陆东美
- 潘章
- 胡邕
- 戴熙
- 王伯阳
- 羊祜
- 閻丘南阳
- 古层冢
- 隋王
- 楚王冢
- 舒绰
- 李德林
- 郝处俊
- 徐勣
- 韦安石
- 源乾曜
- 杨知春
- 唐尧臣
- 陈思膺

•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 奴官冢

- 卢涣
- 赵冬曦
- 丁永兴
- 严安之
- 女蜗墓
- 李邕
- 贾耽
- 张式
- 樊泽
- 齐景公墓
- 郭谊
- 寿安土棺
- 李思恭
- 武瑜
- 曹王墓
- 韩建
- 海陵夏氏
- 庐陵彭氏
- 武夷山
- 林赞尧
- 张绍军卒
- 马黄谷冢
- 秦进崇
- 和文

•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 李斯
- 夏侯婴
- 张恩

- 高流之
- 高显洛
- 谢灵运
- 王果
- 丰都冢
- 樊钦贲
- 姜师度
- 邬载
- 郑钦悦

•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 韩愈
- 裴度
- 张惟清
- 王璠
- 柳光
- 李福
- 熊博
- 王敬之
- 王承检

•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 李叔卿
- 杨道和
- 石勒
- 虢州人
- 封元则
- 僧道宣
- 苏践言

- 狄仁杰
- 偃师
- 雷斗
- 漳泉界
- 包超
- 张须弥
- 蔡希闵
- 徐景先
- 欧阳忽雷
- 宣州
- 王幹
- 华亭堰典
- 李师道
- 李鄘
- 徐谏

•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 陈鸾凤
- 建州山寺
- 萧氏子
- 周洪
- 萧澣
- 僧文净
- 徐智通
- 雷公庙
- 南海
- 陈义
- 叶迁韶
- 元稹

- 裴用
- 东阳郡山
- 段成式伯
- 智空

•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 百丈泓
- 杨询美从子
- 高邮人
- 王忠政
- 史无畏
- 张应
- 天公坛
- 申文纬
- 法门寺
- 陈绚
- 彭城佛寺
- 欧阳氏
- 庐山卖油者
- 李诚
- 茅山牛
- 番禺村女
- 江西村姬
- 甘露寺
- 南康县

•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 雨
- 风

○ 虹

•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 山

○ 溪

•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 石

○ 坡沙

•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 水

○ 井

• 卷第四百 宝一金上

○ 金

○ 翁仲儒

○ 霍光

○ 陈爵

○ 苻坚

○ 零都县人

○ 何文

○ 侯邈

○ 成弼

○ 玄金

○ 邹骆驼

○ 裴谈

○ 牛氏僮

○ 宇文进

- 苏遏
- 韦思玄
- 李员
- 虞乡道士
- 赵怀正
- 金蛇

-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 金下
- 水银
- 玉

- 卷第四百二 宝三

- 隋侯
- 燕昭王
- 汉高后
- 后汉章帝
- 梁武帝
- 火珠
- 鲸鱼目
- 珠池
- 少城珠
- 青泥珠
- 径寸珠
- 宝珠
- 水珠
- 李勉
- 李灌
- 上清珠

- 守船者
- 严生
- 张文规
- 卫庆
- 鬻饼胡

•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 马脑
- 犀
- 月镜
- 秦宝
- 珊瑚
- 四宝宫
- 延清室
- 玉如意
- 七宝鞭
- 犀导
- 玉清三宝
- 宝骨
- 紫~~棘~~羯
- 紫贝
- 魏生

•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 肃宗朝八宝
- 灵光豆
- 万佛山
- 玳瑁盆
- 辟尘巾

- 浮光裘有目无文
- 重明枕
- 三宝村
- 火玉
- 马脑柜
- 岑氏

-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 钱
- 奇物

-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 木
-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 异木
- 藟蔓

-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 柰祗草
- 三赖草
- 席箕草
- 护门草
- 仙人绦
- 合离草
- 老鸦笊篱草
- 鬼皂荚
- 青草槐

- 铜匙草
- 水耐冬
- 三白草
- 无心草
- 盆甌草
- 女草
- 媚草
- 醉草
- 舞草
- 相思草
- 无情草
- 忘忧草
- 睡草
- 千步香草
- 麝草
- 治蛊草
- 蛇衔草
- 鹿活草
- 解毒草
- 毒草
- 蕉毒草
- 牧麻草
- 龙刍
- 红草
- 宫人草
- 焦茅
- 销明草
- 黄渠草
- 闻遐草
- 始皇蒲

- 梦草
- 汉武牧马草
- 水网藻
- 地日草
- 书带草
- 金~~登~~草
- 望舒草
- 神草

-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 草花
- 木花

-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 果上

-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 果下
- 菜

- 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

- 竹
- 五谷
- 茶菴

-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 芝菌蕈附
- 苔

-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 香药

- 服饵

-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 木怪

-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 木怪下

- 花卉怪

-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 花卉怪下

- 药怪

- 菌怪

-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 苍龙

- 曹凤

- 张鲁女

- 江陵姥

- 甘宗

- 南_郡国

- 龙场

- 五色石

- 震泽洞

- 梁武后

- 刘甲

- 宋云
- 蔡玉
- 李靖

-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 柳毅

-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 俱名国
- 释玄照
- 王景融
- 凌波女
- 陶岷
- 齐澣
- 沙州黑河
- 兴庆池龙
- 井龙
- 旃然
- 龙门

-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 萧昕
- 遗尺潭
- 刘贯词
- 韦氏
- 任顓
- 赵齐嵩

-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 许汉阳
- 刘禹锡
- 周邠
- 资州龙
- 韦思恭
- 卢元裕
- 卢翰
- 李修
- 韦寯
- 尺木
- 史氏子

•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 卢君畅
- 元义方
- 平昌井
- 虎头骨
- 法喜寺
- 龙庙
- 豢龙者
- 孔威
- 华阴湫
- 崔道枢
- 金龙子
- 黄驹
- 临汉豕
- 烧龙
- 柳翁

•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 阎浮龙
- 吴山人
- 白将军
- 温媪
- 柳子华
- 斑石
- 张公洞
- 五台山池
- 张老
- 费鸡师
- 汾水老姥
- 李宣
- 濛阳湫
- 盐井龙
- 尹皓

•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 龙
- 蛟

•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 白虎
- 汉景帝
- 种僮
- 封邵
- 亭长
- 严猛
- 袁双
- 吴道宗

- 牧牛儿
- 师道宣
- 谢允
- 郑袭
- 刘广雅
- 易拔
- 萧泰
- 黄乾
- 酋耳兽
- 虎塔
- 傅黄中
- 郴州佐史
- 巴人
- 峡口道士

•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 费忠
- 虎妇
- 稽胡
- 碧石
- 鼃啮虎
- 李徵
- 天宝选人

•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 裴旻
- 斑子
- 刘荐
- 勤自励

- 宣州儿
- 笛师
- 张竭忠
- 裴越客
- 卢造

•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 张鱼舟
- 申屠澄
- 丁岩
- 王用
- 张逢

•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 李奴
- 马拯
- 张昇
- 杨真
- 王居贞
- 归生
- 郑思远
- 李琢
- 谯本

•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 李大可
- 蔺庭雍
- 王太
- 荊州人

- 刘老
- 虎妇
- 赵倜
- 周义
- 中朝子

•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 松阳人
- 南阳士人
- 虎恤人
- 范端
- 石井崖
- 械虎
- 商山路
- 陈褒
- 食虎
- 周雄

•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 张俊
- 浔阳猎人
- 柳并
- 僧虎
- 王瑶
- 刘牧
- 姨虎
- 崔韬
- 王行言

-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 ☐ 牛
- ☐ 牛拜
- ☐ 牛偿债
- ☐ 牛伤人
- ☐ 牛异

-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 ☐ 马

-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 ☐ 马
- ☐ 骆驼
- ☐ 骡
- ☐ 驴

-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 ☐ 犬上

-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 ☐ 犬下

-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 ☐ 羊
- ☐ 豕

-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 ☐ 猫
- ☐ 鼠
- ☐ 鼠狼

-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 ☐ 狮子
- ☐ 犀
- ☐ 象
- ☐ 杂兽

-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 ☐ 狼
- ☐ 熊
- ☐ 狸
- ☐ 狷

-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 ☐ 麀
- ☐ 獐
- ☐ 鹿
- ☐ 兔

-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 ☐ 猿上

-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 ☐ 猿中

-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 猿下
- 猕猴
- 猩猩
- 猱獠

•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 说狐
- 瑞应
- 周文王
- 汉广川王
- 陈羨
- 管辂
- 习凿齿
- 陈斐
- 孙岩
- 夏侯藻
- 胡道洽
- 北齐后主
- 宋大贤
- 长孙无忌
- 狐神
- 张简
- 僧服礼
- 上官翼
- 大安和尚

•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 李项生
- 王义方

- 何让之
- 沈东美
- 杨伯成
- 叶法善
- 刘甲
- 李参军

•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 郑宏之
- 汧阳令
- 李元恭
- 焦练师
- 李氏
- 韦明府
- 林景玄
- 谢混之

•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 王苞
- 唐参军
- 田氏子
- 徐安
- 靳守贞
- 严谏
- 韦参军
- 杨氏女
- 薛迴
- 辛替否
- 代州民

☐ 祁县民

☐ 张例

•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 冯玠

☐ 贺兰进明

☐ 崔昌

☐ 长孙甲

☐ 王老

☐ 刘众爱

☐ 王黯

☐ 袁嘉祚

☐ 李林甫

☐ 孙甌生

☐ 王璿

☐ 李曆

☐ 李揆

☐ 宋溥

☐ 僧晏通

•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 任氏

☐ 李荏

•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 王生

☐ 李自良

☐ 李令绪

☐ 裴少尹

-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 张简栖
- 薛夔
- 计真
- 刘元鼎
- 张立本
- 姚坤
- 尹瑗
- 韦氏子

-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 张直方
- 张谨
- 咎规
- 狐龙
- 沧渚民
- 民妇

-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 率然
- 蛇丘
- 昆仑西北山
- 绿蛇
- 报冤蛇
- 毒蛇
- 种黍来蛇
- 蛎蛇
- 蛎蛇胆

- 鸡冠蛇
- 爆身蛇
- 黄领蛇
- 蓝蛇
- 巴蛇
- 蛮江蛇
- 两头蛇
- 颜回
- 蜀五丁
- 昭灵夫人
- 张宽
- 窦武
- 楚王英女
- 张承母
- 冯緄
- 魏舒
- 杜预
- 吴猛
- 颜含
- 司马轨之
- 章苟
- 太元士人
- 慕容熙
- 邛都老姥
- 天门山
- 忻州刺史
- 余干县令
- 王真妻
- 朱觐

•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 蒙山
- 秦瞻
- 广州人
- 袁玄瑛
- 薛重
- 顾楷
- 树提家
- 隋炀帝
- 兴福寺
- 张骑士
- 李崇贞
- 马岭山
- 至相寺贤者
- 李林甫
- 韦子春
- 宣州江
- 李齐物
- 严挺之
- 天宝樵人
- 无畏师
- 张镐
- 毕乾泰
- 杜𡵓
- 海州猎人

•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 李舟弟
- 担生

- 嵩山客
- 邓甲
- 苏闰
- 利州李录事
- 咎老
- 冯但
- 陆绍
- 郑翬
- 张蠶子
- 选仙场
- 狗仙山
- 李黄

•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 僧令因
- 卫中丞姊
- 蒲州人
- 相魏贫民
- 番禺书生
- 郫县民
- 游邵
- 成汭
- 孙光宪
- 朱汉宾
- 牛存节
- 水清池
- 王思同
- 徐坦
- 张氏

- 顾遂
- 瞿塘峡
- 靳老
- 景焕
- 舒州人
- 贾潭
- 姚景
- 王稔
- 安陆人

•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 凤鸾附
- 鹤
- 鹄
- 鹦鹉
- 鹰
- 鹞
- 鹞

•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 孔雀
- 燕
- 鹳
- 鹳
- 鸡

•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 鹅
- 鹭

- 雁
- 鸛鸛鵒
- 雀
- 乌
- 泉

•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 飞涎鸟
- 精卫
- 仁鸟
- 鸛
- 韩朋
- 带箭
- 细鸟
- 王母使者
- 鸳鸯
- 五色鸟
- 新喻男子
- 张氏
- 漱金鸟
- 鹭
- 营道令
- 纸鸢化鸟
- 鹑
- 戴文谋
- 瑞鸟
- 报春鸟
- 冠鳧
- 秦吉了

- 韦氏子
- 鸟贼
- 鸟省
- 刘景阳
- 食蝗鸟
- 卢融
- 张氏
- 王绪
- 武功大鸟
- 鸛~~鸛~~
- 吐绶鸟
- 杜鹃
- 蚊母鸟
- 桐花鸟
- 真腊国大鸟
- 百舌
- 鸛
- 甘虫
- 戴胜
- 北海大鸟
- 鸦
- 仙居山异鸟
- 鸛

•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 东海大鱼
- 鼉鱼
- 南海大鱼
- 鲸鱼

- 鲤鱼
- 海人鱼
- 南海大蟹
- 海□
- 鳄鱼
- 吴余鲈鱼
- 石头鱼
- 黄腊鱼
- 乌贼鱼
- 横公鱼
- 骨雷
- 彭蛸
- 鲛鱼
- 鲛鱼
- 比目鱼
- 鹿子鱼
- 子归母
- 鲛峡鱼
- 鲫鱼
- 鲶鱼
- 黄虹鱼
- 蟒螭
- 海燕
- 鲛鱼

•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 峰州鱼
- 海虾
- 瓦屋子

- 印鱼
- 石斑鱼
- 井鱼
- 异鱼
- 螃蟹
- 鳝鱼
- 玳瑁
- 海术
- 海镜
- 水母
- 蟹
- 百足蟹
- 塘蟹
- 鲔鱼
- 鹦鹉螺
- 红螺
- 鸢龟
- 鲛鱼
- 鲨
- 飞鱼
- 虎蟹
- 螯
- 赤鯪公
- 雷穴鱼
- 虬尾
- 牛鱼
- 蛭蚌
- 奔蟬
- 系臂
- 鸡嘴鱼

- 剑鱼
- 懒妇鱼
- 黄雀化蛤
- 天牛鱼

•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 夏鲛
- 东海人
- 昆明池
- 徐景山
- 潘惠延
- 葛玄
- 介象
- 龙门
- 池中鱼
- 通川河
- 行海人
- 阴火
- 裴旻
- 王旻之
- 韩愈
- 郾乡民
- 赤岭溪

•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 鲛
- 桓冲
- 李汤
- 齐澣

- 子英春
- 洛水竖子
- 魍鬼
- 罗州赤鰲
- 韩珣
- 封令禎
- 凝真观
- 蜀江民
- 张胡子
- 柏君
- 叶朗之
- 柳宗元
- 王瑶
- 柳沂
- 崔棣
- 染人
- 海上人
- 法聚寺僧
- 李延福

•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 子路
- 长水县
- 姑苏男子
- 永康人
- 王素
- 费长房
- 张福
- 丁初

- 谢非
- 顾保宗
- 武昌民
- 寡妇严
- 尹儿
- 广陵王女
- 杨丑奴
- 谢宗

•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 张方
- 锺道
- 晋安民
- 刘万年
- 微生亮
- 芦塘
- 彭城男子
- 朱法公
- 王奂
- 蔡兴
- 李增
- 萧腾
- 柳镇
- 隋文帝
- 大兴村
- 万顷陂
- 长须国

•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为人

- 李鵠
- 谢二
- 荊州漁人
- 刘成
- 薛二娘
- 赵平原
- 高昱
- 僧法志

•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 水族为人
- 人化水族

•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 龟

•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 蜨射
- 化蝉
- 揖怒蛙
- 怪哉
- 小虫
- 蒋虫
- 园客
- 乌衣人
- 朱诞给使
- 葛辉夫
- 蠃蜒
- 肉芝

- 千岁蝙蝠
- 蝇触帐
- 苍梧虫
- 蚱蜢
- 施子然
- 庞企
- 蟾蜍
- 蝇赦
- 发妖
- 桓谦
- 青蜓
- 朱诞
- 白蚓
- 王双

•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 胡充
- 卢汾
- 来君绰
- 传病
- 滕庭俊
- 张思恭
- 蝗
- 冷蛇
- 李揆
- 主簿虫
- 朱牙之
- 树蚓
- 木师古

-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 淳于棼

-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 赤腰蚁

- 苏湛

- 石宪

- 王叟

- 步蚓

- 守宫

- 冉端

- 蚓齿

- 韦君

- 陆颢

-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 张景

- 蛇医

- 山蜘蛛

- 虫变

- 蝎化

- 虱建草

- 法通

- 登封土人

- 虱征

- 壁镜

- 大蝎

- 红蝙蝠

- 青蚨
- 滕王图
- 异蜂
- 寄居
- 异虫
- 蝇
- 壁鱼
- 天牛虫
- 白蜂窠
- 毒蜂
- 竹蜂
- 水蛆
- 水虫
- 抱抢
- 避役
- 蠹螭
- 灶马
- 谢豹
- 碎车虫
- 度古
- 雷蜺
- 腹育
- 蛱蝶
- 蚁
- 蚁楼

•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 饭化
- 蜈蚣气

- 蠨蛸
- 颠当
- 蜾蠃
- 沙虱
- 水弩
- 徐玄之
- 短狐
- 蜘蛛怨
- 蜥蜴
- 殷琅
- 豫章民婢
- 南海毒虫
- 诺龙

•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 蚊子
- 蛙蛤
- 金龟子
- 海山
- 蜈蚣
- 蚊翼
- 壁虱
- 白虫
- 蚕女
- 砂俘效
- 舍毒
- 老蛛
- 李禅
- 蝗化

- 水蛙
- 蚓疮
- 蜂余
- 熊迺
- 蠡斯
- 蝻化

-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 四方蛮夷
- 无启民
- 帝女子泽
- 毛人
- 轩辕国
- 白民国
- 欧丝
- 𤝵沐国
- 泥杂国
- 然丘
- 卢扶国
- 浮折国
- 频斯
- 吴明国
- 女蛮国
- 都播
- 骨利
- 突厥
- 吐蕃
- 西北荒
- 鹤民

- 契丹
- 沃沮
- 倭侥

•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 新罗
- 东女国
- 廩君
- 大食国
- 私阿修国
- 俱振提国
- 牂牁
- 龟兹
- 乾陀国

•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 苗民
- 奇肱
- 西北荒小人
- 于阗
- 乌菴
- 汉槃陀国
- 苏都识匿国
- 马留
- 武宁蛮
- 悬渡国
- 飞头獠
- 蹄羌
- 扶楼

- 交趾
- 南越
- 尺郭
- 顿逊
- 堕婆登国
- 哀牢夷
- 诃陵国
- 真腊国
- 留仇国
- 木客
- 缴濮国
- 木饮州
- 阿萨部
- 孝忆国
- 婆弥烂国
- 拔拔力国
- 昆吾
- 绣面獠子
- 五溪蛮
- 堕雨儿

•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 狗国
- 南蛮
- 缚妇民
- 南海人
- 日南
- 拘弥国
- 南诏

- 獠妇
- 南中僧
- 番禺
- 岭南女工
- 芋羹
- 蜜唧
- 南州

-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 李娃传

-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 柳氏传许尧佐撰

-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 长恨传陈鸿撰
 - 无双传薛调撰

-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 霍小玉传蒋防撰

-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 莺莺传元稹撰

-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 冥音录

-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 东阳夜怪录

-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 杨娼传房千里撰

- 非烟传皇甫枚撰

-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 灵应传

-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 夏侯亶

- 王肃

- 李延寔

- 李义琛

- 刘龙

- 裴玄智

- 度支郎

- 虞世南

- 尉迟敬德

- 虞世基

- 来恒

- 欧阳询

- 许敬宗

- 元万顷

- 郭务静

- 唐临

- 苏瓌 李峤子
- 娄师德
- 李晦
- 宋之问
- 陆元方
- 陈希闵
- 李详

•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 房光庭
- 崔思兢
- 崔湜
- 吕太一
- 许诚言
- 杜丰
- 修武县民
- 李元晶
- 王琚
- 李適之
- 白履忠
- 夜明帘
- 班景倩
- 薛令之

•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 宇文融
- 哥舒翰
- 崔隐甫
- 萧嵩

- 陈怀卿
- 邹凤炽
- 高力士
- 王维
- 史思明
- 豆谷
- 润州楼
- 丘为
- 裴佖
- 李抱贞
- 杨志坚

•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 赵存
- 严震
- 卢杞
- 韦皋
- 陆畅
- 马畅
- 吴凑
- 袁^惨
- 李勉
- 于公异
- 邢君牙
- 张造
- 吕元膺
- 李章武
- 元稹
- 于^岷

○ 薛尚衍

•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 高逞

○ 吕元膺

○ 王鐸

○ 江西驿官

○ 王仲舒

○ 周愿

○ 张荐

○ 莲花漏

○ 唐衢

○ 脂粉钱

○ 韦执谊

○ 李光颜

○ 李益

○ 吴武陵

○ 韦乾度

○ 赵宗儒

○ 席夔

○ 刘禹锡

○ 滕迈

•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 李宗闵

○ 冯宿

○ 李回

○ 周复

○ 杨希古

- 刘禹锡
- 催阵使
- 李群玉
- 温庭筠
- 苗耽
- 裴勋
- 邓敞

•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 崔铉
- 王铎
- 李崱
- 韦保衡
- 衲衣道人
- 路群 卢弘正
- 毕诚
- 李师望
- 高骈
- 韦宙
- 王氏子
- 刘蜕
- 皮日休
- 郭使君
- 李德权

• 卷第五百 杂录八

- 孔纬
- 李克助
- 京都儒士

- 孟乙
- 振武角抵人
- 赵崇
- 韩偓
- 薛昌绪
- 姜太师
- 康义诚
- 高季昌
- 沈尚书妻
- 杨蘧
- 袁继谦
- 帝昶

卷第三百八十七 悟前生一

羊祜 王练 向靖女 崔彦武 岐王范

太华公主 马家儿 采娘 刘三复 圆观

羊祜

晋羊祜三岁时，乳母抱行，乃令于东邻树孔中探得金环。东邻之人云：“吾儿七岁堕井死，曾弄金环，失其处所。”乃验祜前身，东邻子也。出《独异记》。

王练

王练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晋中书令。相识有一胡沙门，每瞻珉风采，甚敬悦之，辄语同学云：“若我后生，得为此人作子，于近愿亦足矣。”珉闻而戏之曰：“法师才行，正可为弟子耳。”顷之，沙门病亡，亡后岁余而练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国语。及绝国奇珍，铜器珠贝，生所不见，未闻其名，即而名之，识其产出。又自然亲爱诸胡，过于汉人。咸谓沙门审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练，遂为大名云。出《冥祥记》。

向靖女

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吴兴郡，有一女，数岁而亡。女始病

时，弄小刀子，母夺取不与，伤母手。丧后一年，母又产一女。女年四岁，谓母曰：“前时刀子何在？”母曰：“无也。”女曰：“昔争刀子，故伤母手，云何无耶？”母甚惊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犹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录之。”靖曰：“可更取数个刀子，合置一处，令女自识。”女见大喜，即取先者。出《冥祥记》。

崔彦武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为妇人，今知家处。”因乘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门。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客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华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其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得。”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已妻存日，常诵此经，钗亦是其物。”彦武指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树中，果得发。于是主人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出《冥杂录》。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出《广异记》。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颜，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出《广异记》。

马家儿

相州滏阳县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赵氏。其兄子，先身于同村马家为儿，至贞观末死。临死之际，顾谓母曰：“儿于赵宗家有宿因缘，死后当与宗为孙。”宗即与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点儿右肘。赵家妻又梦此儿来云：“当与娘为息。”因而有娠。梦中所见，宛然马家之子。产讫，验其黑子，还在旧处。及儿年三岁，无人导引，乃自向马家，云：“此是儿旧舍也。”出《法苑珠林》。

采娘

郑氏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慎有仪。七夕夜，陈香筵，祈于织女。是夜，梦云輿羽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汝求何福？”曰：“愿工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观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张数女皆卒，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娠，叹曰：“男女五人矣，皆夭，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至将服，采娘昏奄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某之身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

急，是以呼耳。”母异之，乃不服药。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动所匿之物，儿啼哭。张氏哭女，其儿亦哭。罢即止。及能言，常收戏弄之物，官至柱史。出《史遗》。

刘三复

刘三复者，以文章见知于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诣阙求试。及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硃确之地，必为缓辔，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灵柩，归葬洛中，报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出《北梦琐言》。

圆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贯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歌酒为务。父愷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绝其知闻。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招讥诮，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游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访道求药。圆观欲游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出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从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泊，维舟山下，见妇女数人，幃达锦裆，负瓮而汲。圆观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其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此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泣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

三载，尚未婉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亦访临。若相顾一笑，即其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酒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厚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已有理命。

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圆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矣。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潜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谓。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溪山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二年亡。出《甘泽谣》。

卷第三百八十八 悟前生二

顾非熊 齐君房 刘立 张克勤 孙缅家奴

文澹 王鄂 僧道杰 袁滋 崔四八

马思道

顾非熊

顾况有子，数岁而卒，况悲伤不已，为诗哭之云：“老人哭爱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断猿惊，迹随飞鸟灭。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虽卒，魂神常在其家，每闻父哭声，听之感恻。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一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勿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爱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已后又不记。至年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即顾非熊也。出《酉阳杂俎》。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入十不遇

一，乃求朝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

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土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日一餐，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伧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

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

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擎。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出《纂异记》。

刘立

刘立者，为长葛尉。其妻杨氏，忽一日泣谓立曰：“我以弱质，托附君子，深蒙爱重。将谓琴瑟之和，终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长逝。”哽咽涕泗，不能自胜。立曰：“君素无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数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济矣，且以小女美美为托。”又谓立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杨氏卒。

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已十年矣。时郑师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将以济之。有县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县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又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入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也？”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歔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婚。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出《会昌解颐录》。

张克勤

张克勤者，应明经举，置一妾，颇爱之而无子。其家世祝华岳神，祷请颇有验。克勤母乃祷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怜，甚慧黠。后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经年，妻亦无子，母亦祷祈之。妇产一子，而最怜日羸弱，更祷神求祐。是夕，母见一人，紫绶金章，谓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令妇复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谢其祭享而去。后最怜果卒，乃以朱涂右膊，黛记眉上，埋之。明年，克勤为利州葭萌令，罢任，居利州。至录事参军韦副家，见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视之，颇类最怜。归告其母，母取视之，女便欣然。谓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验其涂记，宛然具在。其家人使人取女，犹眷眷不忍去焉。

孙缅甸家奴

曲沃县尉孙缅甸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缅甸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袷襦，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墓，狸于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遂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送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出《广异记》。

文澹

前进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生三四岁，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才五岁，学人诵诗书，颇亦聪利。无何，失足坠井而卒。父母怜念，悲涕不胜。后乃生澹，澹一旦语父母曰：“儿先有银葫芦子并漆毯香囊等，曾收在杏树孔中，不知在否？”遂与母寻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怜惜过于诸兄。志学之年，词藻俊逸。后应举，翰林范学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出《野人闲话》。

王鄂

唐王鄂者，尚书郢之弟也。西京乱离，郢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

僧道杰

相州滏阳县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释典，年二十九，至显庆五年春正月死。死后月余，其兄法观寺僧道杰，思悼不已，乃将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与语。道杰又颇解法术，乃作一符，摄得元方，令巫者问其由委。巫者不识字，遣解书人执笔。巫者为元方口授，作书一纸，与同学冯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诗二首。及其家中，亦留书启。文理顺序，言词凄怆。其书疏大抵劝修功德，及遣念佛写经，以为杀生之业，罪之大者，莫过于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狱，亦不堕鬼中，全蒙冥官处分。今于石州李仁师家为男。但为陇州吴山县石名远，于华岳祈子，及改与石家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从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诞育。愿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讫，涕泣而去。河东薛大造寓居滏阳，前任吴山县令，白云，具识名

远。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说之。出《冥报拾遗》。

袁滋

复州青溪山，秀绝无比。袁相公滋未达时，居复郢间。晴日偶过峻峰，行数里，渐幽奇险怪，人迹罕到。有儒生，以卖药为业，家焉。袁公与语，言甚相狎，因留宿。乃问曰：“此处合有灵隐者，曾从容不？”答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两三日一至，不知居处。某虽与之熟，亦不肯言。”袁曰：“某来修谒，得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求美酝一榼，就此宿候，或得见也。”袁公去，得酒持至，以伺之。数夕果到，五人鹿皮冠或纱帽，藜杖草履，遥相与通寒暄，大笑，乃临涧濯足戏弄。儒生置酌列席，少顷，尽入茅舍，睹酒甚喜。曰：“何处得此？”既饮数杯，儒生曰：“某非能自致，有客携来，愿谒仙兄。”乃导袁公出，历拜俯偻。五人相顾失色，且悔饮此酒，兼怒儒生曰：“不合引外人相扰。”儒生曰：“兹人诚志可赏，况是道流，稍许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复睹袁公恭甚，乃时与语笑。目袁生曰：“坐。”袁再拜就席。少顷半酣，颇欢，注视袁公，相谓曰：“此人大似西峰坐禅和尚。”良久云：“直是。屈指数日，此僧亡来四十七年矣。”问袁公之岁，正四十七。相顾抚掌曰：“觅官职去，福禄至矣，已后极富贵。”遂呼主人别，袁公拜，道流皆与握手。过涧上山顶，们萝跳跃，有若飞鸟，逡巡不见。出《逸史》。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门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后身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

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以报公，愿以后身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出《玉堂闲话》。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叹曰：“我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八十九 冢墓一

聪明花树 相思木 广川王 袁安 丁姬

浑子 王粲 孙钟 吴纲 陆东美

潘章 胡邕 戴熙 王伯阳 羊祜

闫丘南阳 古层冢 隋王 楚王冢 舒绰

李德林 郝处俊 徐勣 韦安石 源乾曜

杨知春 唐尧臣 陈思膺

聪明花树

李正字弘卿，学道。见东王父，教之。十七年后，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而冢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见此花，皆聪明，文章盛。出《武陵十仙传》。

相思木

晋战国时，卫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出《述异记》。

广川王

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罍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爰猛说，大父为广川王中尉，每谏王不听，病免归家，说王所发掘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为刘向说十许事，记之如左。

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三十人。以手扞椁，滑易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见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扇，开钥，得石床，方六尺。石屏风，铜帐簾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帟帐縻朽，而铜簾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葐葐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盘奉食之形。无余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二十许，俱东首裸卧，无衣衾，肌肤颜色如生人。鬓发齿牙爪，不异生人。王惧，不敢侵，还拥闭如旧。

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

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鹰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

余，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九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烂不可别。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王取以成水书滴。

幽公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堊。拨除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栾书冢，棺枢明器，朽烂无余。有白狐儿，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莫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鬓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脚肿痛生疮。至此不差。出《西京杂记》。

袁安

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鸡酒诣卜贡问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具以告。书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鸡酒礼之，毕，告安地处。云：“当葬此地，世为贵公。”便与别。数步顾视，皆不见。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孙昌盛，四世五公。出《幽明录》。

丁姬

王莽秉政，贬丁姬号，开其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冢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傅太后坟及丁姬冢，二旬皆平。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出《水经》。

浑子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尝违父语，若东则北，若水则火。父病且死，欲葬于高陵之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子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北，墓将为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墓。又云，一女嫁阴县恨子，家资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渚下磧上。恨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出《酉阳杂俎》。

王粲

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冈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礬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出《异苑》。

孙钟

孙钟家于富春，幼失父，事母至孝。遭岁荒，以种瓜自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曰：“此山下善，可葬之，当出天子。君下山百许步，顾见我去，即可葬处也。”钟去三四十步，便反顾，见三人成白鹤飞去。钟记之，后死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常有光怪，云五色，气上属天。及坚母孕坚，梦肠出，绕吴阊门。以

告邻母，曰：“安知非吉祥！”出《祥瑞记》。

吴纲

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开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出《水经》。

陆东美

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卒，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曰“比肩”，墓又曰“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虽无异，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出《述异记》。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美名，故来求为友，章许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共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胡邕

吴国胡邕，为人好色，娶妻张氏，怜之不舍。后卒，邕亦亡。家人便殡于后园中，三年取葬，见冢上化作二人，常见抱如卧时。人竞笑之。出《笑林》。

戴熙

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桓温仗钺西下，停武昌。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乃纵著江中，得水，便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后嗣沦胥殆尽。出《异苑》。

王伯阳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萧墓。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曰：“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钁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

一说，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二漆棺，移置南冈。夜梦鲁肃怒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吾争墓，吾日夜不得安。”后于灵座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出《搜神记》。

羊祜

晋有相羊祜墓者云：“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以坏其

相。相者云：“墓势虽坏，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堕马折臂，果至三公。《幽明录》曰：羊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善。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此出《世说新语》。

阎丘南阳

范阳粉水口有一墓，石虎石柱，号“文将军冢”。晋安帝隆安中，阎丘南阳将葬妇于墓侧，是夕从者数十人，皆梦云：“何故危人以自安？”觉说之，人皆梦同。虽心恶之，耻为梦回。及葬，但鸣鼓角为声势。闻墓上亦有鼓角及铠甲声，转近，及至墓，死于墓门者三人。既葬之后，阎丘为杨佺期所诛族。人皆为以文将军之崇。出《荆州记》。

古层冢

古层冢，在武陵县北一十五里二百步，周回五十步，高三丈，亡其姓名。古老相传云，昔有开者，见铜人数十枚，张目视。俄闻冢中击鼓大叫，竟不敢进。后看冢土，还合如初。出《朗州图经》。

隋王

齐隋王尝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梦樊姬怒曰：“独不念封崇之义，奈何溷我，当令尔知。”诘旦，王被病，使巫覡引过设祀，积日方愈。出《渚宫旧事》。

楚王冢

南齐襄阳盗发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青丝编简，盗以火自照，王僧虔见十余简，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阙文。”

舒绰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裁，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令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势，与历又相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相推服，各赐绢十匹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绰之妙能，今古无比。出《朝野僉载》。

李德林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饶阳人也。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迁厝其父母。遂问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名何？”答曰：“五公。”林曰：“唯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复云何。”遂葬之。子伯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至曾孙，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出《朝野僉载》。

郝处俊

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

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尸。俊发根入脑骨，皮托毛着髑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也。出《朝野僉载》。

徐勣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今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出《朝野僉载》。

韦安石

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是高兴。”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之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缙，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缙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缙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出《戎幕闲谈》。

源乾曜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

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祔。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賒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出《戎幕闲谈》。

杨知春

开元中，忽相传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复生，不食五谷，饮水吸风而已。时人呼为地仙者，或有呼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积聚焉，好行吴楚齐鲁间。有二贼，乘僵人言，乃结凶徒十辈，于濠寿开发墓。至盛唐县界，发一冢，时呼为白茅冢。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缯彩，中扃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秣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竞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以知春为诈，共欲杀之。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获存，遂却送所掠物于冢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诣官，自陈其状，官以军人二十余辈修复。复寻讨铭志，终不能得。出《博异志》。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思膺

陈思膺，本名聿修，福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有客求宿。聿修奇其客，厚待之。明日将去，乃曰：“吾识地理，思有以报。遥见此州上里地形，贵不可言，葬之必福昆嗣。”聿修欣然，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可世世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可一世为都督。”聿修谢之。居数载，丧亲。遂以所指都督地葬焉。他日拜墓，忽见其地生金笋甚众，遂采而归。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阕，所获多矣。因携入京，以计行赂。以所业继之，颇致闻达。后有宗人名思膺者，以前任诤牒与，因易名干执政。久之，遂除桂州都督。今壁记具列其名，亦有子孙仕本郡者。出《桂林风土记》。

卷第三百九十 冢墓二

奴官冢 卢涣 赵冬曦 丁永兴 严安之

女媧墓 李邕 贾耽 张式 樊泽

齐景公墓 郭谊 寿安土棺 李思恭 武瑜

曹王墓 韩建 海陵夏氏 庐陵彭氏 武夷山

林赞尧 张绍军卒 马黄谷冢 秦进崇 和文

奴官冢

鄮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

卢涣

黄门侍郎卢涣，为洺州刺史。属邑翁山县，溪谷迴无人，尝有盗发墓。云：初行，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墓，乃结十人。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许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圻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近之。至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半开，有黄衣人出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又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瘞宝货，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已，当不免两损。”言讫复入，门合如初。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不听。两扇欬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能泅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涣令复视其墓，中门内有一石床，骷髅枕之。水漂，已半垂于床下。因却为封两门，窒隧路矣。出《玄怪录》。

赵冬曦

华阴太守赵冬曦，先人塋在鼓城县。天宝初，将合附焉。启其父墓，而树根滋蔓，围绕父棺，悬之于空，遂不敢发。以母柩置于其傍，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绅，改葬二亲，绅亦纳母棺于其侧，封焉，后门绪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当世，四人至二千石。绅三为将军，门施长戟。开元二十年，万年有人，父歿后，家渐富，遂葬母。父柩亦为萦绕，不可解。其人遂刀断之，根皆流血，遂以葬。既而家道稍衰，死亡俱尽。出《纪闻》。

丁永兴

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享于此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天宝初，县令丁永兴，有群盗劫其部内。兴

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祀者，乃执诣县，按杀之。自后祀者颇绝。

《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出《酉阳杂俎》。

严安之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械，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堦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幞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出《逸史》。

女媧墓

潼关口河滩上，有树数株，虽水暴涨，亦不漂没。时人号为女媧墓。唐天宝十三年五月内，因大风吹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今月一日，河上侧近，忽闻风雷。晓见坟踊出，上有双柳树，下巨石，柳各高丈余。”出《唐历》。

李邕

刘晏判官李邕，庄在高陵，庄客欠租课，积五六年。邕因罢归庄，方将责之，见仓库盈美，输尚未毕。邕怪问，悉曰：“某久为盗，近闻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铜

以铁汁，累日洋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设机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髀。众惊恐退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水经》言越王句践都琅琊，欲移尤常冢，冢中生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之内方丈，外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此机也。出《酉阳杂俎》。

贾耽

贾耽在滑州境内。天旱，耽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烦君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耽笑曰：“君可辱为健步。明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可随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衣，寻之。果有二绯衣，经市至野，行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累石表之，信宿而返。耽大喜，发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往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出《酉阳杂俎》。

张式

张式幼孤，奉遗命，葬于洛京。时周士龙识地形，称郭璞青乌之流也。式与同之外野，历览三日而无获，夜宿村舍。时冬寒，室内惟一榻，式则籍地，士龙据榻以憩。士龙夜久不寐，式兼衣拥炉而寝。欻然惊魇曰：“亲家。”士龙遽呼之，式固不自知，久而复寐。又惊魇

曰：“亲家。”士龙又呼之，式亦自不知所谓。及晓，又与士龙同行。出村之南，南有土山，士龙驻马遥望曰：“气势殊佳。”则与式步履久之。南有村夫伐木，远见士龙相地，则荷斧遽至曰：“官等得非择葬地乎？此地乃某之亲家所有。如何？则某请导致焉。”士龙谓式曰：“畴昔夜梦再惊，皆曰亲家。岂非神明前定之证与！”遂卜葬焉，而式累世清贵。出《集异记》。

樊泽

樊泽为襄阳节度。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使，葬于邓州北数十里。张兄弟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坟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爇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饮一盏，曰：‘客欲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其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夜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恍惚，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出《逸史》。

齐景公墓

贝邱县东北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

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出《酉阳杂俎》。

郭谊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入郢州，举其先，同莹于磁州滏阳。县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者卒，共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即日倍加，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支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口。自是尝恐悸，寤寐不安，因表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刘稹阻兵，谊为共魁，军破梟首，其家无少长悉投死井中。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出《酉阳杂俎》。

寿安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宁初，因雨而圯。半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见风成尘，而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汨于水粉，膩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载记云，夏后氏塋周，盖其时也。出《唐阙史》。

李思恭

乾宁三年丙辰，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埋弟于成都锦浦里北门内西回第一宅，西与李冰祠邻。距宅之北，地形渐高，冈走西南，与祠相接。于其堂北，凿地五六尺，得大冢，砖甃甚固。于砖外得金钱数十枚，各重十七八铢，径寸七八分，圆而无孔。去缘二分，有隐起规，规内两面，各有书二十一字。其缘甚薄，有刃焉。督役者驰其二

以白思恭，命使者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钱得有石余。”思恭命并金钱复瘞之，但不知谁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阙矣。自此甚灵，人不敢犯。其后蜀主改置祠堂享之。出《广异记》。

武瑜

安州城东二十余里，有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合重百斤。有石座，杂宝古腰带陈列甚多。取其一带，随手有水涌，俄顷满墓。所开之处，寻自闭塞。盗以二钗，子献刺史武瑜。夜梦一人古服，侍从极多，来谒云：“南蛮武相公也，为群盗坏我居处，以君宗姓，愿为修之。盗当发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盗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出《录异记》。

曹王墓

永平乙亥岁，有说开封人发曹王墓，取其石人羊马砖石之属。见其棺宛然，而随手灰灭，无复形骨，但有金器数事。棺前有铸银盆，广三尺，满盆贮水。中坐玉婴儿，高三尺，水无减耗。则泓师所云：墓中贮玉，则草木温润；贮金多，则草木焦枯。曹王自贞元之后，历二百岁矣，盆水不减，玉之润也。出《录异记》。

韩建

韩建丧母，卜葬地。有术云：“祇有一穴，可置大钱，而不久即散。若华州境内，莫加于此也。”建乃于此葬母。明年，大驾来幸。四海之人，罔不臻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钱九百万贯。复三年，为朱梁所有。出《中朝故事》。

海陵夏氏

戊戌岁，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竞以善价买云。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出《稽神录》。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出《稽神录》。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槨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出《稽神录》。

林赞尧

丙午岁，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槨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犹

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钏，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覆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出《稽神录》。

张绍军卒

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出《稽神录》。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槨已腐，唯一髑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出《稽神录》。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连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槨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乌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出《稽神录》。

和文

蜀人王昭远，戊午岁为巡边制置使。及文州，遇军人喧聚，问

之，言旧冢内有尸不坏，或以砖石投之，其声铿然。昭远往，见其形质俨然，如新逝者，冢中得石版云：“有唐故文州马步都虞候和文，年五十八，大中五年辛未五月五日卒，葬于此。”昭远致祭，复令掩闭之，于墓侧刻石以铭之。出《野人闲话》。

卷第三百九十一 铭记一

李斯 夏侯婴 张恩 高流之 高显洛

谢灵运 王果 丰都冢 樊钦贲 姜师度

邬载 郑钦悦

李斯

周末，有发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当时莫识，遂藏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汉时，叔孙通识二字。出《述异记》。

夏侯婴

汉夏侯婴以功封滕公，及死将葬，未及墓，引车马踏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出《独异志》。

张恩

后魏天赐中，河东人张恩盗发汤冢，得志云：“我死后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钟磬，皆投于河。此又别见《圣贤城冢记》。出《史系》。

高流之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之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枢而改葬焉。出《朝野僉载》。

高显洛

洛阳大统寺南，有三公令史高显洛宅。洛每于夜见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所掘地丈余，得黄金百斤。铭云：“苏秦家金，得者为吾造功德。”洛遂造招福寺。世又谓此地苏秦旧时宅，当时元义秉政，闻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与之。案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铭之类，颂声绩也。出《洛阳伽蓝记》。

谢灵运

宋浦阳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视焉。乃验龟繇，古冢已八百矣。出《水经》。

王果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泊船，仰见岩腹中有一棺，临空半出。乃缘崖而观之，得铭曰：“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叹曰：“吾今葬此人。被责雅州，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

丰都冢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甃。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出《朝野僉载》《两京记》。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郛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出《宣室志》。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渍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其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

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出《宣室志》。

邬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傍有古墓，水渍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出《宣室志》。

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任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崖圯圻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启灵趾。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孟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昇之白。”

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圻者未

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圯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其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旬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浹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

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于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天阍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昝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

恨。’至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绎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

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拊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夫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传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槟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卷第三百九十二 铭记二

韩愈 裴度 张惟清 王璠 柳光

李福 熊博 王敬之 王承检

韩愈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泊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之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出《宣室志》。

裴度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帅吴少诚死，子元济拒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今日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帅，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愬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诸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出《宣室志》。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钱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出《宣室志》。

王璠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吏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崑，崑生礎，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出《宣室志》。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澈。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宸。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辨，其东平子。”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光究之不得。

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

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宸’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出《宣室志》。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观钟楼，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橑一条，其中空虚，每撑动触动转，内敲磕有声。人遂相传，来竞观之。道士李威仪不欲聚人，乃令破之，于其间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赍呈洛中诸官，皆不能详之。李福相公罢镇西川归洛，见此隐文，反复详读数四，遂谓观主曰：“但请度工鸠徒，当以俸余之金，独立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兴观宇乎！”洎观成，或请其由。福曰：“‘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淮也。‘元年遇福’者，改元之初作镇，获俸而回，福其不修，复待何人者哉！”出《玉堂闲话》。

熊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旁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时贫老，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出《稽神录》。

王敬之

故邺都之西北门，曰芳林乡。齐村民王敬之，编户中尤贫者，常以樵苏为业。丙午岁秋九月，因掘一株铜雀台下，其地欻然小陷。随而锸之，三尺许，得一苍石，大如盆。遂力索之，石忽破为二。若摧壳然，中有苍石匣，长尺有咫，厚三寸，广四寸。敬之骇，内诸瓮中以归。洁之以水，则温润昭烂，真奇宝也。四傍及背引起龙骧凤翥及花葩之状，雕镂奇诡，殆非人工。徐启之，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文曰：“上土巴灰除虚除，伊尹东北八九余，秦赵多应分五玉，白丝竹木子世世居。但看六六百中外，世主留难如国如。”于是敬之持以献魏帅乐彦真，彦真赉以束帛，而蠲其地征焉，亦无能洞达其隐词者。噫，当曹氏石氏高氏之代，斯则邺之王气休运所钟，于是诸贤众矣。焉知不有阴睹后代，总括风云，幅裂山河之事，而瘞玉以讖之。今石既出，其事将兆矣。出皇甫枚《玉匣记》。

王承检

王蜀秦州节度使王承检，筑防蕃城。至上邽山下，获瓦棺，内无尸，唯有一片舌，肉色红润，坚如铁石。其舌上只有一髑髅，中有一古钱，有二蝇，振然飞去。片石刻篆字曰：“大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夫人王氏，年二十五，嫁于崇，三年而娠。恶其妊娠，遂卒。”铭曰：“车道之北，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是岁伪乾德六年，丙子岁也。言“坏者合郎”，即王承检小字也。出《玉溪

编事》。

卷第三百九十三 雷一

李叔卿 杨道和 石勒 虢州人 封元则

僧道宣 苏践言 狄仁杰 偃师 雷斗

漳泉界 包超 张须弥 蔡希闵 徐景先

欧阳忽雷 宣州 王幹 华亭堰典 李师道

李鄘 徐谿

李叔卿

汉河南李叔卿，为郡工曹，应孝廉。同辈疾之，宣言曰：“叔卿妻寡妹。”以故不得应孝廉之目，叔卿遂闭门不出。妹悲愤，乃诣府门自经，叔卿亦自杀，以明无私，既而家人葬之。后霹雳，遂击杀所疾者，以置叔卿之墓。所震之家，收葬其尸。葬毕，又发其冢。出《列女传》。

杨道和

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雷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似猕猴。出《搜神记》。

石勒

后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雷雹。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余。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余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故有此灾。”出《五行记》。

虢州人

唐虢州有兄弟析居，共分堂宇。至显庆元年夏夜，雷震烈风可畏。其兄甚惧，欲于弟舍避之，将去复止。门前十数步，先有长坑。风雨拔住屋及老小十一口，皆投坑死。所拔之处，尽坑也。仍卷数千巨细家用物，咸入于坑，讫无遗者，惟墙壁不动。庭槐大可数围，枝条甚茂，拔其根茎。洪纤俱尽，遂失所在，终寻不得。先是一年，其妻见树有羊，但共怪之，后遂遭此变。而弟所居，但拔露椽瓦，有似人拆之，余无所损。有子卫士，在京番直，刺史于立政奏之，敕放子还，仍赐物三十件。时桓思绪为司功，亲检其事。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元则

唐封元则，渤海长河人。显庆中，为光禄寺太官掌膳。时于闐王来朝，食料余羊，凡数十百口，王并托元则送僧寺长生。元则乃窃令屠家烹货收直。龙朔元年夏六月，洛阳大雨，雷震杀元则于宣仁门外街中，折其项，血流洒地。观者盈衢，莫不惊愕。出《法苑珠林》。

僧道宣

唐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出《嘉话录》。

苏践言

司礼寺苏践言，左相温国公良嗣之长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与其弟崇光府录事参军践义，退朝还第。弘道观东，猝遇暴雨。震雷电光，来绕践言等马，回旋甚急，雷声亦在其侧。有顷方散。其年九月，元肃言与赵怀节谋逆，践言妻妾并被縲继数月，仍各解职。及良嗣薨，并放流荒裔。出《五行记》。

狄仁杰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迫而问之。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必先报命。

偃师

唐元和元年六月，偃师县柏李村，震电于民家。地裂，阔丈余，长十五里，测无底。所裂之处，井厕相通；所冲之墓，棺出地。亦不知所由也。

雷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漳泉界

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互讼于台者，制使不能断。迨数年，辞理纷乱，终莫之决。于是州官焚香，告于天地山川，以祈神应。俄而雷雨大至，霹雳一声，崖壁中裂。所竞之地，拓为一径。高千尺，深仅五里，因为官道。壁中有古篆六行，二十四字，皆广数尺。虽约此为界，人莫能识。贞元初，流人李协辩之曰：“漳泉两州，分地太平。永安龙溪，山高气清。千年不惑，万古作程。”所云永安龙溪者，两郡界首乡名也。出《录异记》。

包超

唐安丰尉裴翹，士淹孙也，云：“玄宗尝冬月，诏山人包超，令致雷声。”对曰：“来日午当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上令随哥舒翰西征，每阵尝得胜风。出《酉阳杂俎》。

张须弥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仓督张须弥，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

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弥与沙门子邻，同入义堂。须弥驱驮人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出《广异记》。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绢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出《广异记》。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黠纵佚，每诃辱之，而母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诃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以诟辱。母命释之，非当置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出《广异记》。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

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镞，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出《广异记》。

宣州

唐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啗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出《酉阳杂俎》。

王幹

唐贞元初，郑州王幹，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因入蚕室中避之。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幹遂掩户，荷锄乱击。雷声渐小，云气亦敛。幹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忽然堕地，变为熨斗折刀小折足铛焉。出《酉阳杂俎》。

华亭堰典

唐贞元中，华亭县界村堰典，妻与人私，又于邻家盗一手巾。邻知觉，至典家寻觅。典与妻共诋詈骂，此人冤愤，乃报曰：“汝妻与他人私，又盗物。仍共诋骂，神道岂容汝乎？”典曰：“我妻的不奸私盗物，如汝所说，遣我一家为天霹。”既各散已。至夜，大风雨，雷震怒，击破典屋，典及妻男女五六人并死。至明，雨尤未歇，邻人但见此家屋倒，火烧不已。众共火中搜出，觅得典及妻，皆烧如燃烛状。为礼拜，求乞不更烧之，火方自熄。典胁上题字云：“痴人保妻

贞，将家口质。”妻胁上书：“行奸仍盗。”告县检视，远近咸知。

吴越闻震死者非少，有牛及鱗鱼树木等。为雷击死者，皆闻于县辩识。或曰：“人则有过，天杀可也。牛及树木鱼等，岂有罪恶而杀之耶？又有弑君弑父杀害非理者，天何不诛？请为略说。”洞庭子曰：“昔夏帝武乙，射天而震死。晋臣王导，寝柏而移灾。斯则列于史籍矣。至于牛鱼，以穿踏田地，水伤害禾苗也。”或曰：“水所损亦微，何罚之大？”对曰：“五谷者，万人命也，国之宝重，天故诛之，以诫于人。树木之类，龙藏于中，神既取龙，遂损树木耳。天道悬远，垂教及人，委曲有情，不可一概。余曾见漳泉故事，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忽一年大雷雨，霹一山石壁裂，壁口刻字：‘漳泉两州，分地太平。万里不惑，千秋作程。南安龙溪，山高气清。’其文今犹可识。天之教令，其可惑哉！且《论语》云：‘迅雷风烈必变。’又《礼记》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夫圣人奉天教，岂妄说哉！今所以为之言者，序述耳。因为不尔，岂足悲哉！夫然弑君弑父杀害无辜，人间法自有刑戮，岂可以区区之意，而责恢恢之网者欤！”出《原化记》。

李师道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圯。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出《宣室志》。

李鄲

唐李鄲，北都介休县民。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闻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民遂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亲戚，据高阜，候天色。乃午，介山上有云气，如窑烟，须臾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民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出《酉阳杂俎》。

徐谿

唐润州延陵县茅山界，元和春，大风雨。堕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褙，豹皮缠腰，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声如雷。田人徐谿，忽见惊走，闻县。寻邑令亲往睹焉，因令图写。寻复雷雨，翼之而去。出《录异记》。

卷第三百九十四 雷二

陈鸾凤 建州山寺 萧氏子 周洪 萧瀚

僧文净 徐智通 雷公庙 南海 陈义

叶迁韶 元稹 裴用 东阳郡山 段成式伯

智空

陈鸾凤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海康者，有雷公庙，邑人虔洁祭祀。祷祝既淫，妖妄亦作。邑人每岁闻新雷日，记某甲子。一旬复值斯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其应如响。时海康大旱，邑人祷而无应。鸾凤大怒曰：“我之乡，乃雷乡也。为神不福，况受人奠酹如斯，稼穡既焦，陂池已涸，牲牢殫尽，焉用庙为！”遂秉炬爇之。其风俗，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之，亦必震死。是日，鸾凤持竹炭刀，于野田中，以所忌物相和啖之，将有所伺。果怪云生，恶风起，迅雷急雨震之。鸾凤乃以刃上挥，果中雷左股而断。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鸾凤知雷无神，遂驰赴家，告其血属曰：“吾断雷之股矣，请观之。”亲爱愕骇，共往视之，果见雷折股而已。又持刀欲断其颈，啗其肉。为群众共执之曰：“霆是天上灵物，尔为下界庸人。辄害雷公，必我一乡受祸。”众捉衣袂，使鸾凤奋击不得。逡巡，复有云雷，裹其伤者，和断股而

去。沛然云雨，自午及酉，涸苗皆立矣。遂被长幼共斥之，不许还舍。于是持刀行二十里，诣舅兄家，及夜，又遭霆震，天火焚其室。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旋有人告其舅兄向来事，又为逐出。复往僧室，亦为霆震，焚^焚如前，知无容身处，乃夜秉炬，入于乳穴嵌孔之处，后雷不复能震矣，三暝然后返舍。自后海康每有旱，邑人即醵金与鸾凤，请依前调二物食之，持刀如前，皆有云雨滂沱，终不能震。如此二十余年，俗号鸾凤为雨师。至大和中，刺史林绪知其事，召至州，诘其端倪。鸾凤云：“少壮之时，心如铁石。鬼神雷电，视之若无当者。愿杀一身，请苏万姓，即上玄焉能使雷鬼敢骋其凶臆也！”遂献其刀于绪，厚酬其直。出《传奇》。

建州山寺

唐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夜半，觉门外喧闹，潜于窗棂中窥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宛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双目遂昏。出《酉阳杂俎》。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雨震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窸窣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槌，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偃而庠。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

以壮士名焉。出《宣室志》。

周洪

唐处士周洪云：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骤风雨，有物堕如攫，两目眈眈，众惊伏于床下。倏忽上阶周视，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但耳悉泥矣。邑人云，向来雷震，牛战鸟坠，而邑客止觉殷殷然。出《酉阳杂俎》。

萧澣

唐萧澣，初至遂州，造二幡刹，施于寺。斋庆毕，作乐。忽暴雷震刹，俱成数十片。至来岁雷震日，澣死。出《酉阳杂俎》。

僧文净

唐金州水陆院僧文净，因夏屋漏，滴于脑，遂作小疮。经年，若一大桃。来岁五月后，因雷雨霆震，穴其赘。文净睡中不觉，寤后唯赘痛。遣人视之，如刀割，有物隐处，乃蟠龙之状也。出《闻奇录》。

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医士也。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相谓曰：“明晨何以为乐？”一曰：“无如南海赤岩山弄珠耳。”答曰：“赤岩主人嗜酒，留客必醉。仆来日未后，有事于西海，去恐复为萦滞也。不如只于此郡龙兴寺前，

与吾子较技耳。”曰：“君将何戏？”曰：“寺前古槐，仅百株。我霆震一声，剖为纤茎，长短粗细，悉如食箸。君何以敌？”答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我霆震一声，尽散其发，每缕仍为七结。”二人因大笑，约诺而去。智通异之，即告交友六七人，迟明，先俟之。是时晴朗，已午间，忽有二云，大如车轮，凝于寺上。须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两声，人畜顿踣。及开霁，寺前槐林，劈析分散，布之于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纤，无不相肖。而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发悉解散，每缕皆为七结。出《集异记》。

又

洛京天津桥，有儒生，逢二老人言话，风骨甚异。潜听之，云：“明日午时，于寺中斗疾速。一人曰：‘公欲如何？’一人曰：‘吾一声，令寺内听讲驴马尽结尾。’一人曰：‘吾一声，令十丈幡竿尽为算子，仍十枚为一积。’”儒生乃与一二密友，于寺候之。至午，果雷雨。霹雳一声，客走出视，驴马数百匹尽结尾。一声，幡竿在廊下为算子，十枚一积。出《录异记》。

雷公庙

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每大雷雨后，多于野中得黧石，谓之雷公墨。叩之铤然，光莹如漆。又如霹雳处，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惊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出《岭表录异》。

南海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见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此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见忽有震雷，则飓风不作矣。舟人常以为候，预为备之。出《岭表录异》。

陈义

唐罗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为海康郡。雷之南濒大海，郡盖因多雷而名焉，其声恒如在檐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声如在寻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谨，每具酒馔奠焉。有以彘肉杂鱼食者，霹雳辄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渍梅李，俗呼为棹汁。杂彘肉食者，霹雳亦至，犯必响应。牙门将陈义传云：“父即雷之诸孙。昔陈氏因雷雨昼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数月，卵破，有婴儿出焉。自后日有雷扣击户庭，入其室中，就于儿所，似若乳哺者。岁余，儿能食，乃不复至，遂以为己子。义即卵中儿也。”又云：“尝有雷民，畜豕犬，其耳十二。每将猎，必笞犬，以耳动为获数，未尝偕动。一日，诸耳毕动。既猎，不复逐兽，至海傍测中嗥鸣。郡人视之，得十二大卵以归，置于室中。后忽风雨，若出自室。既霁就视，卵破而遗甲存焉。后郡人分其卵甲，岁时祀奠，至今以获得遗甲为豪族。或阴冥云雾之夕，郡人呼为雷耕。晓视野中，果有垦迹，有是乃为嘉祥。又时有雷火发于野中，每雨霁，得黑石，或圆或方，号雷公墨。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人或有疾，即扫虚室，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数十里外。既归，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门。邻里不敢辄入，有违犯者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谢之。三日又送，如初礼。”又云：“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空中有物，豕首鳞身，状甚异。民挥刀以斩，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厉，其夕凌空而去。自后挥刀民居室，频为天火所灾。虽逃去，辄如故。父兄遂槟出，乃依山结庐以自处，灾复随之。因穴崖而居，灾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出《投荒杂录》。

叶迁韶

唐叶迁韶，信州人也。幼岁樵牧，避雨于大树下。树为雷霆，俄而却合，雷公为树所夹，奋飞不得迁。韶取石楔开枝，然后得去。仍愧谢之，约曰：“来日复至此可也。”如其言至彼，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依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我兄弟五人，要闻雷声，但唤雷大雷二，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大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楚辱。迁韶于庭下大呼雷五，时郡中方旱，日光猛炽，霹震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霁，田原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滥。官吏备水为劳，忘其寝食。迁韶以铁札，长二尺，立一符于河岸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垫溺，如今传之。或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援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啖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元稹

唐元稹镇江夏。襄州贾墅有别业，构堂，架梁才毕，疾风甚雨。时户各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瓮悉列于梁上，都无滴汙于外。是年稹卒。出《剧谈录》。

裴用

唐大和，濮州军吏裴用者，家富于财。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飞出百许步，尸柩零落。其家即选他处重瘞焉，仍用大铁索系缆其棺。未几，震如前。复选他处重瘞，不旬日，震复如

前，而棺柩灰尽，不可得而收矣。因设灵仪，招魂以葬。出《集异记》。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迁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晦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出《宣室志》。

段成式伯

唐段成式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羨亲旧舍，夜值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于栲栳。出《酉阳杂俎》。

智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龙耶？设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慑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出

《宣室志》。

卷第三百九十五 雷三

百丈泓 杨询美从子 高邮人 王忠政 史无畏

张应 天公坛 申文纬 法门寺 陈绚

彭城佛寺 欧阳氏 庐山卖油者 李诚 茅山牛

番禺村女 江西村姬 甘露寺 南康县

百丈泓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鞞若击鞞，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祷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出《宣室志》。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

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大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雷鬼之所为也。出《宣室志》。

高邮人

唐进士郑翬家在高邮，亲表卢氏庄近水。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雨发，数家陷溺无遗。卢宅当中，唯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王忠政

唐泗州门监王忠政云，开城中，曾死十二日却活。始见一人，碧衣赤帻，引臂登云曰：“天召汝行，汝隶于左落队。”其左右落队，各有五万甲马，簇于云头。俯向下，重楼深室，囊柜之内，纤细悉见。更异者，见米粒长数尺。凡两队，一队于小项瓶子，贮人间水。一队所贮如马牙硝，谓之干雨。皆在前，风车为殿。每雷震，多为捉龙。龙有过者，谪作蛇鱼，数满千，则能沦山。行雨时，先下一黄旗，次下四方旗，乃随龙所在。或霆或雷，或雨或雹，若吾伤一物，则刑以铁杖。忠政役十一日，始服汤三瓯，不复饥困。以母老哀求，得归。出《唐年小录》。

史无畏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垅亩，衣食窘

困。从真家富，乃谓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焚爇，及罹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三二百乎？”闻从真言，辄为拒捍，报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巾焚香，泣泪诅之，言词慷慨，闻者战栗。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霪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出《会昌解颐录》。

张应

唐张应，自荥阳被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有物萦绕，状如大蟪，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栳，红影若缕，横络之。遂置诸囊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平阴。天景歊蒸，憩于园井，就之盥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栳置盆水上。忽然黑气勃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涸而栳已亡。出《三水小牋》。

天公坛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莒，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策，与雷同职。”因取其策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扞地为井，号拳扞井。或画一士负薪枿，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簌之，号七山簌。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策。或云，三洞法策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

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出《北梦琐言》。

申文纬

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时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祷，未尝不应。池之阳有龙庙，时文纬俯池而观，有物如败花，叶大如盖，因以瓦砾掷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风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雾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盘。大雨，霆电震击，比至平地，已数尺，溪壑暴涨。驴乘泊仆夫，随流漂荡，莫能植足。昼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惧非常。俄至一村，寻亦开霁。果中伤寒病，将晓有微汗，比明无恙。岂龙之怒？几为所毙也。出《玉堂闲话》。

法门寺

长安西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如来中指节在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僖、昭播迁后，为贼盗毁之。中原荡析，人力既殫，不能复构，最须者材之与石。忽一夕，风雷骤起，暴澍连宵。平晓，诸僧窥望，见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积，亘十余里，首尾不断，有如人力置之。于是鸠集民匠，复构精蓝，至于貌备。人谓鬼神送来，愈更钦其圣力。育王化塔之事，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陈绚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常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墜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

烂然，小蛇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出《北梦琐言》。

彭城佛寺

国某杨汀自言，天祐初，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出《稽神录》。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之，又不可。父乃去曰：“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震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出《稽神录》。

庐山卖油者

庐山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恒用此油。腥气薰蒸，灵仙不降。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出《稽神录》。

李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恒使僦人李诚来往检视。乙卯岁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值大风，飞石拔木，卷其伞盖而去，唯持伞柄。行数十步，云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数家之中，卷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遂霁，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又里余，复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而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出《稽神录》。

茅山牛

庚寅岁，茅山有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暴于草上而假寐。及寤失之，唯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数四。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出《稽神录》。

番禺村女

庚申岁，番禺村中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干鱼，果实酒醢，甚丰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面，他日不可再归矣。姥

问：“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江西村姬

江西村中霆震，一老妇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既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差。”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药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收之而去。又有村人震死，既而空中呼曰：“误矣。可取蚯蚓烂捣，覆脐中，当差。”如言傅之，遂苏。出《稽神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衣服新，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狗，又驾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山下霹雳取龙，不知之乎？”范故不闻也。出《稽神录》。

南康县

辛酉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花馆水轩。忽有暴风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簌簌有声，若有物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狭长如东西形。壁傍大桐树，亦拔出墙外。时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出《稽神录》。

卷第三百九十六 雨风、虹附

雨

房玄龄 不空三藏 一行 无畏三藏 玉龙子

狄惟谦 子朗

风

秦始皇 王莽 贾谧 张华 刘曜

刘裔 徐羨之 柳世隆 崔惠景 许世宗

徐妃 李密

虹

夏世隆 陈济妻 薛愿 刘义庆 首阳山

韦皋

雨

房玄龄

唐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曰：“釜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兼备饌具。”有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出《大唐新语》。

不空三藏

唐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礼之。岁旱，命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暴。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连淋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止之。遂于寺庭，建泥龙五六。乃溜水，胡言詈之。良久，复置之大笑。有顷雨霁，玄宗又尝诏术士罗公远与不空祈雨，互陈其效。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木神口角牙出，目瞋，雨辄至。出《酉阳杂俎》。

一行

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所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出《酉阳杂俎》。

无畏三藏

玄宗尝幸东都，大旱。圣善寺竺乾国三藏僧无畏善召龙致雨术，

上遣力士疾召请雨。奏云：“今旱数当然，召龙必兴烈风雷雨，适足暴物，不可为之。”上强之曰：“人苦暑病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陈请雨之具，幡幢像设甚备。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命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小刀子搅旋之，胡言数百祝之。须臾有龙，状类其大指，赤色，首撒水上，俄复没于钵中。复以刀搅咒之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稍引出讲堂外。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绝驰去，还顾白气，旋绕亘空，若一匹素。既而昏霾大风，震雷而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至，天衢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出《柳氏史》。

玉龙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龙子进。上皇曰：“吾为婴儿时，天后召诸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兼杯盘，罗列殿上，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得。时吾在其中独坐，略不为动。后抚吾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取玉龙子赐吾。本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尝置之衣中。及大帝载诞日，后以珠络衣襦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尝藏于内府。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以为国瑞，帝帝相传。”上皇即位初，每京师悯雨，即祷之，必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上皇复祈祷，而涉旬无应，乃密投于南内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上皇幸西蜀，车驾回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者，因临流濯弄，沙中得之。自后夜中必有光彩，辉焕一室。上皇还京，为小黄门私窃，以遗李辅国，常致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如有声，开而视之，已亡所在。人有诗曰：“圣运潜符瑞玉龙，自兴云雨更无踪。不如渭水沙中得，争保銮舆复九重。”出《神异录》。

狄惟谦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斂。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金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初甚难之。既而敦请，主帅遂亲往迓焉。巫者唯唯，乃具车舆，列幡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罄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士庶云集，期满无征。又曰：“灾沴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悖然而詈曰：“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乃谢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饒耳。”于是宿戒左右：“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

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馔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砂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士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瘳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乃赐钱五十万。出《剧谈录》。

子朗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俦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出《北梦琐言》。

风

秦始皇

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风。博士云：“尧女舜妻葬于此。”始皇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莽

王莽地皇四年，大风，毁路堂。其年，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守昆阳，光武起兵南阳，至昆阳，败之。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湍川盛溢。寻、邑乘死人而渡，王寻见杀，军人皆散走。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贾谧

西晋八年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幽废，死于许昌。三子幽于金墉，杀太子母谢氏，丧还洛，又大风雷电，帷盖风裂。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华

西晋永康元年，大风，飞石沙折木。其年四月，张华舍，风飘起折木，飞缯轴六七枚。是月，赵王伦矫制废贾后，害张华、裴頠等。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曜

前赵刘曜，葬父母，费用亿计。发掘古墓，暴骸骨原野，哭声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散，发父寝堂于外垣五十余步。松柏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为石勒所擒。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裔

东晋成帝时，刘裔镇守浔阳。有回风从东来，入裔船中，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术人戴洋曰：“有刀兵死丧之乱。”顷为郭默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羨之

宋徐羨之，文帝初，任扬州。有飘风起自西门，须臾合，直至厅事，绕帽及席，径造西际。寻而羨之为文帝所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世隆

宋孝武时，柳太尉世隆，乘车行还。于庭中洗车，有大风从门而

入，直来冲车有声，车盖覆向天。是年，明帝立，合门被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崔惠景

宋崔惠景围台城，有五色幡，风吹，飞在云中，半日乃下。众见惊异，相谓曰：“幡者事当翻覆。”数日而惠景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许世宗

北齐北海王许世宗，时转为录尚书，拜命。其夜暴风震雷，拔庭中桐树六十围者，倒立本处。识者知其不终，竟为高肇所谮，旬日处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徐妃

梁元帝妃徐妃，初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电，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妃竟以淫秽自杀。不中之应。出《广古今五行记》。

李密

隋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于巩县南设坛，刑白马祭天，称魏公，置僚佐。改元升坛时，黑风从西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左右僚属，皆倒于坛下。沙尘暗天，咫尺不相见，良久乃息。贼军恶之，俄而密败。出《广古今五行记》。

虹

夏世隆

故越王无诸旧宫上，有大杉树，空中，可坐十余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宫。因雨霁欲暮，断虹饮于宫池，渐渐缩小，化为男子，著黄赤紫之间衣而入树，良久不出。世隆怪异，乃召邻之年少十数人，往视之，见男子为大赤蛇盘绕。众惧不敢逼，而少年遥掷瓦砾。闻树中有声极异，如妇人之哭。须臾，云雾不相见，又闻隐隐如远雷之响。俄有一彩龙，与赤鹄飞去。及晓，世隆往观之。见树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归，有火生树中，树焚荡尽。吴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出《东甌后记》。

陈济妻

庐陵巴丘人陈济，为州吏。其妇秦在家，一丈夫长大端正，著绛碧袍，衫色炫耀，来从之。后常相期于一山涧，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积年。村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至水侧，丈夫有金瓶，引水共饮，后遂有身。生儿如人，多肉。济假还，秦惧见之，内于盆中。丈夫云：“儿小，未可得我去。”自衣，即以绛囊盛。时出与乳之时，辄风雨，邻人见虹下其庭。丈夫复少时来，将儿去，人见二虹出其家。数年而来省母。后秦适田，见二虹于涧，畏之。须臾，见丈夫云：“是我，无所畏。”从此乃绝。出《神异录》。

薛愿

东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鬲，喙响便竭。愿挾酒灌之，随投随竭，乃吐金满器，于是日益隆富。出《文枢镜要》。

刘义庆

宋长沙王道邻子义庆，在广陵卧疾。食粥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饮其粥。义庆掷器于阶，遂作风雨声，振于庭户，良久不见。出《独异志》。

首阳山

后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有樵人阳万，于岭下见之。良久，化为女子，年如十六七。异之，问不言。乃告蒲津戍将宇文显，取之以闻。明帝召入宫，见其容貌姝美。问云：“我天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色甚难。复令左右拥抱，声如钟磬，化为虹而上天。出《八庙穷经录》。

韦皋

唐宰相韦皋，镇蜀。尝与宾客从事十余人，宴郡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于筵。韦与宾偕悸而退，吸其食饮且尽。首似驴，霏然若晴霞状，红碧相霭。虚空五色，四视左右，久而方去。公惧且恶之，遂罢宴。时故河南少尹豆卢署，客于蜀，亦列坐。因起曰：“公何为色忧乎？”曰：“吾闻虹蜺者，妖沴之气。今宴方酣而沴气止吾筵，岂非怪之甚者乎？吾窃惧此。”署曰：“真天下祥符也，固不为人之怪耳。夫虹蜺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理宜然矣。公正人也，是宜为庆为祥。敢以前贺。”于是具以帛书其语而献，公览而喜。后旬余，有诏就拜中书令。出《祥验集》。

卷第三百九十七 山溪附

山

玉笥山 大翻山 山精 石鸡山 新丰山

庆山 瓮峰 夸父山 插灶 河山石斛

终南乳洞 古铁^𨮒崖山 圣钟山 嵩梁山

石鼓山 射的山 怪山 鸣铙山 赣台

上霄峰 麦积山 斗山观 大竹路

溪

溪毒

山

玉笥山

汉武帝好仙，于玉笥山顶上，置降真坛大还丹灶。道士昼夜祈祷，天感其诚，乃降白玉笥，置坛上。武帝遣使取之，至其坛侧，飘风大震，卷玉笥而去。因此则为玉笥山焉。出《玉笥山录》。

大翻山

上郡人王次仲，少有异志，变仓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烦多，以次仲所易文，简便于事，因而召之，凡三征不致。次仲怀道履真，穷数术之妙。始皇怒其不恭，令槛车送之，次仲行次。忽化为大鸟，出车外，翻飞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峰峦有大翻小翻之名矣。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北六十里，有大翻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庙东有温汤水口，温汤疗治万病。泉所发之麓，俗谓之土亭山。北水热甚诸汤，疗病者，要须别消息用之。出《水经》。

山精

吴天门张盖，冬月，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庵，似寝息处，而无烟火。有顷，见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死猿。盖与语不应，因将归，闭空屋中。十余日，复送故处。

又孙皓时，临海得毛人。《山海经》云：“山精如人，面有毛。”此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后，喜来犯人。其名蛟，知而呼之，即当自却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浑。

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

又或如龙，有五赤色角，名曰飞龙。见之，皆可呼其名，不敢为害。《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出《异苑》。

石鸡山

晋永嘉之乱，宜阳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为长沙贼所掳。时娥负器出汲于溪，还见塙壁已破，殆不胜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去溪边。将杀之际，有大山石壁，娥仰呼皇天：“山灵有神不，我为何罪？”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溪为娥潭。出《幽明录》。

新丰山

唐高宗朝，新丰出山，高二百尺，有神池，深四十尺。水中有黄龙现，吐宝珠，浮出大如拳，山中有鼓鸣。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出《广德神异录》。

庆山

昭应庆山，长安中，亦不知从何飞来。夜过，闻有声如雷，疾若奔，黄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南。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出《传载》。

瓮峰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玄宗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外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出《开天传信记》。

夸父山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出《朝野僉载》。

插灶

荆州有空舂峡，绝崖壁立数百丈，飞鸟不栖。有一火炷，插在崖间，望见可长数尺。传云：洪水时，行舟者泊纛于此，余炷插之，至今犹曰插灶。出《洽闻记》。

河山石斛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铸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出《酉阳杂俎》。

终南乳洞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出《酉阳杂俎》。

古铁锁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臂，绕其峰再浹。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于此。出《酉阳杂俎》。

崖山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出《酉阳杂俎》。

圣钟山

黎州圣钟山，古老传此山有钟，闻其声而形不见。南诏犯境，钟则预鸣。唐天宝、大和、咸通、乾符之载，群蛮来寇，皆有征也。昔有名僧讲《大乘经论》，钟亦震焉。乾宁中，刺史张惠安请门僧京师右街净众寺惠维讲《妙法莲花经》一遍，此钟频鸣，如人扣击，知向所传者不谬矣。出《黎州图经》。

嵩梁山

澧州嵩梁山，今名石门。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高三百丈。角上生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出《十道记》。

石鼓山

歙州石鼓山，有石如鼓形，又有石人石驴。俗传石鼓鸣，则驴鸣人哭，而县官不利。后凿破其鼓，遂不复鸣。出《歙州图经》。

射的山

孔晔《会稽记》云：“射的山，远望的的，有如射侯，故曰射的。南有石室，可方丈，谓之射室。传云：‘羽人所游憩，土人常以此占谷贵贱。’谚云：‘射的白，米斛一百；射的玄，米斛一千。’”孔灵符《会稽记》云：“射的石水数十丈，其清见底。其西有山，上参烟云。半岭石室，曰仙人射堂。水东高岩临潭有石的，形甚员明，视之

如镜。”又《会稽录》云：“仙人常射如此，使白鹤取箭，北有石帆壁立。”出《洽闻记》。

怪山

会稽山阴郭中，有怪山，世传本琅琊东武山。时天夜雨晦冥，旦而见在此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出《广古今五行记》。

鸣饶山

鸣饶山，萧子开《建安记》云：“一名大戈山，越王无诸，乘象辂，大将军乘。鸣饶载旗，畋猎登于此山。”古老传：天欲雨，其山即有音乐声也。出《建州国经》。

赣台

虔州赣台县东南三百六十三里。《南康记》云：“山上有台，方广数丈，有自然霞，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声，即山都木客，为其舞唱。”出《十道记》。

上霄峰

补阙熊皎云：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出《玉堂闲话》。

麦积山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

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龕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龕室佛像。功毕，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犍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龕，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培楼。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时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出《玉堂闲话》。

斗山观

汉乾祐中，翰林学士王仁裕云：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于斗底，故号之。薜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岁，于斯为节度判官，尝以片板题诗于观曰：“霞衣欲举醉陶陶，公昉一家饮八百洗疮，一家酒醉而上升。不觉全家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旧说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与严真观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谒严真观，见斗山诗碑在焉。诘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说者无不异之。出《玉堂闲话》。

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纆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出《玉堂闲话》。

溪

溪毒

江南间有溪毒，疾发时，如重伤寒。识之者，取小笔管，内于鼻中，以指弹之三五下，即出墨血，良久疾愈。不然，即致卒矣。出《录异记》。

卷第三百九十八 石坡沙附

石

黄石 马肝石 石鼓 采石 青石

石文 石连理 太白精 古铁铍 走石

石桥 石磨 釜濑 石鱼 坠石

立石 孤石 网石 卵石 卧石

僧化 陨石 目岩 石驼 石柱

石响 石女 藏珠石 化石 松化

自然石 热石 犬吠石 瓮形石 三石

人石 金蚕

坡沙

飞坡 鸣沙

石

黄石

帝尧时，有五星自天而陨。一是土之精，坠于谷城山下。其精化为圯桥老人，以兵书授张子房。云：“读此当为帝王师，后求我于谷城山下，黄石是也。”子房佐汉功成，求于谷城山下，果得黄石焉。子房隐于商山，从四皓学道。其家葬其衣冠黄石焉。古者常见墓上黄气高数十丈。后赤眉所发，不见其尸，黄石亦失，其气自绝。出《录异记》。

马肝石

元鼎五年，鄧支国贡马肝石百斤。长以水银养，内于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国人长四尺，唯饵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马肝。舂碎之，以和九转丹，吞之一丸，弥年不饥渴。以之拭发，白者皆黑。帝尝坐群臣于甘泉殿，有发白者，以此拭之，应手皆黑。是时公卿语曰：“不用作方伯，唯愿拭马肝石。”此石酷烈，不杂丹砂，唯可近发。出《洞冥记》。

石鼓

吴郡临江半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武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出《录异记》。

采石

石季龙立河桥于云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工五百余万，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腾上津所。楼殿倾坏，压死者百余人。出《录异记》。

青石

唐显庆四年，渔人于江中网得一青石，长四尺，阔九寸，其色光润，异于众石。悬而击之，鸣声清越，行者闻之，莫不驻足。都督滕王表送，纳瑞府。出《豫章记》。

石文

昌松瑞石文，初李袭誉为凉州刺史，奏昌松有瑞石，自然成字。凡千一十字。其略曰，高皇海宇字李九王八千太平天子李世王千年太子治书燕山人士国主尚任谔奖文通千古大王五王七王十王凤手才子武文贞观昌大圣四上下万古忠孝为喜，勅礼部郎中柳惔，驰驿检覆，并同所奏。出《录异记》。

石连理

永昌年中，台州司马孟诜奏：“临海水下冯义，得石连理树三株，皆白石。”出《洽闻记》。

太白精

金星之精，坠于中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其精化为白石，状如玉美，时有紫气覆之。天宝中，玄宗立玄元庙于长安大宁里临淄旧邸，欲塑玄元像。梦神人曰：“太白北谷中有玉石，可取而琢之，

紫气见处是也。”翌日，令使入谷求之。山下人云：“旬日来，尝有紫气，连日不散。”果于其下掘获玉石，琢为玄元像，高二丈许，又为二真人二侍童，及李林甫、陈希烈之形，高六尺已来。出《录异记》。

古铁铍

天宝中，玄宗以三门河道险厄，漕转艰阻，乃令旁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余万，又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凿坚石。匠人于坚石之下，得古铁铍，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两字，皆篆文也。玄宗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出《开天传信记》。

走石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执锄，赶至止所，其石高二丈。出《朝野僉载》。

石桥

赵州石桥甚工，磨垆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出《朝野僉载》。

石磨

吴兴故彰县东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竖一石，可高百余丈，至青而团，如两间屋大。四面斗绝，仰之于云外，无登陟之理。其上复有盘石，正员如车盖，恒转如磨，声若风雨，土人号为石磨。转驶则年丰，迟则岁俭。欲知岁之丰俭，以石磨候之，无差焉。出《续齐谐记》。

釜濑

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实中耳。出《酉阳杂俎》。

石鱼

衡阳相乡县，有石鱼山，山石黑，色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焉，长数寸，烧之作鱼腥。出《酉阳杂俎》。

坠石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尝入山采药，暴风雨，避于桤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晴朗。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其上平齐如削，中有窍，其下渐阔而员，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左小缺。色理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无言。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已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出《酉阳杂俎》。

立石

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出《酉阳杂俎》。

孤石

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出《酉阳杂俎》。

网石

于季有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渔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觉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司封员外入蜀时，亲睹其事。出《酉阳杂俎》。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尝闲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划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出《酉阳杂俎》。

卧石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使祭而举之，小雨小举之，大雨大举之。相传此石忽见如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出《酉阳杂俎》。

僧化

天台僧，乾符中，自台山之东临海县界，得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山十许里。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市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啖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穴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海滨矣。出《录异记》。

陨石

唐天复十年庚午夏，洪州陨石于越王山下昭仙观前，有声如雷，光彩五色，阔十丈。袁吉江洪四州之界，皆见光闻声。观前五色烟雾，经月而散。有石长七八尺，围三丈余，清碧如玉，堕于地上。节度使刘威命舁入昭仙观内，设斋祈谢。七日之内，石稍小，长三尺；又斋数日，石长尺余；今只有七八寸，留在观内。出《录异记》。

目岩

平乐县有山，林石岩间，有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曰目岩。出《荆州记》。

石驼

于阗国北五日行，又有山，山上石骆驼溺水，滴下，以金银等器承之，皆漏。人掌亦漏，唯瓠取不漏。或执之，令人身臭，皮毛改。出《洽闻记》。

石柱

劫比他国，中天竺之属国也。有石柱，高七十尺，绀色有光。或观其身，随其罪福，悉见影中见之。出《洽闻记》。

石响

南岳岫嵎峰，有响石，呼唤则应，如人共语，而不可解也。南州南河县东南三十里，丹溪之曲，有响石，高三丈五尺，阔二丈，状如卧兽。人呼之应，笑亦应之，块然独处，亦号曰独石也。出《洽闻记》。

石女

桂阳有贞女峡，传云，秦世数女，取螺于此，遇雨，一女化为石人。今石人形高七尺，状似女子。出《玉歆始兴记》。

藏珠石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沱江之南。小山下有十余枚，如流星往来，或聚或散，石上常有光景。相传云，珠藏于此，乃无价宝也。或有见者，密认其处，寻求不得。出《录异记》。

化石

会稽进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为书镇焉。偶有蛇集其上，驱之不去，视以化为石。求他虫试之，随亦化石。壳落坚重，与石无异。出《录异记》。

松化

婺州永康县山亭中，有枯松树，因断之，误堕水中，化为石。取未化者，试于水中，随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干及皮，与松无异，且坚劲。有未化者数段，相兼留之，以旌异物。出《录异记》。

自然石

洪州建昌县界田中，有自然石碑石人及石龟，散在地中，莫知其数。皆如镌琢之状，而无文字。石人多倒卧者，时有立者。又云，侧近有石井，深而无水。有好事者，持火入其中，旁有横道，莫知远近，道侧亦皆是石人焉。出《录异记》。

热石

新北市是景云观旧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础。人或坐之蹋之，逡巡如火烧。应心烦热，因便成疾，往往致死。或云，若聚火烧此石吼，即瞿塘山吼而水沸，古老相传耳。又蜀州晋原县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径二尺已来，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东边者，坐即灵者；西边者，与诸石无异。色并带青白也。出《录异记》。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出《稽神录》。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县令，后连带古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与家人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讫无所得。出《稽神录》。

三石

处州石人山，在泥水口，近有三石，形甚似人。居中者为君，左曰夫人，右曰女郎。出邓德明《南康记》。

人石

昔有夫妻二人，将儿入山猎，其父落崖，妻子将下救之，并变为三石，因以为人石。出《周地图记》。

金蚕

右千牛兵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员石，如毯形，式如砭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下蜀，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蛱还钱事。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畜之，则宝货自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出《稽神录》。

坡沙

飞坡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垄，依然仍旧。出《朝野僉载》。

鸣沙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铨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无复有声。出《国史异纂》。

卷第三百九十九 水井附

水

帝神女 刘子光 益水 酿川 石脂水

元街泉 铜车 神牛泉 燕原池 丹水

陆鸿渐 零水 龙门 漏泽两出 重水

湘水 瀑水 仙池 渝州滩 清潭

驱山铎

井

乌山龟 绿珠井 临沅井 火井 盐井

御井 王迪 贾耽 八角井 李德裕

永兴坊百姓 独孤叔牙 柴都 濠州井 鸡井

军井 金华令

水

帝神女

《山海经》：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云：天帝之二女，处江为神。《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离骚》所谓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图玉板》云，尧之二女，为舜之妃，死葬于此。冢在县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原缺出处，今见郭璞注《山海经》卷五。

刘子光

汉刘子光西征，遇山而渴，无水。子光在山南，见一石人，问之曰：“何处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剑斩石人，须臾，穷山水出。出《独异记》。

益水

益阳县在长沙郡界，益水在其阳。县治东望，时见长沙城隍。人马形色，悉可审辨。或停览瞩，移晷乃渐散灭。县去长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里绝表显，将是山岳炳灵，冥像所传者乎！昔光武中元元年，封太山，禅梁父。是日，山灵炳象，构成宫室。昔汉武帝遣方士徐宣浮海采药，于波中，见汉家楼观参差，宛然备瞩，公侯弟宅皆满目。班超在浑耶国，平坦，云霞鲜明，见天际宫阙，馆宇严列，侍臣左右，悉汉家也。如斯之类，难可审论。出《录异记》。

酿川

沈酿川者，汉郑弘，灵帝时为乡啬夫。从宦入京，未至，夜宿于此。逢故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沽酒无处，情抱不申，乃投钱于水中而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出《博物志》。

石脂水

高奴县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出《酉阳杂俎》。

元街泉

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随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出《酉阳杂俎》。

铜车

荆之清水宛口旁，义熙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见岸侧有钱，出于流沙，因竞取之。手满置地，随复流去。乃以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铜牛牵车之势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内黄锐。时沈敞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出《酉阳杂俎》。

神牛泉

魏《土地记》曰：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山在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耆旧云，山下亦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降，下导九十九泉，饮

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导九十九泉，积以成川，西南流。出《水经》。

燕原池

燕原山天池，与桑乾泉通。后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此池放之。后与桑乾原得穿鱼，犹为不信。又以金缕拖羊箭射着此大鱼，久之，又与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岚州静乐县东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祁连汭。出《洽闻记》。

丹水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出《国史异纂》。

陆鸿渐

元和九年春，张又新始成名，与同恩生期于荐福寺。又新与李德裕先至，憩西廊僧玄鉴室。会才有楚僧至，置囊而息，囊有数编书。又新偶抽一通览焉，文细密，皆杂记，卷末又题云“煮水记”。太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遇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赴郡。抵扬子驿中，将食，李曰：“陆君善茶，盖天下闻，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信谨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取水，陆洁器以俟。俄水至，陆以杓扬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者。”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人，敢给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贲至岸，舟荡半，惧其鲜，挹岸水以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欺乎！”李大惊赏，从者数十辈，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此，所经历之

处，水之优劣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口占而次第之。出《水经》。

零水

赞皇公李德裕，博达士。居廊庙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零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止石城下，方忆，乃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叹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隐也。出《中朝故事》。

龙门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木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埽，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出《国史补》。

漏泽

漏泽，据酈元注《水经》云，姚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绿水泓澄。凡三大泽，曲际有阜，俗谓之妨亭。侧有三石穴，广员三尺，而有通否，水自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竭陂泽中矣。左右居人，识其将漏，预以水为曲拔物障穴口，鱼鳖异鳞，不可胜载矣。今按此泽漏，凡穴区别，所谓车箱漏、鼓漏、土漏、鸡漏、猪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居人知之，不过三日之中俱尽。在今兖州泗水县治东七十里。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七闽记》。

又

兗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曰，必具车乘及驴驼，竞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出《玉堂闲话》。

重水

凡物有水，水由土地。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纹彩焕发。郑人荥水酿酒，近邑水重。斤两与远郊数倍。出《国史补》。

湘水

湘水至清，深五六丈，下见底，碎石若橈蒲子，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出罗含《湘川记》。

暴雨

青城山，因滞雨崖崩，暴雨大至，在丈人观后，高百余丈，殿当其下，将忧摧坏。俄有坠石如岸，堰水向东，竟免漂陷。观中常汲溪水，以供日食，甚以为劳。自此暴雨出处，常有流泉，直注厨内，其味甘香，冬夏不绝。出《录异志》。

仙池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其池周回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者，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

表其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出《渝州图经》。

渝州滩

渝州城滩，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县东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腾，乍停乍发，多覆舟之患。古老传，昔有仙居和来为巴州刺史，过此滩舟翻，溺水而死。和女与兄途行，女有两儿，方稚齿，乃分金珠作二锦囊，纓致儿颈。然后乘船至父没处，叫声投水，凡六日。与兄梦云：“二十一日，与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滩侧。出《渝州图经》。

清潭

新康县西百里，有清潭，在章浦。溪源极深，常有白龙藏此中。天旱，令人取猪羊粪掷潭中，即有大雨暴雨。至今有验。出《录异记》。

驱山铎

宜春界钟山，有峡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环澄澈，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铎。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沉舟落水。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出《玉堂闲话》。

井

乌山龟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堆于函傍。复掘三丈，遇磐石，下有水流犹湖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驶。俄有一船，触石而至。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子义之船。”出《酉阳杂俎》。

绿珠井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水者，诞女必多美丽。里间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迨后虽时有产女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全。异哉！州界有一流水，出自双角山，合容州畔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村，村盖取美人生当名矣。出《岭表录异》。

临沅井

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名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后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朱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饵炼丹砂而服之乎！出《抱朴子》。

火井

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蜀都者，时以竹板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热，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后人以家烛火投井中，即灭息，至今不复然也。出《博物志》。

盐井

陵州盐井，后汉仙者沛国张道陵之所开凿。周回四丈，深五百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岁通天二年，右补阙郭文简奏卖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万贯。百姓贪其利，人用失业。井上又有玉女庙。古老传云，比十二玉女，尝与张道陵指地开井，遂奉以为神。又俗称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秽污。曾有汲水，误以火坠，即吼沸涌。烟气冲上，溅泥漂石，甚为可畏。或云，泉脉通东海，时有败船木浮出。出《陵州图经》。

御井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井，地卑水柔，宜用濯。开元中，以骆驼数十，驮入大内，以给六宫。出《国史补》。

王迪

唐贞元十四年，春三月，寿州随军王迪家井，忽然沸溢，十日又竭。见井底有声，如婴儿之声。至四月，兄弟二人盲，又一人死。家事狼狈之应验。出《祥异集验》。

贾耽

贾耽在滑台城北，命凿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人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问之，曰：“吾是井大夫也。”出《玉泉子》。

八角井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承水。误坠井，经月余，碗出于渭河。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中书，常饮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致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虽布素，皆引接。僧谒德裕曰：“相公在位，昆虫遂性，万汇得所。水递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感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颌颐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欲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有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真荒唐也。”僧曰：“相公但取此井水。”曰：“井在何坊曲？”曰：“在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德裕以惠山一罍，昊天一罍，杂以八缶一类，都十缶，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寺与昊天，余八乃同味。德裕大奇之，当时停其水递，人不告劳，浮议弭焉。出《芝田录》。

永兴坊百姓

唐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似隔壁。井匠惧，不敢扰。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章程。三十七岁，因地中井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状。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出《酉阳杂俎》。

独孤叔牙

独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搅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处，辄生黄菌。出《酉阳杂俎》。

柴都

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夏时，雹从井中出，出则败五谷。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则雹为患。故号柴都。出《郭氏玄中记》。

濠州井

戊子岁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浚之。有工人父子应募者，其子先入，倚锺而卒。其父遽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啗。出《稽神录》。

鸡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者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息，井中唯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出《稽神录》。

军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淀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缒我，我急引绳，即亟出之。”既入久之，忽引绳甚急，即出之，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业，使填此井。出《稽神录》。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卮，顷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篁缒石以测之，数十丈乃及底。黏一新捻头而上，与人间常食者，无少异也。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 宝一金上

金 翁仲儒 霍光 陈爵 苻坚

零都县人 何文 侯邈 成弼 玄金

邹骆驼 裴谈 牛氏僮 宇文进 苏遏

韦思玄 李员 虞乡道士 赵怀正 金蛇

金

西方日官之外，有山焉，其长十余里，广二三里，高百余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余，皆纯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银；又入一丈，有锡；又入一丈，有铅；又入一丈，有丹阳铜。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也。《淮南子》术曰：“饵丹阳之为金也。”出《神异经》。

翁仲儒

汉时，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于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出《神异经》。

霍光

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铰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皇飞去，莫如所，至晓乃还，守车人亦见之。南郡黄君仲，于北山罗鸟，得一小凤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车辖上凤皇，常夜飞去，晓则俱还。今晓不还，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倏然飞去。帝使人寻之，直入光家，至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之。故嵇康《游仙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是也。出《续齐谐记》。

陈爵

汉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有湖，皖氏小儿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已上，相与钓于湖涯。挺先钓，爵往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归取竿纶，去挺三十步所，见湖涯有酒樽，色正黄，没水。爵以为铜也，涉取之，滑重不能举。挺望见，共取之，竟不能得。人入深渊中流，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爵父国故吏，字君贤，惊曰：“安得此？”爵言其状。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到金处，水中尚多。贤自涉水掇取，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贤言于相，相言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裕躬奉献，且言得金状。出《论衡》。

苻坚

前秦苻坚建元五年，长安樵人于城南见金鼎，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城，化为铜鼎。出《异苑》。

零都县人

南康雩都县，跨江南出，去县三里，名梦口。有穴，状如石室。旧传尝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之辄形入穴中，因号此石为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著穴上石，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间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盘酒。食讫，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内，径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出《述异记》。

何文

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出《列异传》。

侯遼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遼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广石，皆大如斗。遼爱之，收藏于书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遼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别墅。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馔。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坐于席末。遽怒而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记忆乎？”尽取遽妓妾十余人，投之书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遽令苍头驰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遽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之妾游行，俚从极多，见遽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出《玄怪录》。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至此，无德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蓺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入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

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出《广异记》。

玄金

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隐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尺。出《酉阳杂俎》。

邹骆驼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湫其饼，驼苦之。乃将犂刷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附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出《朝野僉载》。

裴谈

裴谈为怀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见山穴开，有黄金焉，可数间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铤，皆长尺余。因以石塞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则迷其处。樵者颇谙山谷，即于洛城怀州，造开石物锤凿数车。州有崔司户，知而助之。将往开，而谈妻有疾，请道家奏章请命。奏章道士忽传天帝诏曰：“帝诏语裴谈，吾太行山天藏开，比有樵夫见之，吾已遗金五铤，命其闭塞。而愚人贪得，重求不获，乃兴恶。将开吾藏，已造锤凿数车。若开不休，或中吾伏藏。此若开锤凿，此州人且死尽，深无所益。此州崔司户，与其同心，但诣崔验之，自当有见。急止之，汝妻疾自当瘳矣。”谈大异之，即召崔子问故，果符所言。乃没其开石具而禁止之，妻寻有间。出《纪闻》。

牛氏僮

牛肃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出家童二户守之。开元二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质于裴氏。齿牙为疾，昼卧厩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汤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惊顾，不见人而又寝。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岂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丛，掘其根。根转壮大，入地三尺，忽得大砖，有铭焉。揭砖已下，有铜钵斗，于其中尽黄金铤，丹砂杂其中。安不知书，既藏金，则以砖铭示村人杨之侃。留铭示人，而不告之。铭曰：砖下黄金五百两，至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贼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泽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图之南，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两，亦此人得之。诸人既见铭，道路喧闻于裴氏子。问小安，且诘，执鞭之，终不言。于是拷讯，万端不对，拘而闭诸室。会有画工来访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诱问之，画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于人处，用钱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故来更市。”张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示之。安曰：“掘得铭后，下得数金丹砂，今无遗矣。”金宝不得，则又加捶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会裴氏苍头，自太原赴河内，遇小安于泽州。小安邀至市，酒饮酣招去。意者小安便取泽之金乎！及苍头至裴言之，方悟。出《纪录》。

宇文进

夏县令宇文泰犹子进，尝于田间得一昆仑子，洗拭之，乃黄金也。因宝持之。数载后，财货充溢，家族蕃昌。后一夕失之，而产业耗败矣。出《纪闻》。

苏遏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其舍宇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恹恹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已后，未寝，出于堂，彷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没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锬之具，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以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然修德亦可攘之。”沉吟未决，至夜，又叹息不定，其烂木忽语曰：“何不改名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傥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许之。明辰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价修葺，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其宅更无事。出《博异志》。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倏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穷无所归。闻先

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臃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僮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诸客甚异之，因是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征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出《宣室志》。

李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音阒，员且惊且异。朝日，命家僮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令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浹阳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

金，随光而出，环绕醺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赵怀正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大和三年，妻贺，常以女工致饷。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则无所觉。赵枕辄复旧，或喧悸不得眠。其子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是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岁余，赵病死。妻令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其模似预曾勘入，无丝发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指。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贺今住洛惠节坊，段成式家人雇其纫针，亲见其说。出《酉阳杂俎》。

金蛇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则自宝库中出，游于阶陛间，光明照耀，不可擒获。宫人掷珊瑚玦以击之，遂并玦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库内，得黄金蛇而玦贯其首。上熟视之：“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视额下，有“阿𡵓”字。上赧然曰：“果不失朕所疑，阿𡵓即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璃连环，系蛇于玉毳之前足。其后竟不复有所见，以毳食蛇也。出《杜阳杂编》。

卷第四百一 宝二金玉附

金下水银附

张珽 龚播 宜春郡民 张彦 康氏

豫章人 陈濬 建安村人 蔡彦卿

水银

吕生

玉

沈攸之 玉龙 江严 唐玄宗 五色玉

玉辟邪 软玉鞭 玉猪子

金下

张珽

咸通末年，张珽自徐之长安，至圃田东，时于大树下。俄顷，有三书生继来，环坐。珽因问之。一书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

来，欲一游龙门山耳。”乃共闲论。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龙门山，经于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于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谒之。”珽因亦同行。

至路北一二里，果见一宅，甚荒毁。既叩门，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见象之颇喜。问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张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乡之书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设酒饌，其所设甚陈故。儒服子谓象之曰：“黄家弟兄将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虽诸黄齿长，又将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会，正可尽欢，诸君何至亟预人家事，波及我孙耶？”珽性素刚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问之曰：“我偶与二三子会于一树下，又携我至此，适见高论，我实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谁也？且君辈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惧，但实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将乱东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问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树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郑适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复遇郑适，今诣之。君是生人，当怯我辈；既君不怯，故聊得从容耳。”珽又问曰：“郑秀才既与我同科，奚不语耶？”郑适曰：“某适思得诗一首以赠。”诗曰：“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珽览诗怆然，叹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犹化精，人不复化。”

象之辈三人，皆闻此叹，怒而出，适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门外回顾，已见一坏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剑击之。金玉精皆中剑而踣，唯枯树精走疾。追击不及，遂回，反见一故玉带及一金杯在路傍。珽拾得之，长安货之，了无别异焉矣。出《潇湘录》。

龚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甚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济急。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风而济之，至则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出《河东记》。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忻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妯，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无比。出《玉堂闲话》。

张彦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于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堂，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篋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出《北梦琐言》。

康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赁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叱之乃走。如舍西，踣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路左忽有钱五千、羊半边、尊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必获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长，遂为富人。有李浚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出《稽神录》。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发之，得金人十二头，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数款精丽，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戎将劫取之。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陈濬

江南陈濬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宿，舍之厅事。夜间，闻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卧于壁下，乃银人也；黄衣不复见矣。自是致富。出《稽神录》。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经舍南大冢。冢傍恒有一黄衣儿，与之较力为戏。其主迟之，奴以实告，覘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踣，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自是富。出《稽神录》。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方舞，即击之堕地，乃白金一瓶。复掘地，获银千两。遂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水银

吕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姬，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姬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

明日，生独寤于室，又见其姬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姬忽上榻以臂搯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姬忽上榻，复以臂搯

生。生遽觉一身尽凜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姬，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姬，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姬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姬，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姬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

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姬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姬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姬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姬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姬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悟其姬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出《宣室志》。

玉

沈攸之

宋顺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蹀躞惊嘶，如似见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

言，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怪。检内人，唯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丝绳穿之。至夜，辄脱置枕边，至夜有时失去，晓时则还。试取看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玉龙

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出声如琴瑟，水尽乃止。出《酉阳杂俎》。

江严

江严于富春县清泉山，遥见一美女，紫衣而歌。严就之，数十步，女遂隐，唯见所据石。如此数四，乃得一紫玉，广一尺。又邳浪于九田山见鸟，状如鸡，色赤，鸣如吹笙。射之中，即入穴。浪遂凿石，得一赤玉，如鸟形状也。出《列异传》。

唐玄宗

唐天后尝召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襦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

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蹕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出《明皇杂录》。

五色玉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上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此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林甫赞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二千人及其珠玕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矣。行数百里，忽惊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命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水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消释，众尸亦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玉辟邪

肃宗赐李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闻数百步，虽鏤之于金函石柜中，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芬馥经年，纵瀚濯数四，亦不消歇，辅国常置之坐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一则大笑，一则悲号，辅国惊愕失据。而輶然者不已，悲号者更涕泣交下。辅国恶其怪，遂碎之为粉，没于厕中，自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安邑里，芬馥弥月犹在。盖春之为粉，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始碎辟邪。辅国嬖奴慕容宫，知异常物，隐

屑二合。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十万买之。而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冲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之所蓄也。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识。夏即于堂中设迎凉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于杉。虽若干枯，未尝凋落。盛暑束之窗户间，凉自至。凤首木高一尺，而凋刻如鸾凤之形，其木颇似枯槁，故毛羽秃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于高堂大厦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故别名曰常春木。纵以烈火焚之，终不焦黑。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十洲记》云：火林国出也。出《杜阳杂编》。

软玉鞭

德宗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中获玉鞭。其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也。瑞妍节文，光明可鉴，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首尾相就，舒之则径直如绳。虽以斧钺锻斫，终不伤缺。德宗叹为神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蚕丝为鞘。碧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也。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亦连延十数里，小者亦荫百亩。其上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反撚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虽并十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弦，鬼神愁，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于内府。至朱泚犯禁阙，其鞭不知所在。出《杜阳杂编》。

玉猪子

执金吾陆大钧，从子某，其妻常夜寝中，闻有物啾啾斗声。既觉，于枕下揽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猪子也。大数寸，状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宝之。自此财货日增，家转蕃衍，有求必遂，名位迁腾，如此二十年。一夕忽失所在，而陆氏亦不昌矣。出《纪闻列异》。

卷第四百二 宝三

隋侯 燕昭王 汉高后 后汉章帝 梁武帝

火珠 鲸鱼目 珠池 少城珠 青泥珠

径寸珠 宝珠 水珠 李勉 李灌

上清珠 守船者 严生 张文规 卫庆

鬻饼胡

隋侯

隋侯行，见大蛇被伤而治之，后衔珠以报。其珠径寸，纯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出《搜神记》。

燕昭王

燕昭王坐握日台，时有黑鸟白颈，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悬照于云日，百神不能隐其精灵。此珠出阴泉之底，泉在寒山之北，圆水之中，言波澜常圆转而流。有黑蚌，飞翔而来去于五山。黄帝、务成子游寒山，得黑蚌在高坐之上，故知验矣。昭王时，其国来献。王取宝璋水，洗其泥沙而叹曰：“悬日月已来，见黑蚌生珠，已八九千回。”此蚌千岁一生，珠渐轻细。昭王常

怀握此珠，当盛暑之月，体自轻凉。号曰“销暑招凉珠”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高后

汉高后时，下书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会稽市贩珠，乃献之。赐金百斤。鲁元公主私以金七百斤，从仲求珠。复献四寸者。出《列仙传》。

后汉章帝

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明耀。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滨，大如鸡子，圆四寸八分。出《列仙传》。

梁武帝

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宝珠。梁武有喜色。虞寄上《瑞雨颂》。出《酉阳杂俎》。

火珠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于罗刹国得。”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出《国史异纂》。

鲸鱼目

南海有珠，即鲸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凡珠有龙珠，龙所吐也。蛇珠，蛇所吐也。南海俗云：“蛇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蛇珠贱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生男名珠儿。吴越间俗说：“明珠一斛，贵如玉者。”合浦有珠市。出《述异记》。

珠池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赋。耆旧传云：“太守贪则珠远去。”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干，谓之珠母。容桂率将脯烧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出《岭表录异》。

少城珠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太侈，焚之，合在此地。合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出《酉阳杂俎》。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颌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示百姓。额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

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剖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出《广异记》。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出《广异记》。

宝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

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抃，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

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水珠

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

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

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纪闻》。

李勉

司徒李勉，开元初，作尉浚仪。秩满，沿汴将游广陵。行及睢阳，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诣勉曰：“异乡子抱恙甚殆，思归江都。知公长者，愿托仁荫，皆异不劳而获护焉。”勉哀之，因命登舫，仍给饘粥。胡人极怀惭愧，因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计必有求吾来者。”不日，舟止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国内顷亡传国宝珠，募能获者，世家公相。吾炫其鉴而贪其位，因是去乡而来寻。近已得之，将归即富贵矣。其珠价当百万，吾惧怀宝越乡，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今将死矣。感公恩义，敬以相奉。”即抽刀决股，珠出而绝。勉遂资其衣衾，瘞于淮上。掩坎之际，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维扬，寓目旗亭。忽与群胡左右依随，因得言语相接。傍有胡雏，质貌肖逝者。勉即询访，果与逝者所叙契会。勉即究问事迹，乃亡胡之子。告瘞其所，胡雏号泣，发墓取而去。出《集异记》。

李灌

李灌者，不知何许人。性孤静，常次洪州建昌县。倚舟于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悯其将尽，以汤粥给之，数日而卒。临绝，指所卧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径寸，将酬其惠。”及死，毡有微光溢耀，灌取视得珠。买棺葬之，密以珠内胡口中，植木志墓。其后十年，复过旧邑。时杨凭为观察使，有外国符牒。以胡人死于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桎讯经年。灌因问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县寮，偕往郭墻伐树，树已合拱矣。发棺视死胡，貌如生，乃于口中探得一珠还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出《独异记》。

又《尚书故实》载兵部员外郎李约，葬一商胡，得珠以含之。与此二事略同。

上清珠

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耀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验也。出《酉阳杂俎》。

守船者

苏州华亭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守船者夜中雨过，忽见庙前光明如火，乃窥之。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或吞之。船者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掷之。此物惊

入草，光遗在地。前视之，乃一珠径寸，光耀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为人所见，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宝物怕秽，乃脱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后无人知者。至扬州胡店卖之，获数千缗。问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出《原化记》。

严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岷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囊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辨。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出《宣室志》。

张文规

张文规牧弘农日，捕获伐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问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某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县南山尧女冢，近亦曾闻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按验，即冢果有开处。旋获其盗，考讯与前言无异。及牵引其徒，称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后自京东出，过卢氏，复问邑中，具如所说。出《尚书故实》。

卫庆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堕，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陇亩中，若流星。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裹以缣囊，絨以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余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并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铿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璽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服，室已如悬磬矣。出《三水小牋》。

鬻饼胡

有举人在京城，邻居有鬻饼胡，无妻。数年，胡忽然病。生存问之，遗以汤药。既而不愈，临死告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本与一乡人约来相取，故久于此，不能别适。遇君哀念，无以奉答，其左臂中有珠，宝惜多年，今死无用矣，特此奉赠，死后乞为殓瘞。郎君得此，亦无用处，今人亦无别者。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既死，破其左臂，果得一珠。大如弹丸，不甚光泽。生为营葬讫，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胡见大惊曰：“郎君何得此宝珠？此非近所有，请问得处。”生因说之。胡乃泣曰：“此是某乡人也。本约同问此物，来时海上遇风，流转数国，故愆五六年。到此方欲追寻，不意已死。”遂求买之。生见珠不甚珍，但索五十万耳，胡依价酬之。生诘其所用之处，胡云：“汉人得法，取珠于海上，以油一石，煎二斗，其则削。以身入海不濡，龙神所畏，可以取宝。一

六度也。”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三 宝四杂宝上

马脑 犀 月镜 秦宝 珊瑚

四宝宫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宝鞭 犀导

玉清三宝 宝骨 紫^棘羯 紫贝 魏生

马脑

帝颡项时，丹丘之国献马脑瓮，以盛甘露。帝德所被，殊方入贡，以露充于厨也。马脑石类也，南方者为上。今善别者，马死则扣其脑而视。其色如血者，则日行万里，能腾飞空虚；脑色黄者，日行千里；脑色青者，嘶闻数百里外；脑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脑色白者，多力而弩。今为器多用赤色者。若是人功所制者，多不成器，成器亦拙。其国人听马鸣，别其脑色。出王子年《拾遗》。

犀

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校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偶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固无常定。有偏花路者，有顶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奇

异，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额上者。必花多是撒头豆点。色深者堪为铸，散而浅，即拍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群鸡见之惊散。辟尘犀、为妇人簪梳，尘不着也。辟水犀、云此犀行于海，水为之开，置于雾之中不湿矣。明犀，处于暗室则有光明。此数犀但闻其说，即不可得而见也。出《岭表异录》。

月镜

周灵王起处昆昭之台，有侍臣苌弘，巧智如流，因而得侍。长夜宴乐，或俳谐舞笑，有殊俗之伎。百戏骈列，钟石并奏，亦献异方珍宝。有如玉之人，如龙之锦，亦有如镜之石，如石之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玉人皆有机类，自能转动，谓之机妍。苌弘言于王曰：“圣德所招也。”故周人以弘媚谄而卒杀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璧，不见其尸矣。出王子年《拾遗》。

秦宝

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所惊异者，有玉五支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复铸铜人十二枚，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结华彩，若生人。筵下有二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后。其一管空，一管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筑笙竽皆作，与真乐不异焉。玉琴长六尺，上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玗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鳞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洞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五脏，历历无碍。人有疾病在内者，

则掩心而照之，必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则杀之也。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珊瑚

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曰烽火树。夜有光，常欲然。出《西京杂记》。

又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一株株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余。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宫。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珊瑚妇人，帝命植于殿前，谓之女珊瑚。忽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衰之征也。出《述异记》。

又拂菻国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飞桥。渡海而西，至且兰国。自且兰有积石，积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于水底。大船载铁网下海中，初生之时，渐渐似菌。经一年，挺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支格交错。小者三尺，大者丈余，三年色青。以铁钐发其根，于舶上为绞车，举铁网而出之。故名其所为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出《洽闻记》。

四宝宫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按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拾遗录》。

延清室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盖石文如画也。石体盛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列灵麻之烛，以紫玉为盘。如屈龙，皆杂宝饰之。视者于户外扇偃，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后清凉耶？”侍者屏扇，以手摹之，方知有屏风也。偃又以玉精为盘，贮冰于膝前。玉精与冰同洁彻，侍者言以冰无盘，必融湿席，乃和玉盘拂之。落阶下，冰玉俱碎，偃更以为乐。此玉精千涂国所贡也，武帝以此赐偃。哀平之世，民皆犹有此器，而多残破。王莽之世，不复知所在。出《拾遗录》。

玉如意

吴孙权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理宝，以当王气。”此盖是乎？出《酉阳杂俎》。

七宝鞭

晋明帝单骑潜入，窥王敦营。敦觉，使骑追之，帝奔。仍以七宝鞭顾逆旅姬，扇马屎。王敦追之人，见马屎，以为帝去已远。仍宝鞭，不复前追。出《中说》。

犀导

晋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见林下踣一尸，已臭烂，乌来食之。

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乌，乌乃起。如此非一。潜异之，乃就看之。见死人头上著通天犀导，价数万钱，乃拔取之。既去，众乌争集，无复驱者。潜后以此导上晋武陵王，王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宰处，褚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后，内人江夫人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头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必当相报，终不独受枉酷。”江夫人恶之。月余遂薨。出《续齐谐记》。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弁，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弁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弁闻其说，喜甚，遂与俱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辟，砌用烟矗。弁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眇，殆不可识。

有一人望弁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弁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次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贻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然冷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

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别去。

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出《宣室志》。

宝骨

长安平康坊菩提寺，缘李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意，多识故事。云：李相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一僧尝赞佛，施鞍一具，卖之，价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口经数年，次当赞佛。因极祝林甫功德，冀获厚衬。毕，帘下出彩筐，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大失所望，惭愧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出《酉阳杂俎》。

紫辣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

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辣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出《广异记》。

紫贝

紫贝即研螺也。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南越志》云：“土产大贝，即紫贝也。”出《岭表录异》。

魏生

唐安史定后，有魏生者，少以勋戚，历任王友，家财累万。然其交结不轨之徒，由是穷匮，为士旅所摈。因避乱，将妻入岭南。数年，方宁后归。舟行至虔州界，因暴雨息后，登岸肆目。忽于砂磧间，见一地，气直上冲数十丈。从而寻之，石间见石片如手掌大，状如瓷片，又类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试取以归，致之书篋。及至家，故旧荡尽，无财贿以求叙录，假屋以居。市肆多贾客胡人等，旧相识者哀之，皆分以财帛。尝因胡客自为宝会，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召生观焉，生忽忆所拾得物，取怀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于席末。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至坐末，诸胡咸笑，戏谓生：“君亦有宝否？”生曰：“有之。”遂所出怀以示之，而自笑。三十

余胡皆起，扶生于座首，礼拜各足。生初为见谗，不胜慚悚。后知诚意，大惊异。其老胡见此石，亦有泣者。众遂求生，请市此宝，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万。众皆怒之：“何故辱吾此宝？”加至千万乃已。潜问胡：“此宝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国之宝。因乱遂失之，已经三十余年。我王求募之，云，获者拜国相。此归皆获厚赏，岂止于数百万哉？”问其所用。云：“此宝母也。但每月望，王自出海岸，设坛致祭之，以此置坛上。一夕，明珠宝贝等皆自聚。故名‘宝母’也。”生得财倍其先资也。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四 宝五杂宝下

肃宗朝八宝 灵光豆 万佛山 玳瑁盆 辟尘巾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三宝村 火玉 马脑柜

岑氏

肃宗朝八宝

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精舍户外盥濯之间，忽有五色云气，自东而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宝之。慎勿言也。”真如谨守，不敢失坠。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

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见二人，衣皂衣。引真如东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楼观严饰，兵卫整肃。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宝冠，号为天帝。复有二十余人，衣冠亦如之，呼为诸天。诸天坐，命真如进。既而诸天相谓曰：“下界丧乱时久，杀戮过多，腥秽之气，达于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宝压之。”又一天曰：“当用第三宝。”又一天曰：“今厉气方盛，秽毒凝固，第三宝不足以胜之，须以第二宝，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旉，进达于天子。”复谓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

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宝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复令皂衣者送之。

翼日，真如诣县。摄令王滔之，以状闻州。州得滔之状，会刺史将行。以县状示从事卢恒曰：“安宜县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讯之。”恒至县，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谁敢废坠！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可八寸余，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色比蒸栗，潭若凝脂，辟人间兵疫邪病。其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径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无异雕镌之状。王者得之，即五谷丰稔。其四曰“王母玉环”，二枚，亦白玉也。径六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国归复。其玉色光彩溢发，特异于常。卢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宝乎？”真如乃悉出宝盘，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极也。恒与县吏同视，咸异之。翼日旣至，恒白于旣曰：“宝盖天授，非人事也。”旣覆验无异，叹骇久之，即具事白报节度使崔圆。

圆异之，征真如诣府，欲历观之。真如曰：“不可。”圆固强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宝。一曰“如意宝珠”，其形正圆，大如鸡卵，光色莹澈。置之堂中，明如满月。其二曰“红鞮鞞”，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环，四分缺一，径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则形见。其五曰“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其细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又类熟铜。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长可四寸，阔寸许，无孔，膩如青玉。八宝置之日中，则白气连天；措诸阴室，则烛耀如月。其所压胜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圆为录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旣，事为若何？”圆惧而止。

侁乃遗卢恒随真如上献。时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以建巳月十三日达京。时肃宗寢疾方甚，视宝，促召代宗谓曰：“汝自楚王为皇太子，今上天赐宝，获于楚州。天许汝也，宜保爱之。”代宗再拜受赐。得宝之故，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既登位，乃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宜为宝应焉。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宠锡有加。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壖高敞，境物润茂。遗址后为六合县尉崔瑀所居。西堂之间，相传云：西域胡人过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处而瞻礼焉。出《杜阳杂编》。

灵光豆

代宗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因其国有海，东北四万里。国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国人有疾，辄照之，使知起于某脏某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华之菽豆，其色殷红，而光芒可长数尺，本国亦谓之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称之可重一斤。帝啖一丸，叹其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帝赐独孤妃子。与帝同泛舟于龙池，有紫云自二上而生，俄顷满于舟中。帝由是命置之于堂内，以水喷之，化为二龙，腾空东去矣。出《杜阳杂编》。

万佛山

上崇释氏教，乃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毼毼，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以毼毼籍其地。毼毼之巧丽，亦冠绝于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妓乐，列国山川之状。或

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辘缕金玉水精，为蟠盖流苏。庵瞻卜罗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阔三寸，以蒲牢衔之。每击钟，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谓之梵声，盖关纽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岫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出《杜阳杂编》。

玳瑁盆

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云：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醉则经日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鱼龙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及盛夏，上置于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浮光裘，即紫海色染其地也。以五彩丝蹙成龙凤，各一千三百，仍缀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猎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际暴雨，而裘无纤毫沾濡，方叹为异物。夜明犀，其状类通天犀，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缯十重，终不能掩其耀焕。上遂命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其蜡炬，有如昼日。出《杜阳杂编》。

辟尘巾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甲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之外县。去州二百余里，高方令辋身勘甲。甲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间解

之。座客十余，中有称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甫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甲曰：“余尝游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甲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谓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甲性命。”高遂曰：“甲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甫请避左右，言：“某于新罗获巾子，可辟尘，欲献此赎甲。”即于怀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清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甲之性命，恐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翼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骑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岂遭逢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故求见处世，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愿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甲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差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甫即于巾上抽与之，针色如金。监军乃札巾试之，骤于尘中，唯身及马鬃尾无尘。高与监军旦具礼往谒，将请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浮光裘有目无文

重明枕

有海外国贡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类于水精。中有楼台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镂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无不悉具。仍通莹焉。出《广德神异录》。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人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准以表之。其明日，携锒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出《宣室志》。

火玉

会昌元年，扶余国贡三宝：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风松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冬则不复亦挟纩。宫人常用。澄明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风松石方一丈，莹澈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飙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内，稍秋气飏飏，即令彻去。出《宣室志》。

马脑柜

武宗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更修隆真室，舂百宝屑以涂地。瑶楹金拱，银槛玉砌，晶莹炫耀，看之不足。内设玳瑁之帐，火齐之床。焚龙光之香，荐无忧之酒。此皆他国所献也。帝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以下，用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更遇渤海贡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作工巧，无以为比。帝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瑰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一寸，举之则若鸿毛。帝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室，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惜久之。出《杜阳杂编》。

岑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盖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求以三万为市。岑虽宝之而无用，得钱喜，即以与之。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而恨不能问其石与其所用云耳。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五 宝六钱、奇物附

钱

涑阳童子 文德皇后 岑文本 王清 建安村人

徐仲宝 邢氏 林氏 曹真

奇物

徐景 中牟铁锥 毒槊 集翠裘 谢灵运须

开元渔者 杨妃袜 紫米 嘉陵江巨木 江淮市人桃核

玉龙膏 段成式 李德裕 夏侯孜 严遵仙槎

钱

涑阳童子

晋义熙十二载，涑阳县群童子，浴于涑水。忽见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放随流去。又以衣盛裹，各有所得。又见流钱中有一铜车，小牛牵之，势甚奔迅。儿等奔逐，掣得一轮。径可五寸，猪鼻，轂有六辐，通然青色。缸内黄脱，状如恒运。于时沈敞守南阳，求得此物，然莫测之。出《洽闻记》。

文德皇后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通元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询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掏一甲迹，因是有之。出《谭宾录》。

岑文本

唐贞观中，岑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寤初觉，忽有扣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用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尝与方圆行下，皆得通畅。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时，遂厌人间，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谒耳。”文本诘以汉魏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之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乃别去。才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而没。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无余物，惟得古钱一枚。文本方悟，上青童子是青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出《传异志》。

王清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铢，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语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斲钱成形龙，号王清本。出《酉阳杂俎》。

建安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可及山半，有大树，下有大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于是推而正之，以石撑之，以衣襟贮五百余而归。尽率家人复往，将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顾尔正之。余不可妄想也。”出《稽神录》。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须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州，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往，于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邢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坠地者。明日视之，皆钱。其妻乃告埋瘞之处，发视皆亡矣。邢后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收置筐篋中。自尔稍充足，后颇富矣。出《稽神录》。

林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则止。所收已巨万，至今为富人云。出《稽神录》。

曹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戍港，有回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古墓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出《稽神录》。

奇物

徐景

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褙。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

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出《酉阳杂俎》。

中牟铁锥

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出《酉阳杂俎》。

毒槊

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掘入。蛮中呼为铎刃。出《酉阳杂俎》。

集翠裘

则天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升坐，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狄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曰，指所衣紫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幸宠遇之服。对臣此袍，臣犹快快。”则天业已处分，遂依其说。而昌宗心赧神沮，气势索寞，累局连北。狄对御，就脱其裘，拜恩而出。至光范门，遂付家奴衣之，促马而去。出《集异记》。

谢灵运须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于南海祇洹寺，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乐安公主，五月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取

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绝。出《国史累纂》。

开元渔者

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杂，若市里者。遂前，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良久呻，悉无所睹。唯拾得青黛数十，斗许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图人矣。出《逸史》。

杨妃袜

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媼得袜一只。过客求而玩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出《国史补》。

紫米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碧麦紫米。上异之，翼日，出示术士白元佐、李元戡。碧麦粒大于中华之麦，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令人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巨胜，炊一升，得饭一斗。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出《杜阳杂编》。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临嘉陵江。江之浒有乌阳巨木，长百余尺，围将半焉。漂泊摇撼于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阆之耆旧相传云：尧时泛洪水而至，亦靡据焉。襄汉节度使勃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书舍人牧阆中。下车未几，亦尝见之，固以为异矣。忽一日，津吏启事曰：“江中巨木，由来东首。去夜无端，翻然西顾。”高益奇之，即与宾寮径往观焉。因广召舟子，泊军吏群民辈，则以大索羁而出之。初

无艰阻，随拖登岸。太半之后，屹而不前，虽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复如前时。自是日曝风吹，僵然沙上。或则寺僧欲以为窄堵波之独柱，或则州吏请支分割削，以备众材。高以奇伟异常，皆莫之许。每拟还之于江，但虑劳人，逡巡未果。开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于开元观，寮吏毕至。高欲因众力，得共牵复其木焉。及至，则又广备縻索，多聚勇力。将作气引拽之际，而巨木因依假藉，若自转移，轻然已复于江矣。拒江尚余尺许，欻然惊迸。百支巨索，皆如斩截。其木则沿洄汨没，径去绝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隐。高遣善泅者数辈，遽往观之。江水清澈，毫发可见。善游者熟视而回，皆曰：“水中别有东西二木，巨细与斯木无异。适自岸而至者，则南北丛焉。”高顾坐客，靡不骇愕。自是则不复得而见矣。有顷，高除谏议大夫。制到，详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获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则那复留意乎转迁，俾之仍旧。出《集异记》。

江淮市人桃核

水部员外郎杜涉，尝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于九疑山溪中得。出《集异记》。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土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出《宣室志》。

段成式

段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大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之，见有四足如^纒。举之，足亦随缩。出《酉阳杂俎》。

李德裕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常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辅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苦。轩盖候门，已及亭午，缙绅名士，交扇不暇。时共思憩息于清凉之所。既延入小斋，不觉宽敞。四壁施設，皆有古书名画，而炎铄之患未已。及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飙凜冽，如涉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察问之。云：此日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坐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鱼鳃，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赎之。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世之宝。及李南迁，悉于恶溪沉溺，使昆仑没取之，云在鳄鱼穴中，竟不可得矣。

东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檻，前引泉水，潏回疏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竹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肋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庄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雅好山水。李居廊庙日，以白衣累擢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间，远其势也。初，德裕之营平泉也，远方之人，多以土产异物奉之，求数年之间，无所不有。时文人有题平泉诗者：“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威势之使人也。出《剧谈录》。

夏侯孜

夏侯孜为宣宗山陵使。开真陵，用功尤至。凿皇堂，深及袤丈，于坚石中，得折金钗半股。其长如掌，余尚銜石中。工乃扶取以献孜。孜以寝园方近，其事稍异，因隐而不奏。出《唐阙史》。

严遵仙槎

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蠹。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已来失之，槎亦飞走。出《洞天集》。

卷第四百六 草木一文理木附

木

夫子墓木 五柞 白银树 合离树 玉树

豫樟 荔枝木 酒树 娑罗绵树 刺桐

黄漆树 木兰树 椰子树 菩提树 婆罗树

独栴树 波斯皂荚树 木龙树 贝多树 没树

槃碧穉波树 齐墩树 通脱木 山桂 五鬣松

三鬣松 鱼甲松 合掌柏 黄杨木 青杨木

俱那卫 山茶 夏州槐 赤白桤 楷木

楮

文理木

宗庙文木 文木简 古文柱 三字薪 天尊薪

木

夫子墓木

鲁曲阜孔子墓上，时多楷木。出《述异记》。

又曰：曲阜城有颜回墓，上石栴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出《述异记》。

五柞青梧附说

汉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十里。宫西有青梧观，观前三梧桐树。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有神，皆含血属筋焉。出《西京杂记》。

白银树

平原郡高苑城西，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

合离树

终南山多合离树。叶似江离，而红绿相杂。茎皆紫色，气如罗勒。其树直上，百尺无枝。上结藂条，状如车盖，一青一丹，斑驳如锦绣。长安谓之丹青树，亦云华盖树。亦生于熊耳山中。出《西京杂记》。

玉树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扬子云《甘泉赋》云：“玉树菁葱。”后左思以为假称珍，盖未详也。出《国史异纂》。

豫樟

豫樟之为木也，生七年而后可知也。汉武宝鼎二年，立豫樟宫于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出《述异记》。

荔枝木

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斲取其枝，故以为名。凡什具以木制者，率皆荔枝。出《扶南记》。

酒树

顿逊国有酒树，如安石榴。华汁停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酒树出典逊国，名樛酒。”出《扶南记》。

娑罗绵树

黎州通望县，有销樟院，在县西一百步，内有天王堂。前古柏树，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罗绵树，三四人联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后生叶，其花盛夏方开，谢时不背而堕，宛转至地。其花蕊有绵，谓之娑罗棉。善政郁茂，违时枯凋。古老相传云：是肉齿和尚住持之灵迹

也。县界有和尚山和尚庙，皆肉齿也。出《黎州通望县图经》。

刺桐

苍桐不知所谓，盖南人以桐为苍梧，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丛生繁茂，不如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荣，未尝见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出《岭南异物志》。

黄漆树

日济国西南海中，有三岛，各相去数十里。其岛出黄漆，似中夏漆树。彼土六月，破树腹，承取汁，以漆器物，若黄金，其光夺目。出《洽闻记》。

木兰树

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也。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出《述异记》。

椰子树

椰子树，亦类海棕。实名椰子，大如瓯孟。外有粗皮，如大肚子；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好者，即截开头，砂石摩之，去其皱皮，其烂斑锦文，以白金装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而动气。原缺出处，今见《岭表录异》。

菩提树自此木下，凡二十三种木，并见《酉阳杂俎》。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树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此日国王人民，大小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下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有梵名二：一曰“宾拔梨婆力义”，二曰“阿湿曷毗婆刀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刀义”。汉翻为道树。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之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石垣上二丈余。

婆罗树

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婆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婆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婆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独栢树

独栢树。顿丘南有应足山，山上有一树，高十丈余。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栢树”。

波斯皂荚树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詹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拘绿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宜药用。

木龙树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贝多树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义多，二者多梨婆力义贝多，三者部婆力义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闍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力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嵩山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交趾近出贝多枝，材中第一。

没树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𦵏。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如槐而长，花似橘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槃碧穉波树

槃碧穉波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

枣，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出风痒。

齐墩树

齐墩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齐𣎵。阳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六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巨胜也。

通脱木

通脱木，如婢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如空，中有瓢，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山桂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与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五鬣松

松凡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株，大才如碗。结实，味与新罗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唐中使仇士良水碓亭子，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则偃差，不必千年也。

三鬣松

唐卫公李德裕言：三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偃。不必千年方偃。

鱼甲松

洛中有鱼甲松。

合掌柏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敛。俗呼合掌柏。

黄杨木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青杨木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俱那卫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山茶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夏州槐

夏州唯一郎，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赤白桤

赤白桤出凉州，大者无，灰伤人。灰汁煮铜，可以为银。

楷木

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楮

壳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大曰楮，小曰构。

文理木凡八种并见《酉阳杂俎》。

宗庙文木

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各得其宜也。

文木简

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丈，得沸泉。泉中得木简，长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庐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

古文柱

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三字薪

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时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天尊薪

唐都官员外陈修古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太平木

异木。唐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天王槐

长安持国寺，寺门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及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焉。

色陵木

台山有色陵木，理如绫窠。百姓取为枕，呼为色陵枕。

马文本

凤翔知客郭璩，其父曾主作坊。将解一木，其间疑有铁石，锯不可入。遂以新锯，兼焚香祝之，其锯乃行。及破，木文有二马形，一黑一赤，相啮，其口鼻鬃尾，蹄脚筋骨，与生无异。出《闻奇录》。

卷第四百七 草木二

异木两门凡四十目

主一州树 偃桑 不昼木 蚊子树 圣鼓枝

鹿木 倒生木 黝木 桃榔树 怪松

枫人 枫鬼 枫生人 灵枫 破木有肉

江中枫材 河伯下材 斗蛟船木 交让木 千岁松

汗杖 化蝶树 涪水材 端正树 崇贤里槐

三枝槐 癭槐 荆根枕 五重桑 蜻蜓树

无患木 醋心树 登第皂荚 辨白檀树

藟蔓

藤实杯 钟藤 人子藤 蜜草蔓 胡蔓草

野狐丝

异木

主一州树

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一州。其高千丈，围百丈。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复，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亡”言州伯死，“复”者木创复也。出《神异经》。

偃桑

东方有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桑。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桑是偃桑，但树长大耳。出《神异经》。

不昼木

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昼之木，昼夜火燃，得曝风不猛，猛雨不灭。出《神异经》。

蚊子树

有树如冬青，实生枝间，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群飞，唯皮壳而已。土人谓之蚊子树。出《岭南异物志》。

圣鼓枝

含涯县渝水口下东岸，有圣鼓，即杨山之鼓枝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般人误以篙触，必患疟。出《酉阳杂俎》。

鹿木

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出《酉阳杂俎》。

倒生木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出《酉阳杂俎》。

黝木

黝木，节以蛊兽，可以为鞭。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桄榔树

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乃至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出《酉阳杂俎》。

怪松

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每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出《酉阳杂俎》。

枫人种田

岭中诸山多枫树，树老多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人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异致灵验。出《岭表录异》。

枫鬼

《临川记》云：抚州麻姑山，或有登者，望之，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山枫树。数千年者，有人形，眼鼻口臂而无脚。入山者见之，或有斫之者，皆出血。人皆以蓝冠于其头，明日看失蓝，为枫子鬼。出《十道记》。

枫生人

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首，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刺其头，楔之即雨。人取以为式盘，极神验。枫木枣地是也。出《朝野僉载》。

灵枫

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人形，亦呼为灵枫焉。出《述异记》。

破木有肉

有人破大木，木中有肉，可五斤，如熟猪肉。出《稽神录》。

江中枫材

循海之间，每构屋，即命民踏木于江中，短长细大，唯所取，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之何人断截。埋泥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异者。出《岭南异物志》。

河伯下材

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湊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出《酉阳杂俎》。

斗蛟船木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出《酉阳杂俎》。

交让木

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出《酉阳杂俎》。

千岁松

《玉策记》称：千岁松树，四边披越，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出《抱朴子》。

汗杖

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声木十枚。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杖汗，

将死则折。里语：“生年未半杖不汗。”出《酉阳杂俎》。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璨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蛱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出《潇湘录》。

涪水材

梓潼郪县，唐大历七年，夏六月甲子，涪水泛滥，流木数千条。梁栋榱桷具备。补内城屋，悉此木。乔林为之记。出《洽闻记》。

端正树

长安西端正树，去马嵬一舍之程，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睹其蔽芾，锡以美名。后有文士经过，题诗逆旅，不显姓名。诗曰：“昔日偏沾雨露荣，德皇西幸赐嘉名。马嵬此去无多地，合向杨妃冢上生。”风雅有如此焉。出《抒情诗》。

崇贤里槐

唐陈朴者，元和中，崇贤里此街大门外，有槐树，尝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老狐异鸟之类，飞入树中。遂伐视之。树凡三槎，并空中，一槎中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枚，中襁一死儿，长尺余。出《酉阳杂俎》。

三枝槐

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而，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续十。

瘦槐

华州三家店西北道边，有槐甚大，葱郁周回，可荫数亩。槐有瘦，形如二猪，相趁奔走。其回顾口耳头足，一如塑者。出《闻奇录》。

荆根枕

贾人张弘者，行至华岳庙前，忽昏懵，前进不可，系马于一金荆树而酣睡。马惊，拽出树根而走。寤，逐而及之。树根形如狮子，毛爪眼耳足尾，无不悉具。乃于华阴县，求木工修之为一枕，献于庙。守庙者常以匱鑲之。行人闻者，赂守庙者百钱，始获一见。出《闻奇录》。

五重桑

洛中愿会寺，魏中书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又然，凡为五重。每一重，叶堪各异。京师道俗，谓之神桑，观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元纪，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流血至地，见者莫不悲泣。出《洛阳伽蓝记》。

蜻蜓树

昔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姬，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

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出《酉阳杂俎》。

无患木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萎，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旼，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出《酉阳杂俎》。

醋心树

杜师仁尝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标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出《酉阳杂俎》。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冠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真明中，忽然生一荚有半，人莫谕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邈，进士及第；黄仁颖，学究及第。仁颖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颖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闽自称尊号，不复贡士，遂至于今。出《稽神录》。

辨白檀树

剑门之左峭岩间有大树，生于石缝之中，大可数围，枝干纯白。皆传曰白檀树。其下常有巨虺，蟠而护之，民不敢采伐。又西岩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过者，皆西向擎拳顶礼，若亲面其如来。王仁裕癸未岁入蜀，至其岩下，注目观之，以质向传说。时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辔移时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树也。自历大小漫天。夹路溪谷之间，此类甚多，安有檀香蛇绕之事？又西瞻志公影，盖岩间有圆柏一株，即其笠首也；两面有上下石缝，限之为身形；斜其缝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藓斑驳，即山水之皴文也。方审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于此，明矣。乃知人之误传者何限哉！出《玉堂闲话》。

藟蔓

藤实杯

藤实杯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成坚固，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乃以其实消醒。国人宝之，不传于中土。张骞入宛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出《炙毂子》。

钟藤

松桢，即钟藤也。叶大者，晋安人以为盘。出《酉阳杂俎》。

人子藤

安南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出《酉阳杂俎》。

蜜草蔓

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结成蜜，如塞上蓬盐。出《酉阳杂俎》。

胡蔓草

胡蔓草，此草在邕间，丛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异。误食之，数日卒死。饮白鹅白鸭血则解。或以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不死。”出《酉阳杂俎》。

野狐丝

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野狐丝。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 草木三

草

柰祗草 三赖草 席箕草 护门草 仙人绦

合离草 老鸦笊篱草 鬼皂荚 青草槐 铜匙草

水耐冬 三白草 无心草 盆甌草 女草

媚草 醉草 舞草 相思草 无情草

忘忧草 睡草 千步香草 麝草 治蛊草

蛇衔草 鹿活草 解毒草 毒草 蕉毒草

牧麻草 龙刍 红草 宫人草 焦茅

销明草 黄渠草 闻遐草 始皇蒲 梦草

汉武牧马草 水网藻 地日草 书带草 金盞草

望舒草 神草

柰祇草

柰祇，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芥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用之。出《酉阳杂俎》。

三赖草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三赖草。如金色，出于高厓。魅药中最切用。出《酉阳杂俎》。

席箕草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出《述异记》。

护门草

常山北有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过，辄叱之。出《酉阳杂俎》。

仙人绦

衡岳出仙人绦。无根，多生石上。状如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出《酉阳杂俎》。

合离草

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若土人所食者，呼为“赤箭”矣。出《酉阳杂俎》。

老鸦箠篱草

老鸦箠篱，叶如牛蒡而狭。子熟时，色黑。状如箠篱。出《酉阳杂俎》。

鬼皂荚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出《酉阳杂俎》。

青草槐

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出《酉阳杂俎》。

铜匙草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出《酉阳杂俎》。

水耐冬

水耐冬，此草终冬在水不死。段成式城南别墅池中有之。出《酉阳杂俎》。

三白草

三白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蒔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署预。出《酉阳杂俎》。

无心草

虻蛄酒草，一曰鼠耳，像形也。亦曰无心草。出《酉阳杂俎》。

盆甌草

盆甌草，即牵牛子也。秋节后断之，状如盆甌。其中有子，似龟蔓署预。出《酉阳杂俎》。

女草

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出《酉阳杂俎》。

媚草

鹤子草，蔓生也。其花曲尘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又呼为“绿花绿叶”。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

飞鹤，翘尾觜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出《岭表录异》。

醉草

《尸子》：赤县洲为昆仑之墟。其东则卤水岛。山左右，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出《文枢镜要》。

舞草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半，相对。人或近之则欹；抵掌讴曲，则摇动如舞矣。出《酉阳杂俎》。

相思草

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出《述异记》。

无情草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出《酉阳杂俎》。

忘忧草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嵇康《养生

论》云：“萱草忘忧。”出《述异记》。

睡草

桂林有睡草，见之则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懒妇箴。出《南海地记》。出《述异记》。

千步香草

南海出百步香，风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出《述异记》。

麝草

龟甲香即桂香。善者紫术香。一名金杜香，一名麝草香。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麝草，似红而甚芳香。出《述异记》。

治蛊草

新州郡境有药，土人呼为吉财。解诸毒及蛊，神用无比。昔有人尝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颇异，自谓即毙。以吉财数寸饮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因以奴名名之。实草根也，类芍药。遇毒者，夜中潜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诘旦煎饮之，得吐即愈。俗传将服是药，不欲显言，故云潜取，而不详其故。或云：昔有里媪病蛊，其子为小胥，邑宰命以吉财饮之，暮乃具药。及旦，其母谓曰：“吾梦人告我，若饮是且死，亟去之。”即仆于

地。其子又告县尹，县尹固令饮之，果愈。岂中蛊者亦有神，若二竖哉？出《投荒杂录》。

蛇衔草

《异苑》云：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出《感应经》。

鹿活草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青州刘炳，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炳密录此草种之，多愈伤折。俗呼为刘炳草。出《酉阳杂俎》。

解毒草

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生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多误食乌啄。中毒，必急飞牧靡山，啄牧靡以解。出《酉阳杂俎》。

毒草

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遒。故名之。出《酉阳杂俎》。

蕉毒草

蕉毒草如芋巨，状如雀头。置干地则润，置湿地则干。炊饭时种于灶上，比饭熟，即著花结子。人食之立死。出《感应经》。

牧麻草

有牧麻草，大毒。有此草，值风吹其气所至，则数里内稻皆即死。李淳风云：“其汁本清，得水则稠，见日则湿，入荫即干，在夏欲凉，在冬欲温。”出《感应经》。

龙刍

东海岛龙驹川，穆天子养八骏处。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日行千里。古语：“一株龙刍，化为龙驹。”出《述异记》。

红草

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霞。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出《酉阳杂俎》。

宫人草

楚中往往有宫人草。状似金盞，而甚芬氲，花似红翠。俗说：“楚灵王时，宫人数千，皆多怨旷。有因死于宫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出《述异记》。

焦茅

焦茅，高五丈。火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是谓灵茅。

销明草

销明草，夜视如列星，昼则光自销灭也。

黄渠草

黄渠，照日如火，实甚坚。内食者，焚身不热。

闻遐草

闻遐草，服者轻身。叶如桂，茎如兰。其国献根，植之多不结实，草叶多萎黄。诏并除焉。焦茅、销明、黄渠、闻遐四种，并出《王子年拾遗记》。

始皇蒲

齐南城东有蒲台，秦始皇所顿处。时始皇在台下，萦蒲以系马。至今蒲生犹荣，俗谓之秦始皇蒲。出《殷芸小说》。

梦草

汉武时，异国献梦草，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善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出《酉阳杂俎》。

汉武牧马草

汉武于湖中牧马处，至今野草皆有嚼啮之状。湖中呼为马泽，泽中有汉武弹棋方石，上有勒铭焉。出《述异记》。

水网藻

汉武昆灵池中，有水网藻。枝横倒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鳧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地日草

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井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履，因乘泛红泉，得草处，食之。出《酉阳杂俎》。

书带草

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出《三齐记》。

金荳草

晋武帝为抚军时，府内后堂砌下，忽生异草三株。茎黄叶绿，若总金抽翠。花^條苒弱，状如金荳。时人未得知是何祥瑞也，故隐蔽，不听外人窥视。有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厩养马，妙解阴阳之术。云：此草以应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岁，姚襄即其祖也。馥好读书，嗜酒，每醉历月不醒。于醉时，好言王者兴亡之事。善戏笑，滑稽无穷。常叹云：“九河之水，不足以为蒸薪；七泽麋鹿，不足以充庖俎。”每言凡人禀天地精灵，不知饮酒者，动肉含气耳，何必土木之偶而无心识乎？好啜浊嚼糟，恒言渴于醇酒。群辈常弄狎之，呼为渴羌。及晋武践位，忽见馥立于阶下。帝奇其倜傥，擢为朝歌邑宰。馥辞曰：“氏羌异域，远隔风化，得游中华，已为殊幸。请辞朝歌之县，长充马圉之役。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郡纣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馥于阶下，高声而应曰：“马圉老羌，渐染皇教，溥天夷貊，皆为王臣。今者欢酒池之乐，受朝歌之地，更为殷纣之比乎？”帝抚玉几大悦，即迁为酒泉太守。其地有青泉，其味如酒。馥乘酒而拜之，遂为善政。民为立生祠。后以府地赐张华，犹有此草。故茂先《金荳赋》云：“擢九荳于汉庭，美二株于兹馆。贵表祥乎金德，名比类而相乱。”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化为树，条叶似杨树，高五尺，以应三杨擅之事。时有杨隼，弟瑶，弟济，号曰三杨。醉羌之验也。出《拾遗录》。

望舒草

晋太始十年，立河桥之岁，有扶支国，献望舒草。其色红，叶如荷。近望则如卷荷，远望则如舒荷，团团如盖。亦云：月出则叶舒，月没则叶卷。植于宫内，穿池广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种于胡中，至今绝矣。其池寻亦平也。出《拾遗录》。

神草

魏明时，苑中有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作一茎。谓之神。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九 草木四

草花

旌节花 野悉密花 都胜花 簇蝶花 茺葵

金灯花 金钱花 毗尸沙花

木花

叙牡丹 白牡丹 红紫牡丹 正倒晕牡丹 合欢牡丹

染牡丹花 属牡丹 月桂花 牡桂花 桂花

海石榴花 南海朱槿 岭表朱槿 红槿花 那提槿花

佛桑花 贞桐花 梔子花 山茶花 三色石楠花

比闾花 木莲花 那伽花 木兰花 异木花

碧玫瑰 刺桐花 怀风花 踟躅花 凌霄花

分枝荷 夜舒荷 睡莲花 碧莲花 染青莲花

三朵瑞莲 藕 莲实 芰 菱

草花

旌节花

黎州汉源县有旌节花，去地三二尺，行行皆如旌节也。出《黎州汉源县图经》。

野悉密花

野悉密出佛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涂甚香滑。

都胜花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簇蝶花

簇蝶花，花朵簇一蕊，如莲房，色浅红。出在温州。

茺葵

茺葵，本湖中葵也，一名胡葵，似葵。大者红，可缉为布。烧作灰，藏大火，久不灭。有重台者。

金灯花

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故一名无义草。

金钱花

金钱花，梁时荆州掾属，双六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毗尸沙花

毗尸沙，一名曰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来中土。已上七花并出《酉阳杂俎》。

木花

叙牡丹

牡丹花，世谓近有。盖以隋末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则杨子华有昼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出《尚书故实》。

又《谢康乐集》，亦言“竹间水际多牡丹”。而隋朝《种植法》七十余卷中，不说牡丹者，则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出《酉阳杂俎》。

白牡丹

唐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

丹一棵。值于长兴私地。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士，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祭酒说，又房琯有言：“牡丹之会，琯不与焉。”出《酉阳杂俎》。

红紫牡丹

唐至德中，马仆射总镇太原。得红紫二色牡丹，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茱萸较多少耳。出《酉阳杂俎》。

正倒晕牡丹

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无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有花面径七八寸者。出《酉阳杂俎》。

合欢牡丹

长安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嘉。元和末，一枝花合欢。出《酉阳杂俎》。

染牡丹花

唐朝韩文公愈，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裸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坐。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

白其叔曰：“根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黄红历缘。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公出关时诗头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遂乃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出《酉阳杂俎》。

刷牡丹

长安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就玩为耻。金吾铺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数万者。元和末，韩令侄至长安，私第有之，遽令刷去。曰：“吾岂效儿女子也？”出《国史补》。

月桂花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蒂。出蒋山。出《酉阳杂俎》。

牡桂花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中有一脉如笔迹。花蒂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枝紫。出婺州山中。出《酉阳杂俎》。

桂花

桂花，三月开，黄而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及张曲江诗“桂华秋皎洁”，妄矣。出《酉阳杂俎》。

海石榴花

新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章川花差类海石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

南海朱槿

南海四时皆有朱槿，花常开。然一本之内，所发不过一二十花。且开不能如画者，丛发烂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酉阳杂俎》。

岭表朱槿

岭表朱槿花，茎叶皆如桑树。叶光而厚。南人谓之弗桑。树身高者，出《酉阳杂俎》。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中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且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梅无以资其色。出《岭表录异》。

红槿花

岭南红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开，秋冬差少耳。出《岭南异物志》。

那提槿花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蕊，茎上黄蕊。

佛桑花

闽中多佛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黄者。南中桐花有深色者。

贞桐花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梔子花

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卜也。

山茶花

山茶，叶如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三色石楠花

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比閭花

白州比閭华，其华若羽。伐其木为薪，终日火不败。

木莲花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色。出鸣玉溪，印州亦有。

那伽花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华色白，心黄，六瓣。出在舶上。

木兰花

长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花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异木花

唐卫公李德裕，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碧玫瑰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自那提槿花下并出《酉阳杂俎》。

刺桐花

刺桐花，状比图画者不类，其木为材。三四月时，布叶繁密，后有赤花。间生叶间三五房，不得如画者。红芳满树。谪椽陈去疾，家于闽，因语方物。去疾曰：“闽之泉州刺桐，叶绿而花红房。照物皆朱殷然，与番禺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画者，实閩中之木，非南海之所生也。出《投荒杂录》。

怀风花

乐游苑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肃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曰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出《西京杂记》。

踟躅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踟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出《岭南异物志》。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出《酉阳杂俎》。

分枝荷

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实如玄珠，可以饰佩。出《酉阳杂俎》。

夜舒荷

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出《酉阳杂俎》。

睡莲花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十九。

碧莲花

宣平中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公惊问之，答曰：“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李德裕。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出《尚书故实》。

染青莲花

唐韩文公愈之侄，有种花之异，闻其说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之。道士申匡图，又见人以鸡矢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之所益信矣。伪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眉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文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于凶兆，又何疑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北梦琐言》。

三朵瑞莲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拱，其诸奢丽，莫之与侔。后枕江渚，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谭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歧，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歧分三朵。

蜀王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

藕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伤荷藕。或云，荷名；或云，叶甘为虫所伤；或云，故伤其叶，以长其根。近多重台荷，实中又生花，亦甚异也。出《国史补》。

莲实

石莲入水沉，唯煎咸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中，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出《酉阳杂俎》。

芰

芰一名水菜，一名薜苔。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芰，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臯伯子常采之。出《酉阳杂俎》。

菱

菱，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伍安贫《武陵记》，言四角曰菱，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有僧，遗段成式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芒，可以授莎。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 草木五

果上

柰權树实 如何树实 仙梨 绮缟树实

波那婆树实 瞻波异果 神仙李 武陵桃李

金李 汉帝杏 仙人杏 御李子

朱李 兔头柰 脂衣柰 朱柰

文林果 圣柰 木桃 东方村桃

仙桃 勾桃 一石桃 偏桃

王母桃 食核桃 韶子 罗浮甘子

天宝甘子 北方枣 西王母枣 仙人枣

仲思枣 波斯枣

果上

柰稼榘树实

东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柰稼榘。柰，柰梨也；稼者，株稼也；榘，昵也。三千岁作花，九千岁作实。其花蕊紫色，其实赤色。亦高百丈，或千丈也，敷张自辅。东西南北方枝，各近五十丈。叶长七尺，广五尺。色如绿青，木皮如梓。树理如甘草，味饴。实长九尺，围如长，无瓢核。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复见实，即灭矣。言复见后实熟者，寿一万二千岁。出《神异录》。

如何树实

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三百岁作花，九百岁作实。花色朱，其实正黄。高五十丈，敷张如盖。叶长一丈，广二尺余，似菅苕，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饴。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围如长。金刀剖之则酸，芦刀剖之则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刃，刀之属。言地仙者，不能飞，在地久生而已。出《神异经》。

仙梨

南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尺，名梨。如今之柰梨，但树大耳。其子径三尺，剖之少瓢，白如素。和羹食之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也。出《神异经》。

绮縠树实

东南荒中有邪音耶。木焉，高三千丈，或十余围，或七八尺。其枝有乔直上，不可那也。叶如甘瓜，三百岁尽。落而生花，形如甘瓜。花复二百岁，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成熟。成熟之后，不

长不减。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长七八寸，径四五寸。萼复覆生顶，言发萼而得成实。此不取，万世如故。若取子而留萼，萼复生子。如初年月复成熟。复二年则成萼，则复生子。其子形如甘瓢，少靛音练。甘美。食之，令人身泽。不可过三升，令人冥醉，半日乃醒。木高，人取不能得。唯木下有多罗之人，缘能得之。多罗，国名。一名无叶。世人后生，不见叶，谓之无叶也。一名绮縠。人见无叶，谓之绮縠。出《神异经》。

波那婆树实

波那婆树，出佛林国，呼为阿萨鞞。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皮裹之，壳上有刺。瓢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枚。核中仁如栗黄，炒之食甚美。出《酉阳杂俎》。

瞻波异果

瞻波国有牧牛百余头。有一牛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牛主异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牛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牛人窃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出《酉阳杂俎》。

神仙李

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赋》云“三十六之朱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是也。出《述异记》。

武陵桃李

武陵源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原”。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去。出《述异记》。

金李

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谓之夏李；尤小者谓之鼠李。出《述异记》。

汉帝杏

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色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出《酉阳杂俎》。

仙人杏

杏圃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尝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日，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晋郭太仪《果赋》云：“杏或冬而实。”出《述异记》。

御李子

许昌节使小厅，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乱，魏武挟令迁帝，自洛都许。许州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樱桃，谓之御李子。即献帝时所植，至今有焉。出《述异记》。

朱李

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出《述异记》。

兔头柰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出《酉阳杂俎》。

脂衣柰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出《酉阳杂俎》。

朱柰

唐贞观年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蒔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奇味，乃进之。上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浮来，碍渚而住矣。出《朝野僉载》。

文林果

唐永徽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滩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实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间以珠点。亦不多，三数而已，有如纈。实为奇果。光明莹目，又非常美。

纪王慎为曹州刺史，有得之献王。王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城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赐王方言文林郎，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出《洽闻记》。

圣柰

河州凤林关有灵岩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圣柰，大如盏。以为常。出《洽闻记》。

木桃

桃之大者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出《述异记》。

东方村桃

东方村有桃树，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食核中仁，可以治嗽。小桃温润，既嗽人食之即止也。出《神异经》。

仙桃

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求之者，桃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出《酉阳杂俎》。

勾桃

邳华林苑勾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者。比众果气味

甘美，入口消释，人间有名果。季龙作虾蟆车，四箱广一丈，深一丈，合土载中植之，则无不生也。出《洽闻记》。

一石桃

吐谷浑桃，大如石瓮。出《洽闻记》。

偏桃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其肉苦涩，不堪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出《酉阳杂俎》。

王母桃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篓。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出《酉阳杂俎》。

食核桃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佣赁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数升，以献尧卿。尧卿知其异，稍磨之取食。食尽，颇觉轻健。尧卿为吏，贪猥残虐。毕师铎之难，投所居后阁井中死。师铎求得类尧卿者杀之。后有得其故居者，窃知其尸在井中，取而得之。举体皆腐坏，而藏府有成金者。出《积神录》。

韶子

初宁县里有石榆子，一名山枣，又时呼为韶子也。出《南越

志》。

罗浮甘子二种

罗浮甘子，唐开元中，始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进献。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出《国史补》。

天宝甘子

唐天宝十年，上谓幸臣曰：“近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云：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巢于甘树。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出《酉阳杂俎》。

北方枣

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张枝条数里余。疾风不能偃，雷电不能摧。其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色如朱，干之不缩。气味润泽，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气。故方书云：“此枣枝条，盛于常枣，亦益气安躯。”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出《神异记》。

西王母枣

邙华林苑中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腊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圭角枣，亦三子一尺。出《洽闻记》。

仙人枣

晋时，太仓南有翟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出《酉阳杂俎》。

仲思枣

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枝。枣长四五寸，紫色，皮绌细核。实肥有味，贤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唯有数树。出《大业拾遗》。

波斯枣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尺，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饴，可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一 草木六

果下

櫻桃 櫛棗 柿 底旭樹實 柿盤

融峰梨 六斤梨 紫花梨 胡榛子 酸棗

蒲萄 王母蒲萄 侯騷子 蔓胡桃 仙樹實

橄欖子 東荒栗 猴栗 瓜 五色瓜

瓜惡香

菜

蔓菁 越蒜 三蔬 菠薐 芥菹

芥末 水韭 茄子樹 昆侖紫瓜 茄子故事

儋崖瓠

果下

櫻桃

唐时新进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刘邺第三子覃及第。时邺以故相镇淮南，敕邺吏曰：“以银一錠资醪置。”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邺吏以闻，邺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头已下，方议醪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树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櫻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用享人蛮献一小盘，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出《摭言》。

糯枣

晋赵莹家，庭有糯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访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主人小字相儿，得非此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其身，当在其子孙。”其后莹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出《北梦琐言》。

柿

俗谓柿树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出《酉阳杂俎》。

底印树实

阿驿，波斯呼为阿驿，拂林呼为底始。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蜚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蜚子。味似干柿，而一年一熟。

柿盘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出《酉阳杂俎》。

融峰梨

仙梨。融峰上有青坛，方五丈。有烧香行道处。古形铜器数种。有梨树，高三十丈，子如斗。至摇落时，但见其汁核，无得味者。出《洽闻记》。

六斤梨

洛阳报国寺梨，重六斤。出《酉阳杂俎》。

紫花梨

清泰中，薄游京辇。曾与卢泳巡官、郑宸博士、僧季雅，及三五知友，夜会与越波隄僧院。是时清秋欲杪，明月方高。句联五字之奇，酒饮八仙之美。柿新红脯，茗醖绿芽。一咏一觞，或醒或醉。座上因相与征引古今，遂及果实之事。有叙及紫花梨者。众云：“真定有之。”雅公独颦蹙而言曰：“此微僧先祖之遗恨。”众惊而问之。雅曰：“昔武宗皇帝御天下之五载，万国事殷，圣情不恡。忽患心热之疾，名医进药，厥疾罔瘳。遂博诏良能，遐征和、缓。时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于方药。帝即召见之。道士以肘后绿囊中青丹两粒，及取梨数枚，绞汁而进之。帝疾寻愈。旬日之内，所赐万金，仍加广济先生之号。帝从容问其丹为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顶，有青芝两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树。臣之昔岁，曾游二山，偶获两宝，合炼成丹。五十年来，服食殆尽，唯余两粒，幸逢陛下服之。更欲此丹，须求二物也。’经数月，邢生辞帝归山。后疾复作，再诏邢先生于青城，则不知何适也。帝遂诏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时奏上。时恒州节度太尉公王达，尚寿春公主，即会昌之女弟。闻真定李令，种梨数株，其

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检，剪其旁树，匝以朱栏。宝惜纤枝，有同月桂。当花发之时，防蜂蝶之窥耗，每以轻绡纱縠，远加笼罩焉。守树者不胜艰苦。洎及秋实，公主必手选而进之。此达帝庭，十得其六七。帝多食此梨，虽不及邢氏者，亦粗解其烦躁耳。是时有李遵来侍御，任恒州记室，作《进梨表》云：‘紫花开处，擅美春林。缥蒂悬时，迴光秋景。离离玉润，落落珠圆。甘不待尝，脆难胜口。’表达阙下，公卿见者，多大笑之曰：‘常山公何用进残梨于天府也？盖以其表有脆难胜口之字。’明年，武宗崩，公主亦相次逝。此梨自后以为贡赋之常物。县官岁久，亦渐怠于宝守焉。至天祐末焉，赵王为德明之所篡弑。其后县邑公署，多历兵戎。紫花之梨，亦已枯朽。今之真定，无复继种者焉。当武宗时，县宰李公，名尚，即雅之祖也，尝以守树不谨，曾风折一枝，降为冀州典午。由是追感而颺蹙也。”出《耳目记》。

胡榛子

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出《酉阳杂俎》。

酸枣

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酸枣之甚小者，为野酸枣。出《述异记》。

蒲萄

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招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

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胜奇，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里，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出《酉阳杂俎》。

王母蒲萄

具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旁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出《酉阳杂俎》。

侯骚子

侯骚蔓生，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出《酉阳杂俎》。

蔓胡桃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似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出《酉阳杂俎》。

仙树实

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

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出《酉阳杂俎》。

橄榄子

独根树，东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榄。出《酉阳杂俎》。

东荒栗

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三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出《酉阳杂俎》。

猴栗

唐卫公李德裕，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出《酉阳杂俎》。

瓜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有燉煌献异瓜种，常山献巨桃核。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其味臭如糊。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空洞灵瓜。四劫一实。东王公、西王母遗种于地，世代遐绝，其实颇存。”又说：“此桃霜下始花，隆冬可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于霜林园。此园皆植寒果，积冰之节，百果方盛。俗为相陵瓜。故‘霜园’之声讹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五万岁矣。”安可食乎？后崩，内侍者见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疑其非数。出《王子年拾遗记》。

五色瓜

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中有五色瓜，岁充贡赋。出《述异记》。

瓜恶香

瓜恶香，中尤忌麝。唐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出《酉阳杂俎》。

菜

蔓菁

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刷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哉？刘禹锡曰：“信矣。”三蜀之人也，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出《嘉话录》。

越蒜

《异苑》曰：晋安平有越王余蒜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曾于舟中作筹算，有余者，弃之水而生焉。

三蔬

晋咸宁四年，立芳圃于金墉城东，多种异菜，名曰云薇。类有三种。紫色者最繁滋。其根烂漫，春敷夏密，秋荣冬馥。其实若珠，五

色，随时而盛。一名云芝。其紫色者为上蔬，而味辛；其黄色者为中蔬，而味甘；其青色者为下蔬，而味咸。常以此蔬充御，其叶可以藉饮食，以供宗庙祭祀。亦止人饥渴。宫中掐其茎叶者，历月不歇。出《拾遗录》。

菠薐

菜之菠薐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萄因张骞而至也。菠薐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耳，多不知也。出《嘉话录》。

芥菹

广州人以巨芥为咸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贵尚，亲宾以相饷遗。出《岭南异物志》。

芥末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出《酉阳杂俎》。

水韭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出《酉阳杂俎》。

茄子树

南中草菜，经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种茄子，宿根有三二年者，渐长枝干，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后，渐树老

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出《岭表录异》。

昆仑紫瓜

隋炀帝大业末，改茄子为昆仑紫瓜。出《述异录》。

茄子故事

茄子。茄字连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昔段成式因就廊下食茄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张周封茄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料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垄，秋瓜正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理龟瘕。欲其子繁，候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嫁茄子。曾火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西对蔡浦，长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浦。”出《酉阳杂俎》。

儋崖瓠

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鸡卵。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二 草木七

竹

叙竹类 涕竹 棘竹 簕筊竹 箇簕竹

慈竹 筋竹 百叶竹 桃枝竹 癭竹

罗浮竹 童子寺竹 竹花 竹药 竹实

五谷

雨稻 雨粟 雨麦 雕葫 雨谷

摇枝粟 凤冠粟 绕明豆 延精麦 紫沉麻

雨五谷 野粟石壳 芋 雀芋 甘蔗

茶菴

叙茶 获神茗 飧茗获报 消食茶

竹

叙竹类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出《酉阳杂俎》。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其笋甚美，煮食之，可止疮疖。出《神异经》。

棘竹

棘竹一名筩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猝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辘轳。食之，下人发。出《酉阳杂俎》。

簔箬竹

簔箬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涩文，可为错子。错甲，利胜于铁。若钝，以浆水浇之，还复快利。出《广州记》。古林之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岭表录异》。

危即竹

箇簔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拦隔，状如湿面。将成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出《酉阳杂俎》。

慈竹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出《酉阳杂俎》。

筋竹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出《酉阳杂俎》。

百叶竹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出《酉阳杂俎》。

桃枝竹

东官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监都尉。东有芜地，西接临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原缺出处，今见《酉阳杂俎》。

癭竹

东洛胜境有三溪，张文规有庄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癭，大如李。出《酉阳杂俎》。

罗浮竹

唐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南越志》云：本只罗山，忽海上有仙浮来相合，是谓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则山无出其右也。曾有诗曰：“四百余崖海上排，根连蓬岛荫天台。百灵若为移中土，嵩华都为一小堆。”遇巨竹万千竿，连直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

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箴。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箴，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丘帝竹，帝陵上所生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甑者，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出《岭表录异》。

童子寺竹

唐李卫公言：北都唯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出《酉阳杂俎》。

竹花

《山海经》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易根，易根必花，结实而枯死。实落复生，六年而成町。子作穗，似小麦。出《感应经》。

竹筴

竹复死曰筴。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则结实枯死。出《酉阳杂俎》。

竹实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竟置囤廩而贮之。家有羨粮者不少者，又取与葷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啞。如其中

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万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后，复产此君。可谓百万圆颅，活之于贞筠之下。出《玉堂闲话》。

五谷

雨稻

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出《述异记》。

雨粟

吕后三年，秦中天雨粟。出《述异记》。

雨麦

汉武帝时，广阳县雨麦。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述异记》。

雕菰

太液池边，皆是雕菰紫葇、绿节蒲丛之类。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雕菰；葇芦之未解叶者，谓为紫葇；菰之有首者，谓为绿节。其间鳧雏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鵝鶩□□，□□鸿鴈，动辄成群。出《西京杂记》。

雨谷

汉宣帝时，江淮饥馑，人相食。天雨谷三日。寻魏地奏，亡谷二

千顷。出《述异记》。

摇枝粟

宣帝地节元年，乐浪之东，有背明之国人至，贡方物。言其乡土在扶桑之东，见日出于西方。其国昏昏恒开。宜五谷，名曰融泽，方三千里。五谷皆良，食者延年，清腹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言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食之益髓。出《王子年拾遗记》。

凤冠粟

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游龙粟，枝叶屈曲，如游龙。有琼膏，色白如银。食此二粟，令人骨轻。出《王子年拾遗记》。

绕明豆

绕明豆，言其茎弱，自相萦缠。有挟剑豆，言荚形似人挟剑，而横斜生。有倾篱豆，言见日则叶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出《王子年拾遗记》。

延精麦

延精麦，言延寿益气。有昆和麦，调畅六腑。有轻心麦，食者体轻。有淳和麦，面以酿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麦，穗中有露，甘如饴。出《王子年拾遗记》。

紫沉麻

紫沉麻，其实不浮。有云水麻，实冷而光，宜为油泽。有光通麻，食者行不待烛，则巨胜也。食之延寿，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雨五谷

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民家则不雨。出《述异记》。

野粟石壳

宋高祖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后。既即位，而江表二千余里，野粟生焉。又淮南诸山石壳生，石上生壳也。袁安云：“石壳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出《述异记》。

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出《酉阳杂俎》。

雀芋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出《酉阳杂俎》。

甘蔗

南方山有𦵏𦵏甘蔗二音。之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可以节蛔虫。人腹中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是甘蔗能灭多益少。凡

蔗亦然。出《神异经》。

茶荈

叙茶

茶之名器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箬；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滢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紫笋；婺州有来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寿州有霍山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浮梁商贾不在焉。出《国史补》。

获神茗

《神异记》曰：余姚人虞茫，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百青羊，饮瀑布水。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茗饮，常思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觚之余，必相遗也。”因立茶祠。后常与人往山，获大茗焉。出《顾渚山记》。

飧茗获报

刘敬叔《异苑》曰：剡县陈婺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先辄祀之。二子恚之曰：“冢何知？徒以劳祀。”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及夜，母梦一人曰：“吾止此冢三百余年，母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飧吾嘉茗，虽泉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内获钱十万。似久埋者，唯贯新。母告二子，二子惭之。从是祷酹愈至。出《顾渚山记》。

消食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之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出《中朝故事》。

卷第四百一十三 草木八

芝菌蕈附

竹芝 楼阙芝 天尊芝 紫芝 参成芝

夜光芝 隐晨芝 凤脑芝 白符芝 五德芝

石桂芝 滴芝 木芝 萤火芝 肉芝

小人芝 地下肉芝 异菌 石菌 竹肉

毒菌

苔

叙苔 地钱 蔓金苔 如苕苔 石发

瓦松 瓦松赋

芝菌蕈附

竹芝

梁简文延香阁，大同十年，竹林吐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著也。其似结网众自，轻巧可爱。其与柄皆得相脱。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出《酉阳杂俎》。

楼阙芝

隋大业中，东都永康门内会昌门东，生芝草百二十茎，散在地，周十步许。紫茎白头，或白茎黑头。或有枝，或无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内根并如线，大道相连著。乾阳殿东，东上阁门槐树上，生芝九茎，共本相扶而生。中茎最长，两边八茎，相次而短，有如树阙，甚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图画表奏。出《大业拾遗记》。

天尊芝

唐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献之。出《酉阳杂俎》。

紫芝

唐大历八年，卢州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出《酉阳杂俎》。

参成芝

参成芝，断而可续。出《酉阳杂俎》。

夜光芝

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出《酉阳杂俎》。

隐晨芝

隐晨，状如斗，以星为节，以茎为网。出《酉阳杂俎》。

凤脑芝

《仙经》言：穿地六尺，以环宝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出《酉阳杂俎》。

白符芝

白符芝，大雪而白华。出《酉阳杂俎》。

五德芝

五德芝，如车马。出《酉阳杂俎》。

石桂芝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如大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出《酉阳杂俎》。

滴芝

少室石户中，更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余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南度径可一丈许。望之，蜜芝从石上随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屋后之余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滴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唯当以碗器置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按此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之者也。出《抱朴子》。

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以带鸡，而杂以鸡十二头笼之，去其处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出《抱朴子》。

萤火芝

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是草，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中心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澈。可以夜书。出《酉阳杂俎》。

肉芝

昔有人泊渚登岸，忽见芦苇间，有十余昆仑偃卧，手足皆动。惊报舟人，舟人有尝行海中者识之，菌也。往视之，首皆连地。割取食之，菌但无七窍。《抱朴子》云：“肉芝如人形，产于地。”亦此类也。何足怪哉？出《岭南异物志》。

小人芝

或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芝，即仙矣。出《抱朴子》。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邺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黦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邺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诊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坐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异菌

唐开成元年春，段成式修行里思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株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绿垂裙，如鹅鞞，高尺余。至冬，色变黑而死。焚之，气

如茅香。成式尝置香炉于栢台上念经，问僧，以为善征。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梁下，短柱是栢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鏤隐起，摩之殊软。尝以春末落，落时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老：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出《酉阳杂俎》。

石菌

宋州莆田县破岗山，唐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簍，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出《酉阳杂俎》。

竹肉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节上，如弹丸，味如白鸡。代北又有大树鸡，如杯棬，呼为胡猕头。卢山有石耳，性热。出《酉阳杂俎》。

毒菌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间，非茅蒐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舍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榉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榉柳皮重裹，县宰封印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薰，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樾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出《北梦琐言》。

苔

叙苔

苔钱亦谓之泽葵，又名董钱草，亦呼为宣癍，南人呼为垢草。出《述异记》。

地钱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多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出《酉阳杂俎》。

蔓金苔

晋梨国献蔓金苔。色如金，若萤火之聚，大如鸡卵。投之水中，蔓延波澜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于宫中穿池，广百步，时时观此苔，以乐宫人。宫人有幸者，则以金苔赐之。以置漆碗中，照耀满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则如火光矣。帝虑外人得之，炫惑百姓，诏使除苔塞池。及皇家丧乱，犹有此物。皆入胡中。出《王子年拾遗记》。

如茛苔

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楮，开成末，有苔状如古茛，布于砖上，色如蓝绿，轻软可爱。谈论僧义林，大和初，改葬基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蕪檀。出《酉阳杂俎》。

石发

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已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出《酉阳杂俎》。

瓦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后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时尝瓦此殿矣，众工不能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乎？”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缝，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出《酉阳杂俎》。

瓦松赋

崔融《瓦松赋·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祗连拳。间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乌悲，恶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香药

茶茺香 三名香 五名香 沉香 龙脑香

安息香 一木五香 诃黎勒 白豆蔻 𧄢齐香

无石子 紫𧄢 阿魏 荜拔 胡椒

阿勃参 山沓 麻黄 荆三棱

服餌

服松脂 餌松蕊 賜茯苓 服茯苓 服菖蒲

服桂 餌柠实 服五味子 食术 服桃胶

服地黄 服远志 服天门冬 饮菊潭水 饮甘菊谷水

食黄精

香药

茶茺香

燕昭王时，有波弋之国，贡茶茺香。若焚着衣，弥月不绝。所遇地，土石皆香。经朽木腐草，皆荣秀。用薰枯骨，则肌肉再生。出《独异志》。

三名香

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村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州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三香也。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叶香，闻数百里。名此为返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振神骇。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振灵丸，或名之为返生香，或名之为入鸟精香，或名为却死香。一种五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十洲记》。

沉香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唯朽者始香矣。”出《国史异纂》。

龙脑香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个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出《酉阳杂俎》。

安息香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心微碧，不结实。刻其叶而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出《酉阳杂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花鸡舌，叶藿，胶薰陆。出《酉阳杂俎》。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出《广异记》。

白豆蔻

白豆蔻，出加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出《酉阳杂俎》。

馱齐香

馱齐香，出波斯国，佛林呼为顶勃梨咄。长一丈，围一尺许。皮青色，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致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缶，疗百病。出《酉阳杂俎》。

无石子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如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出《酉阳杂俎》。

紫𨮒

紫𨮒树，出真腊国，真腊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不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其树枝条，即出紫𨮒。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陀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𨮒。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出《酉阳杂俎》。

阿魏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青黄。三月生叶，形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佛林国僧变，所说同。摩伽

阇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成阿魏。出《酉阳杂俎》。

荜拔

荜拔，出摩伽阇国，呼为荜拔梨。佛林国呼为阿梨诃毗。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蕺叶，子似桑椹。八月采。出《酉阳杂俎》。

胡椒

胡椒，出摩伽阇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芳辣。六月采。今作胡盘肉食，皆用之。出《酉阳杂俎》。

阿勃参

阿勃参，出佛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癣疥，无不瘳。其油极贵，价重于金。出《酉阳杂俎》。

山却

熙穆县里多山妍。《本草》云：南山之阴曰署预，消热下气，补五脏。出《南越志》。

麻黄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出《酉阳杂俎》。

荆三棱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不可忍。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悬之久干。有客窃之，其坚如骨，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把子，佩之。在路放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把尽消成水。客怪之，回以问同。同泣，具言之。后病状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验。出《朝野僉载》。

服饵

服松脂

上党有赵瞿者，病癰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否则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为赍粮而送之，置山穴中。瞿居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日。有仙人行过穴口而哀之，具问讯焉。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仙人。以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愈疮，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云：“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遂具言状。后服松脂不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高越险，终日不倦。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又夜见面上有姝女二人，长二三寸，面目皆具，但为小耳。游戏其口鼻之间，如是且一年。此女稍长如大人，在侧。又常闻琴瑟之音，欣然独笑。在人间二百许年，色如少童。乃抱犊入山去。必地仙也。其间闻瞿服松脂如此，于是竞服。其多力者，乃车运驴负，誓积之盈室。服之远者，不过一月，未觉有大益，辄止。有志者难得如是也。出《抱朴子》。

饵松蕊

《遁甲经》云：“沙土之福，云阳之墟，可以隐居。”云阳氏，古之仙人。《方记》曰：“南岳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围即数寻，而蕊甘，仙人可饵。”相传服食炼行之人，采此松膏而服，不苦涩。与诸处松别。出《十道记》。

赐茯苓

沈约谢始安王赐茯苓。一枝重一十二斤八两，有表。出《酉阳杂俎》。

服茯苓

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能隐能彰，不复食谷，灸瘢皆灭，面体玉光。出《抱朴子》。

服菖蒲

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又菖蒲须生得石上，一寸九节已上，紫花者尤善。出《抱朴子》。

服桂

赵他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出《抱朴子》。

餌柠实柠与楮同

柠木实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还少，令人彻食见鬼。昔道士梁顷，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年至百四十岁，能夜书，走及奔马。入青龙山去。出《抱朴子》。

服五味子

移门子，食服五味子六十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出《抱朴子》。

食术

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壶山中，饥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饥。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胜故。自说在山中时，身轻欲跳，登高履险，历日不倦，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见一高岩上，有数人对博戏者，有读书者，俯而视之，文氏因闻其相问。言：“此子可呼上否？”其一人答：“未可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长五寸，身轻如飞，能超逾渊谷二丈许。出《抱朴子》。

服桃胶

桃胶，以桑木灰渍，服之，百病愈。久久身有光，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谷矣。出《抱朴子》。

服地黄

楚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手上车弩。出《抱朴子》。

服远志

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出《抱朴子》。

服天门冬

杜子微，服天门冬八十年，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出《抱朴子》。

饮菊潭水

荆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极甘。深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得穿井，仰饮此水。上寿二三百，中寿百余，其七十八十，犹以为夭。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有征。出《十洲记》。

饮甘菊谷水

南阳酃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故水味为变。其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饮甘谷水。饮者无不考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酃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痹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小生便饮食此水者耳。又菊花与蕙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蕙苦。谚言所谓“苦如蕙”也。今所在有贡菊，但为少耳。率多生于水侧也。缙氏山与酃县最多。仙方所谓白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效，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菊谷水，南方气味，亦未足言，而其上居民以延年，况得服好药，安得无

益乎？出《抱朴子》。

食黄精

临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梢乃佳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梢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即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细绳三面围之。俄腾上山顶，其主益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饌，多其五味，令甚香美，值其往来之路，观其食之否？”如其言，果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即黄精也。复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五 草木十

木怪

张叔高 陆敬叔 聂友 董奇 赵翼

魏佛陀 临淮将 崔导 贾秘 薛弘机

卢虔 僧智通 江夏从事

木怪

张叔高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留其使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具白叔高。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数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是岁，司空辟高为侍御史、兖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荐祝祖孝，竟无他怪。出《风俗通》。

陆敬叔

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树，不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泽图曰：“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记》。

聂友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涂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见一白鹿，射之中，寻踪血尽，不知所在。饥困，卧梓树下。仰见所射鹿箭，著树枝，怪之。于是还家赍粮，命子弟持斧伐之。树有血，遂截为二板。牵置陂中，常沉，时复浮出，出家必有吉。友欲迎宾客，常乘此板。或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复浮。仕官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其板忽随至石头，友惊曰：“此陂中板来，必有意。”因解职还家。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自尔后，板出或为凶祸。今新涂北二十里余，曰封谿，有聂友截梓树版涛牂柯处。牂柯有樟树，今犹存，乃聂友回日所栽，枝叶皆向下生。出《搜神记》。

董奇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树，阴映甚佳。后霖雨，奇独在家乡，有小吏言：“太承云府君来。”乃见承云著通天冠，长八尺，自言为方伯，某第三子有隗才，方当与君周旋。明日，觉树下有异。每晡后无人，辄有一少年就奇语戏，或命取饮食。如是半年。奇气强壮，一门无疾。奇后适下墅，其仆客三人送护。言树材可用，欲货之，郎常不听，今试共斩斫之。奇遂许之。神亦自尔绝矣。出《幽明录》。

赵翼

永嘉松阳赵翼以义熙中与大儿鲜共伐山桃树，有血流，惊而止。

后忽失第三息所在，经十日自归。闻空中有语声，或歌哭。翼语之曰：“汝既是神，何不与我相见？”答曰：“我正气耳。舍北有大枫树，南有孤峰，名曰石楼。四壁绝立，人兽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儿著树杪及石楼上。举家叩头请之，然后得下。”出《异苑》。

魏佛陀

梁末，蔡州布席家空宅，相承云，凶不可居。有回防都督军人魏佛陀将火入宅，前堂止息。曛黄之际，堂舍有一物，人面狗身，无尾，在舍跳踯。佛陀挽弓射之，一发即不复见。明日发屋，看箭饮羽，得一朽木，可长尺许，下有凝血。自后遂绝。出《五行记》。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驱，施于孔所。给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出《广异记》。

崔导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橘，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为我置一敝庐，我自耕凿，以卒此生。君仍尽剪去橘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祸矣。何者，昔百万之

资，今已足矣。”导大惊，乃皆如其言，即为葺庐，且尽伐去橘树。后五年而导卒，家复贫。其人亦不知所在。出《潇湘录》。

贾秘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及欢笑久，而七人皆递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已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

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人不我

用。若非遭郢匠之斫，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无辞吐饲，不异推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纨绮。纨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纨绮之美丽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虽处蓬荜，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也。”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弩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言讫，复自歌自舞。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出《潇湘记》。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驼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入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之。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居一日，残阳西颓，霜风入户，披褐独坐，仰张邴之余芳。忽有一客造门，仪状瑰古，隆隼庞眉，方口广颡，巍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长揖薛弘机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仆所居不遥，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诣。”弘机一见相得，切磋今古，遂问姓氏。其人曰：“藏经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将艾。云：“汉兴，叔孙为礼，何得以死丧婚姻而行二载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

籍，所得事今多。”弘机好《易》，因问。藏经则曰：“易道深微，未敢学也。且刘氏六说，只明《诗》《书》《礼》《乐》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实五说。是道之难。”弘机甚喜此论。言讫辞去，窅飒有声，弘机望之，隐隐然丈余而没。后问诸邻，悉无此色。弘机苦思藏经，又不知所。寻月余，又诣弘机。弘机每欲相近，藏经辄退。弘机逼之，微闻朽薪之气，藏经隐。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谓弘机曰：“知音难逢，日月易失，心亲道旷，室迩人遐。吾有一绝相赠，请君记焉。”诗曰：“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讫，情意搔然，不复从容，出门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恶风，发屋拔树。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为烈风所拉折。其内不知谁人藏经百余卷，尽烂坏。弘机往收之，多为雨渍断，皆失次第，内唯无《周易》。弘机叹曰：“藏经之谓乎？”建中年事。出《乾闥子》。

卢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力至，身長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俯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

有惧，遂东向而去。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出《宣室志》。

僧智通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境，殆非人迹所至处。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缝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其怪遂绝。出《酉阳杂俎》。

江夏从事

太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剗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谓元长曰：“堂之东北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梢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一十六 草木十一

木怪下

窆宽 吴偃 董观 京洛士人 江叟

花卉怪

龙蛇草 鲜卑女 蕨蛇 芥虫 崔玄微

木怪下

窆宽

唐扶风窆宽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出《宣室志》。

吴偃

有醴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於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

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出《宣室志》。

董观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樵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

京洛士人

京洛间，有士人子弟失其姓名，素善雕镂。因行他邑山路，见一大槐树荫蔽数亩，其根旁瘤瘿如数斗瓮者四焉，思欲取之。人力且少，又无斧锯之属，约回日采取之。恐为人先采，乃于衣箠中，取纸数张，割为钱，系之于树瘤上。意者欲为神树，不敢采伐也。既舍去，数月而还。大率人夫并刀斧，欲伐之，至此树侧，乃见画图影，旁挂纸钱实繁，复有以香醺奠之处。士人笑曰：“村人无知信此，可惑也。”乃命斧伐之，次，忽见紫衣神在旁，容色屹然，叱仆曰：“无伐此木。”士人进曰：“吾昔行次，见槐瘤，欲取之。以无斧锯，恐人采

之，故权以纸钱占护耳。本无神也，君何止遏？”神曰：“始者君权以纸钱系树之后，咸曰神树，能致祸福，相与祈祀。冥司遂以某职受享爵。今有神也，何言无之？若必欲伐之，祸其至矣。”士人不听。神曰：“君取此何用？”客曰：“要雕刻为器耳。”神曰：“若尔，可以善价赎之乎？”客曰：“可。”神曰：“所须几何？”士人曰：“可遗百千。”神曰：“今奉百绢。于前五里有坏坟，绢在其中。如不得者，即复此相见。”士人遂至坏坟中，果得绢，一无欠焉。出《原化记》。

江叟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闾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扞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存得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

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闾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脱得见

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

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传奇》。

花卉怪

龙蛇草

后汉灵帝中平年夏，陈留郡济阳济阴，冤句离狐，城皋阳武，城郭路边生草，悉备龙蛇鸟兽之形。《续汉志》曰：“其状五色，毛羽头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牛马万物之状。”是岁，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抄掠，后兄何进秉权，汉遂微弱。又董卓起兵焚烧宫阙之应。出《五行记》。

鲜卑女

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姘净，著赤衣，自云家在侧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茎。苋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焉。出《异苑》。

蕨蛇

太尉郗鉴镇丹阳也，曾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茎，即觉心中潭潭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疼痛。经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赤蛇长尺余，尚动摇。乃挂于檐前，蛇渐焦。经宿视之，乃是一茎蕨耳，犹昔之所食也。病遂差。出《续搜神记》。

芥虫

五岭春夏率皆霪水，晴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败，萌胶毡罽，无逾年者。尝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螳螂，但腰身细长耳。出《岭南异物志》。

崔玄微

唐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

药尽，领僮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

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即不知奉求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知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诸侣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夫免患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

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

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又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出《酉阳杂俎》及《博异记》。

卷第四百一十七 草木十二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僧智𪔐 邓珪 刘皂 田布

梁生 苏昌远

药怪

上党人 田登娘 赵生

菌怪

郭元振 宣平坊官人 豫章人

花卉怪下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

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劬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旬而毙。出《集异记》。

僧智𪔐

上元中，蜀郡有僧智𪔐在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大如蝇，金色，迭飞赴灯焰，或蹲于灯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于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墮其一，乃董陆花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出《酉阳杂俎》。

邓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缙丝为缙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缙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缙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缙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出《宣室志》。

刘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西河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白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出《宣室志》。

田布

唐田布，田悦之子也。元和中，尝过蔡比，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若鹑鹌巢在苇。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出《酉阳杂俎》。

梁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以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出《宣室志》。

苏昌远

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言》。

药怪

上党人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见。去宅一里，但见一人参枝。掘之，入地五尺，如人体状。掘去之后，呼声遂绝。时晋王广阴有夺宗之计，谄事权要，上君也，党与也，言朋党比而譖。太子竟见废，隋室因此而乱。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宣室志》，今见《隋书·五行志》。

田登娘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邈村，村之田氏尝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香气似术。其家奉释，有象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十六七，有容质。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尝日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蹻屐。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萌芽。其女有妊，乃具白于母。母疑其怪。尝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一鸽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亦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旧说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见怪而去之。

宜乎！出《酉阳杂俎》。

赵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衮纮，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征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锒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出《宣室志》。

菌怪

郭元振

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瞋目出于灯下。元振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元振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久之，元振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

数斗，所题句在焉。出《酉阳杂俎》。

宣平坊官人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一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并树枯根，下有大虾蟆如叠，挟二笔镞。树溜津满其中也。及有巨白菌如殿门浮沕钉，其盖已落。虾蟆乃驴也，笔镞乃油桶也，菌则其人矣。里人有买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发，食者悉病呕。出《酉阳杂俎》。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屋施瓦者，下视无人，唯釜煮物，以盆覆之。俄有小儿裸身绕釜而走，倏忽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独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蕈者皆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一十八 龙一

苍龙 曹凤 张鲁女 江陵姥 甘宗

南_郡国 龙场 五色石 震泽洞 梁武后

刘甲 宋云 蔡玉 李靖

苍龙

孔子当生之夜，二苍龙亘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曹凤

后汉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见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二丈，大十围，梢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出《水经注》。

张鲁女

张鲁之女，曾浣衣于山下，有白雾濛身，因而孕焉。耻之自裁，将死，谓其婢曰：“我死后，可破腹视之。”婢如其言，得龙子一双，遂送于汉水。既而女殡于山。后数有龙至，其墓前成蹊。出《道家杂记》。

江陵姥

江陵赵姥以沽酒为业。义熙中，居室内忽地隆起，姥察为异，朝夕以酒酹之。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家人闻土下有声如哭。后人掘地，见一异物蠢然，不测大小，须臾失之。俗谓之土龙。出《渚宫旧事》。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国方士能神咒者，临川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乃长数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则龙辄一缩。至长数寸，乃取置壶中，以少水养之。外国常苦旱灾，于是方士闻有旱处，便赍龙往，出卖之，一龙直金数十斤。举国会敛以顾之。直毕，乃发壶出龙，置渊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矣。出《抱朴子》。

南郢国

南郢国有洞穴阴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龙毛鱼。时蜕骨于旷泽之中。鱼龙同穴而处。其国献毛龙一于殷。殷置蒙龙之官，至夏代不绝，因以命族。至禹导川，及四海会同，乃放于洛汭。出《拾遗录》。

龙场

《王子年拾遗》曰：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龙皮骨如山阜，布散百余顷。《述异记》：“晋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

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按山阜冈岫，能兴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齿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论衡》云：“蝉生于腹育，开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蛇之蛻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于栋上得龙骨长一丈许，宛然皆具。出《感应经》。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丰后湖观音寺西岸，获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盘蹙，如有夜光。文猛以为神异，抱献之梁武。梁武喜，命置于太极殿侧。将年余，石忽光照廊庑，有声如雷。帝以为不祥，召杰公示之。对曰：“此上界化生龙之石也，非人间物。若以洛水赤砺石和酒合药，煮之百余沸，柔软可食。琢以为饮食之器，令人延寿。福德之人，所应受用。有声者，龙欲取之。”帝令驰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为瓿，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余屑，置于旧处。忽有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拥石腾跃而去。帝遣推验，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斗龙所竞之石。其瓿遭侯景之乱，不知所之。出《梁四公记》。

震泽洞

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余尺。有长城乃仰公眺误堕洞中，旁行，升降五十余里，至一龙宫。周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宫室门阙。龙以气辟水，霏如轻雾，昼夜光明。遇守门小蛟龙，张鳞奋爪拒之，不得入。公眺在洞百有余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仿佛说得归路，寻出之。

为吴郡守时，乃具事闻梁武帝。帝问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

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罗浮两山间穴溪，一通枯桑岛东岸。盖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数卫护此珠。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嘉。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有会稽郡鄮县白水乡郎庾毗罗请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烧杀鄮县东海潭之龙百余头，还为龙所害。汝龙门之穴也，可行乎？”毗罗伏实，乃止。

于是合浦郡洛黎县瓯越罗子春兄弟二人，上书自言：“家代于陵水罗水龙为婚，远祖矜能化恶龙。晋简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龙。今龙化县，即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龙，刚猛难化，臣祖化之。化石龙县是也。东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铜鼓石头等诸水大龙，皆识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孙。请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龙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谨赍至都，试取观之。”公曰：“汝石但能制微风雨召戎虏之龙，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龙。”又问曰：“汝有西海龙脑香否？”曰：“无。”公曰：“奈之何御龙？”帝曰：“事不谐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龙脑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扬道义，许谧、茅容乘龙，各赠制龙石十斤。今亦应在，请访之。”帝敕命求之。于茅山华龙隐居陶弘景得石两片。公曰：“是矣。”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鱼胶之，成二缶。火烧之，龙脑香寻亦继至。杰公曰：“以蜡涂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

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千岁龙能变化，出入人间，有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辞去，子春荐珠。

帝大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

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等珠，不如大珠之贵。”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余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电水火刀兵诸毒厉。骊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当其凹处，有白如铁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之上，有瑕者为下。珠蚌五，于时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吮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异。对曰：“使其自适。”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余杂珠，散于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于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曲宛转。群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光之远近，七九八数，皆如杰公之言。

子春在龙宫得食，如花如药，如膏如饴，食之香美。赍食至京师，得人间风日，乃坚如石，不可咀嚼。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为奉车都尉，二弟为奉朝请，赐布帛各千匹。追访公眈往不为龙害之由，为用麻油和蜡，以作照鱼衣，乃身有蜡气故也。出《梁四公记》。

梁武后

梁武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众趋井救之，后已化为毒龙，烟焰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叹久之，因册为龙天王，便于井上立祠。出《两京记》。

刘甲

宋刘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丽，未尝读佛经，忽能暗诵《法华经》。女所住屋，寻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觉，宜作

二七日斋。”家为置高座，设宝帐。女登座，讲论词玄。又说人之灾祥，诸事皆验。远近敬礼，解衣投宝，不可胜数。衡阳王在镇，躬率参佐观之。经十二日，有道士玄真曰：“此怪邪也。”振褐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门。云：“魔邪寻至，凡着道服，咸勿纳之。”真变服奄入。女初犹喝骂，真便直前，以水洒之，即顿绝，良久乃苏。问以诸事，皆云不识。真曰：“此龙魅也。”自是复常，嫁为宣氏妻。出《渚宫旧事》。

宋云

后魏宋云使西域，至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三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果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鸟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之中，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化为人，悔过向王。王即从之。出《洛阳伽蓝记》。

蔡玉

弘农郡太守蔡玉以国忌日于崇敬寺设斋。忽有黑云甚密，从东北而上，正临佛殿。云中隐隐雷鸣。官属犹未行香，并在殿前，聚立仰看。见两童子赤衣，两童子青衣，俱从云中下来。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长丈余，仰掷云中。雷声渐渐大而下来。少选之间，向白蛇从云中直下，还入所出柱下。于是云气转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离地数寸。一童子从下又拔出一白蛇长二丈许，仰掷云中。于是四童子亦一时腾上，入云而去。云气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霑，至晚方霁。后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许，不当本处。寺僧谓此柱腹空。乃凿柱至心，其内果空，为龙藏隐。出《大业拾遗记》。

李靖

唐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灵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因闷益甚。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扣门久之，一人出问。靖告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独太夫人在。宿应不可。”靖曰：“试为咨白。”乃入告。复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还时，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既而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衾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靖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厉。”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以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靖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鞚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饼子，系于鞍前。戒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跑地嘶鸣，即取饼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倏忽渐高，但讶其隐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

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跃，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

俄顷雨毕，骑马复归。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但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亦连坐，奈何？”靖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只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靖曰：“我猎徒，以斗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也。”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

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极将相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一十九 龙二

柳毅

柳毅

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至六七里，鸟起马惊，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毅怪视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毅诘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始楚而谢，终泣而对曰：“贱妾不幸，今日见辱于长者。然而恨贯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闻焉：妾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言讫，歔歔流涕，悲不自胜。

又曰：“洞庭于兹，相远不知其几多也。长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断尽，无所知哀。闻君将还吴，密通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说，气血俱动，恨无毛羽，不能奋飞，是何可否之谓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尘间，宁可致意耶？唯恐道途显晦，不相通达，致负诚托，又乖恳愿。子有何术，可导我邪？”女悲泣且谢曰：“负载珍重，不复言矣。脱获回耗，虽死必谢。君不许，何敢言？既许而问，则洞庭之与京邑，不足为异也。”毅请闻之。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因而随之，无有碍矣。幸君子书叙之外，悉以心诚之话倚托，千万无渝。”毅曰：“敬

闻命矣。”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乃置书囊中。因复问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岂宰杀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数顾视之，则皆矫顾怒步，饮龇甚异，而大小毛角，则无别羊焉。毅又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其夕，至邑而别其友。

月余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洞庭之阴，果有橘社。遂易带向树，三击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间，再拜请曰：“贵客将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实，曰：“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谓毅曰：“当闭目，数息可达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宫。始见台阁相向，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夫乃止毅停于大室之隅。曰：“客当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灵虚殿也。”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奇秀深杳，不可殚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谓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阁，与太阳道士讲大经。少选当毕。”毅曰：“何谓大经？”夫曰：“吾君龙也，龙以水为神，举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为神圣，发一灯可燎阿房。然而灵用不同，玄化各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听。”

言语毕，而宫门辟，景从云合，而见一人披紫衣，执青玉。夫跃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问曰：“岂非人间之人乎？”毅对曰：“然。”毅而设拜，君亦拜。命坐于灵虚之下。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昨下第，间驱泾水右谿，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环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谓毅曰，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于此。悲泗淋漓，诚怛人心。遂托书于毅，毅

许之。今以至此。”因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鉴听，坐贻聋瞽，使闺窗孺弱，远罹构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齿发，何敢负德？”词毕，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时有宦人密视君者，君以书授之，令达宫中。

须臾，宫中皆恸哭。君惊谓左右曰：“疾告宫中，无使有声。恐钱塘所知。”毅曰：“钱塘何人也？”曰：“寡人之爱弟。昔为钱塘长，今则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过人耳。昔尧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遂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故钱塘之人，日日候焉。”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臂青天而飞去。毅恐蹶仆地。君亲起持之曰：“无惧，固无害。”毅良久稍安，乃获自定。因告辞曰：“愿得生归，以避复来。”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则然，其来则不然。幸为少尽缱绻。”因命酌互举，以款人事。

俄而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千万，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迫而视之，乃前寄辞者。然若喜若悲，零泪如系。须臾红烟蔽其左，紫气舒其右，香气环旋，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须臾，又闻怨苦，久而不已。有顷，君复出，与毅饮食。又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貌耸神溢，立于君左右。谓毅曰：“此钱塘也。”毅起，趋拜之。钱塘亦尽礼相接，谓毅曰：“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飡德怀恩，词不悉心。”毅执退辞谢，俯仰唯唯。然后回告兄曰：“向者辰发灵虚，已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

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抚然曰：“顽童之为是心也，诚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赖上帝显圣，谅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辞焉？从此已去，勿复如是。”钱塘复再拜。是夕，遂宿毅于凝光殿。

明日，又宴毅于凝碧宫。会友戚，张广乐，具以醪醑，罗以甘洁。初笳角鼙鼓，旌旗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钱塘破阵》乐。”旌^鏖杰气，顾骤悍栗。坐客视之，毛发皆竖。复有金石丝竹，罗绮珠翠，舞千女于其左。中有一女前进曰：“此《贵主还宫乐》。”清音宛转，如诉如慕。坐客听之，不觉泪下。二舞既毕，龙君大悦，锡以纨绮，颁于舞人。然后密席贯坐，纵酒极娱。酒酣，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真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歌罢，钱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歌阕，洞庭君俱起奉觞于毅。毅踟躇而受爵。饮讫，复以二觞奉二君。乃歌曰：“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歌罢，皆呼万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贮以开水犀。钱塘君复出红珀盘，贮以照夜玳。皆起进毅。毅辞谢而受。然后宫中之人，咸以绀彩珠璧，投于毅侧，重叠焕赫。须臾，埋没前后。毅笑语四顾，愧揖不暇。泊酒阑欢极，毅辞起，复宿于凝光殿。

翌日，又宴毅于清光阁。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义士可杀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陈于公。如可，则俱在云霄；如不可，则皆夷粪壤。足下以为何如哉？”毅曰：“请闻之。”钱塘曰：“泾阳之妻，则洞庭君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为九姻所

重。不幸见辱于匪人，今则绝矣。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使受恩者知其所归，怀爱者知其所付。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毅肃然而作，欷然而笑曰：“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毅始闻跨九州，怀五岳，泄其愤怒。复见断锁金，掣玉柱，赴其急难。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盖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爱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箫管方洽，亲宾正和，不顾其道，以威加人？岂仆之素望哉？若遇公于洪波之中，玄山之间，鼓以鳞须，被以云雨，将迫毅以死，毅则以禽兽视之。亦何恨哉？今体被衣冠，坐谈礼义，尽五常之志性，负百行之微旨。虽人世贤杰，有不如者，况江河灵类乎？而欲以蠢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乃逡巡致谢曰：“寡人生长宫房，不闻正论。向者词述狂妄，搪突高明，退自循顾，戾不容责。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其夕复欢宴，其乐如旧，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

明日，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夫人泣谓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别。”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夫人又曰：“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然当此席，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满宫凄然，赠遗珍宝，怪不可述。

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遂娶于张氏，而又娶韩氏。数月，韩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旷多感，或谋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卢氏女，范阳人也。父名曰浩，尝为清流宰，晚岁好道，独游云泉。今则不知所在矣。母曰郑氏。前年适清河张氏，不幸而张夫早亡。母怜其少，惜其慧美，欲择德以配焉。不识何如？”毅乃卜日就礼。既而男女二姓，俱为豪族。法用礼物，尽其丰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余，毅

因晚入户，视其妻，深觉类于龙女，而逸艳丰厚，则又过之。因与话昔事。妻谓毅曰：“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经岁余，有一子。毅益重之。

既产逾月，乃秣饰换服。召亲戚相会之间，笑谓毅曰：“君不忆余之于昔也？”毅曰：“夙为洞庭君女传书，至今为忆。”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泾川之冤，君使得白。衔君之恩，誓心求报。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遂至睽违，天各一方，不能相问。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惟以心誓难移，亲命难背。既为君子弃绝，分无见期，而当初之冤，虽得以告诸父母，而誓报不得其志，复欲驰白于君子。值君子累娶，当娶于张，已而又娶于韩。迨张、韩继卒，君卜居于兹。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今日获奉君子，咸善终世，死无恨矣。”因呜咽泣涕交下，对毅曰：“始不言者，知君无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妇人匪薄，不足以确厚永心。故因君爱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惧兼心，不能自解。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毅曰：“似有命者。仆始见君子长泾之隅，枉抑憔悴，诚有不平之志。然自约其心者，达君之冤，余无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岂思哉？洎钱塘逼迫之际，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义行为之志，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为志尚，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纷纶，唯直是图，不遑避害。然而将别之日，见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终以人事扼束，无由报谢。吁！今日君卢氏也，又家于人间。则吾始心未为惑矣。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妻因深感娇泣，良久不已。有顷，谓毅曰：“勿以他类，遂为无心。固当知报耳。夫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往不适，君不以为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乃相与覲洞庭。既至而宾主盛礼，不可具纪。

后居南海，仅四十年。其邸第舆马，珍鲜服玩，虽侯伯之室，无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泽。以其春秋积序，容状不衰，南海之人，靡不惊异。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凡十余岁，莫知其迹。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晴昼长望，俄见碧山出于远波。舟人皆侧立曰：“此本无山，恐水怪耳。”指顾之际，山与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驰来，迎问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来候耳。”嘏省然记之，乃促至山下，摄衣疾上。山有宫阙如人世，见毅立于宫室之中，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毅词理益玄，容颜益少。初迎嘏于砌，持嘏手曰：“别来瞬息，而发毛已黄。”嘏笑曰：“兄为神仙，弟为枯骨，命也。”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曰：“此药一丸，可增一岁耳。岁满复来，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欢宴毕，嘏乃辞行。自是已后，遂绝影响。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殆四纪，嘏亦不知所在。

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五虫之长，必以灵者，别斯见矣。人裸也，移信鳞虫。洞庭含纳大直，钱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载，独可邻其境。愚义之，为斯文。”出《异闻集》。

卷第四百二十 龙三

俱名国 释玄照 王景融 凌波女 陶岷

齐澣 沙州黑河 兴庆池龙 井龙 旃然

龙门

俱名国

僧祇律云，佛住舍卫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时有商人驱八牛到北方俱名国。有一商人在泽中牧牛。时有离车捕龙食之，捕得一龙，离车穿鼻牵行。商人问离车：“今汝牵此龙何用？”云：“我将杀而为啖。”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许。商人即放龙令去。既而复虑离车追逐，复捕取放别池中。龙忽变为人，语谓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入宫，当报大德。”商人答言：“龙性率暴，嗔恚无常，或能杀我。”答云：“不尔。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人。但以我受菩萨法，都无杀心。何况君今施我寿命，顾当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扫除。”

商人后入宫内，见龙门边，二龙系在一处。因问：“汝为何被系？”答言：“此龙女半月，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此龙女，不为坚固，为离车所捕。以是被系。”龙女俄出，呼商人入宫坐宝床上。龙女言：“龙中有食，能尽寿而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阎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须欲阎浮提食。”即时种种饮食俱备。商人问龙女：“此龙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

之。”商人言：“汝莫杀。”乃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当食耳。”复言曰：“不得直放之，当罚六月，摈置人间。”商人见龙宫中，宝物庄严饰宫殿，即问：“汝有如是庄严，因受菩萨何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为五？谓生时、眠时、淫时、嗔时、死时。一日之中，三过皮肉落地，热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为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来出家。”龙女即与八饼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之不尽。复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以八饼金与父母。曰：“此是龙金。”说已更生尽寿用之不可尽。时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暂救龙女，恩报弥重；况持大斋，受福宁小？出《法苑珠林》。

释玄照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鹄谷，操行精悫，冠于缙流。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既讲于山中，虽沍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瑰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忽一旦，晨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经时，国内荒谨，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召云致雨，固是细事。但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身首为忧也。试说一计，庶几可矣。长老能行之乎？”玄照曰：“愿闻其说。”三叟曰：“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贫道知孙处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诊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济于万代，名已籍于帝宫，诚为贵真也。如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即以拯护之方，授于玄照。

玄照诣思邈所居，恳诚祗谒，情礼甚谨。坐定久之，乃曰：“处

士以贤哲之度，济拔为心，今者亢阳，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于今。幸一开恩，以救危歎。”思邈曰：“仆之无堪，遁弃山野，以何功力济于人也？苟有可施，固无所吝。”玄照曰：“贫道昨遇三龙，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诛罪非轻。唯处士德尊功大，救之则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捕之，处士喻而遣之，必得释罪矣。”思邈许之。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

翌日，玄照来谒思邈。对语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冰。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思邈召而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便解而释之，携索而去。有顷，三叟致谢思邈，愿有所酬。孙曰：“吾山谷之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三叟复来，告谢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报，尤为奇特矣。出《神仙感遇传》。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于埏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出《朝野僉载》。

凌波女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秾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自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出《逸史》。

陶岷

陶岷者，彭泽令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则泛游于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数载不归。见其子孙成人，皆不辩其名字也。岷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仕宦。有知生者通于八音，命陶人为臂，潜记岁时，取其声，不失其验。尝撰《集乐》录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空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岷有夕乐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则穷其境物，乘兴春行。岷且名闻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岷拒之曰：“某麋鹿闲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诣者。系水仙之为人，江山之可驻耳。吴越之土，号为水仙。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及遇古剑，长二尺许，又玉环，径四寸，及海船昆仑奴名摩诃，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钱而贯之。曰：“吾家至宝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江。

每遇水色可爱，则遗剑环于水，命摩诃取之，以为戏乐。如是数

岁。因渡巢湖，亦投剑环，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而便出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怒乎？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岷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仅三十载，固亦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到襄阳山，便归吴郡也。”行次西塞山，维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剑环，命摩诃下取，见汨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剑环不可取也。有龙高二丈许，而剑环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岷曰：“汝与剑环，吾之三宝。今者二物既亡，尔将安用？必须为吾力争之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还也。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污于水上。如有示于岷也。岷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游江湖矣。诗曰：“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出《甘泽谣》。

齐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祜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丈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如常龟。祜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澣。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祜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

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龟焉。出《广异记》。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渚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尽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远徙，用逃垫溺之患。其吏于北庭沙洲者，皆先备牲酎，望祀于河浒，然后敢视政。否即淫雨连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则里中民尽鱼其族也。唐开元中，南阳张嵩奉诏都护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讯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腾水，以凯郡人望祀河浒。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执弓矢以俟于侧。嵩率僚吏，班于河上，峨冠敛板，罄折肃躬。俄顷，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而出。俄然升岸，目有火光射人。离人约有数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满以伺焉。既而果及于几筵，身渐短而长数尺。方将食，未及，而嵩发矢。一时众矢共发，而龙势不能施而摧。龙既死，里中俱来观之，哗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遂以献上。上壮其果断，诏断其舌，函以赐嵩。且子孙承袭在沙州为刺史，至今号为龙舌张氏。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井龙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于驿树。近井，狮子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有龙出井而去。出《国史补》。

旃然

玄宗将封泰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弓矢，亲射之。矢发龙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济水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出《开天传信记》。

龙门

旧说：“春水时至，鱼发龙门。则有化者。”至今汾晋山中，龙有遗骨角甚众。采以为药，有五色者。出《国史补》。

卷第四百二十一 龙四

萧昕 遗尺潭 刘贯词 韦氏 任顓

赵齐嵩

萧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厉。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凡月余，暑气愈盛。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瘼为忧。幸吾师为结坛场致雨也。”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缒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瓿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顷，即以缒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出《宣室志》。

遗尺潭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

龙，至今遂成潭。出《转载》。

刘贯词

唐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见，意颇殷勤，以兄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游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恳，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少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慧聪，使渠助为主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

贯词遂归。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使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妹子即贯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

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辨慧过人。

既拜，坐于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贐。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请，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厉。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可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

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潭危桥，宛似初到。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缗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来，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尚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禳人患厄。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为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由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囓，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出，渠亦当来，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灏灏晦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客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词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出《续玄怪录》。

韦氏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韦生授扬子县尉，孟授阆州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

韦氏至下，坠约数丈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岩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岩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可长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意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苏。

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非其人。韦氏问此何所，渔翁曰：“此扬子县。”韦氏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伤异之，舟中有茶粥，饮食之。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上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妹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

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随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逆厄，颜色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无极。后数十年，韦氏表弟裴纲，贞元中，犹为洪州高安尉，自说其事。出《原化记》。

任顓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顓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顓延坐与语。既久，顓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顓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顓曰：“愿受教。”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虑。”顓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后二日，顓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顓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顓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顓亦还山中。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顓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顓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

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出《宣室志》。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选授成都县尉，收拾行李兼及仆从，负割以行，欲以赴任。然栈道甚险而狭，常以马鞭拂小树枝，遂被鞭梢缴树，猝不可脱，马又不住，遂坠马。枝柔叶软，不能碍挽，直至谷底，而无所损。视上直千余仞，旁无他路，分死而已。所从仆辈无计，遂闻于官而归。赵子进退无路，坠之翌日，忽闻雷声殷殷，乃知天欲雨。须臾，石窟中云气相旋而出。俄而随云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蜒而四足生。奋迅鬣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赵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龙出亦死，宁出而死。”

攀龙尾而附其身，龙乘云直上，不知几千仞，赵尽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体而行。赵生方得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视见云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叹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龙将到海，飞行渐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龙而投诸地。海岸素有芦苇，虽堕而靡有所损。半日，乃行路逢人，问之，曰：“清远县也。”然至于县，且无伴从凭据，人不之信，不得缙绶。迤邐以至长安，月余日，达舍。家内始作三七斋，僧徒大集。忽见赵生至，皆惊恐奔曰：“魂来归。”赵生当门而坐，妻孥辈亦恐其有复生。云：“请于日行，看有影否。”赵生怒其家人之诈恐，不肯于日行。疏亲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见赵生言，犹云：“乃鬼语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二十二 龙五

许汉阳 刘禹锡 周邠 资州龙 韦思恭

卢元裕 卢翰 李修 韦宥 尺木

史氏子

许汉阳

许汉阳，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江波急，寻小浦路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鬟方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调以游词，又大笑，复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宅内厅，揖坐。云：“女郎易服次。”

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果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者列拜。又引第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皆拜问所来。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奇树高数丈，枝干如梧，叶似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盎如杯，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命一青衣捧一鸟如鸚鵡，置饮前栏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掣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人

再拜。女郎举酒，众乐俱作，萧萧泠泠，宛如神仙。才一巡，已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事辩之，则女郎一无所酬答。

欢饮至二更，筵宴已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又请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语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请诵之。”女郎及汉阳曰：“善。”乃吟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书过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研乃碧玉，以玻璃为匣，研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姓。女郎遂收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谕。”四更已来，命悉收拾。挥霍次，一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

归舟忽大风，云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灊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讯。人曰：“江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归过洞庭，宵宴于此，取我辈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舟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

平。出《博异志》。

刘禹锡

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盛夏独坐林亭，忽然间大雨，天地昏黑，久方开霁。独亭中杏树，云气不散。禹锡就视树下，有一物形如龟鳖，腥秽颇甚，大五斗釜。禹锡因以瓦砾投之，其物即缓缓登阶，止于檐柱。禹锡乃退立于床下，支策以观之。其物仰视柱杪，款以前趾，扶去半柱。因大震一声，屋瓦飞纷乱下，亭内东壁，上下罅裂丈许。先是亭东紫花苜蓿数亩，禹锡时于裂处，分明遥见。雷既收声，其物亦失，而东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锡亟视之，苜蓿如故，壁曾无动处。出《集异记》。

周邠

贞元中，有处士周邠，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邠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邠自蜀乘舟下峡，抵江陵，经瞿塘艳濒，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邠喜甚。每舫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经牛渚矶，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邠亦至富贍。

后数年，邠有友人王泽，牧相州，邠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醵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且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

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而出，语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饮酒伏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龙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擎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穴金龙，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锺离不爱其宝，孟尝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啖其驱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出《传奇》。

资州龙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身長丈余，鳞甲悉具。皋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于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香烟薰死。国史阙书。是何祥也？出《纪闻》。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

业。寺东北百余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余，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白花，似锦，蜿蜒盆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渔父之梭，雷氏之剑，尚皆为龙，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萦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洁。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覘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雨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出《博异志》。

卢元裕

故唐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出《宣室志》。

卢翰

唐安太守卢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时，尝结友读书终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圆石，莹白如鉴。方执玩忽次，堕地而折。中有白鱼约

长寸余，随石宛转落涧中。渐盈尺，俄长丈余，鼓鬣掉尾。云雷暴兴，风雨大至。出《纪闻》。

李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事。出《宣室志》。

韦宥

唐元和，故都尉韦宥出牧温州，忽忽不乐，江波修永，舟船燠热。一日晚凉，乃跨马登岸，依舟而行。忽浅沙乱流，芦苇青翠，因纵辔饮马。而芦枝有拂鞍者。宥因闲援熟视，忽见新丝箏弦，周缠芦心。宥即收芦伸弦，其长倍寻。试纵之，应乎复结。宥奇骇，因置于怀。行次江馆，其家室皆已维舟入亭矣。宥故驸马也，家有妓。即付箏妓曰：“我于芦心得之，颇甚新紧。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来？吾甚异之。试施于器，以听其音。”妓将安之，更无少异，唯短三二寸耳。方饌，妓即置之，随置复结。食罢视之，则已蜿蜒摇动。妓惊告众，竞来观之，而双眸瞭然矣。宥骇曰：“得非龙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诸盂水之内，投之于江。才及中流，风浪皆作，蒸云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龙百尺，擎攫升天。众咸观之，良久乃灭。出《集异记》。

尺木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出《西阳杂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殷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于怀中。坐食顷，觉怀中冷重。潜起观之，其上鳞栗栗而起。史惊惧，弃林中。遂白众人：“此必龙也，可速去！”须臾，林中白烟生，弥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雨大至。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二十三 龙六

卢君畅 元义方 平昌井 虎头骨 法喜寺

龙庙 豢龙者 孔威 华阴湫 崔道枢

金龙子 黄驯 临汉豕 烧龙 柳翁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卢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噎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出《宣室志》。

元义方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州。遇海岛，中有泉，舟人皆汲饮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云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乃莱州。出《国史补》。

平昌井

平昌城旧与荆水通，有神龙出入焉，故名龙城。外国有寺曰咀呵

罗，寺有神龙住米仓中。奴取米，龙辄却。奴若常取米，龙即不与。仓中米若尽，奴向龙拜，仓即盈溢。出《外国事》。

虎头骨

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出《尚书故实》。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祇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愿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

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视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知其适，来莫究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鬣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出《宣室志》。

龙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擎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圯，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豢龙者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自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之，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漫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出《尚书故实》。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进龙骨一具，因有表录其事状云：“州之桐城县善政乡百姓胡举，有青龙斗死于庭中。时四月，尚有茧箔在庭。忽云雷暴起，闻云中击触声，血如酳雨，洒茧箔上，血不污箔，渐旋结聚，可拾置掌上。须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龙拖尾及地，绕一泔桶，即腾身入云。及雨，悉是泔也。龙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疮。凡长十余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鳞鬣皆鱼，唯有须长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双角各长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时遣大云仓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举，乃刳之为数十段，载之赴官。出《唐年补录》。

华阴湫

唐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里余，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其崖岸高，无贮水之处，此夕徙开数十丈。小山东西直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就观。有好事者，自辇穀蒲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音，逮于累日。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常有草木之叶，飘于其上。虽片叶纤芥，必飞禽衔而去。祷祈者多致花钿锦绮之类，启视投之，欻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于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寻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俄而风雨晦暝，车马几为暴水所漂。尔后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出《剧谈录》。

崔道枢

唐中书舍人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者屡屡。一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五尺，鳞鬣金色，其目光射人。众视异于常鱼，令仆者投于江中。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巾带，如宫内之饰。有一吏人从后执簿领出。及轩陛间，付双环青衣，置于绣衣案上。吏引韦生东庑曹署，理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涓，虽为人所食，即从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食之，但难获免。然君且还，试与崔君广为佛道功德，庶几稍减其过。自兹浹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且以所说，话于亲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才及旬余，韦生果歿。

韦乃道枢之姑子也。数日后，寄魂于母云：“已因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弟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氏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文书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俄见绣衣举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崔道枢官至三品，寿至八十。”后有判云：“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亦减一半。”时道枢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妻孥咸在京师，韦颜备述其事。旧传夔及牛渚矶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许。原缺出处，陈校作出《剧谈录》。

金龙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郁郁如烟。令大内留后司寻其所出，得金龙子一枚，长五寸许。群臣称贺。帝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卿等各宜尽忠，以体朕怀。”门下奏，请改文德二年为龙纪元年。出《大唐杂记》。

黄驯

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宇，内有井极深。井中有龙窠，旁人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称自商山来，入井中，取龙窠及草药而去。其后有令黄驯者，到任之后，常系马于井旁，滓秽流渍，尽入于井中。或有讥之者，饰辞以对。岁余，驯及马皆瞽。出《录异记》。

临汉豕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邑长具牢醴，命邑寮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则捧觞以献。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见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寮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夫人之至诚，则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出《北梦琐言》。

烧龙

大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畚，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紫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亘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出《北梦琐言》。

柳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鄱阳人渔钓者，咸諮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后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方木长数十尺，交构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

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唯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巨盆贮之。中有一鳝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二十四 龙七

阎浮龙 吴山人 白将军 温媪 柳子华

斑石 张公洞 五台山池 张老 费鸡师

汾水老姥 李宣 濛阳湫 盐井龙 尹皓

阎浮龙

龙在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瞿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则夭。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于弗娑提洲，不作雷声，不起电光。东洲恶之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颂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阿修中雨罗丘伏，阎浮提中雨清浮水。出《酉阳杂俎》。

吴山人

陇州吴山县，有一人乘白马夜行，凡县人皆梦之。语曰：“我欲移居，暂假尔牛。”言讫即过。其夕，数百家牛，及明，皆被体汗流如水。于县南山曲出一湫，方圆百余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迁，谓之“特牛湫”也。出《独异志》。

白将军

僧元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尝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于衣箱。一日，送客至浚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剑划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而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出《酉阳杂俎》。

温媪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见鱼在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为龙之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风雨随作。及明，移其冢于西，而草木悉于西岸。出《岭表录异》。

柳子华

柳子华，唐时为城都令。一旦方午，忽有輶车一乘，前后女骑导从径入厅事。使一介告柳云：“龙女且来矣。”俄而下车，左右扶卫升阶，与子华相见。云：“宿命与君合为匹偶。”因止。命酒乐极欢，成礼而去。自是往复为常，远近咸知之。子华罢秩，不知所之。俗云：“入龙宫，得水仙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剧谈录》。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斓，大如鸡子。甚异之，置巾箱中五六年。因与婴儿弄，遂失之。数日，昼忽风雨暝晦，庭前树下，降水不绝如瀑布状。人咸异其故。风雨息，树下忽见此石已破，中如鸡卵出壳焉。乃知为龙子也。出《原化记》。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里人云，张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众未敢入。土氓姚生习道，挈杖瓶火，负囊以入。约行数百步，渐渐明朗，云树依稀。近通步武，又十余里，见二道士对奕。曰：“何人？焉得来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馁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数斗，道士指曰：“可餐此。”试探咀嚼，觉芳馨，食之遂饱。道士曰：“尔可去，慎勿语世人。”再拜而返，密怀其余。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寻之，但黑巨穴，不复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复食。出《逸史》。

五台山池

五台山北台下有龙池约二亩有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亭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睹。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出《传奇》。

张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龙。时或雷风大作，损坏树木。寺中有撞钟张老者，术士也，而僧不知。张老恶此龙损物，欲禁杀之，密为法。此龙已知，化为人，潜告僧曰：“某实龙也，住此水多年。

或因出，风雨损物，为张老所禁，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宝珠，以伸报答。某即移于别处。”僧诺之。夜唤张老，求释之。张老曰：“和尚莫受此龙献珠否？此龙甚穷，唯有此珠，性又吝啬。今若受珠，他时悔无及。”僧不之信，曰：“君但为我放之。”张老不得已，乃放。龙夜后送珠于僧，而移出潭水。张老亦辞僧去。后数日，忽大雷雨，坏此僧舍，夺其珠。果如张老之言。出《原化记》。

费鸡师

蜀川有一费鸡师者，善知将来之事，而亦能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时有一僧言：往者双流县保唐寺，寺有张二师者，因巡行僧房，见有空院，将欲住持，率家人扫洒之际，于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师观之，见一蛇在瓶内。覆瓶出之，约长一尺，文彩斑驳，五色备具。以杖触之，随手而长。众悉惊异。二师令一物挟之，送于寺外。当携掇之际，随触随大，以至丈余，如屋椽矣。二人担之方举，送者愈惧，观者随而益多。距寺约二三里，所在撼动之时，增长不已。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时下寺中。僧有事至临邛，见鸡师说之。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后卒如其言。他应验不可胜纪，竟不知是何术。韦绚长为杜元颖从事，其弟妹皆识费师，于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询访鸡师之术。凡有病者来告，鸡师发即抱一鸡而往。及其门，乃持咒其鸡，令入内，抵病者之所。鸡入而死，病者差，鸡出则病者不起矣。时人遂号为“费鸡师”。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结印，其石子断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书符，先焚符为灰，和汤水，与人吞之，俄复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烧。

又云：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如有攫拏于水。当韦皋时，前后运石，凡几万数。顷之，石复

失焉。后命道士投筒于内，以土筑之，方满。自此之后，龙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与西廊龙井通焉。而建昌桥下，往往损人而不甚也。询问吏卒，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乃出焉。出《戎幕闲谈》。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老姥获一鲙鲤，颜色异常，不与众鱼同。既携归，老姥怜惜，且奇之。凿一小池，汲水养之。经月余后，忽见云雾兴起，其鲙鲤即腾跃，逡巡之间，乃渐升霄汉，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复来如故。人见之者甚惊讶，以为妖怪。老姥恐为祸，颇追悔焉。遂亲至小池边祷祝曰：“我本惜尔命，容尔生，反欲祸我耶？”言才绝，其鲙鲤跃起，云从风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遗下一珠，如弹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众人不敢取。后五年，老姥长子患风，病渐笃，医莫能疗，老姥甚伤。忽意取是珠，以召良医。其珠忽化为一丸丹。老姥曰：“此鲙鲤遗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与子服之，其病寻愈。出《潇湘录》。

李宣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情学，爱钓术，日住潭上。一旦龙见，满潭火发，如舒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出《北梦琐言》。

濠阳湫

彭州濠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昏，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

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縶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北梦琐言》。

盐井龙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出《北梦琐言》。

尹皓

朱梁尹皓镇华州。夏将半，出城巡警，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爱，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见村院佛堂，遂置于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烧佛堂，而不损佛像。盖龙卵也。院外柳树数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二十五 龙八

龙

张温 郭彦郎 王宗郎 犀浦龙 井鱼

安天龙 曹宽 梦青衣

蛟

汉武白蛟 浔阳桥 王述 王植 陆社儿

长沙女 苏颋 斗蛟 洪氏女 洪贞

老蛟 武休潭 伐蛟

龙

张温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髻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

慎。出《北梦琐言》。

郭彦郎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间，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军将郭彦郎者，行舟侠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指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出《北梦琐言》。

王宗郎

蜀庚午岁，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阳县洵水畔有青烟庙。数日，庙上烟云昏晦，昼夜奏乐。忽一旦，水波腾跃，有群龙出于水上，行入汉江。大者数丈，小者丈余，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马驴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入汉江，却过庙所。往复数里，或隐或见。三日乃止。出《录异记》。

犀浦龙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龙青黑色。割为两片，旬日臭败，寻亦失去。摩诃池大厅西面亦有龙井，甚灵，人不可犯。出《录异记》。

井鱼

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中有龙。出《录异记》。

安天龙

后唐同光中，沧洲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墾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人之罚。斯又何哉！”出《北梦琐言》。

曹宽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条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跃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出《北梦琐言》。

梦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宫有卫圣神龙堂，亦尝修饰严洁。盖即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别欲广其殿宇，因昼寝，梦一青衣谓后曰：“今神龙意欲出宫外居止，宜于寺观中安排可也。”后欲从之，而子未许。后又梦见青衣重请，因选昭觉寺廊庑间，特建一庙。土木既就，绘事云毕，遂宣教坊乐。自宫中引出，奏送神曲；归新庙中，奏迎神曲。其日玄云四合，大风振起，及神归位，雨即滂沱。或曰：“卫圣神龙出离宫殿，是不祥也。”逾年，国亡灭而去，土地归庙中矣。出《野人闲

话》。

蛟

汉武白蛟

汉武帝恒以季秋之月，泛灵溢之舟于琳池之上，穷夜达昼。于季台之下，以香金为钩，缩丝纶，以舟鲤为饵，不逾旬日，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龙而无鳞甲。帝曰：“非龙也。”于是付太官为鲋。而肉紫青，脆美无伦。诏赐臣下，以为神感所获。后竟不得。出《王子年拾遗记》。

浔阳桥

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日，见一蛟死浮出。出《浔阳记》。

王述

吴大帝赤乌三年七月，有王述者采药于天台山。时热，息于石桥下，临溪饮。忽见溪中有一小青衣长尺余，执一青衣乘赤鲤鱼，径入云中，渐渐不见。述良久登峻岩四望，见海上风云起，顷刻雷电交鸣，俄然将至。述惧，伏于虚树中。见牵一物如布，而色如漆，不知所适。及天霁，又见所乘之赤鲤小童，还入溪中，乃黑蛟耳。出《三吴记》。

王植

王植，新赣人也。乘舟过襄江，时晚日远眺，谓友朱寿曰：“此中昔楚昭王获萍实之处，仲尼言童谣之应也。”寿曰：“他人以童谣为偶然，而圣人必知之。”言讫，见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芦杖谓植曰：“卿来何自？”植曰：“自新赣而至于此尔。”二人曰：“观君皆儒士也，习何典教？”植、寿曰：“各习《诗》《礼》。”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不语神怪。’又云：‘敬鬼神而远之。’何也？”寿曰：“夫子圣人也，不言神怪者，恐惑典教。又言‘敬鬼神而远之’者，以戒彝伦，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信乎？”曰：“然。”二人曰：“我实非鬼神，又非人类。今日偶与卿谈，乃天使也。”又谓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环、戴政，俱商徒，以利剥万民，所贪未已。上帝恶，欲惩其罪于三日内。卿无此泊，慎之！”言讫，没于江。寿、植但惊异之，未明何怪也。

及明，植谓寿曰：“有此之不祥，可移于远矣。”乃牵舟于上流五有余步。缆讫，见十余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于植本处。植曰：“可便详问其故，要知姓字。”于是寿杖策而问之。二商姓字，果如其所言。寿心惊曰：“事定矣。”乃谓植曰：“夫阴晦之间，恶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者，以幽有神而神之明，奈何不信乎？”时晋恭帝元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风雷雨。而二商一时沉溺。植初闻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观者有数百人。内有耿谭者年七十，素谙土事，谓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长丈余，往往见于波中，时化游于洲渚，然亦不甚伤物。卿所见二人青衣者，恐是此蛟有灵，奉上帝之命也。”出《九江记》。

陆社儿

陆社儿者，江夏民，常种稻于江际。夜归，路逢一女子，甚有容质。谓社儿曰：“我昨自县前来，今欲归浦里，愿投君宿。”然辞色甚有忧容。社儿不得已，同归，闭室共寝。未几，便闻暴风震雷明照。

社儿但觉此女惊惶，制之不止。须臾雷震，只在帘前。社儿寝室，有物突开。乘电光，见一大毛手擎此女去。社儿仆地，绝而复苏。及明，邻里异而问之。社儿告以女子投宿之事。少顷，乡人有渡江来者，云：“此去九里，有大蛟龙无首，长百余丈，血流注地，盘泊数亩。有千万禽鸟，临而噪之也。”出《九江记》。

长沙女

长沙有人忘姓名，家江边。有女下渚浣衣，觉身中有异，后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鰕鱼。女以己所生，甚怜之，著澡盘中养。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各有字，大者为当洪，次者名破阻，小者曰扑岸。天暴雨，三蛟一时俱去，遂失所在。后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其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头望母，良久复去。经年，此女亡后，三蛟一时俱至墓所哭泣，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噪。出《续搜神记》。

苏颙

唐苏颙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雪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颙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颙遂得济。出《广异记》。

斗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出《广异记》。

洪氏女

歙州祁门县蛟潭。俗传武陵乡有洪氏女，许嫁与鄱阳黎氏。将娶，吉日未定，蛟化为男子，貌如其婿，具礼而娶去。后月余，黎氏始到，知为蛟所娶，遂就蛟穴求之。于路逢其蛟化为人，容貌殊丽，其婿心疑为蛟。视，见蛟窃笑，遂杀之，果复蛟形。又前到蛟穴，见其妻，并一犬在妻之旁。乃取妻及犬以归。始登船，而风雨暴至，木石飞腾，其妻及犬，皆化为蛟而去。其婿为恶风飘到余姚，后数年归焉。其后道人许旌阳又斩蛟于此，仍以板窒其穴。今天清日朗，尚有仿佛见之。出《歙州图经》。

洪贞

鸡笼山在婺源县南九十五里，高一百六十丈，回环一十五里九十步，形如鸡笼焉。唐开元中，有蛟龙变为道人，歙人洪贞以弟子之礼师之。道流将卜居，寻诸名山。到黄山，贞问此山何如。道流曰：“确而寒。”次到飞布山，又问之，道流曰：“高而无辅。”到此山，又问之，道流曰：“此山宜葬，葬者可致侯王。不然，即出妖怪而已。”贞问其所以，而不之告。道流于室中寝，贞入，但见蛟龙，由是候睡觉而辞归。道流遂入鄱阳而去。贞归，迁其父于此山。后二年，鄱阳洪水大发，漂荡数千家。贞本好道，常焚香持念，颇有方术。居于祁南之回玉乡，乡人遂称其变现神通，将图非望。潜署百官，州中豪杰皆应之。后州发兵就捕，获数十人，而贞竟不知所在。出《述异记》。

老蛟

苏州武丘寺山，世言吴王阖闾陵。有石穴，出于岩下，若嵌凿状。中有水，深不可测。或言秦王凿取剑之所。唐永泰中，有少年经

过，见一美女，在水中浴。问少年同戏否，因前牵拽。少年遂解衣而入，因溺死。数日，尸方浮出，而身尽干枯。其下必是老蛟潜窟，媚人以吮血故也。其同行者述其状云。出《通幽记》。

武休潭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出《北梦琐言》。

伐蛟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虬螭蛟螭，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蟻，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欢噪以助，竟毙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二十六 虎一

白虎 汉景帝 种僮 封邵 亭长

严猛 袁双 吴道宗 牧牛儿 师道宣

谢允 郑袭 刘广雅 易拔 萧泰

黄乾 酋耳兽 虎塔 傅黄中 郴州佐史

巴人 峡口道士

白虎

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如之。于是夷胸^臆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如高楼上射白虎，中头三矢。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约，且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井；伤人不论；杀人不死；秦犯夷，输黄金一两。夷犯秦，输清酒一壶。夷人安之。出《华阳洞志》。

汉景帝

汉景帝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饌，祭所见之虎。帝乃梦

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复为虎。出《独异志》。

种僮

种僮为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设槛，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头。”一虎低头，僮取一虎放之。自是猛兽皆出境，吏目之为神君。出《独异志》。

封邵

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出《述异记》。

亭长

长沙有民曾作槛捕虎。忽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因问其故，亭长怒曰：“昨被县召，误入此中耳。”于是出之。乃化为虎而去。出《搜神记》。

严猛

晋时，会稽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此后猛行至蒿中，忽见妇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麾，状如遮护。须臾，有一胡人荷载而过，妇因指

之，虎即击胡。猛方获免。出《法苑珠林》。

袁双

晋孝武太元五年，谯郡谯县袁双家贫客作。暮还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即与双为妇。五六年后，家资甚丰，又生二男。至十岁，家乃巨富。后里有新死者，葬后，此女逃往至墓所，乃解衣脱钗挂树，便变形作虎。发冢，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饱后，还变作人。有见之者，窃语其婿：“卿妇非人，恐将相害。”双闻之不信。经时，复有死者，辄复如此。后将其婿共看之，述知其实。后乃越县趋墟，还食死人。出《五行记》。

吴道宗

晋义熙四年，东阳郡太末县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邻人闻屋中窾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当有变化事。”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

牧牛儿

晋复阳县里民家儿常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儿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出《广异记》。

师道宣

晋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陆县师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后忽发狂，变为虎，食人不可纪。后有一女子树上采桑，虎取食之。竟，乃藏其钁钁于山石间。后复人形，知而取之。经年还家，复为人。遂出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尝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于是号哭，捉送赴官，遂饿死建康狱中。出《齐谐记》。

谢允

历阳谢允字道通，少为贼所掠，为奴于蒋凤家。常于山中见阱中虎饥，因出之。后诣县自白，令长不为申理，考讯无不至。允夜梦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自有慈惠，当相拯拔。”觉，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与允语。狱吏以告令长，令长由是不敢诬辱。既还，乃上武当山。时唐公亮闻而愍之，给以资履。遂于襄阳见道士曰：“吾师戴先生者，成人君子，尝言有志者与之俱来，得非尔耶？”随入山，斋三日，进见之，乃昔日所梦人也。问允欲见黄衣童否，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光紫气荫其上，芬馥之气遍于山谷。出《甄异记》。

郑袭

荥阳郑袭，晋太康中，为太守门下驺。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寻得。裸身呼吟，肤血淋漓。问其故，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虓跃。神怒，还使剥皮。皮已着肉，疮毁惨痛。

旬日乃差。出《异苑》。

刘广雅

彭城刘广雅，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刘防卫甚至，牛马系于前，手戟布于地。中宵，与士庶同睡。虎乘间跳入，独取刘而去。出《异苑》。

易拔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违遁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装，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

萧泰

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丐乞还，误落槛里。”共开之。出槛即成虎，奔驰而去。出《五行记》。

黄乾

梁末，始兴人黄乾有妹小珠，聘同县人李肃。小妹共嫂入山采木实，过神庙，而小珠在庙恋慕不肯归。及将还，复独走上庙，见人即入草中。乾妻来告肃，肃以为更有他意。肃被县召，将一伴夜还。值风雨，见庙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见神床上有衣。少间，闻外有行

声，二人惶怖，入神床屏风后。须臾，见一虎振尾奋迅，直至火边，自脱牙爪，卷其皮，置床上，着衣向火坐。肃看乃小珠也，肃径出抱之，与语不应。明日将归，送向乾家。乃闭置一室，掷生肉则接食之。其恒看守，少日又成虎。郡县检验，村人乃将弓弩上舍，即发屋射杀之。明日有虎暴，百姓白日闭门。太守熊基表闻之。出《五行记》。

酋耳兽

唐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由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也。出于《朝野僉载》。

虎塔

唐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出《朝野僉载》。

傅黄中

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出《朝野僉载》。

郴州佐史

唐长安年中，郴州佐史因病而为虎。将啖其嫂，村人擒获，乃佐史也。虽形未全改，而尾实虎矣。因系树数十日，还复为人。长史崔玄简亲问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见一妇人，盛服。诸虎恒参集，各令取当日之食。时某新预虎列，质未全，不能别觅他人，将取嫂以供，遂为所擒。今虽作虎不得，尚能其声耳。”简令试之，史乃作虎声，震骇左右，檐瓦振落。出《五行志》。

巴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出《广异记》。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

有计较。但愿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

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

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啗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出《解颐录》。

卷第四百二十七 虎二

费忠 虎妇 稽胡 碧石 鼋啖虎

李徵 天宝选人

费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媼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藪。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躐，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颈。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快，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出《广异记》。

虎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出《广异记》。

稽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出《广异记》。

碧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侏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出《广异记》。

鼃啗虎

天宝七载，宣城郡江中鼃出，虎搏之，鼃啗虎二疮。虎怒，拔鼃之首。而虎疮甚，亦死。出《纪闻》。

李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修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於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修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修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修聆其音似李^徵。^修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修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修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修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修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修即诘其事。

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厘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腴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视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俯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

惨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挫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惨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凤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殁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惨亦泣曰：“参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惨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闾，然亦贵传于子孙也。”惨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惨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惨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惨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赠贖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略来京诣惨门，求先人之柩。惨不得已，具疏其事。后惨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惨后官至兵部侍郎。出《宣室志》。

天宝选人

天宝年中，有选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时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假宿，鞍马置于别室。迟明将发，偶巡行院内。至院后破屋中，忽见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甚丽，盖虎

皮。熟寝之次，此人乃徐行，掣虎皮藏之。女子觉，甚惊惧，因而为妻。问其所以，乃言逃难，至此藏伏。去家已远，载之别乘，赴选。选既就，又与同之官。数年秩满，生子数人。一日俱行，复至前宿处。僧有在者，延纳而宿。明日，未发间，因笑语妻曰：“君岂不记余与君初相见处耶？”妻怒曰：“某本非人类，偶尔为君所收，有子数人。能不见嫌，敢且同处。今如见耻，岂徒为语耳？还我故衣，从我所适。”此人方谢以过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转急。此人度不可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女人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顾，望林而往。此人惊惧，收子而行。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二十八 虎三

裴旻 斑子 刘荐 勤自励 宣州儿

笛师 张竭忠 裴越客 卢造

裴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既而于山下四顾自矜。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出《国史补》。

斑子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歧。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

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魑，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出《广异记》。

刘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魑，呼为妖鬼。山魑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班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魑乃笑曰：“刘判官，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出《广异记》。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

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出《广异记》。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村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出《广异记》。

笛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哈嚅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出《广异记》。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缙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篆，斋戒咸备。有不专者，不之住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缙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潜觐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弃道士而去。至明，无人得仙者，具以此物白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有金简玉篆泊冠帔及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陵使所居。出《博异记》。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辰州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辰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方抱忧惕，深喜越客履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

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其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

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阚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眇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稿。稿凌晨跃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

卢造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幼女，大历中，许嫁同邑郑楚之子元方。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余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雏，目尚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杀，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棖折，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擎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既而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元方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夕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救乎？”元方奇之，执炬出视，乃真衣纓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扶入，复固其门。遂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佛舍尔。”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

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及明，送归其家。其家以虎攫去，方将制服，忽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且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二十九 虎四

张鱼舟 申屠澄 丁岩 王用 张逢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湫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扞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齬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腩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齬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姬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姬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

此。”父姬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帟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

有顷，姬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焚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姬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祛囊以遗之。姬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

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浹。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泊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姬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

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拏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出《河东记》。

丁岩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酬十缣焉。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徵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谑，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靡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

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轡轡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襁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徵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

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踞腾，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晏然矣。

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强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罟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於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出《集异记》。

王用

虢州王成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谷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是谷中灵物，兄奈何杀之？”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脱衣噪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类以食，如此三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其姓名？”又曰：“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又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放免，伤遍体，汝第视余，无疑也。”弟喜，遂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验其身有黑志，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尝至谷中，见村人说。出《酉阳杂俎》。

张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霭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藹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

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睡，若兽踞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膂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越山超壑，其疾如电。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旁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主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绡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到，导从甚众，衣**绡绿**，甚肥，昂昂而来。适到，逢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曙，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唯余肠发。

既而行于山林，孑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焉？”乃步步寻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在，细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初其仆夫惊失乎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岐寻之，杳无形迹。及其来，惊喜问其故。逢给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实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将。于是送遐南行，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名以避之。或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若必死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焉。吁！亦可谓异矣。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三十 虎五

李奴 马拯 张昇 杨真 王居贞

归生 郑思远 李琢 譙本

李奴

词举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颇慵惰，李数鞭笞，多有忿恨。唐元和九年，李与二友人会于别墅，时呼奴，奴已睡。李大怒，鞭之数十。奴怀恚恨，出谓同侪曰：“今是闰年，人传多虎，何不食我？”言讫，出门。忽闻叫声，奴辈寻逐，无所见。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摺置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出《原化记》。

马拯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峻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诣伏虎师。佛室内道场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俄有一马沼山人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

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鸢。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

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细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二子遂取银皿下山。

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弰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弰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征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

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班，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啗死。吾今为汝报仇，

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出《传奇》。

张昇

唐故吏部员外张昇随僖宗幸蜀，以年少未举，遂就摄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当直。他日，遂告辞。问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时为存问。”言讫而去。所居近邻，夜闻章家大哭。翌日，使问其由，言章夜辞其家，入山变为虎矣。二三日，又闻章家大惊叫。翼日，又问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归，自上半身已变，而尚能语。”出《闻奇录》。

杨真

邳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出

《潇湘记》。

王居贞

明经王居贞者下第，归洛之颍阳。出京，与一道士同行。道士尽日不食，云：“我咽气术也。”每至居贞睡后，灯灭，即开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复来。他日，居贞佯寝，急夺其囊，道士叩头乞。居贞曰：“言之即还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驰五百里。居贞以离家多时，甚思归。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贞去家犹百余里，遂披之暂归。夜深，不可入其门，乃见一猪立于门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还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贞之次子夜出，为虎所食。问其日，乃居贞回日。自后一两日甚饱，并不食他物。出《传奇》。

归生

弘文学士归生，乱后家寓巴州。遣使入蜀，早行，遇虎于道，遂升木以避。数虎迭来攫跃，取之不及。虎相谓曰：“无过巴西县黄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狸者至，视其人而哮吼攫跃，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环而守之。移时，有群骡撼铃声，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黄二郎者乃巴西吏人，为虎所食也。出《闻奇录》。

郑思远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尝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乃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长一寸，在胁两傍皮内，尾端无之，佩之者临官佳；无官，人所憎疾。虎夜视，

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出《酉阳杂俎》。

李琢

许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损人不一。统军李琢闻之惊怪，其视事日，厉声曰：“忠武军十万，岂无勇士？”有壮夫跳跃曰：“某能除。”琢壮其言，给利器。壮夫请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壮夫径诣榛坞寻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开。壮夫初不见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见空手来，讶之。曰：“已取得伊三儿。”琢闻惊异，果取到，大赏赆之，给廩帛，加军职。曰：“尝闻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壮夫竟除其巨者，不复更有虎暴。出《芝田录》。

谯本

伪蜀建武四五年间，有百姓谯本者，兜率人也。不孝不义，邻里众皆恶之。少无父，常毁骂母，母每含忍。一旦，归自晚，其母倚门而迎。本遥见，便骂。母曰：“我只有汝一人，忧汝归夜，汝反骂我也。”遂抚膺大哭，且叹且怨。本在城巷住，此时便出门，近城沿路上坐。忽大叫一声，脱其衣，变为一赤虎，直上城去。至来日，犹在城上。蜀主命赵庭隐射之，一发正中其口。众分而食之。蜀主初霸一方，天雨毛，人变虎，地震者耳。出《野人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一 虎六

李大可 蔺庭雍 王太 荊州人 刘老

虎妇 赵倜 周义 中朝子

李大可

宗正卿李大可尝至沧州。州之饶安县有人野行，为虎所逐。既及，伸其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贯其臂。虎俯伏贴耳，若请去之者。其人为拔之，虎甚悦，宛转摇尾，随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于庭。如此岁余，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啗杀之。家人收葬讫，虎复来其家。母骂之曰：“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羞惭而出。然数日常旁其家，既不见其人，知其误杀，乃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跃拆脊而死。见者咸异之。

蔺庭雍

吉阳治在涪州南。溯黔江三十里有寺，像设灵应，古碑犹在，物业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将蔺庭雍妹因过寺中，盗取常住物，遂即迷路。数日之内，身变为虎。其前足之上，银缠金钏，宛然犹存。每见乡人，隔树与语云：“我盗寺中之物，变身如此。”求见其母，托人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来郭外，经年而去。出《录异记》。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限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迫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出《广异记》。

荊州人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出《广异记》。

刘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出《广异记》。

虎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自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已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蠢，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出《广异记》。

赵倜

荆州有一商贾，姓赵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倜妻云：“赵倜物货俱没于湖中，倜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倜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倜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倜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倜，奔突南走。赵倜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顾，谓倜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出《潇湘录》。

周义

周义者，郑人也。性倜傥，好急人之患难。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来，衣故锦衣，策杖而诣周义。谓义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猎于郊垆。既获兔后，其鹰犬与所从我十余少年，与所乘马，皆无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伤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归，恐少年家父母不舍我。今闻君急人之患难，故特来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报君之惠也。”义遂藏之于家。

经百余日，义既不闻孟州有此事，乃夜与少年对酌。问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猎有死伤，不敢返归。今何不传闻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实告我，我必无贰。”少年沉吟移时，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设此异词者，盖欲怜悯纳我。今若必问我，我实不敢更设诈也。君当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实告君。”义曰：“我终无贰，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内虎也，伤人多矣。刺史发州兵搜求我，欲杀我。闻君广义，因变形质以投君。君怜恤我，待之如宾。但我已誓报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诚实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数声，化为一虎走去。后月余，夜有一少年逾垣入义

家，抛下一金枕，高声告周义：“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将此枕，答君之惠。”言讫，复化为一虎去。出《潇湘录》。

中朝子

有一中朝子弟性颇落拓，少孤，依于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庄。舅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舅曰：“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此子遂发愤笃学，荣名京邑。白于舅曰：“请三年，以女见待。如违此期，任别适人。”舅许之。此子入京，四年未归。乃别求女婿。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归，去舅庄六七十里，夜宿。时暑热，此子从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余有一空屋。遂领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废佛屋，土塌尚存，此子遂寝焉。奴人于地持刀棒卫之。忽觉塌下有物动声，谓是虫鼠，亦无所疑。夜至三更，月渐明，忽一虎背负一物掷于门外草内，将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惊走。呼舟人持火来照，草间所堕乃一女，妆梳至美。但所着特故衣耳，亦无所损伤。熟视之，乃舅妹也，许嫁之者，为虎惊。语犹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后，有虎子数头，皆杀之。扶女却归舟中。明日至舅庄，遥闻哭声。此子遂维舟庄外百余步，入庄，先慰，徐问凶故。舅曰：“吾以汝来过期，许嫁此女于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后，因如厕，为虎所搏。求尸不得。”生乃白其事。舅闻，悲喜惊叹，遂以女嫁此生也。出《原化记》。

卷第四百三十二 虎七

松阳人 南阳士人 虎恤人 范端 石井崖

械虎 商山路 陈褒 食虎 周雄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出《广异记》。

南阳士人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

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

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啖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有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

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此谁角馱？”空中答曰：“王评事角馱。”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此虎闻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进散而走。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

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后五六年，游陈许长葛县。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

陈已事，以明变化之不忘。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出《原化记》。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祐，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出《广异记》。

范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任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

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俯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出《广异记》。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井崖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攫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观虎死，乃讴歌喜跃。出《广异记》。

械虎

襄梁间多鸢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寮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幄幕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绳，施于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鸢兽将欲出阱，即迤邐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出《玉堂闲话》。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鸇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已碎于铄牙，莫不惊异。竞问其由，徐曰：“某初銜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闲话》。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出《稽神录》。

食虎

建安人山中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拓耳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视，其虎遇食略尽，但存少骨尔。出《稽神录》。

周雄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权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韦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侏，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譚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上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人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

张俊 浔阳猎人 柳并 僧虎 王瑶

刘牧 姨虎 崔韬 王行言

张俊

宣州溧水县尉元澹家在怀州，先将一庄客张俊祇承至官，官满却归，俊亦从之。俊有妻，一子三岁，亦与同行。至宋汴行将夜，俊抱儿从澹，其妻乘驴在后十步。忽闻叫声，俊奔视之，妻已被虎所取。俊白元：“妻今为虎所杀伤，誓欲报仇。今以孩子奉上，某傥生归，当酬哺养之恩。不尔，便为仆贱终身。”元固止之，不可。复挟两矢，携弓腰斧，下道乘黑而行。去三十余里，皆深林重阻。既而渐至一处，依近山谷，有大树百余株，疑近虎穴，俊上树伺之。时渐明，见山下数十步内，如有物蹲伏起动之状。更候之，欲明，乃是虎也。其妻已死，为虎所禁，尸自起，拜虎乞，自解其衣，裸而复僵。虎又于窟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欢跃。虎以舌舐死人，虎子竞来争食。俊在树上见之，遂发一箭，正中虎额，其虎腾跃。又发一箭，中其胁。箭皆傅毒，虎遂惊跃，狂乱吼怒，顷刻而死。俊复下树，以斧截虎头，并杀四子，亦取其首，葛蔓贯之。亦负妻尸，走步而归。日晓追及，澹感激之至。出《原化记》。

浔阳猎人

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弩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箭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蹑蹑而来弓所，拨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既知之，更携一只箭而去，复如前状。此人速下树，再架箭，而登树觐之。少顷虎至，履弓箭发，其虎贯胁而死。其伥鬼良久却回，见虎死，遂鼓舞而去也。出《原化记》。

柳并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将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皆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召吏言其事：“旦日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并有剑，取与之，乃令逃难。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皮，杖剑而去。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吏即止，与之言。见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襁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攀扯而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无患焉。出《原化记》。

僧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伺往来有负贩者，歛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拏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

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傍。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馁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因游方，止临川崇寿院众堂中。

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问：“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修习何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某心有悔行，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讫罪业。上人谓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还元反本。念不著，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尔其往

哉！”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眈然可畏也。后入岭，不知所适。出《高僧传》。

王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心尽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年，率五日一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思至生居，为日久矣。今者幸愿阶焉。”石生曰：“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瑶即随行十数里，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瑶曰：“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出《集异记》。

刘牧

成应元事统云：“刘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乐山鸟之啼，爱风松之韵，植果种蔬。野人欺之，多伐树践囿。”牧曰：“我不负人，人何负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见牧则摇尾，牧曰：“汝来护我也？”虎辄俯首。历数年，野人不敢侵。后牧卒，虎乃去。出《独异志》。

姨虎

剑州永归、葭萌、剑门、益昌界，嘉陵江侧有妇人，年五十已来，自称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饮不食。每教谕于人曰：“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猫儿三五五个巡检汝。”语未毕遂去，或奄忽不见。每岁，约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间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惧之焉。出《录异记》。

崔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亲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衣犹在请，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

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鸢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铍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拏攫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四 畜兽一

牛

金牛 银牛 青牛 牛斗 潜牛

凉州人牛 洛水牛

牛拜

桓冲 光禄屠者 朱氏子

牛偿债

卞士瑜 路伯达 戴文 河内崔守 王氏老姥

牛伤人

邵桃根

牛异

洛下人 甯茵 仲小小

牛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白及”，今日割取其肉，明日其疮即愈。故汉人有至其国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汉人对曰：“吾国虫名为蚕，为人衣，食树叶而吐丝。”外国人复不信有蚕。出《金楼子》。

新昌穴出山犊，似秦牛，常与蛇同穴。人以盐著手，夜入坎中取之，其舌滑者是蛇，其舌燥者则牛也，因引之而出焉。出《交州志》。

野牛高丈余，其头若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出《酉阳杂俎》。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见山穴开，中有钱焉，不知其数。田父入穴，负十千而归。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谓曰：“汝所失牛，其直几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为山神所将，已付汝牛价，何为妄寻？”言毕，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归焉。出《纪闻》。

金牛

长沙西南有金牛冈。汉武帝时，有一田父牵赤牛，告渔人曰：“寄渡江。”渔人云：“船小，岂胜得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船。”于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粪于船。田父曰：“以此相赠。”既渡，渔人怒其污船，以橈拨粪弃水，欲尽，方觉是金。讶其神异，乃蹶之，但见人牛入岭。随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处犹存。出《湘中记》。

增城县东北二十里，深洞无底。北岸有石，周围三丈。渔人见金牛自水出，盘于此石。义熙中，县人常于此潭石得金鑠，寻之不已。俄有牛从水中引之，握不禁，以刀扣断，得数段，人遂致富，年登上寿。其后义兴周灵甫常见此牛宿伏石上，旁有金鑠如绳焉。灵甫素骁勇，往掩之，此牛掣断其鑠，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也。出《十道记》。

银牛

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骑白牛，蹊入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银也。明年，世祖封禅焉。出《酉阳杂俎》。

青牛

桓玄在南，常出诣殷荆州，于鹤穴逢一老翁，群驱青牛，形色瑰异。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至灵溪，骏驶非常。玄息驾饮牛，牛走入水不出。桓使覘守，经日绝迹。当时以为神物。出《渚宫故事》。

又

京口居人晚出江上，见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嘴皆红，戏于水际。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牛斗

九真犝牛，乃生溪上。犝时时怒，共斗，即海沸涌。或出斗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出《异物志》。

潜牛

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出《酉阳杂俎》。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鸢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搏噬猛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抚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径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已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盆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出《广异记》。

洛水牛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雨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海溃江。鼓怒之间，殷若雷震。有二黑牛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曠开，有二青牛奋勇而出，相去约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出《剧谈录》。

牛拜

桓冲

桓冲镇江陵，正会，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目中泪下。都督咒之曰：“汝若向我跪，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皆异之。都督复曰：“谓汝若须活，遍拜众人。”牛涕泪如雨，遂遍拜。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闻，大怒都督，痛加鞭罚也。出《渚宫故事》。

光禄屠者

太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与子，遂殒于刀下。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啼，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良久乃定。出《原化记》。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黄牛，所杀无数。常以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尔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出《稽神录》。

牛偿债

卞士瑜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陈功授仪同。悭吝，常顾人筑宅，不还其价。作人求钱，卞父鞭之曰：“若实负钱，我死，当与尔作牛。”须臾之间，卞父死，作人有牛产一黄犊，腰下有黑文，横给周匝，如人腰带。右胯有白纹斜贯，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为负我？”犊即屈前膝，以头著地。瑜以钱十万赎之，牛主不许，死乃收葬。出《法苑珠林》。

路伯达

永徽中，汾州义县人路伯达，负同县人钱一千文。后共钱主佛前为誓曰：“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话讫，逾年而卒。钱主家特牛生一犊子，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其子侄耻之，将钱五千文求赎，主不肯与。乃施与隰成县启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级浮图。人有见者，发心止恶，竞投钱物，以布施焉。出《法苑珠林》。

戴文

贞元中，苏州海盐县有戴文者，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有邻人与之交利，剥刻至多。乡人积恨，乃曰：“必有神力照鉴。”数年后，戴文病死，邻人家牛生一黑犊，胁下白毛，字曰“戴文”。闾里咸知，文子耻之，乃求谢，言以物熨去其字，邻人从之。既而文子以牛身无验，乃讼邻人，妄称牛犊有字。县追邻人及牛至，则白毛复出，成字分明，但呼戴文，牛则应声而至。邻人恐文子盗去，则夜闭于别廐，经数年方死。出《原化记》。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

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出《宣室志》。

王氏老姥

广陵有王氏老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谿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西谿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而去。出《稽神录》。

牛伤人

邵桃根

梁末邵桃根，襄阳人，家有一犊，肥充可爱，桃根恒自饲之。此犊恒逐桃根游行，每往官府聚会，犊虽系在家，而吼唤终不住。后一日，桃根晨起开门，犊忽从后舐根，肋穿流血。举家打去，已复瞋目，复来舐伤，数日气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牛异

洛下人

唐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腋下有一人手长尺余，巡坊而乞。出

《朝野僉载》。

甯茵

大中年，有甯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门声，称桃林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

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之颖考叔挟辂以走，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至于新野之战，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今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犢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

俄又闻人扣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鬬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婕妤，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及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颔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松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两斑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脯修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啗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方学约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一坐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拏。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抵，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当为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甯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鸩鸟树上鸣，意在麻子地。”俱大笑。

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牛刀。”寅继之曰：“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琨。”特曰：“无非悲甯戚，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蹄涔向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之才，岂有斑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额，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唯虎迹牛踪而已。甯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

归京矣。出《传奇》。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仲野牛，平生以采猎为务。临洮已西，至于叠宕嶓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龔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迸，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干肉数千斤，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

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噉犬逐之，其牛惊扰，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五 畜兽二

马

周穆王八骏 汉文帝九逸 隋文帝狮子骢 唐玄宗龙马

代宗九花虬 德宗神智骢 曹洪 司马休之

慕容廆 秦叔宝 张纳之 宋察

舞马 续坤 杨翁佛 季南

赵固 韩晞 江东客马 陈璋

马

马、虜中护兰马，五白马也，亦曰玉面^慎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马八尺，戎马八尺，田马七尺，驽马六尺。瓜州饲马以^蓂草，沙州以茨蓂，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北饲马以沙蓬狼针。大食国出解人语马。悉怛国怛干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鳧、乌头龙、翹虎口。猪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毛，鞍下腋下回毛。左胁白毛，左右后足白，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户肝名县烽，

亦曰鸡舌。绿秩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出《酉阳杂俎》。

吐火罗国波讷山阳，石壁上有一孔，恒有马尿流出，至七月平坦，石崖间有石阁道，便不见。至此日，厌哒人取草马，置池边与集，生驹皆汗血，日行千里。今名无数颇梨，随西域中浴，须臾即回。

《图记》云：吐火罗国北，有屋数颇梨山，即宋云所云“波讷山者”也。南崖穴中，神马粪流出。商胡曹波比亲见焉。出《洽闻记》。

浴马港，疏水流也。汉时，常有马数百匹出其中。马形皆小，似巴滇马，遂名其孔为马穴。初得此马，乘出沔水上浴之，遂名其处曰“浴马溉”。沔顿宿，今名骑亭。三国时，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有马十匹，逊载还建业。出《洽闻记》。

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县治西，水有龙马，身长八九尺，龙形，有鳞甲，横文五色，龙身马首，顶有二角，白色，口衔一物，长可三四尺。凌波回顾，百余步而没。出《洽闻记》。

西陵北，陆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常有白马出此穴。人逐之，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出此穴，相去数千里。今马穴山在峡州夷陵。出《洽闻记》。

周穆王八骏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马。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趋；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遍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巡天下之域。穆王神智远谋，使辙迹遍于四海。故绝地之物，不期而自报。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文帝九逸

汉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一名浮云，二名赤电，三名绝群，四名逸骠，五名紫燕骝，六名绿螭骢，七名龙子，八名鳞驹，九名绝尘，号名九逸。有来宣能御马，代王号为王良焉。出《西京杂记》。

隋文帝狮子骢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鬃曳地，号狮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扼目，马战不敢动，乃鞫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碓，骏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载》。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雅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髭鬣，嘶鸣真虞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廐异其刍藁，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出《宣室志》。

代宗九花虬

代宗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郭子仪。子仪固让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也，额高九尺，毛拳如鳞，头颈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即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故号九花虬。上往日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侍臣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碍夜。而九花虬缓缓然，如三五里而已，侍从奔骤，无有及者。出《杜阳编》。

德宗神智骢

德宗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如上意，故常谓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一尺。《马经》云：“耳中有毛者，日行

千里。”一日花柳方春，上游幸诸苑。侍者进瑞鞭，指二骢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遂命酒饮之。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开散碧蹄。玉勒斗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即中书舍人韩翃诗也。出《杜阳编》。

德宗幸梁洋，唯御骅马，号曰望云骅，驾还，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画为图。出《国史补》。

曹洪

魏曹洪，武帝从弟，家盈产业，骏马成群。武帝讨董卓，夜行失马，洪以其所乘马曰白鹤，与武帝乘。此马走，唯觉耳中风声，脚似不践地。至深水，洪不能得渡。武帝引首上马，共济深水，行数百里，瞬息而至。下视马足，毛皆不湿，帝衣犹沾濡。时人谓乘风行也，为一代神骏。谚云：“凭空虚跃，曹家白鹤。”出《王子年拾遗记》。

司马休之

晋司马休之为荆州，宋公遣使围之。休之未觉，常所乘马，养于床前，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鞫之，即不动。鞫讫还坐，马又惊跳，如此者数四。骑马即骤出门，奔驰数里，休之顾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获免。出《渚宫故事》。

慕容廆

慕容廆初有赭白马，常自乘之。既为石虎所围，力弱，分将危陷，弃众将逃。以此马奔而鞫之，马见鞍，辄蹄啮不得近，乃止。俄

而邺使至，石虎国有难，虎旋归。至是时，马年四十九岁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秦叔宝

唐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尝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出《酉阳杂俎》。

张纳之

德州刺史张纳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数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纳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极肥健，行骤，脚不散。出《朝野僉载》。

宋察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察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出《朝野僉载》。

舞马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

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彗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捶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出《明皇杂录》。

续坤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颇得秦医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皆可预言。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服医药而愈，所酬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还复如此，累月不售。邻伍有王生，货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窳，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置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自此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所直且逾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致仆马，至于妻孥服饰，亦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兼资，计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物，获价颇多，但未知弩劣之材，何以至此？”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遣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数日前，魏博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同，圣人常乘打毬，骏异未有偶。御厩有马，毛色相类者，咸有其对。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其后王生因大索起价，遂以四百万酬之。是以物逢时亦有数，不遇其主，则弩驥莫分。乃知耕莘野，筑傅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出《剧谈

录》。

杨翁佛别鸟语

汉广陵杨翁佛听鸟兽之音，乘蹇驴之野，田间有放眇马，相遇，鸣声相闻。翁佛谓其御者：“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其御不信，使往视之，目果眇焉。出《论衡》。

季南

季南乘赤马行，逢人乘白马。白马先鸣，赤马应之。南谓从者曰：“白马言，汝南见一黄马，左目盲，是吾子，可令快行相及也。”须臾，果逢黄盲马，白马先鸣，盲马应之。出《抱朴子》。

赵固

晋赵固所乘马忽死，因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陵林树，便搅打之，当有一物出，急抱将归。”于是如璞言，果得一物似猴。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马即能起，亦不见猴。出《搜神记》。

韩晞

唐韩晞常知永丰仓。有一马，乘来日久，遇过客有一蜀马，啗颇甚。晞令取来，系于庭树。晞谓客曰：“此小马，岂能如此？但亦痛治耳。”晞市圉人善骑调恶马，即令召之，遣取鞭辔。此马努目，斜睨于晞。忽然掣缰走上阶，跑晞落床，屈膝于地，将啗之。时晞所乘马系在别柱，见此，亦掣断缰，来啗此马。遂啗数口，方得免。众买

此马，杀而食之。晞自后弥爱其马焉。出《原化记》。

江东客马

顷岁，江东有一客，常乘一马，颇有至性。客常于饮处醉甚，独乘马至半路，沉醉，从马上倚着一树而睡，久不动，直至五更。客奴寻觅，方始扶策，而马当时倒地，久乃能起，病十余日方愈。此人无何，以马卖与宣州馆家。经二年，客后得一职，奉使至宣州。知马在焉，请乘此马。此马索视良久，知本主也。既乘，遂跃此人于地，践啮颇甚，众救乃免。意恨其卖己也。出《原化记》。

陈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昇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马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昇至，璋扶疾而出。昇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即杀，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杀之。是夕，圉人窃具刍粟，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语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饫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马亦悲鸣而死。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三十六 畜兽三

马

卢从事 韦有柔 吴宗嗣 孙汉威 于远

张全 王武 韦玘

骆驼

明驼 知水脉 风脚驼 两脚驼 白骆驼

骡

白骡 推磨骡

驴

僧朗 厌达国 村人供僧 张高 东市人

贺世伯 王甲 汤安仁 王薰

马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

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狹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弩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

遂奋迅数遍，嘶鸣齧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马

夜来饱发黑汗毙矣。”出《河东记》。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轡，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直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柔。其事遂验。出《广异记》。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数之曰：“我前世负汝钱，我今还矣。汝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至，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为复来？”吏不答，径自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问之，云：“翌日已死矣。”驹长卖之，正得吏所欠钱。出《稽神录》。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惊群马，皆嘶鸣。汉威以为妖，仗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出《稽神录》。

于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及马至厩中，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观？”老母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母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我马也。”远曰：“老母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

老母曰：“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已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

远性癖好良马，又闻此马之异，深吝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母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出《潇湘录》。

张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

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思往事如梦觉。”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苟且，能媚于豪贵，忽知有人货骏马，遂急令人多与金帛，于众中争得之。其马白色，如一团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龙驹，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王武将以献大将军薛公，乃广设以金鞍玉勒，间之珠翠，方伺其便达意也。其马忽于厩中大嘶一声后化为一泥塑之马立焉。武大惊讶，遂焚毁之。出《大唐奇事》。

韦玘

京兆韦玘，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骏。”玘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沟畎，而玘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玘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瞑目长鸣，仰视玘而长鸣躡地。少顷，啮桑木本，柿落如掌。卧即或斲草于十步五步

内，旋复来啗不已，桑本将半焉。玼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玼与马俱殒焉。出《三水小牋》。

骆驼

明驼

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出《酉阳杂俎》。

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不行，以足踏地。人于其所踏处掘之，辄得水。出《博物志》。

风脚驼

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闻记》。

两脚驼

悒恒国治鸟浒河南，本汉大月氏地。刘璠《梁典》云：出两脚骆驼。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洽闻记》。

白骆驼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出《明皇杂录》。

骡

白骡

唐玄宗将登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劳也。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久之，谥之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槨，垒石为墓。墓在封禅坛北数里，至今存焉。出《开天传信记》。

推磨骡

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出《酉阳杂俎》。

驴

僧朗

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出《酉阳杂俎》。

厌达国

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出《酉阳杂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出《酉阳杂俎》。

张高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我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和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常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直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馱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遽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必取者。牵入西市馱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问之，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覘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和东邻有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贪昧者，故备书之。出《续玄怪录》。

东市人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语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钱五千四百文，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往。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及诣麸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卖之。两宿而死。出《酉阳杂俎》。

贺世伯

北齐时，曲安贺世伯年余六十，家有小驴，未经调习，使儿乘之，二儿更亦被扑。世伯嗤之曰：“儻劣小子，诚无堪。我虽年老，不须鞴鞍，犹能控制。”遂即蹀上。驴惊迅跳走，世伯慌忙跳下，仅得免扑。其夜在堂内，与所亲宴聚。世伯欲睡，忽然惊起，以手掩额。家人怪问，云：“吾梦调此驴，以杖击之，误打吾额。今痛热如汤，肿大如梨。”往看其驴，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王甲

隋大业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时言未然之事，闾里敬信之。一旦，忽谓人曰：“今当有人牵驴一头送来。”至日午，果有一人牵驴一头送来，涕泣说言，早丧父，其母寡，养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驴而往。墓在伊水东，欲渡伊水，驴不肯行。鞭其头面伤，流血。既至墓所，放驴而祭，俄失其驴。其日，妹在兄家，忽见其母入来，头面流血，形容毁悴，号泣告女：“我生时，避汝兄送米五斗与汝，坐得此罪。报受驴身，偿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头面尽破，仍期还家更苦打我。我走来告汝，吾今偿债垂毕，何太非理相苦

也。”言讫出门，寻之不见，唯见驴头面流血，如母伤状，女抱以号泣。兄回，怪而问之。女以状告。于是兄妹抱持恸哭，驴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请。若是母者，愿为食草。驴即为食，既而复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备刍粟，送王五戒处。后死，兄妹收葬焉。出《法苑珠林》。

汤安仁

唐京兆汤安仁家富，素事慈门寺僧，以义宁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盗他驴，于家杀之，以驴皮遗安仁。至贞观三年，安仁遂见一人于路，谓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当死也。”安仁惧，径至慈门寺，坐佛殿中，经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骑并步卒数十人，皆兵仗入寺。遥见安仁，呼汤安仁。不应而念诵愈专。鬼相谓曰：“昨日不即取，今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与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谓安仁曰：“君往日杀驴，驴今诉君。使我等来摄君耳。终须共对，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日他盗自杀驴，但以皮与我耳。非我杀，何为见追？诸君还，为我语驴，我本不杀汝，然今又为汝追福，于汝有利，当舍我也。”此人许诺，曰：“驴若不许，我明日更来，如其许者，不来矣。”言毕而出。明日遂不来。安仁于是为驴追福，举家持戒菜食云尔。卢文弼说之，安仁今见在。出《法苑珠林》。

王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

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三十七 畜兽四

犬上

华隆 杨生 崔仲文 张然 杨褒

郑韶 柳超 姚甲 刘巨麟 章华

范翊 郭钊 卢言 赵叟 陆机

石玄度 齐琮 石从义 田招 裴度

犬上

华隆

晋泰兴二年，吴人华隆好弋猎，畜一犬，号曰“的尾”，每将自随。隆后至江边，被一大蛇围绕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华隆僵仆无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复路间。家人怪其如此，因随犬往。隆闷绝委地，载归家，二日乃苏。隆未苏之间，犬终不食。自此爱惜，如同于亲戚焉。出《幽明录》。

杨生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者畜一犬，怜惜甚至，常以自随。后生饮

醉，卧于荒草之中。时方冬燎原，风势极盛。犬乃周匝嗥吠，生都不觉。犬乃就水自濡，还即卧于草上。如此数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尔后生因暗行堕井，犬又嗥吠至晓。有人经过，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视之，见生在焉。遂求出己，许以厚报，其人欲请此犬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即不依命，余可任君所须也。”路人迟疑未答。犬乃引领视井，生知其意，乃许焉。既而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犬夜走还。出《记闻》。

崔仲文

安帝义熙年，谯县崔仲文与会稽石和俱为刘府君抚吏。仲文养一犬，以猎麋鹿，无不得也。和甚爱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与。和及仲文入山猎，至草中，杀仲文，欲取其犬，犬啮和，守其主尸，爬地覆之。后诸军出猎，见犬守尸。人识其主，因还启刘抚军。石和假还，至府门，犬便往牵衣号吠。人复白抚军，曰：“此人必杀犬主。”因录之，抚军拷问，果得其实，遂杀石和。出《广古今五行记》。

张然

会稽张然滞役，有少妇无子，唯与一奴守舍，奴遂与妇通。然素养一犬，名乌龙，常以自随。后归，奴欲谋杀然，盛作饮食，妇语然：“与君当大别离，君可强啖。”奴已张弓拔矢，须然食毕。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饭掷狗，祝曰：“养汝经年，吾当将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啖，唯注睛视奴。然拍膝大唤曰：“乌龙。”狗应声伤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阴，然因取刀杀奴，以妻付县，杀之。出《续搜神记》。

杨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唯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余，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出《集异记》。

郑韶

郑韶者，隋炀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忿恨，以刃久伺其便，无得焉。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云：“使入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出《集异记》。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掌阁乃启超曰：“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超曰：“然，汝等当修饌，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矣。”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饌。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

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啗掌书，二奴俱为犬所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方知其犬之灵矣。出《集异记》。

姚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抚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出《广异记》。

刘巨麟

刘巨麟开元末为广府都督，在州恒养一犬，雄劲多力，犬至驯附，有异于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护，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从如云，宁有非意之事。”使家人关犬而出。上马之际，犬亦随之。忽咋一从者喉中，顷之死。巨麟惊愕，搜死者怀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捶此仆，故修其怨，私欲报复，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难。出《摭异记》。

章华

饶州乐平百姓章华，元和初常养一犬，每樵采入山，必随之。比舍有王华者，往来犬辄吠逐。三年冬，王华同上山林采柴，犬亦随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盘踞于地，然犹未伤，乃踞而坐。章华叫喝且走，虎又舍王华，来趁章华。既获，复坐之。时犬潜在深草，见华被擒，突出，跳上虎头，咋虎之鼻。虎不意其来，惊惧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袭其主口取气，即吐出涎水。如此数四，其主稍苏。犬乃复以口袭王华之口，亦如前状。良久，王华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状，一夕而毙矣。出《原化记》。

范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宅。出《集异记》。

郭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出《宣室志》。

卢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矣。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悦。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乃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薰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出《集异记》。

赵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餐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龕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出《宣室志》。

陆机

晋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有家客献快犬曰“黄耳”。机任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取消息否？”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犬颈。犬出陌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载渡。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复驰还洛。计人行五旬，犬往还才半。后犬死，还葬机家村南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之为“黄耳冢”。出《述异记》。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爱之异常，每衔食饲之。及长成，玄度每出猎未归，犬母辄门外望之。后玄度患气嗽，渐就危笃。医为处方，须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杀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汤用。既而犬母跳跃噪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煮狗，与客食之，投骨于地，犬母辄衔置屋中。食毕，乃移入后园中一桑树下，爬土埋之。日夕向树噪吠，月余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于卒。终谓左右曰：“汤不救我疾，实枉杀此狗。”其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异记》。

齐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围，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窠，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犬归，以贩茵席之，余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齐亦殒落。犬噪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有事于丘陇，则留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足爬土成坳，首扣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出《述异记》。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

知者。出《玉堂闲话》。

田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因一日，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吾与汝杀之。”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后经旬日，招告袭。将归广陵，袭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袭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袭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出《集异记》。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余者，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三十八 畜兽五

犬下

李道豫 朱休之 李叔坚 王瑚 李德

温敬林 庾氏 沈霸 田琰 王仲文

崔惠童 李义 胡志忠 韩生 杜修己

袁继谦

犬下

李道豫

安国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卧于当路。豫蹶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几而卒。出《述异记》。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与兄弟对坐之际，其家犬忽蹲视二人而笑，因摇头而言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那汝明年何？”其家靳犬不杀。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奋戟伤兄，收系经年。至夏，举家疫死。出《集异记》。

李叔坚

汉汝南李叔坚少为从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请杀之。叔坚曰：“犬马谕君子，见人行而效之，何伤也？”后叔坚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惊，叔坚亦无所怪。犬寻又放灶前畜火，家人益惊愕，叔坚曰：“儿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烦邻里，亦何恶也？”居旬日，犬自死，竟无纤芥之灾，而叔坚终享大位。出《风俗通》。

王瑚

山阳王瑚字孟琰，为东海兰陵人。夜半时，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迎之，忽然不见，如是数年。后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犹故至阁。使人以白，孟琰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李德

司空东莱李德停丧在殡，忽然见形，坐祭床上，颜色服饰，真德也。见儿妇孙子，次戒家事，亦有条贯。鞭朴奴婢，皆得其过。饮食既饱，辞诀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断绝，如是四五年。其后饮酒多，醉而形露，但见老狗，便共打杀。因推问之，则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记》。

温敬林

晋秘书监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妇桓氏，忽见林还，共寝处，不肯见子弟。兄子来见林，林小开窗，出面见之。后酒醉形露，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录》。

庾氏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忻。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著白帟，衣服形貌如一。真王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王儿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时为会稽府佐。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发病死。出《续搜神记》。

沈霸

吴兴沈霸，太元中，梦女子来就寝，同伴密察，唯见牝狗，每待霸眠，辄来依床。疑为魅，因杀而食之。霸复梦青衣人责之曰：“我本以女与君共事，若不合怀，自可见语，何忽乃加耻欤？可以骨见还。”明日，收骨葬冈上，从是乃平复。出《异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母丧，恒处庐，向一暮夜忽入妇室，密怪之，曰：“君在毁灭之地，幸可不甘。”琰不听而合，后琰暂入，不与妇语。妇怪无言，并以前事责之。琰知魅，临暮竟未眠，衰服挂庐。须臾，见一白狗攫庐衔衰服，因变为人，著而入。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病死。出《搜神记》。

王仲文

宋王仲文为河南郡主簿，居缙氏县北。得休，因晚行泽中，见车后有白狗。仲文甚爱之，欲取之。忽变形如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恶。仲文与仲文奴并击之，不胜而走。未到

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记》。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出《广异记》。

李义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冰，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殓绝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及回家，见其母如生，在家内。起把义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义从之。

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而言曰：“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飨？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所养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有倦也。”义乃泣言：“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遂再犹豫。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言讫又去，义亦逐之不及。

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于母存日，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刳裁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

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于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乃仆地而绝。义终不测之。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余，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彗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

尔。”言讫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出《集异记》。

韩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

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噪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过来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噪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外至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

杜修己

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赧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饌。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即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赧。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赧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趁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赧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

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赧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赧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母善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

乃谓曰：“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其子又号哭而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矣。”遂自携剑，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贇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

袁继谦

少将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瞋，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敬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观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拐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举家大笑而安寝。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三十九 畜兽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宾青羊 齐讼者 梁文

顾霈 潘果 李审言 杨氏 陈正观

安甲

豕

燕相 杜愿 都末 刘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汤应 安阳书生 吴郡士人 晋州屠儿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军人

羊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宾，亦稍自补复。有大秦国，北有羊子，生于土中。秦人候其欲萌，为垣以绕之。其脐连地，不可以刀截，击鼓惊之而绝。因跳鸣食草，以一二百口为群。出《异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上有一村，养羊大如驴。出《酉阳杂俎》。

罽宾青羊

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阳杂俎》。

齐讼者

齐庄公时有里徵者，讼三年而狱不决。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诅于社。二子将羊而刺之，洒其血，羊起触二子，殪于盟所。出《独异志》。

梁文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见颜色。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

顾霈

顾霈者，吴之豪士也，曾送客于升平亭。时有沙门流俗者在座中，主人欲杀一羊，羊绝绳，因走来投此道人，穿头向袈裟下。主人

命将去杀之，既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觉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焉，炙犹动摇。乃破肉视之，故是一膋肉耳。道人于此得疾，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而卒。出《搜神记》。

潘果

唐京师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时，任都水小吏。归家，与少年数人出田游戏。过于冢间，见一羊为牧人所遗，独立食草。果因与少年捉之，将以归家。其羊中路鸣唤，果惧主闻，乃拔却羊舌，于夜杀食之。后经一年，果舌渐缩尽。陈牒解吏，富平县令郑余庆疑其虚诈，令开口验之，乃见全无舌，根本才如豆许不尽。官人问之因由。果取纸，书以答之。元状官之时弹指，教令为羊追福，写《法华经》。果发心信教，斋戒不绝，为羊修福。后经一年，舌渐得生，平复如故。又请官陈牒，县官用为里正。余庆至贞观十八年为监察御史，自向说尔。出《法苑珠林》。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出《潇湘录》。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有。”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

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绿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饌。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安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刳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目涕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刳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趯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出《玉堂闲话》。

豕

燕相

朔人有献大豕于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见梦于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糗。伏君之灵得化，今始得为鲁之津伯也。”出《符子》。

杜愿

晋杜愿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愿爱念，年十岁，泰元三年，暴病死。后数月，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后官长新到，愿将以作礼，就捉杀之。有比丘忽至愿前，谓曰：“此豕是君儿也，如何百余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见。愿寻视，见在云中，腾空而去。云气充布，弥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末

莎车王杀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见野豕，欲搏之，乃人语曰：“无杀我，为汝杀莎车。”都末异之，即与兄弟共杀莎车王。出《张璠汉记》。

刘胡

后魏植货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永安年中，胡杀猪，猪忽唱乞命，声及四邻。邻人谓胡兄弟相斗，来观之，乃猪也。胡即舍宅为归觉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蓝记》。

耿伏生

隋冀州临黄县东，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资产。隋大业十一年，伏生母张氏避父将绢两匹与女。数岁后，母亡，变作母猪，生在其家，复产二豕。伏生并已食尽，遂更不产。伏生即召屠儿出卖，未取

之间，有一客僧从生乞食，即于生家少憩。僧将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戏。猪与之言：“我是伏生母，为往日避生父眼，取绢两匹与女，我坐此罪，变作母猪。生得两儿，被生食尽。还债既毕，更无所负。欲召屠儿卖我，请为报之。”童子具陈向师，师时怒曰：“汝甚颠狂，猪那解作此语。”遂即寢眠。又经一日，猪见童子。又云：“屠儿即来，何因不报？”童子重白师，师又不许。少顷，屠儿即来取猪。猪逾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儿逐至僧房。僧曰：“猪投我来，今为赎取。”遂出钱三百文赎猪。后乃窃语伏生曰：“家中曾失绢否？”生报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绢两匹。”又问娣姒几人。生云：“唯有一弟，嫁与县北公乘家。”僧即具陈童子所说。伏生闻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别加心供养猪母。凡经数日，猪忽自死。托梦其女云：“还债既毕，得生善处。”兼劝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龙朔元年，怀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怀州上番，因向市欲买肉食。见此特猪，已缚四足，在店前，将欲杀之。见此校尉，语云：“汝是我女儿，我是汝外婆。本为汝家贫，汝母数索，不可供足，我大儿不许。我怜汝母子，私避儿与五斗米。我今作猪，偿其盗债，汝何不救我？”校尉问此屠儿赎猪。屠儿初不之信。余人不解此猪语，唯校尉得解。屠儿语云：“审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对我更请共话。”屠儿为解放已，校尉更请猪语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将婆还舍，未知何处安置婆？”猪即语校尉云：“我今已隔，并受此恶形。纵汝下番，亦不须将我还。汝母见在，汝复为校尉，家乡眷属见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损辱汝家门。某寺有长生猪羊，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复语猪言：“婆若有验，自预向寺。”猪闻此语，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为寺僧说此灵验。合寺僧闻，并怀怜愍，为造舍居处安置，校尉复留小毡令

卧。寺僧道俗竞施饮食，后寺僧并解猪语。下番，辞向本州，报母此事。母后自来看猪，母子相见，一时泣泪。猪至麟德元年，犹闻平安。出《法苑珠林》。

汤应

吴时，庐陵县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后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阳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遂入亭宿焉。吏启不可，应不听。悉屏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至三更竟，忽闻有扣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问。”应使进，致词而去。顷复有扣阁者云：“府相闻。”应复使君进焉，了无疑也。旋又有扣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服，齐进坐之。称府君者，便与应谈，而部郡者忽起。应乃回顾，因以刀砍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后墙下，及之，砍几刀焉，应乃还卧。达曙，方将人寻之，见有血迹，皆得之。称府君者，是一老猓，猓，猪也。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绝。出《搜神记》。

安阳书生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夜半后，有一人著皂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亭中有人耶？”答曰：“向有书生在此读书，适休，未似寝。”乃暗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者黑衣来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邻老雄鸡也。”“汝复谁也？”“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天晓，亭民来视，惊曰：“君何独得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

与乡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长数尺，西家得老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

吴郡士人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送至家，都无女人，因过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也。出《搜神记》。

晋州屠儿

唐显庆三年，徐玉为晋州刺史，有屠儿在市东巷，杀一猪命断，汤焯皮毛并落，死经半日。会杀余猪，未及开解。至晓，以刀破腹，长划腹下一刀。刀犹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门，直入市西，至一贾者店内床下而卧，市人竞往看之。屠儿执刀走逐。看者问其所由，屠儿答云：“我一生已来杀猪，未常闻见此事。”犹欲将去，看者数百人，皆嗔责屠儿，竞出钱赎猪。诸人共为造舍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疮处差已，作大肉块，粗如臂许。出入来去，不污其室，性洁不同余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佶

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出《广古

今五行记》。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当何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出《广异记》。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俄有女子笑曰：“冀观长卿之妙耳！”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汾问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

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筭，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刖一壳。豕视汾，瞋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出《集异记》。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緘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 畜兽七

猫

唐道袭 卖醋人 归系

鼠

王周南 终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丘 萧悉达 逆旅道士 李测

天宝^𠂔骑 毕杭 崔怀疑 李甲 王缙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卢嵩 柴再用

苏长史 卢枢 朱仁 李昭嘏

鼠狼

张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纆，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镮，有钱，飞若蛱蝶，土人往往见之。出《酉阳杂俎》。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尔雷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出《稽神录》。

卖醋人

建康有卖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置猫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获之。缚置铺中，镮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其索，啮壁而去矣。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归系

进士归系，暑月，与一小孩子于厅中寝，忽有一猫大叫，恐惊孩子，使仆以枕击之，猫偶中枕而毙。孩子应时作猫声，数日而殒。出《闻奇录》。

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獭，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有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出《酉阳杂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然带以金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得沙门咒愿，更获无他。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出《异苑》。

不尽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恒居火中，洞赤。时时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纺绩其毛，织以为布。用之若有垢浣，以火烧之则净也。出《神异记》。

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有磈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其毛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声闻千里。其毛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为灾，此类也。出《神异录》。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陇州，皆有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其一不去。南中妇人，买而带之，以为媚药。出《岭表录异》。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中有之。出《录异记》。

鼯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余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来。民有灾及为恶者，鼠辄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

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饰为带，颇能涩乌。为其三毛出于一孔，与常皮有异，人多宝之。出《录异记》。

义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递相咬尾，三五为群，惊之则散。俗云：见之者当有吉兆。成都有之。出《录异记》。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脱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异苑》。

白鼠，身毛皎白，耳足红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当获金玉。云鼠五百岁即白。耳足不红者，乃常鼠也。出《录异记》。

王周南

魏齐王芳时，中山有王周南者为襄邑长，忽有鼠从穴出语曰：“周南尔以某日死。”周南不应。至期，更冠帻皂衣而出曰：“周南尔以日中死。”亦不应。鼠复入穴，日适中，鼠又冠帻而出曰：“周南汝不应，我何道。”言绝，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幽明录》。

终祚

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后数日当死。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犬至果尔。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远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船窃买牛皮，还东

货之，得二十万。还时户犹阖也，都无所失，其怪亦绝。自后稍富。出《幽明录》。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后辄死。新太守到，如厕，有人长三尺，冠帻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应，意甚不乐，乃使吏为作亡具。外颇怪其事。日中如厕，复见前所见人，言府君今日中当死。三言亦不应。乃言府君当道而不道，鼠为死。乃顿仆地，大如豚。郡内遂安。出《幽明录》。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深沉，有恩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后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卧，有大鼠伏死于前。出《搜神记》。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纳，有色，密乐之。鼠乃托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体，便觉缩小，因化为鼠而走。出《幽明录》。

蔡喜夫

宋前废帝景平中，东阳大水，蔡喜夫避住南塋。夜有大鼠，形如狔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

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二个珠，置奴前，啾啾似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后同县吕庆祖牵狗野猎，暂过，遂啗杀之。出《异苑》。

茅崇丘

齐世祖永明十年，丹阳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厨中有人语笑。复明灯火，有宴饌之声，及开门视之，即无所见。及闭户，即依然闻。如此数旬，忽有一道士诣崇丘问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怀中取一符与之，谓崇丘曰：“但钉于灶上及北壁，来日早视之。”言讫，遂失其道士。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见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长二尺，无毛而色如朱，尽死于北壁，乃竟绝。出《穷怪录》。

萧悉达

北齐平原太守兰陵萧悉达，腰带为鼠啗。杨遵彦以俗事戏之曰：“当迁官。”未几，除家令，寻失职。鼠后啗其靴，遵彦曰：“当复得官。”悉达曰：“某便为吏部尚书，何关人事。”出《谈薮》。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

乃绝。出《潇湘录》。

李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沉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沉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出《广异记》。

天宝犷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犷骑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出《广异记》。

毕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土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冢。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杭以事不克，一门遇害。出《广异记》。

崔怀疑

崔怀疑，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疑外孙王汶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出《广异记》。

李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踪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圯，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

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出《宣室志》。

王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出《宣室志》。

郗士美

许昌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于册书。一日晨兴，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靴，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过庭，北面拱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惧意。因掷靴以击，鼠即奔逸。有毒虺坠入靴中，珠目锦身，尺长策细，螫焰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以致臃指溃足之患。参寥子曰：“是知梟鸣鼠舞，不恒为灾。大人君子，遇之则吉。”出《阙史》。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塿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

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宫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盼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旁，唯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出《稽神录》。

卢嵩

太庙斋郎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补兴化尉，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常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庐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出《稽神录》。

苏长史

苏长史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衣道士冠褐，来诣苏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之，获白鼠三十余头。宅不复凶。出《稽神录》。

卢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暑夜独出寢室，望月于庭。始出户，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乐，然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吒。须臾，坐中皆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穴堂西阶地中，获白鼠七八，皆杀之。出《稽神录》。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廪记。”遂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

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见我形，我不复至矣。”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出《潇湘录》。

李昭嘏

李昭嘏举进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忽寤。见一卷轴在枕前，看其题，乃昭嘏之卷。令送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出《闻奇录》。

鼠狼

张文蔚

相国张文蔚庄在东都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抔土，恰容蛇头。伺蛇出穴，裹入所抔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之穴外，衔豆叶，嚼而哺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之？出《北梦琐言》。

卷第四百四十一 畜兽八

狮子

魏武帝 后魏庄帝 杂说

犀

通天犀 杂说

象

白象 阆州莫徕 华容庄象 安南猎者 淮南猎者

蒋武 杂说

杂兽

萧志忠

狮子

魏武帝

魏武帝伐冒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人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哮吼奋迅，左右咸惊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于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杀之，得狮子一子。此兽还，未至洛阳三十里，路中鸡狗皆伏，无鸣吠者。出《博物志》。

后魏庄帝

后魏，波斯国献狮子，永安末始达京师。庄帝谓侍中李彧曰：“朕闻虎见狮子必伏，可觅试之。”于是诏近山郡县，捕虎以送。巩县、山阳并送二虎一豹，见狮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视。园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驯善，帝令取试之。虞人牵盲熊至，闻狮子气，惊怖跳踉，曳锁而走。帝大笑。出《伽蓝记》。

杂说

释氏书言：狮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狮子、棒狮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狮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旧说，苏合香，狮子粪也。出《酉阳杂俎》。

犀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纒**者。以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往啄米，至辄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刻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息气水中。以其角为叉导者，将煮毒药为汤，以此叉导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矣。出《抱朴子》。

杂说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赶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段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常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徂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烂折，则不能起。犀角一名奴角。有鸩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出《酉阳杂俎》。

象

白象

后魏洛水桥南道东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罗国所献，背设五采屏风、七宝坐床，容数十人，真是异物，常养于乘黄。象常曾坏屋毁墙，走出于外，逢树即拔，遇墙亦倒。百姓惊怖，奔走交驰，太后遂徙象于此坊。出《伽蓝记》。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按，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

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徕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

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介绍，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踞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闾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出《广异记》。

华容庄象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出《朝野佥载》。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骑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许，两崖

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径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躐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

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淮南猎者

张景伯之为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猎者，常逐兽山中。忽有群象来围猎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猎夫前，鼻绞猎夫，置之于背，猎夫刀仗坠者，象皆为取送还之。于是驮猎夫径入深山，群象送于山口而返。入山五十里，经大磐石，石际无他物，尽象之皮革，余血肉存焉。猎夫念曰：“得无于此啖我乎？”象负之且过。去石五十步，有大松树。象以背依树，猎夫因得登木焉。弓坠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猎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猎夫讫，因驰去。俄而有一青兽，自松树南细草中出。毳毛髭鬃，爪牙可畏，其大如屋，电目雷音，来止磐

石，若有所待。有顷，一次象自北而来，遥见猛兽，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惧战栗。兽见之喜，以手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犹未食啖。猎夫望之叹曰：“畜兽之愚，犹请教于人。向来将予于山，欲予毙此兽也。予善其意，曷可不救？”于是引满，纵毒箭射之，洞其左腋。兽既中箭，来趋猎夫。又迎射贯心，兽踣焉，宛转而死。小象乃驰还，俄而诸象二百余头，来至树下，皆长跪，展转猎夫下。前所负象，又以背承之，负之出山，诸象围绕喧号，将猎夫至一处，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余茎，以示猎夫。又负之至所遇处，象又皆跪，谢恩而去。猎夫乃取其牙，货得钱数万。出《纪闻》。

蒋武

宝历中，有蒋武者，循州河源人也。魁梧伟壮，胆气豪勇，独处山岩，唯求猎射而已。善于蹶张，每赍弓挟矢，遇熊黑虎豹，靡不应弦而毙。剖视其镞，皆一一贯心焉。忽有物叩门，甚急速。武隔扉而窥之，见一猩猩跨白象。武知猩猩能言，而诘曰：“与象叩吾门，何也？”猩猩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武曰：“汝有何苦？请话其由。”猩猩曰：“此山南二百余里，有嵌空之大岩穴，中有巴蛇，长数百尺，电光而闪其目，剑刃而利其牙。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今知山客善射，愿持毒矢而射之。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其象乃跪地，洒涕如雨。猩猩曰：“山客若许行，便请挟矢而登。”武感其言，以毒淬矢而登。果见双目，在其岩下，光射数百步。猩猩曰：“此是蛇目也。”武怒，蹶张端矢，一发而中其目，象乃负而奔避。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至暝蛇殒，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于是有十象，以长鼻各卷其红牙一枝，跪献于武。武受之，猩猩亦辞而去。遂以前象负其牙而归，武乃大有资产。出《传奇》。

杂说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出《朝野僉载》。

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口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尤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出《酉阳杂俎》。

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者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挖地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者，可令代樵。出《酉阳杂俎》。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象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国即多白象。刘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致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楼前入舞象，曲动乐作，优倡引入。象以金羁络首，锦绣垂身，随拍腾蹋，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天宝中舞马之类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

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出《岭表录异》。

杂兽

萧志忠

唐中书令萧志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鞞，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泊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觐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既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己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

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

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润。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

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泊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嚙之，二囊即飞去。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出《玄怪录》。

卷第四百四十二 畜兽九

狼

狼狽 狼豕 冀州刺史子 王含 正平县村人

张某妻

熊

子路 昇平入山人 黄秀

狸

董仲舒 张华 山中孝子 淳于矜 刘伯祖

吴兴田父 孙乞 黄审 留元寂 郑氏子

晋阳民家

狴

费秘 许钦明客 戏场狴

狼

狼狽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脰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熏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两物。狽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狽。出《酉阳杂俎》。

狼冢

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有人曾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仍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狽也。出《酉阳杂俎》。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卢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任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蹢，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枋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出《广异记》。

王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觐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出《宣室志》。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出《广异记》。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饌。”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

为狼而死。出《广异记》。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狼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杀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出《稽神录》。

熊

子路

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于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出《异苑》。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出《酉阳杂俎》。

昇平入山人

晋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窅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入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栗，分与诸子。末后作一分，以置此人前。此人饥久，于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习。熊母每旦觅食果还，辄分此人，此人赖以延命。后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于是跳出，遂得毋他。出《续搜神记》。

黄秀

邵陵高平黄秀，以宋元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秀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恻而归。逾年，伐山人见其形，尽为熊矣。出《异苑》。

狸

董仲舒

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乃谓之曰：“巢居却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出《幽明录》。

张华

张华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积年能为幻化，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为无不可，但张司空智度，恐难笼络。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书生不从，遂诣华。华见其总角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华未尝闻此。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撝五礼，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则是狐狸。”书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请退。华已

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御防甚严。

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燕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华表叹曰：“老狸自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空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将还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燃之以照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复得。”出《集异记》。

山中孝子

晋海西公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作屐，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作屐不已。妇人求眠，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昨行以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诬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男子因缚孝子赴官，应偿死，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复来催杀孝子。令因问猎事：“能别犬否？”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因放犬，便化为老狸，乃射杀之。视妇人，已复成狸矣。出《法苑珠林》。

淳于矜

晋太元中，瓦棺佛图前淳于矜年少洁白，送客至石头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悦之，因访问。二情既洽，将入城北角，共尽忻好。便各分别，期更克集，将欲结为伉俪。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翁母并在，当问我翁母。”矜便令女归，问其翁母，

翁母亦愿许之。女因敕婢取银百斤，绢百匹，助矜成婚。经久，生两儿，当作秘书监。明果骑卒来召，车马导从，前后部鼓吹。经少日，有猎者过，觅矜。将数十狗，径突入，咋妇及儿，并成狸。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出《玄怪录》。

刘伯祖

晋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每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于前切之，齏随刀不见。两羊肝尽，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视者举刀欲砍之，伯祖呵止，自举箸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后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某月某日书当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惧，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绝无声。出《法苑珠林》。

吴兴田父

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归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往。父忧恐儿为所困，便自往。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积年不觉，后一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侯有大邪气。”儿白父，父大怒。师便作声入，父即成一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愤亦死。出《搜神记》。

孙乞

乌伤县人孙乞，义熙中，赍文书到郡。达石亭，天雨日暮。顾见一女，戴青伞，年可十六七，姿容丰艳，通身紫衣。尔夕，电光照室，乃是大狸。乞因抽刀斫杀。伞是荷叶。出《异苑》。

黄审

句容县麋村民黄审于田中耕，有一妇人过其田，自畦上度，从东适下而复还。审初谓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审因问曰：“妇数从何来也？”妇人少住，但笑不言，便去。审愈疑之，预以长镰伺其还，未敢斫妇，但斫所随婢，妇化为狸走去，视婢，但狸尾耳。审追之不及。后人见此狸出坑头，掘之，无复尾焉。出《搜神记》。

留元寂

长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曾捕得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获一狸，方见五脏。三狸虽相包怀，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为怪，以皮挂于屋后。其夜，有群狸绕之号呼，失皮所在。元寂家亦无他。出《异苑》。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出《广异记》。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缁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缁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嘬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出《宣室志》。

猬

费秘

梁末，蜀人费秘刈麦，值暴风雨，隐于岩石间避雨。去家数里，遥望前路，有数十妇人，皆着红紫襴衣，歌吟而来。秘窃怪田野何因有一群彩衣妇女，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秘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背向秘，秘到边过看之，其面并无眉耳鼻口，唯垂乌毛而已。于是秘惊怖，心迷闷倒地。至一更，秘父怪不来，把火寻之。见秘卧在道旁，左侧有十刺猬，见火争散走。秘至其家，百余日而死。出《五行记》。

许钦明客

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

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狷，便杀之。出《西京杂记》。

戏场狷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云：“二刺猬对打，既合节奏，又中章程。”时座中有将作李少监韞，亦云曾见。出《尚书故实》。

狷见虎，则跳入虎耳。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四十三 畜兽十

麇

吴唐 李婴

獐

刘慆

鹿

苍鹿 科藤 铜环 鹿马 紫石

陆绍弟 唐玄宗 彭世 鹿娘 张盍跽

车甲 嵩山老僧 王祐 杂说

兔

岚州 杨迈

麇

吴唐

吴唐者，庐陵人也，少好射猎，矢不虚发。尝方春，将其子出猎，乃值一麇，将麇戏焉。麇觉有人气，引麇潜去。麇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麇惊还悲鸣，唐乃置麇净地，自藏草中。麇来俯舐顿伏，唐又射之，应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麇，张弩之间，箭忽自发，激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抚膺而哭，忽闻空中呼曰：“吴唐，麇之爱子，与汝何异！”惊视左右，虎从旁出，遥前，搏折其臂，还家一宿而卒。出《宣室志》。

李婴

有李婴者，与弟缙皆善用弩，曾射得一麇，解其四脚，悬置树间，剖以为炙，列于火上。方欲共食，忽见山下有一神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悉敛肉及皮骨，并列火上者于囊中，径还山去。婴与弟缙惊骇，莫知所措，亦竟无他焉。出《鄱陟记》。

獐

刘傖

青州有刘傖者，元嘉初，射得一獐，剖腹，以草塞之，蹶然而起，俄而前走。傖怪而拔其塞草，须臾还卧，如此三焉。傖密录此种，以求其类，理创多验。出《述异记》。

鹿

苍鹿

鹿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为脯，食之，寿至二千岁。”余干县有白鹿，土人传千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镌字在角后，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苍鹿。”出《述异记》。

科藤

合浦康头山有一鹿，额上戴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一丈许。出《交州记》。

雷郡有鹿，腥无味，不可食。俗云：海鱼所化。郡人尝见鱼首而身为鹿者，斯信矣。与鹰鸠雀雉之化奚异哉！出《投荒杂录》。

铜环

胡向为虢州时，猎人杀一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环，环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识。

鹿马

洮阳县东有华山，去县九十里，回跨峙堞，峰岭参差。昔有人因猎，见二鹿，其一者霜毛纯素，照耀山谷；一者五彩成文，灿烂曜日。猎人惊其奇异而不射。前行数里，见二人诃责云：“使君何来，不见二马耶？”答云：“唯见双鹿。”曰：“吾为虞帝所使，至衡山，与安丘道士相闻。君所见鹿，是吾马也。”出《录异记》。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置捕而获之，剖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出《稽神录》。

陆绍弟

唐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掌时猎，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斑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是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出《酉阳杂俎》。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赩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脍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给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炼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

之。凡食顷，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命铁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刳弊，不可识矣。

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征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蒐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彭世

鄱阳乐安彭世，晋咸康中，以猎射为业。每入山，与子俱行。后忽蹶然而倒，化成一鹿，跳跃而去，其子终身不复弋猎。至孙却习其事，曾射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并其祖名字及乡居年月焉，睹之悔懊，自此永断射猎。出《异苑》。

鹿娘

常州江阴县东北石筏山者，梁时有伐材人入此山，见有麀鹿产，仍闻小儿啼声。往视，见产一女子，因收取养之。及长，乃令出家为道士，时人谓之“鹿娘”。梁武帝为置观，名为圣观。出《洽闻记》。

张盍跼

昔张盍跼、甯成二人，并出家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劳乎道士？”因以镜照之，见是一鹿。

遂责问之曰：“汝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讫，化成老鹿而走去。出《抱朴子》。

车甲

陶潜《搜神记》曰：有一士人姓车，是淮南人，天雨，舍中独坐。忽有二年少女来就之，着紫纈襦，立其床前，共语笑。车疑之：天雨如此，女人从外来，而衣服何不沾湿？必是异物。其壁上先挂一铜镜，径数寸。回顾镜中，有二鹿在床前。因将刀斫之，而悉成鹿。一走去，获一枚，以为脯食之。出《五行记》。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

王祐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饌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祐，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祐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亩，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作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祐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祐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杂说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作麋鹿声，则麋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弑麋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出《北梦琐言》。

兔

嵐州

永淳年，嵐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出《朝野僉载》。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鞬。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兔走。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四十四 畜兽十一

猿上

白猿 周群 猯国 欧阳纥 陈岩

魏元忠 韦虚己子 王长史

猿上

白猿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于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之乎？”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唯公所试。”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出《吴越春秋》。

周群

周群妙闲讖说，游岷山采石，见一白猿从绝峰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之刀，以投白猿。猿化为一老翁，手中有玉板，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今已衰迈，忘其生之年月。忆从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术。至颛顼，更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

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尔来世代，不复可纪，因以相袭。至大汉之时，有洛下閼，得其大旨。”群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皆称周群详阴阳之类也。蜀人谓之后圣。出《王子年拾遗记》。

狻国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狻国，一名马化，或曰𪛗。伺道行妇女年少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杨，率皆是狻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

欧阳纥

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深入险阻。纥妻纁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人，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雨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寤者，即已失妻矣。门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篠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雨浸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

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渡。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扞萝引绦，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有东向石门，妇人数十，被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谩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纡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纡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纡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竟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

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

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欬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鬬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音会利。然其状即猥獩类也。

今岁木落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汎澜者久，且曰：“此山峻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纔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皆归，犹有知其家者。

纔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纔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续江氏传》。

陈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颍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

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嘤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恣，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

至京师，居永崇里。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噪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篆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

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已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出《宣室志》。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鹑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鸛鹑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暗，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出《广异记》。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其子常昼日独坐阁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迫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蹊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缢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出《广异记》。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

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兽十二

猿中

张𪟽 杨叟 孙恪 崔商

猿中

张𪟽

吴郡张𪟽，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径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𪟽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𪟽即随之。入山径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𪟽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𪟽曰：“客且入矣。”

𪟽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𪟽趋而拜。既拜，其人揖𪟽升阶，谓𪟽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𪟽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

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赳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锺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锺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锺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锺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

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锺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龕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龕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

铤既见，大惊，即出山径，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龕，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缁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后绝其患也。出《广异记》。

杨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赍食，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径中，见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笑。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笑，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伺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

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

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

俄召宗素，历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

孙恪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至魏王池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褰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褰帘，忽睹恪，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

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

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唯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愈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缙。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傲，不求名第，日治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恪谓曰：“既久睽间，颇思从容。愿携衾绸，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铄，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娶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久处冻馁，因滋婚娶，颇似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侔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

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

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世也？”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

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人王相国缙，遂荐于南康张万顷大夫，为经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甯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上。后悲啸扞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

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于上阳宫内。及安史之乱，即不知所之。於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颈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舫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传奇》。

崔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廷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斋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獠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六 畜兽十三

猿下

楚江渔者 王仁裕

猕猴

翟昭 徐寂之 张寓言 薛放曾祖 杨于度

猕猴

猩猩

好酒 能言 焦封

猓獬

狨

猿下

楚江渔者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惭色。亦不言其姓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严子陵之渔，书于青史，皆以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之渔高尚乎？若以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静，得鱼供庖宰，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怵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特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王仁裕

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呼之则声声应对，经年则充博壮盛，縻絜稍解。逢人必啮之，颇亦为患。仁裕叱之，则弭伏而不动，余人纵鞭捶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缭绕，并是榆槐杂树，汉高庙有长松古柏，上鸟巢不知其数。时中春日，野宾解逸，跃入丛林。飞越于树稍之间，遂入汉高庙，破鸟巢，掷其雏卵于地。是州衙门有铃架，群鸟遂集架引铃，主使令寻鸟所来。见野宾在林间，即使人投瓦砾弹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馁而就絜，乃遣人送入巴山百余里溪洞中。

人方回，询问未毕，野宾已在厨内谋餐矣，又复絜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帅厨中，应动用食器之属，并遭掀扑秽污，而后登屋，掷瓦拆砖。主帅大怒，使众箭射之，野宾骑屋脊而毁拆砖瓦，箭发如雨。

野宾目不妨视，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损其一毫。有使院老将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猱。”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来。”于是大胡猱跃上衙屋赶之。逾垣蓦巷，擒得至前。野宾流汗体浴而伏罪，主帅亦不甚诟怒，众皆看而笑之，于是颈上系红绡一缕，题诗送之曰：“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碧云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彻晓吟。”又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紮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再来矣。

后罢职入蜀，行次岷冢庙前。汉江之壖，有群猿自峭岩中，连臂而下，饮于清流。有巨猿舍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间，垂身下顾，红绡彷彿而在，从者指之曰：“此野宾也。”呼之，声声相应，立马移时，不觉惻然。及耸轡之际，哀叫数声而去。及陟山路，转壑回溪之际，尚闻呜咽之音。疑其肠断矣，遂继之一篇曰：“岷冢祠边汉水滨，此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年旧主人。”出《王氏见闻》。

猕猴

翟昭

晋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后宫养一猕猴，在妓女房前。前后妓女同时怀娠，各产子三头，出便跳跃。昭方知是猴所为，乃杀猴及十子。六妓同时号哭，昭问之云：“初见一年少，着黄练单衣，白纱帽，甚可爱，语笑如人。”出《续搜神记》。

徐寂之

太元末，徐寂之常野行，见一女子操荷，举手麾寂之。寂之悦而延住，此后来往如旧，寂之便患瘦瘠。时或言见华房深宇，芳茵广筵，寂之与女觴肴宴乐。数年，其弟晔之闻屋内群语，潜往窥之，见数女子从后户出，唯余一者隐在簑边。晔之径入，寂怒曰：“念方欢集，何故唐突？”忽复共言云：“簑中有人。”晔之即发看，有一牝猴，遂杀之。寂病渐瘳。出《异苑》。

张寓言

山人张寓言素有道术，博学多才，常寓居于朝士家，其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饮，甚醉而还。不知其家已出，遂寝于堂庑下，夜半后颇醒。竖告之，寓言惧。时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书者。寓言自暗窥之，乃鬼也，集于书架之旁。寓言计将击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之，鬼称革。寓言殴之，而踏其喉就地，又击之。因绝声大叫云：“吾擒得鬼。”守者遂以火至，乃一猕猴也，被击已死，方知误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来，每夜入人家偷窃。及寓言以为鬼而杀之，一里无患矣。出《纪闻》。

薛放曾祖

薛放尚书曾祖为湖南刺史，罢郡，京中闲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检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厨中，见灶内有灯荧荧然。薛怒其爨者曰：“灯不灭，又置灶中，何也？”及至灶前视之，忽见一猕猴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内食品物皆极小而甚备。又前置一盏灯，猴对之而食。薛大骇异，乃以拄杖刺之。灶虽浅，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僮仆观之，皆莫测，不知所为。其猴忽置灯于盘子上，以头戴盘而出灶，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傍若无人。薛氏惊惧，乃令子弟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

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驴，谓薛氏子曰：“郎君神精，极甚仓卒，必有事故。适过此宅，见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请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马拜请至宅。使君具簪筒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当为祛除，然此物终当屈辱使君，方肯解释。”薛曰：“苟得无他，敢辞屈辱。”道士曰：“此猴今欲将台盘及灯，上使君头上食，必当去，可乎？”薛不敢辞，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头上？乞尊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将台盘子于头上，后令于盘中食之，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无计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之类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于其上食，可乎？”皆曰：“可。”乃取木柜，中施裯褥，薛入柜中，闭之，猴即戴台盘，提灯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环绕其旁，共忧涕泣。忽失道士所在，惊骇求觅之次，猴及台盘灯亦皆不见，遂开柜视之，使君亦不见。举家号哭求觅，无复踪迹。遂具丧服，以柜招魂而葬焉。出《灵保集》。

杨于度

蜀中有杨于度者善弄胡猕，于闾阖中乞丐于人。常饲养胡猕大小十余头。会人语，或令骑犬作参军行李，则呵殿前后，其执鞭驱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时。如弄醉人，则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来。”辄不起。“御史中丞来。”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来”，胡猕即便起走，眼目张惶，佯作惧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实，巡检内外，主严重，人皆惧之，故弄此戏。一日，内厩胡猕维绝走上殿阁，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趯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获者三日。内竖奏杨于度善弄胡猕，试令捉之。遂以十余头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内厩胡猕亦在舍上窥觑，于度高声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猕来。”手下胡猕一时上舍，齐手把捉内厩胡猕，立在殿

上。蜀主大悦，因赐杨于度绯衫钱帛，收系教坊。有内臣因问杨于度：“胡猓何以教之而会人言语？”对曰：“胡猓乃兽，实不会人语。于度缘饲之灵砂，变其兽心，然后可教。”内臣深讶其说。则有好事者知之，多以灵砂饲胡猓、鹦鹉、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兽食灵砂，尚变人心，人食灵砂，足变凡质。出《野人闲话》。

猕猴

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彝僚，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并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出《北梦琐言》。

猩猩

好酒

猩猩好酒与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誓云：“诱我也。”乃绝走而去之。去而复至，稍稍相劝，顷尽醉。其足皆绊。或图而赞之曰：“尔形唯猿，尔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养真。”出《国史补》。

能言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

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帑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唯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出《朝野僉载》。

焦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纨，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饌，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

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经月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

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歧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

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嶮巖，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猼猁

剑南人之采猼猁者，得一猼猁，其数十猼猁可得。何哉？猼猁有伤其类者，聚族悲啼，虽杀之不去。此禽兽之状而人心也。乐羊、张仁愿、史牟，则人之状而禽兽心也。出《国史补》。

狨

狨者，猿猱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橐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浓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

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嘸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啞，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撻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怜悯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四十七 狐一

说狐 瑞应 周文王 汉广川王 陈羹

管辂 习凿齿 陈斐 孙岩 夏侯藻

胡道洽 北齐后主 宋大贤 长孙无忌 狐神

张简 僧服礼 上官翼 大安和尚

说狐

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出《玄中记》。

瑞应

九尾狐者，神兽也。其状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国，音如婴儿。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气，及蛊毒之类。出《瑞应编》。

周文王

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免西伯之难。出

《瑞应编》。

汉广川王

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柩书冢，其棺枢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白狐一头，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陈羨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羨为西海都尉。其部曲士灵孝无故逃去，羨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羨久不见，囚其妇。其妇实对，羨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闻人犬声怪避。羨使人扶以归，其形颇象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索阿紫。阿紫，雌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寤。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名曰阿紫，化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也。”出《搜神记》。

管辆

魏管辆常夜见一小物状如兽，手持火，向口吹之，将爇舍宇。辆命门生举刀奋击，断腰，视之，狐也。自此里中无火灾。出《小说》。

习凿齿

晋习凿齿为桓温主簿，从温出猎。时大雪，于临江城西，见草雪上气出。觉有物，射之，应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带绛缢香囊。出《渚宫故事》。

陈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死。后有渤海陈斐见授此郡，忧愁不乐。将行，卜吉凶。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斐不解此语。卜者曰：“君去，自当解之。”斐既到官，侍医有张侯，直医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谓诸侯。”乃远之。即卧，思“放伯裘”之义，不知何谓。夜半后，有物来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声。外人闻，持火入，欲杀之。鬼乃言曰：“我实无恶意，但府君能赦我，当深报君耳。”斐曰：“汝为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岁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难，若呼我字，当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义也。”即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电，从户出。

明日，夜有击户者。斐曰：“谁？”曰：“伯裘也。”曰：“来何为？”曰：“白事。北界有贼也。”斐验之果然。每事先以语斐，无毫发之差，而咸曰圣府君。月余，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惧为伯裘所白，遂与诸侯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使诸侯持杖入，欲格杀之。斐惶怖，即呼“伯裘来救我”。即有物如曳一匹绛，割然作声。音、侯伏地失魂，乃缚取考讯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惧失权，与诸侯谋杀斐。会诸侯见斥，事不成。”斐即杀音等。伯裘乃谢斐曰：“未及白音奸情，乃为府君所召。虽效微力，犹用惭惶。”后月余，与斐辞曰：“今后当上天，不得复与府君相往来也。”遂去不见。出《搜神

记》。

孙岩

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初变为妇人，衣服净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之，近者被截发。当时妇人着彩衣者，人指为狐魅。出《洛阳伽蓝记》。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叫。藻愕惧，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拊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惧，啼哭勿休。然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而崩。出《搜神记》。

胡道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唯忌猛犬。自审死日，戒弟子曰：“气绝便殓，勿令狗见我尸也。”死于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出《异苑》。

北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中，朔州府门，无故有小儿足迹，及拥土为城雉之状。察之乃狐媚。是岁，南安王起兵于北朔。出《谈薮》。

宋大贤

隋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邑人宋大贤以正道自处，尝宿亭楼，夜坐鼓琴。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眄目磋齿，形貌可恶。大贤鼓琴如故，鬼乃去，于市中取死人头来还，语大贤曰：“宁可少睡耶？”因以死人头投大贤前。大贤曰：“甚佳。吾暮卧无枕，正欲得此。”鬼复去，良久乃还。曰：“宁可共手搏耶？”大贤曰：“善。”语未竟，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是老狐也。自此亭舍更无妖怪。出《法苑珠林》。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長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

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

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出《广异记》。

狐神

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出《朝野僉载》。

张简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僉载》。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旛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追之不及。出《广异记》。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貽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未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纓经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八 狐二

李项生 王义方 何让之 沈东美 杨伯成

叶法善 刘甲 李参军

李项生

唐垂拱初，谯国公李崇义男项生染病，其妻及女于侧侍疾。忽有一狐，从项生被中走出。俄失其所在。数日，项生亡。出《五行记》。

王义方

唐前御史王义方黜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瓦礫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碎其书。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出《朝野僉载》。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氤氲。”原陵即光武陵。一陵

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资**幘巾襦裤，幘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于丘中，让之从焉。

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矣。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筵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盏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煮，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崩，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霁**音朦。零音乙林反。霾噎。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袿袿**啗啗。**溜**用秘功，以岭以穴。拖薪伐药，莽野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涓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文甚繁，难以详载。

让之获此书帖，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吾已备三百缣，欲赎回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诒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征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

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而退。

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篋，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给，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出《乾驥子》。

沈东美

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出《纪闻》。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長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径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

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

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里，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出《广异记》。

叶法善

道士叶法善，括苍人。有道术，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开元初，供奉在内，位至金紫光禄大夫、鸿胪卿。时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将乘舟赴任。于东门外，亲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与亲故车，先往胥溪水滨。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陈设，而妻子不至。宰复至宅寻之，云去矣。宰惊，不知所由。复出城问行人，人曰：“适食时，见一婆罗门僧执幡花前导，有数乘车随之。比出城门，车内妇人皆下

从婆罗门，齐声称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寻车迹，至北邙虚墓门。有大冢，见其车马皆憩其旁。其妻与亲表妇二十余人，皆从一僧，合掌绕冢，口称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妇人遂骂曰：“吾正逐圣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于奴仆，与言皆不应，亦相与绕冢而行。宰因执胡僧，遂失。于是缚其妻及诸妇人，皆喧叫。至第，竟夕号呼，不可与言。

宰迟明问于叶师。师曰：“此天狐也。能与天通，斥之则已，杀之不可。然此狐斋时必至，请与俱来。宰曰：“诺。”叶师仍与之符，令置所居门。既置符，妻及诸人皆寤。谓宰曰：“吾昨见佛来，领诸圣众，将我等至天堂，其中乐不可言。佛执花前后，吾等方随后作法事，忽见汝至，吾故骂，不知乃是魅惑也。”斋时，婆罗门果至，叩门乞食。妻及诸妇人闻僧声，争走出门，喧言佛又来矣。宰禁之不可，乃执胡僧，鞭之见血，面缚，舁之往叶师所。道遇洛阳令，僧大叫称冤。洛阳令反咎宰，宰具言其故，仍请与俱见叶师。洛阳令不信宰言，强与之去。渐至圣真观，僧神色惨沮不言。及门，即请命。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于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约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出《纪闻》。

刘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孔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面入

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出《广异记》。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介绍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

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裤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

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羨。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

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

异日，参军王颢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颢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径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颢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颢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颢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

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颢下狱。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欷然发狂，啗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颢罪重，辄身推勘。颢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颢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四十九 狐三

郑宏之 汧阳令 李元恭 焦练师 李氏

韦明府 林景玄 谢混之

郑宏之

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尉。尉之廨宅，久无人居。屋宇颓毁，草蔓荒凉。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固争，请宏之无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惧妖鬼？吾性御御，终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独卧前堂。堂下明火，有贵人从百余骑，来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于此！”命牵下，宏之不答。牵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贵人命一长人，令取宏之。长人升阶，循墙而走，吹灭诸灯。灯皆尽，唯宏之前一灯存焉。长人前欲灭之，宏之杖剑击长人，流血洒地，长人乃走。贵人渐来逼。宏之具衣冠，请与同坐。言谈通宵，情甚款洽。宏之知其无备，拔剑击之。贵人伤，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见损，如何？”乃引去。

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寻其血。至北垣下，有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小数十头。宏之尽执之。穴下又掘丈余，得大窟，有老狐，裸而无毛，据土床坐，诸狐侍之者十余头。宏之尽拘之。老狐言曰：“无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积薪堂下，火作，投诸狐，尽焚之。次及老狐，狐乃搏颊请曰：“吾已千岁，能与天通。杀予不祥，舍我何害？”宏之乃不杀，锁之庭槐。初夜中，有诸神鬼自称山林川泽丛祠之神，来谒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

祸乃尔。虽欲脱王，而苦无计。”老狐颔之。明夜，又诸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后夜，有神自称黄鼬，多将翼从，至狐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揽镬，镬为之绝。狐亦化为人，相与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

宏之以为黄鼬之名，乃狗号也。“此中谁有狗名黄鼬者乎？”既曙，乃召胥吏问之。吏曰：“县仓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无尾，故号为黄鼬。岂此犬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镬系将就烹。犬人言曰：“吾实黄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随君，君有善恶，皆预告君，岂不美欤？”宏之屏人与语，乃释之。犬化为人，与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寇盗，忽有劫贼数十人入界，止逆旅。黄鼬神来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擒之可迁官。”宏之掩之果得，遂迁秩焉。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预告。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宏之自宁州刺史改定州，神与宏之诀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至州两岁，风疾去官。出《纪闻》。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

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

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篆。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憚？”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笑。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土人敬事之。出《广异记》。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复引一人至，云善弹琴。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

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獭貉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己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出《广异记》。

李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襁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

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嫗，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

韦明府

唐开元中，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觊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宾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

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

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给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实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儿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知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出《广异记》。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出《宣室志》。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籍。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扃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扃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耶？”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 狐四

王苞 唐参军 田氏子 徐安 靳守贞

严谏 韦参军 杨氏女 薛迴 辛替否

代州民 祁县民 张例

王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妇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置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

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

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径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请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谓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出《广异记》。

田氏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浣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余里，经岨险，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往浣池市酒饌。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为狐。屡云：‘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知，因与痛手，

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

徐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饌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出《集异记》。

靳守贞

霍邑，古吕州也，城池甚固。县令宅东北有城，面各百步，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厉王城。则《左传》所称“万人不忍，流王于彘城”，即霍邑也。王崩，因葬城之北。城既久远，则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色者，夜中狐断其发，有如刀截。所遇无知，往往而有。唐时，邑人靳守贞者，素善符咒，为县送徒至赵

城，还归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去县五里。见汾河西岸水滨，有女红裳，浣衣水次。守贞目之，女子忽尔乘空过河，遂缘岭蹑虚，至守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带，将取其发焉。守贞送徒，手犹持斧，因击女子坠，从而斫之。女子死则为雌狐。守贞以狐至县，具列其由。县令不之信。守贞归，遂每夜有老父及媼，绕其居哭，从索其女。守贞不惧。月余，老父及媼骂而去。曰：“无状杀我女，吾犹有三女，终当困汝。”于是遂绝，而截发亦亡。出《纪闻》。

严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鹞、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尔怪绝。出《广异记》。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

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出《广异记》。

薛迴

唐河东薛迴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迴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迴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窬，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窬中出去，其钱亦留。出《广异记》。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出《广异记》。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竞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砍杀之。出《广异记》。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犂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狐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噪而去。出《宣室志》。

张例

唐始丰令张例，疾患魅，时有发动，家人不能制也。恒舒右臂上作咒云：“狐娘健子。”其子密持铁杵，候例疾发，即自后撞之，坠一老牝狐。焚于四通之衢，自尔便愈也。

卷第四百五十一 狐五

冯玠 贺兰进明 崔昌 长孙甲 王老

刘众爱 王黯 袁嘉祚 李林甫 孙甌生

王璿 李膺 李揆 宋溥 僧晏通

冯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出《广异记》。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出《广异记》。

崔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出《广异记》。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家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静，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出《广异记》。

王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

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径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出《广异记》。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覩见一物，伏地窥网，因尔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沔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截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属瓶。候炙冷，复下两膋。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出《广异记》。

王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枥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置黯于屋西北隅。家人数十

持更迭守，已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以厚利，求其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袁嘉祚

唐宁王傅袁嘉祚，年五十，应制授垣县县丞。阙素凶，为者尽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数任无人居，屋宇摧残，荆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墙垣，坐厅事中。邑老吏人皆惧，劝出，不可。既而魅夜中为怪，嘉祚不动，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孙数十头。嘉祚尽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预知休咎。愿置我，我能益于人。今此宅已安，舍我何害？”嘉祚前与之言，备告其官秩。又曰：“愿为耳目，长在左右。”乃免狐。后祚如狐言，秩满果迁。数年至御史，狐乃去。出《纪闻》。

李林甫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出《宣室志》。

孙甌生

唐道士孙甌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甌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甌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甌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甌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甌生不与，竟而伏法。出《广异记》。

王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祇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出《广异记》。

李磨

东平尉李磨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

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蛻，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

萧氏常呼李为野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出《广异记》。

李揆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宋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以手搭狐颊，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扱所。溥等无所获而

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扱，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出《广异记》。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藁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俛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秦。今晓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复形而窜焉。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二 狐六

任氏 李荅

任氏

任氏，女妖也。有韦使君者，名崙，第九，信安王祗之外孙。少落拓，好饮酒。其从父妹婿曰郑六，不记其名。早习武艺，亦好酒色，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与崙相得，游处不间。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崙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崙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诱，稍已狎昵。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已昏黑矣。

见一宅，土垣车门，室宇甚严。白衣将入，顾曰：“愿少踟蹰而入。”女奴从者一人，留于门屏间，问其姓第。郑子既告，亦问之，对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顷，延入。郑絜驴于门，置帽于鞍，始见妇人年三十余，与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烛置膳，举酒数觴。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

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因与主人言。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隙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蓁荒及废圃耳。既归，见崙。崙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

经十许日，郑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见之，曩女奴从。郑子遽呼之，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郑子连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后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艳丽如初，谓郑子曰：“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识耳，无独怪也。”郑子请之与叙欢。对曰：“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耳。某则不然。若公未见恶，愿终己以奉巾栉。”郑子许与谋栖止，任氏曰：“今旧居僻陋，不可复往。从此而东，安邑坊之内曲，有小宅，宅中有小楼，楼前有大树出于栋间者，门巷幽静，可税以居。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

是时崙伯叔从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贮藏之。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崙假什器。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已税得其舍，假其以备用。”崙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崙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觐之。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崙迎问之：“有乎？”曰：“有。”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崙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崙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

曰：“非其伦。”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崙之内妹，秣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崙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

既至，郑子适出。崙入门，见小僮拥彗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崙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崙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崙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从，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抗拒，而神色惨变。崙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褻耳。若糠粃可给，不当至是。”崙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俄而郑子至，与崙相视怡乐。

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饩，皆崙给焉。任氏时有经过，出入或车马^舉步，不常所止。崙日与之游，甚欢。每相狎暱，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是以崙爱之重之，无所慳惜，一食一饮，未尝忘焉。任氏知其爱己，因言以谢曰：“愧公之见爱甚矣。顾以陋质，不足以答厚意；且不能负郑生，故不得遂公欢。某，秦人也，生长秦城，家本伶伦，中表姻族，多为人宠媵，以是长安狭斜，悉与之通。或有姝丽，悦而不得者，为公致之可矣。愿持此以报德。”崙曰：“幸甚！”鄼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肌体凝洁，崙常悦之。因问任氏识之乎，对曰：“是某表娣妹，致之易耳。”旬余，果致之。数月厌罢。

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绝之难谋者，试言之，愿得尽智力焉。”崙曰：“昨者寒食，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见刁将军缅甸张乐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双鬟垂耳，娇姿艳绝。当识之乎？”任氏曰：“此宠奴也。其母即妾之内姊也，求之可也。”崙拜于席下。任氏许之，乃出入刁家。月余，崙促问其计，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崙依给焉。后二日，任氏与崙方食，而缅甸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任氏闻召，笑谓崙曰：“谐矣。”初，任氏加宠奴以病，针饵莫减。其母与缅甸忧之方甚，将征诸巫。任氏密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从就为吉。及视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东南某所，以取生气。”缅甸与其母详其地，则任氏之第在焉。缅甸遂请居。任氏谬辞以逼狭，勤请而后许。乃辇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则疾愈。未数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经月乃孕。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甸，由是遂绝。

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将为谋利。”郑子曰：“可。”遂假求于人，获钱六千。任氏曰：“鬻马于市者，马之股有疵，可买以居之。”郑子如市，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青在左股，郑子买以归。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弃物也，买将何为？”无何，任氏曰：“马可鬻矣，当获三万。”郑子乃卖之。有酬二万，郑子不与。一市尽曰：“彼何苦而贵买，此何爱而不鬻？”郑子乘之以归，买者随至其门，累增其估，至二万五千也。不与，曰：“非三万不鬻。”其妻昆弟聚而诟之。郑子不获已，遂卖，卒不登三万。既而密伺买者，征其由，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死三岁矣。斯吏不时除籍，官征其估，计钱六万，设其以半买之，所获尚多矣。若有马以备数，则三年刍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偿盖寡，是以买耳。

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崙。崙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使见任氏，问所欲。张大见之，惊谓崙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

愿速归之，无及于祸。”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不晓其意。

后岁余，郑子武调，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县。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子乃求崙资助，崙与更劝勉，且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甚惑也，不思其他，与崙大笑曰：“明智若此，而为妖惑，何哉？”固请之，任氏曰：“傥巫者言可征，徒为公死，何益？”二子曰：“岂有斯理乎？”恳请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崙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挥袂别去。

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瘞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蛻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旬余，郑子还城，崙见之喜，迎问曰：“任子无恙乎？”郑子泫然对曰：“歿矣！”崙闻之亦恻，相持于室，尽哀。徐问疾故，答曰：“为犬所害。”崙曰：“犬虽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崙骇曰：“非人，何者？”郑子方述本末，崙惊讶叹息不能已。明日，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发瘞视之，长恻而归。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

其后郑子为总监使，家甚富，有枋马十余匹。年六十五卒。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崙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后崙为殿中侍

御史兼陇州刺史，遂歿而不返。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谪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颖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

李萇

唐天宝中，李萇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萇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萇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萇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是日至萇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萇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萇云：“已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萇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萇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襁之。”翌日，萇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萇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萇依行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三 狐七

王生 李自良 李令绪 裴少尹

王生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辞亲之上国。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下道，寻访外家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王生秘其书，缄滕甚密。行至都下，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賒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

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缁裳入门，手执凶讣。王生迎而问之，则生丁家难已数日，闻之恸哭。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得其资，备涂刍之礼，无所欠缺。既而复篮舁东下，以迎灵輿。

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拏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纓经，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

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犬，常竭囊货，为耕继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意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圻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圻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朗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

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

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勋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相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出《河东记》。

李令绪

李令绪即兵部侍郎李纾堂兄，其叔选授江夏县丞，令绪因往觐叔。及至坐久，门人报云：“某小娘子使家人传语。”唤入，见一婢甚有姿态，云：“娘子参拜兄嫂。”且得令绪远到，丞妻亦传语云：“娘子能来此看儿侄否？”又云：“妹有何饮食，可致之。”婢去后，其叔谓令绪曰：“汝知乎，吾与一狐知闻逾年矣。”须臾，使人赍大食器至。黄衫奴舁，并向来传语婢同到，云：“娘子续来。”俄顷间，乘四辂金饰，仆从二十余人至门，丞妻出迎。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余，双梳云髻，光彩可鉴。婢等皆以罗绮，异香满宅。令绪避入，其妇升堂坐，谓丞妻曰：“令绪既是子侄，何不出来？”令绪闻之，遂出拜。谓曰：“我侄真士人君子之风。”坐良久，谓令绪曰：“观君甚长厚，心怀中应有急难于众人。”令绪亦知其故，谈话尽日辞去。后数来，每至

皆有珍饌。

经半年，令绪拟归东洛，其姑遂言：“此度阿姑得令绪心矣。阿姑缘有厄，拟随令绪到东洛，可否？”令绪惊云：“行李贫迫，要致车乘，计无所出。”又云：“但许，阿姑家自假车乘，只将女子两人，并向来所使婢金花去。阿姑事，令绪应知，不必言也。但空一衣笼，令逐驼家人，每至关津店家，即略开笼，阿姑暂过歇了，开笼自然出行，岂不易乎？”令绪许诺。及发，开笼。见三四黑影入笼中，出入不失前约。至东都，将到宅，令绪云：“何处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于仓中甚便。”令绪即扫洒仓，密为都置，唯逐驼奴知之，余家人莫有知者。每有所要，金花即自来取之，阿姑时时一见。后数月云：“厄已过矣，拟去。”令绪问云：“欲往何处？”阿姑云：“胡璿除豫州刺史，缘二女成长，须有匹配，今与渠处置。”

令绪明年合格，临欲选，家贫无计，乃往豫州。及入境，见榜云：“我单门孤立，亦无亲表，恐有擅托亲故，妄索供拟。即获时报，必当科断。”往来商旅，皆传胡使君清白，干谒者绝矣。令绪以此惧，进退久之，不获已。乃潜入豫州，见有人参谒，亦无所得。令绪便投刺，使君即时引入，一见极喜，如故人。云：“虽未奉见，知公有急难，久伫光仪，来何晚也！”即授馆，供给颇厚。一州云：“自使君到，未曾有如此。”每日入宅欢宴，但论时事，亦不言他。

经月余，令绪告别，璿云：“即与处置路粮，充选时之费。”便集县令曰：“璿自到州，不曾有亲故扰。李令绪天下俊秀，某平生永慕，奉昨一见，知是丈夫，以此重之。诸公合见耳。今请赴选，各须与致粮食，无令轻鲜。”官吏素畏其威，自县令已下，赠绢无数十匹已下者。令绪获绢千匹，仍备行装，又留宴别。令绪因出戟门，见别有一门，金花自内出云：“娘子在山亭院要相见。”及入，阿姑已出，喜盈颜色。曰：“岂不能待嫁二女？”又云：“令绪买得甘子，不与令

姑，太慳也。”令绪惊云：“实买得，不敢特送。”笑云：“此戏言耳。君所买者不堪，阿姑自有上者。”与令绪将去，命取之，一一皆大如拳。既别，又唤令绪回云：“时方艰难，所将绢帛行李，恐遇盗贼，为之奈何？”乃曰：“借与金花将去，但有事急，一念金花，即当无事。”

令绪行数日，果遇盗五十余人，令绪恐惧坠马。忽思金花，便见精骑三百余人，自山而来，军容甚盛，所持器械，光可以鉴。杀贼略尽，金花命骑士却掣驰，仍处分兵马好去。欲至京，路店宿，其主人女病，云是妖魅。令绪问主人曰：“是何疾？”答云：“似有妖魅，历诸医术，无能暂愈。”令绪云：“治却何如？”主人珍重辞谢，乞相救：“但得校损，报效不轻。”遂念金花，须臾便至，具陈其事。略见女之病，乃云：“易也。”遂结一坛，焚香为咒。俄顷，有一狐甚疥疔，缚至坛中。金花决之一百，流血遍地，遂逐之，其女便愈。

及到京，金花辞令绪，令绪云：“远劳相送，无可赠别。”乃致酒饌。饮酣谓曰：“既无形迹，亦有一言，得无难乎？”金花曰：“有事但言。”令绪云：“愿闻阿姑家事来由也。”对曰：“娘子本某太守女，其叔父昆弟，与令绪不远。嫁为苏氏妻，遇疾终。金花是从嫁，后数月亦卒，故得在娘子左右。天帝配娘子为天狼将军夫人，故有神通。金花亦承阿郎余荫。胡使君即阿郎亲子侄。昨所治店家女，其狐是阿郎门侧役使，此辈甚多，金花能制之。”云：“锐骑救难者，是天兵。金花要换，不复多少。”令绪谢之云：“此何时当再会？”金花云：“本以姻缘运合，只到今日。自此姻缘断绝，便当永辞。”令绪惆怅良久，传谢阿姑，千万珍重。厚与金花赠遗，悉不肯受而去。胡璿后历数州刺史而卒。出《腾听异志录》。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缙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

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

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

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四 狐八

张简栖 薛夔 计真 刘元鼎 张立本

姚坤 尹瑗 韦氏子

张简栖

南阳张简栖，唐贞元末，于徐泗间以放鹰为事。是日初晴，鹰击擎不中，腾冲入云路。简栖望其踪，与徒从分头逐觅。俄至夜，可一更，不觉至一古墟之中。忽有火烛之光，迫而前，乃一冢穴中光明耳。前覘之，见狐凭几，寻读册子。其旁有群鼠，益汤茶，送果栗，皆人拱手。简栖怒呵之，狐惊走，收拾册子，入深黑穴中藏。简栖以鹰竿挑得一册子，乃归。至四更，宅外闻人叫索册子声，出觅即无所见。至明，皆失所在。自此夜夜来索不已。简栖深以为异，因携册子入郭，欲以示人。往去郭可三四里，忽逢一知己，相揖，问所往。简栖乃取册子，话狐状，前人亦惊笑，接得册子，便鞭马疾去。回顾简栖曰：“谢以册子相还。”简栖逐之转急，其人变为狐，马变为獐，不可及。回车入郭，访此宅知己，元在不出，方知狐来夺之。其册子装束，一如人者，纸墨亦同，皆狐书，不可识。简栖犹录得头边三数行，以示人。今列于后。缺文。

薛夔

贞元末，骁卫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

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觐之。见三犬皆被羁勒，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暝，复为乘跨，广庭蹴踘，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焉。出《集异记》。

计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左小径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入，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沉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愿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饌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

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

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

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殊少年时。生益钟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着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歔歔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感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恻，泪百行下。生惊恍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出《宣室志》。

刘元鼎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场狐暴。刘遣吏主捕，日于毬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环守之。狐良久缓迹，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命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以洞达阴阳。出《酉阳杂俎》。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某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出《会昌解颐录》。

姚坤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阡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础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

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冢，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硃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

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终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尹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征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

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愿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酝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词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出《宣室志》。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五十五 狐九

张直方 张谨 咎规 狐龙 沧渚民

民妇

张直方

唐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燕民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紈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兽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帟。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微道之职。往往设置罟于通道，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其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翫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数不中春官选，乃退游于山川之上，以击鞠挥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绍介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贍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

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仆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鞬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

及霰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樵径古陌之上。俄而山川暗然，若一鼓将半，长望间，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林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待旦。

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阖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掺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唯闺闼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闻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俟。

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藪接畛，豺狼所嗥，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敞，帷幕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座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饌，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者。保母亦时来相勉。

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官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常托媒妁，为求佳对久矣。今

夕何夕，获遇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悦获托彼强宗，眷以嘉偶，则平生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遽浪而入白。

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唯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遥；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虫沙微类，分及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鳬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晕，室若云迷。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孰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

时则月沉当庭，实为良夜。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缝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耶？”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己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音叱曰：“火急逐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从，秉猛炬，曳白梲而登阶。知古偃偃，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关阖扉，犹闻喧哗未已。

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至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

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魑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耶？”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至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蕴荷锄，且掘且燠。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冒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归。出《三水小牋》。

张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

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去。”遂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

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僦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

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

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行李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谨得行李，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出《稽神录》。

咎规

唐长安咎规因丧母，又遭火，焚其家产，遂贫乏委地。儿女六人尽孩幼，规无计抚养。其妻谓规曰：“今日贫穷如此，相聚受饥寒，存活终无路也。我欲自卖身与人，求财以济君及我儿女，如何？”规曰：“我偶丧财产，今日穷厄失计。教尔如此，我实不忍。”妻再言曰：“若不如此，必尽饥冻死。”规方允之。

数日，有一老父及门，规延入。言及儿女饥冻，妻欲自卖之意，老父伤念良久，乃谓规曰：“我累世家实，住蓝田下。适闻人说君家妻意，今又见君言，我今欲买君妻，奉钱十万。”规与妻皆许之。老父翌日，送钱十万，便挈规妻去。仍谓规曰：“或儿女思母之时，但携至山下访我，当令相见。”

经三载后，儿女皆死，又贫乏，规乃乞食于长安。忽一日，思老父言，因往蓝田下访之。俄见一野寺，门宇华丽，状若贵人宅。守门者诘之，老父命规入。设食，兼出其妻，与规相见。其妻闻儿女皆

死，大号泣，遂气绝。其老父惊走入，且大怒，拟谋害规，规亦怯惧走出，回顾已失宅所在，见其妻死于古冢前，其冢旁有穴。规乃自山下共发冢，见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为老狐所买耳。出《奇事记》。

狐龙

骊山下有一白狐，惊挠山下人，不能去除。唐乾符中，忽一日突温泉自浴。须臾之间，云蒸雾涌，狂风大起，化一白龙，升天而去。后或阴暗，往往有人见白龙飞腾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临夜，即哭于山前。数日，人乃伺而问其故。老父曰：“我狐龙死，故哭尔。”人问之：“何以名狐龙？老父又何哭也？”老父曰：“狐龙者，自狐而成龙，三年而死。我狐龙之子也。”人又问曰：“狐何能化为龙？”老父曰：“此狐也，禀西方之正气而生，胡白色，不与众游，不与近处。狐托于骊山下千余年，后偶合于雌龙。上天知之，遂命为龙。亦犹人间自凡而成圣耳！”言讫而灭。出《奇事记》。

沧渚民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鸕鹚，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出《北梦琐言》。

民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步循扰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

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裾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舁而还家。邻里竞来观之，则瞑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五十六 蛇一

率然 蛇丘 昆仑西北山 绿蛇 报冤蛇

毒蛇 种黍来蛇 蚺蛇 蚺蛇胆 鸡冠蛇

爆身蛇 黄领蛇 蓝蛇 巴蛇 蛮江蛇

两头蛇 颜回 蜀五丁 昭灵夫人 张宽

窦武 楚王英女 张承母 冯緄 魏舒

杜预 吴猛 颜含 司马轨之 章苟

太元士人 慕容熙 邛都老姥 天门山 忻州刺史

余干县令 王真妻 朱覲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曰：“将之三军，势如率然也。”出《神异经》。

蛇丘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人头而蛇身。出《方中记》。

昆仑西北山

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出《玄中记》。

绿蛇

顾渚山赭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出《顾渚山记》。

报冤蛇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出《朝野僉载》。

毒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即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饱，垂头直下，滴沫，地喷起，变为沙虱。

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出《朝野僉载》。

种黍来蛇

种黍来蛇，烧羶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出《朝野僉载》。

蝮蛇

蝮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纈。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唯头角碍于口外，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后，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泽，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出《岭表录异》。

又

一说，蝮蛇常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尾。出《酉阳杂俎》。

蝮蛇胆

泉建州进蝮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割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载》。

鸡冠蛇

鸡冠蛇，头如雄鸡有冠。身長尺余，围可数寸，中人必死。会稽山下有之。出《录异记》。

爆身蛇

爆身蛇，长一二尺，形如灰色。闻人行声，林中飞出，状若枯枝，横来击人，中者皆死。出《录异记》。

黄领蛇

黄领蛇，长一二尺，色如黄金，居石缝中。欲雨之时，作牛吼声，中人亦死。四明山有之。出《录异记》。

蓝蛇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服，反解毒药。出《酉阳杂俎》。

巴蛇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食之无心腹之疾。出《博物志》。

蛮江蛇

南安蛮江蛇，到五六月，有巨蛇泛流登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出《酉阳杂俎》。

两头蛇

韶州多两头蛇，为蚁封以避水。蚁封者，蚁子聚土为台也。苍梧亦多两头蛇，长不过一二尺。或云，蚯蚓所化。出《岭南异物志》。

颜回

颜回、子路共坐于夫子之门，有鬼魅求见孔子，其目若合日，其状甚伟。子路失魄，口噤不得言。颜渊乃纳履杖剑前，卷握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斩之。孔子出观，叹曰：“勇者不惧，智者不惑；智者不勇，勇者不必有智。”出《小说》。

蜀五丁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拽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拔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为五岭，直上有平石。蜀王痛悼，乃登之，因命曰“五女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候”，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出《华阳国志》。

昭灵夫人

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出《陈留风俗传》。

张宽

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争地山，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窥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走，宽呵格之，化为二蛇。出《搜神记》。

窦武

后汉窦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野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捧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诘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出《搜神记》。

楚王英女

鲁少千者得仙人符，楚王少女英为魅所病，请少千。少千未至数十里，止宿。夜有乘鳖盖车，从数千骑来，自称伯敬，候少千。遂请内酒数榼，肴饌数案。临别言：“楚王女病，是吾所为。君若相为一还，我谢君二十万。”千受钱，即为还，从他道诣楚，为治之。于女舍前，有排户者，但闻云：“少千欺汝翁。”遂有风声西北去，视处有血满盆，女遂绝气，夜半乃苏。王使人寻风，于城西北得一死蛇，长数丈，小蛇千百，伏死其旁。后诏下郡县，以其日月，大司农失钱二十万，太官失案数具。少千载钱上书，具陈说，天子异之。出《列异传》。

张承母

张承之母孙氏怀承之时，乘轻舟游于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

丈，腾入舟中。母咒曰：“君为吉祥，勿毒噬我。”乃筐而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邻人相谓曰：“昨见张家有一白鹤，耸翮凌云。”以告承母，使筮之。卜人曰：“此吉祥也。蛇鹤延年之物，从室入云，自卑升高之象。昔吴王阖闾葬其妹，殉以美女、名剑、宝物，穷江南之富。未及十七年，雕云覆于溪谷，美女游于街上，白鹤翔于林中，白虎啸于山侧，皆是昔之精灵。今出世，当使子孙位超臣极，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为名。”及生承，名白鹤。承生昭，位至丞相，为辅吴将军，年逾九十，蛇鹤之祥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冯緄

车骑将军巴郡冯緄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复五年，果为大将军，寻拜辽东太守。出《风俗通》。

魏舒

晋咸宁中，魏舒为司徒。府中有蛇二，其长十丈，屋厅事平脊之上，止之数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数失小儿及鸡犬之属。后一蛇夜出，经柱侧，伤于刃，病不能登，于是觉之。发徒数百，共攻击移时，然得杀之。视所居，骨骼盈宇之间，于是毁府舍，更立之。出《搜神记》。

杜预

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不听人前。后尝醉，外闻斋中呕吐，其声甚苦，莫不悚栗。有一小吏，私开

户看之，正见床上一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出密道如此。出《刘氏小说》。

吴猛

永嘉末，豫章有大蛇，长十余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之，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猛曰：“此是蜀精，蛇死而蜀贼当平。”既而果杜弢灭也。出《豫章记》。

颜含

晋颜含嫂病，须髯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视，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出《晋中兴书》。

司马轨之

司马轨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将媒下翳，此媒雉，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或谓为怪。张司空云：“此蛇所化耳。”即使搜库中，果得蛇蜕。出《异苑》。

又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见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人尝伐余遗竹。一宿，见竿为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之化。出《异苑》。

章苟

吴兴章苟于田中耕，以饭置菰里，每晚取食，饭亦已尽，如此非一。后伺之，见一大蛇偷食，苟逐以铍叉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闻啼声云：“斫伤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雳杀。须臾，雷雨，霹雳覆苟上，苟乃跳梁大骂曰：“天使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更霹雳我耶？乃是无知雷公。雷公若来，吾当以铍斫汝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于蛇穴中，蛇死者数十。出《搜神记》。

太元士人

晋太元中，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发遣，又令女弟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是蛇眼。出《续搜神记》。

慕容熙

西晋末，慕容熙光始三年，熙出游还，城南有柳树如人呼曰：“大王止。”熙恶之，伐其树，下有蛇，长一丈。至六年，熙为冯跋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邛都老姥

益州邛都县有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有角，在桯之间。姥怜而饲之，后渐渐长大丈余。县令有马，忽被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人发掘，愈深而无所见，县令乃杀姥。其蛇因梦于令曰：“何故杀我母？当报仇耳！”自此每常闻风雨之声。三十日，是夕，百姓咸惊相谓曰：“汝头何得戴鱼？”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邛河，亦邛池。其母之故宅基独不没，至今犹存。鱼人采捕，必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犹见城郭楼槛宛然矣。出《穷神秘苑》。

天门山

天门山，山多峻秀，岩谷逶迤。有大岩壁直上数千仞，草木交连，云雾拥蔽。其下有径途微细，行人往，忽然上飞而出林表，若升仙，遂绝世。如此者渐不可胜纪，往来南北，号为仙谷。时有乐于道者，不远千里而来，洗浴岩畔，以来升仙，在此林下，无不飞去。会一夕，有智能者谓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系，而牵一犬入其谷，犬复飞去，然知是妖邪之气以喻之。乃遣近山乡里，募年少者数百人，执兵器，持大棒。而先纵火烧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高下隐隐，垂头下望。及更渐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跃击射，然后斫刺。而口张尺余，尚欲害人，力不加众，久乃卒。其所吞人骨与他兽之骸，积在左右如阜焉。

又有人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加轻便，能登岩岸。数年后，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怿，颇更黠慧胜故。还食谷，啖滋味，百余日中，复其本质。出《博物志》。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貉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径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绝矣。出《广异记》。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俟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吾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怵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出《广异记》。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寝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出《潇湘录》。

朱覲

朱覲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覲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复射之，而失其迹。晓乃闻之全宾，遂与覲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余，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覲。出《集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七 蛇二

蒙山 秦瞻 广州人 袁玄瑛 薛重

顾楷 树提家 隋炀帝 兴福寺 张骑士

李崇贞 马岭山 至相寺贤者 李林甫 韦子春

宣州江 李齐物 严挺之 天宝樵人 无畏师

张镐 毕乾泰 杜_晔 海州猎人

蒙山

鲁国费县蒙山上有寺废久，民欲架堂者，辄大蛇数十丈长，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出《异苑》。

秦瞻

秦瞻居曲河彭星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气，便从鼻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啞啞，数日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故不得入。积年无他，唯患头重。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州人

广州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出《续搜神记》。

袁玄瑛

吴兴太守袁玄瑛当之官。往日者问吉凶，曰：“法。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蟠，玄瑛命杀之，其后果为贼徐馥所害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薛重

会稽郡吏郧县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开户。持刀便逆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著平巾幘，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

顾楷

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色大蛇入一小穴。其后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出《广古今五行记》。

树提家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枚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令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数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出《朝野僉载》。

隋炀帝

《搜神记》：“蛇千年则断复续。”《淮南子》云：“神蛇自断其身而自相续。”隋炀帝遣人于岭南，边海穷山，求此蛇数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长可三尺，而色黄黑，其头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断其身者，则先触之令怒，使不任其愤毒，则自断为三四。其断之处，如刀截焉，见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则三四断稍稍自相就而连续，体复如故，亦似不相断。隋著作郎邓隆云，此灵蛇一类，自断，不必千岁也。出《穷神秘苑》。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圯，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咭喙，若吞

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出《宣室志》。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波，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蜒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缆。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见清远县界，属南海。出《广异记》。

李崇贞

高宗光宅中，李崇贞任益州长史。厅前柑子树有一子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群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乃罢。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长尺余，崇贞后竟以罪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又

连州见一柑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出《广

古今五行记》。

马岭山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噬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入，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出《朝野僉载》。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出《广异记》。

李林甫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

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出《宣室志》。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水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老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骀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出《宣室志》。

宣州江

宣州鹞头镇，天宝七载，江水盛涨漫三十里。吴俗善泅，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长十余丈，泅者往观之，乃大蛇也。其色黄，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惧而返，蛇遂开口衔之，泅者正横蛇口，举其头，去水数尺。泅者犹大呼求救，观者莫敢救焉。出《纪闻》。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土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

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出《广异记》。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出《广异记》。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出《广异记》。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渚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渚城之应。出《宣室志》。

张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葺。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隅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蜒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箴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碗。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广异记》。

毕乾泰

唐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泰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出《朝野僉载》。

杜玮

殿中侍御史杜玮尝使岭外，至康州，驿骑思止，白曰：“请避毒物。”于是见大蛇截道南出，长数丈，玄武后追之。道南有大松树，蛇升高枝盘绕，垂头下视玄武。玄武自树下仰其鼻，鼻中出两道碧烟，直冲蛇头，蛇遂裂而死，坠于树下。又见蜈蚣大如笋。牛肃曾以其事问康州司马狄公，狄公曰：“昔天宝四载，广府因海潮，漂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则得肉百二十斤。至广州市，有人笼盛两头蛇。

集人众中言：‘汝识二首蛇乎？汝见二首蛇，则其首并出，吾今异于是，首蛇各一头，欲见之乎？’市人请见之，乃出其蛇。蛇长二尺，头在首尾。市人伶者，常以弄蛇为业，每执诸蛇，不避毒害。见两头蛇，则以手执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弃蛇于地。加药焉，不愈。其啮处肿，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为水，身如贮水囊。有顷水溃，遂化尽。人与两头蛇失所在。”出《纪闻》。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蜒，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出《广异记》。

卷第四百五十八 蛇三

李舟弟 担生 嵩山客 邓甲 苏闰

利州李录事 咎老 冯但 陆绍 郑翬

张蠡子 选仙场 狗仙山 李黄

李舟弟

李舟之弟患风，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

担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担之，号曰担生。其后不可担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担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闻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担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

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

嵩山客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习业者也。初秋，避热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见一大蛇长数丈，蟠绕塔心，去地十数丈。众骇而观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厨。”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龙神，杀之恐为祸也。昼脯之膳，岂在此乎？不如勿为。”诸客决议，不可复止，善射发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坠地，众共杀之。诸客各务庖事，操刀剗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盐酤者。其劝不取者，色不乐，遂辞而归。其去寺数里，时天色已阴，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归者，而数客犹在塔下。须臾，云雾大合，远近晦冥，雨雹如泄，飘风四卷，折木走石，雷雹激怒，山川震荡。数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归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杀者，未到山居，投一空兰若。阖门，雷电随客入，大惧。自省且非同谋，令其见害，乃大言曰：“某不与诸人共杀此蛇，神理聪明，不可滥罚无辜！幸宜详审。”言讫，雷霆并收，风雨消歇。此客独存。出《原化记》。

邓甲

宝历中，邓甲者，事茅山道士峭岩。峭岩者，真有道之士，药变瓦砾，符召鬼神。甲精恳虔诚，不觉劳苦，夕少安睫，昼不安床。峭岩亦念之，教其药，终不成；受其符，竟无应。道士曰：“汝于此二般无分，不可强学。”授之禁天地蛇术，寰宇之内，唯一人而已。甲得而归焉，至乌江，忽遇会稽宰遭毒蛇螫其足，号楚之声，惊动闾里。凡有术者，皆不能禁，甲因为治之。先以符保其心，痛立止，甲曰：“须召得本色蛇，使收其毒，不然者，足将刖矣。”是蛇疑人禁之，应走数里。遂立坛于桑林中，广四丈，以丹素周之，乃飞篆字，

召十里内蛇。不移时而至，堆之坛上，高丈余，不知几万条耳。后四大蛇，各长三丈，伟如汲桶，蟠其堆上。时百余步草木，盛夏尽皆黄落。甲乃跣足攀缘，上其蛇堆之上，以青蓀敲四大蛇脑曰：“遣汝作五主，掌界内之蛇，焉得使毒害人？是者即住，非者即去！”甲却下，蛇堆崩倒。大蛇先去，小者继往，以至于尽。只有一小蛇，土色肖箸，其长尺余，懵然不去。甲令舁宰来，垂足，叱蛇收其毒。蛇初展缩难之，甲又叱之，如有物促之，只可长数寸耳，有膏流出其背，不得已而张口，向疮吸之。宰觉其脑内，有物如针走下。蛇遂裂皮成水，只有脊骨在地。宰遂无苦，厚遗之金帛。

时维扬有毕生，有常弄蛇千条，日戏于闾阖，遂大有资产，而建大第。及卒，其子鬻其第，无奈其蛇，因以金帛召甲。甲至，与一符，飞其蛇过城垣之外，始货得宅。甲后至浮梁县，时逼春。凡是茶园之内，素有蛇毒，人不敢掇其茗，毙者已数十人。邑人知甲之神术，敛金帛，令去其害。甲立坛，召蛇王。有一大蛇如股，长丈余，焕然锦色，其从者万条。而大者独登坛，与甲较其术。蛇渐立，首隆数尺，欲过甲之首。甲以杖上拄其帽而高焉，蛇首竟困，不能逾甲之帽。蛇乃踣为水，余蛇皆毙。傥若蛇首逾甲，即甲为水焉。从此茗园遂绝其毒蝮。甲后居茅山学道，至今犹在焉。出《传奇》。

苏闰

俗传有媼姬者，嬴秦时，尝得异鱼，放于康州悦城江中。后稍大如龙，姬汲浣于江，龙辄来姬边，率为常。他日，姬治鱼，龙又来，以刀戏之，误断其尾，姬死。龙拥沙石，坟其墓上，人呼为掘尾，为立祠宇千余年。太和末，有职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群小蛇，术禁之，藏祠下，目为龙子，遵令饮酒。置巾箱中，持诣城市。越人好鬼怪，争遗之，职祠者辄收其半。开成初，沧州故将苏闰为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财，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军吏为

蛇啗，閏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姬，所啗者俄頃死，乃云，慢神罰也。愚民遽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蛇，干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出《嶺南異物志》。

利州李錄事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懼之，且異也，亦命棄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贓罪聞于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于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于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于是其家僮震懼，委身于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即李行樞也。出《宣室志》。

咎老

長壽老僧^訥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發解，腫起尺余。其子曰：“咎老若在，當勿慮。”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據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搗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及其瘡，尸漸低，蛇縮而死，村人遂活。出《酉陽雜俎》。

馮但

馮但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余，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迹，地坟起數寸。出《酉陽雜俎》。

陆绍

郎中陆绍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啗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也。因疮毁，其鼻如削焉。出《酉阳杂俎》。

郑翠

进士郑翠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其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电雨，发洪，数家陷溺无遗，唯卢宅当中，一家无恙。出《因话录》。

张蛩子

梓潼县张蛩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蛩子，其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蛩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出《北梦琐言》。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数，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褻袂别而退，遥顶礼顾

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蹑五云而上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蹑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出《玉堂闲话》。

狗仙山

巴賸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继一犬，挟弦弧往之。至则以粗绳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萦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缒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出《玉堂闲话》。

李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

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时已晚，遂逐犊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犊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傥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

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割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

耳。”

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于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谕。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覆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五十九 蛇四

僧令因 卫中丞姊 蒲州人 相魏贫民 番禺书生

郫县民 游邵 成纳 孙光宪 朱汉宾

牛存节 水清池 王思同 徐坦 张氏

顾遂 瞿塘峡 靳老 景焕 舒州人

贾潭 姚景 王稔 安陆人

僧令因

僧令因者，于子午谷过山，往金州。见一竹舆先行，有女仆服褰而从之。数日，终不见其人，令因乃急引帘窥之。乃一妇，人首而蛇身甚伟，令因甚惊。妇人曰：“不幸业重，身忽变化，上人何乃窥之？”问其仆曰：“欲送秦岭之上。”令因遂与诵功德，送及秦岭，亦不见妇人之首，而入林中矣。出《闻奇录》。

卫中丞姊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余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升堂，便觉腥臊毒气，开牖，

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余，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性暴虐所致也。出《原化记》。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出《广异记》。

相魏贫民

相魏有贫民，厠园荒地，见一大蛇，□而杀之。寻见一大穴，穴中十余小蛇，又复杀而埋之，既毕归家。明日，有人持状诉论云：“被杀一家大小，埋在园中。”官捕获此人讯问，了然不伏。于园中验之，得一坑者，共十余人。但言“昨打杀者十余条蛇，埋之于此，并不杀人，不知此祸何来。若为就决，实为大枉”。官疑之，勘本告者，寻觅无人，又令重就园，检验昨所埋之处，但见十余死蛇，不复见人，乃得免焉。出《原化记》。

番禺书生

有书生游番禺，历诸郡。经山中，见有气高丈余，如烟。乡人曰：“此冈子蛇吞象也。”遂告乡里，振鼓叫噪，而蛇退入一岩谷中。经宵，乡里人各持甌瓮往，见一象尚立，而肌骨皆化为水。遂针破，

取其水。里人云，此过海置舟中，辟去蛟龙。又有官人于南中见一大蛇，长数丈，径可一尺五寸。腹内有物，如楮槲之类，沿一树食其叶，腹中之物，渐消无所有。而里人云：“此蛇吞鹿，此木叶能消之。”遂令从者采其叶收之，归后，或食不消，腹胀，乃取其叶作汤饮之。经宵，及午不报。及撤被视之，唯残枯骸，余化为水矣。出《闻奇录》。

郫县民

郫县有民于南郭渠边得一小蛇，长尺余，割剔五脏，盘而串之，置于火，焙之数日。民家孩子数岁，忽遍身肿赤，皮肤炮破，因自语曰：“汝家无状杀我，割剔腹中胃，置于火上。且令汝儿知此痛苦。”民家闻之惊异，取蛇拔去划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谢，送于旧所。良久，蜿蜒而去，儿亦平愈焉。出《录异记》。

游邵

汝州鲁山县所治，即元魏时西广州也。今子城东南有妖神祠，其前庭广袤数百步，古老云，当时大毬场也。正门左右双槐各二十围，枝干扶疏，亦云当时植焉。至中和初岁，衅起东夏，郡邑骚然。刺史游邵，许将也，令属县伐木为栅以自固，虽桑柘梓楨，靡有子遗。将伐双槐，其夕，有巨蟒蟠于上，声若雷霆，目若飞星。镇将李璠主其事，璠武人也，闻之以为妖，且率徒亲斩之，下斧而流血雨迸，腥气薄人，亦心动而止。双槐至今尚存。原缺出处，明抄本作《三水小牘》。

成汭

荆州节度使成汭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璠谋害之，遂弃本都，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迨后招缉户口，训练士卒，移镇渚宫。寻受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初姓郭，后归本姓。出《北梦琐言》。

孙光宪

孙光宪曾行次叙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出《北梦琐言》。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禄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恼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出《玉堂闲话》。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郢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

云：“此蛇藪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出《玉堂闲话》。

水清池

太原属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剗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出《北梦琐言》。

王思同

后唐少帝朝，清泰王起于岐阳，朝廷诏西京留守王思同统禁旅征之。王师西出之后，寻闻剽垒，雍京僚属日登西楼，望其捷书。忽一日，官僚凭槛西向，见羊马城上有二大蛇，东西以首相向，为从者辈遥掷弹丸以警之。于时一人掷中东蛇之脑，蜿蜒然堕于墙下，挺然不动。使人视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于穴巢之间。识者窃议之曰：“潞王乙巳生，统帅王公亦乙巳生，俱为蛇相，今东蛇中脑而卒，岂非王师不利乎？”未逾旬日，群帅叛归潞王，思同腹心都将王彦晖已下，并投岐城纳款。同单马而遁，竟没于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出《王氏见闻》。

徐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

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睞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遭沉痾，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屈，化为一鳞，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出《玉堂闲话》。

张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殁。泊殡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出《玉堂闲话》。

顾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寄于县侧荆江之壩。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

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碍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暗，旬日而卒。出《玉堂闲话》。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干枯，有野火燎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鞀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困，碍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靳老

恒州井陘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鸱鸢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虾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出《北梦琐言》。

景焕

景焕为壁州白石县令，行陟巴岭，峻险万仞。约七八程，达玉女庙，或有巨虺横亘其前，径可七八尺，鳞甲不啻开扇许大，头尾垂在山下，唯闻折木，震响山谷。童仆辈尽股栗惊骇，莫能前进。于是旦

驻山穴，因登高望之，竟目方见其尾。欲谓之龙，龙之行动，必有风雨随之，其日晴明，方见是蛇也。因知吞舟之鱼，翳天之鸟，虫禽之绝大者，信有之焉。出《野人闲话》。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尔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案此蛇生不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出《稽神录》。

贾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使，获一橘，其大如升。将表上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蒂下，乃蠕而动，命破之，中有小赤蛇长数寸。出《稽神录》。

姚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王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唯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平章事。出《稽神录》。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事。积十年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蛇苍白色，盘于船中，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振拨，应手啗其乳，毛失声颠仆，遂卒，食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焉。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六十 禽鸟一

凤鸾附

旃涂国 凤凰台 元庭坚 睢阳凤 鸾

鹤

徐奭 乌程采捕者 户部令史妻 裴沆

鹄

苏琼

鹦鹉

张华 鹦鹉救火 雪衣女 刘潜女

鹰

楚文王 刘聿 邺郡人

鹞

魏公子

鹄

宝观寺 落雁殿

凤鸾附

旃涂国

周时，旃涂国献凤雏，载以瑶华之车，以五色玉为饰，驾以赤象。至京师，育于灵禽之苑，饮以琼浆，饴以云实。二物皆出《上元经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国飞走之类，不复喧鸣，咸服神禽之远至。及成王崩，冲天而去。出《拾遗录》。

凤凰台

凤骨黑，雄雌旦夕鸣各异。皇帝使伶伦制十二箫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出《酉阳杂俎》。

元庭坚

唐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者，昔罢遂州参军，于州界居山读书。忽有人身而鸟首，来造庭坚，衣冠甚伟，众鸟随之数千，而言曰：“吾众鸟之王也，闻君子好音律，故来见君。”因留数夕，教庭坚

音律清浊，文字音义，兼教之以百鸟语。如是来往岁余。庭坚由是晓音律，善文字，当时莫及。阴阳术数，无不通达。在翰林，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亦卒焉。出《纪闻》。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鸂鶒，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警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出《宣室志》。

鸾

尧在位七年，有鸾鹄岁岁来集，麒麟游于泽薮，鸱枭逃于绝漠。有折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灾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留重明之集。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户牖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此遗像也。出《拾遗录》。

鹤

徐爽鹄

晋怀帝永嘉中，徐爽出行田，见一女子，姿色鲜白，就爽言调。女因吟曰：“畴昔聆好音，日月心延伫。如何遇良人，中怀邈无绪。”爽情既谐，欣然延至一屋。女施設饮食而多鱼，遂经日不返。兄弟追觅，至湖边，见与女相对坐。兄以藤杖击女，即化成白鹤，翻然高飞。爽恍惚年余乃差。出刘敬叔《异苑》。

乌程采捕者

隋炀帝大业三年，初造羽仪，毛氅多出江南，为之略尽。时湖州乌程县人身被科毛，入山捕采，见一大树高百尺，其上有鹤巢养子。人欲取之，其下无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树。鹤知人必取，恐其杀子，遂以口拔其毛放下，人收得之，皆合时用，乃不伐树。出《五行记》。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

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炷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

裴沆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俯啄，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开襟，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瓮：“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瓮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襆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诫也。”裴复还洛中，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

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

又

李相公游嵩山，见病鹤，亦曰须人血。李公解衣即刺血。鹤曰：“世间人至少，公不是。”乃令拔眼睫，持往东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头也。至东洛，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驴马，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鹤之意，老翁笑，下驴袒臂刺血。李公得之，以涂鹤，即愈，鹤谢曰：“公即为明时宰相，复当上升。相见非遥，慎无懈惰。”李公谢，鹤遂冲天而去。出《逸史》。

鹄

鹄生百年而红，五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苍，又五百年为白，寿三千岁矣。出《述异记》。

苏琼

晋安帝元兴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婚对，然目不干色，曾无秽行。尝行田，见一女甚丽，谓少年曰：“闻君自以柳季之俦，亦复有桑中之欢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动色，后复重见之，少年问姓，云：“姓苏名琼，家在涂中。”遂要还尽欢，从弟便突入，以杖打女，即化成雌白鹄。出刘义庆《幽冥录》。

鸚鵡

鸚鵡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鸚鵡四趾齐分。凡鸟下脸向

上，独此鸟两脸俱动，似人目。出《酉阳杂俎》。

张华

张华有白鹦鹉，华行还，鸟辄说僮仆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时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宜出户。”强之至庭，为鸱所攫，教其啄鸱喙，仅而获免。出《异苑》。

鹦鹉救火

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禽兽辄相贵重。鹦鹉自念，虽乐不可久也，便去。后数日，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虽知不能，然尝侨居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出《异苑》。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帟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

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谭宾录》。

刘潜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姿质。继有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鷹

楚文王

楚文王好猎，有人献一鷹。王见其殊常，故为猎于云梦。毛群羽族，争噬共搏，此鷹瞪目，远瞻云际。俄有一物鲜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羽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羽翅，广数十里，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出《幽明录》。

刘聿

唐永徽中，莱州人刘聿性好鷹，遂于之罘山悬崖，自缢以取鷹

雏。欲至巢而绳绝，落于树歧间，上下皆壁立，进退无据。大鹰见人，衔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喂鹰雏，以外即自食之。经五六十日，雏能飞，乃裂裳而系鹰足，一臂上系三联，透身而下，鹰飞，掣其两臂，比至涧底，一无所伤，仍系鹰而归。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缗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鵀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鵀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鵀献焉。出《宣室志》。

鵀

魏公子

魏公子无忌曾在室中，读书之际，有一鵀飞入案下，鵀逐而杀之。忌忿其鸷戾，因令国内捕鵀，遂得二百余头。忌按剑至笼曰：“昨杀鵀者，当低头伏罪；不是者，可奋翼。”有一鵀俯伏不动。出《列异传》。

鵀

宝观寺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鹞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鹞冬中每夕，即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鹞，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载》。

落雁殿

唐太宗养一白鹞，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出《朝野僉载》。

卷第四百六十一 禽鸟二

孔雀

交趾 罗州 王轩

燕

汉燕 胡燕 千岁燕 晋瑞 元道康

范质

鹓鸪

飞数 飞南向 吴楚鹓鸪

鹄鹄附

知太岁 张顗 条支国 黎景逸 张昌期

崔圆妻 乾陵 鹄信

鸡

陈仓宝鸡 楚鸡 卫女 长鸣鸡 沉鸣鸡

孙休 吴清 广州刺史 祝鸡公 朱综

代郡亭 高嶷 天后 卫镐 合肥富人

孔雀

交趾

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人又养其雏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出《岭表录异》。

罗州

罗州山中多孔雀，群飞者数十为偶。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后复凋，与花萼相荣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栖，必先择有置尾之地，然后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沾而重，不能高翔。人虽至，且爱其尾，恐人所伤，不复蹻翔也。虽驯养颇久，见美妇人好衣裳与童子丝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时媚景，闻管弦笙歌，必舒张翅尾，盼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鹅，解百毒。人食其肉，饮药不能愈病。其血与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鸡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鸣若曰“都护”。土人取其尾者，持刀于丛篁可隐之处自蔽，伺过，急断其尾，若不即断，回首一顾，金翠无复光彩。出《纪闻》。

王轩

卢肇住在京南海，见从事王轩有孔雀。一日奴来告曰：“蛇盘孔雀，且毒死矣。”轩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轩怒，卒云：“蛇与孔雀偶。”出《纪闻》。

燕

汉燕

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燕不入药用。越与汉，亦小差耳。出《世说》。

胡燕

凡狐白貂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燕蛰于水底。旧说燕不入室，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斑黑声大，名胡燕，其窠有容匹素者。出《酉阳杂俎》。

千岁燕

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己。《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出《酉阳杂俎》。

晋瑞

魏禅晋岁，北阙下有白光如鸟雀之状，时有飞翔去来。有司即闻

奏，帝使罗者张之，得一白燕，以为神物，以金为笼，致于宫内，旬日不知所在。论者云：“金德之瑞。”昔师旷时，有白燕来巢，检瑞应图，果如所论。师旷，晋人也，古今之议相符焉。出《拾遗录》。

元道康

后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虑山，云栖幽谷，静掩衡茅，不下人间，逾二十载。服饵芝木，以娱其志。高欢为丞相，前后三辟不就。道康以时方乱，不欲应之。至高洋，又征，亦不起。道康书斋常有双燕为巢，岁岁未尝不至。道康以连征不去，又惧见祸，不觉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风飒至。道康向月微思，忽闻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为乐，今何愁思之深耶？”道康惊异，乃知是燕。又曰：“景怡景怡，乐以终身。”康曰：“尔为禽而语，何巢我屋？”燕曰：“我为上帝所罪，暂为禽耳。以卿盛德，故来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间，所以闭关服道，宁昌其德，为卿所谓？”燕曰：“海内栖隐，尽名誉耳。独卿知道，卓然器外，所以神祇敬属，万灵归德。”燕曰：“我来日昼时，往前溪相报。”道康乃策杖南溪，以伺其至。及昼，见二燕自北岭飞来而投涧下，一化为青衣童子，一化为青衣女子。前来谓道康曰：“今我便归，以卿相命，故来此化。然无以留别，卿有隐志，幽阴见嘉，卿之寿更四十岁，以此相报。”言讫，复为双燕飞去，不知所往。时道康已年四十，后果终八十一。

范质

汉户部侍郎范质言，尝有燕巢于舍下，育数雏，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时又与一燕为匹而至，哺雏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童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在嗉中，盖为继偶者所害。出《玉堂闲话》。

鸕鸕

飞数

鸕鸕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出《酉阳杂俎》。

飞南向

鸕鸕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鸕鸕，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出《旷志》。

吴楚鸕鸕

鸕鸕，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治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鸕鸕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社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鸕鸕》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出《岭南录异》。

鵲

知太岁

鵲知太岁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尔。《淮南子》曰：“鵲识岁多风，去乔木，巢傍枝。”出《说

文》。

又

鹊构巢，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巢，灸病者，疾立愈。出《酉阳杂俎》。

张顗

常山张顗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堕地，民拾取，即化为一圆石。顗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顗以上闻。藏之秘府。顗后官至太尉，后议郎汝南樊行夷校书东观，上表言：“尧舜之时，尝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应复。”

条支国

章帝永宁元年，条支国有来进异瑞，有鸟名鵕鵒，形高七尺，解人言。其国太平，鵕鵒群翔。昔汉武时，四夷宾服，有致此鵕，驯善。有吉乐事，则鼓翼翔鸣。按庄周云：“雕陵之鵒，盖其类也。”出《拾遗记》。

黎景逸

唐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鵒巢其侧，每饭食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鵒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以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果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鵒之所传。出《朝野僉载》。

张昌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鹄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矣，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鹄，有群鹄随之，见鹞迸散，唯白者存焉。鹄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鹄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出《朝野僉载》。

崔圆妻

鹄窠中必有栋。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于后园见一鹄构窠，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窠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鹄上梁必贵。出《酉阳杂俎》。

乾陵

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之尊殿，有双鹄衔柴及泥，补葺隙壤十五处。宰臣表贺之。出《酉阳杂俎》。

鸽信

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出《酉阳杂俎》。

鸡

陈仓宝鸡

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为媼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媼曰：“此二童子名为鸡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之，逐二童子，二童化为雉，飞入于林。陈仓人告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立祠，名陈宝。雄者飞南集，今南阳雉飞县，即其地也。出《列异传》。

楚鸡

楚人有担山鸡者，路人问曰：“何鸟也？”担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久矣，今真见之。汝卖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而贵，宜欲献之。遂闻于楚王，王感其欲献己也，召而厚赐之，过买凤之直十倍矣。出《笑林》。

卫女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故曰《雉朝飞》。出扬雄《琴清英》。

长鸣鸡

汉成帝时，交趾越雉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一食顷不绝，长距善斗。出《西京杂记》。

沉鸣鸡

建安三年，胥图献沉鸣石鸡，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祀之。当声处掘地，得此鸡。若天下平，翔飞颀颀，以为嘉瑞，亦谓宝鸡。其国无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师云：“昔仙人相君采石，入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服者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昔汉武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然鸣翔，此之类也。《洛书》云：“胥图之宝，土德之征。大魏嘉瑞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孙休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出《语林》。

吴清

徐州民吴清，以太元五年被差为征。民杀鸡求福，煮鸡头在盘中，忽然而鸣，其声甚长。后破贼帅邵宝，宝临阵战死。其时僵尸狼籍，莫之能识。清见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帅，遂取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遽升荣位。鸡之妖，更为吉祥。出《甄异记》。

广州刺史

广州刺史丧还，其大儿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儿，四年复病死。或教以一雄鸡置棺中，此鸡每至天欲晓，辄在棺里鸣三声，甚悲彻，不异栖中鸣，一月日后，不复闻声。出《齐谐记》。

祝鸡公

祝鸡公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头。暮栖树下，昼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辄置钱去。之吴，作养池鱼。后登吴山，鸡雀数百，常出其旁。出《列仙传》。

朱综

临淮朱综遭母难，恒外处住。内有病，因见前妇。妇曰：“丧礼之重，不烦数还。”综曰：“自荼毒已来，何时至内？”妇云：“君来多矣。”综知是魅，敕妇婢，候来，便即闭户执之。及来，登往赴视，此物不得去，遽变老白雄鸡。推问是家鸡，杀之遂绝。出刘义庆《幽明录》。

代郡亭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

高疑

唐渤海高疑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疑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天后

唐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镐

卫镐为县官，下县，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著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镐所亲者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饌，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命解放。是夜复梦，感欣然而去。并出《朝野僉载》。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力，乃烹，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六十二 禽鸟三

鹅鸭附

史惺 姚略 鹅沟 祖录事 周氏子

平固人 海陵斗鹅 鸭

鹭

冯法 钱塘士人 黎州白鹭

雁

南人捕 雁海陵人

鸛鸛鹄

勾足 能言 桓豁 广陵少年

雀

雀目夕昏 吊乌山 杨宣

乌

越乌台 何潜之 乌君山 魏伶 三足乌

李纳 吕生妻 梁祖

泉鸥附

鸣泉 鸥 鸛鵒目夜明 夜行游女 襁泉

张率更 雍州人 韦颀

鹅

史惺

晋太元中，章安郡史惺家有驳雄鹅，善鸣。惺女常养饲之，鹅非女不食，苟金苦求之，鹅辄不食，乃以还惺。又数日，晨起，失女及鹅。邻家闻鹅向西，追至一水，唯见女衣及鹅毛在水边。今名此水为鹅溪。出《广古今五行记》。

姚略

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沟，取砖，得一双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养之此沟。出《幽明录》。

鹅沟

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沟，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声。而众鹅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因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镮，有隐起元鼎元年字。出《酉阳杂俎》。

祖录事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至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出《朝野僉载》。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衣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出《宣室志》。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出《稽神录》。

海陵斗鹅

乙卯岁，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堕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出《稽神录》。

鸭

晋周昉少时与商人溯江俱行，夕止宫亭庙下。同侣相语：“谁能入庙中宿？”昉性胆果决，因上庙宿。竟夕晏然，晨起，庙中见有白头老翁，昉遂擒之，化为雄鸭。昉捉还船，欲烹之，因而飞去，后竟无他。出《述异记》。

鹭

冯法

晋建武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缢服，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明录》。

钱塘士人

钱塘士人姓杜，船行。时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来，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调戏。杜阖船载之，后成白鹭去。杜恶之，便病死也。出《续搜神记》。

黎州白鹭

黎州通望县，每岁孟夏，有白鹭鹚一双坠地。古老传云，众鸟避瘴。临去，留一鹭祭山神。又每郡主将有除替，一日前，须有白鹭鹚一对，从大渡河飞往州城，盘旋栖泊，三五日却回。军州号为先至鸟。便迎新送故，更无误焉。出《黎州图经》。

雁

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出《玉堂闲话》。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

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出《稽神录》。

鸛鵒

勾足

鸛鵒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坠地。俗取其勾足为魅药。出《酉阳杂俎》。

能言

鸛鵒，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鸛鵒。取其目精，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出《酉阳杂俎》。

桓豁

晋司空桓豁之在荆州也，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鸛鵒舌教语，无所不名。后于大会，悉效人语声，无不相类。时有参佐鼯鼻，因内头瓮中效之，有主典盗牛肉，乃白参军：“以新荷裹置屏风后。”搜得，罚盗者。出刘义庆《幽明录》。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鸛鵒，甚爱之。笼檻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閹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鸛鵒，乃获免。出《稽神录》。

雀

雀目夕昏

雀皆至夕而不见物，人有至夕昏不见物者，谓雀盲是也。鸛鵒夜察毫末，昼瞑目不见丘山，殊性也。出《感应经》。

吊乌山

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其无噍不食，似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出《酉阳杂俎》。

杨宣

杨宣为河内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覆车粟。”出《益都耆旧传》。

乌

越乌台

越王入国，丹乌夹王而飞，故句践得入国也。起望乌台，言乌之异也。出《王子年耆旧传》。

何潜之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乌，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

铜环贯之。出《酉阳杂俎》。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与人遇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乡人有偷者坐罪当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

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麈尾幢旄，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馔，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佩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

礼毕三日，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厂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鸛鹑。仲山私怪之，却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沉醉至

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鸛鹞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也。”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云：“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建安记》。

魏伶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乌，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出《朝野僉载》。

三足乌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之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出《酉阳杂俎》。

李纳

贞元十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出《酉阳杂俎》。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黥其翼，噉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鸟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味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鸟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噪，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出《宣室志》。

梁祖

梁祖亲征郢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鸟止于峻坂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鸟鸣也，将不利乎？”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所掩，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至，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间为贼所追。前有沟坑，颇极深广，匆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副使李璠、郡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戈力战，仅得生还，身被十五箭。乃知卫南之鸟，先见之验也。出《北梦琐言》。

梟

鸣梟

夏至阴气动为残杀，盖贼害之候，故恶鸟鸣于人家，则有死亡之征。又云：“鸱梟食母眼精，乃能飞。”郭璞云：“伏土为梟。”《汉书·郊祀志》云：“古昔天子，尝以春祠黄帝，用一梟破镜。”出曹植《恶鸟论》。

鸱

鸱，相传鸱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鸱鸺目夜明

鸱鸺即鸱也，为𪗇，由。可以聚诸鸟。鸱鸺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鸱鸺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游女，好与婴儿作祟，故婴儿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爰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鸱大如鸱，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鸱炙。”又云：“古人重鸱炙。”尚肥美也。《说文》：“梟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鸱炙及梟羹，盖欲灭其族类也。出《岭表录异》。

又

或云，鸱鸺食人遗爪，非也，盖鸱鸺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

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襮泉

常骞为齐景公以周礼之法襮泉，泉乃布翼伏于地死。出《感应经》。

张率更

有泉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张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出《朝野僉载》。

雍州人

贞观初，雍州有人夜行，闻泉鸣甚急，仍往来拂其头。此人恶之，以鞭击之，泉死，以土覆之而去。可行数里，逢捕贼者，见其衣上有血，问其何血，遂具告之。诸人不信，将至埋泉之所。先是有贼杀人，断其头，瘞之而去，又寻不得。及拨土取泉，遂得人头。咸以为贼，执而讯之，大受艰苦。出《异闻录》。

韦颀

大中岁，韦颢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窶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辍所居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沍，报光成事者，络绎而至，颢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颢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将修贺礼，颢坐逼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梟，顷之集于竹上。颢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候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忽鸣，榜放，颢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

卷第四百六十三 禽鸟四

飞涎鸟 精卫 仁鸟 鸛 韩朋

带箭 细鸟 王母使者 鸳鸯 五色鸟

新喻男子 张氏 漱金鸟 鸢 营道令

纸鸢化鸟 鹑 戴文谋 瑞鸟 报春鸟

冠皂 秦吉了 韦氏子 鸟贼 鸟雀

刘景阳 食蝗鸟 卢融 张氏 王绪

武功大鸟 鸛 鸛 吐绶鸟 杜鹃 蚊母鸟

桐花鸟 真腊国大鸟 百舌 鸛 甘虫

戴胜 北海大鸟 鸦 仙居山异鸟 莺

飞涎鸟

南海去会稽三千里，有狗国，国中有飞涎鸟似鼠，两翼如鸟而脚赤。每至晓，诸栖禽未散之前，各各占一树，口中有涎如胶，绕树

飞，涎如雨沾洒众枝叶。有他禽之至而如网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获，即空中逐而涎惹之，无不中焉。人若捕得脯，治渴。其涎每布后半日即干，自落，落即布之。出《外荒记》。

精卫

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名女姁，往游于东海，溺死而不返，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出《博物志》。

仁鸟

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之木，木似柏而枝长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寿木之华。”即此是。或云，此鸦有识，于焚介之山，数百里不复识罗网。呼之曰仁鸟。俗亦谓仁鸟白臆为慈乌，则此类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鸛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鸣禽。人面鸟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践地，名曰鸛，其声似钟磬笙竽也。《世语》曰：“青鸛鸣，时太平。”乃盛明之世，翔鸣薊泽，音中律吕，飞而不行。禹平水土，栖于川岳，所集之地，必有圣人出焉。自上古铸诸鼎器，皆图像其形。铭赞至今不绝。出《拾遗录》。

韩朋

韩朋鸟者，乃鳬鹭之类。此鸟为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鸚鵡、鸳鸯、□□，岭北皆有之，唯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提衣，衣不胜数。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以冢相望。经宿，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出《岭表录异》。

带箭

带箭鸟，鸣如野鹄，翅羽黄绿间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杳，唯尾稍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同上。

细鸟

汉元封五年，勒毕国贡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头，大如蝇。其状如鸚鵡，闻声数里，如黄鹄之音。国人常以此鸟候时，亦名曰候虫。上得之，放于宫内，旬日之间，不知所止，惜甚，求不复得。明年，此鸟复来集于帷幄之上，或入衣袖，因更名曰蝉鸟。宫人婕妤等皆悦之，但有此鸟集于衣上者，辄蒙爱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男子媚也。出《洞冥记》。

王母使者

齐郡函山有鸟足青嘴赤，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帝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出《酉阳杂俎》。

鸳鸯

汉时，鄢县南门两扇，忽一声称“鸳”，一声称“鸯”，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遂改鄢为晏城县。出《朝野僉载》。

五色鸟

杨震卒，未葬，有大鸟五色高丈余，从天飞下，到震棺前，举头悲鸣，泪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升。出谢丞《后汉书》。

新喻男子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衣迎三儿，亦得飞去。出《搜神记》。

张氏

京兆有张氏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祝曰：“鸠为祸也，飞上承尘；为福也，即入我怀。”以手探之，而得一金钩。是后子孙渐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以与客。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客亦罹穷厄，于是赍钩以反张氏，张氏复昌。出《搜神记》。

漱金鸟

魏时，昆明国贡漱金鸟。国人云：“其地去然州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祥。闻大魏之德，被于荒远，乃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蓄于灵禽之圃，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昔汉武帝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室以处之，名曰辟寒台。皆用水晶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常隔于风雨尘雾。宫人争以鸟所吐之金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故宫人相嘲言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君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君王怜。”于是媚惑争以宝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茂草，漱金之鸟，亦自高翔。出《拾遗录》。

鸢

晋永嘉二年，有鸢集于始安县，木矢贯之，铁镞，其长六寸有半，以箭计之，其射者当身长丈五六尺。

营道令

晋太元中，营道令何偕之去职，于县界山中得一鸟，大如白鹭，青色赤目，膝上髀下，自然有铜环形，大小刻画转轳如揽子，绝妙人功，于是京邑皆传观之。营道经今属道州。原缺出处，许本、黄本作《酉阳杂俎》。

纸鸢化鸟

梁武太清三年，侯景围台城，远不通问，简文作纸鸢飞空，告急于外。侯景谋臣王伟谓景曰：“此纸鸢所至，即以事达外。”令左右善射者射之，及堕，皆化为鸟，飞入云中，不知所往。出《独异志》。

鸢

安定原土筑时，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鸢飞于觚上，因名鸢觚城。后魏文帝大统中，立为鸢觚县。出《穷神秘苑》。

戴文谋

有戴文谋者，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谋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谋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后谋于室内窃言之，其妇曰：“此恐是狐魅依凭耳。”文谋曰：“我亦疑之。”乃祠飧之时，神乃言曰：“吾相从，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异议。”文谋辞谢之际，忽堂上如数十人呼声，出视之，见一大鸟，五色，白鸠数十随之，东北入云而去。出《穷神秘苑》。

瑞鸟

炀帝征辽回，次于柳城郡之望海镇。步出观望，有大鸟二，素羽丹嘴，状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翔双下，高一丈四五尺，长八九尺，徘徊驯扰，翔舞御营。敕著作佐郎虞绰制《瑞鸟铭》以进，上命镌于其所，仍敕殿内丞阎毗图写其状，秘书郎虞世南上《瑞鸟颂》，敕令写于图首。出《大业拾遗记》。

报春鸟

顾渚山中有鸟如鸚鵡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声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声云：“春去也！”采茶人呼为报春鸟。出《顾渚山记》。

冠鳧

石首魚，至秋化为冠鳧，冠鳧头中有石也。出《海陆碎事》。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鸚鵡，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鸚鵡。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赤、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出《岭表录异》。

韦氏子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

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

鸟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澧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出《谭宾录》。

鸟省

冯兗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出《卢氏杂说》。

刘景阳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烦怨不食，则天问曰：“何乃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出《朝野佥载》。

食蝗鸟

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出《酉阳杂俎》。

卢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鸮，目大如杯，嘴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出《广异记》。

张氏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张，牛肃之姨也，开元二十五年，卒于伊阙庄。张寝疾，有鸟止于庭树，白首赤足，黄腹丹翅。其鸣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昼夜不绝声。十余日，张殂，鸟遂不见。出《纪闻》。

王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嘴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出《广异记》。

武功大鸟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状类蝙蝠。出《酉阳杂俎》。

鸛鵒

鸛鵒，一名墮羿，形似鵒。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出《酉阳杂俎》。

吐绶鸟

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雉，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头颇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采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嗟，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嗟，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出《酉阳杂俎》。

杜鹃

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出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之法，当为犬声应之。出《酉阳杂俎》。

蚊母鸟

蚊母鸟，形如鹞，嘴大而长，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出《岭表录异》。

桐花鸟

剑南彭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出《朝野僉载》。

真腊国大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载行，鸟攫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出《朝野僉载》。

百舌

百舌春啖，夏至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出《朝野僉载》。

鸛

江淮谓群鸛旋飞为鸛井，鸛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昉然而转，因得而啖。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蔑^①缚其巢，鸛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出《北梦琐言》。

甘虫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鸇，水禽山鸟，无不驯狎如一。更有鸟，人面绿毛，嘴爪皆绀。其声曰“甘虫”，因谓之甘虫。时人画图，鬻于坊市。出《杜阳编》。

戴胜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贄，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弹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出《录异记》。

北海大鸟

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鹭”，右翼文曰“勒”，头向东正，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出《神异录》。

鸦

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闻挽铃而不见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来诉耳。”命吏随鸦所在而捕之，其鸦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执送之，府尹以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出《北梦琐言》。

仙居山异鸟

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弘道所留瑞文于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缙钱，委汉州马步使赵弘约，缔构观宇。洎创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甚多。是日，将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余人缚拽鼓噪，震动远近。

忽有异鸟三只，一红赤色，二皆洁白，尾如曳练，各长二尺余，栖于梁上，随绳索上下，在众人中，略无惊怖。工人抚搦戏玩之，如所驯养者。梁既上毕，鸟亦飞去。出《录异记》。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啄。乃取雏置于笼外，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六十四 水族一

东海大鱼 鼉鱼 南海大鱼 鲸鱼 鲤鱼

海人鱼 南海大蟹 海□ 鳄鱼 吴余鲙鱼

石头鱼 黄腊鱼 乌贼鱼 横公鱼 骨雷

彭蜮 鲛鱼 鲩鱼 比目鱼 鹿子鱼

子归母 鲛鰈鱼 鲫鱼 鲮鱼 黄魮鱼

蠨螋 海燕 鲛鱼

东海大鱼

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出《玄中记》。

鼉鱼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鱼，斩其首，干之，楮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然。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惧。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鼉，有为蛟

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出《感应经》。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尔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出《广异记》。

鲸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出《广异记》。

鲤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髻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

用鳞鬣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出《广异记》。

海人鱼

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鰥寡多取得，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出《洽闻记》。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尔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己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出《广异记》。

海□

海□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

矣。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南安货易，北人有偶求此行，往复一年，便成斑白。云，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三门也。深阔处，又见十余山，或出或没，初甚讶之。篙工曰：“非山，海□鱼背也。”果见双目闪烁，髻鬣若簸米箕。危沮之际，日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及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去。“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憚苦辛，盖避海□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老□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簪井耳，宁得不为人皓首乎？”出《岭表录异》。

鳄鱼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鼉，而举止趯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出《岭表录异》。

吴余鲈鱼

吴王孙权曾江行，食鲈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鲈者，长数寸，大如箸，尚类鲈形也。出《博物志》。

石头鱼

石头鱼，状如□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乔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

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脱俗。出《岭表录异》。

黄腊鱼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鳞皆金色，脔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焙干，夜即有光如笼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各启食窗，窥其余脔，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同上。

乌贼鱼

乌贼，旧说名河伯从事。小者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身，江东人或取其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钉，遇风则前一须下钉。出《酉阳杂俎》。

横公鱼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余，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枚煮之则死，食之可止邪病。出《神异录》。

骨雷

扶南国出鳄鱼，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宫状。常生吞人，扶南

王令人捕此鱼，置于堑中，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鳄鱼乃食之；无罪者，嗅而不食。鳄鱼别号忽雷，熊能制之。握其嘴至岸，裂擘食之。一名骨雷，秋化为虎，三爪，出南海思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出《洽闻记》。

彭蜉

蟹属名彭蜉，以螯取土作丸，从潮来至潮去，或三百丸，因名三百丸大彭蜉。出《感应经》。

鲛鱼

鲛鱼吐舌，蚊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蚊入其中，乃奋迅，则舐取之。出《异物志》。

鰼鱼

全义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鰼似鲇，四足，声如小儿。”今高州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鰼鱼。出《岭表录异》。

比目鱼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尔雅》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鰈。”状如牛脾，细鳞紫色，一面一目，两片相合乃行。出《岭表录异》。

鹿子鱼

鹿子鱼，赭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罗州图经》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出《岭表录异》。

子归母

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鲛之为鱼，其子既育，惊必归母，还其腹。小则如之，大则不复。”《潘州记》云：“鲛鱼长二丈，大数围。初生子，子小，随母觅食，暮惊则还入母腹。”《吴录》云：“鲛鱼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从脐入，旦从口出也。”出《感应经》。

鰐鰕鱼

鰐鰕鱼，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传以为常矣。饶州有吴生者，家甚丰足，妻家亦富。夫妇和睦，曾无隙间。一旦，吴生醉归，投身床上，妻为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运动，误中妻之心胸，其妻蹶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遽为妻族所凌执，云殴击致毙。狱讼经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闻。吴生亲族，惧敕命到而必有明刑，为举族之辱，因饷狱生鰐鰕。如此数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悦，俄而会赦获免。还家之后，胤嗣繁盛，年泊八十，竟以寿终。且烹之不熟，尚能杀人，生陷数四，不能为害，此其命与？出《录异记》。

鲫鱼

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湖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鯀鱼

鯀鱼，济南郡东北有鯀坑，传云，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鯀鱼焉。

黄魮鱼

黄魮音烘。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颌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并出《酉阳杂俎》。

蟠螭

蟠螭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出《岭表录异》。

海燕

齐监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其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出《广古今五行记》。

鲛鱼

鲛鱼出合浦，长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坚强，可以饰刀口，又可以鍔物。出《交州记》。

卷第四百六十五 水族二

峰州鱼 海虾 瓦屋子 印鱼 石斑鱼

井鱼 异鱼 螃蟹 鳝鱼 玳瑁

海术 海镜 水母 蟹 百足蟹

塘蟹 鳊鱼 鹦鹉螺 红螺 乌龟

鲛鱼 鲎 飞鱼 虎蟹 螯

赤鲋公 雷穴鱼 虬尾 牛鱼 蝾螈

奔蛭 系臂 鸡嘴鱼 剑鱼 懒妇鱼

黄雀化蛤 天牛鱼

峰州鱼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出《朝野僉载》。

海虾

刘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楼，忽见窗板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箸，各长二三尺。双脚有钳，钳粗如人大指，长二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铢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

《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长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出《岭表录异》。

瓦屋子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音憨。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垆，故以此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犹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霱炙。食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性也。出《岭表录异》。

印鱼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印之。出《酉阳杂俎》。

石斑鱼

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窠，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鱼就蜂侧炙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

尽。出《酉阳杂俎》。

井鱼

唐段成式云，井鱼脑有穴，每噏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竞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善提胜说。出《酉阳杂俎》。

异鱼

异鱼，东海人常获鱼，长五六尺，腹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出《酉阳杂俎》。

螃蜞

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蜞，其溺甚毒。出《酉阳杂俎》。

鳝鱼

郫县侯生者，于沔麻池侧得鳝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复生，自此轻健。出《录异记》。

玳瑁

玳瑁形状似龟，唯腹背甲有烘点。《本草》云：“玳瑁解毒，其

大者悉婆萨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海岛彝人也。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验，是饮饌中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出《岭表录异》。

海术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胁旁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啮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出《酉阳杂俎》。

海镜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红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具足。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或迫之以火，则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出《岭表录异》。

水母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鲩。痴驾反。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肠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啗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欬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虾为目。南中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精紫玉。肉厚可二寸，薄

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炸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食而暖补，其理未详。出《岭表录异》。

蟹

蟹，八月腹内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芒，不可食。出《酉阳杂俎》。

百足蟹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出《酉阳杂俎》。

蟪蟹

平原郡贡蟪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钱，以毡密束于驿马上，驰之至京。出《酉阳杂俎》。

鰧鱼

鰧鱼，章安县出焉。鰧子朝出索食，暮还入母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出《酉阳杂俎》。

鹦鹉螺

鸚鵡螺，旋尖處屈而喙，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大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云母，裝為酒杯，奇而可玩。出《嶺表錄異》。

紅螺

紅螺，大小亦類鸚鵡螺，殼薄而紅，亦堪為酒器。剖小螺為足，綴以膠漆，尤可佳尚也。出《嶺表錄異》。

鸞龜

初寧縣里多鸞龜，殼薄狹而燥，頭似鵝，不與常龜同，而能啣犬也。出《南越志》。

鰓魚

鰓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輒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于樹鞭之，身上白汁出，如枸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出《酉陽雜俎》。

蜆

蜆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旧說，過海輒相積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風游行。今蜆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蜆帆。至今閩嶺重蜆醬。十二足，殼可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飞鱼

飞鱼，朗山朗水有之，鱼长一尺，能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出《酉阳杂俎》。

虎蟹

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虽非珍奇，亦不易采得也。出《岭表录异》。

蠔

蠔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蠔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蠔皆开房，伺虫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者以斧楔取壳，烧以烈火，蠔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虚市，以易醋米。蠔肉大者鮓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骨。出《岭表录异》。

赤鲩公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说赤鲩公，卖者决六十。出《酉阳杂俎》。

雷穴鱼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击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出《酉阳杂俎》。

虬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出《谭宾录》。

牛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出《谭宾录》。

蝾螈

蝾螈，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出《酉阳杂俎》。

奔鲿

奔鲿，一名𩺰，非鱼非蛟，大如缸，长二三丈，若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项上有孔，通头，气出吓吓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出《酉阳杂俎》。

系臂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浪覆舡。出《酉阳杂俎》。

鸡嘴鱼

李德裕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似鸡，身如鱼。出《酉阳杂俎》。

剑鱼

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出《酉阳杂俎》。

懒妇鱼

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怒，溺水死为鱼。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鼓琴瑟博奕，则烂然有光，若照纺织，则不復明。出《述异记》。

黄雀化蛤

淮水中，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雀五百年化为蜃蛤。出《述异记》。

天牛鱼

天牛鱼，方员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胁下，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五尺。出《南越记》。

卷第四百六十六 水族三

夏鲛 东海人 昆明池 徐景山 潘惠延

葛玄 介象 龙门 池中鱼 通川河

行海人 阴火 裴旻 王旻之 韩愈

郾乡民 赤岭溪

夏鲛

尧命夏鲛治水，九载无绩。鲛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植髻振鳞横游波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上古之人于羽山下修立鲛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此黑鱼与蛟龙灏灏而出，观者惊而畏之。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践羽山之地。济巨海则鼃龟为梁，逾峻山则神龙为负，皆圣德之感也。鲛之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误，并略记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东海人

昔人有游东海者，既而风恶舡破，补治不能制，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在船者砍断其缆，舡复漂荡，向者孤洲，乃大鱼也。吸波吐

浪，去疾如风，在洲上死者十余人。出《西京杂记》。

昆明池

昆明池，刻石为鲸鱼，每至雷雨，鱼常鸣吼，鬣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出《西京杂记》。

徐景山

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数头，美净可怜，见人辄去。帝欲取之，终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闻獭嗜鲋鱼，乃不避死，可以此诳之。”乃画板作两鲋鱼，悬置岸上，于是群獭竞逐，一时执得。帝甚嘉之，谓曰：“闻卿能画，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尝执笔，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也。”出《续齐谐记》。

潘惠延

平原高苑城东有鱼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箬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滥，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剖其腹中，得顷时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出《酉阳杂俎》。

葛玄

葛玄见遗大鱼者，玄云：“暂烦此鱼到河伯处。”乃以丹书纸内鱼口，掷水中。有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墨色，如木叶而飞。又玄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著社

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取食之。出《神仙传》。

介象

介象与吴主共论鲙鱼之美，乃于殿庭作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须臾，得鲙鱼。帝惊喜，乃使厨人切食之。出《神仙传》。

龙门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其龙门水浚箭涌，下流七里，深三里。出《三秦记》。

池中鱼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鱼。”旧说：“池仲鱼人姓字也，居宋城门，城门失火，延及其家，仲鱼烧死。”又云，宋城门失火，人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伤良谨也。出《风俗通》。

通川河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孔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自吃。吃饱，即鸣板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出《朝野僉载》。

行海人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于水傍，半炊而林没于水，遽断其缆，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出《异物志》。

阴火

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中水遇阴晦，波如然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复见。木玄虚《海赋》云：“阴火退然。”岂谓此乎？出《岭南异物志》。

裴佻

唐裴佻，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

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征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出《集异记》。

王旻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琅琊太守许诚言曰：“贵部临沂县其沙村，有逆鳞鱼，要之调药物，逆鳞鱼，《仙经》云，谓之肉芝，故是欲以调药也。愿与太守会于此。”诚言许之，则令其沙村设储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见诚言，诚言命渔者捕所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数百步，东西十丈，色黑至深，岸有神祠。乡老言于诚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于水钓得一物，状甚大。引之不出，于是下钓数十道，方引其首出。状如猛兽，闭目，其大如车轮。村人谓其死也，以绳束缚，绕之树，十人同引之。猛兽忽张目大震，声若霹雳。近之震死者十余人，因怖丧去精魂为患者二十人，猛兽还归于水。乃建祠庙祈祷之，水旱必有应。若逆鳞鱼，未之有也。”诚言乃止。出《纪闻》。

韩愈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

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僚海彝，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出《宣室志》。

鄮乡民

唐元和末，均州鄮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衿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见之。出《酉阳杂俎》。

赤岭溪

歙州赤岭下有大溪，俗传昔有人造横溪鱼梁，鱼不得下，半夜飞从此岭过，其人遂于岭上张网以捕之。鱼有越网而过者，有飞不过而变为石者。今每雨，其石即赤，故谓之赤岭，而浮梁县得名因此。按《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盖此类也。出《歙州图经》。

卷第四百六十七 水族四水怪

鯀 桓冲 李汤 齐澣 子英春

洛水竖子 魍魎 罗州赤鰌 韩珣 封令禎

凝真观 蜀江民 张胡子 柏君 叶朗之

柳宗元 王瑶 柳沂 崔悦 染人

海上人 法聚寺僧 李延福

鯀

尧使鯀治洪水，不胜其任，遂诛之。鯀于羽山，化为黄能，入于羽泉。今会稽人祭禹庙，不用能。水居曰能，陆居曰熊也。出《述异记》。

桓冲

晋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既陟崇嶽，有一湖，匝生桑树。湖中有败觶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鱼张髻向之，使者不敢饮。出《法苑珠林》。

李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鑊，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鑊，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鑊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涌，观者大骇。鑊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髻，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鑊，拽牛入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栗，不知其由。尔时，乃渔者知鑊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钱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

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入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鑊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

《岳渎经》符矣。出《戎幕闲谈》。

齐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清水。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虚穴，然状如新筑，净洁周广。北壁下有五色蛭龙，长一丈余，鲤鱼五六枚，各长尺。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澣。澣命移龙入淮，放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有鱼数百万首，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遣人送龟至宋，遇水泊，暂放龟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出《广异记》。

子英春

子英春者，舒乡人，善入水。捕得赤鲤，爱其色，持归，养之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上我背，与汝俱升。”岁来归见妻子，鱼复迎之。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也。出《神鬼传》。

洛水竖子

有人洛水中见竖子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之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间，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鼋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出《朝野僉载》。

魍魎

魍魎状如魍，其文赤斑，长者尺余，豫章界有之。多居污泥池中，或至数百，能为魍子故反。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污池侧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奠之，厚其租直，田即倍丰，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后舍去，必免其害。其或为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谢之而后免。亦能夜间行于陆地，所经之处，有泥踪迹；所到之处，闻嗷嗷之声。北部二十五部大将军，有破泉魍符书于砖石上，投其池中，或书板刺，钉于池畔，而必因风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术者，方可行之。出《录异记》。

罗州赤螫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螫，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载》。

韩珣

唐杭州富阳县韩珣庄凿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千头，土有微润。出《广古今五行记》。

封令禎

唐封令禎任常州刺史，于江南沂流将木，至洛造庙。匠人截木，于中得一鲫鱼长数寸，如刻安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凝真观

唐怀州凝真观东廊柱，已五十余年，道士往往闻柱中有虾蟆声，不知的处。后因柱朽坏，易之，厨人砍以为薪，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先无孔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蜀江民

唐蜀民，有于江之上获巨鳖者，大于常，长尺余，其裙朱色。煮之经宿，游戏自若，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鳖不死。举家惊惧，以为龙也，投于江中，浮泛而去，不复见矣。出《录异记》。

张胡子

唐吴郡渔人张胡子尝于太湖中，钓得一巨鱼，腹上有丹书字曰：“九登龙门山，三饮太湖水。毕竟不成龙，命负张胡子。”出《灵怪集》。

柏君

唐金州洵阳县水南乡百姓柏君怀，于汉江勒漠潭，采得鱼，长数尺，身上有字云：“三度过海，两度上汉。行至勒漠，命属柏君。”出《录异记》。

叶朗之

唐建中元年，南康县人叶朗之使奴当归守田。田下流有鸟陂，陂中忽有物唤，其声似鹅而大，奴因入水探视，得一大物，身滑宛转，内头陂下。奴乃操刀下水，截得其后围六尺余，长二丈许，牵置岸上，剥皮剖之。比舍数十人咸共食炙，肉脆肥美，众味莫逮。背上有白筋大如胫，似鲟鱼鼻，食之特美。余以为脯。此物初死之夕，朗之梦一人，长大黑色，曰：“我章川使者，向醉孤游，误堕陂中，为君奴所害。既废王命，身罹戮辱，又析肌剖脏，焚爇充膳。冤结之痛，古今莫二。与君素无隙恨，若能杀奴，谢责偿过，罪止凶身；不尔法科，恐贵门罹祸。”朗之惊觉，不忍杀奴。奴明年，为竹尖刺入腹而死。其年夏末，朗之举家得病，死者八人。出《广古今五行记》。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僥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颦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俯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出《宣室志》。

王瑶

唐会昌中，有王瑶者任恒州都押衙，尝为栎邑宰。瑶将赴任所，夜梦一人，身怀甲冑，形貌堂堂。自云冯夷之宗，将之海岸，忽罹网罟，为漳川渔父之所得，将置之刀几，充膳于宰君，命在诘朝，故来相告，倘垂救宥，必厚报之。瑶既觉。言于左右曰：“此必县吏相迎，捕鱼为饌。”急遣人至县，庖人果欲割鲜，理鲙具。以瑶命告之，遂投于水中，鱼即鼓鬣扬鬣，轩轩而去。是夜，瑶又梦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获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长官之仁，比宗元之惠远矣！”因长跪而去。出《耳目记》。

柳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出《宣室志》。

崔悦

晋太常卿崔悦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

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出《玉堂闲话》。

染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出《稽神录》。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出《稽神录》。

法聚寺僧

法聚寺内有僧，先在房，至夜，忽谓门人曰：“外有数万人，头戴帽，向贫道乞救命。”急开门出看，见十余人担蠹子，因赎放生。出《蜀记》。

李延福

伪蜀丰资院使李延福昼寝公厅，梦裹乌帽三十人伏于阶下，但云

乞命。惊觉，仆使报，门外有村人献鳖三十头，因悟所梦，遂放之。出《儆戒录》。

卷第四百六十八 水族五水族为人

子路 长水县 姑苏男子 永康人 王素

费长房 张福 丁初 谢非 顾保宗

武昌民 寡妇严 尹儿 广陵王女 杨丑奴

谢宗

子路

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之于地。乃是大鯢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此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出《搜神记》。

长水县

秦时，长水县有童谣曰：“城门当有血，则陷没为湖。”有老姬闻之，忧惧，旦旦往窥焉。门卫欲缚之，姬言其故。姬去后，门卫杀犬，以血涂门。姬又往，见血走去，不敢顾。忽有大水，长欲没县。主簿何幹入白令，令见幹曰：“何忽作鱼？”幹曰：“明府亦作鱼

矣！”遂沦陷为谷。出《神鬼传》。

姑苏男子

后汉时，姑苏有男子，衣白衣，冠帻，容貌甚伟，身長七尺，眉目疏朗。从者六七人，遍历人家，奸通妇女，昼夜不畏于人。人欲掩捕，即有风雨，虽守郡有兵，亦不敢制。苟犯之者，无不被害。月余，术人赵杲在赵，闻吴患，泛舟遽来。杲适下舟步至姑苏北堤上，遥望此妖，见路人左右奔避无所，杲曰：“此吴人所患者也。”时会稽守送台使，遇，亦避之于馆，杲因谒焉。守素知杲有术，甚喜。杲谓郡守曰：“君不欲见乎？”因请水烧香，长啸数声，天风欬至，闻空中数十人响应，杲掷手中符，符去如风。顷刻，见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惧，杲谓曰：“何敢幻惑不畏？”乃按剑曰：“诛之。”便有旋风拥出。杲谓守曰：“可视之矣。”使未出门，已报去此百步，有大白蛟，长三丈，断首于路傍，余六七者，皆身首异处，亦鼉鼉之类也。左右观者万余人，咸称自此无患矣。出《三吴记》。

永康人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繫，方见烹臠。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出《异苑》。

王素

吴少帝五凤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著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詈骂。寻闻有物偃蹇，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刺。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三吴记》。

费长房

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诣府门椎鼓，郡患之。及费长房来，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头，乞自改，变为老鳖，大如车轮。长房令复就太守服，作一札，敕葛陂君，叩头流涕，持札去。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出《列异传》。

张福

鄱阳人张福，舡行还，野水边忽见一女子，甚有容色，自乘小舟。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无笠雨驶，可入见就避雨。”因共相

调，遂入就福寝。以所乘小舟，系福缸边。三更许，雨晴明月，福视妇人，乃一大鼃，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乃是一槎段，长丈余。出《搜神记》。

丁初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堤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间，顾后有小妇人，上下青衣，戴青伞。追后呼：“初掾待我！”初时怅然，意欲留伺之，复疑本不见此，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行，顾见妇人，追之亦速。初因急走，去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声，衣盖飞散。视是大苍獭，衣伞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

谢非

道士丹阳谢非往石城冶买釜还，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劫夺其金，意苦搔搔不安。夜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何铜。”铜应诺。“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非惊扰不得眠，遂起。呼铜问之：“先来者是谁？”铜答言：“是水边穴中白鼃。”“汝是何等物？”“是庙北岩嵌中龟也。”非皆阴识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鼃之辈，徒费酒肉祀之。急具钺来，共往伐之。”诸人亦颇疑之，于是并会伐掘，皆杀之，遂坏庙绝祀。自后安静。出《搜神记》。

顾保宗

顾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钓鱼江中。尝夏夜于草堂临月未卧，忽有一人须发皓然，自称为翁，有如渔父，直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语，良久谓保宗曰：“陆行甚困，言不得速。”保宗曰：“翁适何至？今何往？”答曰：“来自江州，复归江夏。”言讫又哭。保宗曰：“翁非异人乎？”答曰：“我实非人，以君闲退，故来相话。”保宗曰：“野人渔钓，用释劳生，何闲退之有？”答曰：“世方兵乱，闲退何词？”保宗曰：“今世清平，乱当何有？”答曰：“君不见桓玄之志也？”保宗因问：“若有兵，可言岁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复哭，谓宗曰：“后年易号。复一岁，桓玄盗国，盗国未几，为卯金所败。”保宗曰：“卯金为谁？”答曰：“君当后识耳。”言罢，复谓保宗曰：“不及二十稔，当见大命变革。”保宗曰：“翁远至，何所食？”答曰：“请君常食。”保宗因命食饲之。翁食讫，谓保宗曰：“今夕奉使，须向前江，来日平旦，幸愿观之。”又曰：“百里之中，独我偏异，故验灾祥，我等是也。”宗曰：“未审此言，何以验之？”答曰：“兵甲之兆也。”言讫乃出。保宗送之于户外，乃诀去。及晓，宗遂临江观之，闻水风渐急，鱼皆出浪，极目不知其数。观者相传，首尾百余里，其中有大白鱼，长百余丈，骧首四望，移时乃没。是岁隆安五年六月十六日也。保宗大异之。后二岁，改隆安七年为元兴，元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将军刘裕起义兵灭桓玄，复晋安帝位。后十七年，刘裕受晋禅。一如鱼之所言。出《九江记》。

武昌民

宋高帝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

江。至暮，有大白鼃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鼃自分死，冒来，先入幔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鼃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寡妇严

建康大夏营寡妇严，宋元嘉初，有人称华督与严结好。街卒夜见一丈夫行造护军府，府在建阳门内。街卒呵问，答云：“我华督还府。”径沿西墙欲入，街卒以其犯夜，邀击之，乃变为鼃，察其所出入处，甚莹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鼃窟，岁久因能为魅，杀之遂绝。出《异苑》。

尹儿

安城民尹儿，宋元嘉中，父暂出，令守舍。忽见一人，年可二十，骑马张斗伞，从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来，于门呼尹儿，求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胡床，一人捉伞覆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五色斓斑，似鳞甲而非毛也。有顷，雨将至，此人上马去，顾语尹儿曰：“明当更来。”乃西行，蹶虚而升。须臾，云气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日，大水暴至，川谷沸涌，丘壑森漫。将淹尹舍，忽见大鱼，长三丈余，盘屈当水冲，尹族乃免漂荡之患。出《广古今五行记》。

广陵王女

沙门竺僧瑶得神咒，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瑶治之。入门，瞑目骂云：“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大哭云：“人杀我

夫！”魅在其侧曰：“吾命尽于今！”因歔歔，又曰：“此神不可与事。”乃成老鼃，走出庭中，瑶令仆杀之也。出《志怪》。

杨丑奴

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将暝，见一女子，衣裳不甚鲜洁，而容貌美，乘船载蓴，前就丑奴。家湖侧，逼暮不得返，便停舟寄住。借食器以食，盘中有干鱼生菜。食毕，因戏笑，丑奴歌嘲之，女答曰：“家在西湖侧，日暮阳光颓。托荫遇良主，不觉宽中怀。”俄灭火共寝，觉有臊气，又手指甚短，乃疑是魅。此物知人意，遽出户，变为獭，径走入水。出《甄异志》。

谢宗

会稽王国吏谢宗赴假，经吴皋桥，同船人至市，宗独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来诣船，因相为戏。女即留宿欢宴，乃求寄载，宗许之。自尔船人夕夕闻言笑。后逾年，往来弥数。同房密伺，不见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获二物，并小如拳，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向说如是云：“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宗又云：“此女子及二儿，初被索之时大怖，形并缩小，谓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时族叔道明为郎中令，笼三龟示之。出《志怪》。

卷第四百六十九 水族六水族为人

张方 锺道 晋安民 刘万年 微生亮

芦塘 彭城男子 朱法公 王奂 蔡兴

李增 萧腾 柳镇 隋文帝 大兴村

万顷陂 长须国

张方

广陵下市庙，宋元嘉十八年，张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日暮，宿祠门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来云：“离情难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时有王纂者能治邪，疑道香被魅，请治之。始下针，有一獭从女被内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出《异苑》。

锺道

宋永兴县吏锺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乐白鹤墟中女子，至是犹存想焉。忽见此女子振衣而来，即与燕好。是后数至，道曰：“吾甚欲鸡舌香。”女曰：“何难？”乃掬香满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气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户，狗忽见，随咋杀之，乃是老獭。口香即獭粪，顿觉臭秽。出《幽明录》。

晋安民

晋安郡民断溪取鱼，忽有一人著白帻，黄练单衣，来诣之，即同饮饌。饌毕，语之曰：“明日取鱼，当有大鱼甚异，最在前，慎勿杀。”明日，果有大鱼，长七八丈，径来冲网，其人即赖杀之。破腹，见所食饭悉有。其人家死亡略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刘万年

宋后废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将刘万年夜巡于北固山西，见二男子，容止端丽，洁白如玉，遥呼万年谓曰：“君与今帝姓族近远？”万年曰：“望异姓同。”一人曰：“汝虽族异，恐祸来及。”万年曰：“吾有何过？”答曰：“去位，祸即不及。”万年见二人所言，益异之。万年谓二人：“深谢预闻，何用见酬。”万年欲请归镇，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万年与语之次，化为鱼，飞入江去。万年翌日托疾，遂罢其位，后果如鱼所言。出《江表异同录》。

微生亮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缸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三峡记》。

芦塘

耒阳县东北有芦塘八九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当至五日，一奋跃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出水，则小鱼奔进，随水上岸，不可胜计。又云，此塘有鲛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美男子，至于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后为雷电所击，此塘遂干。出《录异记》。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即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而惊欲托鬼魅，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

朱法公

山阴朱法公者，尝出行，憩于台城东橘树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丽，薄晚，遣婢与法公相闻。方夕，欲诣宿，至人定后，乃来，自称姓檀，住在城侧。因共眠寝，至晓而云：“明日复来。”如此数夜。每晓去，婢辄来迎。复有男子，可六七岁，端丽可爱，女云是其弟。后晓去，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法公方悟是魅，欲执之。向夕复来，即然火照觅，寻失所在。出《续异记》。

王奂

齐王奂自建业将之渚宫，至江州，泊舟于岸。夜深，风生月莹。忽闻前洲上有十余人喧闹，皆女子之音。奂异之，谓诸人曰：“江渚中岂有是人也。”乃独棹小舟，取葭芦之阴，循洲北岸，而于蘼苇中见十余女子，或衣绿，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曰：“我始与姊妹同居阴宅，长在江汉，不意诸娘，虚为上峡小儿所娶，乃至分离。”立者一女子叹曰：“潮水有回，而我此去，应无返日。”言未竟，北风微起。立者曰：“潮至矣，可以还家。”奂急从芦苇中出捕，悉化为龟，入水而去。出《九江记》。

蔡兴

晋陵民蔡兴忽得狂疾，歌吟不恒，常空中与数人言笑。或云：“当再取谁女！”复一人云：“家已多。”后夜，忽闻十余人将物入里人刘余之家。余之拔刀出后户，见一人黑色，大骂曰：“我湖长，来诣汝，而欲杀我！”即唤群伴：“何不助余耶？”余之即奋刀乱砍，得一大鼉及狸。出《幽明录》。

李增

永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浮于水上，发矢射之，一蛟中焉。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泪，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之：“何用问焉？为暴若是！”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走，未达家，暴死于路。出《异苑》。

萧腾

襄阳金城南门外道东，有参佐廨，旧传甚凶，住者不死必病。梁昭明太子临州，给府寮吕休薳。休薳常在厅事北头眠，鬼牵休薳，休薳坠地。久之悟。俄而休薳有罪赐死。后今萧腾初上，至羊口岸，忽有一丈夫著白纱高室帽，乌布裤，披袍造腾。疑其服异，拒之。行数里复至，求寄载，腾转疑焉，如此数回，而腾有妓妾数人，举止所为，稍异常日，歌笑悲啼，无复恒节。及腾至襄阳，此人亦经日一来，后累辰不去。好披袍缚裤，跨狗而行，或变易俄顷，咏诗歌谣，言笑自若，自称是周瑜，恒止腾舍。腾备为禳遣之术，有时暂去，寻复来。腾又领门生二十人，拔刀砍之，或跳上室梁，走入林中，来往迅速，竟不可得。乃入妾屏风里，作歌曰：“逢欢羊口岸，结爱桃林津。胡桃掷去肉，讶汝不识人。”顷之，有道士赵昙义为腾设坛，置醮行禁。自道士入门，诸妾并悲叫，若将远别。俄而一龟径尺余，自到坛而死，诸妾亦差，腾妾声貌悉不多。谘议参军韦言辩善戏谑，因宴而启云：“常闻世间人道‘黠如鬼’，今见鬼定是痴鬼，若黠，不应魅萧腾妓。以此而度，足验鬼痴。”出《南雍州记》。

柳镇

河东柳镇字子元，少乐闲静，不慕荣贵。梁天监中，自司州游上元，便爱其风景，于钟山之西建业里，买地结茅，开泉种植，隐操如耕父者。其左右居民，皆呼为柳父，所居临江水，尝曳策临眺，忽见前洲上有三四小儿，皆长一尺许，往来游戏，遥闻相呼求食声。镇异之。须臾，风涛汹涌，有大鱼惊跃，误坠洲上。群小儿争前食之。又闻小儿传呼云：“虽食不尽，留与柳父。”镇益惊骇，乃乘小舟，径捕之，未及岸，诸小儿悉化为獭，入水而去。镇取巨鱼以分乡里，未几，北还洛阳，于所居书斋柱，题诗一首云：“江山不久计，要适暂时心。况念洛阳士，今来归旧林。”是岁天监七年也。出《穷怪录》。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中，掖庭宫每有人来挑宫人，司宫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从何而入！当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来，但砍之。”其夜来登床，宫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尺余，其上有刀痕，杀之遂绝。出《广古今五行记》。

大兴村

隋开皇末，大兴城西南村民设佛会，一老翁皓首白裙襦，求食而去。众莫识，追而观之。行二里许，遂不见。但有一陂，水中有白鱼长丈余，小而从者无数，人争射之，或弓折弦断，后竟中之。割其腹，得粳米饭。后数日，漕梁暴溢，射者家皆溺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万顷陂

唐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时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欲贡赴州，饷遗，至村而死，遂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过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绝。出《朝野僉载》。

长须国

唐大足初，有土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

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月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颔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汉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

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且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汉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 水族七水族为人

李黿 谢二 荆州渔人 刘成 薛二娘

赵平原 高昱 僧法志

李黿

唐燉煌李黿，开元中，为邵州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登岸。因鼻衄血沙上，为江鼃所舐，俄然复生一黿，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黿之本身，为鼃法所制，縶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鼃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问曰：“君何为者？”黿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鼃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黿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记》。

谢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径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

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鼉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鼉大小数十头，未得一鼉，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出《广异记》。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癰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出《广异记》。

刘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

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缙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缙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出《宣室志》。

薛二娘

唐楚州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遂据胡床。叱患者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割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方说，初浣纱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负而没之。出《通幽记》。

赵平原

唐元和初，天水赵平原，汉南有别墅。尝与书生彭城刘简辞、武威段齐真诣无名湖，捕鱼为鲙。须臾，获鱼数十头，内有一白鱼长三尺余，鳞甲如素锦，耀人目精，鬐鬣五色，鲜明可爱。刘与段曰：“此鱼状貌异常，不可杀之。”平原曰：“子辈迂阔不能食，吾能食之矣！”言未毕，忽见湖中有群小儿，俱著半臂白裤，驰走水上，叫啸来往，略无畏惮。二客益惧，复以白鱼为请，平原不许之，叱庖人曰：“速斫鲙来。”逡巡，鲙至。平原及二客食方半，风雷暴作，霆震一声，湖面小儿，脚下生白烟，大风随起。二客觉气候有变，顾望三里内，有一兰若，遂投而去。平原微晒，方复下箸，于时飞沙折木，雨火相杂而下，霆电掣拽，天崩地拆。二客惶骇，相顾失色，谓平原已为齑粉矣。俄顷雨霁，二客奔诣鲙所，见平原坐于地，冥然已无知矣。二客扶翼，呼问之，良久张目曰：“大差事，大差事！辛勤食鲙尽，被一青衫人，向吾喉中拔出，掷于湖中。吾腹今甚空乏矣！”其操刀之仆，遂亡失所在，经数月方归。平原诘其由，云：“初见青衫人于电火中嗔骂，遂被领将，令负衣襍。行仅十余日，至一处，人物稠广，市肆骈杂。青衣人云：‘此是益州。’又行五六日，复至一繁会处，青衫人云：‘此是潭州。’其夕，领入旷野中，言曰：‘汝随我行已久，得无困苦耶？今与汝别。’因怀中取干脯一挺与某，云：‘饥即食之，可达家也。’又曰：‘为我申意赵平原，无夭害生命。暴殄天物，神道所恶。再犯之，必无赦矣。’”平原自此终身不钓鱼。出《博物志》。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舫舟于昭潭，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蓉，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

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纓之士，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橘洲浮，信不虚耳。”又曰：“各请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筹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论，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逡巡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一道士舫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慰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赩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而没三子。

而俄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唐勾鑿，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昱久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篋，取丹笔篆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猪寐于石榻，有小猪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猪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

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出《传奇》。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鼉，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出《潇湘录》。

卷第四百七十一 水族八

水族为人

邓元佐 姚氏 宋氏 史氏女 渔人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宋士宗母 宣霁母 江州人 独角

薛伟

水族为人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浏览。因谒长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甚峻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榻，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

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

姚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出《稽神录》。

宋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见水滨人物喧集，乃渔人得一大鼉。鼉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船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长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歛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鼉耶？”曰：“然，身即鼉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囚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相召者，有以奉报。君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鸣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录》。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因蒔田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村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又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可长三尺，网为乱涎所萦，浹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出《稽神录》。

渔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恬，见一大鼃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鼃亦下，未及水，忽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鼃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出《稽神录》。

人化水族

黄氏母

后汉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鼃，入于深渊，其后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出《神鬼传》。

宋土宗母

魏清河宋土宗母，以黄初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鼃。遂开户，大小悉入，了

不与人相承。尝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啼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出《续搜神记》。

宣騫母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宣騫之母，年八十，因浴化为黿。騫兄弟闭户卫之，掘堂内作大坎，实水，其黿即入坎游戏。经累日，忽延颈外望，伺户小开，便辄自跃，赴于远潭，遂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江州人

晋末，江州人年百余岁，顶上生角，后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存首。自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数日辄去。晋末以来，绝不复见。出《广古今五行记》。

独角

独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数百岁，俗失其名，顶上生一角，故谓之独角。或忽去积载，或累旬不语，及有所说，则旨趣精微，咸莫能测焉。所居独以德化，亦颇有训导。一旦与家辞，因入舍前江中，变为鲤鱼，角尚在首。后时时暂还，容状如平生，与子孙饮宴。数日辄去。出《述异记》。

薛伟

薛伟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

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敛，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与我覩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餐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鱼人赵幹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幹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

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知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鲋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嶮嶮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或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

“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幹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

吞其钩，赵幹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幹收纶以出。幹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幹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幹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亦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而今见杀，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砺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幹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出《续玄怪录》。

卷第四百七十二 水族九龟

龟

陶唐氏 禹 葛洪 张广定 赣县吏

郗世了 孟彦晖 营陵 兴业寺 唐太宗

刘彦回 吴兴渔者 唐明皇帝 宁晋民 史论

徐仲 高崇文 汴河贾客 南人 阎居敬

池州民 李宗

龟

陶唐氏

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余，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以来，帝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功德铭曰：“朱书龟历之文。”出《述异记》。

禹

禹尽力渠沟，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

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颌下有印文，皆古言，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葛洪

葛洪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以未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七日三，尽一具，寿千岁。”出《抱朴子》。

张广定

陈仲弓《异闻记》曰，张广定遭乱避地，有一女四岁，不能步，又不忍弃之，乃县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实之言，固不妄矣。出《独异志》。

赣县吏

晋义熙中，范寅为南康郡。时赣县吏说，先入山采薪，得二龟，皆如二尺盘大。薪未足，遇有两树骈生，吏以龟侧置树间，复行采伐。去龟处稍远，天雨，懒复取。后经十二年，复入山，见先龟，一者甲已枯，一者尚生，极长。树木夹处，可厚四寸许，两头厚尺余，如马鞍状。出《幽明录》。

郗世了

郗世了在会稽造墓，其地多石，后破大石，得一龟，长尺二寸

许，在石中，石了无孔也，得非龟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龟行动如常龟无异。石受龟，如人刻安之。出《灵鬼志》。

孟彦晖

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广汉太守孟彦晖奏，西湖有金龟径寸，游于荷叶之上，画图以上闻。出《录异记》。

营陵

道州营陵中鼃，甲长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后四足，各踏一龟。踏龟有时行，或逾山越水，俗莫敢犯。出《录异记》。

兴业寺

九曲灵龟池，在襄阳县东北三里遍学寺东。古城旧有兴业寺，今并入遍学寺。唐景龙元年有陈留阮氏，寓居襄阳，舍财，于此寺东院，创造堂宇。时岁旱池涸，即掘广深之，急暴雨池溢，乃是一大龟，高数尺，如半张床大，岸侧而行。众即惊呼，龟遂跃入池中。寺僧灵岫云，院有折碑，云兴业寺碑。碑文梁散骑常侍庾元威撰，其文可传者云，此寺有灵龟一头，长三尺五寸，冬潜春现，多历年所；随众上堂，应时而食。刺史安陆王照频遇此龟，其坏碑因即扶竖，今在遍学寺东院。阮氏所修寺堂，庭中浮屠前，池见在，深五尺，方二十步。出《襄沔记》。

唐太宗

唐武德末，太宗欲平内难，苑池内有白龟，游于荷叶之上。太宗取之，化为白石，莹洁如玉，登极之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

宝龟。”出《录异记》。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寿一千岁。”使君谢己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滥，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己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出《广异记》。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踏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稚，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出《广异记》。

唐明皇帝

唐明皇帝尝有方士献一小龟，径寸而金色可爱，云：“此龟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贮巾箱中，有小黄门恩渥方深，而坐亲累，将窜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龟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龟置于侧，可以无苦。”阍者拜受之。及象郡之属邑，里市馆舍，悄然无一人，投宿于旅馆。是夜，月明如昼，而有风

雨之声，其势渐近。因出此龟，置于阶上，良久，神龟伸颈吐气，其火如**纒**，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龟游息如常，向之风雨声，亦已绝矣。及明，驿吏稍稍而至，罗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将至，合备迎奉，适缘行旅误杀一蛇。众知报冤蛇必此夕为害，侧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气。某等不敢远出，止在近山岩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则天使无恙，乃神明所祐，非人力也。”久之，行人渐至，云当道有巨蛇十数，皆已糜烂。自此无复报冤之物，人莫测其由。逾年，黄门召归长安，复以金龟进上，泣而谢曰：“不独臣之性命，赖此生全，南方之人，永祛毒类。所全人命，不知纪极。实圣德所及，神龟之力也。”出《录异记》。

宁晋民

唐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径寸，才绕行，积蛇尽死。乃各登积，视蛇腹悉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梨三龟来献。出《酉阳杂俎》。

史论

唐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窗，窗中忽有金色龟，如钱，吐五色气，弥漫一室。后常养之。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徐仲

福州，唐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铢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

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出《酉阳杂俎》。

高崇文

唐赞皇公李德裕曰：“蜀传张仪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行旋走，至是一龟行路筑之，既而城果就。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访耆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闲谈》。

汴河贾客

唐有贾客维舟汴河上，获一巨龟，于灶火中煨之。是夕，忘出之，明日取视，壳已焦矣。拂拭去灰，置于食床上，欲食。良久，伸颈足动，徐行床上，其生如常，众共异之，投于水中，游泳而去。出《录异记》。

南人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爇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出《北梦琐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浸，恐屋坏，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连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乃去。出《稽神录》。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鲈为业，尝烹鲤鱼十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共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畜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撒户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出《稽神录》。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据地而坐，不可推挽，不食不语者累日。所由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水中，其尼乃愈。出《稽神录》。

卷第四百七十三 昆虫一

蜮射 化蝉 揖怒蛙 怪哉 小虫

蒋虫 园客 乌衣人 朱诞给使 葛辉夫

蝮蜓 肉芝 千岁蝙蝠 蝇触帐 苍梧虫

蚱蜢 施子然 庞企 蟾蜍 蝇赦

发妖 桓谦 青蜓 朱诞 白蚓

王双

蜮射

《玄中记》：“蜮以气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纪年》云：“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郑，郑人入王府取玉马，玉化为蜮，以射人也。”出《感应经》。

化蝉

齐王后怨王怒死，尸化为蝉，遂登庭树，嚙喉而鸣。后王悔恨，闻蝉鸣，即悲叹。出崔豹《古今注》。

揖怒蛙

越王勾践既为吴辱，常尽礼接士，思以平吴。一日出游，见蛙怒，勾践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闻之，皆归越，而平吴。出《越绝书》。

怪哉

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出《小说》。

小虫

汉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于树枝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蒋虫

蒋子文者，广阳人也。嗜酒好色，挑达无度。每自言：“我死当为神也。”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山下，被贼击伤额，因解印绶缚之，有顷而卒。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路间，乘白马，执白羽扇，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子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地神，福尔下民。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

疾疫，百姓辄恐动，颇窃祀之者。未几，乃下巫祝曰：“吾将大启福孙氏，官宜为我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也。”俄而果有虫虻，入人耳即死，医所不治，百姓愈恐。孙主尚未之信，既而又下巫祝曰：“若不祀我，将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百数，火渐延及公宫，孙主患之，时议者以神有所归，乃不为厉，宣告飨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其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祠宇以表其灵，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疾厉皆息，百姓遂大事之，《幽明录》亦载焉。出《搜神记》。

园客

园客者，济阴人也，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愿以女妻之，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荐之。至蚕时，有女夜半至，自称客妻，道蚕之状。客与俱蚕，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缲一头，六十日乃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如。济阴人设祠祀焉。出《列仙传》。

乌衣人

吴富阳县有董昭之者，曾乘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著一短芦，遑遽畏死，因以绳系芦著缸。船至岸，蚁得出。其夜，梦一乌衣人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也，感君见济之恩，君后有急难，当相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为劫主，系余姚。昭之忽思蚁王之梦。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三两蚁著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云：“可急投余杭山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既寤，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遂得无他。出《齐谐记》。

朱诞给使

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吴孙皓世，为建安太守。诞给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幘头。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役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作，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搥刮见有足迹。诞自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记》。

葛辉夫

晋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成蝴蝶，缤纷飞散。有冲辉夫腋下，便倒地，少时死。出《搜神记》。

螭蜒

《博物志》：“螭蜒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称满七斤，治捣万杵，以点女子肢体，终不灭。”淮南万毕术云：“取守宫，新合阴阳，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点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辄灭去也。”出《感应经》。

肉芝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颌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出《抱朴子》。

千岁蝙蝠

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未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出《抱朴子》。

蝇触帐

晋明帝常欲肆胜，秘而不泄，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须臾亡出，帝异焉。令人看蝇所集处，辄传有赦，喧然已遍矣。出《异苑》。

苍梧虫

《博物志》云：“苍梧人卒，便有飞虫，大如麦，有甲，或一石余，或三五斗，而来食之，如风雨之至，斯须而尽。人以为患，不可除。唯畏梓木，自后因以梓木为棺，更不复来。”出《博物志》。

蚱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

内，以与人共语。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钁中。仍逐视之，无余物，唯见钁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邈初时疑不即道，语之曰：“我始来直者，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

施子然

晋义熙中，零陵施子然虽出自单门，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稜时，作蜗牛庐于田侧守视，恒宿在中。其夜，独自未眠之顷，见一丈夫来，长短是中形人，著黄练单衣衿，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名钩，家在粽溪边，临水。”复经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垤，忽见大坎，满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粽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于是遂绝。出《续异记》。

庞企

晋庐陵太守庞企自云，其祖坐系狱，忽见蝼蛄行其左右，因谓曰：“尔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与之，蝼蛄食饭尽而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投食与之。数日间，其大如豚，及将刑之夜，蝼蛄夜掘壁为大穴，破械，得从之出亡。后遇赦免，故企世祀蝼蛄焉。出《搜神记》。

蟾蜍

晋孝武太元八年，义兴人周客有一女年十八九，端丽洁白，尤辨惠，性嗜脍，啖之恒苦不足。有许纂者，小好学，聘之为妻。到婿家，食脍如故，家为之贫。于是门内博议，恐此妇非人，命归家。乘车至桥南，见罟家取鱼作鲙著案上，可有十许斛。便于车中下一千钱，以与鱼主，令捣齏。乃下车，熟食五斗，生食五斗。当啖五斛许，便极闷卧。须臾，据地大吐水，忽有一蟾蜍，从吐而出。遂绝不复啖，病亦愈。时天下大兵。出《广古今五行记》。

蝇赦

前秦苻坚欲放赦。与王猛、苻融，密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一大苍蝇集于笔端，听而复出。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曰：“有小人衣青，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叹曰：“其向苍蝇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发妖

晋安帝义熙年，琅邪费县王家恒失物，谓是人偷，每以肩钁为意，而零落不已。见宅后篱一孔穿，可容人臂，滑泽，试作绳置，施于穴口。夜中闻有摆扑声，往掩得大发，长三尺许，而变为蟠。从此无虑。出《广古今五行记》。

桓谦

桓谦，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长寸余，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从埒中出。精光耀日，游走宅上，数百为群。部阵指麾，更相撞刺，马既轻快，人亦便能。缘几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径入穴中，寂不复出，出还入穴。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作沸汤，浇所入处。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穴中。谦后诛灭。出《异苑》。

青蜓

司马彪《庄子注》，言童子埋青蜓之头，不食而舞曰，此将为珠，人笑之。《博物志》云，埋青蜓头于西向户下，则化成青色之珠。出《感应经》。

朱诞

宋初，淮南郡有物取人头髻。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买麝以涂壁。夕有一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观之，钩帘下已有数百人头髻。出《幽明录》。

白蚓

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尝见也。蚓并张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并诛。出《述异记》。

王双

孟州王双，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饮食，悉入其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娟，来就其寝。每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颈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精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于时咸以双暂同阜螽矣。出《异苑》。

卷第四百七十四 昆虫二

胡充 卢汾 来君绰 传病 滕庭俊

张思恭 蝗 冷蛇 李揆 主簿虫

朱牙之 树蚓 木师古

胡充

宋豫章胡充，元嘉五年秋夕，有大蜈蚣长二尺，落充妇与妹前，令婢挟掷。婢裁出户，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到六年三月，阖门时患，死亡相继。出《异苑》。

卢汾

《妖异记》曰：夏阳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乃入穴中。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户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余，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

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雨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醒。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日与秀才罗逖、罗邈、李万进，结为奔友，共亡命至海州。夜黑迷路，路傍有灯火，因与共顿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今有四五个客。”蜗儿耶，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一小童持烛自中出门，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青霄良会，殊是忻愿。”即命酒洽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

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三字。”令曰：“罗李，罗来李。”众皆惭其辩捷。罗逖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蠖曰：“仆久从宾兴，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逖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

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

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阁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怅俱不自胜。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蠹。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边有大蟪，长数尺，又有截螺丁子，皆大常有数倍。方知污蠹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出《玄怪录》。

传病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家人并哭。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岁余遂卒。临终，谓其妻曰：“吾疾乃所见物为之害。吾气绝之后，便可开我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死。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试以诸味致中，虽不见食，悉须臾皆成水，诸毒药因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如水次作靛青。一人往，因以小靛致钵中，此物即遽奔驰。须臾间，便化为水。传靛以疗噎。出《广古今五行记》。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数日方定。名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茱水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因叹息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疏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拜曰：“老父虽无所解，而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止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门

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曰：“老父住止何所？”老父怒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来和，行一，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遇见二门，门启，华堂复阁甚奇秀。馆中有樽酒盘核，麻大揖让庭俊同坐。

良久，中门又有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即降阶揖让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欲连句，君诗题成未？”麻大乃书题目曰：“《同在浑家平原门馆连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静，人用去灰尘。仆作四句成矣。”且耶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且耶良久吟曰：“冬朝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尔来求食浑家门。”庭俊犹不悟，见门馆华盛，因有淹留歇为之计。诗曰：“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如欠冯谖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相顾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在浑家门，一日当厌饫矣。”于是餐膳肴饌，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乃坐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扫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已后顿愈，更不复发矣。出《玄怪录》。

张思恭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敕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出《朝野僉载》。

蝗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蠡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政刑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乌如鹤，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文崇失燮理之道矣。”出《朝野僉载》。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白练束之。至暑月，鼯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出《酉阳杂俎》。

李揆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圯。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主簿虫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有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转载》。

朱牙之

东阳太守朱牙之，元兴中，忽有一老公，从其妾董床下出，著黄裳衿帽。所出之坎，滑泽有泉，遂与董交好。若有吉凶，遂以告。牙之儿病疟，公曰：“此应得虎卵服之。”持戟向山东，得虎阴，尚余暖气，使儿炙啖，疟即断。公常使董梳头，发如野猪。牙后诸祭酒上章，于是绝迹。作沸汤，试浇此坎，掘得数斛大蚁。不日，村人捉大刀野行，逢一丈夫，见刀，操黄金一饼，求以易刀。授刀，奄失其人所在，重察向金，乃是牛粪。计此即牙家鬼。出《异苑》。

树蚓

上都浑瑊宅，戟门外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夏月霁后，有蚓大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蚓数百条，如索，缘树枝干。及晓，悉入穴。或时众惊，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瑊时，堂前忽有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出《酉阳杂俎》。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见

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

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虫三

淳于棼

淳于棼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唐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之下。二友谓生曰：“子其寢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

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郭郭城堞，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传呼甚严，行者亦争辟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

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帟馐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阶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

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没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馐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千，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邀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

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绶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民，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矚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前，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获受知于右相

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

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以遣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屈，皆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奩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余子，素无艺术。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餗。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

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

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輦，武卫銮铃，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是朱轩棨户，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进，师徒败绩，弁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恻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饌，攀轭遮道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輦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

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

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瞢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王顾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

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源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快快。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之乃答曰：“少顷即至。”

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自阶，己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彗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惊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寻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朽，嵌窞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

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洄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

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冢，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出《异闻录》。

卷第四百七十六 昆虫四

赤腰蚁 苏湛 石宪 王叟 步蚓

守宫 冉端 蚓齿 韦君 陆颢

赤腰蚁

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长兴里。庭有一穴蚁，形状窃赤蚁之大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螻及小虫入穴，辄坏垤室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

苏湛

唐元和中，苏湛游蓬鹄山，裹粮钻火，境无遗趾。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岩有光如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黑蜘蛛，大如钻铤，走集岩上，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岩，臭满一山。并出《酉阳杂俎》。

石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

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已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而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感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出《宣室志》。

王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九旬余。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出《宣室志》。

步蚓

段成式三从房伯父，唐太和三年，任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

大如食指，长大二三丈，白项，当项下有两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出《酉阳杂俎》。

守宫

太和末，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贞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贞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驹卒，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牙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騃，肉眼不识贞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阶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冉端

忠州垫江县吏冉端，唐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冈，为卜地。云：“合有王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

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千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既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代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粟，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大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蚁，疗以雄黄丸方愈。出《酉阳杂俎》。

蚓齿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有侄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蛭，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得活。出《酉阳杂俎》。

韦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出

《宣室志》。

陆颢

吴郡陆颢，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颢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颢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颢谢曰：“颢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颢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颢寿。颢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颢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颢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

颢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颢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颢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颢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颢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颢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特访

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又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颞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颞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扃之，命颞致于寝室。谓颞曰：“明日当再来。”及明旦，胡人以十两重犂，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颞，共持金函而去。

颞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颞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颞既以甚富，又素用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童去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颞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颞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颞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颞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颞，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出《宣室志》。

卷第四百七十七 昆虫五

张景 蛇医 山蜘蛛 虫变 蝎化

虱建草 法通 登封士人 虱征 壁镜

大蝎 红蝙蝠 青蚨 滕王图 异蜂

寄居 异虫 蝇 壁鱼 天牛虫

白蜂巢 毒蜂 竹蜂 水蛆 水虫

抱抢 避役 蠹螭 灶马 谢豹

碎车虫 度古 雷蜺 腹育 蛱蝶

蚁 蚁楼

张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

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缕于其末，且利铤，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治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俵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蛭蟠，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出《宣室志》。

蛇医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玘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虑，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出《酉阳杂俎》。

山蜘蛛

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却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出《酉阳杂俎》。

虫变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尝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一棘刺，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雨。”韦试令踏地惊之，虫飞，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何物。出《酉阳杂俎》。

蝎化

蝎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段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又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出《酉阳杂俎》。

虱建草

旧说，虱虫症，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能已，惟水银可去之。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打得两头虱。又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虬虱。出《酉阳杂俎》。

法通

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及忉利天梵天来。西域验其字，作本天坛法襪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官也；头黑身赤，儒吏也。出《酉阳杂俎》。

登封士人

唐尝有士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士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臂，具体可爱。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出《酉阳杂俎》。

虱征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出《酉阳杂俎》。

壁镜

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段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身匾五足者是。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杀蛇。出《酉阳杂俎》。

大蝎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出《传载》。

红蝙蝠

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出《酉阳杂俎》。

青蚨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远近，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者，一名鱼伯。出《穷神秘苑》。

滕王图

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出《酉阳杂俎》。

异蜂

异蜂，有蜂状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尝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出《酉阳杂俎》。

寄居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出《酉阳杂俎》。

异虫

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方落。每对一眼底，有觜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出《酉阳杂俎》。

蝇

长安秋多蝇。段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蝮，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听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芋根所化。出《酉阳杂俎》。

壁鱼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出《酉阳杂俎》。

天牛虫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篱壁间，必雨。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出《酉阳杂俎》。

白蜂窠

白蜂窠，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窠，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

冬，果叠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问。《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帷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出《酉阳杂俎》。

毒蜂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出《酉阳杂俎》。

竹蜂

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卵，有蒂，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出《酉阳杂俎》。

水蛆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此虫，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出《酉阳杂俎》。

水虫

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木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细微。出《酉阳杂俎》。

抱抢

水虫形似蛞蝓，大腹下有刺，如棘针，螫人有毒。原缺出处。明抄本、陈校本作出《酉阳杂俎》。

避役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段成式再从兄寻常睹之。出《酉阳杂俎》。

蠹蝓

蠹蝓形如蝉，其子如虫，著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出《酉阳杂俎》。

灶马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出《酉阳杂俎》。

谢豹

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尝掘穴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毬。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鼯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出《酉阳杂俎》。

碎车虫

碎车赤即反。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出《酉阳杂俎》。

度古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许，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褙，稍触则断。常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唯腹泥如涎。有毒，鸡食辄死。俗呼土蛊。出《酉阳杂俎》。

雷蜺

雷蜺大如蚓，以物触之，及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啗人毒甚。出《酉阳杂俎》。

腹育

蝉未脱时名腹育，相传言蛭蜥所化。秀才韦翱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腹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翱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出《酉阳杂俎》。

蛭蝶

蛭蝶，尺蠖茧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

大蝴蝶。出《酉阳杂俎》。

蚁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段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刺禦蝇，直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出《酉阳杂俎》。

蚁楼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见蚁楼，高二尺余。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七十八 昆虫六

饭化 蜈蚣气 蠨螋 颠当 蜾蠃

沙虱 水弩 徐玄之 短狐 蜘蛛怨

蜥蜴 殷琅 豫章民婢 南海毒虫 诺龙

饭化

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入夏，悉化为赤蜘蛛。出《酉阳杂俎》。

蜈蚣气

绥县多蜈蚣，气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出《酉阳杂俎》。

蠨螋

蠨螋，段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方知不独负桑虫也。出《酉阳杂俎》。

颠当

颠当，段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秦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吐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捩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负网中者。《尔雅》谓之“王蛛蛸”，《鬼谷子》谓之“跌母”。秦中儿童戏曰：“颠当牢守门，螭螭寇汝无处奔。”出《酉阳杂俎》。

蜾蠃

蜾蠃，今谓之螻蛄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出《酉阳杂俎》。

沙虱

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虱，即毒蛇鳞中虱也，细不可见。夏月，蛇为虱所苦，倒挂身于江滩急流处，水刷其虱。或卧沙中，碾虱入沙。行人中之，所咬处如针孔粟粒，四面有五色文，即其毒也。得术士禁之，乃剌其少许，因以生肌膏救治之，即愈。不尔，三两日内死矣。出《录异记》。

水弩

水弩之虫，状如蜣螂。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尾即弩也。常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人身随有辽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速须禁气制之，剌去毒肉，固保其命。不尔，一两日死

矣。复多蛊毒，行者尤宜慎之。凡入蛊家，慎告主人曰：“汝家有蛊毒，不得容易害我。”如此则毒不行矣。出《录异记》。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缯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剑操斧，手执弓槌，凡数百。挈幄幕帘榻，盘楪鼎饌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数百。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帟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铁简，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帟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幕，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優之类，不可尽记。

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帟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帟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鳊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鞞齐奏。酒至赤帟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

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虺蜉王

子猎于羊林之茸，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蜚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蚩蚩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听陈劾之词，尤炳焕于人间。

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置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沴怪屡作，市言讹讖，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蹶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

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蜚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谏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返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句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黷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蜚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蚩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

于是蜺诣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爇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楫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刍菹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泽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

既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泊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答邻国之庆也。”蜺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蜺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泊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褫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及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子遗，自此宅不复凶矣。出《纂异记》。

短狐

《搜神记》及《鸿范五行传》曰：蜺射生于南方，谓之短狐者也。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为主，故曰多蜺。蜺者淫女惑乱之气所生。出《感应经》。

蜘蛛怨

顷有寺僧所住房前，有蜘蛛为网，其形绝大。此僧见蜘蛛，即以物戏打之，蜘蛛见僧来，即避隐。如此数年。一日，忽盛热，僧独于房，因昼寝。蜘蛛乃下在床，啮断僧喉成疮，少顷而卒。蜂蛰有毒，非虚言哉！出《原化记》。

蜥蜴

曹叔雅《异物志》曰：鱼跳跳，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蜴还草中。出《三教珠英》。

殷琅

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后，犹往来不绝，心绪昏错。其母深察焉。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样，缘床就琅，便燕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复。出《异苑》。

豫章民婢

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遂有数百人，着缁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覆船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出《搜神记》。

南海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篱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既潜噬人，急走于藩篱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新州西南诸郡，绝不产蛇及蚊蝇。余窜南方十年，竟不睹蛇，盛夏露卧，无啮肤之苦。此人谓南方少蛇，以为夷獠所食。别有水蛇，形状稍短，不居陆地，非喷毒啮人者。出《投荒杂录》。

诺龙

南海郡有蜂，生橄榄树上，虽有手足，颇类木叶，抱枝自附，与木叶无别。南人取者，先伐仆树，候叶凋落，然后取之。有水虫名诺龙，状如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有得者必双，雄者既死，雌者即至，雌者死亦然。俗传以雌雄俱置竹中，以节间之，少顷，竹节自通。里人货其僵者，幻人以蜂，俱用为妇人惑男子术。出《投荒杂录》。

卷第四百七十九 昆虫七

蚊子 蛙蛤 金龟子 海山 蜈蚣

蚊翼 壁虱 白虫 蚕女 砂俘效

舍毒 老蛛 李禅 蝗化 水蛙

蛆疮 蜂余 熊迺 蠹斯 蛹化

蚊子

南方尤多蚊子，凡柱楣户牖悉游蚊。循途奔走，居有所营，里栋相接，莫穷其往来。出《投荒杂录》。

蛙蛤

南方又有水族，状如蛙，其形尤恶。土人呼为蛤。为臠食之，味美如鹌鹑。及治男子劳虚。出《投荒杂录》。

金龟子

金龟子，甲虫也，春夏间生于草木上，大如小指甲，飞时即不类。泊草蔓上，细视之，真金色龟儿也。行必成双。南人采之阴干，

装以金翠，为首饰之物。亦类黔中所产青虫子也。出《岭表录异》。

海山

又珠崖人，每晴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蜈蚣也。虾须长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怪也。出《岭南异物志》。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大者能啖牛。里人或遇之，则鸣鼓然火炬，以驱逐之。出《岭表录异》。

蚊翼

南方蚊翼下有小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未尝曾有暇，徒乱反。复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兽，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细且小，因曰细蠊，音蔑。陈章对齐桓公小虫是也。此虫常春生，而以季夏冬藏于鹿耳中，名婴妮。婴妮亦细小也。出《神异经》。

壁虱

壁虱者，土虫之类，化生壁间。暑月啮人，其疮虽愈，每年及期必发。数年之后，其毒方尽。其状与牛虱无异。北都厩中之马，忽相次瘦劣致毙，所损日甚。主将虽督审刍药勤至，终莫能究。而毙者状类相似，亦莫知其疾之由。掌厩获罪者，已数人矣，皆倾家破产，市

马以陪纳，然后伏刑。有一裨将干敏多识，凡所主掌，皆能立功。众所推举，俾其掌厩马。此人勤心养膳，旦夕躬亲。旬月之后，马之殒毙如旧，疑其有他，乃明烛以守之。二鼓之后，马皆立不食，黑者变白，白者变黑。秉炬以视，诸马之上，有物附之，不可胜数，乃壁虱所嚼也。五鼓之后，壁虱皆去，一道如绳，连亘不绝。翌日，而以其事白于帅臣，寻其去踪。于楼中得巨穴焉，以汤灌之。坏楼门穴，得壁虱死者数十斛。穴中大者一枚，长数尺，形如琵琶，金色，焚而杀之。筑塞其处，其害乃绝。出《录异记》。

白虫

有人忽面上生疮，暑月即甚，略无完皮，异常楚痛。涂尝饵药，不能致效。忽一日，既卧，余烛未灭，同寝者见有物如弦如线，以著其面，因执烛视之，白虫如虱，自瓷枕穴中出，以嚼其面。既明，遂道其事，剖枕以视之，白虫无数，因尽杀之，面疮乃愈。出《录异记》。

蚕女

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其父为邻邦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马犹在。女念父隔绝，或废饮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闻其誓，无能致父归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归。自此马嘶鸣，不肯饮龢。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配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愈跑，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行过其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树之

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见蚕女，乘流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于天矣，无复忆念也。”乃冲虚而去。今家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化，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稽圣赋》曰：“安有女，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出《原化传拾遗》。

砂俘效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旋干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川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出《北梦琐言》。

舍毒

舍毒者，蚊蚋之属，江岭间有之，郴连界尤甚。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盐于上，以物封裹，半日间，毒则解矣。若以手搔，痒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弥甚。湘衡北间有之，其毒稍可。峡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视其生处，即麸盐树叶背上，春间生之，叶卷成窠，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窍穴而出，飞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尘，色白甚小，视之不见。能昼夜害人，虽帐深密，亦不可断。以粗茶烧之，烟如焚香状，即可断之。又如席铺油帔隔之，稍可灭。

出《录异记》。

老蛛

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即经楼之侈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啖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绊，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余里。出《玉堂闲话》。

李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竟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去院门，扑之亦不中。又飞出门，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辄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出《稽神录》。

蝗化

唐天祐末岁，蝗虫生地穴中。生讫，即众蝗衔其足翅而拽出。帝谓蝗曰：“予何罪，食予苗。”遂化为蜻蜓，洛中皆验之。是岁，群雀化燕。

水蛙

徐之东界，接沂川，有沟名盘车，相传是奚仲试车之所。徐有奚

仲墓，山上亦有试车处，石上辄深数尺。沟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瓮，目如碗。昔尝有人，于其项上得药，服之度世。出《玉堂闲话》。

蚓疮

天祐中，浙西重造慈和寺，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苦，举身皆痒，恒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卒。出《稽神录》。

蜂余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居家贫，所食唯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唯闻诤诤之声。既曙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尝患风，因尔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出《稽神录》。

熊迺

信州有版山，川谷深远，采版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迺弟惧恐，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拥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滩，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

者，遥呼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录》。

螽斯

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故《诗》称螽斯子孙众多。螽斯即蝗属也。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螻。晋天福之末，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禾稼草木，赤地无遗。其螻之盛也，流引无数，甚至浮河越岭，逾池渡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井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啮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郢城县有一农家，豢豕十余头，时于陂泽间，值螻大至，群豕跃而啖食之，斯须复饫，不能运动。其螻又饥，啖群豕，有若堆积，豕竟困顿，不能御之，皆为螻所杀。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为天生杀也。出《玉堂闲话》。

螻化

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螻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 蛮夷一

四方蛮夷 无启民 帝女子泽 毛人 轩辕国

白民国 欧丝 𨋖沐国 泥杂国 然丘

卢扶国 浮折国 频斯 吴明国 女蛮国

都播 骨利 突厥 吐蕃 西北荒

鹤民 契丹 沃沮 倭倭

四方蛮夷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中央之人，窍通于口。出《酉阳杂俎》。

无启民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八年化为人。出《酉阳杂俎》。

帝女子泽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山，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狻，所育为伧。出《酉阳杂俎》。

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头上皆有毛，如猕猴。毛长尺余，短髭^毳。上音生，下音管。见人则瞑古陌反。目，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熹许记反。食人，舌鼻牵引共戏，不与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丽，一名髯狎。小儿髯可畏也。

轩辕国

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诸天之野，和鸾鸟舞。民食凤卵，饮甘露。出《博物志》。

白民国

白民之国，有乘黄，状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年。出《博物志》。

欧丝

欧丝之野，女子乃跪，据树欧丝。出《博物志》。

𧯛沐国

越东有𧯛沐之国，音善爱反。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父死，则负其母而弃之，言鬼妻，不可与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剝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义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而焚之，薰其烟上，谓之登烟霞，然后成为孝。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非也。见《墨子》。出《博物志》。

泥杂国

成王即位三年，有泥杂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震之击在下。或入潜穴，又闻波澜之声在上。或泛巨水，视日月，以知方面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考以中国正朔，则序历相符。王接以外宾之礼也。出《拾遗录》。

然丘

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翅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参鼻，衣云霞之布，如今霞布也。经历百余国，方至京师。越铁峴，泛沸海，有蛇州蜂岑。铁峴峭厉，车轮各金刚为辘，比至京师，皆讹说几尽。沸海皆涌起，如剪鱼也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舟底，龙蛇蛟不得近也。经蛇州度，则豹皮为屋，于屋内推车。经蜂岑，燃胡苏之木末，以此木烟能杀百虫。经途五十余年，乃至洛邑。成王封太山，禅社首。使发其国之时，人并童稚，乃至京师，鬓发皆白。及还至然丘，容貌还复壮。比翼鸟多力，状似鹄，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至其中，遇圣

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之神力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卢扶国

卢扶国，燕昭王时来朝。渡玉河万里，方至其国。国无恶禽兽，水不扬波，风不折枝。人皆寿三百岁，结草为衣，是谓之卉服。至死不老，咸和孝让。寿登百岁已上，拜敬如至亲之礼。葬于野外，以香木灵草，翳掩于尸。闾里吊送，号泣之声，动于林谷。溪原为之止流，春木为之改色。居丧，水浆不入口，至死者骨为埃尘，然后乃食。昔大禹随山导川，乃表其地为无老纯孝之国。出《王子年拾遗记》。

浮折国

元封元年，浮折岁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常见水边有人，冶此金为器。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铸，其色变白，有光如银，名曰银烛。常以为泥，封诸函匣及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及使绝国，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帝崩后乃绝。出《王子年拾遗记》。

频斯

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不食中国滋味，自有金壶，中有神浆，凝如脂，尝一滴则寿千年。其国有大风木为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计之，雷电常出树之半。其枝交阴上蔽，不见日月之光。其下平净扫洒，雨雾不能入焉。树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有三皇之像，天皇十二头，

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缙石为床，床上有膝痕二三寸，床前有竹筒长二寸，如大篆之文，皆言开辟已来事，人莫能识。言是伏羲画卦之时有此书，或言苍颉造书之处。旁有丹石井，非人工所凿，下及漏泉，水常沸涌。诸仙欲饮之时，以长绠引汲。频斯国民皆多力卷发，不食五谷，月中无影，食桂浆。其人发，引之则长，置则自缩如螺。续此人发以为绳，以及丹井，方冬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常去来井上，征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吐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云起雪飞。子晋以衣袖拂雪，则云雾雪止。白蛙化为白雁，入云摇摇遂灭。此则频斯人所记，盖其人年不可测也。使图其山川地势瑰异之属，以示张华。华云：“此神异之国，难可验信。”使车马珍服，送之出关。出《拾遗录》。

吴明国

贞元八年，吴明国贡常燃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揖娄沃沮等国。其土宜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一岁之内，乘云驾鹤者，往往有之。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土德王，遂愿贡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似玉，其色紫，每修饮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峻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逾三二合，如过度，即有风雷之异。若螫人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逮及沉痾眇跛，无不疗焉。出《杜阳杂编》。

女蛮国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色，光辉映曜，芬馥著人，五色相间，而美于中华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缨络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锦，文彩多异，入水不濡，云有龙油鱼油也。优者更作《女王国》曲，音调宛畅，传于乐部矣。出《杜阳杂编》。

都播

都播国，铁勒之别种也，分为三部，自相统摄。其俗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为粮。衣貂鹿之皮，贫者亦缉鸟羽为服。国无刑罚，偷盗者倍征其赃。出《神异录》。

骨利

骨利国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胜兵四千。地出名马。昼长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东方已曙，盖近日入之所也。出《神异录》。

突厥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毛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犍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兵众之后也。西屠，俗染齿令黑。出《酉阳杂俎》。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有神，在阿史得蜜西。射摩有神异，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突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阿咄首领，仍誓之曰：“自此之后，须以人祭天。常取阿咄。”即取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部落用之。射摩既斩阿咄，至暮还。海神女执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出《酉阳杂俎》。

吐蕃

唐贞元中，王师大破吐蕃于青海。临阵，杀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遮及诸者。或云，是尚结赞男女。吐蕃乃收尸归营。有百余人，行哭随尸，威仪绝异。使一人立尸旁代语，使一人问：“疮痛乎？”代语者曰：“痛。”即膏药涂之。又问曰：“食乎？”代者曰：“食。”即为具食。又问曰：“衣乎？”代者曰：“衣。”即命褰衣之。又问：“归乎？”代者曰：“归。”即具舆马，载尸而去。译语者传也。若此异礼，必其国之贵臣也。出《咸通录》。

西北荒

西北荒中，有玉饌之酒，酒泉注焉。广一丈，深三丈，酒美如肉，清澈如镜。上有玉樽玉筯，取一樽，复生焉，与天同休，无干时。石边有脯焉，味如獐脯。饮此酒，人不生死。此井间人，与天同生，虽男女不夫妇，故言不生死。出《神异记》。

鹤民

西北海戌亥之地有鹤民国。人长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飞，每为海鹤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机巧，每为鹤患。常刻木为己状，或数百，聚于荒野水际，以为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后见真者过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涧溪岸之旁，穿穴为国，或三十步五十步为一国，如此不啻千万。春夏则食路草实，秋冬食草根，值暑则裸形，遇寒则编细草为衣。亦解服气。出《穷神秘苑》。

又

一说，四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谕跪拜。其人皆寿三百岁，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虽畏海鹤，陈章与齐桓公言，鹄遇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鹄中不死，而鹄亦一举千里。陈章与齐桓公所言小人也。出《神异录》。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至所谓筮却日也，此地以为常，寻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胸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出《稽神录》。

沃沮

毋丘俭遣王倾追高丽王宫，尽沃沮东东界。问其耆老，海东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尝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

中，纯女无男。

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随浪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东大海中。出《博物志》。

焦侥

李章武有人腊三寸余，头髀肋成就，眉目分明，言是焦侥国人。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一 蛮夷二

新罗 东女国 廩君 大食国 私阿修国

俱振提国 牂牁 龟兹 乾陀国

新罗

新罗国，东南与日本邻，东与长人国接。长人身三丈，锯牙钩爪，不火食，逐禽兽而食之，时亦食人。裸其躯，黑毛覆之。其境限以连山数千里，中有山峡，固以铁门，谓之铁关。常使弓弩数千守之，由是不过。出《纪闻》。

又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缶，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缶，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旁缶不知也。至蚕时，止一生焉，日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悉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缲之，不供。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缶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缶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缶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曰：“汝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出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去，以金锥插于石罅。旁缶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贍其弟，弟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缶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金如常者。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

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糖三版乎？尔欲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糖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出《酉阳杂俎》。

又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义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况哲英乎？出《云溪友议》。

又天宝初，使赞善大夫魏曜使新罗，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惮之。有客曾到新罗，因访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余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余，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余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掳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缢而下，诸人更相继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余矣。络绎下山，须臾至

岸，既不及船，虬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出《纪闻》。

又近有海客往新罗，次至一岛上，满地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偶取搅茶，随搅随消焉。出《酉阳杂俎》。

又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長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西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竞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径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啮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饌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出《玉堂闲话》。

东女国

东女国，西羌别种，俗以女为王。与茂州邻，有八十余城。以所居名康延州。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兵万人，散山谷，号曰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王侍左右女数百人。王死，国中多敛物，至数万。更于王族中，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大王死，则小王位之，或姑死妇继。无墓。所居皆重屋，王至九重，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裙，平领衫，其袖委地。以文锦为小髻，饰以金耳垂珰。足履素靴。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

正，每十月，令巫者饗酒肴，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咒呼鳥。俄有鳥如雉，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視之，有谷，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大災。其俗名為鳥卜。人死則納骨肉金瓶中，和金屑而埋之。出《神異記》。

廩君

李時，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鐘離山崩，有石穴，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丹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嬭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出而爭焉，于是務相以矛刺穴。能著者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綰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鷹有青綰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余，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以賦為資，因謂之資人焉。出《錄異記》。

大食國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生花如人首，但不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出《酉阳杂俎》。

私阿修国

私阿修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鼈，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鼈作礼，于是饮食悉具。出《酉阳杂俎》。

俱振提国

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人验之，不妄。出《酉阳杂俎》。

牂牁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竖棺埋之。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而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则焙沙自处，但出其面。出《酉阳杂俎》。

龟兹

古龟兹国主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蛇龙。时有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至龙所，见龙卧，将斩之。思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

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为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遂乘龙而行。出《酉阳杂俎》。

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出《十三州志》。

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逻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生祖。九月九日麻撒。十月十日王为厌法，王领家出宫，首领代王焉，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乐，至岁穷。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著甲。众人执瓦石棒棍，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

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缽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缽谒王。缽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衣此手迹衣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缽。王怒，问藏臣，藏臣曰：“缽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缽，并重叠积之，手染郁金，柁于缽上，千万重手印即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此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给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元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

凡统领教习，皆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伽王。伽王知其伪，且自恃神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悉皆自落。出《酉阳杂俎》。

乾陀国者，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出《酉阳杂俎》。

卷第四百八十二 蛮夷三

苗民 奇肱 西北荒小人 于阗 乌菴

汉槃陀国 苏都识匿国 马留 武宁蛮 悬渡国

飞头獠 蹄羌 扶楼 交趾 南越

尺郭 顿逊 堕婆登国 哀牢夷 诃陵国

真腊国 留仇国 木客 缴濮国 木饮州

阿萨部 孝忆国 婆弥烂国 拔拔力国 昆吾

绣面獠子 五溪蛮 堕雨儿

苗民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腋下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书》曰：窜三苗于三危，四裔，为人饕餮，淫佚无理，舜窜之于此。出《神异经》。

奇肱

奇肱国，其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久下，奇肱人车至于豫州界中。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后十年，东风复至，乃使乘车遣归。其国去玉门西万里。出《博物志》。

西北荒小人

西北荒中有小人长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辂车，马引，为威仪居处。人遇其乘车，抵而食之，其味辛。终年不为物所咋，并识万物名字。又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出《博物志》。

于阗

后魏宋云使西域，行至于阗国。国王头著金冠，以鸡帟，头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弓箭一具，戟二枚，槊五张。左右带刀，不过百人。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出《洛阳伽蓝记》。

乌菴

乌菴国，四熟之稻，苗高没骆驼，米大如小儿指。出《洽闻记》。

又乌菴国民，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随事轻重，则当时即决。出《洛阳伽蓝记》。

汉槃陀国

汉槃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其土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期也？”出《洛阳伽蓝记》。

苏都识匿国

苏都识匿国有野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中。其窟不知深浅。出《酉阳杂俎》。

马留

马伏波有余兵十余家，不返，居寿谿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饮食与华同。山川移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出《酉阳杂俎》。

武宁蛮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接离，名曰亭綏。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磐瓠初死，置于树上，以笄刺之，其后化为象。出《酉阳杂俎》。

悬渡国

乌耗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出《酉阳杂俎》。

飞头獠

邝鄩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千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离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梵僧菩萨胜又言，閼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无目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民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昔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王子年拾遗》言，汉武帝时，因罽国有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外。出《酉阳杂俎》。

又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将晓，还复著体。吴时往往得此人也。出《博物志》。

蹄羌

蹄羌之国，其人自膝已下，有毛，如马蹄。常自鞭其胫，日行百里。出《博物志》。

扶楼

周成王七年，南垂有扶楼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

则兴云起雾，小则入于纤毫之里。缀金玉毛羽为衣裳。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变虎，或口中吐人于掌中，备百兽之乐，旋转屈曲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欸忽，炫于时，乐府皆传此伎，代代不绝。故俗谓婆侯伎，则扶楼之音讹替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交趾

交趾之地，颇为膏腴，从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惟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出《南越志》。

南越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陀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陀知其故，却垒息卒，还戎武宁县下，乃遣其子始为质，请通好焉。出《南越志》。

尺郭

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其长。朱衣绀带，以赤蛇绕其项。不饮不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为食，以雾为浆，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黄父。出《神异经》。

顿逊

顿逊国，梁武朝，时贡方物。其国在海岛上，地方千里，属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后鸟葬。将死，亲宾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而色红，飞来万万，家人避之，鸟啄肉尽，乃去。即烧骨而沉海中也。出《穷神秘苑》。

堕婆登国

堕婆登国在林邑东，南接诃陵，西接述黎。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于贝多叶。死者口实以金缸，贯于四支，然后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积薪燔之。出《神异经》。

哀牢夷

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若有所感，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出《独异志》。

诃陵国

诃陵在真腊国之南，南海洲中，东婆利，西堕婆，北大海。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以棕皮覆之。以象牙为床，以柳花为酒，饮之亦醉，以手撮食。有毒，与常人居止宿处，即令身上生疮。与之交会，即死。若旋液，沾著草木即枯。俗以椰树为酒，味甘，饮之亦醉。出《神异录》。

真腊国

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

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出《朝野僉载》。

留仇国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镣，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出《朝野僉载》。

木客

郭仲产《湘州记》云，平乐县西七十里，有荣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儿，歌哭衣裳，不异于人。而伏状隐现不测。宿至精巧。时市易作器，与人无别。就人换物亦不计其值。今昭州平乐县。出《洽闻记》。

缴濮国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出《广州记》。

木饮州

木饮州，朱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出《酉阳杂俎》。

阿萨部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出《酉阳杂俎》。

孝忆国

孝忆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围木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睛，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妖，不识佛法，有妖祠三百余所。马步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忆人。丈夫妇人俱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仍通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纆铺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苦，海水又咸。土俗伺海潮落之后，平地收鱼以为食。出《酉阳杂俎》。

婆弥烂国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岭，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田种，每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已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出《酉阳杂俎》。

拔拔力国

拔拔力国在西南海中，略不识五谷，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饮。无衣，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未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团集数千人，赍纁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牙排，野牛角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出《酉阳杂俎》。

昆吾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朱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盐亦尽。又其国累堦为丘，象浮图，有三层。尸干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屋，中悬衣服彩缯，哭化之。出《酉阳杂俎》。

绣面獠子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有绣面獠子，盖雕题之遗俗也。出《酉阳杂俎》。

五溪蛮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半助凿龕以葬之，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祠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出《朝野僉载》。

堕雨儿

魏时，河间王子充家，雨中有小儿八九枚，堕于庭，长五六寸许。自云，家在海东南，因有风雨，所飘至此。与之言，甚有所知，皆如史传所述。出《述异记》。

卷第四百八十三 蛮夷四

狗国 南蛮 缚妇民 南海人 日南

拘弥国 南诏 獠妇 南中僧 番禺

岭南女工 芋羹 蜜唧 南州

狗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刘恂云，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又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蔽面，身有毛如犴。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明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果见捕得三四十枚以归，烹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洲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

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又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皆食之。出《岭表录异》。

南蛮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纊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婴儿，辟惊痫也。出《岭表录异》。

缚妇民

缚妇民喜他室女者，率少年持白梃，往趋墟路值之。俟过，即共擒缚归。一二月，与其妻首罪。俗谓之缚妇也。出《南海异事》。

南海人

南海男子女人皆缛发。每沐，以灰投流水中，就水以沐，以髴膏其发。至五六月，稻禾熟，民尽髴鬻于市。既髴，复取髴膏涂，来岁五六月，又可鬻。出《南海异事》。

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出《南海异事》。

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出《南海异事》。

日南

《天宝实录》云，日南厖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出《酉阳杂俎》。

拘弥国

顺宗即位年，拘弥之国贡却火雀，一雌一雄，履水珠，常坚冰，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类燕，其声清亮，不并寻常禽鸟，置于烈火中，而火自散。上嘉其异，遂盛于火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并蜡炬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如鸡卵。其上鳞皴，其中有窍。云将入江海，可长行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谓之实，遂命善游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之于左臂。毒龙畏之，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时，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体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人。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上，遂化为异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其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赉至京师，洁白如故，虽盛暑赫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冰冻无异。变昼草，类芭蕉，可长数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其上緘以胡画。及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此草何足贵也。”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为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昼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矣。”出《杜阳编》。

南诏

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日，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

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邻国之名也。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谓天子为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谓朕曰元，谓卿曰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赵叔达曰：谓词臣为清平官。“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波罗，虎也；毗勇，野马也。骠信昔年幸此，鲁射野马并虎。河阔冰难合，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献^琛弄拣国名。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出《玉溪编事》。

獠妇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出《南楚新闻》。

南中僧

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为师郎。或有疾，以纸为圆钱，置佛像旁。或请僧设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斋。出《投荒杂录》。

又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唐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皆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出《岭表录异》。

番禺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出《玉堂闲话》。

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嫗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为神。又云，采鹊巢中，获两小石，号鹊枕，此日得之者佳。妇人遇之，有抽金簪解耳珰而偿其直者。出《投荒录》。

岭南女工

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醢醢苴鮓者，得为大好女矣。斯岂遐裔之天性欤！故俚民争婚聘者，相与语曰：“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出《投荒录》。

芋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筍，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筍，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饌。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

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出《南楚新闻》。

蜜唧

岭南僚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喂喂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出《朝野僉载》。

南州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簿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泊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和调在醯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齏，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出《玉堂闲话》。

卷第四百八十四 杂传记一

李娃传

李娃传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向行简为传述。

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耍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赡，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

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扇。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僮，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遂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

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馔。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

俄徙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乃张烛进馔，品味甚盛。彻馔，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戟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迨来姥意渐怠，娃情弥笃。

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备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觐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蒨，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

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覘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人。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馕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曰：“无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邸。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绝食三日，遭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

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纛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輦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輦輿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媼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

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

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瘞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瓯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廛肆。

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疠，殆非人状。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懣绝倒，口不能言，颌颐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恻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睨曰：“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迄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赀，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

给姥之余，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饌。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

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敬羨，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磨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黜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

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甍。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

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出《异闻录》。

卷第四百八十五 杂传记二

东城老父传 柳氏传

东城老父传陈鸿撰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

昌生七岁，**赅**捷过人，能持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

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

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鞦。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觝万夫，跳剑寻撞，蹴毬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

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鞦，夜出便门，马踣道旁，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陀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依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己不生，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缁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

元和中，颍川陈洪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官，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蓟州佣调缁布，驾轺连轺，辇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闾间，有人襁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飾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柳氏传许尧佐撰

天宝中，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托，羈滞贫甚。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其幸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翃，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膳请翃饮。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翃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翃之费。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岂宜以濯淈之贱，稽采兰之美乎？且用器资物，足以待君之来也。”翃于是省家于清池。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

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素藉翃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悯。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翃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輶辇，从两女奴。翃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翃大不

胜情。

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翊，翊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候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辔，犯关排闥，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迩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迹彰，功待事立。惜郁堙不偶，义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岂变之正乎？盖所遇然也。

卷第四百八十六 杂传记三

长恨传 无双传

长恨传陈鸿撰

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先是，元献皇后武淑妃皆有宠，相次即世；宫中虽良家子千万数，无悦目者。上心忽忽不乐。时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焜耀景从，浴日余波，赐以汤沐，春风灵液，荡漾其间。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顾左右前后，粉色如土。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摇，垂金珰。

明年，册为贵妃，半后服用。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自是六宫无复进幸者。非徒殊艳尤态，独能致是；盖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贵，爵为通侯，姊妹封国夫人，富埒主室。车服邸第，与大长公主侔，而恩泽势力，则又过之。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咏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欢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

为门楣。”其为人羡慕如此。

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辞。潼关不守，翠华南幸。出咸阳道，次马嵬，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错以谢天下。国忠奉牒纓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而去之。仓皇展转，竟就绝于尺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禅灵武。明年，大凶归元，大驾还都，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莲夏开，宫槐秋落，梨园弟子，玉管发音，闻《霓裳羽衣》一声，则天颜不怡，左右歔歔。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杳而不能得。

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没地府，以求之，又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天涯，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阁，西厢下有洞户，东向，窥其门，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双鬟童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而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晚，琼户重阖，悄然无声。方士屏息敛足，拱手门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复前跪致词：“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罹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年，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夜张锦绣，陈饮食，树花燿香于庭，号

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始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于下界，且结后缘。或在天，或在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也”。使者还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余具国史。

至宪宗元和元年，整屋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居易歌曰：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汉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

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漏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令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空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劈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无双传薛调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刘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与母同归外氏。震有女曰无双，小仙客数岁，皆幼稚，戏弄相狎，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如是者凡数岁，而震奉孀姊及抚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约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见其婚室。无双端丽聪慧，我深念之，异日无令归他族，我以仙客为托。尔诚许我，瞑目无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静自颐养，无以他事自挠。”其姊竟不痊。仙客护丧，归葬襄邓。服阕，思念身世，孤子如

此，宜求婚娶，以广后嗣。无双长成矣，我舅氏岂以位尊官显而废旧约耶？于是饰装抵京师。

时震为尚书租庸使，门馆赫奕，冠盖填塞。仙客既觐，置于学舍，弟子为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闻选取之议。又于窗隙间窥见无双，姿质明艳，若神仙中人，仙客发狂，唯恐姻亲之事不谐也。遂鬻囊橐，得钱数百万，舅氏舅母左右给使。达于厮养，皆厚遗之。又因复设酒馔，中门之内，皆得入之矣。诸表同处，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姬，以求亲之事，闻于舅母。舅母曰：“是其所愿也，即当议其事。”又数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适以亲情事言于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许之。’”模样云云，恐是参差也。”仙客闻之，心气俱丧，达旦不寐，恐舅氏之见弃也，然奉事不敢懈怠。

一日，震趋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马入宅，汗流气促。唯言“鑰却大门，鑰却大门”。一家惶骇，不测其由。良久乃言：“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为念，略归部署。”疾召仙客：“与我勾当家事，我嫁与尔无双。”仙客闻命，惊喜拜谢。乃装金银罗锦二十驮，谓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领此物，出开远门，觅一深隙店安下；我与汝舅母及无双，出启夏门，绕城续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门自午后扃锁，南望目断。遂乘驄，秉烛绕城，至启夏门，门亦锁。守门者不一，持白梃，或立或坐。仙客下马徐问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问：“今日有何人出此？”门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骑至，一时驱向北去矣。”仙客失声恸哭，却归店。三更向尽，城门忽开，见火炬如昼，兵士皆持兵挺刃，传呼斩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舍辎骑惊走，归襄阳，村居三年。

后知克复，京师重整，海内无事，乃入京，访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马彷徨之际，忽有一人马前拜。熟视之，乃旧使苍头塞鸿也。鸿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谓鸿曰：“阿舅舅母安否？”鸿云：“并在兴化宅。”仙客喜极云：“我便过街去。”鸿曰：“某已得从良，客户有一小宅子，贩缯为业。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户一宿，来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饮饌甚备。至昏黑，乃闻报曰：“尚书受伪命官，与夫人皆处极刑，无双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号绝，感动邻里。谓鸿曰：“四海至广，举目无亲戚，未知托身之所。”又问曰：“旧家人谁在？”鸿曰：“唯无双所使婢采蘋者，今在金吾将军王遂中宅。”仙客曰：“无双固无见期，得见采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谒，以从侄礼见遂中，具道本末，愿纳厚价，以赎采蘋。遂中深见相知，感其事而许之。仙客税屋，与鸿蘋居。塞鸿每言郎君年渐长，合求官职，悒悒不乐，何以遣时？仙客感其言，以情恳告遂中。遂中荐见仙客于京兆尹李齐运，齐运以仙客前御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

累月，忽报有中使押领内家三十人往园陵，以备洒扫，宿长乐驿。毡车子十乘下讫。仙客谓塞鸿曰：“我闻宫嫔选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无双在焉，汝为我一窥，可乎？”鸿曰：“宫嫔数千，岂便及无双？”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仍给钱三千。约曰：“坚守茗具，无暂舍去，忽有所睹，即疾报来。”塞鸿唯唯而去。宫人悉在帘下，不可得见之，但夜语喧哗而已。至夜深，群动皆息，塞鸿涤器构火，不敢辄寐，忽闻帘下语曰：“塞鸿塞鸿，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呜咽。塞鸿曰：“郎君见知此驿，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鸿问候。”又曰：“我不久语，明日我去后，汝于东北舍阁子中紫褥下，取书送郎君。”言讫便去。忽闻帘下极闹，云：“内家中恶，中使索汤药甚急。”乃无双也。塞鸿疾告仙客，仙客惊曰：“我何得一见？”塞鸿曰：“今方修渭桥，郎君可假作理桥官，车子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若认得，必开帘子，

当得瞥见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车子，果开帘子，窥见，真无双也。仙客悲感怨慕，不胜其情。

塞鸿于阁子中褥下得书，送仙客。花笺五幅，皆无双真迹，词理哀切，叙述周尽。仙客览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诀矣。其书后云：“常见敕使说，富平县古押衙，人间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请解驿务，归本官。遂寻访古押衙，则居于村墅。仙客造谒，见古生。生所愿，必力致之，缯彩宝玉之赠，不可胜纪。一年未开口。秩满，闲居于县，古生忽来，谓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于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将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实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脑数四曰：“此事大不易，然与郎君试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见，岂敢以迟晚为限耶？”

半岁无消息。一日扣门，乃古生送书，书云：“茅山使者回，且来此。”仙客奔马去，见古生，生乃无一言。又启使者，复云：“杀却也，且吃茶。”夜深，谓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识无双否？”仙客以采蘋对，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归。”后累日，忽传说曰：“有高品过，处置园陵宫人。”仙客心甚异之，令塞鸿探所杀者，乃无双也。仙客号哭，乃叹曰：“本望古生，今死矣，为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己。是夕更深，闻叩门甚急，及开门，乃古生也，领一篋子入，谓仙客曰：“此无双也，今死矣，心头微暖，后日当活。微灌汤药，切须静密。”言讫，仙客抱入阁子中，独守之。至明，遍体有暖气。见仙客，哭一声遂绝，救疗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暂借塞鸿，于舍后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断塞鸿头于坑中。仙客惊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报郎君恩足矣。比闻茅山道士有药术，其药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专求得一丸，昨令采蘋假作中使，以无双逆党，赐此药令自尽。至陵下，托以亲故，百缗赎其尸。凡道路邮传，皆厚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

舁箠人，在野外处置讫。老夫为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门外有檐子一十人，马五匹，绢二百匹，五更挈无双便发，变姓名浪迹以避祸。”言讫，举刀，仙客救之，头已落矣，遂并尸盖覆讫。未明发，历四蜀下峡，寓居于渚宫。悄不闻京兆之耗，乃挈家归襄邓别业，与无双偕老矣，男女成群。

噫！人生之契阔会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谓古今所无。无双遭乱世籍没，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夺，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余人。艰难走窜后，得归故乡，为夫妇五十年。何其异哉！

卷第四百八十七 杂传记四

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蒋防撰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余年矣。性便僻，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

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惬。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

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于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

假青骊驹，黄金勒。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于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锁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余，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容仪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顾盼，倘垂采录，生死为荣。”

遂命酒馔，即令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

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昵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授生笔

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篋之内。自尔婉奕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于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恶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

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觐亲。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遍询卜筮。怀忧抱恨，周岁有余，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

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于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于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胜伤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

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既毕于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不令人知。有明经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同欢于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于玉。玉常以薪刍衣服资给于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沉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

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寔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忽有一豪士，衣轻黄绉衫，挟朱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尝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觐止，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近郑之所

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于外。

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征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收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僦勉之间，强为收梳。收梳才毕，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欷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座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于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纒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襜褕，红绿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生至墓所，尽哀而返。

后月余，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余，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解。后旬日，生复自

外归，卢氏方鼓琴于床，忽见自门抛一斑屏钿花合子，方圆一寸余，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觜一，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

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暂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

卷第四百八十八 杂传记五

莺莺传

莺莺传元稹撰

唐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饌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寔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

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

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腴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绔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试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

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恠，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

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以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繾綣，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珮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入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

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卷第四百八十九 杂传记六

周秦行记 冥音录

周秦行记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失道不至。更十余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气如贵香，因趋进行，不知厌远。见火明，意庄家，更前驱，至一宅，门庭若富家。有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谓谁？”黄衣曰：“有客有客。”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大宅，黄衣曰：“但进，无须问。”

入十余门，至大殿，蔽以珠帘，有朱衣黄衣阍人数百。立阶，左右曰：“拜。”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君不当来，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叶，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托命。”语讫，太后命使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状貌瑰玮，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

食顷，闻殿内有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狭腰长面，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

拜。更一人，柔肌稳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复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

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语声浸近。太后曰：“杨家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仪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许。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谓肃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

既而太后命进饌，少时饌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天宝中，宫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乃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

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年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随辍。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西京杂记》云：“高祖与夫人环，照见指骨也。”引琴而鼓，其声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与笺笔，逡巡诗成。太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王嬙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

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座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诗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宜负也。”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急，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贵妃，不可言其他。”乃顾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株累弟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眉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

时始明矣，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宇，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冥音录

庐江尉李侃者，陇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妇崔氏，本广陵倡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孀母抚之以道，近于成人，因寓家庐江。侃既死，虽侃之宗亲居显要者，绝不相闻。庐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强。

崔氏性酷嗜音，虽贫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娱。有女弟蒞奴，风容不下，善鼓箏，为古今绝妙，知名于时。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伤焉。二女幼传其艺。长女适邑人丁玄夫，性识不甚聪慧。幼时，每教其艺，小有所未至，其母辄加鞭捶，终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爱久绝。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岁。母亦哀而悯焉。

开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惊起号泣，谓其母曰：“向者梦姨执手泣曰：‘我自辞人世，在阴司簿属教坊，授曲于博士李元凭。元凭屡荐我于宪宗皇帝，帝召居宫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箏导诸妃，出入一年。上帝诛郑注，天下大酺。唐氏诸帝宫中互选妓乐，以进神尧、太宗二宫，我复得侍宪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汝之情恳，我乃知也，但无由得来。近日襄阳公主以我为女，思念颇至，得出入主第。私许我归，成汝之愿，汝早图之。阴中法严，帝或闻之，当获大谴，亦上累于主。’”复与其母相持而泣。

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箏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初授人间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获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声调哀怨，幽幽然鸱啼鬼啸，闻之

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乐》正商调，二十八叠。《榭林叹》分丝调，四十四叠。《秦王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广陵散》正商调，二十八叠。《行路难》正商调，二十八叠。《上江虹》正商调，二十八叠。《晋城仙》小石调，二十八叠。《丝竹赏金歌》小石调，二十八叠。《红窗影》。双柱调，四十叠。十曲毕，惨然谓女曰：“此皆宫闱中新翻曲，帝尤所爱重。《榭林叹》《红窗影》等，每宴饮，即飞毯舞盏，为佐酒长夜之欢。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词数十首，甚美，宴酣，令宫人递歌之。帝亲执玉如意，击节而和之。帝秘其调极切，恐为诸国所得，故不敢泄。岁摄提，地府当有大变，得以流传人世。幽明路异，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万代一时，非偶然也。会以吾之十曲，献阳地天子，不可使无闻于明代。”

于是县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瑊亲召试之，则丝桐之音，枪钹可听，其差琴调不类秦声。乃以众乐合之，则宫商调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传十曲，亦备得之，至暮诀去。数日复来曰：“闻扬州连帅欲取汝，恐有谬误，汝可一一弹之。”又留一曲曰《思归乐》。无何，州府果令送至扬州，一无差错。廉使故相李德裕议表其事，女寻卒。

卷第四百九十 杂传记七

东阳夜怪录

东阳夜怪录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自虚字致本，语及人间目睹之异。

是岁，自虚十有一月八日东还，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县方属阴暝，不知时之早晚。县宰黎谓留饮数巡，自虚恃所乘壮，乃命僮仆辎重，悉令先于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东出县郭门，则阴风刮地，飞雪霏天。行未数里，迨将昏黑。自虚僮仆，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绝，无可问程，至是不知所届矣。

路出东阳驿南，寻赤水谷口道，去驿不三四里，有下坞，林月依微，略辨佛庙。自虚启扉，投身突入，雪势愈甚。自虚窃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将求委焉，则策马入。其后才认北横数间空屋，寂无灯烛。久之倾听，微似有人喘息声，遂系马于西面柱，连问：“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闻人应：“老病僧智高在此。适僮仆已出使村中教化，无从以致火烛。雪若是，复当深夜，客何为者？自何而来？四绝亲邻，何以取济？今夕脱不恶其病秽，且此相就，则免暴露。兼撤所藉藁分用，委质可矣。”自虚他计既穷，闻此内亦颇喜。乃问：“高公生缘何乡？何故栖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当还审其

出处。”曰：“贫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舍力，随缘来诣中国。到此未几，房院疏芜，秀才卒降，无以供待，不垂见怪为幸。”自虚如此问答，颇忘前倦。乃谓高公曰：“方知探宝化城，如来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导师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

俄则沓沓然若数人联步而至者，遂闻云：“极好雪，师丈在否？”高公未应间，闻一人云：“曹长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闻人曰：“路甚宽，曹长不合苦让，偕行可也。”自虚窃谓人多，私心益壮。有顷，即似悉造座隅矣。内谓一人曰：“师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对曰：“适有客来诣宿耳。”自虚昏昏然，莫审其形质，唯最前一人，俯檐映雪，仿佛若见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补处。其人先发问自虚云：“客何故琉璃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虚则具以实告。其人因请自虚姓名，对曰：“进士成自虚。”自虚亦从而语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扬，他日无以为子孙之旧，请各称其官及名氏。”便闻一人云：“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锐金姓奚。”此时则似周坐矣。

初因成公应举，倚马旁及论文。倚马曰：“某儿童时，即闻人咏师丈聚雪为山诗，今犹记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中，师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词谓何？试言之。”倚马曰：“所记云，谁家扫雪满庭前，万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觉侵衣冷，曾向此中居几年。”自虚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测。高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见小儿聚雪，屹有峰峦山状，西望故国怅然，因作是诗。曹长大聪明，如何记得贫道旧时恶句？不因曹长诚念在口，实亦遗忘。”倚马曰：“师丈骋逸步于遐荒，脱尘机‘机’当为‘羈’。于维縻，巍巍道德，可谓首出偕流。如小子之徒，望尘奔走，曷‘曷’当为‘褐’，用毛色而讥之。敢窥其高远哉？倚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顽钝。阙下桂玉，

煎迫不堪。旦夕羈“羈”当为“饥”。旅，虽勤劳夙夜，料入况微，负荷非轻，常惧刑责。近蒙本院转一虚衔，谓空驱作替驴。意在苦求脱免。昨晚出长乐城下宿，自悲尘中劳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侣，成两篇恶诗，对诸作者，辄欲口占，去放未敢。”自虚曰：“今夕何夕，得闻佳句。”倚马又谦曰：“不揆荒浅，况师丈文宗在此，敢呈丑拙邪？”自虚苦请曰：“愿闻，愿闻。”倚马因朗吟其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其一。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慰”当作“喂”。羈“羈”当作“饥”。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马谦曰：“拙恶，拙恶。”

中正谓高公曰：“比闻朔漠之士，吟讽师丈佳句绝多，今此是颍川，况侧聆卢曹长所念，开洗昏鄙，意爽神清。新制的多，满座渴咏，岂不能见示三两首，以沃群矚？”高公请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惜兔园。雅论高谈，抑一时之盛事。今去市肆若远，夜艾兴余，杯觞固不可求，炮炙无由而致，宾主礼阙，惭慙空多。吾辈方以观心朵颐，谓齧草之性，与师丈同。而诸公通宵无以充腹，赧然何补？”高公曰：“吾闻嘉话可以忘乎饥渴，祇如八郎，力济生人，动循轨辙，攻城犒士，为己所长。但以十二因缘，皆从觞起；茫茫苦海，烦恼随生。何地而可见菩提？“提”当作“蹄”。何门而得离火宅？亦用事讥之。”中正对曰：“以愚所谓，覆辙相寻，轮回恶道；先后报应，事甚分明。引领修行，义归于此。”高公大笑，乃曰：“释氏尚其清静，道成则为正觉，“觉”当为“角”。觉则佛也。如八郎向来之谈，深得之矣。”倚马大笑。

自虚又曰：“适来朱将军再三有请和尚新制，在小生下情，寔愿观宝。和尚岂以自虚远客，非我法中而见鄙之乎？且和尚器识非凡，岸谷深峻，必当格韵才思，贯绝一时；妍妙清新，摆落俗态。岂终秘咳唾之余思，不吟一两篇，以开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请，

事则难于固违，况老僧残疾衰羸，习读久废，章句之道，本非所长，却是朱八无端挑挾吾短。然于病中偶有两篇自述，匠石能听之乎？”曰：“愿闻。”其诗曰：“拥褐藏名无定踪，流沙千里度衰容。传得南宗心地后，此身应便老双峰。为有阎浮珍重因，远离西国赴咸秦。自从无力休行道，且作头陀不系身。”

又闻满座称好声，移时不定，去文忽于座内云：“昔王子猷访戴安道于山阴，雪夜皎然，及门而返，遂传何必见戴之论。当时皆重逸兴，今成君可谓以文会友，下视袁安、蒋诩。吾少年时颇负隼气，性好鹰鹞，曾于此时，畋游驰骋。吾故林在长安之巽维，御宿川之东峙。此处地名苟家嘴也。咏雪有献曹州房一篇，不觉诗狂所攻，辄污泥高鉴耳。因吟诗曰：‘爱此飘飘六出公，轻琼洽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踰川原喜北风。’献诗讫，曹州房颇甚赏仆此诗，困难云：‘呼雪为公，得无检束乎？’余遂征古人尚有呼竹为君，后贤以为名论，用以证之。曹州房结舌，莫知所对。然曹州房素非知诗者，乌大尝谓吾曰：‘难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远官，参东州军事，义见《古今注》。相去数千。苗十以五五之数，故第十。气候哑吒。凭恃群亲，索人承事。鲁无君子者，斯焉取诸？”锐金曰：“安敢当。不见苗生几日？”曰：“涉旬矣，然则苗子何在？”去文曰：“亦应非远。知吾辈会于此，计合解来。”

居无几，苗生遽至。去文伪为喜意，拊背曰：“适我愿兮。”去文遂引苗生与自虚相揖，自虚先称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宾主相谕之词，颇甚稠沓。锐金居其侧曰：“此时则苦吟之矣，诸公皆由，老奚诗病又发，如何如何？”自虚曰：“向者承奚生眷与之分非浅，何为尚各瑰宝，大失所望？”锐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贻广席一噓乎？”辄念三篇近诗云：“舞镜争鸾彩，临场定鹘拳。正思仙仗日，翘首仰楼前。养斗形如木，迎春质似泥。信如风雨在，何惮迹卑栖。为脱田文难，常怀纪涓恩。欲知疏野态，霜晓叫荒村。”

锐金吟讫，暗中亦大闻称赏声。高公曰：“诸贤勿以武士见待朱将军，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属文，而乃犹无所言，皮里臧否吾辈，抑将不可。况成君远客，一夕之聚，空门所谓多生有缘，宿鸟同树者也。得不因此留异时之谈端哉？”中正起曰：“师丈此言，乃与中正树荆棘耳。苟众情疑阻，敢不唯命是听。然卢探手作事，自贻伊戚，如何？”高公曰：“请诸贤静听。”中正诗曰：“乱鲁负虚名，游秦感甯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

高公叹曰：“朱八文华若此，未离散秩，引驾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马曰：“扶风二兄，偶有所系，意属自虚所乘。吾家龟兹苍文毙甚，乐喧厌静，好事挥霍，兴在结束，勇于前驱。谓般轻货首队头驴。此会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谓介立曰：“胃家兄弟，居处匪遥，莫往莫来，安用尚志。《诗》云‘朋友攸摄’，而使尚有遐心，必须折简见招，鄙意颇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访胃大去，方以论文兴酣，不觉迟迟耳。敬君命予，今且请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诺。”介立乃去。

无何，去文于众前窃是非介立曰：“蠢兹为人，有甚爪距。颇闻洁廉，善主仓库。其如蜡姑之丑，难以掩于物论何？”殊不知介立与胃氏相携而来，及门，瞥闻其说。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斗伯比之直下，得姓于楚远祖樊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于《礼经》。谓《郊特牲》八蜡，迎虎迎猫也。奈何一敬去文，盘瓠之余，长细无别，非人伦所齿。只合驯狎稚子，犂守酒旗，谄同妖狐，窃脂媚灶，安敢言人之长短。我若不呈薄艺，敬子谓我咸秩无文，使诸人异日藐我。今对师丈念一篇恶诗，且看如何？”诗曰：“为惭食肉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锦衾。且学志人知白黑，那将好爵动吾心。”

自虚颇甚佳叹。去文曰：“卿不详本末，厚加矫诬。我实春秋向

戎之后，卿以我为盘瓠嫡，如辰阳比房，于吾殊所华阔。”中正深以两家献酬未绝为病，乃曰：“吾愿作宜僚以释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实与向家焚皇，春秋时屡同盟会。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毁祖宗？语中忽有绽露，是取笑于成公齿冷也。且尽吟咏，固请息喧。”

于是介立即引胃氏昆仲与自虚相见，初襜褕然若自色，二人来前，长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虚亦称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弟。”介立乃于广众延誉胃氏昆弟：“潜迹草野，行著及于名族；上参列宿，亲密内达肝胆。况秦之八水，实贯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闻弟新有题旧业诗，时称甚美，如何得闻乎？”藏瓠对曰：“小子谬厕宾筵，作者云集，欲出口吻，先增惭怍。今不得已，尘污诸贤耳目。”诗曰：“鸟鼠是家川，周王昔猎贤。一从离子卯，鼠兔皆变为猬也。应见海桑田。”介立称好：“弟他日必负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敛躬谢曰：“藏瓠幽蛰所宜，幸陪群彦，兄揄扬太过，小子谬当重言，若负芒刺。”座客皆笑。

时自虚方聆诸客嘉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中正将谓有讥，潜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马对曰：“朱八世与炮氏为仇，恶闻发劓之说而去耳。”自虚谢不敏。此时去文独与自虚论诘，语自虚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达节。摇尾求食，猛虎所以见几，或为知己吠鸣，不可以主人无德，而废斯义也。去文不才，亦有两篇言志奉呈。”诗曰：“事君同乐义同忧，那校糟糠满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终当逐鹿出林丘。”“少年尝负饥鹰用，内愿曾无宠鹤心。秋草毳除思去宇，平原毛血兴从禽。”

自虚赏激无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夸旧制，忽闻远寺撞钟。则比膊饒然声尽矣。注目略无所睹，但觉风雪透窗，臊秽扑鼻。唯罕

飒如有动者，而厉声呼问，绝无由答。自虚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扞撻。退寻所系之马，宛在屋之西隅，鞍鞴被雪，马则屹柱而立。迟疑间，晓色已将辨物矣。乃于屋壁之北，有橐驼一，贴腹跪足，僂耳伺口。自虚觉夜来之异，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轩下，俄又见一瘁瘠乌驴，连脊有磨破三处，白毛茁然将满。举视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见一老鸡蹲焉。前及设像佛宇塌座之北，东西有隙地数十步。牖下皆有彩画处，土人曾以麦稔之长者积于其间，见一大驳猫儿眠于上。咫尺又有盛饷田浆破瓠一，次有牧童所弃破笠一，自虚因蹴之，果获二刺猬，蠕然而动。自虚周求四顾，悄未有人，又不胜一夕之冻乏，乃揽辔振雪，上马而去。绕出村之北，道左经柴栏旧圃，睹一牛踏雪乾草。次此不百余步，合村悉辇粪幸此蕴崇。自虚过其下，群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齐裸，其状甚异，睥睨自虚。

自虚驱马久之，值一叟，辟荆扉，晨兴开径雪，自虚驻马讯焉。对曰：“此故友右军彭特进庄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间有似迷途者。”自虚语及夜来之见，叟倚筇惊讶曰：“极差，极差。昨晚天气风雪，庄家先有一病橐驼，虑其为所毙，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数日前，河阴官脚过，有乏驴一头，不任前去。某哀其残命未舍，以粟斛易留之，亦不羁絆。彼栏中瘠牛，皆庄家所畜。适闻此说，不知何缘如此作怪。”自虚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馁冻且甚，事有不可率话者，大略如斯，难于悉述。”遂策马奔去，至赤水店，见僮仆，方讶其主之相失，始忙于求访。自虚慨然，如丧魂者数日。

卷第四百九十一 杂传记八

谢小娥传 杨娼传 非烟传

谢小娥传李公佐撰

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迺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车中猴’，‘车（車）’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有‘门’，‘门’中有‘东’，乃‘兰（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

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

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兰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小娥潜讎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

其年夏月，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见新戒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师曰：“然。”曰：“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兰、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

嗟乎！余能辨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炼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傲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杨娼传房千里撰

杨娼者，长安里中之殊色也。态度甚都，复以冶容自喜。王公巨人享客，竞邀致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诸籍中，大售于时矣。

岭南帅甲，贵游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帅甚悍。先约，设有异志者，当取死白刃下。帅幼贵，喜淫，内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阴出重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馆之他舍。公余而同，夕隐而归。娼有慧姓，事帅尤谨。平居以女职自守，非其理，不妄发。复厚帅之左右，咸能得其欢心。故帅益嬖之。

会间岁，帅得病，且不起。思一见娼，而惮其妻。帅素与监军使厚，密遣导意，使为方略。监军乃给其妻曰：“将军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调者视之，瘳当速矣。某有善婢，久给事贵室，动得人意。请夫人听以婢安将军四体，如何？”妻曰：“中贵人信人也，果然。于吾无苦耳，可促召婢来。”监军即命娼冒为婢以见帅，计未行而事泄，帅

之妻乃拥健婢数十，列白挺，炽膏镬于廷而伺之矣。须其至，当投之沸鬲。帅闻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几累于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脱其虎喙，不然，且无及矣。”乃大遗其奇宝，命家僮傍轻舫，卫娼北归。

自是帅之愤益深，不逾旬而物故。娼之行适及洪矣，问至，娼乃尽返帅之赂，设位而哭曰：“将军由妾而死，将军且死，妾安用生为？妾岂孤将军者耶？”即撤奠而死之。

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

非烟传皇甫枚撰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瓿，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间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媼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媼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媼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娥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封付门媼，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

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

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枕，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觐，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莫孤短韵，宁爽后期；恍惚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篇。”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

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夥，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徽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愿，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讫，召门姬，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

一日将夕，门姬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

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重，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跻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缸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

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

无何，烟数以细过挹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

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

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

卷第四百九十二 杂传记九

灵应传

灵应传

涇州之东二十里，有故薛举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广袤数里，蒹葭丛翠，古木萧疏，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测其浅深者，水族灵怪，往往见焉，乡人立祠于旁，曰“九娘子神”，岁之水旱祲禳，皆得祈请焉，又州之西二百余里，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舛错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

乾符五年，节度使周宝在镇日，自仲夏之初，数数有云气，状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兴，至于激迅风，震雷电，发屋拔树，数刻而止。伤人害稼，其数甚多。宝责躬励己，谓为政之未敷，致阴灵之所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视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寝犹未熟，见一武士冠鍪被铠，持钺而立于阶下，曰：“有女客在门，欲申参谒，故先听命。”宝曰：“尔为谁乎？”曰：“某即君之闾者，效役有年矣。”宝将诘其由，已见二青衣历阶而升，长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来告谒，故先使下执事致命于明公。”宝曰：“九娘子非吾通家亲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犹未终，而见祥云细雨，异香袭人。俄有一妇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质窈窕，凭空而下，立庭庑之间。容仪绰约，有绝世之貌。侍者十余辈，皆服饰鲜洁，有如妃主之仪。顾步徊翔，渐及卧所。宝将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趋进而言曰：“贵主以君之高义，可申诚信之托，故将冤抑之怀，诉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难乎？”宝遂命升

阶相见，宾主之礼，颇甚肃恭。

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气充庭，敛态低鬟，若有忧戚之貌。宝命酌醴设饌，厚礼以待之。俄而敛袂离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止郊园，绵历多祀，醉酒饱德，蒙惠诚深。虽以孤枕寒床，甘心没齿，茆簷有托，负荷逾多。但以显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于情礼，岂暇緘藏？倘鉴幽情，当敢披露。”宝曰：“愿闻其说。所冀识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显为辞？君子杀身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汤火，旁雪不平，乃宝之志也。”对曰：“妾家世会稽之鄞县，卜筑于东海之潭，桑榆坟陇，百有余代。其后遭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祸。纂绍几绝，不忍戴天，潜遁幽岩，沉冤莫雪。至梁天监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龙宫，入枯桑岛，以烧燕奇味，结好于洞庭君宝藏主第七女，以求异宝。寻闻家仇庾毗罗，自鄞县白水郎，弃官解印，欲承命请行，阴怀不道。因使得入龙宫，假以求货，覆吾宗嗣，赖杰公敏鉴，知渠挟私请行，欲肆无辜之害，虑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县欧越罗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虑其后患，乃率其族，韬光灭迹，易姓变名，避仇于新平真宁县安村。披榛凿穴，筑室于兹，先人弊庐，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为灵应君，寻受封应圣侯；后以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又封普济王，威德临人，为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宪法不拘，严父不禁，残虐视事，礼教蔑闻。未及期年，果貽天谴，覆宗绝嗣，削迹除名。唯妾一身，仅以获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终违命。王侯致聘，接轸交辕，诚愿既坚，遂欲自剗。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虽慈颜未复，温清久违，离群索居，甚为得志。

“近年为朝那小龙，以季弟未婚，潜行礼聘，甘言厚币，峻阻复来。灭性毁形，殆将不可。朝那遂通好于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

弟权徙居于王畿之西，将质于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夺，乃令朝那纵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余人，付以兵仗，逆战郊原，众寡不敌，三战三北，师徒倦弊，犄角无怙。将欲收拾余烬，背城借一，而虑晋阳水急，台城火炎。一旦攻下，为顽童所辱，纵没于泉下，无面石氏之子。故《诗》云：‘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此卫世子孀妇自誓之词。又云：‘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邵伯听讼，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袭贞女也。今则公之教，可以精通显晦，贻范古今。贞信之教，故不为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余力，少假兵锋，挫彼凶狂，存其嫠寡。成贱妾终天之誓，彰明公赴难之心。辄具忠诚，幸无见阻。”

宝心虽许之，讶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观其词，乃曰：“边徼事繁，烟尘在望，朝廷以西邨陷虏，芜没者三十余州。将议举戈，复其土壤，晓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举。空多愤悱，未暇承命。”对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为城，汉水为池，尽有荆蛮之地。藉父兄之资，强国外连，三良内助。而吴兵一举，鸟进云奔，不暇婴城，迫于走兔，宝玉迁徙，宗社凌夷，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乞师于嬴氏，血泪污于秦庭，七日长号，昼夜靡息。秦伯悯其祸败，竟为出师，复楚退吴，仅存亡国。况芊氏为春秋之强国，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尽兵穷，委身折节，肝脑涂地，感动于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贞，狂童凌其寡弱，缀旒之急，安得不少动仁人之心乎？”

宝曰：“九娘子灵宗异派，呼吸风云，蠢尔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于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对曰：“妾家族望，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罗水，皆中表也。内外昆季，百有余人，散居吴越之间，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亲。若以遣一

介之使，飞咫尺之书，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罗水，率维扬之轻锐，征八水之鹰扬。然后檄冯夷，说巨灵，鼓子胥之波涛，混阳侯之鬼怪，鞭驱列缺，指挥丰隆，扇疾风，翻暴浪，百道俱进，六师鼓行，一战而成功。则朝那一鳞，立为齑粉；泾城千里，坐变污渚。言下可观，安敢谬矣。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于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销声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诚款，终以多事为词，则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责也。”宝遂许诺，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宝及晡方寤，耳闻目览，恍然如在。

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于湫庙之侧。是月七日，鸡初鸣，宝将晨兴，疏牖尚暗。忽于帐前有一人，经行于帷幌之间，有若侍巾栉者。呼之命烛，竟无酬对，遂厉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灯烛见迫也。”宝潜知异，乃屏气息音，徐谓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对曰：“某即九娘子之执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师徒，救其危患，但以幽显事别，不能驱策。苟能存其始约，幸再思之。”俄而纱窗渐白，注目视之，悄无所见。宝良久思之，方达其义。遂呼吏，命按兵籍，选亡没者名，得马军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数内选押衙孟远，充行营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回戍庙之卒。见于厅事之前，转旋之际，有一甲士仆地，口动目瞬，问无所应，亦不似暴卒者。遂置于廊庑之间，天明方悟。遂使人诘之，对曰：“某初见一人，衣青袍，自东而来，相见甚有礼。谓某曰：‘贵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尽诚款。假尔明敏，再通幽情，幸无辞免也。’某急以他词拒之，遂以袂相牵，懵然颠仆。但觉与青衣者继踵偕行，俄至其庙，促呼连步，至于帷薄之前。见贵主谓某云：‘昨蒙相公悯念孤危，俾尔戍于弊邑。往返途路，得无劳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师，深惬诚愿。观其士马精强，衣甲铍利，然都虞候孟远，才轻位下，甚无机略。今月九日，有游军三千余，来掠我近郊。

遂令孟远领新到将士，邀击于平原之上，设伏不密，反为彼军所败。甚思一权谋之将，俾尔速归，达我情素。’言讫，拜辞而出，昏然似醉，余无所知矣。”宝验其说，与梦相符。意欲质前事，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

是月三日晚，衙于后毬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胜关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来，关使暴卒。”宝惊叹息，使人驰视之，至则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败坏。其家甚异之。

忽一夜，阴风惨冽，吹砂走石，发屋拔树，禾苗尽偃，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数息，其家剖棺视之，良久复苏。是夕，亲邻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诘其由，乃曰：“余初见一人，衣紫绶，乘骊驹，从者十余人，至门下马，命吾相见。揖让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贵主得吹尘之梦，知君负命世之才，欲遵南阳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兹礼币，聊展敬于君子。而冀再康国步，幸不以三顾为劳也。’余不暇他辞，唯称不敢。酬酢之际，已见聘币罗于阶下，鞍马器甲锦彩服玩囊韃之属，咸布列于庭。吾辞不获免，遂再拜受之。即相促登车，所乘马异常骏伟，装饰鲜洁，仆御整肃。

“倏忽行百余里，有甲马三百骑已来，迎候驱殿。有大将军之行李，余亦颇以为得志。指顾间，望见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沟洫深浚，余惚恍不知所自。俄于郊外，备帐乐，设享。宴罢入城，观者如堵，传呼小吏，交错其间，所经之门，不记重数。及至一处，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马易衣，趋见贵主。贵主使人传命，请以宾主之礼见。余自谓既受公文器甲临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坚辞，具戎服入见。贵主使人复命，请去囊韃，宾主之间，降杀可也。余遂舍器仗而趋入，见贵主坐于厅上，余拜谒，一如君臣之礼。拜讫，连呼登阶，

余乃再拜，升自西阶。见红妆翠眉，蟠龙髻凤而侍立者，数十余辈；弹弦握管，秣花异服而执役者，又数十辈；腰金拖紫，曳组攒簪而趋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轻裘大带，白玉横腰，而森罗于阶下者，其数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数辈，差肩接迹，累累而进。余亦低视长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数人，皆令预坐，举酒进乐。酒至贵主，敛袂举觞，将欲兴词，叙向来征聘之意。

“俄闻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贼步骑数万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寻已入界。数道齐进，烟火不绝，请发兵救应。’侍坐者相顾失色，诸女不及叙别，狼狈而散。及诸校降阶拜谢，伫立听命。贵主临轩谓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悯其孤茆，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然以车甲不利，权略是思。今不弃弊陋，所以命将军者，正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为辞，少匡不迨。’遂别赐战马二匹，黄金甲一副，旌旗旄钺，珍宝器用，充庭溢目，不可胜计。彩女二人，给以兵符，锡赉甚丰。

“余拜捧而出，传呼诸将，指挥部伍，内外响应。是夜出城，相次探报，皆云，贼势渐雄。余素谙其山川地里，形势孤虚，遂引军夜出。去城百余里，分布要害，明悬赏罚，号令三军，设三伏以待之。迟明，排布已毕。贼汰其前功，颇甚轻进，犹谓孟远之统众也。余自引轻骑，登高视之，见烟尘四合，行阵整肃。余先使轻兵搦战，示弱以诱之。接以短兵，且战且行。金革之声，天裂地坼。余引兵诈北，彼亦尽锐前趋，鼓噪一声，伏兵尽起，千里转战，四面夹攻。彼军败绩，死者如麻，再战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从亡之卒，不过十余人。余选健马三十骑追之，果生置于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戈甲山积。贼帅以轻车驰送于贵主，贵主登平朔楼受之。举国士民，咸来会集，引于楼前，以礼责问，唯称死罪，竟绝他词。遂令押赴都市腰斩。临刑，有一使乘传，来自王所，持急诏，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

过。’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谓诸将曰：‘朝那妄动，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遂命解转，使单骑送归，未及朝那，已羞而卒于路。

“余以克敌之功，大被宠锡，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幢铠甲。次及诸将，赏赉有差。明日大宴，预坐者不过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来侍坐，风姿艳态，愈更动人。竟夕酣饮，甚欢。酒至贵主，捧觞而言曰：‘妾之不幸，少处空闺，天赋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屏居于此三纪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邻童迫胁，几至颠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又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终天不忘。’遂以七宝钟酌酒，使人持送郑将军。余因避席，再拜而饮。余自是颇动归心，词理恳切，遂许给假一月，宴罢出。明日，辞谢讫，拥其麾下三十余人返于来路，所经之处，闻鸡犬，颇甚酸辛。俄顷到家，见家人聚泣，灵帐俨然。麾下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缝之中，余欲前，而为左右所耸。俄闻震雷一声，醒然而悟。”

承符自此不事家产，唯以后事付妻孥。果经一月，无疾而终。其初欲暴卒时，告其所亲曰：“余本机钤入用，效节戎行。虽奇功蔑闻，而薄效粗立。洎遭衅累，谴谪于兹，平生志气，郁而未申。丈夫终当扇长风，摧巨浪，摧太山以压卵，决东海以沃萤。奋其鹰犬之心，为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当有所受，与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举城，晨发十余里，天初平晓，忽见前有车尘竞起，旌旗焕赫，甲马数百人，中拥一人，气概洋洋然。逼而视之，郑承符也。此人惊讶移时，因伫于路左，见警如风云，抵善女湫。俄顷，悄无所见。

卷第四百九十三 杂录一

夏侯亶 王肃 李延寔 李义琛 刘龙

裴玄智 度支郎 虞世南 尉迟敬德 虞世基

来恒 欧阳询 许敬宗 元万顷 郭务静

唐临 苏瓌 李峤子 娄师德 李晦

宋之问 陆元方 陈希閔 李详

夏侯亶

梁夏侯亶为九列，家贫而好置乐。妓无衣装饰，客至，即令隔帘奏曲。时人以帘为夏侯妓衣。出《独异志》。

王肃

后魏尚书令王肃字恭懿，琅邪人。肃，齐雍州刺史奂之子。贍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北归后魏。时高祖新营洛邑，凡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曰王生。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薄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

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纳故时？”肃甚怅恨，遂造正觉寺以憩之。出《伽蓝记》。

李延寔

后魏太傅李延寔者，庄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将行奉辞，帝谓寔曰：“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臣年迫桑榆，气同朝露；人间稍远，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闲退，陛下渭阳兴念，宠及老臣，使夜行非人，裁锦万里。谨奉明敕，不敢失堕。”时黄门侍郎杨宽在帝侧，不晓怀砖之义，私问舍人温子昇，子昇曰：“吾闻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闻其宾客从至青州者云。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怀砖叩头，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师谣语曰：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假令家道恶，肠中不怀愁。怀砖之义，起在于此也。”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清河崔淑仁称齐土大夫曰：“齐人者，外矫庶几，内怀鄙吝。轻同毛羽，利等锥刀。好驰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促共归之。苟无所资，随即舍去。”言器薄之甚也。出《伽蓝记》。

李义琛

李义琛，陇西人，居于魏。自咸阳主簿拜监察。少孤贫，唐初草创，无复生业。与再从弟义琰、三从弟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武德中，俱进士。共有一驴，赴京。次潼关，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贫，辞以客多，不纳。进退无所舍，徙倚门旁。有咸阳商客见而引之，同舍多暗鸣。商客曰：“此三人游学者，今无所止，奈何睹其狼狈？”乃引与同寝处。数日方晴，道开。义琛等议鬻驴以一醉，

商客窃知，固止之，乃资以道粮。琛既擢第，历任咸阳。召商客，与之抗礼，商客不复识，但悚惧逊退。琛语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后任监察。出《云溪友议》。

刘龙

刘龙后名义节，武德初，进计于高祖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木作樵，以易帛，岁取数十万匹。又藏内缁绢，每匹皆有余轴之饶。使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出《谭宾录》。

裴玄智

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此僧监当。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以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阗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题诗云：“放羊狼颌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出《辨疑志》。

度支郎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坊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闻之大笑，

改授雍州司法。出《国史》。

虞世南

太宗将致樱桃于酈公，称奉则尊，言赐则卑。问于虞世南。世南对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称饷。”从之。出《国史》。

尉迟敬德

尉迟敬德善夺槊，齐王元吉亦善用槊，高祖于显德殿前试之。谓敬德曰：“闻卿善夺槊，令元吉执槊去刃。”敬德曰：“虽加刃，亦不能害。”于是加刃。顷刻之际，敬德三夺之。元吉大惭。出《独异志》。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出《谭宾录》。

来恒

来恒，侍中济之弟，弟兄相继秉政，时人荣之。恒父护儿，隋之猛将也。时虞世南子无才术，为将作大匠。许敬宗闻之，叹曰：“事之倒置，乃至于是！来护儿儿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出《大唐新语》。

欧阳询

文德皇后丧，百官缞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出《谭宾录》。

许敬宗

太宗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竞为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将罪之。出《国史纂异》。

元万顷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出《谭宾录》。

郭务静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出《朝野僉载》。

唐临

唐临性宽仁，多恕。常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乃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乃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也。出《传记》。

苏瓌 李峤子

中宗常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子皆僮年，上迎抚于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宜忆所通书，可谓奏吾者言之矣。”瓌应之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亡其名，亦进曰：“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出《松窗录》。

娄师德

天后朝，宰相娄师德温恭谨慎，未尝与人有毫发之隙。弟授代州刺史，戒曰：“吾甚忧汝与人相竞。”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而去。”师德曰：“只此不了，凡人唾汝面，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干？”而其保身远害，皆类于此也。出《独异志》。

又则天禁屠杀颇切，吏人弊于蔬菜。师德为御史大夫，因使至于陕。厨人进肉，师德曰：“敕禁屠杀，何为有此？”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出《御史台记》。

李晦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出《谭宾录》。

宋之问

宋之问，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诗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出《本事诗》。

陆元方

陆元方为鸾台凤阁侍郎，居相国。则天将有迁除，必先访之。元方密以进，不露其恩，人莫之知者。先所奏进状章，缄于函中，子弟未尝见。临终，命焚之。曰：“吾阴德于人多矣，其后福必不衰也。吾本当寿，但以领选曹，铨择流品，吾伤心神耳。”言毕而终。出《御史台记》。

陈希闵

司刑司丞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之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出《朝野僉载》。

李详

李详字审己，赵郡人。祖机衡，父颖，代传儒素。详有才华胆气，放荡不羁。解褐盐亭尉。详在盐亭，因考，为录事参军所挤。详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当要害之地，为其妄褒贬耳。若使详秉笔，亦有其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考状。”遂授笔。详即书录事考曰：“怯断大按，好勾小稽。自隐不清，言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谈笑之最焉。出《御史台记》。

卷第四百九十四 杂录二

房光庭 崔思兢 崔湜 吕太一 许诚言

杜丰 修武县民 李元鼎 王琚 李適之

白履忠 夜明帘 班景倩 薛令之

房光庭

房光庭为尚书郎，故人薛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败，御史陆遗逸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时宰。时宰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曰：“光庭与薛昭有旧，以途穷而归光庭，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待光庭？”时宰义之，乃出为慈州刺史，无他累。光庭尝送亲故之葬，出鼎门，际晚且饥，会鬻糕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值。鬻者逼之，光庭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光庭曰：“与你官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值。”时人赏其放逸。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御史台记》。

崔思兢

崔思兢，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

陛下委臣，须寔状。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尔。”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寔曾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宣家令访妾。思兢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顾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阖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云：“崔家顾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忧。思兢素重馆客，不知疑。密随之，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缗，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则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语》。

崔湜

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揖，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三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词清丽。尝暮出端门，下天津桥，马上自吟：“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出《翰林盛事》。

吕太一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惣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出《御史台记》。

许诚言

许诚言为瑯邪太守，有囚缢死狱中，乃执去年修狱典鞭之。修狱典曰：“小人主修狱耳，如墙垣不固，狴牢破坏，贼自中出，犹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况囚自缢而终，修狱典何罪？”诚言犹怒曰：“汝胥吏，举动自合笞，又何诉？”出《纪闻》。

杜丰

齐州历城县令杜丰，开元十五年，东封泰山，丰供顿。乃造棺器三十枚，置行宫。诸官以为不可，丰曰：“车驾今过，六宫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预备，其悔可追乎？”及置顿使入行宫，见棺木陈于幕下，光彩赫然，惊而出，谓刺史曰：“圣主封岳，祈福祚延长，此棺器者，谁之所造？且将何施？何不祥之甚？”将奏闻，刺史令求丰。丰逃于妻卧床下，诈称赐死，其家哭之。赖妻兄张抔为御史，解之，乃得已。丰子钟，时为兖州参军，都督令掌厩马豆。钟曰：“御马至多，临日煮粟，恐不可给，不如先办。”乃以镬煮粟豆二千余石，纳于窖中，乘其热封之。及供顿取之，皆臭败矣。乃走，犹惧不免。命从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药竟不能为患而愈肥。时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出《纪闻》。

修武县民

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县人嫁女，婿家迎妇，车随之。女之父惧村人之障车也，借俊马，令乘之，女之弟乘驴从，在车后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于草中，一人牵马，一人自后驱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与亲眷寻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

学，时夜学，生徒多宿。凌晨启门，门外有妇人，裸形断舌，阴中血皆淋漓。生问之，女启齿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师，师出户观之，集诸生谓曰：“吾闻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将非山精野魅乎？盍击之？”于是投以砖石，女既断舌，不能言，诸生击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寻求，至而见之，乃执儒及弟子诣县。县丞卢峰讯之，实杀焉，乃白于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劫竟不得。出《纪闻》。

李元晶

李元晶为沂州刺史，怒司功郗承明，命剥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适会博士刘琮璉后至，将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则前执而剥之，给曰：“太守怒汝衙迟，使我领人取汝，令便剥将来。”琮璉以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见琮璉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数十焉。琮璉起谢曰：“蒙恩赐杖，请示罪名。”元晶曰：“为承明所卖。”竟无言，遂入户。出《纪闻》。

王琚

玄宗在藩邸时，每游戏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人，饥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树之下。适有书生，延帝过其家，其家甚贫，止村妻一驴而已。帝坐未久，书生杀驴煮秫，备膳饌，酒肉滂沛，帝顾而甚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语议，合帝意，帝日益亲善。及韦氏专制，帝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亲也？”帝遂纳琚之谋，戡定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实预配飨焉。出《开天传信记》。

李適之

李適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畿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中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出《独异志》。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瑒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出《谭宾录》。

夜明帘

姚崇为相，尝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心腹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状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谓崇曰：“说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说当无害。”林甫止将诏付于小御史，中路以马坠告。说未遭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书生，通于说侍儿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书生厉声言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缓急用人乎，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兼以侍儿与归。书生一去数月余，无所闻

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言曰：“某感公之恩，思有以报者久矣。今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可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己所宝者，书生皆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者有鸡林郡以夜明帘为寄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说手札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趋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书生具以说事言，兼用夜明帘为贄。且谓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于张丞相乎？而今反用谗耶？”明早，公主上谒，具为奏之。上感动，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复再见矣。出《松窗录》。

班景倩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具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出《明皇杂录》。

薛令之

神龙二年，闽长溪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宫僚闲淡，以诗自悼，书于壁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多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上因幸东宫，见焉。索笔续之曰：“啄木嘴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引疾东归。肃宗即位，诏征之，已卒。出《闽川名仕传》。

卷第四百九十五 杂录三

宇文融 哥舒翰 崔隐甫 萧嵩 陈怀卿

邹凤炽 高力士 王维 史思明 豆谷

润州楼 丘为 裴佖 李抱贞 杨志坚

宇文融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譖。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出《明皇杂录》。

哥舒翰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黜陟，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摔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出《乾

牋子》。

崔隐甫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与卿戏也。”遂令曳出，至门外，立杖杀之。俄而复敕释，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出《国史补》。

萧嵩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庭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瓌宝。”上寻绎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出《明皇杂录》。

陈怀卿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烂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覘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土中有麸金，消得数千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出《朝

野金载》。

邹凤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子孙穷匮。又有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里市，为人所知。人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出《西京记》。

又一说，玄宗尝召王元宝，问其家私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王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故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出《独异志》。

高力士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莽，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

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出《明皇杂录》。

王维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歔，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佛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出《明皇杂录》。

史思明

安禄山败，史思明继逆。至东都，遇樱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遗之，因作诗同去。诗云：“樱桃一笼子，半已赤，半已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诗成，左右赞美之，皆曰：“明公此诗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怀王’，即与‘黄’字声势稍稳。”思明大怒曰：“我儿岂可居周至之下？”思明长驱至永宁县，为其子朝义所杀。思明曰：“尔杀我太早，禄山尚得至东都，而尔何亟也。”思明子伪封怀王，周至即其傅也。出《芝田录》。

豆谷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实甚圆细美，人皆赖此活焉。出《转载》。

润州楼

润州城南隅，有楼名万岁楼。俗传楼上烟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贬。开元已前，以润州为凶阨。董琬为江东采访使，尝居此州。其时昼日烟出，刺史皆忧惧狼狈，愁情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昼日烟出，圆可一尺余，直上数丈。有吏密伺之，就视其烟，乃出于楼角隙中，更近而视之，乃蚊子也。楼下有井，井中无水，黑而且深，小虫蟻蠓蛛蝓之类，色黑而小。每晚晴，出自于隙中，作团而上。遥看类烟，以手揽之，即蚊蚋耳。从此知非，刺史亦无虑矣。出《辨疑志》。

丘为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州郡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出《谭宾录》。

裴佖

朱泚既乱，裴佖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佖貌寝，自出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出《国史补》。

李抱贞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匮乏，计无所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贞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

可。”抱贞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谋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连。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贞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焚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贞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擅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贮焉。出《尚书故实》。

杨志坚

颜真卿为抚州刺史，邑人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资给不充，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当年立志早从师，今日翻成鬓有丝。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迟。金钗任意撩新发，鸾镜从他别画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公牒，以求别适。真卿判其牒曰：“杨志坚早亲儒教，颇负诗名。心虽慕于高科，身未沾于寸禄。愚妻睹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赞成好事；专学买臣之妇，厌弃良人。污辱乡闾，伤败风教，若无惩诫，孰遏浮嚣？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杨志坚秀才，饷粟帛，仍署随军。”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出《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六 杂录四

赵存 严震 卢杞 韦皋 陆畅

马畅 吴凑 袁^修 李勉 于公异

邢君牙 张造 吕元膺 李章武 元稹

于颀 薛尚衍

赵存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充公陆象先，言充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充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

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

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阆乡。值象先自江东征入，次阆乡，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褥来，可以宵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阙荐为监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则不言矣，是以为用之。”班行间大伏其量矣。出《乾闥子》。

严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傲。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诚不可。旨辄如此，乃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原缺出处，明抄本出《因话录》，陈校本出《乾闥子》。

卢杞

卢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帝恻然悯之，谓卢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则群臣少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李揆，争肯到此？”恐为拘留，以谩之也。揆门地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归东都，司徒杜佑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出《嘉话录》。

韦皋

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吏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贍之，远游者将迎之。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闢之乱，天下讥之。出《国史补》。

陆畅

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白以刺严武也。后陆畅复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畅佞韦皋也。初畅受知于皋，乃为《蜀道易》献之。皋大喜，赠罗八百匹。及韦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释。出《尚书故实》。

马畅

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皆拆入内。出《国史补》。

吴凑

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曰：“何速？”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办。”出《国史补》。

袁傔

袁傔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傔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遣笞臀逐之。出《国史补》。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人有父病蛊。乃为木偶人，置勉名位，瘞于其茔。或发以告勉，勉曰：“为父禳灾，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贬黜。”议曰：“不然，当李希烈之怙乱，其锋不可当，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罚也。矧应变非长，援军不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摇动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隧，乃全师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出《谭宾录》。

于公异

李晟平朱泚之乱，德宗览收城露布曰：“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

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谨，赐《孝经》一卷，故坎坷而终。出《国史补》。

邢君牙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曾不顾尧佐、师老。俄而有吏过校，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决遣，未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十三，一日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或生或鲙。”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相访，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川，哀其龙钟，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殁。出《乾闥子》。

张造

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华阴，华阴尉张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翦除；先皇旧游，岂宜斩

伐？”乃止。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鄂岳团练，夜登城，女墙已锁。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及明，擢为大职。出《国史补》。

李章武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唐太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念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向许通方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刍云水畔，何山松拍不青青？”主者免之。出《本事诗》。

元稹

元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襄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恒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今，连飞十数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卿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以识，问其前衔，即曩日之逃席黄丞也。说向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尊，舫舟邀余同载。余时在诸葛所征之路次，不胜感今怀古，遂作《赠黄明府》诗云：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联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堪深浅酌，还怆古

今情。迢迢七盘路，坡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出《本事诗》。

于頔

丞相牛僧孺应举时，知于頔奇俊，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日，两见，以游客遇之，牛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钱五百。”“受乎？”曰：“掷于庭而去。”于大恨，谓宾佐曰：“某事繁，总盖有阙遗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匹，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以书付。”小将界外追及，牛不折书，揖回。出《幽闲鼓吹》。

薛尚衍

于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阍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归第，幄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彩绫。尚衍颌之，亦不言。頔叹曰：“是何祥也！”出《国史补》。

卷第四百九十七 杂录五

高逞 吕元膺 王锬 江西驿官 王仲舒

周愿 张荐 莲花漏 唐衢 脂粉钱

韦执谊 李光颜 李益 吴武陵 韦乾度

赵宗儒 席夔 刘禹锡 滕迈

高逞

高逞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出《国史补》。

吕元膺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赈之。如是十年许，吕寝疾将亟，儿侄列前，吕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即虑其忧懼；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出《芝田录》。

王鐔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后永宁为王鐔宅，安邑为北平王马燧宅。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弘及史宪诚、李载义等，所谓金盞破而成焉；马燧为奉诚园，所为玉盞破而不完也。

又一说，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一破无复可全。金碗或伤，庶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𣶒宅，𣶒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𣶒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李后为梁新所有。出《卢氏杂说》。

江西驿官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出《国史补》。

王仲舒

王仲舒为郎官，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曰：“适见谁家走马呼医，吾可待也。”出《国史补》。

周愿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话平生各有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或怕妄与佞。工部员外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出《传载》。

张荐

张荐自筮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入蕃，歿于赤岭。出《传载》。

莲花漏

越僧僧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之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无所差也。出《国史补》。

唐衢

进士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每发一声，音调哀切。遇人事有可伤者，衢辄哭之，闻者涕泣。尝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出《国史补》。

脂粉钱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出《嘉话录》。

韦执谊

元和初，韦执谊贬崖州司户参军，刺史李甲怜其羁旅，乃举牒云：“前件官久在相庭，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事须请摄军事衙推。”出《岭南异物志》。

李光颜

李光颜有大功于时，位望通显。有女未适人，幕客谓其必选嘉婿。因从容，乃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冀光颜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颜乃谢幕客曰：“光颜一健儿也，遭逢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选得嘉婿，诸贤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为某女之匹也。”即擢升近职，仍分财而资之。从事闻之，咸以为愜当矣。按光颜居鼎盛文朝，虑弓藏之祸，事当远害，理在避嫌。岂敢结强宗，固隳本志者欤？与夫必娶国高，求婚王谢者，不其远哉？出《北梦琐言》。

李益

长庆初，赵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赵乃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出《摭言》。

吴武陵

长庆中，李渤除桂管观察使，表名儒吴武陵为副使。故事，副车上任，具囊鞬通谢。又数日，于毬场致宴，酒酣，吴乃闻妇女于看棚

聚观，意甚耻之。吴既负气，欲复其辱，乃上台盘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见之大怒，命卫士送衙司梟首。时有衙校水兰，知其不可，遂以礼而救止，多遣人卫之。渤醉极，扶归寝，至夜艾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闹，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事，忧及于祸，是以悲耳。”渤大惊，亟命递使问之，水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犹寝在衙院，无苦。”渤迟明，早至衙院，卑词引过，宾主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水兰牧于宜州以酬之。武陵虽有文华，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又尝为容州部内刺史，赃罪狼籍，敕史令广州幕吏鞠之。吏少年，亦自负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因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飓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出《本事诗》。

韦乾度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出《乾闥子》。

赵宗儒

赵宗儒检校左仆射为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朝会聘享不作。至是中人掌教坊之乐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其事不合关白。宗儒忧恐不已，相座责以懦怯不任事，改换散秩，为太子少师。出《卢氏杂说》。

席夔

韩愈初贬之制，舍人席夔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韩曰：“席不吃不洁太迟。”人曰：“何也？”曰：“出语不当。”是盖忿责词云“亦有声名”耳。出《嘉话录》。

刘禹锡

牛僧孺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尝投贄于补缺刘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期至矣。”虽拜谢砻砺，终为快快。历三十余岁，刘转汝州，僧孺镇汉南。枉道驻旌，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承诗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南尚书，高识远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锺会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中为上也。”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向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阅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会把文章谒后尘。”禹锡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出《云溪友议》。

滕迈

滕倪苦心为诗，远之吉州，谒宗人迈。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

里之驹也。每吟其诗曰：“白发不能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迈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也？”倪既秋试，捧笈告游，乃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於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有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青无路接瑶池。”出《云溪友议》。

卷第四百九十八 杂录六

李宗闵 冯宿 李回 周复 杨希古

刘禹锡 崔阵使 李群玉 温庭筠 苗耽

裴勋 邓敞

李宗闵

李德裕在维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德裕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德裕入相，过洛，宗闵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以解纷。复书曰：“怨则不怨，见则无端。”初德裕与宗闵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势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德裕为兵部尚书，自得歧路，必当大用，宗闵多方沮之。及邠公杜惊入朝，即宗闵之党也，时为京兆尹。一日，诣宗闵，值宗闵深念。杜曰：“何念之深也？”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则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宗闵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嫌。”宗闵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曰：“适宗相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德裕惊喜，双泪遽落，曰：“此大门官也，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还报，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竟为所隳，终致后祸。出《幽闲鼓吹》。

冯宿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欢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巾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匹，鞍鞯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惬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仿。”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仿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出《玉堂闲话》。

李回

太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謩，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常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事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曰：“经音颈。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刺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不恚于杖，止恨停废耳，因亡命至京师，投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亭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旁人察其有故，私诘之，其人具述本志，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见魏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之，对曰：“建州百姓诉冤。”魏闻之，倒持麈尾，敲鞍子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极力锻成大狱。

时李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狱，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出《摭言》。

周复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复乃簪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嘉之曰：“质实如是，贤于能诗者矣。”出《幽闲鼓吹》。

杨希古

杨希古，靖泰诸杨也，朋党连结，率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敦厚过之。希古性迂僻，初应进士举，以文投丞郎，丞郎奖之。希古乃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话之，曰：“此舍弟源嶠为希古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子弟之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像，杂以幡盖，所谓道场者。每凌旦，辄入其内，以身俯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散衣无所有，然后高屐以往。出《玉泉子》。

刘禹锡

刘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当日传于都下。有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见曰，时宰与坐，慰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其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禹锡自

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予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耳。旋又出牧，于连州至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独来。”出《本事诗》。

催阵使

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羊，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数十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及境上诸州，闻之大震，咸加备戒严。都统王宰、石雄等，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可为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归中书，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帅，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阵使。”帝曰：“可。”即日，李自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缓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罄折致词，回掉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俯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史安在？”群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率亲军而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攻拔潞城，梟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芝田录》。

李群玉

李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二妃庙，题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乃志其所陈，俄而影灭，遂礼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太守段成式素与李为诗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州。段乃为诗哭之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增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出《云溪友议》。

温庭筠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将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勗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狹邪所费。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赵颀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勗。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客姓氏，左右以勗对。温氏遂出厅事，前执勗袖大哭。勗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无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复大哭，久之方得解。勗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出《玉泉子》。

苗耽

苗耽进士登第，闲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为将来通塞，可以响卜。耽即命子侄扫洒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所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专其志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遂挈鱼以入。其寔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固怒之矣，又见或微割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卒饿死耳，何滞我之如是邪？”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见有以輶棺而回者，以其价贱，即僦而寢息其间。至洛东门，阖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谓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贫不能致他物，相与无怪也。”阖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枢。”后耽终江州刺史。出《玉泉子》。

裴勋

裴勋容貌么麽，而性尤率易。与父垣会饮，垣令去声。飞盏，每属其人，辄自言状。垣付勋曰：“矧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千分。”勋饮讫而复其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垣第十一也，垣怒笞之。慈恩寺连接曲江，及京辇诸境，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常与亲识游，见其父及诸家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出《玉泉子》。

邓敞

邓敞，封教之门生。初比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气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一第耶？”时敞已婿李氏矣，其父常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蹕，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敞挈牛氏而归。将及家，敞给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

乎？”牛氏许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奴驱其輜囊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玩好幕帐杂物，列于庭庑间。李氏惊曰：“此何为者？”奴曰：“夫人将到，令某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抚膺大哭顿地。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一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列于官，二女共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慳嗇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出《玉泉子》。

卷第四百九十九 杂录七

崔铉 王铎 李蟪 韦保衡 衲衣道人

路群 卢弘正 毕诚 李师望 高骈

韦宙 王氏子 刘蛻 皮日休 郭使君

李德权

崔铉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物议以为甚之报焉。初崔瑄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子，而方瑄钱凤。瑄既朋党宏大，莫不为尽力。甚者出于单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遂加诬罔奏焉。瑄自左补阙出为阳翟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补阙，此卢甚结喉也。”瑄殊不悻。京城不守，崔氏之子亦血其族。呜呼！谓天道高，何其明哉！出《玉泉子》。

王铎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时，李骈判度支。每年江淮运米至京，水

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每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余米，必耗京国之食；若运米实关中，自江淮至京，兼济无限贫民也。”时余米之制业已行，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官余，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出《闻奇录》。

李蟪

李蟪与王铎进士同年，后俱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已在其后也。迨路岩出镇，益失其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矣，蟪阴知之。挈一壶家酒诣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愿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饮。铎妻李氏疑其壻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愿为妻儿谋。”蟪惊曰：“以吾斯酒为醵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出《玉泉子》。

韦保衡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璋为右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李所沮，则伤威重。因劝韦勿除。出《卢氏杂说》。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诣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恠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适且觉其臭。”友生答曰：“毳褐之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

处其间，曾不嫌耻，乃讥予与山野有道之士游乎？南朝高人，以蛙鸣及蒿菜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出《国语》。

路群 卢弘正

中书舍人路群与给事中卢弘正，性相异而相善。路清瘦古淡，未尝言市朝；卢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路日谋高卧，有制草，则就宅视之；卢未尝请告，有客旅，则就省谒之。虽所好不同，而相亲至。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卢将晏入，道过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巾鹤氅，构火命觞，以赏嘉致。闻卢至，大喜曰：“适我愿兮。”亟命迎入。卢金紫华焕，意气轩昂；路道服而坐，情趣孤洁。路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卢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相庭，以图外任。”路色惨曰：“驾肩权门，何至于是？且有定分，徒劳尔形。家酿稍醇，能一醉否？”卢曰：“省有急事，俟吾决之。”路又呼侍儿曰：“卢六欲去，特早来药糜分二器，我与卢六同食。”卢振声曰：“不可。”路曰：“何也？”卢曰：“今旦饭冷，且欲遐征，家饌已食炮炙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迈，各尽其性。出《唐缺史》。

毕诚

毕诚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尚为太湖县伍伯。诚深耻之，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诚延之相第，嘱之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诚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恒相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缺，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除何官耶？”杨乃具以闻诚，诚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王蜀伪相庾传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微有才用，庾

氏昆弟念之。洎迭秉蜀政，欲为杨会除马长以酬之。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侍，而博一虚名马长乎？”后虽假职名，止除检校官，竟不舍县役矣。出《北梦琐言》。

李师望

李师望，乃宗属也，自负才能，欲以方面为己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勇怯，遂上书，请割西川数州，于临邛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以师望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阴通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道，侵軼蜀川，戎校奚滂不能止遏。师望亦因此受黜焉。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

高骈

渤海王太尉高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子数十作乱，我故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出《北梦琐言》。

韦宙

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出《北梦琐言》。

王氏子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僖宗诏令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十撞，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入寺。出《中朝故事》。

刘蛻

刘蛻，桐庐人，早以文学进士。其父尝戒之曰：“任汝举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蛻后登华贯，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常为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重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以蛻之通人，抑有其说，时未谕也。”出《北梦琐言》。

皮日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上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子，必斥乎经史，圣人之贼也。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科选请同明经。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旷

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韩愈乎！”日休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幼攻文，隐于鹿门山，号醉吟先生。初至场中，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其如一日何？”对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废二日。”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为钱镠判官。出《北梦琐言》。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间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漂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橹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悼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出《南楚新闻》。

李德权

京华有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人皆畏威。李德权者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蓝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认为侄。未半载，安且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出《南楚新闻》。

卷第五百 杂录八

孔纬 李克助 京都儒士 孟乙 振武角抵人

赵崇 韩偓 薛昌绪 姜太师 康义诚

高季昌 沈尚书妻 杨蘧 袁继谦 帝昶

孔纬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任后巡厅，晋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国杜邠公惊，充弘文馆直学士，判馆事。暮春，留余看牡丹于斯厅内。言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乃邠公子，终金州刺史。居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子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座，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今日观之，则邠公之言，得其大概矣。’”是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廷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出《闻奇录》。

李克助

李克助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郑县令崔銑，有民告举放绳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助

云：“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数将及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华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即郑县民，乃崔令民也。”建伏其论，乃舍崔令之罪，谪颍阳尉。出《闻奇录》。

京都儒士

近者京都有数生会宴，因说人有勇怯，必由胆气。胆气若盛，自无所惧，可谓丈夫。座中有一儒士自媒曰：“若言胆气，余实有之。”众人笑曰：“必须试，然可信之。”或曰：“某亲故有宅，昔大凶，而今已空锁。君能独宿于此宅，一宵不惧者，我等酬君一局。”此人曰：“唯命。”明日便往，实非凶宅，但暂空耳。遂为置酒果灯烛，送于此宅中。众曰：“公更要何物？”曰：“仆有一剑，可以自卫，请无忧也。”众乃出宅，锁门却归。此人实怯懦者，时已向夜，系所乘驴别屋，奴客并不得随。遂向阁宿，了不敢睡。唯灭灯抱剑而坐，惊怖不已。至三更，有月上，斜照窗隙。见衣架头有物如鸟鼓翼，翻翻而动。此人凜然强起，把剑一挥，应手落壁，磕然有声，后寂无音响。恐惧既甚，亦不敢寻究，但把剑坐。及五更，忽有一物，上阶推门，门不开，于狗窦中出头，气休休然。此人大怕，把剑前斫，不觉自倒，剑失手抛落，又不敢觅剑，恐此物入来，床下踰伏，更不敢动。忽然困睡，不觉天明。诸奴客已开关，至阁子间，但见狗窦中血淋漓狼籍。众大惊呼，儒士方悟。开门尚自战栗。具说昨宵与物战争之状，众大骇异。遂于此壁下寻，唯见席帽，半破在地，即夜所斫之鸟也。乃故帽破弊，为风所吹，如鸟动翼耳。剑在狗窦侧，众又绕堂寻血踪，乃是所乘驴，已斫口喙，唇齿缺破。乃是向晓因解，头入狗门，遂遭一剑。众大笑绝倒，扶持而归，士人惊悸，旬日方愈。出《原化记》。

孟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貉。百无一失。偶乘暇，持稍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径，若有人迹。遂入之，以稍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稍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痍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出《玉堂闲话》。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绹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桉，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笑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出《玉堂闲话》。

赵崇

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而崇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者。”世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韩偓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帝面许用偓为相。偓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须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嘉叹。翼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轻佻，赞又有嫌衅，乃驰入请见，于帝前，具言二公长短。帝曰：“赵崇乃韩偓荐。”时偓在侧，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与大臣争。”帝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病休看九局棋。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出《摭言》。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帟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犂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此盖人妖也。秦

陇人皆知之。出《玉堂闲话》。

姜太师

蜀有姜太师者，失其名，许田人也，幼年为黄巾所掠，亡失父母。从先主征伐，屡立功勋。后继领数镇节钺，官至极品。有掌厩夫姜老者，事刍秣数十年。姜每入厩，见其小过，必笞之。如是积年，计其数，将及数百。后老不任鞭捶，因泣告夫人，乞放归乡里。夫人曰：“汝何许人？”对曰：“许田人。”“复有何骨肉？”对曰：“当被掠之时，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处。”又问其儿小字，及妻姓氏行第，并房眷近亲，皆言之。及姜归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归乡，因问得所失男女亲属姓名。姜大惊，疑其父也，使人细问之：“其男身有何记验？”曰：“我儿脚心上有一黑子，余不记之。”姜大哭，密遣人送出剑门之外。奏先主曰：“臣父近自关东来。”遂将金帛车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报挞父之过，斋僧数万，终身不挞从者。出《王氏见闻》。

康义诚

后唐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常军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询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出《玉堂闲话》。

高季昌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觐，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

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貽厥子孙。出《北梦琐言》。

沈尚书妻

有沈尚书失其名，常为秦帅亲吏。其妻狼戾而不谨，又妒忌，沈常如在狴牢之中。后因闲退，挈其妻孥，寄于凤州，自往东川游索，意是与怨偶永绝矣。华洪镇东蜀，与沈有布衣之旧，呼为兄。既至郊迎，执手叙其契阔，待之如亲兄。遂特创一第，仆马金帛器玩，无有阙者，送姬仆十余辈，断不令归北。沈亦微诉其事，无心还家。及经年，家信至，其妻已离凤州，自至东蜀。沈闻之大惧，遂白于主人，及遣人却之。其妻致书，重设盟誓，云：“自此必改从前之性，愿以偕老。”不日而至。其初至，颇亦柔和；涉旬之后，前行复作。诸姬婢仆悉鞭捶星散，良人头面，皆擎擎破损。华洪闻之，召沈谓之曰：“欲为兄杀之，如何？”沈不可。如是旬日后又作，沈因入衙，精神沮丧。洪知之，密遣二人提剑，牵出帷房，刃于阶下，弃尸于潼江，然后报沈。沈闻之，不胜惊悸，遂至失神。其尸住急流中不去，遂使人以竹竿拨之，便随流。来日，复在旧湍之上，如是者三。洪使系石缙之，沈亦不逾旬，失魂而逝。得非怨偶为仇也！悲哉！沈之宿有仇乎？出《王氏见闻》。

杨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

曰：“侍郎曾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出《稽神录》。

袁继谦

晋将作少监袁继谦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闻多凶怪，昏瞑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能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其声重浊，举家怖惧，必谓其怪之尤者。遂于窗隙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色晦，睹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挝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人输税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空器中，而不能出也。因举家大笑，遂安寝。”出《玉堂闲话》。

帝羴

晋开运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殂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羴”。出《玉堂闲话》。